叢書集成續編

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册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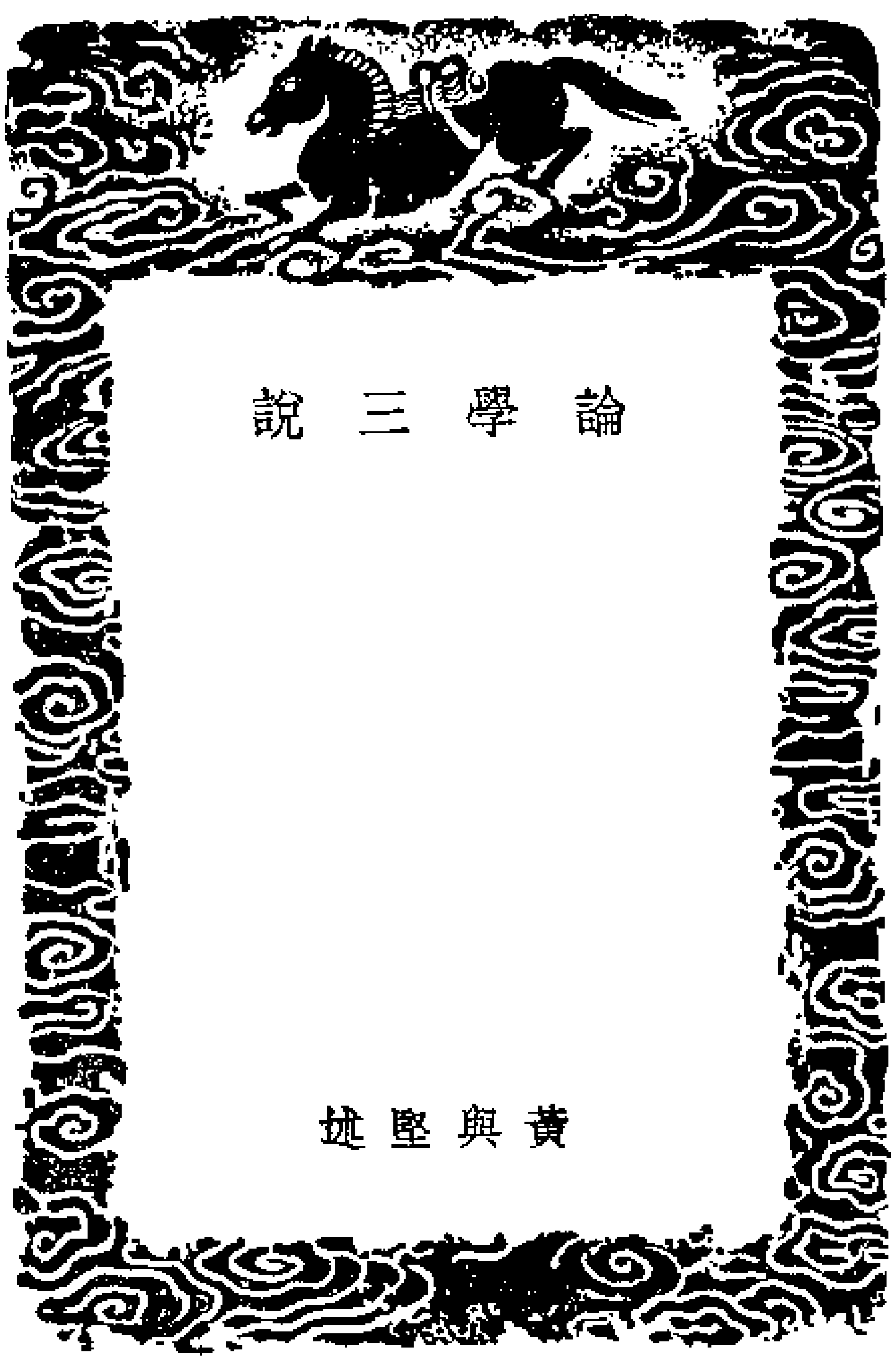
總類

各科叢著

論學三說一卷　清 黃與堅述　學海　一
對策六卷　清 陳鱣撰　式訓　四
蠡勺編四十卷　清 淩揚藻撰　嶺南　二二
遊戲録二卷　清 程景沂輯　知不足　一九七
平書八卷　清 秦篤輝著　湖北　二〇五
沅湘通藝録八卷附四書文二卷　清 江標編校　靈鶼　二六一

羣經總義

白虎通四卷後附闕文及補遺　漢 班固等撰　抱經　三八二
駁五經異義一卷附補遺　漢 許慎撰　漢 鄭玄駁　清 王復輯　問經　四二八
鄭志三卷附録一卷　漢 鄭玄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錢東垣校訂 秦鑑附録　粵雅　四三七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　漢 鄭玄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王復輯　清 武億校　問經　四五三
方舟經說六卷　宋 李石撰　[illegible]
項氏家說十卷附録二卷　宋 項安世撰　聚珍　四九七
三禮考一卷　宋 眞德秀著　學海　五三四
禮經奥旨一卷　宋 鄭樵著　學海　五三六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二卷　宋 魏了翁著　寶顏　五四〇
四書箋義十二卷後附補遺、續補遺　宋 趙悳撰　守山　五五三
讀四書叢說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許謙撰　經苑　六〇八
群英書義二卷前附姓氏　明 張泰編輯　明 劉錦文編選　粵雅　六七七
石渠意見四卷附拾遺二卷補缺一卷　明 王恕著　惜陰　六八六



論學三說

清 太倉黃與堅忍菴撰

余髫齡學爲詩。中歲學古文。晚耽理學。詩少殺。古文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歸於理。次第有然。今迫頹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分縷次。以告於世。觀之者其或以余言爲信而加察焉。不無少驗於修途。亦以知余一生好學之精專。蓋幼而壯。壯而老。如是其無間也。

一理說

理者道之根柢。從來聖賢學問淵源也。吾儒之學。大本在此。自楊慈湖以理爲理障。搖惑後生。而講說滋衆。不知理字祇自然兩字可以箋釋。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嘗似有形。但當任自然。並無執著。程明道以理爲天理。亦是根本自然。障於何有。盡世間萬萬千千。總非虛矯。可以強爲。則自然之理。誰能舍此。從來理學。象山之學壞於慈湖。陽明之學壞於龍溪。以二子皆未窺大本。認理爲有形之物。所以舛錯。陽明云。精一之精謂之理。若但以理爲有形。殆粗於言理。而不知精一者耶。夫理有本有末。易云。窮理盡性。又云。順性命之理。此理之本。理在內而無形者也。中庸云。文理密察。又云。灑而理。此理之末。理在外雖無形可謂之有形者也。滯於有。泊於無。皆不可以言理。若以內外合言之。於本末未審。恐亦紕繆滋多耳。

說理必兼說氣始明。人生一呼吸。即是一動靜。動靜是氣。所以動靜即是理。破此關棙。甚是直捷。先儒云。

性即理。又云。心即理。非深知灼見不能道。故易以道陰陽。而六經言理。能洞徹本末。尤以易爲最。

理要說得透。辨說得倒。如孟子性善一說。爲千古理學之宗。迨程子伊川兩路劈開。以孟子說是理。爲本來之性。曰性之本。以荀卿、楊雄、韓愈諸說是氣。爲後來之性。是性之末。真是說得倒。足以息衆喙。發羣蒙。若言體悟。豈非說夢。

余以言性折服伊川。始于理學殫精好之。久而融貫。以印證六經。處處脗合。前人有云。六經皆我註脚。殆非謬語。否若僭精字句。後人又以六經爲糟粕。似亦非過。今人好談經學。而于理學棄若土苴。詎不惜乎。

余嘗問徐健菴先生曰。先生知余學何本乎。曰。經學也。余噫然。非過自韜晦。亦以理學關鍵處。原非猝遽可發悉也。

余戊午至京師。葉訒菴先生過而問曰。儒、釋分別處云何。余曰。從來兩教分別在空實。但其入微處。須隨使解。著乃可傾寫。一息間何能泛論。已談論語爲己爲人一節。訒菴曰。釋是爲人。儒是爲己。然否。余曰。不然。若也就經路言之。其分別又小異。儒者成己成物。恰是爲人。明道諸子云。釋氏自私自利。恰是爲己。此一節最就學者推論最切實。若以儒、釋互言。轉增轇轕矣。說理在根本上分明。即橫說豎說。都無滲漏。

訒菴又爲余述黃太沖論學之語云。氣是良知。理是良能。余曰。此二語大有病。從來說理是一。先儒謂性即理。理在氣之先。若是氣。便有善惡兩者爲夾雜。故在理之後。太沖以氣爲無形。故將說在先。以爲良知。以理爲有形。故將說在後。以爲良能。總是認錯。所以說錯。大抵談理家其受病皆在欲求新以勝人。往往與釋倚相矛盾。如劉蕺山先生易學已精。獨圖說以左右判陽陰。甚不合。余與姜定菴略言其槩。太沖寄書往復。大約是依傍禪學。余曾率直報之。以說理不便含糊耳。

數學尤精于康節。其說數全是說理。先天四圖。包藏奧妙。朱子於此處極講究。但圓圖以左右分。獨以方圖爲射角。兩圖互異。合之數往知來。殊屬強緞。余即邵子數從中起一語。細加研繹。以方圓上下。從中劈開。較圓圖左右分。芒末不爽。皆極自然。雖晦菴復起。不能復易矣。數非理。而數從易起。皆是理。不可以不精。余於河圖、洛書。稍稍穿穴。遂於律歷諸數。洞如觀火。始信天下一事一物。皆有數在。古來言數之書甚夥。意欲盡爲詮釋。以理通之。於閒一之後。另爲一書。名曰易通。以見理之變化。不可窮極。亦循源竟委之一端耳。

一文說

文章氣運。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瓌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反周初。晉、魏以降。專尚修詞。至於六季。日益雕鎪。文章之道。澌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於平衍。較之六經。業已醇者漓。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明崆峒諸子。欲以秦漢凌而上之。究亦何益。唐、宋諸家文。自茅鹿門選八家。人徇以爲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類不少。凡學者當有所別擇。然後以材力各造其所至。若學殖未成。即以是桍然者規趨大家。是又以大家一途自便其不學。初學者

之大戒也。

余沈湎於秦、漢三十餘年。始要歸於唐、宋。凡所爲文。始訒菴以爲廬陵。已聽愚齋諸先生以爲南豐。余嘗甚媿之。末學無常師。安敢自矜爲定論。

秦、漢不足以掩大家。而八家必取資於史、漢。以史、漢文之淵藪也。然余尤以史記爲特絕。若貨殖等篇。其聯娟隱秀。史家未有。子長以潔許離騷。柳子厚又以太史致其潔。潔之一字。爲千古文字金鍼。前者周太史廣菴俯詢爲文之道。竹以告之。吳太史匪菴質以諸家所宜法者。余獨擧史記以對。謂此也。

文之病。不潔也。不獨以字句。若義理叢煩而沓複。不潔之尤也。故行文以矜貴爲至要。明初宋潛溪文以淵博稱。而鋪敍繁蕪。較以方正學。卽次其風骨。錢牧齋作文。欲以大家包擧六朝。爲古今第一流。而品格適已落第二乘。多才多學。而不審所以行之者。其爲患也。亦豈細故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以氣爲主。顧所以爲達者。全在曲折以取勝。如長江大河。瀉游天地間。必千百折乃可以至海。此文家所謂波瀾也。余於文始求其達。行之以氣。而徑意直情。率多滯礙。久之而始能開闔反覆。窮其指趣。逾曲折得以逾條暢。而行止有不得不然之勢。匠心之妙。非親歷至此。其何以知之。

凡行文。有一題必有一喫緊處。注目須在此。往者與梅村先生譚。余曰。古人作文多離題者何。余曰。此摘題非離題也。凡遇一題。頭腦必多。不能處處周市。得其要處。縱橫發揮。總不離此。甚有將題面撇開。題之奧妙。恰已說盡。如用兵者必據一要害以爭奇。所謂擒賊擒王。乃見機用。若營營行列。豈徵一隅哉。已至京師謁說巖先生。詢余曰。若行文有秩乎。余曰否。固以詢。乃以梅村之說進。說巖深頷之。

文之爲道。甚深且大。加功一二十年。卒未覺其底裏。較之詩道。難易懸殊。說巖曾與余論文。余曰。文有行世傳世二種。盡天下三教九流。大小源委。爛熟於中。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辭義豐美。各有頭訖。此行世之文也。余雖不敏。不敢辭。若孤行直上。不假枝接。甚至衆采俱空。萬籟幷寂。能於無聲無色中。靈光炯出。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此傳世之文也。余雖欲力造之。而豈易及哉。說巖咄咄以爲難。先者余序沈太史昭子文幷及此。昭子寓書云。海內可與言此者。獨愚山及我等兩三人耳。今愚山、昭子皆已矣。追念疇昔。能無慨然。

余論文先理學。以理學是非之正也。盡天下大小事物。皆有一是非。若是非定。而後辭議說皆通矣。顧所以行文不在此。文之爲道。千變萬化。莫可終窮。用之必以法。而法又離奇。不可以法用。故有法必至於無法。乃可以盡神。余於集中數言之。皆眞實語。非好詭論也。

余年十五。業於兩京、三都等篇。穠貫條析。已梅村先生招致同學。成乾清宮賦。流傳兩浙。麗京諸子敍爲作序。及貢入太學。又以乾淸殿賦首於千人。龔芝麓諸公聯吟贈別。皆以賦稱。余少壯之汨沒詞章如此。其後以十年落魄。始得遂其學古之志。而學力以秦、漢而益強。馬大林謂余得力於秦、漢。乃是眞大家。余雖不敢當。然亦是學問緊要語。

余少於經濟諸書。鉤纂多年。得其條貫。已於東南之水利田賦。稍有論次。恐亦時久乖違。猝難施用。以備

稽考而已。史論數十篇。盡沒湞江。今齒力衰殘。無能補綴。陽侯一怒。殆非無因。但字釋三卷。以參訂義理。漁非漫錄十二卷。以辨證古今事物。皆彙所裒輯。出入自隨。意欲少需授鋟。便於來學。亦盡付東流。絕無副本。立齋先生聞之。恨不先令抄錄。余亦甚自惋惜也。

一詩說

余初學詩。家伯叔命以多讀多作。三唐詩以杜爲稱首。而子美云。讀書破萬卷。又云。性癖耽佳句。工夫亦祇讀作二者而已。其以精心強力。包擧一切。發而爲詩。歌行皆雄健渾脫。有鯨呿鰲擲之奇。要其得力在鍛鍊。故雖千百言。一無縫漏處。歐陽永叔以爲子美一字。諸君不能到。王介甫以子美下字處許之云。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初學須從此理會。大率杜詩各體俱下鑪錘。於五律尤甚。

五律以七字縮五字。字短意長。非鍛鍊何以得此。然鍊字不如鍊意。鍊字雖工而味易盡。鍊意則咀諷再三。旨趣逾出。古人所以嘔心枯髯者在此。以是推之。可以知學詩亦無速化之術矣。

鍾、譚說詩。甚爲偏僻。獨以刮磨五律。最去學者膚庸俚淺之病。梅村講究略同。故其五律特精。程孟陽嘗云。唐人含元集爲五律様子。牧齋極宗孟陽五律。卻無一首與含元相似。亦一欠事。

梅村云。詩要說得出。說不出。家伯叔云。詩要推得動。推不動。此四語眞詩家三昧。卽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微旨。王右丞得其精髓。儲、岑諸子尚有未至。此種詩大抵以心思逼一時情景。鎔幷而出。使其妙俱現目前。而寄託深遠。又非想像可到。宋人欲以對調擧口彷彿求之。去而萬里。要之宋詩亦是沿襲中唐。未嘗與唐人一派斷滅。今人不知原委。徒於宋詩趨走如鶩。亦貪其徑術之易便。究於堂奧無與耳。王阮亭

先生選唐人十種。存唐的派。復纂三昧一書。直抉眞宗。以提醒世人眼目。其留心詩教者深矣。

古詩。詩之根本也。肆於古而後精於律。詩家根本之論也。余幼時律多古少。陳素菴先生擧以相規。余從其說。魏貞菴先生甚爲嘆賞。以古學余所夙好也。五言長律亦取之腹笥。以爲易事。獨七言古數與梅村講論。嘗以古人長篇斷章取義。於操縱開闔處。得其遺法。顧以境界淺近。欲精神注射。尙有未能。始知李、杜文章。總在嶔崎歷落中透露光鋩。原非等閒得以從事。

詩體不同。昔人以爲各有壇竈。是已。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余初學時。頗愛錢、劉、溫、韋諸子。以爲取徑中唐。易於上手。已復取宋、蘇、陸諸子詩。雖然好之。絕不起唐、宋、元、明異同之見。蓋詩中原無畛域。學者但就其資所近。學所便。力爲之。自當超詣及古。人人性分各有詩。正不必於故紙覓蹊徑。

乙丑。余自衡州抵郴州。郴江在下流。距瀟湘五百餘里。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勢極相反。又嘗過洞庭。李太白洞庭西望一絕。日落長沙秋色遠。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甚相違背。江文通望香爐峯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在廬山南二千餘里。語亦未合。李詩本之古人。輿會所至。往往率易如是。

子美詩用古殊切核。然如所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齊南伏生。則名勝非虔。以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何誤用至此。今人輒尙子瞻詩。蘇詩好用古。但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扁鵲爲倉

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蟲苑雌黃詆之．洪容齋以爲無害．似亦護短．非篤論耳．詩人以古爲淦澤．用處繁不無少假借．余謂借字可．借事則不可．借字史漢多有之．若借事．有事實在．安可以虛借．如蘇詩石建方欣洗腧廁．以澗腧倒用之．水底笙歌蛙兩部．以稚圭鼓吹字爲笙歌．雖借字．於義不可訓．亦不可．近來梅村詩多借用．牧齋以爲陽移陰換．又以爲換步移形．不無寓意．然實借字．於義無妨．余嘗語梅村曰．先生之詩．妙在搜奇採勝．盡古今所有．奔湊腕下．所謂錯綜萬象．賦家之心也．若古文集中以五城兵馬爲司城．以鳩爲鶻鵠之類．是事物名借用．尤不可．學者於此處須分別．

應酬詩．詩中塊壘也．最爲詩家累．余乙未貢入太學．得詩五百餘首．十刪其七．申鳧盟見余所存詩．嘆曰．余讀江南詩．大抵外腴中枯．囿於一時風尚者也．子眞嬌然獨造者乎．余笑而不應．己未．官禁近．數年閒得詩一千餘首．無當意者．戲曰．余詩豈遂不可爲乎．三月雨後．偶次御河．徘徊吟眺．得一首．稍自慰．已朱竹垞見之．嗟賞不置．曰．其錄之便面．俾長唱諷乎．詩人明眼率如此．

阮亭蜀道集．才情力最．是以兀奡一世．已奉使粵東．道過余．余問其近作．曰．今似不逮往．如何．余曰．詩以精神勝．人謂東坡海外文字爲最奇．余視之稍次黃州、惠州時．以氣少衰也．今先生方壯年．何慮此．已寄嶺南諸集．果如余語．益以嘆阮亭之精進．其強力如此．余二十年來．專心古文．詩學少廢．嘗由浙之閩．由中州之秦之晉．由湖南之黔之東西粵．縱行萬餘里．所見奇山水甚衆．而無奇句以副之．今屏跡滄江．侵尋衰老．恐自此塊然觀息．不能復事苦吟．還今措住．慨歎以之．

對策

陳鱣撰

對策目錄

嘉慶六年。在京師過夏。寓于橫街。有以策問相質者。日課一篇答之。行篋攜書甚少。又當恆雨。無從闖市借人。不異場中對策也。七月朔日記。

卷一
歲時　逸詩
氏族　拜禮
辟雝

卷二
公羊　穀梁
孝經　西徵
孟子

卷三
爾雅　小學
石經　補錄

卷四
春秋
史例　史志
諸史　諸子
文選

卷五
語詞　試策
科舉　驗官
律令

卷六
巡守　田獵
權量　農田
幣帛

對策卷一

問。人有恆言。皆曰歲月日時。顧古今通用。可考而知也。歲陽、歲名、月名、見爾雅。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見周禮注。然則古之甲子。專以紀日。何時而以紀歲紀月。古又以歲星紀歲、以事紀歲。見於何編。俗謂望曰月半。謂日曰日子。於古有之。當作何解。古所謂時。春夏秋冬是也。何時析爲時。左傳杜注十有二時。而與今不同。淮南子又分爲十五時。北齊書有丙時。今西法有夜子時。是皆何說。夜何時分五更。古則以星以漏。且何以五。何以名更。將且何以有奇零。晝亦分五。皆可指與。日百刻。時各八刻。然則積爲九十六矣。其四安在。古無建除。防見何書。古雨水不先驚蟄。清明不先穀雨。何自改與。若此者。將蟻可尋。卷螻具識。點綴及之。亦古人著書名釋常語意也。

昔、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遂相沿竝言歲月日時矣。爾雅、釋天。有歲陽、歲名、月名。疏。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者。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周禮、馮相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鄭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按甲子專以紀日。自西漢以前。未之或改。如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

甲子朔，賈誼服賦云，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之類，是也。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王莽始也。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又言天鳳七年倉龍庚辰，厥明年倉龍辛巳，自時厥後，相率效尤。韓敕後碑云青龍建酉，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大抵積習生常，非雅訓矣。以歲星紀歲者，左傳云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是也。以事紀歲者，左傳云會於沙隨之歲，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鑄刑書之歲，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謂朔曰月半者，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此以日數而言也。釋名，弦，月半之名也。此以月體而言也。謂日曰日子者，日乃初一初二之類，予乃甲子乙丑之類。周禮職內注云，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古之言時者，若堯典之四時，左傳之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杜注左傳十時，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所謂子時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淮南子又分爲晨明、朏明、朝明、早食、宴食、禺中、正中、小還、晡時、大還、高舂、下舂、縣車、黃昏、定昏，凡十五時。北齊書之丙時，猶言丙夜。今西法有夜子時，乃分子之半歸上日也。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者，今甲乙至戊。衛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漢書西域傳杜欽曰，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分而持之。至於刻漏之法，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云，凡軍事縣壺，注，漏箭晝夜共百刻。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堯典疏引馬傳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又引鄭注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按鄭注與馬傳有五刻之差，而王肅難之，月令疏引蔡邕章句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然古法今皆不用，當從易氏周禮說，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與唐會要所載管天福中監奏漏刻合，似爲平允。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淮南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蓋出於戰國時之術，自後言建除者紛紛矣。左傳晉少皞氏有分至啓閉之官，而夏小正月令周書時訓，管子四時，呂氏十二紀，俱言候，易通卦驗分五日一候，隋志梁有月令七十二候一卷，鄭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自淮南時則，先雨水，後驚蟄，而四分術因之。班志又先穀雨，後清明，今清明在穀雨後，雨水則尚在驚蟄前也。

問，詩三百篇，學者束髮受詩，諷誦伊始，顧章句之外，舉在夙搜，有人謂詩無刪而逸，逸詩之辭，見論語者二，見孟子者一，見左傳者九，見禮記者五，其有篇名而無辭者，見左傳者三，見周禮者九，見儀禮者一，見禮記者三，此皆出於正經，用說記誦。若夫據而言之，尚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家語、國語、戰國策、諸籍，管、晏、莊、列、荀、墨、尸、呂諸子，楚詞、說苑、新語、列女傳、史記、漢書、晉書、周禮注、易林、春秋緯、韓詩外傳、文選注、諸紀載，其引詩逸篇佚句甚夥，其雜綴之。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五篇。鄭孔之徒，以遷爲謬，而歐陽修然之，以爲書傳所載逸詩，

何可悉數，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取一篇者，有更二十君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曾三千。按修說似矣，然又謂非全篇刪去，乃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則非也。逸詩見論語者二，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四句，是也。見孟子者一，斧斤何尤，是也。見左傳者九，翹翹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句，俟河之清四句，我無所監四句，周道挺挺四句，禮義不愆二句，淑慎爾止二句，我之懷矣二句，何以恤我二句，是也。見禮記者五，相彼盍旦二句，昔我有先正八句，曾孫侯氏八句，采山其額乎三句，魏音之班然二句，是也。其有篇名而無辭，見左傳者三，新宮、河水、茅鴟也。見周禮者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疑即九德之歌也。見儀禮者一，新宮也。見禮記者三，貍首、采齊、武宿夜也。他如尚書大傳引大唐之歌四句，又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四句，八伯咸進相四句，帝載歌十二句，又引昭夏肆夏孝成猗陽南陽初歷朱干苹落歸來漫漫篇名，逸周書引馬之剛矣六句，明明崇禹生開篇名，大戴禮引弓既平張六句，又射夫命射九句，又驪駒在門四句，又魚在在藻二句，及商齊篇名，家語引皇皇上天四句，國語引天之所支四句，及鳩飛、緊逝渠篇名，國策引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引大武遠宅不涉，管子引鴻鵠鏘鏘，晏子引樂分君子，危言是務，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四句，又引國有大命三句，又引鳳凰秋秋五句，又引愿以爲明二句，又引長夜漫漫五句，又引涓涓流水四句，墨子引王道蕩蕩九句，又引必擇所堪二句，莊子引青青之麥四句，列子引良弓之子四句，尸子引南風之薰兮四句，呂氏春秋引將欲毀之四句，又引惟則定國，又引無過亂門，又引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二句，又引載命元鳥六句，又引晨露篇名，新語引有斧有柯，說苑引綿綿之葛六句，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六句，史記引厥初生民，深修締成，又引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又引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又引木實繁者披其枝四句，又引服難以勇六句，漢書引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又引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引羽觴隨波，楚詞引鵾雞篇名，周禮注引敕爾瞽五句，易林引君子有酒四句，春秋緯引月離于箕四句，韓詩外傳引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又引日如擗者，齒如編貝，文選注引萬人喁喁，仰天太息，集韻引佼人如蟬，凡此見於各書，而王應麟詩考之，或引或未引者也。至於穆天子傳引黃竹等篇，則誕漫不足信，又如詩集傳引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則出於後人之語，又或字句偶異，如說文所引犬夷喝矣之類，又或三家不同，如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逸詩也。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是皆不當在逸詩之列也。

問，周制立學，天子辟廱，或取字義，或象物形，諸家之言，指歸安在，有武王之辟廱，有文王之靈廱，或爲宮或爲西雝，何以稱焉，清廟、明堂、大學、辟廱，殊事異名，果一處與，神道清靜，祭於斯，朝於斯，射於斯，饗於斯，學於斯，乃雜興，四代之學，方圓異若，繞水四周，廣袤奚若，水若爲旋，橋若爲制，三雍則異地矣，若爲左右，五經之所識處，豈無宮異，論各不同，究何所據，至於釋奠釋菜，行於何時，名於何別，禖崇皐祀之儀，謚號配食之制，有班班可考者，試一一具言之。

上古未有宮室，其或祭祀教射，不過擇地之周水而中燥者，曰邕，猶之爲坪埴地之謂封廱，蔽都而後之謂市而已。三代制度迭興，王宮在城，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又有學宮等俱在城中，而別建明堂辟廱於郊

外。以存古制。如祭天之壇。冠冕之市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疏。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故知殷制也。詩注云。辟廱之外。圓如璧。二注不同者。詩注解其形。於此以義解之。按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辟若辟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蔡邕之初意。不過以四方有水。厥後增立宮室。故有从广之廱。經典作辟雝。假借从省。其作雍者。雝之破體也。鄭君先注禮。即以假字起意。故曰明和。及其箋詩。仍从本義。以毛傳云。辟廱。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讀以爲說也。夫殷大學在郊。故文王之辟雝在郊。詩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雝。文王之宮也。周大學在國。故詩云。鎬京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又或謂宮者。詩雝在宮。鄭箋。宮謂辟雝宮也。然則周辟廱之有宮室可知矣。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天子曰辟雝。謂以士外圓如璧。雝。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白虎通義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雝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雝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雝。是因象形興義而言也。蓋辟雝、明堂、大廟、大學、靈臺。皆同一處。大戴禮云。明堂外水曰辟雝。又云。大廟、明堂之東序。蔡邕月令論云。清廟大廟明堂大學

辟雝。異名而同事。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雝。穎子容春秋釋例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氛气。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夫古人行禮。多在廟中。而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其地相同。不必以神道清靜而謂祭於斯。朝於斯。射於斯。饗於斯。學於斯。無乃太雜。逵云。大學非清廟。成均非辟雝也。至若以辟雝爲樂名。古實無其地。則更疏矣。又考辟雝之制。禮統云。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蓋明堂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四周於外。象四海也。班固辟雝詩云。乃流辟雝。辟雝湯湯。聖王蒞止。造舟爲梁。蓋宮其在內。爲方水形。在外爲圜。其水四周。須造舟爲梁。以度也。水經注云。沈水又東逕長安縣東南。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雝處。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三百步有靈臺。元始四年立。此明堂辟雍靈臺大略可覩矣。漢書云。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注。辟雍、明堂、靈臺也。按文選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言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賦又云。乃營三宮。薛注。明堂、辟雍、靈臺。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北爲瞽宗。按詩正義引盧植禮注云。大廟靈臺辟雍古皆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然則三宮之說。不可爲典要。疑後漢別立宮於水側。應劭誤以說武帝時三雍宮也。詩正義又引韓詩說辟雍者。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尤可徵明堂辟雍之合爲一地矣。古者有釋奠。有釋菜。釋奠之禮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師還釋奠。二也。四時四釋奠。六也。釋菜有三。周官大胥。春入學釋菜。一也。學記。皮弁祭菜。二也。文王世子。釁器用幣釋菜。三也。蓋釋奠乃學宮之祭。有樂。釋菜乃見師之儀。無樂也。祀禮行於漢初。釋奠行於唐初。至宋而褒崇之禮至。配享之儀詳。至於謚號。漢曰褒成宣尼公。唐曰文宣王。宋加謚至聖。元又加謚大成。然自唐

以前。皆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開元中。始定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自宋以前。或以顏子配享。或以孟子配食。至南宋始定顏曾思孟爲四配焉。

問。別姓系氏。人道之大也。黃帝之子。得姓凡幾。高辛以還。其原奚若。三代有姓有族有氏。氏或以伯仲。或以王父字。以官。以食地。姓氏判矣。何時始紊。古所謂百姓。奚義。男子著氏。婦人著姓。何與。譜學先於何代。唐之志錄。官爲讎集。元和姓纂。因革何如。宰相世系。體例奚若。或彷爲急就。或櫽以成文。出於誰手。著在何時。姓或二字改一。或一字改二。引唐杜爲一家。以何韓爲同姓。故田陳以爲宗。合丁呂以立廟。易體其故事。循其原流。使知族姓班位與。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有氏者。明功德也。禹貢云。錫土姓。鄭注。謂胙之土。賜之姓。左傳。隱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鄭語。祝融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芊姓乎。又周語司商協名姓。注。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周官司約治民之約。注。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在衛。按三代之姓氏判然。若此略舉其例言之。孟氏季氏孫氏皆姬姓。陳氏田氏皆嬀姓。高氏呂氏皆姜姓。華氏向氏皆子姓。屈氏景氏皆芊姓。氏或以伯仲。若仲孫叔孫是也。或以王父字。若孔氏張氏是也。或以官。若司馬司城是也。或以食地。若韓趙魏是也。自戰國後。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遂亡。史記并誤爲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帝則曰姓劉氏。豈知劉趙皆氏而非姓乎。古所謂百姓即百官。故堯典或與黎民對言。或與四海對言。非若今之以民爲百姓也。男子著氏。婦人係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又於文。女生爲姓。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婣姶姚姺媒。說文皆以爲姓。亦爲婦人之偁。如伯姬仲姬叔姜季姜之類也。姓氏之書。自五帝德帝繫姓而外。漢志有

秋家世本十五篇。隋志云。劉向譔。按司馬遷已采之。隋志蓋誤。顏之推以爲左邱明所書。乃出於帝王世紀。亦未可信。又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篇。杜預世族譜。摯虞族姓記。賈弼王儉王僧孺百家譜。賈希鏡姓氏要狀。姓氏英賢譜。徐勉百官譜。何承天姓苑爲最著。唐書高士廉傳。太宗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退新門。進舊望。左膏粱。右寒畯。爲九等。號曰氏族志。又會要顯慶四年詔改爲姓氏錄。按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爲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宗。今惟林寶元和姓纂。猶存其例。自皋族外。以四聲類集。每韻以大姓爲首。鄭樵本之作氏族略。但以二十句成書。容齋隨筆譏其謬妄。蓋有由也。新唐書作宰相世系表。凡九十八族。唐世以門族相高也。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排纂成章。注亦詳審。今童蒙所誦百家姓。據王照新志云。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陸游詩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邨書。二字改一者。滿于之爲于。鍾離之爲鍾。一字改二者。范之

爲猳藏是也。杜甫寄族弟唐十八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則唐杜爲兄弟矣。韓昌黎送何孟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容齋三筆引唐語言。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也。古者田陳同聲。故爲同宗。左傳中甸。即中乘也。丁呂之合。唐書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中。李相盧杞等以盧者齊之裔。乃嫡其裔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饗以崇飾。是也。

問。拜以成禮。節文有差。古所謂坐。皆今之跪。故有跪席。鄰席。長跪。長揖。拜手。稽首。頓首。稽顙。爲用何居。其儀奚若。春官大祝。九拜殊科。司士司儀。三揖各異。孟臆舊注。爲考其詳。一拜。再拜。三拜。四拜。九頓首約拜。或殺或隆。何時何事。若夫平衡下衡之判。推手引手之分。尙左尙右之異宜。端揖旁揖之遞變。朝官非朝官之各殊。數典繁縟。動容必辨。至如稽首答拜。拜不稽首。君或稽首於其臣。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大夫非其君有稽首。家臣於其主無稽首。畢備諸經。願言執禮。

說文解字曰。拜。首至地也。重文拜。揚雄說。拜。兩手下。釋名曰。拜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按古人席地而坐。以兩膝著席。若今之跪。故有跪席。有鄰席。至漢猶然。三國志注。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是也。引手而起。則爲長跪。國策。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是也。兩手著膺。則爲長揖。漢書酈食其傳。長揖不拜。是也。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稽首。書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孟子。北面稽首。趙注。再拜即頭。是也。若父之葬。必用稽首。拜而后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首頓於手。則爲頓首。左傳。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以首觸地。則爲稽顙。檀弓。稽顙而不拜。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按古惟喪禮用稽顙。其於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所謂凶拜。而荀子大略篇言首至地曰稽顙。似未必然也。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奇拜謂一拜。褒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秋官司儀。掌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按揖者。說文。手著胷爲揖。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近於大祝之肅拜。左傳。郤至曰。閒蒙甲胄。不敢拜命。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要也。揖亦謂之撎。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賓厭介。鄭注。厭。今文皆作揖。是也。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即司士之言特揖旅揖也。一拜。見儀禮士相見禮。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再拜。見書康王之誥。王再拜興。三拜。見左傳秦穆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又見國語椒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皆古人之禮也。四拜。見國策蘇秦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蓋謝罪而加禮。非拜之常也。九頓首。見左傳申包胥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此亡國之餘。情迫而變其禮者也。百拜。見樂記。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注。百拜以喻多也。按古禮如鞠躬揖讓。亦可係拜。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行禮近百也。荀子大略篇云。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楊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要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按尙書大傳言。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是即平衡之象。曲禮。指執器。故殊也。鄭注鄉飲酒禮。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左傳伯州犁上其手。謂端揖也。下其手。謂旁揖也。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按今拜表皆云稽首頓首。皆所制也。至於稽首答拜。見怒強鄙。左傳。哀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又如拜不稽首。諸侯諫王國語。襄王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上無民。是也。又君或稽首於其臣。書言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又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左傳言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稽首。聘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家臣於其主無稽首。郊特牲言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也。蓋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故郊特牲言。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君子行禮於所尊。無所不用其極。若夫匹敵者。但頓首。或僅再拜而已。李陵答蘇武書。李陵頓首。司馬遷報任安書。稱再拜。是也。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人臣於君。雖止再拜。必加稽首也。凡此皆儀之節文。求諸注說。陳祥道禮書。亦約言之。可參考也。

對策卷二

問。春秋。公羊先盛。漢興。諸儒皆宗之。江都相、董爲大儒。平津侯、騶致高位。今惟何邵公注。列於學官。其自序言之詳且迫矣。首稱孔子二學。見於何書。傳經者高世乃近識。傳者有異議怪論。說者有背經失意反傳講師。或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家之所指擿。爲申言之。其云古學何學。長義何義。二瓶何說。胡毋生何例。傳多齊人語。謂伐長短言。有可考否。疏首二十四問答。厥旨安歸。傳中六十有餘條。所駁何事。注釋名學。孰解其由。入室操戈。孰攻其短。於所欲逹。願聞其詳。

漢武好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大興。漢書儒林傳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仲舒四傳至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作春秋公羊解詁。其自敍首引孝經鉤命訣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下云。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又云傳春秋者非一。疏引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敍又言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侯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其可怪之論。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是也。反傳違戾者。如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按日食之道。不過晦與朔二日。卽宣十七年言食

不晉朔者。是二日朔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序又言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不顧理之是非。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義。而公羊說及非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又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在賈逵之前。二類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類。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類。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類。至於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語。若登來樵之漱浣因諸子諸。又若化若怒若狩若儺若如若昉若累若撥若笱若踊若莊若黨若格若扈若昏若埋若殆。何注皆以爲齊人語。又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至疏首二十二問答。始論孔子早晚作春秋。終論皆有七缺。大抵出於緯書。如云得端門之命。又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所言多不經。後漢儒林傳云。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十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博物志云。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又鄭康成傳云。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按此亦見拾遺記。休之三罪。時謂三闕也。

問。春秋三傳。公羊早出。左氏晚盛。穀梁居其間。或謂善於經。或謂清而婉。或謂辭清義通。或謂精深遠大。或謂所得爲多。皆篤論與。然又謂其失也短。又謂其失之迂。又謂其穿於日月。論出何氏。梁穀子之名。相傳不一。今人祗從何家與。子夏之弟子。能及秦孝公時與。有儕爲古禮之存。有儕爲過於公羊。指其傳中何說與列於學官者。惟范氏集解。他皆佚矣。而范序謂釋穀梁者十家。何時何人。序言三家之失。本爲至公。非杜預何休之可比。解中凡有幾事可詳徵諸。

穀梁與公羊同師。而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自魯人申公受穀梁於荀卿。至漢孝宣時。而其學大興。後漢書陳元傳。元上疏云。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按自古傳經。由於好惡。以爲善於經者。鄭康成六藝論也。以爲清而婉者。范寧序也。以爲詞清義通。若論隱公之不惠。莊公之中知者。楊士勛疏也。以爲精深遠大。深得子夏之傳者。謚說之也。以爲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者。晁公武也。然范寧序又謂其失也短。崔伯譚又謂其失之迂。劉原父又謂其穿於日月。知其所短。而從其長。斯爲善學矣。至穀梁子之名。漢書藝文志但云魯人。顏師古曰。名喜。應劭風俗通義云。名赤。子夏弟子。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楊士勛疏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其名凡四。按釋詁。俶。始也。淑俶通用。俶字元始。正合雅訓。或又名赤。赤與喜字形近。又轉爲喜。今入從祀作赤。蓋據風俗通義也。然應劭既云子夏弟子。而經典釋文引麋信注乃云。與秦孝公同時。夫傳載尸子之語。尸校爲商鞅之師。鞅既誅。校逃於蜀。故以穀梁爲秦孝公時人。但上距子夏傳經之年甚遠。不

應預爲引據。徐彥以爲傳其學者所作。假爲得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又黃震日鈔云。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雖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似過於公羊。二說可爲平情之論矣。後漢賈逵傳云。竟通五家穀梁之說。注。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見前書。而范序謂釋穀梁者近十家。疏。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故曰十家也。按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唐固。吳尚書僕射。麋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孔衍。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江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程闡。未詳何人。徐邈。字仙民。東莞姑蔑人。驍騎將軍。徐乾。字文胜。東莞人。給事中。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胡訥。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今惟范寧集解存。他皆佚矣。夫注能而知其失。所以爲功臣。范序公言三家之失。云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僻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凡此皆明言其失。他如集解中糾正傳文尚多。深得鄭康成注禮及子夏傳、往往駁正之意。遠出於杜預之屈經以從傳、何休之引緯以泊經者之上也。

問。孝經之文最簡。顧其義有當辨者。或以爲曾子門人所記。或以爲子思所作。有顏芝之今文。有劉向之今文。有孔壁之古文。有劉炫之古文。不特尚書聚訟矣。閨門一章。何以定其眞僞。孔鄭二注。究將安所折衷。劉知幾十二條之駁。司馬貞竝行之議。可析而斷與。石臺鐫後。諸本俱廢。然古文章句之異。鄭注什一之存。於何考見。若高麗別序。日本獻書。皆可信否。指解何所專主。刊誤何所取裁。古今互用。經傳異分。同他籍者。謂爲竄入。引詩書者。悉與從刪。何邪。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序疏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明是孔子之言。曾子所記。困學紀聞引晁氏云。當是曾子弟子所爲。又引馮氏云。當成於子思之手。皆臆說也。秦焚書。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漢興。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壁。

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相沿以爲孔安國作傳。然漢志但云孝經。古孔氏一篇。又云。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然則並不言孔安國作傳也。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作傳。而世不傳。所行鄭注。相承以爲康成。見於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按鄭六藝論敍孝經云。元又爲之注。敍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與服虔遇。見其說多與己同。盡以所作與之。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小同追錄成之。范史蓋原其始。而鄭志則要其終也。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氏爲主。而古文、世旣不

行.階開皇中王逸買得以示劉炫.炫以所見特改.僞作閨門一章.自是聚訟紛紛矣.唐會要載開元七年敕令諸儒質定.劉知幾議.大要以今俗所行孝經.題鄭氏注.云即康成.魏晉無此說.至晉永和十一年.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誤集孝經.始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鄭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魏齊則立學官.然經非鄭注.其驗十有二條.宜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則云.鄭注義旨敷暢.將爲所得.其古文二十二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說.必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從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既是章首.不合言故.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議者欲取近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今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乃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開元十年.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仿孔鄭舊義.親注孝經.八分書之.立於國學.所謂石臺孝經也.元行沖等作疏.先是陸德明作經典釋文.用鄭注十八章.今鄭注雖亡.然以釋文注疏及各書所引.猶可得其什一.後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別敍孝經一卷.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獻鄭注孝經.今皆不傳.至和元年.司馬光上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詔送祕閣.其書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不合者易而去之.范祖禹復爲之說.元祐中上之.淳熙十三年.朱子謂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共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述胡侍郎汪端明語.蓋不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汪耳.

問.學者日誦四子書.固當恪遵傳注.亦宜博考舊文.論語.孟子.齊疑.何時以書爲疑.皆點浴沂.何人改浴作浴.衣輕裘或者誤增輕字.莫數舟恐非陸地行舟.泰伯之三讓.鄭注之外何徵.虞仲非仲雍.史記之言何據.大學篇次.古本不同.中庸問政.他經互異.文字之讀者何從.鄭注之僅存安在.孟子言排淮泗.奚不合禹貢.水道言頒僭祿.更殊乎王制.周官.春秋無裝而有惠公.戰國無曹而有曹君之弟.此皆講章之所不詳.時文之所莫究.學於古訓.願與賢諸.

自朱子作論語孟子集注.合大學中庸章句.而四書之名以起.自陳皓作禮記集說.合中庸.大學不注.而二篇之說別行.然舊注猶列學官.可考證也.論語.宰予晝寢.晝作畫.假集引鄭注.寢.臥息也.又引梁武帝云.晝當作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按鄭說是也.夫雞鳴問寢.人子之常.晝居於內.問疾而可.故皇疏以爲當畫而寢.不可復教.於義爲允.梁武改晝作畫.何其妄耶.皇疏又引范寧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詒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迹以爲發起也.則又以宰我爲有心畫寢.以待夫子訓責.恐無此情理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釋文.浴.音欲.鄭本作俗.俗讀爲饋.饋.酒食也.舊讀爲歸.今從古.鄭必從古者.以浴沂是三月.寒陰之節.非見韓詩.周禮.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引論語此文爲證.皇疏云.莫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自韓李筆解.始改浴爲沿.殊不知濯身浴德.儒行有之.而浴風詠饋.正合王藻湖進羹.工乃升歌之禮也.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唐石經初刻作衣裘.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也.皇疏車馬衣裘其乘服.邢疏本之.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疏亦無輕字也.釋

文於衣之題裘並音.衣裘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釋文本無輕字也.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也.王藻云.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孟子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此不得易服作衣.非如雜也.行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竹書雖晚出.不足信.然楚辭天問云.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是澆有乃覆舟之謂.非陸地行舟也.泰伯三讓.鄭注.大王殁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皇疏引范甯曰.有二釋.一云.大王病而託季歷.一讓也.季歷赴而不王.立.二讓也.文王斷髮而武王立.三讓也.又一云.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不祭之以禮.三讓也.前說即與鄭注同.引江熙集解.爲路史之所本.後說則亦依鄭注.獨怪何晏集解.舍鄭而取王肅注.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此其所蔽也.逸民虞仲.據史記世家云.泰伯卒.無子.仲雍立.是謂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太王之曾孫也.與吳春秋泰伯.同其稱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之稱吳仲.可證古吳虞通用.然疑論語之虞仲.及左傳泰伯虞仲.並當作吳仲矣.大學自河間獻王得後.劉向別錄.屬於通論.三禮目錄.禮記中第四十二.無作者姓名.亦不分經傳.漢注唐疏.皆謹守遺經.未敢移改.至宋二程.始改其次序.已各不同.章句改又不同.學者安所從乎.中庸.據鄭氏目錄.爲禮記中第三十一.云子思所作.於別錄屬通論.然在大學之前.漢志中庸說二篇.隋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講疏一卷.則記中已自單行.哀公問政章及其成功一也下.鄭本有子曰二字.別爲一章.按家語亦載此章.一也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一節.家語雖王肅私定.然有子曰二字.可證.是鄭注二篇.多有讀者某之說.其辭爲章句所存者.如大學.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讀爲慊.怐字或爲嶮.命也.命讀爲慢.中庸.栽者培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既廩.既讀爲餼.之類.又如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等語.則終不能改.惜乎格物之訓.來物.其說心廣體胖之詩.知本謂誠其意.他.長異端之技.嘗或衣之衣讀如殷.壹用兵伐殷.仁者人也.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祖述堯舜.謂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皆說經之精者.今則罕有肄及之矣.孟子按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趙注未嘗致疑.宋以後乃謂與禹貢不合.按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淮爲江之下流.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合也.班爵祿.言天子一位.君一位.與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不同者.王制所言.據殷制.注多以爲殷制.孟子論周室班爵祿.固自不與相符也.魯惠公.趙注魯邑之君.按此非春秋.成十三年傳.殽滅我費滑.及襄十八年楚侵費滑.杜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之費.壽隱元年傳有費伯.即費庈父.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杜注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爲季氏邑.此時滑

國之役久亡。困學紀聞云。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爲季氏之僭。是也。曹交。趙注爲曹君之弟。御覽引曹交問曰上有曹交公弟四字。不知何據。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其亡久矣。疑小邾姓曹。交是邾君之弟。故曰交得見於鄒君。或更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例也。

問。孟子七篇。史記以爲自作。然諸君俱稱諡。梁惠之元。距平已遠。見惠王已稱叟。何由記及平公。以爲門人作。則多記言而不記事。孟子鄒人。本邾國。然魯故有騶邑。孟子爲公族。且葬於魯矣。孰爲定之。生卒年月。亦有可稽。距子思甚遠。何云受業。葬未釋服。何以反齊。齊伐燕在湣王時。有移十年以彌其事。又有謂前後四章兩事。然否。三宿或晝或畫。孟仲子爲弟爲子。告子。高子。盆成括。何以從祀。監本植注多不全。其篇數章數。是否有所取義。能徵引與。

孟子之書。史記列傳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謹按孟子授徒以來。必多所記載。惟志在行道。列聘諸邦。未暇成書。殆後門人次第編述。故於諸君俱稱諡。且記言而不記事與。梁惠王元年。約紀孟子十六歲。爲平公元年。蓋七十歲。相距五十四年。游梁之時。歸在晚年。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趙注梁惠章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稱曰父。又注齊宣章云。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斯言可謂明且核矣。列傳以孟子爲鄒人。趙氏題詞曰。孟子。鄒人。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後故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其所敘邑里世系又詳且悉矣。自春秋序釋文誤鄒爲騶。而云孟子騶邑人。不知說文。鄒。魯縣。古邾國。騶。魯下邑。孔子之鄉。形義俱殊。可覈按也。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假鎮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或疑定爲安之誤。今以六國表考之。爲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就舊譜壽八十四言之。敘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矣。與史記言受業孔子之門人亦合。自漢藝文志云子思弟子。趙氏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因爲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孔叢篡書更附會爲思孟問答之詞。誤矣。至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或謂未釋服何以反齊。夫止嬴非即至齊。止猶處也。處此以終喪也。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謂湣王之十年以屬宣王。黃氏日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即梁惠王書所載。一爲湣王。即公孫丑篇所載。然以戰國策考之。伐燕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孟子去齊宿於晝。史記集解引劉熙注。晝。齊西南近邑。亦音獲。水經淄水注。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按二說相合。是晝非畫也。趙注。孟子弟子十五人。有高子。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與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本於趙氏。然陸璣詩疏。孟仲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

克授仲子。則仲子固曾申再傳弟子。爲弟爲子均非也。趙注自南北監本。毛氏葛氏本。皆不甚原文。惟乙辰影宋鈔本係單注。前列篇敘章指。庶存其舊。日本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詳備也。

對策卷三

問。爾雅之名。何所取義。釋詁。周公作。其釋詩之文。多在公後。史佚以教子。出於何書。孔門之傳經。見於何典。所增所益。所定所考。亦有證否。究安歸與。四時之祭。與王制異。九州上與禹貢異。下與周禮異。五嶽與羣書皆異。何居。郭注外有圖贊。何以不附注後。前乎郭氏。後乎郭氏。注者幾家。仿其體者何書。竊其名者誰氏。可僂指與。

爾雅一書。博達精深。誠郭璞敘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張揖上表所謂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其稱名也。釋名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張揖表言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按周公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如勤。勞也。叡。始也。與爾雅同。是其明證。西京雜記云。郭偉以爲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作耳。按雜記爲劉歆所著。其稱家君。乃劉向之言。皆爲可據。史佚教子以爾雅。惟見於此。所引記者。孔子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小辨篇。云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

何.此當是釋春秋元年之義.散見於緯書耳.張揖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按孔子釋周易.如師衆也.比輔也.震動也.遘遇也之類.皆增修之證.子夏易傳.如元.始也.蕃.小也.及喪服傳親屬稱謂.與釋親同.皆其所益之證.至叔孫通梁文之言則爾雅間有讖緯說.如釋地八陵.雁門是也.釋獸鼠.秦人謂之鼴.皆所補所考之證.然則爾雅實爲何人所作.竊以漢世大儒.莫過於鄭康成.其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又鄭志答張逸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著.則孔子門人作.亦非一人.據此與揚雄說合.定爲游夏之徒作.可也.釋天與王制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鄭注.此蓋夏殷祭之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祭義注亦以爲周公所改也.釋地九州.李巡以爲殷制.詩疏.爾雅九州之名.與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幷無徐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與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釋山五嶽.釋周禮五嶽之名也.虞夏書言四嶽.周禮有五嶽.鄭注大司樂.據爾雅爲釋.蓋自漢初傳爾雅者.增益其文於釋山之末.曰.嵩高爲中嶽.故史記.白虎通義.風俗通義.但沿其說.鄭注大宗伯.以爾雅前後異文.互見於注.未定之論也.郭敍云別爲音圖.釋文序錄.音一卷.圖二卷.今疏罕見.釋文間存其音.各經疏采及音義.然郭注句中有闕.可得其略也.序稱注者十餘家.今考釋文有犍爲文學.劉歆.李巡.孫炎.樊光.凡五家.餘未之詳.梁有沈旋集注.陳有施乾.謝嶠.顧野王.並讀音.今佚.至仿其體者.揚雄之方言.劉熙之釋名.沿其名者.孔鮒小爾雅.今在孔叢子.已非漢志之舊.張揖廣雅.曹憲作音.避煬帝諱.稱爲博雅.明郎奎金改釋名作逸雅.益以宋陸佃

埤雅.曰五雅.謬矣.

問.古者誨人.必先小學.書契以易結繩.籀篇本由保氏.秦則有倉頡.爰歷.博學.漢則有滂喜.元尚.凡將.尉律之所課何如.訓纂之分章奚若.凡茲斷簡殘文.猶可拾遺補藝否.黃門之急就.尚有典型.祭酒之說文.不脫俎豆.試爲發其凡例.庶可迥溯原流.字林僅存其梗槩.玉篇亦遞爲增加.讀若之例.誰開.反音起於何代.中間作者.可得聞乎.繙字肆於華嚴.定部分於廣韻.禮部所頒.平水所刊.此其變革.何所取裁.爰於釋文字樣.冥讀隸原之流.功在兼通.非宜竟委焉.

小學本附羣經.漢志.爾雅入孝經十一家.繼以小學十家.首列史籀十五篇.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按史籀大篆.即說文敍所謂與古文或同或異者.凡云史篇作某及籀文某.皆是.或以尉律課學僮九千字以上.即史篇.非也.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用秦篆.所謂小篆.漢閭里書師.合而一之.爲倉頡篇.後賈魴作滂喜篇.以續倉頡.及揚雄訓纂.用隸書寫之.名曰三倉.三倉之外.有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今倉頡惟存纔紫柄擬二篇名.見周禮注.幼子承詔篇名.見說文敍.考姚延年句.見爾雅注.樊鄭句見水經注.漢兼天下.海內幷廁.豨黔韓覆.畔討殘滅等句.見顏氏家訓.餘則單文訓纂.解詁.見於各書.凡將.惟淮南宋蔡.舞嘐論句見說文.黃潤纖美宜制禪.句見蜀都賦注.鐘磬竽笙筑坎侯.句見藝文類聚.鳥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檗.蔞.苓.蜱.芍藥.桂.漏蘆.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等句.見茶經.餘並闕如.而急就以

張芝.鍾繇.皇象.索靖.衛夫人.王羲之.韋誕.蕭子雲.崔浩.劉芳.顏之推.顏師古.王應麟注.特存.許愼受古學賈逵.作說文解字.援引經傳.博采通人.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誠古學之津梁.後儒之圭臬也.呂忱補說文遺漏.爲字林.仍用篆文.張參五經文字敍云.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按說文.祧作眺.云祭也.廣雅.祧.祭也.知祧即眺之別體.說文.暱.日近也.暱或從尼.昵.典祀無豐于昵.釋文.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詩.飲餞于禰.釋文.禰.劉本作泥.按泥即昵之誤.禰即昵之別體.詩.河上乎逍遙.釋文.本作消搖.然則昵消搖.說文自有正字.故非漏略.字林妄加俗字.非也.其全書不傳.今之攷逸.僅存梗概.於說文外所增.大抵俗字也.顧野王移許書部次爲玉篇.純用楷書.今本乃蕭愷刪改.孫強增加.陳彭年等新校.已非野王之作.司馬光復易其部分爲類篇.又其次矣.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故音不可不辨.開口閉口.解於東郭.長言短言.別於公羊.漢人注經.若鄭許高劉諸君.皆有讀若之例.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始作字音.顏氏家訓云.孫叔然撰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魏李登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呂忱弟靜.別仿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爲韻書之祖.惜乎隋志僅存其目.今就各書所引.不過十得其一.而部分已不可見矣.唐釋守溫譔字母圖一卷.分爲三十六母.自鄭樵.沈括諸人.疏於考古.惑於異端.遂以反切字母之學.歸於神珙.且指爲北魏時人.按玉篇卷末.附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況珙敍并及元和韻譜.而移其人於北魏.何

哉.徒因世俗言沈約諸韻.從追而上之.以前乎約.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今韻之可考者.自隋陸法言切韻後.遞加更定.唐孫愐所修曰唐韻.宋陳彭年等所修曰廣韻.皆分二百六部.厥後丁度等重修曰集韻.復刪爲禮部韻略.毛晃父子重增曰增韻.劉淵譔壬子新刊韻略.即平水韻.刪并爲一百七部.而隋唐相傳之部分又紊矣.唐陸德明譔經典釋文.采摭諸經音義.文字異同.考據精博.至今說經家賴之.張參譔五經文字.取說文.字林.石經.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唐元度又譔九經字樣.以補五經文字之遺.糾正俗體.不爲無功.南唐徐鍇.精於篆學.既譔說文解字繫傳.爲世所稱.復譔說文篆韻譜.以說文九千餘字分韻排纂.然其書止取便檢閱.所謂聊存訓詁.無惜其它也.宋洪适有隸韻.趙希弁家權藏七卷.蓋未成之書.婁機效之.爲漢隸字原.依韻分二百六部.漢碑隸體.亦可見大凡矣.

問.傳經刻石.所以同文.立學觀摹.成資取正.蔡邕之作.厥自何人.正始之書.出於誰手.一字三字.奚以分.五經七經.奚以判.尺寸行列.若何.文字異同.焉在.距其事者.誰代.蔡其文者.幾家.開成舊刻.陝存今存.名儒尚爲不識.字體尚爲乖法.篇第且有到譌.旁注未免贅疣.其不同者.蓋析言之.蜀廣政所刻.其有遺經.條例奚若.宋至和所鐫.本作何體.是否猶存.南宋臨安.光堯御筆.間有續書者.爲誰.不寫全經者何部.皆治經者所當知.有可考者.言其略.

漢石經之立.議自李巡.而成於蔡邕.後漢宦者傳云.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

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蔡邕傳云。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注引雒陽記云。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儒林傳注又引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此尺寸行列之可考者。魏石經粗於黃初而成於正始。魏略云。以邯鄲淳為儒宗。傳。其敘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衛恆書勢云。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考漢書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其時淳已弱冠。正始距元嘉且百年。安得尚在。且當時寫石經者。尚有嵇康。見晉書趙至傳。則以為淳書者非也。石經、漢立一字。魏立三字。決然無疑。後漢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蓋以三體對勘而定為一體。隋志以一字者列前。三字者列後。本不誤。乃下文云。魏正始又立一字者。乃三字之誤耳。熹平所立。據靈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為六經。隋志又為七經。考雒陽記所列周易、尚書、公羊、禮記、論語。金石錄云。所藏遺字。又有儀禮。然隋志有儀禮而無禮記。有儀禮亦稱禮記。以其中有禮有記而云然。似皆以六經為是。今殘字可考者亦六經。隋志又有春秋一卷。蓋以公羊之經。誤分為二。故云七經耳。三字石經。隋志。尚書九卷。春秋三卷。集古錄云。遺字八百卅九字。隸續亦載殘字。弟言左傳。不及尚書。今細按之。實有尚書在內。一字石經校今本異者甚多。就書言之。如人惟求舊。器惟求舊。作維求舊。汝無侮老成人。作女毋翕侮成人。不其或稽。自怨曷瘳。作或迪自怨。不乃崇降弗祥。作興降不永。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作女罔台民。勸建大命。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作伊鴻水曰陳。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劮乃憲既延。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作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作肆國百年。自時厥後。無其在祖甲一節。無皇曰作毋兄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作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其終出於不祥。作道出不詳。受此丕丕基。作受茲不不基。于其已受人之徽言。作以前人之微言。以覲文王之耿光作鮮光之類。三字石經校今本異者。亦就書言之。如大寶龜作大僕。越茲蠢作粤茲春。不敢替作不敢厝之類。凡此皆可考證古文也。晉書裴頠傳云。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後魏書。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今皆無存。唐會要云。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唐書文宗紀云。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然則開成石經。實肇始於太和。但唐書謂其字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今觀是刻。如禮記删首月令。雖日功令。然經之篇第。豈容割置。其經文之誤。如周禮女史八人。史作使。家宗祝。家作施。儀禮相續緒。緒作蕭之類甚多。亦有本不誤而為後人旁注加改者。又不可勝紀矣。後蜀石經。乃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所刻。張德釗等書。為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宣和中。席

升獻補刻孟子。北宋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七十五卷。楊南仲等所書。今開封府學存遺字三碑。凡六牌。各三十六行。南宋石經。紹興中。以御書小楷易、書、詩、春秋、左傳、金縢。又章艸論語、孟子。悉送成均刻石。詔知臨安府趙蟠老建閣安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四朝聞見錄云。上親御翰墨。倦則命憲聖皇后繼書。至今寶藏。尚有章艸館寫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則蟠老所奏重行摹刻者也。

問。經籍之有補也。或因久遺其文。或因未竟其業。大航頭之補舜典。考工記之補冬官。其事其詞。可詳舉否。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公羊、穀梁。皆依經也。而左氏作傳。何獨補之。束晳之補笙詩。白居易之補湯征。果有當與。褚少孫補史記。班昭補漢書。所補何篇。曷臚厥目。後漢書無志。何人以他書補入。何為有注語相參。若夫列代之史。多有缺者。宋書、魏書。補以誰氏之書。北齊、後周。將以何人之筆。此外有以注為補。誠未可少與。援據論斷。用廣發揮。

經籍之有補也。舊也。然或以其文久遺。或以其業未竟。而自我補之。則必明言其故。不可與古人相參。尚書舜典。本合堯典。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齊建武四年。有姚方興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光伯遂列諸本篇。為害甚矣。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然名仍其舊。猶得其詳。無害於經者也。春秋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至孔丘卒。杜注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疏引賈逵云。此下弟子所記。則杜有所本。而劉光伯規之過矣。詩小雅南陔已下六篇。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本不必補。晉束晳作補亡詩。其自序云。晳與同業修鄉飲酒之禮。所詠之詩。闕而不備。於是補著其文。然晳之所補。仍承序旨。且並不以之入經。而辭旨深切。似不當與白居易補湯征同日語矣。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間。會稽褚少孫補之。張晏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龜策傳、傅靳傳、三王世家。皆少孫所補。然漢書藝文志不言有缺。則當時已合為一書矣。班固漢書百篇次序。備見序錄。南史劉之遴傳。則有漢書眞本之說。頗斠篇目。寘亂字句。不可勝紀。惟漢書內本缺天文志八表。其妹昭補之。宋范蔚宗譔後漢書。無志。晉司馬彪譔續漢書。中有八志。唐以前本各自為書。宋乾興初。始議以范書缺志。取以補之。又有劉昭注補。今考列代之史。皆有闕失。而以他人之書補入者。宋書據沈約進表。傳合表志為七十卷。今本則為一百卷而無表。其事中有闕卷。補以南史。自宋已然。魏書。陳振孫書錄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孝靜紀。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以御覽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北齊書列傳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論無贊者五卷。有贊無論者一卷。傳文多似以他史補綴也。周書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掇者何卷。惟二十五六兩卷。三十三四兩卷。割取北史。竄迹顯然。此外有以注為補者。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據博洽。酈道元注水經。考證確實。劉孝標注世說。指陳

詳備。後來胡三省注通鑑。亦著明切當。可補元書所未備。皆有用之作也。又如錢文子補漢兵志。熊方補後漢書年表。亦可為兩漢書之功臣。後有作者。於經則有冬官補亡、補禮、樂記補亡、及釋服、釋車、釋宮、釋繒、釋骨、釋人之類。於史則補續漢書藝文志、後漢書補表、補漢書辟舉志、補三國疆域志、藝文志、補晉地理志、藝文志、補宋金元藝文志。自成一家之言。不得為之僭也。

問。春秋本史記之舊名。為聖人之特筆。然則名仍其舊。義安所歸。前乎孔子名春秋者何書。同乎孔子名春秋者何者。麟經既作。著錄繁繁。以代系者。若漢魏春秋之類。以國系者。若吳越春秋之類。以人系者。若晏子春秋之類。以地系者。若九州春秋之類。以時系者。若魯後春秋之類。著自何人。見於何籍。或不盡編年。或竟非紀事。其有體例。各為論評。若夫仍其名而變之者。僭法亦有可采。異其名而擬之者。僭經毋乃非倫。其所表見。為列於篇。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然則古人著述。多有春秋之名。而無筆削之旨。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周語注周春秋云云。瑣語又有晉春秋。紀獻公十七年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墨子又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坊記又有魯春秋。記皆云云。凡此皆在孔子之前。或同孔子之時者也。以代系者。若孔衍漢春秋、後漢春秋。孔舒元漢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杜延業晉春秋。鮑衡卿宋春秋。吳均齊春秋。吳兢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王粹五朝春秋。以國系者。若趙長君吳越春秋。李騤戰國春秋。陸賈楚漢春秋。員半千三國春秋。崔良佐二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吳任臣十國春秋。以人系者。若晏嬰晏子春秋。呂不韋呂氏春秋。虞卿虞氏春秋。漢志有李氏春秋。杜崧任子春秋。皇甫謐元晏春秋。以地系者。若司馬彪九州春秋。王範交廣二州春秋。以時系者。若劉允濟魯後春秋。姚士粦後梁春秋。凡此見於列史藝文志、通志、通考、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國史經籍志等書。或竟非春秋之體。或不盡紀傳之編也。亦有以帝系者。袁亦獻帝春秋。見三國志注。孫盛魏武春秋。王韶私譔晉安帝陽秋。見唐志編年類。更有非代非國非人非地者。如隋書經籍志所載之臧嚴棲鳳春秋。王秀道百官春秋之屬是也。外此稗官小說。假竊其名。如卿木、粉墨等類。不可勝紀。若夫仍其名而變之者。如孫盛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其名陽秋者。避鄭太后諱也。異其名而擬之者。如王通之元經。僭越春秋之體而皆不倫也。

對策卷四

問。諸史之文。間多互見。記事之體。亦有攸殊。馬班異同。論者各判。史家體例。究竟何從。范書陳志兩著列傳者何義。南史北史刪潤列朝者安在。新唐書與舊唐書幾廢。今則並列。何者為優。非增文簡。果篤論歟。歐史簡略。薛史稍詳。今並為編次。自可並行。十國世家內。亦見宋史。紀載之例。何分得失之故。可考焉。

作史之道。貴兼三長。讀史之法。亦有三善。綜覽欲其博。論斷欲其貫。考覈欲其精。博可能也。貫為難。覈可能也。精為難。遷書以五帝為首。固書以漢代為始。就本紀世家言之。固推尊本朝。則項羽自當降為列傳。既斷自漢。則世家自可不立。於是泰伯以下。並加刪削。陳涉蕭曹之屬。並備列傳。此班之異乎馬而得者也。以表言之。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表天下大勢。高祖功臣表以下。以時為主。表一時得失。將相名臣表以下。以事為主。表君臣職分。而固悉變其例。古今人表。位置未宜。以志言之。固改書為志。而更河渠為溝洫。既非漢制。更封禪曰郊祀。又不載時事。平準曰食貨。又附會均輸之術。此班之異乎馬而失者也。以列傳言之。固譏遷為奸雄。崇勢利。而仍蹈其失。居攝不編平紀之末。孺子附載莽傳之中。張湯出於酷吏。充后皆以外戚。此班之同乎馬而失者也。然而固之表備官制。志討原流。實可繼往開來。宋鄭樵譏其無學術。過矣。倪思作班馬異同。不過考其字句。校其舛譌。究於體要何關乎。范書列傳見於陳志者。若臧洪、孔融、荀彧、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華佗等篇。雖互有詳略。可以並觀。然董卓

諸人，俱非魏臣，荀彧之卒，在操未爲魏公之先，操嘗以子房比之，安得列於魏志乎。此則失於限斷。唐宗傳於後漢是也。李延壽承其父志爲北史，而南史先成，大抵用宋齊梁陳四朝舊史，稍加刪潤，然亦錫符命告天之說，沿襲虛言，是斟酌未盡也。循吏、儒林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傳則因宋史不立此目，遂始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遺補闕，而籍妻羊、衞敬瑜妻王，先後互載，男女無分，何不別傳列女乎。況北史謂周無文苑傳，遂取庾信、王褒入之，則宋謝靈運、顏延之等，何不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不取補列女之闕乎。延壽與修隋志，又世居北土，故用力於北史尤深。其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其見別裁。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二史再見，且有兩岐，始顯此失。彼乎劉昫等譔唐書，長慶以前，本紀簡而有體，列傳敍述詳明，以後紀多支蔓，傳失宏疏，所謂繁略不均也。歐陽修譔新唐書，止本紀表志，其列傳則宋祁所定，大旨以事增文省求勝於舊，而事采小說，文多澀體，劉安世之言，切中其病。然唐代詔令，駢體長篇，抹雖備載，吳縝糾繆，未免刻意搖擊。實則各有所長，宜乎並立耳。五代史，薛居正譔，新五代史記，歐陽修譔。自金泰和中，修書立於學官，而薛漸佚，今從故典輯成，復列正史。蓋歐史惟主褒貶，而事迹始末，不及薛之詳備，譬之三傳，薛近左而歐近公穀，亦不可偏廢也。新史十國世家內，如南唐、吳越、孟蜀、荊南、兩漢、亦見宋史，然不核事實，脫漏孔多。吳任臣十國春秋，多所考證，如田頵撼孫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南唐烈祖家世，則從歐史而不從江南野史，皆確有所見。它類是者尚多，足備參考也。

聞，史之有志，臚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沿革，秉筆家尤難之。志之名見於經，昉乎古矣。龍門實剏八書，扶風踵爲十志，爾後二十一部，孰有孰無，上下千百餘年，所因所革，篇目雖在，體例須徵。遷史闕書，補以何籍。班書闕志，足自何人。有別補一篇者，有本書無而取他書之志者，有累代無而見於一代之志者，有各書已佚而僅存一志者。昔人謂晉書、隋書二志最善，然於彼於此，各有所偏。符瑞釋老，義既無取。藝文經籍，例有別開。舉於舊史，蓋言其志焉。

史之有志，尚矣。見於經者，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傳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子臧曰：前志有之。仲尼曰：志有之。又曰：古也有志。家語子夏反衞見讀史志。金石錄晉大公碑曰：大康二年，得竹策書，其周志云云。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曰禮、曰樂、曰律、曰歷、曰天官、曰封禪、曰河渠、曰平準。班固漢書，易爲十志，合禮樂、律歷爲二，改天官曰天文，改封禪曰郊祀，改河渠曰溝洫，改平準曰食貨，益之以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司馬彪續漢書爲八志，其律歷、天文、五行，則仍班志，以禮樂爲禮儀，郊祀爲祭祀，地理爲郡國，益者百官也、輿服也。陳壽三國志，名雖爲志，其實無志。房喬等修晉書爲十志，其天文、地理、經籍志，乃李淳風、于志寧等爲之也。沈約宋書，凡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八志之中，惟符瑞爲謬，州郡於僑置、叛立，并省分析，亦多疏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以存義訓，體例尤善。蕭子顯齊書十一志，初，江淹已作十志，子顯別修，而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其自表云：天文事

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喜馳騁更改，破析尤多，宜爲世衆所譏也。魏收魏書，先上紀傳，又奏十志，自天象、地形，至職官、釋老，後闕志二卷，補以魏澹、張太素所作。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係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同修，而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淳風獨著。是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並爲一書，十志即爲五史而作，以隋居末，後人遂屬之隋書，亦猶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也。新唐書志題歐陽修名，其律歷、五行，出於劉羲叟，考晁公武讀書志云：呂夏卿私譔兵志，王得臣塵史云：宋祁別譔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似不若舊唐書之有所本矣。新修五代史記，僅存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亦不及薛史之禮樂、職官、選舉、刑法，爲有稗文獻。宋遼金元四史，俱各有志，互有短長，惟藝文志不備，元史天文志爲世所僞，然志中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複。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諸志多案牘之文，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故無裁範也。遷史闕禮、樂、歷書，褚少孫補之，固書天文志，宋覺、妹昭成之。范曄書十志未成，令謝儼譔志，亦不就，後人取司馬彪續志足之，所謂本書無而取他書也。彪書今不傳，惟存其志，所謂今書無而僅存志也。宋志、隋志，所謂累代無而見一志也。有避志僞意者，蔡邕傳云：奏其所著十意，上書言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是也。有改志爲典者，華嶠爲後漢書，有十典，十卷未成，子暢續之是也。善乎江淹之言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按班志及刑而不及兵，續志皆不及，遂使南北軍志莫考其詳，此唐宋以下所必當增也。

聞，正史之外，有雜史、通史、霸史、僞史諸類，所以資洽聞、參直筆也。國語、國策置之目錄何門。荀悅、袁宏閔較之班、范，孰勝。謝承後漢書，是否尚在。崔鴻十六國，無乃非真。以下紀載，孰今通行者。唐有唐鑑、國史補，五代有南唐書、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宋有東都事略、隆平集、九朝編年備要、三朝北盟會編。譔自何人。體例奚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諸注，其所徵引故籍，猶可掇拾成書與。鄭樵、馬考而外，乙部祕典尚多，諸未見書，請問其目。

漢藝文志無史名，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厥後斷代爲史，著作漸多。阮孝緒有正史削繁，隋書經籍志史部首列正史，又有古史、雜史、霸史等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雜史，義實未安。自梁武著通史，遂開通史一門。陳振孫書錄，又立僞史之目，史學於是乎備矣。漢志國語載於春秋，後亦稱春秋外傳，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戰國策與史記爲類，則亦附於春秋。隋志列諸雜史，晁公武讀書志改入子部縱橫家，通考因之，殊爲未允。荀悅漢紀，據本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傳體爲之，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稱其致有典要，史通亦以爲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或病其索然無意味，未免抑揚過當。袁彥伯後漢紀，自序云：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爲此紀。其體例雖仿悅書，而決擇去取，自出鑒裁，史通以配荀宗，非溢美也。謝承後漢書百三十卷，唐志有之，宋志及通考俱不著錄，知已久亡。或謂明永樂間，揚州曾有刻本，或以爲必不然，今相傳江南藏書家尚有者，恐是謝陛之季漢書耳。崔鴻十六國春秋，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僞作，故無贊無序，與魏書不合，無表又與史通

不合.蓋摭拾諸書所引而成者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乃范祖禹與修通鑑.分主唐史.故上此書.李燾國史補.載開元長慶間雜事.所說部之善者也.宋初譔錄南唐事.凡六家.其後譔南唐書者三家.胡恢、馬令、陸游也.恢書流傳甚少.惟馬令與陸游書具在.而游書尤簡核有法.五國故事.不知作者.其書紀吳、南唐、蜀、閩、南漢諸國事也.九國志.路振譔.謂吳、唐、二蜀、東南二漢、閩、楚、吳越也.十國紀年.劉恕譔.十國者.即前九國之外.益以荊南.所謂北楚也.東都事略.王偁譔.述北宋九朝之事.可以考正宋史之失.隆平集.舊題曾鞏譔.晁公武疑為依託.考鞏行狀、神道碑無此著述.則其依託無疑.所記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實.足備參考.九朝編年備要.陳均譔.用通鑑體.記北宋九朝事迹.亦甚簡明.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譔.記宋金戰和之始末.采集諸書.不加論斷.亦無所去取.蓋蒐錄以待考證之本也.史記注.有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為漢書注者最多.今惟顏師古注獨存.所引有服虔、應劭、晉灼、孟康、蕭該、張揖、郭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如淳、蘇林、張晏、臣瓚等說.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世說有劉孝標注.其所徵引.猶可摭拾成書.如兩漢書外.尚有劉珍東觀漢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宋臨川王義慶、華嶠、鄭忱、張瑩、袁山松、姚察之後漢書.晉書之外.尚有王隱、臧榮緒、沈約、干寶、鄧燦、徐廣之晉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晉春秋.虞預、謝沈、朱鳳、謝靈運、蕭子雲之晉書.南北史之外.尚有謝炅、臧野王之梁書.魏澹、張太素之魏書.皆宜考逸.此外不可勝紀也.

問.諸子成書.六籍別派.但當判其醇駁.不必譽其支離.顏上尊弟子之職.爽維冠儒家者流.尚矣.鬻熊授

文.苦縣傳書.南華大抵寓言.禦寇亦名至德.蘭陵說禮樂之文.墨氏推兼愛之意.韓公子之辨.百出內儲.秦相之書.千金縣市.至若商君慎申.專主刑法.公孫尹鄧.亦號名家.淮南大傳之篇.劉向揚雄所敍.武學四經之科.後漢三賢之作.未為背道.事可厚非.又如亢倉無能.於陵鬼谷.受書留關尹之籍.傾蓋盡程子之文.志略後出.真僞奚分.何以區班藝.登荀簿焉.

自六經以外.皆諸子之言.漢書藝文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今亡十篇.其弟子職一篇.漢志列於孝經類.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則漢時固以弟子職為經.特表而出之也.儒家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按漢志儒五十三家.晏子居首.其書為劉向校定.非僞書也.鬻熊為周文王師.則書成於商時.為諸子中最古.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今傳十四篇.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老子者.姓李.名耳.劉向言其生於殷時.在周為柱下史.視尸之衰.乃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漢志亦列於道家者流也.莊子名周.宋人.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晉崔譔、向秀注內外二十七篇.司馬彪注內外雜五十二篇.與漢志合.今所傳郭象注三十三篇.蓋已亡十九篇矣.列子八篇.名御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劉向校奏以為鄭繆公時人.荀卿名況.趙人.仕楚為蘭陵令.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按漢人不諱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子之為罷子.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其學原出孔門.崇尚禮樂.在諸子中.最為近正.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漢志謂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韓子五十

五篇.史記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而善著書.數以書見韓王.不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則著書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敍又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乃史家之駁文.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智略士作.按事迹見本傳.所謂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也.漢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衞後也.相秦孝公.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按淮南王安事迹.具本傳.今存二十一篇.蓋內篇也.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所敍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敍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至於孫武兵法.實為闔閭所觀.吳起著書.皆受子夏之學.司馬法.出自穰苴.班固以其書入之禮類.尉繚子生當六國.劉向言其學本乎商君.武學列為四經.兵家資總要.闕可佐師尚父六韜.黃石公三略矣.又如王符之潛夫論.王充之論衡.仲長統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賢之目.他若亢倉子即庚桑子.無能子疑亡是公.於陵陳出於陳仲.鬼谷或託於蘇秦.關門令尹.豈真老氏之徒.傾蓋子華.謨僭孔子之友.儒道法名.兵農墨雜.皆區別乎九流.劉略班藝荀簿阮錄.堪廣徵夫四部.

問.文選一書.裒集美富.分類詳明.孰精選理之契.不根藝術之儀.如輊如軒.孰得孰失.瓜疇芋區.體例奚若.提綱挈領.部分凡幾.昔人稱梁集之博.自楚迄梁.顧楚未可以該西河.梁何以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一.宛雖為東都之作.江淹入河梁之篇.曹魏九錫之辭.穆之追封之表.挍之於理.無乃未醇.善注之成.兩世.呂氏之輯.五臣.核厥短長.詳其名姓.因而廣續者.何人.僅存目錄者.誰氏.唐宋元明.各有沿

襲.班揚張左.孰可嗣音.誰為論評.用廣聞見.

原夫文選一書.尋中壘之詞林.酌南皮之筆海.書成錦帶.垂品第於湘東.居號蕭齋.播風流於江左.文之時義大矣.選之名學宜哉.是以選理熟精.杜陵用之課子.不根藝術.李相家無其書.但宜細為別白.毋庸妄下雌黃.至於部次州居.展帙而可得.發凡起例.觀弁首已堪詳.都為三十卷.時閱一千年.賦分甲卷乙卷.詩題四言五言.舒布為詩.總成為頌.次則箴戒興論.對陳.銘誄及讚詞列.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類.皆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百八字之文.篇詞引敍.碑碣誌狀.原流開出.著作咸收.姬公孔父之作.豈容剗截.管孟老莊之作.何論文宗.至於梁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亦所不取.觀其別裁僞體.容與非私.不錄元亮之賦.閒情.或恐微瑕白璧.未登羲之之敍.修禊.疑因天朗氣清.頗英髦.咸資標準.而淺夫妄肆譏評.晁公武謂昔之志.未免苛求.陳仁子補遺一編.尤多謬論.自敍言遠自周寔.何云以楚該西河.敍又言迄於聖代.何必詞梁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一.聯存楚客幽憤.東都之作.河梁之篇.詎必刻舟求劍.曹魏九錫之文.奸雄齒冷.穆之追封之表.義士寒心.美刺於陳.蕭齋自別.而仁子槩欲斥之.宜通人所不許矣.蓋選學自成為一家.文章未衰於八代.江南進士.問天雞是鳥是獸.宋代文場.疑黃華為菊為棠.非所望於蕭傳.廣乎語木西征.小字命曰選哥.子京手鈔三過.文選爛.秀才半

炳焉.漢魏同風.秀才變學.究多.陋矣.熙豐以後.若夫唐李善之本於曹憲.補於李邕.原爾再世相承之緒.呂延濟之與劉良、張銑、呂向、周翰.遂爲五臣合注之編.其詆李善之短.則曰陷於末學.語然衍文.祇謂攬心.胡爲析理.不逮五臣之長.則曰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森然可觀.每爲推重五臣.正自有心.何體.不知爲僞.善注.固難曲意彌縫.西谿叢語.摘其注揚雄解嘲之非.野客叢書.駁其敍王融世系之謬.他如西都之龍興虎視.東都之乾符坤珍.觸處都非.指不勝屈.豈若善注之實事求是.疏通證明.援四庫之精華.供千秋之沾溉乎.惜乎蕭該許淹之音.僅存目錄.何罔、陸許之作.無關本書.章句定論.越哉.不出明人之積習.爲注約注.論注.祇供鄙陋之流傳.又有明劉節之廣文選.眞僞洞淆.湯紹祖之續文選.體裁踳駁.反離騷、反反離騷.本爲多事.廣文選删、廣文選.更覺不倫.舉凡俗學之支離.均屬選樓之下乘也.

對策卷五

問.意匠司契.鋪條抽妍.學徵其實.文運乎虛.之者矣而.焉哉乎也.雖三尺之童.皆可指焉而盡識.而六經之作.不能離此以成文.溯厥字原.廣其音訓.爾雅之附.是其根與.說文爲詞.乃其解詁.爲是爲於.爲花爲變.或連姓以著名.或木父以屬子.者這古俗之制.已矣離合之殊.而之即如.讀經夥見.哉之注始.取義有由.焉也實首尾而非音.虖呼別形聲而同義.至若之爲芝艸.而爲頰毛.者爲小渚.焉爲鳳鳥.迺指事象形之始.在雨粟鬼哭之時.又如者歸白部.哉與才同.謂焉是夷.訓哉曰載.皆許文孫反之先聲.亦毛傳鄭箋之古義.夫釋詁一書.初哉居首.周郎千字.乎也終篇.會意諧聲.不外六書之旨.探虛實有.請道小學之章.

粵自方策旣陳.訓詁斯尙.文章結構.虛實相生.實字其形體.而虛字其性情也.是以語小則試白公于三歲.識之無.語大則說堯典數萬言.宋明粵若.溯文原於易象.大都也字收聲.陳列國之風.詩.半閒兮、等斷句.蓋以文代言.取神必肖.上抗下隊.前輕後軒.實非求是.有所憑依.虛字稍乖.不能條達矣.爾雅.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廣雅.曰、吹、惟、飄、每、雖、兮、者、其、各、而、烏、豈、也、乎、些、只、詞也.說文.爾、詞之必然也.介、詞之舒也.余、詞之舒也.哉、言之閒也.曾、語時不曾也.各、異詞也.只、語已詞也.皆、俱詞也.者、別事詞也.矧、詞也.曰、詞也.曶、出气詞也.乃、曳詞之難也.粵、亟詞也.寧、願詞也.兮、語有所稽也.乎、語之餘也.于、於也.粵、于也.平、語

平舒也.矣、語已詞也.吹、詮詞也.凡、最括也.按說文所謂詞者.方是虛字.若爾雅、廣雅所釋.則雜出假借矣.夫之本訓出.其本訓.蓋爲陳樂.惟爲凡思.雖爲蟲名.烏爲鳥名.然爲燒物.而爲頰毛.且之爲薦.與之爲黨.是皆以實爲虛.若夫余之爲我.哉之爲始.習之爲芻.寧之爲甯.是又以虛爲實.又若諸而爲如.又轉而爲柰.以乃爲柰.柰又轉而爲那.變動不居.難以槩論.舉其大略.凡數十端.曰發詞.如夫、蓋、緊、惟.是也.曰頓詞.如也、者、矣、乎.是也.曰疑詞.如乎、哉、邪、與.是也.曰急詞.如則、即.是也.曰緩詞.如斯、乃.是也.曰設詞.如雖、縱、假、藉.是也.曰斷詞.如信、必、也、矣.是也.曰僅詞.如稍、可、略、只.是也.曰幾詞.如將、殆、僅、或.是也.曰專詞.如第、惟、獨、特.是也.曰別詞.如非、乎、若、乃.是也.曰纖詞.如爰、乃、于.是也.曰承詞.如是、故、然、則.是也.曰轉詞.如然、而、抑、又.是也.曰眾詞.如唉、咄、然、否.是也.曰總詞.如都、凡、無、慮.是也.曰歎詞.如嗚、呼、噫、嘻.是也.曰餘詞.如兮、只、能、了.是也.曰極詞.如殊、絕、甚、悉.是也.曰或詞.如假、令、容、有.是也.曰原詞.如向、初、前、始.是也.曰複詞.如其斯、以、爲.是也.曰偁詞.如固、然、洵、誠.是也.曰擬詞.如譬、彼、猶、若.是也.曰到詞.如及、可、數、乎.是也.曰互詞.如或之、爲、言.是也.曰省詞.如不曰、不顯.是也.曰增詞.如焉、耳、乎、哉.是也.曰進詞.如況、乃、矧、可.是也.曰覺詞.如畢斯、而、已.是也.他如矣之爲已.虖之爲呼.歟之爲與.爾之爲耳.雖異形而同意.又如適之爲這.麼之爲麼.祇之爲秖.邪之爲耶.皆流俗之剩文.夫爾雅三篇.以初哉首基爲始.童蒙千字.以焉哉乎也而終.詩云子曰.理本無窮.者也之乎.俗堪其論.子雲釋別國方言.當不獨問以奇字.相如著凡將小學.或亦如賦託子虛.行將作釋詞.附諸雅訓.茲焉因對策.發其大凡.

問.舉士試策.昉自漢廷.發策決科.記於揚子.皆對揚之實用.而致治之大端也.江都舉賢良文學.對策凡三.公孫弘應詔大常.擢爲第一.東京以後.李子堅之策災異.周宣光之對災傷.條論鴻文.具見本傳.唐始以時務、經史分條.寖以靡矣.然而司戶陳言.登科顏汗.三復其語.千載可師.沿而至宋蘇子瞻擬進士御試一道.以及策略策別之作.子由君術、臣事、民政.諸篇悉關朝宇至計.故曰蘇氏之文善于策.留心經世.宜服膺也.於所標舉.盡縱言之.

釋名云.策.書教令于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按說文.策訓馬箠.古人借策爲册.故釋名以驅策言之.夫平居憂天下之事.對揚當世之務.策者.士之拜獻.先資也.唐虞敷奏以言.尙矣.三代以來.人之所以謀及乃心.咨爾有衆者.惟設科之策耳.揚子法言云.將以發策決科.然策非所以求此名也.問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害.欲其有裨國鹹也.曰之以敢言.備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志于世則已.苟有志焉.正可陳要害之言.發激昂之氣.烏庸計較得失.不敢盡言.以虛應世望哉.漢之對策.始於鼂錯.文帝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自後董仲舒、公孫宏皆以策舉也.漢武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而仲舒以賢良對策.上善之.元光五年.復徵公孫宏至大常.上策天子擢爲第一.然論者求其有關天下之大計.無愧切時之讜言.則仲舒上策也.方武帝即位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策.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民之言.其有從於上也不少.彼公孫則涇水旱以獻諛.較之天心仁愛之意.孰多乎哉.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李固對策.順帝覽其對.

多所納用。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詔舉以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舉對。因召見。此皆守正不阿。清公亮直者也。它如蔡茂之對策高等。趙典之對策爲諸儒表。亦備命世之才。然考漢時對策。已有評說是非者。後漢徐防傳。防上疏曰。伏見大學。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按五十難。卽後世五策之所由起也。晉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而郤詵對策爲天下第一。後更延羣士。廷以問之。阮种策擢第一。宋書文帝紀。策試諸生。凡五十九人。答問多可采覽。齊書謝超宗傳。詔令史騶峯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以爲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脩。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恆文弗奇。梁書孔休源傳云。州舉秀才。大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尙此。可謂後生之准也。南史袁憲傳云。策試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北史杜銓傳云。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一人。又儒林傳云。齊制。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通經者。惟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又温子昇傳云。熙平初。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唐書選舉志云。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按唐時以策著者。始於裴垍。然終唐之時。當推劉蕡第一。蕡傳云。大和元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策官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被選者二十三人。皆冗娓常務。類得優調。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今觀蕡策。力攻藩鎭之強。指斥閹寺之禍。勁气直節。凜凜逼人。迥出牛僧孺、元稹、白居易之上。夫憲宗元和之際。正強藩逆閹橫行時也。僧孺之言法令詔令。與蕡之攻藩臣。爲何如。稹之論通經設科。與蕡之排閹寺。爲何如。居易之條貞觀開元禮樂。與蕡之讜謹。始又何如。嗚呼。舍腹心之疾而論皮膚之患。君子謂之不知務。而蕡策固下第。試官唼服。同罷厚顏。公道尙在人心也。宋之試策有二。曰制科。曰進士。蓋循唐制所謂策試。特施之制科。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請。所謂制科者。已罷策試耳。然名公碩望。輩出兩科。皆得其人。尤以蘇氏軾、轍弟兄爲最。軾之御試制科策。反復詳明。議論切中時弊。災異數言。使人毛骨聳動。又擬進士策一道。凡數千言。及策略策斷之作。指陳時勢。剴切言之。轍皆言倣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以所作視之。雖古人復生。亦當折服也。轍之君術、臣事、民政諸篇。崇論閎議。如臣事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皆時弊目擊韓富數公之敝。不覺慨慷言之。又云。任將之術。在擇之得其人。而捐兵以與之。是誠有宋之金鑑。故曰蘇氏之文長于策也。

問。科舉沿革。名皆靡殊。秀才舉人。明經進士。名於何昉。將與今同。一門數秀才。爲榮者何人。鄭賁不第再舉者何制。殿試始不黜者何代。唐後四門之舉。宋制三舍之等。明立積分之法。其例若何。或一榜盡賜及第。或通場不錄一人。謄錄搜檢之密。分路取中之寬。各占本經。別考回避。事有由濫。語不相沿。至于宗室在位。皆舉何時。漢之高才爲某。唐之舉首爲誰。若有宋之世。玉牒尤繁。賜及第者何人。試經義者何取。考尋其制。爲臚以對。

取士科目。昉于成周而備于兩漢。周禮天官小宰。皆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於上。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

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至進士之名。見於禮記王制。而秀才之目。改於光武中興。漢書元封五年詔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是也。大唐新語云。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至秀才甚難得。唐書職官志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又杜正倫傳云。一家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又張昌齡傳云。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秀才之目。舉進士者所不敢居。非若以生員爲秀才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云。與袁修在尙書簡試舉人。非若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孝廉者、辟舉之目。非若以舉人爲孝廉也。明經一科。唐時與進士並取。宋初能而始復。非若以貢生爲明經也。進士乃諸科之一。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非必已登科爲進士也。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唐志取士之科有俊士。開元七年。敕通一經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宋史元豐二年。詔定大學條制。爲大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置外舍生、內舍生、上舍生。至明又立積分之法。詒謀錄云。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自張元以積怨降元昊。爲中國患。于是群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册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上試懷才抱器舉人。敕曰。闕於聚學。爽可登科。並放吏習學。是通場皆下第也。玉海云。宋淳化崇政殿試。又爲糊名之制。景德四年。陳彭年詳定程式。又建糊名法。祥符四年。始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卷付吏錄本。命京官校對。是時晁迥等詳定禮部貢院條制。試日。禁挾書。明史。洪熙元年。禮部奏定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一卷爲中卷。石林燕語云。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托也。熙寧以來。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漢書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玉海。漢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高才進對。唐宗正歲遂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胱、皆爲舉首。唐中宗詔宗室業成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又李麟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宋皇祐元年。叔詔進所爲文。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仁宗曰。前此未有。五年。詔宗室通一經者試之。元豐二年。詔以經義論試宗室。叔嵓賜出身。四年。汎之等祕閣試文論。六年。令絲等祕書省試經義。依解省皆七人取一。舊熙中。詔省試十人取一。宣和六年。宗室始十人五等。此宗室科名大凡也。

問。分職授政。理世所資。邃古以來。各紀其瑞。雲龍水火之官。服虔詳考名職。五雉九扈之屬。賈逵統舉牧司。上世官名。猶有表見。大昊九庖。軒轅四史。大醫以主方藥。四監以合秩劑。堯有田師、木工、射官、弓正。謂者、大理、大尉、封人、掌廣、宗官。非出正經。或出後世。舜典旣命百官。書傳別指八伯。何與夏之車正、遒人、水官、農率、商之司正、牧守、御門、守藏。皆有職司。何所考證。周六官以降。唐六典以前。百官五曹之類。品令要錄等編。具有成書。試詳目錄。

上古之世。草昧初開。設官無幾。命名從質。左傳郯子對問官。正義引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

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傳又云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正義引賈逵云西方爲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雒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驅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按服說與應劭注漢書同賈說與樊光注爾雅同要皆有所本正義以爲不經過矣至上世官名崔寔政論云大昊之世設九庖之官拾遺記云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張揖漢書注云岐伯者黃帝大醫屬使主方藥通典云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淮南子云堯命稷爲大田師列仙傳云赤松子堯時爲木工月令正義云羿爲堯時射官唐書宰相表云青陽氏弟浙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後漢志注引荀綽百官表云謁者乃堯之尊官管子云皋陶爲李說苑云皋陶爲大理月令正義引中候云舜爲太尉通志云庾氏堯時掌庾大夫鄭注周禮云宗伯堯典秩宗秩宗官又主鬼神是大傳云自羲和後分置八伯左傳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行人之官國語云冥勤其官而水死注冥爲夏水官夏小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畯也淮南子云

成湯有司直之官後漢書云季歷克無余之戎大丁命爲牧司莊子云湯得其司御門尹史記云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吏自周以降漢晉敍傳云漢有百官箴又藝文志云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隋志云漢官解詁三篇王隆譔胡廣注漢官儀十卷應劭譔漢官典職儀式二卷蔡質譔又百官表注引漢官名秩簿後漢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名秩又引晉公卿禮秩中興書曰云東漢百官表一卷不知作者隋志云百官表注十六卷荀綽注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徐宣瑜晉官品一卷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亡又云齊職儀五十卷王珪之譔宋職官記九卷職官要錄三十卷梁陶逵藻譔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五卷又三十卷晉志引魏品令後魏禮志引晉官品令後魏書又云太和十五年定官品作職員令二十一卷行之唐志又有魏官品令一卷凡此皆在唐六典以前也

問律累也令領也制字之始微義可思後有作者稍加密矣雖衣異服之示畫地刻木之風庶求之三代以上乎舜典明刑皋陶造律其遺文猶有所存否夏有正刑商有獻令左氏所謂禹刑湯刑古人以爲孰得孰失周官有三刺三宥三赦五禁六約八議八成成誦在胸試縱厥目管仲之七法箕子之八條鄧析之竹刑屈原之憲令至李悝法經而名類以分體例何若凡此皆炎漢以上蕭何之前善讀書者兼讀律焉有所發明務爲詳著

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管子云黃帝治天下置法而不變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淮南精神訓云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法黃帝治天下法

令明而不闕釋詁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之命官先教養而後及于刑于是命皋陶作士按此皆三代以上律令之原也若考三代遺文甘誓云威侮五刑左傳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法言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周書王會篇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又書康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正義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按此言是矣然周之法令皆始于文王左傳稱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公羊傳亦言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自周公作周禮而法於是大備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閭司約掌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之約次之大約劑書宗彝小約劑書丹圖士師掌士之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辟按此周之盛時所用其後穆王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故左傳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極言其流弊也厥後列國亦自造刑管子云周鄭之禮移則周律廢矣又七法第六法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按此七法之目也漢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民以禮義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是以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今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師古曰八條不具見左傳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史記云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它如左傳襄九年宋使樂遄庀刑器注刑書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七年楚芋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此列國之刑也晉志云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譔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此漢律之原也

對策卷六

問。天子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具詳。崔靈恩謂唐虞二十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王通謂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其說各殊。孰爲定論。出必以四仲月。亦有義歟。歸格於藝祖。所謂歸者。歲四嶽而歸。抑時一歲而歸。格於藝祖。何不及禰。行造乎禰。何不及祖。周禮六官。巡守有事。土訓、誦訓、職方、土方、大師、大馭。掌舍、巾車、校人、司市、司儀、大行人。各帥厥職。試按其文。祝宗之璋瓚三等。覲禮之方明三成。凡說禮者。一詳言之。

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注。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正義。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及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義。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巡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讓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者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今按通典引崔靈恩禮注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又云。唐虞二十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皆與鄭注相發明。若王通云。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無論當時無五嶽之名。且一歲徧巡。尤爲非制。此作

僞者心勞目撫也。出必以四仲月者。白虎通義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逾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歸格于祖禰。正義引鄭注尙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假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何待既云巡守四嶽。既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祖禰。尙書作藝祖。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白虎通義引書作祖禰。說文示部無禰字。有者字林所加。疑古本作藝。或作昵。爾雅云。昵近也。高宗肜日云。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是書言考廟及祖廟之明證。孔傳訓藝爲文。失之矣。至王制下文造乎禰不及祖者。白虎通義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周禮六官巡守時所有事者。地官土訓、誦訓並云。王巡守則夾王車。春官大史執同律以聽軍聲。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夏官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犯軷。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土方氏掌土圭之法。王巡守則樹王舍。秋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儀。以親諸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王制又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注。圭瓚。鬯爵也。正義。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則用璋瓚。故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瓚。始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是也。覲諸侯。正義。覲禮云爲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述。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亦爲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

問。田獵之制。以講武肄禮。古重舉之。易偁王用三驅。禮言一歲三田。覈王制、國語、公羊皆曰三田。而左傳、穀梁、爾雅則云四田。數以爲異。名以爲殊。周禮。四時田各有主。用鄭注。大司馬何不釋蒐。夏小正十一

月王狩。月令季秋以田獵。或疏其失。孰得其宜。不合。闕不掩羣。以廣仁也。周書紀武王所獲。甚于風毛雨血。何邪。春秋皆狩者幾。蒐者幾。成有岐陽之蒐。石鼓或出其時。乃有謂文王時物。有謂宣王時物。有謂秦始皇物。有謂宇文周物。言古文者。其臚斷之。

古天子諸侯田獵。所以除田害。供祭祀。簡士衆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馬氏依王制爲說。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按王制與國語、公羊傳皆合。與周禮、左傳、穀梁傳、爾雅不同。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難穀梁也。又釋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皆以經爲正也。又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守取之。無所擇也。按鄭不擇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曰。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月令云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以田獵。以習五戎。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鄭注。凡

田之禮，惟狩最備。按說者謂與小正不合。夫秋冬皆有田獵，月令所言，自與小正不相倂也。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賈誼書亦云，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而逸周書世俘解言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甚于漢賦所謂風毛雨血者。據孔晁注，武王克殷，遂總其國所獲禽獸，然則與孟子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可以相證也。春秋書狩，桓四年郎，莊四年禚，僖二十八年河陽，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凡四。書蒐者，昭八年紅，十一年比蒲，二十二年昌間，定十三年比蒲，十四年比蒲，凡五。左傳昭十四年，楚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正義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于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又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成王之蒐于岐陽甚著。故石鼓之作，皆指此時，或以爲文王，則因始遷于岐，或以爲宣王，則因車攻、吉日之詩，或以爲秦始，則以其多刻石。然其都皆在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閒。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漁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閒，其時尚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且詞亦與車鄰、駟驖、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燕樊天子、來嗣王始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金在平、馬定國斷以爲宇文周物，固無實據，或又指爲周武帝時，皆非也。

問。虞書同律度量衡，漢志黃鐘根本萬事起數之法何若。古以百二十斤爲石，今以十斗爲石，是權通乎量也。古析寸爲分，今積龠亦爲分，是度通乎權也。古五度有引而今無，權有鈞而今無，量之龠變而勺。權之銖變而錢，何以計，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何以分，漢用黃金，何以論斤，變用銀，何以獨盛，唐之錢何以最多，開元錢之稱何時而始有，字僞黃金之有律也，銀之有鐵胎也，錢之有鉛錫也，其數之有足陌短陌也，史所記者，考其詳焉。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審法度，月令曰，同度量，平權衡，所以齊民情，利日用也。漢志，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起于黃鐘之數，度者，分、寸、丈、尺、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有八變之象也。按古以百二十斤爲石，制祿之數皆用量，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如百石、千石之類，穀長十斗，飲酒一斗一石，移權于量，今以十斗爲石所由起也。古析寸爲分，說文，寸，十分也，孫子算經，十分爲寸，自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移度于權矣。古五度有引之名，爾雅曰，引，長也，權有鈞之名，孟子曰，舉百鈞，自史記封禪書言神明臺度五十丈，晉書成帝紀言力人能舉千百五斤，不曰引曰鈞矣。量

之龠變而勺，古龠勺字通用，玉篇，籥一作龠，是也。權有銖之名，漢軹家釜銘重十九斤九銖，又甗銘重四斤廿銖，唐書，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所謂二銖四絫，即此一錢之重，後人遂十分其兩曰錢矣。漢書貨殖傳言黍十大斗，是已有大斗之名，但用以量麤貨，至隋而度量權制一變。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隋志，大業三年，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也。漢食貨志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不過今時銀價之半，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蓋輕金故也。唐之開元，先有錢文，後有年號。馬永卿曰，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非、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通典云，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按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也。自古鑄錢惟一面有字，明天啟大錢幕有一兩字，崇禎錢有斤工等字。僞鑄有律，漢孝景中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棄市，唐大和三年，依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蓋自晉已然。隋書食貨志云，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至末年以三十五爲百矣。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金史食貨志云，民間八十爲陌，爲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陶岳泉貨錄云，閩王審知鑄大鐵錢，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銘勵，董穀碧里雜存云，國初至宏治皆行好錢，正德時京師交易者倂錢爲板兒，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既而南方亦行板兒，好錢遂閉不行。按今京師猶有以二折一之例，呼爲小錢，其大錢呼爲老官，板兒即銘勵之遺制也。

問。古者務農重穀，爲之立官，以授時勸相，蓋甚愼也。少皞九扈，分職可稽，舜曰后稷，播時百穀，官何以啟名后，稷何以獨舉稷，稷本周棄，亦備農師，夏有農率，見于何書，周有田畯，名于何取，漢有宜禾都尉，稍用使者，耤田令、好農使，至力田與孝弟同置常員，而諸州皆有田正，其制若何，晉夫微矣，名臣或出其中，其栽木傳，尚舉其人，魏典農有校尉、中郎將，時居其官，唐驗官有屯田使、勸農使，制置何地，講求掌故者，對其沿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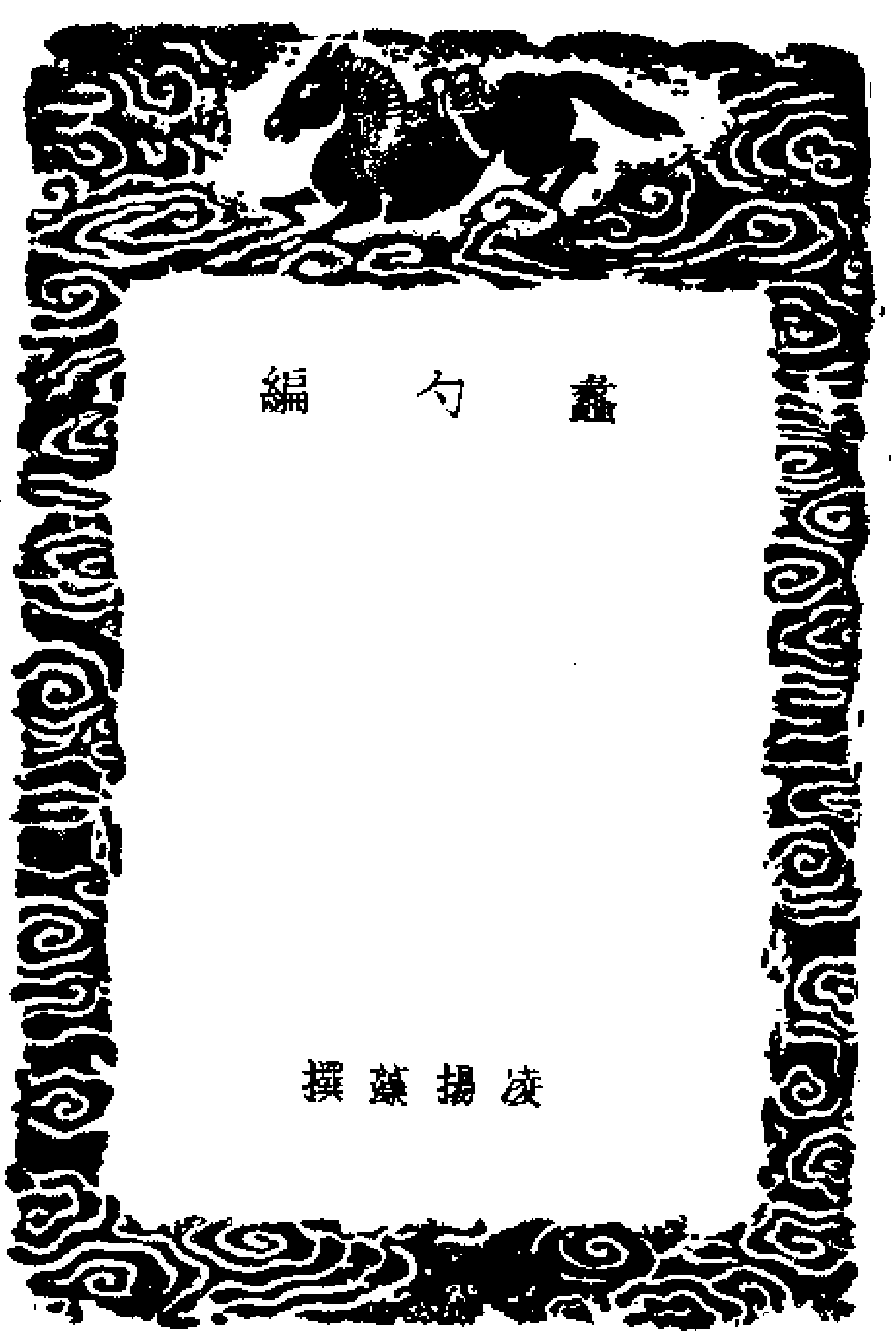
古之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務本重農，所以足國裕民也。左傳，郯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于鳥。又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正義引賈逵之注，九扈甚詳。虞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正義，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應劭漢百官表注則云，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史記周本紀云，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帝堯聞之，遂舉棄爲農師。夏小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畯也，詩云，田畯至喜，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書百官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武帝更

名大司農屬官有耕田令丞.又有稻田史.見溝洫志.又宜禾都尉.稻農左長.見漢印.漢書文帝紀.十二年.
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以戶
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率意道民焉.續漢百官志云.凡州所監.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凡縣諸
曹掾.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又其鄉小者縣置鄉嗇夫一人.注.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蓋漢時
嗇夫之卑.猶得自舉其職.故延爰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鄭康成少
爲鄉嗇夫.俱見本傳.通典云.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大始二年.罷農官爲郡縣.後
復有之.隋煬罷典農官.通考云.淳化二年.置諸路提典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天禧初.
加勸農使.改提點刑獄勸農使.至元時.乃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耳.

問.衣冠既備.蠶織遂興.大輅椎輪.增華踵事.考六經之文.言者縞紵.時者絺綌.美者錦繡.儉者布帛.稍見
禮祀.練見周官.其餘綵纁紺緅緇素.皆以色言.不舉其質也.秦漢以下.始有縑紈綺縠.西京有華綾.鄴
注有白絹.名與今同.典墳其數.然而急就注以紵爲未成布.方言以綾爲布之精.義復不同.則又何說.
綱訓綱繆.紬訓紬繹.羅訓綱羅.緞訓履帖.今所行之字.殆假借通用.與見于爾雅.著于釋名.臚于急就.
注于說文.素所考校者.悉爲指陳之.

上古艸衣卉服.被鳥獸羽皮.後世聖人.治麻絲以爲布帛.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爲章采.以成服焉.
禹貢云.厥篚織縞.又云.厥貢漆枲絺紵.說文.縞.鮮色也.紵.枲名.細者爲絟.麤者爲紵.詩云.爲絺爲綌.鄭箋.
精曰絺.麤曰綌.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秦策云.錦繡千純.急就篇.錦繡縵紽離雲爵.注.錦.織采爲文也.
繡.刺采爲文也.釋名.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繡.修也.文修修然也.說文.錦.襄色織文
也.繡.五采備也.孟子云.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釋名.布.布也.布列衆縷爲口以緯口成之也.又.太古衣皮.
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帛法.使民盡用之也.說文.布.枲織也.帛.繒也.玉藻云.絅衣以裼之.鄭注.絅.綺屬也.
說文.絅.生絲也.周禮染人云.凡染.春暴練.鄭注.練其素而暴之.釋名.練.爛也.煮使委爛也.說文.練.湅繒也.
至于綵纁紺緅緇素.皆言其色.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郭注.縓.今之紅也.纁.絳也.說
文.緅.帛赤黃色.纁.淺絳色.論語云.君子不以紺緅飾.鄭注.紺緅.紫之類也.說文.紺.帛深青揚赤色.考工鍾
氏云.五入爲緅.六入爲緇.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
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按說文無緅字.有纔字.云帛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疑即緅字.又緇.帛
黑色也.素.白致繒也.釋名.緇.滓.泥之黑色者曰滓.此色然也.素.朴素也.已織則功用不復加功飾也.練.今
之縑.絲細.釋名.縑.兼也.其絲細緻.兼于布絹也.說文.縑.并絲繒也.紈.即今之輕光絹.釋名.紈.煥也.細澤有
光.煥煥然也.說文.紈.素也.綺.即今之華文綾.釋名.綺.欹也.其文欹斜.不順經緯之縱橫也.說文.綺.文繒也.
縠.即今之縐地紗.釋名.縠.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視之如粟也.說文.縠.細縛也.西京雜記云.霍光妻遺淳于
衍散華綾二十五匹.綾出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天官內司服云.素沙.鄭注.今之白縛也.釋文引聲類.
縛.今紗絹.按古無紗絹字.止作沙縛耳.急就篇.絡紵縕枲裹約纏.注.織紵爲布及疏之尉也.方言.東齊以

布帛之細者曰綾.按織紵謂以紵麻織之布亦有文.故以綾比之.說文.綱.綱繆也.紬.大絲繒也.字林.紬.引
也.按此又借帛名它用也.說文.緞以絲晉爲也.緞.履後帖也.重文.緞或从糸段.今皆借爲帛名也.



蠡勺編目錄

卷一

三易　連山坤乾
歸藏卦名　歸藏木蓍筮
乾坤之策　參伍錯綜
揲蓍求卦　乾九三不言龍
亢龍有悔　女子貞不字
即鹿无虞　師貞丈人吉
大有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遯亨小利貞　肥遯无不利
明夷　睽次家人
君子以正位凝命　渙亨王假有廟
高宗伐鬼方　坤爲虎

子夏易傳　周易衆正
今本義非舊卷次　易圖
圖書原本　先天養生家說
宋儒圖書傳述　惠半農論易

卷二

古文尚書　書序
孔安國尚書序　曰若稽古
平秩南訛　殛鯀
二十有二人　堯舜之禪
合止柷敔　三江
九江　商邑五遷
夢帝賚予良弼　微子
古武成　洪範九疇
洪範皇極　五福不言貴
金縢　康誥
酒誥梓材　予其殺
君奭非文王子　君陳
顧命　書義亂于史遷

卷三

詩序　韓魯詩序
詩文同異　詩篇別名
三百篇無淫詩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兔罝　采蘋
吉士誘之　邶鄘衛
匏有苦葉　西方之人兮
叔于田　寺人之令
蒹葭　陳風化于太姬
檜風　東山

如月之恆　　笙詩篇次
桑梓　　角弓之六章
姜嫄　　泮宮非學
實始翦商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詩義我中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卷四
春秋襃貶之例　　春秋時月皆周正
三傳五傳　　吳楚不書葬
矢魚于棠　　申國對命名
鄭伯突出奔蔡　　絕不爲親禮也
甲午治兵　　太伯不從
用致夫人　　公子賦河水

舅犯解夢　　魏輒附策
作邱甲　　襄疾不洩君命
火水妃也　　冬十月壬子猛卒
公子郢不當亂國　　作傳左氏無所考
左傳不皆可信　　杜氏集解之謬
左傳補正　　國語非左邱明撰
史裁偏于國語　　公穀源流
穀梁非子夏弟子　　戰國策
卷五
周禮　　周禮未盡之旨
周禮奇字　　周官有可并省者
冢宰　　鹽人
會男女奔者不禁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以國服爲之息　　九夏
其浸菑時　　束矢鈞金
肺石　　壺涿氏

立宮前疾　　考工記
輿馬謀與人謀　　王許非論周禮
儀禮傳通　　漢初無儀禮之名
漢志稱士禮之誤　　敖氏集說之非
儀禮鄭註句讀　　毋加環
奏稽首　　儀禮中自有禮記
卷六
戴記源流　　大戴錯亂煩冗
小戴採摭之雜　　禮記纂言
獻田宅者操書致　　子游論踊
元日元辰　　菅棄秀
武王之歲　　成王幼不能涖阼
內則非禮經之旨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南風之詩　　宋音燕女溺志
商齊　　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大夫適士官師廟　　司命
中庸由乾卦得來　　葉公之顧命
魯鼓薛鼓　　明德可盡大學之義
樂經　　聲樂之用不皆可解
卷七
石臺孝經　　古文孝經
孝經非孔氏之舊　　論語纂成之書
論語古今文之異　　何氏論語集解
述而不作　　從先進
孟子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孟子外書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爾雅名義　　爾雅逸篇

大山宮小山嶽
經典釋文
開闢元始
巢父許由
太公之壽
霍山爲南嶽
讖緯
帝王世次
帝乙
召公之壽

卷八

史記
史記亡佚
史記去取失當
周本紀佚共伯和
漢家不知所祖
漢封王子
禮書
趙世家存孤之疑
衛霍天幸得侯
汲長孺第一流人
袁盎之隙
伍被之過可原
史記編次
近本史記之誤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義帝不立紀
昭靈夫人
漢舉孝廉
管蔡世家
淮陰侯列傳贊
賈誼所遇相左
公孫宏開東閣
甘陳之功
貨殖列傳

卷九

前後漢書得體要
古今人表
溝洫志
劉向宗室之純臣
莽大夫
樓護不當入游俠
黃叔度眞儒者
期功疑去官
黨錮
諸侯王稱元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廢昌邑王
梅福風節
師丹議定陶典禮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漢人重師說
三年服無定制
東京節義壞於曹瞞

蔡邕忘漢爲逆
前後漢紀
班范皆失實
漢以曹名官
史記漢書外戚
班書詆譏忠節

卷十

三國志
夏侯與諸曹合傳
蜀志先主傳
曹魏受禪
仲達奸過魏武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五行志
晉不徙戎之誡
以牛繼馬之誣
陶潛傳
裴松之註三國志
管幼安古之逸民
後主任賢之誠
帝蜀不始紫陽
晉書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官品占田之制
王導非純臣
祖逖劉琨陶侃溫嶠
淵明非陶侃曾孫

卷十一

兩晉雲擾諸國
慕容恪王景略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高祖晉之曹操
齊書
齊書類敍法
梁書文倣班馬
象敍六朝之冠
陳高祖政尚寬簡
北魏
崔浩國書
始用士人爲縣令
北周
雲擾諸君多文學
慕容廆張茂段匹磾
宋書立傳太少
諒陰生子
齊書原本
通鑑無鬱林紀年
梁書編傳失檢
陳書隱諱
南北史
高允清介
北齊
北齊後主
北周制度近古

宇文護自衞　西魏北周不建號
卷十二
隋書　隋書十志
隋處周陳之異　大業十四年
隋為南北朝結局　竇建德有王者度
李密每失事機　徐文遠和詩
唐創業起居注　新舊唐書
舊書藝文志之雜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書告成之難　唐書糾繆
府兵原委　節度使始末
太宗念切賢臣　館修將相陪陵詔
秦王破陣樂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李衛公告狀之誣　房杜相濟有成
平高麗　薛仁貴免死除名

卷十三
武后本紀之非　武后改月之謬
武曌狠于呂雉　綱目用武后紀年
石淙倡和詩　帝在房州
狄梁公亦邀天幸　孫之翰論改元
姚宋不當並稱　李長源近張子房
將相廚食之侈　左右教坊
睿真沈后傳之謬　劉蕡策切過江都
唐年補錄　晚唐氣節
唐都會盛衰　唐餘錄
梁唐晉漢周書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有可議　沙陀亦唐末之賊
劉知遠殺李從益　郭崇兒殺趙匡子
王朴言平宋乃驗　吳越世家

綱目書劉仁贍　後蜀石經
卷十四
宋史新編　吳越納士
不取燕雲之誡　孝章皇后之殯
崇政殿說書　宮觀使
韓范用兵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神宗哲宗實錄　道學傳
背嵬軍　流民圖
元祐棄邊　元祐黨籍
崇寧鑄鼎　張柔直諷諫
北狩行錄　偽立楚齊册人
昭慈太后手詔　劉豫事迹
徽宗之喪　金葬欽宗
卷十五
南宋書　和議
南北宋任相之驗　陳遘非忠義

文山無歸故鄉語　南都事略
遼史　遼卽契丹
遼宗人多習文學　海陵都燕
金史世宗本紀　金史食貨志
金人南遷錄　金元國號
元史　錢宮詹論元史
元史五行志　明宗文宗寧宗本紀
羊皮聖旨　蒙古官名
庚申外史　順帝本瀛國公子
卷十六
明史　革中書省廢丞相
明代服制非古　明代刑制非古

明代宗室之祿
明代土司之制
明代農商之別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明初功臣
常忠武功高命舛
鄉兵僧兵
狼兵苗兵
通天諭寄
燕兵僭名齊黃
楚字定燕王之罪
遜國
革除
仁宗不出建庶人
內書堂
三楊不去王振
復辟
東陽不當被訾議
王文成將略
湛孔修勸行通喪

卷十七
大禮
廷杖
東林氣節
海忠介子孫
熊經略被刑
打事件
袁督師殺毛文龍
黃太沖白冤
崇正遺錄
懿安皇后之誣
南都防亂揭
傳疑錄
牧遊生知兵
明季門戶之局
明季貪黑之風
通憲不尚奇節
綱目許死節之別
綱目黜更始
尹氏發明多迴護
王止菴論讀史
史筆之謬

卷十八
國朝班爵之始
國朝冠服之制
文武品官冠服
命婦冠服
士民吏役冠服
鹵簿儀仗
大駕鹵簿圖
京職儀衛
直省品官儀衛
命婦儀衛

卷十九
禁內侍入班行禮
恩卹前明藩王
平定三藩
伐西藏
破青海
征廓爾喀
平臺灣
西藏撫地之建

卷二十
古三墳
本草經
陰符經
山海經
周髀經
九章算經
鬻子
管子
孫子
老子
孔子家語
晏子春秋
列子
莊子
文子
子華子
公孫龍子
墨子
鬼谷子
孟仲子
於陵子
荀子揚子
孔叢子
新序

卷二十一
方言
釋名
論衡
白虎通
水經註
參同契
世說新語
文中子
編珠
女孝經
通典
通志
虎鈐經
皇極經世書
小學
家禮
明本釋
孝慈錄

砭狂錄　三字經
金石語書　鐘鼎款識
卷二十二
楚辭　楚辭集註
龍岡楚辭說　九歌九辨
卜居　大招
蔡中郎集　建安七子
嵇中散集　陶靖節集
庾開府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元白長慶集　柳仲塗集
東坡集　致堂斐然集
玉臺新詠　鼓吹集
谷音　文不貴多
酒德頌　五柳先生傳
閒居賦　討武曌檄
上裴長史書　祭田橫墓文
蘇氏族譜亭記　塞碧翠記
卷二十三
古人文亦多所本　五代史文所本
劉召美試論所本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洪文敏奏疏所本　文失是非之心
四六文　尺牘
古人詩不嫌相襲　詩有別才
妙在形似之外　龍蛇歌
魏晉以下人詩　百一詩
蘭亭詩　鍾氏詩品之謬
李太白詩誤　杜牧之詩誤

溫飛卿詩誤　陸放翁詩誤
題雅詩　馬嵬詩
赤壁詩　九僧詩
海忠介登科錄詩　歷代詩派
樂府　詩餘
寄吳漢槎　商家林店題壁詞
卷二十四
倒用成語　反用字義
兩韻通押　偶句
集句　反切
今韻非沈約本　串字平聲
十字平聲　查為在之轉聲
委蛇字變體最多　以廿為念
古文奇字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漢隸之失　真書
別構異體字　諸自製國書
劉表發飛音書　唐太宗書
淳化閣帖久失眞　右軍小楷帖
宣和書譜　中鑑賞品
書畫肥瘦之辨　印章
卷二十五
名教　流品
士氣　士習
古今取士　經義取士
諸生　生監巾服
貢監　貢生之別
廩增附學之別　廩生餼糧
進士題名碑　博學宏詞科

武科　武科廷對
特奏　女神童女學士
俸祿　入粟補官
假年冒籍　銜繁疲難
吏胥　由單款式
明代以來丁口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卷二十六
治河　海運
西北水利　東南水利
粤東水利　任地
溝田　鹽政
銅政　錢鈔年號
華亭義米　粤海米船
卷二十七
姓氏　公羊穀梁氏
相里氏　朱邪氏
郭姓號之轉遂　苻與符姓不可混
三字姓　釋氏
東漢少兩氏名　一字字三字字
別字別號　避諱
生諱宗諱　臨文不諱
五服爲行　姓甥
猶子　封贈
贈抗節者祖父母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貴不加親之誤　誥敕
諡法　特諡私諡
婦人諡　關壯侯定諡神武
孫鄂王定諡忠武　明季諡用神號

卷二十八
漢學　道學
濂谿不以賢自命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朱子之學所得　朱湘陶論朱學
朱陸異同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衞道之力　李敬齋論性
姚江學案　陽明釋毀錄
康齋聖門之選　白沙曾點之流
白沙出處合于道　碧玉非聘白沙者
敬門之學　慎獨圖說
錢子仁論學　邵青門論諸儒
卷二十九
孔聖諡號　避孔聖諱
孔聖世襲　孔廟百石卒史
文廟祀典宜釐正　祭古聖賢
三皇廟　女媧廟
上帝　三清
魁星　西王母
神女廟　關神武廟
梓潼之神　天妃
華光神　城隍
家廟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影像　墓祭
古墓祭用寒食　前代陵墓守戶
卷三十
天子宗法　親王班次
太子世子　大喪儀
大行　遭喪不祭

矯情之非　喪非之惑
喪事鼓吹用夷禮　師友心喪
子執出家父母喪　僧道制服
度牒　問僧道官
張眞人賜號　巫覡自僭名號
女巫　三教
天主教　毀淫祠

卷三十一

古算器　珠算
楊輝以算術選吏　黃鐘之異
納音　唐人明律
太初四分三統曆　西曆
三元九宮民曆　旬服
渾天　黃道赤道

經星非有定位　經星之度不齊
星名　分野
老人星　客星
孛彗長星之別　荷邏侯星
火星徵應　比食
諸方節氣　定歲
閏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六更十更四更　選擇宜忌

卷三十二

崑崙山　北嶽
梁山　華不注
東蒙　粤嶽
東樵　西樵
五嶺　三峽

居庸關　八達嶺
唐公山　佛關岡
石屋山　桃源洞
金牛驛　風峪
丹陽　吳會
江西　崖州
日南郡　燕薊之感
廣州城北諸山　息壤

卷三十三

河源　黃河九曲
九河故道　滹沱河
永定河　三河
五湖　北海西海
西江　牂牁江
昆明池　三曲江
五西湖　巴江以字名
贛江以字名　神仙島
五溪　瀘溪
硯阬　硯洲

卷三十四

黃金臺　普救寺
宏教寺　羅永庵
五華山故宮　桄梯郎君祠
繡鎧臺　根靑關
黃帝陵　商均冢
禹穴　湯墓
濟寧墓　齊四王冢
漢高祖祖墓　霸陵

呂冢　　鐵山壙銘
南漢康陵　　宋永裕陵
明十二陵　　明景帝陵
裴妃墓　　玉妃墓
王陵墳　　姜貞毅衣冠冢
卷三十五
頒十三經義疏　　治易當主象數
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若濡有慍　　三正
洪惟嗣天之命　　王釋冕反喪服
關雎五章　　北堂
無衣　　鳲鳩
魯春秋當始伯禽　　左傳之左別解
諸侯用六　　會于召陵侵楚
溝防之善　　儀禮脫誤
長曰能御矣　　孔子少孤章
見于母母拜之　　別序孝經
眞草孝經　　接輿楚狂之名
仲子雀複髻　　武城有越寇
子思臣穆公之疑　　燕周燕燕乙
經厄　　經稗

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九經字數
九經所無之字　　漢世印文
史莫切於日曆　　漢初宗室蕃衍
漢高祖度大器小　　漢世重農
蒯通傾險　　魏丙器丼之別
東漢祠祀之非　　子瞻論貴鏡

宋行都南北內　　宋理宗顱骨歸故陵
明祖斥言利之臣　　程濟非以脫禁多佚
于忠肅易儲疏　　王忠肅家法
選舉愆期　　勝朝殉節諸臣錄
南都兩案　　史閣部孫
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亭林餘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湯文正毀淫祠疏
崑山耆年會　　張文和為子辭一甲
齊車府沿革　　戶刑二部官廨
比部　　留中
起居注　　行在行
出仕外國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琉球遣子弟入學　　安南入覲
臺灣紀略　　壕鏡澳番
英咭唎犯澳　　市舶
官商　　官妓

卷三十八
古籍多後人所羼　　六帖白樸
會眞記　　碧雲騢
推背圖　　武備志
徐陵誤用左氏傳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陶詩題甲子之謬　　王鐵夫論韓柳
中晚唐詩主客圖　　巴渝曲
韓碑詩　　題宣和紈扇詩
明史雜詠　　蘇青螺入蜀詩
周希甫兩谷關詩　　秋雲詩
論語詩大學詩　　烏鬚藥詩

鮑幸補詩辯　敬後語木于龍經
問對服遂使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新補譜　傳書主論書
森幾字說　書札可觀靜躁
張南本畫火　彌菲
卷三十九
今人爲理暨易　姓上冠子字
于寶木姓干　老泉是子贈別號
推恩贈外亂父母　拗負知名
處士　信士
蒼頡　桐江釣臺
端溪硯　銅雀硯
河鼓　嫦娥
花信風　寒食雨
菟葵燕麥　稱黔首不始于秦

奉佛不始漢明帝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小山大山　八仙
八寶　晦庵詞
富翁五賊　婦人七出
平南王像　古今不數見之戰
卷四十
古以右爲尊　古今物產不常
嶺南有鵰始于唐　痘疹始于唐宋
吉貝混稱木棉　無射大鐘
淳熙殿鐘　大將軍礮
黃屋左纛　金銀魚袋
鐵券　銅柱
指南車　如律令

寶鏡　食蛙
揣摩　陽秋
煉銀化金　埋鐵調木
埋木生煙　白衣冠
白打　不認親
鬼彈　都都
伽南香　龍涎香
焙鴨　羯羊
宜男草　一品妃

蠡勺編卷一

番禺　凌揚藻　藥洲撰

三易

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烈山氏之書也。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法象、庖犧氏所畫也。周易因之。夏得人統。故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建子而卦首乾。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顧寧人謂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連山歸藏不名易。而周官所云三易者。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連山、歸藏、漢藝文志不列其目。惟桓譚新論、有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之語。意後漢時猶存也。若隋時所出之連山歸藏。則僞撰者矣。連山十卷。北史以爲隋劉炫僞撰。鄭樵謂夏易至唐始出。誤也。

連山坤乾

堯系易曰。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爲殷坤乾之次第。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夏連山之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

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旹連山之易也。此旹坤乾之易也。則孔子無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爲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爲三易。皆後儒謬誤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因以爲禮家依倣爲論、妄爲之說也。鄭夾漈謂神農本氣壎作歸藏黃帝本邢疏作坤乾疏依本以坤乾即爲歸藏。

歸藏卦名

古連山稱八萬言。歸藏稱四千三百言。久經散亡。惟唐藝文志言歸藏十三卷。司馬膺註。直齋書錄言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註。今止傳初經、齊母、本名母經以首坤也齊人傳之鄭之齊母鄭人傳之鄭母。本著三篇。錯謬不可讀。非古全書也。而楊文憲升菴錄。謂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其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有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云。按任氏述記。艮、作狠。中孚、作大明。臨、作林禍。睽、作瞿。蠱、作誠。咸、作欽。賁、作規。夜、噬嗑、作熒惑。巽、作爽。豫、作分。晉、作齊。既濟、作岑霽。未濟、作未霽。隨、作馬徒。夬、作晉老。與丹路鏗鍊異。李氏過曰。歸藏卦名。與周易同者三之二。則文王重易。止因商易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商舊文。則六十四卦、自伏羲至夏商。其卦已重矣。

歸藏本蓍策

李伯紀曰。歸藏以靜爲占。故稱七八。吳淵穎曰。周易占以變。故數用九六。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用七八。所用之策。連山三十六。歸藏四十六。周易四十九也。徐氏善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蓋震下一陽生。純坤之後。進坎而中。進艮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進中。于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又交于中五。而得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至坎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進中。于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漸長而陽氣歸藏之序也。歸藏名義、實本諸此。

乾坤之策

郭兼山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李仁卿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期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期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

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參伍錯綜

高安朱文端曰。自羲皇開天。有奇即有耦。奇、一也。耦、兩也。凡奇不離一。耦不離兩。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三兩四兩五爲六八十。而兩二即一三。兩四即三五。是凡耦皆奇與奇合。无奇不成耦也。閒一于二爲三。閒一于四六爲五七。是凡奇皆耦與耦閒。无耦不成奇也。然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不及一與兩者何也。一者、數所自起。一无數而自爲數也。兩者、對待之數。而非變化之數也。自一歷三。自三歷五。而一之神、兩之化。盡其中矣。參者、三之也。三之者、閒一于二也。伍者、五之也。五之者、并兩于三也。三五爲十五。十五者、七八也。少陽少陰也。六九也。老陽老陰也。少陰者、老陽之變。少陽者、老陰之變也。故曰錯綜其數。錯者、一左一右之謂。左三、右必一。左一、右必三。是也。綜者、一低一昂之謂。老陰昂。則進而爲少陽。老陽低。則退而爲少陰。是也。

揲蓍求卦

歸震川大衍解曰。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體。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于揲。則三奇見于餘。六具于揲。則三耦見于餘。七具于揲。則二耦一奇見于餘。八具于揲。則二奇一耦見于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于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于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于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嘗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之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乾九三不言龍

荀瀹席文學仲選曰，乾之九三言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忠心一斷，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

亢龍有悔

管東溟易論云，五龍皆立于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知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闒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鄭士敬亦云，亢者，時之亢也，亢亦龍之一位。位在則道在，湯武征誅，伊尹放桐，周公負扆，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皆知其亢而不避，曰有悔，聖人不辭也。故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乃爲聖人之知進退存亡，非兩人，非兩時也。文言于初上二爻，一則曰潛之爲言也，而言君子者再，一則曰亢之爲言也，而言聖人者再，處潛亢之地者，可以思矣。

女子貞不字

西河易小帖曰，屯卦女子貞不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儒崔憬、李鼎祚諸註，皆作孕妊解，即說文、玉篇諸字釋，亦具有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爲義，可見也。自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釋之，註曰，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以國，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謂男子成人，即不名而字，惟君父前則仍名，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男子二十冠而許嫁乎，姚承菴有曰，女子許嫁笄而許嫁乎，乃不幸元明字書，竟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爲字書者，並無男娶女字之文，而近代有之。予嘗言其非，而陋儒淺見，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許字，夫字何以許，此即朱子亦並無是解矣。按儀禮士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則于字上加一稱字，何可假借，何可溷淆。

即鹿无虞

鹿與麓通。詩，瞻彼旱麓，周語作旱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謂林屬于山爲鹿，亦與麓通也。屯六三，即鹿无虞，言就林麓以從禽，非即以鹿爲禽也。以即鹿爲逐鹿，即字之義未協。

師貞丈人吉

九經古義曰，彖辭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乾鑿度記孔子言，易有君人者五，曰帝、曰王、曰天子、曰大君、曰大人，而不及丈人，知非王者之稱矣。崔憬謂子夏易傳作大人，斯爲得之。按師以九二爲卦主，言師之道利于正，惟任老成人，乃有戰勝之吉，專指二言，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

之也。苟九家言文王得非熊之吉，起太公于渭濱，知其爲丈人，故著之于師之彖，將以詔命武王焉。詩所謂維師尚父，時爲鷹揚，變伐大商，會朝清明，應斯占矣，何必以屬君言哉。

大有上九

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說易者失于泥爻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尚賢歸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謂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朱可亭亦謂易以上爻終全卦之義者多矣。大有尤顯而易見。象傳曰，大有上吉，言大有，明其爲全卦發也。上吉，猶言終吉。王公之尊賢，天位與共也，天祿與食也，堯之事舜也，百官牛羊倉廩備，是以其有爲賢有也。繫辭傳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謂以信順之道尚賢也。尚賢則人助之，人之所助，天之所祐也。天祐則諸祥至，百福集，大有而无不利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長洲惠氏棟曰，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不應上九獨異，此爻當爲親老歸養之義。不事王侯，即王制所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潔白承歡，晨昏不去，事之高尚，莫過于此，曾子、閔子，是以當之。故曰志可則也。

遯亨小利貞

鄭士敬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蘇氏曰，陰疑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伏四陽之下，猶未勝正，而君子遂遯，何也。曰，非直棄去而不救也，彼二陰雖銳，而朋尚寡，寡則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朱可亭曰，此卦序解多誤，悲天憫人，聖賢不忍斯世之心，當滔滔皆是之時，猶轍環不息，況二陰始長，四陽在位，豈不可爲之時乎。遯，謂隱忍遜避，宛轉以求濟，非悻然高蹈也。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即卦辭所謂小利貞也。小人之勢既已浸長，當思所以正之，正之之道，或潛移默化，使之自新，或去其太甚，使不爲大害，如是則小人利，君子亦利矣。若峻厲急迫，使不能容，勢必激而爲禍，程子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是也。傳曰遯而亨，惟遯乃亨也，以遯致亨，君子行道濟世之大用，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肥遯无不利

彭氏紹升曰，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爲遯，于以知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爲否，或欲遯而不能矣。吾觀前世賢人之慨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甫乎。夫其遯也，豈必枯槁以沒世，綿乎其榮，四海爲陰，淵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明夷

陽湖惲氏敬曰。明入地中明夷。彖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見于天地者日傳寅隱夷之者故取象于入地）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積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指日之移言之。晦者。明之漸入于地者。登于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坤爲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于紂之最比近者。得爲之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于利艱貞之義相附也。曰（衆易間明夷六以箕子當之何也有三五互體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離坎爲險爲隱伏于內心闇箕子佯狂合故繫之）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雖有難言者矣。箕子之跡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述周公之意。而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羑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于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又曰。二四取象于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日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象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達。日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于門庭。以得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旣入。則地之下旣明。故取得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于成王。復子明辟。伊尹于太甲。奉嗣王歸于亳。而作書曰。克終永德。是也。股者。陰陽躋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

睽次家人

家人之睽。必起于婦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惟修身愼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上九之象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序卦傳謂家道窮必乖。亦以身不行道故耳。

君子以正位凝命

東坡曰。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半農先生易說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位乎天位。憑權藉勢。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曰。兼幷易能也。惟兼凝之難焉。秦幷七國。一統天下。十二年而亡。能幷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于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于郟鄏。定鼎謂之凝命。昔者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不能定鼎。焉能凝命。故三代之鼎至秦而亡。莫知所在。豈非神物哉。見周易本義辨證。

渙亨王假有廟

長洲彭允初曰。萃之反爲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己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高宗伐鬼方

鄭氏敷教曰。旣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爲五而爲三。吾師[illegible]先生曰。上柔終亂。三剛之應在離之外。如鬼方。柔極。如小人。離南爲武丁。猶震東爲帝乙也。九經古義曰。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疑周之荊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荊者。蓋鬼方之地。有其險阻方城之險。鬼方克而氐人賓。卽詩所云有截其所也。按匡衡疏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內屬于武丁之中。至是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與。

坤爲虎

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蓋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于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麗爲龍。則兌當爲虎。然于天文未審。故仲翔譏之。

子夏易傳

唐會要。劉知幾孝經註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司馬貞曰。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不行已久。今所存者非眞本。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海鹽崔氏曰。案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淮人鄧彭祖。字子夏。（杜鄴亦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也。經義考言呂東萊謂崇文總目刪去子夏名以祛誤惑。最爲有理。

周易舉正

周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自言得王弼韓康伯手寫眞本。正其訛誤凡一百三十五條。如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脫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之誤作言。比彖。比吉。今吉字下誤增也字。又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舍逆取順句誤在失前禽上。泰六四。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反誤作失。隨彖。隨、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今大亨下脫利字。賁、剛柔以錯。天文也。今天文上脫剛柔以錯一句。剝彖。剝、剝落也。今脫落字。无妄彖。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愈健。今脫愈字。又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物。今物字上誤增萬字。又六二象曰。不耕

而稚.求官也.求誤作未.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亨字.坎彖曰.坎.習坎.今皆脫坎字.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於四方.今繼字上脫明照二字.大壯六五.喪羊於易.象曰.喪羊於易.今本並誤作羊.明夷上六.至晦.今晦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蹇象曰.君子以正身修德.又九三.往蹇來正.象曰.往蹇來正.今正並誤作反.姤.女壯勿用取.象曰.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爻辭取字下誤增女字.彖辭勿用取上脫女壯字.萃彖.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今亨下脫利貞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不明上誤增幽字.井彖.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乃以剛中也.今脫无喪无得二句.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震彖.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四字.漸彖.女歸吉.今吉下誤增也字.又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善下脫風字.歸妹六五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今良字下誤增也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行上脫志字.旅初六.旅瑣瑣.斷其所取災.今斷誤作斯.渙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今大川下脫利字.中孚.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誤增豚魚二字.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是以下脫可字.小事下誤增吉字.又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止誤作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小下脫小字.上繫第九章.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為乎.今不誤作所.第十二章.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今是故下誤增夫象字.下繫五章.不見利不勸.今動誤作勸.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輔作與.說卦.乾以居之.坤以藏之.今居作君.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誤作物.又蒙者蒙昧也.蒙下脫昧字.又比者親比也.比上脫親字.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以上諸脫誤處.朱子本義.閒亦採用其說.然唐書藝文志不著錄.至北宋始出.故晁公武等多疑其依託.惟陳直齋謂皆于義為長.

今本義非舊卷次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亦謂之十傳.前漢時.經與傳皆別行.自費直治易.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見儒林傳)時鄭元王弼皆傳費氏學.遂相與合經于傳.而以文言附乾坤.彖傳附于彖.象傳附于象.而經與傳乃溷而莫別矣.隋唐而後.王註盛行.展轉相傳.學者竟不識古經之舊.(考官命題有[illegible]者見陳振孫[illegible]古周易)至宋程子易傳.猶復因之.及朱子作周易本義.乃依東萊呂氏本.分經二卷.傳十卷.而千餘年散亂之書.煥然復正.明永樂中.修大全.乃又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附錄一卷乃移本義次序割[illegible])既而習舉業者.專主本義.則去程傳.(竹垞曰[illegible])利程本之以類相從.便于觀覽也.於是即以程之次第.為朱之次第.三百年來.莫有起而更正之者.至我朝周易折中.始一依本義.然後士林獲見古經.甚盛典矣.然坊刻本義.猶承其訛.學者不可不察也.

易圖

德清胡渭朏明曰.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為易而設.又曰.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開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為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乎易.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蔡元定由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

圖書原本

李氏爾望泉輿圖賦序曰.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圖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閒.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所載者近是.(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類)漢人雜于緯候.于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為隕石之闕.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為典籍之最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為圖.以九宮數列為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曉焉.

先天養生家說

姚江黃宗炎晦木、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論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為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為南北也.(天高地下.古今不易之位.如乾南坤北.既上下顛倒.其安得云定位乎)山能瀦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為西北東南也.雷資陽.風資陰.兩相迫薄而發聲.何以見其為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為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為離.實坤之中畫以為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謂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為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為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為天地.既以南北從乾坤.不得不移坎離于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如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安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為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褻三聖之易而上之乎.

宋儒圖書傳述

南宋朱震(漢上)傳。紹興初。在經筵。表上漢上易傳。且述源流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時雍與牧各有異同。雍之圖則牧之書也。雍之書則牧之圖也。而阮逸僞撰關朗易傳。然後皆以邵說爲據。)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合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于象數加詳焉。然蕭山毛大可、謂摶之河圖。卽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又謂今之河圖本出大衍。而說易者反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洛書卽乾坤鑿度所列陰陽十五之法。而太極圖則從魏伯陽參同契所稱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兩儀而合之爲一者也。(相傳是圖摶得之呂仙。呂得之鍾離權。摶其說于伯陽。伯陽闡其旨于河上公。本道家修煉之術。後朱子取爲千聖之緼也。)其詳見西河合集河圖洛書原舛編及太極圖說遺議。

惠半農論易

紅豆先生惠士奇天牧曰。易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直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撰易說六卷。

蠡勺編卷二

古文尚書

東吳惠定宇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賈逵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卽卷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劉歆造三統曆。班固作律曆志。鄭康成註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書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云二十九篇。)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求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亡于晉世。若兩漢先儒備見。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皆曰爲逸書乎。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東晉時出于汝南梅。)

閻稱爲孔壁古文。謂太康末皇甫謐得諸其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書自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謐從柳得之。以授城陽臧曹。曹乃授頤。頤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illegible]無敢詆其僞者。宋朱子始疑之。由是而吳澄梅鷟郝敬歸有光諸人。遂攻之不遺餘力也。錢辛楣曰。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脩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非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嘗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即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詁。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爲太誓闕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illegible]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後漢儒林傳曰。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書序

崔氏應榴曰。尚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艱。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何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但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illegible]陳氏曰。書序乃作[illegible]不知史家敍述古[illegible]孔子也。

孔安國尚書序

孔安國自撰尚書傳序。首述刪書。次言得書之由。末申明所以不聞於當時之故。王魯齋謂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大與常何自而分。二曰書皆蝌蚪。以世所傳夏商彝鼎證之。無所謂蝌蚪之形。三曰增多二十五篇。金仁山謂此必後之傳古文者托之。無待深論。然即所云聞金石絲竹之音。已涉讖緯所爲矣。按孔傳尚書。爲東晉梅頤所上。唐天寶間。定爲五十八篇。考漢書。惠帝時。魯共王於孔壁得古文。班固、劉向皆言之。然第云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書十六篇。不言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不言傳畢不以聞也。顧劉歆請從博士。師丹勸其改亂舊章。則即十六篇當時且

疑之。何有於二十五篇哉。諸陽傳學沆楚范曰。孔安國書序。自昭明太子登之文選。世遂以爲眞安國之文矣。豈知豫章內史梅頤作僞。正稽此序爲嚆矢乎。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迨政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之墓木拱矣。而序乃云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豈子長並時之人。而不知其生死乎。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班固藝文志、荀悅漢紀、顏師古漢書註。皆稱增多之書祇十六篇。而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其篇目尤與衆說不符。而世猶援序以徵梅頤之二十五篇爲眞孔壁書。不亦可嘅然一笑乎。

曰若稽古

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註。書曰若稽古帝堯。鄭元註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按稽古當從鄭義。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粵。亏也。審慎之詞。則曰與粵異義。粵爲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即引鄭註。則鄭所註古文尚書作粵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尚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作曰。蓋後人所改。

平秩南訛

九經古義。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索隱又作南爲。孔曰。爲。化也。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以所當爲之事也。孔氏強讀爲訛。謂訛。化也。時物長盛。當變化也。解釋亦甚紆回矣。

殛鯀

新城王文簡士正曰。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爲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元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案楚辭註。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二十有二人

海鹽崔氏曰。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則四岳爲四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勑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勑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爲一人。蓋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

太岳之後也。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韋昭注。四伯、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綜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也。

堯舜之禪

陽湖趙氏翼曰。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即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于己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璿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既攝之後。其徂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老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視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更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合止柷敔

羣經補義。柷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以止之。此柷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知敔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擽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三江

吾邑郭文學汞中曰。三江之說紛然矣。班固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東入海。司馬貞、顏師古、王安石諸人。皆以爲然。顧夷吳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爲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酈道元水經註。皆同。至韋昭則以吳淞、錢唐、浦陽爲三江。毛奇齡從之。郭璞則以岷江、浙江、吳江爲三江。歸有光從之。吳越春秋註、又以浙、浦陽、鄞爲三江。黃度從之。順曾人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淞江南江今之浙江禹貢說揣柔疏無獨遺浙江之理傳莫推丹浙江自富春海門大江不及二百里有何水毖而疏神禹之所若未毖而遺列于皆成之乃是以禹貢爲本經註也然皆非禹貢之三江也。諸家因經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或就一隅言之。或竟弃經文中江北江而言之。究之泥其名亡其實。而無以探其淵源也。三江云者。今證之地理。緣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其實一江而三名。非截然爲三也。案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此融洽經文。雖不可易。集說袁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荊。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然則揚爲三江之口入海近地。而漢與岷江、彭蠡。以左右相合。南、北、中、均一水之貫注。此所謂禹貢之三江也。若

揚州之三江。則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信。江慎修曰。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黝縣。即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淛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間。地脈相連。而勢卑、宜啟之水溢。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壩。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註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九江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箘。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州。三、嘉靡。四、烏土。五、白蚌。六、白烏。七、箘。八、沙提。九、廩。五州即畎。三里即源也。一名白蜆。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贛。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入湖漢。通湖漢爲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荊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潕。四、辰。五、敍。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潕、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案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梅縣。皆荊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爲揚州。然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歧。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而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

委皆在揚州。于荊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辨。蓋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仍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謬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即名南岳。移恆山于大茂。即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興。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即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援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迤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見惲子居大雲山房集。

商邑五遷

吾亦廬稿云。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

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外二遷終不可致。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案之。似盤庚之前嘗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衞所謂五邦者。指囂、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囂、相、耿爲五邦。則并遷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囂、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夢帝賚予良弼

武丁以夢相傅說。著于書矣。疑者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帝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閒。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微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商之俗貴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其說固可信。而楊升菴謂夢賚者。賚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與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讖妖。漢文之啓倖比矣。鄭人夢鹿而得眞鹿。心誠于得鹿也。心誠于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此卽書傳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故念慮所孚與天無閒之意。宋儒亦多主此。理或然也。

微子

仁和沈氏赤然曰。微子篇有箕子答語。而無比干。註以比干安於義之當死。故無復言。余反覆尋繹。疑箕子之答至我乃顚隮止矣。下自靖云云。皆比干語也。蓋箕子旣勸王子出迪。而比干意中惟辨一死。故但言當各行其心之所安。以自達於先王。安能復顧及行遯哉。若皆箕子語。上已云我罔爲臣僕。何以下又云我不顧行遯耶。假顚隮下本有少師若曰四字。漢時已脫去。

古武成

吾邑龐鶚唐先生講。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敍武功之成。旣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命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旣戊午以後。則復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

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雖渾全合。脈絡通貫。不必換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按年順月。流水數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洪範九疇

江愼修曰。尙書孔安國傳。魏晉閒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爾。非眞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又曰。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尙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于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聲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爲水者。似未安矣。是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洪範皇極

屈氏紹隆曰。嘉靖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或亦作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籍。親爲之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謂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卽書所謂民協於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

五福不言貴

貴者。人之所欲。而五福不言。王半山以爲貴賤有常分。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而不欲賤。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也。非也。游氏酢解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而貴在其中。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祿之失耳。斯言得之。

金縢

曾田王廉希陽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旣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於

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於卜册之事，旣曰公別爲擅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於宗廟。又私啓之，卽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卽此五端，反覆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錢塘袁枚簡齋著有金縢辨，言之鑿鑿，而大旨亦本於此。

康誥

陽湖惲氏敬曰，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爲國名，與孔傳合。孔傳僞，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元謂康爲謚。有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如康爲謚，是生而賜謚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爲謚，是父子幷謚也。若是則康爲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註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與。管叔封管，今鄭州廢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郕叔封郕，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母弟與。馬氏、王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爲周之圻內與。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地理志曰，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邶，以封武庚。孔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蓋去其國而爲殷之監與。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宇於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其諸武王封康叔於康，至是始封衞與。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械，謂武王封康叔於衞，後之言書者，幷爲一辭，而不知不中於理。夫武庚尙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於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於衞，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酒誥梓材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曰小子封，曰乃寡兄勖，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在臣之辭也。曰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如。惲子居曰，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愼之說，蓋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卽可以治衞。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爲逋逃藪數十年。奸人負罪，藏匿結黨，幸禍一旦竊發，皆以子復爲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爲惡必始於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過跳浪嚻號之徒而已。故成王沒其子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愼。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蓋於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衞之

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望康叔之意，爲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於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割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之年，妄爲編錄，蓋未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於妹邦，明康誥之非爲妹也。若康誥爲妹書，史臣當書爲妹誥，與梓材同例矣。

予其殺

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說者皆以爲其者未定之辭，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方正學亦謂若讀酒誥，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旣思之，要亦先之以不可犯之禁耳。案楊龜山答吳仲敢書曰，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沈酗於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沈湎，則酒之流染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愚謂紂之淫酗，天下化之，妹土尤甚。茲之汝勿佚，予其殺者，正爲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一蘉人立法耳，不敢縱逸肆以止辟。亦當日明大命於妹邦者所宜然也。

君奭非文王子

秀水朱檢討彝尊曰，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幷原豐爲一。顏達已斥其謬。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蓋旣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諸說用釋然矣。

君陳

汲郡古文，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謂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註坊記，亦謂君陳周公子。呂氏曰，周公之沒，虛臣碩輔，尙多立於朝，而正東郊獨屬之君陳，使盡循周公之典而不敢增損，此成王微指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爲之。故康王付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汪堯峯曰，顧命與康王之誥，皆僞書也。人子之於父母也，問疾視膳，病則嘗藥，未嘗須臾離也。成王彌留之際，公卿百執事咸在，而康王獨不在左右，可乎。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何其迫且切也。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擗踊之位，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可乎。成王旣殯，康王方在苫凷，卽不暇躬行祭吒諸文，而必區區以飲福可乎。且嚌者，小祥之禮，如之何其行於初喪之日也。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倘復如有擗踊稽顙者

乎。使康王不顧非禮。岸然行之。爲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爲不忠。何謂康王、召公爲之乎。夫豈徒衰服之失禮而已乎。予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之僞爲也。顧寧人謂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見左傳昭公十年叔晉平公卒東政之論亦事此）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新君已朝諸侯無一言及於顧命闕文無疑也）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記曰。卒哭而祔。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脫簡而並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而不思初崩七日間。諸侯何由畢至乎。

書義亂于史遷

葉氏大慶榮甫曰。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舟、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文侯之命。乃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重耳亦稱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其義甚明。（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尙書序攷之。其于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又如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拔木偃禾。乃周公居東未還之事。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于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取信于書之金縢可也。

蠡勺編卷三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尼之意。序詩書。至王肅、陸璣、皇甫謐諸家。始以詩序爲子夏所作。陸氏釋文舊說。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以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然毛傳、鄭箋、並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置篇首。南宋以降。論議不一。至有謂即衞宏所作者。（范蔚宗、程大昌）不知宏在毛公後。序已見毛公時。其非是無庸辨已。今毛序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笙詩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淵源子夏可乎。若詩之世次。顧寧人謂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

之奕有鬯某罪當是此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韓魯詩序

韓詩、魯詩，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爲元王孫，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漢初，齊魯韓三家幷行，齊詩雖亡，嘗日亦必有序，故匡衡學齊詩，朱傳于關雎註中，嘗引其語，而毛詩後出，獨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其後三家皆廢，而毛詩獨傳，以毛序尤多可信也。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唐初猶存，至唐之中葉亦亡，今所存者惟外傳而已。至宋朱子集註畢行，而毛傳鄭箋亦廢矣。

詩文同異

傳氏學流曰，漢初，詩惟齊魯韓三家，至毛氏出，非特疏解互異，卽詩之正文亦多參差不齊，如小雅浩浩昊天之上，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無。都人士首章，毛氏本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無。周頌賚之篇，毛氏本無於繹思句，三家有之。至朱子集註本出，又與毛氏參差矣。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焉。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作朔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慆。降予卿士之予，作于。如此類甚多。自魏晉迄兩宋，言詩者惟毛氏，不知朱子集註本授之何人，乃至正文亦異同若此。由此而推，毛說之不行于世，非自兩宋始矣。

詩篇別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註，新宮，小雅逸篇。韋經補義云，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婼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道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孌季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也。

三百篇無淫詩

馮氏景解舂集曰，毛雅黃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元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元作箋，謝曼卿亦受詩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彙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可見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閾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矣。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堯峯經解詩問曰，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或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于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于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于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又嘗以豳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嘗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閒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旣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康成以七月一詩備其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

兎罝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爲兎罝詩卽咏其事，故申培詩說謂文王聞泰顚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兎罝也。

采蘋

江愼修曰，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敎于公宮，祖廟旣毀，敎于宗室，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敎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羮，而芼之蘋藻

為歸送贄于奧之屬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于理為長。

吉士誘之

歐陽解吉士誘之為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為此汚行而名吉士者。然毛傳訓誘為道。亦不見于爾雅何也。錢竹汀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羑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為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為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邶鄘衛

崔茂才應榴曰。鄭氏邶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于衛。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義實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于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皆作自衛宮。安見一為邶音。一為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毖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附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曰。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為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也。

匏有苦葉

陽湖惲氏敬曰。衛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為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匏有苦葉。言所持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背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為吾之車足恃云爾。殷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淫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鳴雉之說也。夷姜烝。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于漢。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君子。庶幾其愼之哉。

西方之人兮

簡兮。西方美人。傳曰。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又曰。西方之人。歎其遠而不得見也。胡華夫送司法參軍黃侯序。謂西為成。東為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也。故曰西方之人。

叔于田

王文簡公曰。揚廉山論叔于田。謂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詩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熄。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亦以是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與嬖倖。更相頌說。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作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與嬖倖之屬。造作以恐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

寺人之令

有車鄰鄰一章。楊用修謂詩意在後二句。夫為國君不接羣臣。而特使寺人傳令。其疏甚矣。蓋秦、夷狄之國。其初如此。則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臣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由是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小序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傳亦然。不思美其車馬何關政治。而夫子錄之乎。

蒹葭

秦風蒹葭序以為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辯序說近鑿。故但言不知其何所指。其後或以為指賢人之肥遯。或以為朋友相念而作。惟香山黃文裕、謂思其人而不得。故託之道阻。託之一方。如簡兮本思盛世明王。乃託之曰西方云爾。仍未實有所指也。至富平李子德曰。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似即黃說而得其悟者。

陳風化于大姬

毘陵臧玉林曰。漢地理志下云。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啓自大姬矣。以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循守婦道。雖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檜風

周書史記解。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國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鄶亦作會。此鄶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鄶。公羊傳。先鄭

伯有善乎鄫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鄫焉。周語。富辰稱鄫之亡也由叔妘。韋昭註即引公羊說爲證。此鄫是周之鄫。爲鄭所滅。王符氏姓篇。曾在河濟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覺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鄭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既以鄫爲鄭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鄭所滅之鄫當古鄫國。舛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尚存。故系于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間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鄫公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見崔茂才應榴吾亦廬稿。

東山

東山之二章。町畽鹿場。毛傳訓町畽爲鹿跡。許叔重亦云。町畽。禽獸所踐處。皆非也。左傳襄公廿五年。町原防。註。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故曰町。陸氏釋文。畽、本作疃。石鼓文。鄘疃。毛伯敦銘。予旣疃爾。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疏。童土。疃也。皆說田野。詩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畽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畽爲鹿跡也。又其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歸士追言始行適新昏之時。今旣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之盛也。親結其縭。婦人之禕也。邪交絡帶繫于體。示繫屬於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脫而曰結者。脫其結也。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膝之後。又極序其情以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地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離。在家相見熟。新婦殻不足也。舊說雖亦昏禮。而非詩旨。偶見升菴此說。用括其意錄之。

如月之恆

如月之恆。傳云。恆、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陸德明釋文。恆、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正義云。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顧亭林曰。古人頌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言日不以中而以升。日中則昃。月望則虧。故古人之取義。不于其已盈而于其將盛。此大易所以貴乎月幾望也。今人讀爲恆久之恆失之矣。

笙詩篇次

南陔六詩。毛公不列于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鍾葦楣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矣。或附于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强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而間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蘩之後。尚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

蘋于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桑梓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輒以桑梓爲故里之稱。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南宮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洪容齋謂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魏晉而下。承用者尤衆。日知錄辨之詳矣。謂此于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恭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惟崔氏應榴。據范寧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註。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楸、卽梓) 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角弓之六章

李仁卿曰。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喩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猿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暱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辭舉。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喩。

姜嫄

生民篇鄭箋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正義云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

泮宮非學

新安江氏永曰。竊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于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於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飮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令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飮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之頖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此篇本周末爲之陋儒爲)(之或言漢馬融所作)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雝。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雝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飮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

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亦不能反正其說。而讀詩者何可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于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實始翦商

閟宮傳。翦、齊也。箋。翦、斷也。楊升庵謂說文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言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也。因戩翦音同。訛戩爲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惠定宇謂爾雅釋詁云。翦、勤也。言太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案今說文。戩、滅也。無訓福者。爾雅釋詁。雖云翦勤也。註言未詳。釋言又云。翦、齊也。疏。齊、截也。要皆未足爲依據。惟顧寧人曰。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肇而侈言之爾。猶秦晉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誠篤論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歐陽永叔詩本義曰。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僖從齊桓伐楚。齊以楚強。不敢進。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舒在僖公之世。亦未嘗與魯通也。孔仲達曰。其伐戎狄則無文。愚謂閟宮一詩。漢唐以來。諸儒箋疏皆誤。而以孟子爲得其實也。蓋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四章言成王封魯。使魯之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此第五章舉周公兼夷狄之事以勉僖公。亦猶下第六七章言淮夷來同、遂荒徐宅。舉伯禽之事以勉僖公也。其八九章、方頌僖公復宇。以宜大夫庶士邦國。並及修廟之事。但其中多以皇祖降福。孝孫受福。拉雜言之。若無統紀。此正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顯或隱。錯綜變化之妙。不比後儒操觚、必均齊方板爲能事也。人第見三章有莊公之子語。遂以爲此後皆頌僖公。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未然之期望。或謂祝願之虛詞。無惑乎譌舛相承。而以孟子爲斷章取義也。

詩義裁中

嘉興高承埏寓公、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若干卷。其序畧曰。明道程子、謂詩學必于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于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寓公、崇正庚辰進士。除知遷安縣。改知涇縣。入主虞衡司事。有稽古堂集。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新城王考功士禛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說傳。猶毛傳鄭箋之說序。示有本也。時有妄人。依放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蓋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敍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纂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亡眞僞。漢藝文、隋經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敍諸家授受尤悉。幷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訓故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擬議。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于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之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于鄭又闕東門之墠一篇。于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爲端木長于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抑何謬哉。

蠡勺編卷四

春秋褒貶之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起於三傳。後儒從而羽翼之。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抵牾者矣。其大端不過有二。一則以日月爲褒貶、一則以名稱爵號爲褒貶。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抑知春秋中有達例、有特筆。其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卒、而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之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

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抑其大旨又有三焉。一、明分義。二、正名實。三、著幾微。所謂名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荊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皋之弒、既歸獄于趙穿、而聖人書之盾、則盾之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邱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其他書法尚多。然大旨不出三者之外矣。

春秋時月皆周正

宋熊勿軒曰、孔子所謂夏時、答顏淵爲邦則然也。至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如桓十四年正月無冰。若夏正、則解凍矣。惟建子無冰、故書之以紀異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者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毛稚黃曰、春秋志在尊王、而後儒紛亂之、以爲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不倍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出此哉。然豳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四月維夏、論語之莫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亦有夏正錯見于周秦何也。趙[illegible]謂天統地統人統、古來原有更迭爲用。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夏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尙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故朝廷雖行周正于上、民間自行夏正于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于經書也。

三傳五傳

惠天牧曰、春秋三傳、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至王通好爲大言、謂三傳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

為如學開宗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擇其善而信從之。可也。莫莊傳氏曰。春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今韓集作春秋三傳束高閣）蓋漢書藝文志。春秋分為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鄒夾二家。有錄無書。然觀于陽傳。謂能為鄒氏春秋。似非有錄無書也。（案漢儒據傳謂春秋公羊先儒或稱五家。夾氏之左氏又夾氏之故或稱四家。）後儒以國語為外傳。益以胡氏春秋。亦謂之五傳。抑何不根與。

吳楚不書葬

春秋雖邾杞小國必書葬。且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如隱公三年書葬宋穆公。八年書葬蔡宣公。是已。惟越徐吳楚則不書。非貶也。難乎其為稱也。蓋四國皆僭稱王矣。故于其赴告不得不從而子之。如昭公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吳子光卒之類。至葬則削焉。若書曰某月葬楚平王。某月葬吳王闔廬。是與天王無異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為陳魚而觀之。宋人叢書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義。以為矢者。射也。案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為典切。

申繻對命名

左傳。申繻對桓公問命名。謂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謂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新城王文簡曰。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爽齊疵蠻蟣虱狗彘掉尾之類。見于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叔季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叔寇之強。杵臼、蘧蒢、兕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誤乎。

鄭伯突出奔蔡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胡傳曰。是祭仲逐之也。陸淳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陸氏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為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窮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嘗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書作筆罪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莊公元年左氏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劉原父曰。謂母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公之母獲罪于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于義哉。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經。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謂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禮也。穀梁亦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康成謂祠兵為公羊字之誤。周禮司馬職。仲秋教治兵。與夏教茇舍。冬教大閱。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太伯不從

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寧人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傅合翦商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案不嗣、亦謂不嗣位為諸侯。

用致夫人

傳莫莊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穀梁以為成風。哀姜淫惡。義與廟絕。且見殺于齊桓。已歷九載。何為其復致。惟成風以妾母。未經廟見。至是。因廟禘而致之。為後日祔廟張本。其稱夫人。良由母以子貴。稱後世之上尊號也。厥後文公四年。于其卒也、書薨。于其葬也、稱小君。益信穀梁氏之說為足據矣。

公子賦河水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為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江慎修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己歸也。

舅犯解夢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得戰地矣。晉侯患之。既又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益加疑焉。疑其謂己背舊惠。謀新功也。時子犯欒枝皆欲戰。而文公之患與疑終未釋也。是以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用益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註。謂晉侯向上。為得天。楚子下向地。為伏罪。腦所以柔物者。故云柔之矣。葉氏秉敬曰。夢多起于思慮疑懼之所積。

子犯知文公之夢。故斷之以理而曲爲之解耳。其謂吾且柔之矣。則云何。老子有言。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使楚子臨腦。而文公亦以臨腦之。則楚子之臨也愈堅。如力和敵。則鷸蚌兢持。兩敗之道也。力不敵。則兩虎一傷。自盡之術也。是以吾之剛激彼之剛。失所以柔之之算矣。今彼臨吾腦。而吾不之臨。則彼之忿怒已洩。而雄心立耗。是吾自處于柔。以柔彼之剛。而使其剛制焉。而不得復逞。彼且易視于吾。而無以防我。我得乘其虛而扼其吭焉。此兵法也。而杜註乃言腦所以柔物。夫世豈有用人之腦以柔物者。何悖謬之甚也。

繞朝贈策

文公十三年。士會自秦歸。臂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楊氏曰。繞朝曾言于秦伯請留之。）杜註。策、馬檛也。孔穎達疏、引服虔解策爲書。而辨其非。楊用脩亦引劉勰文心雕龍。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諫子反。子產之諫韓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之語。而謂李白臨行將贈繞朝鞭、爲趁韻之誤。洗亦然。梅村曰。杜註亦是有理。蓋繞朝本謀留士會。今既不從其言。便樂得做人情。卻又不肯不道破。故贈之以策。云云。言外有令其速着歸鞭之意。如此。似于兩人彼此心照神理尤有關會。若作書策。則所言已在個中。又何須先爲明說耶。案杜子美別蘇傒赴湖南幕詩末二句云。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是亦以策爲檛矣。不獨太白也。

作邱甲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氏謂周禮。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甸之賦。今爲使一邱出之。崑山顧氏補正曰。周制。四邱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共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晉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爲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爲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也。

乘疾不洩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顧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乎。（謂居楚以非我）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既葬。或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不告父即與謀）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方氏鵰曰。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

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洩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者也。

火水妃也

陳災。裨竈曰。火、水妃也。杜註。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註。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矣。說者謂猛立未逾年。生稱王而繫以名。卒稱子。在喪之常例也。不可以言崩。又不可書薨。故質言之而曰卒。休寧戴旗常震東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

公子郢不當辭國

寄傲軒讀書隨筆。衛靈歿後。國亂二十餘年不定。實由于公子郢之辭國也。蓋蒯聵在外。國無長君。以年以賢。非郢誰立。即謂亡人無罪。其子尚存。異日仍以國與輒。可也。或召蒯聵而讓之。亦可也。乃父命之。夫人命之。徒知自潔其身。不以宗社爲重。遂致父子爭國。違滅天常。齊晉加兵。殷起更立。故子臧可讓而郢必不可讓。季札可辭而郢必不可辭。其事殊。其時異也。

作傳左氏無所考

班固作司馬遷傳贊言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孔安國以左邱明爲魯太史。啖助謂論語左邱明。如史佚、遲任之流。趙匡亦謂左邱、明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或問程伊川。左傳故邱明作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鄭漁仲曰。左傳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也。郝京山曰。謂左傳即邱明作。非也。今詳傳中斷例敍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其書蓋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往往右晉。舉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管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賀。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謬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左傳不皆可信

王應麟曰，據史記，孔子生于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爲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載鄭伐陳，入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載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己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載叔孫昭子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穀，孔子生于己酉，諸說尙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評品列國之事，況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尙論之際，其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之比矣，豈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故朱子亦譏其誣，劉器之笑其怪，啖助罪其解義多謬，王若虛議其乖戾甚多，方正學以爲率多虛辭而鮮事實，朱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爾。

杜氏集解之謬

江都焦孝廉循，著春秋左傳補疏，序曰，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巳，案三國魏志杜畿傳註，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宣帝即司馬懿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昭嗣立，有纂弑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即高陸公主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由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已有以啓之，預假其說暢衍之，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罪高貴討昭之非，而昭儼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武，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若洋、若泰、若堅、若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躡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顚，吳中惠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糾杜註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註，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傳註，亦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疏出之，俾天下後世，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

左傳補註

惠松厓春秋左傳補註六卷，其註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介尹爲芟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皆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類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國語非左邱明撰

趙耘菘曰，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旣采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删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畫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鄢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故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是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載曹劌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采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采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顚倒裋褐也，漢書之斲齊史記，則如駁驥以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之撰傳者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爲邱明所作。

史裁備於國語

吳摯甫曰，國語一書，始西周之末，迄戰國之初，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詩經爲經，左傳爲傳，皆不可爲史，即曰編年紀月，已開百代之史法，而詳內而畧外，先魯而後列國，此特一國之史，而非天下之史，獨國語首冠以周，尊王也，史家先本紀，祖此，次魯，次齊，次晉，次鄭，重中國諸侯也，史家繼以世家，祖此，厥後

乃及楚。及吳。及越。外事也。史家終以列傳。祖此。故國語雖稱外傳。而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

公穀源流

博雅錄曰。公羊高。漢儒稱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解詁。傳于世。穀梁赤。應劭以為子夏弟子。麋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以為名俶。字元始。皆無確據。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麋、孔衍、江熙等十餘家。自范甯集解行。而諸家悉廢。

穀梁非子夏弟子

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為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棟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既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稱穀梁赤為春秋殘畧。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註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者也。後漢高誘註。自東周至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篇。括蒼鮑彪。定為十卷。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凡四易藳乃定。但原書無撰人名氏。莆邑林孝雍伯桐曰。作書者隱其名也。隱其名何也。恥之也。古之時人。皆以節操為重。春秋雖亂世。而奇節不絕。高爵厚祿。有棄之如遺者。戰國則魯仲連而外。其節操罕得而言矣。古之時人。皆以學問為重。春秋雖兵爭。一則曰先王之命。一則曰求諸故府。因覽博物之君子相望于世。戰國則荀卿而外。其學問罕得而言矣。當重者輕之。當輕者重之。舉世皆然。惟利是務。作者恥其事。故去其名也。然則何必作此書。曰。一百餘年之事。不可不記也。其書其事。而深藏其名。斯勸戒存焉耳。按陸清獻公謂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曾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

蠡勺編卷五

周禮

吳草廬三禮敘錄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註。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荊公又為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禮未言之旨

北平黃少宰叔琳曰。尚書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相表裏。立政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參差不合。周官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

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並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劉歆，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而可以咎方罫乎。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不乏奇古，而周禮尤多，如法作灋，柄作枋，邪作衺，美作媺，呼作嘑，拜作㧙，留作𤰈，怪作傀，暴作虣，揭作𢷎，風作颿，鮮作鱻，梢作蕭，螺作蠃，胖作䏲，魚作𩺰，敵作𢾎，埋作貍，吹作龡，陵作䧙，暗作䪴，栝作檃，探作撢，翅作翨，摘作硩，駭作駴，擊作毄，萃作樷，掬作籍，蛘作蝉，藻作璪，吳作虞，卵作鯤，貘作貔，魅作鬽，與夫脣𦞦、胙𩜺、齎眡、劀殺、槀禮、箬繫、枷緣、諯𤲍、槷棘之類，皆他經罕用者，至考工記，尚不勝數也。說者謂此書出于劉歆，歆皆從揚子雲學奇字，故致然與。

周官有可并省者

沈梅村曰：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專職，不得相侵，中亦時復兼制，爲法極嚴密矣。然其中尙有可并省者，如天官所屬之漁人、鱉人，宜并爲一官，漿人、酒人，宜并爲一官，冪人、幕人，宜并爲一官，典絲、典枲，宜并爲一官也。大司徒所屬之牧人、充人，宜并爲一官，角人、羽人，宜并爲一官，掌葛、掌染草，宜并爲一官也。春官所屬之鬯人、鬱人，宜并爲一官，卜師、龜人、菙氏，宜并爲一官，馮相氏、保章氏，宜并爲一官也。夏官所屬之射鳥氏、羅氏，宜并爲一官，司兵、司戈盾，宜并爲一官，司弓矢、繕人，宜并爲一官，趣馬、巫馬，宜并爲一官，庾人、圉人，宜并爲一官也。司寇所屬之閩隸、蠻隸，宜并爲一官，夷隸、貉隸，宜并爲一官，至冥氏以下十官，本可不必設，即設之，則冥氏、穴氏，宜并爲一官，翨氏、硩蔟氏，宜并爲一官，庭氏、庶氏，宜并爲一官，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宜并爲一官也。蓋事本相通，而職亦易辨，非如餘官之闕一不得耳。

冢宰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則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今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春秋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未深考矣。見周禮疑義舉要。

鹽人

婺源江氏永曰：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即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即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

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註飴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州鹽稅，每鹽一斤，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新鹽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令男女奔者不禁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邵文莊曰：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聘命而娶，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于奔命，蓋言速也。潛研堂答問曰：此令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會合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于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楊升菴曰：天文有織女星，主貴女，須女星，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嗣宮九嬪、大夫之側室三婦也，禮之所謂買妾，又謂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又星江汪方湖基曰：奔者不禁四字用讀，令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爲句，經義有明，蓋云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禁，與無凶喪而不用昏姻之令者，媒氏皆罰之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註：謂生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嫁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仁和沈氏赤然曰：生時既非夫婦，斷無遷葬相從之理，想即曹操欲爲子蒼舒聘邴原女爲婚，甄后爲弟陶求蕭叔女爲冥婚之類是也。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亦即今時之尙未結褵，夫家請其柩而葬之類也。謂十九以下者，蓋女子二十未有不嫁者也，然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則雖已嫁，尙不得相從，何以此條下獨無明文耶。

以國服爲之息

地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儒，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羼入周官者，宋王安石，稱其說爲青苗法，是周禮之害也。餘縣金楠之殿撰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買，與上文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抽商阜貨，泉府之職也。旅師職言，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

九夏

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作韶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鄭康成謂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辭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耳。又稱語。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註。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子春從以為據。而後鄭不從。則以鹿鳴、四牡、皆舉現在篇名。未有舉其篇中之義也。然義疏謂繁遏是肆夏之第二曲。渠是第三曲。若以執競為繁遏。豈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知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之非肆夏明矣。

其浸菑時

王文簡貽上曰。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泲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州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泲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邱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

束矢鈞金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黃東發曰。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者。而可誣聖經乎。楊用脩謂淮南子氾論訓、言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史記平準書註索隱曰刀錢也）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竹之小者曰箭見夏官職方）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亦六國陰謀之說。托之齊桓。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歆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且及于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引之以釋噫嘻。學術之害人若此哉。

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公彥疏。謂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假以肺石為可坐者。下文立于肺石三日。賈鄭俱無明文。而讀者又若以肺石為可立。皆由上文有桎梏而坐諸嘉石之語。遂一例視之。案夢溪筆談。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原其義。乃伸冤者立其下。擊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辭。所以達其冤也。

壺涿氏

江愼修曰。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每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譟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立當前疾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衡。而毛居正六經正誤。謂車上無名疾者。疑是立當前軓。軓音範。車軾前也。見說文。然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箋。孔引大行人。亦作侯。（惠松崖曰考工記軓前十尺爲軾前軓中下垂柱地者謂之侯）蓋古文侯與疾字相似而易亂。遂誤為病耳。千百年來皆沿其誤。惟半農禮說嘗辨之。

考工記

周禮疑義舉要曰。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註皆以為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

與馬謀與人謀

新安汪氏曰。輈人為輈。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輈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需猶儒怯也）是進與馬謀。終日馳騁左不楗。（左者人也楗與倦同或作券）終歲御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也。

王評事論周禮

鄞人王忠潔公石雁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為闕。考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為補。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似乎截乎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于一手。然各為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考工亦非淺人能為。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為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始而虛冬。藏冬于地。以象坎之鄰乾。而以不周為周。故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于考工。非以考工為冬官也。考工之為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為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為職。至于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淺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于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制周禮。以附三禮。尤為無謂也。見鮚埼亭集靜遠閣周禮解序。

儀禮傳述

漢書儒林傳.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內吉禮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也.凶禮四、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也.賓禮三.士相見、聘禮、覲禮也.嘉禮七.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也.而軍禮無存焉.是其實十五篇.既夕.即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即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然而逸失者已三十有九篇矣.至傳註義疏諸家.考隋唐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氏通志略.不皆符合.惟陸氏釋文序錄.載註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註.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竹垞先生謂當以是爲正也.

漢初無儀禮之名

隋書經籍志.有高堂生士禮十七篇.故陳振叔謂漢初無儀禮之名.然時有容禮之稱.前漢儒林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頌.封頌切.讀與容同.文貌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又瑕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攝衣登堂.頌禮甚嚴.註.並與容同.毛西河曰.漢儀有二.即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是士禮即容禮.容禮即儀禮也.但未知名儀禮者始于何時耳.

漢志稱士禮之誤

羣經補義曰.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傳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也.

敖氏集說之非

長洲褚部郎寅亮.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註.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十七卷.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註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註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蓋若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于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發敖氏之失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註明言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何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資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于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敖依鄉射.改爲于右.駁

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于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冠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母重.故言其冠.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溲酒.敖以溲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皆𣶏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删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

儀禮鄭註句讀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而絕.周禮尚可說王說霸.禮記尚可言破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衍.故學者多避諱而不敢道.甚有坐皋比.稱講師.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濟陽張稷若爾岐.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儀禮鄭註句讀.其言曰.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于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于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註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註有此.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于末.始名儀禮鄭註節釋.後改名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後.崑山顧寧人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謂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郡縣所立書堂.

母加景

士昏禮.婦乘以几.母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羣經補義.謂景今文作憬.音皆俱永切.與詩之褧衣褧裳.中庸之尚絅.皆婦人始嫁禪縠之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斗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奏貍首

射義云.諸侯以貍首爲節.又云.貍首者.樂會時也.呂與叔曰.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潔者.自曾孫侯氏而下.諸侯推本始封之田.故曰曾孫.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也.亦本于鄭註.樂會時者.樂備法者也.宜耳.至鄭註大射儀奏貍首.則又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宏通則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作貍狸俗.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此蓋因大戴投壺篇祭侯之辭.有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辭.而爲之說者.夫孔子與賓牟賈言樂.已云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何至靈王時始以不來之名加之.此義之不

可得而通者也。貍首詩云。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又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熊與可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孔子未必刪。而毛氏逸之也。小戴射義所記曾孫侯氏云云。此貍首詩也。大戴投壺所記。上章本同。下文弓既平張云云。亦貍首詩也。貍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傳于禮家。而大戴尤詳。

儀禮中自有禮記

熊氏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箱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儀禮十七篇有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偽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蠡勺編卷六

戴記源流

傳莫若曰。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遂為四十九篇。

大戴錯亂煩冗

大戴禮八十五篇。今止四十篇。漢信都王太傅戴德纂。隋志載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朱子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然尚有零碎好處在。直齋陳氏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不異。保傅篇、世言賈誼新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段。盡出誼疏。反若取誼語勒入者。公符篇。（案舊本公冠作公符。冠或作冠與符形近因誤作公符也。）錄漢昭帝冠辭。則似非德本書也。德州盧氏見曾曰。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註者名氏。朱子皆以為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間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惟王深寧斷以為北周盧景宣所註。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

註之。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註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惟二十四篇有註。其餘十五篇無註。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等篇第或闕或亂。頗亦為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註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

小戴採摭之雜

海鹽崔氏應榴曰。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其中尚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即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即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釁廟禮。即大戴之釁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即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即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摭之雜如此。

禮記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元臨川吳澄幼清所序次。其言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記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

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于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于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例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外此猶有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訖。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將來學禮之

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四庫簡明目錄。謂其銓釋經文。頗為簡要。惟重為編次。全失戴氏之舊。分別觀之。瑕瑜不掩可矣。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為君王所賜。可為己有。故得自獻。陸稼書謂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恐是周衰之變禮。按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曾賢也。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子游論踊

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劉原父七經小傳。謂人舞宜樂。不宜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元日元辰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註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誤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盧

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註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亦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註謂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苦菜秀

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方愨曰。南方之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睎孟曰。火炎上作苦。故苦菜秀。張虙曰。苦菜。詩謂之荼。按本草。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名醫別錄。一名游冬。邢昺爾雅疏。一名蘵。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處處皆有。陶宏景疑是茗。失之矣。爾雅釋木有檟苦荼。乃是茗。

武王之歲

諸陽傅氏曰。竹書紀年。武王以嗣位之十七年冬陟。年五十四。蓋克殷後六年也。史記則云。武王克殷。至于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云云。夫武王以未受命而遡之未生以前僅六十年。安得有所謂九十有三者。金仁山曰。年之修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如其

說。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又有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是以知戴記之未確也。

成王幼不能蒞阼

江慎修曰。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案成王十三歲卽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蒞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敞將謂。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皆命魯侯于成王卽位之元年。是不考將謂前此尙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卽奄國之地。卽曲阜奄國境。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並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以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得其實。其云遷庶殷于魯。卽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內則非禮經之旨

敬齋古今黈曰。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羅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秖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但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致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縷數饘酏酒醴、棗栗飴蜜、堇荁枌榆、兔薨滫瀡、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攢柤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籑。而辭指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尙。遂合曲禮王制。捃摭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

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又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陸稼書謂。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也。觀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則祖禰二者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汪雙池謂推愛父之心以愛祖。愛以漸而殺。服制以漸而殺。故曰輕。祖等于父。付祖又等于祖。故曰重。彌上彌疏。彌近彌親也。

南風之詩

禮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註。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經義雜記、謂家語爲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按高誘註淮南子。亦有其義而亡其辭。

宋音燕女溺志

傳氏學說曰。樂記。宋音燕女溺志。十五國無宋風。何所據而有宋音。案史記。衞靈公適晉。舍于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是宋音卽師延靡靡之音也。宋爲殷後。故曰宋音。

商齊

禮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皆在雅頌之前者。經史問答曰。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于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周人禘嚳而郊稷

金殿撰輔之曰。天祭莫大于圜邱。地祭莫大于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之祭。皆謂之禘。見于鄭注。釋周官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通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

設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于圜丘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于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又異矣。

祖文王而宗武王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氏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愼案、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虞氏、亦作宗虞氏、可以爲證。鄭氏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鄭氏王氏言郊禘之失

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圜丘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爲圜丘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圜丘、祇祭一天帝、而以嚳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者、此則圜丘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祀五方五帝、自軒黃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木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圜丘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說、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圜丘與郊分居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別無考據。然且註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爲魯郊、以長至日爲春分日、以啓蟄之祭爲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爲曜魄寶、蒼帝爲靈威仰、赤帝爲赤熛怒、白帝爲白招拒、黑帝爲汁光紀、黃帝爲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王肅從而闢之、宜也。第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帝爲一、不得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諸稱、卽詩傳稱皇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太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掌牲、諸文、卽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帝、如青帝赤帝之類、而後有太皥、炎帝、句芒、祝融、諸人帝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祀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爲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畤、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祀五帝之顯然者、祇康成無識、謬以出帝

爲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諸稱以當五帝、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至謂圜丘卽郊、郊卽圜丘、世無不嗤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圜丘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圜丘與郊無分別也。夫圜丘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圜丘、泰壇也、四郊有泰壇乎。卽曰泰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內四郊皆圜丘也。夫亦惟圜丘、祈穀、明堂兩祭、且明堂兩地、鄭氏以爲皆禘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爲之分、則魯郊冥周郊、長至冥春分、報反之祭冥祈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見西河經問。

大夫適士官師廟

青田王希陽曰、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旣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孔仲達云、謂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薦恐未必然。）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非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禰與祖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旣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大事、祫祭也、自下干上曰干、舉者而行學者之禮。）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爲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司命、非春官以槱燎祀司中司命之司命也。（此文昌第五星）鄭注、謂小神居人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引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謂年壽也、有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汪鞮袖曰、鄭注之說、孔氏、熊氏、皆主之、然謂實有鬼神居人閒伺察小過、則似看鬼神有心、又似兩閒鬼神亦有分司統屬、如官府號令胥徒焉、則泥而反疎、且啓後世之譸蝡矣。

中庸由乾卦得來

彭尺木述古、謂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道之謂教也。聖人法天之學、一言以

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始之相生而未始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愼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覩。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爲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尙絅之義。以闇然爲本。以聲色爲末。其旨不亦微乎。其慮不亦深乎。

葉公之顧命

禮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葉公爲沈諸梁。楊升菴謂此文在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按汲冢周書云。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小異。

魯鼓薛鼓

西河經問。投壺請度多馬後。命絃者曰。請奏貍首。是魯鼓薛鼓正貍首詩詞之鼓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簫篪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鞞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柷敔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稱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勾絃發筈。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其經營。或鞞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稱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鼓。圓者大鼓。譜記傳甚明也。

明德可蠡大學之義

彭允初曰。大學之旨。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羣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

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然其功莫要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愼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旣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國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本即以知末。止于至善。則明明德于天下之晳也。君子先愼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僇。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樂經

錢塘馮氏景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袁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景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樂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遠。然其道寖以益微。即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其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祭樂之用不皆可解

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燕之而賦六月。季武子饗韓宣子嘉樹。燕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他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燕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

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燕。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于燕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也。此馬竹村之疑。亦前人所未及者。

蠡勺編卷七

石臺孝經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閒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漢初芝子貞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見漢書）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闕。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幷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于先儒註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碑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幷註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敕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註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敕。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古文孝經

漢武帝時。魯恭王得古文孝經於孔壁中。則孔鮒所藏本。奉以上獻。孔安國為傳。既而其書亡。隋開皇時。

秘書學士王逸始得之。以示王邵及劉炫。炫遂率意改刊。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閨門一章。故為二十二章。復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伸其說。司馬溫公獨尊信之。作古文孝經指解一卷。朱子作孝經刊誤。亦據古文。殆別有見也。

孝經非孔氏之舊

馮氏景解舂集云。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文）而汪琬明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在君子之事親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共二十有四字）二書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偽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為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註。證其非康成者十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元行沖遺疏。頒于天下。遂以十八章為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惟是閨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為附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代閨門不肅而為國諱耶。所謂逢君之惡。罪之大者也。

論語纂成之書

錢塘馮氏景曰。論語二十篇。多孔子七十以後之言。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載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及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顯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尙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述。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

論語古今文之異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論語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臧玉林曰。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為魯論。厥後包周所註。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齊魯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註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為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為改易。故采孔馬之註。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

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也。

何氏論語集解

潛研堂文集或問，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復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述而不作

惠松崖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鄭黨一編，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言不廢，言慎德則南國有人，于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于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見大戴禮第七十二文王官人篇）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志今逸，見周書、鄭周禮典籍）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耶，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爾。

從先進

羣經補義曰，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未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相尚者，如飲酒賦詩贈答，假從前未之有事，此尚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絕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尚本質耳，應用文者從周，應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愍己成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孟子

孟子七篇，漢藝文志入儒家類，漢末趙邠卿首爲之註，析爲十四篇，唐陸善經刪趙氏章旨而爲註，復爲七篇，宋孫奭又采唐張鎰、丁公著之說，作音義一卷，其他若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溫公疑孟，晁說之詆孟，

馮休且有刪孟，惟孟鈞、劉輌、李惟正作翼孟，余允文作尊孟，韓退之以爲欲求至于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皮襲美請以孟子爲學科，其選視明經，庶幾推崇之至者，迨宋儒表章之，朱子更爲集註，遂與論語相配焉，顧其引書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與周官不同者，或其才大，取意旨而略文辭乎，且尚書後出，周禮未成之書，安知不同者不在孟子而在尚書周官也。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氏章句、孔叢子、風俗通、漢書藝文志，皆謂親受學于子思，即朱子中庸章句引程子言，亦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以王劭解史記，謂不言子思門人姓名，疑人字爲衍，世多從之，惟郝京山孟子說解曰，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考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及親事孔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尚在，孔子卒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卒七十一年矣，子思臣繆公時，計其年已老，而孟子譜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緡公之六年也，上距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甚，豈復有親受業于其門之理乎。（外書性善辯孟子答受業不擇）（或以爲受業子思之子，曰子上。）

孟子外書

孟子外書四篇，性善辨一，文說二，孝經三，爲正四，凡六十七章，都陽馬氏謂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然兩漢六朝以來，諸家不乏引用，如日知錄所記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并見爲正篇，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宋桓夫人作言，齊桓存衛之禮）見性善篇，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見爲正篇，周禮大行人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孝經篇，宋鮑照詩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見性善篇，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見孝經篇，梁蕭子顯齊書高逸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見爲正篇，集註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孝經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見爲正篇，惟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及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今外書亦無其文，至文說篇言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敗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歸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于九泉兮，與內篇答匡章者迥異，豈出孟子之口，而顚雌黃若是乎。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

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于劉歆曆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後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曆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作誠，又誤。）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曆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年加一百五十七年，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又三年耳。而曆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靖旣立，共伯和歸國，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曆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于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爾雅名義

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謂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此弗考也。案詩大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疏，爾是近義。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註，爾、近也。周禮地官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註，爾亦近也。則爾義何嘗不訓近也。又謂但言近正，猶未得爲正。爾雅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不知疏明言可近而取正也。亦猶孔子對哀公言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爾之意耳。而用修必謂其近于正也，非疏意也。

爾雅逸篇

海鹽崔氏應榴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惟十九篇。張晴江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强爲之說，義殊不了。意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

耳。此說甚有理。

大山宮小山霍

大山宮小山霍，郭氏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全謝山曰，古人原有二讀，水經註第三十二卷沘水篇，引開山圖，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霍山爲南嶽

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註謂卽天柱山。疏曰，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二名也。（泰之與岱亦然。）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于天柱，故又名天柱爲霍山耳。郭註言卽天柱，是據作註時之霍山爲言也。其實經之霍山，卽江南衡是也。而孫炎人反以霍山爲誤，謂當作衡山。抑知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俱云霍山爲南嶽，豈皆誤乎。是衡山本一名霍山矣。若周禮職方氏，其山鎭曰霍山，爾雅釋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晉語，景霍以爲城，則皆指河內冀州之霍山，又與南嶽無涉也。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列老莊于爾雅之上，未免不倫。）其第一卷，則序錄也。自刊諸經註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矣。武進臧氏經義雜記，言明崇正閒上黨偶斑跋云，原書文淵閣祕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閒。崑山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端。註疏僅存，譌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閒何讀字，秖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澌滅矣。此與註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註，尙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尙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

諸緯

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緯書之文，詎同聖製。（多劉歆夏賀良之徒僞造之，又託諸孔子之言。）乃有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五經五緯爲十經者，亦舛矣。（南史周續之通五經五緯，當時人號爲十經。）今稽其目，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見太平御覽。）七經緯三十五篇，共合爲八十篇。易緯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三，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二，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曜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尙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前世未聞有是書也。朱竹垞曰，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

譙贛。深明識錄闕緯。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遂本於譙氏京氏也。微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詔之旗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而至隋焚毀之。而後流傳漸罕。然存唐猶不廢緯學一科也。宋歐陽公請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其功良不小矣。

開闢元始

陸四明曰。案春秋元命包。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初傳盤古氏之後天皇氏兄弟十三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八百年即九頭紀）鄒平馬驌宛斯氏繹史。其敍開闢元始云。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子生當周季。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迂且誕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彙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以爲之主。者。而君道立矣。第文字未興。史官未設。孰能默識而傳述之。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顧不數見。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乎。抑堯舜齊聖。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畔。高陽高辛氏之子。有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殞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以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爲十紀。則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當得三千年。而疏仡始黃帝訖獲麟。不過二千年。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魯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根埒。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裨于政治。固發於問學者也。合諸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尚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帝王世次

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氏據以註祭法。而孔氏因而疏之者也。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

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此司馬氏采以入史記者也。從命曆序。既荒遠而無可稽。依大戴禮。則堯舜禹稷伯益皋陶同出黃帝。其世次皆配更置紊不經。余嘗有史記帝王世次圖說辨之。

巢父許由

洗耳之說。皇甫謐高士傳言許由。羅泌路史、吳淑事類賦、言巢父。而蘇轍古史考、謂巢父即許由。但居巢。故號巢父。案漢書古今人表。巢父、許由、在上中第。作兩人。孔稚圭北山移文。排巢父。拉許由。亦作兩人。是巢父許由之事。原屬子虛烏有辨。（鄒穰附據詩話云許由之名見於莊子與卞隨務光等事皆寓言非由者許其自來未嘗有是人也世因太史公之言而信以爲實適矣又）高士傳巢父許由兩傳中。俱言洗耳者爲許由。其嚴光傳。則又依范史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夫均出士安所撰述。而前後已自相矛盾。尚足以爲傳信乎。

帝乙

易歸妹之帝乙。即成湯。書酒誥之帝乙。爲湯六世孫祖乙。書多士之帝乙。則辛受之父也。說者謂殷尚質。故以生日名。至元孫之孫。則親盡矣。故不嫌同名。此外尚有小乙、武乙。皆此義也。陽湖趙雲崧、謂觀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自孔安國註論語。謂履乃湯名。孔穎達正義因之。故有二名。後人以其有天下。稱之曰帝乙。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也。而抑知非也。夏之季。已漸有以十干爲號。代其名者。曰孔甲。曰履癸。是也。蓋湯名履。（湯亦號天乙猶帝乙入亦帝也）祖乙名滕。小乙名斂。武乙名瞿。受父之帝乙名羨。辛名受。（吳才老曰紂漢書稱受或古用）即武庚亦名祿父。其甲乙皆號也。非名也。所謂夏以前純乎質。（堯舜禹皆名白啓丞數亦皆名）殷以下寖乎文也。迨至周而謚起矣。

太公之壽

汲縣西門太公廟。有太公呂望表。晉太康十年立石。其紀年、謂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案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他非多百八十）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其歲月雖不可考。然紂十一祀丁巳。囚西伯於羑里。史記言散宜生、閎夭招呂尚。三人獻美女奇物於紂。贖西伯。至紂二十祀丙寅。西伯薨。則年子發嗣。又十三年己卯。乃伐紂。至十九年乙酉。崩。丙戌。成王立。在位三十七年。壬戌。崩。癸亥。康王立。表言六年太公卒。是歲在戊辰。合計之。當百有五十餘歲。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也。然則太公當不下百二三十歲人矣。

召公之壽

周之大臣。召公最壽。王充論衡、謂百八十餘歲。應劭風俗通、謂百九十餘歲。太史公稱召公爲仁人。甘棠之思。世懷其德。國雖小弱。而社稷血食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觀君奭之篇。天壽平格。則公亦早以長

年勉之。孔子曰。仁者壽。理固然乎。

蠡勺編卷八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尚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事。迄於天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有言曰。著書立言。述故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幾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衞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靳、蒯成列傳。元成間。褚

少孫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云。此耳也字異。（廬陵劉辰翁字會孟號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補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欒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幾半。惟輯之爲二書。使各自爲義。所以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辭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爲史去取失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誣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譏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祇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友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寫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論列古今。用爲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鼂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取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孝敬齋曰。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殁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元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元囂爲少昊。謬爲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譜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襲王。王出奔彘。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其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爲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傅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傅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爲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斷矣。按東坡謂義帝爲天下賢主。項梁旣死。卽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并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縣名。中有爲鎮。入偃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爲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官公、劉文公。世爲周卿士。故劉氏爲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者爲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爲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爲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豢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既又爲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既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謚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卽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況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荊巫以祠居豐者。豐、荊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墠。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魏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爲國。制傅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旣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途尤爲猥濫。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致坐是哉。

禮書

方望谿曰。是篇之義。蓋痛古禮樂遺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衞。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與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緜蕞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後世不傳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衞。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惻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莊姬爲趙嬰之亡故。（嬰通於趙朔之妻。故原屏放諸齊。原卽趙同。屏卽趙括。嬰之兄。）譖之晉侯曰。原屏將爲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子。莊姬、晉成公女。史記作成公姊。）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有功晉國。）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以其田與祁奚。至是復歸趙氏。）其敍趙氏孤事。止此。卽國語鄭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

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爲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紹興十一年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之典。周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贈爵立廟。爲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故朱子曰。左傳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宮。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衞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甌北、亦以史遷之說爲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屠岸複姓。稱岸賈亦失當。）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敍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敍本末。故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淮陰侯列傳贊

王丙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齊不報而自立爲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旣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怏怏之心。實無能爲。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待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旣已失勢。顧與陳豨謀反。令人上變。其爲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爲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斷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爲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摯極矣。

衞霍天幸得侯

衞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衞媼通。（師古曰。媼、老婦之總稱。衞者、夫家姓也。）生青。（青冒姓爲衞氏。）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衞青淫婦人所生。霍緣中宮爲侍中。重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而恆在大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衄者多矣。寧知運有適來。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取驍銳選）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至為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為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異。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偽儒如公孫宏。爵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拜衛青。豈足為黯道哉。武帝為太子時。黯即以莊嚴見憚。既帝即位。黯屢攖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撓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異。有一毫好名嗜利之心。必不能當然直逆。使上下交畏之如此。（黯至則肅若約其血氣皆）（人多詐無情實設深文巧詆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故莊助謂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之也乃亦不能奪其為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許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皆之推崇而以全之也乃亦下其）（而亡黯不幸也）之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使。而于黯猶不敢不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彝谷曰。黯既歿。而柏梁建。太山封。白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閣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為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為相時。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為得宰相之體。（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宏嫉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幸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為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盎之險

王夢樓曰。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險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為明其無罪。當時皆韙之。不知勃為正助。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譏訕。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踧踖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既構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為蔽匿。言不反。未聞以禍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擺抑申屠嘉。迨七國既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即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追其昔款而縱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罷。其誤朝廷而危天下也甚矣。盎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奮不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既知削

之則反。必速為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者朝以上。討徼夕以下。豈不從容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為此搶攘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言其變古亂常以取禍。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為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為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為小人者。可以悟矣。

甘陳之功

夏彝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后嫚書。武帝窮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假屬老成深慮。然郅支戮辱當榮彝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費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忠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即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既繫其父母。始為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蓋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逆天逆衆。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後安因帝讎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即勸其詐為丞相請徒富民豪傑等事。亦皆以迂曲下策。陽為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非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冤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譏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興儲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為作。平準書專譏主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掾獨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為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為刺客。為滑稽。為日者。為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蠡勺編卷九

前後漢書得體要

李仁卿曰。爲書不難。而文爲難。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耕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儒林創於史遷）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文苑創於蔚宗）皆得其體要者也。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不尤甚於宋史之稱道學傳乎）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皆其書而不能皆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諸侯王稱元

金石文字記。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即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即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至末季猶然。文選魏都賦劉良註。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羲氏。終於秦嬴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陳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即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間。蓋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爲弒與被弒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弒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於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從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於書。讀之者委曲詳衍。尚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籍。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全氏祖望曰。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帝以爲外援。本傳以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倉於死。而次年高祖即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祕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溝洫志

南昌熊元撰掾山曰。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蓋五溝內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畢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畢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徧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禹貢不言溝洫必另有此書故孔子得知之而稱禹盡力溝洫）秦楚二燼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二丈二尺之川。（不生此成此之戰用）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汛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弒之次年丙寅。寒浞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

盛決，至十一年丙辰，去塞堤行款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溢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猶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在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鑑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議水性者，因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愈劇矣。賈讓以放河北人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引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廢昌邑王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誤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更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殆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又上官后冊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

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霍光者，宜舉不敢自專云爾。然而猶有執法劾奏如嚴延年者，又漢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參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見讀史提要錄。

劉向宗室之純臣

讀史提要錄，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誠，蓋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欲危劉，章力遏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時杜欽、谷永，亦負人望，欽以日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豈不大哉。

梅福風節

夏體存曰，王氏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諂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

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莽大夫

世之辨子雲未嘗仕莽者，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於是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全謝山曰，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仕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也，成帝亦未祀甘泉，豈雄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沈梅村曰，哀帝既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因冷褒、段猶等言，宜去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立廟京師，復下有司議，師丹議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上以太子奉大宗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其皇也，此議明白曉暢，情禮兼盡，不勞聚訟也。

樓護不當入游俠

張文潛曰，所貴乎游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齪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護使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提咸，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遂富貴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義士之餘耳，何足道哉。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曄蔚宗撰、唐高宗命章懷太子賢、招集諸儒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爲之註、先是、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元嘉初、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是甚不薄、謂諸傳序論、意精旨深、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註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陳直齋謂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嘗令謝儼撰志、未成而蔚宗伏誅、曄與孔熙先謀逆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其本、遂補註之、爲志八篇、編三十卷、唐以前、各自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闕、宋清江徐天麟仲祥曰世言蔚宗志爲謝儼所蠟以覆車夫既曰蠟以覆車安得復有遺續蓋未考昭之所著實司馬紹統續漢志也

黃叔度眞儒者

靑陽劉一峰靜齋曰、黃叔度者、孔子之所謂善人也、抑亦進於君子矣、有善人之質、故與人以可欲、有君子之養、故不與人以易測、元禮孟博李膺范滂之慷慨、矜矣、而至於爭也、太邱朗陵陳寔荀淑之融通、優矣、而疑於流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叔度實庶幾焉、吳體吾曰、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其見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爲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黃憲年十四荀淑見之曰子吾之師表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郭林宗稱憲汪汪若千頃陂陳蕃周舉相謂曰旬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存乎心矣夫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矣、又曰、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爲眞儒者、叔度不必有所表著、人自知爲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程純公乎、

漢人重師誼

漢人最重師誼、後漢儒林傳鍾興、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興乃固讓不受、此以獨封師者也、其以師喪去官者、後漢則延篤、孔昱、晉則劉毅、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朝廷許之、是猶有漢室於場、築居則經道焉、唐宋而後、座主門生之說盛、而傳經受業之誼衰、朋比背公、有明爲甚、分宜當國、氣燄彌張、五雖祖言言文敏不拜王司亦不受入門生我朝順治十三年、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終身敬謹、若考官、朕所謂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期功棄去官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惟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故期功之喪、咸得棄官行服、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喪、西鄂長楊劉以伯母喪、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上虞長度尚以從父喪、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喪、楊仁章若以兄喪去官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喪、太常丞謝元、槐里令曹全、皆以弟喪、廣平令仲定以姊喪、陳重篤還曾贊守以姊喪去官王純以妹喪、咸爭棄官、此東漢風俗之厚、舉相習爲固然、但必待君命、非竟不得去職也、至晉而楊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

潛以程氏妹喪自免、妹嫁程氏者則有非不待朝命者矣、非若今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雖父母之喪、猶從末減也、黃乾行曰、後及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散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人君亦何賴有是臣也、吁可歎哉、

三年服無定制

山陽吳玉搢藉五曰、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間、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光元年、復禁不許、章帝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憂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於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於其長、如北海相景君碑陰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此風之故吏咸忠、衰痛杖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制衰、高頤之臣吏黎庶、衰經墳側、越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然不達於聖人之道矣、

黨錮

東漢鉤黨一案、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又六七百人、賢人爲之一空、自有此舉、而憤激者徧天下、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其所係豈細故哉、溫陵黃氏鳳翔曰、黨人之禍、大抵起於好名、夫以名爲的、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爲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爲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爲衆怨、高名則爲物忌、況有凶豎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併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禍亦泯、黨錮羅列、蟠獨超然、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東京節義壞于曹瞞

日知錄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至孟德獎跅弛之士、至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見建安中詔令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流及正始、魏帝紀少帝即位改元正始一二浮誕之徒、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而風俗又爲之一變矣、夫以經術之治、節義

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欲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也。

蔡邕黨漢爲逆

讀史提要錄。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彧之從曹操同。又曰。邕聞董卓被殺。變形於色。允之殺之。宜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順。卓或誅衛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則邕將欣欣有喜色乎。案獻帝遷長安。董卓旨者。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蔡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邕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辭旨甚切。謂卓位參周召。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知王允之殺邕。不止席上一嘆也。乃馬日磾議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蔡邕之變。責允不當殺邕。是何言與。

漢以曹名官

宋書符瑞志。術士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始以曹名官。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代漢之徵。殆天意也。案兩漢成帝紀註。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百官志。世祖分六曹。不獨吏言曹也。

兩後漢紀

漢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侍中汝南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晉東陽太守陽夏袁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紀差詳。因參摭傳記。爲後漢紀三十卷。皆分代紀年。因年繫事。而凡制度刑政興廢理亂。罔不該備。亦時著論。以明己志。荀紀自序言立典有五。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其餘所論。亦多醇正。袁紀則頗喜縱放。如論光武即位於鄗。以及六家九流之說。不盡合於道。然筆力跌宕。亦史家之雄也。故鄱陽馬貴與悉稱之。毗陵邵子湘謂二子之才。去班范尚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溫公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說者言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又謂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凡九家。按所載文志。爲後漢書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劉義慶。袁山松七家。及劉珍等東觀記。亦八家耳。此言凡九家。誤也。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五六剞劂。而幸得與班范二書並傳於世。士之著書立說。其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豈淺鮮者。

史記漢書舛誤

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曰。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良史。舊矣。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理志。史記於陳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闞止。子我。一人爾。見左傳哀十四年杜註及史記齊世家索隱註。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

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闞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註公輸子倕班一人也師古亦疑爲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爲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頊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杜註及通志。而史公於楚世家。乃并合重黎爲顓頊之後。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世謂係譜重黎弟吳回後。故束晳譏遷并兩人爲一人者。此也。束晳之言見通志。至于虞仲。壽邁。二人也。班椽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于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原註大宛傳贊即。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蓋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竄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而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髠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髠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髠而後敍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班范書失實

葉榮甫曰。讀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於張空拳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夫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爲哉。是其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又江和沈梅村曰。范書段熲傳。熲爲護羌校尉。計前後出兵。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騾馬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分而計之。每戰不過折一二人而已。熲雖知兵。果能盡出萬全。麾下士果能一當百乎。古來邊將上功不實。史臣載筆。雖信。大率如此。

班書誣譏忠節

羅氏泌曰。世有稱良史而大繆聖人之意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使節死義。皆固之所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嗚。然後爲明哲與。王鳳以戚里植黨。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

區以一身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念驅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牽拘試短，鮮不有害名教者。昔范氏謂因下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而予謂因且不得為良史。宋王厚齋嘗以班史不敍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忠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於困學紀聞。近世李杲堂，取其中四十二人為二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每傳為一論，足令赤符殘燄，百世下為之生色，庶以成深寧叟之志矣。

叢句編卷十

三國志

陳氏敬曰：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即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為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即深文斥之。如謂史記、晉黃老，三國志帝魏寇蜀，古人豈任此耶。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俾之。然獨用漢傳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俾之至也。且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若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曰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為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後主禪，於吳書三嗣主曰孫休、孫亮、孫皓，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為寇敵耶。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寔寔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為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裴松之註三國志

晉治書侍御史巴西陳壽撰三國志，世稱其敍事高簡有法。張華尤善之。元嘉時，宋文帝嫌其略，命中書侍郎裴松之註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其多過本書數倍。進表謂壽書銓敍可觀，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務在周悉，凡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所引書至五十餘種，皆註出書名，其大旨在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故於魏之受禪，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之頌功德，李伏、許芝之上符瑞，先後百餘人，其文皆收入縣載，而不知適以失作史者之心也。壽傳魏於吳蜀，而名之曰三國，意不欲指魏為正統也明已。其不得不為魏立四本紀者，以其時蜀人於魏，魏禪於晉，壽身仕晉，安能顯然背蜀以干大戮乎。（竹本陳說）觀其於魏受禪功德符瑞之文，則盡削之。於先主王漢中，即帝位，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天后土之文，則備錄之。是明著昭烈之紹漢，而予以天子之制，結聽後人之定論云爾。而松之顧以其所削者為脫漏，過矣。陳直齋謂大抵本書因率略，而註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舉然以為己任者。嘉祐間，南豐呂南公，紹興間，吳興鄭知幾，近永康陳亮，嘗從事於斯，而皆未成書也。

夏侯與諸曹合傳

魏志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夏侯尚合傳。裴子居曰：武帝紀註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為夏侯氏之子，于惇為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可刺。按傳，太祖以女清河公主妻惇子楙，而淵子衡亦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尚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蜮，何至淫亂若此耶。蓋二氏世為婚姻，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眞等，及其亡也，與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親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詡卑雜，因諫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歟。（荀彧荀攸賈詡亦合傳）

管幼安古之逸民

幼安名行高潔，窮不失義，生於魏境，八十四歲，仍終於魏，而不為魏臣。青陽劉一峯曰：管幼安、古之逸民也。當時薦之者非一人，聘之者非一至，胡不出而博濟天下，顧乃辟處海濱，區區周人之急，恤人之困，為耶。蓋道之不行，幼安已知之矣。曹氏父子纂立，果幼安北面之君乎。荀攸、賈詡在列，果幼安比肩之友乎。非君不事，非友不友，介介然履微不至，得聖人之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悌，熙熙然言溫而貌恭，得聖人之和。幼安豈一節之士哉。巢許隱於揖讓之朝，達也。夷齊隱於征誅之伐，義也。幼安隱於僭偽之世，智也。而義在其中矣，達亦在其中矣。

蜀志先主傳

讀史提要錄：昭烈奔走開闢，百敗而氣不儲，頗有高祖之風。所遇又厄，其創業視魏吳較難，然第一流人物為其所得，則千秋快事也。惟纔得巴蜀，即自稱漢中王，遽即位武擔，（成都西北山名）開咨詩之言，意若有大不

然者。此其心昭然可見。偷時勢利便。得遂所圖。必不能恬然自守。以臣節終。所云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亦慮飾之詞耳。非其實也。武侯感三顧之誠。挺身而出。許以馳驅。論者謂得出處之正。顧其鞠躬盡瘁。星隕營前。原屬武侯之不幸。萬一山陽未禪之先。遂能誅操斬權。中原大定。伯仲伊呂者。將何以處之。此其際難言之矣。

後主任賢之誠

牛舫老人曰。後主禪固非令主。然其任諸葛公。有足多者焉。致諸葛治蜀。政尚清明。而後主不以爲嫌。事無大小。總決於己。而後主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後主不疑其偪。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居宮闈。出師一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亦有爲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終孔明之世。任不少衰。此固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公不能得之於成王者。而得之於後主。後世但嗤其亡國之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過矣。

曹魏受禪

建安二十五年。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羣臣因奏勸進。於是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王丕。丕即帝位。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爲山陽公。魏略云。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冊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尚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封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即位。淮陰吳氏玉搢曰。三代以後。禪讓之事。創行於魏。雖心懷攘奪。而猶必貌爲遜讓。假諸臣之勸進。以掩其迹。又爲大書深刻。以遮蔽天下後世之耳目。（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及受禪表。其文不載於魏志。然二碑皆在許州。今尚完存。）蓋知其心猶有杌隉不自安者。至晉人師其故智。沿及五季。以天下位爲傳舍。亦不更作此舉動矣。趙耘崧曰。曹魏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傚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眞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illegible]）

帝蜀不始紫陽

自陳壽志三國。而其時之作史者。遂不知有漢。如王沈之魏書。魚豢之魏略。孔衍之魏尚書。孫盛之魏春秋。郭頒之魏晉世語。皆是也。獨習鑿齒不肯帝魏。而撰漢晉春秋。謂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於是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而公道始申。惜其書久亡。其目五十四卷。僅見諸唐藝文志而已。以司馬溫公撰通鑑。居洛十五

年。成書三百五十四卷。而又有劉貢父、劉道原、范淳父爲之襄贊。卒不能自拔於陳壽諸人之外。即歐陽永叔論正統。仍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而蘇子瞻又作正統論以駁望之。非不往復明確。然未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自是承其謬者。蓋九百年。至廣漢張敬夫、撰經世紀年。始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其下。廬陵蕭常、撰續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迄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成帝紀年表列傳。而吳魏皆別爲載記。然後千百年是非之公。豁然復正。此皆前乎紫陽而以章武接建安者也。

仲達奸過魏武

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懿恬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爲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翦除之而後已。而懿固恬然無恙也。則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有懿更能玩弄操。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爲第一。曹爽乳臭小兒。乃欲班門弄斧。眞可笑也。見履谷云。

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太宗時房元齡等修。卷首題太宗御撰。貞觀中。太宗以何法盛等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元齡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今太宗御製惟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亦論）故曰制旨。而總題其書曰御撰。四庫簡明目錄曰。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工文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以駢體爲譏。猶未中其根株之說也。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人姓名相同者。視諸史爲較多。李仁卿謂有四王沈。一見列傳第九卷。一見文苑傳。一爲劉聰中常侍。一爲慕容皝將。曾出奔沈[illegible]魏。三孫秀。一權弟匡之孫。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奔晉。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一見諸侯傳。一伏波將軍孫秀。即勸周顗謂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三劉允。一爲江州刺史。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一興之子。爲劉琨偏裨。路逢烏桓賊。戰沒。三王隱。一見列傳四十卷。一爲劉聰尚書令。一爲苻堅將。救袁瑾於壽春者。三張茂。一爲涼州牧張軌之子。寔之弟也。一見丁潭傳。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號會稽三康。一見石季龍傳。二張華。一見列傳第六卷。一見慕容德傳。時姚興拘慕容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華臣計議。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二徐邈。一與宣帝同時。一見簡文宣鄭太后傳。二韓壽。一賈充婿。一慕容廆別駕。二王渾。一見列傳十二卷。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嘗與爭麻池相毆擊者。一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溫嶠

軍食盡。陽說陶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一胡威。一見良吏傳。一義熙十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
人申屠英等、消主簿胡威詣長安。請尚鎮姑臧。一孫登。一見隱逸傳。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註老子。行於
世。仕尚書郎。一解系。一見列傳三十卷。一見陶璜傳。九眞太守董元。勇將。一王與。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
公下士咸勸進。左衛王與入殿。論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與乃收倫。一成都王穎伐京師時。常
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被執。其黨斬輿降。一劉毅。一見列傳十五卷。一見五十五卷。一
王愷。一見外戚傳。恂之弟。與石崇競侈靡者。一見會稽王道子傳。一王洽。一見列傳十二卷。一見王導
傳。洽之父也。三王修。一讒之子。壽樂賢。琅邪王文學。一見石勒傳。一劉裕。一劉裕子義眞。守長安。使王修。王
鎮惡。沈田子輔之。三王辯。一見列傳三卷。一李龍子。二劉裕。一元海子。封齊王。後爲呼延攸所殺。一討
桓元者。三王瑜。一爲李勢中書監。一合之子也。二盧志。一欽之從孫。見欽傳。一爲劉聰弟乂太師。爲聰所
誅。二劉宣。一元海從祖。元海即王位。智官之謀。一見劉聰傳。二劉宏。一見列傳三十六卷。一陝左道惑衆。
見張昌傳。二王衍。一見列傳十三卷。石勒時爲侍中。二王敦。一見列傳六十八卷。一見李特傳。二周撫。
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者。二王皮。一劉聰時爲大將軍。一秦丞
相猛之子。二文蕤。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一見段匹磾傳。二張駿。一涼州牧。即軌之孫。寔之子也。一
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二王遐。一見外戚傳。即簡順皇后之父。一睢陵公祥
曾孫。仕至鬱林太守。二高柔。一宣帝時。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一見王浚傳。二王濟。一見列
傳十二卷。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二段勤。一鮮卑人。初附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
容垂討勤於繹幕。始降。一常山樹根下得玉璽。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二郭敬。
一見石勒傳。一見苟晞傳。二王遐。一湛之孫。承之子。坦之之父。一遐之從子也。二郭文。一見隱逸傳。一見
呂光傳。二王澄。一字道深。京陵公渾之子。驃騎濟之弟。一字平子。平北將軍乂之子。太尉衍之弟。衍使澄
爲荊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
弟。即位。是爲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爲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
是爲恭帝。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
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見廿二史劄記。

晉書五行志

敬齋古今黈曰。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廣
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

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晉官品占田之制

傳莫菴曰。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占四十五頃。第三品占四十頃。第四
品占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
品之高卑蔭其親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唐宋猶有官品限田之法。

晉不徙戎之誠

溫陵黃遠公謂徙戎之議。郭欽言於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移邊地。惜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於
惠帝之朝。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豈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輿謀國政。亦未有議
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復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說以處此。當不至五胡之亂如此其甚矣。

王導非純臣

楊升菴曰。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芽。非朝夕。導不能
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在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拜。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
反。而其子璀言於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全。導之於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
敦之兇猂。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帝慾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
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碏是也。碏子從亂。碏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
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璀。終也不能如石碏。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敦有捨
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
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
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
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己爲亂耳。導當正言得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
非臣下所得專殺。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
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拜導妻曹氏。而導
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茂宏駑狗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
若思之峯岠。當敢爾耶。夫濟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
不如周舍乎。其免於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猶
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佐武穆。猶如索瘢。而無片語譏導。謹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
如此。又曰。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
不如是。導有慚色。郭默叛。導懼。勸帝大赦。首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

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用儕及之。按唐人有言。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而晉書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提挈三世。始終一心。宜稱仲父。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疏。以致物情解體。轉以激稜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何以爲史筆哉。

以牛繼馬之誣

晉書元帝紀。三國時。張掖郡水湧。寶石負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會有將牛金者。懿以鴆酒斃之。至是。恭王妃夏侯氏竊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帝。夏禮答曰。牛繼馬後。晉元與呂嬴並稱。非其實也。當時晉爲正統。元魏爲割據。魏收作魏書。欲以正統歸魏而黜東晉。故傅會沈約宋書爲牛吏夏妃之說以醜之耳。夫邯鄲姬歸異人。期始生政。其爲嬴氏明矣。乃六國忠憤遺臣。從而呂之。直痛恨無道秦耳。晉何辜哉。按唐元行沖、謂元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斯卽以牛繼馬之應。其說似近正可從。行沖著魏典三十卷。楊升菴曰。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

祖逖劉琨陶侃溫嶠

周伯仁新亭流涕時。王茂宏之語非不壯也。然自是而後。諸公從容江左。未聞舉北伐之師者。祖士稚以司州一主簿。請命出師。申討賊之大義。遂乃信孚羣盜。咸備驅策。卒河以南地復還晉土。材略偉矣。使朝廷獎其忠勤。寄以專閫之任。則恢復之功。旦夕可期。乃國難方興。主威已替。功之不成。天也。劉越石鎭幷州。撫循勞徠。流民安輯。當七州俱陷之餘。仗義孤城。力爲措拄。讀其疏。至聽勸不息。臣無歸志之語。慷慨激烈。發人壯志。與祖士稚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無以異也。乃困段末柸之間。卒致困斃。亦可悲已。陶士行值清議廢事之時。能以恭勤。砥柱中流。風習爲之一變。在鎭四十餘年。功績甚著。獨其處蘇峻之亂。見義不勇。向非溫太眞以大義激之。必不能戎服登舟以赴君父之難也。此固不能爲賢者諱。溫太眞僞結王敦。實具苦心。其以手板擊錢鳳幘。妙用尤爲不測。至一定王敦之難。再定蘇峻之難。灑泣登舟。直以身任安危之責。其與陶侃書所云。事濟則臣主同祚。不濟則灰身以謝先帝。義氣凜凜。使人激發。絕裾之罪。或可從末減與。見讀史提要錄。

陶潛傳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乃令人候其出廬山日。遣潛故人齎酒半道要之。潛便引酌野亭。宏出與相見。潛亦不避。歡宴窮日。宏要之還治。遂乘歡興至州。言笑賞適。恬如也。元熙獻之日。（名嶠蜀陸陽人）陶公再爲鎭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逆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于宏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宏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彼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慚媿。欲借高人勝士以自解蔽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

一王宏哉。漁洋司寇謂此論前人所未發。

淵明非陶侃曾孫

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詞。夫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於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於服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考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於侃傳。若茂亦侃子。則既見於潛傳。又嘗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反不見於侃傳何也。或又以命子詩一篇。詳述長沙勳德。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勳業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敘人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也。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於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辨而知者矣。見洪稚存更生齋集。

蠡勺編卷十一

兩晉雲擾諸國

唐太宗晉書載記序云。魏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皆畏匈奴而輕漢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乃咸尊漢）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人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建武二十四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皆以爲不可許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自單于入居西河休類安煩難以驅逼魏武分其衆爲五部大率皆居晉陽）郭欽騰牘於武帝。（太康二年郭欽疏言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部雜胡於邊地帝不聽）江統獻策於惠帝。（元康九年江統預知劉石之亂作徙戎論）以聞時朝廷不能用。皆以爲魏處戎夷。編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憂諸幷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成寧五年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淵字元海漢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其子孫冒姓劉氏）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恥也。聰之誓兵。東寇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永嘉二年劉淵僭帝以其子聰爲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將軍）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晉之過江居半中原劉淵一倡并雍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光興元年劉淵據平陽稱帝子和嗣弟聰弒之自立遂攻晉弒懷愍子粲嗣靳準歸之族弟劉曜秦殺靳氏自立改號趙子熙嗣爲石虎所滅）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石勒據也大興二年稱王尋僭帝號上黨子宏嗣石虎弒之盡殺勒補而自立遷於鄴子世閔見還弒之弟鑒復弒遵自立時石祇又僭帝於襄國）張氏先據河西。（張軌安定烏也仕晉據河西追實晉故事封晉鄉侯進太尉涼州牧）

（子寔嗣弟茂嗣茂臨終戒其子駿世守忠順駿立有勸稱王者駿不聽子重華嗣[illegible]繼之兄祚篡立稱涼王張瓘等殺之立元靚其叔天錫弒元靚自立爲苻堅所滅）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趙冉閔弒石鑒盡殺石種而自立改號魏爲慕容儁所滅）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前秦蒲洪氐也以讖改姓苻稱三秦王子健嗣僭帝子生嗣苻堅弒之自立[illegible]於潼水[illegible]中爲乞伏乾歸所滅）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前燕慕容廆鮮卑也[illegible]東稱大單于子皝嗣稱燕王徙龍城子儁嗣據鄴僭稱帝子暐嗣爲苻堅所滅）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illegible]）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illegible]）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illegible]）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illegible]）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illegible]）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illegible]）段業據張掖。稱北涼。（[illegible]）後三年。李元暠據敦煌。稱西涼。（[illegible]）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illegible]）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illegible]爲拓跋燾所滅）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illegible]爲拓跋燾所滅）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彝咸毗。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illegible]）

（記之各紀本末爲則皆也）

雲棲諸君多文學

晉載記。僭僞諸君。非中國人。亦多文學者。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即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即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氐人。乃求學耶。乃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堅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

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賦詠。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見甌北劄記。

慕容恪王景略

慕容恪近乎王。王景略近乎霸。恪頗得諸葛孔明意。景略已不亞龐士元。身當六朝時。英雄輩出。在南則桓溫、劉裕。在北則劉淵、石勒、苻洪、姚萇、慕容垂、跖跋珪、高歡、宇文泰。皆有蓋世之才。而不善用之。卒之弒君篡國。塗毒生靈。無所不至。惟此二人者。爲能自愛其才。而以劉淵石勒諸人之所爲爲恥。故建功立名。酬其夙志。亦庶幾始終皎然。無復瑕纇者。恪身分尤高。託孤寄命。大節不可奪。其諸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景略差覺發揚蹈厲。唐宋而後。如姚元之、張乖崖。猶得近之。

慕容廆張茂段匹磾

高沙夏氏曰。晉之渡江也。國勢如累卵。幽、并、青、冀、雍、豫。皆爲敵所據。衣冠華胄。相率投降。各鎮亦擁兵自固。坐視陸沈。未聞有勤王之舉。惟前燕慕容廆在遼左。前涼張茂在涼州。皆間關萬里。浮海越山。稟承正朔。不改初節。段匹磾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後爲石虎所執。控抑百端。終不見屈。秉持晉節。以至見殺。此三人者。忠貞之志。可貫金石。中土士對此。不當愧死耶。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本紀列傳七十卷。志三十卷。齊太子家令吳興沈約。於永明中。兼著作郎。奉勅撰。館閣書目謂其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有上及太康者。上及黃初者。更有上及永平者。撰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獨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實甚矣。甌北趙氏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其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删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闕。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之所補也。（自王智深傳。約多宋明帝鄙瀆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於是多所删除。可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本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帝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以爲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删除。是約之所删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

此之易也。（自註：徐爰傳，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爲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是可見爰書本斷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爲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爲宋諱。乃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爲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齊書者，當於此而推之。（自註：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傳在五十九，而尚之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嫌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孤城，憲悉力拒守，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鬭，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秀，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檀道濟等不敢救，乃陷於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於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劭弒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疏漏。而八志中卻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羲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見陔餘叢考。

宋高祖晉之曹操

劉寄奴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爲當世所推，真一世之雄也。討桓元，破盧循，滅燕滅秦，皆自尊征伐，不待詔命。雖功業爍著，而無君之心，行道皆知之矣。魏崔浩曰：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德宗、晉安帝字也。後果命王韶之縊安帝於東堂。恭帝雖立，未幾廢之爲零陵王，以兵守之，復置之死地而後已。則操懿之奸亦未至此甚者。

諒闇生子

宋文帝即位後，生元凶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見宋書二凶傳。徐健菴曰：服內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稍有人心者，莫不以爲不可。（唐律，居父母喪生子者，徒一年。）而明太祖乃獨去之。論者謂商之帝辛，宋之元凶劭，明之武宗，皆服內所生，故終至悖戾而傾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雖間有之，要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於名教，并且貽禍於邦家，亦可爲世之殷鑒矣。明祖因己之多欲，反誣古禮爲不情，（見孝慈錄序）於是律文亦刪去之。而世之蕩軼禮法者，益放縱而不可禁矣。公羊子論喪娶，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愚於服

內生子亦云。

齊書

曾南豐上南齊書表，言八紀十一志，（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中分禮二、天文二、州郡二，故云十一。）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亦言五十九卷。而梁書子顯本傳，稱六十卷。豈子顯嘗爲自序附入，後乃削之耶。先是建元二年，置史館，命檀超、江淹掌其職，功未就而超卒，淹乃撰成之。是齊舊有國史也。又有豫章熊襄著齊典，吳興沈約著齊紀，吳均著齊春秋，俱見各本傳，則子顯之書，亦本諸家之舊成之耳。子顯，豫章王嶷之孫，史稱其恃才傲物，卒諡曰驕。其自序有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唐勒、宋玉）梁之嚴鄒。（嚴忌、鄒陽，前漢梁孝王客）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故南豐謂子顯之於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體益下。況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也哉。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尤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見陔餘叢考。

齊書類敘法

趙甌北曰：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櫽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十二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尤爲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於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於澄。韓靈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敘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覼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尚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尚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又曰：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敘李傕、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關柔、鮮於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嵇康等。衛覬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此本古法也。齊

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滕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并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通鑑無鬱林紀年

李敬齋曰。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卽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鬱林改元隆昌)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旣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卽位歷四月。(海陵改元延興)於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欒諸子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置踰年之君於無人之地。寧不爲史筆之累哉。

梁書文做班馬

梁書五十六卷。貞觀三年。姚思廉(原名簡。以字行)受詔與魏徵共撰。先是。思廉之父察、爲梁史官。嘗修梁陳二史未成。以屬思廉。至是乃推父意。又采謝炅、顧野王等諸書。成二書。以卒父業。徵惟著總論而已。趙甌北劄記。謂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鎚。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卽序事之文。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潔。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廉父子爲不可及也。世知六朝之後。古文自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隋之間哉。史稱察至孝。有人倫鑒。學藝優博。操行清修。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鐘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梁書編傳失檢

趙甌北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卽敘於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爲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爲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爲帝者。而以其子係之。已屬位置失宜。旣係之於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爲太祖九王。乃以其沒於齊朝。遂不爲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

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爲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爲區別。究屬無謂。旣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於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爲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礙也。姚思廉修梁書時。已朝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韋叡六朝之冠

南史。普通元年。梁車騎將軍韋叡卒。謚曰嚴。楊氏愼曰。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温公謂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而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陳書隱諱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卷。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父察、爲梁陳史官。錄二代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又未就而察死。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始上之。趙甌北曰。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弑之跡。此固仿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特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卽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自註。見南史)本紀旣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卽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自註。南史昌傳。謂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爲宣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於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盜。殞於車中。亦隱約其辭。不見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劉師知爲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遶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自註。見南史)此則師知弑逆之罪上通於天。何得曲爲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敘其議大行鑾前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纔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衍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爲迴護耶。又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留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寺。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於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於陳武。書中并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於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於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於陳。當

其不仕寶應.尚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於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協同官於陳.入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曲徇.而爲之立佳傳也.南史於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勸寶應書.又無譏之者矣.

陳高祖政尚寬簡

鄭元璹嘗謂曰.陳霸先以疎逖外臣.三年之內.輒遷梁祚.豈有殊智巧哉.直以義師討賊.紓君父之難.庶幾有慷慨風烈耳.且嘗不殺一人以代梁.故子孫入隋.亦不遭誅戮.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此也.改玉以來.又能奉身儉約.爲政寬簡.且倜儻服衆之才.明孤虛遁甲之術.過舉甚少.惟不任宰相.萬幾之衆.獨委其事之武夫五六人.刑政百未一舉.躬蹈捨身.而致絕嗣.位歸兄子.事佛何益.其亦梁武之儔與.

南北史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崇賢館學士鄴人李延壽撰.延壽父大師.隋渤海郡主簿.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諸史詳略皆美失實.思擬吳越春秋編年刊正.未就而卒.延壽既數與論撰.乃追成先志.以馬遷體例.總序八代.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二百四十四年.[illegible])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爲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凡一百七十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爲南史.唐書本傳.稱其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原書遠甚.其進表略云.北朝自魏而降.南朝自宋以還.史牒之同異繁多.非修明何以示勸.臣幸生景運.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一十六年.鳩遺逸以廣異聞.編別代共爲部帙.雖疎野遠慙先哲.而披求所得.竊謂詳盡焉.故是書刪繁補闕.實綜條貫.卓有可稱.倘更去其禨祥詼嘲諸瑣屑.而復采各書之志以分入其中.斯爲完史矣.

北魏

北魏.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傳至毛始大.毛傳二十七世.至什翼犍.會苻秦來伐.部落分散.犍孫拓跋珪.(北方謂土爲拓.謂后爲跋.因以爲氏.孝文帝改爲元氏.)復自立爲代王.遷都平城.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僭稱道武皇帝.廟號世祖.改國號曰魏.百度修舉.衣冠文物之盛.煥乎可觀.(詔諸州坑沙門.毀諸經像.亦太過.孝文時.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使遊僧不得自由.又可爲後世法.)傳十三世.計一百五十年.至後廢帝朗.以疎遠.廢之.高歡.歡立孝文帝宏之孫修.遂爲歡所逼.奔依宇文泰.自是魏分裂而爲二.宇文泰奉孝武帝(即出帝.名修.)入長安.是爲西魏.高歡別立孝靜帝(名善見.)都鄴.是爲東魏.其後西魏禪於周.東魏禪於齊.與江左數世易主.若出一轍.蓋東魏一世止十七年.自修出奔.歡立善見於洛陽.篤好文學.從容沈雅.究無補於敗亡.既禪位高洋.未幾被弑.時梁大寶元年也.西魏三世.計二十二年.自修出奔.軍國大事悉歸宇文泰.泰弑修而立

寶炬.(凡稱文帝.十七年.)傳欽.(凡稱廢帝.二年.)及廓.(凡稱恭帝.三年.)復爲宇文泰所弑.即爲宇文覺所滅.時陳永定元年也.

高允清介

夏醴谷曰.高允好切諫.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後乃爲中書令.魏主親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清介之節.爲游雅所推.其薦舉賢才.無間新舊.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元魏諸臣.當以允爲第一.南朝亦無其匹.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處尤不可及.郭公積笏滿牀.豈不以彼易此矣.

崔浩國書

崔浩奉詔撰國書.成三十卷.(高允書稱其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是浩之作史.亦如魏收之所爲.安不宜暴揚國惡也.)時太史令(閔湛郗標之徒)諂事浩.請立石以彰直筆.於是北人無不忿恚.舉相譖浩.以爲暴揚國惡.浩被族誅.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族.高允亦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爲.入請赦允.及允見上.自言浩所領事.總裁而已.其間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欲誅之.太子爲解.允又曰.臣罪當族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宋魴夏氏曰.載筆記言.固當據事直書.以存史體.然誼關君父.詎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直播其惡而無所忌者.不幾以證父攘羊爲董狐耶.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世不以爲諛也.浩但知貴直.其嬰滅族宜矣.至允不受太子指導.直任其罪.且云著述臣多於浩.冀人情所難.其後魏主復謂太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人口死者矣.夫太武不嫌其忿.而轉爲數千人幸.固不失爲賢主.若允則惟不自恤其死.乃能救人之死.仁人之言.所全顧不大哉.

北齊

北齊高洋.懷朔人也.其七世祖隱.爲晉玄菟太守.因世居之.父歡.(齊追稱神武帝.)仕魏.誅爾朱氏.執國柄.兄澄.(齊追稱文襄帝.)爲盜所殺.洋即篡魏祚.(齊稱文宣帝.)因三方鼎峙.繕城郭.修甲兵.宇文泰見其軍容整肅.歎曰.高歡不死矣.僭位後.自矜功業.沈湎酣歌.未幾暴卒.(帝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天子.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後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命邢邵爲其子制名.擬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死.兒其不能立乎.此天也.他日.謂弟演曰.奪時勿殺.殷立.(齊稱廢帝.)不一年.演果殺之自立.(齊稱孝昭帝.)止兩載.遇暴疾.傳弟湛.(齊稱武成帝.)湛因彗星見.傳子緯.(齊稱後主.)縱侈敗度.邊鄙告急.幸嬖竊身.國事付之幼子恆.(齊稱幼主.)周師追迫.卒赤其族.北齊起於高歡.盛於高澄.高洋篡魏.傳六世.僅二十八年.并於北周.而北齊亡.

始用士人爲縣令

後主緯天統二年丙戌.綱目書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游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北齊後主

後主緯爲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與陳之奈何帝相彷彿。陳後[illegible]奈何帝又宮婢封郡君。奇夾焉。稱號同。雜號開府。則更出人意表。至平陽已陷。猶請淑妃更獵一圍。蓋荒色荒禽。而有之。爲周所滅。不亦宜乎。

北周

北周宇文覺。代郡人。其始祖爲鳥兔。有採寶。何。得黃帝玉璽。建國號宇文。北俗謂天子爲宇文。又因以爲氏。十三世。生泰。仕魏。進封周王。僭追稱文帝子覺嗣位。年十五。從兄護。移魏祚授之。僭稱孝閔帝自恃強果。欲圖殺護。卒爲護弒。護既弒覺。立覺之庶兄毓。僭稱明帝而大權仍總於護。毓苦護逼。當易簀時。舍子立弟邕。僭稱武帝邕遂能誅護。報兄讎。以正王法。而又尊儒術。斥異端。省妃嬪。崇節儉。武帝智深勇沈[illegible]數年之間。平齊土。而擒高緯。亦英主也。子贇爲世子。時已多失德。及嗣位。僭稱宣帝極意逞志。自號天元皇帝。兒戲彌甚。傳子闡。僭稱靜帝僅七歲。后父楊堅廢之爲介公。尋弒之。宣帝崩劉昉等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篡[illegible]色自宇文泰握魏柄二十餘載。至子覺僭位未久。兄弟被弒。歷五世。止二十五年。族滅于隋。

北周制度近古

讀史提要錄曰。北周制度頗近古。蘇綽亦開世異才。其請作府兵。復官制。皆井井有條。今之論府兵者。咸以爲李唐之制。唐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團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擁兵之重不知始於綽所建議也。蓋隋講武。猶有三代遺意。

宇文護自衛

夏氏之誇曰。宇文泰駕馭英雄。致有遠略。及臨死。託孤宇文護。遂致二子被殺。幸立武帝。能除之耳。蓋宇文泰之爲賊。與高歡不同。歡明目張膽。公然作賊。泰卻藏頭露尾。猶若顧畏名義。未弒君之先泰正也歟賊也既弒君之後則泰至護則純任爲盜。殊不假有篡奪之心。使護而欲篡。當日自可以不立覺。即立覺之後。亦自可以不立毓立邕。其所以迭弒二君者。正恐我不圖人。人將圖我。自衛之計爾。之罪浮於懋歟

西魏北周不建號

西魏拓跋氏。自廢帝欽及恭帝廓。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稱天王。但紀元年二年。不設號。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禪代之後。亦因之。至明帝毓三年。用崔宣猷奏。乃從之。建號武成。是自魏末壬申。[illegible]承聖元年至周初己卯。陳高祖永定三年無年號者凡八年也。

蠡勺編卷十二

隋書

唐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後將何傳焉。高祖以爲然。乃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縣振論撰。歷年弗就。罷之。太宗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乃以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趙宏智等同撰。書成貞觀十年。上之。鄭氏樵通志略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諸書是也。然亦隨其所長而授之。未嘗奪人以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之徒、博通古今。于李之徒、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而隋書尤詳明也。

隋書十志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顏師古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蓋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illegible]）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並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周隋梁陳齊）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玄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所作）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隋處周陳之異

隋文篡周滅陳，撫有華夏。以周書考之，凡周文帝、節閔帝、明帝、武帝、宣帝子孫，以次誅殺殆盡。其宗室內，惟宇文洛以疎屬年幼，得封介國公，以為隋賓。未幾，又鴆之。于是宇文氏之宗族，略無在者。至于陳，不惟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慎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于宇文氏則盡殄之，于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illegible]）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illegible]）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為貴人，甚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敍用，由是並為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無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固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減也。（[illegible]）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寧紀年，而煬帝之被弒，仲書于義寧二年之內。陽湖趙氏以為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為南北朝結局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如出一轍。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手宇文化及以報之。蓋堅篡周之初，即盡滅宇文氏之族，此特為李唐驅除難耳，亦南北朝一大結局也。

竇建德有王者度

王阮亭曰：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下。楊維楨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為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為上儀同，視夏王何如。此亦可以成敗論耶。（[illegible]）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有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寧人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為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李密每失事機

大業十三年，密攻東都，入其郛，移檄郡縣，數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書罪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語。明年，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忽又奉表降隋。高沙夏氏曰：與前數罪之檄，不自相矛盾乎。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illegible]）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于無成，天下遂為唐有。

徐文遠相時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性方正。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曰：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唐創業起居注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藝文志作三卷）工部尚書溫大雅撰。所載自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述神堯不受九錫，反覆之語甚詳。陳振孫謂足以揣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皆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為明白洞達也。愚按阿摩罪浮于桀，使唐之君臣早舉其大逆不道，而舉兵討之，以快天下之人心，庶幾乎自亳之義矣。乃不倡弔伐之義師，而狃篡竊之故智，必立幼君，加殊禮，然後取焉，使一代之興，名義之正，且不得如漢高，此昔人所以謂有撥亂之才，而無反身之學者也。惜哉。

新舊唐書

長洲沈文慤公曰：撰唐書者本非一家，刪吳兢舊本而成者，出于韋述，至石晉時，因韋述本增損之，為舊唐書。宋仁宗朝，奉詔刪定，名新唐書。二書之成，皆不能無失也。舊書繁略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敬之死難，而概之以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概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

而列之隱逸。一傳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為紕繆。宋時更修宜矣。而新書于魏謩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陸晏洪之將。紀以為陸晏洪。傳以為陸景洪。膠東王道彥等。紀以為降封郡公。傳以為降封縣公。曾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二十一人。此亦抵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于五代干戈文氣卑陋之時。其采擇推考撰擬。難于精確。新書之成。其十有七年。而歐陽修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歐公詳改。歐以宋公為前輩。竟不易一字。夫是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書藝文志之雜

李仁卿曰。唐藝文志。次第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閻稱陳留風俗傳三卷。（閻稱漢人。後以避諱改姓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與。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為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元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元真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夫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靜無為。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乎。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城王文簡曰。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道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按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請國公勤王錄以紀其事。昭宗幸華。請散騎後軍。誅李筠。闔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又李商隱為黨人所惡。乃李宗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為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為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新書告成之雜

王阮亭司寇古夫于亭雜錄曰。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周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為纂修。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為編修。而賈為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曆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憂。張楊皆外補。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皆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

未嘗至。公甫還闕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錄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曆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

唐書糾繆

宋仁宗慶曆間。嘗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唐史。久而未成。至和初。復命翰林學士歐陽修撰紀志。端明殿學士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曾公亮提舉其事。閱十七年而成。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增志三。增表四。共二百二十五卷。論者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固不足傳。而新書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略。猶未失為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焉。閱當局時。同僚鄭相納日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其始立之法已非善。故唐子西、劉器之、皆嘗詆之。而成都吳縝、遂撰糾繆二十卷。序言其失有八。因摘謬誤者為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于朝。紹聖元年。上之。又王明清揮麈錄。嘉祐中。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書成。乃指摘其瑕疵。是其意本欲洩憤濟之私。未必可盡云公是。然以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新書實不能無過求簡淨之失。當進呈時。仁宗卽有旨謂舊唐書不可廢。乃其時敍列十七史之目。仍止收新書而無舊書。則以新書為本朝所修。而景文文忠二公手筆。亦遠過天福諸賢也。

府兵原委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按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所類反。與帥同。）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更番給役。視遠近為差。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此歷安史之亂。而彍騎為藩鎮矣。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

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布列天下，故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所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見文獻通考。

節度使始末

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特使帶節者，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名官，自賀拔始，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制節度使，秦趙氏翼曰，唐中葉，每以數州為一鎮，（名方鎮及藩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為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于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王侯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交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于朝，其始為患者，祇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偏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迩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于藩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于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太宗念切賢臣

洪稚存曰，余讀新唐書馬周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魏徵傳，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尚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戚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

篤終將相陪陵詔

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識塋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觀此，則太宗之眷意功臣益見矣。

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正月，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蓋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三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舞如夫子與賓牟賈論武樂所謂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之類）後號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半舫老人曰，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郅惲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于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譬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佐其釁，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蓋高祖命徵為太子洗馬，則為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子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李衛公告獄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為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李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為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以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繁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僞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房杜相濟有成

滄浦臨下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兢兢，蓋蘊懼，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為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若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使天假之年，（如晦四十六卒）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平高麗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蓋蘇文之弒逆，銳欲討之，卒不能克，高宗時，蓋蘇文已死，乘其隙，遣李勣、薛仁貴、大舉滅之，收其城百七十有六，厥功偉矣，丹徒王夢，以為受俘之日，當斬蓋蘇文子男建男產于昭陵，以快太宗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蓋蘇文弒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藏，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蓋蘇文長子男生，始念其有請兵嚮導

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于遐邇矣。奈何利其封號，毀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幷列顯榮于中國，刑賞之義何居乎。蘇文親爲弒逆，罪通于天，男生雖有功于唐，亦不得而議減也。況男生兄弟相鬪，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爲自救計耳。旣爲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爲唐室之功臣，免死足矣，他何及焉。

薛仁貴免死除名

讀史提要錄，薛仁貴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顧以不卽重誅爲失刑，夫勝負兵家之常，倘一不捷，卽以棄于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陰、岳忠武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按仁貴每戰必克，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而突厥入寇，召還，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兜鍪見之，虜驚顧下拜，尋解遁去，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爲敵人所畏慴，卽國家之輕重繫焉，輒爲讒棄，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長城爾。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卷，升菴謂仁貴周易新註本義四卷，與此微異，殆名將之能文者歟。

蠡勺編卷十三

武后本紀之非

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沿史記漢書呂后例也。唐史館修撰沈旣濟嘗有言曰，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耳，無遷鼎革命之事也，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天命未改，則武后安得立紀乎。宜范淳父撰唐鑒，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事，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用旣濟之言也。唐書不能有所裁酌，而立紀與中宗同卷，不幾民有二王乎。又直齋書錄有唐則天實錄二十卷，題吳兢撰，陳振孫謂武氏罪大惡極，固不當復入唐廟，光武以呂后危社稷，不令配食高廟，特識也。而題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是武氏不應有實錄，而正史又何可有本紀也。又神龍元年，武氏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思善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毋亦以武氏不當合葬，故爲是委婉之詞歟。

武后改月之謬

唐曆志，武后自永昌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

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是以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孔子有言曰，行夏之時，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猶未盡協敬天勤民之道也，而秦始皇二十六年，乃以十月爲歲首，事不師古，剛愎自用，紫色蛙聲，後先一轍。

武曌狠于呂雉

夏醴谷曰，當高宗立武后時，褚遂良以死爭，其對上語，慷慨激烈，凄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立武后詔可謂曠聞盡亘古今來事有是事哉。蓋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殺一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略有圭角者，卽行翦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于死，皆倖也。世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爲何物矣。

綱目用武后紀年

癸辛雜志曰，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以爲唐已絕亂，遂有嗣聖等二十四年之號，但于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而每年之下，又綱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旣革唐命，國號爲周，旣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周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也。

石淙倡和詩

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陽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巖。按金石文字記，有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鈴衛郎將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郎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朱竹垞檢討謂武后是遊新舊書本紀均未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又按別有秋日宴石淙序，張易之撰，闕年月，在石淙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耶。見漁洋山人跋唐詩小補。

帝在房州

全紹衣曰，唐沈旣濟駁吳兢史，兢撰則天實錄，以爲中宗旣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范氏祖禹撰唐鑑，由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凡廿一年，雖武后光宅至長安年數，更不用。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

諸侯之託于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密。予則謂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于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即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顯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故中宗之廢也。當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當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

狄梁公亦邀天幸

盧氏鼎元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于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牽帥不忘。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張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仁傑年七十一）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孫之翰論改元

孫之翰、名甫。蜀人。著有唐論。楊升菴稱其筆力在范祖禹之上。中宗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氏、迎相王。人輔少帝。（名重茂。中宗四子。爲韋氏所立。）已而睿宗即位。（即相王旦。重茂復爲溫王。立隆基爲皇太子。）未踰年。即改元景雲。之翰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論曰。古之人君。繼體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剖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強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誡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與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變。彼闒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張九齡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李長源近張子房

鄴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留侯同揆。（柳玭稱兩京收復。鄴謀居多。其功賢智邁范蠡。）至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皓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新書本傳。亦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

人爾。漳浦藍玉霖曰。李泌、王佐才也。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僊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也。

將相廚食之侈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常例。其後乃至每遣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例。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爲相。始罷之。王文簡曰。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使商賈因以爲利。政體之謂何。贊皇固賢人。而裴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也。又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于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于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左右教坊

文獻通考言。唐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謂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已。開元二年。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雍錄云。梨園在光化門北。）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夏禮谷稱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禍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容齋沈后傳之謬

代宗沈后。德宗母也。陷賊。不知存亡。建中興元間。屢求不獲。憲宗即位。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久。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爲忌。從之。乃先令造褘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毛西河曰。此亡于禮者之禮也。大抵魏晉六朝。多遭喪亂。故賀循、庾蔚輩。每彷曾子問。劇言變禮。在唐時作通典者。專引其語。此特其一耳。緣代宗沈后。在天寶末、當安史之亂。流散洛陽。距憲宗即位。已六十餘年。即其子德宗大行時。亦在位二十一年。壽六十四而崩。納未議及此禮。必又越順宗至憲宗。而始發哀迎廞作主祔廟。原不可解。然約計其年。已逾八十。與庾氏中壽之語略合矣。乃唐史沈后傳反云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並不知其年。當從何數法。則荒唐殊甚。然且此時憲宗承順宗後。其所云大行皇帝啓攢者。順宗也。乃又云大行皇帝至孝。曾于建中時立奉迎使。遍訪太后。則建中係德宗年號。一似此大行不指順宗、指德宗者。天下有信史而大行皇帝尚不知誰屬者乎。

劉蕡策切過江都

滓補盧氏曰。蕡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概緩而不切。蕡獨譏切官宦。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尙盛。蕡親見憲宗敬宗之亂。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蕡太疎直。恐帝諱言而身誦詩于廷。則蕡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蕡忠誠驗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任朝。而不能使蕡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唐年補錄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賈緯撰。天福五年。詔戶部侍郎張昭遠、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及緯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緯念武宗之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以成此書。始會昌。終天祐。雖論次不無闕謬。而事迹粗存。實有補于史氏也。按唐之國史。藏興慶宮。本極詳備。唐書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但在興慶宮。安史之亂。悉遭焚燬。逮天寶而後。存者僅史官草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耳。廣明亂後。愈益散亡。自高祖至代宗。尙有紀傳。德宗止存實錄。武宗以下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賴緯輯成是書。故會昌以後紀傳。多爲緯所補綴。是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爲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力爲著。而遐蒐博采。網羅遺軼。是書所係。尤非淺鮮云。按緯又有賈氏備史六卷。題諫議大夫賈緯撰。敍石晉嗣亂。每一事爲二詩系之。

晚唐氣節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幷其人而薄之。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全謝山遐追山碑。謂晚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尙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啟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蕘、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震之不屈于漢。皆不愧爲唐之貞士。

唐都會盛衰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珍異錦。華清宮之香

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于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衖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驚。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幷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年。不至一旦蕩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亦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幷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鄽閭。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于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黃巢等傳。甌北劄記。

唐餘錄

五季之亂。干戈俶擾。君臣易置如傳舍。然疑其典章制度。泯而弗講矣。顧各朝咸有實錄可采。此開寶閒薛居正等五代史所由援據而作也。然其書自金泰和而後。日就湮沒。體制義例。無所考見。惟寶元二年。集賢院學士登都王皞子融。王沂公曾之弟。嘗歐陽五代史記未出之日。撰唐餘雜史三十卷。上之。文獻通考作六十卷。有紀。有志。有傳。又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其下方。蓋五代之別史也。歐陽公不爲韓瞠眼立傳。有附見述陸實錄。尙見識于時。此則列諸忠義傳內。且表出宋代襃贈之典。蓋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有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勸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諸之句。後呂伯恭編文鑒。制詔類部以冠首。韓通之死。在太祖未踐極之前。其人其事。自當爲五代之不可闕者。乃新舊史皆意存迴護而不及此。甚矣史筆之難也。又建隆初。宰相王溥上所撰五代會要三十卷。此尤在薛史未修之先者。

梁唐晉漢周書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日五代史者後入總括之名。監修者。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纂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悉依各朝實錄爲稿本。明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以爲繁猥失實。自加刊定。爲五代史記。藏于家。神宗熙寧五年。詔取付國子監。由是薛歐二史幷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專用歐史。而薛史乃日就湮沒。寖而失傳。其散見于册府元龜、太平御覽、及永樂大典者。皆割裂亂淆。無復見薛史篇第之舊。蓋歐史重書法。薛史重敍事。不可相無。人咸惜之。幸遇我朝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諸書。甄錄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令四五百年亡軼之薛史。一旦復爲完書。得列正史。以成二十三史之數。誠漢唐以來稽古右文未有

之帑事，其嘉惠士林之恩，固深且重，而薛盧扈張劉李諸臣，亦當拜舞于地下矣，豈不休哉。（北夢瑣言記）

五代史記

歐陽子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文獻通考七十五卷）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以歸于要也。（竹垞五代史記注序）然惟過求高簡，而又欲采證極博，則未免有語焉弗詳，似轉鄰于舛誤脫漏之處。（如朱友謙殺程全暉事，紀與傳不相符，楊氏稱遂與李彥威……）（止事之一戰，六不入梁傳而入雜傳，……）觀徐無黨註中所引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鑒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固所采用者，其修唐書時，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皆羅之爲考訂，而宋初績學之士所紀五代事者，已無慮十餘種，（如范質五代通錄、王溥五代會要、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紀年……）罔不參互而甄綜之，其心力亦甚勤也已。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該過焉。雖于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皆略焉勿書，宜其來毋乃太簡之譏，然文筆峻潔，合追史記。（……）又以春秋書法，寓褒貶于紀傳之中，即未必盡不謬于聖人，要可爲後世作史者法矣。（……）

五代史記有可議

歐陽五代史，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于唐臣，又不入于死節傳，亦屬疏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寶，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通鑒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甕牖閒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之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有可議者，見陔餘叢考。

沙陀亦唐末之賊

晉王之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父朱邪赤心，爲唐振武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破黃巢，復京師，拜

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夏瞻谷曰，黃巢爲流賊，朱溫爲不流之賊，要其爲賊則一也，雖然，沙陀獨非賊乎，李國昌曰，臣不以一子負國家，其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愜，即父子同反，此時若非北討沙陀，賊巢之禍未至若是也，後朝廷播遷，使討賊自贖，沙陀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遲迴代北，爲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唐在大中之時，國勢猶盛，時逆巢爲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西平一輩人，未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鎮條條，使沙陀獨專收復之勳，又全不爲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藩屏外肆，流離蕩析，幾有寧宇，以訖于亡，而胡氏范氏屢以忠義許之，得毋爲一二美言所賣耶。

劉知遠殺李從益

五代之主，惟劉知遠得國爲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弱爲篡逆者少異耳，然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淑妃，（唐明宗第三子）王淑妃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嘗爲明宗臣子，無嫌無過，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日促，見五代史闕文。

郭雀兒殺趙童子

五代史補曰，高祖（周太祖郭威，世稱郭雀兒）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曰，樞密太尉，（郭威時爲樞密副使）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犯，皆殺之，居人數千家，賴以保全，其致金帛于門爲酬謝者，積若邱陵，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乃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趙氏當爲天子，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殆周祖厭世未十年，而趙宋有天下，此與點檢作天子同一徵驗也。（周世宗從書中得一木，書點檢作天子五字，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宋祖代之）惟趙童子以無辜受戮，爲可惜已。

王朴言至宋乃驗

藍玉森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疆如指掌，倥傯戰伐之閒，定律曆，興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乃年五十四卒，而世宗亦中道而崩，其後宋興，定欽天曆，作大晟樂，皆用之，不能易，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皇哉，按朴本傳，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而明王文恪鏊震澤紀聞，（又名震澤長語）謂王朴忤旨，太祖命斬于市，臨死作詩，行刑者復命，上問朴死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坐死，考周世宗六年爲戊午，越恭帝己未至庚申，乃宋太祖建隆元年，何文恪之失實若此。

吳越世家

五代史記吳越世家，謂自鏐世即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魚雞卵鷇，亦家至而日取之，子元瓘嗣，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之殆盡。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謂此吾帑中物者是也。而司馬溫公撰通鑑。多本薛史。不主是說。且謂宏佐年十四嗣位。溫恭謹士。嘗問倉吏蓄積幾何。吏以可支十年對。佐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彼此懸異。可疑也。按鏐夙好在玉帶名馬。故所居城爲衣錦軍。嘗賜錢八千萬貫于新昌石城寺。鑿佛像。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至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儼七丈。時人指此爲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則其他之侈靡而不恤其民者可知。乃胡致堂讀史管見。言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後作史。遂誣其祖以重斂。是以歐公爲魏收一輩人矣。倘足辨哉。又朱子嘗言。致堂是書。謫嶺表所作。時無一册文字隨行。多出憶記云。

綱目書劉仁贍

讀史提要錄。南唐淸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絕。固守不降。斬其愛子以明大義。（其子謀出降。仁贍斬之。）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爲書以降。（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世宗命舁至帳前。嗟歎久之。褒其軍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卒。嗚呼。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仁贍實未嘗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得其實矣。按歐公五代史。旣特列之死節傳。乃宋史襄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若此乎。

後蜀石經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云。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尙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謂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本紀釗作昭。）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正書。（本紀正作政。）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而所書周易者。亦多出一楊鈞也。又毋昭裔傳。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立學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子守素齎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楊升庵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孟昶乃表章諸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今之戒石銘。亦昶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叢句編卷十四

宋史新編

元世祖中統至元之間。即詔修遼宋金三史。至仁宗延祐。文宗天曆。又屢詔修之。因已再三。采緝。而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先於宋。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各爲一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書成。雖紀、傳、表、志、屢次編排。粗有成緖。然以如許卷帙。（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凡七百四十七卷。）不及三年告竣。則其中之牽率潦草可知。而又集挽强負重之人。俾以司南董之任。其漫無體要。理固然也。故其時周以立卽欲改修。而未能。其孫叙嘗思纘成先志。於明正統間。請於朝。詔許自撰。銳意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咸就緖矣。而又略焉弗詳。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編。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衞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年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其義例可謂綦嚴也已。同時王維儉損仲、亦嘗刪宋史蕪穢。爲宋史記一書。聞已沈於汴水。幸吳興潘昭度得副本。朱竹垞檢討曾鈔存焉。未審較柯氏新編何如也。

吳越納土

葉石林曰，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舟與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驚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此恩我何可負，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不取燕雲之議

高沙夏氏曰，燕雲十六州淪陷羯漢，以時勢論之，所當取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力未衰，不因此時并力北方，爲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不足爲勁敵，所當殫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粱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爲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孝章皇后之殯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革，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豐城熊氏倘文讀史日記曰，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殯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崇政殿說書

吳氏曾曰，王荆公作賈魏公神道碑，謂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以公爲之，然傳聞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據傳聞公所言，則是職之設不始於仁宗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設耶，

宮觀使

朱供奉竹垞曰，宋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相臣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至元豐，乃再定官制，按葉少蘊石林燕語，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殺，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神宗患四方士大夫

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職，（辭事聞，始置在外宮觀，本荊公意，以處異議者，而荊公首以觀使居鍾山八年，）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高宗南渡，特改洞霄宮爲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自建炎迄咸淳，得百一十餘人，（始楊時中立，終馬廷鸞翔仲，）竹垞謂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徵罪下獄至自殺，有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也，

韓范用兵

鶴林玉露，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遂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宋曾文肇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峥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說，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追升祔懿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神宗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溫公日記一卷，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與夫聞見雜事皆記之，）紹聖中，章惇請重修，蔡卞亦言神宗實錄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卽詔蔡卞林希等重修，舊文以墨書，新修以朱書，删改以黃書，其增改删易處，又有籤貼，由是初修之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貶官，蓋卞爲王安石壻，專以安石日錄爲主，（介甫熙寧日錄四十卷，說者謂宋朝禍亂萌於此書，）而復攙以宿憤，陳瓘

所謂持私史而壓宗廟者此也.（可議.延平陳瓘.撰四明尊堯集一卷.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坐此謫管台州.）徽宗時.又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提舉者蔡京.編修者蔡卞.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盡泯舊錄之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在禁中見其稿.爲元祐諸家子孫道之.（師成自謂蘇氏遺體.輒招延元祐諸臣子孫.如范溫秦湛之輩.）諸人曰.此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靖康之難.有得其書攜之渡江者.初欽宗時.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紹興四年.隆祐太后爲帝言.哲宗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誣罔.建炎之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其何以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錄.事多失實.宜命趙鼎監修.范祖禹之子沖.以宗正少卿兼史職刊定.沖乃爲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乃備朱墨黃三書.以明示去取.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名辨謗錄.并以昭慈遺旨、（即隆祐太后.）高宗聖語.繫之舊錄之末.

道學傳

古無道學之稱.言道學者.乃宋時宵小攻擊程朱所指之名目也.淳熙中.朱子爲林栗所劾.博士葉適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紹熙初.廷試.王介對策.亦言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道學之名.以一網去之.而宋史乃創立道學傳.自謂推崇宋儒.以高出於漢唐儒林之上.而未知實以當時之所薄者名之也.豈亦如後漢之傳黨錮意乎.不然.儒以道得民.幾見有儒而不本於道者哉.

青苗錢

通鑑集覽.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趙耘崧謂其名實始於唐.通鑑.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闕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例.時又特設使者.如崔澔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彍騎.故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然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而亂天下也.

流民圖

夏醴谷曰.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値大旱.俠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寐.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

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者.蹇諤之節.宜大加褒擢.乃竟爲呂惠卿輩所搆.獲罪遠謫.帝之蠱於華邪.顚倒錮蔽.政如膏肓之疾.不可療也.

元祐棄邊

宋自熙寧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居、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甕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居、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因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旣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說.亦有以也.師雄用撰元祐分疆錄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師雄字景叔.京兆人.治平二年進士.官直龍圖閣學士.

元祐黨籍

朱檢討跋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曰.徽宗所書.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宋史徽宗紀作百有二十人.）旣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附麗添入.凡三百有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舊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仕.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其後紹興間.凝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內.（珪執政十六年.無所建白.時號三旨宰相.謂輒曰.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也.）自九十七人外.（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蓋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在三百九人內.）共一百有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有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不可詳者四人.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足以彰之而已.按龔頤正書久佚.明海忠介公瑞.嘗作黨人碑考一卷.其搜羅甚富云.又張淏雲谷雜記.載李仲寧工刻字.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以姦人名之.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士哉.大夫所不及也.饋以酒而從其請.事與安民相類.而世鮮知者.

崇寧鑄鼎

丹鉛錄言.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耳.魍魎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鼎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魍魅.呂惠卿裁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羯

南鶩．亦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張柔直諒諫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蔡京當國．延爲子弟師．忽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京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翥．斂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老成耆德．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北狩行錄

明發抑之士升曰．南燼錄所紀徽欽二宗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燬錄．皆誣以還宿怨．歐陽探入正史．遂以妄爲眞．當時小臣從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惟蔡鞗北狩行錄可證其誣．今記其略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靑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飮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賫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寺．體有祖裼者．太上命姜謂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斡離不作侑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撫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對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冒頓石勒德光之强．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賫書者至．太上竊得春秋一部．謂鞗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飾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皆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淸夜．鄆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晩．莘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信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爲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鄕．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愼爲先．各宜杜門省事．幸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斡爲獻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向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詰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雖以假盜藥物．亦不敢留．皆謂李泌傳令張瑗錄一通．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㮙．駙馬劉文彦．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鞗渡河詢虛實．乎堇按扣．褐巳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鞗以貲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莘王植同鞗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士樾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卽送太上歸．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鞗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昇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

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鞗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爲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白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畀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爲別集．鞗幷錄之．按錢公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授修撰．崇正六年．官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國變後．七年卒．又攸鞗儵皆蔡京子．鞗未考．曹太尉勛．亦著有北狩行錄．未審視鞗作何若爾．

僭立楚齊册文

宋相州岳氏珂程史曰．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予嘗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堯者而劉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金太祖弟晟稱太宗號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金阿骨打後改名旻僭稱太祖）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於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有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鍾疏通．神賫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illegible]）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敎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遹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顚危．數窮否塞．孽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殄．區宇大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羅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摛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正怨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稽然獨斷．逑乎歷試．厥勸克成．夫委之安撫．敎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請．況有定襄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蠲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能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鑑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撫居．爾其上體大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諶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虔．犬羊亂

華.顚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昭慈太后手詔

世知宋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不知昭慈孟太后.亦雖能而罕觀也.靖康初.瑤華宮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獲免.張邦昌僭立.旣避位.尊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忠厚等迎康王於濟.降手書播告天下.有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闈.旣二帝之蒙塵.誦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又曰.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爾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玆惟天意.夫豈人謀.云云.康王卽位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諸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曰.强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力拒之.帝恐生變.下詔禪位皇子.太后聽政.韓世忠妻梁氏令諭止之.俄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年五十九崩.諡昭慈聖獻皇太后.

劉豫事迹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嘗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爲爾.而其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朱錫鬯檢討跋劉豫事迹(稱一卷.不知誰氏所撰.按書錄解題.)有僞齊錄二卷.不著撰人名氏.遂臣劉豫傳一卷.右從事楊堯弼等撰.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粧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劃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尙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

徽宗之喪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九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朔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擧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侍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衢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

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儗.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剝.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孟子謂親喪固所自盡.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旣不足以當大事.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尙可自勉耳.吳王夫差、不忘越讎.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擧.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邊.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胡公之疏.剴切詳明.有詔褒諭.而張浚議之.宜尹氏起莘謂浚平日罷和議.主恢復之說.自相矛盾.

金葬欽宗

陵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錄、記楊璉眞伽發宋會稽諸陵事.(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伽.方怙勢淫虐.[illegible]妙高.言前宋會稽諸陵[illegible]時.丞相桑哥擅政.[illegible]可其奏.[illegible]遂[illegible]掘徽宗以下[illegible]陵.[illegible]寶無遺.已乃盜[illegible]諸帝后骸骨[illegible]欽[illegible]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illegible])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於宋.幷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祐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殂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幷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鞏洛.)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旣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illegible]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illegible]來.請諸陵梓宮歸宋.上命雄止之.)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幷不以欽宗

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于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于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又孫氏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爲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于此。以至柩歸中國耳。觀此事之異同。則諸說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

蠡勺編卷十五

南宋書

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錢士升。患宋史冗長。因集南渡後事蹟。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興紀事本末諸書。而滙貫之。成南宋書六十八卷。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氏序而梓之。謂其於宋史中宦儕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如據蔡鞗北狩行錄。以闢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

和議

趙甌北曰。宋史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事見謝枋得上丞相書。謂洪忠宣皓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誦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

讎辱國爲檜罪。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進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爲非也。夫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眞義理也。宋遭金害。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旣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能必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燕雲十六州。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幷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皆當勃興之運。天意所屬。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存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諆。眞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南北宋任相之驗

讀史提要錄曰。治亂之機。決於任相。爲君子爲小人。及任之專且久。皆有數存焉。如宋之治也。趙普爲相。前後十六年。呂蒙正前後十年。王旦十二年。呂夷簡十五年。故自建隆至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逮哲宗朝。章惇爲相七年。徽宗朝。蔡京爲相十四年。高宗朝。秦檜爲相二十年。寧宗朝。史彌遠爲相二十六年。理宗朝。賈似道爲相十六年。故自崇寧以迄南渡。雖未必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蓋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乃理勢之固然者。是以卜相必嚴於登進之始。而任之專。居之久。實與運會相乘除。卽治亂之機繫之矣。

陳遘非忠義

顧亭林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觀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故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

做其法，又收斂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亭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亭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嘗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亭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文山無黃冠歸故鄉語

鄭所南文丞相敍，忽必烈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是安有黃冠歸故鄉語，作宋史者不識文山心，殆遂就其詞爲之爾。

南都事略

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能，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邵學士晉涵聞而善之，蓋學士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謂南宋諸傳，其稿剟於袁桷，桷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桷書有清容集）乃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遼史

趙耘崧曰，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即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

遼即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爲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剏之主，英風烈氣，燁燁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迨宋太平興國七年，隆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幀

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遼宗人多喜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名倍見義宗傳）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即載書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平王隆先（倍子見義宗傳）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興宗年號）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道宗洪基年號）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與孟簡同見文學傳）工文章，興宗命寫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鏻哩（舊名耶律褭履）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名隆緒）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海陵都燕

金自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詔造燕京宮室，而未果，至海陵王亮，乃遷都於燕。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爲。然是時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采，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蓋海陵弒熙宗，篡道，兄弟親戚，莫不殺其夫而奪其婦，其罪殆浮於桀紂者，吉凶之言，偶合天理耳。

金史世宗本紀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平湖陸稼書曰，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豳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豳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舊事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燦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

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起六月，止八月，秋稅起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為初。陸稼書曰：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絕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今有夏稅起正月者。求如金制，不可得焉。民奈何其不病哉。

金人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一卷，稱著作郎張師顏撰。陳氏振孫謂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蓋證其妄。王文簡曰：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永中、鎬、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初封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即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為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為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為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為皇太孫，是為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諡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尤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為降授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宗賢君也，而誣以新臺之行，尤為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貽誤後世不淺。又曰：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為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弒章宗，兀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弒逆，張克己等乃立濰王允文，諡磁王為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弒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搆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又曰：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叛，尋即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愛王據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金元國號

三代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金太祖阿骨打，謂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

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金。然亦因其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爾。故亦謂金源氏。元太祖鐵木真，亦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初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

元史

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元起朔漠，史官不書，失於記載，其嶋又見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世宋始有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得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啟、曾魯、趙壎，凡十六人。明年二月丙寅，開局天界寺。秋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惟順帝三十六年事蹟，無實錄可徵，復詔儀曹遣呂復、歐陽佑等十二人周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㦤等分行燕南北。凡詔令章疏及野史碑碣有涉蒙古書者，時東平王士點曾州會金纂傳元譜晉監志用國書載詔旨公移凡十一卷。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諸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乙丑，仍命濂、禕二臣為總裁，續成元史，纂修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趙壎仍與焉。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今刊行本為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九十七，前之卷數不皆符合。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時諸臣憚帝威嚴，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釐訂，故有先後失之倒置者。如列傳第三十卷已載元末泰不華、余闕等死事諸臣，而開國之耶律楚材，乃見三十三卷，張[illegible]乃見四十三卷之類。有彼此自相歧互者。如曉都傳言其力戰死於癸巳，而亦里迷失傳謂其死於古城之難。有一人誤作兩傳。如九卷之雪不台，即八卷之速不台；三十卷之石抹阿辛，即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之類。一事分屬兩人者。如憲宗紀言征大理者世祖，而傳言征大理者憲宗之類。餘以迫促脫漏，匆遽舛錯者，尤指不勝屈。宜其時朱佑即撰拾遺、解縱，又作正誤也。夫以龍門、扶風、廬陵、涑水，積十數年或二十年而後成之書，而以前後統計，不出十三月成之，又何怪其疎略失當，草率貽譏也哉。噫，是不能無待於後之審訂而更定者已。

錢宮詹論元史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為立傳；皆乖謬之甚者。浦江、義烏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譌。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皆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速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蹟舛譌，如仁宗莊

懿皇后，辛於仁宗朝，末背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圖瓮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是皆謬戾之顯者。

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其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陸淸獻曰，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蓋以加矣。

明宗文宗寧宗本紀

泰定帝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迎明宗於翁果察圖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或以爲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弑逆也，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於廣西，（即順帝，舊名妥歡帖睦爾）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是明宗被害之迹，至此始一見，餘外紀傳，絕無錯見其事者，吳興鄭芷畦、謂明宗不俟至京，朝見百官，急於得位，非義也，史書其名曰和世㻋，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布告中外，以攝位迎兄漠北，比入見，明宗暴崩，讓兄矯情也，史斥其名曰圖帖木爾，復讓位於上都，然臨終尙讓，不傳己子，而傳寧宗，寧宗夭折，又傳順帝，讓其位者，仍歸其子，則又何爲者，仁和沈梅村曰，因明宗暴殂，遂疑文宗有弑逆之事，天乎冤哉，且文宗果弑其兄，何以後日遺命，必傳位於明宗之子，及寧宗又崩，而文宗之后仍不立其子，復迎寧宗之兄順帝而立之，是文宗心迹光明，昭如日月，順帝以疑似之言，撤其主，徙其后，且逐其子，（至元六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於途。）以怨報德，乃至此乎。

羊皮聖旨

元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漾再剖一天地，實冥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遝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見丹鉛總錄。（元命部千頃堂藏書，有革書一種，紀正統也，稗奉甚詳，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眞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如太祖開創之初，即置扎魯忽赤，亦曰扎魯火赤，又作扎魯花赤，位最尊，在百司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其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達魯花赤，多色目人爲之，而漢人亦有官此者，名貴族者曰賽典赤，又曰札剌兒台，名知書通文義者曰必闍赤，名善射之尤者曰默爾傑，其宿衛掌服御事者曰速古兒赤，或曰溫都赤，佩櫜鞬侍左右者曰火兒赤，或作火而赤，名中書省掾曰玉典赤，亦曰怯里馬赤，名進酒者曰寶兒赤，亦曰博兒赤，或作博兒赤，至於軍名，則有探馬赤、哈剌赤、合必赤、舍兒別赤、昔寶赤，又世祖本紀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

庚申外史

明初，權氏衡（元人，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以制氏所輯自元統以來佚事，略具，別撰庚申外史二卷，（又名大事記。）汪堯峯曰，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所謂根腳者，率皆生長富貴、樹揃擁蠹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樹揃擁蠹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問以兵刑不知，財賦不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不知，彼所娛者，聲色耳，所藝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舍者，名位耳，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逐，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是威福賞罰之柄，旁落倒置，上則豔妻煽處，主器弄權於內，次則建牙把鉞之臣，飛揚跋扈，跳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怒人怨，幾何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耤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稅，命官撫十道，以致郵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旣久，驕惰又生，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一旦棄遺身竄，爲後世笑，人謂元亡於盜賊，抑知元自亡也，彼揭竿爲難者，豈遂能滅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

順帝本瀛國公子

陔餘叢考，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即宋恭帝，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王區洲謂二年組於沙漠謂）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元史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遇於漠北，（即和世㻋，武宗長子，初鎮雲南，泰定帝……）與瀛國公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出程篁墩外集之宋遺民錄，謂世祖要以公主，世祖見金龍之光，欲以之公主以告，乃乞從氏，韓合尊大師大事記，瀛國公爲僧，後徙甘州，有趙王者，以之屬，以回回女延帖，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焉，明宗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求爲子，并載其母歸。）見程克勤遺民錄、及權衡庚申帝大事記、余應合尊太師詩、（詩末宋遺民錄，有皇宋第十六飛龍。）袁忠徹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即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常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撤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庚申外史，順帝以尚書高保哥言文宗時作詔事大怒，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星上文宗御事，脫脫救之，得免。）是則順帝之非

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名懿璘質班。是爲寧宗。時年七歲。立二月而殂。）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符臺外集、宋道民錄、大事記諸書之說。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亦何妨略見其事。瀛國公歸於明宗之原委。所謂疑以傳疑也。又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時。六歲。二十五年。學佛土番時。十八。延祐七年。順帝生時。瀛國年五十歲。按朱太史錫鬯跋高麗史曰。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禑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謚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觀此。則余應詩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洵非漫語矣。

蠡勺編卷十六

明史

趙甌北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時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積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又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眞。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也。卽如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彷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爲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愼、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

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戰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寧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幷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十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中。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之類。）甚至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幷入廷弼傳。袁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幷入崇煥傳。此又編纂之得當者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冗。乃以武臣附劉肇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一一見其名氏于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譴者。一百四十餘人。（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嘉靖中。伏

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八人。（類敘於何孟春等傳。）若人各一傳。則不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一載其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益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革中書省廢丞相

讀史提要錄曰。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故奄人間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風而靡哉。萬曆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稍振。迨其既歿。媒孼蜂起。綸扉之地。衆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惕焉惟以避人言爲務。而璫禍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爲矣。

明代服制非古

洪武七年十一月。定服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

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按姜寶祕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適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爲此例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爲天子。臣雖不肖。忝居適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圖若瑋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橚爲之子。則似無所出者。又曰。南太常寺志。懿文太子爲淑妃李氏所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不奉詔。上大怒。遍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讋。皆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爲之心折。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事。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矣。徐健庵曰。儀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歷代皆守之不變。豈有太子而服庶母者乎。輕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期服。期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杖期。宜太子之不肯服也。且非獨太子也。卽降而士庶人。服之以期。已爲重矣。何至加之以杖。然則太祖之制此禮。誠不可爲萬世則矣。

明代刑制非古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鎭撫司獄、是已。此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之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太祖時。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詹同亦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帝深然之。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是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又何怪後之流而愈甚者乎。

明代宗室之祿

寧都魏叔子曰。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鎭國將軍。鎭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爲鎭國中尉。鎭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使之財費皆厚贍。在太祖之爲是制。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子孫。剮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後雖皇子寖多。除趙王巳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崇正時。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宗室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之業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太祖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豈知其弊之至於此哉。

明代土司之制

朱竹垞曰。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武選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不靖。旋卽削平。瀎澤濡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

明代農商之別

洪武十四年。令農人得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爲近。十七年。復行科目。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詔令尤爲諄切。如開擢譴孝行。卽徵爲文華殿大學士。乃風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士習於以日雕矣。故自制科計之。狀元凡八十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曾鶴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愼舒芬以爭大禮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擁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誠不遂。拷掠以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汗顏。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明初功臣

高沙夏氏曰。太祖削平之功。常遇春十居八九。其不永年。幸也。宋潁二公。（馮勝。傅友德。）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後不良於死。況涼國公玉。（藍）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武寧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也固宜。開平跳蕩踔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李文忠。）衛國、（鄧愈。）平平耳。信國（湯和。）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能斷截李太師之故。獨蒙寵渥。則尤其可怪者。

常忠武功高命舛

常開平王遇春。與唐尉遲鄂公敬德。生同年月日、功同佐命。封同鄂國。然尉遲鄂公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築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賓客。凡十六年。以壽終。而開平自敗江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與尉遲鄂公貴匹勛齊。而食報或爽。何哉。

鄉兵僧兵

鄉兵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以獸皮爲矢房如箙鏃毛葫蘆著精鍛見元史）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及盧氏、永寧、靈寶、並多礦兵。又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騎射。眞定之井陘、曰螞螂手、善運石。遠者可百步。浙之義烏、溫、處、善狼筅。（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杈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利刃在頂長一尺強全身刀稍不能入行伍中難靡）也。間以叉鈀。戚繼光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居前爲長次二人夾前次二人夾筅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人居後專事旗纛）以破倭及守劉門。最有名。粵東雜蠻、蜑、喜擊刺。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半。至閩之漳、泉、習鏢牌、與浙之鹽徒、竈丁、又利水戰者。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則伏（音大）牛。伏牛畢於少林。以禦礦盜者。又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楊氏。世所謂楊家槍者是也。

狼兵苗兵

居西南邊服者。蜀曰川兵。黔曰藺氏。粵西岑氏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最悍。然不易得眞狼也。其部署。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如一人殁。左右不夾擊者。駢斬。一伍赴敵。一隊不夾擊者。亦如之。此外則楚九溪。曰苗兵。即永順、保靖兵也。永爲上。有鉤鐮矛弩諸技。其法。每司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四重。餘皆後勁。譟呼爲聲。若前者卻。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成化中。三廣公陶魯立賞罰法以勵之。土官以次遷職。宏治末。平思明。正德中。平蜀盜。永保兵力爲多。嘉靖中。倭亂。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王江涇之捷。永保兵尤力也。

通天詭寄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因命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丈尺四至。編類爲册。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册。

燕兵借名齊黃

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齊黃。固不能辭其咎。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關乎此也。夫以燕之強。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淸君側之名爲口實耳。假如建文當燕兵薄城時。竟以親王禮奉迎。設周公負扆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由盡臣節而奉孺子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嘗成御殿見燕峻蒙武御殿見侯異難國無亦急中一者當燕兵罷勵時帝若御駙見之可知法何周公輔成王者。此時果作何措置）觀其即位後。代、周、齊、岷、相次罪廢。則燕王之狠戾猜深。亦可槩見。然則靖難之師。不盡由諸君召之。特假之以名。爲禍更速耳。見讀史提要錄。

篡字定燕王之罪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懾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末減。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篡。而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

族。以此。先生之必不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嶰谷謂建文帝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僞爲游言。俾都人士輾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弒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爲此籍。而託之於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徐王府賓輔史彬。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鑑。字明古。成化間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表墓。亦言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

遜國

吾學編。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成祖至金川門。大內火。帝遜位。壬申。葬建文皇帝。或曰。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滇南。入京師。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客座贅語曰。建文帝壬午遜位。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然西山不封不樹之說。寧無影響。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漸弛。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且靖難兵至日。爬梳搜捕無遺。誰敢指后屍誑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留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革除

顧徵君炎武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不得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

月壬午朔詔文。謂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初未嘗有革除字樣。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年二年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據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黜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始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也。其他奏疏移文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亦不可以已乎。（五代漢高祖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也。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年十一年。成祖之仍稱洪武與此闇合）朱竹垞曰。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於史。燕王取天下於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觀顧氏之說。革除之目。似皆臣下獻諛者之所爲。而朱氏則專責成祖。蓋奏疏文移。必經上所流覽。而未聞有詔令臣下改正。又還興宗孝康皇帝主於園陵。仍稱懿文太

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幷兄嫂之徽號且革除之。其心跡復何能掩耶。顧氏不欲暴其先君之過。而爲是廻護之說耳。（至福王南渡時。始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並褒卹靖難殉節諸臣）

仁宗不出建庶人

夏燮谷曰。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年已五十七矣。噫。此仁宗之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錮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絕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即位之後。即宜出之。繁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敬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宥赦建文時諸人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憫。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堯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是即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內書堂

三代以下。宦官之禍。惟宋爲差少。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句任守忠故也。（按填空頭敕得留後。即日押行）明太祖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夷。十三年。遣李達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韋東巡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繫尚書夏元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成祖以高帝子。其法之壞已如此）宣德初。立內書堂。以劉翀爲修撰。授內使書。此時設有援舊制以沮之者。縱未必即見聽納。亦或少知斂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膺上眷者。輒陵轢九卿。了無顧忌。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內書堂階之厲耳。

三楊不去王振

夏氏之眷曰。英宗即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時三楊秉政。（東楊榮。西楊士奇。南楊溥）清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既幼沖。仿韓魏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況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捽而戮之。機與勢更無捷於此者。乃跪爲乞命。養此大憝。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爲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萬祿位、志怵禍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復辟

寄傲軒讀書續筆曰。見濟死。羣臣請立東宮。（見濟。景帝子。東宮即沂王也。英宗子。名見深）景泰不許。蓋其時帝已不豫。固欲以此位還英宗矣。英宗復辟。皇嗣非見深而誰。此其所以不許羣臣之微意也。英宗不察其心。乘人於疾病而奪之。遷西內。削尊號。加惡諡。（[illegible]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郕王薨。葬如親王。諡曰戾。按諡法。不悔前過曰戾）抑何寡情至此也。按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請增高南城。鎔鐵灌鎖。帝怒其疏間骨肉。謫戍鐵嶺衞。視唐肅宗父子間。其心更可白諸行路。乃弟非紾臂兄。則操戈。死者有知。不知異日何以相見地下。

東陽不當被訾議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能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李東陽祖道。欷歔。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夏燮谷曰。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顧命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劉健謝遷不當去。劉謝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瑾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橫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一線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蕭云保全善類。比於陳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對山救我一語。何其哀切動人。若坐視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然對山一生只做得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塡曲子之日也。

王文成將略

高沙夏氏曰。有明將略。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浰時。驅三五千市人以爲兵。用一二書生以爲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然。措置安閒。防禦周匝。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中。變化出奇。所以爲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之鄱湖。俟上親遇戰而後奏凱。軍旅重事。幾同兒戲。文成之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所不得已也夫。

潘孔修勸行通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修。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書。即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趨者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僉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略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皆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即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酌儀節。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爲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衰絰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成說。禮部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絰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直海內矣。

蠡勺編卷十七

大禮

陽湖趙氏曰。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衆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即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無怪張璁等之伺間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於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世宗生在孝宗崩之後二年。）此二說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淸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說之至當。豈篤論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是非定矣。（毛西河曰。執政大臣。先誤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嫡弟。否則同父之庶弟。未有伯叔父之子。稱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系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孫後傳弟。以知周匡王無子。傳弟定王之類。殷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河亶甲無弟。於後傳子祖乙之類。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者。以兄君之同體爲之。則視子視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又無親弟。亦無傳叔。向使大臣曉知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禮自子不爲人後。君後君則非嫡長不可棄。何誤解兄終弟及。而只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稱。而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顚倒。莫此爲甚。即一開諸而議禮大害。已釀於此。宰相須讀書。人非妄語也。西河有辨定大禮議。甚明晳。）夏醴谷曰。興獻大禮。楊將之泥。一在不許興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爲興獻嗣。是眞謂父子可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皇稱宗。配享上帝。則悖禮之大者。夫正德爲帝。興獻復爲帝。是兩帝也。既崇其廟號。則主將何立。入七廟數乎。身未爲帝而入廟稱帝。古無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觀德之實。是虛名也。兩者無一可。張璁等本以干進。意恐於譴。當諸賢竄逐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罪人。亦經術之蟊賊也。至楊愼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忠藎有餘。然近於激矣。

廷杖

嘉靖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帝怒。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凡二百二十人。）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于氏文治曰。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殺不可辱。臣子有罪。貶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箠撻從事者。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爲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爲廷杖之法。著爲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爲甚。蓋緣君相深忌言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嘗閱魏叔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月乃愈。嗟乎。以此箠奴隸猶酷。況士大夫初無大過。而但以洩其私恨者乎。又或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此固石勒高歡之所不肯爲也。吳氏曰。明時譴怒忠良。惟成祖世宗爲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之忠臣。則皆吾臣而思盡於我也。乃諫而罪者十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哉。

東林氣節

高沙夏氏曰。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驟得重名。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中而後。偏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爲事。庶幾乎鵝湖鹿洞之亞矣。乃一轉人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爲名。豈非恨事。又曰。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爲國實出一片血誠。楊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東林理學以顧端文憲成爲首。而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諸公輔之。氣節在熹宗時。以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爲首。而劉忠毅南星、高忠憲攀龍、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諸公繼之。在思宗時。以寧宗烈泉升范文貞景文爲首。而倪文正元璐、金忠節鉉、馬文忠世奇、劉文正理順諸公繼之。其有所守不堅。貞節未踏者。不當隨東林之列。）

復社何爲。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爲大幸。嗚呼。此心何可令東林前輩見也。故東林爲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爲周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海忠介子孫

海忠介公無子。人多惜之。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孝孫。皆公孫也。將焚。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去。鈕玉樵琇謂崇正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據綱鑑輯略。天啟元年八月。蔭名臣海瑞子要人監。是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曆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即祖述耶。見香山黃文學瑞谷粵小記。

熊經略被刑

鮎埼亭集言。倉橋陳氏有秋曹目錄一書。不著名氏。其人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諸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廷弼事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夜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而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乃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駭。相戒毋洩。僞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榜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顱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首歸葬。以消此冤案而已。古多有兵解之說。出自神仙家。其言荒誕不足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也。

打事件

天啟時。魏忠賢秉筆領東廠。專以酷虐鉗中外。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宄。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甚而廠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

袁督師殺毛文龍

督師袁崇煥初受事。即以毛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州不宜輕舉

之奏。及貽書朝士。謂文龍鎮江之捷。目爲奇功。乃實奇禍。蓋深斥其激怒我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塞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見開國方略卷之八。

黃太沖白冤

明熹廟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餘姚黃忠端尊素。遭羅織。死詔獄。思宗即位。忠端長子宗羲。字太沖。攜鐵椎。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正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宗羲出所袖鐵椎椎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羲謂顯純與逆奄搆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質。宗羲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辭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鐵椎椎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內。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椎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羲在京師。毆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行事。

崇正遺錄

北平王霜皋諱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奔淮南。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憤野史誣罔。秉筆作崇正遺錄一卷。其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獪。唯知背公死黨。致饑饉日臻。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其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徇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即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讋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

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衊。異時史筆。或有取焉。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徵遺書。有司錄其副上史館。

懿安皇后之謠

甲申之變。朝野相傳。懿安皇后不死。朱竹垞謂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而蔣良騏東華錄又有順治五年閏四月。天津妖婦假稱明天啟后。同黨王璘、張大保。制王印令旗。伏誅之語。讀者疑之。嘗記丹陽人賀天士紀內侍王永壽言。熹宗時。有京師小家女任氏。貌麗而心狡。魏忠賢薦之以進。立爲貴妃。素見惡於張后。甲申三月。后聞變。自經。永壽目覩其死。任氏希寵見賊。紿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信之。遂擁去。未幾。賊逝。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懼京師不可留。乃擕之數百里外。據此。則天津妖婦。其爲任氏無疑者。竊亂離之際。野史所載。傳聞多訛耳。崇正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令自盡。女監王永壽奔告於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盡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見朱竹垞題趙澈人宮門待漏圖。

南都防亂揭

崇正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鋮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鋮覬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餘姚黃忠端公長子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鋮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之難。福王立國。大鋮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羲變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糾黃竹浦宗羲所居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

傳疑錄

汪堯峯題其仲弟揩九傳疑錄。謂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王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者。非是。旣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者。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眞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諡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線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覬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

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渡。舉朝猶斥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揩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

牧遊生知兵

牧遊生姓堵氏。其父禱於三茅山。夢神畀以牧牛兒而生。因小字曰牧一。後又自號牧遊生。嘗挾册爲里塾師。年三十餘。舉孝廉。崇正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率鄉勇破山賊萬相宇。又破醴陵燕子窩賊。皆斬其渠。中外稱知兵。甲申。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名一功者。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匪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酋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我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徵召李赤心等於滕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索紙筆草遺疏。尋卒。生名胤錫。字仲緘。義興人。一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軍。見邵子湘青門簏稿。

明季門戶之局

呂晚村曰。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援而退難。聲譽易起。雖躓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蓋自熹宗時。閹禍熾延。正人封屬殆盡。思陵之世。一二僅存。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見所撰平涼隆德令莪菴芳墓誌。

明季貪墨之風

明自太祖痛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尚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愼之。迨萬安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爲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蓋載囊裏。不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鬻。無官不貨。縉紳家高甍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爲之。盜安得不起。嗚呼。天下應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之間。眞目論也。

通鑑不尚奇節

汪鈍庵曰。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揚子雲獨譏之。司馬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而所撰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則亦已矣。至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塡海。大節炳然。微獨甲子紀年也。而通鑑不載。夫子雲曲學之士。溫公好之。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註。又作潛虛以擬之。是其不取原與淵明。得非平時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耶。至綱目於元嘉四年。乃大書晉徵士陶潛卒。以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爲晉全人也。

綱目書死節之別

二丸居集曰。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予之。所以著爲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忠之烈也。漢十一人。（翟義、劉快、傅燮、臧洪、[illegible]、孟[illegible]、傅僉、諸葛瞻、諸葛尚、北地王諶）晉十五人。（周處、劉沈、嵇紹、[illegible]、王[illegible]、吉朗、辛賓、段匹磾、王豹、卞壼、桓彝、沈勁、吉挹、何無忌）唐十四人。（劉感、呂子臧、張善相、李元通、來濟、高叡、劉[illegible]、李憕、盧奕、顏杲卿、張巡、許遠、段秀實、[illegible]）曹魏王經。孫吳張悌。西涼掌謙。後秦姚平。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翟廷美。孟蜀趙崇韜。各一人。苻秦毛堯、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嵊、沈峻。各三人。後唐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而婦人惟苻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攷其事。知其人。書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莽迎漢大夫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魏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與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兗州刺史金尚。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武后殺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閒。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眞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早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眞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眞卿在朝。希烈安得而殺之。四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爲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留。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憕、盧奕、張巡、許遠同追贈矣。事蹟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敬業。殺之。君子以爲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興兵討逆。不克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敗死。與夫漢巨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南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魏王貞、瑯琊王沖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衆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闢亂賊於方盛。扶國祚於將顚。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

史筆偶殊。而謂其徵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善爲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大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史者。當致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綱目黜更始

高沙夏氏曰。更始雖孱懦。然故舂陵戴侯之曾孫。遣兵誅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更始在位二年赤眉奉劉盆子攻長安更始未及降王秀已即位鄗稱帝封更始爲淮陽王）乃義帝見弒於項籍。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尚非篤論。

尹氏發明多過譏

周氏密曰。綱目一書。朱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閒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抑過矣。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字之譌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已甚。尹氏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其實通鑑失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帝。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同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辭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册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又綱目唐肅宗乾元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但不當從而爲之說耳。

王止庵論讀史

掖縣王茂才爾齊、字襄哉、一號泡齋。其論讀史曰。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者。

史筆之謬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蠡勺編卷十八

國朝班爵之始

我朝自太祖乙卯（明萬曆四十三年）。既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彔額眞。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眞。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每固山、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八旗。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五日一視朝。凡有聽斷。先經扎爾固齊。然後言于五臣。五臣言于諸貝勒。然後奏聞。）天命五年三月（明泰昌元年）。分總兵官品爲三等。副將、遊擊、亦如之。衆牛彔額眞俱爲防禦官。每牛彔下設千總四員。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即位（改明年爲天聰元年）。設八大臣爲八固山額眞。（總理一切事務。與貝勒坐議。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凡事皆聽稽察。）又設十六大臣佐理國政。（審斷詞訟。不令出兵駐防。）又設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仍審理詞訟。）天聰五年。設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設承政、參政、啟心郎。天聰九年八月。設蒙古都統。八旗各一員。下設副都統、參領、各一員。（四月上尊號。改明年爲崇德元年。）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衙門設滿州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五等。順治五年九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各一員。六年四月。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十年六月。設內三院（秘書。宏文。國史）。漢官大學士各三員。十五年七月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侍讀學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秘書、宏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爲殿閣大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設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其餘學士亦正五品。內閣、滿字稱爲多里吉衙門。翰林院、滿字稱爲筆帖黑衙門。其侍讀學士以下數員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着査例詳議具奏。六部滿漢尚書。俱作正二品。滿字仍稱阿里哈昂邦。侍郎俱作正三品。滿仍稱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滿稱一齊蝦喇哈番。漢字稱爲郎中。俱正五品。副理官、滿稱愛惜喇庫哈番。漢稱員外。從五品。額者庫哈番、漢字稱爲主事。正六品。司務添設滿官。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滿字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里飛拜察喇昂邦。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拜察喇昂邦。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達飛拜察喇昂邦。正四品。監察御史、滿稱察賑拖喇哈番。正七品。須略改爲司務。添設滿員。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滿稱阿里飛哈分布勒哈番。正三品。左通政、滿稱嗒思戶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右通政、滿稱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左參議、滿稱哈思戶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右參議、滿稱一齊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正五品。經略改爲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大理寺卿、滿稱阿里哈哈布、漢稱卿、正三品。少卿、滿稱一爾希哈番。正四品。寺丞、滿稱惜喇脈哈番。正五品。寺正、滿稱一齊蝦庫。正六品。寺副、稱愛惜喇庫。從六品。評事。稱額者庫。正七品。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這改定官名。通行傳諭各衙門。啟心郎、原因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而設。令宗人府啟心郎仍照舊。其餘部院啟心郎俱着裁去。其太常寺等衙門官名品級。著并詳議畫一具奏。

國朝冠服之制

大清通禮。皇帝冬朝冠。薰貂爲之。自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四。飾東珠如其數。上銜大珍珠一。夏朝冠。織玉草或藤竹絲爲之、緣石青片金二層。上綴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有五。後綴舍林。飾東珠七。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爲之。明黃緞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袞服。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團龍四。兩肩前後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後萬壽篆文。間以五色雲。朝服。色用明黃。惟南郊、祈穀、雩祭用藍。朝日用紅。夕月用月白。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五。衽正龍一。襞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間以五色雲。下幅八寶平水。十一月朔至上元。用綠貂。朝服。其制。披領及裳皆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襞積行龍六。列十二章。均在衣。間以五色雲。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惟祀天以青金石爲飾。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綠松石。雜飾惟其宜。條皆明黃色。朝帶之制二。皆明黃色。其一、龍文金圓版四。飾紅寶石或藍寶石及綠松石。每具銜東珠五。圍珍珠二十。左右佩帉、淺藍及白各一。下廣而銳。中約鏤金圓結。飾寶如版。圍珠

各三十，佩囊文繡，燧觿刀削結佩惟其宜，條皆明黃色。其二，龍文金方版四，其飾，祀天用青金石，祀地用黃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銜東珠五，佩帉及條，惟圜丘用純青，餘如圜版。朝帶之制，中約圓結如版，飾銜東珠各四，佩囊純石青，左觿右削，並從版色。吉服冠，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龍袍，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吉服朝珠，珍寶隨所御。吉服帶，用明黃色，鏤金版四，方圓惟便，銜以珠玉雜寶惟宜，左右佩帉純白，下直而齊，中約金結如版飾，餘如朝帶。常服冠，紅絨結頂。常服褂，色用石青，花文隨所御。常服袍，色及花文隨所御，裾左右開。常服帶，如吉服。雨冠、雨衣、雨裳，皆用明黃色，氈及羽緞油綢，惟其時。皇后冬朝冠，薰貂爲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三，珍珠各十有七，上銜大東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有一，後金翟一，飾貓睛石一，珍珠十有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條二，末綴寶石，青緞爲帶。夏朝冠，青絨爲之，餘如冬朝冠。金約，鏤金雲十有三，飾東珠各一，間以青金石，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有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八，末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一等東珠各二。朝褂之制三，皆石青色，片金緣。其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下通襞積，四層

相間，上爲正龍各四，下爲萬福萬壽。其二，繡文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其三，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中無襞積，下幅八寶平水，領後皆垂明黃條，其飾珠寶惟宜。朝袍之制三，皆明黃色。其一，披領及袖皆石青片金加貂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金龍九，間以五色雲，中無襞積，下幅八寶平水，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袖相接處行龍各二。其二，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前後正龍各一，兩肩行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其三，領袖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中無襞積，裾後開，餘如貂緣朝袍之制，領後垂明黃條，飾珠寶惟宜。領約，鏤金爲之，飾東珠十有一，間以珊瑚，兩端垂明黃條二，中各貫以珊瑚，末綴綠松石各二。朝珠三盤，東珠一，珊瑚二，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珠寶雜飾惟宜，條皆明黃色，采帨綠色，繡文爲五穀豐登，佩箴管縏袠之屬，條皆明黃色。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織金壽字緞，下石青行龍粧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頂用東珠。龍褂之制二，皆石青色。其一，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袖端行龍各二。其二，制亦如之，惟下幅及袖端不施章采。龍袍之制三，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其一，繡文金龍九，間以五色雲，福壽文采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其二，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領袖及裾均如前制。其三，制亦如之，惟下幅不施章采。吉服朝珠一盤，珍

寶隨所御，條皆明黃色。

文武品官冠服

文一品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鶴及四爪正蟒，朝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兩肩前後正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襞積，裳行蟒八，緣貂，朝服之制，披領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端罩，貂皮爲之，藍緞裏。朝珠，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朝帶，用石青或藍，鏤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紅寶石一，佩帉下廣而銳。吉服冠，頂用珊瑚。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繡九蟒。吉服帶，佩帉下直而齊，版飾及佩惟宜。雨冠、雨衣及裳，均用紅色。坐褥，冬狼皮，夏用紅褐。武一品補服，前後繡麒麟，餘皆如文一品。文二品冬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貂尾，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珊瑚。補服，前後繡錦雞。朝帶，鏤金圓版，每四具飾紅寶石一。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雨冠，紅色，雨衣、雨裳，青色（惟各省督撫均得用紅色）。坐褥，冬用貛皮，夏用紅褐緣皁褐，餘俱如文一品。武二品補服，前後繡獅，餘皆如文二品。文三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補服，前後繡孔雀。朝帶，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藍寶石。坐褥，冬用貉皮，夏用皁褐緣紅褐，餘皆如文二品。武三品冬朝冠，薰貂爲之。補服，前後繡豹，餘皆如文三品，惟無緣貂朝服及端罩。一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猞猁猻爲之，間以貂皮，月白緞裏，餘皆如武三品。雨冠，用大紅色，雨衣，青色。文四品冬朝冠，薰貂爲之，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

石一，上銜青金石。補服，前後繡鴈。朝帶，銀銜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繡八蟒，皆四爪。雨冠，紅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青色（四品以下在內廷行走及京堂官雨冠皆紅色）。坐褥，冬用山羊皮，夏用皁布，餘皆如文三品。武四品補服，前後繡虎，餘皆如文四品。二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赤豹皮爲之，素紅緞裏，朝服，貂絨緣，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襴行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襞積，領袖俱石青粧緞，冬夏皆用之，餘皆如武四品。雨冠，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皆用紅色，雨衣、雨裳，御前侍衛用紅色，其餘侍衛各從其品（四品官以上及御前侍衛官，表服織文均得用蟒）。文五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晶。補服，前後繡白鷴。朝服，片金緣，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襴行蟒各一，中有襞積，領袖俱石青粧緞，冬夏皆用之。朝帶，銀銜素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水晶。坐褥，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氈，餘皆如文四品。武五品補服，前後繡熊，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三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黃狐皮爲之，月白緞裏，朝服，貂絨緣，如文五品朝服之制，餘皆如武五品。文六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硨磲。補服，前後繡鷺鷥。朝帶，銀銜玳瑁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硨磲。坐褥，冬用黑羊皮，夏用黑樓色布，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五品以下，惟京堂、翰詹科道得用朝珠。六品以下，惟禮部主事、司務、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太常寺博士、典簿、國子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太常寺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壇廟執事、殿廷侍儀，得用朝珠）。武六品補服，前後繡彪，餘皆如文六品。藍翎侍衛，戴藍翎，端罩、朝服、朝珠，均如三等侍衛，餘皆如武六品。雨冠，紅色青緣，

雨衣。青色。文七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補服。前後繡鸂鶒。朝帶。素銀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繡五蟒。皆四爪。雨冠。青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紅色坐褥。冬用鹿皮。夏用灰色布。餘皆如文六品。武七品補服。制如武六品。餘皆如文七品。文八品朝冠。鏤花陰文金頂。無飾。補服。前後繡鵪鶉。朝服。色用石青雲緞。無蟒。領袖皆青倭緞。中有襞積。冬夏皆用之。朝帶。銀銜明羊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陰文金頂。坐褥。冬用羣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七品。武八品補服。前後繡犀牛。餘皆如文八品。文九品朝冠。鏤花陽文金頂。補服。前後繡練雀。朝帶。銀銜烏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陽文金頂。坐褥。冬用獺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八品。武九品補服。前後繡海馬。餘皆如文九品。未入流冠服。制如文九品。雨冠。青色。紅緣。雨衣。青色。凡文武候補候選官。頂帶均與現任同。（七品以上得用諸花緞。八品九品用雜花及素緞。舉人視七品。貢監生員視八品。）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監察御史、直省按察使及各道。補服均前後繡獬豸。其都察院都事、經歷、筆帖式、及按察使經歷、照磨等官。俱照本身品級。不得用獬豸補服。

命婦冠服

一品命婦冬朝冠。薰貂為之。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前綴金簪三。飾以珠寶。護領絛用石青色。金約青緞為之。中綴鏤金火燄。飾珍珠一。左右金龍鳳各一。後垂青緞帶二。紅片金裏。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雲銜珠各二。朝掛。色用石青。片金緣。繡文。前行蟒二。後行蟒一。領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前後正蟒各一。兩肩行蟒各一。襟行蟒四。中無襞積。披領行蟒二。袖端正蟒各一。袖相接處行蟒各二。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領約鏤金為之。飾紅藍小寶石五。兩端垂石青條二。中各貫珊瑚。末綴珊瑚各二。朝珠三盤。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朵帨。月白色。不繡花文。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緞。下石青行蟒妝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薰貂為之。頂用珊瑚。吉服掛。色用石青。繡花八團。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九蟒。皆四爪。二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珊瑚。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餘皆如一品命婦。三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如二品命婦。四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朝袍。片金緣。繡文。前後行蟒各二。中無襞積。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裙。片金緣。上用綠緞。下石青行蟒妝緞。皆正幅。有襞積。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八蟒。皆四爪。餘皆如三品命婦。五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晶。吉服冠。頂用水晶。餘皆如四品命婦。六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寶藍石一。上銜硨磲。吉服冠。頂用硨磲。餘皆如五品命婦。七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五蟒。皆四爪。餘皆如六品命婦。他若品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受封者。冠服得如所封之品。本身加級受封。冠服均從本任。惟致仕後得照所封之品服用。其京外革職留任之員。

得照原品頂帶服用。其有因公革職未追封誥者。祇許服用原官頂帶。

士民吏役冠服

會試中式貢士、朝冠。鏤花金頂。上銜金三枝。九葉。狀元。金頂上銜水晶。授職後。各視其品。舉人。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金雀。公服袍。青紬為之。藍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八品朝帶。吉服冠。頂銀座。上銜素金。貢生、吉服冠。鏤花金頂。餘皆如舉人。監生、吉服冠。素銀頂。餘皆如貢生。生員、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銀雀。公服袍。藍紬為之。青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九品朝帶。吉服冠。制如監生。外郎、耆老冠。頂以錫。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絨纓大結。考職、吏員在籍。止用頂帽。不得僭用補服。內外各衙門供事書吏。非年滿考職者。不得僭用金頂。奴僕優伶皁隸。許用繭紬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紡絲紬絹緞紗綾羅、各種細毛及石青色衣。俱不得服用。冬帽用染騷鼠狐貉獺皮。不得用貂。

鹵簿儀仗

漢官儀。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為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宋延祐後。始著為圖。我朝法駕鹵簿。前列導象四。民尉二十八人。次寶象五。民尉八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靜鞭四。民尉十四人。治儀正一人。次前部大樂。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金口角四。和聲署史十二人。次革輅。駕馬四。民尉三十二人。木輅。駕馬六。民尉三十二人。象輅。駕馬八。民尉三十四人。金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玉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鐃歌大樂。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鉦四。角二十四。龍鼓二十四。龍篴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二。龍鼓二十四。紅鐙六。署史四十八人。民尉百八十八人。冠軍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引仗六。御仗六。吾仗六。立瓜臥瓜各六。星鉞各六。出警入蹕旗各一。民尉六十七人。

五色金龍小旗二十。民尉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翠華旗二。金鼓旗二。門旗八。日月旗各一。五雲旗五。五雷旗五。八風旗八。甘雨旗四。民尉七十二人。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嶽旗五。四瀆旗四。神武、朱雀、青龍、白虎旗各一。民尉九十二人。天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黃羆、白澤、角端、遊麟、彩獅、振鷺、鳴鳶、赤烏、華蟲、黃鵠、白雉、雲鶴、孔雀、儀鳳、翔鸞旗各一。民尉四十人。次五色龍纛二十。次前鋒纛八。護軍纛八。驍騎纛二十四。民尉百二十八人。雲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黃麾四。儀鍠氅四。金節四。進善、納言、敷文、振武、褒功、懷遠、行慶、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節旗各二。民尉五十六人。龍頭旛四。豹尾旛四。絳引旛四。信旛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長壽幢四。民尉六十四人。雲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鸞鳳赤方扇八。雉尾扇八。孔雀扇八。單龍赤團扇八。單龍黃團扇八。雙龍赤團扇八。雙龍黃團扇八。壽字黃扇八。民尉百二十八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赤素方繖四。紫素方繖四。五色花繖十。間以五色九龍繖十。民尉八十四人。九龍黃蓋十。紫芝蓋二。翠華蓋二。九龍曲柄黃蓋四。民尉八十四人。鑾儀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戟四。殳四。親軍八人。豹尾槍

二十。護軍四十人。弓矢二十。儀刀二十。親軍各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四人。次仗馬十。護軍二十人。冠軍使、雲麾使二人。次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盥盤一。金盂一。金合二。金鑪二。拂二。（立瓜臥瓜星鉞各收。列。）旗尉二十二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九龍曲柄黃華蓋一。執蓋武備院掌蓋司蓋四人。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鑪二。執鑪侍衛二人。金輦在中。左右奉輦鑾儀使二人。扶輦冠軍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旗尉二十八人。後扈佩刀大臣二人。豹尾班執槍佩儀刀侍衛各十人。佩弓矢侍衛十人。領侍衛內大臣一人。侍衛班領二人。後管宗人府王公二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鋒護軍統領一人。給事中、御史二人。各部郎中、員外郎四人。侍衛班領一人。署侍衛班領一人。侍衛什長二人。次黃龍大纛二。領侍衛內大臣一人。（內大臣、散秩大臣兼用。）司纛侍衛什長二人。建纛親軍四人。佩鳴螺親軍六人。凡職事官均朵服。親軍、護軍、旗尉、民尉各服其服。

皇后儀駕鹵簿。大儀輿一乘。民尉三十四人。儀輿二乘。旗尉十二人。黃輿二乘。民尉三十四人。次五色龍鳳旗十。旗尉二十人。臥瓜四。立瓜四。旗尉十二人。吾仗四。旗尉六人。次黃赤二色龍鳳扇八。雉尾扇八。旗尉三十二人。次赤素方繖四。五色四季花繖四。旗尉二十八人。五色九鳳繖十。旗尉二十人。次金節二。旗尉四人。次拂二。（立瓜臥瓜星鉞各收。列。）香鑪二。金合二。盥盤一。盂一。瓶二。金倚一。方几一。旗尉二十二人。次黃色九鳳曲蓋一。旗尉三人。鳳輿一乘。旗尉八人。凡輦執旗尉、民尉各服其服。皆內監充。

大駕鹵簿圖

休寧汪文端公大駕鹵簿圖記序曰。鹵簿之名。沿于兩漢。所稱千乘萬騎。屬車九九。其雙略棨綏。邪偈容裔之盛。槩可想見。自時厥後。代有損益。我朝參用前代舊式。視昔特爲簡省。制詔有司。博考成規。丕昭鉅典。一器一名。必本之于經。參之于史。驗之物象。徵之度數。綜往古之豐儀。折衷以皇朝之隆軌。品章儀具。文質得中。更定大駕鹵簿爲法駕鹵簿。行駕鹵簿爲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爲大駕鹵簿。南郊用之。命內苑供奉諸臣圖寫裝潢。各成巨帙。復合繪南郊大駕鹵簿橫卷。凡鸞輅鑾和旗旗戈戟旌幢麾蓋之設。羽儀導從警御環衛章服車騎之容。莫不臚于緗素。傳以丹青。臣承命爲之記。竊惟蔚宗始志車服。江左備圖鹵簿。至宋而景德、天聖屢圖仗衛。延祐一圖。尙藏祕府。然開寶大駕。多至萬有一千餘人。後乃增至二萬餘人。過于繁縟。則著大觀而示尊極。誠莫盛于今日矣。謹稽首颺言卷端。而件繫其名物人數如左云。

京職儀衛

京官一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四。用清漢文書銜旗槍八。金黃棍二。二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三。旗槍六。金黃棍二。三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二。旗槍六。金黃棍二。四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金。旗槍四。五品以下青扇一。以上儀衛出京用以導從。常日在京一品前引二。後從八。二品前引二。

後從六。三品前引二。後從四。四品無前引。後從二人。五品以下後從一人。滿洲官惟親郡王、大學士、六部尙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在京乘四人輿。出京舁夫八。輿頂用銀。幃蓋用皁。四品以下文職舁夫二。出京四。輿頂以錫。願乘馬者聽。四品以上得繫繁纓。凡文武大臣因事入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

直省品官儀衛

直省文職。總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劍、金黃棍、桐棍、皮槊、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巡撫。杏黃繖、青扇、獸劍、金黃棍、桐棍、皮槊、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八。（二品以上大臣陛見到京。入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布政司、按察司。杏黃繖、青扇、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六。各道。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槊、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知府同府倅。藍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槊各二。肅靜牌二。青旗四。知州、知縣並同。縣佐。藍繖一。桐棍二。教職。藍繖一。雜職。竹版二。河道、漕運總督。視總督。學政、鹽政、織造。暨各欽差官三品以上。視巡撫。四品以下。視兩司。督撫輿夫八。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輿夫四。雜職乘馬。餘同京官三品以上得用引馬。欽差官三品以上。輿夫八。武職三品。仍不得用。直省武職。提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劍、刑杖、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總兵官。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大刀、獸劍、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八。副將。杏黃繖一。青扇二。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六。參將、遊擊、都司。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守備。減牌。餘視都司。各省駐防將軍。視都統。副都統以下官。均與京職同。武職均乘馬。將軍、提督、總兵官。年逾七十。不能常乘馬者。聽其奏聞請旨。二品以上得用引馬。

命婦儀衛

一品命婦車輿皁蓋。四角綠緣。綠幨皁幃。輿用銀頂。二品命婦。皁蓋。不綠飾。裌幨皁幃。三品命婦。皁幨。餘視二品。四品命婦青幃。餘視三品。輿用錫頂。五品以下命婦均青蓋。餘視四品。自二品以上命婦用幨。餘均用布。凡儀衛皆從其夫。

蠡勺編卷十九

禁內侍入班行禮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官寺、特供灑掃耳、從不敢與朝臣齒、明末寵任厰衛、遂貽杜勳、閻思印、邊永清等開門迎賊之禍、我國家痛絕中官厰衛、錢糧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乃者頒詔大典、賜宴廷臣、突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敕下禮部、朝賀不許內監入班行禮、二年十二月、禮部亦言、內監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于禮未合、嗣後槩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從之、

恩卹前明諸王

順治三年、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入廣州、執紹武、殺故明藩王十五人于東校場、惟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六王、避地惠州、七年、廣州圍急、有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誘執六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殺之、凡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盡殺焉、八年閏二月、上諭兵部、故明諸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萬幾、務期萬姓得所、豈獨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起送來京、分別畜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體輸稅當差、爾明宗

室、亦宜悔禍革心、仰體朝廷愛惜生全之意、於戲、章皇帝仁育義正之心、上符湯武、而二三逋播之臣、吝黃反覆、猶欲務觸焉、以爲快、果何面目以立于寬大之朝乎哉、

平定三藩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吳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總兵、鎮山海關、闖陷京師、乞兵于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遂、降于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仲明道卒、子繼茂襲、廣東平、與可喜共鎮其地、後繼茂移駐福建、卒、子精忠襲、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于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稱三藩、三桂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平水西安氏、功最多、進封親王、令統所部鎭滇黔、久乃驕蹇、蓄異志、精忠亦桀黠不法、大爲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守藩服、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適可喜疏請乞骸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邊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于是十一月、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事聞、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尚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壻孫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湖湘、以小除夕陷沅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常德降、澧州長沙俱降、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于廣西、三月、賊兵陷岳州、耿精忠亦以是月反、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親至常澧督戰、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廟謨鎭定、先事布置、故終獲戡定也、先是、京師有楊起隆者、市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州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部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于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株、起隆尋亦捕得、伏誅、未幾察哈爾又盜動、立命大學士圖海、及其未發殲之、于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患、然穀城壤慶饒州官兵多背叛、餘干徽州湖口彭澤池州皆有賊竊發、上以賊渠三桂也、渠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攻岳州、又命貝勒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以貝勒洞鄂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則命尚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撫、而以安親王岳樂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來降、至是、從莫洛進寧羌、忽反兵攻莫洛、戕之、遂同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僞劄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命賊將

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多響應。十五年春。上以洞鄂等屯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往莅師。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下。輔臣權率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揚名、王好問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路定。耿精忠既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溫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都。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湖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得過。而陸路有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于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僞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于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觀望。屢奉詔趣督。始進兵。既而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溫州爲曾養性踞守。迄不下。會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僞將軍馬九玉于衢河。西收僞總兵林福于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僞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寧相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僞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于是閩浙亦定。初。三桂欲由秦蜀入犯。及王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乃力保湖南拒守。又使僞將軍高大節陷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尚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于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豎將軍舒恕于省城。恕引兵出走。詔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贛州。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逾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僞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一面當之。至是。迎于韶。尚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殁。命之信仍襲父爵。之信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以瓊州降。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而廣東粗定。耿精忠屬下徐朝綱等。首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以凌遲誅。三桂既失援。勢漸孤。乃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十七年。征南將軍穆占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諸處。賊乃盡銳逼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于礮。以竹簍布囊盛士補之。且築且戰。瀕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也。冬。我軍分泊舟師于香爐峽。立營于九貴山。以斷賊長沙衡州路。賊困乏食。十八年正月。遂復岳州。由是賊始震恐。多棄城遁。我師由長沙入衡州。所向輒克。勒爾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所過松滋、枝江、宜都、皆下。并復澧州。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蓋三桂孫世璠已僭即僞位于雲南矣。上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之師也。傅宏烈、莽依圖既平廣西。命莽依圖即由南寧進雲南。傅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十九年。馬承蔭又結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于是命駐守潮州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尚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援宜章。援韶州。援梧州。皆託故不行。三桂死。

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于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制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歿。乃命賴塔爲大將軍。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趙良棟偕王進寶、圖海定蜀。良棟復龍安。復成都。敗胡國柱于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并復貴陽。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擊敗僞將軍何繼祖于石門坎。遂復安籠所。會僞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于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大敗其衆。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會于曲靖。整隊合進。屯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世璠遣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壕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寧、馬湖諸處。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蜀巫間。至是危急。調諸賊回救。上預敕諸將各路追勦。介弗得至省城。馬寶遁于楚雄。衆盡潰。與僞將軍巴養元偕降。上命械寶至京。磔之。十月十八。彰泰等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城內勢蹙。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僞將軍線緎等開門降。遂擒僞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梟世璠屍。傳首京師。夏國相竄于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爲三桂壻。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于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僞文武官皆降。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億萬年丕丕基定于此矣。又福王。名由崧。福王常洵子。甲申國變。南中府部等官迎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四月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爲宏光元年。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熿孫。其父器墭先死。王于崇正五年襲封王。順治乙酉。僭即位于福州。以布政司署爲行宮。改元隆武。丙戌二月。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欲往江右。八月。乃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與曾妃同斬于汀州。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初封衡陽王。以順治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即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庚寅正月。王避滇寇。奔梧州。留馬吉祥、李元允守肇慶。壬辰。孫可望遷王於安隆所。丙申。李定國護王遷雲南。己亥。王入緬。辛丑。緬人執王。歸于王師。故福王、唐王、永明王、亦稱三藩。先是唐王聿鍵被執于汀州。其弟聿𨮁浮海至廣。中書相蘇觀生何吾騶等奉王監國。僭位于廣州。改元紹武。青浦楊陸榮采南氏嘗採掇灰浮海等書。成三藩紀事本末四卷。自序曰。闖賊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逆賊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眞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翦殘孽。追平羿人斯得。藉士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撫險此。昔殷辛失德。

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删書。不以微子不正位號爲罪。而顧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祝聖朝之取天下于闖。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攫楚之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餘十。衡抗天朝。天既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納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尹尹五就。管仲一匡。苟藩所倚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仗武庚以倡亂也。藉此。而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

伐西藏

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古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永寧副將岳鍾琪征之。鍾琪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賊逃竄。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鍾琪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相與詣伏降。無梗遺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鍾琪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鍾琪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擒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仁皇帝嘉之。遷鍾琪四川提督。駐松潘。

破青海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撫遠大將軍陝督年羹堯。召四川提督岳鍾琪會謀。鍾琪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爲賊鋒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鍾琪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鍾琪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鍾琪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我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鍾琪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擣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鍾琪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

月即發。大將軍以其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鍾琪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鍾琪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鍾琪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即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顛。鍾琪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氈氈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斷矣。鍾琪乃班師。是役也。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十。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鍾琪公爵。仍命率師二萬。征北狼衞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響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北狼爲定番縣。

征廓爾喀

廓爾喀。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即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獨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從藏極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活佛。號曰達賴喇嘛。相傳如來後身。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往生處。其大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眞僞不可知。而準噶爾、喀爾喀、及各蒙古萬餘里夷人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亦有活佛。號曰班禪。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夷亦崇奉惟謹。此二藏本不隸中國。元世祖時。有八思巴者。爲帝師。明成祖時。有哈立麻。册爲大寶法王。皆未嘗待以臣禮也。入我朝。始內附。爲我外藩。康熙末。爲準噶爾所竊據。以大兵克復之。先嘗有藏王主國事。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不軌。爲我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誅。遂不復立王。以國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予是以教主兼國王事。尤倚天朝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脅喇特納巴都爾。突入後藏。拆殿上金瓦。及掠寶器而去。（兩藏數十所居皆以金爲殿瓦凡寶座梁柱欄楯皆珍寶珠玉寶石不啻萬億雕欄七寶裝成者。）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班禪及達賴喇嘛飛章馳奏。上以地遠。不欲用兵。將遣人諭解之。而賊又盤踞聶拉木、絨轄、擦木、瑪噶轄爾甲等處。肆擾。告急之奏狎至。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川督惠齡、爲參贊大臣。調集滿漢官兵及蜀省屯土番兵備征勦。其餽餉。則命大學士川督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將軍等由青海至後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剽襲後路。福海二公與賊戰于擦木。戰于瑪噶轄爾甲。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佔後藏城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聚國來拒于噶多普。福公分前隊爲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公自統之。遣諸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相持。福公即從間道衝賊營。海公又繞山出賊營之上。與福公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

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公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聲威。于是舉國洶懼。遣人來乞降。福公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褒欆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喇特納巴都爾益懾。遣人再乞降。先歸丹津班珠爾之屍。以其首禍也。獻還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箕第馬達特塔巴等。賫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不可數計。高宗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奉詔班師。是役也。用兵在二萬餘里之外。成功于一年之間。將厲死綏。士懷挾纊。良由聖天子睿謨廣運。洞燭事機。轉餉調兵。信賞必罰。用能成此大勳也。猗歟盛哉。

平臺灣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即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爲俞大猷所逐。遁入臺灣。以地皆土番。不樂居。遂殺番取血固舟。入占城。天啟中。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崇正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備荷蘭紅毛夷。我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取臺灣。名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爲東寧。改縣爲州。南北路及澎湖。增安撫司三。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餘里。東則層巒疊巘。生番所居。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俗日淫侈。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吏不能止。至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乃解散。自是民狃于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爲城外無名屍誑往驗。甫出城。即被殺。并胥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因以酒肉誘番。醉而掩殺之。委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民由是益輕官吏。而番亦銜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民林爽文。恃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久恣爲盜賊囊橐。而閩廣間故有所謂天地會者。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衆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于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禽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懼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

廷珮等。率兵民固守城。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爽文本漳人。嘗械鬪之後。泉人不同黨。乃遣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爲泉人僞。志賢自臺灣番閩知。至鹿港嵌賞殺有泉民林湊等起義。禽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理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殄賊。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兵三千以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時賊雖猖獗。勢力未大。各村民俱未爲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慮兵少不敵。甫交綏即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終不敢犯。莊大田驅以援府城。林爽文驅以援諸羅。勢益熾。官兵從鄰省調至。又守風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爲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六月中。連日夕攻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遊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爲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矣。貴林及遊擊楊起麟。都司杭富等。皆戕于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賊又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凡百餘戰。幸不大衄。然饑疲不能支。時藍元枚已歿。常青催恆瑞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兩路赴援。各兵五六千。俱以賊盛。不得進。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預于六月中調陝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統兵并發。聲言十萬。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五千先至。有旨當往鹿港進。會颶風。守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謂眞十萬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于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遂麾兵入。沿路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泣下。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遂遁歸大理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賊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挈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上就高岸壘石爲陡牆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

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二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爽文潛出覓食.遂禽之.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爽文同逆.而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巳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于十六日至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蹴之于大武壠大目孝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屢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逕阻.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居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于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禽而戮者千餘.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西陲拓地之遠

西陲準噶爾諸番.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西北兩路常駐重兵備塔勒.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爲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尚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鄂里護爲協理將軍.在西路.雍正之類.迨額爾德尼招之捷.雍正十年噶爾丹策零爲額駙策凌所追.至額爾德尼招.限大水.我兵乘勢殲之.殺賊萬餘人.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敵始乞和.高宗皇帝御極之初.旋與之定邊界.通市易.乃寢兵不用.乾隆四年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爾喀游牧不得逾扎卜堪.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乃罷西北兩路兵.然聘使往來.仍用鈞禮.猶未得爲臣服之也.至乾隆二十二年.靖回部.并戡定準夷.則不惟臣服之.且芟薙除之.蓋天欲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高宗先天不違.後天奉若.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臨之.旣偃甲息戈.而即繼以周察.計屯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舉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犁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州兵三千.挈家往駐.案處而兼游牧之長.地沃衍.稱軛倍收.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挈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戊巳校尉.唐之四鎮北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回部即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闊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爐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豶.他可類推也.統計自伊犁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非我高宗皇帝智勇天錫.爲能廓淸蕩定.以拓此一統無外之模.如是哉.

蠡勺編卷二十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寶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源羅氏謂其大父孝僾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公武謂張商英探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略皆無之.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

天官疾醫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尚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佗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愼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稾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總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女元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泰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書皆於李筌得之嵩山石室）然文獻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爲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十三卷晉二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此書眞僞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眞也。海外南經至海內經十三篇、僞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即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眞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并疑其眞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模稜兩端眞與僞皆從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彝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

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籍音義一卷。而無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總書句考算經文字。）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作一卷）唐藝文志有張邱建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作三卷）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也。（後漢馬融傳註。九數九章算術。與此略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相傳爲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蔣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鬻子

陳直齋言鬻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又言鬻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庵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漢藝文志云。鬻熊爲文王師。封於楚爲始祖。）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疑後人僞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讜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贋售僞也。明末錢塘楊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珪本之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菴謂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隋唐志俱作十九卷。）凡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燮絜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嘗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齊。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

曰盛。學者雖疑付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稍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昔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遂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嚴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然尚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澀。眞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目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金紹友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尙惜其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稱。不可偏舉。合爲本名。）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惟以爲經。故議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愨、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閒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誣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改。而又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弇州怪其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解穢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奭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語行又相懸絕。豈所謂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沈樹村疑名偶同。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稚存曰。晏子春秋。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耳。朱粲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

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曰，莊子之鷃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凡三十四篇。）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即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為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苟以為實，則蛙黽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為真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藝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為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駰同。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為周平王。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為周平王時人，可乎。況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致信。柳子厚亦辨其為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過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為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雋，為己家臣。子華子性闓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

於晏氏，史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徽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頗近時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藝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其為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敍孔穿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攷公孫龍為孔子弟子，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公孫龍字子石者，或作子石，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升菴所見，是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剽公孫龍數篇以紬合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為平原君，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孫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略，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墨子與禽子、（即滑釐，墨弟子。）聞其風而悅之，而為之太過，已之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胈，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墨之為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尚同，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而不可以為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為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高似孫子略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為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即鬼容區。楊升菴謂谷臾聲相近，今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即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為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強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

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子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閟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子鳳臺以寫本示余。內有陳于岸周鑑先評。而無文長語。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慕象莊老。而飾之以五霸六國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前漢志所收百八十九家不列其名氏。即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棄沈沒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識亢倉子鶡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後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曰。萬曆間士大夫好撰僞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酈道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以爲號之語。抑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依劉向說。且二百餘年。）殊未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劉向所校荀子三十二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篇第。今本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不能無疵。若其析論。則孟子不能過。）漢黃門郎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

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翻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即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并爲殘闕也。曾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牴牾。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楷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撫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即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三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一

方言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晉郭璞註。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抱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於威。陵之於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

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稚存曰。所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釋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此而推。則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斷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為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撰。（任或作子）充、上虞人。仕為州從事。著書八十五篇。（其一今佚）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以勸善懲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陳直齋亦謂自王朗傳之時以爲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觀之未見異也）惲子居曰。吾友張皐文。嘗薄論衡。詆為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為文以荀卿子為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為商韓之說者。遥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強則易入於術。斯亦衡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裒其議奏。為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為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明二衞棠氏秉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為尸。謂公

尊近天子、嫌於受大子之拜。祖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爲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爲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爲玉皇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爲土木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晁公武以爲成帝時人。陳振孫以爲順帝時人。而四庫書目則以爲三國時人。）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舛譌。我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祖望序曰、安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覽者貶焉。要其纖絡未嘗不犂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祇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陽兗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嘗有弱、黑、涇、洛、滹沱諸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即所幸存者。亦多脫譌。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釐定。不過正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酈澤之舊。眷眷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爲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爲灘水。（宛谿）或以漯水有二。（百詩）或以灤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東樵、宛谿皆然）甚矣稽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代興。安定乎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發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字秀川。又號眞）於廣政丁未。（孟蜀年號。廣政丁未。是年後漢高祖卽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分作十九章。而爲之註。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朱紫陽、別撰考異一卷。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舛譌尤多。乃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幷存之。故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

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檃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者耳。

世說新語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爲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按休寧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胡翁見甕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悖。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唐志作五卷。）直齋陳氏謂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通事史無所考。）房杜論禮樂事者、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爲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議大夫龔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宋仁宗年號。）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數公咸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謚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卽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內府。而闕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尙書、秀水朱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語麗十卷。語對十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既已失傳。卽修文殿御覽。今亦亡之。（凡三百六十卷。北齊尙書左僕射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爲古今類書之首。又云、珽行事奸險。乃盜遍略爲己功耶。遍略者、梁徐僧權所撰也。）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入閩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臺卿、公瞻之叔父也。）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

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潛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躡。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斷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馬融善之。令妻女皆習焉。）而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歷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備。適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寧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鐫刻本。頒示中外。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元年。爲通典二百卷。宋真宗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載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韓氏鼎臣曰。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困學紀聞言。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穎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略。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略。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略。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史之文。然而詆史遷。非班固。至敘及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爲證。湯湖倪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贓也。此如任意決事。不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倘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載之後。懸入以受贓。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贓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經俠

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贓。失實矣。可兩也。北宋以後儒者。喜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專以抉剔前人瑕纇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能罷之議。

虎鈐經

虎鈐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內闕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四篇。）宋許洞撰。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奧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猿寨圖。爲洞自創之新法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略運籌決策科。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十卷。集百卷。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蓋數學也。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爲是乎。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共四卷。（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學。詔以陳氏小學集註頒學宮。而集解罕有傳者。）吾邑林孝廉伯桐曰。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致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尚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隋書經籍志以訓詁小學分二門。知訓詁亦小學也。）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考載於經部。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於孝經也。）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言正行先入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爲。勢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鋪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爲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三禮乃初年本。今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杖、二也。既殯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後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卜在上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者。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鑒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必稱先文肅公、當是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命館臣悉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嗣後或行或不行、連年不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爲府縣門役。剃髮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玉之困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暱近之、益無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爲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訐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絕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曾萬錢、雖肉食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者。

三字經

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矣。今童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宋人、入元不仕。中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琅邪王相、字晉升、號訓菴者、從而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甚富、凡二十三種共七百卷一卷未嘗有三字經也。中有蒙訓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臆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所撰也文殊顧雅魚子多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又琅邪本改不知禮爲不知義、所當識爲所當執、識某名爲識某文、君臣也爲君臣義、曰哀樂爲曰哀懼、乃七情具、與絲竹爲絲與竹、至匏元爲元匏、弟則悌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爲小學終、乃孔伋爲子思筆、我姬公爲我周公、著六典爲著六官、當諷詠爲當諷詠、羅盛治爲齊世、猶苦學爲猶苦卓、彼晚成爲彼既成、且聰明爲且聰敏、當少成爲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韻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彊此更出蛇添足乖於後爲裕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爲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爲跋尾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做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興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爲祖丁、舉字即以爲伍舉、方鼎即以爲子產、仲吉匜即以爲偪姞。夫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植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博訪遐搜、且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鉤摹古器銘辭、爲之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爲粉本、而摭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證、固非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作板本、爲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摹印、廣爲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了。蓋亦刻工駁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云、明降萬後、刻書潦草、爲載籍一厄。今是書并薛尚功姓氏不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

蠡勺編卷二十二

楚辭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按招魂亦屬子作。招魂，自招也。大招，招屈原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續爲九思附之。宋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爲之註。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可謂高世絕識矣。洪興祖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悲回風，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爲策。按薛符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

盟，楚禍所始也。則黃棘爲地名，猶晉有垂棘，亦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閭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爲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寬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崑崙，歷閬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爲皆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禹有九德九歌，啟有九辯九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蓋九者如幽詩之九闋，非必九篇也。強合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十一篇，并湘夫人于湘君，并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帝嚳命咸黑歌九招，歌之名九始此，其證。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并合者。至少司命，疑即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註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illegible]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音以簫爲倡，凡謠鐃鍾聲皆從簫倡之。凡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留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寔，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即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瘐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

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禪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散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爾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皆所謂風幕之文。代人悲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慊乎己之志而自棄之者不少與。

嵇中散集

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晉書本傳注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稽與嵇字形相近爲不忘會稽之意文獻通考作取稽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四庫計錄。謂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後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殷仲堪。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

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嘗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即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既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于元。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學士。梁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衞將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留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四庫目錄、謂考倪璠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衆手。不免漏略。乃重爲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啓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斯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爲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顥本。又蒐羅逸作。合爲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安石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爲山東人。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讀書縣南之匡山。（或謂匡廬非也）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爲採訪

使蘇許公所薦，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紫陽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作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懸闕意，乃游江南池州會稽。而置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崔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妄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爲定本。至秘閣學士武陽黃林子黃伯思長睿，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得在秘閣，及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實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八人。五子，𠍱、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稱忠義杜云。王文簡曰，據坡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乎。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壻李漢輯。其序言，觀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實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莆田方崧卿增考，刻之南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于是與大顛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僧徒妄攜假韓公名以尊其道，猶懷素假太白歐稱其草書獨步也。）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會與大顛語，（見與孟簡書）今請之

者再三，而書又函以道爲學，安有平日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使其既與習熟，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見，而輒欲聞其道，不可曉也。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文章齊名，稿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詩格條直，中晉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鄙，故張爲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爲元輕白俗，未可爲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知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謂其文力變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開實爲之先導。（開寶六年進士，歷知常潤二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八郡以卒。）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子（文中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儗比之狐媚鼻鳴嘻，亦詩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通寶，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于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穎濱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今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鋟板，爲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題王十朋撰，依託也，頗多舛謬。）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寧查愼行初白，又以牧仲所刻譌略，乃重爲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干

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復之遁辭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爲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強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姑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人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爲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眞贋錯出.其最謬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籍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況爲胡氏壻.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僞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孌亭選唐詩貫珠.沿不加察.亦并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略.王漁洋曰.上卷王濬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侖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

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渭[illegible]清[illegible]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亥上元收卷.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翺、吳思齊評其甲乙.選中二百八十人.此錄前六十卷.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名也.）合刻.最工.其後施愚山刻之淸江.吳時晃刻之眞州.又有江西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七賢論、逵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浸淫.而無所歸.陶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能之耶.

閑居賦

夏瞻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虧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爲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嘗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爲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者利亡身辱親.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曌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爲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故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爲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敬業擒所養似己者斬之。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即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備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爲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所歸。大有生氣。故班氏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爲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剄。歎其節烈。不知皆駑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旣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稱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書其姓名。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妻爭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邵氏博聞見後錄。東坡先謫黃州。黨嘗執政客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仇。被論甚州紹審執政妄以稱之才婦之夫有客怨。假以甄節。皆使之甘心焉。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㯶定、號彰石。選貢生。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正間。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昔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漁洋謂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于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疑而考證甚疎。

每爲人欺。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三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頴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即圬者傳也。此其原委皆灼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悶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寫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慨慷。足爲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絕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婪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

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爲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于窮者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曰.唐鄭準爲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準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據竊也.

湛文簡奏疏所本

漢顯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羣臣、其楫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湛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孳.災變頻仍.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柁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璹對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樹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沈文愨謂此是黃巢僭位時語.皆孟子所稱無是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浮溪集云.四六偶儷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十卷.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時以爲工.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敍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按我朝甯昌彭文勤公元瑞、晉輯宋人四六.爲藝林傳誦.所著恩餘堂集.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議禮制度考文.聖人首王.夏造殷因周監.天子所至曰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紀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氾布濩之.十二時不貿而弗.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謂神.奉三無私.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中.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朝饔夕飧.成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澈.利本因民.剗當太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熟嚴太僕炳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略涉傳記.贍于文詞.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選.書表牋啓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札.好事者掇拾緝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遊幕之士尤好之.蓋牋啓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文.而尺牘則閑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射洪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緜邈而陳則骯髒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余謂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弗聞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而勅勒歌乃爲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雞鳴曰.賢妃儆提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蛇歌

龍蛇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爲介子推事.晉文公即位.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緜上山.一則舟之僑事.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葉桑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

及振旅人皆殺舟之儀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袁絜齋燮亦謂古人詩猶籟之自鳴．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舂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自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遠．獨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故謂之百一．文選註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為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云云．然則璩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留之．蓋存百篇之一耳．因即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郗曇王豐之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為愈．余則以為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于盃酒間以為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成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敍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鵾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

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照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太白送賀監詩曰．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誤．（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非逸少書．[illegible]）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鵝．不知穀何以知其為劉姓也．然考竹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之語．殆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真．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溫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城蠶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為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宿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為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閒一為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為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迄空同．

[illegible]陵子美[illegible]始之功偉矣。

[illegible]詩

[illegible]鄭相畋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illegible]軸相之句、宋吳氏曾曰、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

赤壁詩

[illegible]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之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illegible]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illegible]地能令阿瞞走、則直指為公瑾赤壁矣。勵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illegible]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壁為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illegible]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為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今屬嘉魚。黃州[illegible]則名赤鼻、亦名赤鼻。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僧詩

[illegible]宋高諸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七詩首凡有四最百）今具載集中。[illegible]序所稱春生桂猫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營、宇昭句也。[illegible]寺。[illegible]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緊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illegible]得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illegible]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入遊曲江[illegible]深之句、皆不載。疑為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模大歷十子、稍窘[illegible]子閑涉瀾、春人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illegible]冉修然、一枕夢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簏中搜[illegible]國、在儒館詩書。仁義實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真士。士不媿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illegible]是詩、有宋三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芳名炳青史。（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illegible]（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illegible]、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陸秀夫。）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明中葉、理學真[illegible]逆河竟誰視之。寧使律不朽、在其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覓之恭[illegible]通關茫。

[illegible]

[illegible]編曰、康熙中、[illegible]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正、商邱宋尚書犖。新城源出殷滄浪詩品、以神韻為宗。

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為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隊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描摹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為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為宗。從之遊者、類皆摹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益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劖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為習古。山經水註、以為博雅。韓軒碣陀、以為詭逸。街彈巷相、以為真率。博徒淫舍、以為縱麗。然後推為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目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為十九門、而各釋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

是唐集之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倩樂府集。為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焉。（上起陶唐、下迄五代、網羅賅博。其解題敘述源流、尤為詳備。）至鄭漁仲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刪詩、得詩得聲者、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子弟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之渭城一曲。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為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于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始太白菩薩蠻）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真希元輩、亦皆為之。故陸放翁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

[illegible]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illegible]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illegible]金縷曲二闋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illegible]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illegible]華。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illegible]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illegible]不負。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illegible]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illegible]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illegible]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貞觀字華峯。[illegible]舉人。官中書。著積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商家林店題壁詞

[illegible]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篷圍住。小于場屋。一角[illegible]試轅下駟。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嚼完麵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illegible]遂笑年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竟不中、豈非清福。若論大[illegible]道太爺滋味。都嫌俗。挑二等。也拘束。觀此。已足爲邯鄲枕上人作一服清涼散矣。宋牧仲先生[illegible]筆。語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嘗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illegible]誠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爲痛哭流涕也。

蠡勺編卷二十四

假用成語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古人假用成語以就韻者甚多。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裳衣、衡縱、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京周、鼒鼎、息偃之類。皆是也。按漢溧陽長潘乾碑。用蒸黎作黎蒸。董仲舒賢良策。用勉強作強勉。昌黎詩。用玲瓏作瓏玲。參差作差參。元黃晉卿王仲謀誄。亦以窮兵爲兵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即孟子亦有子父子母之語。蓋古自有其法。若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用於陵作陵於。則不可通矣。

反用字義

楊升庵曰。古文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俾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馨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

兩韻連押

漢曹全碑銘末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風謂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

各押也。鈍根老人曰，二是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呂黎詩之重用韻、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詩雲漢二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焦仲卿妻詩，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兩遺字兩由字皆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若重用韻，則不可枚舉。日知錄言之詳矣。

偶句

海鹽朱竹垞云，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然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巳開其漸。齊梁而後，子山集中最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鐃歌見白麟。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瓜。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不一而足。唐代擬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興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直夫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諸對，載在困學紀聞。荊公殺青、生白，飛瓊、弄玉，帶眼、琴心，三甲、六丁。洪駒父青奴、黃嬭，及銀鹿、金鴉諸對，載在雪浪齋日記。山谷格五、朝三，管城子、孔方兄諸對，載在冷齋夜話。放翁手版、肩輿，溫勞、熱官，酒聖、錢愚，虎頭、雞肋，竹郎、木客，箝紙尾、撲床頭，空虛腹、壘塊胸，老學究、病維摩，乞米帖、借車詩，魏道士、楮先生，子午谷、丁卯橋，一彈指、三折肱，百衲琴、雙鉤帖，烈士壯心、狂奴故態，下澤乘車、上方請劍，長劍拄頤、短衣掩脛，百錢挂杖、一錢隨身，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諸對，載在後山詩話。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更若少陵白天、當暑之對，皆經語。荊公一水護田、兩山排闥，皆漢人語。阿蘭若、窣堵波，皆梵語。翠碧、黃鸝，皆鳥名。又兼四色。晉公垂手、緩聲，皆樂府名。黃絹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皆歇後語。

集句

晉傅咸毛詩一篇，爲集句之始。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後來文人，因難見巧，往往有清切渟泊，如天衣無縫者。甚至有從經史中成語摘爲佳對者，亦筆墨游戲之一端也。然大雅猶且弗取，況美叔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器皿肴蔌，悉假貸于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是貢父東坡皆不以是體爲貴矣。時惟荊公晚年喜爲集句，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之類。有多至百韻者。文文山集杜詩，亦至二百首。我朝華亭黃唐堂中允有香屑集，皆集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四庫提要謂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五言長律中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纚纚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有疊韻不已，至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嘉慶十四年，我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先諭羣臣曰，近年慶典，諸臣所進，每集用文選各書成

語，而恭集御製詩文者尤多，究非正裁。況進呈文字，當華實並茂，如古人頌不忘規者，庶合對揚之義。嗣後宜歸體要，毋仍習佻巧，致失脩辭立誠之旨。見邸報。

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人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爲部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五十五，去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自一屋至三十四乏。劉淵併爲一百七韻。即今世所行。已乖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略且謂韻學起于西域，備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及半徵、半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即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異之士，日惟向龍龕手鑑、搜真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象之音聲，數見疊疑之反切，舉一世而人于浮屠氏之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部之舊，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始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今韻非沈約本

毗陵邵子湘氏著古今韻略，於古韻通轉則依少陵呂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閒有增字，則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其說見于所自言者頗詳。略曰，世以今韻爲梁沈約氏書，非也。沈譔四聲一卷，已久亡矣。約所謂四聲譜見隋藝文志者，斯四庫書目不載，是已亡之矣。繼之者，隋陸法言氏。陸譔四聲切韻，亦亡。嗣是唐孫愐氏，而孫所譔唐韻五卷亦亡。今韻書之存者，廣韻、宋祥符間所脩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脩也。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宮者也。毛晃氏、仍禮部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部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氏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遞增字，寖以多，禮部韻初纔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尚不足當集韻四之一也。最後陰時夫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稱爲沈韻，或指爲平水韻，皆是書也。然則今本固非沈韻，較劉韻又少三千字，並非劉韻可知也。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襲舛承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串字平聲

串、音釧，物相連貫也。與穿讀去聲通。前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郎貫串。作去聲讀。惟宋富文忠過邵堯夫詩云，貫串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用平聲。此字書所未收者。見康節外紀。

十字平聲

老學庵筆記曰.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耳.然白傳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蓋以道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諶矣.

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啓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咸淸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櫱.即槎櫱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叉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故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裁乎.在之爲裁.裁、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哉之爲纔.倘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查可察矣.高陽憫然謝而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書以至多書.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資治文字

委蛇字變體最多

金石存.載漢衞尉衡方碑.有夙夜惟寅.禕隋在公語.隋卽隨.禕隋卽委蛇也.隸釋云.見韓詩內傳.跋引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逶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逶移.九曰逶蛇.十曰蝼蛇.十一曰遷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逶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菟園賦作崣嵫.博雅.陂陁.險也.文選辭註.周道威夷.險也.則陂陁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尚有蝘蜒、蝛陿、蝕踦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尙考之未盡也.

以廿爲念

楊升庵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而誤之.唐開耀二年.開業寺碑陰.(在元氏縣)封龍山多宋人題名.有云.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金石文字記.謂以廿爲念.始見于此.

古文奇字

野客叢書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也.又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亦謂之八體.右軍皆能書.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世言史籀變古文爲大篆.李斯變籀爲小篆.程邈變篆而爲隸.王次仲割隸篆爲八分.而楊文憲愼不謂然也.其言曰.水經註.臨齊地掘古冢.得石槨.上有八分書.驗其文.乃太公三世孫(或以爲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若夫小篆.則五帝以來皆有之.蒼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用各不同耳.如禹刻岣嶁.則用科斗.宣王石鼓.則用籀書.此傳世文字也.至用之民庶.媒妁昏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鎔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無異.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鏝.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自秦始也.故今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于二諸本史記)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系.聖作垩.盡作尽.是也.由此推之.千萬世以上.臨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也.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又曰.贊皇山吉日癸巳.周穆王書.乃是小篆.宣王石鼓.都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高談雄辨.可驚四筵.但恐此陳晦伯者見之.又當作正楊篇耳.

漢隸之失

今本六經三史.多爲漢人隸書所誤.大都合數字以歸一字.(間有分一爲二字者.如烏之與舄.幹之與軟是也.然分者尚少.不如合者之爲多)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淮人張昭力臣.有璞機漢隸字原校本一書.其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辤受之辤.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褱抱之褱.則不從心.而褏袖之褏.又別焉.濫用之者.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麐字.其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壼.而隸法無壹字.故借而爲烟熅.又借熅而爲縕.若氤氳乃俗字.而絪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鵰.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鵰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者也.論和字曰.唱咊當用咊.龢平當用龢.其論段字曰.段字得斷音.叚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

古作彎．通作𢑷．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蚚也．非彊也．論憂字曰．㥑者、行之和也．𢝊、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絫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絫之絫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合．若草、則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寑字曰．寑乃寑廟之寑．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气音乞，雲气也）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稟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以爲餼．餼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叫乃弓之橫體．引弓射隹．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望字曰．朔曌之曌．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隸字曰．隸士于棣之謂隷．讀作媯．亦作隶．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韍．非黻也．後世加草于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韍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論惪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惪．是惪行之惪也．若德、則升也．非惪也．其正定者．大略如此．

眞書

朱脩討臻曰．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眞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眞也．然洪适以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眞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眞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尙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表捷、戎輅、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袁昂、陶宏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疑漢代無眞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逌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竇臮（臮古文作泉）註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眞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別搆異體字

三國志註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故其時碑版多雜用變體別搆字．金石文字記．記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曰．此碑字多別搆．如蘁爲蘁．蔽爲𦿇．菊爲𦳝．寔爲寑．寔子爲其子．往爲徃．厥爲𠩺．置爲寘．顯爲𩓾．辛爲亲．因爲囙．桴爲桴．翔爲𦐊．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𦼦．讃誥爲潹．鹿爲𢉖．蟠爲蟠．濟爲齋．帶爲𢃄．訴爲訮．雉爲鴙．劉爲𠜷．俯爲府．閶闔爲閶闔．騎爲𩢾．隨爲隨．鬱爲𩰪．吸爲噏．闕爲闕．睇爲睇．不可勝紀．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僞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甎造字．澀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于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璇．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爾．然明嘉靖十三年．建史㡯門于重華殿西．門額以史爲吏．以㡯爲宬．左右小門曰龍㞜．以㞜爲體．皆世宗所自製而手書也．則不獨武曌之曌、劉龑之龑爲然已．

諸自製國書

寄傲軒讀書三筆曰．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國書．契丹字則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而成．凡三千餘言．夏舊書爲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分．女直字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乃古神仿漢人楷書．因契丹字體製爲之．其小字未詳爲誰作也．元蒙古新字僅千餘．世祖時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爲宗．

劉表張飛皆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註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又涪陵有張飛刁斗銘．飛所書．其文字甚工．張士環詩所謂人間刁斗見銀鉤者是也．按吾郡粵秀山麓關侯祠．有桓侯草書碑．筆甚飛舞．萬曆己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劉繼文立石．未審何處摹來重勒者．

唐太宗書

李氏綽尚書故實．貞觀十四年．太宗自寫眞草書屛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宴于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淳化閣帖久失眞

宋太宗游意翰墨．購古帝王名卿墨本．命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眞贗雜居．著不能辨．但欲備晉宋

聞名跡，遂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都爲十卷，鏤板藏禁中，是其初已不能不失真也。故董逌誚之，謂決礫鈎剔，更無前人意。米元章辨別其僞，已得大要，至黃伯思撰刊誤二卷，釐剔益精，惟當時珍惜特甚，必大臣登二府者乃得賜。其後並廢不復賜焉。元豐中，嘉王請于神宗，借板模拂幾百本，然後流布稍衆。而歐陽永叔時，即謂板已被焚，舊本不易得，幸其初長沙僧希白墳本刻石，河東潘氏及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說者謂希白善書，其本頗勝，而後人更以棗木傳刻，流行于世，吾不知其去廬山面目又幾何矣。

右軍小楷帖

休甯汪文端公曰：昔人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于拘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皆唐人鉤摹倣傚，非復山陰故物。即如蘭亭，傳刻多至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爲古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古之士，狃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宣和畫譜

汪堯峯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于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贋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眞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眞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眞贋各半耶。

中麓畫品

章邱李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其略曰：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綽潔，不間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而濟南王貽上尚書，以爲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可爲定論也。

書畫肥瘦之辨

丹鉛錄記方遜志曰：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之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眉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illegible]子淵論

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愚謂書畫之肥瘦，如文質之不可偏廢，其輕重損益，固宜規矩而神明之。然大約以骨爲幹，而肉爲附，若二者不能無偏勝，則舍癡肥而取瘦硬也。

印章

朱錫鬯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衞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元末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又壽山石尾田中者最佳，太湖所產亞于田石，今所用者皆出英[illegible]雖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鐫鼎古文施之，而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奸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印，輒摩挲鉤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眞，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

蠡勺編卷二十五

名教

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公曰：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洪稚存曰：孝經言揚名于後世，論語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又曰：好名之弊，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乎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即足以拘之。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賢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

流品

六朝最重流品。宋書，蔡興宗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往詣王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眞、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斅。謝瀹。而斅乃移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梁書。有宦者張僧胤、候羊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然士大夫之榮。爲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予奪之。不可謂非盛事也。顧甯人自謂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廉氣。及于胥人。詩字頌于輿皂。至于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士氣

陸淸獻公曰。虞周之養士也。教之于未用之先。而養之于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于中而止。自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遊辯干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漢之弊。崇獎高尙。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于正。何如養之使漸歸于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于雜。何如養之使漸底于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于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刓方爲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爲尙者。今且以貪鄙爲尙矣。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于今也。

士習

後村雜著。或問。士之貴于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于人者農也。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于宮室器用。其志在于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于農工商賈也。雖然。此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于修齊治平之道。高可以至于聖賢。次亦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異此矣。庸夫豎子。白其首于制舉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華。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里。日營營于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尊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卑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于田野。工必無以自安于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于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無工。則宮室無自而成。器用無自而出。而士之所爲。必不可無者安在乎。問其修于身者。蔑如也。問其講貫于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于斯世斯民者。藐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于天下。而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士貴于農工商賈。吾不信也。

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而以爲并賤于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有易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尙寡。且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豈足爲吾道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于貨財。其心險于居貯。其利倍于鉤校。其爲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訓。盡壞于讀書談藝貌法趨利之徒。而天下之農工商賈。亦且更千百年而不獲被眞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于農工。而并賤于商賈者。此也。

古今取士

王禹卿曰。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日貴。今之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日賤。又謂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也。伊尹就湯。不嫌于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畔君從賊。惑世誣民者。大半出于名流。致使海內靡然嚮風而僞。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爲治哉。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爲治。吾恐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內弸軀行。外樣美聲。覶鹿于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士君子。士君子之貴賤。視乎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爲治。下之所以致身。必于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之。乃爲切要不刊之論。徒于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者。皆末也。

經義取士

朱竹垞曰。五經垂世。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註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第一場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構昧之見。以今酌古。謂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則經義庶幾兼治矣。松軒隨筆曰。近日四書文。蓋無題不備。蠅頭綉錄。秘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欲杜僞而取眞。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其說似屬可行。即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爲先。而作僞宜防。要必以經文爲重。庶眞才得以自見。而避才者亦易于鑒別矣。

諸生

宋氏候柳亭詩話云。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爲梁武帝策秀才文。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于詩。諸生日高。益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媸編績大雅。稚子記諸生。

生監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甄別士子巾服。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命制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皁緣皁條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洪熙中。帝問、衣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貢監

明制。府州縣學諸生。必入國學。乃可得官。不入。不能得也。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貲曰例監。其初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又於會試下第舉人。令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監。後並設爲定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翰林院考試經義。判語中式者。一等入監。而勳臣子弟亦多以廕入監。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勳戚爭以入監爲榮。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之別

同一貢監。而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之不同。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而已。資格所拘。英才多滯。故於常貢之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謂即今拔貢。恩貢者。國有慶典。以常貢充之。而其次即爲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倣也。

廩增附學之別

漢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唐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太學。增廣生員。是弟子員及增廣之名。始見于漢唐。而無附生之名。又無別爲廩生之名也。自明永樂而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宣德五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于是乎有生員而不廩食者。正統十二年。又有軍民子弟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而附生之名由是以始。

廩生餼糧

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千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以滇黔用兵裁充軍餉。康熙二十四年六月。都御史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戶部左侍郎蔣宏道、亦力請復之。部議准其支三分之一。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在國子監。歙縣吳麟潭宛爲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正。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本朝制科。始于丙戌。碑亦刻焉。厥後十七科。末之繼也。吳祭酒謀于朝。伐石鳩工劈之。又令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于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見知新錄。按竹垞太史跋

語。謂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石北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正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賑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于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周延儒奉勅撰文。乃立石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鑒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不師舊典。相視淺輕。易代以來。僅語選佚者過半。然則吳司成搜索之力。詎不偉哉。

博學宏辭科

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唐志謂漢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其來遠矣。故唐時于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之曰制舉。（四方才德高蹈幽隱莫不兼收）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達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皆臨時所著之名目也。（困學紀聞載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如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皆此類）然其意閎尊重策論。宋承唐制。略有增損。謂之大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仍未嘗有宏博之名。自哲宗紹聖乙亥始詔曰。宏辭科不試制誥。止于表、檄、露布、誡、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徽宗大觀中。改曰辭學兼茂科。去誡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爲九種四題。而二題以歷代故事。及高宗紹興初。乃名曰博學宏辭科。復益以詔、贊、檄。爲十二種。三日試六題。各一古一今。遂爲定制。南渡而後。號稱得人。迨寧宗嘉定戊辰以還。時相不喜此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者。（如題是堯舜禹所事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傳者天子所服中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是因民常而施教實則地官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中閒隙數目字使疑誤之類）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供指摘。故中選者日少。而非常之才。又復置諸閒散矣。我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讀卷者。相國李公霨、杜公立德、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藹。掄才之典。莫大于是。得人之盛。亦莫盛于是。乾隆丙辰鴻博科。一等五名。二等十名。皆授館職。武進劉綸爲之冠。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四人。閱卷者。郭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二相公、少宰邵公基。

武科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有長垛弓射步射筒射。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故事。而未及行。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射。而以策爲去留。以弓馬爲高下。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不果行。宏治六年。定六歲一行。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乃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其後條罷條復。至萬歷三十八年。始定會試之額。

武科廷對

趙雲崧謂通考。宋熙甯六年。初策武舉之士。紹聖四年。又御集賢殿策武舉。然文獻通考。慶歷六年。已舉

行之．雖皆親試．要亦如天聖故事耳．未足據爲廷對也．至孝宗時．令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賜武舉出身．此則武科廷對之始．惟引試無定期．又不問數舉．故自紹熙之後．歷元而明．莫或紀載．迨崇正四年辛未．中允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至于今遵行之．遂爲武科殿試之例．

特奏

今之欽賜．古之特奏也．王氏林燕翼貽謀錄．宋開寶二年三月．詔禮部．貢士凡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淪倒場屋．非有特恩．終成廢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景德二年三月．因賜李迪等進士及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景祐元年正月．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

女神童女學士

李氏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又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庭和．呼女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宮內稱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若陳後主選宮人有文學如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此衰季之朝．窮極奢侈之所爲．不足道．

俸祿

沈氏赤然曰．俸祿之制．惟漢爲最優．唐自開元以後．無事賡加．失之太濫．宋初折支．多因後唐．開寶中．始減州縣而增其俸．太宗雍熙中．復詔令俸錢皆實給．嘉祐、元豐．制又屢更．至崇寧間．則又濫矣．南渡後．京官減三之一．而小吏俸增于前．猶不失爲調劑之法．元則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而皆輸之于民．此法之極弊者也．至明洪武所定百官祿米之數．一品月俸止八十七石．其餘以次遞減．至五石而止．已薄于前代矣．其後乃以鈔折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每貫僅直錢三四文．尋以鈔少．又以布折鈔．布一疋當鈔二百貫．是以三四百錢之布．代二十石之米矣．夫農之下者．猶足食五人．今如明制．雖官至極品．一月俸米僅易錢一千二三百文．不足給一身飦粥．何以責其飭盆簋卻苞苴乎．無怪明季贓吏之多．而鄉紳之橫也．

入粟補官

蔣朝奏甫叔明半村野人閒談曰．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宋眞宗年號）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遂補三班借職．（卽今侍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宏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自亦可以據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假年冒籍

容齋四筆云．宋時有實年官年之說．新城王文簡、謂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而今日尤甚．有減至十餘年．與同人宴會．亦無以實年告者．又陔餘叢考．言唐時已有赴他郡取解者．然其人籍貫或不必改．從取解之地．惟宋冒籍之禁最密．天禧二年．福州人周總、値詔下．赴鄉薦不及．遂認譙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總父聞之．寄以詩．有直須焚却蓼莪篇之句．總鬱鬱以卒．按宋劉荀明本釋．稱李濟君行．其子欲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求仕君而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有子表應舉．不以實年．介夫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足見前人立心不苟如此．

衝繁疲難

州縣、向例有繁簡兩調．雍正間．金鉷任廣西布政使．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從之．今直省所行自茲始．

吏胥

德清許宗彥周生曰．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閒．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洪稚存曰．官之累民者少．吏胥之累民者多．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丞尉守令．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姓名一入卯簿．則呼之爲公人．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亦畏之．何則．官卽欲使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遞擁而至．不幸破其

家不止。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淩辱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于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由單款式

康熙二十四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上允其請。開局。山西司休甯趙吉士攸夫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釐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删除之。而升秒爲勺。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俄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删去者。朝士多惑其說。于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命下公卿議。吉士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缺。于官司簿書。永絕奸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棗梨。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

明代以來丁口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民數共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宏治四年。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口。萬歷六年。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橫雲山人明史稿曰。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顯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數反增于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蹤。理或然也。國朝順治九年。天下民數共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康熙五十三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乾隆四十年。至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口。較康熙五十三年增十五倍有奇。而殊方異域。耕屯游牧。共戴生成者。且無算也。陸稼書靈壽志論曰。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于洪武。豈非當時矜恤民隱。舉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穢蕪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煢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

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王夢樓曰。古之爲民者四。士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也。自先王之澤既竭。禮樂法度、所以磐齊化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士已非復古之士矣。競趨淫巧。爭相壟斷。亦非復古之工商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虛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于今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愧于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抑又甚者。古之時。尊重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朝廷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于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天地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巧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禮義。佐天子以治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也。天下苟無農。何取乎士與工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奈之何使之爲窮民而無告也。吾用愛農之無愧于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爲三代以下之農也。

蠡勺編卷二十六

治河

王述庵曰，虞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絳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爲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灌食，魏晉六朝，以至遼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速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爲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腴悉歸蕪沒也，趙甌北曰，元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于河間，爲患凡七八年，脫脫任賈魯治之，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之也，夫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于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漲溢，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

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即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即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即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稭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年年堵築，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即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卒擲于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或又謂挽使北流，將不利于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礙于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于濟桃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無礙漕運也。

海運

保昌胡給諫定曰，海運之利，興于大禹，盛于李唐，而莫備于元代，(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道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餘萬石)禹貢言揚州貢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千古海運所自昉也，第其時由江而出海，由海而北以入淮，所行不過千餘里，唐時，范陽盧龍之軍，仰食東南，其糧運，南由吳會，北達渤碣，數千里之遙，一葦可杭，邊軍百萬，馬騰士飽，故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然其時都于關中，漕粟以給京師，必由河渭，其由海而達者，不過給薊北諸軍而已，元都于燕，其初運糧之道，亦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黃河逆水至中灤，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及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自浙西不旬日達京師，大收海運之利，雖其時曾于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每歲河運不過數十萬石，其歲漕三百餘萬石，多從海運，明洪武年間，會通河淤塞，永樂初，復開會通舊河，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至今因之，蓋以河內爲平穩也，然考元史，咸稱海運爲良法，明臣邱濬，亦稱海運爲良，使訪求海運道里，其由大江出海者，約十六七更路，(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可到五條沙，由五條沙，約二十餘更路，可抵天津，其由黃河出海者，至山東膠州入口，有河二百八十里，經高密縣至海倉鎮，復由海倉鎮出海，約五六更路，可抵天津，其間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且海船每船所載加倍于河船，上可以節

國用。下可以紓民力。似乎漕政不無裨益。如以海運爲險。意外之虞。內河亦或有之。不獨海運爲然也。又元虞文靖集曰。東南運糧。竭民力。今京師之東。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埂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徵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仁和沈氏亦然。謂使伯生之說果行。數年之後。畿輔盡爲沃野。誠百世之利也。惜乎未有行之者。

西北水利

大興劉繼莊獻廷曰。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此則近日治河過之使不得北者助之虐也。德清胡氏渭曰。漢唐以來。河道濔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潰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盱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過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乃治漕也。設會通河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渤海。斯不煩人力也。

東南水利

平湖陸清獻公曰。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周耳。蓋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當不至于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于郟亶、單鍔。而明莫詳于夏原吉。郟亶主于築隄捍田。而單鍔主于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鍔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鍔。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下于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

粵東水利

吾邑方孝廉恆泰曰。粵東水分三江。東自河源。出虎門。入于海。無論已。北江源自梅嶺。南過樂昌。又南過連州。至三水。會西江。出虎門。入于海。西江經流。源于滇。過于黔。至粵西潯州。名爲右江。其勢寖大。併發源貴陽之左江于中江。兼併發源都勻之中江于右江。而三江合。其勢愈大。由是下梧州。爲牂牁。出羚羊。分流爲二。東流至三水。會北江。出虎門。入于海。南流出大蘆。經西樵。復分爲二。一過新會。出崖門。入于海。一下甘竹。出焦門。入于海。此粵東水路之大概情形也。向因海口寬。河面闊。故無水患。嗣漸民利淤積。日望海變桑田。于是就沙尾築石角以阻淤沙。未幾。見魚游矣。未幾。見鶴立矣。東以斥鹵報。西以工築陞。增一

頃沙田。即減一頃河面。田愈多。河愈窄。沙愈滯。水愈高。近水村庄。不得不築基圍以自衛。圍築過旣。而奔駛益緊。猛大逢潮。而冲激尤橫。潮與猛敵。而基圍潰矣。水退復業。僅仍修固基圍。恐不足恃。自應究其致患之所以然也。現在北江之蘆包。及南岸之橫江沙、雷公沙、佛山沙腰等處。潮落則涸枯。水漲則互衝。有此一阻。以蓄其力。遂挾懷襄之勢。宜挑挖深之。工不煩而利甚溥。斯小弊之尙易除也。至若沿海沙田。早經陞科給照者。毋庸議已。卽千百處圍積淤沙之木樁石壩。皆民利藪。姑無論難于押拆。縱拆而轉瞬復然。又烏能禁而長守耶。此大弊之不能除也。惟有嚴與禁止。不准報墾報陞。或者補牢未晚。縱有稅。但子母接生。非賴樁石積成者。亦不准承墾。三年一丈。稅有溢出。田沒入官。庶幾沙棍無由矇混。且知不准墾陞。積淤無益。自不致石壩年增一年。河道日壅一日矣。然下游仍不能如前寬闊。以通暢其流。得無從上游圖之。使分疏。使決注乎北江。自北而南。直趨入海。無可疏。亦無可決。西江由西而東。入粵邊界。有羅定江、新興江。俱從南北注焉。羅定江發源處稍高。難使轉注。不若新興江發源平坦。較易爲力。計從新興河頭。陸行至陽春之黃泥灣。不過三十餘里。通衢大道。間有小岡阜。儘可鑿而通之。使水轉行南注。從出陽春。歸大洋。則西江之水。從而分洩。以殺其勢。更於新興江口分水。使之六分東流。四分南流。不漲不溜。功德與水而俱遠矣。聞廣東新語載。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知先曾疏通。後乃閉塞。果疏鑿至黃泥灣。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全省之利也。兩三廣公曾開之。旋爲無識者阻。功敗垂成。至今遺憾。乾隆間。康公茂園精風鑑。以輿圖、元武之方水相錯。則盜賊熾。任高廉觀察時。請開黃泥灣未果。嗣屏藩東粵。又欲舉。旋他陞。仍未果。卷合存焉。是前人已多議及者。況南販鹽販之勢。米穀有接濟之便。西場運鹽。節省糜費。利有不可悉數者。皆捍禦水患利外之利也。或恐添一海口。又增一盜賊門徑。可于黃泥灣出口處。添建砲臺。撥弁守之。與高雷廉三郡聲勢聯絡。于海防更爲周密。若慮私鹽私貨進口。添設海關鹽關。查禁透漏。亦易定防範章程也。遵古宜今。有利無弊。惟是開數十里河道。恐有礙田園廬墓之處。必賴賢有司剴切勸諭。厚售其值。使無怨咨。至于經費浩繁。無難籌費。思每次基圍修復。不下十餘萬金。一遇水災。蕩爲烏有。今疏其上游。昏墊永免。有不欣然捐輸樂助者乎。其間賢能之士。隨其鄉俗。或按畝。或按釐。剋期定可匯集。況照成案分別獎勵。有力者更恐不先矣。相機展布。事必易行。行必有效。明如觀火也。

任地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變而不可復。秦之法豈能過于古與。抑春秋以來。古法寖壞。履畝稅畝之類。莫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與。漢氏之興。因陋就簡。公私之積。宜乎匱之。而雞鳴犬吠。煙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至盡除之。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田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未幾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與。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

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末。蓋幾傳矣。當時稱爲極盛。戶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均給天下民田。鄭漁仲言。井田之廢。已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從李安世奏。行均田之法。如露田桑田麻田之類。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如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之類。其已然之效。于是可覩矣。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故平湖陸氏、謂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蔿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卽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于地。卽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溝田

康熙十年。遼陽靳文襄公巡撫安徽。時皖屬頻旱。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旣上補救三疏。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旣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方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濬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畛。二十畛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畛中之經界。二十畛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于田五尺。溝底于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而適滇閩變作。故未舉行。

鹽政

吳廣文鬮修曰。鹺政之日壞也。淮揚爲最。長蘆次之。兩浙又次之。兩廣爲後。以淮引八十一萬四千餘道。歲不及額故也。惟淮鹽重弊。厥有二端。而私梟與鄰私不與焉。正引包額、三百四十斤。而淮南捆至五百餘斤。淮北多至二三百斤。是謂商私。官船舊載、大者三千引。小者千餘引。今則大者七八百引。小者二三百引。商私之外。皆爲夾帶。是謂船私。夫一船之載。引居其一。私倍其三。船私累于途。商私積于岸。無引之鹽日銷。有課之引日滯。上負府帑四千餘萬。論者顧切切焉私梟鄰私之是議。是急手足之疾而忘心腹之患也。然而積重難返奈何。曰。太上變易之。其次補救之。改埠歸場。就場定額。先餉則有同關市之征。貯倉則參用常平之法。此變易之說也。權其輕重。度其緩急。節費以恤商。因法以便民。此補救之說也。補救

則易爲力。變易則難爲功。杜千萬人之口而任之。合數十人之力而舉之。其利可以百世矣。淮人蕭梅生曰。改埠歸場。就場徵課。財用足而訟獄消。斯經國之遠猷。半世之大法也。是時言官亦上此議。特派大臣前往會勘。格于衆論而止。非常之舉。會有其時乎。

銅政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言定興王拃子太守官雲南布政使。備論銅政之弊。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大畧謂往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至雍正初。始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然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皆數倍于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掯尅。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採辦之難。此其一也。滇銅自乾隆四五年以來。歲產六七百萬觔。乾隆三十八九年。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至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旣不可缺。而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求之者衆。貢之者寡。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採辦之難。此其二也。硐民皆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亦有開硐無成。虛費工本。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頃定議。每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然工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不下巨萬之值。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採辦之難。此其三也。小廠收買。渙散莫紀。合計數十小廠之銅。比二三大廠不能半。則大廠安得不困。採辦之難。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非十萬匹頭不辦。今司運之官。旣皆增價僱募。然不免以人易畜。里民每歲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病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其有已效于昔而可試行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紓廠困也。預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價值。以集牛馬也。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催呼翔踊之氣。銅卽不增。亦斷無減。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地僻人少。林木蔚茂。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有事半而功倍者。誠于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雖有不成者寡矣。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而瀘州旋收旋兌。畧不停息。則終無儲備之日。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旣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旣來。是常有餘儲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啓行。在瀘旣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趲之

令．運何爲而遲哉．

錢鑄年號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淮陰吳山夫金石存．載齊公刀銘．齊公者、太公也．其時鑄爲刀形．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三字曰齊公貨．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稍芒書也．後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是皆錢文之所由始矣．顧亭林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曰四銖．其後去四銖一邊．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通行之術也．舊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其文乃給事中歐陽詢所書．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及下．先右及左．又自上及右．回環讀之．於義皆通．馬永卿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錢上有掐文．鄖宿中劉等撰實錄．則謂事出明皇楊妃．何不考之甚也．）其末．昭宗有天祐錢．五代晉有天福錢．宋太祖乾德間所鑄．仍不載年號．而曰宋通元寶．至太宗鑄錢．嘗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皆以年號元寶爲文．惟仁宗年號寶元．乃改鑄皇宋通寶．以不欲用兩元字兩寶字也．自後錢文皆曰通寶．歷代因之．而無不鑄年號者．

華亭義米

順治六年六月．戶部議覆江甯巡撫土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十餘石．幇賠役累．優䘏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穫．以成義舉．從之．

粵海米船

梅州吳石華曰．廣東幅員二千里．瀕海諸縣．土壤膏沃．厥田上上．其餘山谿閒錯．厥田中下．生齒繁庶．食常不足．惟桂柳潯梧諸郡．歲浮江而東下者．凡數百艘．或歲歉．諸郡閉糴．則市價頓起．嗷然如不可終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大饑．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于小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船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乙卯．與嘉慶十一年丙寅．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夷船．既免船鈔．止准空船出口．由是米船不復至．謹按小呂宋在臺灣之南．（本名蠻哩喇．爲呂宋所據．故名．其呂宋舊國．一在南洋．一在西洋也．）地平土美．芟草布穀．不耕而穫．稻米一石直銀三四錢．其至廣州．不過六七日．又無船鈔之征．豈不甚利．然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無貨壓艙．有風濤之險．宜其不復來也．（各國夷船運米者．均由小呂宋裝載．）今上御極之四年甲申．總督阮元奏言．各米船照舊免輸船鈔．仍准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鈔．有贏無絀．似于裕課、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得旨兪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

（米船有二種．大者約載四千餘石．小者千餘石．）大裕民食者．補救于荒年．孰若綢繆于豐歲．即使家給人足．而歲增十餘萬石．市價甚平．倉儲愈富．蒸黎百姓．食德而不知．所謂無赫赫之名．而其利周于百世者也．然而法久弊生．索費漸多．則來者日少．是在善後者嚴以馴之．良法美意．庶得以勿替也．夫又曰．此篇作于道光七年．自後驗米開艙．漸增規費．而米船少矣．十一年辛卯．歲歉．中丞朱公桂楨、會同制府關部出示．如員弁書役等再敢需索留難．許載米船戶．即赴本衙門具稟．嚴提重治．于是連檣繼至．米價頓減．（黃鳳實曰．暹米船向運潮州．民食賴之．近年來者已少．甚矣．胥役之爲蠹也．若依洋米例．一律奉行．則閩粵幸甚．）

蠡勺編卷二十七

姓氏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唐張曲江公撰．）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趙氏彥衛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日知錄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也．于諡．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也．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史記者所以有

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邘、晉、應、韓之分是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旣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苟識道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縣北三十里有相里村）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尙數十家聚族居焉。（考北齊寺碑國名亦名相里氏）晉封雄節度使相里金葬汾陽小相里之北。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堅仕堯爲大理官。至殷。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皆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于相城。時人遂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酋長以爲異。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爲朱。訛爺爲邪。唐末。朱邪赤心、爲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咸通九年。徐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卽克用之父也。

郭姓虢之轉聲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虢。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謚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虢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郭虢之古文也）蔡中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略。謂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虢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苗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讖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後漢黨錮傳。符融。其先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姓符。故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之

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因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艹。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艹。魏晉以下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朝從書使耳）至顏元孫干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三字姓

万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万紐于瑾。（万讀若萬。金石跋金石史並書作尚紐于。非是）齊有前並部督右武侯乙速孤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破斗眷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蜜。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illegible]）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莽僞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是後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illegible]）僕因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延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三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鍰醍字檬。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愛綠、房喬、顏籀、劉叉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曾應陶識、字李。萊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卽論語中。管仲、曾晳、皆是。人習不發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

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韋自警性緩而以弦自厲）之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閣銜爲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閭市村隴嵬人頑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某林有姓名號者號曰某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觱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猶道朴略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其敖之名。而承嬰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見漢書）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矣。觀漢齊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覬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嶷高韓奕烝人矣。而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審之。

生諱家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故曲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按初諱病已史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衆。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誤。古本作問不違也。曾閃朱旗北斗閑。古本作北斗殷也。李翺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按翺父諱楚金今茲之今此或非諱）（嫌名耳）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徵不言在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強。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云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敍。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幷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騭。字成騭。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弋之曾祖）首曰、君諱弋。字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弋之祖）之首曰、曾祖徽。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父）李翺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對假銘稱平公晉臣彪）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五服爲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爲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二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宜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世父刊二程集。改姪為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似當為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為猶父。蓋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盧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尚書。請回贈其祖倕。詔不許納官。而贈倕為尚書禮部郎中。此後世貤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尚書楊於陵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為鄭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為檢校吏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為戶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槩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為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尚有差別。我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並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蔭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子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慟哭繙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然則惟上優之耳。遂揭所部。司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見西河文集。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宋王氏栐燕翼詒謀錄曰。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人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文正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願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眞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之母。（指側室之子言）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于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大明臣中移封大父母者。有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張瀚。其庶母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諸大綬。外臣起于萬曆中長垣令劉學曾。異途起于嘉靖中郡丞歐陽宗臨。贊稱可斷。）又歐

陽文忠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王沂公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按本生祖父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遇當追贈。奏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尚書。劉綖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尚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

貴不敢加親之誤

邵氏傳聞見後錄。呂汲公當遷秘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即今賜封贈贈）朝廷從之。中外以為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嘗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呂公謝之。嘆服。自以為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韓氏如璜曰。先儒謂父無爵。若以己爵加之。是欲尊親而反卑之爾。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墜貴之所不敢出乎。人子以其身貴。而貤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

誥敕

陽湖趙氏曰。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塡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敍。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為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敍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敕。屬中書職掌。崇正初。追恤被魏閹所害諸忠臣。則翰林館文者亦為之。後中書以為侵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為之。）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諡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諡。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支允堅異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諡。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諡號瀆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時皆從眞卿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以下多官臣諡）王文簡曰。諡法。漢制雖見于白虎

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旣報可．則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乃得諡．自姚廣孝、胡廣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諡．至邱園之得諡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諡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諡．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十四．下諡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諡．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諡文．然有不翰林而諡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諡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凡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諡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諡．自戚里外．如漢濵母孫之諡定．李思齊妾鄭之諡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諡之．而春秋．衞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諡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諡．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諡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熹諡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諡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諡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諡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諡文忠．言者詆楊億兼儒．旣諡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尙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諡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眞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本朝賜諡．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諡．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諡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諡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

特諡私諡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子野以令望．特賜諡貞子．陶宏景賜諡貞白先生．劉瓛賜諡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諡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諡而出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諡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諡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諡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諡之始也．然私諡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曰．私諡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凝禽之諡惠．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碣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諡．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諡

顧夢麟中庸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納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諡宜．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溫母諡敬．南史．駱文牙母諡恭．此婦人有諡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否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關壯侯諡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諡關羽曰壯繆侯．按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諡．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朝定諡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諡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證．當稱忠武爲是．見丹鉛錄．

明季諡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歷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皆據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天慶宮．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孝和悼靈王通元顯應眞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家．者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神者耶．然觀唐元宗稱上清弟子．宋徽宗稱敎主道君．則已開其先矣．

蠡勺編卷二十八

漢學

掖縣王爾齊止庵曰。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蓋荀虞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屛曰。秦幷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母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淩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愼。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

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靑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亦行齊地。爲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緖。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開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道學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襃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爲僞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淸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尙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爲吏十五年，中歲乞身，老于溢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溢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爲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璿璣寺，吾邑張司馬維屏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爲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過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爲賢，此其所以爲賢歟，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珦，官南安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異之，與之言，知其爲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卽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太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

朱子之學所得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爲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爲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壻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旣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歿，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爲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澐，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數年而徧，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含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訾，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尚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鵞湖之會，深詆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酧議，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詆陸如楊墨，噫，亦寃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齗齗陽明，且及象山，目爲異端，寗化范明徵雪屋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尊德性而略問學，是墮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爲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得于心，而成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爲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爲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數家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爍爍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衞道之力

百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詳見邃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冶，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爲程子之說可

與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平湖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恭遙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潙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愼恐懼。亦言愼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渠矱繩尺。與聖人之敎同一轍。惟兢兢然。子子然。甯言之實。而不敢高。甯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冉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得爲高第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騫、施子恆、華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于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勤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傳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勤止見而恫之。以爲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顚倒黑白至于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勤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

子也。朱竹垞曰。王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附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殁。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說。儼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耶。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士庶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滔滔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聖門之獧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爲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慍。又知府張瑄謁見。不得。放歸後。瑄嫉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綴錄。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懿啟諸。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惲氏敬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獧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獧者乎。乘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諱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獧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歉然也。又以爭訟爲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爲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爲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爲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冷冷。蓋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白沙出處合于道

惲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愼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壞

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漢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

碧玉非聘白沙者

惲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搨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殺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滑穉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産倭奴。西産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則龍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繅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渫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之先生既葬。文在成化三年。已言卧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即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膝。舞蹈鞠躬。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既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既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奮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愼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爺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卒。

愼獨圖說

愼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即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其第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愼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愼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于用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愼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鬼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即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愼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謹獨。

錢子仁論學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慕。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覆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質。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增讀會公檢村曰姚江之徒餘）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越山諸子假羅師說羽翼上且傳升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諸人蕩道決此堤姚江遂料所能及哉）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

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

蠡勺編卷二十九

孔聖謚號

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謚曰宣尼父．（成晉書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宣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進謚文宣王．宋眞宗幸曲阜．尊孔林．謂近臣曰．唐褒先聖爲王．朕欲加謚爲帝．何如．咸以爲不可．遂增至聖文宣王．（見東都事略儒林傳序．）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文廟．）我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更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以張文光言．改謚至聖先師孔子．

避孔聖諱

廿二史劄記云．金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孔聖世襲

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羨爲

宗聖侯．邑百戶．晉世祖太始三年．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至和二年．納祖無擇之言．改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衍聖公．（無擇言歷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世．遂改封宗愿爲衍聖公．見東都事略本傳．）明因之．秩正二品．永樂二年．加一品金織衣．其服織金麒麟袍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自是以爲常．

孔廟百石卒史

漢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金石文字記云．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兒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註．卒史秩百石．起也．）自水經註爲後人改作百夫吏卒．監本三國志、及今本杜氏通典、亦作百戶吏卒．而山東通志、闕里志、俱譌爲百戶卒史矣．康熙甲子．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舉．首問漢碑所在．時孔東唐尙任以明經爲講書官．（後官戶部郎中．）引上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尙任指是碑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立于永興元年．今尙文字完好．百石卒史字凡四見．皆明白無譌．卽史晨孔子廟後碑．亦有守廟百石孔讚語．）今謂之百戶碑．上問何爲百戶碑．尙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句以掌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魯人亦譌爲百戶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爲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路、曾點、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從其議．幷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爲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思．兄弟也．公冶．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尤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溪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從祀．以周輔成爲首．）至于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爲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陸文安、張宣公、蔡文正、眞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眞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甯壬子．文定生熙甯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宣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眞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爲

賢也。今永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與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爲先達。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可乎。至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乃列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爲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故邵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位次。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十二人。）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第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程張朱六儒。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于愿中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超升于七十二賢之例。援彼證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增者。尙有顏何、秦冉、顏祖、聚、牧皮、縣亶、孔璇、薛邦、孺悲八人。（嘉靖九年。罷秦冉顏何。雍正二年。復秦冉顏何。附祀縣亶牧皮。）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而誤黜。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鄭元。）以身殉經衛道。而宋議祀。斷宜補者。藺芝、孔鮒、尹焞三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焞。）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雖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爲僭爲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贄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至有請禱以求福祥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褻瀆特甚。孝文帝宏即位。始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云。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遝。禱祈鼓舞耳。酒脯之祭。固從民俗也。）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惟擇堂宇。選日。爲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橫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風后力牧句芒祝融）其從祀列兩廡。僦貸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朝東廡。僦貸季、岐伯、伯高、少師、雷公、伊尹、淳于意、華佗、皇甫謐、巢元方、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

（見大清通禮）歲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先醫。以太醫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牛諒曰。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特爾之于醫。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于是北史祖珽、謂陸令萱賢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即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爲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卿金德瑛奉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媧氏陵前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爲求嗣之神。等諸淫祀。竊思斷鼇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樂諶兒。豈當陽爲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角龍顏之肖。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黷褻私祈。概行禁絕。仰符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蠲潔承祭之典。事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張子曰。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是天。（鄭氏曰。以其氣之浩浩曰昊天。以其位主乎上曰上帝。）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尙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為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武舉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郎鉷其女幼時。一日于中庭超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廉古。子時。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設。而魁星果何所職耶。足博一笑。近亦有改魁為奎者。然李仁卿古今黈謂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大豕。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按孝經援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倉頡效象。宋均註。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璧二星。九度。文獻通考、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為女仙之宗者。由列子及汲冢周書啓之也。考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毋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為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載其服物居處。備極都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狗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為世有邂逅相遇者。當深避之不遑。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構茆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為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醫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人傳為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容豈在猛。毛麗幽且閒。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曰。余戍伊犂。所過鎮堡城戍。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為周倉。夫陳壽倘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士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劍賜之。封濟順王。王鐸齋遇成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即張仙。諱惡子。惡子者俗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君。由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為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壩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巔。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菴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為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為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尚書官侍讀時。撰諭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湄州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文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閈于八九月。命巫禳火害。以祀華光神。神白皙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蓋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西。則為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為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為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即燦燦之謂也。況艮為少男。介居西北。先天艮在西北。正為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為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為也。道家言神姓陳。為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歟。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即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

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十四日爲誕辰。）粵東省會，向稱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祠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蒸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毛西河曰，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七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即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古無合祭先代之典。）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合金錢爲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爲神爲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爲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于墓所。唐以後，士大夫始各立家廟，若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宋仁宗慶曆元年，詔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因循，數置不果行。皇祐中，用兹始議，考唐人寢室齋醮殿，止用燕器常食，著爲令。某俟高宗紹興，都王史丞相彌遠請立廟，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即時而修舉，檯桷成毀，既不勝其煩難，而肸蠁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比祀，抑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茨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廣曰，君即是府君之謂，乃人子尊祖考之詞，非以爵稱也。）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諡，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湛甘泉皆祖文稱嘗祖處士府君，邱文莊韓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達禮者。）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

此無以顯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爲非古，故于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儼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墦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爲古墓祭之切證。閻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爲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爲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即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啓蟄籍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迨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荊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巳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子無忌，皆與守冢，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六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

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埽。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邱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戶。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蠡勺編卷三十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即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即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並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爲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矣。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褻越不已甚乎。沈文愨編國朝詩別裁集。誤諸王名次雜羣臣中。高宗皇帝命內廷翰林重校。移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儆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別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于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佑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魯公爲禮儀使。意此禮即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尚條貫闕如。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遭喪不祭

徐健庵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右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

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于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譏。必欲求伸己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爲喪。祭亦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凡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照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人者。覥顏居艱之位而不肯去。又況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肯者。固不必言。即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詔起必欲起公。再下。再力辭。末至切責。公復執喪。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覥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泉。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熒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灑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尚近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

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所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喪禮

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裝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河。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心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爲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既葬。除之。至于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親矣。乃并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爲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以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絰而出。絰。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爲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爲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爲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爲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焉。鄉塾叢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僞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爲舉主。故吏爲舊君。治民爲守令。以及親屬之賦于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爲制服耶。抑有之而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爲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關諸高弟爲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氏紹炳曰。人子于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業皆絕于祖禰矣。爲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士勝大圖）

［以出世者。故宋氏有是言也。］況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資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含哉。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書故官位封號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喪服

宗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狥于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服及修服紀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喪服等第。（皆斬衰期功總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菴曰。二氏之徒。自以出家爲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類。固不知律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觀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人之爲異趨。而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也。

緇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納二緡。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實賠虧丁口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僧道官

高宗調露二年。賜長清觀道士王知遠爲太中大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詔入禁中。盡禮問部位。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慧明爲歙州刺史。（唐書方技傳法善括蒼人）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是開元二十年。相州刺史入宮。元宗又以爲銀青光祿大夫。其觀改集仙殿爲集賢院時。大不倖矣。及代宗以胡僧不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遂爲出［……］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試鴻臚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漢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

書者。有都僧作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玉堂仙掖中。此尤可謂破天荒矣。

張眞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郡氏見聞錄謂順帝時人通考謂桓帝和帝時人）善以符治病。百二十三歲卒。唐天寶間。號正一靖應眞君。而子孫未有賜號者。通考言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邵文莊公謂此張氏賜號之始）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爲靈應沖和眞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賀即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寇謙之嘗言繼道陵爲天師故世俗稱天師元時亦號眞人耳）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眞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幷革眞人。止稱提點。萬曆初。復之。（俗稱爲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郵。吏部題查正一眞人從無賜郵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號眞人。即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聖祖睿見可云邁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白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絕地通天之問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禱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後世寖失此意。以感召之擧徒望之愚婦人。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孔廟之祭。亦進倡優。典禮陵夷。于斯爲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闌入宮禁。宋元嘉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劭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蠶。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上。覺。劭乃弒帝。（見宋書二凶傳）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身。呼後主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尋致亡國。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羲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

[illegible]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illegible]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illegible]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illegible]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猶[illegible]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illegible]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illegible]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有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illegible]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歷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illegible]，以方物獻，幷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廩賜第，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既屬不經，然既稱神仙，自能飛舉，安得遺骨，乞[illegible]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不報，會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推步之法[illegible]大統曆之誤，徐光啓篤信之，借宣武門內首善書院作曆局，（天啓元年，鄒[illegible]元標，馮[illegible]從吾，同[illegible]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illegible]坊，講學其中，[illegible]二年，御史倪文煥誣爲黨[illegible]，毀先聖[illegible]，[illegible]爲天主堂，而書院遂廢，）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其教乃沾染中土，

毀淫祠

[illegible]濟南[illegible]，毀劉章廟，及秉大政，普加翦除，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illegible]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illegible]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illegible]爲人也，故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illegible]之靡，[illegible]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illegible]非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illegible]淫祠，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蠡勺編卷三十一

古算器

丹鉛錄云，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曆志言，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篋，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爲四隅，餘圓爲四尻，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珠算

梅徵君文鼎曰，珠算之興，苦無稽據，似亦起于明初耳，何者，歸除歌括最爲簡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澁，蓋即是時所創，後人隨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爲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考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吳氏省闕曰，欽天監曆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即起是時，又嘗見他書，元統初，（元順帝年號，）造大統曆，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即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即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

楊損以算術選吏

唐闕史載青州楊尙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採於輿論而升陟之，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甄選，訖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據不能決，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羣跖評竊帛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賸）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祝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儕類則詘伏而退，以其類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黃鐘之異

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豁王積應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宛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以其人論，則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鐘至濁，今試吹管吹之，管長則淸，管短則濁，黃鐘不宜獨淸也，意呂氏以三寸九分者爲黃鐘之宮，蓋月令中央之律，與子月黃鐘九寸者不同，李文利輩或謬用耳。

納音

瑞桂堂暇錄曰，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一六，火音二七，土音五十，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巳亥五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由起也，沈梅村謂以頻年曆日考之，信然，如壬子、癸丑，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也，木有自然之音，故納音卽從木，甲寅乙卯，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假土而爲音，故納音不屬土而屬水，丙辰、丁巳，其數二十有二，二者火也，土假火而爲音，故納音不屬火而屬土，餘皆可類推矣。

唐人明律

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審諦之，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指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潯陽耕者得古鐸，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劃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又唐有安涗者，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涗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

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涗，涗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太初四分三統曆

三代以前，曆無定法，兩漢之曆，張蒼主顓頊曆，唐都、洛下閎、司馬遷等，作太初曆，初用夏正，歆向父子作三統曆，章帝時，行四分曆，而當日所推美者，莫過於太初、四分，由今觀之，未有疎於二曆者也，周末冬至日已在南斗，而太初猶起牽牛，四分不知歲差，百餘年後，必差一日，漢人豈得爲知曆哉，敬齋古今黈曰，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下數，吾無取焉，大易載天地萬物之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於後世，至于章蔀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西曆

崇正時，曆法益疎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令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卽以崇正元年戊辰爲曆元，名曰崇正曆，其法視大統曆爲密，國朝因之，曆日益精，蓋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渾地，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而恆星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繫宮度於星宿，西法繫宮度於節氣，中法平分一歲爲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爲春秋分，而餘氣各以日行遲疾加減之，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恆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根極理要，洞出前賢之上，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疎密差，太陽有不同心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淸蒙氣差，日食有三差，又有外三差，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亦皆振古所未聞也，梅氏叢書曰，遠國能言曆術者，多在西域，蓋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卽今登萊海隅之地也，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皆濱大海，故以爲限，和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不可更北，故以爲限，獨和仲宅西，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旣無大海之阻，又氣候畧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唐虞聲教四訖，和仲旣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卽有以開其知覺之

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也。吾邑張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至萬曆間。復還中國。非至是而始行于中國也。今畧舉數端證之。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洋曆所言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合。而周髀算經。漢趙君卿已為之註。二也。立天元一法。利瑪竇不得其解。而宋秦九韶、元李治、皆能言之。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其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即中國里差之法。是里差之法實為西法所自出。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也。是尤為中國流傳至西之明證。六也。且用西法者。第取其測算之精而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于子之善也。紀月于望。何如紀于朔之善也。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而中法固在西法之前者也。

三元九宮民曆

曆日內所歷男女九宮。以上元為中元。傳譔已久。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欽天監奉旨。悉依星曆考原更改。以康熙二十一年甲子為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乾隆九年)起四宮。下元甲子。(嘉慶九年)起七宮。

句股

古有句股弦矢以御圜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以成。蓋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而為二。五角者可分而為三。六角者可分而為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平而角宜。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三度一。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餘姚黃梨洲、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梨洲著有授時曆故。測圜要義。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曆。世驚以為不傳之秘。不知梨洲實開之也。

測天

李仁卿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為一次者。有以三宿為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定論否。前漢律曆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為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即謂之天。凡十二

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為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維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為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為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為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為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為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為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為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觚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黃道赤道

沈存中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經星非有定位

葉氏秉敬曰。二十八宿為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鶉鳥昏見南方。故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為南方之宿。而角亢氐房心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昴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為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爾。若夏時。則角亢等蒼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元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前朱鳥。又為夏時之右白虎。秋時之後元武。冬時之左青龍矣。且井鬼七星。雖是春時昏中之星。然只是昏時一刻在南。夜半則轉而西。旦則轉而北。午則轉而東。昏時則又歸于南。由此觀之。則昏時之前朱鳥。又為夜半之右白虎。旦之後元武。午之左青龍矣。此其轉移頃刻易位。故謂之權立識號則可。謂之分定方位。則不可也。

經星之度不齊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最闊者為東井。三十四度。其次為南井。二十五度。最狹者為觜觿。一度。其次為鬼。二度。考沈括、壬栗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為度。日行不可記。所可記者、星耳。故取相當之星以為

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星名

袁坤儀曰，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傅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考之，鄭夾漈嘗論傅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毋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至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亦曰天馬，意後人以其人善主馬，而名之曰王良，推之造父奚仲之屬可知矣。

分野

婺源汪雙池曰，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閼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人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僻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青浦胡廷佩曰，漢書地理志，某星分野，分、去聲，今人誤讀平，非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璧去，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又有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傳三十年杜註，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註，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註，出齊之分野，陸德明並音扶問反，又漢地理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記天官書註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變，偶拈數則，分非平聲信矣，又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以分野對陰晴，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風月晉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入于丁，按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星見于其位，南粵之星，多于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皆古所未有，方感者曰，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曰諸星，于南極甚近，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一卷，或即此等星。

客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韓昌黎謂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邊埸無事，民得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其殆老子星歟，然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出無時，其

居無定，忽見忽沒，不可推算，寓于星辰之間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羣史書客星，鮮以爲吉者，世稱嚴子陵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考通鑑，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有客星，長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溫星之類歟。

孛彗長星之別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璞註曰，亦謂之孛，是申須、公羊、杜預、郭璞，皆以彗孛爲一星，而不然也，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者，或十丈，或三丈，二丈者，大率孛彗爲除舊布新及火災，長星則兆兵革。

荷邏侯星

德清許鶴部宗彥曰，西士彌納和爲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歲差，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巢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侯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侯星歟。

火星徵應

葉氏適題姚令威西溪集，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竄蜀，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火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不智于人，嘗智于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于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余觀其以易肥遁爲飛遁，引註說文不若盆，以辨孟子不若是恝，尤非寡見淺聞所能到也，豈獨智于天而已哉，康熙十七年，大兵討吳逆，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上言，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輿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其地則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必至之應也，蓋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必矣，未幾雲貴平，因讀水心題跋，而並綴之。

比食

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比食之理。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亦有之。皆史家之誤。石氏介謂天道至遠。不可執交會之度而強求。似經文斷不容輕議者。然則宣十七年食當在十一月乙亥朔。而經書十二月。且宣十七年六月朔爲甲辰。固無癸卯。襄二十七年食當在五月乙亥朔。而經書六月癸卯。襄二十七年七月。經有辛巳。十二月又安得有乙亥耶。

諸方節氣

順治元年七月。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請所有應用諸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又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真。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回回舊曆。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槩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其增數頁於篇首。從之。

定歲

曆家定歲首之法。以九年之曆爲準。括九十七月半。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四十八週。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兩月之大小。則以朔日干支求之。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即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其正二十四氣。日則天干三。地支七。時則隔八相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也。亥見巳。七數也。即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而未時交也。若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贏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置閏

猶賢錄曰。古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之書閏。皆在歲末。文公六年。哀公五年。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言閏即歲終可知。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杜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按今法則以月無中氣謂之閏。陳氏曰。古曆十九歲爲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于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

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周禮冬官匠人疏。夏至。日在南陸。躔于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陽盛陰消。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晝長。冬至。日在北陸。躔于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陰盛陽消。天卑一萬五千里。故晝短。春分。日在西陸。躔于婁。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然亦關乎地之遠近。坤輿外紀。莫斯哥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唐書骨利幹傳。骨利國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煑一羊胛。而東方已明。又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晝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見康熙三十一年實錄。又職方外記。言北極有烏魚國。半年無日。其地去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裏。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去北陸甚遠。日行北陸。而爲地氣所障也。見大雲山房雜說。

六更十更四更

稼軒褚氏雜說。宋藝祖問國祚于陳希夷。有寒在五更頭之語。因命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至二十一點。即轉六更。謂之蝦蟆更。然宋人周遵道豹隱紀談。言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此即六更也。外方謂之攢點更。初無二十一點即轉六更之說。按陰時夫韻府羣玉。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謂出開元遺事。而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張蠙詩云。蝦蟆更促海濤寒。似六更非宋始也。又南夷如古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其計海道亦然。故風帆所至。有曰七更可達。八更可達者。有曰五十更六十更可達者。蓋海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云。又真臘國分一夜爲四更。吾粵海塘亦四更而天即明。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不足信。然究莫得其所自始。

選擇宜忌

梅定九曆學疑問補曰。曆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曆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閱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旣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撥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愚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惑世誣民。莫此爲甚。（宋竹垞羊石山題壁曰自與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時多禁忌謂有神煞同之吉神百有二十四神二百有二十吉神之以凶吉兩之吉日者詳矣）今之曆宜忌。本于選擇曆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曆者。初無一字及于選擇。又如羅計

四餘。郭守敬曆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趨。然宣曆雖須宜急。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能止也。今若一切刪去。秖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至意。復覩于今日。豈不快哉。

蠡勺編卷三十二

崑崙山

水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別有崑崙也。

按明史。賓童龍國有崑崙山。截然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海曰崑崙洋。是卽海外之崑崙乎。

又張騫至大秦烏遲國。西海之濱。亦有小崑崙。

北嶽

亭林集北嶽辨曰。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巓。其祭四瀆。不必皆於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鎭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註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鎭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符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巓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絕巘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

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鎭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鎭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馬文升疏。朔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蓋祭恒山於眞定府曲陽縣。云僻未嘗見十七史者。

塗山

傳莫甚曰。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在壽春縣東北。今濠州地。史記稱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載塗山之歌。應劭則云在永興。永興、今蕭山地。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其處皆有禹跡。然考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皆指在

潼州。似欲以杜註為準。

華不注

成公二年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胡傳讀不如卜。非也。蓋不、芳無切。與柎通。花蒂跗也。詩常棣箋。不、當作柎。陸璣詩疏作跗。東晳補亡詩。白華絳趺作趺。皆同。花之蒂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丹鉛錄謂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言、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以芙蓉。亦可為華不之一證也。

東蒙

放翁老學庵筆記。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為東蒙主。以為魯地。

粵嶽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為南嶽。屈華夫乃直推羅浮為南嶽。謂北嶽在渾源。為天地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為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彼以為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遂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且署其所居曰南嶽草堂。嘉慶間。吾友黃子實數游羅浮。一日。慨然曰。羅浮。粵望也。可稱粵嶽。乃即浮山絕頂西蜀廟圖戎文才所建羅浮君祠。易以石而式廓之。名粵嶽祠。汀州伊墨卿詩。所云誰能開闢洪荒後。肇錫羅浮粵嶽名者。是也。南城曾賓谷方伯為之記。謂羅浮靈勝。具載圖經。然未尊之為嶽也。（蓋未見華夫先生之戲者）香山黃君培芳、郎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岳峙峯。蒲圻以魚岳列嶂。矧茲羅浮。作鎮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粵崇禰。黃君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為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云。愚按、粵宅南陬。殆南徼也。故合宇內言之。曰南嶽。以嶺海外言之。曰粵嶽。夫南嶽之祀於灊霍久矣。而欲以羅浮奪之。有競心焉。孰若粵嶽之安於無爭而愈足見其尊也。雖謂粵嶽之稱當於南嶽可也。

東樵

羅浮、一名東樵。以與西樵相望而言。高三千六百丈。袤五百里。峯巒四百三十有二。其谿澗川源不可勝紀。鄒師正所以謂遡處海上。高蹈希仙慕道之流不能到。到亦未易徧覽者此也。陽湖惲氏敬曰。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眞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盧之龍眠。山北氣峭蒨。如杭之龍井。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龍眠龍井之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為最。二泉源於

山頂。直墜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於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為不同耳。西為浮山。東為羅山。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奇。羅山二百里有奇。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傅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愚者往往為眩惑。以古為今。以虛為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為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濟之境。幽奧潤朗之趣。如遇諸心目之間。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為最。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

西樵

陳獨漉謂西樵方十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凡山知名而小者。莫西樵若也。然所在皆水。麗於水而有巖洞崖壁可觀者。得二三十處。山小而富泉石。亦莫西樵若也。按圖經。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峯皆內向。大小相屬。隱於劍屯之中。若芙蕖之未開然者。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為七十二峯。而以太科為絕頂。巖二十有一。洞十。其飛泉之散於諸峯間。乍合乍分。或臥或立。凡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飛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聚峯迴合。有白沙書院、瀑布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峯左右。曰左天泉。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谿。有二亭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門者。作三級遞迤而下。涼轟雪吼。倒射青冥。其勢從峯。又一在水簾洞。為九曲溪。下流披灑璧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寶蠟村。從空細下。石薄巖虛。琮琤相應。其在碧玉洞者。聳崖而出。橫直無定。勢餘氣散。為煙霧冥濛數十丈。望之若飛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為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碧玉巖之瀑為最。有陳中州璧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十字勒石上。（翁潭溪粵東金石略所未載者）蓋是山固多泉。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伏或涌。為乳為湯。大淵小淪。無不極其變怪。盤舞噴薄。鬱振一山。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為湖。或築塈為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鳴犬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曆亂。遊者往往迷路。

五嶺

史記張耳傳。秦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水經注曰。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也。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今大庾在南雄府北。騎田、都龐、在韶州府及連州北湖廣之境。餘二嶺屬廣西。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庾嶺古名塞道）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眞。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即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有臘嶺。為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楊

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考史者謂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左思蜀都賦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宏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景，而嶺南之山，亦多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冷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連谿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辣、烏豬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居庸關

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州之西六里，為居庸關南口，有城，魏書謂之下口，見常景傳，北齊書謂之夏口，見文宣記，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註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官游子，聆之莫不傷心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劍門，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為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關之設不知始於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三國志謂之西關，魏書謂之軍都關，唐書謂之納款關，通典謂古居庸關，北齊改為納款，是也，元皇慶元年，始改為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為絕險，然遼之亡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亡也，冶鐵錮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道，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降，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闕也，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人心去也。

八達嶺

八達嶺有城，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凡一關必有南北二口為羽翼，南口外五里曰岔道，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言岔道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為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為北路，蓋岔道者，八達嶺之藩籬，而八達嶺又居庸關之藩籬也，岔道兩山峆岈，若犬牙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即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為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

北口，當至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全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即岔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

唐公山

潭溪西北，山之近而高者，曰獅子嶺，以形肖得名，上有宋屯田使張德雄及其馬氏夫人墓，頂平多石，可坐數十人，下為唐公山，旁注小澗，曰唐公水，昔言漢布山令唐頌卒處，延祐中，耕者得斷石尺許，上下碎裂，皆漫漶，好事者競指為唐公碑，歷十三世祖濬玄公曰，唐公斷碑，余兒時聞諸儲南先生，謂縱極磨滅，而字畫樸勁，疑出初唐，斷非近代人手筆，惟以勘伐姓氏歲月都無所考，遂不甚貴惜，舊時人亦但以故老相傳，及山與水皆以唐公名，姑實之耳。

佛閣岡

佛閣岡去廣州治西北十五里，陳沙門拘那羅陀焚身處也，陀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止廣州，光泰二年，入北嶺山，今名北嶺，告眾人滅，道俗挽留，遂歸王園寺，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化去，弟子焚其肉身於此岡，後有人見其趺坐於別山之陽，因號其地曰佛嶺。

石屋山

餘姚邵以貫得魯，甲申國難時，為頭陀，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與邵近，至是，來同居潭上園，相與譚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豹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峯峯有吾二人履齒，於是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頻遭詰難，顧不以為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邀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矣。

石照洞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石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畫，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開石，遂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洞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七古詩一章，正用其事，見能改齋漫錄。

桃源洞

一統志，湖廣常德府，秦曰黔中，漢曰武陵，領縣四，桃源、漢沅南地，屬武陵，然自淵明記外，其事不見於他

說。梁任安爲武陵記。亦第祖述淵明語。卽武陵志亦止載桃源詩。而不及記。是可知此老曠懷高寄。故託辭示意。而爲蒙莊之寓言。非必實有其地也。唐舒元輿桃源畫記。乃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故後之好事者。遂飾而揭諸石。曰桃源洞。不亦謬乎。

金牛驛

宋吳氏曾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王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此事近誕。蜀人吳師孟醉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騁怪可删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假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莫相尤。醉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風峪

曝書亭集風峪石刻佛經記云。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摔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游者。弗敢入焉。金石文字記、謂北齊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大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風谷卽風峪。北人讀谷爲裕。俗并加山作峪耳。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止作風谷。胡三省註、謂風谷當作嵐谷。唐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

丹陽

博雅錄云。楚熊繹始封丹陽。其地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晉元帝。遂移治於建康。而徙郡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理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俱與今潤州之丹陽無涉。

吳會

吳會、吳郡會稽也。三國吳志宗室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今讀爲都會之會者。誤矣。

江西

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之六合縣。歷陽今之和州。之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三國吳志。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可證也。至豫章之名江西。

是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西耳。

崖州

粵小記曰。今之崖州。乃古之儋耳西南陬地。唐改爲振州。宋始改爲崖州。又改爲吉陽軍。明復爲崖州。本朝因之。非古之珠崖也。古之珠崖。卽今之瓊山縣。然南漢時亦有崖州。卽今之澄邁縣屬地。見十國春秋。

日南郡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乎。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又漢書。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問日南人應向北看日。對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爲門。金城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南越志曰。日南至日。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燕薊之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亦經注亦云無。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邱爲名。按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荊之爲楚。惟樂記有封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强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顧寧人謂張氏之說爲長。然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云。南燕國。疏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則又何也。世本及地理志言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

廣州城北諸山

黎太僕遂球西湖雜記。謂廣州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此殆如古銅器。湖山則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裹襲文繡。蓋飾瑤玉。安得不佳。城北諸山。如纔出土器。非不眞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余家瀨溪。面白雲之陰。每當暝色初曉。晚陰生涼。清光滿簾。在我几席韓簟間。颯然具有秋意。竊謂昔人以西湖比西子。必洗妝理衣。乃見姣好。何如此波斯女粗頭亂服。嫣然見人。正以滌除脂粉之爲潔也。

息壤

史記秦本紀。甘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拔之。一曰。息壤、坌土也。路史。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言寺東北隅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廣四步。高尺五寸。夷之。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黃梅縣石晨文鑿、有至荊州尋息坺瘞處詩云。息壤傳自山海經。又

復見之洪鐵。羅泌路史語具詳。自岷至荊禹功纔顯。燮汎雀在萬世。埋之洪荒鎮以屋。傍旁刻上追祠難。非金非石非土木。後來發掘致雷雨。謂此可已旱魃。熊張南山松心日錄曰。據詩言。則息壤在荊州。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而余前年在楚北。聞人言漢川修隄。於漢水中見一物。大如屋。其質非金石。亦非土木。識者云是息壤。然則息壤不止一處耶。抑今漢川縣本古荊州地耶。

蠡勺編卷三十三

河源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也。其言得之。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據古圖經。遂名河所出爲崑崙耳。按元史地理志。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七八十里。登高下瞰。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譯言星宿也。今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河源也。按滿洲七十一。號椿園。著西域聞見錄。又云。星宿海在賀卜諾爾之地。自闢展西至和闐四五百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四五千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也。渺無人煙。間有道途。非絕壁卽泥淖。直峯橫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不可以千萬計。加以雪山之陽。回彌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瀠洄渟滀。旋轉而伏。其東北皆峻嶺。凡數百里。始見黃水一綫。自山下涌出東北流入中國。是爲黃河。其言與上諸說異。而地名亦復不同也。姑錄之。以俟世之更能窮其境者。

黃河九曲

河圖絳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見丹鉛錄。

九河故道

陸清獻讀南皮縣志。謂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踪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卽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岸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柰何舍有踪而談無踪。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鉤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岸高丈餘。中闊里許。境內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卽覆鬴。王莽河卽馬頰。銀鉤河卽鉤盤。其言鑿鑿。蓋亦土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又不載前人之議論以爲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漢河隄尉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翕河註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先於酈道元。其言可據也。

滹沱河

潛獻公滹沱河辨云。漢書地理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楩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于海。蓋直以今保定眞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大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瀕海矣。又何藉於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旣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永定河

輿地記。唐立銀州。集鎮陝西白狄地北周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圖水也。後人因濆沙急流。深淺無定。更是名。唐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陳粘詩。無定河邊暮笛聲。皆指此。康熙三十七年。以渾河泛濫。因改河道于固安縣

北。(直隸順天府地。)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修理。告成。賜名永定河。蓋反鍥州圖水意也。

三河

宋吳氏曾曰，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堯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為河東郡，河東縣為理所。(自註，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為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為河內郡，河內縣為理所。(自註，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為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為河南府，河南縣為理所。(自註，古帝都地。)本朝隸西京，為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小學紺珠以黃河析支河渾中河為三河。)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水經注，五湖，謂長塘湖、射貴湖、太湖、上湖、滆湖也。又曰，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張勃吳錄曰，五湖即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然虞仲翔謂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而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吳人總謂之五湖。范蠡乘舟入五湖，即太湖也。歸氏震川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之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世俗或以洞庭、彭蠡、青草、雲夢、巴邱當之，誤矣。

北海西海

新安江氏羣經補義曰，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渤海，猶是九河下之□河，而稱為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蓋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江淮，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為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為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即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為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為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祀北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

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嶽於渾源州，新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得旨允行。

西江

西江有三，其一為灕，一為左，一為右。右江至潯，匯左為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匯灕為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故惟曰西江。是西江在西粵為三，在東粵為一。一名鬱水，亦曰牂牁江。昔人謂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為一大瀆。峋嶁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洋。牂牁者，黔中南山，西江以牂牁之山為始，以匡門之口為終，然則牂牁亦西之祇山也。按牂牁江即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為大。繇滇阿迷羅雄，經廣西泗城田州，乃至東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其趨海之道，又皆為羚羊峽所束咽，霪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聞故老言，馬伏波平定徵側，築隄於其國，使交水不為粵患。自是交人恆廣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為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涯，如灕，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南伏波藉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鑿此道云。

牂牁江

楚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處，名其地為牂牁。黔書謂夜郎今之遵義，則牂牁江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湄潭甕安，入思南城之巴江，其地有牂牁城舊址，以辨牂牁不通番禺，其說似矣，而不知非也。水經注，莊蹻泝沅伐夜郎，遷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而漢武開夜郎，立初郡，今思南、平越、遵義、鎮遠、黎平、靖州、都勻，皆牂牁舊屬。而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同番禺。(古番禺城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交州移治於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於此，今之沙灣紫泥港是也。然唐蒙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則為今之石門，其去廣州城西北三十里，而於沙灣紫泥港又遠八十里也。)蓋江以郡名，即今之盤江是也。盤江有二源，一出雲南之曲靖，名右江，一出貴州之都勻，名左江，俱經廣西，至鬱林州，合至封川，入廣東界，東赴番禺，入於海。人知都勻之河為盤江之源，而不知古州三都屯乃盤江之源也。都當為郎，形之誤也。屯當為豚，音之訛也。漢時，女子浣於豚水，三節大竹流入足間，破之得男，遂雄濮氏，竹為姓。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帝立其三子為侯，死，配父

瀾。今楊老黃絲驛。尚有竹二郎竹三郎祠。而金竹貴竹以命厥司。由是以推。則三郤屯、古三郎之豚水也。今自黔入粵者。由三郤屯發擢。二旬內外。可到廣東。此其證矣。夜郎自王。不知漢大。其封城周楚蜀黔三州之境。北且至於施南。乃以桐梓一縣當之。而烏江之水入於四川。歸於蜀江。與沅江源流隔絕。亦非莊蹻入滇之道矣。

昆明池

全謝山曰。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滇王。即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昆明也。時有西彌河蠻、東彌河蠻。通名昆彌。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以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未有移也。昆明尙在其西南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即以昆明名。誤矣。且滇王未嘗得罪。漢無故而欲伐之。無是理也。漢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必不可信之說也。及讀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彌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彌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無疑焉。蓋今滇雲各省之水。其最險厄爲邇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即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甯。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章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西洱。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摹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然昔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況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耶。又唐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即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惟昆明。則昆明之險可知也。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巂。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灃倜以來。其訛相襲。雖有通典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抑知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又子瞻謂南詔有西洱河。即牂牁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彌。昆彌分而爲東西彌。彌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牁。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故耳。

三曲江

能改齋漫錄曰。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曲江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句。今胥山在蘇州。

五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衞。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隄障水。人號曰蘇隄。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隄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又燕京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即玉泉龍泉所瀦。環湖十里。荷蒲菱芡。與沙禽水鳥。出沒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趙牧夫謂昔人贈坡公詩。我公到處有西湖。指杭州、潁州、惠州也。而此獨不傳。豈非未得其人哉。見寄園寄所寄。是四西湖。又粵西西湖。在桂林府西郭。淳熙戊戌。廖甯能、詹體仁、張敬夫、泛舟西湖北牖洞。吾邑張南山司馬桂游日記。謂宋時隱山六洞。在西湖上。風景之佳。遊蹤之盛。擬諸杭之西湖。是則五西湖矣。

巴江以字名

吳虎臣曰。宋之問送道士使蜀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李遠送人入蜀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作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按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謂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考唐人有巴字江賦。乃知山形似巴者非也。

贛江以字名

唐韻。贛、縣名。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因以爲名。在南康郡。王文簡十八灘記。贛縣城北。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鬣鬣。郭璞曰。贛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神仙島

澄海姚天健行軒神仙島詩引云。近我郡有海舶。風飄至仙臺國之神仙島。訽屬日本地方。離三千餘里東去弱水不遠。島中人俱祠徐福爲始祖。皆當時所攜童男女後裔。相傳不計世代。從未有中夏人至其地。俗通漢書。尤工秦篆。善歌詠。尤喜讀韓文。臨行。自國王及羣臣皆有詩詞贈送。大意咸仰中華文化遠被之盛。按外國記云。周詳泛海落紺。見一嶼。上有三千餘家。傳是童男女之後。俗似吳人。所記與此略同。又行軒東漂曲引云。乙亥季冬。姪舉先從姪業先輩由上海航海回籍。遭巨風。越十五晝夜。漂至薩摩國

之寶島。而其地。爲日本所屬。西離日本二千餘里。東離仙島一千餘里。去弱水不遠。島中民居僅百餘家。爲娃等結茅以居。供給備至。閱半載。至丙子六月。護送至薩摩國。由日本歷兩月到長崎。（在日即東洋地）附銅商船回浙江。此亦與神仙島事略同。以是知徐福非方外者流。蓋隱君子託求仙以避秦者也。世誤傳日本爲徐福後。不知神仙島乃其正派也。

五谿

五谿之名。各詩不同。而以雄谿、樠谿、無谿、酉谿、辰谿爲是。沅水出且蘭。爲旁溝。東行。二千餘里。入洞庭。所匯諸谿峒之水甚衆。而惟此五谿爲大。故以名之。五谿之入沅也。無水最居上流。字或作潕、作㵲。故今鎮遠稱㵲水。次則樠谿。其上流則杜水。水經注所謂沅水東合杜水。水導源杜谿是也。杜谿即今天柱縣。其志云。樠水東流。界在楚黔之交。不詳。樠水之源。則稱西江。源於鬼枯寨嶺。下合北江。北江源於新溪。下合清水江。清水江源於黔屬苗界。不知幾千里。由茶處至托口。合渠水。至黔陽縣入沅。若然。則清水江即樠谿也。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爲沅水之源。殊爲謬誤。夫沅江歷黔陽之上。已匯無谿、熊谿、龍谿諸水。流漸巨矣。而清水江始從黔陽入之。不得以爲沅水之經流。故斷以此江爲樠水無疑。自是而下。爲會同之洪江。則雄谿之所入也。志稱其名凡九。曰朗、（一作郎或作狼）曰㵲、曰雄、曰辰、曰龍、曰敘、曰朴、曰武、曰酉。而雄爲衆水之會。若如所云。則朗㵲八水俱會於雄。此尤非也。但沅水至此而大。故湘湖大艑可以至此。而此上則難行矣。自是而辰谿源出三山谷。其入沅處。謂之辰谿口。又東爲酉谿。今辰州城西之水是也。水經注云。西水導源故武陵之充縣西源山。東流逕無陽遷陵酉陽故縣。又東逕沅陵入沅。

潭溪

潭溪源從鬱水下石門。至沈香浦。分流而東。其一逕鳳皇岡。逕獅子窰。凡三里。逕海口。一匯而北。十餘里。由蜆江轉環寶。合白沙湖諸水。出石井橋。逕唐公水。趨海口。匯而成潭。以南達珠江。今小汶支流。蹟多湮澱。若斷若續而不足稱。然昔人投九節蒲於井溪。後得諸靈洲。投孟九眼井。乃自石門浮出。以是知其舊悉海瀦也。獨念番禺爲治最古。而北郭諸大姓多始宋元。無五季以上者。所在墳墓亦然。蓋南海僭僞時所立苑囿不可悉數。在城西者。有華林園。在城北者。有芳華園、芳春園。而郡志言昌華苑在荔枝灣。廣四十里。表五十里。（以道里計之昌華苑當在城內）想其時東山廬墓關巷以自養者。曾莫知其所屆。宜乎三唐氏族不少概見也。又劉氏興亡錄云。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僞少主迎六軍於城北。潘美命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離苑囿亦化爲荊棘瓦礫鼪鼯狐兔之藪矣。負郭有里。豈復視有寧宇耶。然潭溪自吾宗聚族以前。已隸譚氏。（北名濬溪見香先考弊暐公譚熙縣纂獻序）里門鄉約亭。又立於淳熙二年。則鄉之始。其在南宋乎。

硯坑

羚羊峽距肇慶城東三十里。硯坑凡十有一。在北岸、曰阿婆坑。曰白婆墳。（石質麤色不鮮）曰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其南

岸、則巖仔坑、（其石質叩之泠泠然久磨能滑）新坑、（石細潤而微青）朝天巖、（石堅不滑）古塔巖、（石比帶天鵝無火捺文蕉葉白）屏風背、（在古塔後石如墓所）宣德巖、（在屏風下石如水巖今不可得）老坑、（在巖仔坑之東）飛鼠巖。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聞稱之也。（石以水巖爲上見竹垞說硯今不可得故弗及）吳石華曰。端石高下。在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爲石。融者爲水。端州之質則石也。而性水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洞獨美何也。曰。泉脈之所注也。石堅而性燥。泉清而性潤。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爲石也。老坑最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月。而後涸。其泉脈可知矣。

硯洲

暴硯洲在羚羊峽下。宋包孝肅擲硯處。檀默齋曰。孝肅去郡日。載一硯。猶棄之於江。初疑其制行太過。而公卒棄之者。其亦有激而出於是與。宋英宗治平四年。遣魏太監重開梅花坑。開鑿中空。崩閉數百人。太監死焉。明萬曆二十八年。遣太監李鳳開水坑。即今所謂老坑也。石工入之者。必裸其身。蠶縮豨膏。然火。腰縋蟻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稍一縱步。即墮其中流。開坑必先引水竭月。石未見面。已費千金。疲民力。傷地脈。以應悉索之供。或以充包苴竿牘之用。其辱此石也甚矣。孝肅所以激而棄之也與。不然。張承吉祐自海解職。載羅浮石筍。未聞以此玷其清操也。

蠡勺編卷三十四

黃金臺

齊東野語曰。王文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然史記止言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太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微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太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後見水經註。謂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

者。蓋如此也。

普救寺

池北偶談曰。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旣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殺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三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宏教寺

都城西山宏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塑三皇五帝三王像。左繫周召孔孟諸聖賢。右繫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鐫虞干戚鐘鏄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靈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朱竹垞曰。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疑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宏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

羅永庵

白雲山在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帝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金璕記云。帝之遯蹤無定。未有寧居。至中間之精廬。則以滇之鶴慶浪穹始。以黔之金筑終。其初入黔也。瘴雨蠻烟。深林密箐。帝惟望白雲而行。先登唐帽山。覺巇嶮不能居。亥至列生天臺。亦不堪卓錫。遙見白雲起于東南。跡之。至羅永寨。其白雲籠罩處。一山巍然。方廣百畝。俯瞰萬山。拱若禁衞。喜曰。吾托足處也。結茆名羅永庵。二三伴侶。蕭然于中。虎豹不侵。苗獠不近。時聽梵音。間聞吟咏。忽去忽來。莫定蹤跡。其閱楞嚴四律、及錫杖一絕。皆題（顧書人謂羅永庵之詩爲僞作。）于此庵者。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爲建廟蠲田。招僧肖像而祀焉。廟之遺跡。簷下有井。深不二尺。四季澄清。旱取始得。因名飂井。廟門雙杉大三十圍。傳帝手植。餘如望天碉。帝每登此以望神京。棋盤山。以會仙侶。白騾死此。塡冢巍然。高平檀默齋曰。明初。金筑安撫司只稱名。如密定保珠得璟得珠。皆名也。至金鏞。始氏金。子孫承之。金璕卽鏞之後也。鏞以正統初承襲。則帝之隱此。僧入都。皆所目擊。其立廟置田。確有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謂帝崩于火。何哉。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永和出海訪建文蹤跡。永和以貪利誘諸番。故三年以後。相率來朝。如建文帝果闔宮自焚。文帝何必有內監之遣。然則致身錄、從亡隨筆諸書。縱不足信。而實錄胥出于永樂之後。又可信其必無曲筆乎。（建文帝無出亡事。已見卷十五蓋宗定燕王之譔及遜國條。而此書又指陳鑿鑿如此。故兩錄之以存疑。）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見鈕玉樵粵觚。

拽梯郎君祠

顧氏炎武曰。予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東方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遷、與其士民堅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而爲之立祠焉。

補鎧臺

遵義有補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師征播。（萬曆中平播。置遵義平越二府。）時正少年。神姿朗秀。慷慨知書。恂恂儒雅。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登陷陣。所向披靡。故播之奏功。書伐宜最。嘗誓衆此臺。侍女數千百人。補鎧弓刀。鮮明奪目。以此進退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爲補甲軍。臺之得名。亦以此也。其始出已能如此。厥後馳驅王命。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敗衄。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雖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窈窕女子。奇哉。

根青閣

楚庭稗珠錄。吳江鈕玉樵琇令高明。簿書之暇。不廢筆墨。其觚賸一書。則成于此時也。故其序有鷓鴣啼處。朱旗錦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及宮達闘穀。得虎說于荒江。語習娵隅。成魚吟于蠻府之句。時康熙庚辰三月之望也。方是時。潘稼堂、尚楊村、先後俱來。玉樵館之根青閣。根青閣者。以踞青玉山之根而名。卽今之大士閣是也。爲宇三間。面南開敞。城郭山水。盡列几前。最爲佳勝。文人仙吏。迭相唱酬。想見一時盛事。後有俗令楊某、更有煙署。假供慈雲。（天下韻事致子此輩。）事遂湮沒。至於今無人知所謂根青閣者。故特表而出之。

黃帝陵

朱竹垞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覽謂在上郡。地理志謂是上郡同陽縣。括地志謂在寧州羅州縣。今平谷有黃帝陵。人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旣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徐健庵

曰。軒轅陵在橋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嬀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祭黃帝冢。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寧。泰常七年九月。幸灅南。遂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太武帝神䴥元年八月。東幸廣寧。以太牢祭黃帝。此嬀州之橋山也。郭景純註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復見。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殊方。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爲是。必以魏書爲非。然黃帝既都涿鹿。安在嬀州之不可營葬也乎。

商均冢

傅莫庵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鳴條、河南安邑地今安邑有鳴條陌。帝紀。河中又有舜冢。是已。自竹書紀、郡國志、有舜葬蒼梧之言。漢儒遂以爲信。至鄭康成欲改鳴條爲南夷以實其說。亦荒唐甚矣。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帝子叔均之所葬也。九疑山記亦云。商均塋其陰。叔均卽商均也。是舜陵實在安邑。而蒼梧爲商均之冢無疑。路史辨之甚晰。

禹穴

圖經言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取石爲窆。故今禹廟東南小阜有石。崇五尺。覆之以亭。云禹穴窆石也。石初無字。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始題字刻之。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不誣者矣。而楊用修乃謂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偏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繼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耳。蓋蜀之石泉。禹生之地。乃禹穴也。按子長自言。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下卽接以闚九疑。浮于沅湘。皆南游之所至。然後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迨旣仕爲郎中。乃奉使西征巴蜀。豈有于上會稽而下。一路皆南游景況。而獨綴一語以言巴蜀者乎。且永建之去子長。止百餘年耳。時已刻字于石。記禹穴。不可謂後人不知其解者爲之也。大抵禹穴爲禹發石得金簡玉字之跡。出于黃帝中經。其眞僞不可知。而要其崩于會稽。葬于會稽。固理之可信者。吳越春秋。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居于秦餘。春秋祀禹墓于會稽。劉更生謂起昌陵疏。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何待二千餘年之後。至巡撫儀封劉遠夫。倚蜀志搜訪古碑。碑小篆書。字方二尺許。升庵外集謂得之安宜楊氏之宦于蜀者。彼言又有正書二字。大難知。屬以釋子楊彼家止一本。不肯與人。輒無題署。不知孰爲太白書。升庵亦未明言也。淮陰吳玉搢謂其書法不佳。斷非爲古刻云。然後禹穴始著于世耶。然則石泉之禹穴。正作僞者藉石紐爲禹生地。遂欲幷爭其勝焉耳。乃反指會稽之禹穴爲誤。不亦可笑也哉。

湯冢

湯冢。晉杜預謂在濟城中。魏王泰謂在偃師縣東。皆非確據也。漢劉向告成帝時。尚云殷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始得之于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

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也。宋太祖乾德四年。著爲祀典。迄今遵之。

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吳虎臣曰。余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齊四王冢

顧寧人曰。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水經註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予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于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于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于威宣二王之舊。吾以是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志。周厲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以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此襄王之孝也。

漢高祖祖墓

大雲山房雜記曰。寧都民多立祠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八十里爲漢高祖祖墓。故祀之。此言鄙野。無故實。地志之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註。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梁而豐。較然可數。于寧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寧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惟五代漢劉知遠號高祖。南漢劉龔亦號高祖。十國春秋載劉龔之祖自上蔡徙閩。或寧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未可知歟。

霸陵

王氏懋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史索琳傳。不能無疑也。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自索琳傳至此。見敬齋古今黈。僕觀此說。以謂武帝

固應如是多藏。已見于宣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宣禹朴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必。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命薄葬之制。徵于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而山陵中畜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故帝有遺治命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三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崩嶢驪山之阜。惻愴霸陵之原。文節儉而無隙。嚴儉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發毀。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腳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坊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沈白等所言。則霸陵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呂冢

朱竹垞曰。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宏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縣府君斂葬之。嘉興府志。土人號義婦墳。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

鍾山壙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唐開元中。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鄴縣尉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廢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六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南漢康陵

新城王文簡浮劉龑冢碑後。崇正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地陷而成穴。耕者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忘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朱竹垞述陳元孝語。謂隧道綦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舞而坐者。者。始爲后也。夾侍十八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人。以白金鑄者也。）地皆金蠶珠貝。旁一鏡。光燭穴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耕者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丈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五年。（竹垞集作

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敕撰并書。按五國故事。劉龑天福壬寅歲四月遘疾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龑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巖。爲工部侍郎。孝澡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也。楚庭稗珠曰。皇華紀聞。碑文撰人作盧應初。（按州志亦作盧應初）遂疑南漢諸臣有盧膺而無應初耳。要亦字之誤也。古人表奏必署名。而此碑但署姓。豈僭僞之亂制耶。據此。則讀盧字爲句。應勅撰又爲句矣。

宋永福陵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曰永福。潘楳元廣州鄉賢傳。（見馬南寶傳）帝舟次于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于硇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遺殯于香山馬南寶家。僞爲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

明十三陵

明惟太祖孝陵在鳳陽。自荊塗淮濠之間發脈。其脈綿亘。由南而北。山勢盤迴。如鳳展翼。故曰鳳陽。誠東南最勝。一代本根之地也。餘自成祖長陵以下十二陵。皆在昌平州。屆華夫自代北入京記曰。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西北。六里至長陵。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成祖神功聖德碑。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祾恩。凡五空。享殿亦曰祾恩。凡九間。他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碑。以金書曰。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鳳陽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長陵之右。天壽山西峯之下。爲仁宗獻陵。左天壽山東峯之下。爲宣宗景陵。皆制度狹樸。僅及長陵五之一。（顧亭林曰。十二陵制度。獻陵最樸。景陵次之。蓋仁宗遺詔山陵務從儉約也。）最壯麗者。世宗永陵。在長陵東南三里。名十八道嶺。亦名陽翠嶺。其殿十一間。純以錦石鋪之。距昭陵北一里。名大峪山。爲神宗定陵。全燬于賊。距長陵西南四里。名文峪山。爲穆宗昭陵。距泰陵西南二里。名金嶺山。爲武宗康陵。明樓皆爲賊所焚。英宗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憲宗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飛簾之屬猶有存者。孝宗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北二里。殿上止存御座案榻。及承塵五色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光宗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熹宗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德陵之東南。蓋井者、內人斜也。（葬時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諸陵皆有神宮監以司灑埽。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以獻。又昌平山

水記。先是世宗孝潔陳皇后初葬。曰悼陵。世宗崩。遷祔永陵。其封兆猶稱悼陵。悼陵之東。距西山口一里。爲鹿馬山。有懷宗田貴妃墓。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懷宗及周皇后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槨爲帝槨。斬蓬藋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閒。其規制曾不及東西井之閎深也。此則不與十二陵之內者。

明景帝陵

成化時。荊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閒。海宇寧謐。厥功不小。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郕王有功社稷。然當上皇復辟。石亨、徐有貞輩、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以太后制廢之。仍爲郕王。未幾薨。諡曰戾。毀其所營壽陵。而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塋相屬。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始改諡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故亭林昌平山水記。言景帝及皇后汪氏之葬。不在十二陵內。別在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閒。門內有碑亭。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宗、皆嘗謁焉。

婁妃墓

鉛山蔣心餘曰。前明寧庶人婁妃沉江後。南昌人私葬之。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婁書存先生述朱赤谷老人言。婁妃有墓在南昌城外陸興觀側。今廢矣。碑跌尙存。惜無能復之者。予乃告宵原方伯。遣吏訪得其處。遂立碑表識之。越三日。有鍾某來謁方伯曰。某本上饒婁氏裔。妃卽某先世祖姑也。因避逆藩禍。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明末。宗室子弟鬻妃墓地爲郡守陳公建生祠。守惘焉。索地券。兌官牒一紙。給某家世守之。戒勿更售。鼎革時。冢漸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漕倉。以有妃墓。故虛其閒數丈。今市兒各椓屋實之耳。乃探懷中牒以獻。則朱墨符篆居然前代物也。予時撰南昌志。以地屬新建。故祠墓篇例不得載。乃紀其事參雜志中。見忠雅堂集。

五妃墓

五妃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故明寧靖王術桂之姬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墓也。明亡。寧靖挈眷依鄭。以居。康熙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王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越日。寧靖死。乾隆十一年。方司馬邦基、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幷鐫詩其下。其最佳者。張侍御湄詩云。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潮抵田橫五百人。見六黃門臺海采風圖考。

王壓墳

順治庚寅。耿尙兩王兵過清湖。村民誤以爲寇。殲斃一卒。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册爲名。誘村民入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于村西紅泥壟。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于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余門人龍之虬。清湖道中詩曰。紅泥壟草綠茫茫。八尺高墳

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私說兩藩王。見吾邑黃蓮仁鄉曲雜記。

姜貞毅衣冠冢

萊陽姜如農埰、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衞。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邱。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柩合葬于宣。而葬給事之衣冠于父母墓左。新城王司寇曰。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壠。顧遠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己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己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于地下。乃幷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于君臣之義厚。而于父母之恩薄也。予讀思穎詩。每致慨于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以質諸知禮者。

蠡勺編卷三十五

頒十三經義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始頒行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後賈公彥又撰周禮、儀禮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旣已頒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修。望詔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不著姓名。或曰唐徐彥也。

治易當主象數

上元文學程廷祚、字緜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吾邑張南山、本惠半農說。謂治易當以象爲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何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于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于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卽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卽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衆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士敬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朱可亭曰、同人、同也。辨則不同矣。惟有不同。而後有同。若无不同。又何同之有乎。禮運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此說出自老莊。漢儒攙入禮經。非聖人之言也。良楛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半農易說曰。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從貝爲績。古文早作畢、禮作贊、甲者開其始。故彖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无初有終。

若濡有慍

韓城王文端公杰、著保園易說。其解夬九二爻辭曰。若濡有慍。言已若爲所濡。不能無慍。究之事過而心跡自明。所謂其終无咎也。蓋公拜東閣大學士。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頄悻悻之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附。致政時。睿皇帝製詩送之。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亦足以見公生平矣。

三正

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蘇氏亦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說皆非也。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蓋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所未聞。董生謂舜紹堯。改正朔。然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江都之言。亦未可深信。葉氏秉敬曰。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爲歲首。此三說也。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于以十一月爲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爲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爲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爲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耶。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移作立夏以後之節氣中氣耶。若依彼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正月。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眞筆。合以孔子所書春

王正月爲夏正月而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爲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于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子承天命。諸侯承王命。此天命王命之分也。言今武庚已承王命爲殷侯。奉殷祭祀。乃又攢奸天命。顯逆主命。便是自絕其祀也。蓋此二句緊接上文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數句。命即命爲殷侯之命。罔即罔念作狂之罔。此爾罔不知。與詩彼皆不知。語意正同。惟其昏罔不知王命之當敬。大惟天命之是圖。只顧目前。不計其後。遂致覆宗絕祀。亦弗念及。此眞昏罔無知之極也。蓋寅念即下文克念作聖。弗永寅念。即下文罔念作狂。夫武庚既蠢動。圖天之命。亦生于弗永寅念。寅、敬也。永、遠也。言不知永遠敬念其祀。一念之肆。天命是圖。孟子善利之間。舜蹠遂分。可不信哉。此節上承殷侯等句。下開惟帝降格于夏數節。斷指武庚言。不當如蔡傳以奄插入。淆亂理脈也。

王釋冕反喪服

東坡蘇氏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引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南昌姜曾漕泉曰。東坡所引孔子之語。實本于曾子問。考曾子問開卷一章。即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太祝裨冕。執束帛。命毋哭。告曰。某之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考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服而著冕。玉藻裨冕註。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裨冕華于麻冕蟻裳多矣。夫君薨世子生。太祝告殯。服之。三日命名。太宰諸臣又皆服之。若夫世子初即位主喪。視世子初生。太史諸臣承天子臨終之命告于嗣王。嗣王承君父之訓以正其始。視告殯以世子生。其事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如謂君薨子生可以裨冕告殯。而嗣王親承冊命。御見羣臣。其事之重且大者。不可服冕。有是理乎。蘇氏只知援照將冠子、服喪服而冠。以譏康王之非。不知比附裨冕而告世子生。實爲天子之禮。是東坡讀曾子問。舍其大而舉其小也。即以冠論。天子與庶人異。亦有可考者。家語。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厥袞職。由此觀之。康王君臣皆冕服而御冊命。正本于成王服袞冕而見諸侯。東坡謂周公在必不爲此。豈竟漫無所考乎。夫周公攝政。成王始加元服。服厥袞冕。朝祖廟。見諸侯。在武王既葬之後。孔子尚不以爲非。召公作相康王。君臣麻冕黼裳。受冊命見諸侯。在成王未葬之前。蘇氏獨譏其非禮。是豈東坡之知禮。反出于周公召公成王康王孔子曾子之上耶。昔朱子答潘子善書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是亦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

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王之命以告嗣王。韓愈順宗實錄。其事可考。又答余正甫書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朱子援古今以證服冕。最爲確論。但又云。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猶未免惑于東坡之說而存兩可之見也。故九峯作傳。悉用蘇言。陳櫟解書。並存朱語。皆不能斷歸一是。甚哉、大禮之難言也久矣。又曰。予爲此解。中引家語。或稱家語、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不足爲據。或又謂大戴禮公冠篇、述孝昭冠辭。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譙周五經然否論、謂成王十五。已除喪。周公冠之。按周公作儀禮。士冠禮一切冠醮之辭。皆曰言。體與詩經同。家語冠辭之體。亦與之合。若大戴記成王之辭。僅僅五句。首句五字。中三句各三字。末句四字。長短參差。與儀禮冠辭體例不同。又附載孝昭冠辭。共十二句。多七言長句。不過其中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偶同家語。而字句多少又殊。安見爲肅竊之耶。許叔重五經異義、謂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正是喪服冠與家語合。家語冠辭與儀禮合。烏可以偶同孝昭冠辭四字。遂斷爲竊。又烏可以大戴禮之略而舍家語之詳哉。況曾子問、伊訓篇文、皆著明吉服卽位。爲歷朝大禮。東坡旣援曾子問因喪不冠之語。不知援國君生子禪服而見世子之文。反譏召公非禮。獨不思本文明明言王釋冕反喪服。可見王先服喪服。以孺子道繼而卽位受命。又服冕服。盡君道。旋釋冕服。仍反喪服。以全子道而終喪。其卽位服冕者。權也。釋冕而反喪服。權而不失其正。仍歸之于常也。經文如此明顯。東坡議之。固非。先儒多爲所惑。其故何也。因世人過疑家語。故附論之

關雎五章

朱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姜汝念謂舊本作五章。朱子答劉平甫書。亦論及此。乃傳仍作三章何也。考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一興體。其求之不得四句。爲第三章。則賦體也。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以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又以興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此全詩義例也。若四五章合爲一章。則是旣以荇菜興琴瑟友。又以荇菜興鐘鼓樂。一章之中。興而又興。八句之內。取興有兩。凡三百篇無此義例也。當從五章之說爲長。

北堂

衞風伯兮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蓋婦人尊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見舅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相次而行。亦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旣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階自阼階。是也。其不從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闈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側階者。北堂下之階。以其在北面北向、曰北階。以其在東西房之北則無之。曰側階。婦人升降多由于此。故俗稱母爲北堂也。

無衣

秦哀公因申包胥故而作無衣之詩。見于左傳甚顯。而詩傳不引。殆爲變風終于陳靈之說所惑。姜氏曾曰。定公四年。柏舉之戰。吳敗楚師。庚辰。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云云。哀公曰。子姑就館。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謝。秦師乃出。考春秋賦詩有二體。一自作。一述古。如七子賦詩。及歌詩不類。皆述古人之詩以見志也。至因事而新作者。如賦載馳。賦碩人。賦清人。賦黃鳥。及此賦無衣。左傳載之詳矣。卽就秦風論。黃鳥詩傳云。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辨說云。此序最爲有據。不過據左傳耳。夫同一秦風。同一左傳。文公六年傳可信。而定公四年傳獨不可信乎。細人之賦詩可憑。而哀公之賦詩獨不可憑乎。今且卽其辭析言之。所稱之子。卽包胥也。與左傳子姑就館之子同。所稱之王。卽昭王也。當時惟吳楚僭王。詩三稱王。正合時事。所稱之仇。卽吳仇也。同仇云者。蓋與楚師同報父兄暴骨、妻君妻、妻大夫妻、妻楚王母之仇也。（此指以班處宮。左氏謂以尊卑以班次居王宮。與大夫之宮耳。公穀以宮爲室。且以室爲妻。大謬不然。沈文起公辨之最晢。）與師二字。與如秦乞師、秦師乃出、以秦師至等師字。互相照應矣。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云者。蓋曰子之王興師于先。與吳人戰。我卽修我甲兵戈矛等器。相助破吳以復仇也。此與子蒲子虎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又天然關會矣。觀其與子同仇、同袍、同澤、偕作、同裳、偕行。何其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蓋哀公初聞包胥之辭。有若鄰于君疆埸之患。惕之以害。逮吳未定。君其取分。又歆之以利。想哀公之心已動。觀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可知其意矣。又感包胥忠烈。立依庭牆而哭。至于七日之久。其悲哀之聲。顚連之狀。真令聞者傷心。見者酸鼻。且爾時十有八國同佞楚。又同盟。而秦皆不與。正秦楚和親之時。見吳滅楚國。班居王宮。殘其廟社。雖楚人不共戴天之仇。秦獨無感激乎。是以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或謂此王指先生。然子者、對面相稱之辭。仇者。必有如父兄君上朋友之仇。方可云也。夫民思戰鬭。或可。平居稱述先王。亦可。若謂思周之盛時而念同仇。不知盛時之王。倒載干戈。四海永清。豈有未報之仇。待後人修戈矛與同報耶。所指之王果何名。所言之仇果何事。由或說思之。全無着落。失詩旨矣。或曰。春秋書楚子。削其王也。詩之王指楚。何以不刪耶。曰。孔子未嘗刪詩。前人有言之者。且春秋孔子作。故可削楚之王。詩非孔子作。何能禁秦人之不稱楚王乎。又春秋時乞師及興師救人。其賦詩見志。未見引此詩者。其詩晚出。爲哀公所作。更可見矣。秦誓係于尚書五十八篇之末。無衣作于春秋二百十八年之間。是書終于秦。詩亦終于秦矣。又劉向新序節士篇。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闔閭內傳。秦桓公（哀公誤作桓耳。）爲賦無衣之詩。皆與左傳合。可以互證。

鳲鳩

陽湖惲氏曰。鳲鳩、鳴鳩也。鳴鳩、鵲鵴。鵲鵴、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紒焉。如鸜鵒。其鳴多聲。

聲二十四嗍。故曰鳲鳩。黃鸝十二囀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爲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鳲鳩之詩大矣哉。

魯春秋當始伯禽

汪氏永曰。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氏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左傳之左別解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爲氏。史有左右。江愼修疑邱明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皆經生敍述傳聞。未嘗見國史也。按程伊川謂傳無邱明字。不可考。鄭漁仲謂其人必在趙襄子之後。距孔子之沒七八十年。郝京山謂其書出三晉詞人之手。反有借義公穀者。而上蔡張沐仲誠、至謂孔門弟子採雜史所序。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而附傳于左。故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佐經而傳。故取名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閣史時所筆。如今之批評。並被以爲傳焉爾。似未覩漁仲京山之說者。

諸侯用六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衆仲之對。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杜氏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左傳。與隆同。襄公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見左傳杜解補正。

會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南昌姜愼哲、謂齊桓五霸最盛。召陵之盟。止書八國。以敬王之季世。劉子能合十有八國之諸侯同侵荊楚。何其盛也。蓋劉子克定內難。復辟于周。楚納子朝。故侵之。胡氏曰書侵。陋之也。然則齊桓侵蔡。亦陋之乎。不知潛師掠境曰侵。用奇兵也。是時諸侯侵楚。不聞楚出兵應敵。下書蔡公孫姓（姓音生。見集韻。）帥師滅沈。不聞楚出兵以救沈。三月侵楚之

諸侯。五月又盟于臯鼬。得志于楚。故尋盟也。七月書劉卷卒。書楚人圍蔡于其後。可見前之侵楚滅沈。楚不敢較者。以劉子能合十八國之師。勢不能敵也。其卒之後。書楚圍蔡。可見諸侯不能復合。因無劉子故也。故春秋又書葬劉文公。其卒其葬。皆書于冊。蓋詳錄時賢。以見其身之存亡。關世之盛衰。衞彪傒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殆有天意耶。觀春秋詳載劉子及諸侯序爵。則侵楚實之。非陋之也。又按自隱四年會潛。至哀十三年會黃池。凡九十七會。王人主會惟此。列會之衆亦惟此。是春秋之會未有盛于此者。使天假之年。則劉子復合諸侯。南制楚。東服吳。有餘力矣。東周又何難爲耶。向輯春秋咫聞鈔。收高安朱文端公說。猶謂書侵爲貶晉人。以見王綱之不復振。而劉子與東諸侯無能爲也。得姜氏此論。乃心開目明。用亟錄之。

溝防之善

冬官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註謂以淤泥淫液之使厚。）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埶。則其土易崩。爲溝者必因水埶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埶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埶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埶也。

儀禮脫誤

崑山顧氏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監刻矣。（萬曆中北監本。）江愼修曰。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長曰能御矣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康成曰。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平湖陸清獻、稱其說不可易。謂集說指御車。甚謬。按葉夢得亦謂大夫歸人而尊上。故以能御對。少儀。問國君之子。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亦執御乎。

孔子少孤章

羣經補義。檀弓孔子少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濩孫。（字逢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比部。著有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爲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蓋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蓋。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

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惟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下。因謂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爲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見于母，母拜之

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註援賈疏以釋。又引呂氏云，母有從子之義。故屈而敬以申斯須之敬。復以王氏、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體，故禮之異于衆子，爲的。又疏義云，冠禮，薦脯于廟，冠者奉脯出闈。時母在廟門外，故先見而拜之。儀禮明云母拜受，原是拜脯之自廟來，非拜子也。然脯醢所以饋子，而子自徹，非歸胙之比，何必拜受。且兄弟亦拜之，爲在其爲脯醢也。玩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謂之與爲禮，則是子拜于母，而母答拜之，非母先拜也。吾師馮未庵先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責于冠者重也。蓋古人童子拜跪，尊者不爲答禮。至冠，始與爲禮。其爲答拜無疑矣。

別序孝經

博雅錄，高麗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覽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補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不言越王孝經新義、皇覽孝經也。

宋高宗眞草孝經

宋高宗書眞草孝經殘碑，舊在廣州府學，今廢爲井牀。嘉慶十八年，修省志，採訪者得之，始移置明倫堂東序。按高宗御書諸經，俱刊石太學。玉海載紹興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寫孝經詩書錦章，宣示宰執。此言孝經，而未言眞草相間之孝經。七年九月戊寅，賜向子諲御書眞草孝經。九年六月辛丑，秦檜乞以所賜御書眞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于後。上婉辭。檜再三請，乃從之。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此則眞草孝經刻石之可據者矣。蓋高宗嘗以眞草御書賜曹勛，見松隱文集。又嘗書嵇中散養生論，行楷眞草相間，見弇州山人稿。生平蓋好用此法。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賜秦檜眞草孝經，當時守臣晁謙之刻之郡學。至元時，已經火不全。至國初，則更無有。故朱彝經義考、並湖州學、常州學諸刻，皆云未見。據王昶金石萃編，今杭州學所存者，左壁易書詩中庸論語孟子，共三十八碑。右壁左傳，四十九碑。于是疑孝經爲易經之訛。不知洪邁御書閣記，已言有孝經可據。今吾粵尚存此石，雖殘闕，愈可寶也。碑凡五層，層五十二行，行約十

字或十一字九字不等。眞先草後，兩行相間。上兩角闕勑如圭，以慮虒尺度之，高五尺八寸，廣六尺一寸。經中敬字避寫作欽，恭字避寫作謙。上自本也二字起，下至廣要道章章目止。新通志曰，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則爲石今已亡。每章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然。與釋文間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忝誤刻毋忝，匪懈誤刻匪解，灾害誤刻災害，續莫誤刻續焉之類，得此刻，尙足正之。或謂第五層之末已刻廣要道目，則正文不當另在他石。考光堯石經中庸僅一石，孝經以字計，僅千七百有奇，較中庸尤少。此碑每層五十二行，一層可容二百七十餘字。廣要道章以下，計七百有十餘字，更加三層，則全經可具。即年月跋語皆可臚列矣。然則此實半截碑耳。或因欲爲井牀，椎鑿令其方正，未可知也。至碑之立，不能定爲何時。然玉海旣云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當時秦檜勢燄顯赫，守臣承順意旨，惟恐後時，此可想而知。總之，此石在今日爲絕無而僅有，不獨顧亭林石經考缺載，即竹垞、覃溪、竹汀諸先生，皆親至粵，而皆未得見。物之顯晦，信有時乎。見譜荔軒筆記。

接輿楚狂之名

顧麟士云，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彊名之以紀其人。王草堂謂論語只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又云，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閻氏釋地、江氏圖考，皆遵用之。姜樟楠曰，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爲主，先儒稱是莊子手定之文。接輿之名，一見逍遙遊，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等語。再見人間世，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等辭。三見應帝王，有肩吾見狂接輿，及接輿曰是欺德也等言。均在內篇。若以論語歌辭六句、莊子演之爲疑，蓋莊子楚人，記之宜詳。孔門問歌，略記大概，亦情勢之自然者。且二十八句何嘗不用韻乎。況以接輿爲人名，不獨莊子，亦不始莊子。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戰國策，范睢說秦昭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夫范睢魏人，以接輿箕子並數于秦廷，屈子以接輿桑扈伍子比干援爲同侶，是天下皆知接輿之名也。非不足信。豈國策楚辭亦皆不足信耶。至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謂接輿姓陸名通，抑知自齊宣王封少子季達于平陸，其後始以陸爲氏，當接輿時，無陸姓也。

仲子崔復讎

家語言子路死衞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凜凜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譔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衞，赴蒯聵之亂，衞人于驩遂殺之。左傳作孟黶。子崔旣長，欲報父仇，驩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決戰。其日，驩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五百二十一卷。又云，初，子路仕衞，赴蒯聵之亂，衞人狐黶，史記作壺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黶知之，于城西

決戰.慨持滿弓未戢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已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有孝子.並垂不朽也.但子路之死.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辛酉閏月.必歲暮.明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即孔子卒.此兩引皆言子羔既長.似于歲月猶有疑義焉.

武城有越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武城.魯北境.去吳越數千里.越雖并吳.亦無由寇魯.傅莫庵謂竹書紀年.貞定王五年.於越徙都琅琊.越絕書亦云.句踐徙都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或由越徙琅琊之後.與武城密邇.故致寇耶.然考琅琊山在青州諸城縣.秦始皇爾此三月.有琅琊城.漢琅琊郡治此.蓋係齊地.至山海經所云.琅琊臺在勃海間.句踐必不離江淮吳越而僻治于此.大抵秦以前事.紀載多失傳.較難究詰.

子思臣穆公之疑

傅氏學沆曰.淳于髡謂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按史記.伯魚年五十歲.子思年六十二歲.孔子二十而生伯魚.當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子思之年已約略二十矣.自是歷哀公十一年.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嗣位之元年.合計七十年.據史公所記子思之死.三十餘年矣.何緣尙有臣穆公之時.然髡去子思不遠.又不應妄指地下陳人以欺口給.此疑至今未釋也.

巂周燕燕乙

爾雅釋鳥.巂周.燕燕.乙.說文解巂字曰.周燕也.從隹.從屮.象其冠也.冏聲.通雅曰.說文失爾雅句讀.誤以周燕解巂字.而陸璣則云.巂周.子巂也.燕燕則乙也.惟孫舍人謂巂周.燕燕.乙.一物三名.是巂周亦燕名矣.而景純不取.故其註亦曰.子巂鳥出蜀中.而註燕燕則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如詩言燕燕于飛.漢書童謠言燕燕尾涎涎也.由是邢疏亦以巂周爲子巂鳥.格物總論.亦謂杜鵑一名巂周.而顧野王玉篇則又曰.即布穀也.衆說紛紜.要當以孫氏爲正.

經厄

朱竹垞曰.大戴禮本無甚譌闕.自小戴之書單行.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而小正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在宋曾列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傅氏學沆曰.漢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莽書比孝經.呂不韋書稱禮記.此千古經厄.

經稗

經稗六卷.建安鄭方坤荔鄉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稗爲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

乃特筆于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見四庫提要.恐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

蠡勺編卷三十六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荼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舐筆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豉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眞字.無仙字.無佛字.尚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曆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大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其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倚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猾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其胸中空洞無物。馬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爲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

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畯之書、稗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敘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陸德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仿佛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偁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諫勸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禍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爲高陽酒徒以死。未爲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實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識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殆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眞經國遠謀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銜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鬬。是矣。燮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發時序失節。豈知燮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日月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諸陽傅氏學流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兵。皇統斃於哀平。而文景之澤未艾。天故生賢以延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illegible]）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鶡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鳥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宋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蓋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猾黠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疑何其不爲洗垢求瘢歟

宋行都南北內

程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毓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脈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復嶺設周廬之衛作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翁與開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挻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鑾承祠祭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詔罷之併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爲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移鴻名宮室寶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顱骨復葬故陵

博雅錄云楊璉眞珈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入籍於官顱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大年羊月鬼戚山南爲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于德亨請開陝州水銀治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善捐逋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黜之平遙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額外科斂以厲民與此眞得設官爲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能臧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紊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縣山曰鄞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爲最顧舊志不書程濟事韓五泉獨補其闕略（五泉自序見）按建文遜國一事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爲僞書不足據鄭曉今言云金川門開天兵倍僧溥洽爲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因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即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正同是知帝即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爲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削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講寺記則云公嘗永樂間爲同列所間下獄兩公身事長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程濟事不爲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略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山據史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西村集）乞吳文定寬撰其曾祖彬墓表以致身錄因以致從亡記不知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故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豈以處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溥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足信亦明矣今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于忠肅易儲疏

癸辯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即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翺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始語翺翺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翺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選舉愆期

萬曆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命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發同和削籍爲民鳴陽謫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覘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12B　第九冊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卹明代遺忠，予諡入祠，以昭軫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尊謚通謚，各爲分册，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奏進，御製詩篇，弁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命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爲侍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面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御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幷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閱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屈轉詐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鈔，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輩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出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妃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妃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

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史閣部孫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竟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鄭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鄭公偏諭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鄭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而鄭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七

國初名儒之最

松心日錄曰，國初名儒，予最服膺顧亭林先生，先生之學博矣，而無考據家傳會穿鑿，蔓引瑣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無講學家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習，先生之才識優矣，而無縱橫家矜才逞智，劍拔弩張之態，所著日知錄一書，舉經史子集之要，統修齊治平之全，擇精語詳，扶世翼教，其學爲有用之學，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當之矣，讀國朝詩人徵略，歎南山先得我心，用剿取之。

亭林餘集

長洲彭允初言，少應童子試，於市得鈔本亭林集一帙，中多點竄，乃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愛重錄而敍之，又曰，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嫌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乎，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白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時，其有功於後世何

如也。見二林居集。

李檢討乞終養疏

富平李子德，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授官後，即以母老乞終養，通政司不肯上疏。子德自齎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乃許。其疏略曰，臣因篤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顯恩歸養事。臣竊維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臣某，以臣姓名聯歷薦牘，陝西撫臣，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困頓牀褥，輾側需人。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豈若負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蓬路三千，難通寤指，一旦觸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餌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於士庶，詎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乃蒙司郡邑，絡繹遣行，急若風火。臣抵都，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追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竊切下情，惟有哀求君父，查例，門無次丁，聽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子德往應門，其紀別詩有弟從母側來，再拜投一聲，又云兄言勸門戶，弟言悔車馬，而此言獨子，想爾時弟亦喪矣，故云然。）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還歸養母，仍沐儆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長洲沈文慤公曰，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則又過之。聖主之仁，人子之孝，宇內共稱，不止羨其鴻軒鳳舉也。

湯文正毀淫祠疏

河南湯潛菴先生，以康熙丙寅撫吳，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聖賢等廟，禁婦女不得入寺院，勒石上方山，吳俗一變。其疏曰，竊以吳中之俗，尙氣質而重文章，閭閻詩書，以氣節相高，固天下所未有矣。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人好為冶遊，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群聚寺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自以為孝，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婪饗，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為打降，此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能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節則賦稅足，禮義明則爭訟息，固吳下之急務也。然此皆

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為怪異之說，愚夫愚婦，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遝，經年無閒，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報必豐，謠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蕩民志，耗民財，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敗壞民俗，若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並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與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臣敢懇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矣。

崑山耆年會

柳南隨筆云，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於徐氏之遂初園，舉人錢陸燦，年八十三，御史盛符升，八十，檢討尤侗，七十七，贊善黃與堅，七十五，尚書王日藻，七十二，提學僉事何棅，七十，舉人孫暘，六十九，按察使許纘曾，六十八，尚書徐乾學，六十四，洗馬周金然，六十四，中允徐秉義，六十二，諭德秦松齡，五十八，以齒序坐，各賦七言律二首，用蘭亭二字為韻。

張文和為子辭一甲

乾隆丁巳，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直廬辦事，帝命內侍傳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未蒙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靄，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純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為二甲第一名。後五年，諸城劉文正公官左都御史，亦奏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之，奉旨如所請。然則文和所謂家世受恩無所不極其至，殆實出於知足惡盈之心以為言者。

詹事府沿革

王文勤霖尾稿文曰，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

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稱不同。明詹事專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註。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籍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戶刑二部官屬

香祖筆記。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爲十五司。

比部

唐時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傳氏學沆謂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山堂考索云。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今財賦不關刑部久矣。而猶稱曰比部。誤也。

留中

復齋漫錄、謂臣僚文字留中之始。本於蘇頲知制誥。明皇曰。卿所制文誥。可錄一本進來。朕要留中披覽。葉榮甫曰。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會去位。事留中。（注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又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子。羣臣請立閎、旦、胥。（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也。）爲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是留中漢已有之。謂本於蘇頲。誤矣。

起居注

傳莫菴曰。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始易以近侍之人。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至隋開皇。所謂起居注之職。凡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見野客叢書。

行在所

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傳莫菴曰。按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

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皆曰行在所。

出仕外國

永樂九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言。其國長吏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察度。洪武五年始通中國。察度傳武寧。武寧傳思紹。）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爲國相兼左長史。致仕。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傳至璟。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

貢表年月書文之異

爪哇自劉宋元嘉時已通中國。其宣德七年貢表。末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之始也。國朝順治十三年。土魯番始入貢。其康熙十二年貢表。末書一千八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順治十七年。俄羅斯入貢。其表末亦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皆書年之罕見者。又土魯番表文。援引比例。多用外國事。略云。非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諫達爾。又云。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亦述事之新奇者。康熙九年四月。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識。其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來使譯文以進。

琉球遣子弟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新城王文簡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湊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

官魏顯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指、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命禮部賜宴結賞。如貢使例。

安南入覲

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互相吞噬。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奪之。阮惠誅鄭。幷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祁敏闕求內附。朝廷已遣忠毅福郡王總督兩粵。將議討。時無錫孫春臺永清。爲廣西巡撫。密陳曰。黎阮相噬。外夷之常。閞安南深懾天威。可以折箠使也。五十三年。阮惠果悔罪。陳乞效職貢。且入覲。旣至。請用中國冠服。上嘉之。賜名光平。命山莊筵宴之日。得用所賜殊等頂翎服色。而詣京朝賀。仍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按唐大中三年。吐蕃來歸。上御延禧樓觀之。解辮賜冠帶。皆抃舞呼萬歲。薛逢詩所謂衣服初迴左衽難者是也。胡越一家。古今同轍。

臺灣記略

王文簡曰。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旣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甲螺、猶云頭目也。)引倭酋揆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旣而荷蘭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歲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番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卽今鳳山縣界也。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舟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土城。(卽今安平鎮城。)其酋揆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廈江、(卽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間諜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督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壕鏡寓番

唐設結好使於廣州。漸有番人立戶。然不過留寓海濱灣泊之地。宋天聖後。益夥。乃立番坊。有居廣管者。立番民所。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船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永樂四年。設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提舉。迨正德中。始有番人私築室於灣澳。以便交易。(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尋徙諸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乃復移之香山縣南虎跳門外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土人亦利其居租。每一歲納數百金。)佛郎機遂得混入。築室建城。櫛比相望。雄踞海畔。若一國然。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祕。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旣築城。雜番蝟聚。至萬餘衆。閩粵鉅商。視爲利藪。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而不問。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啟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靑州城。番亦不敢拒。今大西洋人居此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云。

英咭唎犯澳

嘉慶十三年七月。英咭唎兵頭都路厘、率千人駕戰艦。經達香山澳。挾逐西洋人。奪壕鏡居之。聲言粵中大吏許其分佔西洋船額。辭甚蹇傲。制軍遣知廣州府事福明往諭。都路厘與明爭禮。各不相下。肯領番兵百人。詭服持械。至廣州城下。迫見制軍。制軍拒不納。仍令明等與會於十三行。都路厘桀驁不屈。制軍益堅壁自固。水陸戒嚴。礮石之聲。晨夕不絕者四閱月。乃命嚴禁內地。不許運出薪米。斷其日食。都路厘令兩舸游魚珠。主客相持。官軍四集。人心惶恐。後得俞旨。自度無所得利。乃稍退出。旋復搜括在澳諸番貴賠兵餉。始遠去。先是。罷職欽天監副西洋人劉思永寓廣州者近二十年。言語飲食。幾同土著。賄賂爲緣。狡黠叵測。人謂都路厘之來。由思永句引。將欲效嘉靖中海澄人李錦誘和蘭奪彭湖故事。乃獲之。(香獄山縣彰監所擅、)昭而復令免脫。故莫能窮究本源。十四年春。上命百齡來制兩粵。未下車。卽巡視沿海礮臺。引夷商喇咈等詰責之。乃具結略曰。舊歲英咭唎兵丁來澳。因咈喇哂廝欺西洋人物。其國王遣逐於咪唎堅地方我們孟呀。以兵頭都路厘聞其欲來犯澳。將英咭唎市易阻隔。不及稟知國王。卽就近來澳防護。並無他意。屢求見前任制臺。總不准見。後報謝。復不見納。謹奉大皇帝俞旨。不許在澳。都路厘立卽退回。但

都路厘不先稟明。卽行登岸。實屬冒昧。幸天恩浩蕩。僅予驅逐。感激無地。喇等已將本末馳稟國王。必將治都路厘專擅之罪。至傳言喇等欲分佔西洋船額。實無此心。嗣後倘有訛言。仍懇准見。俾得上達。喇等卽當稟知國王。斷不許兵船再擾云云。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咭唎國夷商喇咈等稟結。五月二十日。奉旨議覆。嗣後各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合卽依限回國。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人民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戶。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同知辦理。

市舶

明吳元年。置市舶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七年。泉州寧波廣東俱罷。永樂元年。復置。命內官提督之。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寧波二司。惟存廣東市舶。

官商

國初。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其貲本盡屬官商。康熙初。王文靖公熙。疏請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徇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為甲令。

官妓

官妓卽漢世官婢之遺。唐宋皆有官妓。至明初。猶有十四樓之設。後韓憲顧佐奏除之。丹徒王禹卿曰。秦始皇刻石會稽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其正民厲俗之意。不憚諄復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時。乃有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為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含氣肖形、為天地所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為妓。此何等事。而官使為之。剗削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禽獸之域。著為令甲。以斁天汨民。於為民父母之道何居焉。其有愧於暴秦也多矣。

蠡勺編卷三十八

古籍多後人所羼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修春秋。而經書孔某卒。世本、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列仙傳、劉向所撰。而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撰。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皇后、及梁夫人嫕。此皆後人所羼。非本文也。見博雅錄。

六帖白樸

文公談苑。人言白樂天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諸瓶。乃倒取之。鈔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王阮亭司寇曰。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唐制。帖經者掩其兩端。微露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又王氏懋野客叢書。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之句。註言。白樂天于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學。求訪重于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載此書。每訪弗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

頭側后側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會眞記

瞿宗吉云。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殆癡人前說夢也。（東坡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始亦謂爲張氏事。）按會眞記言張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金聖歎據白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謂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其爲微之無疑者。以事悖於義。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又金石文字記、有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給事郎秦貫撰。大中十二年立。顧甯人曰。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此銘得之魏縣士中。足辯會眞記之誣。而誌墓之功爲不細矣。按會眞記崔母鄭言。崔、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于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考德宗興元元年甲子。至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崔年當七十五。而誌登一歲。豈立石者爲十三年。而金石文字記之或誤與。然要不可謂之誣矣。又聖歎謂鄭恆之名見于西廂傳奇。原屬烏有。世見墓誌名氏偶與之合。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噫。世豈有名氏偶與烏有合而時代年歲亦與之俱合者乎。輟耕錄曰。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說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銍之著傳奇辨正。據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

碧雲騢

葉石林避暑錄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撰。皆力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所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夫君子成人之美。即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者也。（泰事作僞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蠛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名聖俞。○騢。旋毛馬名。世以旋毛爲騢。因取以名書。）此豈特累諸公。又將誣聖俞。歐陽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作者不知何許人。託之李淳風。）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編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繫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讖。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

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愚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見程史。

武備志

武備志、防風茅元儀輯。內奇門元覽二卷。遁甲經纂三卷。大六壬直指一卷。大六壬軍帳賦一卷。大六壬兵帳鈐元一卷。大六壬兵占一卷。占選擇一卷。占賦續一卷。太乙厤算二卷。太乙陰陽遁六卷。共一十九卷。合名之曰武備志。鈔本無序例。余從南海招心齋司馬插架見之。

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爲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鄅人入鄅。註。鄅國。今琅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鄅人籍稻。註。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爲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杜牧誤用顏延年詩

潘子眞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而左遷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平生蹤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爲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爲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爲故事。而不知其失也。

陶詩題甲子之誣

博雅錄曰。秦淮海謂陶潛自以祖侃。（侃爲淵明族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述。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張爾公曰。陶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凡八十餘日。而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十六年庚申。晉始禪宋。不容于晉未禪宋前所作詩使只題甲子以自取異。恐所題甲子十二首。亦偶記一時之事耳。按陶詩題甲子之說。始傳會于文選五臣之註。後仍襲。遂爲詩家典故。得爾公是辨。知少游博雅之士亦墮雲霧中也。

王鐵夫論韓柳

長洲王惕甫曰。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于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于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途。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于文。犬羊之鞹而已。自宋以後。歐曾廣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也。蓋韓柳皆從事于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自絕于千餘年。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慊于柳。亦由方氏所涉于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

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曾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

中晚唐詩主客圖

高密李懷民名憲圖。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其言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險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予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註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也。見能改齋漫錄。

韓碑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韓碑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周。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詩人言語大。不得爲義山諱之矣。

題宣和畫扇詩

徐氏珂曰。康與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廟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歸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康給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首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明史雜詠

烏程嚴遂成、著海珊詩鈔外。有明史雜詠四卷。凡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共一百八十二首。其詠劉學士三吾一章中云。早知天命有所歸。金陵城上燕南飛。不如當時不力諫。無用喪師五十萬。（指李景隆）十族九族免塗炭。（指方孝孺等）四庫提要謂太祖欲立燕王。爲三吾所沮。遂釀靖難之禍。不爲無見。

盛青嶁入蜀詩

王蘭泉曰。吳縣盛庭堅、著青嶁詩鈔。以入蜀諸作爲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爲比。不知少陵由秦隴。

經枯柏渡而至劍閣。新城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寧羌。陸路不同。若青嶁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即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大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按轡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傳其勝。論詩者乃幷爲一談。正如屈蛟之蟲。方隅之眼。宜見笑於通人也。

周希甫函谷關詩

聽松廬詩話曰。老子、賢而隱于吏者也。後人惑於神仙。奉爲道教之祖。長沙周有聲希甫函谷關詩云。老聃古隱君。意不在著書。脫不過尹喜。應知一字無。紫氣果何祥。得無近誕迂。後來夢金人。相率祖其誣。咄哉關尹子。實爲此禍樞。此詩一掃荒誕之言。可云卓識。

詠雲詩

詠雲詩。如王荊公句云。誰依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美之也。又宋人句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責之也。汪東山句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恩。勉之也。陳猾亭句云。卻怪紛紛頻出岫。不曾行雨竟空還。諷之也。用意不同。各有其妙。

論語詩大學詩

尤西堂檢討、嘗作論語詩三十首。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爲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閩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

烏鬚藥詩

烏鬚藥。前人集中罕見佳詠。德清徐方虎倬蘋村集。有走筆謝談未菴惠烏鬚藥詩云。妙藥封題百感生。欲教鶴浩變爲黟。拔心事已經霜委。牢死桐難向日榮。對鏡只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赬。休將混沌娥眉畫。留得天眞此數莖。亦饒風趣。

鮑辛浦詩癖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鮑鉁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年二十。即知浙江長興縣。既而再而三。前後逾三十年。彭城李敏達公督浙。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官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于是辛浦黽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頌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辛浦宗法新城。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集、亞谷叢書。竝行於世。

歇後語本於詩經

太末葉敬君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俳儒之隱言，市井之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曰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推敲，而百代文士，刳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法哉，

以屬對服遼使

宋岳氏珂曰，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屬對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㷀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讋舌，不敢復言，

小說詞曲不當入詩文

張南山曰，王東漵柳南隨筆，謂落鳳坡出三國演義，王新城弔龎士元詩，不當著之于題，又謂雨絲風片出牡丹亭曲，新城不當用之于詩，予謂士人旣以落鳳坡名其地，卽以之著題，從其實耳，雨絲風片用于秦淮絕句，亦未足爲病，然其謂小說詞曲不可入詩文，則誠篤論也，如生瑜生亮之語，亦出演義，人習而不察者多矣，

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傅青主論書

陽曲傅山青主，堅苦持氣節，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天下大定，始稍稍與世接，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誰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亦不工，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

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非止言書也，

犇麤字說

相州岳亦齋曰，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于是浸闓，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書札可覘靜躁

晦菴題跋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本畫火

蜀張南本與孫位俱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偈云，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談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見博雅錄，

彈棊

王右丞詩，不學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按顏氏家訓云，梁朝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是坐彈棊謂坐棊子方褥也，以爲對坐手談者誤，

蠡勺編卷三十九

今人爲聖賢易

譜荔軒筆記，諱廣琛、字寳川，羅定州歲貢生。少孤，事母黎，朝夕不離側。母卒，合門二日不舉火，哀感行路。逾年，以毀卒。先是，州牧李華庭屢步行訪之，稱爲眞儒。廣琛常言、古人爲聖賢難，今人爲聖賢易。古人知行並進，今則經傳中無理不闡，不患不知，患不行耳。

姓上冠子字

毛西河曰，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傳之之辭。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官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何休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然國語吳使王孫雒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雒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雒未嘗師范蠡也。古人偶爾稱謂，原無定解。全謝山曰，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例也。更遜考之，荀卿稱宋銒爲子宋子，猶王孫駱(駱與雒古通用。)稱范蠡爲子范子，是平輩相推重之辭，非必師弟也。

于寳本姓干

傳疑卷曰，干于本二姓。干、古寒切，姓譜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國有干犨，晉代有干寳，著搜神記。于、本作邗，周武王子邘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有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自晉書改干寳爲于寳，二姓遂混。按宋楊誠齋與同舍談及干寳，一吏進曰，乃于寳，非干寳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于寳。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是後世韻書以干作于久矣。

老泉是子瞻別號

葉少蘊石林燕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東坡書竹，亦用老泉居士孫文印，則老泉乃子瞻號矣。按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諸其父耶。葉蘇同時，豈不謬也。

推恩贈外祖父母

唐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以總貴，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亦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此贈典也。

甥舅知名

朱雯瞻曰，古來豪傑，血氣稟受，耳目濡染，父子祖孫繼美者多矣，至于甥舅之間，焜燿史冊者，如楊惲、太史公之甥也。杜鄴、張敞之甥也。杜林、張柏松之甥也。羊祜、蔡中郎之甥也。卞壼、張華之甥也。何無忌、劉牢之之甥也。尉遲迥、宇文泰之甥也。李衛公靖、韓擒虎之甥也。韋丹、顏魯公之甥也。韓持國兄弟、蘇才翁子美、皆王魏公之甥也。徐師川、洪駒父、皆黃山谷之甥也。曾文清、孔毅父之甥，而呂成公兄弟、又文清之甥也。吳思齊、陳同甫之甥也。吳萊、方韶卿之甥也。王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也。胡長孺、徐世隆之甥也。祝允明、徐武功之甥也。其他未及記憶者尚夥。

處士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處士之名始此。漢郃陽令曹全碑陰，列縣三老等出財者五十餘人，中有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皮氏縣人，姓岐名茂，字孝才也。)特超上一列書之。說者謂處士德行可尊之人，不使與吏掾揣也。杜牧之送薛處士序曰，處士者，有大智而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木石爲伍，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觀通鑑綱目，于宋元嘉四年，大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獨得爲晉全人也。夫豈易言哉。

信士

古者出財布施曰義士。後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邳博季長二百之文。今則曰信士。顧甯人謂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作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蒼頡

楊升菴曰，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爲是，寰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準作衛凱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題金針八分書也，（蒼頡廟在碑漢延熹五年，衙令孫羨，奉劉明府之命爲之，有碑，殘闕已甚，見趙明誠金石錄，）

桐江釣臺

桐江嚴先生釣臺，兩石壁立數十尋，左右諸山合沓，江流若斷，中涵一曲，是爲嚴瀨，蓋非釣所也，史稱先生嘗披羊裘，釣齊國大澤中，被徵不仕，歸耕富春山，後人遂名其石爲釣臺云，備見施愚山侍講釣臺記，

端州硯

葉氏夢得曰，唐中世以前，未甚以石爲硯，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元宗甲申三載正月改年爲載，）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硯遂不敢復出，非原父精博，因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硯計者，硯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硯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硯，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惑如此，彼爲硯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銅雀硯

升菴外集，銅雀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池北偶談，據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曰，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狥名而未審其實耳，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于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于丹陽郡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皆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河鼓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荊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荷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間，遂易何爲河，而前漢天文志，又分河鼓牽牛爲二星，失之遠矣，見懶眞子，

嫦娥

丹鉛總錄，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註，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儀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註，音檥船作俄，（集韻牛何切，）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又後漢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與王充論衡同，是又以嫦娥爲羿妻本名也，

花信風

仁和姜南叔明曰，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于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于子，地氣臨于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梅花，終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寒食雨

三衢葉氏秉敬曰，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言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爲寒食，于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夫左傳言介子與母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之曰介山而已，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如劉向新序之所云耶，蓋禁火之說，實本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殆周制也，與荊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二說皆可信，若介子推事，流俗妄傳，君子不取也，

菟葵燕麥

詩人多用菟葵燕麥字，本草曰，兔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鉤嘍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今方藥中多用之，而燕麥則不然，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故古樂府曰，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無用也，二物並稱，何性之相懸若此，而屈華夫先生自代北入京記，乃謂舊廣武城外居旁有土窯，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至爲蕎麥饘粥糜，又謂其地多沙米燕麥之植，抑又何也，

黔首不始于秦

禮記祭義。孔子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集說。馮氏謂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甯呂姜汝念曰。書稱黎民於變時雍。說者曰。黎、黑也。謂黑首之民也。黔亦黑也。稱黔首。猶之稱黎民也。戰國趙策。甘公謂襄王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是趙國亦明明稱黔首矣。安見夫子時之必不稱黔首乎。馮氏考古疎略。而集說引之。何也。

奉佛不始漢明帝

傅氏學沆曰。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是武帝之世已有佛矣。又劉向列仙傳序。稱得仙者四百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魏志西戎傳。稱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廬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隋書經籍志。亦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成哀之世並有佛經。特崇尚其教自明帝始爾。

梨園色目不始元文宗

博雅錄曰。梨園演劇色以十人爲度。此有所自也。高麗樂志。載元文宗二十七年。（文宗在位五年。無二十七年也。）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弟子十人。南曲始于元。則十人亦雜遵元制矣。又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則旦色三人亦本于此。蓋古之優人。以諧謔供人主嬉笑。不過如雜馬滌城李天下十五郎之類而已。自樂府流爲北曲。而金源氏始以一人登場。倚絃索而唱。至北曲轉爲南音。于是有傅粉施朱者。曰正旦、副旦、貼旦、茶旦、外旦、小旦、卜旦。有抹額褲靴者。曰正末、副末、沖末、砌末。則又有外、有孤、有細酸。有孛老、有祗從、雜當、邦老。（盜賊者曰邦老。）其曲之高者。有海鹽、崑山、太倉、蘇州、松江。下者則有弋陽、義烏、徽州、樂平。其變調有石臺、太平。于是有關玉馬、白荊、魏良輔、梁伯龍、陳太聲、湯義仍、沈詞隱之徒。倚聲度曲。其指授。則有南九宮譜、南曲全譜、南詞韻選、唱曲當知、正吳編、曲律等書。自是翔鼓錫鐃。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是亦積漸使然也。按桯史。崇寧初。既建辟雍。詔以荊公封舒王。配饗宣聖廟。繪塑坐像。故夷堅支乙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蔡卞爲荊公壻。時正烜赫用事。）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憤也。其後朝論亦頗疑于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耳。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徙撤而不復正其位。尚可考也。觀此記優

人所戲。則梨園諸色人數。北宋之末已然。不始元文宗時也。

小山大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集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大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云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皆誤矣。

八仙

世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黃休復茅亭客話記。蜀孟昶生日。有道士張素卿送八仙圖。則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璝也。

八寶

宋徽宗時。得良玉六。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鎭國。通曰八寶。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故陳氏書錄解題典故類。有大觀二年八寶記一卷。

晦菴詞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右詞滿江紅。世傳以爲朱文公作。後讀鶴林玉露。有舉以問文公者。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菴云。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己則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且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見桯史。

婦人七出

嘉定錢曉徵宮詹曰。家語婦人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家室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

鬭矣。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于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事斷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則聖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于舅姑。讒鬩于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孽媵。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于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于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平南王像

香山黃瑞谷曰。余於番禺郭翁家。曾見尙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顴高聳。環目短髯。黃帶蟒袍緯帽。不戴頂。（是時尙未髮頂。）䠊嘴靴。叉手而坐。猶覺其殺氣勃勃也。郭翁之祖。卽王壻。官總鎭。王生女十餘人。于歸日。賜影像與壻。曰。令汝他日識阿翁英雄也。今羊城雙門底道全李公書院。卽郭總鎭故居。事蹟別見李安溪集中。

古今不數見之戰

黃遠公曰。天下三分。係於赤壁一戰。故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暨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元敗苻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温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阨兀朮于京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有關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者不知此。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問誰來歷。徒喜一場熱鬧耳。

蠡勺編卷四十

古以右爲尊

王氏懋曰。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故臣秩爲左遷。居高位爲右職。）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莽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馴至今日。凡國家班次。與鄉黨齒序之類。亦未嘗以左爲尊者。至于官職名號。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又往往先左而後右。初不可以一槩論也。白樂天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

古今物產不常

羅氏大經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言。摽有梅。又言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迨宋。則遂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與蘭之類。無不歌詠。而梅之淸香玉色。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庸而今瓌異。或昔瓌異

而今凡庸，且如古人之祭蝸蠃的𧮂，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何嘗有香。在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唐已前未有聞也。自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卉，于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諸人爲之詩。至宋之前，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矣。宋歐陽永叔牡丹譜一卷陸放翁天彭牡丹記一卷錢朝鎮玉蝶著牡丹譜宋百四十三種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自後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外者。蔡竹坡曰曾之品蓋支成諸國爲上蜀次之又次之或謂蜀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事產桂林斯其最矣桂州作者尚未敢與閩之爭衡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嶺嶠之論也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隘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種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句漏令，句漏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產然也，巴邛閩蠻，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嶺南有雁始于唐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見唐會要

痘疹始于唐末

痘疹，方書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洪樸存曰，天地之氣薄，而後有痘疹，蓋自唐宋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斃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痘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醖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

吉貝溷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鵝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illegible]國王傳亦稱古貝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

其即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史炤通鑑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絲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無射大鐘

能改齋漫錄曰，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乃作此賦。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于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隋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淳熙廢鐘

先府君樓鳴公淳熙廢鐘歌序言，吾里瀝滘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闌作沉綠色，周以雷紋，寶光可鑒。頂紐爲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鑴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廸功郎、主府典簿、象州司戶、里人譚鴻治鑄造，永充供養，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寶也。乾隆甲申，鄉人銷毀之，更造新鐘，予止之弗克，及姑紀以歌之，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歌曰，鄉亭榕翳風日暄。蒨罕崛曲眠高原。陰森寶氣生廟垣。頂紐蟠蟠蛟螭蟠。古苔四匝沉綠痕。剝蝕瑟縮銀泥溫。蝸涎蟲篆蠹肝跟。昔人供養藏稚牧。淳熙乙未字可捫。歲閱五百終黎元。鎮壓鬼發蛩尤魂。胡然弃置蒿萊根。鯨鐘遺踯聲暗吞。元等鐵鎔謝朝昏。能蛇之蟄身困存。假寐尚可驅乾坤。伊誰遏起雷霆燉。頓令躍冶深烟寃。矜新厭故勢莫挽。後此孰得尋其源。陋儒眼豆奚足論。

大將軍礮

古所云礮，皆以機發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實出此。元用西域砲攻蔡州城，始用火。至明遂爲行軍要器。成祖平交阯，得其神機鎗砲，置神機營領之。嘉靖中，得佛郎機，法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其腹，發百餘丈，最利水戰。架以蜈蚣船，所向無不靡者，令造之，發各邊用。謂之大將軍。萬曆末，大西洋船至，復得巨銑。

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位號。遣官祭之。我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我國造礮自此始。康熙十五年。紅毛國進蟠腸鳥鎗。上命翰林侍講戴梓倣造十鎗。賚其使。上又謂梓曰。法瑯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梓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冲天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上命梓造。八日成。上大悅。即封砲威遠將軍。鐫製法官名。以示不朽。後征葛爾顏。以三炮鑒其營。遂捷。

黃尾左纛

古者車皆立乘。惟婦人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之。至漢制乘輿。乃爲坐乘。車蓋用翠羽。黃其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駕六馬。馬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軛上。所謂左纛也。

金銀魚袋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賜紫者。金魚袋、賜緋者。銀魚袋。惟宋亦然。蓋古之鞶制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小囊、盛帨巾者。宋禮志。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顧雜傳言李淳風有江中鯉魚之讖。爲唐受命之符。故高祖初受禪。即能隨竹使符。班銀菟符。旋又改銀菟符爲銅魚符。以應其兆。始則用袋盛魚。後乃以魚飾袋。是若以袋爲因符而有。而未知其所從來者遠也。第其製爲稍異耳。

鐵券

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券。洪武初。太祖欲封功臣。遣使取其式而損益之。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阯東界。馬文淵又于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于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于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于馬氏也。見赤雅。

指南車

指南車。周公所作、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云記者虛說。無其器。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之。其制。刻木人于車上。手指南。然機數

不精。猶須人力。宋順帝昇明末。命范陽祖冲之再造。其制精巧。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俱見宋書禮志。

如律令

漢人公移。及史記儒林傳序、通所載詔書、前後漢書、東觀餘論。所載檄文。末多作如律令三字。或作急急如律令五字。（張道陵漢人。故符籙中承用之。）李濟翁資暇錄。謂令當讀作零。律令雷邊捷鬼。（周穆王時人。死爲雷部小鬼。見干寶搜神記。）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若讀去聲。作律法之發號施令。則誤矣。按程大昌據風俗通論。謂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正倣官府制度爲之。不必驗以爲雷鬼也。

寓錢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至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是亦備物之意。今則用寓錢楮鏹以象鬼神。術略公行。雖幽明無以異。其孰有甚于此者。吾知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吐之矣。故唐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惟錢鄴州若水不燒楮鏹。斯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者。（宋此十嗣宗綱家人私號纖錢以祈福。副止之曰。神若有知。豈肯枉受以聯。）又歐陽子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王伯厚謂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不自五代始也。然封演見聞記。謂紙錢蔡倫所造。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古埋帛。今則燒之。按倫製紙。以易竹簡縑帛耳。未必即爲寓錢所自始。然云魏晉以來有其事。亦理之可信者。是又不自開元始矣。

食蛙

南人食蛙。見韓昌黎食及答柳州食蝦蟆詩。宋葉棠市謂西北人未始不食之也。東方朔傳。武帝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憂。師古註。鼃即蛙字。人亦取而食之。又周禮秋官蟈氏註云。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猶以蛙爲御膳也。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註云。羔菟鼃所以供祭。然則漢猶以蛙爲宗廟之薦也。

揣摩

春官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也。人見戰國策有簡練以爲揣摩之語。輒訓揣作量度。摩作研究。失之矣。

陽秋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謂春秋爲陽秋。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褚裒字季野）孫盛晉春秋曰晉陽秋。安帝太后李氏崩。尙書祠部郎徐廣議曰。陽秋之義。母從子貴。若猶立方稱諱陽秋之類。以易世而避其名。則惑矣。

煉銀化金

倭人每浮舶至粵.市楚中白鉛.歸以煎煉.每百斤得銀十八兩.其餘滓成黑鉛.仍售中國.銀鉛非出于倭也.但其術不傳.卽爐火家亦不解耳.又史記正義.安息國.其人多巧.能化銀爲金.

埋鐵制木

唐元和中.柔遠茂普太一通甲.所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茂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獄鐵而造死.淮南子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此可以悟埋鐵之理.

埋木生煙

天啟六年十月辛酉.南京西華門內有烟無火.禮臣往視.乃舊宮材木.瘞土中久.煙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滅.

白衣冠

孔仲達曰.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齋則緇之.不齋則用白布矣.朱子亦謂古人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凶矣.然屈華夫宗周遊記.言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尚白.故以白爲常服.謁慶賀.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于巾上耳.

白打

章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曰.白打.蹴踘戲也.蹴踘譜.每人兩蹋.名打二.曳開大蹋.名白打.蓋寒食蹴踘見劉向別錄.猶古今藝術圖.言北方寒食爲鞦韆戲之類耳.閑分白打錢.則出錢賞賚.以博歡笑.若景龍四年清明.上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抛毬拔河.可證也.楊用修謂打錢戲名.已未深悉其義.而周櫟園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如昔人以不持寸鐵爲白戰.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亦未免好奇之過.

不認親

崇正時.北方小民觀榜.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飲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鬼彈

世人詈人.輒曰鬼彈.干寶搜神記.晉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差可渡.自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俗號爲鬼彈.謂中人輒害也.又水經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有鬼彈飛丸以礌礉句.

都都

六黃門居魯瀛海采風圖考.巡使按臺巡歷南北二路.撫賞番黎.士女歡迎馬前.有跪獻都都者.張侍御渭詩云.爭迎使節共歡呼.驟馬前頭衆婦趨.首頂甕盤陳野食.大官曾未識都都.按都都猶內地粿團也.

伽南香

黎媿曾筆記.伽南出日本支國東浦寨.甚不易得.取時.必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僚.國之執政者僅首島.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值.次下者聽別售.今中國所有.皆非眞者.按郎瑛七修類稿.言奇藍香出占城等國.他書多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後得其國所賜書物.錄之下案.乃知作奇藍二字.愚謂梵書借伽藍衆園也.譯云園.取生植義.夷俗多依佛氏教.則此香當作伽藍乃是.紛紛記錄.都無確據也.

龍涎香

龍涎香.傳爲鮫魚精液泡水面.凝爲涎.能止心氣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爲佳.番子泞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按何喬遠名山藏云.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遍市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部文至廣東.布司集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部文再至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眞不贋.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眞.許留用.自後夷船鬮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每香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和香焚之.翠烟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開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者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嚥入久.卽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焙鴨

順德黎景升.遐著上寶翁傳.謂翁忘其姓名.業焙鴨.嘗言其法曰.始集卵五六百爲一筐.筐之土墟.覆以衣被.環以木牖.種火文武其中.設爐隨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遞筐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床.床策亦籍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減之.通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于左右者.欲和而肅.其耳目必專.無外分.若是者.雛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論者謂其得相道云.

穢羊

姚桐壽樂郊私語曰.大漠迤西.俗能穢羊.凡屠羊.用其皮肉而留其骨.以初冬末日埋著地中.至春踏季

月朱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數子羊。此葢四生胎外之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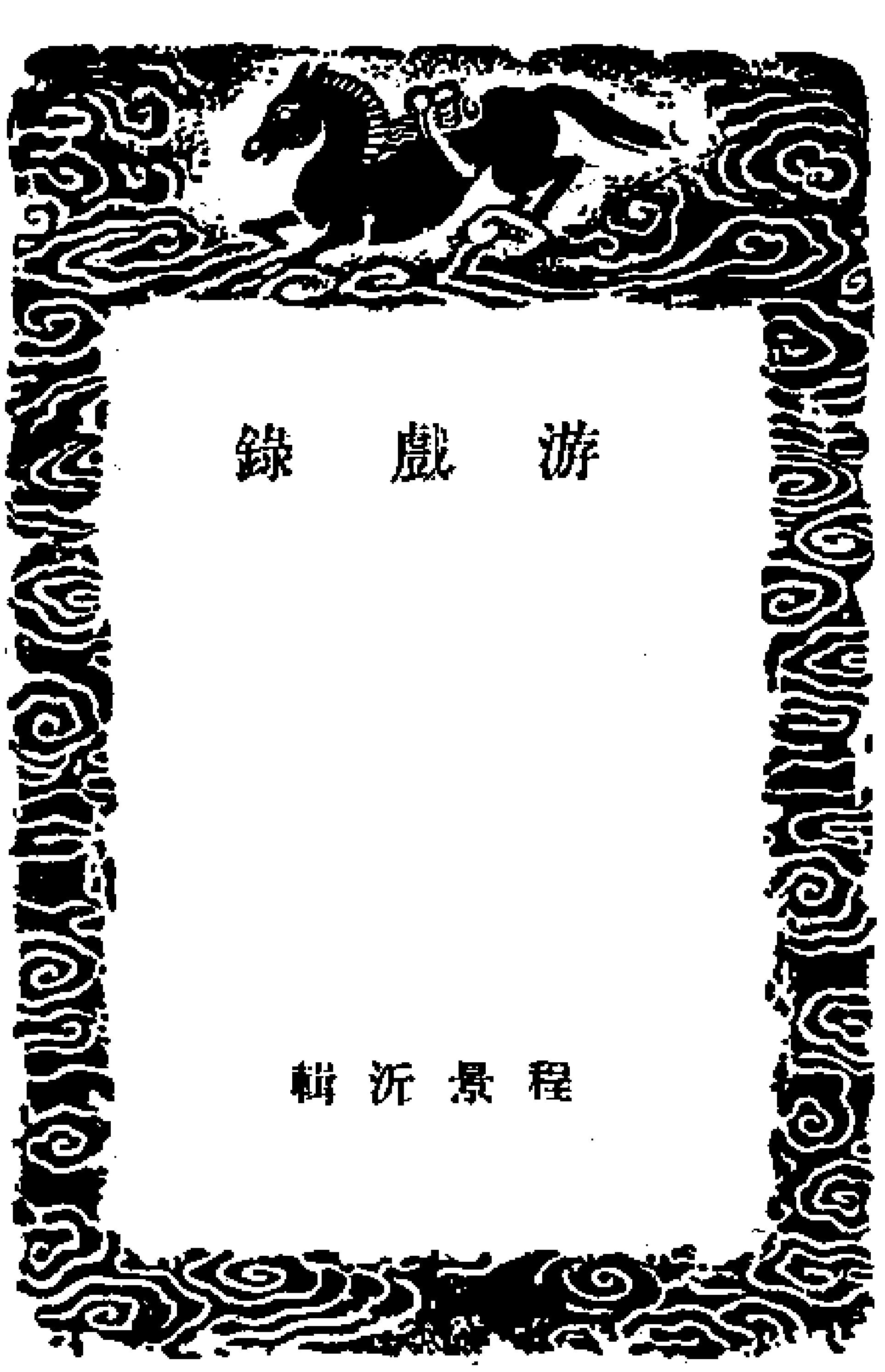
宜男草

人多以萱爲宜男。其說見于風土記。又梁徐勉萱草花賦。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然南方草木狀曰。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卽此。非鹿葱也。葢水葱生水中。如葱。亦名翠管。又羣芳譜曰。鹿葱色頗類萱。然各自一種。本草注。萱、卽今之鹿葱。亦誤。

一品妃

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薔薇。淺紫色。新安汪洪度詠一品妃詩自注云。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

蠡勺編四十卷。國朝番禺凌揚藻撰。按揚藻字粲洲。諸生。所著有嶺海詩鈔、海雅堂詩文集。俱生前手自授梓。此編則其讀書隨筆劄記、或采擇先哲著述、或紀錄同時師友講論之言。或斷以己意。題曰蠡勺編。不自滿假之意也。晚年。依類編次。裝裱成帙。藏之於家。有目錄而無序跋。惟三十五卷、引鄭荔鄉經稗。言恐之蠡勺編。其體例當擧諸此也。則著書之意可見矣。然經稗專采說經之語。此編則搜羅四部。博覽約取。尤爲其難也。先生終身著述。耄期不倦。據文集。尚有所撰四書紀疑錄、杜裯葹記、羣居課試、析疑集。今未可得見。先假錄此編付梓。以爲遺書之一種焉。同治二年癸亥仲春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跋。



游戲錄上

新安程景沂莪園輯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韭，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四仙雜記

凡地生薇蕨菰蒲，其下皆有伏泉，有蟻垤者亦然。心書

令少睡者枕蓋胡盧臥，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虎鈐經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酉陽雜俎

紙昏而不染墨，用雨點螺磨三四十下，其病去矣。文房寶飾

以竹摺甘露和天南星漬紙，一宿裁之，刀去如飛。同上

以小吉加月建登明下為天醫方，可於此避病。千金翼

凡門梁木為關者，夜可以遠盜。從容錄

入山念婆珊婆演底，則百怪皆不敢近。山居要訣

五月五日齋戒，沿桑下有兔爽者，至午時至桑下，呪曰：繁黎乎俱當蘇婆訶。呪畢，乃以手摩桑陰一遍，門留兔爽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蝎咬傷者，以此手摩之，即愈。古今祕驗

懸虎鼻於門上，週一年，取燒作屑，令婦飲之，一月中便有孕，生貴子。勿令人知，洩則不驗。勿令婦見。類書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萬功記

重五日午時有雨，急斫一竹竿，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獺肝為丸，治心腹塊聚等症。金門歲節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則不蠹。七修類藁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倘未及泉，或得泉不佳。後見一術士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于盆內觀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癸辛雜志續集

初造笙，每管中入荻根細砂一豆許，遇吹時，飛砂于中激揚，聲愈清澈。近世樂工未有知之者，惜夫。樂府音

通天犀中有白紋如線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走，名駭雞犀。刻為魚形，持入水，輒開。抱朴子

五月五日，埋蜻蛉頭于戶內，可化青珠。博物志

八月十五夜，點嫩女子手下鬻菜子，明年花盛。花曆

胡葱汁煮水中白石，如芋，名石羹，可食，或地榆根亦可。方士類書

九月一日，食薑損壽，宜禁。月令

三月三日，啄木鳥以丹沙大青拌肉飼之，一年取腦和雄黃半錢，作十丸，每日向東水服一丸，久能隱形。

怒則如神鬼，喜則如常人也。侯寶要

飲酒唱雞舌香，則歡廣。酒中令

雨水日，有雨夫婦各飲一杯，入房即得孕。留青集

五月五日取蝌蚪陰乾為末，用兵死人血丸，置衣領中，云令人畏服。崎嵐書

七月丑日，取富家田宅內土泥竈，大富，勿令人知。留青集

目睭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吉。侯鯖錄

除蠹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敕深淵默漆五字，置牀帳間，即除。存餘堂詩話

用柿蒂四五個，同種黃色，倘不變，以枇杷核內仁煮蛤蜊，去丁。致富奇書

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燈上，可避飛蛾。二老堂雜志

雞血飛蠅，蚊蟲聚入，或早間燭一路，即從開處飛去。續仙神驗

執蚤一枚，呪曰：吾有蚤一枚，一心歸大道，發仙成優降，或劈火燒之，念七遍，吹蚤上，與病瘧人食之，即愈。崎嵐雜書

以狗肝和土泥竈，令婦女孝順。物類志

取蜈蚣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手參訣

婺女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有一星名綰奴，男子於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夏至上嶽斷梅葉煎湯洗之，即去。格物志

食鴛鴦羹。令夫婦相愛。又五月五日。收鳲鳩脚脛骨帶之。男左女右。夫婦各一。亦能令夫婦相愛。本草綱目

紗縠黑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復黑如新。嶺南雜記

胡麻飼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又可得三十歲。好事集

五酉日以白雞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黑犬皮毛燒灰揚之。風立止。感應志

取亭部中土泥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囷。鼠不食稻。塞穴百日。鼠皆絕去。陰陽雜書

端午日以猪頭血和雄黃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黃塗狗口鼻。以樟烟熏之。此狗能制鬼。[illegible]

以芝蔴楮碎。順風撒去。雖羣蛙百千聒耳。一時寂默。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山谷集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鬚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其腸爲鳥繩。雖劣者可御。稗史

林林央央。山王之名。人入山百步之外呼之。則能却百邪。搜神異記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後漢書

柑橘桃梨之類。七八分熟時。帶枝摘籠。藏或李中。仍用紙或乾稻草包護。藏新缸內。勿通風。來年取食如新。羣芳譜

怖見鼠。其果實多。涅槃經

桃膠川桑木灰漬過服之。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抱朴子

戊子日。取東行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耳目聰明。

七月七日採蓮花七分。八月八日採藕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蓮實九分。陰乾搗細。煉蜜爲丸。服之令人不老。常氏日錄

梅將開時。平旦摘半開花帶蒂。置瓶中。每兩用炒鹽一兩。灑之。不可用手觸壞。以厚紙密封。置陰處。次年取時。先置蜜于盞內。然後取花二三朶。滾湯一泡。花瓣自開。香美異常。多能鄙事

榧煮菜羹。味更甜美。猪油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物類相感志

八月初。收雞入錫餅。封口懸井中。冬取出。如初從樹摘者。金鑾退食筆記

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輟耕錄

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比。同上

安息香、雄黃、松鼠等分爲末。夜靜時燒之。其鼠自來。不得打殺。以物盛放遠方。不復還矣。臞仙神隱

以胡桃東南枝之。書券字。置雞棲下。則夜鳴不止。故瓶瓦書契字。置之牆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南天燭葉漬水漬米。九蒸九曬。米瘦如芝蔴。一石止如一斗。以涼水泡之。頃刻成飯。古今祕苑

正旦燒鵲巢灰。撒門內。辟盜。洞天錄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爲害。□書

地戶方可避難。其訣云。用時支上加月建。建除滿平一順流。定執破危相挨去。成收開閉掌中週。除危定開爲地戶。此方有難宜來避。遁甲演義

取鵲腦雌雄各一。道中燒之。丙寅日入酒中飲。令人相思。高誘注萬畢術

小兒指痂。以榴粉日傅之。則易痊而無瘢。□漫錄

生蠶燃燈。不生煤。鹽入燈。可省油。爆炭入鹽少許。即止。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七修類稿

雞豆一斗。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至冬。同上

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墨污衣。用杏仁半夏餅白果搗爛揉之。少時即去。同上

取春牛土撒簷下。辟蚰蜒。碎錄

五月戊辰日。以猪首祀灶。所求如意。以臘月醃猪耳懸梁上。令人豐足。圖纂

敲兩耳鐺。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歿。是夜必夢見之。事略

以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於有金寶處。即知金銀銅鐵鉛玉、龜蛇妖怪。故謂靈液。

凡遇橫生倒產。切勿驚惶。口中念無上至聖化生佛百遍。兒之手足即便縮入。石室祕錄

銅背塗木。入水不腐。抱樸子

書櫥中安麝香木瓜。令蠹蟲不出。五月蠢生蠹辟不舒展者。必生蟲也。五月十五以後。七月二十以前。必須三度舒而卷之。須要晴時于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曝書令色暍熱。生蟲彌速。陰雨潤氣。尤須避之。慎書如此。則數百年矣。四民月令

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効。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粒。女吞二七枚。竟年無病也。又正月元旦面東。以齏水吞赤小豆三七枚。一年無諸疾。又七月立秋日面西。以井華水吞赤豆七枚。一秋不犯痢疾。五行書

人凡偷喫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是七次。可日中視鬼。□軒逸異記

鹿角菜五錢泡湯。候冷。用以刷髮。光澤可鑑。

以鐵漫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即見。物理小識

白礬十觔。皮硝五觔。梔子四觔。爲末。入水五斗。熬四五沸。製在纜索上。以防火燃及兩濕。戰船用之。武備志

凡熏衣。以沸湯一大甌。置熏籠下。以所熏衣覆之。令潤氣通徹。貴香入衣難散也。然后于湯爐中燒香餅子一枚。以灰蓋定。或用銀葉襯子。尤妙。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煙得所。熏訖疊衣隔宿衣之。數日不散。香譜

七月中暑者。用竹葉一握。山梔十枚。煎湯去渣。下米煮粥。候熟用鹽花點之。進一二七即愈。法天生意

取松木鋸斷。置庭陰不見日處。離地尺許。以石架定。日以洗面湯澆之。十餘日即生蘑菰。燒脯食之甚美。此小鵝娘種蘑菰法也。山居錄

竅橘橙法。鋪乾松毛中。收不近酒處。多不壞。多能鄙事

生人髮掛果樹上．鳥鵲不敢偷食．群芳譜

元旦雞鳴時．以火照諸果樹．無蟲．且結子繁盛．同上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塗面．光白潤如玉．家塾事親

醃肉滾汁．撇去浮油．乘熱入缾．折梅插之．可結實．鯽魚湯亦可．物理小識

五月五日．用熨斗燒棗一枚．置牀下．辟狗蚤．群芳譜

食竈肉．令人入水不沉．鶴譜

凡骨鯁者．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又寫烏飛龍下．魚化丹丘八字．亦佳．二酉談餘

重五日午時．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蠍．寫白字．倒貼柱礎．辟蚊蟲．寫儀方二字．倒貼柱腳上．辟蚊蟻諸蟲．

冬至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通陽氣．終歲五臟流通．名神仙洗頭法．留青集

臘水用淨甕盛．過時果出．用銅青研細末．與果同入臘水收貯．顏色如新．凡梅李桃杏枇杷林禽蒁梨橙橘橄欖葡萄荸薺等．皆可收藏．同上

斷筋須續者．取旋覆根絞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朝野僉載

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印．兩腎相對．有符篆九道者尤佳．以十一二月、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面北．向子位．刮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上．人見之．無不懽悅．所求如心．[illegible]

重五日午時．以燈心草蘸油．向太陽呪曰．天上金雞啄蚊子腦髓液．七遍．訖置潔淨處．每夜．以此燈草點火．蚊自遠避．山居要訣

新杉木煎水．泡斑魚肺．自然脹大異常．物理小識

黏官窰器皿．用雞子清調勻．糝石灰．捏清另放．以青竹燒取竹瀝．將雞子清與竹瀝對停．熬和成膏．黏官窰破處．用綳綁緊．放湯內煮一二沸．放於陰處．三五日去綳索．其牢固異常．且無損痕容出．墨娥小錄

月季花謝結子時．即忙摘去．勿令存留．花則常開．謂之闌月季．同上

種牡丹芍藥．須要洗去根上原泥．用好陳酒洗淨．以乾泥培之．即以陳酒澆其根．不惟易活．花且姣豔可人．同上

用通草丸實豬肉拌餵．與鵝雀吞之．則腹脹不能飛矣．同上

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烏雞子一枚．有事可隱形．鴻寶神書

牛膽塗熱簽．簽即鳴．牛膽塗桂．莫知其誰．注言能變亂人形也．淮南子萬畢術

降香截二寸長．劈作薄片．江茶水煮一二沸．其油盡去．燒之不爆．香乘

川椒黃柏煎水．灑筆上．藏筆不蛀．硫黃水亦可．筆經

降香和樺皮同燒．瓮中則有鶴至．古今祕苑

鹽中加白礬少許．拌糟糟茄．則不變色．米甕置蟹殼．則蟲不生．醉蟹入吳茱萸．則不沙．物理小識

枯荷葉用蜜塗之．日久生小蟲食葉．但剩葉上筋膜．曬乾爲末．合諸香．時入少許焚之．其煙盤結不散．以筯蘸之．便成字篆．大可賞玩．古今祕苑

以熟艾和墨收藏．置乾燥處．則墨常潤．且不蒸．墨譜

用淨瓦一片．於竈內燒微紅．安平地上．焙沈香一片．以瓶罩定．約香氣盡．速傾滾水入瓶．密封．久而飲之．爾佳．臞仙神隱

以方柿百枚．用礦灰一升．湯調．浸一宿．即不澀．若要稍遲．則停湯冷浸之．墨娥小錄

搗佛手柑浸汁．洗葛苧衣．其色如新．格物外編

七月初七日．取蜘蛛一枚．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不忘．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焦氏筆乘

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於冬至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農桑輯要

重五日午時．取鱉甲一片．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令人聰明．

芙蓉未開．隔夜以靛青水調紙．蘸花蕊上．以紙裹蕊口．花開成碧色．五色皆可染．種樹書

梔子帶花．移則活．種竹．埋死貓于下．其竹尤盛．海棠花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illegible]

棘能辟竊．花果植棘園中．則茂．同上

催花法．馬糞浸水．前一日澆之．三四日開者．次日盡開．同上

竈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田家五行

木賊草同象牙入水煮多時．牙即軟．可任意雕刻．工竣．以甘草水煮．復硬．格物外編

慈石懸井中．亡人自反．注．以亡人衣裹慈石懸井中．逃人自反也．淮南萬畢術

琥珀拾芥．翡翠屑金．

荷葉塞鼠穴自去．

石背堅不可破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器多麻．亦用此．[illegible]

正月初一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瓶秤水．視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月令通纂

以桐木刻人形．投井中．則燕來巢．樹譜

社日飲酒一杯．能治聾耳．雲笈七籤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樹上．不生刺毛蟲．瑣碎錄

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雲笈七籤

七月十六日．剪指甲燒灰服之．能滅九蟲三尸．同上

八月一日．以綃囊承取柏樹下露．如珠子．取拭兩目．明爽無疾．述仙記

七月七日．取螢火十四枚．撚白髮．自黑．常氏日錄

夏至淘井可去瘟疫。家塾事親

元日掛雞于門庭。百神畏之。荊楚記

百部根燒煙熏壁蝨。卽除。臞仙神隱

金魚盆內生蟲。以磚浸人尿內。久之。取出候乾。投盆內。卽除。食以雞子黃。則不孕。花鏡

元旦五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家塾事親

盆覆寒食飯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酉陽雜俎

五日五更。使一人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的。答云。扇蚊子。凡七問七答乃已。一夏。並無蚊子。事親書

淮安王五日取蠅虎。製豆。豆自跳起。齧齊蠅。漢書

杜蕘妻趙氏。每歲午日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蕘稍不樂。取少許入酒。令飲。卽歡然。法律神書

五月一日。爲鑊財宜進財。不宜出財。神樞

種竹。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二老堂雜志

五日采萱花。作蔬。利胸膈。風土記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著母臥席下。勿令人知。酉陽雜俎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同上

旦起。勿開目洗面。令人目澀失明饒淚。千金方

凡行立坐。勿背日。吉。勿面北坐。欲行。常存魁綱在頭上。所向皆吉。黃帝雜忌

凡出門。見犬過橋。大吉。田家雜錄

凡各種水一器。更酌而稱之。輕者爲上。泰西水法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煎至甘。可爲洗心糖。齒譜異記

凡書册以竹漆爲糊。逐頁微擦之。不惟可以久存。字蠹避紙不生毛。白氏金鍼

羊脊均搽薄鐵上。入水面。卽浮。妙體神書

避兵呪曰。唵阿遊嚧利野娑呵。日誦數十百遍。可以避刀兵之厄。姑蘇盧仁齋夢中神授。値明季鼎革。一門獲全。神呪志

牡丹皮。甘松香。各一兩爲末。洗衣。最後澤水入一錢。令衣香。俗事方

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秤九百觔土。覆坎。深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可以遠盜。同上

有夢不須說。但以淨水東噀。念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珠玉。卽无咎矣。茅亭客話

好炭一觔。鉛粉六兩。研和。燒香時。將一撮安在爐內火上。然後將降檀插入。爐火常旺。終日不滅。名曰爐中金。香箋

游戲錄下

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朝野僉載

端午日午時。焚鵲巢灰病者。疾立愈。同上

牛膽塗紙上。陰乾。投池塘中。則蛙不鳴。妙體神書

禳疫法。于太歲宮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卽除。神仙傳

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岡子補要、

正月十日沐浴。令人齒堅。寅日燒白髮。吉。雲笈七籤

三月三日。採桃花浸酒飲之。除百病。益顏色。法天生意

凌水入瓶。插花。緊塞瓶口。則不爛。悴。凡草本皆然。卽牡丹亦可用此法。花史

三月三日雞鳴時。以隔宿炊冷湯。洗瓶口及鍋灶飯籮。一應厨物。則無百蟲遊走爲害。濟世仁術

插荷花法。採時將亂髮纏定折處。以泥封其竅。先入瓶中至底。後灌水。不令入竅。竅中進水。則易敗。冬月

插梅花。用白爓肉汁去浮油。入瓶。則蕊開。且結實。遵生八箋

淸明前二日。收螺螄浸水。至淸明日。以螺水洒牆壁等處。可絶蜒蚰。山居四要

入山念儀方二字。以却蛇。念儀康二字。以却虎。念林兵二字。以却百邪。入山至山脚。先退數十步。方上山。

山精無犯。酉陽雜俎

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冰。物理小識

製蕉箋。以帶露蕉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火熨之。光滑綠色。山家以充詩牋。山家清事

猿畏闌。人遇猿。解帶作圈。輒去。物理小識

燒雄雞入酒飲。所求必得。物理小識

凡草木經牛喫必茂。經羊喫多枯。故諺云。牛食如澆。羊食如燒。客退紀聞

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染新箋藏之。則不蛀。漏天雜錄

以好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之。蚊蚋自去。岣嶁神書

寒水石將燈心煎過。曬之。可于水上點燈。同上

龍骨蛇骨等分相和。懸戶上。百日出之屋上。露三日爲末。丸如桐子大。納酒樽中。立化成龍。跳躍不已。同上

先吃甘蔗數片。次吃生杏仁一枚。嚼爛。吐于地土。甘蔗渣滓如米粉矣。物理小識

欲往人家有所求請。默持赤小豆二七枚。置中戶土。令人不見知。所求無不立回鄙吝之心。岣嶁神書

滿日默取三家井水作酒。大富招財。岣嶁神書

陂塘溪港人所背面忽竭。泉源井地衆所仰而忽涸。取燕去毛。蘸油煮熟。于兩石或兩磚之間縛令密。投于枯涸之處。須臾風雷水泛溢如故。同上

取燕子一個。打死去毛。以竹刀開作片。新瓦上焙乾爲末。蜜丸。擲三四九水中。魚即來聚。可以大獲。甘澤新書

琴絃宿則潮悶。以新桑葉揩之。輒復如新。東坡全集

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棉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縻棉冪鐺口瀉之。四民月令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雖遠亦飛來。人取子母血塗錢。時先將錢埋東行牆下。三日開之。然後塗血市物。先用子。子即歸母。用母。母即歸子。如此輪用。不知休息。若貿金銀珍寶。其錢不還。[illegible]神勝苑

山蜘蛛絲纏如匹布。剪以貼金瘡。其血立止。酉陽雜俎

用不經水羊脂。搽在所剪紙人脚上。放水面。自走。酒上亦可。但要厚紙爲妙。甘澤新書

以鯉魚膽一個。雞黃十分。攪勻。塗紙。候乾。剪如魚樣。放水盆內。其魚即自遊動。甘澤新書

以溲麪一塊。團捆揣在茶盞口上。斟酒過沿。一分不溢。甘澤新書

浙木香肉荳蔻等分。爲末。米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治脾泄由虛寒者。如神。稽神錄

祛瘧神呪云。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據發時。誦之即愈。廣異記

亭部地上土塗灶。水火盜賊不來。塗屋四角。鼠不食蠶。五行雜書

辟狐精法。取豬頭懸戶上。患者呪伊祁熟肉。即不來。爽異外志

於四壁柱上。用倒流水研墨。書龍字貼之。辟蛇。臞仙神隱

浮萍羌活爲末。燒之。蚊蟲自死。同上

百部根燒煙薰壁。蝨即死。同上

每月辰日塞鼠穴。則自無鼠。寅日亦效。同上

魚鱗在人胸中。令人眼中見空花不一。以醋乘飢療之。北夢瑣言

久嗽紅梅葉泡湯服。盜汗甘蔗皮煎湯服。復性錄航

五月五日或七月七日。取楊柳中蟲如小指者。自然汁調輕粉。塗紙上。陰乾。剪作蝴蝶。任意著懷中。得人暖氣即活。開懷覺飛去。一法。將蜻蜓自然汁調輕粉。塗紙。剪作蝶。見日即飛。岣嶁神書

凡禽鳥翅足折者。餧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愈。馮氏筆乘

九月九日。採茱萸置井廚。可辟蝨。物理小識

凡人溺死。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趙溍養痾漫筆

赤白鯉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草木子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同上

五月五日。探鵲巢中兩小石。號鵲枕。婦人佩之。可爲媚藥。投荒錄

石榴花搗作胭脂。北戶錄

金魚得白楊皮。不生蝨。物類相感志

金貓辟鼠方。樺樹葉、冬青葉、絲瓜梗葉等分爲末。每四季燒煙燻于掌中。其鼠自遠。一年燒四次。壽世保元

煎鱉本湯。以布刷器皿桌上。則蠅自遠。小知錄

枇杷核研爲細末。洗羅葛衣。則斑點自去。同上

九月念三日。煎桑葉湯洗眼二三次。一年明目無患。千金方

醋浸浮萍。一宿陰乾。薰蚊自去。神仙秘隱

初上燈時。執燈草呪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護衆生離煩惱。一氣呪九遍。然後將草置燈盞上點之。諸蟲不入。古今勝苑

果樹有蠹蟲者。以芫花納孔中。即除。或以百部納之。同上

桐油污衣。荳渣洗之。同上

胡桃殼燒灰。收藏針。則不銹。同上

鶉本田鼠。食蠶月月氣而化。亦食蠶月月色而死。故養鵪鶉至蠶月。當避月色。又云食秋露而鬪。鵪鶉譜

秋社日。清晨用培器收百草頭露。磨濃墨。治百病。田家五行

伏內庚日。采青蒿懸門庭。可辟邪。月令通纂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癸辛雜識續集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同上

子日取東引桃枝二寸枕之。令人聰明。聖惠方

宿命縣戶上。止小兒夜啼。子母秘錄

蘆筍根飼馬。馬肥。馬經

食諸骨鯁久不出。以皂角末少許。吹鼻中。得嚏鯁出。野人閒話

食噎。取土嗅之。即止。同上

凡牛乳蛾。頸項上有血泡。用銀針挑破。易愈。醫學輯要

蟹爪尖炙灰。醋調敷無名腫毒。初起即消。復性編

霍麝枕中可絕惡夢。樂山居睡餘小識

雞鳴時。叩齒三十六通。舌抵上腭。待津滿。漱而嚥之。口誦四海神名。止鬼辟邪祛疾。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神祝良。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禺強。

欲客去。撒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巳瘧編

子時前熱主夫婦和合。開元占經

治難產。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為丸。滾水或酒吞下。篋書

婦人有娠。蠅抱其鼻。茶煙閣體物集注

楚者張。可以辟邪鬼。新編

早晨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摩額上至頂。滿二九止。名存泥丸。太平御覽

難產。書以淨紙書本州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即產。胥選一方

正月十五日夫婦共于富家局會所。盜取燈盞。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醫說

蔥艾煎湯。浴初生嬰兒。一生少病。瑣言錄

婦人姙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視影而去。勿反顧。勿令壻見。必生男。異苑

七月七日。吞赤豆七顆。一年無疾。韋氏月錄

朱砂女子佩之。有媚色。本草拾遺

狐貍婦人食之。貌美。能媚男子。閩小說

鹿葱。佩之懷娠婦人。必生男。風土記

脂麻油浸涎出。婦人用梳頭沐髮去垢。家塾事親

子日沐髮。令人愛。論衡

六月六日。婦人沐髮。則不膩。野獲編

采素馨花壓油澤髮。甚香滑。閩部疏

油手鹽洗。可代肥皂。物類相感志

梧桐皮濃汁。可塗髮。續寧集

紫茉莉子有白粉。可傅面。草木譜

素馨花蒸油取液。為面脂頭澤。能長髮潤肌。粵東筆記

婦人上唇有黑子。子多孖生。玉芝堂談薈

海上風暴。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故出洋舟必候風熟。乃可行。不爾。至洋中卒然風改。則茫茫不知所向矣。李世熊閩圖經

藏鹽並皂莢一枚于內。則無油。

寫土字手心內。下船無恐怖。續事物感應錄

綠萱作枕。能去頭風。同上

雞虎頭于龍湫。可以致雨。燒龜板于山根。可以召雷。物類相感志

口誦儀康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澤。不逢蛇。同上

雄黃鞋作蜈蚣。藏身畔。辟蛇。

畫鰻骨于衣箱書櫃中。則蠹魚蛀蟲斷絕。上閏日泥飾屋宇。蚊蠅不入。續物類相感志

魚池泖投田螺于中。則清。同上

見捕魚鳥者。默念兩無寶勝如來十號。魚鳥即脫。見垂釣布網。默念揭諦咒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鷺宿値日掛帳。無蚊。山居要訣

栗同燈心煮。去皮。山查和水焙炭同盛。過時色不變。物類相感續志

柏樹取鹽汁洒之。易生苔蘚。齊民要術

牡丹用龜尿調顏色。點花心內。花開五色。

建蘭葉浸油潤髮。黑而不落。嶺南雜記

生雞初到家。以溫水洗腳放去。則不走。

犬豕。蛇皮燒灰和粥與食。即差。

豬癩。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即愈。

金魚鱗目間生膜則病。以舊瓶浸缸內。久之自消。金魚譜

埋婦人髮于灶前。令婦人安夫家。

如值火災。急將飯甑覆井上。即息。

洗魚。滴生油一二點。則不涎。留青采珍集

夏月。魚肉內安香油。則不臭。

醃肉須抹油。不引蠅子。采珍集

用雞洗猪臟則不臭。采珍集
好香油浸鯽魚。雖盛夏則經月不變。同上
米園內安松毛可辟米蟲。
菊花曬乾爲末。每舉月煮肉抄一匙煮之。可半月不壞。留青采珍集
百部葉丸爲末入竹筒。燒煙薰衣去虱。物類相感續志
麵與蜜同食可以休糧。野人傳說
被偷之日齋戒。手持七錢。黃昏于灶廟呪詛。賊必獲。物類
鐵器銹。皁莢水洗之如刮。小知錄
蒜汁插金瓷碗入窰。永不復脫。物理小識
生瓜添骨刺之。經宿則熟。同上
天氣極寒。花椒煎湯作硯水。寫字則不凍。物類相感續志
手指凍裂、白芨磨塗。野人傳說
丁香一兩。川椒六十粒。爲末絹袋盛佩。可辟汗氣。閨閣事宜
入山帶龜。深山無人處不迷。三叉口將龜放路。依龜而行。山居要訣
臭蟲每化。生爲蟫。物理小識
天門冬曬乾同蜜和九日用洗面。黑者令白。閨閣事宜
食蒜令口臭。用生姜棗子同食則止。食鑑
松子仁油不可食。擦竹紙上焙之如新。煮銀杏栗子。用油紙隔在內。則皮易脫。日影射黃酒罈。久之、其酒必壞。物理小識
人參易蛀。見風日尤易蛀。惟納新磁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
山查和水焊炭罎蓋。過時色不變。味不退。
種牡丹之法。以其子用細土拌白斂末種之則旺。或揀茂盛者一叢。去其土。視有根者劈之、或一二枝爲一窠。用輕粉加硫黃少許。碾爲末和黃土。將劈根處擦勻。方置窠中。群芳譜
日未出及日已沒。下醬不引蠅子。研芥子入豈醬不生蟲。
臘月內雪水將燈草浸過。曬乾收用。則無飛蛾撲燈。甚驗。
下有人參。上有紫氣。禮斗威儀
新瓶沸湯焯過。候冷瀝出控乾。用蜜十兩。慢火煎令琥珀色。放冷收之。多能鄙事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月令通考
十一月內。將橘樹根寬作塹。澆大糞三次。至春用水澆三次。花實必茂。多能鄙事
九月二十日。雞三唱時沐浴。令人辟兵。法天生意

梔子折枝。搥碎其根。皆以白鹽。則花色插瓶可久而不改。群芳譜
白覆盆子榨汁日塗長髮不落。同上
紫芹子作角。以鏡向旁敲之。則子自落。婦人帶之。與夫婦和。千金月令
月食主風。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占驗新書
二月社日清明。六畜大旺。農家占
夏至日暈。主有水。田民對纂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溼地。羅勒乃生。羅勒一名蘭香。博物志
初霜後。即收梨于屋下。掘作深窨。院底無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齊民要術
果木久不實者、以祭社餘酒灑之。則繁茂。瑣碎錄
薔薇花席下可辟蟲及蚊蠅。群芳譜
正月一日日未出時。反斧斑駁椎斫樹。名曰嫁棗。斑乃盛。齊民要術
三月中。取爛楮木一名榖木及葉于地埋之。常以泔澆之令濕。兩三日生菌。四時類要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依地而上也。眞誥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即淨字義。中國無淨字。皆作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同上
服食勿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女仙程偉妻口訣
蠶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千金月令
三月三日。采柳絮可愈瘡。四時月令
薺菇三月三日采。可療飢。農政全書
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梨汁塗之。令不皴。齊民要術
除夕夜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乾淳歲時記
秋分清旦。南望有紫赤黃雲者。是南極眞人上昇赤帝三素雲也。存禮密祝。三見雲飛。白日昇天。七籤
立秋日人未起。汲井水長幼飲之。却病。常氏日錄
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風雲如羣羊者。即有雨。師曠占
茄塘內春初雨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田家雜占
樺皮一片。包側柏葉一枝。燒煙熏油盞內成烟。以手抹在鬚鬢上。即黑。多能鄙事
硯受墨漬污。以麩炭磨洗。則石色如新矣。墨池編
木日造麴而醯。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十月種
麻。則不生。時日雜忌
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發雨。避亢壁二宿値日。則免。眉公筆記
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浸良久。則蟲自內出。乃可食。山家清供

青魚枕骨蒸取乾。可以代琥珀。磨服治心腹痛。唐本草

鳥目生吞之。令人見諸魅。子母秘錄

行舟如遇大風浪起。卽以左手掌中畫一土字掐之。風浪卽止。馮法歸宗

女膝穴在足後跟牙槽風。鍼之可愈。良方

蟋蟀求雨法。以土甕豆甕作木蟋蟀。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蟋蟀蟋蟀。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提宦微書

藏茶法。貯茶大甕。底置箬封倒放。不宜見日。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快雪堂漫錄

匾豆五月開花。主水。藕花開在夏至前。主水。農政全書

正月末日。以蘆葦火照井廁中。百鬼皆走。荊楚記

春初掘藕節藕頭。著泥中種之。當年著花。種樹書

黃白二菊各披去一邊皮。用麻皮札合。其花半白半黃。同上

硯水欲凍。少著鹽可解。嬾真子錄

鼻中隔間穴名山源。亦曰鬼井。以手捏之。可辟鬼邪。眞誥

以水燒滾入瓦罈。扎好口。沉井底。次早取出。雖六月亦成冰。客中閒錄

脈桑條壓土則臑。燥土易生。桑譜

移諸般花果俱忌南風火日。花鏡

遼花一蕊書人字。難產吞卽易生。羣芳譜

菊生蟊蟲。以死蟹餵水澆之。則蟲不生。又能肥花。菊譜

菊喜新土。每年換之則易發。同上

牡菊燒灰撒地上。止蛙黽。

賓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農政全書

六月六日。清晨汲井水。以白鹽淘水中。用新鍋複煎作鹽。擦牙畢。吐手心洗眼。日日如此。到老夜能細字。

便民圖纂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禽經

蜜和桂心、白瓜仁、松樹皮爲丸。久服之。令人身香。打棗譜

船神名禺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五行書

己丑日卯時。竈神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瑣碎錄

月建前三位爲玉帳。方位軍帳。則堅不可犯。如正月建寅。巳爲玉帳。遁甲識義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風俗通

用雞鵝毛。飼鹹。投韭菜一把。或枇杷核。則毛盡爛。用以澆菊。易茂。羣芳譜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記事珠

屈大拇指。著四小指內抱之。積習不止。眠時亦不復開。令人不魘魅。雲笈

八月初一日。取草頭露調朱砂。點小兒額。去百病。名天灸。風俗通

埋石四隅。家無鬼。鬼畢術

拔劍倚門。兒不夜驚。同上

凡種樹宜望前。望後少實。種樹書

凡石韞玉。但夜將石映燈看之。內有光明。如初出日。便知有玉。瑯嬛小識

清明日。書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十四字于橙壁。如此夏月無青蟲撲火之擾。點蒼樂事

壬子冬。余養痾小娜嬛。屏絕人事。日臥起一榻。與鐺之外。惟書卷消遣光陰。偶翻閱有得。则隨手摘錄。久而成帙。不忍拋棄。顏之曰游戲錄。知不足當大雅君子一哂也。敬齋自記

平書

秦篤輝著

平書目錄

著作諸書外。零星散帙。分類編之。以便檢閱。有自出心裁者。有采錄前人者。人必著名。防掠美也。理必平允。明折衷也。椷邨識。

卷一

人事篇上

卷二

人事篇下

卷三

物宜篇上

卷四

物宜篇下

卷五

經學篇上

卷六

經學篇下

卷七

文藝篇上

卷八

文藝篇下

平書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箸

人事篇上

齊宣王言好勇。孟子亦言勇。言好貨好色。亦言貨色。與管仲從君之欲奚以異。曰、孟子順其病而藥之。言勇而勇得其正。終非好勇。言貨與色而貨與色得其正。終非好貨與色。從人情之常。引歸天理之正。卽攻其邪心之善術也。若管仲直縱君之欲。與天理背道而馳。雖足以攬一國之主權。救一時之急務。而其流至于使桓公身死不棺。親子相夷。呂東萊所謂禍且不能避。何功利之有。誠格論也。然則事君者。將束縛之如木石。而後可進道乎。曰、此雖施諸泛常之交。叢藪之士。而不可得。況至尊之君上乎。吾故曰寬之乎孟子之道者。管仲之于桓公是也。嚴之乎孟子之道者。伊川之于哲宗是也。一折枝而遂譏諫。幾何不束縛其君也哉。伊川嘗譏時人。有曰、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伊川之所爲。規之云乎。養之云乎。所謂養者。全在盡大人之道。自足以格君心之非。而又非莊子所謂彼欲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欲爲無涯涘。亦與之爲無涯涘。近于浮沈媕婀者之所爲也。故必合管仲伊川、莊子之術。始知孟子時中之道。貴乎其不可及。

漢高不治產業而興。光武好治稼穡而亦興。

老子善于用退。一進遂不可當。子房之術。以之與秦將連和。而擊嶢關。與項羽講解。而攻拔下。皆是物也。

又其生平多自處閒地。史記載沛公舉事。人推蕭何。何讓沛公而自輔之。所謂事不成。則易以亡。非世所指名者也。其後知高祖呂后必欲殺韓信。恐累于己。遂執信殺之。何之效老氏。亦太過矣。

百里奚牛肥。對秦穆公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卜式羊肥。對漢武帝曰。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治天下于牛羊豢之。思過半矣。

漢高文景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廐馬將萬匹。此貢禹爲元帝言之也。可以得其槩矣。

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孔明與昭烈。咸有一德。定不作此語。裴松之辨之良允。其嚴子陵之于光武乎。子陵論光武曰。差勝于往。光武論子陵曰。狂奴故態。僅授以諫議大夫。不以賓師處之。其不能盡子陵決矣。飄然長往。不其宜哉。或者議子陵沈隱。又或以好名譏之。固不足以識子陵矣。

董賢死。朱詡自劾以葬之。董卓死。蔡邕歎酒而歎之。皆比之匪人。樂毅不肯伐燕。袁渙不肯罵備。當可爲不得已而去舊君者法。

昭烈識孔明之忠。料馬謖之謬。可謂知人矣。而先失于龐統之治耒陽。再失于蔣琬之長廣都。知人可一二論哉。

孫策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昭烈謂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英雄所見略同。昭烈固遠勝孫策。轉恨阿斗非猘兒匹也。

曹操之殺呂伯奢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司馬師之酖鄭小同曰。寧我負卿。毋卿負我。屢心法哉。

陳宮之舍操從布也。人或賣其二心。夫二心于操無不可。從布仍去虎投豺耳。卒與之駢死。公臺多智。吾不信也。

漢陳寔遷太邱長。子紀建安初拜大鴻臚。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子爽濡迹于董卓專命之朝。孫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君子觀陳荀之間。而知以名位論齋者陋矣。

三代前小人與三代後小人不同。即漢魏間小人。亦與後之小人不同。華歆。小人也。經管幼安割席之辱。後猶以大中大夫薦幼安。及幼安不受。終身隱處。歆亦聽之。若丁謂之于寇萊公。遺拂鬚一言之戲。必欲致之于死。謂固歆所不屑爲也。曹不篡漢。保全獻帝。劉裕後廢主無一免者。江河日下。豈有極哉。

曹植因兄篡漢而素服。君子以爲歎也。司馬孚因姪篡魏而流涕。君子以爲僞也。果不與其篡。以死爭之可也。

世說鍾十季。精有才理。往尋嵇康。康方大樹下鍛。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夫康狂士。此特簡傲之失。會因此遂起殺心。致康于死。其後會亦族誅。戕人者必自戕也。然簡傲亦可戒矣。

王祥持身可謂孝矣。而乃以魏臣居晉三公職。孝者固如是乎。阮籍自命以爲高矣。而乃以魏人造晉九

錫文。高者固如是乎。或曰。籍心乎漢者也。快晉之易魏也。然其如仕魏何哉。

祁黄羊之對晉平公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令避嫌者意消。陳留吏之對晉王澄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聞問位。令附勢者意消。

李密似乎孝矣。然背蜀事晉不忠。而況有臣少事僞朝之語以自污也。嵇紹似乎忠矣。然背父事仇。不孝。初不得援山公在汝不孤之言以自解也。

曹操云。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卑賢種子斬斷。桓溫云。縱不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並好名種子斬斷。

霍光廢昌邑。嚴延年獨彈之。桓溫廢海西。王恬獨彈之。

壽者人之福。然而王朗、鍾繇、周樗、馮道。皆以壽而穢者也。荀子曰。當死而死。福也。石頭城謠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秦客廋辭于朝。晉范文子知三焉。武子謂其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楊脩以好爲幼婦。見忌于曹瞞。劉顯以貞與上人。遺斥于梁武。皆測度之累也。

梁武帝講佛。梁王繹講老。昭明好文學。繹亦聚書十四萬卷。一家風味如此。繹自焚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知所講非所用。所讀非所行。亦何益哉。

魏道武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其與石勒好聽諸生誦書相埒矣。

異哉。韋祖思之見殺也。夏王勃勃得關中。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爾。爾乃以非類遇我。爾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爾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爾曹弄筆。當置我于何地耶。遂殺之。若祖思者。殆畏死之極。而反致死者耶。至隋徐文遠爲王世充、李密師。受密拜而反拜世充。對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處亂世者亦可慨矣夫。抑亦可警矣夫。

隋蘇威令民誦五教。昨者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耶。又每歲責民閱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此。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蘇威又爲餘糧籌。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寢罷之。若威者。專而不知爲政者也。

秦二世之亡也。宦者知之而不敢告。爲前之告者即死也。隋煬帝之亡也。宮人知之而不敢告。亦爲前之告者即死也。

李安靜。武臣也。而能拒武之易唐。盧氏。女子也。而能羞子之事武。

姚崇、譎而正者也。盧懷慎、拙而忠者也。

盧懷慎之能薦宋璟也。伴食而非伴食矣。

高宗欲立武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玄宗欲廢太子。李林甫亦曰。此主上家事。皆爲一言喪邦。

李林甫每奏請。必餉遺左右。饕夫御婢。皆所深款。小人之密也。杜預之數餉洛中權貴。郭崇韜之頗受藩鎮饋遺。能臣之權也。

後唐張全義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以爲苦。

宋太祖之仕周也。取庫藏則竇儀拒之。求官酒則曹彬拒之。二臣可爲忠矣。陳橋之變。囂囂焉登天位。輕于庫藏官酒乎。

秦皇漢武之好神仙。爲人所欺。宋眞宗之于天書。自欺也。欺之不已。顛生焉。故秦皇漢武不病癲。而眞宗病癲。

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劉宋王宏。趙宋李昉。皆兩用其法。

楊用脩曰。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詔逋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美也。按此則王安石聚斂毒宋。以至于亡。人品直出欽若下遠矣。續通鑑綱目曾載欽若蠲賦釋囚二事。

山巨源甄拔人物。而子簡不爲所知。呂公著急于進賢。而希哲轉不得用。避嫌之爲累也大矣。況後世明著爲避嫌之律也哉。

范文正遇旱不禁屠。亦不事禱。端居默坐齋中。已而大雨。莊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今人每言宦成名立。談何容易。富鄭公之功業。蘇明允猶戒其碌碌無成。非明允不知言。非鄭公不能受。優孟歌云。子孫以家成。家成則易。宦成則難也。

宋人善守法者。李忠靖爲尤。而國以安。務變法者。王安石爲尤。而國以覆。

王安石行新法。其弟哭于影堂。陳亨伯翔經制錢。其弟哭于家廟。

使王安石不作宰相。後人僅觀其論學論治之言。則道學絕學之名。早歸王氏矣。後之所謂道學絕學者。使其作相。吾未知果勝王氏否也。何也。其執拗同也。人殆有幸不幸。

蘇文忠思治論。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有謂哉。是言。

蘇子瞻謂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譏。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愚謂果忠臣。則無根之謗譏。惟自脩耳。周公聞流言。卽辟居于東。公孫碩膚。赤舃几几。何所不能受乎。果志士。則有道之賤貧。祗自立耳。舜生當堯之世。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何所不能安乎。

甚矣、知人之難也。蘇氏辨姦論。父得之于荊公。子失之于正叔。

漢劉氏父子之學相似。然而子政忠。而子駿佞也。宋程氏兄弟之學相似。然而伯淳達。而正叔拘也。

楊升菴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此言亦非也。是不罪醉之酗。而罪醒之救也。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書之露布。以詆其罪。宣仁太后除新法。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遼主聞中國黜章惇。放筯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礙。吁、可念哉。

大戴禮曰。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謂、呂惠卿輩。眞其人也。

李輔國諷裴冕薦相位曰。吾腕可斷。宰相不可得。至宋童貫。居然以宦官拜相矣。然秦趙高已爲丞相。

清可行。不可育。杜祁公謂默而行之。無愧于心。是也。直可行。不可炫。呂成公謂只作尋常公事看斷。是也。

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此子貢所以譏臧孫也。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生。大者熟。則小者焦。此韓家奴所以諷遼主也。

鄧綰謂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自我爲之。蔡京謂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二者豈可得兼。二語若合符節。

王安石曰。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蘇文忠曰。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自今觀之。孰得孰失。朱晦菴乃曰。寧取介甫。不取東坡。是何理哉。或曰、此晦菴未定之論也。夫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未定又何理哉。

使以程伊川之正。而去其拘。朱元晦之剛。而去其愎。無閒然矣。

陸文安謂與溺于利欲之人言尙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最難。誠有慨乎言之也。

宋人于楊龜山之受薦于蔡京。則曲護之。陸放翁之爲韓侂胄南園記。則力斥之。門戶意見之私。卽此一端。可槩其餘。要之南園記。乃以其祖魏公勉之。正君子敎誨之道。毫無失也。

世有恆言曰。爲朝廷之功臣。爲祖宗之功臣。二者未可並論。自古之昌國宜家者。固自不乏。然如輔國死難者。以孤忠滅族。不可謂非朝廷之功臣也。而不可謂非祖宗之罪人也。如賣國封侯。以不肯遺榮。不可

謂非祖宗之功臣也。而不可謂非朝廷之罪人也。然思祖宗何如人乎。祖宗而非人類可也。祖宗而爲人類。倘願有此等子孫乎。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如方正學先生者。不惟朝廷之功臣。抑亦祖宗之功臣也。方氏之祖宗。獨不如王陵之母乎。客有疑方氏者。姑舉此說告之。或曰、正學當日雖欲死節。何不少婉以全十族。曰、當日一腔熱血。豈暇慮此。少作轉念。豈爲純忠。且永樂之殘酷。更所不及料也。正學未可非也。

使寇萊公以請遷都斬王欽若。于少保以請遷都斬徐有貞。較華士正卯之誅。更爲尤當其罪矣。

楊時受蔡京之薦進身。不可謂之必以正。追奏罷王安石從祀。京已敗矣。始因之以取位。終背之以救名。君子固如是乎。薛瑄觀于謙之死。當官不可謂之不避難。能救其不殺死。死則同耳。既能爲之緩頰而不爲之白冤。君子又如是乎。

漢以來。官每重內而輕外。倘有行道之遺意。重外輕內。則專爲謀利之私圖矣。古之遠州以處流竄者。後且或爲金穴。世變豈有極哉。

孔子之道。佛老亂之于道外。人知之。胡廣馮道之徒亂之于道中。人不知也。故求道自嚴鄉原鄙夫之辨始。

嚴繩孫謂顧季時允成每以狂狷自許。兄叔時憲成進之以中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原也。包羅無限道學矣。

異端、不可法也.異端之言.亦閒有可取也.由諸子而擇之.審.皆六經鼓吹矣.理學、固可宗也.理學之言.未必皆可信也.觀聖人而居不疑.非三代直道矣.

刻薄極于申商.宋儒移之于講學.其弊更深矣.門戶分于朱陸.明儒爭之以殉財.其害更大矣.

人或謂東漢亡于氣節.南宋亡於理學.故明亡于東林.是無氣節、理學.東林.反不亡也.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謂歲因松柏塞可乎.然非氣節爲氣節.非理學爲理學.正自可戒.

天下人品.聖賢爲上.豪傑次之.文人不失此二途.眞性情者又次之.假道學最下.假道學.卽鄉原鄙夫也.常則爲鄉原.變則爲鄙夫.要之一而已.

古者言學.未嘗言道學.古者言道.未嘗言道統.

將欲爲雕文纂組之華.則吾愧其言太質.將欲爲鬪靡誇多之富.則吾愧所記太疏.若夫考訂學術得失之原.推求國家治亂之本.廣核時務應用之方.使窮可獨善其身.達可衆善天下.竊自謂有一日之長.

不願有文人之名.而願有正人之實.不願有才子之名.而願有君子之實.不願有道學之名.而願有樸學之實.

古今之眞忠臣.眞孝子.乃眞理學也.其他吾不知之矣.眞經濟.眞文章.乃眞才人也.其他吾不知之矣.

可與有爲者.上也.可與有言者、次也.不可與有爲.並不可與有言.下而已矣.

小人有精密之才.有堅忍之力.設以其才用之于詩書.其力用之于節義.有君子之所不及者矣.然而小人之精密.喩利而已耳.小人之堅忍.謀欲而已耳.究之利愈密.則愈疏.欲愈堅.則愈毒.惜哉.

今人以聖賢之言爲一事.己身之行爲一事.判然離決.習爲固然.恬不爲怪.久矣.然亦必一二分無心暗合者.方可爲人.不然死矣.否亦行尸走肉耳.由是觀之.聖賢之言.果可判然離決也與.

古之君子有二術焉.志于道德以立身.志于功勳以立業.後之君子有二術焉.匿于鄉原以求利.匿于道學以求名.

以富貴利達言.則羨之不勝羨.以仁義道德言.則慙之不勝慙.與其羨也.不如慙也.羨則不慙矣.慙則不羨矣.

在天之五行.爲木、火、土、金、水.有衰旺生尅.人得之爲窮通壽夭.在人之五行.仁、禮、信、義、知.有厚薄得失.人因之爲聖狂賢愚.天之五行.有定者也.數也.人之五行.無定者也.理也.理得而數亦可移.此立命之學也.

縱數不可移.而得理勝不得者多矣.

事理不能分是非.日入于非矣.流品不能分淸濁.日趨于濁矣.

保身之要.莫如寡慾.理財之要.莫如節用.爲學之要.莫如去非.

孔子曰.吾何執.又曰.擇善而固執之.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列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身.淮南子曰.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闇.誠信生神.誇誕生惑.端愨生通.詐僞生塞.此六生者.君子愼之.韓嬰曰.昨日何生.

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傳子口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富鄭公座銘曰.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司馬溫公題壁曰.徐行不困.實地不危.耶律楚材曰.宰相要兩眼明.一心正.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

又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

漢書杜欽傳.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

顏氏家訓.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愼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攘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又曰.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脩善立名者.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

又曰.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强幹習事.四則藩屛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淸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務有術.

獨孤及送李太白序曰.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按此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旨.

五代史康澄言六可畏.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眞.直言不聞.是也.

晉廢帝本紀贊.明者.慮于未萌而前知.闇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不信.事至而悔.其可追乎.

張元毅赦論.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

周王朴傳贊.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事之主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漢昭烈皇帝此語.當與六經並垂.

玉壺淸話.文瑩宋釋王昭素謂太祖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陳君子良傳曰.視民力之寬不寬.卽知天命之永不永.

李敬子燔曰.古語云、分之所在.毫不可攀.善處者.退一步耳.

眞文忠德秀景元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又曰.人心卽天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鬼神也.按天地鬼神原自有.惟能潔齊此心者.與之相通.

崔淸獻與之正子.曰.獨斷當以衆謀爲先.

王伯厚曰.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

馬翊仲（經）曰。集和平之福。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自陛下之心始。
金劉氏（祁）歸潛志。事使敬而疏。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疏。不失爲端士。人狎而親。恐流爲小人。
又曰。保養乎身。勿以壽夭任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致。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委之上。按此立命之眞詮也。日當三復。
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荀子又曰。流丸止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按聞而不信。故止。
楊升菴曰。宋人就月錄陶靖節云。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說命。
章楓山曰。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
池北偶談（王漁洋）。丁蘖吉滑室劄記。爲蓋世英雄易。爲慊心聖賢難。又云、易言趨吉避凶。蓋趨正避邪也。
宋忠莊公在玆記。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又云、實變氣質。方是脩身。又云、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顚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又云、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
又云、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歸潛志張彌學座右銘。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禍由自作。孽由自作。
人人欲圈。則爲畜道。入理障圈。則爲魔道。更有假理障恣人欲者。則兼畜道魔道。能寡欲。斯爲眞人。能除魔。斯爲夢理。
聚精會神。自作元命。洗心滌慮。以誘天衷。
史記越世家正義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佯狂負俗。累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疾。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遂駕而往。蠡抵掌縱談。觀者聳聽。
春秋傳曰。天道遠。人道邇。可謂知道。文中子曰。先人事。後言命。可謂知命。
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患失無所不至矣。豈非苦海愁城。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無入而不自得焉。豈非極樂世界。
先人後己。異端過情之語。非儒者之道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分明先己後人。
嚴正平懷剛。漫滅無所投。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介通相懸如此。
顏氏家訓。時運之來。不求亦至。風雲不興。徒求無益。
宋賢事彙。晏敦復曰。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又邵康節嘗誦陳希夷語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宋賢事彙。程伊川見人于韓持國（維）求薦。曰。居位不求人。乃使人求己乎。或曰。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曰。不然。爲不求者不與。來求者曾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大服。按宰相而知求人。非公忠體國者不能也。惟求人乃不使人求己。開衆受之門。正以杜奔競之路。國體士習。于是乎兩全。又伯淳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亦至言也。

蘇文忠公好直言。自云吐則逆人。吞則逆己。與其逆己。庸逆人也。故卒吐之。竟以此坎軻終其身。張南軒答人書曰。工于論列者。察己常闊疏。狃于訐直者。發言多弊病。按予亦有此病。故書二則以自警。
陳圖南謂种放曰。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按數語令人悚然。然君子實至名歸。又不必避名而損其實也。

平書卷二

人事篇下

春秋莊八年穀梁傳。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江熙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有。）善師者不陳。（江熙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善陳者不戰。（注、軍陳嚴整、敵望而憚、莫敢與戰。）善戰者不死。（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至死。）善死者不亡。（江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按此行軍之要道也。
逸周書。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飢。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
兵欲戰者。必先示弱。兵欲和者。必先示強。
漢李廣利傳。士卒不患戰而患飢。故自強者。莫如厚蓄積。攻人者。莫如焚積聚。
鄭人繻葛之戰。公子忽曰。陳亂。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隨人漢淮之戰。季良曰。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皆攻瑕之術也。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易而攻堅。不敗何待。
管子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然孫子謂以下駟當上駟。以中駟當下駟。以上駟當中駟。彼下駟。非瑕乎。我若攻之。則適投彼之機。而受上中之敗。可若何。曰。彼以下駟當上駟。則示羸以誘我。而以中當下。以上當中。正攻我中下之瑕也。我亦當以中駟應其下駟。以上駟萃其中駟。而以下駟牽制其上駟。不與之戰。則仍以矛刺盾。棄堅攻瑕之術也。彼此相環。亦得間者勝耳。管孫之說一也。

魯桓公聽羽父之譖弑隱公拉脅之報不亦宜乎

蘇子管仲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論亦未確不可敗即必勝矣故孫子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必勝之術也荀子曰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允矣

吳語申包胥曰夫戰智爲上仁次之勇次之

吳子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賈誼新書鬻子曰和可以守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按此即孟子人和之旨也和上矣其次莫如嚴所謂師以嚴終也和非寬縱之謂也湯武之仁義是也嚴非束縛之謂也桓文之節制是也後世若郭子儀能和者也若李光弼能嚴者也

北漢世家劉旻目重瞳子按旻庸人重瞳亦不足重矣然旻實能以謙柔守國嘗謂其臣曰吾之帝一方豈得已也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只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其志亦可哀矣

承鈞立爲旻次子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謀國政後爲相又以五臺僧劉繼容爲鴻臚卿繼容爲人多智善商財利劉氏仰以足用宋太祖嘗因界上諜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出今我與爾無所閒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于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使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一然承鈞家世非畔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

楊升菴曰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謂其臨陳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叡獨不與誠豪傑之士哉

范文正公聞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熊襄愍觀王化貞敗兵而泣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愼可知矣

曹植求自試表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蓋有見于當時之禍本矣其奈明帝不悟卒成兩馬食槽之禍

王洙以求宜併命于王涯會逢其適也而實躁進爲之招也舒守謙以被逐逃死于舒元輿亦會逢其適也而實朴拙爲之佑也

凡人富貴當可使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馬援戒梁松竇固語爲忠甚易得宜甚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竇融與隗囂語

光武微布衣交牛牢字君直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是故人不獨嚴光也陳蕃爲平樂太守爲處士周璆下榻是下榻不獨徐穉也

太祖命引汾水浸漢城及師去水落而城多圮契丹使韓知璠曰宋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遼史多侈大遼之戰功而以宋爲弱潰瀾譏以爲宋乞和而歲幣稱貢皆與宋史不合同出脫脫等所脩而參差如此

宋以歲幣與遼遼臣率以宋脩職貢爲言宋之辱實大矣豈待金元之虜哉

遼史女眞阿骨打起事謀主高樸實漢人也

崔浩謂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吾亦謂崔浩之策取關中拓跋嗣之孔明也

顏氏家訓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

小人之害君子以沮爲沮人主得而知之以任爲沮人主不得而知之以身欲自任而實以沮其人使人無辭以免人主尤不得而知之盧杞之于張鎰顏眞卿皆是術也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

明宗遣使至契丹與阿保機論即位事其子突欲曰使者勿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

阿保機得漢河即後魏清河縣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乃其根本阿保機又謂唐使姚坤曰吾聞此兒指唐莊宗說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伶部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此兒則亦安能長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于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契丹北地氣過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

西樓有邑屋市肆諸色人皆備中國人也

北女眞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蔚盧河

東北至韈劫子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

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生食而妻安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契丹嘗遣人北行窮其所見一年經四十三城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國號又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此北荒之極也

景延廣謂契丹使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作大言以激虜使來、賊何心哉、

平書卷三

物宜篇上

左傳、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又吳賤餘皇使長鬣者三人、杜預謂與吳人異狀、詐爲楚人、豈楚故多長鬣與、哀十一年、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亦異狀之證、或斷髮者猶多耳、魏書、宋書、謂魏爲索虜、以其辮髮也、左思魏都賦、有客鄙鄙、髽華髽首、岌岌冠縰、纍纍辮髮、其襲舊矣、南北朝、南謂北爲索虜、北爲南爲島夷、蓋互相詆也、

淮南子、神農憔悴、堯瘦臞、荀子、桀紂長巨姣美、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莊謂紂也、子書又云、桀紂垂腴尺許、然則相者奚舉肥、莊子曰、靜居則溺、體澤則渝、甚矣肥之累也、或曰、心廣體胖、睟於面、盎於背、非與、曰、道腴也、非肥之謂也、

說苑、孫叔敖秀羸多能、北史、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

莊子、爲天子之御者、不爪翦、不穿耳、豈古亦有穿耳之制與、

隋李士謙曰、夫盲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

馬良白眉良、劉曜白眉敗、

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興亡迥別、北漢主劉旻重瞳子、庸人耳、梁康王朱友孜重瞳、竊自負、以謀反誅、

顧黃公曰、道家言、子欲夜壽、脩常居、子欲不死、脩崑崙、崑崙在泥丸上三寸、常居在兩目外、當後五分存神注氣、久必靈然、況能不死耶、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用之於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用之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人之精神、亦惟所用哉、

庶物異名疏、靉靆、今俗謂眼鏡、壯歲目明者用之、則又昏暗、按目睛肝木主之、木喜條達、遇抑則傷、故目明者用眼鏡、反損其明、

眼光閃爍者、多陽惡之小人、晦暗者、多陰惡之小人、均之心術不正也、故曰、莫良於眸子、

上視多傲、下視多姦、旁視多邪、

明楊文襄一淸額中具一眼、直形、後爲相、人稱三眼相公、

天下之言聽者、必歸於耳、耳孰爲大、曰大耳百姓、天下之言明者、必歸於目、目孰爲大、曰大眼窮神、合天下之大耳百姓、大眼窮神、並其聰明而一之、孰爲大、曰信天翁、

易林、噤目瞤足、動喜如願、舉家蒙寵、蓋嚮主飲食、目瞤得飲食、亦動乎四體之一徵也、子家食指動、必嘗異味、亦是如此、

娼有眇者、而汴梁少年好之、覺世之女子、轉餘一目也、娼有啞者、而京師木賈好之、覺世之女子、皆多一聲也、盧杞面藍、唐德宗好之、丁大全面藍、宋理宗好之、亦猶少年木賈也、好惡眩於中、而美惡易於外矣、

王鞏賓退錄載一童子失明、勞山道士擲三鍼山坳、謂能如數拾得、可復明、童子暗中摸索、歷數載不倦、果逐漸如數拾取、其明遂復、往謝道人、道人曰、志一則神凝、神凝則精氣充足、而瞳光內結、自可復明、權操於爾、我何功焉、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唐書、段秀實傳、秀實舉笏擊朱泚、泚舉臂捍笏、中額濺面、匍匐走、機會較荊軻擊秦王更捷、恨笏非匕首耳、段公何不乘其昵己傴僂而刺之耶、

鉗徒相衞青言、當封侯、青以爲戲己也、而笑謝之、日者相韓世忠言、當作公、韓以爲侮己也、而怒毆之、英雄不敢自信如此、

香山九老會、惟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嘉慶庚午年、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恩給六品頂戴、見紺雪叢集、

楊升菴曰、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又嶺南楊氏雞窠老翁、年二百餘歲、

池北偶談所記奇姓極多、

韋應物少以三衞郎事明皇、後至貞元時猶存、約百餘歲矣、詩人之獨壽者也、

天下事、氣而已、然氣無可用力、惟理可用力、理者、氣之主也、養氣惟明理、與順理耳、

人身之氣、與天地之氣、呼吸相通、故天寒則人氣見、以天之陽氣斂、獨見人之陽氣也、天熱則人氣不見、

以天之陽氣舒。與天渾然一氣也。

宋樓大防（鑰）奏狀。人之一身。時有小疾。起居飲食。無不戒謹。固有尫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血氣方盛。恣所欲。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按保國保身。於此思過半矣。

物理論曰。道家則尙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尙溫。以血脈用煖通。

悟、屬陽魂也。魂強者能悟。記、屬陰魄也。魄強者能記。王氏從簡亦云。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許敬宗遇人輒忘名。小人之傲也。杜子美記不識十名士之狂也。張睢陽一見即不忘。幹濟之敏也。

漢書武五子傳。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

珍珠船云。陶宏景常以日出三丈。錯手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開暖。則心正矣。姜伯眞遇仙人。亦教以此得道。按大學正心。乃正其心之術。此則正其心之形。心舉念即正。陶姜怪而已矣。

司馬溫公曰。醫藥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

宋俞玉吾（琰）曰。收心鍊腔。留氣煖臍。按心歸腔。則君火位。氣煖臍。則腎水安。水火濟。而百疾消。萬事理矣。

困學紀聞。陳烈（字季慈）、讀孟子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後讀書一覽無餘遺。按放心收則心體靜。心體靜則書之理皆止於其所。予少。記性最差。年長。所記轉優。亦收放心之效也。

放心心便死。收心心便活。

心愈放愈蠹。愈收愈靈。氣愈暴愈羸。愈養愈足。

蜀難敘略。（沈存中筆談）蕭王入蜀。張獻忠乘馬登高望之。卒遇箭鋒一矢而殪。昇至。猶張目瞪視。斬首剖心。心色純黑。按此則心有赤黑之分信矣。

宋賢事彙。韓魏公謂成大事在膽。往往自許。未嘗以膽許人。又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雖范希文亦有易動處。按就征西夏一事言之。則又韓不如范之鎮靜也。夫事豈可一二論哉。

鼠璞、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閒有傲骨。

五代史。王進徒以足疾而秉旄節。

古今黈。（元李治存仁）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溼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閒。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休。或令人擦之。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予性懶。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鄭蓬和府丞。足弱不能陞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丁邵州病足半年。不能下牀。一道人授此法。久而即愈。

高祖從古有二說。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此一說也。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統指文武爲高祖。是凡祖皆可稱高祖也。曾孫亦有二說。爾雅、孫之子爲曾孫。此一說也。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曾孫之穡。曾孫壽考。甫田。曾孫來止。曾孫不怒。曾孫之稼。曾孫之庾。大田。曾孫是若。曾孫來止。是凡孫皆可稱曾孫也。曾音層。謂層累之孫也。

禮祭法顯考廟注。顯考謂高祖。顯之爲言明也。按今人稱父爲顯考。誤。此條係從子本燒談。

魯語。閔馬父告景伯曰。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按恭王乃穆王子。成康之後。一介主也。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行至河陽。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在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世用白雲思親事指此。

明史馬森。爲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

古無稱兄弟之男子爲姪者。左傳。姪其從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是也。孫蜼翼曰。姪字惟可施之書問。以便俗呼。或有著作。不若稱兄子、弟子、從子、族子之爲雅也。至於改姪從侄。字書並無此字。按堂兄弟、堂伯叔祖之類。趙雲崧陔餘叢考謂起自晉以後。歷引史書以證之。然亦祇可通俗。總以依爾雅稱從兄弟、從祖父爲典雅。

女子四德曰。德、言、工、貌。言謂謹愼其言。詩曰無非是也。貌謂嚴肅其貌。詩曰無儀是也。若以能言爲言。以美貌爲貌。則當曰德佞工色矣。何德之云哉。

妬者女之疾也。晉叔向之母。妬而明。既知叔虎之啓禍。復知伯石之滅宗。淫者婦之羞也。衞南子淫而知。既知伯玉之能賢。復知孔子之爲聖。然而君子無取焉者。其本失也。

田常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以百數。使賓客舍人出入不禁。生七十餘男。豈止三夫共妻之誚也哉。恐田齊之祀。斬已久矣。

春秋元命苞。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之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今湖廣江南一帶。生子產母。必飲以雞魚汁。山陝一帶則禁之。惟飲以米汁。謂凡肉食犯則有害。然考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降一等。注。接讀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當時山陝通行之禮。蓋亦如此。古今異宜之事甚多。人之臟腑。豈亦有古今之異耶。

昏禮合卺而酳。注。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一片。郊特牲。器用陶匏。尙禮然也。今諺云。一句話。兩塊瓢。亦言其合而不差也。

左傳僖十七年。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後子圉西質。妾爲宦女。世傳男女各一者凶。女過期者凶。有自來也。

左傳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姞偶。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二姓之合。異未可苟矣。公羊傳、董叔娶於范氏。謂求繫援。後范獻子（董叔兄）執而紡於庭之槐。董叔欲叔向爲之請。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又何請焉。此更可爲戒者也。

袁淮正書。載曾子殺犬教子曰。教化始于昏。若欺之。何以訓耶。與孟母買肉事同。

蘇秦貧時。貸鄰子布一疋。約償千金。而鄰子不與。朱買臣賤時。對妻言五十當富貴。而其妻請辭。

郭巨謀養親而殺其子。非中道也。然而可以愧厚於慈薄于孝者矣。鄭伯道謀救從子而縛其兒。非中道也。然而可以愧厚于己薄于兄者矣。

王允曰擲哉時豈有父子情耶玄德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太師之事乎賈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不待極言切論而意已篤至

鼻碳之說日知錄曾辨其妄予謂孫夫人故桀傲平日刀劍自隨當非怯于一死者後聞昭烈崩而投江情事甚合鼻碳之語猶信

以武氏之橫乃有恬退之攸緒以林甫之惡乃有戒盈之李岫皆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也

謝仁祖妾阿紀誓死不嫁郗曇設權詐誘之爲妾紀終身不與曇言是又一息夫人矣

史記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使子而可種以倉公醫術之神先種之矣

結姻者多以中表爲嫌如姑之女嫁舅之子俗謂骨肉還鄉不吉然俗傳亦有不可盡信者卽如陶靖節母爲孟嘉女實靖節祖姑母之女也生男如此夫復何憾

顏氏家訓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至今仕宦不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

又曰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

人於子宜無不愛也往往舍長而愛少人於子女宜無不愛也往往舍子而愛女何也曰私也詩不云乎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楊升菴曰李德裕謂自古以伐國之女爲妃后未有不危亡者蓋怨氣爲厲也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淸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矣史蘇謂我以男戎勝彼必以女戎勝戒又謂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哉

尤西堂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元魏乃陵後也

周世宗后符氏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遂反而見誅符後歸世宗爲后與許負相薄后事相類須知此術者亦必爲守貞相矣驗于其婦而不驗于其身可見術者之言皆幸中矣子產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卑見哉

後周冀州刺史李遷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遷哲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簾以審趙宋侍中張耆家多姬媵隔窗直馬厩先以馬合縱使觀之有所御無不成孕得子四十二人杜子微有子一百四十八人係服天門冬八十年所致列仙傳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劉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十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偶行巳每五更用溺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生二十子按生子之多皆係乎命諸說矯揉殊未可信

明晉藩慶成王百子俱長成皆隆準長子襲王餘九十九人並封鎭國將軍

堅瓠廣集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田十八歲娶妻一年一胎子皆孿生三十六歲有三十六人郡守給庫銀百兩院司賞賚有差

周禮以仲春會男女桃夭著于風詩順春生之令適配偶之宜誠仁壽斯民之道也後世惑于陰陽拘忌

月有大利小利之說民間相習成俗婚姻每在嚴冬之時日至之後夫冬主閉藏冬至以至立春數十日內微陽萌生全須長養以供開春一年之用所以月令于日長至有禁嗜慾之文較夏至之節嗜慾尤加謹焉後世偏于此時嫁娶男女何知恣情縱欲以致體厚者殘質弱者夭凶折之故多由于此而人弗知也

鶡冠子天氣發牡而後施地氣發牝而後化董江都曰天地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避于房李覺年百歲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張翠九十餘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耳包宏齋八十八曰喫五十年獨睡丸

人貴精氣舍精何有氣貴精神舍精何有神貴精理舍精何有理貴精采舍精何有采貴精光舍精何有光

陶侃小字溪狗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磚頭王荆公生時因貛入產室小名貛郎皆取物爲假之義盧園山叢談王仔昔謂介甫天上之野狐也李士寧面以貛兒呼介甫按王生平事亦于二物爲近

蕭穎士每鞭撻其僕僕愛其博奧而不忍去穎士徒博奧耳不能變化氣質有愧此僕多矣

柳仲塗烹淮臨令之奴張乖崖殺長安人之僕皆古今快事

李懷光叛唐而養子演芬不能易心夏貴叛宋而家僮洪福不忍求活

宋史歐陽脩傳及晁氏六一居士集志公不悅于夏竦黨論起汚以甥事左遷知滁州其後蔣之奇又用帷箔語誣之力解機務

宋賢事彙歐陽公以韓范爲知制誥時文致其罪者云與甥亂實欲傾韓范也

世傳梁師成爲東坡出婢所生係坡遺體此必當日惡坡者所誣因梁頗庇蘇更證成其事耳如歐陽盜甥當時已辨明韓世昭私誌仍以私憾坐之小人之誣君子大抵如此蓋君子于出處取與諸大節光明磊落無可瑕疵必假曖昧不明之事汚其生平使人無可質辨可慨也夫

宋賢事彙司馬溫公夫人爲買妾公卒不近按公卒無子揆諸無後爲大之義似少權衡

他人以年爲年雖百歲猶夭也惟顏子之壽比乾坤他人以子爲子雖百男猶孤也惟溫公之嗣無紀極

池北偶談蘇文忠公子過死金兵之亂又云文定公五世孫婦白氏金天興元年許州死難見金史列女傳

溝淵靜語程明道卒後二子相繼早逝無後

池北偶談武職舊不丁憂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傳疏爲副將孫斌請得旨定武職三年通喪之例

楊用脩曰牛飲亡殷虎酗敗楚

漢書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宣帝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

古人飲酒皆于飯後所謂酳也今始知其妙蓋酒憎其傷脾胃飯則氣實酒不致傷而能行飯之氣交有所養

羲聞之曰。漢章帝最惠民之政。人賜胎穀三斛。則不受澤之家鮮矣。兩漢賦役而賞多祿厚。無養兵故也。

俗以陸地爲白田。便水者爲水田。晉書傅元傳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數十斛。是其語所自來。

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大抵古人身大。所以食今一升爲少。若今人食升米猶多者矣。何子季曰。月食四斗米不盡。恰當今一斗餘。則眞少耳。

晉愍帝紀。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千餅。屑爲粉以供帝。

博物志謂所食愈少。心愈開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按天子貴一食。曹劌鄙肉食。孔子譏飽食。皆此義也。至劉元明爲令。所謂吾有奇術。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者。又當別論。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爲節。後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隋王劭引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燃車輪。荀勗亦識勞薪。

梁書、何允、字子季。高祖踐祚。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允對使者王果曰。吾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此言雖淺。令人之意也消。

梁武長齋。一食菜蔬糲飯。又何取饔齊。以爲佛惑其心可。以爲天奪其祿亦可。

梁陰鏗嘗與賓客飲。迴酒炙給行觴者。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爲賊擒。有人救之獲免。問之。乃行觴者。古歌云。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可以類觀。

范丹看姊病。因設食而再錢。沐並宵過姊。爲設食而不留。謂之不近人情可矣。

劉玭每自食肉。以蔬食食其子贇。于床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由是贇篤力學。

道士王栖霞對唐主昇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未能去肌嗔飽喜。何論太平。

萇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小兒以食。

趙思綰被圍。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數千。勇無敵矣。

晉廢帝謂李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也。耶律德光報晉出帝書曰。可無憂。管取一吃飯處。

張學閶英曰。脾寬則化。腹虛則靈。又曰、每食一葷。則腸胃不雜。滋味亦盡其美也。又曰、人之所重者、食也。食之所重者、時也。

天下事。飯與字而已。非飯無以活人。非字無以作人。故殘飯者其報餓。殘字者其報盲。

宋書、陶潛性嗜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按予嗜飲。性復率眞。五柳先生洵我師也。

文信國自奉素豐。當國難日。食苦自厲。孫高陽自奉素豐。當國難日。亦食苦自厲。是故曰。賢者不可測。又曰。丈夫爲其難。

飲食有二種。如何曾日食萬錢。猶難下箸一流。直作孽耳。如某僧所云。下喉三寸知何物。遂胡亂吞吃。又

豈中道耶。養生之宜。如程子約而精可矣。

雞、豚、魚、鴨。腥中四維。韭、莧、蕨、菽。菜中四要。

宋汪革信民嘗謂人。能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

明史方技傳。能食、能糞、能睡。足人生老福。

爾雅、葖蘆萉注。萉作菔。是蘆菔又名葖也。

楊誠齋集。蘆菔爲辣玉。蔓菁爲甜冰。趙雲崧集。俗以豆腐青菜爲青龍白虎湯。

嘗食之兒不肥。選衣之子不富。

口隨味則易。味隨口則難。身隨衣則易。衣隨身則難。飲食約而精。約能節財。精能益氣。衣服樸而雅。樸能惜福。雅能章身。屋室卑而堅。卑能簡材。堅能垂久。

張文潛耒曰。大抵養生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不過寢食之間耳。

王子重詩。老婦頗解事。爲具小宰羊。豆腐也。

宋賈鼻彙鄭亭仲云。要見舊時齏鹽風味。可長久也。

呂正獻公嘗書古人句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怡腹中蟲。

馬少游云。求贏餘。遺所不知之人。徒自苦耳。白太傅云、世間自取苦人多。二語點化癡人不少。白語包括無限。大抵取苦多從貪樂來。貪樂轉得苦者。不一而足。次之貪利。如少游所云。極多。又古語云。不知足。適所欲。亦自苦也。又或惜費。剝苦太甚。又或損人利己。轉多自害。更屬自苦。又或小不如意。輒爲煩惱。此種苦尤易犯。或不圖餘地。盡手用錢。以致空乏。盡口說話。以致招怨受侮。或以得禍。皆自苦也。又或吝財。如古詩所云。愚者愛惜費。徒爲後人嗤。亦自苦也。又或求神仙。佞佛。求高官。且或妄干非分。更自苦也。

賈誼書、五餌以繫單于。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按諸所謂壞者。皆人情之所甘。而爭欲求之者。孰知鴆毒卽寓于美疢之中。而中國以之餌單于。不啻制猛獸以陷穽。然則人之甘而求之者。豈非自卽于陷穽。可不早思拔而出之耶。

漢書地理志。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音紫庾 短弱也）偸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

太平御覽。魏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飲食被服難曉也。今諺云。三代作官。方曉穿衣吃飯。

紀文達公曰。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實不傳染。

人生萬事都假。惟飲食爲實落受用。白香山謂。不開口笑。是癡人。予亦謂不開口吃。是癡人。惟不可暴殄。或致疾耳。需曰以飲食。頤曰節飲食。合斯二者。得乎中矣。

河豚肉本不毒。並能益人。其毒在子與血耳。因子與血之毒。而疑其肉。此枉也。本草辨之甚明。

本草。河豚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目花。有油麻子脹、眼睛花之語。

稗史彙編。河豚獨眼尤毒。惟橄欖木魚茗木解之。腹多刺。去其頭尾。取身白肉。用橄欖甘蔗同煮。橄欖以解之。甘蔗以驗之。有毒則黑。大抵出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一等名曰河豚。一名肥魚。按或謂大者名河豚。小者名斑魚。大者毒。小者無毒。今滬上酒肆所賣鱟麵。率以斑魚假之。人競食無恙。惟食其子者。或云脹死。其肉加荻筍蔞蒿烹之愈佳。

朱竹垞經義考。鄭元祜謂米元章論洪範五味。金曰從革作辛。辛為辛辣。使以金銀銅鐵百計責之。不能辛也。朱子門人亦嘗以為問。終不能答。

宋賢事彙。程伊川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觀畫。按此可見伊川之拘。使孔子而生後世。未必不啜茶。特不似茶癖耳。未必不觀畫。特不似畫癡耳。

朱彝亭薑薪脫粟以款賓。蒭大夏葫蘆去毛以餉客。皆為儉不中禮。湯潛菴身為巡撫。以食一雞逐其子。賢者過之。非中道也。

老學菴筆記。青城山人官道人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按食松令人壽。即此可見。

神仙傳。黃初平及兄初起。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在坐立亡。行于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

顧府。羣玉松脂服之可以長生。

蘇詩。為訪松肪寄一車。注。道家有服松肪方。

王阮亭詩注。松肪賁罷方兩蹠。更千萬年無終窮。松肪、松脂也。如膠者善。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

曲洧舊聞。東坡作石炭行。然石炭不知始何時。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則用世久矣。今西北處處有之。按今湖廣亦出。不獨西北也。

楊升菴曰。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綃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灰飛。綃則餘燼而已。見博物志。

宋代宮燭。又以龍涎香貫其中。更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戰國策載楚王宴羣臣絕纓事。蓋附會也。夫以國君宴羣臣百有餘人。豈止一燭乎。遽云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婦人拔絕其冠纓。下乃云皆絕其冠纓而上火。是楚王之堂。明滅全係一燭矣。此好為奇說。不顧事勢之實者也。

鮑彪國策注。趙武靈王襲靴。蓋亦胡服也。

國家以帽頂定品級尊卑。有紅寶石、珊瑚、藍寶石、青精、水晶、硨磲、金銀之別。然珊瑚之假為牙骨。寶石等之假為糯米。金假為銅。銀之假則錫也。

曲洧舊聞載宋時錫典有十。謂之十樣錦。馬鞍上施紫絲座第六。今錫典中紫韁。其遺意耶。

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開晉人佻達之習者。融也。

陳元方喪父。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矯情之害甚矣哉。

漢景帝好儉。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故為不潔。以此得幸。梁武帝幕侍臣衣冠褶襦。曰卿衣帶如龍。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皺。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上求魚臣。乾谷信哉。

古人之子。體常欲其勞。今人之子。體常欲其逸。故古者一坐必以踞地。一車必以身立。乘及祖而觀割跣而見君之類。皆是也。凡以勞其體。而血脈周流。氣體充裕。養身養德。有守有為之具。悉以基之。後世器具日精。利用日便。而身常安逸。一遇勞苦。輒不相宜。四體漸漬廢弛。實無用之物矣。予深知其弊而不能改。少年習慣。至中年以後。又因多疾以自便。今五十四矣。肢體之類惰。殆半坐此。故書以戒後之人。

潘安仁閑居賦。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

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正字通或曰。古十兩為一斤。兵法興師一萬。日費千金。燕昭王以千金養士。皆此類也。非若後人以二十四銖為一金也。說文、二十四銖為兩。漢書、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按中人之產。適當今二十四銖為兩之百金耳。千金之家。實萬金也。

漢書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按赤金蓋銅之美者也。如今鑄錢是矣。俗以黃金之美者為赤金。

張釋之于漢文帝時。以貲為郎。司馬相如于景帝時。以貲為郎。捐官之制亦舊矣。相如不足道。季友之守法不阿。獨不嫌銅臭耶。

自古論貧富者。蓋合宮室、服御、飲食、器物、一切而論。觀左傳鄙富哉家三徙。鑪石之縣不移而具。可見彼人專以田土金錢粟米為富。有終身不知享用者。守錢奴亦愚矣。

漢初猶聽民鑄錢。自賈生諫放民鑄錢。倡收銅之議。後始議鼓鑄。至今用之。其實國家煩費少利。盜鑄之獄滋煩。徒飽官吏罏頭之橐耳。不如漢初之法。聽民自鑄。特嚴攙和鉛砂之禁。公私兩便也。

子華子。夫物之有財者。不可以知力竊也。崇金以沙。固玉以璞。

范蠡是春秋時一妙人。蔡澤是戰國時一妙人。陸賈是西漢時一妙人。

論有甚美而不可行者。如賈讓論治河。以徙堤之費。徙數郡之民。不與水爭。可使永逸。甚美也。然人滿之時。焉有此閒地徙之乎。韓昌黎闢佛老。人其人。火其書。甚美也。然此無數僧道。作何安養乎。顧亭林議革鹽商。聽就鹽賣稅。人盡可買。使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無損利民。可益生。甚美也。然鹽商鹽丁。賴此以食者。不啻數萬人。一旦失業。作何區處乎。事有明知其弊。實無良法。不如舊貫之仍者。此類實多多也。可輕言變法乎。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蓋聖賢公天下之心如此。婁敬說漢高都關中。欲四塞以為固。度漢德之不如周也。季孫行父亦戒其子曰。吾欲室之俠于兩社之閒。使吾後世有

不能事上者。替之益速。行父何人。而爲此言哉。孫叔敖爲其子謀寢邱。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吾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說猶信。

郗愔性吝而忠。郗超好施而奸。故君子不以一節論人。

愔、以多藏爲利者也。超、以賈國爲利者也。多藏之利小。賈國之利大。如超者。所謂小人喩于利。

郗愔好財。其子超開庫散之。顧綽放債。其父毀取券焚之。

愚者樂守錢。知者樂用錢。貪者樂聚錢。廉者樂散錢。

漢以來。孝廉之舉。例皆隨上計吏赴京師。而其時貢禹就徵博士。猶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北齊書儒林傳載負笈從宦之徒。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非又其甚者耶。

齊武帝嘗非周洽曰。洽廢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賵賻。此豈以清爲惡哉。蓋亦惡夫周洽之行。有所矯而出此乎。

合浦採珠。去而復還。孟嘗之化也。連州鍾乳。盡而復產。穴人之給也。君子以爲猶化也。

張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

尋樂編云。外地潔。則內地亦潔。外塵去。則內塵亦去。故掃地爲清心一助。余曰。詩不云乎。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事之近人情者。犂王弗禁。以淵明之胸次。猶藉弦歌爲三徑之資。以子美之高明。思寄微祿爲薄田之計。

蘇長公曰。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黃山谷曰。男兒邂逅功補袞。烏倦歸巢巢歸本。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吾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醺。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按葛籠未知何解。想其時無紙。必以葛糊窗。猶後世之以紗糊窗耳。紙大興以後。糊窗費省而使眞萬世之大利也。

宋賢事蹟。范文正遣子堯夫取麥。後閱石曼卿三喪未舉。因問堯夫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此事書影力辨其誣最核。大抵人爲惡。則天下之惡歸焉。人爲善。則天下之善歸焉。麥舟之說。尤可念矣。

人得志後。厚待宗族。不可以恩仇論。蓋爲其同宗共祖。錫類之情。自不容已。厚族屬。卽厚祖宗也。卽如范文正。幼時貧困。隨母下嫁朱氏。族人無一撫卹之者。以俗情論。宦後卽不卹族人猶諒之。乃爲義田。一視同仁。至今范氏永賴。可見大賢之心廣矣。薄于我之族猶如此。況厚于我者乎。

漢書公孫弘傳。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給之。按弘以布被自奉。以俸祿與人。何可厚非。

晉書山濤傳。祿賜俸秩。散之親故。按此可見竹林七賢。非專以散誕名高者。

人之于錢。猶魚之于水也。故錢本文從泉。泉文爲白水。人之于錢。猶兵之有戈也。故錢今文從錢。錢文爲金戈。利害兼者。錢也。惟處之以義。乃可享其利。而避其害。

程伯淳得丹書。試之而不肯服。蘇子瞻獲金方。置之而不肯爲。程固正矣。蘇亦豈人所能及者乎。後人之

議蘇者。吾恐其陰恨金方之不傳也。

荀子知節國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與孟子安富尊榮同意。人君亦何憚而不爲哉。

言汝清高。豈范史雲（冉字）黛。而云不盜我粟耶。（詳黃山崧後漢書）汝欲作沐德信（竝字）耶。（詳典略）公是韓伯休（康字）耶。乃不二價乎。（詳後漢書）清名之不可掩如是。君情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書字）耶。（詳三輔決錄）終不如臨沮鄧生（名盡）。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詳書五行志）吝名之不可揜如是。

嚴君平對羅冲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尙餘數百。塵埃厚寸。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相州客對王曳曰。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足。按此止可爲一人之法。

五代史袁正辭積錢盈室。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又趙在禮去宋州。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復鎭宋。乃戶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逸周書文傳解。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昔人謂世間好事。都從舍錢起。不好事。都從不舍錢起。眞格論也。

從井救人。實不可。委身飼虎。更不宜。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可終身行。能近取譬。

白圭致富。其要在與奴僕同甘苦。夫既與奴僕同甘苦矣。何須富哉。

同一餘財也。疏太傅不遺其子孫。范文正不私其子孫。然疏耗于酒食。而一時高之。范制爲義田。而百世賴之。漢書不云乎。不費財于無謂。孔子不云乎。以與爾鄉黨鄰里。范爲正矣。

度倘以自焚營積取勝。孫恩以多棄寶物得逃。

朱子謂蘇云。仁不掌兵。義不掌財。予謂惟仁可以掌兵。惟義可以掌財。誠哉是言也。老子曰。惟慈能勇。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貧無富不怨。賤無貴不悲。富無貧何樂。貴無賤何尊。惟豪傑之士。不因貧而瘠。不隨賤而卑。不恃富而豐。不藉貴而崇。

天豈不欲盡人而富貴哉。勢不行也。高者山。下者澤。有聖人者起焉。高者限之。使不至亢。下者防之。使不至隳。是爲財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

水火、至養人者也。而亦能害人。況其他乎。貪利者。知其養而不知其害。于水火思之可矣。

食色、商人之所賤也。舍此則無人矣。聖人惟受之以節。乃足以養身而保性。常人之貪與佛老之矯。皆非也。

大意欲慳耳。而美其名曰儉。然不愈于吝乎。大要教謟耳。而託其辭曰謙。然不勝于傲乎。

儉然後不豐。而可以自給有餘。廉然後不貪。而可以技求交泯。

人身所須之物有二。一曰適于用。一曰雅于觀。皆必有節焉。奇技淫巧。害身不小。

肥者、血氣內充者也。取人之肉。補己之肉。未有能肥者也。富者、經理有道者也。取人之財。益己之財。未有能富者也。

有自然之利。有巧奪之利。自然之利。聖人不惟不惡之。且亟欲與之。孔子曰節用。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大學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孟子言制產樹畜。言食時用禮。千古興利之法。莫精于此。無論出處窮通。皆可行者也。而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又曰。小人喻于利。且罕言利。大學言爭民施奪。悖入悖出。孟子開章言王何必曰利。闢利之言。反復周詳。不勝紀焉。凡以惡巧奪之利也。吾見今人專恃巧奪之利。不務自然之利。每遇一人。必揣度焉。弱者賤者。則强買豪奪。强者貴者。則知取術騙。騙而爲技。諂而爲求。汚而爲盜賊。乞丐之行。險而爲殺身覆家之舉。一日之中。百年之內。精神魂魄。膠膠擾擾。無非以巧奪人財爲事。然而卒勞者多。徒喪日月。卽時得之。無源之水。朝滿夕除。吾見有積累千金。不能一飽者矣。視自然之利。無大盈。無大絀。直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終身不竭之妙。然後知能謀利者。莫如君子。不能謀利者。莫如小人也。從事自然之利。則利可恃。而心術不壞。天且降之福焉。從事巧奪之利。則利不可恃。而心術大壞。天必降之禍焉。

一前輩詩予曰。古之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今之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貧且賤。其餘不足觀也已。此慨世之言。未嘗不切中流俗也。

宋張俊最富。田租六十四萬斛。家多銀。鑄毬懸梁閒。號不奈何。可發一笑。

姜氏筆談。有人乞副憲孫薪。向地方官說情。許以重賂。薪斥去之。謂此言入于我。卽是入耳贓也。

曲洧舊聞。王將明當國。受賄時。語曰。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

司馬溫公訓儉示康曰。張文節(知白)爲相。答人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乎。

潤泉日記。宋高宗減婺州貢羅。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按高宗只一件。不復仇。便了卻畢生。然其言實可法也。高宗又曰。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言行相反如是。

宋賢事彙。呂榮陽公(希哲)曰。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金委人。相讓久之。觀此。世言無好人者。可以愧矣。按今優人扮孝肅斷婁裹贈金事。蓋從此影出者也。

金劉氏祁歸潛志。大梁圍城中。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

鐵圍山叢談。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于廟卜曰。若百錢一擲盡面。則捷。左右諫。儻一不如意。恐沮師。狄不

聽。一擲盡面。舉軍驩呼。狄乃釘錢于地。果大捷。後乃知爲兩面錢也。

又云。于闐國寶鐺。投以水。頃輒百沸。一鐵鐺爾。主客于賈使常見之。按今于闐已內屬。其鐺果何在耶。

西京雜記。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

楊升菴曰。晉惠帝時。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類文載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作。民有曰。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爲諭。綏有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按權亦錢也。

又曰。南宋孔顗鑄錢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鋊音裕。五音譜。磨錢漸銷也。往年中官闕外庭曰。牙牌磨鋊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錢不禁用。米不禁食。人不禁老。錢不禁用。不如節用。米不禁食。不如少食。人不禁老。不如忘老。

道光己亥九月。武昌明雨田(峻)太守。延予閱文。同事沙別駕(鸞起)述一套中庸錢贊曰。天命之謂錢。率性之謂錢。脩道之謂錢。予戲續之曰。錢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錢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無錢。恐懼乎其所無錢。莫見乎錢。莫顯乎錢。故君子愼其錢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錢。發而皆中節。謂之錢。錢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錢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乎錢。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合座捧腹。以爲快于魯褒錢神論十倍。

諺謂醵飲爲平夥。有雇工種田。甚費而無大利。亦歎爲平夥。予笑曰。豈惟是哉。天下事。皆平夥也。推而極之。天子之與庶官。皆是也。特期于平耳。國語曰。利者、天地萬物皆將取焉。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此不平不夥也。思之令人封殖之意也消。

貧不知有富。則不貧矣。賤不知有貴。則不賤矣。窮不知有達。則不窮矣。

有天倫之樂。有詩書之樂。有閒適之樂。有富貴之樂。前三者之樂。淡而安。後一者之樂。濃而險。吾于淡而安者。蓋備有之。濃而險者。幸不與焉。使猶有所怨尤而覬覦。則負天甚矣。故以三樂名其軒云。

人幸而處富。或反以吝而憂。是失其富也。不幸而處貧。或妄以貪而憂。是益其貧也。白香山云。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知言哉。

孔毅父續世說。唐夏侯彪之上新繁令。以十千付里胥。買五萬筍。曰。吾且未要。寄林中養之。至秋冬。成一竿十千。遂成五十萬。貪猥不道。皆類此。

蔣坦菴(靄文)曰。勤則勞心思。束筋骸。儉則惜物力。淡嗜欲。勞心思則神明清。束筋骸則精神聚。人之畜德成業。恆在勤也。惜物力則不傷財。淡嗜欲則不傷生。人之造家頤壽。恆在儉也。

蘇文忠公曰。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

顧氏日知錄。人聚于鄉而治。聚于城而亂。聚于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後漢書。陳蕃不好掃室。客怪之。蕃曰。大丈夫當爲國掃除天下。何掃一室耶。按此謬爲大言耳。掃除天下。正于掃一室始。所謂居家理。然後治可移于官也。蕃卒以疎致禍。于此已基之矣。

善哉國者。必于道之除。道除而專輒不聲矣。善視家者。必于室之潔。室潔而其人多勤矣。詩不云乎。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晉書虞預傳。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按此卽近世辦差之說也。爾時已然矣。

廷杖最爲明之弊政。猶杖于朝耳。正德四年。劉宇爲左都御史。輒以小過笞御史。張璧爲岳州知府。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撻主簿一人至死。舉草劾欲上。不勝忿。投筆死。嘉靖中林俊嘗極言廷杖之弊。帝但下所司而已。詳明史

黃帝硯名墨海。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筆不活。筆墨硯由來舊矣。陔餘叢考。曾詳言之。

齊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嘗用拙筆。以此見容。惜薛道衡見不及此。劉孝綽善草隸。以書似父。變爲別體。李含光善書。或謂筆迹過其父。遂終身不書。惜王獻之見不及此。

宋岳珂玉楮集載新塗筆工事。謂歐楮所用筆。極難製。常人試之。絕不堪。閱一輒史書。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耳。珂賦昆陵張顯筆寓意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皐夔衡霍無古今。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

楊升菴曰。宋徽宗以蘇合油燒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做爲之不能。謂之墨妖可也。

解縉始製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行帳戶籍之法。

屠隆研箋研池。墨跡久浸不浮。名墨鏽。爲古研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誚。

秦時方有紙。世傳宦者蔡倫所造。其利萬世無窮。文房列爲四寶。舉其重者而言。實無往非寶也。卽如一窗。風寒難當。紙障卽免。雖玻璃紗布不逮也。且玻璃之類。所費不貲。豈貧家可辦。紙則取攜甚便。近年更知嚴冬玻璃能引寒氣。尤不如紙細。推其類。有萬不可離者。大抵人倫今不如古。利用古不如今。紙其一端耳。倫獨非宦者乎。何遂無才。

几有二。戰國以前之几。皆手所憑也。席則所坐也。以几爲坐具。自漢以後事。坐几斯倚棹矣。案亦有二說。文、案、几屬。張平子詩。何以報之青玉案。孟光舉案齊眉。則椀也。

逸周書。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寶之。夫以紂焚身之餘燼。武王亦何所取。又云。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大抵逸書多附會之言。

陳氏禮器曰。山有玉而草木潤。身有玉而毛髮黑。按以玉殮者。尸不壞。則玉之養身可知。

薛氏頌曰。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三尺。二本三柯。四百六十條。云南越王趙佗所獻。

李氏時珍曰。趙佗謂珊瑚爲火樹。

楊升菴曰。莊子謂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邱長春謂世間之事。尙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宋儒乃有天地依附及天殼之說。如曾親見者。此實人所不知。亦不必知者也。蘇子瞻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物之外。方見物之眞。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也。切問近思。又焉用此。按此論最爲破的。宋儒專事穿鑿。于周公之所不道。孔子之所不言者。輒臆斷之。亦妄甚矣。後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宋儒是聽。亦愚甚矣。

嘗聞一友曰。地下何物。曰水。水下何物。曰天。天下何物。曰氣。氣下何物。曰無。無何有。無何有下何物。友不能答。使人思之。心搖搖無所終薄。眞聖人所不知也。何預我事。且食蛤蜊。

搜神記載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至。謂是劫灰。按劫灰事無慮不有。何以專在此一處。恐亦附會耳。

列子注。地以上皆天也。荀子天地比。楊倞注。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按天高地下者。其形也。其氣則一也。列荀二說。足與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之理相發。

郞瑛七修類藁。姚桐樂郊私語。皆載天開眼之說。予先君隨先祖讀書。嘗夜見天劃開一片。色正赤。頃刻卽收。

古今言日月之道者衆矣。古猶閒有躊躇。今西洋法行。幾于算無遺策。而究不得其所以行之故也。易言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麗乎天。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又曰。道竝行而不相悖。言懸、言麗、言繫、言竝行。皆形容之辭。究不得其所以行之故也。夫人之行路。南轅而越。北轅而燕。以及千歧萬徑。皆必有軌轍之可循。而稍迷猶有失路之虞。在天寥廓空曠。豈復有軌轍可循。何以靑黃赤白之道。曾不差乎累黍。說理者歸之于自然。夫天地間之自然者亦多矣。而參差不齊。卽在此自然之中。間見層出。日月何以純乎自然。曾無少差。卽偶有食蝕。亦可籌算而知。不旋踵而復其故。何也。此有神以運之者也。所行者道也。所以行之者、神也。人于雷電風雨之神。皆可信心。轉于日月星辰之至大至明者。若頑然無知。任其流轉于天地之中者。亦愚而可笑矣。然神之說。實亦不得已而爲之辭。旣爲神。何以有差。有差何以人能算之。蓋又不可解也。闕疑焉可耳。

人以常見者爲常。以不常見者爲怪。使天不常見。怪莫如日月風雷矣。使人不常見。怪莫如耳目口鼻矣。人以日月風雷耳目口鼻視怪。天下無怪矣。

山海經謂羲和國有女子名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謂日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按此乃陳氏士元格致鏡原引之如此。考郭注原文。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其義或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名其子。陳簡約其文。直謂日爲羲和之子。輒增十倍荒唐矣。陳又引山海經羲和。東方國名。日所由過處。每日出其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考山海經竝無此說。或僞載書名耳。此類甚多。閱格致鏡原者。不可不察。

列子載兩小兒爭日遠近大小。孔子莫能決。按自以遠者小而近者大爲斷。蓋大小有定形也。至日初出

之濟濟涼涼.因陽宿氣清.及其中.如探湯.因時久氣熱.且當午陽盛.猶臨火者.初炙不熱.久則熱也.不可以爲遠近之準也.常人可辨.而欲以難孔子.禦寇氏不知量矣.

月借日光之說.始于參同契.宋沈括衍爲銀圓之喩.最爲穿鑿無理.明胡正甫辨之甚明.

俗語以農時爲忙月.舊唐書宇文融傳.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忙月二字舊矣.

楊升菴曰.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呂氏春秋.後訛嫦娥.以儀娥同音耳.

漢書.星搖者.民勞也.

隋書.星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

唐嚴思書稱山川精氣.上爲列星.所以星隕地.則爲石.從其本質也.先儒謂星在天上.質輕.墜地始堅.悅生日抄.星.光氣也.落則成石.

左傳.子產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辰.參.星名.商晉分野所主之地.商即宋也.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爲大火.始改左氏本文.而參商寔辯.蔡琰胡笳拍.周天隔越兮如商參.又本于鄭氏.要之天上有辰星.無商星也.自係鄭氏之譌.後乃相沿不改.

楊用脩曰.劉晝星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史記.庶民惟星.言其衆多也.至人之感星而生者.載籍多有之.又有死而爲星者.如莊子傳說騎箕尾之類是.或感星而生.死仍爲星也.至于諸葛武侯卒.營軍落大星之類.似又星應在生之人.死則星隕.與前說相反.何也.

抱朴子.人初受氣.皆應列星之精.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

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物理論.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按風小爲和氣.大爲亂氣.恆風則亂氣之尤者.故洪範曰.蒙恆風若.

田家五行諺云.春風踏腳報.一日南.必一日北.猶報也.

五代史.段希堯使吳越.泛海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平生不欺.爾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按心存誠敬.所謂恭也.無心則恭而安矣.然吾輩正當以伊川爲準.

釣磯立談.渡水者.以朱書禹字在手.則不溺.

字紙灰壓風暴.海舶多收之.云洒水上.浪即平.

道光甲午四月朔三日.半夜後大風.予隨吳滄齋學使安陸試院閱文.時睡初醒.但聞萬鼓齊鳴.初以爲雷.其聲不斷.而屋搖地動.門窗擺扑.始知爲風.人起.然燭者吹之.旋轉如紡輪.圍簷盡圮.屋脊吹去數里.時南門城樓上.予等所坐船.猶泊安陸河下.損壞數十隻.淹斃水手數十名.自樊城以下.壞舟溺人.不計

其數.浮屍遍河.襄陽舒司馬全家覆沒.所剩本身及母與妻妾.遂三人共扶母上岸.僅免.而舟已覆.亦幸感也.制軍訥爾經額.閱堤.舟泊沙市.將覆.白足短衣.跳岸上.雹大如碗.走避廟中.免.然是年竟解京山呂家潭堤.天門柘樹河堤.漢川彭公垸夾街堤.使災民獲薄收.實制軍力也.

楊升菴曰.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按此說.顯確.然西南風連日太大.必有蛟水之患.殆西南陰滲之氣爲厲與.

說苑.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按此令人厭勝之意也消.

天之陰氣暴作者.雨不久.陽氣漸作者.雨必久.漸之可畏也如是夫.

占晴諺云.七陰八不晴.逢九放光明.順驗至九爲陽數.陰極則陽生也.

松窗百說.諺云.龍多乃旱.

伊川語錄.霜與露不同.如言露結爲霜.非也.按詩明云白露爲霜.宋儒多臆說.即此可見.

詩補傳.霰.米雪.又曰粒雪.說文.霰.稷雪也.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向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于此.續齊諧記.束晳駁摯虞之論曰.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沈約宋書曰.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今所用自立春至大寒十二節.本逸周書時訓解.周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殷改正朔.以建丑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漢書惠帝五年.冬十月.雷.夏大旱.是十月雷主旱也.時猶用秦正朔.故以十月爲歲首.又秋八月己丑.相國曹參薨.按道光癸巳十月.大雷雨.甲午夏旱.然不旱之地亦多.豈占有此應彼不應者耶.

道光二十三年.歲癸卯三月二十日夜.大風雷雨.漢川縣分水嘴民黃某新構棧房.因雨入房.取具蓋棐子.旋風捲其房.黃爲屋梁所擊.全身靡碎.其莊屋離里許.住屋又離數里.同時均爲風雷所捲.住屋前係烟肆.器具毫無所損.凡黃姓之什物.擊碎無餘.黃固積惡之徒.風雷擊之.明察如此.分別如此.世謂無神明者.何說之辭.

蘇文忠詩集自注.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

崔實農家諺.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淸異錄.雷爲驚世先生.電爲千里鏡.

楊升菴曰.大霧主晴.故劉夢得詩云.將晴霧先晉.又耿湋云.重霧報晴天.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貴賤.蓋老農有驗之占也.予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上句亦本諺語.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

春秋感精符。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
占驗書。二月十二夜天晴。主一年風雨調。百果成實。諺云。重陽無雨。麥收湖底。試之屢驗。又重陽日無雨。
則立春、元旦、元宵、清明、四節無雨。亦驗。
楊升菴曰。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漢書列子參之。則天地已始終兩度矣。其孰爲是耶。按邵說本屬臆斷。賴有漢書等與之相難。且易繫辭明云。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乾坤不毀不息。如邵言則毀且息矣。中庸明云。悠久無疆。如邵言。則有疆矣。人不信孔子子思之言。而惟宋儒之邪說是從。眞不可解也。讀書種子。惟用脩乎。
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宮指十二月。十日。一宮。一月。三宮。十二月。凡三十六宮。春爲元。元統亨利貞。春亦統夏秋冬。故曰都是春。直捷了當。餘皆支離之說。
三豕渡河。非譌也。隱語耳。支干皆有五亥。如乙亥一豕。丁亥二豕。己亥三豕。辛亥四豕。癸亥五豕。當時隱語。如絳縣甲子之類甚多。埤雅謂己象蛇之形。故子夏謂爲己亥。此亦以隱語言之。然于三字。終欠明了。已象蛇。又添股也。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注。地慝者。癉蠱。
鄧康節題安樂窩云。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漢書杜周傳。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按陰應靜而動。故爲盛。
五雜組。秦晉高燥無水。地動輒裂數十丈。室每陷入。渾合無縫。閩廣地動而不裂。得非近水滋潤之故邪。
唐本紀。克用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于此戰乎。後存勗出兵。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
萬庚湧翠亭記。江南爲山水窟。江西爲風月窩。
愚見紀忘。艮嶽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按金時去宋未久。艮嶽何以遽淹如此。徽宗當日勞民傷財。作此花石綱。禍延天下。以致亡國。轉瞬消歸烏有。求其遺址。亦不可得。荒淫之君。不亦可悟哉。
楊升菴曰。地志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則盛宏之荊州記。記載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又記沮水幽勝處。稠木傍生。淩空交合。危巆傾岳。恆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靑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按予于道光甲午暮春。由武昌泛舟至荊州。由荊州至荊門。至安陸而歸。往返一千餘里。形勢以荊門爲最。虎牙關爲荊襄門戶。勢頗雄奇。而象山泉水回環。致爲幽邇。使人身世兩忘。昔陸文安公守此。政績最著。自號良有以也。予紀遊詩。

沁我心脾。滌我垢。象山山下第三泉。謂此。文安祠傍。有道氣。毅疑子靜復生。特祠隘陋不稱耳。書院舊名。本屬象山。因乾隆間知州舒興龍鑿得一泉。創建亭池。經營頗盛。因易龍泉。然千載下。惟知有象山也。因閱盛記。並識此。
楮致鏡原引王制。山者。安靜養物。按王制無此語。
顧林亭勞山圖志。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說。秦皇屢登此山。求之齊人。苦其供億。名曰勞山。
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張華論之。銅澡盤應洛鐘宮商相諧事。亦張華論之。天見中記。
酉陽雜組。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
許彥周詩話。司馬溫公遊嵩山峻極院。題壁間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
武夷山記。武夷君于八月十五日。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上下。大會鄉人宴飲。曰汝等皆吾曾孫也。
吳栻武夷雜志。春見山容。夏見山氣。秋見山情。冬見山骨。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盩厔縣。正字通。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唐韻盩音周。厔音質。
池北偶談。湖南郴陽縣滣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如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棄言如此。按予少時至滣溪。曾覩此鏡。一黑石。微光。毫無所見。凡事親歷。則附會自破。大抵然耳。
五代史。涇爲地。尤高涼。唐人常以五月上涇避暑。八月下涇。
宋史章惇傳。謫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惇平步過之。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又宋人說部載。惇與子瞻遊寺。聞有虎。約往觀。子瞻半道還。惇竟敵纔馳馬觀虎。虎亦逸去。惇還笑曰。子瞻終不如我。以俗眼觀之。惇之膽氣。信邁于軾。以道眼觀之。則惇眞小人行險以僥幸。蘇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也。
漢書溝洫志。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又曰。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賈讓言。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又曰。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按此說本長。但以人滿之時。亦將何地以徙此民哉。恐聖人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必更有道也。堤防之設。實萬不可已者矣。
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梁時封閩王。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下士。又建學四門。教閩士之秀者。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闢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池北偶談。康熙庚戌。潘臬置酒邀客。趵突泉畔。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踣墜而死者數人。又云。貴陽城西南有聖泉。貴人至。輒沸起。驗者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諸大吏日遊泉上。不沸。未幾亂

作。大吏死之。
神仙傳。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按予鄉頻被水。嘗思此語以解之。
唐史稱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素遠。求通譜不許。銜之。世傳杜固有王氣。諸杜居之。衣冠世美。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遂不顯。
唐書黔州黔中郡。屬江南西道。王應麟曰。黔中。漢改爲武陵郡。今鼎澧辰沅是者。一統志。今爲辰州府。按今稱貴州爲黔。辰州之爲黔。稱之者少矣。
成都記。元魏伐蜀。營于相如琴臺。掘塹得大石甕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
漢武上泰山。聞呼萬歲者三。明是人呼山應。豈果山呼耶。古今作僞率如此類甚多。如歷朝外國金葉賀表。皆中國人作以自張。猶山呼之類也。彼言語不通。豈知中國文義耶。
左傳。楚子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杜注。絰皇。冢前闕也。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可見冢前之葬。正自無礙。
博物志謂漢滕公薨。送喪駟馬不行。掘地得石。有銘。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又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此說亦見莊子。可見葬地自有定數。後世惑于禍福之說。妄求善地。烏可得哉。
衛端木叔之廢家也。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之裸葬也。班史氏以爲賢于秦始皇。此執達貧速朽之說而過焉者也。然一可以破吝。一可以醒癡。
漢書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
梁書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按昭明好讀書。而不明理。故信道士之言。不知人生有命。豈地所能不利。又豈厭禳所能幸免。卒因此啓小人之讒。致梁主之恨。身死而其子亦不得立。觀于此。惑者可以悟矣。
唐崔蕘封掘黃巢谷金桶水。而黃巢遂衰。此與祖墓無關。明邊大綬伐米脂賊祖墓。而李自成果敗。然唐高祖初起事。衛文昇發世師等十餘人。亦于關中發帝墳墓。而乃浸昌。又何耶。闖賊天實誅之。非關地也。
羊叔子自鑿其祖墓。以帝王之疑。不可居也。郭令公不論人之伐其祖墓。以君側之奸。不可動也。是之謂見大。須知羊墓不鑿。未必有後。郭墳被伐。固無損其富貴多男也。
張耆以厚葬完軀。晏殊以薄葬碎骨。君子終不以彼易此。道其常也。
漢川垌塚。譌傳最多。按萬姓統譜。載宋有垌夫。嘉定間進士。漢川人。則爲垌氏之塚無疑。歷來作志者遺其說。
漳河掘得曹操塚。見聊齋誌異。常州呂城恪關壯繆廟。掘地得呂蒙墓。見仇滄柱杜詩詳注。公安縣懷古詩下。
宋韓淲（仲止）澗泉日記。紹興時。万庭碩使金。見陵皆遭發。惟昭陵如故。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按哲

宗紹聖行新法。剝喪宋之元氣。以至于亡。遭發似有天道。
晦菴文集。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看雪不積處是穴。
顏氏家訓。一日放臂。沐浴而已。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棺器率薄。藏內無甎。吾當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隨。親友來餽酬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不聞申甫祖墓在嶽也。聖母禱尼山。孔子生。不聞孔子祖墓在尼也。眉山生三蘇。草木枯。不聞蘇祖墓使然也。大抵聖人之生。由宇宙元氣之會。豪傑亦天地之間氣所鍾。而非緣一坏土氣。聚其先人之遺骸。而滋長之也。夫以祖父在生之氣。不能使子孫貴賤壽夭。一例合符。而謂已死之骸。轉藉地氣以蔭子孫。何異索烈火于塞灰也哉。三代以前之書。別土性者莫詳于周禮大司徒二曰族墳墓。冢人曰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豈能如後世擇地而葬。南北東西。惟其所欲哉。而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下至公卿之貴。綿延千載。以後世興衰之數計之。相去懸絕。古不擇而福長。今以擇而禍促。人亦可曉然于福善禍淫。別有其端。而不關于祖墓審矣。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孔安國注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尤與後世龍穴砂水之說相左。卜者不可知之辭。果如後世形家目覩手揣。安用卜哉。且王制曰。葬地不請。謂有旅葬之序。故人不得請。亦不得請于人也。又安能如後世之擇而買哉。豈今人孝。古人皆不孝耶。風水之說。始于郭璞。善哉楊誠齋之言。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不免于刑戮。子孫衰微。是其說已不驗于其身矣。後世尊信之。不亦惑乎。且使必有墳而後興。如鶴林玉露所載。京丞相仲遠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何以稱焉。近今廣東一帶。地氣不能久葬。必起而火化之。而廣東之富貴不絕也。子孫不絕也。又何以稱焉。趙東山汸曰。盛衰消長之變一定。不可推移。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而葬者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宜乎司馬溫公欲舉其書。全燒之也。要而論之。天理滅而地理之說始興。夫人苟存天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身後斷無水浸蟲蝕之患。天理既滅。而徒求之地。是猶畔其父而求見庇于母也。豈可得哉。功利中于人心。至以親骨求富貴。假安親之名。而爲自利之實。卽此一念。已干天譴。尙何福之有。人非窮奇。不爲葬師。慣以術誘愚人。遷易其祖父之墓以爲利。是非得失隨人。遷就迄無定理。于是踵至者。復別出一說以破之。甚至屢遷不已。而其家破矣。福不可求。禍輒旋至。甘蹈覆轍。良可哀也。夫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豈無道哉。如程子避五患之說。所謂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是矣。余尤有說焉。用趙吉士稱土之法。最有實據。蓋土重則氣必聚。氣聚則風水兩安。又必謹擇高阜。不爲水潦所及。然此皆意在安親骸骨。與禍福利害無涉也。近世信形家言。下窆亦葬。諺曰地有眞氣。客水不侵。夫以水淹土。無處不到。何眞氣之能禦哉。極不達理之論。而甘信之不疑。足見人心之蔽。將何術以開之哉。呂氏春秋節喪篇。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可破俗說之謬矣。

張文忠公居正葬地論曰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右之賢貴門世胄鱗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工于爲人謀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又曰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文忠此論最爲曲透

藤云山中果有王侯地何不留他葬爾家使地師口塞又云要得窮撤祖宗使信地師者意消

池北偶談沙隨陳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吉得正而斃則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蔣心餘天平山謁范墳詩世祿報賢臣德者福之基如何妄庸子侈說山川奇形家綴附會萬芴排婁差天平勢嵯牙石惡傷士稀戈戟雜虎豹積鐵含凶威破軍列門戶望之心已危苟藏鄙夫骨殺戮慘禍隨指此爲吉穴發祥理難期誰造相冢經展轉飾言詞地靈苟可盜天柄無從司趙雲崧阜城地咏古詩從來王霸關天意水土安能司其權得地者便可僭竊是謂有地而無天道人之論實獲我心

沈溺于科舉時文爲富貴迷也沈溺于堪輿葬地并爲鏡中之富貴迷也人之愚蓋有愈趨愈甚者焉

有一溺于葬術者予曉之曰使葬術而可信今之天下猶盤古氏子孫矣夫以帝王之力猶不能使其祖墓常保子孫之富貴況士庶人乎亦多見其不知量矣

堅瓠集載隆慶戊辰劉侗恭修其祖墓掘得朱晦翁卜墓石刻云天聚戊辰葬此邱藤十八紀出公侯云云後題秘書郎朱熹記按天聖乃元仁宗年號晦翁南宋時人何得元時猶作秘書郎爲人葬墓且其辭鄙俚不問而知爲里俗葬師之附會也無知之徒采入讀易錄朱元者又采入所作周易像解之首以誇晦翁卜筮算術之神不學無稽輾轉流傳可恨可笑一至于此

人只知李太白天才狂豪千古不知其人品高絕嘗與友遠遊友病沒代營其喪後友家無力歸櫬乃親以刀滌其腐肉負骨徒步歸葬誰能甘此臭穢誰能效此奔波眞豪俠眞神仙眞聖賢特爲表出

孔子陵生蓍草太白墓產筆蘆氣之感而有眞如是筆蘆事見池北偶談

井中石箏爰破厥冢墓上紅光竟赤其族好談祥異者鑒惟庸

華陽國志載漢光武報公孫述書曰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按此則漢末當塗高之讖世祖時已有之魏之代漢數也然漢九百二十歲之讖卒不驗所以讖語未盡可憑而張滿作惡被圍歎爲天文所誤也

後漢書光武本紀論光武生于濟陽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王長卜爲吉不可言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方士夏賀良上言哀帝云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于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按方士之言非不驗而光武實再受命于此見天命難違而厭勝無益矣王莽改貨泉或以字文爲白水眞人蘇伯阿至南陽遙望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非偶然也

魏拓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李翹曰正以往亡日出賊意外耳二說最可破天時之說

唐德宗奔奉天先時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請修奉天城云云見通鑑是術士有驗矣然使德宗而知爲君者豈有離宮之厄哉

天與人各居半常人不足乎半者也術士以數算天祇得其半實人以理測天亦得其半惟聖人至誠至明與天合一得其全而不言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則禍福爲之主也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仍人爲之主也人非寡心凝神則無由趨福而避禍然非純壹于善心無由寡神無由凝也故曰積善餘慶

十六國春秋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李雄欲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于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成都即拜丞相稱曰范賢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嗚呼老學究得此亦幸耳然其讓李雄則智也范石湖吳船錄丈人觀二十里有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按此則以長生爲仙矣史記長生曾事漢昭烈至李雄時已二百餘歲

韓昌黎爲李虛中墓誌稱其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後以餌黃金服食冀不死疽發背卒豈明于算人暗于自算耶抑貪生之念汩其明耶

唐自穆宗武宗皆以服金丹致疾而崩宣宗又服之甘蹈覆轍而不悟何耶大抵名爲求長生實則助淫故樂從方士之言耳

金丹害人見于史冊不勝枚舉有一說謂服丹者須轉生數世之後丹毒盡而其效始見其說載書影荒唐可笑

李蕭遠運命論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思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吳子胥之屬鏤于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于楚也按此最足以醒瞶瞶

唐鍾輅著前定錄自序云蓋達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足以自警其後宋人著分門古今類事更廣其說終以爲善而增爲惡而損二門其旨愈備

諺每云有天理無道理有道理無天理驟聞之甚笑其謬天與道豈有歧哉歷練人情而後知其亦有說焉有天理無道理者謂其心本無他而感事偶誤者也有道理無天理者謂其假仁仗義而借公濟私者也一則學術之差一則心術之壞也學術之差陷于不自知雖有過無大可也心術之壞意無在非惡雖刑故無小可也然而有天理無道理者王法每得而繩之有道理無天理者王法不得而誅之然王法得而繩之天每恕之王法無從誅之天每怒之是故天至明天至平

清波雜志。虞仙姑詔謁蔡京。京餞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按曹操爲犬。李林甫爲牛。秦檜爲豕。魏忠賢爲蝦蟆。傳不勝紀。奸人可不知懼與。今以人變物。輒謂佛氏輪迴之說。置之不信。不知牛哀化虎。及程生馬。馬生人之類。莊子已言之。近貴州有人病化爲虎者。不一而足。夏蟲未可不信冰也。賓生云。忽然爲人。或爲異物。是時佛說未行。言已如此。

五代史。周太祖郭威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宗族于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蓋知其曲在己也。按此有天幸。豈眞威有愧屈之意哉。死生有命。不由人操。于此亦可見矣。邊大綬掘李自成祖墓。得保虎口餘生。皆此類也。

張芸叟（民舜）畫墁錄。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濯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與。恨爾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爾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父因以曾名之。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

自古聖賢轉世爲人。往往有之。而莫顯于宋之王文正公曾。爲曾子轉世。明之賀文忠公（逢聖）爲端木子轉世。于紀載皆有明徵。文正一生大節。不愧曾子。而黜退丁謂。路兼權術。正君子之德慧術智也。文忠一生清節。與端木之富不相肖。其見之經濟。亦不及端木。而死國大節。正稟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明訓也。相傳應城程學時先生（大中）誕生之夜。其父夢孔子送一賢至家。故乳名來。孔程之文學。誠有可觀。然文學之外。無他表見。或夢境虛幻。不足憑耶。

太平廣記載孔子現住海中廣桑山。子路轉世爲韓滉。有異志。孔子作書戒之。其說甚誕。豈有有異志之仲夫子哉。

王凝齋楓秋燈叢話載雍正中。或鑒陳思王廟碑。王顯靈尋事。附論曰。子建詩篇。寄託遙深。每多閔時傷亂。抑鬱難言之隱。黃初以後。發譏投罪。固宜爾爾。若建安之世。身爲王公之子。何求不遂。詎非不滿乃父所爲。而又有不忍明言者與。向使得立爲嗣。居然一晉室之桓沖矣。英靈至今如在。不亦宜乎。按此論足以表微。

王隱晉書。蘇韶仕中牟令卒。韶伯父節。夜夢見韶。言顏回卜商今現爲脩文郎。脩文郎凡八人。鬼之聖者項梁成。賢者吳季子。

池北偶談。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于二相廟。謂子游子夏也。

楚語。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註。謂鬼殤在左右告。按今俗言耳報神。似此。

元史順帝紀。改封徽州土神汪華爲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按明一統志。汪華。績溪人。少以勇俠聞。隋末兵亂。以土豪應郡募。保據郡境。併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吳王。唐武德間。籍土地兵民納款。高祖授以總管。封越國公。歙郡十姓九汪。皆華之後。按此于竇融竊假外。更出一奇矣。汪藻有山河霸業三千里。歌舞靈表五百年之句。

唐田承嗣爲安史父子減族。立四聖祠祀之。黨惡之可笑如此。

鄭康成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七曰竈。主飲食也。按今人稱竈曰司命。直舉二神爲一。

五經異義。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嘗臘月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

後漢書梁節王傳。能使六丁。注。六丁。謂六甲丁神也。若甲子旬中。丁卯爲神。甲寅旬中。丁巳爲神之類也。老君六甲關。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壬。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明卿。按此稱疑屬附會。但驅使六丁者。信有之。則六丁亦必有神司之。始可供驅使也。

日知錄。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按國語。越王句踐于范蠡。良金範相而朝禮之。實在春秋時。象教以銅。有自來矣。人謂象教始于佛氏。不知佛氏實本于中國。中國豈可轉因佛氏而廢象乎。

古人祭神用主。以有尸在。且有影像。主所以別其尸也。後世既不用尸。則設像而祀。正與古合。不得以近于佛氏像教。惡噎而廢食也。明嘉靖間。張璁當國。舉文廟聖賢之像。悉改爲木主。明爲遵古。其實戾古。璁故小人。何足與定禮制。所當亟還設像舊制。始足生人敬祀之心。周櫟園書影曾詳論之。

宋史。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古今黈。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鹽官。侮慢廟神以死。按李仁甫此語。不知何本。且追咎太白之蹇傲放浪有以致之。亦已甚矣。

近世神之顯應者。莫如關帝。而尤佑助朝廷。嘉慶年間。白蓮賊亂。會顯（聖）。救鄖陽府城之圍。衆目共睹。所乘乃白馬。是時知府爲王公正常。篤實君子也。載入鄖陽府志。嘉慶癸酉年。林清之變。顯聖宮牆。見靖逆記。道光年間。張喀爾之叛。顯（聖）回疆。此皆確鑿可據者。暇當總纂一編。池北偶談亦載順治丙申年帝現身韶州西城事。謂以右手捋鬚。時方亭午。鬚眉面目共覩。總督李棲鳳親祭焉。其時則五月廿二廿三廿八日也。

容齋四筆曰。俚語笑林謂兩人入神廟。其一求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求雨。許賽以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按今官之司平人之居間者。皆是物也。

太平廣記。沈羲。吳郡人。學道于蜀中。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遣三仙人載羲升天。

水神往往有靈。博義記載馬當神以赤鯉腹藏金錯刀還王昌齡事。若今之黃河。所稱金龍大王者。乃一小金蛇。每遇汛漲時。總河輒于河邊奉置已肩輿中。迎歸于廟。衍優祈禱。蛇每昂首觀優。或遂隱不見。萬目共覩。豈可不信耶。

史記孝文本紀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有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又封禪書載祕祝。秦法也。

漢書地理志註.越巫䟽鄒祠三所.孟康曰.䟽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按䟽字.遍考字書皆不載.若是天即理.別無所謂天.則是堯薦舜于理而理受之.若是神即心.別無所謂神.則是使之主祭而百心享之.宋儒之說.果可通乎.

德義不如人謀.富貴不如鬼謀.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者、人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鬼也.

五代史.後唐潞王從珂未見之先.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言從珂當爲天子.後其言皆驗.然卒致石敬塘之兵.自焚.所謂國無道.聽之神也.

莊子.插葦于戶.灰布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

牛僧孺.周秦行紀.載鳴皋山下夜行.過薄太后見召.從入昭君院事.褻瀆千言.設白撰此.牛之誣謗鬼神亦甚矣.然太牢似非打誑語者.且亦何苦爲此邪.豈妖狐僞託之與.大抵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論者.

孔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莫切于此.萬祀瞻謂體兼體貼體察二義.最確.人被宋儒虛渺之說所蒙.流于小人而無忌憚.侮慢鬼神.而不知畏.良可歎也.子謂鬼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固然.然如天地日月星辰雷雨風雲之類.視之而見.聽之而聞.尤鬼神之赫赫顯臨者.人以習玩.不知畏敬.更可歎也.

子禽欲尼子車妻與其家大夫以人殉葬.謀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後西門豹投巫詗河伯妻婦事.一虛一實.作用恰合.程伯淳爲鄠縣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敢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正妙用子禽之術者也.孔武仲謂使佞佛者盡出家.佞老者盡度爲道士.奉二氏者.不攻自息.皆子禽法也.欲爲仁.知而無術.則與無爲仁知矣.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及化人之宮.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按此佛說之權輿也.

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有驗.故事之.石虎既篡.奉之尤謹.乃聽民事佛.蓋佛法雖自漢時入中國.而漢人之爲沙門.則自趙建武元年始也.侯鯖錄趙德麟云.漢明帝德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按此則漢時已有僧.特石虎後浸廣耳.

佛圖澄參機務.爲佛法之一變.若元之劉秉忠.明之姚廣孝.則以異人託迹于佛者也.

梁武帝捨身佛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此非白癡.即兒戲耳.既捨復贖.掩耳盜鈴.佛果受其給乎.

梁武仁慈佞佛.卒以餓死.何耶.蓋祇殺東昏侯篡齊祚一事.雖千佛救不得.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元亡國之弊.政以奉僧爲第一.迨明太祖以皇覺寺僧發迹.故亦奉佛.建文且借佛逃命.而永樂之奉佛尤甚.又與明相終始.此教大抵已不可廢.在主持世運者.以淸淨奉之.不以淫侈奉之.猶未大失耳.

趙雲崧詩.佛教嚴戒殺.物命固長成.卻絕男女欲.不許人類生.將使大千界.人滅物滿盈.予亦有詩云.我

書無不愛.獨不喜佛.經既怕無妻子.又怕餓臺城.皆從淺近處.令彼結舌.要之佛亦未嘗强人敎彼.故曰似我者癡.學我者死.而實有解尼釋災之力.至惡僧之冒佛.庸人之佞佛.又不足爲佛詬病也.此眞平允之論.

宋景文謂佛經皆由譯佛語者附會.朱子深取之.謂攻佛者惟景文獲得正臟.按予幼時看佛經.即悟此.如云牟尼比丘尼.丘尼、聖諱.尼、聖字.猶云比于孔某耳.阿難迦葉.明即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一迦字.淺成語耳.豈佛氏果有是名耶.蓋譯佛語者.皆儒者之徒.彷彿儒理.益之幻妄.以惑世人.固無從得眞本與之質證也.程子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正不如司馬公曰.精者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後魏世祖詔曰.雖言胡神.問諸胡人.皆云無有.係漢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託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按此說亦足破佛書之僞.近日袁簡齋不信華嚴經.謂彼地轉無此書.尤足徵其僞也.

佛去殺近仁.去盜近義.去淫近禮.去妄近信.去飲酒近智.

孔言仁義禮.老亦言慈儉讓.孔戒色鬬得.佛亦戒癡嗔貪.是故.崇其眞.僞者可絀.守其本.攻之不勞.

佛家之言.荒幻者多.而冤報則確有可信.此非佛氏之言.老子之言也.老子曰.天道好還.亦非老子之言.曾子之言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懺悔亦確有可信.然非佛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孔子无咎者.善補過也.

人事以果報出于佛家之說.置之不信.不知一部廿二史.皆果報書也.

宋史李沆傳.弟維嘗勸治第.沆言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按此即易終未濟之旨.

敬齋古今黈.李治元 宋明帝好爲慘毒.周顒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按此則佛實大有益于亂世.所以屢廢屢興.其功亦與天地參也.闢佛者、亦可以已矣.長樂老頑鈍無恥.而福壽遐昌.得非救世之功也與.甚矣哉.不可執一節以論人也.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西域活佛來祝.云係如來後身.到京.觀禮異常.數日.患痘疹.御醫不能治.見人輒跪拜求救.卒後.紀文達昀作聯云.七魄悠悠.活佛竟爲死鬼.三魂渺渺.東來不復西歸.亦可哂矣.佛死.或舍天靈蓋.即取蓋金鑲爲盂.以供佛.或舍脛骨.即截骨鑲兩頭爲號筩.以供佛.或舍全身.則剜肉爲泥.以雜香.揉合.用模印千百小佛.審乾.喇嘛人佩一具于胸前.方恬菴太翁云.

西域記.載歡喜佛廟兩廂.均塑番宮.爲男女裸交接形.窮極冶蕩.京師廟亦如之.所謂淸淨者安在耶.誠不可解矣.

西域記.相傳如來降生不過三十餘歲.即涅槃復降生.世世如是.國初達賴喇嘛.傳爲如來後身.順治中.自西藏入覲.吳梅村長安雜詠詩所謂燈傳初地中峯變.驛過流沙萬里來.代有異人爲教主.鳩摩天付

不凡材.卽指此也.夫人生最樂.莫如壽考.而佛轉天於人.最苦莫如輪迴.而佛轉多於人.亦何取而爲佛
邪.豈世世本性不沒.斯爲難耶.吳甫溪云.佛轉世有于中國爲黃爲牛者.喇嘛皆以重金贖歸.吳居京久.
最悉其事.然則佛亦苦矣.恐不如是.

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精神常存.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眞死也.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脩行之所依歸也.此語儒者輒斥爲妄.生死之說.聖人素無明論.宋儒則以理斷.謂人死氣散.毫無知覺.以孔子之言揆之.殊不其然.如子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問死有知乎.曰、吾以死爲有知.恐孝子之殺其身以殉之也.以爲無知.恐不孝子之棄其親而不葬也.汝死自知之.使如宋儒之說.孔子何以不直斷之.易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禮曰.人死則升屋而號.皐某復.延陵季子曰.魂氣則無不之也.皆不如宋儒之說.然謂盡有知.又恐不然.愚意有有知者.有無知者.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此賢生之說也.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此蘇子之說也.自古聖賢.斷無死卽泯然之理.而愚頑生且無知.何論于死.電光石火.消滅無餘.亦因其所.大抵自永與不能自永.皆係生之積累何如.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人之死也.有有鬼有無鬼.鬼有永有不永.皆視人生之積累而然.彼人醉生夢死.冥頑不靈.何鬼之有.卽有之.電光石火.倏亦自消.其何能永.惟聖賢之心.純粹以精.常與天地淸寧之氣相接.視其等差.以爲久暫.積而至于萬古常新可也.卽仙佛之脩鍊亦然.或據左傳取精多.用物宏.則魂魄強.爲言是齊景公之千駟.壽于夷齊之餓死矣.豈其然哉.子產以伯有爲厲.而言非常理也.明禮樂之原.識道德之歸.窮天人

之奧.是謂取精多而用物宏.徐揚貢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用理精多者.更若何.斯言也.猶信.

齊書有云.神不守舍.謂軀殼舍也.佛家亦以身爲舍.魂之依舍.猶人之寄屋也.屋壞而人自存.豈身死而魂遽散乎.然則人死有知.及轉世還魂諸說.可信其不盡有響驗者.或別有幽沈.或遽以轉世.不可知耳.

五代史.先王之制度.掃地以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按邵康節祭焚紙錢.程伊川疑之.邵曰.脫于死者有益.不更善邪.蓋邵信鬼神.不似程之拘泥.以今觀之.邵爲是矣.紙錢明器之類.未可詆也.

鐵圍山叢談.藝祖嘗欲廢佛教.日暮微行.入大相國寺.見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駡.藝祖亦陰怒.醉髡忽攔抱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藝祖動心.默以手加額禮焉.髡乃捨之去.促步還.令人覘之.已失所在.地上吐者.御香也.釋教因是不廢.又云.大觀間.徙旃檀瑞像于正寢朱殿.梁低不可過.方議支撑截鋸之.像忽如入脊.屑而過.又云.宣和己亥.都邑大水.幾冒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于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狀.疑若神龍之徒.爲所降服者.萬衆共睹.追夕而沒.

顏氏家訓.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牲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于汝也.按之推侍郎素稱明達.乃篤信佛法如此.至斥周孔祭祀無益.得無過乎.今卽以鬼道求之.享祭鑒鑒.未見其

無益也.或切戒殺生.爲此說.恐仍梁武魏代犧牲之餘習也.

顏氏又曰.人之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于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

白香山詩.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李涉詩.百年如夢竟何成.蘇東坡詞.未轉頭時都是夢.皆足喚醒癡人.嘗謂佛家言空.是眞實語.是聽明透頂語.然卻難爲入世法.前事固空矣.後事殊空不了.後事難空.卽前事亦豈可空.蓋前事卽後事之基也.此身百年之後.信空矣.然子孫又未可空也.故儒家必從眞實處做.但不凝滯于物耳.中庸謂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此從眞實處做之謂也.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此不凝滯于物之謂也.孔子又謂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參破此旨.不待談空說夢.而自無所不了矣.

老子謂吾無此身.亦有何患.此語卻平實.蓋有此身卽難空矣.莊子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終身不竭.若無此捶如何.涸轍之鮒.得升斗之水可活.若無此升斗如何.則齊物之說難通矣.然此皆爲自了漢說法.若聖人以此身爲三才.而參贊天地之化育.豈有此等計較.入其心胸哉.故明孔子之道.視老莊如蠛蠓矣.

闕澤云.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故佛號人天師.按此專尊佛者之言也.不知先天而天弗違.正儒者然矣.

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按朱晦翁常論白地上出黑花.黑地上出白花語.似本此

白香山集.色界四天.初禪具三災.二禪無火災.三禪無水災.四禪無風災.

王琢崖曰.般若讀若百惹.華言知慧也.

佛經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

佛經云.處世有過.能改者.爲上人.

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按此種皆顯露附會.儒書之迹.又云.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則如來猶非第一尊矣.

維摩經.阿難曰.佛言世尊小有疾.當用牛乳.

傳燈錄.宏辯禪師曰.禪宗本無南北.如來以正法付迦葉.傳至達摩.來此爲初祖.暨五祖（黃梅宏忍師）二弟子慧能住嶺南.神秀住嶺北.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頓漸不同.故曰南頓、北漸.按神秀偈云.樹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慧能偈云.菩提本非樹.明鏡本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卽頓字義.要之皆口頭禪也.理學至南宋分爲二派.宗朱晦翁者爲漸.宗陸象山者爲頓.紛紛聚訟不獨援儒入釋.亦且同室操戈.吾更不知之矣.

北史.崔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口.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北史.高允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按允卒年九十八.無疾而逝.主恩疊隆.後昆垂裕.又最奇者.與崔浩同脩國史.獨不被禍.誠感神庇.于斯尤信.

佛之一道.全乎爲神.未嘗彊人必信.人苟行己不虧.不信亦可.但不必毀之已甚.如其可毀.則吾儒之以神道設敎.亦可毀矣.夫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可也.不敬不可也.如崔浩之焚與投廁.無論其他.即汚辱字迹.死有餘辜矣.

崔浩多智.料敵如神.兼明天文.占驗極精.然卒以自夷其族.亦目能見千里之外.而不能自顧其睫者也.高允傳載允之論浩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能濟.浩信閔湛等之諂.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允謂宗欽曰.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爲崔氏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浩之罪.有以致之矣.浩圖害李順.屢感惡夢.告馮景仁.景仁戒之曰.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是怙惡也.爭競邊功.素爲北人切齒.而又以暴揚國惡激之.是昧機也.屢勸征伐.殺人實多.尤遭陰禍.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不亦宜乎.吾故曰.崔浩之禍.繇泰囮之也.雖不汚佛.亦禍也.而慢神更滋之厲矣.高允之福.忠信孚之也.雖不事佛.亦福也.而敬神更集之祥矣.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按此是佛即老也.云或言.亦疑之耳

楊墨佛老.視孔子之道皆偏.楊墨見闢于孟子.後人闢佛老.其論皆正.吾終恨不經孔子論定也.然孔子嘗稱老子其猶龍乎.此已論定矣.特後人不悟.譽之失實.毀之損眞耳.佛亦猶是也.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之性.布、帛、菽、粟之養.雞、豚、狗、彘、牛、馬之畜.此人日用之不可離者也.若夫龍.則可離者也.今有人舍其倫若性.與養與畜.而惟龍是求.吾見其爲愚人矣.然非龍.則無以出雲興雨.生物餌栽.而日惟龍是怪.惟龍是闢.必欲草薙而禽獮之.吾又見其爲妄人矣.故千古惟孔子之論也乎.

東坡志林載.惠州守語其妻沈夢僧迦與子瞻同往儋耳.後七十二日而驗.其日數亦符.以爲前定.按儋耳瘴毒生還者少.子瞻忠直一生.晴蘐神佑如此.卒以北還.非偶然也.彼章惇輩亟欲死之.不亦愚乎.

穎濱書白樂天集後.使眞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眞定.眞定既立.則眞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予按此不出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數語.更直捷了當.無所不包.誠如司馬溫公所云精者、不出吾書也.

眞定立而眞慧生.即莊子云宇泰定而天光發也.

玉壺清話.都官棗彥輔郎中嘗驚去冥中.使解衣受殺生罪.棗窘.呼觀音.四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罪乃蘇.按觀音解厄.見紀載者.不可枚舉.豈皆誣耶.大抵天地元善之氣.結爲此神.足以解釋危難.儒者拘一隅之見議之.亦夏蟲不可語冰也.

宋陳鵠耆舊續聞.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旌旆車輅事.果試德車結旌賦.獲

爲.平生五更誦觀音菩薩數百遍.晚年亦不廢.

異史.陳思王植嘗登魚山.忽聞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歛襟祗敬.今梵唄皆植依倣所造.

隋李士謙傳.或問三敎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先祖壺關府君曰.儒者之道.止如皎日當空.萬古常照.士謙之言謬甚.按以士謙之見.視儒不啻星也.所謂其見者小也.

十六國春秋.石虎饗羣臣于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觀之.有棘子生焉.澄之神異如此.不獨解塔上鈴語.乳穴開光明也.

范石湖吳船錄.蜀嘉州峩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峩、中峩、小峩.中峩、小峩.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上峯至峯頂高六十里.無復蹊蹬.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季夏登至頂.重裘熾炭.猶凜慄不自持.有泉煮米不成飯.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也.人云.佛現以午.此日已申後.忽雲出巖下.勃如隊仗.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盌茶頃.光沒.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謂之小現.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眞冠平生矣.次日.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有大圓光偃臥乎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紅綠青黃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光.橫亙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峯巒草木.絢蒨鮮妍.不可正視.雲霧既散.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轉徙得得.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圯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凈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其山有七十二洞.八十四盤.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迹.古苔如亂髮鬖鬖.二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許.按四川通志亦載峩眉山頂極冷.山上水煑飯不熟.由此而推.可見天上之寒.東坡辭云.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眞聰明絕頂語.謬者猶作飛昇想.豈不可笑.

論人當觀其大節.尤必以忠孝德業爲主.而不必苛責其他.如唐之顏平原、李鄴侯.宋之李忠定.皆爲第一等人物.即求之三代以上.亦爲第一等人物.孔子如見之.未有不深喜而重賞者.而或則好仙.或則好佛.實無損于三公者也.腐儒瑣瑣.猶或譏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程子謂顏魯公不知道.道果何物乎.有忠如魯公.而不知道者乎.或謂魯公好神仙.吾謂眞聖賢.即眞神仙也.

眞誥.施存.齊人.即壺公.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

桃花源.陶淵明既作記.任安貧武陵記並載漁人名黃道眞.太守名劉歆.宋景望蒙齋筆談云.桃花源今

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湖湘人頗能言其勝事云。宋晉來由此上昇者六人。按此附會之說也。予幼時隨父宦。嘗過其地。波濤翻湧。舟不能近。從對岸行。望之天水相連。舟人遙指曰。此桃花源也。殆如海上三山。不可即矣。淵明記本謂避秦者之子孫。以仙加之。自王摩詰桃源行始。

宋史陳摶傳載與呂洞賓往來。蓋是時呂方百餘歲耳。據此則世傳純陽仙蹟。未盡誣也。

韓昌黎譜系。姪孫湘。字北渚。老成長子。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終大理丞。韓氏疑昌黎有示爽詩。或即湘小字也。按湘宦蹟分明如此。不知後世何以假借列之八仙。且有能開頃刻花之說。酉陽雜俎謂係公疎從子姪。則非湘也。惟青瑣高議以爲湘。恐亦因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詩。而附會之與。

唐元宗得老子靈符于尹喜故宅。周時尹喜之宅。豈至唐猶存。附會斯爲已極。元宗信之。惑之甚矣。近人元元皇帝廟詩。神仙不作兒孫計。一任張巡痛哭來。眞令人失笑也。

神仙傳。蓟子訓至京師。凡二十三家。並時各有一子訓到其家。

龍川略志。李昊常篆符。陳逃古官舍多鬼。昊居之。鬼即爲止。昊曰。逃古多欲。乃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略志又云。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服百鬼。後鬼竊其符。因殺長房。大抵道士多始于廉。卒于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致死也。

朱元晦嘗謂不學神仙。恐逆天理。偸生不安。夫死生有命。生何可偸。且既云云。又何託名。鄒訢注參同契而求他日爲劉安雞犬耶。

楊升菴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菴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此登仙。其譌爲王子喬。蓋自唐人詩始。按屈子楚辭已屢言王喬。

人死曰鬼。鬼之靈者曰仙。鬼所由靈。存乎人之生平。或精其學。或貞其德。或鍊其氣。文人墨士而仙者。精其學者也。志士仁人而仙者。貞其德者也。老衲黃冠而仙者。鍊其氣者也。

繫辭傳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抉透古今疑竇。被注家解崇以生死分言之。精氣爲物。生也。游魂爲變。死也。以鬼神分言之。精氣爲物。神也。游魂爲變。鬼也。舉道家佛家二氏之說。無所不包。推類合而言之。則凡有精氣者。皆有游魂。如樹老成精。木魚作怪。石言晉國。鐘鳴洛陽之類。皆是也。既曰爲變。則渺冥難憑。恍惚無據。拘而信之。愚矣。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知者不惑。又曰。見怪不怪。其怪乃敗。

今之小兒啼不止。輒權以抹虎子。或止。初不解何義。觀通鑑。後趙將麻秋最勇猛。人呼爲麻胡。民間小兒啼。怖以麻胡來。輒止。乃知抹虎即麻胡之轉音也。

平書卷四

物宜篇下

鵝、雁類也。雁翅重肉輕。能致萬里。鵝肉重翅輕。難飛一步。肉之爲累也甚矣。蘇秦以無五畝田致相位。袁紹以數千里致敗亡。豈非秦之雁而紹之鵝也哉。

仙傳拾遺。山陰道士晉膏鬻籠紅鵝一隻。遺羲之。請書黃庭經。按黃庭換鵝。昔人已辨之。此更好事者爲之也。

精衞銜石塡海。鸛鵲濡水灑山。其誠一也。

趙高指鹿爲馬。高德儒以野鳥作鸞。

晉桓豁之宥盜物者以沃殺鴝鵒。僅禽鳥之冤也。唐溫璋之斃捕雛者以鈴挽烏鵶。爲非常之訴也。然而桓平而溫酷也。

王荊公作字說。蘇東坡嘲之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莫是連爺搭娘爲九鳥否。人以爲惡謔。然師曠禽經。本謂九鳥爲鳩。大抵六書象形會意。自多有理。荊公字字穿鑿。固可笑。謂其一無足取。則不然也。

道光五年丙戌歲。見一怪鳥。墨色。略大如鵓姑。白喙。聲如猿。哀而遠聞。老農謂爲水徵。後果連歲大水。

楊用脩曰。晏子春秋鷇科雉者不出三月。呂覽作鷇兒科雉。謂雉方乳鷇兒。謂兒鷇母。

晉書,郭文少好山水,騰華陰之崖,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夜,卒無患害.

爾雅釋鳥疏,賈逵注云,老鳸鷃鶡,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按今麥時,鳥鳴割麥插禾,蒼當即此,或即布穀.

楚詞,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鷤梟之傳,鶗鴂、即杜鵑,一名買鵤,立夏鳴,衆芳皆歇.

西京雜記,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東坡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

通山人山居,宅臨深澗,夜有虎嚙其豬,適以爪探澗,爲龍所嚙,力掣不得出,村人鬪虎,并獲龍,剖虎爐肉猶蟄塊在腹中,此亦螳螂黃雀之聲也.

捕虎多方,有用竹竿鈎者,有用藥箭射者,皆勝于鎗銃,力角之徒,而莫妙于粘,其法以大麥芒數斗,用牛皮膠煮化拌之,置虎所由道中,虎踏一踏其物,必決去而後止,愈決愈粘,漸遍一身,則躁跳而斃,蓋其毛有油易粘,性潔而暴故也,戾物可以智取如是.

猩猩好帝,狒狒好笑.

後漢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字書,豺狼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家語孔子曰,士不慤而多智能,譬猶豺狼不可邇.

禮,定猶豫,離騷,心猶豫而狐疑,爾雅,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乃豫緣上下,尸子,五尺犬爲猶,顏氏之推謂犬行豫在人前,此說亦允.

梁吳均續齊諧記,燕昭王墓前,斑貍化爲書生,欲詣張華,華表謂之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嗚呼,炫才者宜鑒斑,擇友者宜鑒表.

草木子謂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宋莘祝聽抄,取象以大鎌置厚木,窖埋往來之所,給其足,洞貫鎌上,謂之著鎌,按此正乘其虛而掩之,今聞閩廣人取象,大約用陷阱,爲在象行能別虛實也,鹵簿不過取其馴而壯觀耳.

黃帝內傳,帝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帝令以圖寫之.

道光十年庚寅歲,直隸地震,邯鄲城外,裂一穴,漸大,有獸從中躍出,大牛數倍,逐人而食,血流滿野,刀銃不入,後入深山餓死,皮骨僅存,剝其皮,厚數寸,莫得其名,邸報只曰神獸,形略似羊,孔子謂土之怪曰羵羊,或此類也,人從其穴,以繩入之數十丈,莫得其底,物遍身泥漿,不知從何著腳,又從何躍出,土人云,物性慈,故易避.

鐵圍山叢談,哲宗時,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爲異,政和初,進者將半仞矣,其後盈宮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投火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紡績爲巾擁布袍之屬,多不足貴,可證舊說之謬.

顏氏家訓,梁士大夫,皆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乘之,舉朝以爲放達,尙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歕震懾,謂人曰,正是虎,何名爲馬耶.

唐昭陵六馬刻石,乃太宗平諸雄所乘戰馬,一曰拳毛騧,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二曰什伐赤,前中四箭,背中一箭,三曰白蹄烏,四曰特勒驃,五曰颯露紫,燕騮前中一箭,六曰青騅,前中五箭,馬中箭多,乘馬者之危可知,以太宗之神武,創業時征伐之險如此,人奈何易言戰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之墓爲龜也,梁元帝世子方之墓爲魚也,其與欲世世不失帝王家者同矣,昔人言僞僞王,信夫.

續水經云,蛇雉遺卵于地,千年爲蛟,出殼之日,害于一方,洪水漂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幼時,隨父宦永州,親受其害,賢志所云,父外馳驅,蛟水淹廬,我穴屋號,人屋滔滔,一葉舟來,爰止山坳,蓋乾隆癸丑事也,湖北山中亦屢遭此患,蛟出之時,必有雷雨,夫雷雨、天所以長養萬物者也,助蛟之虐如此耶,或謂雷乃攝服之,使不爲患,然其患自若也,雷之攝服安在耶,抑當雷雨滿盈之際,蛟乃乘勢而起,如小人之竊弄威福者耶,而天顧冥冥漠漠者罔聞知,何也,或謂藉此攝蕩惡孽,豈被災之人無一善類耶,將天之于人物,相育相害,俱聽其適然之數,天實退處于無權耶,而其所患者,獨祟山夾溪之間,水勢漬溢所致,而平田廣野,雖有蛟起,傷稼而不傷人,又似地實爲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所以爲大,而人猶有憾者,皆此類也,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大抵主于除害,注以爲宜在秋時,列季夏者誤也,今近山郡縣,猶會獵戶取蛟,然奉行故事耳,惟山谷居民,于冬雪融時,視無雪之處,掘出頑然一物,無眼耳鼻舌,云即蛟也,烹而食之,至驚蟄後,懍不可犯矣,蓋月令之伐在夏,秋直以力攻,士民之掘在嚴冬,乘其伏蟄,于春夏雷雨動色相戒,屏息默坐,懾懾蛟怒,猶或不免,安得子羽佽飛之術,爲天下痛除此患哉.

南史,康絢傳,淮水暴漲,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按今黃河決,必有水怪先兆,嘉慶七年,京師大水,過龍數日,漢水每決,龍輒見形,亦其異也.

蛟者、地氣之所結也,當蛇雉遺卵時,乘雷入地,伏藏凝積,不知幾千百年,其得地氣厚矣,而神怪作矣,乘春夏發洩之氣,奮興而出,雷雨者、地氣也,遂隨而騰之,蓋雷雨之從蛟,猶雲之從龍也,龍行天上而利人,蛟出地中而害人,勢不同也,害人者必除,此聖王所以著伐蛟之令也,欲益生民者,此術安可不講哉.

蛟將起之先,必有西南風數日,蓋地氣將動,天氣預迎之也,天地之善氣,無一息不通,戾氣亦無一息不通也.

水者、天地之厲氣也,厲氣必有厲物以盪之,蛟者、天地之厲物,然天地之厲氣,必由人之厲氣以感之,人但自平其厲氣,則亦無患于蛟也夫,則亦無患于水也夫.

傳云,海中有島,爲龍所居,蛟之害人者至海,龍輒斬之,島旁蛟首纍纍,如此亦云快矣,然則蛟亦何樂而害人哉.

池北偶談叫蛇產廣西。能呼人姓名。應之即死。逆旅篋貯蜈蚣。聞呼勿應。開篋縱蜈蚣徑去。食腦仍還篋中。

抱樸子。入山。呼林林央央。能辟蛇虎。

鐵圍山叢談。哲廟時大風。乃金明池新舊二龍舟鬭。新毀一目。舊傷尤甚。哲廟降敕杖之。始止。又載一山左右二池。蔵黃白二龍。後祈雨得應。詔褒封之。投左池。二龍大戰不已。黃者屢敗。寺僧悟雨乃白所降。誤褒黃也。爲以請封。乃止。又載淮河小龍。附漕使舟詣京。處宮中數日。數與蔡京相見。後京貶至湖湘。猶來見云。又云。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數日。連夕如傾。及霽。有茶肆晤一龍。長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首兩頰如魚。其聲如牛。若大犬。蹄作坊上。畢取食之。後十餘日。大水至。俗傳謂之龍復讎。按龍不能神于被食之時。獨神于復讎之日乎。大抵皆徽欽亡國之妖。而水又兵象之顯徵也。龍何能爲。

古今異宜事甚多。如董父豢龍事。詳左傳。明云帝舜氏世有畜龍。豈可以今所無而不信乎。又云。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帝即天帝。詩所云皇矣上帝。在帝左右。皆是也。若如宋儒盡解作理。理果何物。而能賜乘龍乎。書云。舜絕地天通。是舜以前地天本通。此等莫若闕疑。若據理而臆斷其無。反失理矣。

潘淵靜語載一取蜜者。爲人棄置崖下。墮蛟穴。得跨蛟而起。堅瓠集載一樵者。墮虎穴。得跨虎而起。可見人命不死者。雖蛟虎猶活之也。

李淳風感應經。河有怪魚。乃名爲鰐。同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南州志。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

雷擊人。其說不一。北夢瑣言。世有乖龍。苦于行雨。而多竄匿。雷神捕之。或入牛角。或牧童之身。每爲此物所累而震死也。按此則雷爲妄擊矣。予耳目所及。雷震者數人。有當擊者。亦有不必擊者。道光七年清明前二日。漢川縣繫馬口有人十七歲。爲雷擊。背書沈稷二字。殆不可曉。說部載雷誤擊一人。雷神空中語曰。以蚯蚓搗爛傅臍中。遂活。更奇。道光十四年五月。漢陽鸚鵡洲雷震一人一牛死。豈亦乖龍所累耶。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鄭康成注。螻蟈。蛙也。又引蔡云。螻螻蛄。蟈蛙也。按以鄭說爲正。螻實鳴于秋也。

聊齋志異載宣德年間。貢促織。妨民事。王阮亭以爲謬。按湧幢小品言其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蓋當時有此謠。蘇太守況被敕索千個。乃知聊齋所記多實錄也。

顛當。爾雅謂之王蛈蝪。郭注云。顛當牢守門。蟒蟷寇汝無處奔。

韓昌黎孔戣墓誌銘。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海蟲即今海參之類。蚶即蝤蚶。

曲洧舊聞。淩江原出馬嶺。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爲罧音森以取之。搞澤蔘雜者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池北偶談。謝吳父皤髮集云。蜂分日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既粤之南民不知曆。凡婚嫁興作。皆候蜂分日爲之。漁洋又曰。王延喆過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碎之。果有生蛛。白內竄。

出行几上數遊。見鳳化爲水。按予家有琥珀。內作獅形。豈亦生者耶。

食物。魚之用大。次于穀。故稱地之便者。必曰魚米。而他不及焉。孟子論王道。先魚鼈而後雞豚狗彘。取其多且便也。利之大。書曰魚鹽。先魚于鹽。魚利更大矣。

巽楚稱魚曰鮭菜。杜子美白小詩。風俗當園蔬。魚與蔬菜無別。猪肉人性。有宜有不宜。魚則相宜者多。又性各不同。隨人擇食。補益匪淺。且其味各出。非如他畜專壹而無所兼也。水澤多魚之地。年穀奇荒。猶可有救。山林少魚之地。荒則道殣相望。尤見魚之所關不小也。昔人以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癈矣。有吞舟之魚。而無吞舟之羊。

魚之美者甚多。就日食常有之品。最益人而可口。朝夕得所求者。莫如鱖魚、鲂魚。鱖、即鳜。鲂、即鳊也。鱸乃鱖之異品。鯽乃鲂之異品。然皆限于地。限于時。君子不貴難得之物。故以鱖鲂爲斷。二者、鱖之味美而純。鲂之味嫩而厚。桃花流水鱖魚肥。詠于張志和。常釣槎頭縮項鳊。詠于杜子美。二物身價亦頗相埒。

張宋明道雜志。余在冀州。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一官伎謂余曰。河豚味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脂津。脂津、河豚腹中白腴也。土人謂之西施乳。按余最愛鮰。而畏食河豚。鮰自有珍味矣。假河豚耶。又按鳥獸考。白河豚名鯢魚。其狀相類。無毒。鯢即鮰。狀本與河豚相類。味既珍。復無毒。君子小人。相去遠矣。楊升庵外集。鮰魚一名水底羊。予性愛食羊。兼愛鮰。可謂雙美矣。

本草。鱖一名江豚。言其味美似豚耳。其實江豚別一種。說文謂鱄鮮。俗謂江猪拜風者。是也。

鱖魚本草稱其能治療疾。蘇子瞻後赤壁賦所謂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者也。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在春時。王阮亭詩。風送三江雉尾篝。青鱸紫鱖一時新。在秋時。鮮賦十月。又在冬時。大抵四時皆有。惟夏日甚稀耳。

瑣碎錄。養鴨者。每年五月五日。不得放棲。只喂乾食。不得與水吃。則日日生卵。以土硫黃拌穀飼之。易肥。

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燧人氏始炮生爲熟。神農時食穀。加米于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時有釜甑。飲食之道始備。經數聖人制器尚象。後人方獲養生。以開萬世之利。聖人之功。參贊化育如此其至。乃有人好爲異說。謂古人多壽。今人多夭。反歸咎于火食。不知古今壽夭不齊。乃性情淳朴殘薄及氣運所致。非關火食也。今試取小兒不火食。茹毛飲血而養之。果能壽乎。其不速亦甚矣。至云不宜窮極口味。致疾。則養生惜福之道宜然。充類而謂不宜火食。無乃懲羹吹虀耶。

月令。首種。鄭注。舊說謂稷。又引蔡云。宿麥稷種在百穀之先。故稱首種。古以稷名官。亦謂其長于百穀也。以麥爲首種。豈謂南方孟春亦可種麥耶。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注。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按此則麥秋冬皆可種。今猶然。但九月種者。曾受秋氣。多收。故月令謂毋或失時。北地種麥于秋冬。今南地春種麥亦收。

五代史。安重榮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

楊用脩曰。古藝。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

五代史。奚王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按人作仁。僅見此。

清異錄。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上林賦。楩枏豫章。正義曰。豫今之枕木。章今之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

杜詩。種榆水中央。生長何容易。按此榆性喜水。

齊民要術。凡種樹。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下時。

薺、野菜遍地有之。俗呼地菜。又呼春菜。野菜譜謂碎米薺。正字通謂地英菜。潘岳閒居賦。堇薺甘旨。卽詩所謂其甘如薺也。周禮樂師教樂。行以肆夏。趨以采薺。采薺名詩。亦指此。禮記玉藻。譌作齊。註讀爲慈。失其旨矣。蘇子瞻書。薺天然之珍。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味。又曰。天生此味。爲幽人山居之福。本草。甘溫。利五臟。益肝和中。根益胃明目。治目痛。同葉燒灰。蜜湯調。治赤白痢。子與花亦然。占驗書。歲將美。甘草先生。亦指薺也。顧黃公謂薺爲邪蒿。大謬。

郭景純江賦。挺自然之嘉蔬。韓昌黎盤谷序。采于山。美可茹。蘇子瞻論壽菜。謂天爲幽人特生珍味。此皆謂不由人工種植。可供饔飧者。檜園亦頗有之。甘菊一、薺二、蕨三、椿頭四、槐五、榆六、蜀葵七、茼蒿八、茭筍九、竹筍十、巢菜十一、萱花十二、荷花十三、零餘子十四、扁豆十五、梅十六、桃十七、石榴十八、菓十九、玫瑰二十。給釋終歲。可飽信天翁矣。

菊不獨品高。最供高人玩賞。服食益人尤鉅。本草言之甚詳。大抵養肝愈風。是其首效。惟其和血。故可延年。其云服之可以成仙。雖爲誕說。其有益無損。則確然可信。花葉根莖俱可食。而葉尤妙。然味苦者不中食。味甘者佳。本草辨之不甚明悉。惟范譜云。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花細碎。品不甚高。餘菊味皆苦。白花尤甚。花亦大。數語甚確。按甘菊黃色。小如錢。俗傳淵明所愛者。乃此種。謂之淵明菊。又謂之茶菊。言其香甘可代茶也。又謂之金彈子。范譜棣棠菊。一名金鍵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他花色皆不及。又謂毬子菊。深黃千葉。尖細重疊。一枝之杪。叢生百餘花。若小毬。諸菊黃花最小無過此者。按此皆俗所指淵明菊金彈子也。種菊最費殷勤。惟此種易生。不須灌溉。分種遍地叢生。此種蓋有四絕。色佳可玩、一也。尤耐霜雪、二也。種繁易生、三也。味甘宜食、四也。道光庚子初夏分菊。取他種之葉煎食之。雖滲以糖。終有苦味。取此種葉煎食。不糖而甘。香脆爽齒。余病膝風二年。本草云。菊尤治此症。既喜天生珍味。以慰幽人。而兼可治數年難瘳之疾。頗有相得恨晚之情。尤喜左右采之。應用無窮。故特記之。

聲勝經。苾芻香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長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騰遠。五、引蔓易生。按此卽忍冬藤。俗名金銀花者也。

釋道原傳燈錄。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曰。遍觀大地。無有不是藥者。拈一莖草。與文殊。文殊接得。告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袁簡齋詩。神農藥。堯舜法。一半生人一半殺。從此化出。

曲洧舊聞。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不知。文殊指示之。名著清涼傳。本草未載。

叢談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播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爲甑。採花蒸氣成水。屢採屢蒸。積而爲香。蠟封

瀦遶。聞數十步。灑衣袂十餘日不歇也。由大食國花氣鬱烈而然。至五洋。卽不能矣。

酉陽雜俎。藕之美者名藕鎚。又傳謂藕萌在泥中。粗短謂之藕鎚。

種樹書。香欒樹。小鳥作巢。後方華。試之屢驗。此非花待鳥。乃鳥感木之將花而至。所謂禽鳥得氣之先也。天下善惡禍福之氣之理。皆可推矣。

後漢書光武本紀。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旅寄也。又作穭。音呂。）麻尗（菽通）尤盛。野蠶成繭。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嗚呼。是可以觀天道矣。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

楊升菴曰。五代胡嶠于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文選浮甘瓜于清泉。蓋指黃瓜、甜瓜、耳。

三餘帖。和氣磅礴。陰陽得理。則配元榮于堂。卽今水仙花。

磬聲蠻說。夏秋月。雜菰蕈。皆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食。按先君宰祁陽。有祁僧誤服蛇菌死。前令以寺僧某擬償。先君洊出服菌之由。取菌與犬。犬斃。僧乃得釋。

鄭緝之永嘉郡記。樂城張廌者。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郡號爲竹中高士。

楚辭王褒九懷。與吾期于南榮。王逸曰。南方草木常茂。故曰南榮。上林賦注。南榮、屋檐也。二說微異。

郎瑛七修類稿。謂奇藍香出占城等國。志書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柟。昨見潘希其使安南。其國皆作奇藍。想志等書傳寫之譌。按此木實與柟相近。蓋柟中之奇者。其作奇藍、奇南、棋柟。大抵迄無正義。

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五日。以楝裹糉。救屈原事。續齊諧志亦載之。風土記糉角黍以菰裹。取陰陽包裹之象。

仙傳拾遺載。韓昌黎甥某弱冠慕道。後忽歸。染白牡丹。云來春作含稜碧花。又一朵五色。遂不知所之。花如其言。事與湘子作頃刻花相類。或因昌黎不信仙佛。展轉附會以嬲之耳。

人多惧以朱蘭作美人蕉。按羣芳譜。朱蘭花開肖蘭。色如渥丹。葉闊而柔。粵種也。今所見正屬此種。與留青日札所謂美人蕉花瓣尖大。紅色甚美者迥異。特以並產廣西。狃而爲一耳。花鏡一云朱蘭。卽箸蘭。今葉正與箸類。

橘窗小牘。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洗手。以供祖先。

錦屏松。湖北處處有之。而花譜不載其名。按陸祚蕃武園粵西偶記。錦屏松。葉似松。而翠密過之。綠花長蕤。甚可愛。產桂林。卽此是也。

淇澗靜語。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食之殺人。因憶樂府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或以此。

格致鏡原載曾瑞伯名花十友。梅花清友。瑞香殊友。海棠名友。酴醾韻友。梔子禪友。荷花淨友。蘭芳友。桂

仙友.菊佳友.而遺其一.張景脩十二客.梅花淸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牡丹貴客.薔薇野客.酴醾才客.蘭幽客.茉莉雅客.菊壽客.而遺其三.張翊九品九命.僅載牡丹一品九命.第二蠟梅一品九命.第三.酴醾一品九命.第四.芍藥三品七命.第一.菊四品六命.第一.其去取未知何據.三餘贅筆載瑞伯十友.有茉莉雅友.芍藥豔友.而無蘭.然蘭爲香祖.古人取象.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如入芝蘭之室.取友何得遺此.嘗黜茉莉而冠以蘭.更芳友爲益友焉.又丁香情客.桃花妖客.杏花豔客.玫瑰刺客.酴醾才客.楊花狂客.芙蓉醉客.見西溪叢話.海棠蜀客.杜鵑仙客.紫薇高調客.見三柳軒雜識.水仙歲寒友.見學圃雜疏.

梅之香淸.蘭之香幽.水仙之香永.玫瑰之香結.薔薇之香斂.忍冬之香澹.木香之香古.梔子之香雅.蕙花之香細.香櫞之香韻.茉莉之香豔.夜香之香妖.珠蘭之香衆.荷花之香遠.桂之香烈.菊之香冷.諸香皆有奇致.而必以梅、蘭、荷、桂.淸幽遠烈.獨擅四時之勝.其品爲尤高焉.以下水仙、梔子、茉莉、珠蘭.抑亦可以爲次矣.木香、蕙花、香櫞、菊花.譬之商山四皓.不受漢高籠絡也.

荷苞牡丹.卽鸞鷥花.見張船山詩注.

司馬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注、盧.黑也.又曰枇杷橪柿.是分盧橘枇杷爲二.彙苑.枇杷卽盧橘.餘冬敍錄.遂以相如誤分爲二.李瀕湖本草謂卽金橘.有謂指櫻桃者.則大謬矣.

蘇文忠咏諫果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向誚指蜜耳.及觀爾雅注.櫻桃最大而甘者.謂之崖蜜.乃知以果較果.故爲親切.

宋史載呂惠卿對神宗曰.凡草正生.嫡出也.甘蔗斜生.庶出也.

按便民圖纂.凡上半月移栽者多實.望後者實少.醫書稱種子者亦然.豈人物之性.固有同與.又圃史曰植物以土爲母.子土留心揀擇.栽植之道.思過半矣.此又擇母之說也.

太虛眞人曰.惜日之精華者.欲得常食竹筍.竹筍者.日華之胎也.

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非眞菊.

羣芳譜.山丹一名渥丹.四月開紅花.鮮豔可愛.詩.顏如渥丹.疑卽指此.猶之顏如舜華.皆以草木喻其顏色之盛耳.

曲洧舊聞.熙甯末.浙西荒歉.杭州境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濟.前此不聞.按近年漢川一帶大荒.野產草根如豆芽狀.白脆而甘.土人名之飯藤.掘食者.男女絡繹.蓋荒歉者氣數之厄.而特生者.造物之仁也.飯藤.歲豐則少.間有之.味苦難食.天不兼與如是.

秋燈叢話載.茲蔓膏汁.治痢神效.椒囊殺耳蟻.雄黃蛇觸其氣遂酥.然二物須多乃效.小兒生三日後.取雞子白.粘擦前後心.手足心.及兩肩井穴.各十數遍.見有黑絲.卽用尖鑷拔出.以不見爲度.可除一切胎毒驚風等症.出痘亦稀.頗效.中砒毒者.白礬三錢研.調水飲.立解.跌打損傷.用紅砂瓦器.擊成碎片.夏日溺桶中三伏後.火煅而淬以醋.研末沖酒服之.奇效.眞麻油浸烏稍蛇.飲油.治癩潰爛者皆效.須多服久服.水磨橄欖汁.塗跌打傷.信宿而愈.毫無瘢痕.貓頭骨煅灰.敷湯潑傷.痛立止.經宿結痂.三日後痂落完

好如舊.雄雞卵汁.點眼復明.與空青同.烏梅治疫奇效.黃土研末.敷兒生無皮.越日卽生.

荔枝七個.連皮核燒存性.爲末.白湯調服.呃逆立止.

烏藥能治貓犬百病.

虞初新志.河底泥.能塗湯火傷.

玉壺清話.張不疑傳擦頂斷碑方.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椒卽川.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靑鹽等分同燒煅.研就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五十.齒已疎稀.後擦此藥.復固勝前.遵用者皆效.

池北偶談.凡鳥翅足折.喂以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瘥.見客座新聞.

游宦紀聞.宋張世南.薏苡仁一名業珠.用東方壁土炒黃.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治痢奇效.有道人教辛稼軒.後傳程沙隨.皆驗.

附子性熱.本毒.火以炮之.攻去其熱.故不能爲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遂成毒而殺人也.

程沙隨嘗病血淋.百藥不效.偶閱本草.白冬瓜治五淋.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

蠱.談.蝟捕金蠶蠱入其家.卽匿籬隙.亦擒出之.託胎蟲殺蜈蚣.雖極毒者傷之.以涎塗痛卽止.按託胎卽蝸涎也.又云.王氏博濟方中保靈丹.解一切行毒極驗.又解食葫蔓草毒.

顏氏家訓.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服杏仁、枸杞、黃精、赤箭者.得益甚多.按槐實性涼.必體素熱.屬陽者.方可服之.杏仁瀉氣.亦非可常服者.

又抱朴子牢齒之法.朝建齒三百.頗效.

眞黨參一兩五錢.眞於朮一兩三錢.雲苓一兩.甘草九錢.西砂仁七錢.藿香七錢.川芎七錢.香薷七錢.滑石七錢.共藥八兩三錢.炒末.用姜汁白蜜調.分爲六十丸.名消暑百益丸.每日吞三丸.行路則含口中.使其自化.酷暑不倦.精神飲食倍健.並免秋後瘧痢諸疾.眞神方也.暑時大氣發洩.令中氣易傷.故用參朮補氣爲君.雲苓甘草佐之.以消溼熱.香砂川芎.去上中焦之暑.滑石和甘草.爲六一散.導暑溼從小便出.補正卻邪.內外交治也.

平書卷五

經學篇上

朱竹垞經義考引尙書考靈曜逸文。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矣。按此深合敬授人時之旨。孔沖遠疏。寅賓、寅餞。專屬羲和。此言教民賓之餞之。下文東作西成。俱有根矣。

父爲子隱。堯以丹朱爲嚚訟。何也。曰、隱者。一己之至情也。不隱者、天下之公義也。

續用弗成。孔疏。祭法以鯀鄣洪水。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按此極平允。蔡傳不采。昧甚。

後漢書。鄭興謂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蔡蒙旅平。鍾氏時曰。旅平。水患既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也。荊岐既旅亦同。獨言於梁雍二州者。九州惟二州山最多最險。尤爲利害。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所以特書也。尊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舉蔡蒙。雍舉荊岐。二州可以概見。非止謂四山也。九山刊旅。刊去林木。行旅可通。九山則舉九州之山概言之也。按此實勝以旅爲祭之說。若祭。當徧及山川。不當獨舉山而遺川。又不當獨舉蔡蒙荊岐也。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卽旅平之謂也。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卽刊旅之謂也。

漢孔衍安國孫疏。安國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

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値巫蠱事起。遂闕廢不行。按衍所論。則古文尙書。實安國以今文改之。猶言譯釋耳。以孫言祖爲至親切。後世何疑古文之甚耶。又家語係安國所撰。則以爲王肅僞造者亦不然也。

漢書儒林傳。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說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功君說堯典篇目兩字十萬餘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餘言。按說經辭費如此。得無嚴光實棄求鑿之譏耶。

陟方乃死。宋錢時融堂書解。魂氣升於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殆以明雖死而未嘗死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女作士。蔡傳以爾爲士師之官。按士爲刑官之長。卽周之大司寇。士師乃其屬官。蔡氏誤以士當之。其荒唐如此。無怪後來時文家之沿訛也。

商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說也。春秋繁露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也。

庸蜀羌髳。見於牧誓。是蜀之通中國舊矣。侈者、乃有秦武王五丁開山之說。

微子之命。不作懲創之辭。信其德者深也。

書文義有相屬者。有不相屬者。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後世不難加以穿鑿。恐非其本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按此最深明經義。

孔子曰。赦小過。可見大罪不赦矣。蜀志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書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不欲數赦。此論眞宜補入書傳。

惄如調飢。楊用脩曰。韓詩作愵如朝飢。焦氏易林。愵如旦飢。語意甚合。按楚詞天問。而快朝飽。快莫如朝飽。則惄莫如朝飢。對觀更顯。

無感我帨兮。厖史。婦人服飾。獨言帨者。按內則注云。帨、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王漁洋曰。徐太宰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按詩明言有女如玉。明言無感我帨。是乃拒淫之詞。昭然揭白。何反以淫誣之。朱傳淫詩之說。方如狂瀾而不可挽。其未指爲淫者。復揚其波而汚之。誠何心哉。

騶虞凡三解。白虎黑文。毛傳之說也。淮南道應訓。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是皆以爲獸矣。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廏騶。是騶乃掌御之官。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是皆以爲官矣。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是又以爲囿官矣。三說皆出於漢。惟以騶爲囿無他證據。

陟彼岵兮。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劉公嘉話拾遺。施士丐云。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怙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朱傳想從施說。然未見其確也。如以無草木之岵比無父。何怙下明言父曰嗟予子。實有父矣。愈覺牽強不通。何取而易歷代相傳之古訓乎。新唐書曰。士丐傳春秋。文宗嘗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聞。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斯言眞說經者之藥石也。

天夭是椓。楊用脩曰。漢張衡傳引之云。利方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以速速對天夭。良爲有理。今本作天。恐係誤字。

吳禮部詩話。師道正傳衞武公抑戒賓筵二詩。極言荒湯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歸。至於喪亂回遹等語。皆所不諱。蓋所以致其警戒之切。爾雅序之言爲是。

奚斯所作。古今註。謂作新廟。經文甚明。楊子雲、班孟堅、顏魯公皆誤謂作頌。太史公謂正考父作商頌。亦誤。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鄭箋。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孔疏。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朱傳。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按以上諸說。子皆指契而言。謂有娀氏女簡狄所生之子契也。契爲簡狄所生。簡狄爲嚳妃。則契爲嚳之子無疑。至帝立子生商。語意猶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云爾。乃陳氏兆崙星齋別創一說。子、女也。有娀之國。於此時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史稱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娀方大通於中國。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脗合。則史記不足信矣。陳氏直以契爲舜子。殊足駭人聽聞。果如所說。此事關係甚大。不應經傳別無明文。而獨見於魯語展禽一言。舜有契之聖子。乃不傳契而傳禹乎。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何竟舍契而之禹也。孟子於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津津言之。而顧概斥之曰。舜之子。亦不肖乎。大戴禮記繫篇帝娶帝堯之女。謂之女匽。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山海經。舜娶葵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夫二女之外。加匽、育、葵比。不經見者。諸書猶紀之。舜果立有娀女爲妃。且又生契。而顧遺之乎。陳所據者魯語一言。考韋氏昭魯語註。舜當作嚳。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是韋氏據祭法正魯語。而舜字爲嚳之訛。已爲鐵案不移。豈陳氏未覩韋註。或故隱其說。以逞奇談與。此恐結千古莫解之疑。故詳辨之。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意明謂禹敷下土之時。幅隕既長。而有娀亦大。帝乃立其所出之子契而生商。將自古訓大。子自古指契。陳氏誤讀經文。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始通於中國。因以子訓有娀之女。可謂顚倒陰陽矣。至敍禹敷下土。謂契母家有娀之國。於此始大。蓋契

之生久矣。非謂始生於禹治水之時。遂臆斷其爲舜子也。

黃東發曰。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來。注者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可據。按此譏朱子之廢序傳詩也。由此推之。凡宋人廢絀先儒。自我作古之說。果盡可信乎。若黃氏者。可謂不黨矣。黃氏乃朱再傳之門人。其言易不信邵之圖說。言大學不信朱之補傳。眞晦翁幹蠱門人。

池北偶談。升庵引朱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有不自安於心者乎。王漁洋又曰。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謬。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尤爲可笑。又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不然雖孔子不知。朱晦翁事事推尊伊川。獨詩傳力反其說。大不可解。

春秋隱公三年。經文明書尹氏卒。而左傳乃作君氏。則公穀作尹氏。爲天子之大夫者。得之矣。然則左傳豈可全據。而詆公穀哉。但胡傳以爲詩所刺之尹氏。恐亦未確。幽王之亂。豈尹氏猶得完然於東遷之後乎。或曰。襄公二十六年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可爲君氏屬夫人之證。然君夫人氏四字連綴成文。固不若君氏之簡鍊也。且舍經之尹。從傳之君。有不卽人心者矣。

筮短龜長。楊用脩曰。杜氏此註甚謬。卜人蓋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卽立驪姬一事而言。非謂筮龜有所短長也。

繞朝贈之以策。楊用脩曰。策、書策也。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卽策文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按服虔已訓策爲書策。

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以爲季子讓國致亂。春秋貶之。夫讓。美德也。公子光之弒僚。所不及料也。奈何以致亂坐之。蓋季非嫡子。應得國之人。則其讓屬正理。孔子嘗稱之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又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而謂作春秋。於其來聘與讓國無干之事。忽斥其生平名而貶之。吾不信也。穀梁所謂成尊於上者是也。

昭公五年。左傳既載叔孫穆子因夢牛而寵之。以致於禍。後又載穆子之生。莊叔筮之。卜楚丘斷其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此兆穆子獨不聞之乎。聞之而寵牛乎。若穆子不聞。左氏又於何聞之乎。由此推之。左氏之言禍福。率以己意增飾。不足信者多矣。讀者但節取其理。爲戒可耳。

人皆謂楚大夫僭稱公。然齊有棠公。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是非大夫僭稱者乎。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魯昭二十五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六十四人。按俗本左傳二八。八字誤人字。必無此理。當以此正之。

列子載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

但安之，必無人更實，蓋所謂兩可之辭如此，荀子宥坐篇，說苑指武篇，俱載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始誅篇載子產誅史何，何卽析耶，抑別一人耶，春秋左氏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註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書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如此則鄧析宜誅矣，與傳後所云云不合，杜說非是，君子謂子然（卽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據傳，則鄧析爲善，而駟歂據之而殺析者，歂非子產也，大叔代子產爲政，駟歂、駟乞之子，又代大叔事，經再傳矣，漢志載鄧析子一卷，論者謂其說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爲勢統於尊，事覈於實，則與操兩可之說以難政者，又正相反矣，

無別之嫌，未有過於春秋者也，懷嬴、秦穆之女也，旣妻子圉，復媵重耳，而重耳亦甘受之，獨不思其爲姪婦且甥女乎，懷嬴之號，必圉公被諡之後，國人所加，不然，亦必左氏取而號之，重耳名思義，能不赧然，由此推之，吳孟子之號，陳大士謂爲國人所加，其說信然，顯鄭文羋，楚子之妹也，以伐宋過鄭，取鄭二姬歸，二姬、羋所生也，獨不思爲甥女乎，其他若齊人強昭伯通宣姜，皆彰明爲之，近於無愧，不知恥之甚者，至於閨昧之姦，又不可勝述矣，

申包胥救楚，戰國策作棼冒勃蘇，

疑古文尙書者多矣，而以劉歆兩言斷之，曰，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疑左傳者多矣，而以程子一言斷之，曰、信其可信，

後漢書鄭元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按凡以後學攻前人者，未有不深入其室者也，亦未有不以矛刺盾者也，但視心之公私，理之是非耳，若避此嫌，甘使經義不明，又豈得當乎，

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

公羊傳，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是自高四傳其元孫壽所作，今觀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則爲壽所傳無疑，穀梁傳楊士勛疏謂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所自作，而徐彥作公羊傳疏，謂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今觀傳中有穀梁子曰，則爲後人所傳，但其淵源必出子夏耳，或謂公穀皆漢文，恐亦不然，漢儒謂左氏先著竹帛，爲古經理或然與，

鍾伯敬謂穀梁載桓公之言曰，同非吾子，左傳又云，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因憶焦氏易林有云，三夫共妻，莫適爲夫，子無名氏，翁不可知，不覺失笑，按同非吾子云云，出公羊，非穀梁也，公羊謂公譏之，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正姜氏譖公之辭，不得據爲事實而疑同非桓子也，子同生，朱子辨之已詳，此說歧而又歧矣，

伊川春秋傳序，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按不能贊一詞，不過謂聖人筆則筆，削則削，一字之貶，不可假易，雖以游夏之賢，不能贊助，極形筆削之嚴耳，非痛抑游夏，謂其不足與於斯也，不然，春秋屬商，夫子已明言之矣，又作何說乎，大抵道學家心氣過高，往往卑視諸賢，其論古也，每失之不平，其論今也，每失之不允，祇可籠絡耳食之人，不能欺蔽心得之士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謂人於賢者當然耳，蓋賢者嚴氣正性，旣患其不狎，狎矣而又必敬，敬斯畏矣，而又必愛也，

伯邑考，他書稱文王長子，據檀弓引爲舍孫立子之證，則係文王長孫也，註家仍指爲長子，則與本文不順，他書謂微仲爲微子之弟，檀弓謂爲庶子，亦與諸說不合，此皆可備參考，

曲洧舊聞，王介甫初侍經筵，上欲令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袜帶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尙書，按介甫深於經學，卒誤天下，言不可據如此，其謂禮記駁雜，置而不講，亦非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卽曾子得正而斃之旨，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然則子思爲伯魚之庶子與，

曾子責子夏之過三，俱在疑似之間，聖門規過之切如此，而子夏可責祇此數事，復受責不辭，生平制行之高，亦可見矣，

宋儒專稱曾子，而檀弓載子游有子勝於曾子者不一，可見於諸賢大作軒輊者，皆後儒門戶之見，其實不然也，

子夏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失是也，此聖賢所以爲聖賢也，

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金仁山謂必夏之中葉，禹宜奉舜祀，其後以天下爲家，始自祖其祖，

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康成註以三桓指季友之殺叔牙與慶父，陳氏宗之，明曾登之謂必三桓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按孔子云三桓之子孫微矣，諸書所載，春秋以後，不及三桓一語，費惠公必另一小侯，與季氏無涉，若季友殺叔牙，慶父以桓殺桓，不當統云三桓，曾氏之見良允，

禮記載成王踐祚之說，先儒多疑之，方望溪據金縢王與諸大夫盡弁一語斷之，及閱竹書紀年，成王之立已冠，尤見金縢有據，而禮記可疑，但方氏謂劉歆所竄亂，以助王莽居攝之篡，然賈誼疏已有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一言，豈始于劉歆耶，大抵漢初已有是說，而古事之難實斷如此類者多矣，

禮記曾子問，亦漢儒假託之詞也，孔子沒在季康子前，何得康子之諡而稱之，與緇衣子曰內引葉公之顧命同一破綻，

大傳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乃文王未嘗有及身稱王確據，凡稱王者，皆追尊之詞，而鄭康成註必曰文王、稱王早矣，于殷猶爲諸侯，夫旣爲諸侯，猶必謂稱王早何耶，且泰誓祇稱文考，不曰文王，尤未嘗稱王之證也，其曰文王受命中身者，蓋指天命歸周言，豈爲稱王之據哉，

與昌宗四書經傳集證.禮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引易經緯書之言.坊記.亦漢儒之書.觀其引子云.又錯出論語曰可見.

情欲信辭欲巧.鄭註.巧謂順而說也.孔疏.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按鄭孔之解自確.王氏粱執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說.謂此決非孔子之言.陳氏集說遂謂巧當作考.謂稽考古道.悍然改經.已忘卻情欲信一言矣.情不信而求辭巧.則鮮矣仁.情信而辭不巧.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脩春秋.其情可謂信矣.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辭可不謂巧乎.推之六經之詞.皆巧也.孔子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卽巧之則也.不知此.而北宋以後之文.無怪其皆流于語錄之.

潛邱劄記.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小戴緝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自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後人之尊宋儒.抑漢儒至矣.而不能不以禮記爲經.亦知禮記實多漢儒之文耶.則漢儒也託乎至尊矣.豈宋儒所可掩哉.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咸註.大咸、咸池.堯樂也.路史.堯作大章之樂.禮記註亦同.豈堯有二樂耶.抑一樂二名耶.禮記謂咸池.黃帝之樂.

邢昺孝經疏.謂孔子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眞枉見也.焉有自著名之爲經者乎.有自舉直稱子曰者乎.夫子于門人名而不字.有稱曾子者乎.假立之說.尤屬不通.其爲朱子門人紀述無疑矣.注疏多闕諸如此類.

南平世家.漢田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之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如此足矣.

魏志.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按經術非爲取青紫計.然以此取之.固勝于他.但有要焉.曰正心術耳.心術不正.則所謂明經術者.皆邪慝也.

顏氏家訓.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事務.殆無一可.又云.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卽能通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用.以此得勝.庸有益乎.光陰可惜.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按此可爲得讀經之要法.

唐書.開元中.祭酒楊瑒上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新唐書楊瑒傳.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家學.按此關經學甚鉅.夫舍大義而專務難知.是驅經術於小巧無益之途.而壞人材不小矣.

宋陳師錫(字伯脩)奏徽宗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鬪.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辭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孔子之後.伯魚子思.世濟其美.子上之曾孫子高.名穿.平原君稱其理勝於辭.子高之孫子魚.名鮒.避秦禍.藏書於壁.陳勝尊以博士.爲太師.(見孔叢子)皆大儒也.漢有子國.名安國.唐有沖遠.名穎達.闡明經學.作爲注疏.是爲孔子之家傳眞學.後儒每以無稽之談.結爲死黨.掩出二孔之上.豈不枉哉.

唐書載孔穎達直諫.宋史載宋眞宗得天書.以問孫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其忠過王旦遠矣.孔氏爲九經正義.孫爲孟子音義.此眞無愧于經學者.至孫氏孟子疏.先儒多譏其僞.雖其中亦有可取.不逮諸疏遠矣.必非孫氏作也.

范甯謂王衍、何晏清談之罪.深于桀紂.王伯厚會辨其誣.閻百詩潛邱劄記.猶沿范氏之謬.

歐陽永叔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謂正義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云云.其論似正.實亦不盡然者.緯書固多駁雜附會之言.然其粹語亦多.雖不出于孔子.未必非自古所傳.前人論之詳矣.卽如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此易緯文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孝經緯文也.子之於母.絕少分甘.此孝經援神契文也.是皆千古名言.不減于六經者.可盡廢乎.且緯書通卦驗有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禮記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實易緯之言也.然則緯書不獨載諸注疏.並儼然列于經文.欲刪注疏.將并經文而刪之乎.是其勢有所不能行矣.況歐公特借刪緯爲名.而其劄子前云殘編斷簡.出于屋壁.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旣遠.莫可考證.是自經文以至漢儒.皆全斥之.不知尙書及他經緯.有斷簡.周易固完然無恙也.歐氏不信十翼爲孔子作.謂係易師附益之言.並不信有河出圖洛出書之事.是並論語而疑之.充歐氏之類舉.凡聖人之經.無一可信.又何論緯書.更何論漢儒.自歐氏一倡此論.王介甫乃敢于作新義.鄭樵遂詆漢儒之觭經.烈于秦火.而南宋後異說蠭起.注疏竟束之高閣.舉孔子以來一脈相傳之經學.至宋蕩廢殆盡.豈非歐陽氏一言階之厲哉.但孔沖遠諸儒作正義.筆太頗宂.且所駁之義.往往有勝于所取者.然終賴其廣收博采.傳示後人.爲經學之淵海也.得一明者擇而出之.以爲標準.而附以唐宋後諸儒精粹之論.泐爲一書.則盛事矣.

後人說經.只知專宗朱子.凡與異者.皆不敢取.而不知非朱子意也.朱子論科舉.有曰.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朱子重註疏如此.果依其法.何經之不可明.蓋朱子一家說經之言.雖優于諸儒.不能盡經之蘊.悉有是而無非者.勢也.無奈後儒以私心奉之.其故大約有四.厭註疏之舊.而喜朱說之新.一也.憚註疏之煩.而樂朱說之簡.二也.愛附朱子理學之大名.遂忘孔子相傳之本義.三也.藉以圖科舉.有明知其非.故昧而從之者.四也.朱子所學之正.首在于惡功利.而後人專以其書爲功利.豈朱子之所及料哉.

明太祖定科舉之制.原係漢唐註疏與宋儒之書並列.學宮無所偏主.(詳朱竹垞經義考)後永樂篡國.使胡廣纂諸經大全.廣性最諂諛.因朱子爲永樂國姓.遂闢漢唐諸儒衆說.專以朱子爲宗.顧亭林諸人所謂大全

第九冊

乃至不全之書也。廣原名靖。與周是脩、解縉等約死建文之亂。是脩子謂胡叔能死亦大佳事。是脩聞靖閭家人云。曾飼豬否。笑曰。一豬尚不能捨。肯捨命乎。後與縉子約婚。因縉得罪。遂欲背婚。蓋反覆之小人。無過于廣者。尤展成看鑑偶評云。永樂時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瑞矣。古今兩奸先天教名姓正相同。可發一笑。案今諸經經朱彝尊、毛奇齡等辨正。我朝欽定各經。破除門戶。皆得正宗。且頒十三經註疏于學宮。俾士子講習。美矣盛矣。惟四書俗講。猶沿胡廣大全之謬。蒙蔽學者耳目。夫孔子最惡鄉原鄙夫。而永樂卽以鄉原鄙夫之尤如胡廣者。提舉經學。流毒後世。吁、可歎也。

紀文達公曰。易之象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果有是理哉。

或曰。漢宋之說紛紛。若持其平。五經當主註疏。四書當主朱註。曰。五經之與四書。果若是歧乎。四書者、五經之鈐轄也。故必通五經。然後可通四書。焉謂五經則有是有非。四書則有是無非之理。今試約舉之。五十以學易。明指易爲日用之理。朱子本義專主卜筮。及雜入邵氏圖說。諸條不可混入矣。書云孝乎惟孝爲句。朱註書云孝乎爲句。不可宗矣。思無邪。決無淫詩。朱集傳諸說不可雜入矣。九合、指桓公九次會合諸侯。朱註改作糾合非矣。大學宜確宗古本。註疏今本謬矣。凡此皆與五經切相比附。安得謂四書有是無非乎。持平而論。五經四書。漢宋皆有得失。惟擇其是者宗之。勿執成見。不分黨與。一以經文本義爲主。彙取漢宋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宋儒功專在四書。其于五經。固多疏略。觀程子謂論語孟子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朱子謂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其然豈其然乎。

蔡聞之跋漢書匡衡傳贊曰。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操履。則程朱之澤較宏也。夫漢儒之操履。如諸葛孔明、賈長沙、董江都、黃叔度、鄭康成、管幼安若而人。豈在宋儒之下。必以匡衡、張禹輩譏漢儒無操履。專以講解抑之。不知宋儒並匡張不如者多多矣。此皆門戶私見。豈公論哉。

說經之妙。全在虛而與之委蛇。朱子謂解書不可謂孔孟已拙。不會說話。一任己見說將去。朱子解經入妙處。深得此祕。故每使口吻如生。然猶憾其尙多任己見處。

孔子之道大矣。後儒各以所見說之。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也。謂天海不廢管蠡則可。謂管蠡能盡天海則不可。況屈天海以從管蠡乎。

唐以前之說經也博。其失在冗煩。宋以後之說經也精。而其失在武斷。

自漢以後。儒者每涉于老。自宋以後。儒者每涉于禪。凡事莫樂于衆見。亦莫危于衆見。古今學術之受攻最甚者。皆其宗仰最甚者也。

司馬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吾亦曰。道、猶器也。一二人傳之。不若衆人傳之。其知者廣也。

孔子、幹也。七十二子、子思、孟子、枝也。漢宋諸儒、葉也。諸家之文、則華也。葉與花足以榮枝幹。亦足以掩枝幹。後人知有諸儒而忘孔子及七十二子。是守花葉而忘枝幹也。

經字無文義可通者。亦當闕其疑。有文義可通。但以我之意見改之。安知我是而經獨非乎。豈孔子闕疑愼言之教乎。經書中曰衍文曰誤字曰錯簡。施之無文法可通者則可。若憑我之私見。曰衍、曰誤、曰錯。安知己所改之非衍、非誤、非錯乎。

古人有古人文法。後人有後人文法。大抵古人之文多奧。似詰屈不可通。其中精蘊實深。後人之文甚明。每直瀉無所蓄。其中意味實淺。自宋以來。每以後人之法解古人之文。詭詭焉以爲獨得也。亦弗思甚矣。

東周以來。何孔子之少。北宋以後。何孔子之多。

宋賢事彙。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遜也。伯溫自此不敢妄論。按宋儒議論最苛。于聖門七十二賢。顏、曾、閔、冉數子外。無不遭其深文詆訶。幾于喪心病狂者所爲。程伊川嘗謂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此論最允。夫待今人且不宜苛刻妄詆。況古之賢人乎。然伊川亦行不掩言者也。閱康節之論。感而書此。

講學易流于爲人。考據實純乎爲己。講學有弊。考據無弊。考據實兼注疏講學之長。而無其偏黨門戶滯泥空疎之習。第廣狹醇駁。究存乎人之自取。不可假也。

秦皇焚經。而人道闕。隋皇焚緯。而天道荒。

御史臺記。太學博士姓張。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懵於時事。夫五經而懵。豈經使然哉。亦不精之過耳。

讀書尤貴知所擇。能知所擇。則會而通之。雖稗官野史、佛乘道藏。未必無益也。不知所擇。則拘而泥之。雖聖經賢傳、漢箋宋註。未必無損也。

236

元文宗至順元年。封顏子爲復聖。曾子爲宗聖。子思爲述聖。孟子爲亞聖。復蓋取諸易繫詞不遠復。顏氏之子。其庶幾乎之義。宗聖蓋取韓昌黎惟曾子得其宗之義。述聖蓋取中庸子述之義。亞聖蓋取趙岐孟子題詞命世亞聖之才義。

四部代積。茫如煙海。新說漫出。古義寖微。

本朝四庫收羅數倍前代。分應刻、應抄、存目、三等。大抵發明古義者多取之。自出新裁者多黜之。亦不得已之砥柱也。

宋儒說經。好爲新解。妄斥漢儒。朱子卻不甚菲薄鄭康成。

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果如此。宜弼之夭矣。人傳郝京山著九經解。亦刻朱晦翁像。遇正其誤。輒以筆擊之。此謬言也。後人正先儒之誤。公也。詬斥則惡矣。仲輿之明。必不爲也。且九經解具在。亦未嘗專于駁朱。

世傳郝京山著論語解。多易朱註。忽地裂。有物啓視。則朱子註第幾次不用之稿。與郝說同。無論荒唐不

經。即朱果前後有數稿。後勝于前者固多。前勝于後者。正復不少。即諸家詩文皆然。姑以此破拘墟之見。

朱子傳易。冠先天圖。袁機仲、林黃中爭之。傳詩廢小序。呂成公爭之。宗無極。陸文安爭之。然萬世之公論。不以朱爲是也。是故事以合聽而明。

呂成公。宋儒之最平允者也。朱子廢小序說詩。成公力爭之。成公卒。朱子轉激而爲詩傳。改大學。訂論語。删孝經。而成公不及見矣。成公卒。朱曰。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了。至今觀之。成公之鶻突。猶或少也。

潤泉日記。朱先生徵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尋義理爲學。其尋行數墨。又拘拘以論說爲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己教人。豈非難事。按數語平允。無南宋人鬥壘習氣。又曰。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

世人以程朱並稱。其實程優于朱遠甚。伯淳天分極優。惜早世。未克大成。正叔與周茂叔游太極圖。終身不挂口。與邵堯夫游先天圖。終身不挂口。可見確有定見。不爲異說所惑。說詩宗小序。說大學宗古本。亦無不知妄作之弊。皆非朱所及也。按諸聖門。已到可與立境候。惜未能權以化其拘耳。

時中之說。出于孔子。時措之說。出于子思。時勢之說。出于孟子。拘儒乃不審時度勢。而一斷之于理。夫理之義。取于玉文。順其玉之文。斯爲理。逆其玉之文。斯非理。然則理即時之順、勢之順者而已。違時逆勢。即非理矣。堯舜有揖讓之時勢。因而揖讓。理也。湯武有征誅之時勢。因而征誅。理也。易之斯非理矣。至于殺身成仁之事。似乎違時逆勢。乃全一己之節。亦理也。若治天下而不因時勢。皆非理也。後世之理學。其非理亦多多矣。國不可建。而必欲建之。田不可井。而必欲井之。古禮古樂。必不可復。而必欲復之。皆非理也。

聖賢所重者躬行。文義淺焉者也。後儒于十三經文義。淺淺者尚多失其句讀。侈然以聖人自命。蚩蚩者亦以聖人奉之。叢所大不解也。

朱元晦一生論人之刻。其深文周內。千古人物。被其鍛鍊。幾無完膚。似乎剛者。乃遇一數趙汝愚事。便心寒氣餒。藏頭縮頸而不爲。剛者果如是乎。

宗陸象山主靜之說者。每墮入禪寂。然象山非禪寂也。宗王陽明良知之說者。每流入猖狂。然陽明非猖狂也。且如劉忠節宗周、孫徵君奇逢、鹿忠節善繼、湯文正斌、皆當代眞儒。實宗陸、王之學者。又何可以流弊歸咎于陸、王乎。而自宋方回、留夢炎、以後。鄉原鄙夫。窮凶極惡。無非自命宗程、朱者。豈可以此罪程朱乎。願持門戶之見者。分別觀之。核實論之。斯允矣。

孔子謂言豈一端。亦各有所當也。聖賢教人隨事而發。初無一定宗旨。令人舉一廢百。良知自孟子之一說。其實開導多方。不勝枚舉。王陽明必執此一說。以標宗旨。偏執可笑。然攻之者。必謂其爲異端。亦偏也。總之。講學家多客氣、假名義道德之名。以行其克伐怨欲之實。固深可戒耳。講學最不可標宗旨。萬不得已。宗孔門忠恕二字。最爲無弊。又不如愼獨二字。尤爲不言躬行萬全無弊也。

朱元晦之學。似實而虛。陸象山之學。似虛而實。學元晦者。知十行每不逮其一。學象山者。行每與知合。故陽明起而知行合一。孫徵君鍾元、湯文正斌皆宗陽明者也。詆陸、王者。試平心思之。

池北偶談。王文成公爲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史館。秉筆者貶訾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藹時爲總裁。予與之辯論。反復至于再四。二十二年四月。湯侍讀荆峴斌對上以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逈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判然各別。人得而辨之。惟客氣則附乎正氣以行。其邪氣人不得而辨之。聖賢之學。在培正氣以除客氣。故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故曰無克伐怨欲。無意必固我。自宋儒道學道統之說興。則每以客氣爲正氣。至附道學爲門戶以相爭者。則純乎客氣矣。

孔子之道在明。而後儒多闇。孔子之道在誠。而後儒多詐。孔子之道在恕。而後儒多刻。孔子之道在改過。而後儒多怙過。孔子之道在時中。而後儒多不中。孔子之道在遜而不作。而後儒多無知妄作。孔子之道在無意必固我。而後儒多克伐怨欲。孔子以戒懼愼獨爲敬。而後儒以主一無適爲敬。吾不知之矣。

世有大患三。曰謬、曰拘、曰妄。孔孟之教。正其謬。化其拘。挽其妄。在博文約禮主敬。博文故遠謬。約禮故中。中故不拘。主敬故謙。謙故不妄。後世自詡孔孟者。以謬益謬。以拘益拘。以妄益妄。

古今鼓勵學者。誘以道德之精微。此爲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今之學。不過爲利而勸。爲名而侈。因其所爲而引之。則易入而易進。齊顏之推家訓曰。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韓退之爲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實。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是二說者。最得其要。按此說固粹。終當以正心術、化氣質、通時務。爲讀書之本。上性無論。即中下之受益。較名利不可同年而語矣。

古今第一妄人。爲呂留良。伊生七年而明亡。與明原無君臣之義。不可解之節。既入本朝。甘爲逸民。亦無不可。乃應試入學。是爲本朝臣子矣。復爲日記。醜詆本朝。以致剖棺焚尸。覆宗絕祀。謂非膏火自煎者哉。其所著書。惟批選時文。藉以講學。其所宗仰。惟朱考亭。于六經亦不知爲何物。惟知有四書。自漢唐諸儒之說。一無所覩。閻百詩嘗笑呂晚邨四書集註外。不知更有何書。實深中其孤陋之病。夜郎自大。天蓋名樓。天蓋者。謂不履本朝之土也。其樓果不著土而成。倚天而立者哉。妄而極愚。亦已甚矣。悍然自命爲考亭以後一人。以道統自命。其無知之門徒。黏纏遂續。將其說彙爲天蓋樓語錄。專以攻陸子靜、王陽明爲事。其說之偏駁矯誣。不可枚舉。亦無足論。今試取二公之實行。與留良較之。子靜一生篤行。事君誠敬。荆門軍德政。彪炳史册。陽明攻劉瑾。平宸濠。有大功于時。留良居下訕上。犯義干名。是陸王忠。留良不忠矣。子靜陽明。守身行道。百世流芳。其父母長有餘榮。留良覆宗絕祀。永載刑書。是陸王孝。留良不孝矣。不忠不孝。尚何學之講。何道之任。況以不忠不孝之人。極力攻大忠大孝之人。滅絕天理。宜乎其遭天誅也。夫彼蚍蜉之撼。何損大賢。徒自禍耳。不可不深爲妄人之戒哉。至其以時文講道。尤屬可笑。斯道首戒功利。時文乃功利之尤者。撫拾浮詞。附會講說。拾火塞冰。事同兒戲。又不足責矣。

平書卷六

經學篇下

道光丙戌十月。寓濮皋怡雲樓。讀李穆堂先生集一遍。深服其經術文章。卓然彪炳。所學大抵宗陸子靜、王陽明。因是與朱子議論牴牾。予嘗慨宗朱者。門戶之私太甚。哆口斥陸王爲異端。于穆堂則所慨又異矣。因世儒之攻陸王。激而讓之。猶可言也。因世儒之祖朱子。槩爲斥之。不亦偏乎。學者讀書。務空成見。惟其是者宗之。非者辨之。而爲棄短而取長。不爲矯枉而過正。惜乎以穆堂之明。尚未免以偏易偏也。余特撮舉其原文大要。而附識管見于各條之後。此惟期于心得有裨益。毫非爲門戶起見也。

原學

學主于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

　學自以兼知行爲允。若謂專就行。不就知言。大學何以言致知。子夏何以稱日知其所無。爲好學。有專就行言者。如不遷怒。不貳過之類。是也。然亦必知其怒。而始不遷。知其過。而始不貳。則行仍不能離知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兼知行說。穆堂豈忘之耶。

天生之則。本于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孟子之言。專就孩提少長言之。使人反其初心耳。其實氣拘物蔽。以後不知親親長長者正多。不教其

知。安望其行。

敎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于親書册而勤討論也。

　不先導以知。必不知如何行。謂不止于親書册勤討論固是。若以書册討論爲支離無益。則六經可一筆勾矣。

聖門好問者。無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于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

　曾子若非書册討論。貫何物乎。試讀禮記曾子問一篇。正書册討論實據也。孔子之所謂非者。謂非徒多學而識。而有一以貫乎多學之中耳。若竟以博學爲非。夫子何以又言多聞多見。何以言好古敏求。對哀公何以言博學之。穆堂蓋誤會非字耳。餘詳予經學質疑錄。

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

　孝弟、謹信、親愛。豈全不用知。志道便兼知行二章。以重輕分先後。不可劃定次序爲先後也。以志道章屬成人。是以孝弟章屬幼學。亦沿俗說之譌。詳經學質疑錄。

先以敏事愼言。而後就正於有道。以爲好學。

　敏、愼、就正。皆兼知行言。

夫子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則以爲嗜學。

　禮記載夫子拱而尙右。爲有姊之喪。門人不知。從而尙右。因夫子言。改而尙左。蓋吉尙左。凶尙右。

　此正見不知而行。其行必誤。而知之當先審矣。穆堂反以爲學專屬行。不屬知之證。不亦左乎。

孔門弟子。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

　辨見前。

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于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爲尋章摘句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于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

　使從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自朱子始。則朱子直開天明道。第一聖人矣。不知朱子實本古人之成法。教人。不以爲功。乃反以爲罪乎。惟其然。愈授偏祖朱子者之口實。並朱子之議論未當者。一護之如嚴城。而不可解也。朱子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本確不可易。特不知格物之義。已詳具于大學首章。而誤爲補傳耳。然此亦過于求詳之失。而非有背道而馳之差也。躬行實踐。正朱子所以教人切要之旨。全書可覆按也。即以大學章句論。致知格物。祇一項。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見于躬行實踐者。凡六目。何謂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乎。玩物喪志。三代後不善讀書者。便蹈此弊。而漢魏以降。溺于辭章者尤甚。如何獨歸咎于南宋後之朱子。

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並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

其佔畢多其訊言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然則專務讀書博學強記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

正業居學皆兼知行言學操縵知操縵者也學博依、雜服、知博依雜服者也謂無誦讀講論之說則禮記云春秋教以詩書不誦讀可乎孟子正謂良知家之所藉口者也何以又言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乎佔畢記問亦對當日末流之弊言非謂佔畢記問竟可廢也且學記明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非知而何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則大成亦知行並進之極耳穆堂又嘗作何解而為學專行不廢知之說乎

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則遵訓效之解而一力于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于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于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必效先覺之所為效字原兼知行故以明善復初兩意詮之明善為知復初為行何嘗是先行後知以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是明善誠意正心脩身是復初朱子論語集注與大學章句何嘗彼此互異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于躬行舍知何以為躬行是其于論語集注未必合學未必不荒于朱子之說未必不戾也且以孔子之言斷之一則曰由誨女知之乎再則曰知德者鮮矣告哀公明言明善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明以知行分舉而強辭奪理者必將知一層打沒則與孔子異乎同乎彌朱子格致補傳即凡天下之物云云太泛則可因此必抹煞知豈非惡噎而廢食也哉

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總總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訓詁之煩而騖其說于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于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翩翩然自以為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

此論最足以針講學末流之失然其咎在于知而不行豈可因此並舉知而廢之也章句訓詁名物象數果為日用彝常起見亦何可略

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為仁所以學為人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舉孟子本心良心之說是矣但孟子言擴充必言察識言求放心必言學問言由仁義行必言明察而于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斥之為衆則安可舉講習討論而皆廢之單求所謂本心良心者乎學問之道是一句須讀斷凡親師取友書冊討論之功皆備因恐人將學問徒視為口耳之為外鑠之學故以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指出切要關頭所謂深造以道左右逢原博學詳說以反說

約其理皆渾括于此若誤連讀謂求放心之外別無所謂學問則于孟子一切語言皆不可通矣舉一廢百屈經就我其害在不識孟子句讀始可見章句訓詁必不可廢而講習討論以求知誠先務也

吾一日之閒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心發一念即加審察為理耶即奮然直前為欲耶即毅然斷絕

此論是矣但非讀書明理恐審察之未必精而理欲之未能辨也

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為外鑠之學者哉

以書冊講論為外鑠則孔子之好古敏求多見多聞眞外鑠之尤者矣

若謂事上使衆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為講習不知家國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虛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為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

獨忘對哀公必明乎善及擇善之語乎大學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見誠求之不假強為非舉學古入官之則而廢之也果如所云子夏何以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乎漆雕開何以言吾斯之未能信而子說之乎則講習果不必豫乎此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論而夫子斥之為佞者也

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為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並非平時豫為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為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

古人有難舜與周公此所謂生而知之者也正為不能如舜周故必取古聖賢之成法講明而切究之所謂學而知之也安可援舜周一律師心自用于此見王陽明之教祇可自為之而非人人可為者也即以舜周論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毫不豫為講習而全憑心度者乎又知陽明之功業文經武緯豈作秀才讀書時略無所講習而臨事猝然能之乎恐亦徒欲伸其良知之說而非生平踐履之實也

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

中庸明言合內外之道孔子言殷因於夏禮此本也所損益此末也詳略異同是也有內無外是有仁無智矣有本無末則不能因時制宜而禮有所不行矣凡此皆伊川拘固之言過高之論而穆堂反引為據其實伊川亦非穆堂所取此徒欲攻朱子講習討論以求知之說而借伊川之言以難之耳

羅整菴名欽順謂明心為禪學朱子釋明德為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衆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德則明明德非明心乎

強分心性本後儒支離之談自豐其蔀者也整菴輩徒恃此為能事耳曷嘗于聖學有得穆堂此論實

足以矛刺盾。

彼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萬有。施之爲教。不可以脩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下。擧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之禪可矣。然謂陽明之學。不足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童子知其不然也。不考之實事。而漫爲心性之空言。以相排詆。豈不悖哉。

此蹋公論。蓋陽明鄰于生知。本有自得之實。特難爲衆人之法耳。凡攻陽明爲異端者。皆偏也。

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爲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也。若陳建輩。無知妄論。自鄶以下矣。

整菴首攻陽明。凡詆陽明爲異端者。皆援之爲說。其實整菴立身。不及陽明之萬一。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發明本心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養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予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擧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至于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卽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卽所以發明羞惡之心。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之意。不過如此。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謂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擧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尙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

此辨陸子頓悟之說至明。陸子之非禪學亦至明。朱子于陸子。不免深文周內。固宜分別觀之。但在孟子發明本心。原未嘗廢學問。卽陸子亦有讀書涵養之說。稼堂又何必盡闢聞見之知。廢書册討論之益。而猥爲一偏之論耶。且使書册可廢。卽孟子不必讀矣。陸子又安得本心之說。倡以爲教耶。至于聖賢之學。變而爲科擧。在朱子當日。集四書作傳注之日。誠不及料。科擧俗學。與聖賢之學。原爲同牀各夢。但有志爲聖賢者。亦卽拔起其間。不以科擧廢也。使朱子不集四書。不作傳注。不以此設科。聖賢之學。未必果盛于今也。昔與諸友論時文誤人。毛雲衢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設不用四書文。專用詩賦。恐讀四書者皆少矣。孰若借此使其長與四書謀面。使聖賢義理。澆灌其心。不猶愈于虛文浮藻耶。予深服其論之確。因識于此。

致良知說。

致良知之說。昭然無可疑。而至今未決者。支離之俗學。以謬見駁之。而放蕩之門徒。以末流失之也。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下之士。翕然從之。名臣脩士。不可勝計。其道聽塗說。起而議之者。率皆誦習爛時文。

蠹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閒有一二脩謹之士。闇然媚世。而自託于道學者。稍相辨論。不知其未實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于斯事。而考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羅整菴駁良知非天理。尤爲悖謬。

良知之說。出孟子。原無弊。整菴因欲駁陽明。遂斥良知非天理。然則孟子言愛親敬長。亦非天理耶。整菴全出門戶意見之私。欲以爭勝陽明。而不知反見絀于陽明也。但專執致良知之說。必以講習討論爲支離。而專師心自用。則未免有弊耳。

韓昌黎原道。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楊龜山駁之曰。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楊氏之言大謬。易傳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論道之實。有就五常言者。有就四德言者。而五常四德之中。惟仁義爲尤重。故易大傳以配陰陽柔剛。而槩乎人之道。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仁義而已。其論士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已、曰備、楊氏何不併駁其未全乎。朱子語類。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不知何故直如此背馳。是朱子于楊氏亦譏之矣。

宋儒中楊氏尤陋。此論足證其心之闇也。

古文尙書考。

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引道經。則尙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蓋荀況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尙書。無危微語也。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經解出于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然通篇無經字。其經解之名。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爲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尙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爲經。自稱曰經師。此如臚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或謂十二經六經之名。莊子天道天運二篇有之。不知莊子外篇。卽多贋文。未足據也。又史記所引者。安國所得于壁中之眞古文尙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尙書。朱氏彝尊嘗致之矣。觀殷本紀所引湯誥。周本紀所引泰誓。辭皆與今所傳古文尙書絕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者。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尙書也。

疑古文尙書者。其說至夥。稼堂所論。尤爲有據。但古書同辭者甚多。荀子偶引道經。未引尙書。豈得據其所引。輒斥尙書之僞。史記引湯誓泰誓。與今所傳不同。是誠可疑。但史記引書。卽今文所有者。亦多不同。如平章作便章之類。恐皆係史遷點竄而然。如謂別有孔壁眞本古文。漢以來無秦火之失。何以傳尙書者。不傳其眞。反傳其僞者耶。總之古文行世已久。格言至論。多出其中。與其過而疑之。不如過而信之也。

平書卷七

文藝篇上

此篇自經史子集之文。無所不論。惟詩有榆樓詩話。故不及焉。

十三經之文。無不鍊者。甘使人讀之不解。而不肯易其言。文之體應如是。亦所以重道也。周秦諸子皆然。漢賦及他文體莫不然。賈生、相如、子長、子雲、孟堅。其最著也。東漢以後。文體漸卑。非鍊之過。乃不鍊之過也。六朝文雖卑。句法猶鍊。特其氣不如西漢之雄傑耳。至韓柳出。乃一震其雄傑之氣。而句法之鍊。仍多得于漢人。

幼讀左傳楚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桓八年)疑其與淮何涉。後乃知隨州大洪山。緜亘數百里。陽爲漢水。陰爲桐柏淮水所出。蓋軍于大洪也。

池北偶談劉知幾曰。敍事之工。以簡爲主。左氏記晉平公飲酒。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益長。可爲文章之法。

左傳、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後人改本爲崇急。秦必救之。只倒一字。便有古今之別。

古人用字。上下不嫌同辭。如左傳(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之類是也。或謂之奇。或謂之謬。皆枉。

又定公九年。東郭書讓登。本先登而辭之讓。亦與後人用字不同處。

公羊莊公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一字不著莊公桓公。而莊公之怯懦。桓公之卒愕如見。公穀敍事。勝于左傳處不一而足。

左傳、哀二十四年。是躗言也。注、躗、過也。疏、躗、僞不信也。躗、音衞。

楊升菴曰。左傳、公若藐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傳句法。

晉語、輿吾私于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郡縣之名始此。

犨操戴齊思革子、石文子、叔徭子、往楚事與羊角哀左伯桃事酷類。大抵秦漢記載。多一事而異名者。

據管子管仲先鮑叔死。據說苑鮑叔先管仲死。諸子之說。牴牾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秀才之名。始見于此。楊升菴謂始于趙武靈王論胡服俗辟民賊。是吳越無秀才語。不知管已先之矣。升菴又謂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爲取士之科云。

楊用脩曰。古文語多倒。管子曰。耶言伐莒者。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按惟倒爲峭。惟峭爲妙。

蘇子由古今家誡序引老子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今老子無儉故能廣語。可與孟子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相參。

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類語乃五經中精語。

楊用脩曰。文子引老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

老子謂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按無惡則善不顯。勢也。然有仁義、大道不廢矣。有孝慈、六親可和矣。有忠臣、國家可不昏亂矣。是惟恐仁義、孝慈、忠臣之不多也。老子之意。則欲並仁義、孝慈、忠臣而去之。惡疾廢藥。惡飢廢食。其不達亦甚矣。

老子謂絕聖去智。絕仁去義。絕巧去利。按不但聖智仁義不可去。卽巧利亦不可去也。巧利而導之于正。安往非聖智仁義哉。

老莊之意。欲天下歸于渾噩。一成爲榛榛狉狉之世。而後謂之道德。不但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矣。何其不達也。

墨子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影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按此譬人臣之容悅者。鄉原鄙夫。墨子之所不爲也。

列子。墨之徒謂楊之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可見二氏之所託矣。

墨之託禹。昭其儉也。然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而墨主于薄葬。夫儉、美德也。少差而且流于墨。況其他

乎。

傳謂史角往魯。始有墨翟之學。墨之爲墨亦舊矣哉。

孟子爲後世文章之祖。上孟如五嶽。高明廣大。氣象萬千。中孟如瀟湘武夷。曲折入勝。下孟如翠巒鳥道。險絕幽深。唐宋八家。無不取徑于此。而各成其面目。人之嗜好。有不可解者。李泰伯不愛孟子。歐陽公不愛杜詩。王半山不愛李詩。皆不可爲訓。

列子載楊之徒攻爲仁義者。有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其父問之。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名身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按此蓋譏儒之多歧也。夫愛身而後名者、仁義之明哲保身也。殺身以成名者、仁義之致命遂志也。名身並全者、仁義之得位乘時也。窮達皆宜。殀壽不貳。此仁義所以爲美也。今各執一端以窮之。徒見其詖淫邪遁而已矣。

列子說符篇。鮑氏子對田氏曰。天地萬物。與我並生者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按此已開佛氏戒殺之漸。謂類無貴賤。是其昧也。非先王中正之道。然可以警暴殄天物者。

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辭歸。青餞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請還卒業。按此與成連海上伯牙。謂先生將移我情者。同一深遠矣。

列子。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

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

莊子言道似極元妙。其所歎著。曰誠、曰敬。便倘恍而無著持。

莊子逍遙齊物。皆欲保身于亂世。亦易道之一端。所謂儉德辟亂。不可榮以祿也。然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其去聖言遠哉。

莊子駢拇等篇。所論麤淺。必其徒依託爲之。然莊子本視仁義在性外。宜以爲收名之具。此其所蔽也。

莊子之道。善一身而有餘。善一世而不足。

戰國之亂亟矣。孟子正襟之談也。屈子垂涕之道也。莊子長歌之哀也。

莊子非眞能齊物者也。特憤世之亂。忍己之窮。而託爲高曠以自娛耳。其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底蘊具見矣。聖賢之安命。豈因無可奈何哉。

莊子言靜而不言敬。言無而不言有。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于聖學半得半失。至其刻畫人情。雕鏤物理。如大冶鑄鼎。使神姦畢露。而自不敢近。則以爲六經之羽翼可也。蒿目世亂。長歌當哭。知不能有得無失。則得失一視。知不能有生無死。則生死齊觀。一言以蔽之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謂非古之傷心人哉。讀者徒震于洸洋自恣之辭。譽之則過其實。毀之則損其眞。于漆園之旨。皆夢夢也。余每發其本意。而從斷章取義之例。析取其精言。足以發聖經。節取其庸言。足以透世情。略取其瑣言。足以括物象。縱觀其

放言。足以徹九霄而達九淵。斷爲從古第一奇文。

莊子人間世櫟社大木二章。全爲己身寫照。莊隱于漆園吏。正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病也。其于接輿之歌曰。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亦可諒莊子之心矣。

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蘇子瞻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正用莊子。

莊子天地篇。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可與禮運之言相參。

莊子徐無鬼載管仲薦隰朋于齊桓公曰。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與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略類而直迂。醇駁大小迥異。

莊子徐無鬼。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杜牧之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機杼實本莊子。

莊子徐無鬼。某願有喙三尺。楊用脩曰。鳥喙長則不能鳴。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按莊子上文謂不言之言。下文謂不言之辯。楊說甚允。向俱作能言解。呂東萊博議亦作能言。引用均悞。

唐書陸餘慶傳。善論事而短于判。人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喙長說作能言舊矣。

蘇長公答印直詩。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亦作欲言用。

莊子。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與說苑載子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可以類觀。

莊子。胸中實有所得。其徒誦之曰。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按惟其內也充實。不可以已。斯其外也瓌瑋連犿。參差而諔詭。內不足而求工于外。烏可以言文。

莊子。佝僂丈人承蜩。古今鮮。禮內則。庶羞有爵鷃蜩范。荀子致仕篇。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楊倞注。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承蜩亦供食用耳。

趙忠毅星南閑居擇言。論語之文。和平沖雅。如楚狂鳳兮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攔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莊子薄仁義。譏孔子。或者激于當時之假仁義以濟其私者而然。亦其徒依託者多。不定出莊子之手。要之不可爲訓。必莊子先有此意。其徒乃從而甚之。所謂父報仇。子行劫也。莫如斷章取義。此讀書之良法。亦不獨莊子爲然。

莊子似不近人情。卻極近人情。似不達時務。卻極達時務。似不精物理。卻極精物理。不善讀之。則談空說渺。洸洋無窮。善讀之。則指事類情。爲益匪淺。

莊子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善讀者。莫如取其可解。置其不可解。爲之注者。必舉其不可解者強爲之解。

非解人也。

讀莊子與讀國策相似，須將身置在書外，論其是非，亦不獨二書爲然。

莊子載漢陰丈人譏子貢事，必如所云，凡聖人一切利用之制，皆可以爲機事，屏而不用，而人之生也難矣。老子亦云剖斗折衡而天下治，皆徒逞其口辯而不顧事理之安者也。昔人謂爲簏篋中物，不可揚于王庭，此類累之也。

莊子胠篋篇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爲仁義而竊之。按仁義順人之性，非矯也。竊仁義者，終非仁義，可因其竊並罪仁義哉，以盜而責其主人，烏乎可。

上語下曰臚，莊子大儒臚傳，故今殿試唱名曰傳臚。

莊子雖于聖學有別，而得儉德辟難之一端，崔浩不知此，斥爲矯誣不情，卒以知進而不知退，妄言觸禍，自致族刑，不亦宜乎。

楊升菴曰，莊子謂各有儀則之謂性，即詩烝民之旨。按此語借不令孟子見之。

或曰，書只須十三經耳，諸子盡可燒也。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如此數言，何如。曰，粹語也。曰，此即老莊之言也，果可燒乎。昔人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經誤者在諸子，吾未見其可廢也。

顧亭林、毛西河每詆薄莊子，若其言無一可取者。夫莊之不合于道者，可一覽知之，其他之精言，實與十三經相爲出入，而其語句爲史記、漢書及秦漢以來文人引用，不勝枚舉，即周、程、張、朱號爲理學，論文最剡，而明引莊子，及暗襲莊子之意以自爲說者，亦不一而足，是莊子之不可廢，已如油入麪，決難攙剔。雖顧毛二氏所作之書，有沿襲莊子而不覺者，乃欲全斥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顧氏屢謂引言不當用莊子諸書，而所著日知錄，開端一條，即引墨子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數語，豈非不能自顧其睫者乎。又云，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而云春秋，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此亦不然，當時晉羊舌肸習于春秋，楚申叔時教之春秋，又豈盡屬借魯史以名之耶，恐當時列國之史多名春秋也。

方朴山曰，名達于天子，則統曰春秋，名從乎主人，則別曰乘、曰檮杌。孔沖遠、賈公彥說皆如此。

楊升菴曰，邵康節謂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謂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則善矣。

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按于古立言之體，盡于此矣。理勝于辭者，聖；辭勝于理者，困然有理，必有絕妙好辭以達之，此則貴乎能文，辭勝終歸于理也。

韓非子載文王不予膠鬲玉版，以待費仲，爲惡賢者之得志。按此戰國之陰謀，而乃以誣聖人也。

韓非子，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又曰，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又曰，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必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皆名言也。

韓非子，宋人刻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不辨。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呂氏春秋，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注，亂者治之，危者安之。按安危猶持危之意。

荀子，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按況之言如此，李斯師心蔑古，誠哉其師有以致之矣。

潤泉日記，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該，著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奇才，因諸將間引書應之，非因兵書而能及此也。按安石泥古敗事，即此論已見之。

國策非一人所作，其記事多矛盾，亦頗有漢初人筆，如記高漸離擊秦皇之類是也。

國之有史也，皆所以爲實錄也。戰國策亦據其事直書之，而是非自見耳，讀者每苛論之，何其不達也。

國策蘇代說燕王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成而聞于外，則危。史記載爲子貢說越句踐語，疑本係代之言，史記附會爲子貢也。

左傳考叔以小人有母動莊公，國策觸讋以幼子舒祺動太后，同一機杼，但左傳蒼勁，國策婉妙，各極其勝。

王氏崇簡曰，雞口牛後，古本雞尸牛從，國策辛義曰，尸，雞中之主，牛後，牛子也，俗寫誤耳。按漢嘯小品云，古語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口後叶韻，非誤也，未知孰是。

丹鉛總錄詳載禹碑源委，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按此恐係後人摹擬之文，趙雲崧會詳辯之。

博物志載東方朔飲不死酒，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者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語從戰國策，閽者食不死藥事化出。

黃長睿曰，諸騷皆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些只羌誶蹇紛，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楚聲也；沅、湘、澧、脩門、夏首，楚地也；蘭、茝、荃、蕙，楚物也。

甲午春館吳澹齋學使處，澹齋于安陸試院偶論及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謂爲澤蘭，始可佩，非今蘭蕙之蘭。其言甚辨，幕友胡光伯轉笑曰，不知集芙蓉以爲裳，又係何物。澹齋笑而不答。蓋亦悟矣。芙蓉豈可爲裳，秋蘭又豈可爲佩，皆極喻志潔行芳之意，使說爲真，則以芰衣荷裳而處葯房荷屋，屈子豈生之水仙者乎。凡讀楚辭，強半當如是觀。

木蘭之墜露，如何可飲，秋菊之落英，如何可餐，彼紛紛辯菊之落與不落，及以落訓始者，非皆癡人說夢邪。人知莊子多寓言，不知屈子寓言尤夥。

賈長沙過秦論上，後一段，機杼本國策。

騶黃公曰。隋改梁蕭安縣爲木蘭縣。皆因木得名也。木蘭縣。今黃陂縣。是古多木蘭。故名。一說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即此阰。阰陂同。今土人以木蘭女附會。可笑。

賈誼新書。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按民生有道之世。無往而不得生。民生無道之世。無往而不得死。吾觀鬻子之言。而幸身居太平也。猶望長享太平也。

漢高祖入關。告諭悱惻。眞純正大。高古實與湯誓泰誓相表裏。特句調不同耳。惟不因襲。愈高。四百年之帝業。基于此。即文章亦基于此。若自爲之。眞天授矣。代言者。誰與。其蕭何、張良、抑隨何、陸賈之倫與。

說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

司馬遷、字子長。漢書本傳失載。揚子法言始見之。

太史公點竄尚書、論語、左傳、諸書。皆不及原文。自遜則奇奧渾洞。前無古人。乃知文章須空所依傍。

史記于戰國策。每直錄原文。以其文本至妙。無可增損也。方望溪欲抑國策。轉謂纂國策者。從史記抄出。恐不然。望溪中宋儒深痼之病。愛人加諸膝。惡人墜諸淵。議論大率如此。

古今黈辨。史記載莊生陷朱公子事。爲誣。深有理。

包氏謨曰。史漢傳名字。志與表多不相應。而史疏愈甚。平原君之子。使匈奴中。匈奴無禮。罵匈奴而死。太史公自言與余善者。初亦不記其名。其他疏闕。又何怪邪。

史體應紀實。而史記多借題寫意。其文之高奇在此。其不足爲信史亦在此。然左氏浮夸。自古已然。故曰文勝質則史。

這、音彥。迎也。正字通。周禮掌訝。主迎訝。古作這。毛晃曰。凡稱此爲者箇。俗改用這字。這乃迎也。按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這孟嘗君。孟嘗君至。正迎字之義。

池北偶談。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

漢書制勝處。尤在諸贊。至諸紀傳。點竄史記。有遜之者。亦有勝之者。要之、史記之奇宕變化。出鬼入神。非班所及也。

漢書尹翁歸傳結云。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王溫舒傳結云。溫舒死。家累千金。言外蒼茫不盡。尤據勝場。

漢書刪潤史記。實有不及處。如史記外戚竇后傳。敍后初見弟廣國。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形容絕倒。漢書則云。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此在史筆刪煩。所謂辭尚體要。然以傳神寫照。筆外有筆。則失之遠矣。

楊升菴曰。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然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詔功效尤著。下即接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直寫尚書數句。並不用書曰。最爲大雅。若點竄。便不妙矣。用古有此一體。可爲法式。

後漢書。董仲舒智爲儒梟。

韓非、司馬相如、揚子雲。俱以口吃善著書。亦天之附其翼者。兩其足也。

漢賦雖體近離騷。而實導源雅頌。推波助瀾。揚翊發皇。包羅萬有。自是炎劉一種極盛文字。左思三都。差堪嗣響。自後無繼之者。揚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正後之壯夫。所不能爲者也。

三國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蜀本無文學。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按此則相如之文。實亦原本七經。人徒賞其奇麗。而不探其本根。亦傎矣。

馬良與孔明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周櫟園書影。謂人譏揚子雲僭經。夫聖人之言。偶成一體。何妨效法。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即如尊經寡聖。莫如朱子。而綱目全擬春秋。孔子藉魯史以褒貶。所遷者天子之權耳。至無所憑藉。且以進退天子之爵號。由此言之。晦菴僭經之罪。浮於子雲多矣。顧於晦菴則尊之。子雲則斥之乎。又謂濳居錄云。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云云。此說與其疑也庸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又謂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伯云云。使美新果出於子雲。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稱行參聖師耶。焦濆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又謂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玄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上符命投閣。係谷子雲事。按合此數則。可以破莽大夫之謗矣。

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詔書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按文體能如此。各用所長。則可兼收並蓄。而一切是丹非素之見不存矣。

楊子既謂高文典册用相如。又謂相如文麗用寡。一爲事言之。一爲道言之。

馬伏波與楊廣書。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語濃而永。

李陵答蘇武書。自是強辭奪理。然其文則激昂慷慨。不滅子長。大抵陵與遷善。故筆墨蹊徑如一耳。蘇子瞻乃謂齊梁小兒爲之。夫齊梁名家。猶不能爲。況小兒乎。子瞻非不知文者。特一時意見耳。宋人意見最大。其所善。揚之九天。所惡。抑之九淵。而究非其實也。

諸葛武侯後出師表。蜀志不載。文選亦無。裴松之據漢晉春秋。以爲此文出張儼沺默記。近人多疑之者。然忠肝披豁。與其疑也庸信。

徐幹未仕于魏。當屬漢人。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所著中論多可取。曾子固亦極推之。

陳琳、反覆小人也。既爲紹草檄罵操。復爲操草檄罵權。且其文筆實累纔不工。

曹不愛文學之士。典論猶稱孔融。或亦隱恨乃父之殘與。

文章可覘人福壽。曹子桓書啓。非不小有清致。然語言瑣屑。氣象衰薾。篡漢即夭。不應爾耶。

陸士衡弔魏武文，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大約用智必守之以愚，然士衡正苦于不能愚者也，所謂人患才少，子更患其多，豈非賁人斯無難，自賁厥惟艱哉。

稽康絕交書，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并介猶言狷善，獨善也，二字甚奇。

士衡文賦序文，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行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按文賦曲盡文心之妙，士衡自作，頗不逮序，眞不欺人語也，然有此賦一篇，已足以傳，士衡餘作，鱗爪觀可也，嗚呼，自秦漢以來，意稱物文逮意者，有幾人哉。

李興代劉宏祭諸葛武侯文，匪皋則伊，奚比管晏，當時已極推崇，不待少陵始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也。（晉書興密之子一名安）

晉書卞壼對阮孚曰，諸君以道德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壼而誰，與樂廣名教自有樂地之語，皆中流砥柱也。

晉傅元著傅子，原本久佚，今武英殿聚珍本所刊，凡四十八條，係從永樂大典纂成者，言頗純正，其仁論篇，德比于上則知恥，欲比于下則知足，二語尤精。

傅子矯違篇，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而殷以亡，按推侈之名，僅見于此。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按此議出而天下之爲儒者難矣，然儒中邪僻貪婪者亦多，今謂之蠹蟲，其蝨蠹之流與，續晉陽秋，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按此爲自訂文集之始，惜後世莫覩其書耳。

隋志列總集一門，謂建安之後，衆爲滋廣，晉摯虞于是條貫論之，謂之流別，選事自此權輿。

杜預集古人文章之善者，曰善文，此選本之始，在昭明文選前。

昭明世稱其賢，然以厭蠱得罪，亦關讖也，卽其所著文選，于漢賈董治安天人諸策，爲三代後文章巨觀者不錄，所取多浮浪小文，俟其爲君，取舍之間必愼矣，視河間獻王之尊崇經術者，豈可同日語哉。

世傳昭明不選蘭亭序，因絲竹管弦犯複，又有謂因天朗氣清，似秋非春者，其實古文中此類語句甚多，不足病也，惟其文作楚囚對泣之況，殊煞風景，一生死，齊彭殤，固屬放蕩，而必計較生死彭殤更愚矣，逸少誓墓，激于王述，未忘生死，卽其未忘富貴之癥結也，蘭亭考絲竹管弦，乃用漢書語，固不足病也。

南史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著姓，事繼母以孝聞，梁軍發郢，留守郢州，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積屍牀下，生者寢處其上，比屋盈滿，叡料簡隱恤，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攻魏小峴，軍衆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急攻之，城拔，叡素羸，每戰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晝接賓客，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

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敵，全軍而還，詔救昌義之于鍾離，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魏將楊大眼將萬餘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中山王元英自率衆來戰，叡遣小船載草灌膏，焚橋，風怒火盛，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以當百，魏人大潰，元英遁走，義之且悲且喜，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進爵爲侯，會救馬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追仙琕，聞叡至，乃退，叡于故舊無所惜，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于己子，歷官所得祿仕，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弟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所獎擢，稜猶弗之逮，武帝之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卒于家，年七十九，諡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初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尙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吾觀史所載叡之子放，孫粲，放弟正，正子載，鼎，正弟稜，稜弟黯，俱以功名經業世其家，而孫粲起兵勤王，與侯景戰死，謚爲忠貞，以節義著，鼎、字超盛，通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先識陳武帝望氣知其當王，後識隋文帝知其貴則天下一家，何其神也，迄唐之韋氏，簪纓赫奕，率多叡之後裔。

曹景宗以武將賦競病，然正不獨能詩，梁書本傳，景宗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觀此是何意態，文亦雄傑殊勝。

文中子謂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按不淺不捷，後人則以捷爲貴矣。

金樓子六卷，梁孝元帝撰，卽湘東王繹也，所論醇疵參半，其中頗重孝行，然釋救父逗遛，致臺城之厄，實不孝之尤者，空言亦誰欺哉，摘錄數則，以備考核，亦有與他書出入者，顏延年云，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駑馬。　鑠金石者難爲力，摧枯朽者易爲功，居得其勢也。　秋旱寒則冬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而況于人乎。　一兔走街，萬夫爭之，由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　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可救近火也。

呂覽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饑，陳思王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襁衣。　夫以衆勇無

所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所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所畏乎離婁矣。以衆智。無所畏乎堯舜矣。此君人者之大寶也。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心異也。

又云。女國有橫一作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　鯨鯢一名海鰌。穴居海底。入穴則水溢爲潮來。出穴則水入爲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扶南國今衆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香。花是雞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　東平思王生埋所寵幸者。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　孔子游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與戰。攬尾得之。內于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盤石。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盤石。子路乃棄盤石而去。按此蓋附會子路之勇。孔子知之而失之誕者也。金樓之言此最不經。

北史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同。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按此郡縣設學之始。甚矣。允之有功于名教也。

顏氏家訓。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之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成大儒。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秉燭夜行。按此論最切。惟曾子七十乃學一言似傳聞之訛。陸放翁亦云。曾子七十文學乃就。予曾辨之。經學質疑錄。

隋書李諤傳。魏之三祖。更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離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按士恢此書可謂切中時弊。

唐書薛登傳。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浮虛爲貴。按以此隱僻考人。勢必至此。策之名始于賈長沙。董江都繼之。如唐之劉蕡。宋之蘇軾。其最著也。要皆通達治體。究切時務之言。沈約之徒。乃有射策之說。專取隱僻小數。以詩博洽。實如射覆之戲術耳。即其工者。只可言考。不可言策。于時政究何所補。後世之策。乃驅天下于無策者也。與其以張華沈約律天下士。何如得賈董劉蘇之才哉。使賈董劉蘇而射後世之策。我知其無幸矣。

新唐書劉子元傳。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按才學識三者。尤重在識。識尤在通事理。達時務。至平至允。至明至公。不然。且有以鐵爲金。而[illegible]楩柟如樗櫟者矣。

池北偶談。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至今相沿。然求古錄載五代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按準准二字。古本通用。文移之易準爲准。或以避寇故耳。

漢文固稱極盛。然自賈傅、晁董、史遷、劉向、班掾、諸公。雖咨引經傳。必有透快之筆動人。正孔子所謂辭達之義也。東漢以下。迄于唐初。文筆每犯不快之弊。未可以先儒醇實之說。彌縫其失也。其他浮靡。更無論矣。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軒天地。浩乎沛古今。子厚配之。歐曾蘇王繼之。他美固多。總不離快之一言也。韓柳以前。快者其陸宣公乎。故韓蘇多取徑于陸。或云太快則少溫厚之氣。不知溫厚亦必以快出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不遺其親。昌黎本此。言博愛之謂仁。最確。不知程伊川何以又言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宋儒支離。多如此類。朱紫陽作仁說。千岐萬轉。究不外博愛之旨。又何也。獨無兼愛之慮耶。博愛與兼愛亦大有辨。博愛有差等。兼愛無差等。

史記禮書。連用五爲之句法。韓昌黎原道本之。連用十七爲之句法。而參差轉換。更極變態。大抵古人行文。亦必有本。而能者爲之。則變換以自用其才。斯爲善耳。

陸宣公論補河及淮西利害狀。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昌黎原道篇。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機軸相同。至蘇家相喻乃極其妙。

堯舜傳賢。禹傳子。孟子論天道。昌黎論人事。二者之言相足。

進學解。昌黎用六朝體。結云。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奇宕古脫。乃其本色文字。

爲裴相公讓官表。與宣公相近。亦韓文中變體也。

天意如何。命竟如何。乃昌黎上崔考功書語。

釋言。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達也。間以韻語妙。

諱辨。明確之至。日知錄歷引當時諱謗。秉權者謂退之所言。未爲定論。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辨爲紕繆。學如退之。固無如好爲宦官宮妾之忠孝者何矣。

送高閑上人序。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其意蓋爲寂滅者下砭。然如此立說。恐未足關釋氏之口。

楊子法言。貌則人。心則獸。昌黎送鄭尚書序。好則人。怒則獸。

雞塍剩言。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一皆某所築。

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離固無盡。公聞之。惕然請老。恐係竊取昌黎王承福傳而爲之說者。然亦足以振聾醒聵。

昌黎答崔立之書。末段亦倣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但其氣力豪邁。透出其上。所謂起八代之衰者。觀此尤可得其意境。大約昌黎陶冶百家。自用其才。眞集古文之大成者也。

韓文治不收聲。事出名上。按禮表記。唯欲行之。浮于名也。係韓語意所本。約六經之旨成文。此其一端。

韓與陳給事書。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又曰。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自歎也如是。不似宋儒專事矜己抑人。

吾于古無似也。而于昌黎與崔虞部書。所謂惟念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俛仰一室。嘯歌古人者。竊亦敢自況焉。

楊升菴曰。陸機文賦。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昌黎謂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

國史補。韓愈與陸長源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此語本出周愿餘冬敍錄。訛爲退之語。韓謂李程曰。崔大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劉夢得詩話云。爾今讀其與崔羣書。何等懇至。恐不如此輕薄也。

昌黎論文。當合進學解、潮州刺史謝上表、上宰相書、上兵部李侍郎書、與孟尚書書、答崔立之書、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答尉遲生書、答呂醫山人書、送孟東野序、荊潭唱和詩序、貞曜先生墓誌銘、樊紹述墓誌銘。觀之乃備。而其所謂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贊于頤。實自道也。文極于此矣。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玉爵聲鏗鏘。金鈴個個圓。必兼之。而韓文之妙乃盡。橫空盤硬。則其本也。

皇甫湜昌黎墓誌。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顚。不懈益張。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又曰。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飱以爲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李翺祭文。據去其華。得其本根。開闔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興。學者有歸。大變于文。李漢序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否也。又曰。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合三公之言。韓文可得其概。

張籍祭退之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諝約而盡。又籍贈孟郊淳意發高文。亦至語。

朱子王氏讀經說。退之原道諸篇。則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說恐未允。以文而論。欲盡掃其浮華放浪。則必不求極文之致始可。不然。平正之餘。溢爲光怪。以竊附于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之例。豈見惡于孔子者耶。且以浮華放浪評韓。直囈語耳。

或謂韓文謹嚴而奇崛。李習之得其謹嚴。皇甫持正得其奇崛。又謂韓學獨孤及。特及當變格之初。明而未融。歐陽公早工儷偶之文。得韓法于尹洙。而洙簡嚴。歐曲折。迴異。又謂韓鎔鑄羣言。自然高古。皇甫湜有意爲奇。孫樵刻意求奇。

池北偶談。皇甫湜諭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颷。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按此竟與所作墓誌相戾。非確論也。韓文何所不宜哉。

楊升菴曰。韓文與大顚書。明係彼教假託。李漢編韓集。自云收拾無遺。而不載此。此鐵案也。朱紫陽必信之以故入韓公之罪。不知何心也。

陸希聲序李觀文云。觀尙于詞。故詞勝其理。愈尙于質。故理勝其詞。使愈窮老不休。終不能爲觀之詞。使觀後愈死。亦不及愈之質。據此言。是以李與韓並論。而無所軒輊矣。夫文之所貴者理而已。理足而以詞輔之。以理論韓。或猶有未足。以詞正皇甫持正。所謂無圓無方。至是歸工者也。若如李觀。則浮詞而已矣。浮詞乃韓之所不屑爲。所謂惟陳言之務去者。希聲轉以爲窮老不能爲。亦不知言之甚者矣。

胡致堂譏唐臣以封禪爲非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文之是非在理義上見。文之工拙在詞調上見。有理義而兼有詞調者。是而工者也。有理義而欠詞調者。是而拙者也。理義欠而有詞調者。非而工者也。無理義兼無詞調者。非而拙者也。場中遇合之文。是而工者固多。非而工者。正復不少。是而拙者僅有之。非而拙者更希有之。理義于文固重。詞調斷不可輕矣。

昌黎論文之語甚多。其要有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又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又曰。醇然後肆。尤要在師其意。不師其詞。師其意、所謂約六經之旨也。不師其詞。所謂惟陳言之務去也。卽所謂辭必己出也。師其詞。則陳言剽賊矣。詳讀公文。除明引詩書外。用古書語者極少。無非從古語點化而出。所以能合集衆美。自成一家。竊以稽古爲法。故醇。詞以獨造爲奇。故肆。聖于文者。古今一人而已。

柳文。世之模擬竄竊。取靑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嗚呼。世之輕笑大家者。曷于此而思之。

劉夢得序柳集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大振。貞元中。天下文士。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與。

後世譏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其善補過者，豈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扶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

弔賀互翻，始于晉語叔向對韓宣子，繼于史記蒯通說范陽令，終于子厚賀王進士書。文章機杼，必有來歷。特善變者工耳。

腐儒輒叱口薄柳子厚不知道。然觀其報袁君陳書曰，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送徐從事北遊書曰，苟開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由前之言，大體正矣。由後之言，實用精矣。大體正，實用精，非道而何。空談性命以爲道，正以說讀爲儒者也。是子厚之所笑也。

續孟子，唐林慎思中之撰。虔中死黃巢之亂，大節甚著，人品頗高，獨此一續，殊爲蛇足。理既爲孟子棄餘，筆更庸拙。所著伸蒙子三卷稍工。其設名半、縣、洳、道、䃌、砥、弦、牧、鄰、鵝、甒、璽，亦殊太怪。

唐人孫樵實勝李翱。其驛記等篇，邊幅雖狹，頗有姿致。若翱則平平無取耳。皇甫持正以作昌黎墓誌爲生平傑作。其他未免秦武王舉鼎，值筋絕臏之態。

唐文韓柳外，當推元白。筆爲俊爽，杜牧之、皮襲美皆不及也。牧之惟阿房一賦，超出輩流。

劉蛻文冢銘，陸龜蒙野廟碑，自成一種奇文。蛻乎不可及也。

王元之文，亦從韓柳出。待漏院記便用盤谷序機軸，竹樓記便用柳州諸記機軸，詩則全摹少陵，皆爲升堂之選矣。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岳陽樓記，遂著其語，可見前輩作文，必多平日心得之言，非猝辦可比。

后山詩話，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按此乃過抑之言，未可爲據。然足見古文之難。如范公猶未足當家也。司馬溫公上龐丞相啓云，光于屬文，性分素薄。又憎爲之，嘗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無益世用。此雖公之謙言，然非深知甘苦者不能道。南宋以後，古文可看者多，可讀者少，皆不能刻意致力之故也。

溫公五規務實篇，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搏苏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按此予古粉飾之烱鑑也。

范百祿子功撰對制科策，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按此最排蠹贅目。

劉貢父謂永叔雖儉，不傷事主，諺語能道，出舉文至歟。

池北偶談，劉原父惜歐九不學，歐對仁宗謂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按此正

歐劉相知之深，非相失也。

桑世昌蘭亭考，歐陽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爲疑。

楊升菴曰，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求其生而不得云云，本此。

昔人謂歐陽作文，雖至熟事，必檢閱書册，故無謬誤。然漢黨禁實在桓靈，而歐朋黨論訛爲獻帝，安得無謏也。

楊用脩曰，通鑑載吳越王錢宏佐復其境內稅三年，事甚詳。歐陽五代史，獨言錢氏之重斂，胡致堂信司馬而疑歐陽。按宋代別記載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挾私怨于褒貶之間，何異于魏收穢史耶。又曰，宋人譽五代史，勝于史記。夫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非特太史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諸公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有是乎。況其筆亦萎薾，不足爲司馬家奴，而云勝之耶。按予癸巳冬在武昌學使署，曾細讀五代史一過，心竊不滿，甚服用脩之卓見也。

歐作有美堂記，錢塘自五代知尊中國，及其亡也，頓首請命。按錢氏本自入版圖，而歐乃謂其亡，而頓首請命，于錢多苛論，即此可見。

五代史考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十國紀年謂錢鏐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斂苛暴，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油布，常膳惟瓷漆器。又錢易家話稱鏐公妾不貳，葉箴衣必三澣然後易。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或其子孫所爲也。

浦二田曰，司馬、歐陽二家，縮十七史起止。

五代史、唐昭宗乾甯三年，改錢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營曰衣錦營。又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又梁封鏐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受之。按鏐之厚斂于越，或屬傳疑，負心于唐，實無可逭。使其拒梁興師，爲唐復仇，豈非千古烈丈夫哉。

五代史世家總論，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峨巍，吳蟹南唐，姦豪竊據，擅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者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雲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按此歐文之極研鍊者，彷彿昌黎諸誌銘，非庸常史筆所能逮也。

五代史，德光死，述律太后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按此爲彼國起見，綱目，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改作冠冕語，非其本意也。史有以修飾而失者，皆此類。

朱文決推蘇明允爲眞古文。朱子謂退之、明允，專摹古人聲響，必期于肖而後已。以韓並數，推明允亦至矣。

蔡聞之選古文雅正。以明允爲駁。只錄族譜引一篇。然如上韓昭文、論山陵書。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亦可以爲駁耶。明允之言。存乎人之善取裨益君國者正多。未當概指爲駁。一例屏之也。蔡氏拘儒。何足語此。

明允上田樞密書。足以廉頑立懦。當與孟子並垂。而棄天褻天之論。諸道學又時竊其說。

據莊子管仲將死。薦隰朋。明允管仲論。未爲定案。

晁陵二氏記錄。薦明允于歐陽者張益州也。世知之。有雷簡夫者薦尤力。世罕知也。

浦二田曰。朱子斥明允論六經。看聖人全以術欺天下。而在陸以爲有道而無術。則道不行。蓋欲以蘇張之術。濟孟韓之道。期于必行而已矣。儒門之旨。大率祖漢而祧宋。先蜀而後洛。端倪于此。予置易禮樂詩書諸論。而收幾策等篇。謂縱橫家規時措事。但率其言之所自至。不必援經以飾之。于世自有用。按論明允以浦氏之言爲斷。朱與儲皆偏。

明允之文。一味生辣。永叔、子瞻、子由。皆間以甜熟矣。雖不必以彼廢此。而文品自此而判。

宋孝宗蘇軾贊。維古于文。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古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于立朝。放浪嶺海。侶于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蘇子瞻于其生也。林子中嘗稱之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遇晁董公孫之學。于其死也。李方叔嘗悼之曰。皇天后土。識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晉鄙湯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東坡黠鼠賦。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于蜂蠆。蓋兩運其意。而排疊溜利。頓覺改觀。

東坡賈誼論。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或謂用字語病。然孟子王猶足用爲善。乃其所本。

蘇子瞻作表忠觀碑。荊公歎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傳記。載此說者甚夥。艮齋雜說則謂荊公讀此碑。歎賞良久。曰。此三王世家體也。按史記三王世家。直書大司馬臣去病。諸臣疏中。間以制曰下御史。結以制曰可。表忠觀碑。直敘臣抃言。後結以制曰可。正用世家記言之體。與年月諸表自立議論者迥別。尤說甚合。

子瞻諸論。以志林中平王、始皇、戰國任俠數篇爲上。留侯、鼂錯次之。荀卿、韓非、賈誼俱未平允。大臣朋黨二論。似爲調停小人起見。殊與生平大節不符。至正統論三篇。强辯無理。儲同人反推爲第一。何耶。

書籍古人已有畢生讀不盡之歎。何況今日。善乎蘇文忠之言曰。書富如入海。百貨俱有之。人各得其所欲求者耳。但求之有道。須擇其要而取之。故韓子曰。纂言必提其要。紀事必鉤其元。

退之曰。辭示初筆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子瞻曰。亦使蜀中見者。長意思也。韓蘇之貴意思如是。蘇于海外教人作文。一言以蔽之。曰意而已。

蘇文忠戒李方叔曰。人于出處。稍不靜重。非徒無益于道德。有邱山之損矣。非知道者不及此。又答方叔書曰。不有益于今。必有覺于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今之視公何如哉。可謂不負其言矣。每思此言。發人遠想。

蘇子瞻黃州怪石供。有曰。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以其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

黃山谷謂潘大臨曰。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

才之大者。無過于左氏、司馬子長。才之奇者。無過于莊子。才之全者。無過于蘇子瞻。左史莊蘇。古今之四絕也。

蘇子南行敘。古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能爲者、富于取材。苦于造句。而于篇翰。究成橅仿飾而已。惟胸有古今。包羅旁魄。隨觸而發。無意于文而文焉。所謂不能不爲者也。按此有一末一本之殊。

東坡對司馬溫公曰。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于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

曲洧舊聞。東坡見晁伯宇賦曰。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書。直意微喻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歐公最賞東坡文。每一篇到。爲終日喜。謂子棐曰。三十年後。人更不道著我也。後朝廷雖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詳曲洧舊聞。

蘇文忠曰。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按此最得告人之旨。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古今難詭。適爲食。穿鑿其說。謂食者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援引素問精食氣。形食味。與壯火食氣。氣食少火爲證。殊堪噴飯。不知適字穩愜。不待解說而明。凡强作解事者。皆共食之類也。至謂一本作樂。差近。然去適字遠矣。適者忘乎其樂者也。

東坡好佛。然對朝廷言。則闢佛。其遠而知大體如此。向見及此。適閱丹鉛總錄。楊用脩已先我得之。坡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至哉言乎。

左傳不如早爲之所。蘇文奈何不爲之所也。此運古入化處。

蘇子瞻斥荀子、薄揚子。譏李陵答蘇武爲齊梁小兒語。鄙孟東野爲小儒。皆過于刻。而朱晦翁斥子瞻。亦過于刻。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然哉然哉。

宋人之苛論古人。歐陽永叔啓之。蘇子瞻繼之。朱晦翁抑又甚之。

蘇子瞻論范增。未允。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逗遛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彊。卽沛公何能乘間入

闕哉、論當日彼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爲第一、反以誅殺爲罪、謂增當去之、不亦傎乎、

楊升菴曰、朱元晦以王安石列名臣錄、安石之禍宋、元惡大憝、罪浮共驩、則深贊之、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共仰、乃力詆之、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玼、此何心哉、

池北偶談、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謗爲五鬼之魁、朱元晦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至謂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一偏之論、乃至于此、又云、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取呂惠卿而不取秦少游、恐難以一手掩萬世耳目也、

宋史稱蘇子瞻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爲之也、尤爲定論、

王闓脩志堅曰、蘇氏上書、動至數千言、計仁宗神宗好文、二蘇受知又深、故得盡徹天聽、此未可爲諫君之法、善乎韓忠定之言曰、無太長、上覽弗竟也、無太文、上覽弗解也、斯語最中肯綮、按宋人奏議往往失之太繁、至南宋理障重重、覼縷不絕、尤足厭目、蓋北宋不奈許多才學何、南宋不奈許多道學何、其實才愈大應愈鍊、不應愈宂、道愈高應愈簡、不應愈繁、不得不推昌黎佛骨表等篇、愜心貴當也、若在漢則相如諫獵書、允推第一、

易坎六四、納約自牖、謂擇簡要之言、因君心之所明投之、爲千古告君良法、有宋諸公、殊失此義、

曾子固下筆、目無劉向、無論韓愈、夫子固豈能勝劉韓、學者自立、正當如此、不然、無以爲子固也、

曲洧舊聞、曾子固性矜汰、多于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子固路遇徐德占、迎揖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安石謂蔡卞稱安石奮百世之下、通乎晝夜陰陽而神、著雜說萬萬言、與孟子相上下、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固屬阿譽之說、然王氏文辭、可取者多、言之不可信人如此、言之不可以人廢又如此、

池北偶談、載穆公孔暉論安石一書、極痛快、

介甫多慝而穿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謂小人之過也必文、

唐宋八家、初爲八先生集、實訂于明朱右、茅鹿門特踵其說耳、八家之理、不必盡醇、而其文則南宋以來、無能出其範圍者、何李一倡秦漢之說、而牛鬼蛇神、已不可耐、是眞可八而不可九哉、

韓之文揚而明、乾也、柳之文抑而奧、坤也、歐陽可悅、受以兌、老蘇可畏、受以震、雖其大蘇乎、文而明、巽其小蘇乎、婉而章、百折不窮、王爲坎、守經不渝、曾爲艮、自荀卿以至于蘇曾、皆經世之文也、去其駁者、而醇者不可廢矣、一例屏之、愚也、宋五子則明道之言也、宗其是者、而非者亦必置矣、一例拘之、亦愚也、

讀八家、當去其支辭、讀五子、常去其理障、

公是弟子記劉原父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按旨哉數言、用之不盡、

曲洧舊聞、東坡祭劉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以經術自尊大、惟原父敢抑其鋒、彼故表之、

黃山谷五歲能誦五經、其終身所得、止于是、何耶、朱子言山谷善言文、至作時、便氣餒、毋亦所讀之經、未能實有所得與、

東坡謂秦少游得吾工、張文潛得吾易、論者謂張尤難、蓋不工不可以爲易也、然工其首務哉、

籍、湜、郊、島、盡列韓門、黃、秦、陳、晁、同爲蘇客、德鄰之契、盛有如斯、

曲洧舊聞、古語大匠不示人以朴、蓋恐見其斧鑿痕也、黃魯直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册、熟觀之、文章日進、無他、見其造易句字、勝初造處也、歐陽文成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程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志于道、而不聽王通之言、按漢書、隋書、及諸雜紀具在、無此二說、豈伊川自撰而出、伊川素薄文家、似此杜撰、反不如文家之言、信而有徵矣、又其書以諸葛孔明、董仲舒、王通自比、且云、臣雖不敢當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云云、是三子儼然眞儒矣、何又有孟子死千載無眞儒之說、凡此自言自悖、愈騖愈高、實蒙所不解也、

伊川上仁宗書、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于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譬衆人以王道可行、則欲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此段却說得好、

東萊博議、借駁雜之人情、發精粹之天理、曲折透快、而裏于道、不合者亦鮮矣、其文之排疊、導源于鄒枚之體、其理則六經之支流也、朱子嘗譏其講左氏、彼豈囿于左者哉、

東萊爲諸生節唐書、謂字欲少而事欲多、

宋羅從彥謂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此蓋爲專用心于文者發耳、不然、周孔之心、豈在經術古文之外、且漢唐之經術古文、豈能遠勝三代、吾恐正經術古文之有所未至、而非以經術古文相尙之咎也、夫子首教必以文、固指六藝而言、然卽六經之文辭觀之、又豈後人之所敢望者哉、程伊川嘗言文辭若一向好著、豈能與天地同其大、吾謂此正當分別論之、一切抽黃配綠、雕文刻鏤之辭、固難與天地同其大、若夫經術古文、則正六經之支流、而藉以維持古今者、可一例屏之哉、

朱子讀唐志、謂自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是亦力闢辭章之學、而失之過高者也、果然、則孔子何以有草創討論脩飾潤色之說乎、又何以分文學爲一科乎、但文行雖分輕重、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教人之旨備矣、

書官爲褒、削官爲貶、自是通例、通鑑綱目每以書官爲貶、是爲自亂其例、若必待後人發明而始知、則筆削之意晦矣、綱目多不愜人意、此其一也、

有文學、有理學、理學精矣、然文學非得天獨厚、而實能讀書有得者不能、理學則動襲腐語、可貌爲之、周、

程、張、朱以後。士飯陳羹。架屋疊牀。轉不如發爲文章。見諸事業者。實而可徵也。

文學之名。始于孔門四科。文、即道也。即理也。舍道與理。豈復有文哉。宋儒因後世之溺于文辭。輕視文學。而高自位置。曰道學。曰理學。其流弊仍空言無實。不但爲不及孔門之文學。並不及後世文辭之學。然則人亦務實行耳。何必抑文學而伸理學哉。

最可笑者。宋史之分儒林、道學爲二也。儒之外。豈有道哉。道之外。又豈有儒哉。此不惟無益于道。而害道滋甚。何也。道者、公也。門戶者、私也。以私害公。宋史作之俑也。

朱子謂趙岐注孟子。拙而不明。東漢文之弊也。王弼注易。巧而不明。六朝文之弊也。除此二弊。始可言文。

上蔡語錄。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按熟之一字。難言哉。劉晏會計。熟見錢流地上。庖丁目無全牛。伯樂所見無非馬者。熟之謂也。然得意即書。正足爲我輩生手立法。急起而追。其所見東坡亦云。（近人有欲作文法者。機神一到。捉筆迅埽。瑕字句姑置之。稍縱即逝矣。實得箇中甘苦。）

朱子謂橫渠作正蒙。不曾睡。王荆公作字說。亦不曾睡。後人謂橫渠熬得有益。荆公熬得無益。然會意之法。豈盡可泥。閒嘗思得數字。如有子爲存。有土爲在。自大爲臭。一和爲香之類。皆有至理。但不知亦踏連節搭娘爲九鳥之謂否。

左邱明。古論語訓云。魯太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則爲魯人無疑。獨鄭夾漈通志序曰。左氏楚人。其書多楚語。公羊齊人。其書多齊語。又譏史記本之爲俚。公羊齊語。說見注疏。不知所謂楚語及俚者。果何在也。豈於莬之類與。日知錄亦云。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然今取公羊讀之。不覺齊語之累也。人患不能文耳。能文則方言亦增古趣。必概斥之。何以處大學苗碩之諺。孟子鎡基之言哉。（詩匪開口謂闘。二字即是方言。）史家紀實。更當別論。特恨無左公手筆耳。鄭顧之徒。博覽則有之。于文事之妙正隔。

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昌黎數語。古今定案。蓋後人才力日薄。勢不能自作一語。且古語相形。杜撰者必覺可笑。字字尋來歷。實萬不及古人處。若以後人指前相襲之見。反議古人辭必己出之書爲俚爲俗。豈不妄甚。

金高陵揚興宗當宋南渡。著龍南錄。以見正統之所在。見元裕之記。與習鑿齒身居晉世。而能以蜀爲正統者同矣。然金嘗目不以揚爲罪。亦厚矣哉。

宋史載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語。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于元祐諸臣。是故元許衡謂姚樞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吁、可畏哉。

宋史、丁謂命宋綬草寇準貴辭。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旨。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罪。舊典甚明。不道之誅。常刑罔赦。朝論快焉。餘冬敍錄載龍川志亦敍此事。而宋綬作宋庠。又其辭作無將之罪。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五總志則以爲楊文公。志乃宋吳炯作。其說尤在前矣。

學與文、一而二者也。兼長者鮮矣。少于左史韓歐之書者。不能文。爲其已薄也。多于左史韓歐之書者。不

能文。謂其已滯也。鄭夾漈譏太史不博。王荆公笑歐九不學。然終不掩其文之妙者。用心于文者、多也。徒博徒學。而其文反不妙者。用心于文者、少也。夾漈是也。徒博徒學。可以勉而能。文不可以強而致。

東坡嘗謂劉壯輿（道原子）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脩不果。君不可辭。劉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于語言。也不是當行家。（詳曲洧舊聞）可見考據與文章。是一是二。坡蓋有不暇耳。

著書之道在于忠。不忠則剽剿欺謾之弊作。閱書之道在于恕。不恕則刻覈鍛鍊之患生。明人之書。剽剿欺謾。自所不免。而顧炎武嚴詆之。或以一字斥一書。或以一書斥一代。鍛鍊酷毒亦甚矣。凡書必有可取之處。舍短從長可也。

開明書目。謂明人首推楊升菴爲博洽。今按之信然。且其持論允。心術正。其訛謬皆無心之失。然亦鮮矣。顧炎武、閻若璩輩皆不及也。閻氏四書釋地、潛邱劄記。竊升菴說而掩其名。如百姓謂百官。四海有二說之類。不一而足。至陳耀文等之攻楊。尤蚍蜉撼大樹矣。近李雨村刊函海叢書。收升菴遺跡最多。

楊用脩曰。宋人多言而茹前。倔强而無本。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而已矣。按此語似乎太過。實深中其弊。非升菴之明識。不能言也。

五代史。明宗謂其子從榮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按明宗可謂知務矣。不但帝王宜知此。即士人亦宜知此。經書隨分讀之。皆有益。若詩文實有天焉。不可強也。未能見工。不如藏拙。

又崔瑒不識文字。而盡有儀表。號爲沒字碑。

晉景建善射。嘗教其子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是說也。可通之于學。

陸文安送宜黃何尉序最佳。當推南宋文第一。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令以是不善于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此稱高妙。雖韓柳不多覯。結云。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已乎。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于何君矣。曲焉有味。不必理語重重。疊牀架屋。始堪勉人進德也。

朱文公答韓尚書書。稟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于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按此字字皆鄙心所欲出者。讀之不禁手舞足蹈也。

文公上宰相王淮書。規畫荒政最善。其一曰。廣糴米斛。以備支撥。其二曰。速行賞典。以勸捐輸。皆切中事情。但後幅云。明公不如早罷其宜守。熹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益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嗚呼。何其忿與文公自言氣質上有病。多在忿懥。此其一也。予之忿懥受病尤深。因以自警。

潛邱劄記云。爲命一章。卽聖人教人作文之法。詩可以興一章。卽聖人教人作詩之旨。其論最妙。然後人于作文。艸艸粉飾潤色皆有。而討論多闕。作詩興觀羣怨草木鳥獸皆有。而事父事君多缺。人可不知所重哉。

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樸樕不才矣。世所用樸樕也。則樸樕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歸震川爲張餘峯樸全軒記云。爾眞通論也。顚天石彩焚琴子傳。今天下將何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鎭定。顧乃鬱鬱以肯衿子。困英雄偉兒。曾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按此眞古今一概傷心。豈獨焚琴子哉。

洗礶士曰。李將軍不侯。而李蔡下中人侯。從古已然。且傳不傳。不在名位。係屬培根。擧人所重。按數語可消人無限躁心。壯人無限正氣。

歸愚解文毅縉集序。人之死生。有不可以常情測者。公在洪武時。抗直敢言。宜乎得禍。而帝受言納諫。極君臣相遇之隆。在永樂時。委婉孫言。宜乎邀寵。而帝惑于譖言。致不得終老牖下。按解下詔獄。錦衣帥紀綱毒刑斃之。何如當日靖難兵入。與周是脩同死。豈非一烈丈夫哉。

任眞二字。出晉書王導傳。任眞推分。語予嘗謂君子惟任眞。故百爲百成。小人惟不任眞。故百爲百敗。然擧世不任眞成俗。有一任眞者。轉受其毒矣。予性任眞。思此悚然。然差有把握處。卻在此。

南史。元帝性愛書籍。令左右讀書。直夜。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序。或偸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顏之推曰。元帝倦劇愁憒。輒以講自解。亦古今之一癖矣。

馬端臨貴與著文獻通考。元王壽衍進表云。前宰相碧梧先生廷鸞子。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又云。議論本諸經史而可據。制度會之典禮而可行。

文太師彥博題程伯淳墓碑爲明道先生。伊川受之而不辭。然明道實仁宗年號也。于臣子之心安乎。此後世之必不可行者也。

漢末有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皆被害。唐之李太白、杜少陵。亦以李杜稱。然太白非郭汾陽必不免。少陵亦幾爲嚴武所殺。李杜抑何不幸邪。李商隱杜牧。時亦稱李杜。然而小矣。

元好問謂趙氏秉文（字周臣）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

喩樗。宋人。陳櫟。元人。

今以入相爲大拜。金劉京叔歸潛志卷十。記張仲淹事。有云不然大拜矣。是金時已有此語。

搉、音覺。引也。較也。莊子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搉者乎。漢書敘傳。揚搉古今。左思蜀都賦。請揚搉而陳之。北史崔孝芬傳。商搉古今。是商搉。卽本揚搉爲義。謂商量比較也。近人誤爲商確。然黃山谷與人論文書。作文要商確精通。或以爲商確語所引出。予謂此必傳刻之訛。必云商搉精通。猶言商較精通。方成文理。不然。確精通三字連綴。豈復成語哉。淸波雜志亦有通情商確語。則亦誤耳。

魯魚帝虎。從古歎之。如史記引纏披根。訛用批根。朱子語類會辨之。韓文目擩耳染。訛用作目濡之類。不

可勝數。

管子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古今註。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

後漢書劉元傳論。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按權首猶左傳始禍之意。傳曰、無始禍。莊子曰。無爲禍首。前漢書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後漢書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興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是不爲讖。乃興事。或誤爲鄭衆。衆、乃興子也。無此事

鄭衆爲大司農。或謂注疏中所謂鄭司農。乃衆。非康成。然康成傳載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是康成正可稱司農也。經注屬康成多。屬衆甚少。疑所謂鄭司農。仍指康成也。

池北偶談。家語禮運篇。官有衡。職有序。注、衡、治也。執轡篇古之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衡四馬者執六轡。衡天下者正六官。官衡之義本此。

風聞二字。始見趙佗報文帝書。

爾雅。不律謂之筆。武王筆銘。毫毛茂茂。莊子。宋元君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可見筆自古有之。且子張書紳。非筆莫能爲也。韓毛穎傳謂蒙恬造筆。何燕泉謂作秦筆。良允。

晉史。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爲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否。後人我做夫人。便做得過。只看你福命如何。正翻用其語。

曲洧舊聞。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葉石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前此有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詳曲洧舊聞。

羅泌路史。宛丘有義神實。注。實者。劉晝之名。

後漢書郡國志注。釋慧遠廬山記略。有匡俗先生。出殷周之際。隱居此山。時謂所止爲僊人之廬而命焉。

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宋曾幾茶山集詩。巖巖匡俗廬。頂踵極高大。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按此好漢二字所本。新書易爲奇士。通鑑易爲佳士。皆不如好漢朴老。正不嫌其俚俗也。古今註謂嘗稱奇男子。亦太做作。蓋紀實之文。與雕繪之辭。自不同體。所以三傳多方言也。

史記載晁錯父稱錯爲公。如上初卽位。公爲政。及口語多怨公。吾去公歸矣之類。是父亦稱子爲公也。古今註。疑當時公亦爾汝之通稱。宋蔡京稱子攸爲公。豈京亦本此與。要之不可爲訓。

蔡謨之幾死勸學。非勸學悞之也。饞爲之驅也。温飛卿之悔讀南華。非南華誤之也。矜爲之累也。

以張華之博物。而豐城劍氣。必辨于雷煥。嵩高竹簡。必問之束晳。況下此者邪。

曲淸舊聞。唐以身言書判設科。一時無不習書。故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有可觀。後來此科廢。非性自好之者不習。工者甚少。勢使然也。

顏氏家訓。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見。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秦程邈作隸。卽今楷書也。八分又漢人爲之。在隸後。今愼以八分爲隸。日知錄會詳辨之。

漢書陳平傳。或譏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也。中非所有也。按今載美如冠玉。作譽人語。殊失本旨。

宣和書譜。文章字畫。時以古今譏之。不爾。則塵生其閒。下筆便同衆人。

呂東萊曰。於言字看義理。於虛字審精神。

天下山河。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顧亭林曰。二、猶倍也。

世說。周顗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東方朔七諫。以直鉤而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爲人於斯。二者權之可矣。

賓退錄。漢人稱太守爲明府。縣令爲明庭。唐人稱縣令爲明府。

後漢書陳蕃傳。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杜少陵朝獻太淸宮賦。隸事穎脫。淸光大來。

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絛撰。絛爲京之子。其書大抵欲掩其父惡。所稱叔父文正。則卞也。伯兄。則攸也。一門姦黨。標榜可笑。然其中亦有不滿其兄之意。京攸本且相傾。絛蓋黨父而畔兄者也。一門冰火。可笑。又執甚焉。凡徽宗邪侈亡國之事。彼津津稱爲盛德。惟憾其伸道絀佛。獲報而昧其亡國之本在不知爲君。崇邪醜正。自底滅亡。小人之闇於是非。有錮之者耶。然其中所稱司馬公、東坡公、則又若等所目爲姦黨而立碑申禁以絀之者。玆之稱何爲者耶。毋亦其良心未能盡死而然與。而要亦其流竄之後。迺敢公以詆後世。若自附於正人者。若前之陷害。已不與焉者。其亦何益之有哉。然觀其載司馬倬太原謀築堡一事。而伸父書法於縣之上。仍未嘗不含蜂蠆之毒於蠛蠓之中。小人終爲小人而已矣。於其書反而觀之。以得姦宄之情。卽謂之供狀也可。所載佚事。未必盡確。然恢詭亦頗悅目。又未嘗不惜小人之有才。而誤用以至斯極也。

叢談。一府尹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臺卿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一座爲哄。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撰。頗有考據。摘錄於後。

文之繁簡。係乎人代。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義猶未盡。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衍爲十六字。孟子又多二也字。至劉向載泄冶子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衍爲三十一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衍

爲二十五字。　古者及漢人用字。毛詩序剌不壹也。經文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貳價也。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周禮注編縣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作陸陸。可見皆通用也。

眉州蘇先生杲。明允之祖。好施破產。飢寒以終。後三蘇以文章名世。　思陵翰墨志云。衞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圖云。尙書郞李充母以己姓衞。自稱李衞。充必矩之子。又綿州帖云。李氏衞和南。蓋冠夫姓於上也。　魏書許氾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主客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劉元德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閒耶。如此。當云元德百尺樓。今用作元龍。誤。

貴備餘談二卷。明方鵬矯亭撰。其書責人無已。痛斥蘇文忠。尤爲妄誕。今摘其平允者。以備參考。　叔孫昭子嘗猾告與國諸盟。三家共扶公室。求君反國。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斬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譏范文子之故智而誤者也。　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持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亡國之廝。蔡氏釋書。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李牧誤執之。被殺。後人以此責岳武穆。不知岳果執此。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　王生合彊釋之結襪。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釋之聽而結之。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　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謝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耶。

投機之會。閒不容髮。神宗感韓琦之疏。面諭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陳升之等卽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及安石再起。持之益堅。而宋社墟矣。　王昭明不肯鍛鍊歐陽修之獄。黃經臣不誣陳了翁之詞。邵成章能死陷洪州之難。宦官有此三人。當時縉紳猶多愧之。　陳無己卻友凍死。苦節不可貞者也。　錢思公上廁。手不釋卷。宋祁公走廁。必挾書以往。可謂勤矣。然汚書實甚。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衞之甚嚴。何吾儒之弗逮也。　張浚劾罷李綱。浚闇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訾議。或謂其類孔明。不亦謬乎。

方矯亭謂皐陶爲士師。不知皐陶爲士。乃刑官之長。卽周大司徒。士師乃屬官也。豈非沿時文之訛。不知考與。

漢書張安世傳。郞有醉。小便殿上。按小便二字。使出後人手。俗惡矣。

漢書東方朔傳。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按論語邢疏同。

楊用脩曰。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或言卽剡注也。

又曰。呂溫地理圖志序。紛散百川。黛凝羣山。

又曰。隋潘徽撰萬字文。

又曰。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言也。但近正猶未得其正矣。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猶言麗也。爾雅、猶麗則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爾雅與深厚爲對。豈近正之說乎。

薛敬軒讀書錄。謂無極非虛。卽是天載之無聲無臭。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於太極上見。蓋太極生兩儀。天載特兩儀之一。若無極則在太極前。何得以天載當之。總之無極之懸空索渺。本支離之論。腐儒之推衍無極者。又支離之支離也。瑄又謂本誠敬無欺之心。至上下交孚而後能格心定國。瑄坐視于忠肅之奇冤而不救。格心定國何在。理學家祇是說得好聽。眞靜言庸違者也。

嚴滄浪詩話。太白天才豪放。語多卒然而成者。謂之開門見山。按今人論文語本此。

庾信哀江南賦。狐假虎威。實用楚國策。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事。

沈歸愚幻露閣記。天下自有不幻者。富貴幻矣。能利濟民物則不幻。文亂幻矣。能脩明道德則不幻。此身幻矣。能實踐倫物則不幻。且卽以雲言。膚寸而合。兩澤天下。痺者起。槁者潤。不有其功而功必歸之。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雲非幻者也。眞實語。未經人道。歸愚又曰。昔賢謂天與之資。父母與之。開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而後可以專力讀書。

譚友夏太公墓銘。不求於人而自銘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備而務實焉。明乎其有恥也。嗚呼、此先君之指也。最質實有味。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三年。以周公裔孫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世襲五經博士。沛然自云。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說本之東野志世表。然所載世系名目。恐亦未免附會。

顧庶其（[illegible]）三餘贅筆。三叔、周之畔臣。實殷之忠臣也。

學齋佔畢。（史繩祖）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雩何龍。雩當作霽。按前人有霽龍字霽者。觀此不禁洒然。原非用左傳龍見而雩也。

予嘗有詩云。王莽爲賊臣。朱溫爲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閩宋既庭（實穎）作黜梁紀年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得爲梁乎。其時移檄與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詳載池北偶談。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不得取前代名品。王漁洋曰。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嘗警滄溟、弇州。本此。

漁洋曰。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開河東集。但覺苦澀何耶。

倪閣公（[illegible]）文選疏解序云。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蚉爲蟣蟯。高誘以乾鵲爲蟋蟀。文人謬誤。自古已然。是故無恙、蟲也。孟浪、草也。三戶亡秦。三戶、城也。千里蓴羹。千里湖也。破鏡飛上天。破鏡、獸也。寒砧木葉。亦城也。徐夫人。男子也。許負。老嫗也。八日靑精。制火子食也。五日競渡。制火于水也。介子推、屈原之說無稽也。按三戶有三說。有指城者。不在楚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謂楚雖三家之少。必亡秦。趙雲崧陔餘叢攷曾辨之。

呂覽、文王嗜昌歜、菹（[illegible]）孔子聞而服之。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書。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醜之詭。歙合諸書而如一。今使必書。醜人雖不讎而嗤之矣。

後漢書馮異進光武麥飯兔肩。

養和。卽偃背也。陸放翁詩。天矯竹如意。斕斑松養和。

虞世南稱李守素爲倉曹人物志。是倉曹指李官名。拾遺記曹曾積石爲倉藏書。號曹倉。是曾倉指曾書倉也。二字顚倒用。皆有典而未可混。

國語。豪敬獻雞次之典。雞次、山名。在懷安。

說文。依山前爲牛馬欄。曰陆。揚雄長楊賦序。以網爲周陆。

國語。一純二精。宋史樂志。郊祀樂章。帝饗於郊。一精二純。本國語而變其文。

陝人以茜染霰珠。謂之茜珠。歷久不變。

西京雜記。斬蛇劍。開匣拔鞘。風氣射人。

錦繖夫人。隋書譙國夫人傳。高涼洗氏女。高涼大夫馮寶妻。楊升菴曰。夫人戰則錦繖寶幢。至老未嘗敗。年八十終。智勇福三者俱全。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史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按詩云。何福不除。恐卽借除爲授之意。又唐宋以某官知某州某縣事。是另有一官。兼知此官事也。若今之知府、知州、知縣。則專爲一官。而書銜者每亦云知某府事某州事某縣事。亦誤書除字之類也。

朱子曰。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僕射之名。蓋起于此。楊用脩曰。射當音敕。不當音夜。

實錄猶行述行狀之名。不必定屬之朝廷也。李翺嘗自爲其皇祖考州司法參軍楚金實錄。求韓文公銘其墓。則實錄上下可通用矣。然近日旣屬朝廷所用。則宜體避。只從行述行狀爲安。如朕字三代以前通用。秦以後則不可矣。

臧爲奴。獲爲婢。

蘇明允號老泉之訛。以王伯厚之博洽。猶誤稱之。茶餘客話。東坡得蟆山泉。公書寄詩云。實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明允號老泉。東坡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見之也。然此公知明允之不號老泉。不知老泉實東坡號也。余家藏東坡書歸去來辭墨蹟眞本。印文爲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其確據也。艮齋雜說亦云東坡家有老泉。故號老泉山人。見之印章。今以稱明允誤。茶餘客話實竊之閻百詩潛邱劄記。劄記亦載印章之說。

或謂考亭非朱子所居。然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又李梅亭代上楊提刑書。十年身事於考亭。未聞大道。則以考亭稱朱子。當時已然矣。

楊升菴曰。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甘茂號樗里子。又范蠡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又曰。宋人多云。周有八士。姓名叶四韻。隨音馱。騧音窩。

廬山石鏡。晨光初曜。則延曜入室。毫纖必察。出太平寰宇記。延曜二字。近人引用本此。

劉辥熟讀漢書。人稱漢聖。
凡引古有二例。有必注出處者。有不必注出處者。必注出處。如古人引詩云書云之類是也。不必注出處。如夫子言射不主皮。言爲山九仞。言草上之風之類。是也。本此例而通之。大抵涉于考據者。必注出處。專言義理者。詳敍書名。雜于運用成言之內。使于文體有礙。此必待他人注者也。凡古文皆然。余之爲鸞書也。有人疑未盡注出處也。書此答之。
升菴外集。宋時僧徒陋劣作語錄。宋儒亦用之。
李穆堂曰。語錄本出佛家。後道學家無知之門人記其師語。亦曰語錄。不知其援儒而入釋也。兩概字。亦係釋氏俚語。儒者襲用可笑。按予所刊經學質疑錄。亦屢用兩概字。因李說追改。猶未盡也。
陸深燕閒錄。民間用宋金元鏝。謂之好鏝。好鏝不行。惟行新鏝。謂之倒好。俗語倒好本此。
予書用世紛二字。人以爲杜撰。予一時雖指其出典。閱洪邁御書閣記略。于世紛萬殊。泊無一嗜。是宋人已用之矣。
多塡經語。是抄書。非文也。然經語又不可少。祇在典要上引證一兩句。如地之有山焉。漫衍俚語。是諧錄。非文也。然俚語又不可少。祇在筋脈上透露一兩句。如肉之有骨焉。
以人情詁經。而經意顯矣。以比喻說理。而理彌鮮矣。故曰。朽腐化於神奇。
吳可曰。新燒炔火。謂之熖火。見蘇武傳。燒湯謂之煇湯。見內則。竈中燒火。謂之煬竈。見戰國策。曉天赤如譏者。謂之陰淪。見爾雅。紀曉嵐曰。爾雅無此文。王逸楚辭注引陵陽子明經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又廣雅引之作淪陰。吳蓋誤廣雅爲爾雅。又舛亂其文耳。
後漢書中山王焉傳。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註。稱娖、守捉也。軍校名。袁子才詩集。屢用稱娖作行路狀。似與本義迴別。
魏志管輅傳。到鼓一中。註。中、半也。
丁鴻。漢人。白虎觀與諸儒集論。
宋史。竇儀、竇儼。皆猶隱君子。
漢書藝文志。太史以六體試學童。注、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繆篆謂其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
七脩類藁。圖書古皆銅鑄。王冕以花乳石易之。
後漢書。宦者蔡倫。字敬仲。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故稱蔡侯紙。
癸辛雜志。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凡治財賦者。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目爲麤才。論書作文者。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治者。目爲俗吏。其所讀者。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
詩疏自二十至二十九。皆爲盛年。
畫賢傳。杜檻衣綈錦。

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吳才老韻譜。辰巳之巳。如巳矣之巳。顧亭林曰。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仇滄注曰。據此則辰巳之巳。不當音士。當音以。
前漢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註。屈彊、不柔服也。宋史秦檜、謂趙鼎。此老崛彊猶昔。實本于此。蓋屈崛通用也。又前漢書周昌傳贊。周昌木彊人也。彊字書皆音强。去聲。韻書載二十四漾。作上聲無作平聲用者。

平書卷八

文藝篇下

文以法備氣至爲主。氣至而法不備。客氣也。法備而氣不至。死法也。
昌黎謂醞也而後肆焉。文之道盡之矣。理醞而筆肆。理者、文之主也。無主則亂。氣者、文之輔也。無輔則頹。意者、文之帥也。無帥則潰。辭者、文之卒也。無卒則衰。格者、文之陣也。無陣則困。筆者、文之兵也。無兵則鈍。法者、文之律也。無律則敗。度者、文之體也。無體則凶。機者、文之變化也。無變化則窮。趣者、文之鼓吹也。無鼓吹則悶。書者、文之蓄積也。無蓄積則亡。
文章妙處。全在以無厚入有閒。
文有二妙。曰奇、曰拘。拘而諧。拘之善者也。奇而穩。奇之異者也。不諧不穩。不值一哂。
于平取奇。于常取拘。
文章須于平實之中。寓奧峭之致。平實者、理也。奧峭者、筆也。不平不實。理不足。不奧不峭。筆不足。
十三經之文。平實奧峭兼者也。自莊列諸子。至北宋大家。奧峭有餘。平實不足。南宋以降。平實有餘。奧峭不足。此古今一大關限。
十三經皆神奇。惟論語于極平淡中透出神奇。故能籠罩一切。莊子謂萬物一也。臭腐化爲神奇。神奇

復化爲臭腐，惟文亦然，讀古人書，臭腐也，成本家文，神奇也，食古不化，終于臭腐，雖多奚爲。

文章理法易，才情難，運才情于理法尤難，理法可以人爲，才情必由天賦，肆才情而量理法，則天人兩優、而文事乃造其極，古今數人而已，一人數篇而已。

古今有三語，至人至語，快人快語，妙人妙語，諸經多至語，諸史多快語，諸子集多妙語。

古人爲文，有特造之句，有因習之句，二者未可偏廢，特造中須有因習根柢係焉，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也，因習中須有特造，穎悟存焉，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也。

文有二妙，一曰披郤導窾，尋虛逐微，一曰指事類情，堅光切響。

詩文必有一段精氣盤結，不可磨滅之處，方能成家垂久。

文貴周密，在理不在辭，前人之文，妙在不周密，而周密反餘于意言之外，後人之文，患在太周密，而周密反歉于意言之中，史記漢書優劣已然，後世史書愈趨愈下，職此故耳。

人有中行、狂狷、鄉原、鄙夫數等，文亦如之。

經、史、子、集，譬之穀也，諸學者讀諸書，譬之舂穀爲米也，古今詩文，譬之炊米作飯也，詩文之聲音采色，譬之酒醴肴饌也。

夏雲所以多奇峯者，乘陽氣盛也，氣盛則變化嵯峨，千彙萬狀，隨勢湧出，而不可方物，惟文亦然。

初學爲文，有二要，曰法、曰筆，法猶陣也，必以肄而熟，筆猶兵也，必以鍊而精，迨乎既熟且精，兵可忘陣，陣可忘兵，左旋右抽，無不中的，故曰文成法立，意到筆隨。

意到筆隨，意盡而止，文成法立，法與俱融。

過求備捷，則說未備，而理不員，廣事徵尋，則路多歧，而義反晦。

亂頭粗服之中，自覺風光細膩，亦祇山林佳趣，天册寶典，何嘗不惆惆動人，若脩飾而無骨，兒女子態耳。

有所應有，無所應無者，上也，補其所無，盡其所有者，次也，有其所無，無其所有者，下而已矣，貌離而神卽者，上也，貌卽而神卽者，次也，貌卽而神離者，下而已矣。

文章須有介氣，不可有驕氣，須有和氣，不可有丐氣，吾所見介，非介也，驕焉而已矣，吾所見和，非和也，丐焉而已矣。

起如天外，轉如山外，收如弦外，情在性中，趣在理中，味在書中。

用經避腐，用史避纖，用子避緊，用集避野。

理以無枝葉爲上，文以有波瀾爲上，枝葉、非波瀾也，理外之庬言耳，波瀾、非枝葉也，文中之興會耳，或欲斬除枝葉，並波瀾而掃之，是自困于潢池，詒人曰，此江海之觀也，誰其信之，試取六經讀之，波瀾何似，無枝葉又何似。

晉以前，雖有九流，文家約四而已，曰古文、曰詩賦、曰注疏、曰說部，晉以後至今，則有若四書文，有若律詩律賦，有若四六，有若填詞，有若語錄，有若外卷，有若佛經道藏，學日雜而文日卑，豈一端之故哉。

楊用修曰，唐明皇詔謂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道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于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者，按此則廢學之過，不得獨歸咎于四書文矣，夫以詩賦策論既如彼，四書文復如此，何也，皆功利之心害之也，一屬科舉，則惟利是趨，不能究心于學，而鹵莽滅裂之害無窮，又天之生才，豪傑少而凡民多，所以固陋之習，輾轉相仍也。

楊用修曰，漢書律曆志引書曰，先其祘命，師古曰，逸書也，祘古算字，俗士改作先算其命，可笑甚矣，古字不可輕改，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作較，不知斠、勘斗斛也，較車斗也，其義殊遠，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

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戰國策敍荊軻刺秦王，左右曰王負劍，及史記項王顧與王挑戰，語同一機杼。

順樂三，逆樂三，負彊壯軀幹，天下事，遇知心人，談愜意語，讀古今籍，獲快暢文，此之謂順，常小疾病，生疏慎念，遠不曉事，動自反情，看翻板書，悟訛別字，此之謂逆，吾于順之樂得一，作文願快耳，于逆之樂蓋得三焉。

予視楊用修、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朱竹垞五先生之淵博，望洋而歎，然以言乎學有心得，眞知是非，而以至平至允出之，則未遑多讓。

天下無無用之物，天下無無用之書。

李太白謂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可以喻文心之奇，杜子美謂將軍下筆開生面，一洗萬古凡馬空，可以喻文品之眞，蘇子瞻謂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可以喻文氣之雄。

讀書與作文，須用破用逆，坼得開，方合得攏，所謂于破獲全，翻得透，方發得濟，所謂以逆取順。

絜淨精微，乃文中至高之境，然實不可孤據，膠辭比事，疏通知遠，廣博易良，溫柔敦厚之體全，而文始備。

孤削已甚者，必不與福爲鄰，刻劃太過者，每至與德相戾。

天倫之順，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膳之宜，玩好之雅，加以讀書之樂，行文之快，必立心行善，方堪消此清福。

曹子桓言，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誠格論也。

金劉氏祁歸潛志，文章各有體，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

或曰，何以四六文不如散體，曰，天工人巧之別也，試觀雲霞變態，山川之詭勢，樹木之瓌形，無一齊者，而歸于不可方物，此散體之模範也，天工也，若四六之體，非所擬矣，人巧焉得而比之，然有堂構之自然，不可無棟宇之庇蔭，四六應世之文，何可廢乎。

楊用修曰，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表辭偶麗，當時天書，尚可人爲，況外夷之表乎，按此知凡外國文

字多爲中國假託彼用惰懿眼論破。

曲洧舊聞爲帥守殭父祖嘗所居衣冠以爲榮事歐陽棐叔弼知蔡州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翟公巽守會稽父思之舊治也謝表曰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皆謂是也元豐間四明唱和詩序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趙元考謂青唇指婦人也見小說章惇被謫軾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軼軼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會布子宣草麻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士夫戲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昔何硜硜軼軼錢貶知池州東坡有云積負之財猶可以力補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孔平仲爲陝西提刑謝表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晁無咎稱爲光前絕後韓師樸內徙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在于近地歸還里閈最早于他人上讀此曰我固憐忠彥忠彥亦自知我也無盡居士召還謝表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亦不免爲有識所窺也

宋賢事彙孫宣公奭致仕時答有曰樂以忘憂自得古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始終全德近世少比又邵起范宣忠公鎮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

地北偶談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此鄭碓復姓表也見鈞磯立談范文正全襲其語又蜀檮杌范禹偁冒姓張復姓啓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在文正之前引用尤切

香奩續聞曾元豐代時相撰秋宴樂語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賞又云東坡十歲時擬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有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後召入院謝表各以枯羸之質斂退之心二句

又曰洪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鬭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戰又繳書云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玉綸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汲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楊升菴曰宋人書啓自敘云性本乘昏質惟木訥范蜀宗香序與昏昏甚語本此

又曰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李將軍口不出辭睹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云云今猶沿稱武穆蓋前謚也宜以忠武爲正

近日學者于董江都王文中之書未嘗開卷即韓昌黎之文亦如隔膜惟勦襲宋儒剿竅之論翻譯詆斥至于陸文安之學亦未夢見或謂其道問學則曰道問學也或謂其宗頓悟則曰宗頓悟也其實陸子之書具在何嘗有此二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此種策略只好當遨語耳乙未六月十三日爲兒輩點定李禮理學策書此

徐文長消爲胡宗憲上嚴嵩啓有云知我比于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思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人品掃地矣

明流賊檄文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獄因賂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三國志略載爲周鍾降賊筆沈禹士曾辨之或傳黎志陞筆爲賊草檄罪無可逭然其言未嘗非當日切弊也吁亦可慨矣

成周盛時卿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乃獻賢能之書于王後世鄉舉之名蓋出于此然所謂攷乃就平日言之豈就一日之長短任一夫之去取也哉又況取者不必長而去者不必短也

王制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今之貢生似之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今之舉人似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今仍其名然名同而實則否矣

唐楊綰疏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仁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按後世科舉之法已不可盡廢鄉舉里選已不可再行如綰之議令州縣兼舉行實仍嚴濫舉之罰庶得舉之實或亦得人之一法也

曲洧舊聞少朱章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于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有舉人程文記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與定陵時省試舉子于簾前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同可笑也按宋時已如此自明以四書文取士不通今古者更如恆河沙矣

莊子謂自大視細者不明自細視大者不盡此古今文古律詩所以難兼美也

事彙束縛與馳驟依樣葫蘆豈游技嘗如拈題作時文一樣脈絡微妙旨多少詩古文辭家掉頭弗屑挂牙齒一朝執筆試繩墨嬰蹈跅弛不成理乃知傳神阿堵中慘澹匠心幾生死趙雲崧贈寫照沈錦時云爾古今文界畫嘗諸雜畫與寫真最確

古文之道博而其弊也雜四書文之道精而其弊也空救空惟字字有來歷則必周覽羣書語語求包羅則必窮究事變而以精運博亦古文之支流也有明諸大家及本朝熊劉李方之徒庶幾焉亦無愧于爲四書文矣至昧者爲之既不能精而適得乎空或曰彼滿紙經語何空也嗚呼此其所以不精而空也蓋于本文之語脈神理如隔雲霧而所填之經又從稗販而來雜湊臃腫正如病傷寒人陽明滿腔燥糞非大攻大下其疾不瘳攻下之後祇一枯羸皮殼謂非空軀也哉又三代以後斗讀既以口氣限之適便庸鄙束書不觀即觀之而心源否塞初不知聖經賢言包羅萬古皆有此等事實在內持之無故言之無物更空疏之尤者也時文令人廢事豈苛論哉然謂學四書文必無扶危定變之才則不可明朝于忠肅王

文成、張文忠，非皆學四書文者耶。使竟其用，何讓古人。大抵以言取人，實無良法。舒元輿、之論甲貢賦生徵時會書親今是論拆經傳聖人之實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蘇子瞻議學校貢舉劄下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益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又曰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人爲文類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人才自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影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貢事觀可博矣至于臨政局嘗用其一二題親蠧學以爲盡論之詳矣，即王介甫所謂困天下于無補之學者。由今視之，亦非僅此一體也。至四書文，大家亦有不愜之處，如曲肱而枕，讀作上聲，皋陶爲士，誤作士師之類。明人于與制一體實確然無損其他美也閻百詩括定發議，大毀諸家，然使其與諸家角藝，得毋膚腨絕短也哉。且士師之誤，始于唐人，宋蔡沈、閩人書傳，又不得獨歸罪于四書文也。四書文與古文，氣脈相聯，大家必以古文局段行之。其實古文難而易，四書文易而難。古文非根柢深厚，筆力堅強，不能道其隻字，故難。可以我行我法，則易也。四書文雖村學究，可敷衍成篇，故易。而非于聖學實有所得，高才博辨，無是處，則難也。要知四書文可廢，古文必不可廢，則不易之論也。

乾隆九年大學士鄂爾泰等謹奏，其議舒赫德敬籌取士之方一摺，據稱今之時文，空言不適實用云云。

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于時藝。三代尚矣，漢法近古，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舒赫德所奏是也。夫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久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亦未嘗不適于實用，而未可槩訾也。夫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鈔襲，以爲無用，不知諸大家皆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于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其中。至于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鈔襲腐爛，乃事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必變今之治，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近日所舉孝廉方正，曾唐人之不若，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詩賦亦未嘗廢，至于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又僅可資記誦，而于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放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于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

沈歸愚士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瞠目不識何語者，然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葄史之人，淹鬱以終。雖然，一軌浮華，一探閫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尚堅其志哉。或譏時文家拘守宋儒者，如入桃花源，不復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謂雅謔。

天下之物，至俗者莫如錢，而至利者莫如錢。古今之文，至俗者莫如時文，而至利者莫如時文。此爲乾坤二圈。昏濁者溺入錢圈，即清明者亦難出時文圈也。其實二圈實一圈，殆如太極生兩儀乎。

言之可共守而樂傳者，必其簡易者也。如科舉所行之易，朱子本義，書，蔡沈集傳，詩，朱集傳，禮，陳澔集說，其倍謬可笑者甚多，然衆守之而不廢者，爲其簡也。漢注唐疏，精詳不啻十倍，而人不觀，爲其煩也。即四書朱注之盛行，亦簡之故也。簡有得有失。本朝御纂各經，詳明完美，而不責人以必從，所以寬待中材也。有志之士，本注疏之精詳者，發爲文章，皆者不勝枚舉，何嘗以異于朱注而遭屏哉。

方望溪以明人多死節者，歸于讀朱子集註之功。當日有桑備湯之璉及乞丐死節者，豈讀集註者耶。李巖、牛金星以舉人從賊，生員之開城迎降者，比比而有，非讀集註者耶。偏祖者議論之愚而可笑，甚矣哉。

池北偶談，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坐未嘗解爲時文耳，故理路終不分明。王惲玉堂嘉話，鹿菴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按袁簡齋說亦如此，高明者不可不知。

歐陽公與樂秀才書，時文雖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觀此，無怪今之專讀考墨卷者矣。

古文之氣，宜剛而剛，時文則當排入細膩，剛爲柔，故時文興而古文廢。

薄經學者妄，尊時文者愚。

經學可以該科舉，科舉必不可以盡經學。

經史子集猶五穀，時文猶米漿也。日從事于時文而忘經史子集者，猶以漿易穀也。

讀書原爲明義理，化氣質，達時務而設，詩文其末耳。然就文藝，正可爲讀書之法。如學古文，則就古文以貫串書，學詩賦，即就詩賦以貫串書，即四書文亦無不可貫也。然必以明義理化氣質達時務爲主，文藝特其所假之途徑耳。此爲本末一貫之學。專爲學時文應舉讀書，此猶飯從脊梁上過。

四書文體，高明者多攻之，如閻百詩、毛西河、朱竹垞，其最著也。然細思之，且夫、嘗思、古文亦不爲禁。若曰本之尚書，以句法論，散句、儷句，仍四六之體，散句仍古文之體。總之論學與不學，讀書與不讀書，有心得與無心得，體非其病也。

譏文家者曰獺祭，曰撏扯，曰傖拆經語，曰集中作賊，曰雜綴小文，曰稗販得來，然皆不可少也。特必有本以貫之耳。其本亦曰明理而已矣。理明則辭達，而意以主之，筆以運之，機以宣之，興以諧之，則所謂獺祭、撏扯、傖拆、稗販之類，皆如金銀銅鐵，融于洪鑪，鑄鼎象物而出之，不見其爲金銀銅鐵，只見其爲完渾精

學之一鼎。然則理也者。文之鼎也。由像拆經語而精之。即昌黎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也。由集中作賦而精之。即昌黎纂言必提其要。紀事必鉤其元也。願世之爲文者。毋爲古人大言所欺。而不得其方也。若夫專以獺祭爲事。而不求明理。則終于餖飣之俗學而已矣。雖多奚以爲。讀書作文。以領悟爲上。無所領悟。雖十年八年。歸于無益。有所領悟。雖一刻兩刻。可以有功。

閻百詩謂從古文章之體。無代他人語言者。始于元之套曲。四書文體似之。袁子才亦謂時文如優伶扮戲。譏如伯寮愬如陽虎。亦將代其語言。以予論之。尚書王者曰。即代人言語也。毛詩我以爲君。我以爲兄、之類。亦代人之言語也。由此推之。歷代之制誥。及史官紀錄。皆代人言體。古詩如焦仲卿一篇。代爲詩人言語。何謂始于套曲。至代伯寮之類。左史記小人之言。備極纖悉。亦鑄鼎象姦之意。時文之可譏。在空疏與庸濫。不在代言也。

時文之益有十。藉此通四書。以明義理。一也。讀經以求根柢。二也。讀史以悉情變。三也。讀諸子以長筆力。四也。學古文以立間架。五也。考諸儒論說之得失。六也。可以熟天理人情。七也。可以反己自脩。八也。爲時所用。先資拜獻。致君澤民。九也。光祖宗。蔭子孫。十也。時文之害。亦有十。腹無蓄積。游談無根。不知古今。空疏蒙昧。一也。讀書不暇詳考源委。信手塡寫。文義不通。二也。漸染庸腔俗調。闌入詩古文。面目皆庸。如油入麪。不可祓濯。三也。拘于宋儒一偏之說。使聖賢精義。埋沒沈淵。四也。明知宋儒之弊。誘于利祿。强爲偏袒。尤壞心術。五也。經書本賴七十二子而成。迺宋儒惡習。極口詆斥諸賢。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莫此爲甚。六也。自明至今。數百年陳言勦襲。架屋疊牀。已成敗腐。七也。專作語言文字看待。忘卻身心爲何物。靜言庸違。莫此爲甚。八也。一入高頭講章。腐爛考墨窠臼。不知人情世務爲何。竟成廢物。九也。以仁義道德之說。爲徇私利己之謀。僥倖得仕。誤盡蒼生。十也。

壬辰孟冬望迄仲冬朔。冒冷拚寒成此。與所著經學質疑錄、讀易類紀及聲書相爲表裏。未必非學術之權衡也。重甫跋。

予遊四方。此册不離左右。稱心者輒書之。甲午。自吳渝齋學使幕中歸里。重編一過。博洽不及前人。雖考諸編。平允敢自信焉。或曰。子之理解多得于朱文公。文學多得于韓蘇諸公。皆不諱其短。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平也。詩不云乎。園有樹檀。其下維蘀。記不云乎。好而知其惡。檢鄉又識。

先父著述三十二種。皆生平精力所聚。其尤注意者。則在易象通義、質疑錄、讀書比事、讀書、讀史贈言、文鈔、詩鈔、詩話、詩家隅見、楚詩心賞集、至平書八卷。亦朝夕不離左右者。嘗以論事平允自信。非尤注意者乎。道光己酉。洪水為災。亙古未有。居室漂蕩殆盡。書籍竭力救出。不知幾費經營。易象通義及詩文鈔等書。予館各處。常攜手邊。平書及詩話等編。存二弟本微處。咸豐甲寅。粵匪肆虐。楚省蔓延幾遍。窮鄉僻壤。無處不擾。二弟僑居垌冢。地近阜市。財富之區。賊匪聚集尤衆。肆擾殆無虛日。烽火頻警。避賊時。攜書籍趙家場之趙氏祖祠。事平後。二弟往取。則有趙永吉訓蒙祠中。他書失者尚少。平書則前四卷僅存。後四卷烏有矣。託趙代覓。值其酣醉。後大相齟齬。後託友人代覓。音信杳然。乙卯春。賊復擾楚。奔走不遑。無暇及書。丙辰歲。予館李采珊學博齋。知平書殘缺。如骨鯁在喉。非不託人代求。卒不可得。中秋後。與三弟本支。挾平書前冊。往趙祠。擬託人窮覓。廣懸招帖。許其厚謝。以冀必得。然事已三年。得不得未可知也。及到趙祠。則永吉仍館其中。一見如故。禮貌之隆。情意之洽。與前之醉時。先後判若兩人。及談至平書則已代為覓得矣。予喜出意表。不啻天外得來。璧返趙廷。珠還合浦。豈有加諸。以己酉奇水所漂沒。不知幾千萬倍于此者。以數年粵匪所焚燬。不知幾倍萬倍于此者。以茲殘帙。歷刦無恙。且以失去三年。復還原主。古云典守者子孫。呵護者鬼神。謂非鬼神呵護。吾不信矣。職司典守者。其可稍懈乎。前四卷。予三伏時課徒之暇。揮汗疾書。不論字之工拙。業已鈔成副本。茲擬將下四卷鈔全。適有大梁之遊。飢驅奔走。不能自如。爰囑二弟三弟各鈔一卷。從子鑾乾。詩學頗有可觀。採服平書議論之允。因倩其代鈔一卷。以期

速竣。合成全帙。與原本分置二處。以待將來校瑕。雖不知此願得償與否。聊存兩帙。或不至均失。記此更俾子孫知所保守云。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八月二十五日本祖謹識于李氏書屋。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江標編校

天下之大。無物不有。一省之中。人才衆多。一學之塗。百家分貫。若以一物掩天下。一人視行省。百學限一家。陋矣。湖南扼天下之中。南北東西。毗各行省者六。學者之所好。如百川分流。各得宗派。使者奉天子命。視學三年。歲科兩試。既畢。例有試牘之刻。乙酉秋冬之際。編校試者之作。不易一字。寫而刻之。得若干卷。名曰沅湘通藝錄。僅十分之一耳。四書文尤爲湘士所夙爾。通經史大義。發摅爲文。博而不乖於正者。以萬億計。最而集之。不能勝衆。聊此略見一斑耳。又奏定以經學、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詞章學。分列六類以試士。兼學者之所長。學者卽以其平日專業之事。藉抒於風檐寸晷中。往往日寫千萬字。尙不能盡其所至。嗚呼。盛矣。竊嘗與幕中諸友議曰。試士者、所以盡一省之士之所長。而一一試之。非以一己一人之所長。而強一省之士。舍而宗之也。司馬溫公、朱子、胡安定、取士諸法具在。使者亦不過信而好古而已。若以爲試士者。矯異於衆。欲以一己之所學。而強風會之所趨。是陋也。是僞也。天下多通達才。觀此者當有所許矣。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湖南督學使者元和江標敍。

沅湘通藝錄八卷目錄

卷一　經

鄭譽天象王釋人事合釋　長沙府李孟麟
楓機廣說　辰州鄒士楨
易乘衣裳齊十二章通釋　衡陽王克家
說卦爲羊鄭虞以爲女使說　長沙黃山
讀初搭孟喜改師法論　桂陽州何嶽立
鄭注禹貢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說　善化皮嘉祐
夏世蠙珠許係於班案說　湘陰吳宗讓
三殺考綴三歲大計合解　善化鄭藻
呂刑皇帝解　皮嘉祐
書尚書大傳後　桂陽州何嶽立
素衣朱襮釋詩襮字作綃以爲綺屬試其中義　湘潭胡元儀
孔子刪詩附釋頌商頌於周頌後釋誼　衡山王在湘

17B

申毛傳烱爐誼
申先鄭贊牛耳誼
儀禮十七篇不詳述革車介胄儀度說
鄭註禮記在註周官後攷
周公攝政之事廣證
儀禮鄭註幷存古文今文爲後來校書之法證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說
春秋黃池之會發微
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廣證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說
荀卿毛公兼傳穀梁春秋證
爾雅冬爲上天廣證
爾雅兎子嬎說文釋文作娩說
釋㳄鯋
釋毬
論語之左右拱爲聘禮之傳辭說
國朝經師得失論
國朝小學家平議
說文讀若釋例敍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爲難易
卷二史
續讀定黃古史鉤沈論
擬仿朱氏經義攷例纂史籍攷試舉其例
廣萬氏史表略例
班書藝文志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譏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問國朝史學家以何人爲最精
宋儒言讀史易令人心粗說

岳州李定勳
長沙黃山
湘潭郭彬
清泉廖昌文
沅州楊澄
城步王天保
武岡李鍾奇
耒陽謝鴻儒
謝鴻儒
湘陰彭兆蓀
嘉禾雷森
郴陽許丙炎
常德易順豫
湘陰吳宗讓
湘潭胡元倓
邵陽姚聯奎
桂陽州何增文
湘潭楊昭楷
岳州蘇輿
湘潭劉鎏隅
何獻立
長沙楊毓麟
衡州楊概
長沙府郭立山
湘鄉陳道亨
衡州胡傳樽
衡州蕭經祥
龍陽李致楨
邵陽粟金鏗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我國朝先正事略後
廣顧亭林言考前代史書中國不如外國說
諸史作外夷傳語多失實略證
修邑志繁簡孰長論
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辨
書史記滑稽傳後
御覽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涿今本史記無此文說
孫子無約請和廣證
漢唐兵制史志不詳說
漢書顏注引諸家注攷
季布論
文翁化蜀論
後漢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論
讀後漢書黨錮傳
文信國史閣部合論
宋張浚呂祉合論
賈似道重文輕武論
西遼紀年考
元分封諸王論
各國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表
卷三掌故
擬西學通考凡例
擬游歷例言
擬設立游歷公會章程
擬設芸工藝會條例
擬開中西條例館條例

平江喻爲壽
鳳凰廳菡仁德
郭立山
安福汪先㢸
靖州中開科
龍山晏世澍
郴陽柏秀
沅州路心謙
芷江張伯良
永綏張稱遂
零陵胡秉直
龍山晏世澍
桑植谷滿言
長沙徐崇立
新化謝序鍪
郴陽張伯良
郴陽龍定㢸
孟仁德
楊概
龍定㢸
武陵蔡鍾濬
郴州陳爲鎰
瀏陽唐才常
湘鄉謝功湘
桃源何紹休
唐才常
湘鄉張通詁
徐崇立
唐才常

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唐才常
瀏陽劉善涵
治新學先讀古子評說　唐才常
囂新知新辨　衡陽陶炳鍷
脅新　唐才常
劉善涵
瀏陽涂儒翯
脅專　涂儒翯
甯鄉唐光晉
唐才常
論今日學問之難　沅江李鈞鼒
論公私　唐才常
涂儒翯
論情法　唐才常
劉善涵
重譯說　衡陽魏時銓
衡山趙而霖
卷四掌故
知創不如巧述論　劉善涵
唐光晉
涂儒翯
守舊不如圖新論　新化陳　璜
陳鳳光
孟子言三寶爲當今治國要務說　唐才常
論自來改政之不易　沅陵李玉如
釋爭　郴州何鳳林
論今日交涉之難　武陵戴丹誠
治交涉宜講求春秋朝聘會同之義論　澧州周傳德
古今和戰之謨皆寄於使臣說　陳爲鎰
西人開拓土地卽防守國本說　陳爲鎰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脅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沅陵李玉如
辰州向學耿
歐洲諸國不許俄船出黑海論　陳爲鎰
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何鳳林
陳爲鎰
日本尊王攘夷論　邵陽石陶鈞
說西南洋之華民　長沙易抱一
說黨　新化李洞松
鄒永江
鄒代藩
論國債　岳州熊　煜
理財之道不重節流而重開源說　劉善涵
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唐才常
益陽湯　道
中國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與興鐵路礦務學校耕農之事孰爲有益論　武陵吳友炎
戴丹誠
有鐵路始可廣言開墾說　衡山趙而霖
書竹惠敏公金韜籌筆後　善化汪都良
書薛叔耘先生出使四國日記後　汪都良
清訟當先嚴治訟師說　永順府向道堃
卷五輿地
楚地今名考　清泉左全孝
衡陽曾朝祐
山海經爲地理書說　長沙府任元德
曾子說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是否合於今日泰西新法試詳證之　安化陶思曾
讀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　芷江田梓材
晃州廳舒　潤
魏氏海國圖志近日應改應增條例　寶慶姚炳奎
擬教初學者通輿地之學條例淺說　姚炳奎
擬設立測繪公會章程　武陵裴　健

18A

灤水非即溹水說　胡秉直
五月渡瀘今地證　舒　潤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岳州傅燮翔　岳州楊仁俊
測地球周徑里數法述　左全孝
周髀家言地方如棊局論　何燊林　郴州張繼大
辨高深　何燊林　桂陽縣何方濤
分渡畧　何飛林
洞庭湖倒設淺水滴輪有益無損說　楊仁俊
洞庭湖淤墊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戴丹誠　武陵蔡鍾濬
各國皆闢新地中國何以不能說　田梓村
險要不足恃論　沅陵毛緒泰

卷六算學

九數次第說　李固松　寶慶晏孝儒
古今儀器攷　瀏陽王正樞
唐設算學博士論　傅鸞翔
興算學以廣實用說　吳友炎　桃源徐雨泉
點綫面體遞相爲界說　祁陽陳　易
俗傳算術多近古微　零陵唐祚梓
設有實心方陣一座不知兵數但知若變成空心方陣兩座均與原陣等自外至內每方三層尚餘二十
八人以爲奇兵問原陣兵數若干　祁陽蔣文翰
欲造整數句股形令句股較恆爲一其法若何　長沙廖鈞傾
九章算術猶不足章稚亮並生兩鼠穿垣二題原術答數均不合今欲求其密數將以何法馭之　善化張豐祐
設有礮試得平地放遠界二千七百丈地力三十二尺今欲擊中遠千丈高十丈之物問礮軸須昂若干

度及鈴子當經若干秒　王正樞　張豐祐

卷七詞章

賽學賦　衡陽唐家豐
毛公學賦　唐家豐
小學賦　長沙曹典球　善化徐炳光　長沙府鄒詩熙　長沙府張緝光　湘鄉蕭仲祁
班固自爲叙傳賦　巴陵王箭祺
唐顏祕書注漢書賦　王箭祺
司馬溫公表進資治通鑑賦　邵陽樊　錐　寶慶尹湘琳
酈道元注水經賦　澧州周傳德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二篇賦　曹典球　長沙府陳　鼎　張緝光　王景羲
白虎通德論賦　祁陽楊　璿　道州洪翼昇
梁家者流賦　樊　錐
太平御覽賦　龍山饒樞齡
文選學賦　曹典球
劉彥和文心雕龍賦　慈利李執中
孫卿賦篇賦　洪翼昇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　楊毓麟　王景羲　張緝光　湘潭易　鼎
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賦　常德蔡鍾沂

馬伏波到交阯立銅柱爲界賦
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賦
馬季長絳紗帳賦
卷八 詞章
篘賦
秦丸賦
鏡賦
泉幣賦
稅賦
秀才賦
述學賦
哀轟湘賦
紅豆賦
七通
七痛
廣劉孝標辨命論
擬募校經書院疏啓
洪北江遺書序
重刻洪北江文集序
重刻儀鄭堂駢體文序
蕭尺木補繪離騷圖序
廣學海堂記
蘇若蘭璿璣圖敍

武陵周燮鼎
永州洪澤灝
長沙彭敦穀
長沙歐陽鵬
湘潭劉湘琳
蔡鍾沂
衡山鄧光堅
湘潭劉鑫耀
辰州丁可鈞
邵陽樊錐
長沙鄧志正
王第祺
樊錐
易順豫
善化龔福燾
長沙梁廣陶
彭敦穀
善化馬象雍
郴州歐陽鼎
宜章黃文煒
劉鑫耀
郭志正
長沙吳士萱
吳士萱
樊錐
蕭仲祁
曹典球
楊毓麟
王景羲

乾嘉兩名臣贊　李執中
國朝駢體諸家贊　楊毓麟
張紹光
岳州新設淺水小輪船頌詞　龔福燾
王第祺
蘇輿
永順溫泉頌　保靖袁仲謙
覲秋禊文　蕭仲祁
曹典球
廣篆勢銘　瀘泉許元

沅湘通藝錄卷一 經

賜進士出身五品銜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修提督湖南學政江標編校

鄭箋天象王釋人事合釋　長沙府李孟麒

易之爲書。道極廣大。歷數聖人之精神。其於天象無不備。其於人事無不周。左氏傳所記諸占。以象數爲主。蓋獨見太卜之遺法。而聖人覺世牖民之道。或因之晦焉。故鄭箋天象。王釋人事。學者每指爲師法之兩歧。以愚觀之。易因天象以著人事。不得離而二之也。按漢書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漢世說易。最爲近古。又未經秦火。然自商瞿至丁寬、凡六傳。第曰訓故舉大誼。雖未廢象數。亦未嘗巧於傅會也。迨京房易出。而陰陽災異之說。混淆於其中。末流遂淪爲讖緯。康成初从第五元受京氏易。又从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於兩家。輔嗣乘極敝之餘。去穿鑿之陋習。闡性理之精微。非無功於聖經矣。然後人斥爲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平情論之。亦非可遽信也。何者、輔嗣所傳。亦費氏易。費氏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見漢書儒林傳）其書雖不顯於世。然學易之準的。莫切於此。凡據十篇以釋經者。皆費氏家法也。輔嗣非恪守家法者乎。費氏之學、非漢學乎。康成易注如納甲卦氣爻辰之說。人多疑之。不知此皆易之外道。未可廢也。至十二消息卦、本諸繫辭、往屈來信、原始要終之旨。更非無據。其卷以天象。究

未廢人事也。凡說易之通於禮者、若泰六五、帝乙歸妹注云、中春之月、嫁娶男女。歸妹上六、女承筐注云、士昏禮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咸亨利貞取女吉注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同人六二、同人于宗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注云、以文得之者作籥章、以武得之者作萬舞。此類不可枚舉。張惠言周易鄭氏義已詳引之。則康成之兼釋人事者也。輔嗣注易、後儒譏其高談理數、祖尚虛無。然觀其所稱述、亦非屏絕天象者。特不同於荀文言卦。況乾馬坤牛之說耳。如復象七日來復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臨象至于八月有凶注云、八月陽衰而陰長。蠱彖終則有始注云、因事申令、若天之行用四時也。文言注云、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此類不可枚舉。則輔嗣之兼參天象者也。夫重卦六十有四、大象皆果君子以申其義。聖人因象以立教、概可知矣。若專言天象而遺人事、專主人事而忘天象、是守其一偏、而昧於易道之廣大也。是故知康成之兼師京氏、而後易學之正脈明。知輔嗣之兼師費氏、而後易學之要領得。知鄭王之同傳費氏、而後易學之歧趨定。然則鄭參天象、王釋人事、烏可以私意軒輊其間哉。

樞機廣義

辰州府鄒士楨

易繫辭傳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王氏經義述聞謂其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以網與括並言、則爲弩牙。與樞並言、則爲門梱。引各書以證。以愚觀之、鄭注未可厚非也。按劉熙釋名釋兵、弩含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是弩牙門梱、義實相通。又鬼谷子飛箝篇、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注云、機所以主弩之放發、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樞機並言、亦指機爲弩牙。不必如王氏所云、與樞並言則爲門梱也。蓋二者皆爲主運動之物。故國語周語、耳目、心之樞機也。韋注云、樞機、發動也。禮記大學其機如此注、機、發動所由也。管子水地篇、其樞在水注、樞、主運動者也。機爲弩之發、樞爲門之運轉。二字之本義如此。引伸之、則凡言發動轉運、皆得曰樞機。推言之、則近要亦爲樞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注、所謂樞機近要之官、是也。又說文主發謂之機、樞戶樞也。集解引荀爽注、艮爲門、故曰樞。震爲動、故曰機。翟元注、樞主開門、機主發動。鄭與諸家悉合。此皆漢以來古義、不可輕改也。

易垂衣裳并十二章通釋

衡陽王克家

易繫辭言垂衣裳、并益稷言十二章。惠定字周易述注、已通釋之。其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凡十二章、是取象乾坤之事。易者象也、古人之象、謂易象也。謹案易統言衣裳、而不言十二章。書則分言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皆以作繪、施之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皆以爲繡、施之於裳也。本書孔神遺疏。是易之衣裳、即書之十二章也。易云、衣裳取諸乾坤。蓋謂衣取諸乾、裳取諸坤。衣合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六、符乎乾之六爻。裳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爲六、符乎坤之六爻。

合乾坤爲十二爻、是即符乎書所言十二章之數也。且衣上裳下、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在上則爲陽、在下則爲陰。乾坤亦有上下陰陽之分、故取之。孔沖遠易疏云、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書疏云、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書首稱日月六章、而宗彝六章次之。可見衣裳取諸乾坤、有上下尊卑之別也。且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堯舜黃帝、爲千古人文之始。顧亭林日知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衣裳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孔疏云、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法乾元坤元、不自用而用九六。故天下無爲而治。繫辭述之。以見衣裳制作之始、以見黃帝堯舜之功。書益稷、歷述帝舜之言、曰汝翼、曰汝爲。至是又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言汝者、舜臣爲之。見舜之無爲而治也。即以見舜之無爲而治、因乎垂衣裳也。易統黃帝與堯言之、虞書因美舜功、故節就舜言之也。要之易也者、象也。凡事必有所取象、故五帝之書、皆彙象名。衣裳取諸乾坤、乾坤乃易卦之首。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觀古人所制之衣裳、即可見乾坤之象也。惠氏解易、合書而互明之、與通人之論也。若衣裳十二章之字義、則自來諸儒解說詳矣。茲不贅述云。

說卦爲羊鄭虞以爲女使說

長沙黃山

易說卦、兌爲澤節、再出爲羊。案此節爲羊、洎上兌爲羊、輔嗣均無說。孔仲達於前爲羊下、引王廙說云、羊者、順之畜。還于後爲羊下、亦疏云、如上釋、取其羊性順也。此與說震之後爲龍、艮之後爲狗、同一支離遷就、未嘗釋指。孔疏於前震爲龍云、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於後震爲龍則說之。又於前艮爲狗云、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於後艮爲狗則曰、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勢異如此。且孔於大壯六五、既訓羊爲剛很之物矣。茲又曰羊性順、亦未免自相牴牾。致周易玩辭十五、引說卦兌爲羊、據鄭注訓羊爲女使。此似指前爲羊也。又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彼注云、此陽讀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亦有之。賤於妾。則明指後爲羊也。夫鄭易亡失、惟從他書采摭、略具梗概。但前之爲羊、與乾爲馬等互例成文、斷無訓爲女使之理。周易玩辭所引、仍是下文爲羊。其曰兌爲羊者、蓋蒙上兌爲澤一兌字言之。羊陽以音誼相通而轉。釋名釋姿容、羊、陽也。是轉注常例。見顧氏音學五書。如春秋左氏傳之夷羊五、晉語即作夷陽午。可證。雖周易玩辭所引鄭說、與漢上易注、詳略頗殊。然無家行賃之說、正與女使二字相發明。非有異指也。又攷陸氏釋文、載虞本後爲羊、作爲羔。集解引虞注云、三女少位賤、故爲妾。又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虞氏異指同爲象而言。若乾爲馬、又爲良馬老馬之類、皆非同象也。虞氏此論、似屬精審。亦於鄭說爲合。近儒惠定字、毛大可、張惠言、大要皆從之。惟王引之疑羔無女使之誼、訂羔爲恙字之譌、謂養恙古通、如爾雅恙憂也之恙、亦可作養。而姚配中易說、又謂羔爲羣之叚借。據周禮秋官女子入於舂槀、及地官槀人女槀等說、以明槀與妾連文見誼之旨。二說固各有所長、而實則均未能於經無憾。竊謂虞氏導源於鄭、鄭本之或作羊、或作陽、要以漢上易注讀爲養者、於誼爲長。何者、羊陽均可讀爲養。

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㪅、古文養字、亦从羊。其必从羊者。養卽羊引伸之字。羊本畜之陽者。鄭君注禮。每据羊爲火畜。見戴記月令及周官疱人。惟陽氣主養。見鄭君儀禮鄉飲酒注。故羊引申爲養。列女傳云。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是卽羊有養誼之一證。又从羊之字。亦有養誼。如庠字、羊聲。孟子卽釋庠爲養。然則羊有陽誼。因讀爲陽。〔案〕古今人表之梁陽。師古曰卽梁羊。稷氏校尉碑、前歐陽尙書作歐羊尙書。羊陽有養誼。因讀爲養。皆不難援觧注而通其誼。養字元讀上聲。廣雅釋詁云、使、他、史記所牧、若廄門之養、若廝養卒、若爲弟子都養、各有使義。因其能供養人、而名之以養。則亦引申之誼。女子曰養。見大戴禮保傅注。言乳母也。爲妾爲養。不須改字。自與經旨無乖。彼虞本之傳爲恙。恐仍是養散之譌。誼不必爲恙字之譌。恙迺去聲字。卽使通養。於說文止是𣳚瀁二誼。非斯養之養也。若姚氏之變恙爲𢖶。無從所昉。假尤不可能。

漢初傳孟喜改師法論

桂陽州何紹立

漢初傳易者爲田何。再傳而得施孟梁邱三家。史謂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覺以好改師說。不得爲博士。竊嘗考之。卦氣之說。盛於虞氏。而源於孟喜。學者知之。本於田何。而始於孔子。學者多未能識之。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氣也。萬物之本也。故作乾坤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皆言氣也。孟氏之學。其再以輕改師法譏之乎。蓋天地之道。備於陰陽消息。而卦氣以坎離震兌爲方伯。主四時。卦有六爻。分主二十四氣。外六十卦。以大君羣辟、而公辟侯大夫卿周旋用事。爲爻卦主六日七分。三百六十爻。主歲之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其說與易緯合。李鼎祚謂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是也。而卦氣之義。卽寓於六十四卦之名。紬繹其旨。凡寒溫風雨、晝夜民物、纖勿備具於其中。足與小正月令相發明。蓋卦氣以候日。序卦以貞歲。吉凶各以類應。視先後天方圓圖、名與義兩不相次。而寒與暑每離相驗者懸殊。苟非得洙泗之薪傳。其何以推闡精覽圖。而上著天時、下明人事、有如是之詳且盡哉。使梁邱賀不與爭名。得以列於學官。俾學者因名以求象。因象以察氣。則羲易可大明於世。非惟人時敬授。足以上承堯典、而漢中法西法之爭。卽道之大原不昧。而萬象兼賅、可無言理言數之異。而焦氏易林、京氏飛伏、鄭氏爻辰、皆可舉而空之矣。奈何以婣者一言。見揹當時。致令聖心傳。惟得虞氏之注說、以留一綫之延哉。然而欲求孔門之緒。必本田何。欲求田何之學。必自孟喜。彼虞翻者。固不徒爲孟氏之功臣矣。

鄭注禹貢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說

善化皮嘉祐

梁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唐顏師古注漢地理志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後之學者。因而祖述。然則班固所作之地理志。特地理中之一。不獨班氏稱志矣。但班志出於蘭臺。爲東漢官書。民間私著之本。尙復不少。學者亦兼用之。班明云。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必多合禹貢。然鄭康成注此經。每引班志。其中合者、十之八九。不盡合者、往往間見。是鄭所據之本。當卽劉昭所謂之地理。師古所謂之或釋經典。或述方志。不拘守一家說注。特未言何人所撰地理志耳。禹貢浮于

濟漯逵于河注。引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今班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而續志作東郡東武陽濕水出。鄭引正與續漢志合。此鄭不本班志之一證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鄭注引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今班志漢陽屬縣爲不云有朱圉山。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而續志作漢陽冀有朱圉山。班志華陰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祠豫州山。而續志作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引亦與續志合。此又鄭不本班志之一證也。鄭所引地志與續志合之處。尙不僅此。姑舉以見一斑。然續志作於晉。康成東漢末時何由得見。而與相合者。蓋鄭所據別一地理志。非班志。至司馬彪作續志。乃據是書爲說。一本當代之書。一本前代之書。故不謀而合。漢桑欽水經。亦爲釋禹貢專書。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且劉昭注補續漢序。明言徙懷繆紕。理慚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地理志不一而足。則說地理者。皆可以志稱之。此所謂舊志。卽續志所据之地理志。作志者或爲伏黃諸人。〔劉昭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厤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巴所立郡國中於何人並有所據可知〕惜其書皆佚。而猶得於鄭注禹貢所引、與續志之文兩證之。鄭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亦擇取之意。豈得以本之不同而疑有誤哉。

夏書蠙珠許書係於玭篆說

湘陰吳宗讓

夏書、淮夷蠙珠暨魚。鄭氏謂蠙珠、珠名也。而說文玭篆下云、珠也。又出蠙篆云。夏書玭從虫賓。然則蠙玭實爲一字。故許鄭訓同。其所以作玭或作蠙者。玭爲今文。蠙爲古文也。許書以小篆列首。而次以蠙字。則爲壁中古文也。史記夏本紀索隱云。蠙一作玭。漢地理志顏注云。蠙字或作玭。大戴禮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閒。盧注云。玭一作蠙。此皆謂今文尙書作玭。古文尙書作蠙者。許君引宋宏說。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案宋宏仕於哀平閒。其學不傳於世。蓋爲今文尙書者。許序所謂博采通人。其誼一也。段氏古文尙書撰異云。山海經西山經。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注魮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江賦所謂文魮磬鳴也。玭是蚌類而能鳴。故曰蚌之有聲者。案段意以許注玭珠珠之有聲者七字。欲改爲玭蚌之有聲者六字。故於彼云蚌之有聲也。尙書釋文引韋昭注云。玭蚌也。而廣韻云、蠙、珠蚌也。然則玭本蚌名。引申之以爲珠名耳。且山海經之魮。雖從魚爲義。未嘗不可從玉作玭。文魮者。蓋以其地出珠。卽以名魚。所謂玭珠暨魚。其意正相脗合。又可知凡作玭者。乃今文尙書。如是其作蠙者。則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許君以蠙係玭篆下。又知蠙玭二字。其音固自相通。蠙從賓聲。在眞先部。玭從比聲。在支齊部。兩部似相懸絕。然求之古音。支齊部中字。往往與眞先相通。卽如賓古讀近貧。而詩北門終窶且貧。韻門殷艱爲眞先部中字。又韻之哉。則入支齊。此明證也。段氏謂以其諧聲爲之爲雙聲轉語。於古音之理未能通貫。而但言雙聲。非也。觀許君敘次篆文。知爲明今古文之旨。亦所以存古音。此許書之精也。

三載考績三歲大計合解

善化鄭　藹

問者曰。晉梅賾本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僞孔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加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若然、則是三年但考其功。至九年而後黜陟。何以周官冢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卽在三歲。不曰由三歲以至九年由、對曰。伏生大傳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謹按伏曰三歲小考者。非但考功。蓋於三歲之中。察其職事。卽小加黜陟。故大傳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如伏云三歲不小加黜陟。則所謂正職行事者何屬。三年一使黜陟、何謂乎。此作傳者誤大傳粗疏。誤會三歲九歲之指。強曰三歲致功。九歲黜陟。而不自知其說、與周官冢宰大計誅賞、卽在三歲、不合。問者曰。若三歲小加誅賞。何以後鄭此注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若然、則是當誅者已誅。當賞者已賞。何以尙書三載致績後。必繼曰三考黜陟乎。古文家黜陟句。曰。堯之於鯀。績曰九載績用弗成。可知三載小加貶損。九載乃至滅絕。此堯典文可證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孟子誅賞尊差可證也。然則冢宰篇末所謂三歲大計誅賞者。蓋三歲中之誅賞。如止於三歲。不須三考。此處上文曰。歲終正治受會致事。而廢置者。則一歲之終。已屬誅者誅。賞者賞。何下文又云三歲大計而誅賞乎。可知三歲誅賞。冢宰僅及尙書之半。故先鄭此處注。引尙書但書三載考績。不引三考黜陟。不然。尙書此文明明聯屬。司農何以獨取三載考績乎。此又司農引證之精可證也。致周官之褒。俱有尊差次第。如八柄馭羣臣。有曰予而後置。生而後奪。貴而後廢與誅。賞止於三歲。不必三考。予之已矣。何必始予又置。置之已矣。何必既置更之以生。生之已矣。何必更之以奪。既奪之矣。何必繼之以貴。繼之以貴而後曰廢曰誅。可知貴予誅廢。是王者馭臣之權。非可以三載遠也。小加於三歲。極致於九歲。猶之予後加置。生後加奪。貴後加廢與誅也。問者曰。三載致功。九歲誅賞致功卽所謂正職行事。如冢宰僅及尙書之半。僞孔說亦近是。何嘗譏若此乎。曰。所嘗譏僞孔者。非嘗其三載九載。嘗其三載致功。不曰黜陟必至九載而後。注云黜、退、陟、升也。問者曰。三載小加黜陟。何據。曰。不讀董子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乎。如非小加黜陟。何以董子述黜陟之等。如班氏人表之九等分別乎。問者曰。冢宰何以不引尙書全意。獨及其半乎。曰。尙書與周官、同出屋壁。訛理多。相會通。蓋元公制禮之初。撮其大意。垂訓將來。且周官自劉歆竄亂以後。率多不全。加以漢法嚴治程下。或有尙書全意。爲歆所刪。未可知也。然治經之道。貴通羣經。讀周官而參以尙書。而三歲大計。自與三考相通。讀經者毋以周官三歲大計誅賞之文。非尙書三載三考。斯得之矣。故僞孔之說不可不辨。

呂刑皇帝解

善化皮嘉祐

呂刑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謹案據此。則古文尙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尙書則但作帝。上無皇字君字。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而斷之曰。天不能問民。是今文家訓帝爲天。其所據本直作帝。無皇字。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亦當無皇字可知。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卽是蚩尤。則下文遏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

天哀矜庶僇之不辜矣。說本論衡。史記五帝本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卽帝哀矜不辜、遏絕苗民之事。史公兩稱帝。一稱黃帝。則帝乃上帝。非黃帝甚明。鄭康成以上皇帝爲顓頊。下皇帝爲堯。魏志鍾繇傳引此經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鍾在鄭後。卽本鄭義。墨子尙賢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墨子引呂刑不作市刑。與古文合。其所引有皇字。亦古文也。蓋今文無皇字。其說以帝爲天。古文有皇字。其說不以皇帝爲天。鄭君用古文說。與王仲任趙邠卿不同。故君爲皇帝。古無是稱。三皇五帝。亦但稱皇稱帝。而不聞稱皇帝。蔡邕獨斷曰。秦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並以爲稱。據此、則皇帝之稱始於秦。史記始皇本紀。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是秦以前無皇帝之稱號。後世習於秦。故皆尊君爲皇帝。御覽引漢官儀曰。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下。號曰皇帝。此漢制非古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羲爲九皇。文王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是古時皇與帝有別。未得兼皇與帝爲名。不得以秦漢之制、解周書。此經之帝。當謂天。鄭不屬君說。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上帝。魯頌皇皇后帝。皆稱天以帝稱天。竊有明證。天可稱上。亦可稱上帝。卽可以單稱帝。古書文法不能一例。稱謂不能一律。論衡變動篇引甫刑庶僇旁告無辜于上。上作天帝。是天亦可以稱爲天帝。與上帝同之明證也。鄭注諸經稱帝者、皆訓天。此獨訓君。又於上下文之上帝與二皇帝、或訓天、或訓顓頊、或訓堯、屢易其詞。說之不塙可知。鄭君釋經。多引漢制。此用古文說解皇帝爲君。亦狃於漢制而不覺其誤耳。僞孔於二皇帝專指堯說。又沿鄭說而稍變之。皆不如今文義之塙。孫星衍今古文注疏。乃以鄭爲今文。趙爲今文異說。失之。

書尙書大傳後

桂陽州何嶽立

尙書大傳四十一篇。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傳至宋世。已無完本。迨明遂亡。近世仁和孫晴川、德州盧雅雨、曲阜孔叢伯、皆有編輯。而謬誤雜出。東越陳壽祺。復訂正之。遂盛行於世。今讀其書。其言巡狩、朝覲、郊尸、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及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歌。詳矣。伏生生當秦世。得親見詩書古文。先代舊典。淵源所漸。必自聖門。奧旨微辭。皆七十子所口授。非勝所能自爲。猶之公穀代相傳述。後乃著之竹帛。以防訛亂耳。其時尙書經文。既已授之鼂錯。立於學官。而此傳孤行。僅出於齊魯諸儒張生歐陽所私授。然漢代說經。莫不奉爲家法。康成至親爲注釋。專門之業。比於劭公之公羊。杜預之左氏矣。蓋唐虞三代、禮樂政刑、制度典章、皆在此書。而詮釋精確。又出孔門遺傳。宜與尙書並峙。乃書闕有間。而片詞遺文。僅見於他書所引。良可慨已。伏生說經之書。莫要於此。後儒不察。乃謂其或說尙書。或不說尙書。與易乾鑿度春秋繁露。皆於經義在離合之間。其亦未之深思矣。

素衣朱襮以爲綃黼者試申其義

湘潭胡元儀

鄭君注禮。在箋詩前。故往往禮注與詩箋異義。由其注禮時。習三家、箋詩、宗毛也。至其箋詩。用三家以改毛。則實毛傳不如三家。所謂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況詩箋與禮注悉皆符合。則其說寔無可易者矣。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讀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按此毛傳用禮記說詩。鄭君注禮時。旣用魯詩以訂禮記。箋詩、時復用魯詩以改毛傳也。儀禮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讀如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是鄭君據魯詩定繡黼之繡爲綃。又據以定宵衣之宵爲綃。可見魯詩之訓誠確詁也。近儒不諟鄭君。各立異說。鄭注不明。而魯詩之義益晦。胡墨莊毛詩後箋。謂繡旣爲刺繡。自不妨與黼連文。不必破繡爲綃。不知鄭破繡爲綃。以繡黼文義未明。曰綃黼。則人知綃爲領之質。黼爲領所刺之文。綃爲綺屬。固人人所知也。今又混繡黼而同之。旣違鄭注。而經旨反昧矣。陳碩甫毛詩傳疏。謂鄭箋改朱繡爲朱綃。從魯詩也。幷改禮記繡黼爲綃黼。文義有不可通。不知毛以禮記證詩。正以詩禮之義相同也。鄭據魯詩以改毛。何不可據魯詩以訂禮。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義何不可通。傳疏申毛亦用魯說。而反謂鄭君不可通。不亦誣乎。直斥鄭注而經旨愈昧矣。陳樸園三家詩遺說攷李黼邨詩經異文釋。謂魯詩作綃。齊詩作宵。不知魯詩作綃。士昏禮注固已明稱魯詩。特牲饋食禮之作宵。自是涉經文宵衣之宵而誤。以郊特牲士昏禮二注比而觀之。其誤自見。據誤字以爲鄭用齊詩。烏可哉。若果齊詩作宵。則鄭當如士昏禮注引魯詩之例。明引齊詩。今不引齊詩。而字作宵。必誤字無疑矣。強分鄭注而經義昧矣。故必祛近儒之妄。而後鄭注之義乃可明。鄭注旣明。而魯詩之義。愈不可易矣。至綃爲綺屬。尋繹傳注。亦得四證。郊特牲注。綃、綃名也。說文綺、文繒也。綃爲綺屬。此其明徵。證一。玉藻云。元綃衣以裼之。鄭注。綃、綺屬。卽用魯詩說以釋禮也。證二。孔冲遠毛詩正義云。綃是綺綺別名。卽用許鄭之義以釋綃也。證三。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劉芳毛詩義疏云。綃綺。亦以綃爲綺屬也。證四。自漢迄唐。諸說經者。皆謂綃爲綺屬。魯詩之義。歷證之而愈明。班孟堅謂魯最近之。誠確論也。又何疑于鄭君之以魯易毛耶。

孔子刪詩升魯頌商頌於周頌後釋誼　衡山王在湘

頌也者。所以美其成功而致太平也。孔子刪詩序頌。於周後次魯。於魯後次商者。卽春秋新魯故宋之意也。自世以頌當屬於天子。於是疑魯不能作頌。並不得坿周頌之後。不知豳詩七月一篇。而兼風雅頌之三體。是知風雅頌誼各有宜。初非謂風屬諸侯。而雅頌則獨歸之天子。且二南與王。爲天子之詩。何以列之十五國風之中。賓筵與抑。爲諸侯之詩。何以又列之二雅之內。此以見風雅頌之不必拘一律也。按魯頌閟宮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魯如此說。則魯素有天子之禮樂。茲之作頌者。亦臣子鋪張揚厲之體應爾。不過假王命以爲榮耳。然則魯頌之說旣允矣。商爲神明之冑。又何以不次周之後。而必次魯之後也。曰。商之子孫。別封爲宋。宋在商爲天子。在周仍爲諸侯。其得命與魯相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魯同姓宜在前。宋異姓宜在後。孔子序詩。乃斟酌於周

制而編定之也。他日作春秋以新魯故宋爲誼。其權輿於刪詩之日乎。

申毛傳熠燿誼　岳州府李定勳

詩東山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案燐爲螢火。古籍無徵。說文。粦、鬼火也。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淮南汜論云。燐、死人之血也。論衡論死云。精在地爲露、積日則爲燐。並與說文誼同。然則毛傳螢火。當本作熒。不作螢也。段懋堂云。熒火、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螢火卽熠當之。又改其字从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見段氏所訂毛詩故訓傳、及說文解字注粦下。）阮文達校勘記。卽用其說。案段氏所云。足據以正孔疏之謬。而申毛傳之誼。疏以毛燐爲螢火之說爲非。而不知螢乃熒之誤字。謬援思王之論。轉謂韓詩章句、鬼火爲熒非是。不知韓毛古誼並同。薛君章句亦無異解。足證傳云熠燿爲燐。卽指鬼火。非螢火也。熠燿專言光盛之貌。燐火閃睗。故毛誼云然。下文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蓋以燐火之鮮明。比倉庚之羽。若謂爲螢。尙可通乎。釋文謂燐又作粦。必他本誤以燐爲螢火而坿會之。因幷改燐爲螢也。段氏之說。誠有功於西漢經師遺文。毛誼旣得。則正義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申先鄭贊牛耳誼　長沙黃山

周禮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疏釋之云。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以其魯於齊爲小國故也。謹按周禮之盟。迺天子合諸侯而盟。天官玉府所謂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者。是非諸侯相會而盟。可比諸侯相盟。主盟者無常。天子盟諸侯。則必天子主盟。爲有他國執牛耳之理。先鄭所引春秋傳執牛耳。當指定八年左氏傳、所載衞人請執牛耳也。彼文、杜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適與天子之尊襲合、賈氏說周禮。不前引定公之傳。輒後援哀公之文。其意不專主釋先鄭。正欲發明後鄭耳。蓋康成以贊牛耳爲卽尸盟者。而曰割牛耳取血助爲之。但尸盟謂供具牲槃以待命。春秋爭主以役微弱。叔向所謂諸侯相盟。小國必有尸盟者也。贊牛耳爲卽執牛耳者。天子至尊。諸侯不敢當敵。故天子雖涖其禮。而牛耳則惟戎右代執之。康成泥執牛耳爲天子。疑贊無執誼。故變爲尸盟之說。顯與先鄭說異。賈疏不察。迺欲強合爲一。旣據魯於齊爲小國因謂尸盟卽是小國。釋康成之說。反倍其旨。僨亦甚矣。且攷左氏哀十七年傳。然則彘也一節。杜注明云。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是左氏所載。亦未嘗以執牛耳專屬諸小國。賈疏引說。殊失精審。然則如康成之說。戎右不嘗任小國之供。如賈公彥之說。天子尤不嘗在小國之列。必推先鄭爲允已。

申先鄭贊牛耳誼　湘潭郭　彬

夏官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先鄭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後鄭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沸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案先鄭後鄭二說。互相發明。先鄭注簡。故但以贊牛耳爲執牛耳。後鄭則釋贊爲贊助之贊。所不同者。以上文玉敦辟盟。先

鄭訓辟爲法、後鄭則訓辟爲開辟之辟。言開辟盟者之心。此二說異義。至於以贊訓助。亦猶以贊訓執。言執、則訓助、訓佐。皆在其中。言助則執義不顯。故後鄭又言耳者。璧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所以發明先鄭義也。竊案諸侯交盟。依禮小國執牛耳。然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執者無常。以示所主。豈有煩煩國君。不得贊者助者進之。而遽以執牛耳乎。先鄭以贊訓執。從其主盟者言之。其實贊當訓爲贊進之贊。蓋就其贊進者言之。故曰贊牛耳。就其所執而言。故曰執牛耳。春秋曰執。周禮曰贊。微有分別。而亦互相通。故先鄭卽引春秋以釋周禮。明其小有出入。而實一也。後鄭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如史記孟嘗君傳。記毛遂捧珠盤執牛耳。可見兩君交盟。必有贊者進牛耳。誠如後鄭之所云也。後鄭以贊訓助。非獨能申先鄭之說。而於周禮曰贊。春秋曰執之義。亦相貫通。今故申後鄭之說。以補先鄭之義。卽所以申先鄭也。

儀禮十七篇不詳述革車介胄儀度說　清泉廖譜文

儀禮一書。言朝聘燕饗事甚詳。而革車介胄儀度不詳述者。以兵器非常。不主朝祀。故略之也。謹案周禮巾車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周官爲致制之書。革路卽戎。則革車卽戎車也。詩采芑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夫方叔在征而言鞗革。則出征乘革路。非禮經燕射覲聘所用也。尚書顧命傳大路玉。贅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鄭以贅路次路同爲貳車。贅爲玉路貳。次爲先路貳。先路卽象路也。竊謂顧命之儀與禮經合。贅讀爲綴。赤色象路也。象路朱樊纓。象路以朝。故在阼階西。玉路以祀。嗣位傳重。故與册命同在西階。禮器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巾車云。象路七就。則先路非象路之名。蓋先路、贅路之貳。次路、大路之貳。象路以朝。則貳車在前。故曰先。玉路以祀。則貳車在後。故曰次也。不陳金革木路者。金路三公之車。天子禮賓始乘焉。革木主於戎田。皆非天子廟中之事。顧命言朝祀。故不及金革木。儀禮亦言朝廟事。故不及兵車也。記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當爲剉、折傷也。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不拜者。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爲。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儀禮詳拜跪之節。國容也。而介胄則爲軍容。故不必詳述也。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殽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殆猶知禮經遺意與。

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攷　沅州府楊澹

謹案漢書藝文志。偁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下復有周官傳四篇云云。又河間獻王傳。偁所得皆古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云云。隋書經籍志。禮記古經。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云云。又偁時亦無傳之者云云。是漢時禮記之立學官。自當在周官後。又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偁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而鄭康成傳。偁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云云。且各傳多言

周官而罕言禮記。則漢儒之發明禮學。又皆以周官爲先。康成當代大儒。自必卽已行世者特爲考述。又康成周官禮記。後雖皆受學於馬融。而康成皆因盧植事馬融。以禮記傳偁卽融植所考訂者爲之注云云。係指注禮記言。而植傳又偁靈帝時。請立毛詩左氏周禮各博士云云。不及禮記。必其時禮記注尚未成。故不得上。不然。當時之禮。本爲絕學。周官之有傳注者。率爾卽立之。而禮記乃康成從古經精校。且參以數人之考訂者。尚不急與之竝上耶。然則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無疑矣。

周公攝政之事實證　城步王天保

詳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先儒以爲記攝政事。宋儒非之。且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舉斥爲不足。此第知踐阼朝諸侯。足以疑周公。而不知當應攝之時。踐阼而不畏嫌。以恩勤孺子。還政則北面就臣位。以定成王。正周公所以爲聖而非後世攘國之臣所能藉爲口實也。請乃廣厥證焉。逸周書明堂篇。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萬國諸侯於宗周。近人謂禮記明堂位所言。實本於此。固不獨古文逸書有假王莅阼、勤和天下之文見於莽歆所引也。史記周本紀。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之。尚書大傳。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成王幼周公見疑矣。與詩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之說合。詩鴟鴞東山諸詩。皆周公攝政時作。詩之孺子。卽書之孺子。故鄭志答張逸問邠風云。周公尊爲一國主。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與傳所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一天下平周也之說合。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與洛誥朕復子明辟之言相表裏。且計其書年歲。又與明堂位七年致政之數亦相符。凡此諸書。皆足爲周公攝政之證。使謂無攝政之事。則管蔡不利孺子之言。不足以危周公而疑成王。且不足云尊爲一國主。而成王不必八年始親政。此知攝政之說。非漢儒臆造也。況召誥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指諸侯納幣于王言。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辭至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于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之尊周公者如此。攝政之說。尚何疑乎。宋儒徒見新莽之禍。妄滋異說。反謂古人讀書無識。抑亦謬矣。

儀禮鄭注並存古文今文爲後來校書之法證　武岡李鍾奇

鄭君注周禮。有讀如之法以擬其音。有讀爲之法以易其字。有當爲之法以定其誤。此後人音讀之法所由出也。其注儀禮。則又爲後來校書之法所自起。如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此皆取高堂生所傳之今文、與魯恭王所得之古本。而參校之。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其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如士冠禮闑西閾外。注。古文闑爲槷。閾爲蹙。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士昏禮皆有枕北止。注。古文止作趾。媵侍於戶外。注。今文侍作待。此兩本異同之證。而皆逐義之長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挽見之。如士冠禮壹揖壹讓升。注。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一以授賓。注。古文一爲壹。此大小注皆舉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也。又有爲今文所無而爲古文所有者。士相見禮。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凡執幣者不趨容。注。今文無容。鄭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於文義也。又有今古並存而復及他說者。士冠禮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鄉飲酒禮

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也。又有存古今文而即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見禮。某不敢爲儀。固請注今文不爲非古文固以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注古文重入是也。如此之類。皆後人校書之通例。法始於鄭而實始於許。說文總讀若甚、或讀若維。我身自謂也。或謂俄傾也。是又導鄭君注禮之先路也。逮陸元朗作釋文。而校勘之學遂兆。博采衆家。兼收並蓄。近阮芸臺撰十三經校勘記。于經文沿革異同之故。犁然大備。俗儒或以校勘之學爲晚近之支節。而不知南閣北海之時。已顯爲後人開其例矣。是在好學者深思而得其意耳。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說

耒陽謝鴻儒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伯討也。又申之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時紛然以拒父爲輒罪。世之論者援論語不爲衛君之語。而公羊不可通矣。不知夫子冉有之論。自其入戚後言也。蒯聵既入戚。爲輒者釋位去之。不問其爲王父所立。斯乃無怨矣。蒯聵之未入戚。輒之立。靈公立之。輒辭靈公。是蒯聵不子。輒尤不子也。蒯聵爲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以爲輒有道也。假如輒以父命辭王父命。則必從父命從父奔。是相率判君父也。故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若曰代父事王父命若輒奔。則必以爲不可與王父也。王父竟無子。吾父竟卒。不能爲子而子心傷。是父不能行乎子也。所謂是父不能行乎子者。不獨靈公逐子。輒能代父事王父。是蒯聵亦因而有子。故不從父奔而父子義行也。且春秋之例。國君一體。以父視子則父重。以父視國則國重也。故繼於子。弒父。則以弒其君文之。而於父殺子。則書某侯殺其世子。文之。蓋以言其君體乎國也。衛之國。靈公之國也。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蒯聵無道。不可以君者也。靈公命輒。君先在靈公。君機在輒也。輒既君。輒即體國。國命重於父命。故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也。夫嚴社稷矣。靈非不敬也。天王出矣。上非不尊也。毋爲絕矣。子非不孝也。綏追逸賊。專制進退。臣非不忠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安在其不若是也。事於春秋至變。理於春秋至微。必據論語之說、爲公羊訾之、公羊不任咎也。

春秋黃池之會發微

耒陽謝鴻儒

春秋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傳聞世治內。聞世治諸夏。見世治夷狄。所謂治者。非慣攬柄持權。斷爛朝報之謂也。聖人不虛生。必有著作以顯天心。於是假魯史以明王道。而以春秋當新王。定制立法。目注神遊。果其何以撥亂、何以昇平、何以泰平者、旁魄而彌綸之。若曰、設我處聞之世。將若何。諸夏在所後。內其國可也。進而處所聞之世。將若何。夷狄所後。內諸夏可也。進而處所見之世。則諸夏已進於泰平。夷狄可通於諸夏矣。故曰世愈亂而文愈治也。黃池之會。所以治吳也。吳爲無道。以夷狄而伐中國。敗齊臨菑。哀十一年。經書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以七等進退例例之。吳當出國。文從狄例。而經稱吳子者。蓋春秋以王法治天下。王法立。二伯封。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也。二伯之設。傳聞世之初。見法於魯鄭。（經書來命大夫是也。）鄭、衛之懿親也。春秋託鄭爲二伯。親親之誼行焉。魯於傳則初未純王。因先張以二伯之例。以明其漸也。亦內其國之義也。繼而受之齊晉焉。則內諸夏之義也。然無以極泰平之宏軌也。所謂泰平之宏軌者。王者大一統。無隔異夷狄之見也。哀爲泰平之世。於例當著。於法當顯。著其例而後其旨宏。顯其法而後其經富。聖人心焉、假吳與晉以治之。諸夏一伯。夷狄一伯。損弱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誼。不以夷視夷。而以華視夷。如是而太平見矣。難者曰。吳既以兩伯文張之。即當順兩伯文而主之。乃經先言晉侯。何也。曰。吳之伯無功。非齊桓晉文比也。但不以伯文假之。無以見法。故經書及吳子。傳曰會兩伯之辭。明其非實伯也。假之伯而正其文以主之。與無功又嫌春秋。必不嫌而後同辭。故經主晉不主吳。又即董子所謂春秋無達例也。習讀而問傳。比事而屬辭。然則春秋一治夷之大凡也。傳聞初於邾婁而進之。見世於吳而伯之。一始一終。互勘見義。

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廣證

湘陰彭兆潢

何邵公公羊經傳解詁序。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謹按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或以與仲舒同業一語。疑胡董爲同門友。不思下文即言仲舒著書稱其德。是在仲舒時。胡毋生已爲德邵年高。（胡毋生爲博士以景帝朝。董生武帝朝爲博士。此可證。）何以不得爲師。史記胡毋生爲博士。以老歸教授。公孫宏亦頗受焉。（按公孫宏。齊人。）公孫宏年與仲舒上下。而受經胡毋生。則仲舒與爲同門友無疑。第據史漢所紀。胡毋生之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亦已明矣。而〃著之書。尤可互證。攷王伯厚所見公羊治獄三事。據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據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推此三義。皆原本公羊。著公羊於竹帛者。胡毋子都及其師公羊壽也。仲舒義相與合。非胡毋生傳授而何。此一證也。攷繁露楚莊王篇特明公羊大旨曰。春秋分三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又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闡明張三世之義。稱此以求。舉凡新周故宋王魯。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譏貶絕諸條。時月日諸例。一王之大法所存。無不豁然理解。而要與胡毋生所著竹帛者吻合。且與何邵公注吻合。蓋邵公與董氏。固一脈相傳。而多取仲舒說以注公羊。非以其得胡毋生眞師承耶。此又一證也。攷三策引春秋。以論天人。以求王道。以正本始。以營利害。以懲怪異。以定制度。而正誼明道數語。直接王心。與竹帛所著公羊春秋。略無牴牾。此董胡受授之又一證也。而今本何注公羊經傳。繫閔于莊。其十一卷。此蓋龍門所據。以爲十二諸侯年表。而即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相傳舊本。雖劉歆欲推尊左氏。小變其篇次爲十二篇。要不足亂古經之眞。此尤經傳傳授之確然可證。而董胡師法信一家矣。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說

嘉禾雷森

春秋有使若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人同過。不爲尊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天子

矣。不爲親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中國父子君臣矣。不爲賢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褒善貶惡之經矣。故明斥之而義未絕、恩未斷、情未當者、春秋有諱。尊諱親諱賢之例、託不言言之。是故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奔也。不言奔、王者無外之辭也。凡伯、天子之大夫也。戎執之。七年經曰、戎伐凡伯以夷狄執天子之大夫、中國之恥也。諱之曰伐。大中國之不與夷狄也。春秋常事不書。而僖公二十八年經書天王狩于河陽。狩常事、不與再致天子。夏五月公朝于王所。不言公于京師、不與致天子也。一失禮、再失禮。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矣。此諱尊者之例。所謂義未絕者、大天子、卽以大中國、大諸夏、卽以小夷狄也。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小惡書、大惡不書。非不書也、不著其罪、使若無此事。託微詞以見例。內諱外不諱。內魯外諸侯、內諸侯外夷狄。親親之道也。是故隱公八年我入邴。入、難之也。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爲魯見重難辭、且言入、卽以見春秋內魯而外諸夏也。（據春秋例、內地稱入、外地稱出。）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甚魯也。甚魯卽以見內小惡不諱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爲中國諱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諱親者之例。所謂恩未斷者、魯、父母之邦。諸夏、兄弟之國也。春秋以亂臣誅賊子、正名分、張治法、而文不誅者、必其功足以掩者也。是故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督不氏、使若國人弒之者然。起馮當國、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諱之也。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又公子慶父如齊、奔也。不言奔而言如、不探其情、不暴其罪。此諱賢者之例。所謂情未當者、君子賢其賢、非謂惡可諱。必其功足以掩如督、情未實如慶父者也。故公羊傳或以使託若見義、無使託者諱淺、有使若託若、則諱深矣。諱賢所以勸善也。諱尊諱親、所以重義隆恩、避害容身也。春秋其旨數萬、文成數千、謹將諱例綱舉之如此。

荀卿毛公兼傳穀梁春秋證

祁陽許丙炎

穀梁春秋之傳、獨范甯有集解、而世遂不知荀卿、毛公之兼傳及之者也。按荀卿卽孫卿。楊疏曰、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今其學雖不傳、而以荀卿所著之書、細思而尋繹之。其本穀梁之說者不少。節卽其言而證之。荀子議兵篇云、師不越時。與穀梁隱五年傳伐不踰時、同。則議兵本穀梁之說也。荀子禮論言天子以下之廟數、與穀梁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同。則禮論又穀梁之遺也。至則賦篇介之幾、穀梁隱元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詳之。誥誓盟詛交質之文、穀梁隱八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取之。諸侯相見、使仁居守、穀梁隱二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有仁者之言。以大上爲天子、穀梁隱三年傳。而荀子君子篇有大上故不名之句。則荀卿兼傳穀梁之說、其信然矣。若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徐知穀梁子之果爲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困學紀聞云、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也。則知毛公之兼傳穀梁春秋、又其明證也。要之古人所學不專一經、而其所傳者則其最著者也。

爾雅冬爲上天解

常德府易順豫

爾雅釋天、冬爲上天。釋名謂氣上騰、與地絕。與月令孟冬、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義合。案此爲漢以前天學不絕之一綫。不僅就氣而言。所謂上指日輪天也。書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易大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日右旋、繞地一周而成一歲。易卦離爲日、大有、離在乾上。上九曰自天右之。言日自天右旋、冬夏之分、在日輪不在宗動。以是知月及五星、必皆以日爲主。言天亦必以日爲主也。舊皆主西人地球繞日一周自成一歲之說。又據易大傳坤靜翕動闢之文、悟翕闢之義、卽捭闔闢捭爲俗擺字。疑地之冬夏由南北極之捭。地之在天心、如今火輪舟及時辰表內之捭然。（捭俗作擺。）南極捭而前、則北極捭而後、中國居赤道北、距日遠、故爲冬。北極捭而前、則南極捭而後、中國居赤道北、距日近、故爲夏。然皆舍日而言地。於冬爲上天之義不可通。攷說文、上、高也。西法日有高卑加減、宜城梅氏謂卽古法之盈縮。盈縮之法、自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始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爲損益之率。又有趙道嚴者、復準晷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隋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爲法加詳。厥後皆相祖述、以爲步日躔之準。始知太陽行天三百六十五日一周。惟春分前三日之一日、秋分後三日之一日、能合平行。此外日行皆有盈縮。而夏至縮之極、每日不及平行二十分之一。冬至盈之極、又過於平行二十分之一。盈縮起算之端、謂之最高行、又謂之最高衝、或省曰高衝。蓋積數千年之實測、合五大洲之曆人、其法始益密。不知極縮處卽爲最高、卽上之正詁。極縮處卽縮限之起、盈限之起爲冬至。冬爲上天之義、實早見及之也。顧說者謂地勢北高南下、天圜北極爲上、冬至日南至、當爲下、不得反云上。案爾雅一書、多言殷制。殷時冬至日猶在虛、虛北方宿。是日雖南至、而所躔實在北、亦可爲上矣。故春爲蒼天、以春分交辰值房、房東方蒼龍宿也。上之引申義、又爲自下而上之上。周髀算經、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漢趙君卿七衡圖注、第一夏至日道也、出第四春分日道也、外第七冬至日道也。皆隨黃道。冬至從南而北、夏至從北而南。案從北而南爲降、於十二宮爲自午而未而申酉戌亥。於卦氣爲坤六爻、陰主退。所謂陰時六也。從南而北爲升、於十二宮爲自子而丑而寅卯辰巳。於卦氣爲乾六爻、陽主進。所謂陽時六也。圜圓之自左而右、卽六爻自下而上之象、尤可爲冬爲上天之確證云。然必舍日以言天、及以日爲不動之物、是失古聖人已知有日輪天之一義矣。

爾雅兔子嬔說文釋文作嬎說

湘陰吳宗讓

爾雅兔子嬔。俗字也。說文兔部、娩、兔子也。義本雅訓。然女部又收嬔字。云生子齊均也。此篆必後人據爾雅誤本孱入。嬎上篆爲媰、下篆爲嫛、皆訓婦人孕育之事。忽以從女免生之嬎字廁其中、且訓生子齊均、亦殊不類。卽以嬔篆言之、大徐本作從女從生兔聲、小徐本作從女嬔聲。二徐本同多不合。然未有如

是之舛誤者。則爲後人所增入。斷可知也。然推其致誤之由。蓋自唐初已然。釋文云。娩本或作嬎。是陸氏時所見爾雅本。已有作嬎之俗字矣。唐石經亦同。爾雅既有此誤字。後又承誤以增嬎篆。展轉沿譌。不可究詰。故娩之音讀。或以爲芳萬切。以爲匹萬切。皆惑於嬎字。遂有此臆說也。今欲覈正其恉。仍當於郭注求之。郭云俗呼曰鱐。爾雅、鱐、兔子也。釋文引字林同。是卽郭之所本。而卽知郭本固作娩。必不作嬎。知者。郭云俗呼曰鱐。卽鱐之古音求之。自與娩音近。必非謂俗體之嬎也。鱐從嬴聲。易需卦作溥卦。康成易注直讀需爲秀。則與兔音自近。而兔部之娩。許不言聲。然從女兔之下。當補兔亦聲三字。以合許例。江愼修深通鄭讀。乃以諧字入韻。尤侯部中。最爲精塙。卽此可以通爾雅說文矣。爾雅之嬎。當改作娩無疑。而說文女部之嬎。卽當删去。以此評郭者。亦從可釋然矣。

釋鯊鯋　湘潭胡元俊

詩魚麗鱨鯊。毛傳、鯊、鮀也。此用爾雅釋魚文也。釋文引舍人注曰。鯊、石鮀也。正義引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是此魚之命名。因吹沙而得。故其字魚旁著沙。今本說文。乃有鯋無鯊。解云。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遡其本稱。載其別號。決非原書之舊可知。詩雅明有其文。許書不應遺之也。竊謂鯋、蓋鯊之或體。許君原書當作鯊鮀也。从魚沙聲。一曰魚名出樂浪潘國。鯋或从沙省。許書多載一曰之義。皆當時名稱。所以曉俗。後人習於時名。漸忘古義。傳寫譌脫。校者或非通人。遂至刊落正文。僅存或體矣。非稽詩雅。猶存古義。烏由知鯊卽鯋之正體哉。謹以管窺訂正文義。治許書者或不斥爲妄乎。

釋訟　邵陽姚聯奎

易雜卦。訟不親也。序卦。飲食必有訟。二者皆原訟之所由起。蓋訟多生於細故。詩所謂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是也。按說文。訟爭也。从言公聲。說文爲詁字之書。實達六書之恉。段懋堂說文解字注于訟下云。此形聲包會意字。其說精是。从言从公形聲也。（廣韻集韻訟並似用切音頌。）訟必言於公廷。則包會意矣。（易訟釋文。訟、爭也。言之于公也。又六書故。訟、爭曲直于官有司也。）引申之。凡不餘而相爭敗曰訟。不睦而相爭論亦曰訟。故易天與水違行偁訟。孔疏云。凡訟者、物之不餘、情相乖爭。此凡不餘而相爭敗偁訟者、是也。後漢曹褒傳。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注、相爭不定也。又上書爲人訟冤曰訟。前漢王莽傳。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此則皆因不睦而相爭論曰訟者。俱訟引申之義也。訟與獄渾言之則一。析言之則異。周禮大司徒。有獄訟者。聽而斷之。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疏云。對文例也。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易訟卦鄭注云、辯財曰訟。周禮大司徒。以兩造禁民訟。注云。罪以財貨相告者。此鄭主分言。實亦賅爭罪言之。爭財亦爲獄。則爭罪並可偁訟矣。淮南兵略篇。天下訟見之。注、訓訟爲公。此則取聲近相假之義。論語。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此亦取引申義。而失聲近說文通訓定聲。以爲轉注、殊誤。又古人頌美字卽作訟。故說文云一曰歌訟。自後世以頌爲之。訟字古義遂廢。頌美者必人之公言。非可私稱。古頌美字因止作訟。

論語之左右揖爲聘禮之傳辭說　桂陽州何瑎文

論語鄉黨篇。揖所與立。左右手。鄭注。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依文釋義。未詳其事。邢疏云。謂交擯傳命時。致聘禮鄭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引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是邢義確矣。又周禮小行人。有旅擯之文。鄭司農注。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謂傳辭相授於上下。是凡君命之出。始傳於上擯。上擯以傳承擯。承擯以傳紹擯。若書之入。由紹而承而上以達於君。依次遞傳。不敢面質也。按夫子爲魯司寇。是時當爲承擯。故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所者、內之辭也。指已其事者言左右、上擯在左。紹擯在右。承擯乃當其閒。若爲上擯則無揖左之文。爲紹擯則無揖右之文。以此知爲承擯也。夫無事不揖。非傳辭又不釋揖左右。故當以邢說爲允。

國朝經師得失論　湘潭楊昭楷

六經之道。一實而已。漢之傳注。唐之義疏。皆本聖人之實事實理。詳而通之。中而詳之。累千萬言而不至有蹈空之弊。自宋儒侈談心性。依託六經。專以虛渺之詞。強爲傅會。於是家著一書。人課一解。而學者便其空疏。相煽成風。經義乃大荒矣。

國朝諸儒力起而振之。以實事求是爲本。大旨有二。曰辨駁。曰考訂。蓋辨駁者。所以別眞僞。明是非。關妄人之假託。闡先聖之微言。所謂明道者也。考訂者。所以稽同異。審得失。斥衆家之厖說。據古書之孤證。所謂守道者也。康雍以前。多主辨駁。乾嘉以後。率精考訂。辨駁之儒。如攻閻書。則有王氏夫之。胡氏渭。攻古文尙書。則有閻氏若璩。惠氏棟。統攻古今僞書。則有姚氏際恆。然此所辨駁。猶特譏造之書也。至於宋人著作。家法既殊。尤力正其失。如陳啓源之攻詩集傳。毛奇齡之攻四書註。以及書蔡傳。禮記陳註。春秋胡傳。並爲世所擯斥。雖或失之過激。然正其譌誤。多中肯綮。皆所以開除榛棘。而引之於康莊者也。致訂之學。其端有六。曰訓詁。曰音韻。曰輿地。曰名物。曰典制。曰校勘。訓詁音韻之學。其源出於說文。而致古音則俶於顧炎武。其後密之則廣爲二十一部。寬之則約爲四部。異說糾紛。不可究詰。惟段氏既分十七部。又分六類。似得寬密之中。而於說文注。務則引伸。假借別義。三者於訓詁尤究極精微。故段氏於小學。可謂大且精矣。後儒雖有匡謬訂補之書。不能奪其席也。至高郵王氏。本假借以通訓詁。解經最爲精確。雖方東樹無以毀之。信乎不易之論矣。若舉經室集中。釋門釋心諸篇。殊稱超妙。然郝懿行承傳其學。作爾雅疏。而雙聲通轉。失之太濫。非其流弊歟。舉經地理。自閻氏四書釋地。以及江氏春秋地理考實、蔣氏尙書地理今釋、朱氏詩地理徵類、皆有所徵據。而宋傳亦或不免焉。惟胡氏禹貢錐指。最稱通博。而丁陳正誤。立義尤精。蓋以數千年前之地。必求一處。所以釋之。固所甚難也。名物莫詳於詩。陳啓源、馬瑞辰、胡承珙、陳奐、皆有所致證。而程瑤田之於禮。精思所闢。妙體物情。固非人所能及已。他如考工制度。則自戴震阮元以下。箋釋者幾十餘家。固亦專門之業也。三代以來。典章制度。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已能鈔撮其要。而沈彤、胡匡衷、凌廷堪、胡培翬、皆以禮學名。惟金榜爲最著。三禮繁難。治者頗少。世亦最多古此名家。然聖王制作之精。知者蓋鮮矣。校勘之學。本自中興。唐宋以來。鋟木盛行。翻刻沿譌。流弊滋甚。故近世治經。以校讎爲第一義。何焯事此最早。而讀書記多爲人所譏。至乾隆中。講此學者乃大盛。盧文弨

最稱者。宿所校經皆極精審。而段玉裁於詩書周禮儀禮。著有成書。同時若孫志祖、王念孫、錢大昕、汪中、江藩、孫星衍諸人。皆邃精乎此。阮元於是作校勘記。集其大成。分校諸家。如臧庸、顧廣圻、尤爲卓絕。而校說文者。自孫星衍、嚴可均後。有王筠、苗夔諸家。皆能辨證二徐之失。蓋乾嘉諸儒最重校勘。故孫志祖校西郊爲四郊。而段顧至以此相詈累萬言。戴震亦曰得一字之安。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此可知考訂之學。全本乎校勘矣。是故辨駁考訂爲國朝諸儒質學兩大宗。而當其初。並無所謂家法。但以許鄭爲兩大師。故並以祀之詁經精舍。其後張惠言專治易虞氏。劉逢祿專治公羊何氏。凌廷堪專治儀禮鄭氏。陳奐專治詩毛氏。於是專家門戶之見乃復興矣。蓋今古文兩家之事。其盛於東漢。自鄭康成氏治易詩書三禮。盡通其藩籬。而惟好詆公羊春秋。乃一偏之見。而何氏亦詆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於是千古分途。終不可合矣。夫西漢經學之盛。惟齊魯兩家皆今文也。即鄭君箋詩。其易毛者。則本三家。是亦不廢今文也。道光以來。公羊之學既行。世遂有主張今文、而並疑羣經皆僞者。魏源乃至詆及鄭君。何其謬也。夫周禮者。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公羊春秋者。孔子治天下之道也。其法雖異。其理自同。學者亦觀其通焉可矣。或乃因此二經相反。至欲盡舉鄭君所已通者。而復使蔽塞之。不愈慎乎。昔人謂戴震集國朝經學之大成。今讀其遺書。良亦無所偏蔽。而其至交孔廣森著公羊通義。不專守何氏說。同時惠棟著周易述。兼采漢儒說。皆絕無門戶之見。然後知通人之學。固當如是矣。蓋六經者實事實理也。而經學者實學也。欲求實學者。亦務得其通而已矣。

國朝小學家平議

岳州府蘇輿

粵自貫三合一。發奧於宣尼。反正背私。述學於諸子。周公儞雅。爲釋義之宗。成國釋名。爲均書之始。祭酒之作。獨賅衆家。雅義既通。經恉彌鬯。（小學書約有三派。爾雅專釋義者也。釋名專釋音者也。說文則音義兼釋者也。近人所分似未明晰。）典午巨儒。如杜征南、郭景純輩。皆肓於小學假借之恉。故說經不免違閡。二百年來而小學成專門之業。或更上溯三代彝器。旁求漢魏字書。所以窮六書之淵微。啓古訓之祕奧。美矣備矣。夫文字有三代時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艸之糅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迻譌百出。多歧忘羊。綜其流弊。正復多端。或乃墨守師承。覈所不見。執說文所無。便云譌字。（如畢尙書以說文糾釋名之類。）本今文家說。變傳古訓。（段茂堂釋漢地志多此弊。）以丕子爲元之子義。遂疑訓有五歧。牘若考爲若巧之文。輒謂形多轉變。強經就我。得五忘十。其蔽一也。焉肌改易。捃摭新異。疑指爲矢。附耳爲聽。以屬綠爲剝假異文。以畔援爲跋扈轉音。嗤叶均之陋。則妄分部目。嚴舌齒之嚬。則轉迷穿曉。若斯之類。其蔽二也。堅執專家。強申經旨。古今異說。而必謂同源。許鄭分門。而妄評同異。旁午糾紛。參互牴牾。是其蔽三也。矯此三蔽。諸乃大純。聊舉數家。用明恉趣。大抵言音學者。以顧氏爲宗。堂奧未新。斐陰織部。而疑易舊部。識者譏之。江戴之剖判古音。汪孫之辨別通均。並根荄崑由。闡明是取。釋義訓者以金壇爲最。雖時有臆說。而大體精當。至於桂氏之義證。有似類書。朱氏之定聲。妄立名目。既嫌拉雜。復病糾紛。固無取焉。惟郝邵繼作。猶存古訓。無復新義。高郵父子。精研假借之學。復參證古書。偶發一誼。時得美

證。考驗諸家。殆觀止矣。若夫錢氏之穿穴周秦。而體例未立。阮氏之廣闡康成。而論箸猶少。則其精力有限。難以肯論。夫門徑雖明。則流弊正多。然而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量。在學者博觀而愼取之可也。

說文讀若釋例敍

湘潭劉肇隅

說文形聲義之書。形最初。聲次之。義又次之。故夫聲讀者。說文之綱領也。說文諧聲。多取本字偏旁。偏旁所窮。則借他字以諧之。無聲無讀。則或取本字所从得形之字之聲以諧之。或取他字从本字得形之字之聲以諧之。有聲無讀。則聲有數音。本字可以隨讀。不專讀所从聲之正音。其中有本字爲造字之始。之字他字。从本字得聲。本字無聲而讀若某字者。或形借。或義借。或古今字。所讀即本字之聲。如菻讀若尋。自讀若丨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而其讀與所从之聲異者。則本字不讀所从聲之正音。又不隨讀所从聲之變音。必讀所讀若字之音。如瓏瓏讀若蘭。珣聲讀若宣之聲。是也。有字从某聲而其讀輾同本字者。有字無聲而其讀同本字者。則或取經譜。或採方言。如蘼蠱聲讀若爲蠶之類。春秋傳是陷而走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其讀若之字即得本字所得之聲者。有所从聲之字與所讀若之字同得一聲者。有所从聲之字即从所讀若字得聲者。本字从聲字讀若字同是一聲。如璁恩聲讀若蔥。蔥亦恩聲。梍毘聲讀若枇。把毘枇皆比聲。娒每聲讀與母同。每即从母聲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其讀與所从聲之字異而皆非異者。聲爲古字。讀爲今字。鄦君以人不知所从聲之字。以今字明所从聲之古字。即以讀本字之正音。如私厶聲讀與私同。臤聲讀若賢之類是也。以上諸例。倘所易喩。惟得中有字从某聲而讀復从某者。則以所从聲之字有數音。本字必讀所从聲之正音。其所讀之字亦所从聲之正音。蓋本字可以隨讀。鄦君必無讀若本字。讀所从聲之某變音。所讀字非所从聲之正音。鄦君必讀若他字聲。讀同字則本字不从聲之變音。所讀字亦不从聲之變音。如眉有璨微二音。瑂眉聲讀若眉。則不讀璨讀微。傳有敷符二音。葙傳聲讀若傳。則不讀敷讀符之類是也。嚴氏可均說文校議。凡聲讀同字者。概疑讀若爲校者所加。夫一二字之同。謂加可耳。全書無慮數十字。校者何不憚煩也。（錢大昕、桂馥、段玉裁、王筠）諸家。于聲讀字同者。或從刪。或擅改。皆不明鄦書之恉。無怪說之不憚也。王氏說讀同字例類。同字者三十九條。小注中三條。今統改大小徐金壇同異。又得五條。出王氏例中胏字一條。下。（說詳）都凡四十六條。釋說文聲讀同字例一篇。每字每聲之下。必詳正音變音。明本字从聲正音。辭以繹字有詁諧者。以攷周秦兩漢古音。二徐反切。玉篇廣韻以下諸韻書。概所不取。爲不合於古耳。有从此聲復讀此。亦有從此聲讀他字者。錄異者于同字下。以明鄦君他字不讀聲正音。本字必讀聲正音也。王氏釋例。於同字例姑古聲讀若古下。謂古聲之古不从古正音讀若古之古。從古正音。夫讀若古从古正音。是也。說文有从某聲而本字不讀聲正音。斷無从某聲而其聲之字轉非正音者。即如古字凡从古聲無讀者。讀不必專从古正音。老部耇古聲讀若耿介之耿。即非古之正音。然不能謂古聲之古即耿音。讀若

第九冊

占爲占正音占聲之占爲正音無疑。王說誤矣。王氏聲讀同字例中。錄非部赫亦聲讀若桐。以倒亦重文。疑讀若倒。後人增不知亦古字。倒今字。漢前作亦。漢時作倒。鄭君以倒明亦音。卽以倒讀赫聲。此以今字明古字之例。周禮夏官司勳注。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勳。故許助古字。勳今字。助讀爲勳。鄭以今字明古字。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故書古燋字。爟今字。燋當爲爟。杜以今字明古字。足見漢人此例甚多也。王以赫字爲疑。則凡古今字。若私ム聲讀與私同。堅臤聲讀若賢。皆以爲增入。而聲讀字之顯同者。更不必論矣。今於全書得聲讀古今字六條。釋說文聲讀古今字例一篇。王以赫入同字例。今凡古今字別出者。以雖古今字而字實不同。不欲淆正例也。聲讀古今字則古今聲同。亦有聲讀非古今字而同聲者。所从聲之字與所讀若之字同得。一聲同矣。所讀若字之聲。卽同本字所得之聲。聲讀亦同。所讀若字爲所从聲字所得之聲。聲讀更無不同。全書聲讀同聲者。一百六十四條。釋說文聲讀同聲例一篇。聲讀同聲。所讀爲聲正音。聲讀同字。所讀無不爲聲正音矣。段氏說文解字注。橐下改爲橐之譌。作爲橐之譌。以讀同本字。古無此例。不知以經籍方言證讀。漢儒通例。周禮夏官橐人。鄭司農云。橐讀如橐橐之橐。射人豻侯。後鄭注讀爲宜豻宜獄之豻。服不氏以旌居乏。杜子春曰。乏讀爲匱乏之乏。弁師會五采。後鄭注會讀如大會之會。推之鄭氏注易箋詩。高誘注呂覽淮南。均無不然。何許書不可用耶。全書讀同本字凡十九條。釋說文讀同本字例一篇。其字从某聲而讀不从聲。从本字讀爲所从聲之變音。而實本字之正音。知本字之可同。益知聲讀字之可以同矣。有聲讀字同者。卽有聲讀字異者。必知聲異。本字爲聲之變音。始知聲讀字同。本字爲聲之正音。王氏釋例。有讀若直指、讀若本義、讀同讀若引經、讀若引諺諸例。而不詳聲讀之異字。殊爲闕略。全書凡聲讀異字者。四百三十四條。釋說文聲讀異字例一篇。異字旣明。同字亦顯。聲讀異字。其所讀从聲變。有讀無聲。則或形借。或義借。或古今字。其讀仍與本字同。王氏不復條出。則許書全例。後人烏从明也。全書有讀無聲者。一百五十六條。釋說文有讀無聲例一篇。統大小徐同異。其得讀若例八百二十四條。都爲六卷。每卷中部次先後。一依本書。其有聲無讀者。全書居半。且與聲讀同字無涉。不之釋也。本釋聲讀同字。故以聲讀同字例首。古今字異而疑於同聲。讀古今字例次之。同字者其字同。同聲者聲同而字亦同。聲讀同聲例次之。聲讀同字。讀同本字。同一同也。讀同本字例次之。有同卽有異。無異無以見同。聲讀異字例次之。有讀無聲亦讀若例也。有讀無聲例終焉。聲讀同字。逐條詳釋。聲讀古今字以下。或校二徐之異。或錄諸家之說。如有不同。別下己意。其字所从聲異而所讀同字。或有聲或無聲而所讀同。則亦因類比入。前後互見。注詳於前。不復重衍。說文自北宋而下。貿易滋繁。惟平津館、藤花榭、兩刻北宋大徐眞本。雖互有出入。然校他本爲善。今大徐據二本釐馬本汪本。皆不如祁刻本之精。小徐本據祁刻本。乾嘉而後。小學日精。蠡測管窺。知無當于理。薰之皆云爾。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爲難易

桂陽州何嶽立

治經之要。考訂引伸。兼資根柢。而難易懸絕。蓋依傍傳注。尋繹經旨。紬繹緼奧。確守師法。門徑旣得。旨趣

可尋。雖經義宏遠。古注簡質。說者識有淺深。量分廣狹。而紬爲探索。各抒心得。稍學類能穎悟克辨。此所以易於考訂也。至於抉經心。正俗說。網括天人。宏核道藝。克闡聖作。無負明詆。詎關天授。非由人力。歷漢及宋。伸古逸今。悉有偏得。孰爲宏通。是則引伸之難。因無殊於考訂矣。若夫辨是非。別異同。審正訛。核得失。窮古今之異聞。究假借之微旨。則必精識六書。博稽古韻。通方俗之異言。辨俗儒之僞解。先求之說文以辨其形聲。次索之爾雅以窮其義類。上通古籀。中考家法。下精讎校。斯考訂可得而言。蓋字兼數音。必審音而後義可訂。音兼數義。必辨義而後字可知。孰初本。孰假本。孰後人更正之本。宜熟審其源流。爲古文爲或文。爲篆隸遞變之文。貴周知其源委。或異用。或孤行。或通借之例。條貫宜精。有漏辭。有增益。有傳寫之訛。辭旨宜悉依文立解。去經轉甚。因字生訓。從俗滋疑。臆列遺文。旣踳駁之爲累。掎摭或說。實啓殽亂而難分。亂緜紛紜。聚訟彌晦。古文擴摭奇字。徒多亥豕魚魯鑒別之識。別風淮雨。尤歧枝拗之心。故必廣爲搜羅。先識孳乳。聲義兼核。源流悉辨。鵲舛闕佚。有所折衷。傳寫譌誤。無乖求是也。蓋考訂之難。網羅未當則學窮。魚目易混則識窮。作鈐鍵於六經。宜綜百代。導津梁於後學。必侍淹通。非達神旨。豈輕別哉。然自微言既絕。墟簡無多。歷代經師。不達修辭之要。後來學者。孰啓疏庸之盲。蓋考訂與引申兼難。又不得遽分優劣矣。

沅湘通藝錄卷二 史

擬定翁古史鈎沈論

長沙楊毓麟

際古以來。吾知之矣。大道沈冥。煦嫗萬彙。蠢然棲莽。麀豕之中。人種稀焉。蒸蒸沌沌。與蝡蠉肖翹俱生。積知相軋。角力而鬬。橫目啙啙。智故萌生。將有綜羣生之材力。以宰制天下之是非。權量物力之興廢。其事主於魁傑之器。飲食男女之欲。繁然恃以爲耳目。蓋鼻古無君主之名。與嘗威福。能者樂推。而更嬗據位。不過數祀。君民道近。歷時而易。事其能覩於行事得失。揭衆趨。脇民聽。與國是者。皆任爲民主。其物。史事也。其志。史志也。其義。史權也。是故史者謀之。君者由之。史者議之。君者司之。史者書者。君者諾之。史之爲義大矣。乃在結繩之始。是故書契有作。史識尤博。浩流五三。名從其朔。授厥所亢。史卽帝王之職。是以三皇卒歲。邈焉難闚。嘉厥位非一姓。循其職以靜民族。而無易代之事。黃帝阪泉之戰。無弋位之謗。雖然。私天下之端。自五帝始。於是君與史分位而殊尊。天下爲首出之神器。則史職賤。史職賤則記注有成法。而聖智有紼數。聖智有紼數。浸淫滎抑天下之聰明出於一途。而皆史之技。隸於官司。乃有私家記述。遙系其末冑。而史事有廢興。嗚呼世且以齊壞臣主之公義。專宗尊主卑臣之條。排砦天下。爲竊政罪。而不知史職之異。史統之絕。浸尋沿於中古而不察也。昔者老聃爲柱下史。瞯然欲絕聖棄智。剖斗折衡。說聖人死大盜止。彼其旁覗於上古之根極。究覩大道之本矣。矜儒者拘。相與譬之。則曰語以私天下之端。經史

氏之統。自五帝始。其誰信之。

史之爲物。廣矣備矣。必將明於天地之紀。人事之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以斟酌萬變。坤輔大化。然而史統之弊。剏自五帝。後雖言之。今夫黃帝以還。則有龍紀烏紀。雲紀水紀之劇。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於近。是以上世之事。則詳於天。而乾坤六子之氣。帝者奉爲綱紀。及德既衰。切比於人事。備但卜筮。衍設神道設教之理。不可深傳而強說。此史事之異者也。川谷牝牡。廣輪經緯之數。肩髀腹背之勢。亥步隸算。不迷巧曆。中世荊揚梁燕。翟讓而守。乘爲能裴秀倚之數。昆侖丘戶。導由所名。鑄鼎所寫。荒渺闊絕。不可闚管。形方職方之圖籍。寰中九千里。過此則不瞭。此史事之異者二也。迎日推策。察時敘合。不死名義相。祖術必有師承。末世日疇失官。測圭設槷。單文孤義。紀星說圖。璣衡齊政。測驗祖始。官禮缺焉。而陰陽禨祥小數。後起而推宗。放散奇哉。此史事之異者三也。鳥獸草木。工虞命官。士訓誦訓。稽途衡虞。官聯治事。春秋蛾螽蝝蝗。災寶無萎。不典守。豎捃。內外傳所載。執簡經典。無聞聲察。此史事之異者四也。雖然此末爲大罪。徵其統緒絕續之會。又有四焉。洪水未發。地軸渾一。釜山合符。蠢黃紘。傳者忘其大同。彼此昧於禮義。自外爲一洲部。使中士聖哲之窟宅。威德不旁燀。士大夫承習陰識。齦齦乏遠見。則度地之統絕者一。亞當生人。種族用分。典籍故府。惟周邦降。推原黃帝得姓十四。從埃時君。示有代德。使三五世本。暗昧。夫金匱石室。粗可點指。帝系帝姓。儒者難言。使千百年乃有天皇天神之下。治怪蛇神龍之誕。戕亂民視聽。寶荒略式。啓抑其奠系。諛宗法。厤存而戎狄亦曰糾紛。伊洛河濟之間。種落腥羶。令王會。沿革難稽。腐集戰駭。擾我以相。乃有竊駐甌脫。吞并要藩。部屬無徵。戎心遂逞。此系本之統絕者一。書革左行。佚盧用刱。象形指事。推顏觚志。自洲帶劃分。忘其剏始。讀書旁行。記於子家。儒者不詳何說。好學之士。無所承授。學在四夷。譯鞮難。沿淺得陋。以繆相傳。此考文之統絕者一。宗祝品節。史有官守。緜祠禴淫。昊舞胡神。民志有擾。莫其誰何。原其禍始。職史之差。此事神之統絕者一。貢式節用。史司會計。門關之稅。編戶宏大。齊權讓銳。將毋是眺。聯事不舉。誰職附庸。此均財之統絕者一。稽矩以矩。聯人名家。乃飛車指南。不詔民以利用。使巧匠掉說以售巧。鄙生拘方而妬異。冬官事典卒失。國閉工藝之奇。遂淪奇肱。此考工之統絕者一。雖然。講貴賤而論功。均疑均縣。重心公理。傭分於兼。原實是紀。化徵在易。鑑景到植。墨經簡存。尚存微學。地角不掩。是測天圜。以爲經紀。給地之原。大荒東南。曰有神州。黃河千里。案古圖書。黃藉茹葉。手施八尺。埴壤物生。亦可識別。兩木相摩。火生於虛。汜極正負。略識概與。是故撫其遺聞。瑣記可備一官之掌故。求事物之原始。存諸子家。本於諸史之掌。然官家之局異。文法之繁勝。百王之末。方且操其贄責。操切一概之政令。引繩當世。賢達之士。碌碌從事於紀錄要刪之職。抑首噤齒。安敢論皇古。

然則謂私天下之端。即絕史氏之統。其誰信之。

客問文學曰。言史何必皇古。觀射父展禽倚相之徒。大業無徵。司馬子長所纂錄。班孟堅所紹述。原原本本。下流派糾紛矣。亦有善酌古史之裁者乎。曰。否否。古之爲史。道器明而職守次之。職守明而記注次之。記注明而比輯次之。比輯明而考訂次之。天子建官先六太。太史爲太宰之亞。漢制太史公居天官不治

民。天官冢宰。掌八枋六典九式九貢之職。黜陟天下而史稱之。然而不治民。則本坐而論道之文。而失其職也。韓宣觀書太史。仲尼藏書周室。則掌故之府。外史所達。轉史所錄。將以服習國聞。參贊大教。亦其一闡道焉者。史佚以後無聞焉。器焉者。則有智效一官。無曆王事。於是比輯記注考訂。則有山川州郡之圖經。紀事之傳記。政書之編。外史之別錄。末流至於瑣嗫緊雜。不足整理。我思古人。形而下乎。形而上乎。史統既絕。史事之廢興。塵垢聲聞。末易搔剔。故曰執簡奉諱。史之末節也。左邱明之徒。往以怪夢神鬼禍福迂誕之辭。瑰偉陸麗。使學者俎豆尸祝之。諸子百家。往往而不返。史統終絕乎。吾爲生斯世者悲也。

擬仿朱氏經義攷例纂史籍攷試舉其例　　衡州府　楊槪

書史總目。自存於各朝藝文志。及諸家目錄外。本無專目。自秀水朱竹垞作經義考。而鎮洋畢氏作史籍考。長沙余氏作史晉綱目。皆云仿其例。究未見也。恭讀四庫全書總目。內分正史、通鑑綱目、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載記、時令、職官、地理、政書、史鈔、史評、史目。大哉王言。何敢妄參末議。然其詳於考證。而史籍之存亡。究有未備。似不若朱書之例。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得。而稽案朱氏經義考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而於御注敕撰。羣經、逸經、毖緯、擬經外。又有師承、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家學、自述十種。而宣講、立學、家學、自述。有錄無書。每書前列著述人姓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列存佚未見闕。次列原書序跋。諸家論說。及著述家之爵里。其考正者則附於末。儒生得此。可以無恨。但詳於經而史學罔撰。又何以測學海之涯涘。今擬仿其例。如御批通鑑輯覽。欽定平金川方略。及敕撰史學各書。皆列於前。以仿其御注敕撰之例。二十四史以次遞降。以仿其本經之例。通鑑綱目、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載記、時令、職官、地理、政書、史鈔、史評、史目總爲羣史。以仿其羣經之例。帝王世紀。楚漢春秋。古史考。皆古史之逸者。至我朝皆有輯本。其他如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有不可勝記者。皆著於錄。以仿其逸經之例。郎官石柱題名記。元祐黨籍碑。皆有關於史書。考證。以及武梁祠畫像。六朝以來墓誌。凡諸金石。著爲專書。有與史相發明者。莫不紀之。以仿其刊石之例。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諱闕）化中始有官刻本。而後景德。景祐。宣和俱有善本。自南宋以逮國朝。皆考其源流。以仿其鏤板之例。歷朝儒者。勤言駁古。而力有未能。於是作而擬者亦復不少。若杭世駿大金國史。魏源元史類編。皆書未成。而其序若例已見其集中。而猶待後人之補述。其他書已發凡而不成者。今擬撮其緒起數語。存於簡編。苟有可採。不以其少而見棄。以仿其著錄之例。漢書地理志。古今人表。唐書氏族表。凡於全史之內。專說一表一志者。如全祖望之稽疑。梁玉繩之考。沈炳震之正譌。雖宜與說全史者通敘。先後。俾條貫易明。然編爲通說。亦無不可。則凡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皆可纂之。以仿其通說之例。除宣講、立學、家學、自述。無意可仿。而毖緯、書壁、師承三者。又何仿之。有然其說自不妨變通。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告。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故其著史記。或擬歲星之一周。或擬剛柔十日。是不通緯學者。不足與言史學。而班固不知五行一志。遂見誚於劉知幾。其後作者更不足道。惟明史天文志。盡用西法。遂爲前代天文志之冠。天文雖與五行有別。未有不明天文者而

可以五行緯。書固專講五行者。及稽班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試思漢五星雜客行事占驗諸書。幾何皆不關繫史事。今必依班書。豈班書以史書係春秋。而可以春秋而廢史籍乎。今不難以開元占經二申野錄。專詳史書五行者。列爲五行。以師讖緯之例。而纂其名。專言天文者。不在其例。其讖緯之例可仿者一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古來有史官。自司馬遷以父子掌史官。而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相率而爲史記學。至於班氏一門同著漢書。曹昭一女子耳。亦能助成全史。則其有師承可知。其師承之例可仿者二也。太史公百三十篇。在東漢時已有錄無書。不知何以復出。而春秋二十三家存者四。古史之厄。亦甚矣哉。況復從人所補。其僞莫辨。若稽漢晉班固。則天文志并八表未成。齊志以沒。三國志之陳壽。以索米謗於晉書。後漢書之范氏。而補志尙頗司馬。其與孔壁出書。其與縣竹俱鴟者。不啻幾希。其書疑之例可仿者三也。若夫擬經之例。於史籍似遠而甚近。何也。古非史官。不當爲人作傳。反不如擬經之無關於國法。及如國初莊廷鑨一案。叢禍幾數百人。而禁書總目。多係野史。史何得率意擬哉。是則擬經之例。尤有不可不仿者。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亦步亦趨。莫或敢違。但數十年通商以來。繙譯西史。不下百餘。籍之古目。皆入地志。然書多爲華人所譯述。其體例有與古史相合者。西國通鑑名佳而譯劣。不必列目。萬國史記。四裔編年表。俄史輯譯錄書。可入編年。與雜史德國合盟紀事本末等書。可入紀事本末。普法戰紀等書。可入載記。華盛頓傳等書。可入傳記。東方交涉記等書。可入奏議。德國議院章程等書。可入職官。柬埔寨以北探路記等書。可入地理。萬國公法等書。可入政書。譯書事略等書。可入史目。而有譯有未譯者。區區存佚闕未見五四例。何足該之。則請增未譯一門。而後中西史籍考大全。豈非幸哉。

廣萬氏史表略例

長沙府　郭立山

萬氏季野。撰歷代史表五十三卷。其排比纂輯。頗稱賅備。而於後漢有雲臺功臣表、及析將相九卿爲二。錢氏大昕以非史例譏之。又謂將相大臣中濫取。視宋熊氏所補爲下。未爲平允。萬氏表例容有未審。如錢氏所譏者。然知史以表爲重。而所補出熊氏上。亦前疏後密。猶錢氏所補密於萬氏耳。謂出熊氏下非也。今廣萬氏例。補其未備。不必萬氏例所及。萬氏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並自創作。亦萬氏志也。

兩漢儒林傳敍述源流。各有師法。然漢人重經學。將相大臣通知經義者。多見本傳。不必儒生博士也。東京古今文並立學官。諸儒或通五經。或九經十一經。源遠而流益分矣。隋經籍志。經典敍錄。猶可考見南北學術所自。國朝經師。搜討漢學淵源悉。今用近人所爲通經表傳經表式。證以經師討論。補漢書儒林表。後漢書儒林表。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明史併之。陸清獻公云。出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尊。歸道學於儒林之中。所以責儒之實也。然明人講學之盛不減濂洛關閩。又師各殊旨。不可泥而一也。本史僅及名業之顯。流風所被。所關於學術甚鉅。大小純疵。不相掩也。黃氏全氏所修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二書。絲索繩貫。具微詳核。今取其義。爲宋史儒林表、明史儒林表。

自宋以後。中外之勢成。徵辭執禮。夷狄當敵中國。非漢唐以前之局勢也。宋始通好契丹。富鄭公尙已。至若持危守道如孔道父。文學服遠如劉邠、洪皓、朱弁。並著

未采。可謂不辱也已。宋始以一介而折強虜。而開釁取侮。亦終以此。安危所繫。顧不重哉。宋後行人遂成定局。補宋史行人表。

自唐立市舶司。宋設三司市舶司。招來遠人。明隆慶初。葡萄牙人於澳門立埠頭。是爲歐洲諸國。通市粵東之始。自是西班牙、荷蘭、繼之。佛郎機、英吉利、又繼之。由是商務殷繁。遂爲中國一大政。而中外之防。一裂而貽。禍無窮。至是而發閉關之議。不亦迂乎。故曰利之爲害也。此亦古今之一變矣。而發端於明。補明史通商表。

明承宋制。以經義取士。一代人才。悉出其中。雖時偕迂疏寡用。然於聖學不爲無補。王船山氏之言經義曰。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其不然哉。唐宋登科有記久矣。人才之進退。治亂之所關也。明世選舉。悉由學校。補明史貢舉表。

廣萬氏史表略例

湘鄉　陳進亨

歷代史表五十三卷。萬氏斯同所編撰也。（謹遵欽定四庫書目例。作者概稱其名。）其書經班緯范。錯魏綜沈。統承令史。學貫稗官。宗前漢之體。系別侯王。式新唐之章。目排方鎮。大成數國。將相綦詳。典午一朝。耆勳具列。宜其璀璨銀編。輝煌瑁軸。正穢書於魏蛺蝶。綜祕牒於韓麒麟。非若熊方補編。附專書以辟世。鄭樵通志。納大政於紀年也。然而金戈鐵甲。非若佳書。白馬黃龍。鳳傳威擧。宋魏陳附。距罕奇績。唐漢閩蜀。豈彰名卿。而乃馬迹蛛絲。莫殫追索。殘螢賸燼。坐使湮沉。此闕略之一端。待匡訂於後哲者也。試廣其例。厥有三焉。慨自銅馬稱聖。發苗新朝。玉羊失符。類更權壤。後人爰入盧虎。（郡國志無後人。晉書志無盧國。據寰宇記稱宋五陵即漢盧國。又稱晉後人民入縣北五陵山。是後漢盧郡後人入盧虎也。諸攷史家無首）之。及阜城亦隸渤海。（詳錢氏攷異。）陳留大郡。古號蟲牢。陸渾名區。凡稱舊國。征羌本來歙之邑。扶樂始劉隆之封。至於金行寖衰。土德鍾運。居巢狄道。兩劃置壘。鍾離浚遒。空地離主。割新城著上庸。散出魏明之紀。分餘杭。立永安。旁見宋氏之志。濟至晉而復通。（濟水至晉復通。郭注山海經可證。閻氏若璩引唐殷敬順列子釋文爲晉殿誤以駁之非也。）汾與明而始改。（詳河津縣志。）乜

若僑南爲北。變移於新州。郡徙寄空名。山川祇傳戰非。唐修晉志。脫北海全區。崔著趙錄。遺西揚刺史。輿圖莫究。經緯易淆。則漢魏晉胡之疆域。宜兼表焉。若乃青牛白馬。定氏誰名。拔地拓天。受姓斯誕。魏朝諸部。支派已紛。元代各宗。譜系彌紊。賀賴爲賀。伊婁改伊。劉或出於獨孤。梁實始諸拔列。庫狄木匹磾之耳孫。晉乃亦周搖之苗胤。長孫錫蠻律傳其伯子。宋兒衍派。都姑翫其次郎。阿剌作族。淑牛柳下。脫歡小宗。是產菊者。辯證之原曰脩。羅納散散之禰乃潔實。溜以及唆海嶶木之兒。紐璘珊竹之裔。鱗棧無稽。案攷靡從。則魏之官氏。元之譜記。亦宜表焉。藝文薪百代之儒。經籍網萬家之學。周髀隊業。外荒爰勵。實地圓。罘罳失徒。中士莫通其經說。（墨子經及經說上下四篇。其中有西法所從出者。）蔚宗一編。實魁厥罪。子顯諸作。亦蹈厥愆。所以息鱉

詩禮。虞號威潭。楚條春秋。劉簡類杪。崔瑗訓纂草。事係稱於衛恆。李虔釋俗文。句或淆於服虔。蜀才注易。疑范賢爲二人。仲瑛解詩。混揚文爲一帙。郭璞箋夏正。附神仙而始彰。〔郭氏夏小正注。見葛洪神仙傳。〕韋逞世周官。傳列女而世顯。土地墓記。京相誤爲楊里。〔見元和姓纂。〕音義編書。臣瓚疑爲傅瓚。下及常璩漢紀。車頻秦錄。前涼符命之傳。南燕起居之注。亡者萬千。存無十一。溯源靡自。稽古無徵。則東漢三國兩晉南北之經典。尤宜表焉。假令本茲三例。勒成一書。將見陰陽易處。識以河山。齊說離名。辨其術陰。審岡而地脈借水以潛通。步算而天度因揖以起數。而且元陳辨宗。莫競其博。無忌系本。翻遜其精。爭奇於荀勖中經。瞭瑰於王儉今志。方與畢洪兩注之學。永煥鉛黃。章厲補逸之功。並光毫素已。

班書藝文志宋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訾議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衡州府胡傳棣

治史之難。莫難於校讎。作史者不能條例盡善。而俱後人之口。讀史者亦不能討論悉當。而服古人之心。漢晉以來。箸述迭出。斷斷以訟短長。而於古今學術離合異同之故。均未之深究。班固承劉略之後。作藝文志以備簡籍。洵後世目錄家之鼻祖。自時厥後。藝文箸錄。係晉甲乙。迄宋而有鄭漁仲校讎略。迄於有明而有焦弱侯經籍志中糾漢志十三條。綜稽其說。雖頗與班氏相難。而皆不爲無見。近人會稽章學誠非之。然鄭焦之議班氏也。同一攻擊。章氏之駁鄭焦也。不免稍有屈伸。其駁鄭曰。鄭樵校讎諸論。於漢志尤疏。蓋不取班氏之學故也。則以門戶之見爲解。其駁焦曰。焦未悉學術源流。可謂籍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讎家議箸作也。則直目之記問之學。一屈一伸。其中有微意焉。治史之法。貴質疑平議。不貴羼是非篩也。不平議是說給也。鄭焦之議班氏。與章氏之駁鄭焦。三家蓋互有得失。謹條如左。

鄭譏藝文志各條。尤以不收蕭何律令、張蒼章程。爲太疏漏。章氏駁之曰。班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綴。其餘劉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又引太史公書附春秋、封禪羣祀附禮之例。謂律令可附法家。而章程於志中皆無別立政治類例。案律令章程。本大漢興工之治譜。自宜收入志中。若以未見西京全書爲詞。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班方據爲藝文之要删。安得謂不見其書邪。且以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入儒家之例推之。則章程亦故事之書。獨不可列之諸子儒家末乎。此鄭得而章失也。

鄭以班列儒家。混揚雄所敍三十八篇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又謂太元歸易。法言歸子。則樂箴當入雜家。章氏駁之曰。樵未識樂箴爲何物而強爲歸類。班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樂與箴本二書也。案樂四箴二。合之太元十九法言十三。適符揚子三十八篇之目。如以樂箴爲一書。則直云樂箴二。無四字。與篇數不合。此鄭失而章得也。

鄭又以司馬法入禮經。太公兵法入道家爲非。章氏駁之曰。司馬法本周夏官。職掌如考工。爲司空附於冬官。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引兵權謀下注省之例。以見班删省重復。非故出兵

而入道。案鄭去司馬法軍禮二字。以證入禮之非。而又增太公兵法二字。以證入道之非。任意增減。勉強求合。失其義矣。但班以司馬法入於禮。不見於兵。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太公見於道而於兵注省。猶未斷也。當用注出入之例。此章得而鄭猶未全失也。

鄭又譏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箸記、爲春秋類。章駁之曰。此爲國別之書。國語亦屬國別。同隸春秋。樵不議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案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官皆有春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春秋。春秋者爲史記之名。著記即後世起居注。奏事國家故事。如春秋記事一例。若世本則當入族譜。不應仍入春秋。此鄭章之所以各有得失也。

右上四條。鄭首於律令章程不入志中。言之最詳。以見鄭無失而章無得。其餘譏揚雄三十八篇以下。兩家得失參半。可以案稽。

焦以志中周書入尚書爲非。改入雜史。章氏駁之曰。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書即尚書也。焦實不知古人類例。案周書即尚書。自是古說。若以焦爲不知類例。失之過矣。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是史而經也。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本紀爲經。而志表傳敍。亦如左氏傳例。互相發明耳。

焦以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遷於管子。章氏駁之曰。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此類甚多。今以見管子而不別入。則小爾雅已見孔叢子。何以改歸小學乎。案此於史爲別裁之例。章所云此類甚多。如三朝記禮經所部。裁入論語。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裁入戴記。此其例也。

焦以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入於制詔。章氏駁之曰。制詔與表章。當歸故事而附入於尚書。歸入集部。則全非也。案此與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之三。焦以尚書中議奏四十二篇改入集部。同爲失之。若司馬法戰國策諸書。見於上論鄭得失。故不贅。

焦以出管子道家入於法家。又出尉繚子雜家入於兵家。章氏不言管子。謂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二十九。疑本非一書也。案此爲史互著之例。管子列於法家。原本有志。尉繚本非一書。如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荀卿陸賈。而儒家復有荀卿陸賈之書。古人申明流別。不避重複。此焦章之皆有得無失也。

焦以山海經不宜入形法家。列於地理。章氏駁之曰。志無地理專門。故無所附耳。蕭何收秦圖籍。〔班地理志。自秦郡起。下或云舊作某地某名。即秦圖籍文也。〕至新莽時地名累易。故缺而不載歟。案此爲著錄殘逸之例。唐經籍志集部。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漏。必其本志有不全者矣。

焦以陰陽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自總入五行。章氏駁之曰。五行本書。陰陽策龜本易。傷卜筮家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未析。而況概以五行。豈當也哉。案書不僅有五行。易亦不僅言陰陽策龜。且陰陽形法五種。書易淆而亦相肴。如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書易淆。非分敍無以免後

學之抵牾。背相背。非綜覈無以究古人之源委。明乎此。而章未爲得。鄭亦未爲失也。

右上六條。章所得也。而焦則有未失也。嗟夫。七略云亡。其義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而已。自班併省部次。而後人不知家法。乃徒以著錄爲甲乙部次之簿。樵踵劉略而排於自用。效仲鄭義而舛訛雜出。雖纖悉者紕繆自任。而昔於識短。終不能斟酌以美善。則甚矣讎校之難也。

班書藝文志宋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譏議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衡州府　蕭鯉祥

校讎之學。貴於心得。未可襲[illegible]而昨[illegible]否也。班氏藝文志。自漢以來。遞相祖述。無敢非難。鄭漁仲生千載之後。獨肆觝排。其通志校讎略諸論。攻擊班志。不遺餘力。焦弱侯起而和之。其國史經籍志糾謬一篇。專駁正諸史藝文志。及諸家目錄分門之誤。糾班志凡十三條。章實齋先生又披班氏之書。以求向歆父子之義例。作校讎通義。凡兩家所駁正者。又從而駁正之。蓋不襲于古人之名而務爲唯諾者也。夫目錄之作。以劉略爲初祖。劉略既不可見。而籍以稍留一二者。班氏之書而已。自班而後。諸家目錄。惟王氏七志阮氏七錄爲有名。然其書不可得見。其例則條其篇卷甲乙紀數而已。漁仲生宋之際。獨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其致不滿於班氏者。彼其中固有特達之識。乃能起而與之爲難。蓋其時承學之士。以義理相高。鮮能留心攷證之學。漁仲特其該洽淩轢一時。間有不暇詳檢。且非專門攷校。遂不能一一精密。然其精密者。雖班氏復作。無以解也。蓋漢志節目疏闊。勉強依附。山海經與相人書同列形法。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此分門未備之故。不待鄭漁仲而始知也。弱侯於班志初未發明。惟慕和漁仲而已。漁仲以世本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戰國策入縱橫家。漁仲以司馬法入禮家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入兵家。漁仲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入兵家。依其所駁正。則勝漁仲者已得其半。是亦何煩攻擊哉。章氏心知其說之非。而所匡正者亦未盡精當。如弱侯欲移儒家之晏子。改入墨家。章氏取之。謂其用柳子厚之說。然崇文總目謂此文專主諫諍。乃魏鄭公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故四庫提要移於傳記類。斯爲當矣。弱侯欲移儒家之高祖孝文二傳改入制詔。章氏譏其歸集部爲非。不知制詔當歸史部。弱侯欲移形法家之山海經改入地理。章氏謂地理形法相爲經緯。而不知山海經當歸小說家。此又章氏義例之未精者。然其涉獵者博。專門名家。非洞究諸家之流別。深叅四部之得失。固不能與於此云。

問國朝史學家以何人爲最精

龍陽　李致楨

國朝以史學稱者。動推錢趙。夫稱錢者。以竹汀著有廿二史攷異。補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通鑑注辯正、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等書。攷覈精確。補輯詳善。若亭林則僅明史曆志、及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其他散見日知錄者。典章制度諸大端而已。假難一例論也。蓋著史之例。不極厥體。往古來今。貫文遞變。史通六家之說辨矣。近代史學家著述林立。因於錢趙而外。復援史通六家之例。廣而論之。曰纂述家。秋帆尚書嘗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王薛。而見書不多。且有詳南略北之病。乃

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九卷。別爲攷異附焉。其攷證正史。博稽羣書。不在諸家下也。至其究流別則有史籍攷之作。校地理則有山海經晉書地志注、關中勝蹟圖記、西安省志之作。論者謂勝諸家所續。唐有嘗歎其時爲刪補考訂者。爲邵二雲著有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遠過正史。秋帆歎爲今之原道賈父。所謂沆瀣一氣者耶。至萬氏季野。謂史者專家之學。前史之不善。分操割裂之過也。因辭史職。就館總裁。所成明史稿五百卷。又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攷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唐中宗遺事一卷。貫穿體例。指陳得失。爲劉知幾鄭樵之所不能及。則與黃梨洲之明史案。馬宛斯之左傳事緯之繹史。皆能博引古籍。疏通辯正。於史例六家之外。卓然特擬。所謂纂述家之最精者也。曰攷據家。沈東甫嘗合鈔新舊唐書。折衷二氏之異同而審定之。尤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邦罷承襲、譜節目。全謝山謂可援王氏藝文志之例。孤行於世。何義門亦嘗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糾正辯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無誤不訂。時稱其於溫公通鑑。略能背誦。他若張嘯菴之二十二史史案。王白田之讀史記疑。惠定宇之後漢書補注。孫淵如之史記天官書攷正。方望溪之史記注補正。皆以攷核爲事。雖間有詳略之不同。要不若王西莊之十七史商榷。勘校本文。補正訛脫。於輿地職官尤詳。能剖異同。證舛誤。則攷據家之最精者也。曰議論家。如章仲實所著二十一史童觀集。閱史偶識。魏叔子稱其發微闡幽。有功後學。韓夢周亦著讀史衡說。史記論文。史記箚記。他或如王阮亭謂二十一史完駮不舛。思正史體。著爲論說。擬上書不果。或如趙然乙論史有特識。爲世所稱。惜書

皆未成帙。故惟王船山之讀通鑑論之宋論。爲能推本得失。酌劑盈虛。則議論家之最精者也。曰表志家。如汪季超補史表不可誦讀。因排比舊文。鉤稽疑義。爲續史記十表。使學者便於記誦。洪稚存東晉三國十六國疆域志。皆足補前史之缺漏。爲後學之津梁。則以表志之精疏而論。稚存之學。可視竹汀。而季超猶假嘗別論也。曰小說家。則僅毛氏西河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所紀無大政。惟略取軼事以備採擇。又不可以精疏論也。至如文章家者。朱竹垞世稱精於史例者也。然僅五代史注一編。爲其史學之專書。而其論例之精審。序述之綜博。均於其曝書亭文集中見之。河間紀氏亦於四庫提要史部外。無他著述。而識力則時露於稗官小說之內。非精熟而能若是乎。則又文章家之最精者也。以上六家。皆本其書以定精否。因於錢趙二家外。縱論及之。以誌所景仰。非敢附於妄議列也。

宋儒言讀史易令人心粗說上

邵陽　粟金鑑

史之爲書。國之治亂。人之賢否。無不備載。所以垂法戒於將來。而使萬世之人。得以知所去取也。則人苟讀史。必有鑑而無弊矣。而宋儒言易令人心粗何也。蓋宋世諸儒。講求心性。明道謂下學上達。在收放心。陸子欲學者先發明本心。朱子雖道問學功多。而理會著實工夫。則與陸子無殊。故明道嘗目讀以博識爲病。朱子作大學序。亦以記誦之功爲無用。而陸子與朱子會講鵝湖。且以朱子之學。爲近於支離。蓋諸儒者皆不欲以汗牛充棟之陳編。擾其眞宰。此心粗之說所由起也。且夫講席之指示學術。於是判純疵焉。宋儒嘗聖道久湮之後。得不傳之秘於遺經。實修既著。學者雲集。故主持壇坫。而竟於紀傳之文表志

之語。特勸擴摭。將學者承風。有以淵博是務者矣。宋儒知其然也。神明之地。既不以極意勞搜者。失其存養之害。而又恐及門諸子。或不免泛騖而無所歸也。故特發爲是言。若不必以不讀戒人。而要未嘗以必讀課人也。豈得謂其言之過當也哉。雖然。宋儒之中。朱子自謂私淑程子。而綱目一書。昭垂萬古。是宋儒之於史。初何嘗以爲可廢。若豈眞束之高閣。而等安石之於春秋。竟詆爲斷爛之朝報耶。然則後之儒者。其亦不必以宋儒之言。而遂置史於不觀也可。

宋儒皆讀史易令人心粗說下

史之與經。古未嘗分。尚書春秋。莫非史也。人非偏執如王安石。未有詆春秋爲不可讀。卽未有詆尚書爲不可讀者。然則宋儒之於史。何獨謂讀之易令人心粗乎。曰。是說也。爲不善讀史者言之也。今夫周禮一書。周公所以手致太平。乃後世荆公讀之。適誤國家。非誤於周禮。誤於泥周禮以讀周禮也。史之爲書。雖出於司馬遷、班固、陳壽、諸人之手。未經聖人之刪定。其義例本不及六經之精。然苟善讀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猶是尙書春秋之旨也。自有不善讀者出乎其閒。愛博嗜奇。勤搜不倦。逐其窮年矻矻。方自以爲不愧通儒。及返而叩之一身。而所謂經綸者。茫然不知其何在。如是以讀史。誠不如束之高閣之爲愈也。心之易粗。良由是耳。宋儒不直謂令人心粗。而謂易令人心粗。豈無權衡於其際耶。不然。伊川程子。宋儒中之大儒也。欲人多聞前言往行爲貴。與易蓄德之旨有相合者。而豈備誌前言往行之史。宋儒眞以爲不可讀哉。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平江喩萬靑

昔者邱明作傳。每有發論。必稱君子。莊子天下篇。鄒卿非十子。在本皆爲敍例。然論列諸子。品題區分。實後世史論家之濫觴。馬班繼武。咸標精意。范陳後起。祖述前修。論贊序評之各別。評議述譔之攸分。其名萬殊。其歸一揆。並皆乙部之支流。要非柱下之顓守也。至如賈誼過秦。殷尤三將。班彪王命。雖史論之權輿。惟一編之絕作。從未有泛論由微。參稽博致。顓以評議爲能也。惟附志敍。諸葛武侯譔論前漢事一卷。何常侍譔論三國志三卷。自時厥後。史論家多從事焉。猖狂於趙宋。濫於有明。抨彈往喆。訶議前賢。至有幾稀史略。卽便成文。是丹非素。贊鼓其辭。論史之書。汗牛充棟。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人人自謂抱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握荆山之璧。立言好盡。務求相勝。至有未閱全史。不揣本末。鑿空生議。僻繆不情。如錢時之責蕭何不收六經。胡寅之譏管元謂當復牛姓。瑕纇叢生。迂迴而有。故通儒皆詬病焉。亦有學本淵源。好爲訶論。妄肆譏彈。橫加品騭。謗周公以不臣。褒武庚以殉節。以湯德爲僞迹。詆絜惡爲厚誣。信桑門而毀上帝。貶孝廉以爲中智。工于訶人而短于自見。故作者吹毛而索瘢。則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夫生古人之後。而尙論古人之事。必先曲苑其心跡。洞觀其原委。分在君父。則立義必嚴。事關倫紀。則持論必正。故志節無虧。雖下逮夫巾幗。細行未謹。譏議不恕于名流。幼安之與子魚。判貞邪于皆壞。褚淵之與袁粲。辨淑慝于死生。誠一警百。推彼予此。用使微言不絕於當世。往軌可睎於將來。褒貶之義。衮鉞爲嚴。然而王沈魏書。假好回而竊位。袁宏燕史。持諂媚以求容。魏收不實。有慚穢史。陳志良史。亦

號厚誣。是以張儼擬憤管論。私存噉記之文。孫盛議論不平。竊撰遼東之本。蓋必微詞直辭。庶以存茲實錄。綱疑守信。未可妄言。原夫讀史之爲事也。務在詳備周悉。上稽結繩。下窮倚柱。採儒先之說。述百家之語。成總幽而繫險。亦窮波而討源。史籍雖繁。治亂之迹可致而知也。其眞僞在心術。邪正在品詣。王霸純駮之辨。經權常變之宜。其介辨于微芒。其義至深遠而難知。是必探頤索幽。庶以表正黜邪。顯晉博觀昔之論史者矣。有儒生之論。有才士之論。儒生舉義例。嚴褒譏。其失也苛細。才士好馳議論。以成敗論人。其失也闊略。若斯之類。亦萬代一轍焉。遂使妄加向背。輕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生末學。習其狂猾。因其謬說。自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騁訴筆端。以許簡册。見誚通人。惟智者不惑。並祛其蔽焉。

書國朝先正事略後

鳳凰廳孫仁德

右先正事略六十四卷。平江李次靑先生之所撰集也。是書以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迹。敍述翔實。固已與蘇伯衡之名臣言行錄、王[illegible]淵之嘉靖以來名臣輔傳。後先輝映。而非徐紘、項篤壽等之所及矣。竊嘗披而詳閱之。知其撰集之尤注意者。殆有三焉。曰名臣。曰名儒。曰經學。其名臣各篇。凡有關於典章故事者。或採之於文集。或補之以說部。事不核而有徵。燦然不紊。至於涉歷兵事。則考證既詳。脈絡極分明。我朝武功之盛。超邁前代。自康熙平定三藩而後。則又有準部回部之役。綏服蒙古之役。以及定靑海、闢新疆、平教匪、各役。其時之宣力戎行。懋著勳績者。固皆曠世之人豪。檢一傳而詳誦之。又復合諸傳而畢閱之。則地形、賊勢、兵機。無不軒豁而呈露焉。洵足播芳風於來葉矣。顧或者曰。元代之脩宋史也。以道學儒林兩傳分列。議之者衆。今刪而未已。今此以理學各家列之名儒。以考據各家列之經學。顧亭林有言曰。經學卽理學也。今得勿雜宋史之失。而其失更甚歟。不知此未足以相毗議也。考之聖門。德行之與文學。同見列於四科。辭章爲文。考據爲學。其與德行之但重躬脩。固已分道而並馳矣。況乎周禮太宰。有師儒之分。師以德行導民。儒以六藝得民。其分之又先於此乎。宋史之別道學儒林爲二。蓋後人之創分、而與古人暗合者也。且是書之序例。亦已自云別經學於名儒之外。尤屬分而不分。則又烏用議爲哉。大抵先生之學。務在通漢宋異同之郵。不爲依此附彼爭立門戶之見。故持論至爲宏通。可踵姚姬傳曾文正之軌。若其考究兵事。則博極羣書。而稍循依夫鄒陽魏默深之所著。學者卽是編而精研之。名山之業。廊廟之品。悉於是乎出。詎非近代之一至大著作哉。

廣顧亭林言考前代史書中國不如外國義

長沙郭立山

史記秦本紀。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時尙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其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純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夷人詆中國。始見於此。史公憤時民窮財殫。而帝飾以儒術。故有取焉。然後世中國之所以弱。夷狄之所以強。斯由於此。莫能易其說也。金大定十三年。世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遷都永安。女眞

人竊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眞風俗。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效之。又嘗御容思殿。命歌女眞詞。顧謂皇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氣。不知女眞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外國主懲其臣民子孫染漢人氣習。始見於此。時宋承文治之敝。日事虛憍。故金世宗懼染其氣習。純爾稱其體前烈而務家茲。甚慮拔爲深遠。蓋我朝稼穡開基。崇本絀末。而兢兢以染漢人氣習爲戒。明季之敝。殆逾於宋。而興朝純實之風。堯媲於周。亭林先生親見如此。故憤激而有中國風俗不如外國之言。其實一承其敝。一循其純耳。使亭林而在今日。當有感於由余之言矣。噫。

諸史作外夷傳語多失實略證　　安福汪先鍔

開闢草昧。歲祀綿曖。致實徵信。厥惟史策。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外之云者。嚴峻華夏之防。非從屏削之辭。故葛盧牛鳴。郯子鳥紀。左氏所傳。彬彬可誦。雖登新事。實脊雅言。此聖尼所以歎失官之歎。與有君之思也。麟經既往。鴻文華藻。紀傳之興。肇始龍門。中國外夷。其事並載。後有作者。轉相祖述。然殊域遼闊。傳聞疑辭。詩厥虛譯。略可得言。夫康居奄蔡。傳耑大宛。弱水流沙。跡詳西域。身毒罽賓。驪於傅曉。爲弋通譯於孝元。黎軒犁靬之俗。頭痛身熱之阪。稽之羣册。祇登紛淆者。無論已。後漢書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以海水廣大。英疑懼而止。致安息爲今波斯。條支卽阿剌伯。大秦卽意大里之羅馬。東漢時。羅馬正當全盛。歐洲一統之局。西史臚稱之。其欲通漢也審矣。前書謂條支臨西海。後書謂自烏弋山離馬行百餘日至條支。以地望準之。卽阿剌伯。西史載阿剌伯北境。插入美索不達迷亞。西里亞兩國間。北近幼發拉的河。故甘英既渡河。遂入於阿剌伯北境。是爲抵條支也。又西南至猶太境。是爲至安息西界。欲渡海而船人恫之之處也。然稽條支都城在麥加。乃紅海北岸。甘英所臨若爲紅海。則西北距千餘里。已至紅海之尾。計其水程。牟穀僅能往還。何至須齎三歲糧耶。抑漢書既云安息陸路至大秦。人庶連屬。又云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今按西里亞以西。皆大秦通衢。安得有猛獸遮害耶。蓋安息不欲大秦通漢。故設此辭難之。史氏遂信爲誠然耳。條支在唐爲大食。范書言條支國城在山上。爲今之麥加。乃魏隋唐書。均誤以波斯爲條支故地。不知波斯當唐高宗時。始爲大食所幷耳。書大食本回教初祖。夙稱大國。摩訶末之猶迹。然有自文之詭衆。史氏均詳其事。然唐所詳道里。大抵得之西域賈胡。多誇耀失實。若宋史則僅陳貢獻。所稱舶主。悉冠大食國名。考西史大食自唐中葉後國分爲三。其雄長東方。縱橫蔥嶺西南者。爲帖巴士族。最號強盛。宋當西夏鈔掠。往來多梗。其稱貢使。意必皆時賈胡。假五市以希賞賜。宋史所述國名。如勿巡、陀婆離、俞盧和地之屬。或舉歧零部族。於寰宇全土形勝大略。無從撫實也。舊唐書又言大食於龍朔初擊破拂菻。按拂菻卽西史所言西里亞之腓尼基。元劉郁西使記。誤以密昔爾當之也。土耳其爲西突厥遺種。隋唐之突厥。強於北方。前史能詳之。宋元之突厥。強於西方。史氏不能知也。蓋古甫撰郡縣之志。僅詳域中。景純注山海之經。參談荒外。地既僻於諸戎。人莫通於

上國。顯密不能周知。紀載因之未備。然王者不勤遠略。而德意所涵濡。威靈所震疊。恆有囊括區夏。甄鑄垓埏之勢。則夫稽舊史之外譯。備當今之掌故。宜儒者所非廢。若夫條教號令之繇。風土習尙之歧。其立國各有本末。而異言或涉恢詭。如史所稱撐犂孤塗之俗。婆羅天方之教。或文非雅正。或事近依傳。采衆家之異說。覈四裔之實錄。秉文君子。庶乎取正。斯又爲匯箋致疑得失之資。抑又備居中馭外之規矣。

修邑志繁簡孰長論　　靖州申開科

昔先儒論志人人殊。論吳郡志者。曰典贍而不蕪雜。爲地志之善本。論吳興志者。曰攷事皆全錄於古。許多所攷正。論鎮江志者。曰詳攷形勢。網羅古今。凡此均以繁爲長之說也。論朝邑志者。曰志乘之簡。無過於此。然敍次點綴。筆墨疏宕。論武功志者。曰書止七篇。綱目具括。論無錫志者。曰分四大綱。簡而賅。凡此以簡爲長之說也。二說斷斷。孰得孰失。後有作者。何去何從。余曰從繁。或曰繁之爲弊。非失之冗。卽失之雜。冗則不足據。雜則閱之使人心目惇。昔夫子刪詩。止存十五國之風。意者殆以簡爲貴乎。余曰不然。繁之弊不過冗與雜耳。於事必多所記載。卽或蔓其詞。支離其說。而細修者不難以時時見於他說者、以正其訛。若簡則必有掛一漏萬之弊。後之人卽欲補綴殘闕。孰從而徵之。杞宋不足予慨之。良有以也。故曰與其從簡。不如從繁。夫以志之作也。豈惟是咨於懿訓、詢於故實、資輶軒之采擇、備文獻之徵攷而已哉。瀕海者貴詳其島嶼港口。邊塞者貴詳其關隘要害。疆以蠻索者貴詳蠻俗。疆以苗索者貴詳苗情。向令修志者不尙簡而尙繁。凡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無一不志。則一切海防、塞防、蠻防、苗防。均可以不作。是故作一統之志可簡。而修一省之志不可簡。修一省之志可簡。而修一邑之志。則斷斷不可簡。何則。省志者一統志之註腳。邑志又爲省志之註腳也。蓋嘗就我州志論之。夫我州爲楚南極邊之邑。凡與黔粵交界之處。半是紅苗。則志中所萬不可闕略者。莫如接駁紅苗一事。夫馭夷貴先識夷情。故嚴氏苗防一書。於風土門中。必譯出苗音。某呼爲某。連篇累牘不敢憚煩者。其慮誠遠也。余少遊乎黔粵之交。不惟黔與粵之苗音不同。卽隔數十里亦自有別。近來苗民互市。苗之能民言者甚多。民之通苗語者絕少。擬仿嚴氏例。譯出以防未然。而議者多若浩繁。誠夢夢者也。且不但此。前察節孝。新志第存其名。而於其人之事。概行刪去。及搜閱舊志。始知顛末。觀此則凡修邑志者。從繁從簡。孰短孰長。可不辨而明矣。

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辯　　龍山晏世澍

太史公著史記。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索隱曰。本其事而紀之。故曰本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誠確論也。又曰。統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元紀時事也。本紀之目。發凡起例。創自史遷。後世因之。守而勿失。然遷亦何所本以成此例哉。或曰。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蓋用其體。以敍述帝王。或曰本紀得法。全本尙書。如高祖本紀。先敍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卽帝位則稱上。其法本於舜典。未卽位以前稱舜。卽位之後。分命九官。卽稱帝曰。古時雖樸略。而史筆謹嚴如此。又顧命康王未卽位稱子釗。卽位後卽稱王。亦此例也。如此諸說。頗亦有見。然本紀之所規倣。其必

有所自來者矣。文心雕龍曰。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按呂覽凡十二紀、八覽、六論。大抵據儒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哲理者。十之一二。二十餘萬言。頗爲有識者所推重。蓋不韋賓客之所集也。觀其報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又曰。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著於後世也。言爲心聲。自比如此。豈非有所欣羨於其書哉。以此知劉舍人之言。爲有據。其爲取式無疑也。又或以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疑爲不類。夫遷之取例誠如此。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諸侯也。而亦以本紀名之。項羽名曰西楚。號止霸王。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而亦稱本紀。自亂其例。皆爲後儒所譏。夫自例誠無可辭。而取式何必太拘。遷亦法其以月紀事之義而已矣。何必以呂覽非專述帝王之事而疑之哉。況自例有未盡合。正其過式之一微也。舍人豈庸語哉。

書史記滑稽傳後　郴陽柏　秀

載道之言。六經尙矣。至際而爲策士。降而爲游說。皆騁先王仁義道德之旨。挾功利以聳人主聽聞。其顯赫者。方將朱其轂、紫其綬、以牢人間宮若貴。而識者終鄙之。謂其無與於道也。若滑稽則更下矣。非有管樂之才。蘇張之智。隨陸之辯。班馬之文。所言者皆荒謬無稽之談。所操者皆末流鄙夷之技。不傳可也。而史公必一一傳之。何哉。漢自武帝踐位以來。頗多過舉。遊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史不絕書。此正臣子攖鱗折檻之時也。而當日之所謂諫官者。長揖以外無一人焉。司馬長卿則上封禪書矣。主武偃則創立朔方郡矣。益廷唯諾。順旨偷非。求其如狩兕以一言而能長夜之飲。優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優旃以一言而禁婁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微行上林之諫。置酒宣室之諫。蓬萊求仙之諫。獨出於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負於國哉。宋廣平擇廢人以悟明皇。司馬公傳滑稽以悟武帝。其意一也。而必謂非詩書禮樂之正軌。彼古人矇瞍師箴之法。夫固有不可以人廢言者。而何必非夫滑稽。

御覽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今本史記無此文說　沅州唐路心謙

御覽引史記。謂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致之今本。覓無此文。說者謂史記。遷世尙未著錄。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始宣布焉。元成之間。又經褚先生補之。代遠年湮。疑不無脫落殘缺之嘆。今本無。未必古本無也。蒙竊以爲不然。案史記一書。周以上擇言尤雅。故堯紀取堯典。舜紀用舜典及孟子。大抵卽事徵信。所由稱爲信史也。徵風召雨。其事爲不經。見紀之何以傳信。況武帝肆志開邊。邊方欲以微言沮其黷武。倘復託荒渺之說。侈言古帝戰爭之勇。是猶止沸而益之以火也。遷豈忍爲乎。程在由云。五帝紀祇載姓氏名號。與用人行政之大端。蓋主於明帝德。記帝繫。而凡緯書所載符瑞徵應之事。神奇殊尤之說。皆略而不書。所謂擇言尤雅者。故用以冠全書而概其餘也。斯言得之矣。

孫子無約請和廣說　芷江張伯良

嗚呼。敵人患我士卒衆。兵力強。必滅此朝食。氣盛而力全也。於是思暇以待之。隙以乘之。不憚肉袒牽羊

而臣妾。雖命聽其言。觀其色。亦若勢之無如何。而情出於可信。然果事勢雖沮。讒搆方興。使之不得歸故闕。而率衆欣然以就我耶。抑糧食既已匱。兵民既已竭。惴惴焉朝不謀夕。急於更新而易向。避禍以圖存耶。又其人信非忠義智謀。而甘爲降將軍耶。而卒無此數者。蓋天地之氣。盛於陽。而惟陰得而柔之。燎原之勢成於速。而惟緩得而撲之。彼慮我之悉銳以攻。不過欲屈彼而服彼耳。而乃先屈之以厭其所欲。而徐以伸彼之計。顧庸將不察。入其彀中。一旦變作。如烈風猛火而不可救。故自來將兵之死於僞投誠者。不可勝數也。世有宿將受降如受敵。以騁場催戰之責。行勉強聽茂之事。兵不撤。守不懈。是以成功而不敗。吾以爲此際自有內斷之神謀。而不知夫善讀孫子也。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謀也。謀者何。卽所謂暇以待之。隙以乘之也。今試證其事於左。

宋將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將慕容白曜。因請兵於魏。白曜欲許之。酈範曰。文秀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戰強則拒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詞煩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白曜止之。文秀果不悅。此能於無約請和而破其謀者也。宋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將軍尉元。元受而陰爲之備。及師至。纂果閉門拒之。

魏西河公石。救縣瓠。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卽入城。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石卽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梁蕭脩討長沙賊陸納。軍於巴陵。頃之納請降。求遣妻子。脩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及夜果然。此皆知其無約請和之謀。而有備無患者也。

周將于謹。從宇文泰攻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

附郭絢討高士達。士達悉以兵授竇建德。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絢以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此皆未識其無約請和之謀而無備取敗者也。

韓雍毅兵入大藤峽。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門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擄至云云。韓乃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皆有短兵裹於衣。無約之和。小大均未可輕信如此。

漢唐兵制史志不詳說　永綏張稱達

自禪讓變爲征誅。治天下以文。定天下以武。以文化之。以兵取之。並以兵衞之。人情譎變。材智爭角。伐罪救民。非兵不濟。消除反仄。非兵不定。豪猾姦黠。生殺肘腋。非兵不能平。恣睢夸穉。寇規睎幅員。非兵不能懾覬覦。兵者。帝王之爪牙。中國之保障。兵之權掌於司馬。兵之册藏於內府。兵之略授於邊圍。其防衞徧天下。其紀律頒部曲。其經綸在王府。其編籍成書誦。綸要圖。分散於稗官。詳載於國史。夏殷尙矣。周制

六師。載在官禮。其法綦詳。然節制於齊楚。技擊於韓魏。武卒備戍。剽竊賊路於秦項。先王遺法。隳墮不可復識。三代而後。惟漢唐首類兵制。漢有周意。唐攷史遷漢書及新舊唐書曰。惜哉略耳。漢初京營宿衞。三輔役卒。邊鎮調遣。南北和制。頗爲近古。敘事之詳。如馬遷高帝紀。昔入關而軍灞上十餘萬。而豐沛訓練不與焉。下兵三秦。圍籍垓下。徵韓彭環三市。而關中備圖不與焉。傳及平勃。南北分軍。而執衞宮城。執傳郡國邊徼不與焉。班固之表百官。言守治郡。尉典武職。其傳韓延壽也。述都試講武設旌旗斧鉞甚悉。蓰義守東郡。齊勒車騎材官士。募勇敢署將帥。九月都試。用斬觀令。而漢家車騎樓船之式。卒踐過更之法。皆不具載。他若藝文志之敘力牧孫子龐錄形勝陰謀諸家。刑法志之敘漢制。祗視兩吏一篇。上溯黃帝。下逮湯武。下逮秦漢。然稱高祖神武踰秦制。舉大略。舉郡國材官及武帝平粵。增校講肄修武。於漢治百未舉十一。下逮魏晉南北。僭竊紛紜。夸張隋唐。雖宇文氏倣效周制。而遞嬗之促。軍衞大略。史官有不能備載者。可弗深考。及唐而皆陽能飛。關陝鴻治。置府兵。置禁兵。分十道十二道。歷神堯貞觀及睿元。兵治雖衰張騎未亡。璧壘草莽。無足錄之。軍實倉忙幸蜀。雒陽灰燼。十二道之軍鎮。城戍獨無存邪。靈武之興。神策天府。空擁虛名。訓練紀律。鮮及十一。蓋新舊之乘取各殊。諸家之紀次亦異。濟以武氏之汨沒。前代諸制。委廢地下。發及懷懿。方鎮割裂。天下軍衞。內府莫尋。間間終以五季之轇轕。載籍無稽。宋人掇拾補苴。或出新編。或多增損。昔人有言曰。舊事湮沒。君子不能無病。又曰。事實零落。惟唐不幸。其罰此乎。雖然。馬遷以百三十篇。上自五帝。下訖天漢。班固之書以百篇。繁偁博引。起於高帝。終於新莽。國家京衞禁制。征調戍役。完繕營也。固不能枚舉者。然而秦楚之際。兵所出入。曲折變化。形勝昭然。江河塞扼。方略可繪。況乎河渠作書。地理作志。天塹劃界。輿地可略。後人紬繹得之。自可識方隅爲紀要之書。扼要審補兵志之論。抑兵法之一助也。烏虖。此案言事推治亂。追補實錄。參攷精詳。言唐事者。所以有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其人之論之慨也。吾謂漢唐兵制。不詳於史志。曷往不詳於史志。史志者不詳言兵制。曷往不言兵制。則讀史者何必詳漢唐兵制。何莫非兵制。

漢書顏注引諸家注攷　零陵胡秉直

顏師古注漢書。賅博詳盡。而於諸家注釋。有引以爲確解者。有義或未安。參考衆說。折衷一是者。其卷帙浩繁。雖一二數。考其敘例。所載共二十三家。其中詳略互見。同異各殊。荀悅因班書爲漢紀。惟取便於觀覽。雖記載體而注解寓焉。顏則摘其要者附於篇。使書旨明而史例不失。以其聞見獨真也。服虔應劭。究悉源流。所注咸得要領。故採摭頗詳焉。伏儼劉德。語少概見。成叢集賸。豈惟尋求乎。鄭氏不存其名。論多可取。裴奇二李。音義時發。君子不沒人之長。師古蓋念此也。鄧展以將軍而勤古典。文穎爲從事而博綜羣。雖時代稍殊。因已各有裨益矣。張揖魏之博士。止解相如傳一卷。毋亦嗜好有殊。與蘇林源源本本。誠不愧祕書博士之稱。張晏援古證今。亦何漸淹雅貫通之士。如[illegible]獨標新義。闡發特詳。孟康淺陋舊聞。參稽必密。項昭甄別其得失。列寶位且皆將軍。觀夫駁義之傳。可以節被例此矣。韋昭晉灼。俱位尚書。一時

妙義微言。流傳不朽。固不假郭璞純之偏愛。獨以游獵重相如也。臣瓚姓氏未詳。時代亦混。傳其疑以示後。名固不可以假人乎。蔡謨累官司空。崔浩累官司徒。學優養粹。纖軌前賢。間拔其尤。後先輝映矣。夫解以多而愈晦。義以疏而始明。師古具卓犖之姿。集羣書之粹。存其精粹。去其支離。煥一代之宏謨。彰累朝之巨製。惟其不矜己見。所以炳耀後來與。

季布論　龍山晏世澍

季布以其名重於當時。其行事之卓卓可傳者。不多見。幾疑其實之不副乎名也。而卒賴其名。全首領保族宗以終焉乎。豈非布之幸哉。雖然布而得其名亦幸矣。亦安能求多於名之外哉。意者其必有其實而爲世之所忽與。名者。物之自外來者也。古之人因實以得名。名不求而自致。布則循名而求實。名以好而益彰。何以言之。觀布之許曹寶。長君戒其勿與曹生通。既而聞曹生言。以能爲游揚其名於天下而大說。布豈非好名之士哉。當其在楚也。乃能數窘辱漢祖。不如丁公之縱敝項滅。兒鉗爲朱家奴。朱家匿之滕公免之。高祖用之。文帝召之。而又能廷折樊噲之謾語。直呈毀譽之讒言。此皆實之寓於名者也。當時惟重布之名。而布亦以此自重。必如其名而後止。故得脫楚以名。脫難以名。用漢以名。安位以名。由此言之。名豈非致哉。獨其使酒難近。不若厚重之相臣。此蓋學養之不足。名自不相掩也。若布者。非所謂剛毅過人。三代下好名之士哉。故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不好名也。

文翁化蜀論　桑植谷滿言

治化之隆替。文教之興廢。夫果奚自乎。亦視乎在上者可其簫而已。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蜀近西南夷。蕃作冉駹。自昔諸種類。錯居而雜處。民有夷風。難與爲治。文翁既蒞蜀。選郡縣小吏張叔等。躬自飭厲。遣使京師就學。遺以刀布。又修選學宮。選民之俊秀居之。不數年蒸成文治。人咸知學。富人至有入錢爲弟子者。政教爲諸郡最。夫蜀故邊郡也。京師首善之地。俗尚黃老。莫知政先。而張叔等又皆出自邊縣小吏。非幼聞善俗。長而自化也。乃一遣就學。遂使近夷之蜀。媲美齊魯之鄉。夫豈不賴作而成者之有人哉。惜乎漢之君臣。無有以文教爲事者也。嘗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雖獷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已近治安。去古未遠。則教易行俗易化也。而乃一仍秦舊。漢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而學校非由諸大政。有廢莫舉。此後復何望哉。故一邑之治隆。則視乎郡縣之得人。而天下之隆替。則責在卿相。卿相不獨任其責也。而又視乎天子之好尚。蓋天子者。操轉移風化之權者也。惜乎漢世以可爲之勢。操得爲之權。而因循遷就。志於苟安。而漢之治亦無由返於隆古。此溺黃老之過也。若文翁者。獨得治體。不以地拘。不因俗遷。卒化行而俗美。其漢臣之錚錚者也。而乃以郡守終。不能布其化於天下。終漢之治。無由進於古昔。而流於刻覈。可慨也夫。

後漢幷形勢繫北方擊行狄表論　長沙徐崇立

古今形勢所在。皆視乎敵之強弱。時之盛衰。將之勇怯。而無千古不敗之險。據上游之勢以捲宇內。內與爲外。捍戎夷。非幽燕乎。幽燕者。股肱之郡。非根本之地也。戰國以來。代翕代張。代存代亡。得失互異

矣。其地西接汾晉。南俯齊豫。封域以外。又有鮮卑、烏桓、句奴、諸種。雜處肩背之間。句驪、倭國。環伺交乘。投閒而作。蓋不可一日無戰守之備。振撻伐之威。若夫國家開服之日。命一大將坐鎭薊門。開幕府。精器械。富儲積。斥邊堠。搜人才。夷狄有變。則將帥十萬之甲以指之。自東挽漕以濟之。山西移粟以應之。而東北之勢旋。此祭形所以雄於北方也。形以材武之略。躬遇光武之明。畀以封圻之重。握兵柄三十年。削平戎寇。擐甲胄以專征者無慮歲。則兵力之強也。信任之專也。形勢之便也。皆以幽燕與關隴衛之。幽燕爲險矣。然秦人驅鐵東指。而太子丹之首函矣。關隴爲固矣。然祿山鼙鼓西鳴。而唐明皇之鞭折矣。明成祖既定靖難之功。反旆北指。定鼎燕京。以天子之尊。躬帥百萬之師。四征不庭。轉戰萬里。極於漠北。迨邊圉肅清。而天子亦倦。老兵閒矣。而土木之役。倉皇一戰。天子蒙塵。萬乘之主。遂爲孤注。極其弊至傾中國財賦以防遼東一隅。三帥屢易。而明祚以墟。蓋幽燕者偏於一隅。門戶之外。卽逼寇仇。遠中原而邇夷狄。易驟攻而難速援。故以大將而開府。則雄鎭也。以帝王而建都。則孤注也。一旦有變。逞彼狡謀。逼我堂奧。天子之不可以數奔也。宗社之不可以驟遷也。勤王之不可以遽集也。朝發夕至。防不勝防。勢且求戰不能。俛首以就和議。稍不滿欲。且與舊策以劫我矣。世祖都洛陽。而委形以禦侮。其熟審安危之勢乎。然則形之制諸夷也。其方略若何。曰以夷攻夷而已。夫敵多而交困。力孳而心一。環而攻我之隙。此大患也。張儀之用秦也。要在破六國之從。張良之用漢也。要在銷六國之印。彼鮮卑、烏桓、句奴、皆強國也。犬牙交錯於塞外。覩釁而動。更番而戰。彼之爲力也暇。而我已疲於奔命矣。合之則如長蛇。離之則如連雞。赤狄與白狄仇。而晉人得志。韓遂與馬超角。而曹操無憂。形之攻句奴也。先以利招烏桓偏何。使之前驅。務解散其黨羽。令其自相矛盾。其後竟出師。又皆資其力。至於滿離高句驪之屬。駱驛款塞。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伊古以來。以夷款夷者。莫魏絳若也。以夷攻夷者。莫祭形若也。由是言之。形之守遼也。非特形利勢而抑其方略尤足濟之耳。後世華夷交涉日益繁。邊患日深。使天子有安得猛士之歌。求頗牧而不一覩。至匱千萬之餉。以養驕卒。彌索不靖。至倒戈爲敵。致死貪利而忘君。古今何遲不相及耶。我所謂以夷攻夷者。彼已先施之。我是又形之罪人已。

讀後漢書黨錮傳上

新化謝序蓉

嗚呼。黨同附和之見。豈惟小人哉。君子亦然。漢桓靈之間。主政荒謬。閹寺弄權。一時士大夫憤世嫉俗。多砥名砥節。牽與爲伍。而又處勢之不足以勝之也。群驚爲高遠。隱爲離援。嗚呼。其亦立意過中之所激歟。余讀黨錮傳。竊悼其志而悲其遇也。夫君子與小人。其勢恆不兩立。二者相角。終於小人得志。而君子困廢。何以徵之。夫所謂君子者。類皆瑰瑋絕特。與世少可。喜爲傲岸。以攖小人之怒。而小人百計排陷。持之以繩墨之論。中之以影響之事。又不已則加其辭焉。是以甚孤之心。而重以違俗之行。彼其見而不駭。駭而不怒且忌者。皆有幾乎。況當是時。天子擁虛器於上。公卿百僚備員苟祿於下。而貪壬敗類。並起而乘其弊。凡一切崇尙風節之士。輒思有所抗以張其幟。遂有雅才高望。聞譽四溢。猜耦之劣而忮者。則傾軋生焉。精舉茂德。彪中溺外。宿懷怨恨而睚眦以逞者。則詆誹出焉。庸主不察。乃以法弭拘索忠諫。羅織殆盡。

於是標榜興。門戶立。世運亦於是乎衰。嗚呼。彼豈不哀其迷而思有以救之耶。而不知適以助其波而揚之燄也。節菴曠觀諸人。如李膺者。志行卓卓。特昔其畢。以方古知幾之哲。未爲甚遠。尙以淩躒太過。自罹法網。其他又何責焉。而海內之士。望風希附。猶復同聲抗憤。至於繫辱而不顧。豈非天命憤憤哉。亦直道之尙未淪泯也。不謂邪慝盈廷。正氣淪喪。平蠶所至。無不如意。婞婞之私。雖有濟乎。然其赴義陵險。生死等節。雖非近激然。良其執尙有足多者。嗟夫。世之君子。身際末流。翹然絕物。實欲爲自全之計。惟欲其自全。而蹈瑕啓釁。奸臣得以乘其隙。則其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因讀黨錮傳而備論及之。以質世之能平斯獄者。

讀後漢書黨錮傳下

國家之禍。莫甚於朋黨。洛蜀黨成。而宋因之弱。東林黨成。而明因以亡。甚矣名之不可徇。而節之不宜過峻也。然叔季之世。習俗背馳。與其爲張禹孔光之苟懸祿位。孰若李膺范滂之名節自持。士君子上之不能追迹於聖賢。下之又不能自拔於流俗。則亦何貴乎儒也。後漢黨人。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諸節自勵。不以生死禍福易操。雖其圭角嶄露。誠有過甚激烈之處。然而節所感。婦孺咸興。范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爲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爲恥。百世而下。讀李膺范滂諸傳。猶足令頑廉懦立也。而或者曰。夠黨諸人。互相標榜。卒成天下之禍。漢室之亡。黨人又安得辭其咎乎。不知桓帝卽位以來。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爲世害者。不可勝數。然而卒不可竊神器者。諸君維持之力也。烏得以東漢之亡爲賢者過哉。張南軒不云乎。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有賴於此。見南軒集 嗚呼。可謂知言矣。或又曰。突言橫議。非聖賢法也。李杜等好爲危辭激論。排斥權姦。至於駢首就戮。毒流天下。不亦過乎。不知危辭激論者。非諸賢之所願也。勢有所迫也。當是時朝廷日亂。綱紀廢弛。諸賢有權者。則以博擊豪強爲事。無權者。則以力持清議爲心。豈不知緘默足以自存哉。善善惡惡之良。有不能忍也。使諸賢而與俗浮沈。則亦一胡廣而已。何足爲天下重乎哉。或又曰。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徐孺子之躬自耕稼。申屠蟠之因樹爲屋。亦足法也。乃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爭之。多見其無識耳。不知諸賢之不隱者。蓋其心有所不能已也。攷之范書。陳仲舉少有掃除天下之言。李元禮請留五日。尅殄元惡。范孟博攬轡而有澄清之志。杜周甫少年而有厲俗之懷。則天下之事。諸賢直引爲己任。又可責之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乎。夫世衰道微之日。士之隱忍就功。委蛇觀變者。不知凡幾。乃不責此而責黨人之守節。抑亦惑矣。嗟夫。天實生才。人主不但不能用之。且舉天下所謂名士者。誅滅無遺。雖秦之焚書坑儒。蔑以過此。

文信國史閣部合論

邵陽張伯良

南宋之末。文信國奉兩廟主。崎嶇嶺海。卒不遂恢復之謀。死於元廷。後四百餘年。而有史閣部焉。當北京淪陷。提江淮之兵。力圖興復。終不能救明之亡。而身以殉。世變時移。忠烈之迹。前後若一人也。語云。疾風

而見勁草.世亂而識忠臣.夫忠臣至於世亂而後識.則已非國家福矣.然亦豈忠臣之所忍言.而遽泯於無可如何之勢哉.方其大事之未去也.勞心焦思.必有以規復中原之大計.出而奏其效.而或掣肘者不能用.與本有可爲之勢.而同謀者不能協.以至滅亡而不可救.往往然也.信國之初至臨安也.疏曰.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富日減.如公議而行之.將憑衆力以成大功.何至無可奔之地以發於海.惟其以爲迂遠而莫見用.此時事之所以日非也.然而明之四鎮.於信國所議亦近之矣.閣部宜得以奏功而復明之疆土乎.然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其勇敢樸誠之氣.至如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動相攻殺.斯駕馭與調停.兩費苦心.究何裨其和衷共濟.謀而有成.此亦極不如意事.而無異於信國之言而不用也.又馬士英輩.貪婪居內.動形嫉附.無異於陳宜中當國.而信國不敢拜右丞也.嗟乎.有臣如兩公而不能信用.欲令後世惜其孤憤.而不數當日人主之不聽得乎.夫使益福二主節信用兩公.其能長有數州地.爲小朝廷與否.尚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職宇廿疊.兵頓俯貌.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明史閣部不傳.謂其母夢信國而生.亦似近於附會.然迄今稱死節之臣.惟兩公最烈.果奇徵也歟.

宋張浚呂祉合論　　祁陽　龍定鍔

宋以藩臣築興.黜唐季方鎮之橫.意溢胥衰.趙普斗筲非材.片言之發.適當上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封虎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以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據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彊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而內患泯焉.然而削弱武備.建置文弱.迨及南宋.張浚師其遺智.因劉光世之驕蹇.疑岳侯而不用.欲漸收諸將之兵柄.而將以儒臣.故呂祉以不諳軍旅之尚書督師諸將.嗟夫.富平符離之所以相繼而潰也.史家不察.至以諸葛武侯相況.抑思武侯任人.雖失之馬謖.而祁山六出.雖力未能吞魏.亦無失地蹙國之慮.浚則早年爲汪黃所引.再攻李綱.及居相位.岳侯請終制.轉以處心積慮在於得兵權之.是故其經略川陝也.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既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覥然以收復論功.以視祉之才疏望淺.一旦而位酈瓊王德之上.其輕躁不相若耶.或者因瓊擁祉以降劉豫.不屈而死.謂其殺身成仁.豈不過哉.與人分相衡而忽相臨.雖岳侯不能得之韓劉二與.而況祉乎.且夫王德劉光世之流.非有韓彭剛強之姿也.分節旄.擁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權術一施.兵符立解.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而浚顧欲以督府檗之.適以亂人賊之.浚固不得爲知人.祉亦不得爲自審.二者皆愚而已矣.然而祉之愚以辱身.浚之愚且以誤國矣.靖康以來.君父爲虜.宗社爲墟.因中原未有之奇禍.而臣子不可一日或忘之大恥.自度無撥亂之才.而孳與人爭國事.所以淮西之役.酈瓊一叛.資糧晉委.循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而猶以垂暮之年.驅難馭之將.傾國大舉.得不償失.嗟乎.自趙普進削鎮之謀.而燕雲不收.北宋不可爲矣.張浚進疑將之術.而河

不復.南宋不可振矣.卒使中區趙墟.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眞.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天下.盡卉服羶腥.澌滅殆劇.以消無窮之防.而短生人之氣.豈非效浚之尤而愈失之者乎.

賈似道重文輕武論　　鳳凰廳　苗仁德

宋自南渡偏安.陵夷而至寶慶端平之季.強敵逼處.勢將席捲東南.臨戰而思將帥之臣.其勢蓋岌岌矣.誠得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如韓岳一流.以之作屏障於江淮.固鎖鑰於襄鄂.雖天命已移.或難挽亦何至聞風奔潰.鮒斯年.而猶樹壁哉.夫民氣之振厲也.因之於一二人.之一二人者.倡之以勇.而海內聳搖於蒙古.繼之以弱.則海內翕趨於靡.今以積弱不振之宋.臨之以新造之蒙古.矜之以強悍之兵威.騰踔電馳.沛然莫禦.其聰暢兵機.兼資文武者.固宜撫御與歡.思之而每飯不忘者也.若不可得.則與其獲十百浮薄之士.不若一二才武超羣者之或可暫固吾圉也.彼賈似道者.特權奸之庸昧者耳.顧欲以文爲重.以武爲輕.殆與帷闥門內.隻踞朝堂.同一視國事爲兒戲.欲國之不亡.其可得與.自來權奸之行事.其志意迥異於尋常.宋之亡也.前則韓侂胄之肆奸.後則賈似道之怙惡.侂胄故挑兵釁.致江淮糜沸.烽火照於東南.幾以重文致宗社之墟.至似道之時.則襄樊一帶.敵人之窺伺方深.而乃江上戲鵝鶉之旅.苟貪蟋蟀之聲.卒之黃柑荔子.偷進北軍.而納幣稱臣.卒無解於君國之禍.是又以輕武禍宗社也.權奸之誤國.大都如此矣.顧或者因此而疑武既不可以輕.則文亦不足重矣.是又非也.班固有言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是武功之於文事.詎得重彼輕此.以致鄰於一偏.夫趙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之陳平之策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功矣.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王之效矣.況古之以武功著稱者.亦多究悉夫文事.如杜預之癖左傳.馬援之好篆文.張桓侯則手注周易.韋孝寬則校書麟趾.狄武襄則有平蠻記戰陣圖.岳武穆爲中興名將之冠.而雅歌投壺.儀若書生.何嘗不魚魚雅雅.質有其文.且後世兵械日精.節職之制日出而不窮.其機緘細巧.亦非笨拙愚夫所能運用如志.故雖外洋遠夷.無不讀書之勇丁.若別國之地理兵要.則尤留心武備者所宜知.庶何道有險可阨.何道之兵足恃.悉了然於胸中.然非諳於文學者.亦不能洞其微而探其奧也.由此觀之.知文武之不可以意爲輕重也決矣.庸暗如似道.固無是言.而後之用人行政者.其亦徘徊而審愼也哉.

西遼紀年考　　衡州府　楊棨

宋宣和七年.遼耶律達什稱帝於克埒木.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達什卒.子伊哷幼.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咸天皇后.其後伊哷嗣位.其妹普蘇完權國事.改元崇福.自號承天皇后.至乾道四年.爲烏拉林所誅.立卓勒古.改元天禧.嘉泰元年.奈曼襲西遼滅之.凡七十八年.此依御批通鑑所紀.稽之遼史.多有不合.普蘇完稱制.史在隆興二年.鑑在紹興二十四年.其誅之年.史在廟諱熙四年.鑑在乾道四年.西遼滅.史在嘉定四年.鑑在嘉泰元年.前後凡十年不合.大抵通鑑題綱目續通鑑之文.諸史拾遺.泥守遼史.又據乃蠻世系以駁辛酉之誤.至今考之.殊不盡然.長春眞人西遊記.晚至南山

下。卽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夫通鑑云七十八年。遼史云幾九十年。西遊記云幾百年。各有不同。何得謂據乎。況長春眞人以己卯歲。被安東之徵。辛巳歲八九月間至西山。則祇九年。拾遺云。長春西遊。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依辛酉則十九年。依辛未則九年。何自相矛盾乃爾。又案元史本紀。十五年庚辰。克尋思干。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薛迷思干卽尋思干。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曆古綽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斜迷思卽薛迷思干。克之在辛巳。則西遊時方戮干戈。但碑言契丹餘族。又似西遼爲元所滅。而滅之年大略在辛巳前一二年間。則與傳國幾百年之說。若合符節。則七十八年八十八年二說。皆不可信。但不能確知其年。此爲恨耳。西遊記又云。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則遼不爲奈曼滅。爲元所滅。又有明徵。或者曰。西遊記乃滿失國。盜據其土。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非中遼滅於乃滿。乃滿滅於算端。算端滅於元。其時沿革。不知凡幾。何汝誤信遺山之說乎。雖然。遺山或不可信。其互相吞併。亦不過一二年。非眞人親見。豈有謬說。至於傳聞之互異。錢氏亦自言之。不必再贅也。何明知其誤而竟據之哉。

元分封諸王論

鄱陽龍定羿

蘇子由曰。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所謂內重者。姦臣竊柄而外無所忌。如漢之莽操是也。所謂外重者。彊臣跋扈而內無以制。如唐之藩鎭是也。然則人君之以道馭天下者。宜權乎二者之間而已。夫獎權臣而天子孤。猶足緜一二傳而不至遽亡天下。與創強藩而邊釁啓。不旋踵而夷狄之禍中於中原。二者之人孰輕孰重。昭然無難辨矣。昔者元太祖封長子朮赤於西偏阿速欽察斡羅思。太宗封諸孫海都於東偏虎都木鉢子田地。其尤見之明者也。致元之幅員。與三代異。視漢唐彌闊其版圖。全有今俄羅斯之地。東西偏相距萬里。易部落而郡縣之。守令無分土。無世民。號令不能及遠。威望不足鎭衆。漠北有警。東偏之聲援隔絕。回部有警。西偏之文報難聞。是故漢武能逐匈奴、斂陰山、而不能控制瀚海之外。唐太宗能平突厥、建都護、而耶律完顏氏旋有上京、中京、西京之建。惟其不諳三代封建之旨。不可行於內地而可行於外藩也。說者謂雁海龍沙之國。萬漢僨蠢之民。性夙忿鷙。悄尤慣悍。建藩而策勵之。是漢之七國、晉之八王、明之燕棣宸濠之兵戈。將再構於今日而又甚之者也。是故海都士哇諸王。恃其險遠。一叛而脫鐵木兒、要木忽兒、撒里蠻諸部從之。于闐王阿爲忽亦應之。海都且掠憲宗所御大帳。士哇且與武宗戰於鐵堅古山。鎭戍征討。垂五十載而始平。豈非封建之制之爲梗乎。以漢晉之高祖割地以王諸侯。不數世而國除者。秦革於前。吳楚亂於後。將滅之燼餘一燄。其勢終窮也。然而漢之所以失策者。弊在使之盤踞內地。得窺宮禁之瑕釁。一稱戈而寖及神京。思攫大寶也。若元之諸王之叛。則亦憲宗有以激之。而非獨諸王之咎。何者。憲宗以諸王欲立失烈門者多怨言。遷合丹於別失八里、蔑里於葉兒的石、海都於海押立、別兒哥於曲兒只、脫脫於葉密立。皆在今伊犂以北。

遷蒙都哥、及吉里失忽帖尼、於擴端所居之西。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由是諸王缺望。釁啓宗藩。詎得咎封建之非乎。且夫秦懲建親之弊。廢侯置守。膠膠然思困天下於宗族。顧盼猶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鼎。故翼者翦之。腴者割之。以遂與鴻業。長延鼎祚。而惜敗旋踵。由此觀之。豈不左歟。元雖居中國、維神皋者僅九十年。而所有則一代。謙州如故也。益蘭州如故也。扎尼別之裔王伊羅斯如故也。不賽因之裔王忽里模子如故也。那木罕之支王阿力麻里如故也。沿及我朝。王公、台吉、貝勒、貝子之爵。儼同三恪之存。此固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所僅見者也。且推而論之。邊地不封郡王。王必設武臣。或卽用其地之土豪治之。昔拓拔氏以秀容川爵授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之患。而國以亡。何若建宗藩之爲得也。不然。唐失安西北庭。而患在於幾輔。宋失銀夏靈武。而禍鍾於秦隴。不同爲古今所悲也哉。

各國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表

武陵蔡鍾濬

君主表

天子、天子、天子天子。子百官。子萬民。身以及身子。子以及子。子爲大宗。無大宗及小宗。無小宗及羣宗。子孫孫。綿綿延延。巍如大地。參如日月。燦若星霓。網領萬物。穆穆馴馴。其莫之能繩。若天之所司。莫之能職。天下龐然莫之敢犯。世及之天下。罔不重君主也。君主之政。貴知所措。措諸安則安。措諸危則危。三代措天下于仁義。而民人治。而禽獸殖。而草木茂。而四蘇賓服。累子孫十餘世。各享承平數百年。秦措天下于法令。德澤未加。而怨毒盈世。視主器于傳舍。憎主惡于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滅。天下後世。竊其弊。以爲便君以抑臣。貴名而賤實。重世家。愚黔首。抑功利。士習無用之學。官爭殘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貢媚于下。倖有大亂。民氣帖然。盜國非不之問。竊君主不之顧。三代以此興。秦以此亡。自秦以後。羣雄角立。肆意驕蹇。民變驟然。夫君者民之儀也。治體之本也。三代以下。從無三代以上之人主之氣象者。何哉。稍重使然也。祖宗如是。子孫莫不如是。一朝如是。累朝莫不如是。中國如是。外國亦莫不如是。俄羅斯今之強國也。自元以來。衣服制度。與滿爲近。宜萬撫有東俄。兼轄西伯利亞地。崇君抑民。禁人請費。其施行政事與暴秦等。不旋踵而身亡國亂。彼得以雄鷙之主。仍用君權以屈民智。變服飾。滌俘儀。廢世家。重工藝。交鄰國。戒守文。置將卿。任將相。國乃大強。淵淵稱治。近世以來。守其遺策。生聚教養。不與海內輕動。雖以英法德奧之強。皆離合而操縱之。駸駸有并通萬國統一環球之勢。然則雖立君主。不宜愚民。羅叐譽之元帥以操軍權。猶必有謀士精卒以隸之。非是則士卒離潰。莫可收拾。今統聾、聵、瞶、瘖、聾聵之人。同襄衛其理。而且深閉而固拒之。抑塞而防閑之。求其不離心離德。土崩瓦解者。不亦難乎。當是時也。主勢將傾。擁其安附。墨西哥。同文之國也。及西人入境。獨夷爲難。如鳥獸然。及美人立國。同洲從風。遂改民主。蚩離歐洲。馬糗求其立國之民。種已非紅人。埃及古文明之邦。其開化與中國同時。亞立山大以來。未有傑出君相。爲教漸壞。遂爲土番。英人輔以自主。畀以人才。而綰其政。其餘同洲諸國。若蘇丹。若摩洛哥。若阿比西尼亞。君皆世及。尼寨合惟謹。其國亦皆沐浴教化而文明未啓。尤斷斷以互相勝掠爲盜。歐洲諸國。

立約公同禁誡.造教士爲之師.馴至案閣割分而其之變.夫非君主之國乎.印度緬甸之入於英.朝鮮暹羅.因求自主而變爲半主.皆君主也.今表君主之國分爲五等.一能用其民.主權足威行內外者.二主權不足而不能用者.三僅存半主者.四國內有君.鄰國案圖割分者.五爲附庸之國而不能自達者.中國冠冕五洲.主權獨重.無可比隆.故不表.其他已滅國除者不表.君子觀於此.未嘗不發深痛焉.

君主威行內外	俄羅斯
主權足不能用	土耳其　希臘　波斯　俾路芝　阿剌伯
半主受命強國	埃及　阿富汗　塞耳非亞　克什米爾　羅馬尼亞　布加利亞　門的內哥　朝鮮　安南　暹羅　巽發　阿科伯　廓爾喀　蒙古　檀香山　蘇大　婆火羅　馬達斯加
君主爲鄰國按圖割分者	阿比西尼亞　摩洛哥　塞內岡比　幾內亞　公額　桑給巴　索非拉　那達爾　蘇丹　突尼斯　阿彌及　的波里　哥多番　達夫　撒哈拉　亞德　莫三鼻給　加弗勒里
附庸	坎巨堤　布魯克巴　蒙古所屬烏梁海　青海西藏所屬諸土司　亞然（在阿非利加爲阿刺伯阿滿王總屬）

民主表

屏億兆京垓人之人.而主一二人之人.私之至也.衣億兆京垓人之人.即主億兆京垓人之人.公之至也.予痛悉其利弊.爲天下告曰.公天下者愛力天下.私天下者俄狱天下.扃鑰天下者.天下發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棄之矣.堯舜揖讓.湯武征誅.其事不同.順民一也.順民何歸然不一脈也.天地不樂一脈耶.鬼神不享一脈耶.祖宗不保一脈耶.子孫不守一族耶.樂之實僇之.享之實辱之.保之實畜之.守之實促之.是以私天下者不長.公天下者罔不昌也.何則.一人之所短.不若衆人之所修.十人之志慮.不若千人之獨燭.若頡作書.容成造厤.后稷耕稼.奚仲爲車.其械.其力少.其才智薄.非能一人而兼衆有也.非能一利而兼衆利也.前者創.後者因.千人勞.萬人耕.遂皆爲文明飲食衣服器用之世界矣.世界一耳目心腹之所積也.積耳目心腹而成人.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鄰.積鄰而成里.積里而成鄉.積鄉而成黨.積黨而成都邑.積都邑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爲天下立君.君者.羣也.爲天下立師.師者.衆也.爲天下立朋.朋者、

黨也.爲天下立族.族者讓也.不羣、不衆、不黨、不讓.以孤另天下.上姤于官府.下姤于私室.則是見相于左、而不見相于私室也.見史于右、而不見史于天下也.見將于闈、而不見將于天下也.見士于庠、而不見士于天下也.見氓于閭、而不見氓于天下也.見商于衢、見工于廛、而不見商見工于天下也.乃妨、乃疾、乃攻殺、乃傾軋、乃水火、乃盜賊、乃兵戈、乃痛哭之天下.其又安能公耶.夫天下爲乎公.公于民.民爲乎公.公于黨.戰國之世.民黨盛行.五君羅其魁于門下.秦人屏息不敢攖其鋒.及五君敗喪.秦收其遺傑以事吞并.而六國遂亡.後世不察.乃以六國之亡而咎秦.不知亡六國者即六國之民.於秦無與也.何以知其然耶.六國既滅.民哀哀無主.尤憤憤以圖恢復.故戴氏一賍.而山東豪傑蜂起.若是民無負于國.而權不能側重于上也.不亦乖乎.昔羅馬之衆.全恃元老院以爲治.主司之權.等于王者.其後亞古士都自稱該撒.攬國勢愈強.號稱泰平之世.乃狃于世守.篡弑相仍.君虐其民.民勢棼然無所指.國局始弱.希臘、意大利、皆君主之國.旋因民黨重創其蒂.丕變蒸蒸.瑞士據歐洲.中原一彈丸之壤.因民主而國賴以存.又皆爲各國公會之地.其禁別國教士.鈐轄其民.以視中國傳教之約.又何如也.華盛頓者.英之流民.首叛民主聯邦治體.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故其國養兵不蘇.而學校如林.終其身號稱富強.後世仰食其福.此民主之裨于治也.後之言民政者.靡不宗之.拿破侖以統領而除帝位.助美自立.其爲民主.較華盛頓爲先.狥私其天下而不公.致身死草莽.爲天下笑.數十年後.亦更爲民主.豈非民主之說.中于人心.牢不可破乎.然其民好武而思亂.在內則侈爲平等均財之說.在外則思聯俄以復仇.將來必爲俄人左右.併許以復仇之兵.而令先與英人爭埃及.英人必聯意德以覆之.歐洲由此不寧.俄人乃東顧而收亞東之利.然民主之國.覆之于一時.而興之于百年之後.則法能重興可逆睹也.美人近倚兼併.委端納不能保其主.墨西哥不能保其境.（美人曾以兵伐之.使其民納主.改隸美國.）檀香、古巴.均嗾令改隸聯邦.以通東西洋孔道.而據其權.後有魁傑者出.以力征經營天下而成治業.如拿破侖之故智者.公天下以公政.其措施尤不可不慎也.今表民主分爲四等.一民主而稱聯邦.交其國治者.二民主兼轄君主者.三民主權足者.四壤地褊小.僅同酋長.而仍不受大國之制者.

民主聯邦	美利堅合衆國
民主兼轄君主	法蘭西（兼轄安南馬達斯加君主之國）
主民內外權足者	祕魯　智利　墨西哥　巴西　玻利非亞（附鄰國）　新加拉那大　厄瓜多　委內端拉　巴拉圭　烏拉圭　拉巴拉　哥多番
[illegible]長特立	摩求奈

君民共主表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上下位矣。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民積民成國，國積國成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億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齊億兆京垓人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能推一以及億兆京垓人，而天下亂。柳子厚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封建合治之說也。後世天子不能獨主天下，責之大吏，大吏不能獨主一省，責之郡守，郡守不能獨主一郡，責之縣令，縣令不能獨主一縣，責之佐雜。此郡縣分治之說也。封建之天下，不如郡縣郡縣之天下，又因任人以爲治亂。唐虞之制，建官爲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禮上議院在治朝，詢羣臣、詢羣吏、詢萬民，朝士掌治朝之位，衆庶在焉，上下交質，雍雍成治。迨及後世，內外職員動累千萬，其在內者，閣臣以下，六部以主庶政，五府以主兵戎，都察院以主糾察，通政司以主喉舌，大理以主刑獄，太僕以主戎馬，光祿以主膳羞，鴻臚以主賓客，太常以主祭祀，國子以主教育，欽天以主律曆，宗人府以主宗室，詹事府以主青宮，彈駁則科道主之，記注則翰林主之，出使則行人司主之，療治則太醫院主之，其在外者，督撫以下，各省設兩司，以主一省之事，布政司以主財賦，按察司以主刑名，扼要之地，又設道以分主之，文武相制，內外相維，如恆星附日，如行星附地，以植責骨，以絡責筋，以呼吸責肺，以飲食責胃，以盪血責心，以知覺責腦，以公正無私責公，以章善明理責卿，以大扶進人責大夫，以通古今辨可否責士，司以總其網也，師以訓其徒也，職以守其業也，衡以平其政也，掌以專其事也，簡厥善率其或不善，進厥良策其或不良，辟以止辟，不減厥職，相吸攝，相指臂，共主之天下，中國聖明之世有之，所由稱盛治、臻上理也。後世學衰，多伺關竅以爲攻取，吏則取之胥法，官則取捐納科舉兩途，進身未幾，又恐與民相要結，乃有調避之法，迴避之例，官民不相習，吏士不相知，士人伏處鄉里，不知經世事，賢者自潔其身，不肖者覥顏垢面以取媚當世。於是一朝之治，惟胥吏知之，胥吏知之而法不能行，則弼之以網利，朝有不便令下，而民雖熟視若無所覺，大臣痞塞，不知所措，庶民又籍口結舌，而莫敢宣其意。於是羣起而言曰：法不能變，民不願從。如是哉，如是哉，而於平時離心力，劑血脈，上下不相接，則無一語及一事，及此二千年以來之通弊也。昔王安石變法，士人懼於習政，交口攻之，馴至禮樂兵刑，視爲糟粕，炎宋諸子出，而知實學之不易講，遂逃於空虛以避當世之禍，自成宗派，羣樂逃於政教之外而相率赴之，於是格致天文輿地測算，中國自有之術學，均淪於西儒而莫知所返矣。嗚呼，中國欲反共主之治，齊齊然，節節然，如三代盛時，豈不難乎。泰西君民共主之國，以英爲最強，然嘗數百年前，君民二黨，斷斷相攻，百年而後，始成此治體。日本大權旁落，民思其君，幕府專政，千餘年而不克竊其位，及尊攘議起，大將軍徒步就邸，無敢異言，詎非民氣固結之效乎。自茲而後，去浮談，求實學，開設元老院，比于歐洲，亦見權之輕重，無分乎君民，學不精則權不能自主耳。德意志以諸王而執會盟，開設總院以統一羣邦，各邦君主，有退位而爲議員者，亦可見權力之盛，在議院不在君主也。至若各黨相擊，而宰相得操其進退可否之權，固在開明政學，識其竅觖已豫，絕非鹵莽攻試，求人才于暗中摸索者也。今表君民共主，分爲三等，一爲帝治，一爲王統，三爲

以別國之君而自存民政者，其餘各國所闢新疆，與以治權者，雖不能成國，亦附表焉。（其內政外交仍爲本國者不表，表其若藩屬而又若自主者。）

君民共主成帝治者	英吉利　德意志（聯國稱帝）　日本　奧大利亞（合匈牙利，名奧斯馬加）　意大利
君民共主成王統者	荷蘭　比利時　日斯巴利亞（西班牙）　葡萄牙　瑞典（兼挪威）　丹馬（兼冰島）　希臘
以別君爲君而自存民政者	匈牙利（即匈奴，以奧大利帝王兼王。）　挪威（以瑞典王兼王。）　盧森堡（以荷蘭王兼王，王薨入日耳曼公會。）　波蘭（王位以俄帝兼，而仍存國號。）
附自闢屬土有民政者	坎拿大（英闢地，英屬。）　紐西蘭（英屬。）　澳大利亞（英屬。）　北般島（英屬。）

沅湘通藝錄卷三　掌故

擬西學通攷凡例

郴州陳爲鎰

格致之亡，不亡於名法，而亡於黃老；不亡於黃老，而亡於儒。何者？堯廷之設官也，命以水火工虞，孔子之教士也，命以射御書數，曾未有舍器數而可以言道者也。聖人既衰，七十之徒，人異其言，家異其說，汨於章句，溺於訓詁，惟曾子得一貫之傳，作爲大學，以格致爲正宗，而推之於治平，其說與天圓一篇互相發明。時際嬴秦，大道中絕，承刑名法術之後，務爲休息，黃老當道，吐棄詩書，其後博士傳經，僅守師說，終漢之世，制作不崇，魏晉清談，毀棄名理，折衡割斗，舉世裁元，佛老兼儒，斯道盡喪，史家律志，度數不詳，讖緯雜興，河洛終僞，溯此虛理，以造浮言，汨沒性靈，人才不出，自是而後，言格致之義者，且三十餘家，而終不知格致爲何事。迄夫有宋，道統自尊，陸講良知，朱崇問學，升曾子於四配，列大學於四書，似夫有識，然格致之義，仍守先儒，高坐談心，競爲學案，名理無寄，斯道仍乖，明盛時文，通儒且尠，五經不習，六藝遑云，末造西儒，始言格致，孔門絕詣，遺緒可尋，惜攙厲言，以正爲異，聖祖御世，代起眞儒，補翼聖經，不崇虛說，是故秦尚書有觀象授時之作，盛大令有尚書釋天之文，阮大傅有疇人之傳，皆以西法上證璿璣，而程徵君以經學名家，世稱絕學，觀所作釋宮、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義、溝洫疆理小記、水道小記諸書，皆有取於西人算學重學，是知算學爲格致總門，而格致爲經學軌，世之儒者，乃以西學鄙之，此經濟不出而治

平終無由講也。將學江公有志闡明格致。以復數千年儒學失傳。按試郴州。以西學通攷凡例命題。蒙輯
維格致之亡。亡於儒家。其散見於諸子者。固無恙也。因取滐漢諸子。參以曾子所言。輯相比附。定爲凡例
十條。以爲各篇之序。從文獻通攷例也。通攷與地一門。原例有圖。今推廣其例。每門均附圖表。其次第名
件。其詳例言。姑不贅述。備者取而觀之。則知天地名物之大。有非靜坐誦心所能得者。道由是不寄於虛
無。而修爲可由此而躋。不然四夷交侵。中國危殆。異教闌入。欲闢無由。聖教之衰。不絕如綫。而欲以空言
維教。豈可得哉。

數稽上古。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類萬物之性。以通天地之情。首隸首作爲九章。周髀稱爲句股。而
算法以顯。後祖沖之、劉徽。倒爲割圓以求密率。西人又倒爲六宗三要。以求八綫。大抵不離句股者多。
今以墨子求之。所謂圓一中同長者。圓容也。方柱四維者。立方也。端體無序者。點也。間不及旁者。邊形也。
兩木之間無木者。虛綫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者。和較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者。對數也。然此
但見於墨子者耳。若以淮南子攷之。所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則辯邊六面而爲立方。立於圓界
之半爲三角矣。特古人明其迹。西人闡其精耳。然西人之代數。即中國之四元。四元與方程相似。則周髀
已能言之。自奈端倒爲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由是一切曲綫及
曲綫所函面。曲面所函體。皆之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綫求弧背。弧背求八綫。眞數求對數。對數求
眞數。皆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然其理則借徑代數。特變已知數爲常數之位。未知數爲變數之位耳。
夫算術爲格致總門。聖人所以啓苞符之祕者也。作算學攷第一。句股、圓容、堆垛、三角、八綫、對數、代數、微
分、積分、測量諸器圖表皆附焉。凡若干卷。

中國古時天算最精。容成作蓋天。顓頊作渾天。渾天之與蓋天。雖異而其法實同。蓋天理極精微。寫渾度
於平面。不若渾天之度數勻分。斜望易明。故傳者遂鮮。後人不察。遂倒爲有北極而無南極之說。致涉荒
誕。傳者鰓焉。自周之衰。疇人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四夷。時希臘有印度。與中國較近。故他里斯首傳天
文之學。其後埃及人婁里士典傳諸希臘。泰西始有天文。至亞那西慢突。始言月光借日而生。亞那煞各
刺言。月面必有山谷平原與地面同。閉他臥知地球繞太陽。其門人言五星彗星俱環月而行。西法天文。
遂精於中國。漢元帝初元三年。羅馬稱帝。始定閏日而不閏月。迄今西人推算天文。無有背諸說者。中國
自天文失傳。象緯失度。周髀一經。殘闕不能備舉。雖三統麟德。大衍授時。遞變遞精。至明而大乖錯。於是
始參用回回法。夫回回亦西法也。希臘、雅典、皆其故地。是用回回。即用泰西。然其法七政有加減小輪。而
無均輪。大陰有倍離之徑差。而無交均之緯度。且立根之表不傳。失其本用。反借大統春分前定氣之日。
以爲立算之根。久而不效。末年乃改用泰西。於是五星始用緯度。節氣始用里差。太陽盈縮定於高卑。太
陰遲疾。遲速有加減。交食用黃平象限。而大陽大陰之徑。亦以大小高下之法測之。今觀利瑪竇所作渾蓋
通憲。然後知渾天本於蓋天。其說不誣。西法傳於中國。實中法復得於西人耳。今自康熙初元迄於光緒
西國天算益精。儀器日備。測出天河爲無數遠星。恆星皆繞昴宿。星之差南差北。由於地球方向變更。日

轉在黃道之交。月行赤道之綫。自拉里之測日。見譏於時人。侯失勒之古星。推於流俗。究其等遞。皆
卓然名家。蔑以推測。自古及今。僅得十二日。視諸中國。又何其勤乎。至於放日午之球。作寒暑之表。古風
驗諸輪。紀限製爲弧角。其製器又何詳也。若夫乘氣球。燃火以作雨。怏怏乎幾造化矣。而美國之人。
復有於室中作雲。能容中下雨者。其法又未詳焉。作天學攷第二。敘歷代授時異同、諸星圖、星表、
寒暑表、月離表、光差表及測量儀器。均附焉。其重學中天重學一門。附諸星攝行環繞之理。今析之於此。
亦以見天學爲諸重之原也。凡若干卷。

曾子天圓篇。如誠天圓而地方。則四角不能相掩。此言地爲球形也。周髀作蓋天。謂地如覆盤。論者以爲
不知地球。今考之周髀。言北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則周髀已知地圓。時所測者僅
地球半徑。故但以覆盤爲言。若地面爲平。則南北晝夜。何待各異。故知周髀亦言地圓也。且其言曰。北極
之下。地高旁陀。四隤而下。若地非圓。則北極以下。不當復高而旁陀四隤矣。然地雖圓形。兩極較短。故謂
之橢圓。今觀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是東西寬而南北短。則知地爲橢圓。
實先西人四千餘年。特西人所測。僅短七十六里。實地球三百分之一。爲差異耳。西人每言地動日轉一
周。以成晝夜。今攷之蒼頡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春秋元命苞。地右轉以迎天。河圖括地象。地右轉起於
畢。緯書爲子思所作。不哀乎。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意必曾子之言也。近年以來。復測知地層內質爲
火。山泉水之原。爲釋養冰。能凍脹而未背凍縮。海雖長止。而亦有長流。空氣爲地球外護。可凝之如水銀。
霜雪遇陽光下蒸。仍變爲流質。珊瑚作島。綠海內生有細蟲。拉錫成屑。於礦中每見碰石。泛沐洋三十
次。已通白海之舟。轉南極數百年。已得墨爾之境。此皆地學日精。新理日出。至於礦學。尤宜攷求。廣形
家之言。自見寶強之至。若夫測繪有利行軍。惜裴秀圖亡。而繪地之法亦失。近人金楷理譯繪地法原。頗
詳其法。虛弹望大。抵同於裴圖。惟雕刻山川。眞形其法未備。是宜效法。以備睍覬。作地學攷第三。首詳地
質、礦產、地動、地經諸數。次測量、鐫刻、諸法。測量諸器、諸圖、地體諸表。附焉。重學之理。出於重心。重心根於
地吸。故地學爲重學之先。凡若干卷。

重學之本。起於權衡。權衡既興。萬物以正。力因此生。工因此捷。算因此用。故算學爲格致總門。而重學爲
觀象製器之本。何者。萬物之動。由於重心。重心之根。歸於地體。地有吸力。萬物合之。體爲地包。地心悅向。
故生重心。重心既立。是生動靜。動靜既明。乃用非合。非合既出。乃知攝動。攝動既明。乃究推壓。故以之釋
天。則有天重學。以明諸星攝向之理。以之釋地。則有流質重學。以明潮水消長、風浪激動、流水上行諸理。
以之驗氣。則有氣質重學。以明熱氣盈縮、空氣鬆緊、機管進退諸理。語其助力諸器。曰輪、曰軸、曰螺、曰
斜面、曰螺旋、曰尖劈。合之爲機器。分之爲數靜體。加以流質水火之力。則爲氣機。當湯之時。奇肱作飛車。
已知氣球之制。然大抵取輕氣而用之。其安舵推輪。亦重理也。若夫取風氣爲用者。則有風帆、風箱、風輪。
取滐力而用者。則有船艙擺綫。則鐘表可爲。拋綫詳則槍礮有準。束力用於籍轇。則火藥之横炸可推。
尖劈用於橋梁。則環形之弩固可卜。故曰重學爲觀象製器之本也。中國史家作律志。似失近之。若墨子

均髮均縣,則已知重心之說,惜夫中國失傳,而所用水輪、水碓、桔槔,又復二千年而不一變,致令外夷得徹中國耳。咸豐以來,外患迭起,各省始有機器局,乃敢奪十倍輪船鎗礮,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得一彈之用,而反以資敵,有心人所以痛憾於馬江、嚴海二役也。懲其弊者,至欲罷一切官局而易以民廠,斯言又何其偉歟。作重學致第四,首重理,次工程、機器、鎗礮、氣球、船舶諸圖附焉,凡若干卷。

舉子化殼易化,若謂爲鷄,此即動物之化也。蛋合水火土,離然鑠金,腐水離木,此金石草木之化也。同異變得於有無,此言愛攝力也。亢倉子蛻地謂之水,蛻水謂之氣。淮南子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此即分化非金各質也。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此即分化各質還原也。特其異者,中國分爲金木水火土五行,西人分爲空氣水土四事耳。由四者之中分爲雜質原質,以求其愛攝之分劑多寡,而新物以出,民生日用,因此不窮。惜夫中國自秦以後,汩於方士鍊丹黃白之術,遂爲通儒所不道。通商以後,譯書倍出,化學日精。礬精可製鎗礮,肉膠能成火藥,煤炭有不灰之粽,木渣成雕琢之料,硫磺作蛋,無異雞生,羅甸樹粉,無殊蔗味,碎布變紙,化朽腐爲神奇,破樹流漿,雜牲酪爲食用,止浪油作而馮伯災輕,滅火水成而祝融威減,此皆有益民生,非獨有裨研鍊者也。作化學致第五,首詳各質,次分化而化器諸圖,並火藥諸法附焉。化學之原,雖出日光傳化,而鎔化與工藝相比,故次於重學之後,凡若干卷。

曾子天圓,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此曾子言光學也。墨子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下,此則物在聚光縣,必有反象也。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此言光之出薄入厚,或出厚入薄,俱成斜綫也。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此則大小皆生於視角之說也。西人本此理以爲光學,不獨巴黎斯造成遠鏡,隨星斗爲轉移,發郎胡孜究日光與鎂鈴爲翕受,測量光浪,與聲學之勤遊相關,推算光差,較視角有比例相反,聚點集於鏡凹,歧光生於鏡平,對角合而彩象銷,七色融而白色顯。其用之行軍,則昔人有燧鏡焚船一法,今失其術,法人曾以平鏡聚爲回光試之,僅能焚燒至百五十步,其功不及火箭遠甚。近爲日光傳話,有利兵家,然天陰濃淡之中,不無差異,則亦未可恃也。其合用者惟照象法,行軍用以照取山川眞形,回光鐙用以守城自照而已。近人條奏防海,於礮坑設鏡,設表其上,別設對鏡以照遠船,敵人其中,視表發礮,然未見施行,即使能之,亦未必利於夜也。中人爲光學者,有鏡鏡詅癡一書,道光中曾一梓行。西人爲畫學色學者,無不推究光理,非如中國可舉意爲之。其製器用之醫家,則返光鏡以驗喉疾,迷目鏡以代麻藥。作光學致第六,首敘光理,而畫學、色學、日光傳話諸法,并光器諸圖附焉。日光爲傳化之原,而其用不在化學,恢與聲學相比,故次於此,凡若干卷。

墨子耳聞之聽也,窮或有閒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蓋莫不然也。此即墨言聲學。所謂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者即聲浪震動耳膜,如簧之凸凹,腦接之而成聲也。察也蓋莫不然者,此言耳之腦

筋,功用相同也。墨子爲非樂一篇,與曾子天圓言樂相反,而其言聲音之理,則與西人同。特西人重樂,墨子不重耳。西人以樂律名者爲希利尼,其所論上生下生之法,與中國略同,惟中土僅十二律遞相爲宮,希利尼其所言,則不獨十二律,十二律中亦分十二音,以七音爲一調,較中法爲密。古人謂吹律定時,今以西人聲浪與光浪相通,及聲浪緊鬆,由於氣質點震動諸說證之,則其理亦非冥渺。今西人之精於聲學者,製爲放音叉、收音叉、定音叉諸器,以驗聲浪,而國家又特爲樂律院以肄業之。由是知琴絃忽快忽慢,節奏固不能諧,聲音過高過低,人耳亦不能覺,推之實用,則有接聲筒以助耳聾,揚聲筒以傳遠語,至於德律風作而百里可述軍情,留聲筒興千載可聆訓迪,雖爲聲學抑亦電家之旨也。作聲學致第七,敘聲理、樂律,而驗音器圖附焉,凡若干卷。

醫學從格致而來,西人爲此學者分爲六科,曰察驗,曰剖解,曰內科,曰外科,曰目科,其論知識藏於腦,即曾子所謂神靈爲品物之本也。其論剖解,即古刀鍼之道,扁鵲、華陀皆能之,不足爲泰西之能事。獨其論心爲發血機門,與知識無涉,肝藏膽汁,爲化物之器,脂有甜肉,爲潤臟之用,脾收餘血,受病即諸瘧之原,胃有微絲,飲水爲通流之具,血爲蛋白粉子、明膠、鐵精、合成,腎爲血管、精管、弱管,腦筋叢就,致諸中土醫說,每多不符。其論目有玻衣、收放、睫人、倒順,則亦光學之理也。至其製藥,則純夫化學矣。最奇者以金鷄殺瘧蟲,以至毒之金治麻瘋,蓋熙熙夫人無夭扎矣。鑲牙、鑲鼻、鑲眼,亦足補人工之缺陷。開假肛門、喉管、假體人,則但補苴於一時耳。治喉疾、治胎產、治熱症,則遠不如中法焉。其種痘、割瘤,則中土所習用。醫器有聲光二學者,則迷目照喉二鏡,聽聲一筒是已。作醫學致第八,首敘醫理、臟腑、骨格諸圖,而醫藥醫器均附焉,凡若干卷。

農學者,蓋合天學、地學、化學、醫學、光學、重學、電學而成者也。蓋天地之物,農養之而成品,工製之而成器,商運之以生財,是故農也者,工商之原,而萬民衣食之原也。中國之人習聞西國不重農學,以今致之,殊不謂然。其辨土宜、窯煨之節,天學、地學也。察生化之原,明消長之理,化學也。至於養花草於玻璃屋內,察霉瘟於顯微鏡中,光學也。致六畜受病之原,究胎卵乳哺之理,醫學也。開自來之水井,沙漠皆消,飛泉作自耕之汽器,磽确不煩人力,則流質重學、汽機重學也。若夫以電綫埋土,使植物速於收成,則俄人之新法,而未見通行於列邦者。慨自通商以來,工商之利,已爲外人所奪,而霉絲病瘟,不知究治,日衰一日,穀米反資外洋,能裘遠來異域,衛藹之酒無稅,鴉片之害無窮,栗陽産霉絲,巫山巴興茶利,數十年後,生齒日繁,洋煙日多,外洋爭糶,雖備中國,已患人滿,必有不支之勢。爲今之計,似宜大興農學,倣效新法,以講種植畜牧之利,自牧利推,則富強之基可於此立也。作農學致第九,首種植而牧畜諸法,及農器諸圖附焉,凡若干卷。

關尹子曰,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爲之。淮南子黃埃青曾,赤丹白礜,元砥生澒,其泉之埃上爲雲,陰陽相薄,激而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入於海,此即金類生電,地底同電之說。當周之時,周公爲指南之車,以導越裳,中國已知用電。其所以指南者,因磁氣順日而行,氣由東西運,故其鍼從南北指,西

人初不知用電。及富蘭以紙鳶驗之。嘎氏以死蛙試之。其理始顯。後佛耳陡作電池而習電術可爲。然而用易生銹。但氏乃將銅鉛相別之方。鉛又易銹。葛案又倒爲水銀封口之法。而電學備矣。近三十年電氣之爲用最廣。約而數之。蓋十二焉。以之作鐵指路。一也。以之傳聲通信。二也。以之作電機。三也。以之作電鐙。四也。以之治病。五也。以之分化。六也。以之植物。七也。以之鍍金。八也。以之作電礮魚雷。九也。以之作留聲筒。十也。以之查礦。十一也。以之暗察敵船。十二也。自有電學興。而格致諸理。從此大發。故以殿格致諸門。作電學攷第十。首詳生電之由。次用電諸法。並電氣諸圖附焉。凡若干卷。

擬遊歷例言

瀏陽唐才常

變通學校。最爲當今急務。而遊歷一科。尤宜仿西人之法行之。使各國政治之美惡。山川之險夷。能盡揭於舟車之際。而無所遺。則中外交涉之處。乃事事中其窾要。洞其機鈐。以相爲應付。但必先立章程。使無弊竇。始克行之久遠。而學校收人才之益。兵商寓維繫之權。謹爲例言如左。

一出洋學生。必選熟於方言、明於測量之人。由各督撫咨明總理衙門。令其出洋遊歷。爲將來簡放使臣之地。但除給本人川資外。應由地方官按年酌送其家薪水若干。庶遊歷者無內顧憂。得以盡心所事。

一是科既爲將來大用地。尤宜慎擇聰穎馴良子弟、及已通中國文義。年在二十者。蓋風氣未開。其願出洋遊歷。多市井無賴子。即令出洋。得其奧竅。他日未必爲中國用。若未通中國文義。則無中國聖人之道爲之根柢。烏能有益。又年太幼稚。則中西之學俱無把握。徒染洋人習氣。而茫然於政治興衰之原。蓋國家得千百細崽馬占。不如得一異士也。故必如上所云。責成各督撫熟籌保結。方無流弊。

一遊歷學生至是國。則應歸是國使臣教訓管轄。如爲外洋欺侮。准使臣命據理以爭。如有不遵法制、妄肆滋擾者。亦由使臣電達總理衙門。立刻追回。或於其國窺其陰事。亦宜密稟使臣。先事預防。斯與使臣有互相臂助之意。而使臣之獲益無窮矣。

一遊歷各海面。應與出洋兵輪管駕、參攷風濤沙綫之則。庶膽壯心定。臨變不爲風聲恫喝。而此英之義律。一領事耳。竟能以兵輪數艘。橫行粵海。則此測量之學生。何妨兼行攷究。以備不時之用。

一遊歷之時。須多帶圖籍。以備舟車參攷。昔顧亭林出游。必以圖書自隨。故熟於山川險要。風土人情。況遊歷外洋。尤宜詢稽測繪。以爲折衝禦侮之助。

一所歷各國。應仿西人教堂之例。多攜經籍。開堂教授。有彼國願入學者。即般般勸導。以闡明周孔之道。此事始行。必見笑西人。久之必有受其漸靡者。而聖道可行於薄海內外矣。亦尊吾教之一術也。

擬遊歷例言

湘鄉謝功甫

竊謂中國近日洋務。非洋人難制之爲患。侗洋而不諳洋情之爲患也。西人講求通商用兵諸端。皆以熟悉他國情形爲急務。或繪發山川形勢。或考察物產儲礦。道路往來。不憚艱險。是以西藏番不許英人入藏遊歷。未審煙臺條約已有許英人遊歷西藏之款。而印藏興兵。因復有孟加臘撥之約。蓋內地輿圖政要。西人因熟悉之而熟籌之矣。我乃不能窺彼之堂奧。識彼之機謀。是不能制人而終受制於人。此振自

遊歷一事。爲中國一大關繫也。自光緒十一年。御史謝祖源奏請派員出洋。十四年。總理衙門奏定。酌擬出洋遊歷人員章程十四條。務推最爲周密。嗣後膺斯任者。頗有其人。採訪周詳。有裨時務。如傅雲龍著遊歷日本圖經八十六卷。徵引至富。纂輯亦精。類爲有用之才。此外留心講求者不少。總理衙門當疏保薦。成效彰彰。爲今之計。但當擴其規模。防其流弊。毋務求近功。毋糜廢巨款。則中國自強之道。造才之方。固不能不由於此矣。謹擬爲例言數則。臚陳如左。

一宜測繪輿地也。泰西各國。於輿地之學。講求不遺餘力。凡以爲闢土通商之要務也。近二百餘年以來。英得印度、新金山、及香港等處。而英之勢異。法得越、而法之勢異。日本得琉球、而日本之勢異。中俄盤次定界。而中俄交涉之勢又異。其通商各埠。自地中海以東。而廣東之香港。凡險要之地。無不爲英人所佔據。英人由蘇彝士河運貨入中國。久已奪俄商陸路往來利益。而俄人近日經營東邊鐵路。思又奪復英商所佔利益。西人因地制宜。而國勢之強弱隨之。今選派遊歷各員。既已做行西法。則測繪輿地之道。誠首務矣。

一宜兼察敵情也。去年倭夷犯邊。既爲前車之鑒。而中國全局。北與俄鄰。西南界英法各屬地。歐洲諸國。以通商爲富強之術。識時務者。必謂西南可略。而東北獨重。然西人狡詐。其陰謀祕計。往往難於揣測。所恃親歷其地者。就各國交涉事務。證以聞見。得其實情。隨時著爲劄記。備日前防守之用。

一宜講求商務也。每年洋貨進口。價值一萬一千餘萬。而出口土貨。價值不過九千餘萬。以入抵出。中國應耗去銀一千餘萬。蓋中國土產。以絲茶二項爲大宗。而茶利久爲印度所奪。近來種植更旺。美國茶雖僅供自用。亦足阻華茶銷路。此不可不訪察各國物產盈虛。以籌抵制之法也。又洋銀入中國。亦有各國華民三百餘萬。每年所得之銀。由銀行匯回。約有二千餘萬。近年美英二國。於華商民傭。皆有限制苛待之意。故簡出使大員。願增設各埠領事官。以保護華民。此種情形。爲使臣未經目覩者。當不可枚舉。故凡遊歷人員所至之處。宜在在留意焉。

一宜講求製造也。西人經營軍政。精益求精。日新月異。中國每年購辦外洋器械。輒費數百萬金。而辦理之人。多受華商朦蔽。器賤價昂。虛成廢物。當就遊歷各員。隨在研究。知礮以何者爲合宜。槍以何者爲適用。就使出洋大臣及各埠領事官。考驗所學。如果學有心得。實能剖別精粗。異日回華。即可以當辦理軍械之任。

一學問宜先務也。舊例每員。准帶翻譯生一名。通外洋語言文字。然不明算學。不識兵法。則於繪畫製造諸務。終茫然不解。或但就翻譯生編輯無用之書。或撰爲日記。皆無甚關繫之事。此等游歷。止爲薪水起見。於時務有何裨益。故凡願當斯任者。必先經總理衙門嚴爲甄別。使其人實事求是。無曠厥職焉。

一回華宜加考也。中國歷年所派出洋學生。三年後回華。就各處考察。或能管理製造局。或可當學堂教習。皆擬保奏請獎。而考不入格者。往往有之。至此游歷人員。亦豈一律。賞罰不明。則人人視爲具文。而無有懋勵於時務之用。必經總理衙門就目前緊要事宜。使爲論說。擬酌保獎。其學既非一技一藝者。比其識見

自必不同.而淺陋空疏者不得與焉.

一籌費不宜太少也.自光緒十二年.議定出使經費.英俄九萬.德法等八萬.美日秘十一萬.以四萬餘兩作爲派員遊歷之費.所派之數.以十員或十二員爲定額.遊歷以二年爲限.過限卽自備資斧.此議似未免稍拘.各員遊歷之處.必當遇使臣及領事官.可以隨時考驗.果能實心採訪.二年後如願再遊他國.其應用之費.以由使臣電致總理衙門.於海關洋稅項下撥付.以得之洋人者辦理洋務.於中國初無所損.況其效有不可限量者乎.

擬設立遊歷公會章程

桃源何紹休

今天下議富強者.動曰軍火宜備也.鐵路宜開也.製造與工藝宜興.礦產與商務宜振也.庸知居今之時.處今之勢.所以爲致富之本.自強之基者.莫如上下一心.方今朝廷振辦一事.聚訟盈庭.非無深達時務之人.而每建一言.概多格於眾議.洋務之興.垂六十餘載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隨不激.能爲國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幾人哉.夫民心不一.則國勢日衰.而交涉之難調.由於意嚮之不定.意嚮之不定.由於主議之無人.欲求主議得人.非王公大臣遊歷外洋不可.夫遊歷之法.防於中國.古時輶軒使者.徧歷四方.問俗採風.詳察民間疾苦.此實遊歷之權輿.孔子一車兩馬.歷聘諸侯.遂成素王之業.戰國時儀秦之輩.朝秦暮掉三寸不爛之舌.聳動侯王.當其周遊各國.凡山川之險易.政事之純疵.兵力之孰強孰弱.人情之向愛何忌.無不揣摩簡練.熟爛胸中.因得以審其機而投其閒.雖縱橫捭闔.聖哲弗稱.而其顛倒是非.運天下於掌上者.非假遊歷.亦何由成其才也.降至今日.泰西各國尤重遊歷.譬如世子王孫.皆如世爵將相.莫不以遊歷各國爲要圖.雖道里崎嶇.風波險惡.經年累月.皆所不辭.經過之處.觀其朝章得失.詢其風尚美惡.察其物產多寡.究其貿易盛衰.訪其製作精粗.探其武備強弱.而於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險夷.出入之難易.路徑之遠近.江河海口之淺深.無不繪成地圖.載入日記.刊諸月報.一時無事.則彼此傳閱.以資談助.一旦有事.則舉國之人.心有成竹.不難駕輕就熟.乘勝長驅.道里關山.畫沙聚米.人皆見其今日奪若干城.明日闢若干地.以爲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習.謀皆豫定.無一不從遊歷得來.故欲富強民.強國勢.必須設遊歷之公會.欲設遊歷之公會.必先立公會之章程.今謹將擬議者.分條臚陳於左.

一曰設總官以管經費也.夫理財乃國家之急務.銀帑亦遊歷之資本.宜於會中派一正直之人.終歲會計.比較盈虛.考查出納.以防欠闕之弊.

二曰減寺宇以厚積藏也.夫天下寺宇.不下百萬萬所.於國家無所裨.宜省之.將其費納入會中.以補此項之闕.以培利用之源.

三曰納貨稅以廣費用也.夫通商大賈.舟航大洋.難保沈覆.假如船價二萬員.載貨五萬員出海.令每月納會中銀.每百兩納二三錢.設使船三月到岸.平安無失.所納銀存此會中.爲公費.如或船貨有失.視其損壞之分數.如係槍折貨溼.會中亦按數補償.如或全船沈溺.則會中卽償其半.但必實報實驗.衆力恤

災.從無推卻.如西人之擠保會.要之利多害少.有餘則作會費.此一舉兩得也.

四曰多借銀以周諮訪也.往者我中國亦有派員遊歷之舉.但每員薪水.月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應酬之鉅.安得敷用.亦祇深居簡出.繙譯幾種書籍.期滿繳驗而已.未能日向各處採訪.時與士人諮詢也.故宜度會中銀.豐其資裝.寬以歲月.迫向國採其能者而得之.

五曰選英俊以期有用也.比年承命而往外洋者.皆微員末秩.回國以後.卽使確有所見.亦安能大展其才.故須擇王公大臣子弟.通古今.識大體.年少而未當國者.並鄉中有經濟善測繪者.派往各國.考求利弊.採訪情形.與我國使臣相助爲理.夫今日之少年秀士.皆他年老成謀國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議興事.皆有灼知灼見.自決從違.不至茫然無能.亦不致拘泥僨事矣.

六曰造兵輪以張國勢也.自設海軍以來.所備大小兵輪.不下數十餘艘.平日除會操巡查官員外.一無所事.何如派往各國遊歷.藉以保華民而震國聲.俾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島嶼之瀠洄.沙綫之淺深.湖汐之長落.地勢之要害.咽喉防務之佈置疏密.並定以遊歷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旣反國後.由當道面詢重洋情形.並觀其日記.實有心得.卽照軍營立功例奏獎.果如此講求研鍊.十年以後.中國內外文武人才.皆當蔚出.決不至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晉用.雇募洋師.歲擲百萬金錢.且爲遠人所竊笑也.夫惟我朝華洋交涉.開前代未有之局.命星使遊歷海國.兼交涉事務.無不事事仿行.新中華之耳目.開小民之衣食.則雖前代雄才大略之主.亦未能如我朝之盛也.顧事須比較而後勝負分.勢必互觀而後強弱見.以中華之地大物博.山嶽蓄其精華.川陸萃夫寶貨.自然之利.甲於五洲.倘能盡法以致之.又何假於外洋之物哉.且外洋人又往往惜之.謂不能盡其物利者.以不能盡仿其法也.然其法自在.在朝廷力求何如耳.且如英德美奧諸國之皇.時常躬歷各國.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而俄羅斯之興.肇其先君比德之遊歷.無法不仿.無善不備.日本亦然.故其勢蒸蒸日上也.日本自同治十二年始信其法.今纔二十餘年耳.已儼與西方大國比隆.溯其所以致此.則遣大臣歷地考其法.又命英才詣彼國讀書.盡得一切製造.皆以仿西式爲本.竊願朝廷鑒日本之明效.將以上章程垂爲甲令.久之必有駕西國而上之勢.彼狡焉思啓者何敢哉.此亦致強致富之一道也.惟在當軸者一力擔當耳.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瀏陽唐才常

中國工藝之不講.由於無法以董勸之也.董勸之策.其惟設賽工藝會乎.攷英國博覽會.始於乾隆二十年.前十年法國早已行之.不過賽書畫鍼黹耳.嘉慶三年.巴黎第二次設會.咸豐元年.英會曰萬國商務公會.西語名格拉得西比生.入觀者必納門費.是役得費五十萬六千鎊.他費不與焉.五年.法國之會.得費一十三萬鎊.同治元年.英會得費四十餘萬鎊.所賽之物.法以人工勝.英以機工勝.六年.法會得費百餘萬鎊.十二年.奧會取費極廉.得二十餘萬鎊.美國費拉特費之會.得費更多.共約一百四十餘萬.擧茲以來.珍會益盛.藝事益精.所以顯示以從違之準.陰用其鼓舞之權.其意爲至深遠也.今欲使中國振興工務.宜速仿泰西珍會之例.大賽工藝.使有所觀感效法.以爲華人之飯碗.亦收回利權之一大關鍵也.

而又隱寓趨重兵器之意於其間。則積富能強。工務其嚆矢矣。謹為條例如左。

一宜設工學科以重其本也。中國賤工之習。牢不可破。非設機器製造各學以督之。則即有明於算學之士人。誰肯身親製造。以犯清議之不韙。雖設此會。徒多市井無賴小人耳。故必先設科以示工藝之重。不後儒生。乃符西人工中有士之精意。而珍會之賽。無異文人之角藝名場矣。

一宜與民廠相權衡也。西人製造船礮子藥。皆取辦民廠為多。即官廠亦係包工之法。今苟令民間得開私廠。一切輪船、槍礮、開礦、挖河、抽水、磨麥、紡紗、織布、研之既精。而復於省府州縣遞驗其成。則風氣日開。人才日出。富強之效。如操左券矣。

一宜與算學相表裏也。西人技藝院與博物院。同條共貫。大抵發源於算學。今視其工藝果佳。而仍叩其推算此物之理奚如。乃知其果出心裁。而推陳出新之功。益覺無窮矣。

一宜定年限以便匯集也。如縣邑則准其按年一賽。府州准其二年一賽。省會准其三年一賽。每及五年。則須擇一萬商雲集之區。如漢口、牛莊、上海等處。聚通國之工藝而品評之。則有期不慾。如各省核臨之制。

一宜注工册以觀成效也。五年之賽。工部大臣親臨之。各省則督撫守令遞驗之。必視西人金牌寶星之賜。更加優寵。或即以為是科之進退。庶人人奮勉。力與歐洲爭拔擢之功。

一宜頒牙帖以資世守也。西人致得新理新法。獻諸國家。國家即給以文憑。以杜他人偽造。或攘其利者數世。今中國舉行賽會。塲驗為新奇之制。亦當給之牙帖。以能開新式者。受上賞。步趨西人者次之。如次屆賽會之期。更驗牙帖而課其工之進否。進則加以爵秩。否則黜而收之。即子孫之墮其祖業者亦然。庶此會真能實事求是也。

一宜有兵輪以保護工人也。中國習淩之氣。一時難靖。今賽會之時。良莠難齊。恐滋他釁。誠得兵輪以資保護。則人心安搭。而從之者如歸市。

一宜聘德人以操晶隲也。中國積習未除。不無高下在心之慮。且其事未精。亦難特為定評。惟日耳曼之聰巧。為歐洲最。工藝亦獨步五洲。中國與德素無閒言。似可事事奉為圭臬。故今日急務。不惟兵制兵法宜師其人。即工政尤宜引以佐工部大臣及各省攷驗之法。待將來積習已除。聞見已擴。自無事假手他人矣。

一宜招回新嘉坡人以立始基也。事屬權輿。嘗為西人所竊笑。則工部應張牙帖。攷驗自外來之華工。力加意勸以資觀摩。則其始即不至貽笑西人。而華人益稍魏生喬矣。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湘鄉張通誥

嗚呼。中國工藝之學。闕而不講久矣。夫制器尚象。前王所以利用而厚民。日省月試。旣稟稱事。勸導之典列於九經。乃皆以末務薄之哉。自大學亡格致之精。周官佚考工之記。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迂衣進冠之儒。率馳於清淨虛無之域。鄙及工藝。以小道鄙之。以賤人概之。而躬其業者。以其不齒於世也。亦作

愧不愧。模擬自安。鮮有竭才力聰明。求大過於人者。無惑乎飛車指南之遺。木牛流馬之法。自失其傳。而過泰西之新式。且喤曰咋舌。或數典而忘厥祖也。夫泰西之富強。根於工藝。而工藝之精良。則原於賽會。始創於法京巴黎。嗣後英與美日本。亦躡踵行。近則相習成風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人工有巧鈍之殊。物質有美惡之判。非利舞胡由奮。非觀摩胡由精。萃萬國之心思。羅五洲之珍異。考驗優劣。比較短長。則取精多而集益廣。宜其民智日開。商務日隆。軍政日修。國源日裕也。而中國獨不謂然。推原其朔。則由於拘常守陋之見未化。亦因費鉅無所出。故無一人敢發其端也。不知天下無不可闢之事。無不可籌之費。成同之間。征勦各流寇。近年以來賑饑防河。至再至三。獨非大眾而借鉅費者歟。而籌之裕如。則亦存乎其人耳。況賽會之設。國與民皆利。上與下交益。目前與日後。均收效無窮哉。西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利堅賽會於希加哥。計費銀千七百餘萬。而事後抵以游貲售照會折卸物料等項。尚可贏銀三百萬元有奇。此其明證已。而客館之所得。飲食之所資。電綫、輪舟、鐵路、馬車之所霑。本國商民所獲之利。且什百千萬而未已焉。樽節以富。振弱為強。其以是為嚆矢乎。今日者中國事尤亟矣。倭夷議撫。府庫空虛。欲圖自立。必先經商務。欲經商務。必先重工作。賽會之設。蓋有不可一日緩者。謹將籌費及一切條例。為平日管見所擬議者。臚陳於左。

一宜保定官利以資招股也。查美國希加哥賽會。除議院撥助五百萬元外。半出自股貲。中國自礦股一敗以來。至今人視為厲階。故近日有事招股。百無一應。則以中國凡百公司。招股時官為張皇。股散時官置不問。是以視為畏途。而不敢再蹈覆轍耳。今宜做照泰西。讓以各等利益。且為保利若干分。庶人人倚信。踴躍成事。不勸夫國帑。不需夫洋債。而天下之大觀創矣。

一宜做照日本以漸推廣也。查日本辦法。先於內地各鎮埠試行工藝、農桑、礦產、耕織各小會。今中國土產工作。足以奪外洋之利者。絲茶糖為大宗。外餘亦不少。宜令內地小會。臚列自有諸物。比較得失。品評優劣。然後再及他國新出之物。庶功有漸進。事亦易集。

一賽會之區宜自上海始也。上海為中西總匯。江海要衝。輪電往還。聲聞不隔。宜先期照會各國外部。請其將工藝製造機器各種物件。一體入會陳設。派有名望通西學者。較其巧拙優絀。自南洋大臣以下。均至會塲觀覽。以重其事。先會之半月。遍知輪舟可通之各鎮各埠工商人等。悉准入會遊覽。酌收遊貲以助經費。先設小會以觀本國之所有。繼設大會以覽外洋之新式。則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而益務擴充。我所未能者。可以學其所學。而漸行推廣。不必家喻戶曉。而能開愚賤之心思。不必越國過都。而能發韜蒙之耳目。振商務。足國用。蓋莫有先於斯者矣。

一創造之物宜令隨會獻也。伏查泰西各國。設有工匠學堂。技藝院。擇已通西文算學者。肄業其中。先授以工程專學。研究機器之物理。後乃各就所業。其能神明變化。意造新奇之物者。准其繪圖貼說。進之當道。驗其果有實用。即詳咨執政。給發執照。予以專利之權。將姓名圖說刊入日報。彰之遐邇。有美必揚。無求不得。故莫不殫精竭慮。鬬巧爭奇。而不以一得自發也。近日中國各省各局。機器師匠。亦略曉機器測

算學。而當道以其難人也而薄之。薪俸無多。教習無法。考察無具。獎勸無方。故二十年來。僅滬局所造快利槍稍爲出色。否則皆式老價昂。不甚適於用也。竊以爲藝學之科。工藝之齊院。固中國所不容不設。而一時難備。莫若開奇技異能之途。令其隨會呈驗。確能出自心裁。有裨實用。即照西法以爲首格。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風氣既開。十年之後。庶幾可與西人爭烈矣。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長沙徐崇立

一設官局。西國有官局。有商局。而皆息息相通。官總其成而商集其貲。中國創行伊始。非官爲倡導。必不踴躍。今天津有武備學堂。金陵有水師學堂。武昌有鐵政局。織機局。已次第舉行矣。尤宜推廣其法。各直省均籌款興造。而局外工匠。准其入局學習。考其工拙。著有成效。即依次充補。

一立公司。泰西公司。多由商人招股合辦。中國財富。不逮泰西。使凡事皆動支庫帑。斷難推廣。須仿招商輪船局例。勸富室巨商集股。或派員總其大成。或由商人公舉辦理。總以便民爲主。

一聘洋匠。藝人雖講西學。微特不能窺其堂奧。即門徑亦難遽尋。宜以重金聘西人之能者。惟須西局之工師。蓋官局爲其國家籌戰守之具。必不盡宣其蘊。商局則意在推廣。務極流傳。必無不傳之秘。又不宜惜貲。彼越數萬里而來。所獲不倍於其國。則優者必不至。僅得其中才而已。無益矣。

一懸賞格。西國考較人才。專以工藝爲主。一器成。必呈諸官。官頒之國中以爲式。民間如能私造一器。即准其呈之公局。果有實驗。並予重賞以示鼓勵。英國前有晏瑪士者。籌得利砲新法。不見收於官。官中實

陰用之。晏瑪士訟之刑司。斷令國主賠給金錢六千。一技之得。至與朝廷抗。夫安得不勸。

一定稅法。英人竭其心思之力。廣其耳目之助。不惜貲財。不避勞瘁。歷試諸法。務得一當。或數年或十餘年而成一器。則告諸白丁德亞非士。（英官專司考究製造。）驗之有實濟。即給文憑。凡仿造此器者。必納貲創造之人。即行之他國亦然。私製不納貲者重罰之。今宜仿其成法。著爲定例。以器之大小。爲稅之輕重。

一著圖說。西學舊有圖學一門。大而天文地輿。小而一船一砲。有合圖以觀其全體。又有旁正背面之分圖。以考其機括。今宜於新機器出。爲圖以彙之。說以補之。不待督責而能矣。一較優劣。以上諸條。次第舉行。著有成效。然後仿美利堅賽奇公會之例。先自於一鄉一邑舉行。漸次擴充。再行照會各國。按期來華簡其工匠藝術。一考其工拙。物多希見之寶。人有鬭巧之心。工務商務。皆當起色矣。

擬開中西條例館條例　　瀏陽唐才常

刑律之設。以理大冥而順人情。秦漢與明。極爲酷烈。殊失先王之意。國朝罪疑惟輕。涵濡衆類。雖唐虞三代。蔑以過茲。西人亦講求律法。然矜慎太過。極重不過禁錮終身而已。自入中國設教堂後。中國不肖之徒。往往以爲逋逃藪。無論作奸犯科之奚若。中國不能過問。雖曰中國積弱使然。亦以未列公法之故。又無深諳公法之人。據理與爭。故遇有交涉事件。往往受屈於西人而末如何。不知公法明云。凡轄內產業植物動物。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當歸地方律法管轄。又云。無論是已民與否。非現住轄內

者。各國不能以律法制之。若然。則吾民雖入彼教而現住轄內。豈有不能自治之理。噫。吾華至此。不圖其矣。然則公法所云。數國律法不合而起爭端。則有條款以息之。名曰私條者。不能已於講求也。蓋公法所以明各國交際之例。而私條所以變通各國律法之不合。而酌而著之曰例。遂遵其意而明之曰中西條例館。其所以設此條例館之條例。另擬於後。

一各國律法不同。必豫請各國律師。公訂一至中至正之法。如公法所云者。乃能行之久遠而不敝

一律法由換和約時酌定。使臣宜力爭教民之仍歸中國管轄。乃可徐議一切條例。

一中西條例雖已有定章。入館者仍當深習中國律法。廣求各國律法。或遇事出定章外者。即可合中西律法以爭。

一演習中西條例者。當由刑部課其成。命之曰律學科。使其自吏胥至司員。自司員至尚侍。終身不易其途。庶爲專門之學。

一條例館學生。並宜練習各國語言文字。有成則隨出使大臣。察閱各國風俗人心。即將來議律時。或有疑難之處。不至茫無把握。

學辦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瀏陽唐才常

中國受創以來。深識之士。日望中國之毅然變法。以弱強。以危安。以骨肉。然如學校、郵政、鐵路、諸大端。當

軸遲回審顧。重於一舉者。何也。豈陰狃於桎民之習。恐民智開而狂瀾潰邪。抑慮一變之後。士民失業。意而未發耶。夫英吉利於百年前欲行新法。臣民無不尼之者。惟堅忍。立起沈痾。若俄羅斯之頑瞶。日本之悍勁。各國所無。然昔之彼得。今之睦仁。何興之驟也。中國神聖相傳。風俗純厚。無希利尼薩摩之強族。多瑞士日耳曼之秀民。若洗其夸大虛誕之習。新諸實際。振其疲苶惰歸之氣。進以干城。安知不爲地球望國。乃猶因循疲薾。坐失事機。誠不能爲當世士夫解也。然而新法之行。貴有次第。不可緩亦不可驟。何者。中國之弱。弱於貧。貧弱於新學之未興。欲興新學。宜特設學部大臣於京師。以綱領大學之事。又於各直省多建中等下等格致書院。聘西師雅師。分門課實。即以其遞升之差。爲科目之的。則始雖借才異地。不十年而吾學校中人。足以肆應天下之求。人才既出。自強始塙有其基。然而鐵軌、輪船、鑛務、郵政、四者。似不能因人才未出再涉游移。何也。筋脈不通。則手足坐廢。衣食將竭。則禮義安施也。若夫商政宜修。先於農政。蓋中國之農。尚稱勤作。商則散無友紀。日見消亡。歲輸英人五千餘萬兩。未有抵制之術。將爲印度者數十年。尚夷然以冠帶自居。此開關以來之奇變也。非亟立商會維持之。腦存而髓亡。國存而權絕。其若之何。工政宜修。先於兵政。士耳其素稱能戰。惟製造未廣。機器未興。日蹂躪於英俄而未如何。中國四十年來。槍械船礮。夥於阿惜祇。而國且日弱者。徒恃殺人之器。而忘製器之原也。報館宜立。先於議院。蓋此時風氣未齊。人心多惑。驟開議院。必如意法與之叫囂。不可遏抑。惟先廣報館以啓愚頑。以振聾瞶。則遇有大政不至。行之者一。泥之者百。公法律例之學宜明。先於議和議戰。蓋中西棘手之案。向由國威未振。亦由情法不通。如能酌修條例。入公法及弭兵大會。未必無闇然自修之日。界務稅務

之學宜講。先於禁煙辦教。蓋強鄰騰踐。四方而至。黑龍江、帕米爾、及夫緬甸、安南之前車。在在寒心。界務不明。堪國何底。荒政至今。深爲民病。愚智皆知。非急研稅務。則贊竊滋甚。脂膏滋竭。國不國矣。銀行宜設。先於國債。泰西國債多。民心益固。驟難與之疑信參半之華民。必用機器多鑄銀錢。由三廠通行各省。則示信於民而國債可興。若夫親王大臣出洋學習。俄日以建維新之治。尤爲今日策時第一義。至於中西相接。化其偏私之見。去其鄙夷之心。凡內外臣工。皆宜恪遵此義。而西鄉貴官。庶不至無故而生。然無論何等學術。皆先以廣立學會爲宗。則所以公天下之羣義。而萃人心之奇策也。此舉行新法大概情形。可約略言者。或曰今天下病底猝矣。非澈底澄清。同時並舉。加以雷厲風行。萬無成效。雖驟、庸何傷。而不然也。卽以病喻。精氣鑠於內。痿痺見於外。調其榮衛。通其筋絡。養其靈魂。或能補救於萬一。驟用猛劑。必無幸焉。今之積重難挽之勢。而欲步武泰西。經緯萬端。縱論其治絲而棼。卽每年賦稅所入。不逮英法三分之一。而洋債纍纍。何從籌鉅款以行新政。其不能太驟一。中國士子久錮時文詩賦之中。遽廢科舉。游民滋興。其不能太驟二。至西例賦稅極重。華民贍其身家而不足。安能出餘貲以維國力。其不能太驟三。中國最重男女之別。非先嚴纏足之禁。而廣設女學堂。必多未便。其不能太驟四。是故深明其不可驟之故。而後轉移鼓舞之微權可得而用也。

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瀏陽劉善涵

今之談新法者。其弊約有二端。曰因循。曰恣戾。因循者曰。中國地大物博。承數千年祖宗之留貽。禮義制度稱最。一旦廢其所長以從事西法。如嬰兒絕乳。失之太驟。是不可行也。恣戾者曰。刑亂國。用重典。處今日而言變法。非舉一切無用之學。概投之灰燼而後濟。以始皇之暴戾。江陵之操切。管商申韓之嚴刑峻法。則往往莫治。而究之因循者非是。恣戾者亦未爲盡得也。竊以爲學新法者。當博考中西君民國體之異勢。而後酌其事會之通準。以權責之大行之數年。必有成效可覩。否則如理亂絲紛而無紀。甚且行之過驟。而虛憍自恃之罪。不能驟然於西法之善。一有齟齬。萬事紛裂。大局幾不堪問。此誠可爲太息者矣。夫中人以上。不爲名利所動。中人以下。不得不以名利動之。居今日而欲行新法。非變通學校不可。蓋學校者。人才之根本。人才既立。而凡自主之權利。教民養民之善法。皆可漸次興舉而不至少有疑慮。茲就湘省之宜行與新法。而埸然可見諸施行者。略爲詮說。而次第亦有可述者焉。一曰通算。一曰通外國語言文字。而必派令出洋。西人化重聲光等學。皆倚算學爲本。故童子入塾。未有不習算者。今莫若改時文書院以肄算。而附以化重等學。至外國語言文字館。宜增立數所。仿上海中西書院規條。童子十五歲以上。如志趣遠大。堅忍耐勞者。卽令入學。先聘華師教授三年。俾知其大略。又三年使入西師學塾。又三年奏派出洋。使入各國大書院。觀感衆美。以底於成。昔俄羅斯銳意變法。派親王出洋游歷。日本之勃起。亦收效游歷爲多。是道也。一曰廣譯西書。泰西書館林立。不但京師有之。卽縣鎮都市。靡不廣爲精藏。以供士夫之參攷。湘南地處偏隅。士人佔嗶終身。而西國政書。有未嘗一寓目者。若仿外國書籍館例。廣譯西書。頒之郡縣。則人人知西法之善矣。一曰報館。泰西報館一門。爲教養之經。中國商岸。自燕、齊、閩、粵諸

行省。稍稍仿行之。而湘省獨闕。若倡立湘報。凡政教之得失。商務之盛衰。物產之良窳。以及開井種植之有無新法。時加考察。章示大衆。所謂耳目明而萬事理。而後設議院以決壅蔽。建民廠以精製造。開礦產以暢商源。設湘埠以達輪路。立電綫以廣消息。綱舉而目張。體明而用達。中庸所謂柔強愚明之旨。於是乎在。若不揣本末。懸意摹仿西法。雖日對西人。日聆西語。其中之隔閡。難以道里計者。尚足與言新法之要哉。

治新學先讀古子書說

瀏陽唐才常

塵塵世界。梏梏乎文法。昏昏乎科目。沈冥乎俗儒。如蛾趨焰。如蟻附羶。其上者能箋注蟲魚。批風抹月。人許鄭而家孫賈。其下則抱兔園冊子。東塗老師宿儒之言。以媒通顯。或且睥睨羣倫。私尊敝帚。與之言西學。則曰異端。與之言周秦諸子。則亦曰異端。而試問彼之不異端而繩矩昌平者。精而已。圖荒而已。嗚呼。孔教之晦。學派之孽。斯云劇矣。夫孔子道大能博。有教無類。六經固改制垂世之書。卽九流百家。罔非本其緒餘。以鳴于世。故漢書藝文志所稱九家者流。皆七十子之流裔。雖純駁不一。而上歷皇古。下亙來茲。厥功非淺。卽今之言新學者。尙將徵參叢籍。羅中西古學之源。彼沾沾守一先生之言者。則烏可以爲學矣。雖然。今新學家言。樊然殽矣。綜其要指。不過曰格致也、富強也、公法律例也。若管子、若墨子、若莊列、若淮南。若呂氏春秋。其言格致富強。近人張自牧瀛海論、薛福成四國日記所鉤稽者。非贅述。請言諸子大義。以爲治新學者的。管子前乎孔子。多周官司馬法遺言。其云量民力則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又云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尤暖千百年保世經獻。墨子一書。開機器之先。悟重光之理。而宗旨尤在兼愛。尙同。矯叔世私競之風。卽宰我從井救人之仁。學儒者或過之。而西人乃師其意。以橫擴五洲。夫胞與平權。本孔孟公心。但一有等。一無等。遽以太平世之術治據亂世。徒滋詬厲耳。莊列淮南。宗旨大同。其敝蕩其身。隳其世。近佛理。亦近格致家之論地球。恆星及萬物質點。蓋皆孔門之微言。韓退之謂子夏弟子田子方。其徒流而爲莊周是也。若夫西國律例家。卽古之法家。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蓋太平世之律例。宰我不知律例之源。告哀公以使民戰栗。遂伏申韓之根。史記言韓非李斯同受業荀子。楊倞謂荀子亦孔氏支流。此荀李之變本加厲者也。西國公法家。卽古之名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爲刑書。又爲正名之書。禮者刑之精華。刑者、禮之科條。及門諸子爲名家學者。禮春秋而已矣。及秦任法律。則刻覈寡恩。士苴生命。班固謂瞽者爲之。則鉤鈲析亂。通乎乃自有地球之大厄哉。是故周秦諸子。悉荄滋孔氏。而孟子、公羊子、衍太平之仁理。尊平權之墜緒。其嫡派也。墨子莊列。精擊天人之旨。暨衍格物之詞。其支派也。荀子開歷代罾羅鉗束之術。其學派也。故欲捄今日民窮財盡。公私窳敝之病。則必治之以管學。欲捄今日士農工商各懷私心之病。則必治之以墨學。欲捄今日吏治廢弛。弊文飭法之病。則必治之以申韓之學。欲造五大洲大同之軌。進一千五百兆仁壽之民。則必治之以孟子公羊之學。夫然以公法律例言。似不及格致富強之可以維其國、智其民。然將來一統地球。批合政教者。必公法周、律例平也。而要以力破拘攣術決荀

李綱羅爲第一義。顧安得並並者而一振其聾瞶也。

鑑新知新辨

衡陽陶炳麟

轉移風會之漸。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不在乎紛馳而在乎專一。見一新法。輒思所以效之。而不究其極。聞一新政。輒思所以仿之。而不探其本。無惑乎日言新學而益染益甚也。西人之行事也。心精力果。實事求是。凡於振興諸務。規畫精詳。經營數十年以前。收效數十年以後。計遠利不計近功。有欲孰一器名一藝者。苟及身未就。則子孫繼之。務期其成。俾得世專其利。故人人競奮。日新又新。愈出而愈無窮。中國不然。不能自闢新機。事事步武西人。且又浮慕淺嘗。漫無實功。迴思數十年以來。舍舊謀新者。豈伊乏人。亦嘗遣出洋學生矣。而激勸無方。從供它人之役使。亦嘗設同文館矣。而考核不嚴。即繙譯且多舛歧。亦嘗設製造局矣。而工藝未諳。徒假手於它人。亦嘗設招商局矣。而利弊未明。壟斷仍歸洋人。亦嘗練兵置械矣。而洋裝空效。訓練無方。槍手未合。利器資敵。諸如此者。無不矜言圖新。而悉無所效。故自倭釁一開。舉數十年之經營。數千百萬之貲財。盡付諸驚濤駭浪中。非真疑於新之無益。良以我之所知。不若它人之精。我所仿行。又落它人之後塵。有一事焉。我初得之。不啻珍寶。而自彼視之。已同敝帚。蔽於新而不知所以新。其弊有如此者。不然。日本亦維新之國也。自其東京神戶諸處。創立西學堂。時與中國上海廣州諸處。設立方言西學各館。時其間相去無幾。乃日人一切改絃更張。集思廣益。凡於西人所知所能者。務求涉其藩籬而登其堂奧。精益求精。故收功最鉅。中國同其師法。而不同其嚮往。同其變通。而不同其精進。故不覺瞠乎其後。此一則驚於新。一則知所以新之明證也。今者時事艱難。益奮起而謀新政。弟兩年以來。言者紛紛。而行者徇。散漫無實。使非抉其大源而去其尨雜。力祛從前虛僞之習。而勤此日振興之務。竊恐蹈常習故。仍無益於更新之治也。此之不可不辨也。

尊新

瀏陽唐才常

曰中國。曰日本。曰波斯。曰印度。曰埃及。曰希臘。曰羅馬。曰巴勒斯坦。曰肆尼基。數千年之舊國也。黃帝子孫。部居震旦。亞當裔族。曼衍歐東。以洎黎蠻猓苗琉球之毛人。俄國之特狄。澳洲之矮奴。非美洲之紅黑番。數千年之舊種也。中國之堯舜周孔。印度之釋迦婆羅門。耶路撒冷之摩西耶穌。阿喇伯之謨罕默德。數千年之舊教也。英法德俄。建國後而興也浡焉。美人經營僅百年。以文明開化名五洲。故膺大地之國之種之教。更嬗迭代。蕃變紛紜。窮嘸俯矚。瞻知究極。然日本蹶然以舊國興。希臘脫突人軛有年矣。今日曝然智其民。強其舉。隱然爲亞東日本。而印度、波斯、埃及、黎靡弗及焉。異哉新者藏新。舊者亦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微歟悲哉。中國之創新政求新法也。費五十年之時日。擲萬億兆之金錢。睹恆河沙數之槍械。然而北脅於俄。南挫於法。東困於日者。何也。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也。欲新民必新學。欲新學必新心。今者天下之民之心。久病思起。久鬱思噓。新機勃然。其洞觀世局者。且人人抒一意。法希臘之民之心於胸臆而不可遏。使當軸不乘其向病之機。聽以康莊之路。而猶欲囿象之檻縶之。竊恐局其身者不能局其智。忠其國者不必忠其君。而秦皇明祖之謠一潰而愛且劇也。卽令民不智。防不決。而

事變奇橫。土番猰㺄。抵制無策。將伯誰呼。則是舉四百兆民。拱手而聽他人以奴隸也。昔羅馬教皇。齊仇新學者也。方一千六百八年。意大利人格里略斯。精通天文。聚徒講學。作望遠鏡。論地球自轉之理。教皇惡其誣爲妖術。下之獄。及意人闢其都城。神甫星散。僅膠其守舊之見。牢不可破。遂底於亡。今之守舊家。動詆西學與西教爲緣。而不知其與羅馬而心教皇也。嗚呼。蟪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夕。彼彼閭閻。伈伈俔俔。與此終古。而曰吾言孔孟而行程朱。此僞孔孟而施朱僞耳矣。而況泰西之學。肖源希臘。希臘盛時。與埃及、波斯、印度、猶國。互相觀劘。而埃及文字。實與中國同原。又適值吾三代實學未亡之會。其時埃人文者曰佛里斯當周匡定二王時。專以格致講授者曰蘇格刺第。當周靈王時。倡幾何學者曰歐几利德。當周赧王時。然則吾周秦諸子所言。輒與彼中格致之學。不謀而合者。初非無因。而徐以見吾尊新之卽以復古也。豪得而破其癥結曰。欲開二千年來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學以存於應麟虎視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見始。

尊新

瀏陽劉善涵

烏乎。中國之因循苟且。隤壞寘寘。至今日極矣。譬猶宮室。非不粲然精縈。勸棟鏨而塗丹膄也。然基礎旣蠹。榱折楹朽之禍。有非髹飾所及者。譬猶裸也。紛飾都麗。璀璨炫目。然循稼敗裂。襤褸之形。旋踵立見。然則處中國而言新法。毋亦揣籥而扣槃。膠柱而鼓瑟歟。夫大學一編。首在新民。孟子對滕世子。亦以新子之國爲喻。是故民闇也必使之智。民弱也必使之強。民闇抑不得自申也。必恩澤下究。俾咸益其聰明。啟瀹其手足。人人有自護之權。而不至干分以犯上。所謂新也。乃今之治國者。西國教養之善法。邦交應付之機宜。漫不加察。而於蚩蚩小民。鈴束鋼禁。責一新法而官曰不行。擬一新製而官曰不準。烏乎。是猶秦愚黔首之故智。以此防民。民尙不傈然肅者。庸有幸乎。昔俄皇尼古喇。嚴禁誹議。道路以目。嗣皇愛烈珊德。遣親王游歷海外。屢興製造。推陷廓清。決去壅蔽。兩國遂強。日本以彈丸之地。崛起海東。削藩鎭之權。歸其國脈。與歐西通商立約。厲精圖治。用成維新。此新法之明效大驗。見之紀載。墻然而非爽者。中國地大物博。神聖繩繩。而列國競爭。反列其次於印土之間。而皆爲不被教化。豈壤地文物不若哉。亦以守舊不變。無復新政可紀。故不得列公法於地球萬國之上耳。近者緬入於英。越併於法。而暹羅半剝。琉球在於日。而高麗一役。款和要挾。復踏烏溝而有其地。前後十年間。而屬藩廢絕。此何故哉。坐因循苟且不肯自新一念誤之耳。庚申之變。幾幟倉皇。此中國受侮之一大變局。正中國自新之一大機會也。乃朝野上下。粉飾相仍。閱二十年。則有甲申越南之役。更閱十年。乃有甲午高麗之役。而守舊不變者如故。準此以推。雖更之又久。終無振興新學之一日。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世有賈誼其人者。得毋痛哭流涕長太息哉。或者曰。西人新民之法。不越教養二端。而其大略。則曰機器輪舟、曰鐵路、曰開礦、曰鑄幣。中國近十年來。海禁洞開。西人來華者。輒以教養新法相誘助。我中國亦旣擇善而從。次第仿行矣。然而流弊多而成效寡。豈行之者之不力歟。抑新法實有不宜於中國歟。不知非新法之無效。實未嘗力行新法耳。近聞政府公卿。旋知悔悟。然京師強學之立。而縣爲厲禁。津廣鐵路之議。而屢有變更。妬才忌能。蹈常襲故。欲與圖

至治。刷國恥。蓋甚難矣。然則欲行新法。俾通行無阻。莫如廣開議院。輔以新開報館。所謂新其耳目。新其聰明。尤其最則至機器輪舟開礦鑄幣諸政。無乎非新。則大同之化也。莊子曰。化腐朽爲神奇。商君昔曰。世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新之謂也。順以質諸衆國柄而又極有智力者。

尊新

瀏陽涂儒翯

海上通商。開闢一大變。中國道不行也。道在天地。無中外。無殊同。地偏者俗異。俗異者教異。教異者勢必極。勢極而後必一反於道。天也。道體夫理。理寓於氣。氣運則有數。消之息之。與時宜之。其究也氣不勝理。道行而可以勝數。是故三代以來。制作大備。文勝則欲生。欲生則私長。私長則以利害義。是之謂氣勝理。道爲得不敝。敝矣爭奪攻取。不可一朝居。數極而不反於道。未之有也。道非有變也。世變而道與俱變。變而通則久。自上世聖王。未有不因革損益。與時俱新者也。知中國則知泰西矣。知西則知中矣。今夫泰西之立國也。君臣上下。嗜利若鶩。恃力必鬭。兼愛必窮。必敝之數也。今夫中國之爲中國。嗜利滅義。與之同。而財力不如。智巧不如。則尤敝矣。氣盡而病入。物腐而蟲生。豈曰天哉。豈曰天哉。今夫蛣之丸。彌轉彌大。狐腋之白。衆集長補也。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所傳聞世攘夷。所聞世進夷。所見世夷會盟。許交聘。皆征伐。聘傳所紀。其始也未有非外夷雖於中國。以相通也。其終未有非外裔進於中國。以相一也。時也亦天也。是故天心者。人事之鑑也。人事者。天心之鑰也。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史氏所論是已。械荊於田。荊莽而化質。以養其因。發颸於室。颸去而刷新。以新其室。昔者秦西之爲治也。發民之術。興利無方。旗人議政。國權亦失。吸斷無開。揭竿變動。無以異於中邦之叔世也。以彼今日之盛。較彼昔日之孱。厥孱以。厥孱矣。由其爲得失。顯可覩已。今議者不究其今昔之異。必屏而勿道。屏之而有以作維新之政。振日新之氣。可也。否則豈易言也。四洲之國。大小鱗萃。和約已成。有進無退。今不惟我所自處之勢。不惟彼所以立國。終始本末。不思因其智以相傚。而漸以相勝。取其善以爲則。而隱以相制。是堂堂上國。不如東方之三島也。然則新之如何。其大綱在用人行政。其細目更僕不可數而盡。而其切要之道曰務實。務之道皆何。曰嚴法令。

尊專

瀏陽涂儒翯

或曰。新政之說。所以起衰墮之積弊。易爲而嚴法令。曰。商君以徙木示信而令行。莫遊設告姦之法而天下莫敢犯。秩雖不仁。秦以小霸。王猛治關中。吏無稱職。然非專之爲效乎。法令爲乎弛。賢者無勸而趨非。其次有姦而趨事。又次有提而趨事。天下賢智少而庸人多。例取之。例任之。猶馬與騏驥均食。則不肯生其倖心。勇士與惰夫等賞。則豪傑生其匿志。倖則苟免於法之外。而匿則皆限於法之中。如是而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者。無其人。而公事積疲。叢脞之患生。甚使於私。甚不便於公。而上下相蒙。習爲風俗。於乎。自言治者。以煦煦爲仁。沾沾爲弊者久。於是吏弗知懲。民弗知弊。道揆法守。蕩焉無存。則雖有良法美意。而行之無實。與無法等。自上古以來。始未嘗不務實。後漸陵夷也。弊必由此。今夫刑亂國。用重典。春秋之作。於所聞世漸嚴焉。於所見世加嚴焉。刑罰世輕世重。何常之有。今夫泰西之俗。人有專業。學有專門。任有專

任。惟其任專而後可責之效。不效則責其人怠慢之罪而無辭。此其與申韓之綜覈名實。殆爲近之。然而猶有其本焉。專所學。專所任。而祿之必厚。然後人餘教尚廉恥而重犯法。此又救弊之道。不第在於法令者。法令之救弊在一時。專任厚祿之防弊在百世。

尊專

常寧唐光晉

今試問成事之才。以智勝乎。以愚勝乎。人必曰以智勝矣。又試問成事之略。以巧勝乎。以拙勝乎。人必曰以巧勝矣。然而天下事。往往壞於智。而成於愚。敗於巧而成於拙。則何也。蓋用其智巧以圖事。必爲智巧所累。守其愚拙以處事。反以愚拙而成。此無他。一專一不專之辨也。世人皆以西洋人爲智。而予獨以爲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壹。壹斯專。專斯精矣。而中士之聰明。往往過之。其不專不精也。則聰明誤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人爲巧。而予獨以爲拙。惟其拙也。故用力能堅。堅斯專。專斯強矣。而中士之圓融。亦往往過之。其不專不強也。則又圓融誤之也。明乎此。而謀國者可不以專爲治事之本哉。今夫古今無久而不敝之法。惟在處事之人專心致志。日孳求精。斯日底於強耳。予觀西洋各國。其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項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模如此之遠。拓地如此之廣。裕財如此之富。豈非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不自厭弛。不務他務。以成此宏遠之效乎。今中國惟有中外一心。堅持定力。勿以成格爲萬不可破。勿以風氣爲必不可開。勿務於浮隱而輟於半途。勿急於近功而惜乎重費。庶幾轉貧爲富。轉弱爲強乎。

尊專

瀏陽唐才常

學問之道。不專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逆憂也。然經史詞章。其質性聰穎者。偏涉搜羅。尚能竊襲其華以盜名欺世。而許鄭如鯽。庾鮑如林矣。惟泰西格致之學。及一切公法律例專科。則斷不能剽竊緒餘。鹵莽滅裂。漸爲世用。故往往攻一藝終其身焉。且師弟相傳。子孫世守。廉明磨晦。極巧研機。無他。專故也。中國數十年來。同文方言。武備學館。次第舉行。衿纓雜拉。風雨鱗萃。而臨變倉卒。不獲一器一人之用者。士夫腹非之不已。而目笑之。目笑之不已。而締架之。一入其途。爲世大詬。尚何專焉。夫中士非獨不專於新學。卽其舊爲文章之業。輒羼兼營併舉。苟且塗飾。終其身翱翔質者。惟帖括一門。雖窮鄉僻壤。視爲身心性命之窟。而搖其精。而疲其神。骷髏於章句。傀儡於庠序。曰是固宜然。無他。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不得不爾。嗟乎。誠反其道以求之。實學安知必讓西人以獨步也。昔普國有尼姑喇賈馬者。憤普師之覆於拏破命。遂入巴黎受業。瑞士人包狸。窮其後膛槍之術。卒歸普而多鑄新槍以報法。此猶一人之專。尚能輔德爲盟主。而況泰西傾合人人之專。以強其國力。保其國權者哉。夫冰洋之阻也。地心之熱也。是球之遠也。格致家尚欲縋幽涉險。鑿地開天。以爲環球瞠目咋舌之舉。而後快於心。而況耳目手足。得而經營者哉。抑西人每謂智力勝古人者。非虛語也。如溝通紅海之事。在周匡王時。有埃及國王法老尼各。與工十二月。死者十二萬人。而近來法人勒塞柏斯。自咸豐十年興工。至同治八年。卒溝通之。此五洲瞠目咋舌之舉。而竟以專得之者也。今之眡而愕者。輒曰西人巧甚。不知其巧非巧。其拙眞巧耳。至其爲學之道。

不矜捷獲.不陵天聰.其扼要在以格致鍊記性.而腦氣既活.靈魂四通.輪軸機捩.速於光電.古云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殆頗頓婢靈.而靈魂以收其效之謂歟.是故西人之專本於拙.而巧不可附.華人之不專恃其智.而愈不可媲.雖然.上之人固不予以可專之業而督之.而誰則鄉其身於無用哉.

論今日學問之難　沅江李鈞鼐

百年之間.無暇日也.存一日之力.淬一日之學.學之不足.相師而有問.有大人之學.有修士之學.有嘯士之學.有偽儒之學.此不於其言覘見之.於其行習見之.世不一時.道不一學.有同中外不異之學.有亙古今不易之學.術之也有源流.治之也別門徑.至於今日.學問之臨.可謂極矣.不察夫學而論曰世無人材.不知夫學之難也.言師之功曰經、曰史、曰子、曰集.行習之功曰體、曰用.精言歸而求之.有體用焉.踐體用而希之.有言師之功.不止曰經曰史曰子集也.又劉覽夫百家雜撰著之粹焉.流衍為籍.箸為凡詞章焉.補苴罅漏.義纘逸闕.皆足以名家.足以傳世.高明驚之.編輯成康莊.中人守之.簡冊延袤光.若夫明達體用.則立身行己.經世治人之道將焉.敝為偏焉.然而經史子集之菁.非可不語也.不識不廣.不請用不昌.泛治經史子集.亦不可也.體用交失.道乃弗張.若近世又益之以格致西事沿革交涉之故矣.學愈繁.為愈難.自夫童子入塾之初.及粗明字義之日.循課師之陳法.窒性靈於蒙昧.時文試帖.宜學也.則劇精力以為之.月有稽.日有程.其委質庸下者.已涉倒此一途.而弗能拔.是則一經之義.未能通也.遑問乎他.而數千年之史事.宜周知也.數萬里之輿圖.宜周覽也.兵農禮樂厩律之要.宜講也.天文地質算數水汽化電之器用.宜體究也.物彙之名.宜識也.當代時務.遠方新刱之.亦宜察也.然而不能.則學術之末明.尸之.風會之未開.尸之.鄉僻之生.不惟未見多書.亦且不知有何書.古者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使士人知所致求也.今也無之.然今士氣日新.若斯者猶不足為慮.如其負沈敏辨異之資.挾兼營並務之念.則欲成就一業.非專門不足以致精.而諸學又非可以淺焉涉之也.於是又有二難.一難不為習俗所染.一難不為庸儒所中.賦性賢者.無不及之患.則與材砥礪.而益出家塾黨庠術序之教法.亦酌為增改.俾幼學者早啓悟.而多讀有用之書.則教者或因材以施教.而學者亦自量材以治學.表裏交修.道藝孚合.如是而儒者之業.可以鑿空疏迂闊之恥矣.

論公私　劉陽唐才常

五洲之國分三等.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君主鄰於私.民主鄰於公.此自然之理勢.而不蕃然也.英之君民共主.最稱公私交便.美自華盛頓以官天下之心.高唐虞之識.至今風俗純厚.洵乎大公.若法民則以其鴟張之焰.遏抑君權.使之必為民主以怙其私.則同是民主而有公私.俄為君主數百年.近來其民頗染法人習氣.思抑君主而張私權.其歸俄保護之者.利尼人為尤甚.而勢且岌岌.惟吾華則姬氏以來.共主一尊.不生異議.此五洲之絕大公私.雖公法家不能劃歸一律者.然泰西大勢.孚孚從砣.思富強其國.而頂踵不恤.則無論君權民權.國會私會.皆於公為近.公法云.夫國之賴以立者.有因衆以治己之私權.歸之於公.即以法人之君民爭權.自遭普辱以來.上下猶勉.卒償和款.而仍為強國.則其

私.猶不失為公.若夫各國之銀行林立.國債紛如.立一公司.股貲億兆.與一大衆.派偷蹕躍.則所以和維相繫者.實有公私兩益之處.故其富商大賈.積貲千百萬.死後或入教堂.或捐建大書院.義舉之宏.各國相師.而英尤以勇義聞.洵哉其有華盛頓之心哉.至其君民各爭公私之權.有國會以維持之.有議院以是非之.有公法以衡酌之.有律師以判斷之.故能民氣舒而國基固.無他.有愛力以縣之也.人人出其愛力以保國權.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中國懲於貧弱之患.思振作以策富強.然上下不通.官民暌隔.如鐵路輪船等事.商辦未嘗無人.而官必從而撓之.曰利權不可下移.其情偽公而實私.又如礦有作礦.西人聽民開採.華官則輒思攫利.卒之同歸折閱.官既市民以私.又何怪奸商從而乘便.如絲茶等項.作偽市巧.一蹶不可收拾.尚不思同力合作.以振興之.整齊之.其他可知矣.是故今日之天下.官私其權.民私其力.商私其利.士私其學.而四萬萬其人.且四萬萬其心焉.愛力發.國權散.憂時者不在羣雄之陽瞰伺隙.不可終日.而在私意之橫梗抑塞.自殘種教也.嗚乎.公理之不明.群學之失宗.仁道之絕統.雖無西人奇變材矣.而況以其政教人心相艇逐者之實逼處此哉.

論公私　劉陽涂儒翯

公法之興.其戰國之遺術乎.泰西以商立國.四出通商.不能有均利.無偏害.利害分則爭.爭則殺.於是海上之兵衅開焉.為法以弭之.號於衆曰.吾公也.孰則非之.然而弱肉強食.其終至於背信而趨利.烏乎公.今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公矣.然而霜露下而生殺異.壤土同而肥磽殊.天地之大有憾也.人孰無私.今試有人號於衆曰.吾為私.則百人而百誹矣.乃虎哥羅覓寺諸人之所號.固人人所好之美名也.則羣附和之矣.向戍弭兵.嘗時已見斥於子罕.虎哥之志.無乃猶是乎.今各國交際.動曰公法.然一國有利.必曰均沾.主國之所損多矣.公乎否.通商之約.務輕中國之稅.彼乃重於稅中貨.而船鈔獨重也.公乎否.中國無身稅之名.而其人至外國必稅也.公乎否.是故假公之名.以聯友邦.保利權.借公以濟私.莫巧於公法.琴城命之號也.公法自在.誰得執而背之.琉球越南之滅.誰其出而禁之.朝鮮之搆戰.誰與取而評之.是故方其弱則公而非私.既借法以便己.強則有私無公.又借法以陵人.然則公法.故策士縱橫之術.其公其私.無難判也.又多姑為游移之說.以為迴護之地.安在其有公而無私也.嗟乎.今之論五洲大勢者.曰俄法英德美.皆稱雄地球之上.無異晚周之六國.其餘次等三等之國.以數十百計.皆犬牙相錯.日虞大國之兼并.而眈眈之視.逐逐之欲.卒和難莫敢先.而以扶植同洲.藉固藩屏之勢.則各國之私心.已不啻明揭諸人.所由尚能以公義和聯絡.則無非利不獨沾.患不獨承之隱衷.不殊彼此.故今之泰西隱然以匿怨而友.必終不保其末際之不開也.噫.

論情法　劉陽唐才常

萬國公法.西人謂為性理之書.頗稱允當.然性理乃天然當守之分.而其斟酌人情以為條例.則指趣較繁.而事理由此.萬國之所以奉為圭臬而設公法科也.虎哥云.人生在世.有理有情.事之合者當為之.事之背者則不當為之.資克合云.公法之源有二.理與例也.又云.諸國之公法.即是諸國準情酌理所遵

合也。蓋理是常理。例卽參合人情而爲之者。故又名之曰萬國律例。務得其公云。公法本原。皆從性法中推出。惟國事之變通增損。各有其宜。故以性法之同者。主二者之異。而不越情理之安。是則情法二者同公法之精意所結也。然西人于其本國之政務。及其相親之國之交涉。法在則治之以法。法所不通則準之于情。往往有仁至義盡之處。獨于中西交涉之案。往往以驕氣相陵。而不顧情法之安。或且屏中國于公法外。而悍然悖之。是尤耳其中國也。夫公法有各國自主之權。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皆歸地方律法管轄。今各教士之入中國者。微特中國不得管轄之。卽華民之入其教者。且得據爲逋逃藪而避焉。中國不能自有其民矣。此特就教務一端言。其他商務、軍務、稅務、界務。中國之受制西人。處處有違公法者。難縷指。衡揆之情理安乎否乎。蓋彼既見中國鮮通公法者。遇有案件不能據理與爭。至其律例若何。尤屬茫如。故得任其悖繆而末如之何。愚謂中國亟宜設公法科。與泰西律例之學。攷究其所以準情行法之要。相爲應付。則彼雖傲很。亦不能顯違情法矣。要之虎哥一書。雖情法與寔。而必先自强以爲不拔之基。庶幾情法得行于中國也。

論情法　瀏陽劉善涵

國十數。君長百數。人恆河沙數。此亦至不齊之道也。至不齊而思有以齊之。則約有二端。一曰情。一曰法。天下無情外之法。卽無法外之情。並無情法外之人之國。情與法二者恆相資。教無論東西儒釋。族不判白黃黑赤。蓋合大地萬國無不通之者也。人性皆同。自然者情也。當然者法也。法與情遇。而後伸理之權。出爲泰西所謂公法家也。一千八百一十八年。歐洲五大國會議公約於艾克司曰。我大國會議公約。以公法爲本。凡各國交涉事務。皆遵照不得逾越。蓋邦國之交際。有通例以理之。則治人民之權利。有通例以衡之。則安通使。戰爭。測海。畫界。以及徵收停泊之公例。準此以行。而無幾徵之或踰乎。則否。用情法少乖。卽以違背公法論。至於律學。則有戶律刑律之判。刑律如殺傷鬭毆之類。戶律如錢債輪車碰損之類。刑官平反寃抑。罪輕者罰鍰監禁。或使服役苦工。重者則懸待之。然西律大辟之罪。十難遘一。所繫獄者。無狂獷暴戾之驚蒸也。無枷索鞭笞之慘苦也。甚且給衆以髮其體。運石以勞其身。習藝以成其用。若中國酷吏。史不絕書。慘礮獄恩。任情鉤距。蓋自嬴秦强暴。峻切刑法。有以鈐制斯人之耳目手足而不得逞。二千餘年。流毒至今未已。刑律雖嚴。所在闒闒。與西人異。然自三代盛時。固又與今異矣。國朝海禁既開。通商口岸。各國設領事以治其民。無論籍隸何國民。商旅居其地。卽歸其官管轄。此泰西通例也。獨至中國則不然。凡與中國立約之各國。仍隸本國官吏之轄治。而不使隸於華官。如或身冒不韙。華官不得而治之。所以然者。各國讞案。大略從同。惟華官則有刑訊之例。此西人所以不甘俯就也。近之言時務者。輒欲於換約年內。據理以爭。西人之旅華者。宜隸華官管轄。而華人旅居外洋者。亦設領事以享自治民人之權利。無論隸華管轄。西人萬難允從。卽使設立領事。然遇事照會西官。欲按公法以審其是非。援和約以判其曲直。事亦扞格而難通。何也。華民一出外洋。悉歸洋官主理。雖設領事。無管理賞罰之權。而賢否無已。要之偏私一日不化。則西學一日不昌。西學一日不昌。則中國不得一日與於公法。尚何情法之云之

有。

重譯說　衡陽魏詩銓

繙譯一官。權雖次於公使領事。而非深諳於洋文者。不克勝此任也。故公使領事駐劄各國。應有繙譯官隨從當差。其員缺由總理大臣奏保。請旨簡放。蓋通譯之學甚難。而關係甚大也。自來和議。一誤於使臣。再誤於繙譯。蓋使臣多不曉各國語言文字。必借繙譯爲傳解。而繙譯卽藉事滋弊。使臣亦不之覺。故通使之學。貴精而博。旣通譯則能讀原文。可以沿流溯源。因公會晤。可以方言議事。而又通曉兩國向來交際之道。及友誼厚薄之處。凡前任未完事件。皆如何接辦。兩國交涉事件。以及不使之國。其君主與執政大臣。是何性情。均由此知之。如彼國有慶弔大事。宜情文兼至。彼地教規及各等禮節。亦宜慎重以協輿情。凡彼國良辰吉日。有何禮節。苟於公事無礙。不防隨俗同樂。以聯兩國之情。而免隔膜之弊。各國政務互有聯屬。使臣雖處一方。亦當悉聞其政。現各國均有使臣駐劄。應由本國總署。將往來公文抄錄咨閱。若本國不及繳送。則宜與本國各使。互通音信。以達各國政事。再使臣駐劄各國。必讀其史記詩文。訪查彼地土產。機巧造作。始能識彼情形。至於通商。尤關中西要務。必知彼之利權。不能獨於我。我之戈柄不操於彼。始爲不失職之使臣。否則貽誤匪輕。西人之學。全在通曉各國方言。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詁釋。故洞悉中國情勢。瞭如指掌。中國近雖精求繙譯之學。究不若西人之曉暢。故必通達夷情。以聽使臣之選。庶幾折衝樽俎。毋致隕越貽羞矣。

重譯說　衡山趙而霖

周禮大行人。首重論言語。協辭令。春秋時。季札晏嬰叔孫豹輩。皆以文學光華。見重鄰國。然古鞮貊之隸。掌與爲職。言雖曰天籟之自然。而狄鞮寄象。言多不雅馴。苟非深明侏𠌯之文。斷不能兼舌互用。此舌人一職。所以與行人相表裏也。中國與泰西通市以來。交涉之案。層見疊出。往往意見一勝。彼此鑿枘。不得不以稍通洋語者代通款曲。究之發音之遞。歷久則變。中國經籍。如天下莊嚴則行等字。六朝以前。猶近秦漢。隋唐以後純用今音。沈約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而支元之韻最雜。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字。而清濁疾徐。偶有不協。卽各自成音。矧以蒲語譯夷語。華字譯夷字乎。攷西國字體。祇自蠟丁。其種類雖多。而皆以字母攝音。連綴成文。如英法俄奧意希等國。各自爲體。俄用本國字。而芬蘭部以西。卽爲波蘭書矣。法用本國字。而愛勒脫以南。卽爲哀斯脫書矣。各國皆二十六母。惟希臘有三十六母。法蘭西只二十四母。於六書之中。僅得諧聲之一義。其語音之繁重。字體之累贅。無論言外微詞。終難脗合。而往返傳述。亦恐以訛傳訛。此通譯所以甚難。而關係所以甚大也。然其輕重出入易誤之處。厥有數端。請略舉之。一曰典禮。泰西制度。往往與古合。然其禮數之隆殺。法律之重輕。皆與中國大相逕庭。其或有妨於我之政體。有關於我之民命者。則我之推闡。不可不力。卽我之繙譯。不可不詳。若務欲凌駕其上。爭禮數以爲名高。敷衍將事。輕法律若爲兒戲。小則啓洋人輕視之漸。大則貽洋人愚弄之媒。而於是乎喉舌失所司矣。一曰政事。夫西國最要之圖。以生財用兵爲綱領。凡機器、水利、電線、開礦。皆理財之巨也。水器、鐵甲、礮

餉、曾練兵之日也。然譯其理財者。第辦其公司之帳。股分之利而已。譯其用兵者。第詳其槍礮之精。步伐之整而已。而詢其所以理財之本與用兵之道。則茫然不能置一詞。譬湊刀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是亦不可以已乎。一曰學術。明艾儒略述泰西建學凡六科。曰勒鐸理加。曰斐祿所費亞。曰默第濟納。曰勒義斯。曰加諾搦斯。曰陡祿日亞。今已各有刪併。而算化汽電各學。精理名言。絡繹不絕。非心通其際者。不能道隻字。或譯語稍有高下。則參差立見矣。近來同文方言等館。業有成效。而其繙譯西書。雖以傅蘭雅艾約瑟之深通華文。初安敢以不貲之身。取償日暮之一慚乎。一曰商務。致東南洋互市。自有明始。然未有輪船之捷。電線之靈。擬大海如坦途。縮萬里於咫尺。如今日之駭人聽聞者。苟欲譯其商務之曾著明效者。則其種植之利幾何。開採之利幾何。貿遷之利又幾何。且如何而能收我利權。如何而後免我折閱。刊之成粹。所所可致。未始非重譯之力也。否則徒勞辱者。訛之非獄之間。彼舉齊語者。夫果何所裨益乎。當今之世。通商之局。幾若與地球相終始。其或刺外人之情僞。師外夷之擅長。苟曰不識洋文。其害更甚於瞽。目不能道洋語。其害更甚於啞。然欲以中國反切法。譯格碟言。以楷作字。譯聲行聲。既無一定之音。復無一定之字。此其所以難也。

沅湘通藝錄卷四　掌故

知創不如巧述論

瀏陽劉善涵

格致之學。在中國爲治平之始基。在西國爲富強之先導。古聖人興物以前。民用知者創。巧者述。形上形下。一以貫之。自周禮冬官一篇既佚。而操藝者師心自用。擅其薄長以夸燿於世。而世之學士大夫。又鄙工藝爲賤業。而實事求是之學。益不明於天下。間嘗攷之中國上古之世。神聖迭興。制作侔於天地。其間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當鴻濛初闢。而忽有此文明光啓之日。其創物也不可謂不知矣。今則海禁既弛。風氣大開。泰西各國。挾其器數之學。航海來華。百十年間而耳目心思爲之一變。是故耒耜也。易爲機捩。弧矢也。易爲槍礮。水陸舟車也。易爲汽輪之周轉。合地球九萬之遙。聚於中國。此古今之創開天地之變局。而天之啓中國。強中國。欲使中國崇向新法。所恃爲生死肉骨之具者。亦即寓於此。夫因其勢而利導之。詡之善治。西人因中國聖人之制作。殫其智力。遂以冠絕地球。間嘗致其大凡。以火化水。使積力而生動者曰汽學。即蒸蘢酒醴之製也。剖判物質各殊其劑以程材者謂之化學。即治人非人之業也。他如周偃師能使偶儡歌舞。墨翟公輸能製木鳶以飛。其巧思皆出西人之上。烏乎。中國不自述其先制。而西人述之。致使數千年古聖之絕學。潛流異域而不及知。而一二倣仿新法者。反以用夷變夏眥之。抑何不思之甚也。難之者曰。西人以工立國。故所重在工藝。中國則崇禮義。立誠信。國體既殊。即勉思效法。未有不

庶御步者。不思及時而學。倘虞不能企及。豈有不學而自在企及之理。魏默深之言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左文襄曰。人既巧。我不能安於拙。人既有。我不能傲以無。此洋務扼要之言。後世經濟家所當奉爲圭臬。若者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揚其短。是猶諱疾而忌醫。其不痿瘵之者。庸有幸乎。然則述之之道。當如何。曰開民廠。興藝學。而歸本於實事求是。誠使於西國各種有用之機器。潛心攷究。優游漸漬。以開擴其見聞。發其智慧。務使心力專赴。技臻嫻習而後止。由是萌芽長成。觀感則效。不難駕古人而上之。語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服楚。武靈變服以滅胡。相師者未必不相勝也。是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善述而已。

知創不如巧述論

湘鄉唐光晉

天下事莫難於創。莫易於述。今泰西各國製造精巧。人皆驚爲神奇。以爲其心思材力。非中國之人所及也。豈知其所以精巧者。非由於創而由於述乎。試以汽機而論。希臘人希羅初創蒸汽機而未知其用。則末之際。法人高斯。順治初。英人巢斯德侯。始明其用法。至康熙季年。塞江利機之。其後英國民以蒸汽轉輪矣。瓦德補其未備。而火輪機軸器具乃全矣。以汽機代紡。始於阿克來。以汽機代織。始於德克來。乃今之蒸機火機無器不備。徧行於五大洲矣。乾隆六十年。甕明頓創爲火輪舟。其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十年。富拉頓造成而行海。甚便矣。德微的因火舟之法。創爲火輪車。至道光七年。斯提父子造成。而陸行甚便矣。無所創於前。後固無由而述。然非述者之巧。又安能新式日出。自致富強哉。且西人之法。多本於中國。蒙致古時有指南車飛車。其制不傳。若今之火輪舟車。實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而加以火蒸氣速耳。他如火礮創於中國元末。日爾曼人做爲之。其後元駙馬帖木兒威行西域。歐洲人有從軍者。攜火器歸。講求練習。盡得其妙。因變法爲鳥槍。至今而後門新式。靈捷異常。假令當時中國之士。因其法而講習。益精益精。庸詎知不出西人之上乎。乃中國古時智巧之士。多所創造。而其法不傳。西人傳其法而反駕乎其上。此豈中國愚而西人獨智哉。蓋中國每尊古而薄今。視古人爲萬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變通。西人喜新而厭故。視學問爲後來居上。往往求勝於前人而務求實際。此西人之勝於中國。不由於創而由於述也。今中國誠有知創之人。足以制勝。豈非甚幸。第我所能及。不獨不能出彼之範圍。且竭力爲之。已瞠乎其後矣。惟即其法而闡發精微。不留餘縕。然後引伸觸類而旁通之。斯我之一切製造。亦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矣。又何西人之不可及哉。審若是。是西人倡於前而不免於勞。中國起於後而倚其爲逸也。故曰知創不如巧述也。

知創不如巧述論

瀏陽涂儒翯

六卿分職。工居冬官。冬官亡而攷工僅存庸賤。千百年學士大夫。視爲技藝之末。鮮克究心以迄於今。且成絕學。自海上通商。西人麕至。日以製造之奇傲我。月新日盛。無美不臻。見者咋爲神奇。自歎弗及。不知西人諸學。各有源流。今之新奇百出者。西人莫不各有所因。而精益求精。前人之所創。後人述焉。而有過之無不及者。非古人之知不如今人之巧。創之與因。其難易之勢固然也。昔者聖人作爲網罟耒耜衣裳、

舟車、宮室、書契。當時見爲未有。數千年來踵事增華。已非古法。今且視爲日用之常矣。今夫西人之格學大興。於近百有餘年。夫人而知之矣。乃試爲沿流而討其源。當中國諸聖創造之始。歐洲之羅馬希臘。非洲之埃及各邦。文治彬彬。已稱極盛。各種學術。爰發厥端。洎夫歐東諸國衰而學術泯沒焉。人民蠢陋。及歐之西北各國起。而格致日精。格學日盛。向之喁喁于于役於東土者。今且延乎五洲之上。噫嘻。格雖小道。及其精也。且以強國。試爲考其源流。如大利司以摩擦琥珀熱氣悟電氣。當西人紀元前二千四百餘年。希臘已有是法而未廣其傳。及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士白苟得考知土耳末尼石。與石煤中有靈性。能顯電氣者多端。至六百三十二年。格致家悟電學之理。八百四十六年。始爲電綫以傳書。迄今數十年間。地球之上。密如蛛絲。五洲之遙。有若面語。則大利司所不及料也。機器之學。起於埃及。德酒荷之吸水機器。在紀元前一千五百餘年也。及紀元一千七百六十九年。法人嗜諾式用以行車矣。厥後白來禽仿而大之。英人突來肥息克始製鐵軌。英人馬來作臥鍋爲行氣筒。美人鮑溫爲八輪車行平地。兼用齒輪二以行山。孩得利又因突氏之法而擴其制。以槓桿連曲拐翻四輪而行。司梯文生繼之加密焉。卡休盛又加密焉。僧佛爾又作小鍋爐之法。體小而火切。而多氣力大。因作穿心管焉。製益備矣。此外若白來次惠式、意來格生、海克、倭次敖普、阿特武士巴達武之流。莫不隨時修改。精益求精。著名機師。未易悉數。前後數十年。合衆人之心思。共求一車之良而後已。若夫輪船之製。始於英人。成於法人。厥後英人迷羅耳、代脫耳、塞得明、合造一船。而制大備。美人富羅敦繼之。而考求益精。蓋經始於一千七百三十餘年。至一千八百三十餘年。英船始出大西洋至美國。嗣是爲鐵艦、爲快船、爲水雷船。据特輪船行而爽扳廢。剡木刳木。邈矣古風。而又爲海防之利器焉。在昔聖人剏始之日。又豈料其愈出愈新之至於此也。夫西人之學。實事求是。往往祖孫父子。世守一業。及其成也。家聲於財。身食其利。無他。堅忍而已矣。故所惡於西人者。非其器械機巧之非也。其立國之道非也。使西人正其倫理。不以異教惑愚民。則邦交永固。而通商之利必益廣矣。或者不察。並器械而非之。繇之者又覩於虛論而不考其實效。是名爲學西法而不得西法之要領也。況夫西人諸學。多原出中國。見於古子之書不一而足。西人得之。遂成絕詣。故其所自出之新法。皆述古之緒餘也。吾失之以浮慕。彼得之以專精。夫不可以知所取法矣乎。

守舊不如開新論

新化陳　瑱

國家之富強。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擬擬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時之所迫。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易有所謂不易者。聖之經也。體也。有所謂變易者。聖之權也。用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何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數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或是古而非今。或舍本而逐末。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幾人哉。竊嘗流覽泰西新史諸書。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有舍舊而新是圖者。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

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爲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綫。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業。爲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爲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所長。名副其實。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礮、洋槍、水雷、鐵路、電綫。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是謂效彼之長。已居於後。然使並無此器。更何足恃。則求亦不容不急矣。雖然。新法所在。仿行而求效。無容過速。泰西之謀國也。締造經營。擲金錢於無用之地者。不知幾何。一日開士拓疆。始收效於數千百年之後。中土士人。於事淺嘗輒棄。予之甚吝而期之甚賒。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無怪其業止於半途。功虧於一簣也。夫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植漸然也。故惟日積月累。乃能日新月異耳。嘗謂前製之械未精。而後製者必可漸精。若因一械之未精。而即謂此械之無用。則雖日言富強。而富強終不可得。而至精衛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即成田。愚公移山。未必半鋤而山即改道。效之遲速。尚可計乎哉。天下大變之來。方如烈火燎原。燬室家、斃人畜、在須臾之際。而一二老師宿儒。反叱水龍各機器爲奇技淫巧。方且齋戒沐浴。磬折俯伏。欲以至誠感格上蒼。使之反風而自滅。抑或擊鼓。召背徒。禮非鬼。分長幼。持杯勺而灑之。心非不誠。法非不古。而財物之燬於火。人命之斃於火者。已不可救藥矣。觀今日之外侮。求目前之富強。而仍欲以昔日之法守者。何以異此。然機以謀而定。事以斷而成。俄之彼得。倭之明治。力求新法。其昭著也。夫時至今日。時文之弊無論矣。乃因取時文而西學亦僞。綠營之惰無論矣。乃因養綠營而練勇亦濫。仍此不圖。何以自強。又何以自富。有士大夫之賢者。得斯論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議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而積弱遂以不振。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守舊不如開新論

新化陳鳳光

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天地無不變之時也。忠而質。質而文。帝王無不變之法也。非厭故喜新。好爲遷移於其間。時之所至。勢之所迫。理之所居。必如是而後可也。今之議者。動以孟子率由舊章爲言。不知一時一變者法也。萬世不變者所以行法之意也。孟子雖曰遵法。豈拘拘於法耶。亦所以行法之意也。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窮則變。變則通。大哉聖言。萬世可思也。中國之弱也。非弱於人之少也。非弱於地之狹也。非弱於物產之不豐也。弱於自私。自大。自是。自封之見也。即間有審時識勢之一二大臣。流涕痛哭。侃侃陳詞。而物議沸騰。萬喙交集。志在效忠。身爲謗府。良法美意。格則不行。嗚乎。亦可傷已。且夫居今日而言變法。其利害之所在。固昭然若揭。不待知者而知也。請約略言之。以破萬衆之惑。學校選舉之徒。以帖括錮天下人之聰明也。以視取財於格致諸學之有濟於實用。而人材蔚起。其利害何如也。鄙工藝商賈爲不足爲。而坐溷其民於顛連困苦中也。以視舉國家之全力於工商之中。而國由之富。而兵由之強。其利害何如也。君民上下。痞隔弗通。而萬弊叢出也。以視議院時開。報館林立。小民之顛苦。政治之得失。悉得上聞。其利害又何如也。推之金銀委地。何如開採鼓鑄之。足以裕國而養民也。驛站遞延。何如輪

車鐵路之飄忽迅速。脈絡貫通也。拘守刑律。中重外輕。何如歸於畫一者之非至偏枯也。內地釐卡。非有星羅。海關稅則。出入殊例。何如略為變通者之足以挽利源而塞漏卮也。總之利害顯然。非一言可蔽。操柄者顧可弗深長思乎。或有相難者。謂先王之道。至善至美。奚用變為。不知先王之法之果不可變也。則周禮不至貽譏後世矣。或謂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不知但論是非。不論夷夏也。不然。孔子胡為問官於郯子耶。況其法之皆由中出也。或謂中國尊仁義。外洋重貨利。今舍仁義而趨貨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不知有恆產而後有恆心。足食足兵。仰事俯畜。聖賢曷嘗不言利耶。興利之源。正所以救好利之弊也。或謂中國於輪船鐵政纜絲諸事。逐漸行之。而卒未得力者。其故何也。不知此非法之弊。行法之人之弊也。因人病法。奚曾因噎廢食哉。或謂聖人舉事。必順輿情。熙攘攘。為之奈何。不知人情之習於便安也。舉動之易於驚駭也。小民之可與樂成而難與圖始也。英法諸國之變舊章而行新法也。其國人有腹誹者矣。有巷議者矣。有諮議院而力爭者矣。卒之其始也阻之。其繼也使之。此其故不大可思耶。況夫日下河山。法雖再敝者。今日之時也。強鄰窺伺。急於燃眉者。今日之勢也。因勢利導。事半功倍。此又今日可變之理也。趙宋之天下。以變而亂。今日之天下。以弗變而衰。皆昧時勢與理者也。君子曰。謂舊可守。請觀之印度緬甸暹邦。謂新不可圖。請觀之英俄諸國。謂中不宜效西。請觀之鴨綠江之戰。而學生猶著其功。

孟子言三寶為當今治國要務說

瀏陽唐才常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乃兼括周官之精意以言。其條目則散在六官。使後世循序求之。自可收富強之策。但自秦漢訖今。孔孟真源。銷亡殆盡。三者幾任其自為消長而莫為之所。若之何不窮且蠢也。世之蟻穴自封者。曰吾土地人民政事。無一非吾中國古來神聖之遺。何必鰓鰓為變法計。不知三者如故。所以治此三者之法。蕩焉無存。反使海外諸國。襲合古人精意者日熾。而我支那四百餘兆之生靈。將有一旦純軛奴隸之憂。素王墜地。日月重霾。此有心人所為痛哭流涕者哉。西人言中國數十年來有三大失。西北與俄毗連之地。勘界時茫無把握。致失地數千里而不知。前四十年。即有人民四百兆。以西法核之。今當多至六百餘兆。今仍止四百餘兆。則此外百餘兆之民。不知消歸何地。至每年通商利權。全為外人所持。則失財尚難以億萬計。中國有此三大失。猶夢夢守秦漢以來愚民錮習。不思參西法以變周官。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竊恐吾土地人民政事之俱為各國扼其吭絕其髓。而猶飽然以軀殼之存。自謂不危也。西人之治土地者。以墾荒開礦為大綱。而又有測算以發其寶。勸植以廣其利。則其國無廢地。若英之經營印度、澳大利亞、及南洋羣島。非州隙地。尤皇皇焉。其治民則士農工商。無分男女。各立學堂以課其成。即至瘖聾跛躄。悉予以自存之途。則其國無閒民。其政事或君主或民主。大臣上下相維。官民一體。凡學校兵制商務之日起有功者。類無不出其愛力公心以相護持。則其國無私政。無他。保其地斯保其國。保其民斯保其種。保其政斯保其教耳。至其機牙百出。縱橫五洲。莫可端倪。又有公法以維繫之。雖微至瑞士比利時等國。尚可修其國與種與教。峙於鷹瞵虎視之秋。然則我中國可以恍然矣。於土地則墾荒治河開礦。宜設農務河務礦務各大臣總其成。擇其可用機器者用之。以省人力而開地產。其邊

壤緊連英俄法日之處。所宜設險屯田。練兵治道。為固吾疆圉之計。而界務尤所宜明。於人民則令准日暇所述原強數篇。日急自存遺種者。皆切實可行之事。總當如泰西講求教養諸政。而吾民庶免為印度之續。英俄之侵。於政事則練兵通商。宜以英德為法。而汰綠營。廢漕運。創銀行。國債。修鐵路。設民廠。立郵政。廣商輪。及凡織造槍械。百端並舉。乃能抵制於無形。又必斟酌中西而設律科。力昭信義。而列公法。毋徒夜郎自大。孤立五洲之間。要之必先廢時文帖括之業。廣立天文算學武備輿地格致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驟開。人才乃能擬起。國權乃能抵距。而不蹈北洋前此有名無實之弊。嗚呼。此救時之良法。保國保教保種之苦心。克符孟子三寶之指者也。不然。土地廣矣。無鐵路以通其血脈。礦學以攝其精華。必成麻木不仁之病。人民衆矣。男困於鴉片。女困於纏足。四民無一可存之業。必淪黃種於紅毛土番不已。政事繁矣。文武分途。官商隔絕。賄賂公行。百事皆窳。其勢儳焉不可終日。奈之何不鑒土耳其波斯之孱弱。而忘日本自強之速也。嗚呼晞矣。

論自來改政之不易

沅陵李玉如

夫天下之所爭者、勢也。勢之所繫者、政也。立政之始。莫不度勢之強弱以相維持。故有為古所緩而今所急者。有古以利而今以為弊者。此三代因革損益之政。皆視乎勢之可否而行也。然當世變既異。緩急之勢亦殊。有明知其利病之繇而不能改者。以為守成易創始難耳。蓋揖讓之變而為征誅。君主之變而為民主。中西遞嬗之局。隨時而異。故嬴秦之更行郡縣。羅馬之并合諸國。不得謂非計也。人徒知二世之亡。而不知商鞅李斯之殘黷。人徒知五帝之亂。而不知涅爾華之雄圖。故後人雖處衰弱之時。往往不能振興。愚守成規。非唐虞夏商周之時。而欲行唐虞夏商周之政。難矣。上古之政。以治民。浸假而在諸侯。浸假而在藩鎮。浸假而治在夷狄。雖聖人繼起。未有不以制宜為要也。即泰西之政。始由野蠻。繼興於耶穌。及英亞非勒法沙立曼諸明主。代興而後。制度粲然。然當時拘泥教法之士。猶因循不能改也。及明以來。西術英法講求日精。而諸國政治。不及百年。頓改舊觀。蓋亦勢之所關。有不得不變者。雖諸國之君不能阻。諸國之民不能撓之也。然俄王彼得之仿行製造也。誅蘇非之黨而後定。普王威廉第一之更新制度也。賴畢士馬克之贊而後成。此亦見復古匪難而變古為難矣。中國之弊。不出於因循。則出於激切。往往知事之利。而謀稱其弊以為難。至有坐受其害而不卹者。試思弧矢舟車之利。不足以敵夷人也。致工制器之精。不足以勝夷技也。商政礦務之未盛也。格致化學之未行也。設官而自私其官。立法而自亂其法。至於上下交困。雖欲禁制之而不能。是亦惑之甚者也。夫政者相時之用。可用則用之。不可則去之耳。若趙武靈王之教騎射。秦始皇之變法令。宋神宗之行新法。未久而即敗。故遇更始之時。每多徬皇不決。甚概敗之及身。而不敢攖其變。是以拿破侖第三復民主之政。而議院遂有四黨之爭。亞勒山德執君主之權。而居希利斯遂有黨會之變。故事有中於民情之變而敗者。有狃於民情之常而敗者。自三代以下。有明者莫不繇是矣。

釋爭

郴州何應林

上古之世。唯唯盱盱。此疆彼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民志和睦。無爭之心。民氣獉狉。無爭之象。嗜欲未開。無爭之兆。器械未製。無爭之具。今則風氣漸開。巧詐相昭。天下遂爲一大爭局矣。朋黨之說興而朝廷有爭。門戶之風熾而學校有爭。壟斷之夫出而市井有爭。朝廷之爭爭在權。學校之爭爭在名。市井之爭爭在利。心日巧。智日詐。氣日驕。擾擾寰宇。迄朝發夕疑而罔知休止。又況爭地爭城。日相尋干戈之間。始以弓矢。流血尙未徧中原也。今則飛礮以殺人矣。始以戰爭攻取。尙須遲時日也。今則火車火船以爭速矣。始則藩籬尙固。海禁未開。中華之內。盜賊蠭起。不數年而旋歸撲滅。今則地球九萬里如出戶庭。以俄踞於北。英強於西。海上諸大國虎視眈眈者。且環相伺也。稍有違言。則玉帛干戈。兩窮於肆應。約聯與國。大啓其狡謀。俄而割地矣。俄而償費矣。兵連禍結。迄無已時。故賊可滅。夷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也。一夷爲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強。不如不滅也。況中華爲地球一大國。原隰沃衍。民物豐阜。固宜各國所垂涎而易開爭端。然而日前必無事者。則以英俄德法四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然而莫可長恃也。當今之世。欲反古之道。愚其民。泯其心。以息爭風。勢必不能。是惟隆文治。修武備。與商務。自強而有力。則我有以待之。夠一自強而即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強而無事。則生驕之禍也。爭云乎哉。

論今日交涉之難　武陵戴丹誠

自海禁大開。番舶踵至。傳教通商。交涉日繁。卒未有辦理盡善。能平華民之心而去他族之脅者也。夫今日五洲各國之勢。亦一大春秋也。強陵弱。衆暴寡之時。有不周知情法。洞悉利弊。俾外夷生心。強鄰四起。而欲免於危殆。安可得哉。中國自道咸以來。邊釁數開。藩屬悉失。割地賠款之事。日出不窮。而交涉之故煩者。傳教通商二大端而已。然通商之事。利於外。未嘗不利於中。西教之來。出於彼。未嘗非招自我。何也。中國如自開利源。而漏卮自塞。中國如善加教養。而異端自無隙可乘。中國如力圖富強。而外洋之要挾自息。乃委靡至今。畏縮不進。有似積重而難反者。然則辦理交涉之事。豈無善法可圖耶。曰。處交涉之法。非特開中西律例之館。諳習歷次之約章。與萬國之公法。不可也。夫五洲素不相聞問之人。聚居一地。言語不通。服飾各異。律法互歧。滋生事端甚易也。就律法而論。如中國之重罪有斬。輕罪有杖笞。而西國無也。西例有罰作苦工。聽訟有公堂。費責曲者定繳。而中國無也。蓋耶穌立教之旨。以體天好生爲心。故往往有殺人斃命不致抵償者。西人亦知其與中法大相懸絕。故自設領事以治其旅居之民。視中國爲不足與於公法而列爲平等者。而中人不知也。每有中西案件。中官執中法以相稱。西員執西例以相爭。既致齟齬難合。西人輒以恫喝之辭。威逼迫脅。棄約章而不守。置公法而不顧。而華人忌開兵釁。苟且遷就。使士民皆抑鬱不伸。積相水火。情勢然也。推原其故。非由律例之未明。條約之未諳。與公法之未講哉。況內地傳教之禁既弛。而無賴莠民。每藉爲逋逃藪。地方官未悉情法。不能執理相辨。而西人開疆拓地。多藉傳教之力。故教師無不庇其教民。領事無不庇其教師。公使無不庇其領事者。偶有不合。即以大言相脅。激成事變。而索款開埠之端又生。西人之狡。不可言喻。而地方官辦理之未善。又安得辭其咎乎。且不獨

此也。中國商貨出入稅則自有常經。乃與泰西通商以來。定以值百抽五。稅反輕於土貨。而外國於華貨進口。稅務從其重。華人商於西國。地稅之外。兼有身稅。洋人之在華。北突西奔。絕無所稽。而南洋華民不下四百萬。悉遭他族虐政。僅新嘉坡設一領事。而薛叔耘添設領事之議。卒未施行。此皆事之大可慨者也。他如兩船碰毀。在洋船則必償巨款。在華船則謂不許趨避。甚有馬車碰傷華人。反謂不知讓道取禍。種種無理之事。皆西律之所必禁。公法之所不容。乃華官竟不能執理相爭。任人舞弄。聽其飾辭以相解者。非由中西刑政之不同。而彼因轉得趨避以取巧哉。嗚呼。時至今日。欲閉關而治。不可也。欲教之爲一。亦不可也。蓋氣機所開。雖天地無可如何。以地球五洲之國。互相往來。而欲以區區中國。塞之能乎否乎。如知其不能也。可不合中西之法而變通之。師人之長。去己之短。使西人之不我欺而後已乎。夫東洋日本。昔爲小國耳。自明治維新後。痛革積氣。變更刑章。仿行西例。近年與西人立約。首去其領事治西旅人之權。竟得與公法而列爲平等。乃中國反不如焉。可恥孰甚。夫中國講求洋務。數十年矣。然終無成效可覩者。豈惟庸才誤國者尸之。士大夫之議論囂囂。亦與有咎焉。夫疑者敗之媒。詬者事之賊。以隱忍而貽君父之憂。以姑待媮惰之衆。此有志之士所以傷心也。今欲翻然改圖。可不於律例公法條約之中。講習講求。以爲中外交涉之本哉。

治交涉宜講求春秋朝聘會同之義論　澧州周傳德

古今華夷之界。自洪水而一分。至春秋而一合。春秋之時。吳楚淪爲蠻夷。利若長距。恆有覬覦中原席捲上國之志。惟晉拒之於東。秦拒之於西。力制其狡焉思逞之心。以爲中國屏蔽。其餘七十小國之奔走戎行。出入虎口。而尙各保其土地者。則以朝聘會同之得其人。左右調停而事機之未決裂也。當是時出使之臣。大都權奇倜儻之士。通古今。曉風俗。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國勢之盛衰。故能決事變維和局。伸國權。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安。然則春秋誠後世各國交涉之始祖哉。今之不諳交涉者。動曰我中國也。彼外夷也。宜亢不宜卑。宜戰不宜和。彼固以爲一統坐鎭之天下。而不知實列邦交涉之天下。其視海洋各國。不啻潢池之盜。伏莽之戎。且嘖嘖以南宋和局之訛爲例。妄肆詆譏。以張其不識時務之喙。卽如近日中倭之役。大開釁端。設有觀變沈幾諳練公法之人。出而排解。固我邦交。則亞洲之大局。可以維持。何至割我臺灣。奪我口岸。據我遼陽。俯我東藩。索我以必不能償之費。要我以必不可從之條。則使我太息欷歔。而歎春秋之人材爲不可及也。夫當今朝聘會同。所亟宜講者有二。一曰持公法。萬國公法。利益均沾。地球諸國。各有附庸。不得借名保護而蠶食其疆土也。兩國交爭。各守局外。不得借官觀戰而私濟其器械也。兩國匪徒。天下同惡。不得私納匪徒而逋逃成藪者。兵船進口。各有限制。不得恃和好而深入內地也。租界商民。已有保護。不得增設團操而隱伏奸諜也。兩國商民。一體優恤。不得故爲苛虐而獨頒新令也。公使領事。本國分派。不得不俟照覆而任意住紮也。通商稅則。確守約章。不得私圖便宜而妄事增減也。凡此公法。萬國均行。中國則名列公法。而實受其欺。豈壇坫無才。竟至此乎。設有如春秋子產子羽其人。與之反復力爭。則公法之行。中國未嘗不均沾其益也。一曰愼公使。公使之任。重如將相。

中西全局實繫乎斯道咸以來各國皆有駐京公使凡中國之山川土宜國政民風彼皆纖悉訪求測量瀾甚誰弱虛管莫不周知此公使之所以從國也同治初年中國未有公使駐彼各國情形茫然莫知即如同治九年辦理天津教案委曲調停惟恐一言拂意激成兵端大臣俯首聽其恫喝不知法國是時與德構兵國勢岌岌如朝露令是時設有公使能達情形彼方衰敗我自氣壯自可仗義詰責不受挾持乃中西隔絕無所聞聽其咆哮莫敢吁氣吁可惜也今中國非不有公使也皆語不通聲氣不投日臥使署之中而不留心時務惟將新聞報之要略譯出一二其他西國之政令譯與不譯聽諸翻譯之勤惰身在西國而不能周知其情形何以為朝廷耳目也至內外部之大臣議院之巨紳各國之公使除照例弔謁外未肯傾心結納送抱推襟彼此之情格格不入方自以為養威重望不失天朝體統之尊一遇交涉事件不能反覆婉商折衝口舌勢必至齟齬把持故為冰炭議論不合猜嫌遂生則有公使誠不如無也若參贊隨員率以私情得之不問其人材之賢否夷情之明昧大吏濫託充當是行雖足跡已徧而問其所知西洋房之多寡街衢之寬潔風俗之同異言語之格桀山川之里數器械之精利已耳至於政事之何以盛衰國勢之何以弱強商何以致富民何以趨公則仍暗中摸索漠然不知甚至有名駐外洋身居內地徒坐享巨萬之薪糈以待三年之遷擢求如季札之歷聘上國子貢之名聞諸侯不可得矣西國則不然用必當人法無虛設英之得五印度也始設商埠漸肆鯨吞皆公使領事所為非君相始念所及迨拓地漸廣機有可乘乃始臨以重兵不勞而定道咸中粵東禁煙啓釁悉律以領事統兵船隨機應變越衛弄兵竟邀五口通商之大利領事如斯何論公使為問中國之駐洋者能之乎誠能選老成諳練之吏膺識兼優之人駐彼都城篤全交誼一遇事變即能不卑不亢區處得宜弭患無形銷兵未兆即西人亦欽其成望推為天朝重臣中外同心永無邊釁則公使之設勝於十萬甲兵矣順覽地球大勢歐洲諸國終有蠶食亞洲之心和睦如中英且外好而內忌其他可知矣日本同處亞洲方興未艾終須與中國同心協力共拒歐人以維亞洲之大局甚未可因去歲起釁視同仇敵而自撤其屏藩也俄人氣燄方張駸駸乎有并吞亞洲之志今亞洲忽出一強國是俄人之所深忌而亞洲之大幸也設歐洲一國併吞中國日本即有虢亡虞及之懼故日本之必與中國聯結而望中國之發奮振興者理也亦勢也雖然歐洲之勢斷無各國坐視任一國併吞中國之理中國關繫五洲之全局無中國是無亞洲無亞洲將並無歐洲矣各雄環伺各不相下未肯讓一國獨逐其鹿也中國苟能自強睦與國固邦交如春秋朝聘會同之例則不惟日本深相聯結歐洲諸國實利賴之若不知變通因循不振公使領事不擇人材歐洲群雄並起瓜分之耳故以今日例春秋中國猶晉也俄猶秦也英猶楚也法德猶吳越也合地球九萬里而為會同朝聘之局固開闢來衣冠玉帛之創見哉

古今和戰之說皆責於使臣說

郴州陳爲鎰

自古戰爭之世未有不重使臣者也有使臣即可以聯合邦交挈國內附既可以和爲戰又可以戰爲和非是則和與戰兩不可言聽命於強國之手而國勢日弱昔者桓公信管仲之謀使公子開方游於衛季

友游於魯蒙孫游於楚五年而諸侯附非諸侯自爲附也蓋公子開方諸人有以使其不能不和不能不附而齊國之勢又足以攝之耳此秦西所謂勢與理相輔而行而駐使與宰相並重也然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亦即公子開方諸人有以聯合之也近日遣使各邦論者以爲不急之務試讀大匡一篇而知其言之謬矣然當於使臣求異才除公子開方諸人而外則惟張騫史稱騫忠信篤實副人愛之及其沒也人皆稱博望侯以往其威名較貳師爲盛而世乃以招致外夷以敝中國非之比諸誤國今觀史所謂屯田將者類皆數百人而是外國因貪中國財利已貧不能自振與今日通商時勢相同吏言殆不足信自是而後惟陳湯之斬郅支傅介子之斬樓蘭皆能以一人而伸威異域宋之近代殆無其人宋時金人之禍最烈而廟堂恥於言和使臣除王倫洪皓殆無足取此所以戰則不能和則不久終宋之世以底於亡也而其尤異者忠穆出師金人已弱乃因一敗遽爾乞和宋使之臣不察情僞聳動朝廷竟爾忠穆之首以獻豈不悲哉近時泰西最重邦交各國皆駐使臣然利之所在患亦隨之如俄使駐波蘭已熟諳機宜而陳伯雷必使圖俄於是遂成三分波蘭之局俄人已執黑海之權意亦足矣乃駐土使臣愈欲挑唆希臘教民以叛其君遂成黑海之禁光緒三年俄土未有違言也駐土使臣蘇洛侯以爲土弱可取而俄相加支可夫遂傳檄境上聲土虐待同教之罪致有伯靈之盟俄人雖自東是城而土歸英護埃歸英轄英日以強俄日以弱矣此皆使臣害之也近日遼東之役使臣割地案以公法經未國會允許不能爲遷乃俄德法三國遽兵阻止換約中國竟不敢失信近雖加償兵費歸我遼東而臺灣仍如前約將來牽動歐洲以爭臺灣高麗以中國爲血戰之場則爲害烈矣嚮夫屋軺指掌有言兵無餉必潰使無才必敗爲使者可易言哉

西人開拓土地即防守國本說

郴州陳爲鎰

西人於權利二字最重辨認亦最清故欲保本國之權利必先奪彼國之權利其奪人權利厥有三法而用兵不與焉一在聯婚姻一在尋荒地一在廣商務此三者皆西人視爲開拓之良圖而政府視爲祕策者今試舉數事證之如開司的與阿來艮本二國也連以婚姻而合一矣奧大利之於匈牙利亦二國也因贅婿又合一矣其他如西班牙之於日耳曼蘇格蘭之於英吉利或至今已分或至今仍合然當其初則皆因婚姻而并之矣此其證一也西班牙貧國也及覓新洲於是得建大藩於卡奔打法人得之而英人又得之西班牙由是不振荷蘭經營南洋頗擅利權及英人因其助美利堅乃盡取其開拓之地而荷蘭亦貧由是言之本國所尋荒地不能自守而他人守之則本國且因之而受弱是尋地亦防守國本之要而北冰洋之尋探三十餘次有由來矣其證二也又若香港孤島也自英人以商闢之而成重鎮西伯利塞爾也自俄以商闢之而臻繁庶其餘如新舊金山新加坡皆諸國之棄壤乃諸國聚中國之民而工商之亦成巨埠是一國不能開拓土地而使其民代人開拓則其國本難防其證三也西人開拓土地以守國本不外此三策非有以亂黨橫行而使肆毒於外者則俄人行之而地啓巴東法人行之而師降虜士矣假未可以爲全策也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沅陵李汪如

自中東戰事興。而朝鮮立爲自主之國。此亞洲之大變局也。當倭人踏旅順。攻威海。俄遂調遣水師。分泊黃海之間。轉運軍餉。悉駐海參崴之地。識者知其將有事於東方矣。故倭定鴨綠江之界。而俄雖以其地歸華。恐礙彼陸運之利也。倭操高麗政府之權。而俄遂以其約屬已。恐增彼強藩之伺也。俄人之有志於東方。必爭朝鮮。夠乘中日之際而坐獲漁人之利。其稱兵入境。幽殺剿行。固意中之事耳。日本以蕞爾三島。借重民頑。非惟不能以兵力爭。並不敢與口舌爭者。俄之患將自此始。夫中央屏藩之固。啓鄰封之謀。吉林有商塞之虞。盛京有單外之虞。非用天下全力以爭東北。尚不足勝。使其蹈瑕伺釁而興。將何以自守者邪。蓋俄之虎視鷹瞵。發爲思逞。各國咸知。一旦捨西北而圖東方。中日兩國必先受其禍。然則中國不能不急防維者。俄嘗欲滅土耳其矣。而英法諸國力爲保護。卒不能更赫。推夫明之約。俄嘗私攻其發矣。而英以尼士則爲紅溝之界。卒不能易阿富汗南北之條。設中國而謀自強。莫如遠交近攻。以審強弱之勢。以衡利害之權。而後損益之機可定。蓋日本致敗之道有三。而中國自強之策有四。昔俄船入大坂。入唐太不攻而潰。眾國騷然。使道賴難之言。四面來攻。或由釜山浦南先據對馬。壹岐。或自琿春圖們江分攻青森箱館。一攻橫濱。一攻下關。則彼都之傾覆。即可預知。蓋自失蝦夷島之險。而俄有建瓴之勢。日都遂在其掌握中。此必敗之勢也。倭之爲國。僅中華一二省之大。而國債日增。兵役甚寡。信巴夏禮之間而毀盟。從伊藤博文之言而敗約。版圖不相連屬。人民多已畔離。此必敗之形也。上年起釁。其屈在彼。殘虐之形。甚於流寇。西國咸非之。然一得志。便覺趾高氣揚。諸國實忌之。即和款甚巨。僅足以濟宿債而籌殘軍餉。況兵輪軍械。十不當俄之一。此必敗之理也。然則足與俄敵者。其惟中國乎。羅刹之役。則根特木爾請罪矣。新疆之役。則喀什噶爾安邊矣。是故喻之以道。有不戰而屈人之兵。防患不如弭患。知變不若知幾。此固有自強之端焉。一聯英國以爲聲援也。近日與俄爲難者莫如英。與中國最親者莫如英。英之富強。以商務爲重。商務之盛。多在亞洲。英之與俄爲難。不憚傷財勞民。實恐礙其大局耳。故俄兵攻阿富汗。英必以印度之師爭之。俄艦出黑龍江。英必以安島之師拒之。倘從光緒十一年牽制之策。聯英以防俄。英縱不親中國之交。獨不爲南洋羣島之計乎。俄人一搖足。英即以水師塞黑龍江之口。三姓甯古塔之兵。藉攻烏蘇哩江之背。朝鮮雖變動。聲勢中斷。此西國扼守君士但丁峽口。俄終不能出黑海一步也。一遣使以中公法也。中西有隨時修改之約。該公使尊必多方要挾。惟利是投。是中國之利權。何難自便。崇公使許割新疆。曾襲侯索還伊犁。得失之數。亦視委人之賢否。苟如遣才辨公使。向外部申明和議。告以朝鮮應爲中國保護。並謂中國許俄收烏蘇哩江三千里之地。俄獨不允中國保護朝鮮之權乎。否則會商各國。如柏靈之約。永以朝鮮爲自主之國。他國不得干預政事。於仁川釜山元山三處外。不得另建商埠營所。如荷蘭立爲公地。他國不得攻伐。是則中國雖失朝鮮。仍有外藩之可倚。俄雖狡獪。能干衆國之怒乎。一簡戍兵以重邊防也。俄自東封既闢。於海參崴立商埠。太平洋練水師。黑龍江設船廠。西伯利亞

建鐵路。思並朝鮮之心。已畧見矣。數爭黑頂子。欲扼偪險城之衝也。私佔湖們布圖。欲分綏芬口之要也。俄人無處不伺隙。中國無處不消虛。勿恐爲外人之所搏弄也。然琿春爲瑚埔斯德之軸。必以吉林黑龍爲之樞紐。三姓甯古塔爲之鎖鑰。無事則以屯墾。無煩徵調之勞。一旦有事。聲息易通。此重兵之處。宜增不宜減。乃不至有臨脫之虞耳。一隸水師以駐重洋也。朝鮮南垂海數百里。攻人易。自守難。設俄以兵船梭巡於混同江中。則黑龍江與吉林聲援隔絕。而黑龍江必危。又以兵船游行於松花江中。則吉林與甯古塔聲援隔絕。而甯古塔必危。俄輪之出入二江。皆有成例。問中國能入黑龍江。得以自便乎。故外此則嫩江、額爾古納河、宜駐杉板船也。以鐵甲船游行於太平洋黃海之間。彼即有事。先攻永興灣。次攻鹿島。而水師之策應自靈矣。四策之外。則礮彈宜求堅利也。礦煤宜即擴充也。鐵路宜速修行也。學術宜自更新也。故欲防將來之弊。不得不竭天下之力。以圖萬全之策。是中國之便宜。爲西國所共有。俄雖欲攬利權。亦有不能者。蓋大局所關。諸國斷能聽之乎。蒙謂中國苟自振興。匪獨俄不足患。無難箝倭士而刻版章。是策也。不在近效而在遠圖矣。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朝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辰州府向學耿

嗚呼。朝鮮者。中國之保障。所以扼俄羅斯之吭。而足以制其死命者也。自東學黨亂。日本立朝鮮爲自主之國。俄人益不得不急起以爭矣。夫俄北界冰海。西鄰瑞典、南與新疆相錯壤。距俄都較遠。非必爭之地。其蓄意經營數十年以圖一逞者。則在東方也。釁端一開。乃公然肆其雄心。此近日所以有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改朝政之事也。論者謂朝鮮爲自主之國。中國既不得過問。其損益宜與中國無關。然嘗按而論之。以爲中國之有朝鮮。猶韓魏之爲函谷也。晉有其險。終春秋七十年。秦不得一快其意。桃林失而秦遂不可制矣。今之俄。非昔之秦乎。蓋其蓄意東向以爭衡。而朝鮮實司其關鍵。故不得不急起以爭也。爭朝鮮實所以爭中國耳。且夫俄自黑海盟以來。縱橫於中亞細亞。以英法諸大國。僅能牽制。而不敢以一矢加。一旦得志於朝鮮。東三省將淪爲異域。即內地恐亦蠶食及之矣。彼時欲戰而索倫巳無勁旅。淮軍已不堪用。湘勇已成暮氣。欲守而險阻難恃。用費不貲。又況老成彫謝。新進無人。不及今以籌其損益。尙何待乎。或謂俄人之入朝鮮。固日本所不願也。日以百戰得之。而俄以詭謀收之。其不足服日人之心。亦已明矣。日人即畏其橫強。而局外各國。必有群起而議之者。議之不已。勢必瓜分其地。而後快局外之心。夫俄人陰鷙貪狠。取勢在數十年之前。縱獲如願以償。而局外又乘其隙以取之。俄又必不甘心。然則委一已棄之朝鮮。使泰西各國相尋於干戈之中。其事必非數年所得已。而我反得及是時權其緩急輕重。將與而力新之。以從事其間。亦未必有損而無益也。雖然。日本之破朝鮮也。有謂俄人暗助以兵。故中國嘗之輒靡。其說雖未足信。而試思日人以區區一隅。與中國難。苟無助焉。勢必不決裂至此。蓋俄之欲得者朝鮮。日之垂涎者亦朝鮮耳。因其所利而誘而讓之。非成俄乘其後而收功。事敗俄託其身於事外計。亦譎矣哉。然則俄人之入朝鮮。謂中日兩國之皆有損而無益也可。

歐洲諸國不許俄船出黑海論　郴州陳爲鎰

嗟夫。俄人之經營亞細亞。非其本意也。蓋由諸國之禁其出黑海使然耳。夫黑海者。古大秦之地。唐書所謂大秦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也。又曰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今攷其地勢。當在阿速以東。是時大秦已分。所謂大秦。乃東羅馬。而俄羅斯國無聞。今攷諸俄史。伊烈克建國於唐宣宗大中四年。而昭宗天祐元年。卽發兵船二千。圍東羅馬都城。案東羅馬都。卽今土耳其京城君士但丁。是俄爭君士但丁。在唐時已然。其後又滅可薩。是俄卽與可薩相連之在苦。近人以爲烏孫別族者。非也。宋太祖乾德四年。王率舟師度黑海。東征百來加里克之。則俄置舟師於黑海。自唐迄宋已然。亦非始於今日也。及俄降元。故土爲土耳其得。其後自立。仍臣服於磋脟雅。未能與故土通也。明嘉靖時。征服裏海蒙古國。朝康熙時。得鐵門於波斯。乃與土耳其爭黑海。康熙三十四年。始與土耳其約。得瀕海地置船肆。瀕復故彌置舟師。駸駸乎南向矣。然是時俄無西顧之憂者。因普與常與俄合。故常助俄以伐土。再敗土師。以四特江爲界。其後三分波蘭。歐西之境始大。諸國由是忌之。而波羅的海又爲歐洲門戶。俄雖建都於彼得堡。置舟師。然如瑞典、那威、荷蘭諸國。旣常讙之。而普魯斯又強國也。與俄爲鄰。俄人處此。常患其逼。諸國處此。又謂其強。則其欲謀黑海者。勢也。亦情也。故道光九年。與土耳其立約。聽俄船出入黑海。俄如願以償矣。乃咸豐三年。又欲入土。英法連兵拒之。敗其師。爲會於巴黎斯。禁俄兵船不能出黑海。而東方之事始亟。然所謀者。乃裏海以東。蔥嶺以西諸回部。欲由此以窺印度耳。乃咸豐八年。乘淀園之役。竟割黑龍江海口而有之。俄於是俯瞰東半球矣。然猶未經營也。自光緒三年。俄伐土。英人救之。爲會伯靈。畀俄以白東。而自割黑海口之海島。俄人憾英。而東出之謀始切。夫俄之得西伯利亞四百年矣。自是始割海口、建水師、築鐵路、置屯田。俄非欲故緩之。夫亦以形勢不及黑海。且中國非戰爭之邦。尚可置爲後圖耳。乃黑海不得而謀印度。印度不能驟得。而法人已滅安南。英人亦滅緬甸。日人有謀高麗之心。德人有經營南洋之說。歐洲時勢。皆向東趨急起而爭。俄豈敢後。此經營亞細亞之心不容已也。然日雄峙其東。俄人雖有水師。尚須藉日本海道以出。故爲俄計。非取日本不可。俄取日本。英必救之。法與俄親。又必助俄。是昔日引爲同盟以拒俄者。今乃合俄以拒我也。英其亦自危哉。然俄爲患歐洲。尚有諸強國以爲捍禦。若爲患亞洲。則中國日本皆不足以禦俄。亞洲不守。則歐洲並無關攔。卽蘇一士河、亞丁、居路伯、皆不足阻俄人進兵之路。而自介海峽。又可架鐵橋以飛渡。英洲則俄國屬地。路連三洲。通連一氣。而混一之勢成。此皆黑海之盟有以使之也。爲今之計。似宜合美亞歐三洲連盟。不許俄船出庫頁島。保朝鮮爲兵甲不到之國。則猶可及也。不然危矣。然嘅觀歐洲大局。皆欲於亞洲爭先割據。此事未必能成。天心厭亂。不知果在何時。有心時事者。不禁拭目俟之。

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郴州何縱林

夫地之動也。寒暑晝夜。循環無端。而天運對其平。國運亦然。英之議院。有公保二黨。公黨者。求新黨也。保黨者。守舊黨也。其權勢視宰相爲消長。而一進一退。亦無畸輕畸重之虞。法亦不可謂非良也。然西人立

國。殫精竭慮。事樂於相師。而心安於合衆。惟人材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故求新法以誘勸學會。惟利源爲人所奪而國以將斃也。故求新法以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惟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故求新法製船械。爭相勸尚。而將必知學。兵必識字。自除秕政。罔不若是。有黨之名。無黨之實。議一不協。而宰相告退矣。事一不公。而與論沸騰矣。中國則不然。自秦迄明。三千餘年。法禁日密。政教日衰。權操自上。非下之所敢問也。同僚之際。陽爲和恭。陰爲排擠。無黨之名。有黨之實。甚者唐之牛李。傾軋爲事。漢之黨錮。宋之黨禁。則又小人立名以陷君子。作一網打盡之想。吁。可慨已。方今邊患頻仍。痛深創鉅。正中國同志戮力。舍舊求新之時。然深觀西學者。旣滯於通今。未能一啓其扃鑰。過尊西學者。又輕於蔑古。不憚自決其藩籬。盡上下相蒙。游於文網之中。靜而不能動。恐而不能智。守數千年之法而不思變者。迂也。不自探其本而眩於西法。標以西學之名。竊以西士之教。聚聖人中國數千年之道術而棄若弁髦者。妄也。二者均有失焉。爲持平之計。則英人公保二黨。中國皆宜有之。特不必如英之互爲勝負耳。濟之以和衷。各泯其意見。新法之宜變者。保黨不得掣其肘。舊章之宜守者。公黨不得議其後。由是開民間學會之禁。欲興農學而農學有會。欲興礦學而礦學有會。欲興工藝而工藝有會。欲興商務而商務有會。欲整頓水陸軍而兵學有會。欲製新器。廣新法。天、地、化、算、電、光、聲、汽、諸學有會。分而爲衆小黨。合而爲一大黨。不黨之黨。黨而不黨。以培國脈。以持國運。用能富強甲於五洲。文治軼於三古。是在當事者之師其長、補其偏、而一新其氣象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徐以俟之而已。

英國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郴州陳爲鎰

英國之有公保二黨。亦猶日本之有守舊維新兩黨。皆視宰相爲轉移。論者每謂伊滕相而日強。沙力斯伯里相而英弱。宜進公黨而退保黨焉。此蓋以沙侯爲保黨之魁也。然平心論之。沙侯雖有迕於俄。而實能保英於歐亞兩洲之權利。故於緬甸一役。則割撣地以解中。於坎巨提則請公立以全好。其欲聯中也。所以制俄也。於朝鮮一役。不與俄德法聯兵。其不欲聯兵也。免爲三國所制而獨擅其權也。皆所以保大東之局而使無變更者也。故其近日政策。不出兩端。一在扼守埃及。一在增練太平洋水師。而其輔此二策者。一爲英意聯盟。一爲親和日本。將來與俄人爭伯歐亞者。必爲英國。若德若法。甘爲俄之羽翼。或且終受俄害。而賴英爭之以存。然則所謂守舊者。正如秦始因昭襄之遺。加他鄰述彼得之志而已。非跬步繩尺之謂也。今中國泥古之儒。自謂服古。然究之所謂守舊者。胥吏而已。例案而已。求其能守郡臺灣拓新疆之遠謀。以鷹瞵虎視於南洋印度者無有也。其所謂崇新者。亦但能條陳鐵路。請購船械。講述方言而已。求其能知使命交馳之要。知人謀國之方者。又無有也。是故二黨交譏於下。百官唯諾於上。宰相無所受成。百姓無所聽命。竊恐議院一開。黨人譁訟。而兵已逼於城下矣。欲求如今日英國之氣象。能乎。竊謂今日二黨萌芽已露。不如因其抵抗之力。廣開學會。五十年之內。不事兵革。專養人才。而後付宰相以黨權。付黨人以議柄。則天下之事可煥然改觀。不然危矣。

日本尊王攘夷論　邵陽石陶鈞

第九冊

明季繆昌期之言曰公論者出於人心之自然而亦似有不得不然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待之也雖見之也明竅於心薄於喉而衝於口卒以定天下之是非夫今島嶼所謂公論者乎國爛民潰紓弱之氣伏而殲激烈之氣偏而僨論轍而口和爭則今之游環地而傳名筆記開新報館藉以刊著逃下之弋科舉作劇談者亦不得不卑卑於圓顱方趾之劉則且與言曰吾不忍誅時務實求其不忍之心存之幾何衆不忍之心積之幾何積衆不忍而後大憤出焉憤矣則不平甚不慮甚不明甚積大不平大不慮明以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成其橫決以消數百年積重難返之勢則適有人焉上下乖覩而爲之錯於至當乃大呼於人曰公論之功也公論之功也不亦大可笑哉觀世所以悲人度人鼓勵人者莫不曰鑒日本學日本強勉黏附以効維新百度之所不暇爲而爲之則諸言維新之始維新之始之無公論日本自藤原氏以來主政六七百載北條足利最僭悖逆德川代興投戈講藝漢學大倡凡爲程朱學陽明學不喜朱儒而自相講學者因史漢以上求經典指斥朱儒空疏者其徒六七百人於是日本始有儒臣矣儒臣者武人之背也於是源光國編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隱寓斥武門尊王室之意矣又慨然慕伯夷之爲人躬行讓國君子於此嘗其心之有所激耳繼而蒲生作山陵志寓尊王不恤綠寓攘夷上書幕府抑鬱以去不復言事至賴足利氏像以託其憂思矣柳莊著柳子則憤於神聖大統三千三百萬人供極之所歸而不忍有所屈矣高山正之而終其身痛哭以自刃矣自是以後人心大變而後嗚咽流涕向之不得自鳴者乃敢承風而大起有聲幕府之勢遂削弱孤危而不得支外邦若美若俄若英若法以兵船挺盟攘夷之議沸騰於下毛利慶親父子奉勅始末齊昭之注意海防及其遺臣二百人官言攘外夷誅幕吏此其主持尤烈者也斬大老攻使館殺朝臣之事亦勢之所必至假此暴戾恣睢而無恥之國喪心之朝亦不及其什一則習聽仁上安下全之治得之於此可也當是時也幕府既不能制朝議交患之而癸亥五月十日猶告列藩以攘夷期幸而內訌披猖敵勢窮迫德川氏處心積慮左支右吾嘗有以痛鎖國之無成也讀海舟勝安芳外交餘勢紀嘉永癸丑以來訂約通商之始末又斷腸記自述更歷世患觸冒危難之險德川氏之苦心亦略見於茲矣夫民苟無思則無怒鬱而不暢是曰大聲疾然有聲氣但欲朝廷之速變法因不關其成不成善不善也師說曰西人得天地義氣中國得天地仁氣日本始於中而中於西者也臨於中而幾於西者也是曰朋氣求數百義烈之士於危急存亡之秋剝刃帶刀而走挾必死之心而大昧國是曰攘夷耳攘夷耳而後德川氏永爲二千餘年不貳之臣而國統之轉續亦絕奇異故曰日本無公論也（維新之後初開議院大隈伯不僅止爭權乃退而獻可見日本人心不平甚極其任俠有焉爲宗國所不能及近人寵言直邦之任以此）

維新之政不忍之心積而蘇之耳天也則求之比例於中國焉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賤蹋冠裳此愚夫愚婦知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甯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即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援紹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甯再轉爲靖康宋之爲宋其餘幾何者俠氣積於下任氣沒

於上而民於我莫可誰何之念徒大放肆如濯諸天之精氣以誅陰陽令諸因之積蓄以潮湔而絕諸愛之積力以施心性西方中世代人無不笑而危之而今之鑒日本學日本強勉黏附以効維新之所不暇爲而爲之者繁款愈細耗款愈多嗟乎趙武靈王變胡服而傾死沙邱乎自今以往有以變法之說進者吾且與之言士氣有以伸士氣之說進者吾且與之返觀一己之心

說西南洋之華民

長沙易抱一

今夫以中制外者不若因外制外之爲愈也以寡敵衆者不若聯衆敵衆之較易也中國之在全地球不過數十分之一而欲以抗衡泰西各國不亦亟亟乎其難哉然而其可乘之機其可據之勢有數倍於各國者何也各國之人來中國華民皆視之若仇華民之在外邦各國之人反若相安於無事有如今日之西南洋是矣西南洋環繞中國自昔不與內地相通及康熙時海禁宏開華人出而謀生者無慮數十百萬其間以滿剌加呂宋爪哇三佛齊蘇門答臘浡泥文萊馬神爲最盛而澳大利亞一島華工亦積至數十萬之多其人類皆曉暢洋文諳悉土語而富商大賈亦且參錯其間間或有受土人之凌虐遭異邦之虐政而近今多創立會館互相聯絡外人反有從而羈縻不追者於是華人之氣漸伸西人之勢頓減矣斯非有可乘之機可據之勢而爲中國振興一大關鍵哉方今新加坡中國已設立總領事凡西南洋一切交涉事件固可據理直爭所惜者無保護之大兵輪分駐之副領事耳往歲兩廣督兩廣時曾遣某參將出洋查閱情形去歲閩督邊潤帥亦遣廷觀察就各島稽詳考問其意皆欲創設戰艦以壯華人之聲援二公可謂洞悉南洋情形乃其事徒託空言迄無成議意者其格於公法所不能耶夫兵船游歷彼既可以來吾豈不可以往則公法斷不能禁予以不設者不設之故毋亦國家經費有未足也嗟乎夫國家即經費不足但使能籌創船之費不必患無養船之資蓋養船之資取之數十島之華民夫固綽有餘裕者何者華民之在各島富者十有三四其次亦不至於極貧一旦聞中國設立兵輪游弋保護彼必喜出望外即輸以常年供稅未有不俯首聽命者尚何慮於經費之未足致憚而不敢爲哉且夫兵輪之設非僅以保護西南洋華民也即遇有朝貢之邦因可因而鎮撫而中外藩籬之限更可從而鞏固何也夫西南洋聯絡群島遮蔽一隅誠扼其形勢而善守之即夷人妄啓兵端終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沿海諸郡皆晏然無匕鬯之驚昔者門戶未開而堂奧自得高枕而安臥者也此非因外制外聯衆敵衆之明效大驗哉使不急此闊維而今日遣人防查明日遣人考問反令外洋聞而生計爲先發制人之謀而且風會滑靡不數年而華民將漸忘其本來以甘受其籠絡異日者中國雖欲策而使之而人心已渙散不可收拾矣是非攘數十島之利權形勝而拱手以讓之他人哉嘻惜矣此有心時事者所以扼腕長欸也夫

說黨

新化李固松

論黨於今日士民有黨農民有黨工民有黨商民有黨此以業爲黨也天學有黨地學有黨法學有黨形學有黨此以學爲黨也有君主之黨有民主之黨有君民共主之黨此以國爲黨也有求新之黨有守舊之黨有新舊交攻之黨此以政爲黨也雖然論黨於今日常以二類爲法即常以二類爲鑒二類者一爲

朝代不同之黨。一爲意見不同之黨。朝代不同之黨。如英美諸國。（前相去位。各黨其人皆易。由後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收呼應。擬迎必舉。進退必寓。與困結。常相傾）皆有前後各相。附前相者爲前相之黨。附後相者爲後相之黨。此朝代不同之黨也。意見不同之黨。如法意諸國。皆有左右二列。附左列者爲左列之黨。附右列者爲右列之黨。此意見不同之黨也。究之前朝之黨。有前朝之意見。後朝之黨。有後朝之意見。朝代不同之黨。卽意見不同之黨。二類實一類也。美改畜黑奴之政。俄改役佃戶之政。大弊所在。合志同方者羣起而廢之。大利所在。合志同方者羣起而興之。此黨之可爲法者也。法有功敗於垂成。（舉故離）俄君身死於非命。用黨而黨中散。則良法美意相與俱亡。疾黨而黨締成。則千計百慮以從其意。此黨之可爲鑒者也。

說黨

新化鄒永江

嗚呼。黨之爲禍烈矣。中國歷代朋黨之亂。人人皆知之矣。吾嘗觀今日五洲各國之大局。以及君民上下之際。而知黨之所該者廣大。凡無爭競之端者。非黷不成國罷不治。非然者。其事必敗。其國必亡。是何也。曰。天下有一定之公理。人心有一偏之私見。順其公理。泯其私心。而後可言興利。可言除弊。若彼此各懷私見。議論不一。而黨始成。交爭不息。而黨益固。由是有教黨。有學黨。有民黨。有兵黨。有貴族黨。有主政黨。極言之而諸部之變。兵各國之戰爭。莫非執一己之私見。不守天下之公理。皆可以黨之一字該之也。今有人焉。欲出而平天下各國之黨。則必自立五洲之公會始。立公會必自通五洲之學術始。通學術必自齊五洲之人心始。齊人心則必改文字以歸簡易。合中西以爲一律。而後中西之人農工商賈婦女皆能讀書。則其學一。學一者其見同。其見同者其謀事亦同。由是中西無隔閡之心。而交涉之事皆可會通辦理。無彼此互爭之端。而黨可息矣。漸推漸廣。而萬國可歸一統。雖各守其土。而永無戰爭之禍。天下之公理出矣。此其說雖可行之今日。而效則在數十百年以後者也。其有目前之黨而牢不可破者。如中國今日有守舊之黨。有圖新之黨。有中立之黨。紛爭不已。迄無定政。立宜各破成見。和衷共濟。而後百事可興。中國自強。庶有轉機。不然。當此四鄰窺伺之秋。自治不暇。焉能戮力一心以禦外侮。今者欲平三黨之心。莫若先開議院。使彼此意見相合。然後凡百事爲。可以立辦。議院既開。亦不能無黨。如泰西上下議院皆見分門別戶。動起兵端。是設議院亦不能無弊矣。又宜先設實學堂。教諸生以中西各學。使天下之人。洞知天下之利害所在。而亦以正天下之人心。厚天下之風俗。庶幾日後選入議院之人。無奸人。無迂人。無妄人矣。蓋若甫有一入議院。遂足以扞格院中之事。未先正其心者。鮮不互相黨援而爲自私自利之舉也。既一天下之人心。而後可以行天下之公理。天下之公理既行。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公法。由是人與人無黨。民與官無黨。上與下無黨。而國內可以言治矣。而黨爭之事。安得再見於天下。流傳於史冊哉。

說黨

新化鄒代潘

嗚呼。才智之士。羣生天地之間。而各居一室之內。其始未嘗不分也。而在乎有以合之。然求合則其勢益分。何也。吾求其合。而不能強人而與吾合也。不與吾合。則必有其所合。而勢於是益分矣。此黨之所由以

成也。吾華在漢有鉤黨。在唐有牛李之爭。在宋有元祐。在明有東林。漢之鉤黨。宋之元祐。明之東林。皆君子也。而卒困於小人。唐之牛李。李君子而牛小人。而更相勝負。大抵君子之黨勝。國罔不興。小人之黨勝。國罔不亡。則古今之通理也。歐陽永叔著朋黨論。以爲君子有朋。而世主尤惡其說。蓋自秦政以來。專以渙民羣而張主威爲事。二千年於此矣。私天下之心愈甚。斯防患亦愈深。故其張設法制。皆所以愚民而使之不智。弱民而使之不強。愚民之法。禁與科舉是。弱民之法。破黨與官制是。抑揚鉗挾。委頓昏睡。哀哀斯民。誠不如生於禹迹之外之猶能自奮也。且夫居今之日。而欲爲保種保教計。則必聚天下才智之士。而相與講求養民教民之術。如其不然。吾華決無有可以自強之一日也。然欲以此說倡天下。則必有爲異議以持之者。使當道誤信其言。雖欲加之以誅鋤流放。而亦有其罪名。則已危矣。嗟乎。秦政以天下自私。而遺禍之酷。將至於退孔子而易之以耶穌。而當道者不以爲憂。而必不肯使吾華之民智。黷黃種而易之以白種。而當道者不以爲懼。而必不肯使吾華之民強。不其痛哉。且往時泰西固嘗亂矣。而公會大興。於是有求新之黨。有守舊之黨。有中立之黨。更仆迭起。而求新幸而終勝。凡今泰西之所以治強者。以當日求新黨之終勝也。而如英如日。君益以安富尊榮。然則有天下者。誠何惡於黨哉。夫使羣天下才智之士。而用求所以養民教民者。而幸而爲當道之所保持。毋使持異議者得以中傷於其後。則吾華之興。庶可計日而與。而有同斯志者。益不宜區州界郡。畫位分名。而終不合之於一也。

論國債

攸州熊熀

土耳其以債貧。日本以債富。同一債也。而一利一不利。其故何哉。夫土人借債以用兵。僅以供火藥彈丸之一擲。倭人借債以興利。遂開強兵富國之大源。此其已然之成迹。夫人而知之。然使俄土之戰。土人勝俄。必責令俄人割地賠費。爲城下之盟。而設借債有限。而獲利無窮。安見土人之不以債興乎。西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日本在倫敦借英銀一百萬磅。以之創造鐵路。廣開利源。暫隱其異志。使我中國發其奸謀。遣一旅之師渡海而東。以是時名臣宿將之力。必能戰則勝。攻則取。而日本將覆亡之不暇。亦安在其能自強乎。是則土以借債貧。土之不幸也。而其源則在國素貧而益之以債也。倭以借債富。倭之幸也。而其源則在廣興利益。而中國又優容之也。然則國債固孤注之術。而非老成謀國者所敢出乎。曰。不然。蓋國家之力而慎出之。則債雖多而國計無傷。邇者中國屢借洋債。受奸邪之欺弄。亦已不少。然而債雖多而不至甚貧者。以不若土耳其之不量力也。債雖多而不能致富者。以不若日本之能興利也。今者創鉅痛深。競欲以西法治中國。然鐵路海軍。動需鉅萬。戶庫無以應付。海關不勝取求。捐輸徒濫名器。開礦先需資本。國債之借。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歟。但今日之中國。非民不足之患。而國不足之患。民不足。借債他國可也。不必坐以待斃也。國不足。借債吾民可也。不必自啓漏卮也。鑒土之貧。效倭之富。必量入以爲出。不行險以徼幸。是則國債之要義歟。

理財之道不重節流而重開源說

瀏陽劉善涵

今夫東至庫頁島。南至廉州。西至喀什噶爾。北至興安嶺。各省之幅幀非不長也。雲南多銅。山西多鐵。煤

河多金.開平多煤.各省之菁華非不富也.然中國猶財用日匱.利源日竭者.何也.則以理財之法.猶未善也.古者禹貢爲生財之祖.周官著理財之術.降及後世.開源之法.遂廢.經營紛擾.兵燹所及.欲求富而富卒不可求.欲致饒而饒卒不可致.是財源之匱.固非近代始.其所由來者漸矣.近三十年以來.大亂方平.閭閻困乏.國庫空虛.於理財尤爲急務.夫生財之道.有天地自然之利.有人工器物所致之利.有人事權衡所得之利.曷爲天地自然之利也.蓋在山在水在陸.皆爲利源.如開礦於山.則五金之利出.而煤又其餘事也.至於紉棉稻茶種雜木.地氣溫暖.無不可多種其利.爲上者果多方獎勸.則稅項可增.此在山之財源也.在陸者如蠶桑之類.中國更爲要務.苟隨地布種.則在陸之利源無窮矣.在水或魚鹽之利.或蚌蛤之利.或貨寶之利.中國又多於英俄日本之邦.是在留心經制者.公其利於民.無使豪強者獨據.此在水之財源也.非天地自然之利耶.何謂人工器物之利也.英國之財.由於通商製造機器數大源.英國由他國運來材料.製造成物.復運往他國出售.源既開而財日益.宜其大富大強.天下莫與京也.豈若中國各謀各業.不立股份公司乎.中國果於水道輪船載貨駛行.凡過陸地.開通鐵路.火車運行.而火車駐輪之地.宜於橫路多備馬車駁貨.分送各路.如輪船之有駁船也.開輪船火車之利源.非節流之可比者.彰彰矣.至廣東各處水患.鑿山通道以引水歸海.則數十縣之田.永不憂淹沒.不至田賦停收.此雖人功甚苦而獲益甚大.且兵燹之後.各處荒田寥闊.祇緣道遠賊多.罕人耕種.果能遠招人民開闢耕種.何利如之.曷爲人事權衡之財.夫藏金於櫃而不用.則金與木石何異.善用之則得財無窮.故今之官長.亦有知效朱子社倉之遺意.杜安石青苗之枉法者.此皆開源之道也.況中國自軍興以來.開捐納之門.設抽釐之厰.致使捐納愈多.人才愈少.所以庸劣之徒.每至虧空國庫.侵蝕公項.甚或浮開兵餉.橫取諸民.以充囊橐.苟革除捐納之例.諭令各省停捐.甚盛事也.惟是贏金各局.雖能暫救國用之支絀.然司事人役.每多究濫.暗侵公項以肥己囊.且貽害商民.滯消貨物.陸續裁撤.實不能無望於當道者.若僧尼酬神建醮.雜演梨園.費金千百計.道士僧尼.求神師咒.虛費錢財.以及妓館酒樓.妻妾之奢華.飲食之侈靡.而節之.不幾爲開源者所竊笑耶.蓋泰西理財之道.其開源之法.亦甚多焉.如美國栽種之棉花.來中國者源源不竭.其財不言而知.雖西國地氣多寒.而因乎天時.合乎地利.所以稻麥不發其缺.而畜牧牛羊.較中國亦生息日繁.且工作器皿.日出奇巧.而山則開礦以取五金煤炭之財.水則魚鹽貨寶取之亦有其方.此西國開源之法也.安得愼理國財者一二輩.有以開財之源.不徒有以節財之流.不讓西人以獨富也.悲夫.

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瀏陽唐才常

甦腐迂拘之士.動目機器爲淫巧.曰無益民用.不知機器者.天之假手西人.將宏腦氣之用於地球.而積阿屯姆力以開新運者也.雖聖人復生.亦常因其自然而利道之.以予民自存之業.豈能隨世俗傲很之習.如西士所謂誹根人者哉.西人以機器興利.華人但痛恨機器.而用則洋錢.服則洋布.一切鐘表玩好之具.無一非洋.而不問其自出爲何物.是曰頑梗.無怪外洋一二不費工力之機器.掇取中國之元氣殆

盡.而中國方濃睡未醒也.其好爲大言者.曰是但閉關謝使.令其勿來已耳.嗚呼.以子陽井中之見.咫尺不覩.迅雷不聞.而惟力遏開利源操利權之機器.勿使中國有富強之會.誰之咎歟.誰之咎歟.則至今日而欲通其血輪.宏其漲力攝力.誠非自造各種機器不可.而議者曰.機器以水火之力代人力.如用機器.則人力將無所施.而此千萬食力之民.必盡爲游手以亂天下.不思機器局一開.則人益不患無職業.方今湖北設有織造局.而傭力其中者二三千人.假以二三千人分作他工.正不知凍餒幾何矣.夫德國克虜伯廠.每歲工匠約五六萬人.餘廠亦不下二三萬人.如各省及州縣皆設此局.則人豈有凍餒者.況礦務農務商務.次第舉興.在在需人.夫何至舍業以嬉耶.議者曰.中國自造機器.終不如西人之巧.恐事事落其後塵.徒見嗤耳.是則不然.昔者西國政學.多源埃希.而埃希反瞠乎其後.百年來英法德意.輒相師法.而機巧日競而日新.近日日人又步武西人.二十餘年.稱雄亞東.(前五月英倫默通報.論日本云.彼新興之雄.巧慎驚疾.通以訓其幹才者.且將以十萬人號力拍擬於大海中.我歐洲第一等戰艦之國.尙恐無能相匹.英報如是.則知日勢駸駸.英人亦畏之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安見中國之心思才力.遜出西人下耶.議者曰.中國自造機器.尙可奪外洋之利.如外洋又賤價爭售.將奈何.是又不然.外洋人工甚貴.必不能過賤其值.中國物力並賤.如推行既廣.自可日賤其值.以爭洋貨之權矣.議者曰.中國官商不相信.此時必難集商民之股.而踴躍以成.然中國如果鐵政民廠郵政.一一施行.安在斯民不知其利.而不思所以挽回之.況今日本已有遍地設機器之條款.而西人勤以利益均霑爲詞.則將來遍中國皆外洋機器.不十年間.無可措手矣.是以自造機器之急於燎原也.一言以蔽之曰.機器廣斯愛力綿.愛力綿斯國力固.國力固斯漲力攝力足以離吸各國而毋爲所蝕.

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益陽湯 道

治今日之天下.而謂不急於理財者.此妄人也.夫財者.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民之所以養也.匹夫無財.則不能有其家.天子無財.則不能有其天下.故財者.聖王所以養賢聚民畜衆.而致天下於乂安者也.第昔時之財恆有餘.今日之財恆不足.其故何哉.或曰後世幅員日廣.道路之轉輸.有費.官吏之徵調.有費.以及一切陋規.指不勝數.此其所以不足也.或又曰.直省州縣.產銀者不及十之一.不產銀者十之九.而農桑之利.鹽課榷酤之利.近又牽多處耗折減.此其所以不足也.而不盡然.何則.外洋各國.自來以製造爲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其未與中國通商之始.劃疆自守.不相往來.今則霧集者各商.流通者百貨.華人多購用其物.故洋人得以擅利權.而中國出洋之貨.雖絲茶爲最大宗.然今印度等處皆植桑茶.所出與中國相仿.故年來中土之貨.未能銷暢.此國之財.竟滔滔而去.彼國之利.不源源而來.莫塞漏巵.久將坐困.非理財之道也.然則計安出.曰洋人所恃者機器.其平日講求.有曰天學、地學、算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諸門.凡此皆機器所由造.而貨之所以巧奪天工而不勞人力者.夫外人亦猶是心耳.以彼僻居海島.其聰明才力.尙足窮極巧妙.豈華人受天地中氣以生.獨難殫精竭慮.超乎彼之所爲.有是理乎.奈之何其不自樹立也.且夫今之持論者.其以洋商爲不可通.蓋比比矣.豪則以爲不

必禁人之通。但嘗謀己之自造。何者。禁彼之通。必與公法有背。或不免滋事之虞。而謀己之自造。則彼所欲售之於我者。自有之而不待他求。其使誠莫便於此。至行之既久。洋貨自無從銷暢。彼向之壟斷獨登神皋利藪者。將不攻言退而自無不過。而我中國自漢以降。若文景、貞觀、宋太平興國、天聖、嘉祐、明洪熙、我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之世之殷富。嘗亦從容可復視。夫西書之繙譯也。初創於上海墨海書館。繼而京都則同文館。上海則製造局。均以繙刻西書爲事。而西人之寓居各埠者。時有著述以繼之。如益智書會格致書院等是也。顧京師所譯者。多交涉公法之文。上海所譯者。多工藝製造之事。惟日本所譯最廣。惜中雜以倭字。難以通行。然就此各種西書而論之。雖詳略不同。而以發明泰西格致之學則一也。世有贍其學而精其藝者乎。蓋拭目俟之矣。

中國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與興鐵路礦務學校耕農之事孰爲有益論　武陵吳友炎

嘗考各國富強之效。兵商皆聯爲一氣。而每歲度支。無一不取償於中國。竊歎我中國之坐受其困窮。無人爲計其利害而爲之防也。今之籌防者。吾知之矣。以中日和議已成。海軍衙門首當規復。每多用銀錢以購取槍礮船隻爲善後事宜。未始非自強之策。乃或者以償日人兵費二百兆。元氣大傷。非廣貸民債洋款。勢不能行。甚欲賣新疆於俄。賣西藏於英。以了清二百兆之款。而復並滿洲蒙古等處邊地售之。以備添槍購船之用。斯策也。是未戰而先自壓其國也。奚可哉。中國講求洋務。四五十年來。槍礮船隻非不堅利也。而前挫於英法。今辱於日本。毫無成效者。豈盡購諸外洋。多侵蝕於委員。抑或受欺於洋廠歟。蓋徒竊西洋之糟粕。而未探西人之本原。知中國所應辦之端。而不爲中國謀久遠之計。猶之不清其源而欲禁流之澄。不培其根而欲冀葉之茂。有是理乎。誠能於鐵路礦務學校耕農數大端一一而振興之。匪惟泰西五六國。不敢生其覬伺。即各口通商。歲所流去之六七千萬銀錢。可嚙使其利不外散。權自我操。其視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者。果孰爲有益哉。請詳論之。夫可縮萬里爲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於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官司走集。便於士庶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益。又不費國帑。令民募築。西人計之。其牌費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爲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閻化爲富民。俄人琿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若爲防邊。尤當亟築。況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舖而溢三百萬之項。此鐵路之爲有益者也。若夫美人以開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礦。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礦。均富十倍。而蘊富於地。中國爲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鉛。鉛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錫煤鐵。其最著者。亙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

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盛。是羅林布。有言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爲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蒙古之金礦失於俄。雲南之銅礦借於法。皆爲他人所竊取。誠能乘時大興礦務。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此又礦務之爲有益者也。更徵其益於學校。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令各省州縣。徧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

礦、醫、律、光、重、電、化、機器、武備、御駛、分立學堂。而測算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得薦於省。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聞見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備。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選爲州縣藝學總教習。其舉人得爲教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選教其鄉學塾。及充作各廠總辦。殿試策問。不論楷法。有能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非待其祿用。則其才有不可勝用者矣。且徵其益於耕農。我
皇上躬耕。皇后親蠶。策勸至矣。而田畯之官未立。士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闢。物產無多。南方則患生齒日繁。地勢有限。遇水旱不時。流離滿野。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國講求樹藝。城邑聚落。皆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凡百穀花木果疏牛羊。皆比其優劣而旌其異等。田樣各等機器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肥培。電氣可以速長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罩可以禦寒氣。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則一日可以成三百畝。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養人一家。吾中國地大物博。宜命使者譯其農書。徧于城鎮。設爲農會。督以農官。農人力稀。國家助之。比較則棄楛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利自普矣。凡此四者。皆視購槍礮船隻爲有益者也。何當時之經世者。昧其緩急之用哉。

中國以銀錢購槍礮船隻與鐵路礦務學校耕農之事孰爲有益論　武陵戴丹誠

嗚虖。中國今日之貧。非貧於通商漏卮也。在於利源未開而已。利源未開。而徒竭財以購槍礮船隻爲急。歲輸巨款於外洋。而適得窳敗不合用之物。一旦有急。等於烏有。復圖外購。器未得而中國之財力已竭。外夷之狡謀更生。此非欲圖強而適以爲弱乎。然船械之精。實以西人所造爲最。人既挾其器以侮我。我豈可不效其法以制之。效其法以相制。必先開利源以固其國本。而後師其藝以嚴其防。斯有益而無弊矣。利源之開。厥端有四。一曰農政。夫中國地大物博。遠過外洋。但講求未能精耳。湖北荒塞。苦少水利。南省雖腴而地狹人滿。復水旱兼災。今欲蒸民粒食。可不亟思補救之方哉。思補救之方。非仿泰西設立農部。建置農會。致察土宜。用鳥糞以肥培。壅用電氣以速長成。沸湯以暖地脈。玻罩以禦寒氣。諸法不可。仿此諸法而事行有效。得不變磽土爲沃壤。轉歉歲爲豐年哉。且植茶養蠶。皆足補田畝歲收之失。亦農民所宜講。往年絲茶出口。爲中國獨擅之利。近日法意日本印度錫蘭等處。講求植茶養蠶之術日益精詳。中國利權。將盡爲所奪。而小民皆不聊生矣。此農政宜講者一。二曰礦務。中國礦產。無處無之。雲南之銅銀。山西貴州之煤鐵。湖廣江西之銅鐵鉛錫煤。山東之鉛。四川之銅鉛煤鐵。其苗最旺。奈何封禁閉藏。棄富於地。竟不大爲開採哉。夫美以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以煤鐵之礦。雄視五洲。此非開礦之明効大驗乎。是礦務之宜行者二。三曰學校。夫中國學校林立。然皆習尙虛文。未求實事。此士風所以日下也。西人

第九冊

之學.非僅在文字間也.所稱之士.亦非僅於搢紳也.凡農工商賈.莫不有學.各習一藝.必得一藝之用.幼致力於此.終身必以此類之事授之.故能研究入微.弊端難生.中國之士.學無專門.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一旦受當大任.豈能事事皆宜哉.苟欲振興人材.必將學校之制.略加變通.凡士農工商.皆令入學.其精於此者.即以此事之利與之.自能人材發出.而造槍礮船之技.不致借助異域矣.雖一時暫耗經費.而實足以塞無形之漏卮也.此學校宜振者三.四曰鐵路.夫海禁既開.萬難閉關而治.不能閉關.不得不以商爲謀.振興商務.不得不先造鐵路.昔美國初立.商務未興.及造鐵路.遠商輻輳.物產雲集.商務大振.不特此也.且中國漕運之艱.驛站之繁.有鐵路而諸費皆無.其獲益豈有已乎.此鐵路宜造者四也.舉此四端.而中國之本已固.其較歲輸巨款於外洋.以購窳敗不合用之船礮之弊.不爲得哉.

有鐵路始可廣言開墾說

衡山趙而霖

自昔井田不得行.限田不能行.官田不可行.一變而墾荒田.未始非富強一大轉機也.隋文帝時.天下均田千九百四十萬頃.令民開墾.大業中遂有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頃.明初.山東河南多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己業.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若歲荒而招墾者.如漢武時山東水災.賑粟不足.徙民七十餘萬口.假予產業.數年之間.磽土成沃壤.湖廣至今米賤賦輕.亦明太祖招墾之力.故遺利至今五百年勿替.本朝曾因八旗人衆.於乾隆中分撥拉林地方給田墾種.享利甚厚.至道光二年.五年墾熟之地.已三十餘萬畝.嘉慶季年.吉林將軍富俊.請設三屯於雙城堡.道光三年.松筠繼爲將軍.請開墾種牧及大凌河馬廠.卒以地方窵遠.人煙稀少.招墾之民.常不願往.當事者遂寢議不果行.不亦甚可惜哉.今夫設網而引其綱.則千目皆張.振裘而挈其領.則萬毛自整.事豈有難易哉.所務先耳.車無三寸之轄.則不可馳.門無五寸之楗.則不可閉.材豈論鉅細哉.所居要耳.然則欲廣開墾.則自有鐵路始.鐵路之設.原議由漢口至蘆溝橋.中歷信陽鄭許.渡河.三晉之轍.下於井陘.關隴之驂.交於洛口.萬里奔湊.如川赴壑.荒蕪之地.易於綜核.其利一也.由南至北.二千餘里.原野廣漠.編戶散處.無主之田甚多.開墾若勤.易於致富.其利二也.幹路袤遠.廠站叠多.雖曠野之鄉.人貨亦易輻輳.無業之民.易於招集.其利三也.汴洛荊襄.濟東淮泗.經緯縱橫.各省旁通.穀米易於轉運.其利四也.鄉中小民.最畏遠出.長途遷徙.易生退心.火車朝發夕至.千里猶戶庭耳.其利五也.食力小民.行資難措.遠出開墾.需費尤多.火車行速而費省.其利六也.鐵路公司.集費既易.即以車運之羸餘.作開墾之用費.其利八也.林文忠輯西北水利.備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大指言西北可種稻.東南可減漕.鐵路行有成效.漸次通至西北.異日稻麥之利.可操左券.其利九也.近日北邊防務.最關緊要.即以開墾之民.實我邊地.斯之爲吾民大啓生機.隱之使俄人潛消覬覦.其利十也.今中國患財力之不足.豈非山澤之利未盡闢.而游惰之民未盡歸農乎.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飢者矣.英吉利千數百里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爲致富強.剗高山以爲城.大海以爲池.田肥美.民殷富.雄峙東南.幅員萬里.天府之國.久推中華.何物西人.不難駕而上之哉.

書薛叔耘先生出使四國日記後

善化汪都良

近二十年間.中國使臣於曾惠敏而外.其著書足以傳之後世者.非惟我薛叔耘先生爲首屈一指哉.先生躬歷四大國.當時交涉.法之越南已定.俄之伊犂已還.似較惠敏爲獨易.然吾讀其書.俯首下心.有不禁再三玩索者.則以其論最中中西之竅要.使人人皆得其旨.交涉事不足言矣.今即出使日記而據其大略.如論約章.則以一國獲利各國均霑之語爲大弊.擬照赫德之議.訂各國通商約本.另設一漢文條約底式.凡有外國訂約者.即按通行之約以授之.庶可存其名而去其實.又以洋人在中國不歸中國管理爲大弊.而欲照美國新約.定一通行之刑法.通行之罪名.將不用中法.即專用洋法.應以洋法治華人.使華人避重就輕.以洋法治洋人.即洋人難逃法外.此約章之要議也.論商政.則以販運之利、藝植之利、製造之利.爲三大端.論商務.則謂英國進口之貨.稅較出口倍重.而本國之船鈔比他國稍廉.最便商家.而暢銷路.而必於中國自有之利.思以擴之.西人獨攬之利.思以分之.論利權則以免釐金加洋稅爲防.更防以統關之說進.而謂抽釐則利權在我.加稅則利權在彼.論船政.則謂洋廠購船之價.較廉於華廠造船之價.今欲興船政.必與廠務.俾船價與外洋相等.欲謀持久.尤必經營商務.俾用船與外洋相等.商船既多.則入廠修船者.迭至而不窮.而租船造船之事.皆事所必有.他日由一廠分爲數廠.而公家之幫項可毋甚費.且商船既盛.而兵船不患無養船之資.又如論鄰交.謂日本數歲之中.一入臺灣.再識朝鮮.三廢琉球.今其兵船且游歷至福建.彼蓋自以爲富強之術.遂勝中國.故欲迫中國以難堪.使我怒而起釁.彼乃得一試其技.幸而獲勝.彼固可任其取求.萬一不勝.彼特西人爲排解.決無虧損於其國.今觀馬關議款.何其燭事之如神也.論敵情.謂天下強鄰.皆有獨親獨厚之國.然後可爲依倚.凡英法相親以拒俄.俄德相親以制法.德奧相親以主歐東之政.彼其先未始非仇敵也.一旦釋怨修好.則一國順而全局爲之轉移.中國與美有相助之約.則美可親.與俄爲最舊之交.則俄可親.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結納.均宜因勢而導之.相機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則以識彼性情爲樞紐.凡此數者.非深識中西交涉之至理者.夫誰道之.又況所重在探西國富強之本源.不事富強之糟粕.凡四國之山川、地理、製造、船械.既一一講明而切究之.而尤於西邦之政治、教化、學術、風俗.必詳爲紀載耶.方今出使之需才日急.又添遊歷人員.以爲窺探彼國情勢之計.且自疆臣以下至士人.莫不講求交接之道.意見百出.囂然不能休.而先生之書具在.當事者苟有意時政.其可以取而見諸施行耶.非猶有滯礙而未能盡得其道耶.故略論其大旨.以質世之能究心先生之書者.

書曾惠敏公金軺籌筆後

善化汪都良

嘗論中華大勢.法國占據安南之香江及南天省.既與我廣西雲南貴州之邊境毗連.英國占據五印度.既與我雲南四川之邊境毗連.俄國併染指新疆.聯絡回部.已與甘肅陝西之邊境毗連.其占據黑龍江以北者.又與我盛京等處邊境毗連.至東南七省之逼近海洋.爲洋船所可朝發夕至者.更無論已.然則當時之承乏遣使者.而欲增光上國.不綦難哉.惟吾湘曾惠敏公.少治形聲訓詁之學.及長.凡所知雙璧、

疊韻、音和、類隔之術。試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遂能解英國語言文字。其承襲來京也。日與英國海關立璧利術縱談中外大事。又與積學之士。英則艾約瑟、德約翰、美則丁韙良訂交。中西學術之源流貫通。公遂獨得其秘奧。或者不察。因其崇尚。譏以用夷變夏。亦未得管窺其學耳。今舉金帑籌策贊之。當其初往法也。卽堅以泰西男女同席宴會之例爲不可。非據禮以爭哉。其所辦交涉。則如巴西之招工、香港西貢之設領事、洋藥之釐稅並徵、美人之欲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諸大務。皆悉心籌畫。侃侃而談。務存中國大體。不爲西人所挾。其尤難者。以出使英法。復派往俄。承崇地山之後。必欲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事之難成。誰不逆覩。況英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件。稍有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之唆使也。公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非較他人更難以立辭耶。乃一授全權以後。詰難數十萬言。伊犁雖未全還。然得伊南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莫薩山口、諸要隘。喀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諸界。均新勘定。吾華自俄改約後。聲威較前日增。莫大之功也。又越南一事。罰法之圖越。蓄謀已久。斷非口舌所能挽救。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必派數艘移近南服。使敵人稍有顧忌。觀其籌辦越事七條。使當時一一遵行。不早已轉弱爲強耶。公之深重彼學也。誠兵家知己知彼者也。他如以小學公會爲集思廣益之舉。上下議院。爲通民情之要。鐵路郵政諸說。皆逆料數十年後必有行之者。吾又以信公爲眞有卓識遠見矣。嗚呼。時局日非。四方多事。顧安得復有折衝禦侮如公者。宜令人讀公書而懷想不已也。然令自和倭以往。人思雪恥。大小臣工。皆欲力祛積習。將改官廠爲民廠。並大興鐵路諸事。於公書猶有採擇。亦未始不爲公幸也。

清訟當先嚴治訟師說

永順府向道璣

大凡爲吏者。莫不欲清訟。然欲清訟而訟愈不清者。則以不知嚴其所當嚴而治其所當治耳。蓋小民之與訟。拋棄本業。延誤歲時。本不甚願也。乃或一朝之忿。遽欲興訟。苟有人焉以勸挽之。則渙然冰釋矣。無如訟師太多。始則誘之曰我代爾作詞。則可以信爾之冤。出爾之氣。且不取爾財物也。迨其既信。則恐嚇之而使之不敢不出錢。欺詐之把持之而使之不能不出錢。既得其錢。則弄其刀筆。揑詞誣控。詢左右鄰近之殷實者。則株連之羅織之。必使無辜之民。含冤而莫白。至差役下鄉。則又串通蠹役。使之或乘轎或騎馬。而小民則畏官之威。而莫敢斥其非也。或要銀錢。或姦婦女。而小民則懾官之勢。而莫敢與抗也。迨被告訴紙。而房科則勒鈔飼費。門工則勒取保費。不與者必遭私押。既押之後。而老犯則索火伴費。禁卒與監獄。則索進籠費。苟或不與。則必遭老犯之蹂躪。而一息難安。舉監獄之桎梏而數月莫解。而堂上者猶懵懵不知。方以爲未送案也。而不知小民之家室已蕩然矣。嗟乎。非訟師之唆。何至於此。然此猶其小焉者也。其或事關重大。如命盜姦拐之類。其人或與訟師有姻。或與訟師以賄。而訟師則從中主撥。命件則齮齕他人。而無辜受累。雖有精明之有司。而莫能廉其情也。盜案則誣扳窩戶。而使良民受害。雖有強幹之官。亦無由知其詐也。姦案則誣及俠義之人。幾欲使黑白而莫分也。拐案則誣以悔婚。欲使邪正之莫能辨也。凡若此類。不可勝數。擢訟師之髮。固不足以數訟師之罪也。爲民父母。而忍使訟師逞其刁

謀。施其毒手。以罔上而殘下哉。夫惟有鑑空衡平之識。而又有慈祥惻怛之心。然後洞見訟師之奸。而深惡之痛絕之。照律究辦。永流煙瘴之地。卽或稍從寬貸。亦當禁錮以終其身。使復不有天日之覩。夫而後下無刁唆之習。而民俗丕變。上無疑難之獄。而吏治清明。易曰。九五訟元吉。又曰。利見大人者。其斯之謂歟。

沅湘通藝錄卷五　輿地

楚地今名攷

清泉左全孝

春秋楚地。不到湖南。攷湖南楚地。斷自戰國。始楚悼王。時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蒼梧山海經註云。卽九疑山。在今甯遠縣南六十里。淮南子。楚地南卷沅湘。沅水出貴州鎭遠府境。至湖南常德府東境。注洞庭湖。湘水出廣西興安縣南海陽山。至長沙府北境入湖。戰國策蘇秦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黔中、今辰州府、常德府、澧州、靖州、永順府、諸地。巫郡在川省。蘇代約燕王秦王。正告楚曰。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劉氏曰。在宛鄧間漢水上。胡氏以爲西漢水。程恩澤據水經注及裴駰集解。定爲近洞庭地。其說塙鑿。無以易。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青陽、今長沙府。方輿紀要。國策地名攷。并引蘇林之言如此。此戰國楚地之大略也。或以方輿紀要岳州有二麋城。平江有羅國城。左傳有南海之文。遂欲據以破春秋大事表楚地不到湖南之說。不知鄀與絞羅。地本相近。春秋之戰伐。自應以在鄖陽者爲是。枝江羅子。不見三傳。何能定爲春秋時侯國。伐麋伐庸。今竹山縣。相提而論。尤宜以在鄖陽者爲是。古稱四海。皆無實證。南海北海。在春秋猶浮辭耳。楚范意在誇兵。疑齊宿專攷地。此事終當以顧滄爲斷。

楚地今名考（楚國都城山水在湖南省者各舉所知釋以今地）

衡陽曾朝楨

按楚地當以春秋時爲主。戰國時次之。秦漢之間又次之。而自後儒有言。楚地皆在代時。不列湖南。學者幾疑楚之都城山水。無在湖南者。然以尙書爾雅證之。則虞夏以來。湖南已入中夏版圖。安有楚周不封湖南者。（舜典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傳云衡山也。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又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傳曰此據山南及衡山之陽。地理志曰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又岣嶁山在江南衡。郭注衡山南岳下云霍山爲南嶽。注云今天柱山。潛水所出。見左傳昭四年正義。非郭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衡山爲名。非從近來也。郭氏義疏謂此所引。蓋郭音義之文附雅之疏也。本謂衡山。不謂天柱。以霍山爲天柱。此正得爲兩嶽之明據。不得爲爾雅之南嶽。其說詳明。甚爲可據。是衡山在湘南境矣。）況楚都郢。距湖南甚近。傳所謂撫有蠻夷。奄征南海。豈楚能盡漢陽之諸姬。而不能服近郢之熊湘乎。今謹據春秋傳注、及國策、楚辭、漢地理志、淮南子之灼然可舉者。試條列之。其他後儒之原據稗志。或以形勢按圖懸斷者。概不錄入。

都城二

麋　杜註楚地。按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有麋城。鄘氏春秋大事表。謂麋當爲今鄖陽府治鄖陽縣地。且謂與傳文戰於柏舉云云脗合。不知柏舉固今黃州地。當楚之東北。吳居楚東。及五戰及郢。楚乃奔隨。隨居楚北。蓋吳師由黃州地（柏舉）西南至武漢。因上泝至荊口。（即古郢都）所謂五戰至郢也。居麋乃南據其上游。故楚向北而行。如鄘氏說麋爲鄖陽。已處楚之北。楚何以反北向而奔乎。

羅　後漢志枝江侯國本羅國。後乃徙於長沙。亦謂之羅川。按羅爲楚滅。今湘陰縣東六十里有羅城。又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亦有羅城。乃據境處。

山一

蒼梧　國策蘇秦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及南有洞庭蒼梧云云。按蒼梧今永州府甯遠縣南六十里九嶷山是也。山海經注云。蒼梧九疑山也。

水四

洞庭　見國策蘇秦語。又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春秋時。楚得其地以爲南服。故能雄長於江漢間。

沅　湘　淮南子曰。楚地南卷沅湘。按沅水出貴州。至沅州府。至沅江。湘水出廣西。至城步縣東南境。名湘江。

汨羅江　楚辭。屈原投於汨羅。按今湘陰縣東境六十里。即地志所謂羅川也。

山海經爲地理書說

長沙府任元德

嗚呼。今天下廣袤巨萬。遣使萬里外搜求輿地。問其所得。則度分條敘。海角深淺。水道曲直。皆不能合。至先代神聖之豐功偉烈。則動斥曰儒者僞造。史臣飾辭。擯棄不視。今不與先辨今圖之不盡。則古書之善

終不明。（今人動襲今圖。而譏古書。故須余。）古書之善不明。則今圖有一可取。亦無所得。何獨弃昔前人之焦心。可痛心哉。今故首斥今圖而古之善不辨自明矣。如內府北方圖。訛謬比比。猶曰海禁未開也。魏默深博通大儒。竭半世經營。所見英人之圖。以勃拉門尼會恍伽、印度河源、仲入喀什噶爾之北。蘇拉湖之水。仲入巴達克山。阿母河受雜拉夫山。最劣者莫如相日本圖。凡三四圖湊合者。界域迭複。而有又如數人且曰魏之書固不精也。擯論徐繼畬。如俄東歸徐以阿蘇斯科爲多木。以多木斯科爲也尼塞。以也尼塞斯科爲阿森。既展轉移易而異名。在他圖者又錯互留徙。其西部諸非哥羅、阿勒內、烏羅阿達、斯多尼亞、里窩尼亞、里拉余閩科夫勝、比薩拉比亞、給余孫、厄加德黎、諸斯拉、加的勾端科腫。高加索諸部。佛郎西國上下勒怒、上下羅內、非尼斯德羅亞余、亞列日、多余、多尼亞、羅、達余厄加羅內。羅加羅內、遮余、達余、尼、尼、羅亞余、加厄羅厄德、英之蘇島內。該內斯、蘇塞余、閩、愛島內、德內加余、非余馬那、阿、亞余馬、刀尼、荷之亞咨海。瑞士之首斯丹湖。意之北界。奧之南界。皆訛謬紛錯。夫徐繼畬身爲撫臣。謙兼下士。其能收五洲之豪傑可知。而所勾纂猶如此。人又曰不及今日游歷之確。請言繆佑孫。繆身親俄地。而徐書之謬不能指正。每於雜鈔裴中。依樣徐書。煩引異名。雜而無當。至以吠河爲千泉、塔什干爲碧馬爾罕。稱四洲誌爲總記。何其笑人之甚也。且彼日記。浮海自東自南而地中海。而意大里。而背尋士。其中所記。除一二礮台機器外。于閩塞風俗故事。學校窺伺陰謀之術。無所得焉。甚與斌椿之詩歌所答。以酬酢飲飲爲榮。同一笑柄。即洪大臣鈞奉之圖。而新疆塞上邊里。與繆表輒不合。姚文棟所述俄人新修鐵路。在前數年。洪所譯圖在後數年。且自弁言西人無十年不修之圖。此爲新出。然而何以鐵道自裴苑以後。遂無與日本信卿時之圖。全黃森材弱至身毒。而以縣度在阿里。亦殊駭人也。人又曰非西人自譯。固不能精。請言西人自譯者。高理文生於北花旗。而其人又似能公而好名。故其書精善。瑪吉士文章不及。而條理非然。然彼猶人其于日耳曼小邦。假新藩高加索。南洋諸島。不能明晰。裨氏聯邦志。褒高而不能及高。凡此猶無大礙。至慕維廉者。在中國所譯地輿等各西書。稱爲大疋。所選地理全志。何本徐書。疏舛更有不及徐氏。我中所述亦簡略。仰讀則語語斷續。不通。又有新譯萬國通鑑。非實不詳。長江各教堂及西人書院。皆懸西字地圖。叩其價則動言二三十元。價如此亦宜精矣。試近觀之。則粗具山川城邑而已。惟其猶太羅馬地圖有詳者。外如此類者。百家之書。盡訛謬者七八十。一人之書。訛謬者蓋且皆是。或曰。然則古書可恃乎。曰然。唐書詳於輿安嶺以外。魏史精於葱嶺以西。皆爲後世所不能有。漢西域傳所論諸國山川風俗。爲千古不刊之書。豈利艾南所能望其項背。惟其里至有謬。則書已古也。雖至劣如明一統志、紀文達謂其並何讀不通。然其貴州沿革。西歸水西。南開羅甸。西南斥火烘。東北割播州。今日遂多建置。雲南銅壁關外。諸民府。老撾可。今日棄之英人。廣西有百襍程縣。亦希聞也。稱稱關係。不能盡述。或曰。前人謂古時榛莽。所傳多祇。今如子所言。則舍古無善乎。曰然。或曰山海經爲地理書。信乎。曰然。或笑曰。子休矣。山海經爲前人唾棄久矣。博疋有如紀文達公。且痛斥其誣妄。故以入之於子集。視爲詼諧。與鄒衍淮南同等。僞爲地理書。

則文逵何至隸入於子。準之史例則當入史。準之尚書則當入經。不入經。不入史。其不爲地理書明矣。蒙
揖曰。子務儒耳。不讀其書。僅據他人之言。遂是爲定案乎。今試問何氏附公羊之例。宋人衍河洛之書。梅
氏古文。聯搭世學。將信之乎。毛西河勤逭談餘。駮某僞斥某謬。將信之乎。即紀文逵不知桐城在條支。佛
骨在身毒。而以西遊小說駁法顯元奘諸人。今猶傳爲笑柄。將文逵之傳疋。遂無一誤乎。紀文逵之編山
海經。不于史。不于經。以不視爲地理書。蒙因積不平者久矣。請以五事徵之。一徵之於山。一徵之於水。一
徵之於流沙。一徵之於算學。一徵之於世系。皆爲今日海禁大開。圖書幅輳。使臣鉤譯。文人搜研。所萬萬
不能及。以山言之。三代以來。外興安嶺不甚可詳。幽都之山。無可位置。遂尋之於塞下。以胡腓叫不能知
鬻州之東。今案北山經。順大行山行。東北發碣石。又東北千四百里。又東北千四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
風如飈。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今榆關東北千四百里。已逹內興安嶺。所謂雞號之山。其風如颺者。非
外興安嶺而何。所謂幽都之山浴水出焉者。非背特嶺而何。浴水。是純云。即黑水。秋濤明證爲黑龍江也。
此山經證今日外興安嶺古幽都之功也。漢以來言崑崙者無慮數十百家。或近在甘涼。或僻於河果。其
妄不足辯。而後人如霧如夢。良可憫也。且夫張騫親至西域。爲覩崑崙。今西人萬里游歷。測算號精。且以
識之甯山當崑崙。郝懿博疋名人。至來山經之崑崙於塞下。豈不難哉。今案西次三經。首言崦澤。即今
之羅布淖余。次言崟山。即今之密余皆山。次言崑崙。敍其四水。是崑崙以前之次序不紊明矣。再西則言
積石山。云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明明嶺西之山。故水西流也。又西則言長留山。其神司反景。又西

則言崦山。即尚書宅西之柳谷。云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員。是禹蹟之極西矣。是嶺西之次序不紊。又明矣。
而說者執其間之鍾山在雁門。樂游在隴洮。流沙、陰山、天山、皆爲今日內地同名之地。何望其不移崑崙
於內地也。吾不怪彼例後識。終亦不能自辭爲問。西次三經以後。皆言又西又西北。從無迴行者。何以旣
至崦澤。復在甘涼。旣度崑崙。復游燕代。尤可笑者。以柳谷在隴西。夫柳谷苟在隴西。望日其氣員。至崑崙
嘗必有異。此言又何以不屬於崑崙而屬於柳谷。尤可惜者。經之積石明言水西流。乃桑欽諸名宿。俱輯
以爲尚非積石。而西流之文遂不可解。且天下之同名者多矣。如積石山者。以其積石而名。皆觀元奘記
過雪山云。其嶺無樹。惟多石峯。長春記過阿賴山云。山勢高大。亂石縱橫。是積石之證矣。過石門云。過大
山有石門。望如塔倒。巨石橫其上。其下流甚急。指阿母河也。是水冒以西流之證矣。長春所過石山及西
流之水。近於禹蹟。即無論是焉與否。而總無不可在嶺西而獨可在隴者。流沙天山陰山亦猶是也。不有
山經方向。崑崙其能自明乎。此山經證今日崑崙之功。亦即證古積石古柳谷之功。證今密山渠玉瞥之
功也。凡此皆於山脈是證山經爲地理書之說也。以水言之。山經崑崙四水。說者千萬人各異言。不可究
詰。魏默深以赤水爲岡噶。黑水爲托波。夫塔里、鶉、鶉、牙入數百里。而托波岡噶相去近五千里。以釋家
分配而論。不均之甚也。以山經跋涉而論。何指望之遙也。山經西北不度阿余泰。無緣知托波之
源。西南不度尼泊依。無緣知岡噶之派。夫山經全例。凡言所出皆源所在。而遙遠者則于彼山係之。不淩
越于此。凡多言小水。初不似釋家分配巨流以誇其誕也。今考定喀喇庫里爲古泑池圃。故山經河水乃

指瑪余批梳一派。黑水指稅克蘇一派。二者兩大水之別源。赤水指阿克拜坍勒一派。入於汜天。則阿克
蘇也。洋水指搭什庫里一派。入於醜塗。則科則勒諾湖也。二者小水也。至淮南易山經之黑水爲洋水。指
池也。通左右小流之迴環者。謂言三周。默深亦謂托波一證其重發。再證其三周。全無實據。鑿空而言。良可
歎也。若釋家分配四水。則又非此。且詳釋氏書。今案徐以印度兩源指配兩水。
亦殊無義。即釋氏取恆伽。又何解於舍衛布。默深南取恆水。又何解於舍新頭。北錄縛芻。又何解於棄達
疋。蒙爲通其說。天下事皆其所見者之。釋氏之四水。釋氏所見者也。山經之四水。禹所見者也。後儒不細
讀山經。徒憑臆測。至徐松配四水于阿里。李恢垣又遽改水經。誠堪掩笑。幸伯益原書不泯。得以考求。此
山經證古崑崙四水之功也。黑龍江爲五洲大水。西人列之比例表。雖四瀆之淮濟不能也。然非本朝纂
遺。幾不可知。雖元之幹難。不過曰北方水耳。況今與俄人共險。實可痛心。俄呼爲阿余穆。百年之後。迂儒
將不識龍江內屬也。今案幽都浴水。已屬山經上已詳之。此山經證今黑龍江之功也。至于中原。自涇渭
東北至遼河。南至江。一溪一澗。有今日州縣密圖所不能詳。詢可寶也。此證中原古今諸水之宏功也。凡
此皆於水得山經爲地理書之說也。至于山經流沙更爲奇駭。昔年讀東山經。得泰山後處處流沙。蒙以
爲必北山經之脫文。竄於此。亦復自信不疑。今游歷少皞之墟。沙塵拂東。今日圖書。曾不聞之。誠爲大快
事。亦誠爲大惜邪。讀書固可輕駮妄疑哉。此與不東游者言。必不吾信也。此山經流沙特出之奇功也。凡
此皆於流沙得山經爲地理書之說也。以算學言之。崑崙之高。各家異說。披卷流閱。不見是非。今且比例

圖之。凡此例修者。至大數則尺幅不容。今且以工部營造之定尺。尺爲萬里。淮南子崑崙高萬千里。蜀之
巳書爲展。而比之今日測量密數。且微至不可容艇。若以分爲十里。寸爲百里。尺爲千。而淮南之數。必容丈
之幅。方能容之。烏乎。猶是一山。何其相去之遠也。蒙嘗原之。今測者爲中垂線。淮南毋爲斜弦。與即與試
之。泰西人測崑崙高二萬八千二百七十八尺。彼尺一爲中國八寸五。一除之爲中國二萬四千餘尺。爲
中國里十三又三分有奇。爲崑崙立線。淮南里數爲斜弦。又有地平正角以求淮南起算之地。是爲有一
無兩邊求餘一邊。如法求之。求得地平線九千五百七十里。以鳥道言之。自嵩高起算。僅止五千餘里。是
不可也。即以道紆曲地高下爲同式比例。九千五百餘里。亦當在蘭州以東。終南之後矣。崑崙之高。顯宜
于此起數耶。且夫此猶行路耳。即以蘭州遙望而論。以平地起算。亦不得高至萬里。誠謬也。郭景純二千
五百餘里。相去甚數。猶極遠。惟山海經云。高萬仞。約之得四十四里有奇。今昔尺度不同。立算之地亦各
小異。皆維其數。徐之經。洵可寶也。然而淮南諸人皆長智者。不能得其眞。此山經測高之算學之功也。
崑崙去洛。人各異言。鄒元巳疑之。今作崇遠表比例觀之。山經與今可合。若水經加至四倍有奇。外國圖
加至六倍有奇。失之彌甚矣。此山經計里之算學之功也。漢唐以來。諸儒動言四海數千萬里。今賅地一
周。不過九萬里。何其誕也。惟山經攖其所賅云。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信而有徵。何謂僞書
也。如此猶僞。淮南鄒衍於何地也。此山經廣輪之算學之功也。山經又云。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之山
八千里。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出銅之山。五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十。封於泰山者七十二家。許叔重說文序。從此引去可見前人重此。得失之數。皆在此內。史漢以來。河渠書。地理志。無此備而精。即今西人方里戶口表。瑣碎無當。相去何如也。此方里戶口之算學之功也。凡此皆于算學得山經爲地理學之說也。以世系言之。三世以來。何奴內迢。雜宅幽都。淪沒河西。崑崙不祀。漢且乘嶺表。唐且渠朝鮮。而三皇五帝世系。于以難致。見北夷則曰犬種也。見西戎則曰犛牛種也。甚至渡江以南。父老子弟。皆以爲槃瓠所育也。豈知三皇五帝之裔。固散處于東西南朔。今地球莫能外也。如山經北荒之中有山曰融父。有人名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此後世犬戎之世系也。西北海之外。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又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此後世北狄之世系也。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始生氐羌。氐羌乞姓。此後世氐羌之世系也。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此後世駱羌白馬氐之世系也。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是始爲巴人。此後世巴蜀之世系也。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顓頊。此後世犛牛徼外諸夷之世系也。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名苗民釐姓。此三危苗民之世系。而後世轉徙西域。不知所歸者也。大荒之中。有日月山名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帝俊生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崑崙之國世系。而後世不知所歸者也。東方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此後世東胡之世系也。東海之渚有人。禺號。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號處東海。此後世朝鮮諸渚之世系也。有搖民國。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此後世搖民之世系也。南方之中有人曰驩頭。人面鳥喙。食海中魚。杖翼而行。東海之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此南洋諸島之世系也。有焦僥國幾姓。此西南夷一種之世系也。漢唐以來。拓拔自謂爲黃帝之後。不獨能貴種以自重。亦必有所傳授也。月支𡗝種。皆在新疆山。莫非氐羌之後。而徙于嬀水。君于罽賓。今土耳其孳息新疆。不知爲狄爲羌爲胡之後。而總不外三皇五帝之世系。故其政俗大同中國。三代利庇孤。亦西河之種。今散處泰西諸國。亞墨利加有中國磨坦土番。香類中國。墨西哥政似中國。此皆班班可考者也。吾固疑三皇五帝多治崑崙。其靈秀之氣。因輾轉東行。而皆日放逐之臣。宅西之裔。安知無西往者。彼里亞猶太之立國最早。未必無因也。泰西歷言上古洪水。又巴庇能土語。倘能合余疋之蒼陽。黃帝三臣造字。泰西得用一焉。山經之說。誠不誣矣。利艾東來。魏徐翻譯。曾有是乎。此例觀之。誠去萬萬。此山經紀世系之功也。凡此皆于世系得山經爲地理學之說也。有此五事。而山經爲地理書。固能他逃乎。紀文達不例于經。媲于禹貢。不觚于史。媲于地志。而以爲子。而以爲詼諧。而以爲非地理書。當時之賢皆和之。以爲非地理書。後世又崇之。以爲非地理書。而于是學者不讀山海經。而于是讀地理書者亦不讀山海經。以爲因非地理書。以爲因子書。因詼諧。與紀文達所據之西遊小說同也。而于是山經日以湮沒而不可讀。而于是積習而山經之冤將終古不白。而于是劉向諸人。皆地理

家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管子說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是否合於今日泰西新法試詳證之

安化陶思曾

春秋之時。言富國強兵之策者。莫詳於管子。其時去三代未遠。猶有先王遺意。未可盡薄爲權謀術數也。泰西諸國。航海東下。規制非然。凡一切教民用兵之事。無一不與管子之言合。彼其島國而足與中朝相抗。其以此哉。今特舉乘馬篇所謂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爲樓陳之。昔先王衆建屏藩也。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之城高七仞。伯之城高五仞。子男之城高三仞。故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而有謂金城千仞者。亦祗極言閎廣耳。泰西新法則不然。羅馬都城。西國最大之城也。周百餘里。高數十仞。近人拆毀其半。猶屹立於沙土之間。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一也。西域之遺城多爲大城包小城之制。或界爲四。或界爲六。或界爲九。四復爲四。則有十六城焉。六復爲六。則有三十六城焉。九復爲九。則有八十一城焉。固已偭規錯矩矣。泰西新法則不然。英國倫敦之地。人煙輻輳。而無一城。問之則曰。百年前固有之。自火器盛行。城不足衛。閉門以守。傷人愈多。故毀去之。所以外洋皆無城郭。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二也。城之爲言盛也。盛受國都者也。周禮匠人掌建國之法。必前朝後市。前朝往來之道。出入之門。通水之渠。酌其宜而爲之制。泰西新法則不然。意大利拿波利外之地。幅員較廣。有舊時城垣。惟要害處有門操。餘則一望瞭然。不似中國四隅方匝。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三也。城郭之爲用。固不徒禁暴亂。兼以譏出入。衛閭閻也。泰西新法則不然。英美各國富庶之處。多名曰城。其實無之。有者獨惟法蘭西耳。其餘則全恃海口礮臺。英國之倫敦。碧觧。俄國之克龍斯海參威。無不林立星羅。肅據形勝。又有土堡以補臺之不及。如俄之彼得羅堡。美之花盛頓堡。西班牙攻參卡士堡。並不能克。是也。此合於管子之說者四也。雉堞者。以蔽身爲義也。不能蔽身。不如勿堞。泰西新法則不然。法國京城巴黎城。縱約三十里。橫約四十里。繚以石垣而無雉堞。爲門四十。環列礮臺十八座。城以臺爲輔翼。臺以城爲接應。有助則聲勢壯。多門則出師便。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五也。至於道路之制。周禮司險設五溝五涂。樹之林而爲之阻。非故爲是迂迴。欲以設險守國也。泰西新法則不然。歐洲越海而來。繞阿非利加。東泛南洋。趨澳門。水程不下數萬里。道光中。由直布羅陀海口。東駛地中海。至蘇爾士登陸。易車至紅海。復泛舟出亞丁。入印度海泛南洋。入鴉他峽至新嘉坡。經安南達香港。計程可減其半。同治季年。法蘭西與埃及鑿蘇士河。開新河至亞勒散得。由此三萬里海面。一葦可杭。此合於管子之說者六也。古者官衛、道肆、亭障、尉候。皆所以送往迎來。故有司空平道。司空視途。泰西新法則不然。火輪車交互絡繹。無國無之。英都無城。其衆若城闕者。火車之橋梁也。人居稠密。不可行車。爰以巨石爲梁。於屋脊上架以鐵板。墊以沙土。謂之飛空之鐵路。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七也。山之高也。川之深也。故水陸各異其宜。舟車互更其用。泰西新法則不然。火輪鐵路日盛一日。無論沙壤堅脆。俱可鐵軌。濟其窮。有鑿山通道者。俄都至布國。中經山洞二處。又有鐵橋作屏障形。中走輪車。是也。有跨海爲途者。英法毗連之處。本屬一地。因爲海水所浸。遂成港汊。近人作浮橋上行鐵路。

是也。此合於管子之說者八也。鐵路之事在方位以爲至要。西國初興之際。無論地價民居。概行移毁。泰西新法則不然。倫敦之地。闤闠相連。遂爲地下之鐵路。開隧道以便轉輸。紆約之地。則有橫空之鐵路。立而道而行空際。此合於管子之說者九也。道之爲言蹈。路之爲言露。道路之宿息。野廬氏達而比之。道路之井車轂互。野廬氏叙而行之。泰西新法則不然。美國各城各街。砌以鵝卵石。平鋪條條。專行馬車。左右稍低。夾雜樹木。行人由兩旁傅路往來。橋梁多以精鐵爲之。長至百餘丈。輪車鐵路。繞城而過。此合於管子之說者十也。夫自大禹造城郭。修道路以來。其建置經緯之制。不知凡幾變。世傳藝祖之緒汴也。自以筆塗幅紙作大圖。紆細縱斜。曰依此修築。後蔡京擅國柄。病其不美觀。方之如矩。雉堞樓櫓雖壯麗。無復堅樸。靖康之變。金植礮四隅。隨方擊之。城既引直。敵所及一壁不可立。蓋以此失守。是變法自強者。不自泰西始也。夫自有蚩尤以來。即有城郭甲兵之固。溝渠道路之防。爲常有四面埤堄之鬼方。爲常有萬雷轟烈之礮火殺機。發不得不力籌防禦。防禦甚不得不力尙新圖。世流則奇。時極而轉。一剋一生。終始之變也。然新法雖曰便民。而或足以自敝。法爲輪路以通營。及其衰也。營即由輪路以伐之。數月之間。王會師拼。爲天下笑。古者皆有浚城隍。塞要道。猶以爲未足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蓋足怪焉。余深明夫管子天下才。後人謂其權術多不可用。而一二天驕海邊之國。建置樹立。數千年而遙相脗合。卒以日強。夫王道之不講久矣。降而蹈者。闃無聞焉。何也。

讀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

芷江田梓材

邵陽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正六十卷。續增四十卷。通爲一百卷。其籌海三篇。名言至論。類多切中時弊。可以見之施行。至於各國之沿革始末。政治風俗。繁徵博引。搜羅宏富。尤非小儒所能及。誠談海國者之洋洋大觀也。然愚謂中之可申論者。約有數端。特舉之以備蒙瞽之一得焉。自古夷狄之向中國。非誠有賓心感戴之。所以効順者。冀獲利耳。康熙中。雖聯荷蘭以款俄羅斯。又聯俄羅斯又逼準噶爾。然其時海禁尙嚴。通商者寡。故荷與俄。欲因此以爲通商之地。豈眞視中國之患。如疾痛之在身。不惜財力以求去之乎。籌海篇以夷攻夷之策。其不足恃也明矣。今日泰西諸大國。以中國爲外府者。幾數十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獨剝我脂膏。並且佔我疆土。而中國無力以禁之。故每欲得而瓜分焉。至於各國啓釁。其兵艦相若也。槍礮相若也。將帥士卒之勇悍。亦相若也。一交綏則肢骸滿地。血肉紛飛。觀普法相持一役。而死傷之慘。可以類推。故今日各國之有心人。議立弭兵之會。誠恐戰事開而其禍不可問也。其於中國則不然。如鐵之在鎔。惟治者之所爲。肉之在庖。惟宰者之所制。彼豈肯舍其易而攻其難。聽中國之計而開百世之仇哉。故以夷攻夷之事。萬不可冀之外夷也。劉鴻翱瀛寰志略序云。海國圖志。大半臆說。此過當之說。非善讀是書者也。但此書蒐采羣籍。卷帙既繁。不免疏舛之處。固宜有之。澳門月報云。俄羅斯已帶兵攻打機注。數使皆勝。又聞俄羅斯使者二三日內已離比特革。自注云。比特革。俄羅斯東都。案比特革即彼得羅。乃俄羅斯新都。在舊都之西。非在東也。俄羅斯國總說云。千六百三十九年。即大清崇德之四年也。有端戈薩可之彌特厘者。直至東洋荷葛斯海岸。偵探道路。復增兵前往雅葛河。以至麥加湖邊

近之地。無不征服。自注云。此即康熙初年與我爭黑龍江索倫地之事。案此段乃言俄羅斯略地而東。而至麥加湖左右。非在爭黑龍江索倫以前。又云由彼徑抵黑龍江。遇滿洲兵至。與之交鋒。俄羅斯敗歸。自注云。麥加湖即呼倫貝爾泊也。山即外興安大嶺。案雅隴河即昂噶拉河。麥加湖在阿爾泰山之北。即白哈兒湖。注以爲呼倫貝爾。斷與原書悖謬。至論洲中海地形。謂海北爲瑞、嗹、大尼、綾林四國。北界冰海。案洲中海之北。惟瑞士一國。嗹則在海南及海島中。大尼綾林即瑞嗹二國之別名。非瑞嗹之外另有此二國也。若夫釋昆侖。注以昆侖爲溫都斯坦迤西大澤中高山。即穆日之山。案葉爾羌即碎葉水。與納林河源流皆別。注又以爲一水。當裏海鹹海達里岡阿泊爲一水。裏海加士比唵勝吉思海格勝里海爲一水。注又誤合爲一。凡此皆略舉數端。而其餘之疏舛者。正不少也。大地廣徑數萬里。其形雖圜橢圓。而東西南北。自截然其不可淆混。自印度以西爲西洋。北冰海至盛京山東爲北洋。自山東至印度爲東南二洋。岸國爲國。皆以所在之方位爲定。西人尋得之墨瓦闌新地。本在南極之下。圖志係之於外大西洋。移南以就西。要不如係於南洋各島之後。此體例之未甚允當者也。雖然。此第摭其細故言之耳。至其書之不能泯滅者。非徒以名言至論。多中時弊。可以見之施行也。亦非以各國之沿革始末。政治風俗。繁徵博引。搜羅宏富也。又非以其於各國沿革始末政治風俗之外。多紀有用之學。以爲中國格致之本也。自嘉慶道光以來。海內學者。多講求時文、試帖、聲音、訓故之學。浸成風氣。於中國之自治與所以制外夷者。皆漠然不關於心。惟斷斷於字句之間。以爲弋取聲名之具。故英人之變。全局震動。曾未有奇材異能之士。爲我中國雪一旦之恥者。先生蒿目時艱。屢以其說干當事。不用。退而發憤著書。欲使天下英雄豪傑之徒。聞其言而深有感焉。以孜孜講求於當世之務。是即先生所以著是書之心。而千萬世之不能泯滅者也。惜乎。先生鮮傳其書。而不能行其志。使得從容展布於其間。則中國新政之規模。必有非今日之比者。何至此三十餘年以來。若越南若暹羅。志敍所謂嗟蕃屬尙堪敵愾者。竟拱手而讓之西人乎。甲午年高麗一役。日本以土島之士卒。撤我藩服數千里。挫我師徒數十萬。旅順失而北洋之鎖鑰開矣。臺灣割而南洋之屏蔽亡矣。雖旅順終許退還。而臺灣則永不復矣。彼日本二十餘年以前。幾致衰弱而難振。故海國圖志於泰西各國。甚不敢忽。而於日本若忽之者。誠以其不足自雄耳。然而日本雖小。而奮勵以圖。一切步武泰西。儼然爲中國之一大敵。而中國因循頹廢。塊然如巨人之病痱。非徒日無起色。而淩逼迭見。已岌岌乎其可虞矣。此吾所以讀默深先生之書而不禁慨然也。

讀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

晃州聰舒　潤

夫國家當泰晏之日。諸大臣從容紳佩。競習爲粉飾因循。天下人士。亦靡然向風。務虛名而捐實學。一旦有事。則文臣噤口而不能言。武臣束手而無所用。其負瑰材偉略者。往往沈淪下僚。傲世嫉俗。特著一書。冀以起人心之痼疾。杜將來之禍機。如邵陽魏默深先生之海國圖志。其言雖未能盡行。然就其所處之時而論。皆明形勢。切事情。不得以數十年來中國辦理洋務之無效。遂歸咎於發端之人。舉其書而鄙夷之。則自強愈無術矣。何也。道光初元。海禁雖開。中國之藩籬未盡撤也。外夷之盤踞猶未固也。介戰言守

寒九冊

可也。舍守言款亦可也。其議守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蓋亦慨當時兵艦不精。海道不熟。不能與敵人相角於大海之中。惟有師安南之法。於緊要海口籌備守具。先爲不可敗之兵。或可一挫敵鋒而奪其魄。且鐵路未興。外國水師登岸。運兵轉餉。每形艱難。故結怨於廣東而不攻。結怨於廈門而不力攻。及陷舟山而究不敢深入。是亦可議守之明驗也。何言乎可議款也。外夷牟利而來。如美利堅法蘭西。皆初入中華。不悉虛實。惟恐兵連禍結。礙其通商之路。故每從中排解。縱中英息戰言和。雖非爲中國起見。而其深謀妙算。以爲英苟得志。必更蔑視諸國。事事牽制。英如敗挫。中國必大張國威。盡外夷而驅逐之。閉關絕市。則利權失矣。此款之所以可議也。自廣東撤防。英人破虎門。圍省會。再破廈門定海入甯波。又破乍浦寶山定海。駛入長江。肆然而無所忌。於是五口通商。兵輪四達。各國皆以中國爲利藪。互相恫愒。要挾多端。時局爲之一變。遂令戰無以立國。此亦先生所及料。而創爲師夷制夷之遠謀。考夷之所長有三。一輪船。二火器。三兵制。先生言之最詳。當事亦知其要也。設船政局。特派船政大臣督理其事。馬江一敗。船局幸存。然所造多假手西人。中國被其所欺。未能如式。不得已委出使大員購辦。又設製造局。專製槍礮魚雷水雷一切戰具。其陶育人材者。則有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然平日規模頗有可觀。一旦倭人猖獗。海軍不戰而逃。倭人據威海。踞旅順。名城要隘。盡被蹂躪。說者遂謂船礮不足恃。爲今節省計。莫如自安孱弱。靜以待時。勿須重整海軍。不知中國之頹。由於兵制之不變。綠營固不能破敵。臨時招募勇營。又皆游民惰丁。望風奔潰。外夷則寓兵於民。如普法交兵。普兵不煩徵調。一呼而通國皆集。豈人心之樂戰哉。特以兵制之善。有以鈐制之耳。近部臣創議裁兵。各省大吏瞻顧徬徨。不過以兵力太單。恐啓外侮而召內寇。然試思今日之兵何如乎。領餉之時有兵。操練之時無兵。卯冊之上有兵。什伍之中無兵。非無兵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則有兵與無兵等耳。居今而圖補救。惟有仿德國營制。各省於綠營裁撤後。抽練一軍。約以萬人爲額。以備非常。或不至虛糜餉項。養民不能衛民。反爲民一大患也。效法西國故當以兵爲要。誠以兵者國之命脈。兵不足恃。百務俱墮。各國皆有鯨吞蠶食之心。其所以不先發人難者。蓋欲奪盡中國利權。然後任其施爲。其計亦深狡矣。乃師夷制夷之議。亦自先生發之。奈何執事權者。不能如其策以行。豈中國積習太深。祇能得其皮毛。未能得其實際。故一誤再誤。甚至傳教禁攬二條。皆中其言之沉痛。或有以爲過激者。而中國近因此事。交涉愈繁。虛耗日甚。安得起先生而一一籌之。以收富強之效乎。

魏氏海國圖志近日應改應增條例。　寶慶府姚炳奎

海國圖志一書。爲談洋務。諳地利。審時局者之鈐鍵。士人心存濟世。誠未可置焉弗知也。第是書成於道光之季。距今已數十載。其間各國之盛衰興廢。地之分割。商務之繁盛。教案之層出。機器之日新月異。既已多變其舊。必執是以爲一成不易。亦殊非魏氏撫時救變之意也。夫自強之道。在力行不在空言。禦侮之術。在扼要不在紛爭。彼孤忠幽憤。持論過激。與迭起環伺。至欲舉是書而燬之。均非所語於知言者矣。今特取近日應改應增之端。竊擬條例於左。

一歐洲諸國。初以英法俄奧並稱。今則普魯士於勝法後。合衆國改爲德意志。陸軍之強。爲泰西諸國所未及矣。今續海國圖志。其所稱歐洲大國。即不得概從舊日之稱。此外可以類推。

一泰西來華之道。初由歐洲地中海出大西洋海。繞阿非利加之岬。朴俗所謂大浪山者。再由印度海以達廣東。今自同治中。勒塞伯斯斷決蘇彝士峽。始由地中海以趨紅海。計程可省三萬餘里。今志地理已非前時迂遠。

一泰西諸國。初時惟據東南洋各島。今則越南夷於法蘭西。緬甸翦於英吉利。黑龍江卡倫數千里甌脫。並早入於俄羅斯。英人沿海通商。且擅十有九口之利。此皆紀載之宜增於前日者也。

一泰西機器。初惟火礮火舟爲精。今則輪車接於內地。俄羅斯直於西伯利亞東。修路以達琿春。中國之險。且將盡委於敵。不僅沿海已也。不特皆以紀其實。奚以懲後。

一圖志稱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主。即彼方之儒。一變爲耶穌之天主教。再變爲穆罕默特之天方教。婆羅門教。遊方之內者也。佛教。遊方之外者也。何氏於朔方備乘。斥其不知倫理。何其言之舛戾。又訂正以麥加淵爲呼倫貝爾泊之誤。大尼即嗹。別名綏林。即瑞。別名。不當分爲四國。凡若此類。均宜改正。

一自道咸以後。泰西不乏發憤有爲之人。其最著者。如德主威稜第二。德相畢士麻克。將軍毛奇。特諸盈。復讎雪恥。外域咸協。俱當詳爲紀錄。庶幾句踐、燕昭、范蠡、樂毅。如將再睹。若夫製造之廠。征收之稅。邦交之約。駐公之使。採之以存實蹟。此自衆所周知。不贅。

擬教初學者通輿地之學條例淺說　寶慶府姚炳奎

輿地。經濟切要之務也。記輿地者。以禹貢爲萬世不刊之書。論輿地而深中其竅要。則夾漈鄭氏有言。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實爲善讀禹貢而知後世史志之舉。焉弗逮。顧輿地沿革紛如。東西南朔。又未易偏歷其地。昔人所以往往有難於天文之嘆。蓋二曜列宿。終古常昭。仰觀即得。輿地則非可以累觀數夕。即悉其要領。觀其確處也。今欲使初學人人易知。亦在能示以途徑。不失其次第而已。謹粗擬條例淺說於左。

一宜先閱近時圖也。禮樂星象。皆舊圖則。輿地尤要。今宜先取當世簡明小圖。使四方遠近秩然不亂。熟記於心。便不易東西易位。南北混淆。其初記時。先從各直省名記起。記熟。方及其餘。若不通近圖。徒閱古圖。殊爲無益。

一看圖宜先中國。次外域也。西人以球五大部洲。本宜徧知。第中國爲身所生長地。又古聖賢皆產此。四裔雜經皆及此。識得便有實用。至看外國。瀛環志略中所繪五洲分圖甚好。然亦但以記得各國之名各國之部位爲首。

一中國宜先記各府及直隸州名也。州縣鄉鎮。誰不宜知。但州縣較繁。鄉鎮尤甚。今宜將中國各府暨直隸州先行記熟。海內梗概。便已全在胸中。其記之之法。宜觀搢紳書中所載各省分巡道。如河南但記開歸陳許、及彰衛懷、及河陝汝、及南汝光四路。便已提挈全省綱領矣。餘省可以類推。

一讀書宜與圖對閱也。蓋幼入塾。總以隨讀隨解爲要。輿地尤有定處。何可弗知。如讀論語齊國。案圖便宜知其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齊國便宜知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泰山便宜知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他國他處亦然。其圖看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圖好。看湖北近人沿革險要圖亦好。沿革險要圖通紀歷代。於看史更宜。但須取近刻五洲各國統屬圖及大板瀛環志略各圖。合訂於後。庶便通知古今。備知中外。

一看今圖亦宜分先後也。初時看圖。李申耆五種內圖好。湖北官書處所刊內府輿地縮摹圖亦好。此書湖南亦嘗刻之。韻編及輿地路均附於後。外則可觀胡大令伯薊所刻內府圖。裝訂成本。三冊輪換。其圖備載各府廳州縣及納某山某水。列舉其名。眉目最爲朗然。郡中舊刻。僅以各處道里。小點作綫。尤便於閱。胡文忠一統圖雖詳備。初學驟覽。恐易迷目。至外國則可時取萬國輿地、及近時增繪各圖兼看。

一看圖宜勤加鈔錄也。近來新出各圖。日增日異。綫各國亦多十字分割。斷無一人一時之圖。包舉無遺。今宜於耳目所接。有得則錄於圖之餘處。日後再閱。便可觸類旁通。尤要者於古昔地名。或考諸李書韻編。或得諸通鑑今釋。或採自近人新著各書。隨時用朱墨各半蠅頭楷書細注。所讀書旁。自可常目在之。易於來記。此法用之四書纂經讀本。隨溫隨熟尤妙。

一看圖宜兼看輿地書也。輿地書之佳者。首以讀史方輿紀要爲最善。第其卷帙甚繁。初學未易終篇。湘省刻有節本。於歷代州域形勝。各省地利要害。甚屬已得其崖略。金陵則刻有方輿紀要簡覽。頗詳州縣沿革山川阨塞。二書雖不相謀。實則互補未足。合觀甚好。欲知外域。則宜首觀五臺徐氏瀛環志略。其書有文法。有圈點。雅飭可誦。繁簡亦頗得宜。再進則中國邊境有新疆識略、滿州源流攷、西藏圖攷、越南輿地圖說、朔方備乘諸書。外域則有泰西新史攬要、西人所著各國志略、並使所著各國日記、及魏氏海國圖志諸書。均可以漸而及。志略日記。雖非專言輿地。然輿地見此者多。

一輿地書雖嘗多看。首當從尙書左氏傳起也。左氏春秋。列國地名最夥。欲熟其形勢。先觀傳說彙纂所列。在今何處。第其成書時距今已數十年。省分之離析。州縣之更改。則宜以近時書別之。其他則如江氏地理考實、顧氏大事表、均爲讀左氏者案頭必當置之書。尙書禹貢。本不易明。欲究其詳。胡氏錐指一部。頗宜留心。其初總以看蔣氏地理今釋、及傳說彙纂注下所列爲宜。尙書左氏兩書能明。此後看羣經看羣史。勢如破竹矣。

一看書宜詳究形險要害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早有明訓。欲習輿地。不講險要。雖多記地名。何關痛癢。但險要以山川阨塞爲主。方城漢水。此爲楚之險要。桃林太行。此爲晉之險要。鄭虎牢。宋彭城。均關形勝。春秋故歷晉之。又如秦據河渭上流。鄭爲天下樞機。此皆讀經書時卽宜知者也。其在當世。東南海防。西北塞防。海防自欽廉以至鴨綠江口。塞防自東三省以至新疆。又自西藏以至滇粵。島嶼關隘。均爲識時務者不可不知。

一看書宜知山川脈絡也。輿地之學。今詳於昔。故前人南戒四列之說。大致近是。脈絡終未甚明。蔡氏書集傳所言。顧氏郡國利病書所引。尙多失之。今姑就中國論。順天之脈。則自甘肅南祁連歷賀蘭陰山而來。陝西河南湖北山東之脈。則皆自岷山出。雲南貴州湖南兩廣閩浙江蘇諸省會之脈。則皆自巴薩通拉木山發。嘗撰句以示兒姪輩。於北直云。燕京脈自西山來。次第張家口外推。豈獨大青陰山接。賀蘭祁連又崔嵬。中州云。黃河以南廣幅員。山皆發自岷山前。近北崆峒抵河套。東出秦嶺冢嶺連。江浙云。仙霞嶺處三省邊。正北行至黃山巔。復然折東起天目。錢唐金陵隱隱連。以外俚語尙多。茲不悉錄。習輿地者。但取水道提綱、海國圖志、圖史提綱、朔方備乘、一統志、各種省志、暨前賢語錄文集。參互稽攷。更覺以兩山之閒必有州焉之意。自知其實。山東之脈。或以爲自北渡海而來。終當從朱子及近人說爲是。

一看書於險要及州縣名。均宜撰爲歌括也。險要已恐易忘。州縣尤難悉知。初學者有歌括可誦。雖成見嗤大雅。實屬便於記憶。但纂言時要使形險塞要。卽寓於州縣句中。方不徒記州縣之名而已。嘗撰句以示兒姪輩。於湖北漢陽府云。漢陽府治首漢陽。漢川孝感黃陂詳。益以沔陽州已畢。潮宗江漢水湯湯。襄陽云。襄陽之府治襄陽。形勝東南第一疆。棗陽宜城南漳外。穀城光化均州詳。其阨塞所關。如越南云。一帶橫山亘越南。圻分南北此中參。輪船直達三江口。阨險山西要熟諳。今亦略舉一二。以概其餘。

一看書宜備紅印今圖底本也。李氏輿地沿革圖。湖北楊刻沿革險要大圖。均以目前各省府廳州繪爲一圖。計里開方。以作圖之底本。次取古時地名。墨印其上。此亦最爲明晰。但以出自舊刻。往往不經意看過。不如自具此圖。遇地名則注於上。遇名山要隘則注於上。一紙既滿。再易他紙。此爲用心較密。收效較多。其尤妙者。讀左氏或諸史。遇創業之主起事本末。及大爭戰事。各用一紙備書於上。其事便朗然如在目前。久之且可積爲卷軸。似於輿地之學。裨益非小。

一輿地宜勤行手繪也。晉代裴氏遺法。本屬甚善。近世中西所用儀器。雖或不同。究其簡明要語。總不出記里記向數字。今姑以小鄉村言之。欲繪其圖。先須計里。或用繩。或用鐵鏈。或以人行步爲準。遠近自可不誤。其迴斜曲直。則執羅經以定方位。或東或西。或忽南忽北。詳視既實。並前所計里數長短。詳記於紙。已畢。隨取印成大小計里方格細心繪之。自然脗合。雖地球經緯。且須上與天度相值。測北極。測中星。事非造次可舉。然執此法以求於繪圖。已思過半矣。此始學所宜亟從事也。

擬設立測繪公會章程　　武陵裴　健

一中國地學無實。固習自封。司空不辨地域之文。將士罕知形勝之要。弁辦界務。受人愚弄。而分割乖離。一開兵端。則任敵縱橫。擊避寡術。五十年來。失地損威。辱莫大焉。今本會竊仿西法。博究測繪之用。欲成極密之圖。備將士防守之資。爲國家經武之本。義取貞實。不厭求詳。

一泰西富強。由於明算。測繪之理。尤極精深。本會擬設算學堂。聘西師二人主之。副以中國精於算學著有成書能自得新法者四人。專致新理新器。與泰西近日士利之方。以收捷效。

一測繪之學，泰西諸國蒸蒸日上，其書汗牛充棟，其器愈出愈奇，必博考旁通，始能得其要領，皆擇其言理澄澈確鑿可據者，器取其準速輕靈撮適用者，各購一分，以資觀摩，以備考證。

一各省府州縣擬設立分會，凡通算學者主之，願入會者捐資若干，聽彼學習，每省立一大公會，主府州縣會者，於本府州縣山川河渠及城堡村坊谿谷險夷，筆之於冊，演之為圖，總而登之省，省以登於總公會，辨其精否而升降之。

一測繪之學，海陸並之，本會擬設兩科，分途測量，海則繞海各國之港口料環，舟嶼島嶼之廣狹淺深，及風濤沙線礁石之有無大小，陸則各省關隘江河山嶽，及林叢間險支流旁徑，一一考求精當，繪圖貼說，以成善本。

一泰西俗喜游歷，文人博士，窮險極幽，國家假以護照，助以資財，口說筆演，翔蒞土宜，恢之為圖，翔實可據，今欲盡循其軌，力有未能，本會擬沿海繞遊，得由實測，外餘歐美澳諸洲，及東西南洋諸島國，廣購西圖，設繙譯四人，細為考究，用壯大觀。

一本會專講測繪，祇求新法，意在取西人之長，去中國之短，凡測量所至，土地之高下，川澤之淤滯，地氣若何，土質宜何種，物產之利，溝渠之利，務推測其質，事究其微，以為生殖之原，農桑之本。

一輿地經緯，上兆天文，故欲窮地形，須殫元奧，中國言天之學，夥有專家，梅李丁王，尤為卓絕，然事貴博通，理宜兼得，今以諸家為主，西法為輔，補偏救弊，提精撮微，但期有益於時，不以立異為尚。

一中國為日本所挫，償款割地，元氣大傷，諸雄耽耽，羣思起而乘之，欲求自強，先在強兵，然強兵尤在能明形勢，所望海內義士，各抱發迹之志，同厲精衛之心，集款籌資，玉成美舉，則中國無疆之休也。

漯水非即濕水說

零陵　胡秉直

昔夏禹作貢，備載山川，一以界州域之分，一以防流傳之誤，迨至周也，後世因之以定郡縣，或制名以山，或因名以川，似乎永久無弊矣，乃星羅棋布，派別支分，其地益歧，其名益亂，遂有彼此混淆，終須易改者，直隸漯河，俗為濕水，自發源至入口，約行千四五百里，班固謂肥如元水東入濕水，肥如縣濕水南入海陽，其確證也，而保定府又有濕水二，一自完縣發源，左傳昭公七年，齊燕盟於濕上，杜預云，濕水出高陽縣東北，班固云，曲逆有蘇水東入濕，顏受汴，濕水於曲逆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此保定濕水之近南者，定興縣西有水自易州流入與易水合，亦曰濕水，即今沙河，此保定濕水之近北者，昔顏師古注漢書，濕均音乃合反，濕水之名，其或以字諧音與，亦因名同地異，故特為辨別與今之稱漯水者，概曰即濕水，不知濕水之在保定者，其名相沿，濕水之在永平者，其名久廢，統而同之，不如分以析之也，夫士不出戶庭之外，而欲強解山水之名，附會穿鑿，皆所不免，試與縱觀覽，披輿圖，故見所格，有不覺爽然失者，蓋亦詳求其說。

五月渡瀘今地說

晃州廳　舒瀾

諸葛武侯征蠻，皆以建興三年三月，而出師表云，五月渡瀘，似瀘水距成都甚遠，然考漢元光時，司馬相

如使西南夷，除邊關，西至沫若水，即後漢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討益州蠻所渡之瀘水，以今地圖按之，其為越嶲廳北之大度河無疑，何也，武侯用兵不蹈危險，而務出於萬全，南中之役，不治舟師，由岷江入金沙江，直搗其腹心者，誠以越嶲過邛蜀門戶之間，夷人或乘虛而議其後，反勞師而無功，故欲耀武於滇池，必先爭越嶲，欲爭越嶲，而又有瀘之阻，諸蠻必廣設守備，以拒大兵，此武侯所以曠日持久，始得渡河鼓行而前也，且大渡河之為瀘水，於古人行軍之所由亦有徵焉，唐貞元十七年，韋皋使經略使王有道將兵過大渡河，深入吐蕃之界，宋寶祐初，蒙古忽必烈使大理出大渡河至金沙江，元至順間，羅羅斯土官撒加伯以兵撤邀棧道，滑結西番，聚兵大渡河，進逼建昌，以應雲南諸王禿堅，明初傅友德平西南夷，設大渡河千戶所，造舟以達建昌，是大渡之為險要，不獨武侯知之，即後之名將亦莫不師其長策，以為防邊制勝之資，南有清谿，北有邛崍，大渡控其中，可以進攻，亦可以退守，而尚疑武侯之非出此地，殆未覽形勢之大也，況明代推言建昌驛道，經大渡河多瘴癘，請設驛於義居，與武侯深入不毛之言，隱相符合，其謂之為背表水，謂之為瀘河，後之利度者，或曼衍而伸其說，則讀史何以稱圖籍之用乎。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辰州府　傅鸞翔

輿地之志，古今之沿革屢殊也，疆域之廣狹屢變也，山水之稱名屢更也，城市村鎮之廢興無定也，官府職官之廢立無常也，惟天文之度限，則亙萬古而不能或易，天文分野，歷朝聚訟紛如，何去何從，姑不其論，惟天周地外，地居天中，地球之圍，與天相應，天分十二宮，地亦分十二宮，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三百六十度，以每度二百里計之，則地周七萬二千里，逐度對印，逐里相照，何經何緯，條理井然，兩極之下有冰海，赤道之中為地腰，天有冷帶熱帶溫帶，地之冷境熱境溫境因之，此天地位置之一定也，故北極出地，各方之高下懸殊，中線麗天，各地之偏度不一，每年二十有四氣，遲覯有遲早之分，一歲三百有六旬，晝夜有短長之判，太陽出入，兩地不同，月食早遲，萬邦有異，況春秋辰宿，隱見各有定期，昏旦中星，彼此各有所映，度里之分，難以枚舉，而要皆可據地以測天，亦可據天以測地也，是以志測地之要者，名區要地，固詳分度之實，四至八到，亦列縱橫之表，測勾陳大星，而北極之位以確，遲度時精表，而偏度之差以明，況據黃赤距緯，可以度諸邦分至之宜，取黃赤經圈，足以別行省辰昏之候，論日影高弧，而緯度之南北可曉，詳月虧時刻，而經度之東西可知，故敬授人時，各配方輿之位，欲修地志，先詳天度之門，苟不以天測地，則重山障隔，即泰西之遠鏡難窺，苟不以地驗天，則霄漢迢遙，即公輸之繩尺莫度，苟不以天度準地里，則空中鳥里，雖施計里之車，苟不以地里合天度，則游表程途，誰識人行之路，戴天而不知其高，履地何能知其厚乎，此天文之所以宜急講也，若夫擇天時以定吉凶，望星氣以表盛衰，此又難憑之論也，夫何足信哉。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辰州府　楊仁俊

天體一大圜也，地則塊然圜中之一物，定居中心，無所移易者也，地球面圍，界以三百六十度，其南北二極，正對天空北度之處，各國皆有中線，中國則以京師觀象臺為中也，英國則以格林威治天文臺為中

也。法國則以巴黎天文臺爲中也。由是而東而西。每六十洋里爲一度。故天文臺者。測量之樞紐也。然地輿之學。所必須通天文者。其說有三。一曰辨太陽相去之道。兩極相距之中界。是爲赤道。平分天之南北。若黃道則斜與赤道相交。其南北俱出地爲二十三度有半。日躔黃道。一日約行一度。自西而東。以爲宗動天所帶。是以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天耳。日輪正交赤道。際爲春秋二分。規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冬至也。規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夏至也。規黃道之樞。與赤道之樞。亦相離二十三度半。其周天之度。經緯各三百六十。地既處天中央。度即悉與天同。又因赤道相去之遠近。分爲五帶。而五大洲之節氣寒暑辨焉。人民之愚柔智明分焉。不獨考時刻辨道里已也。此經緯之學宜通者也。一曰察列星分野之圖。法國天文臺。廣羅儀象。亦皆仿製地平天渾諸儀。而其窺天鏡則迴出尋常技藝。中使常至其機器房。以一人運轉能自啟閉。中設大千里鏡。觀者人星光明如月。至移鏡窺月。亦數十倍於尋常光所映地球處紋如冰裂。規模矩分。即沙磧之痕。如大戈壁。月輪若滿。全體可窺。西人之深於考地者。於窺天爲至精也。此皆規之法之宜通者也。一曰驗朔望之潮汐。日月合力引水則潮大。月朔時日月同道。吸力相合。能引水離地更高。則潮更大。月望時地略在日月之間。日月各引水高起。其力亦大。凡潮漲處大而退處亦大。故朔望之潮與他日不同。由此以推上下弦。而潮信如指諸掌。海行不至愆期矣。此潮汐波浪平流之學所宜通者也。雖然。西人之稱地球。直謂太陽外第三行星耳。西人不能以天文視地球也。以天文視地球。則其考地球正以考天文也。我朝廣設學堂。誠能通天文算學以察地輿。則其所裨益者。豈但因晝夜以辨上下晦明。稽度數以記沙線礁石。爲是盡地輿之學哉。

測地球周徑里數法述　　清泉左奎孝

地球周徑里數自古參差不一。無論乾隆時西人蔣友仁所測之六萬九千餘里。已與康熙時之七萬二千里不合。即法國西臘測數十年。減去地面高低差。以海平面爲準。分爲四千萬分。定爲密達尺。兗權度量衡之公會。執言兩極之徑。小於赤道徑三百三十四分之一。而近日亦復知此數有差。枚尺不能爲子午圈四十萬分之一。英吉利度法之時。並一切權量之器。且火葬於國政公會。但準剩器爲名物而莫問前度。嗚呼。是測之之法。豈易爲同哉。英天文家侯失勒云。地理以球形而推算。可因天文而知地球之形狀與尺寸。詳略疏遠。算其意而言測地之事。言圓球爲扁球。言二極爲縮平形。言赤道爲凸出形。言不同緯度之處。可測赤道經線弧之短。言測極星可致知一度二端之眞方位。言用天文測地面。經緯線弧爲最難。言測量底線及改正各差。並從各數推算弧長。言測經線弧之意。乃欲得度量數之根。言藉方位爲度量權衡之準。言錄擺得長數。可證度量之數。言太陽出沒之角度推算更工。言平面表影可代測量諸器。言僅平儀合於地面小分之圖。言羅盤通遠合於半球形。言累加對法。此例推之。可以大至無形。其言至深而切。其法尤精。以通向是抉測繪家之奧。然法之最簡最明者。則將有傳爾雅之語江蘇王某也。其言曰。探水而寬二十四里之處。趁天然無風浪之時。兩端各豎一竿。高十尺。從此竿之頂以千里鏡看彼竿之頂。則僅徒見之。如彼竿短一寸。則不能見。若兩竿相離更遠。亦不能見。因其水面爲凸形遮之故。

也。但十尺爲一里之一百八十分之一。而兩竿相離之半爲十二里。所以得其比例。即十二與十之比。若十二乘一百八十與一之比。即二千一百六十與一之比。所以地球之徑。與十二里必有同比例。即將二千一百六十以十二乘之。得二萬五千餘里。此爲略法。而前之人之精意良楷。亦卒莫加之矣。謹述

周髀家言地方如棊局論　　彬州何啓林

地形非方也。周髀之言曰。地方如棊局。蓋以推測之法論地耳。夫地員於球。說盛於西人。而中國古籍實導其先。即如算經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蓋笠之形。中高而四隤下。槃而覆形亦如之。是地員。周髀已明言之矣。又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此地球晝夜互易之說也。又曰。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五穀一歲再熟。此地球分溫寒熱帶之說也。又曰。凡北極之地物有朝生莫穫者。此即地球半年爲晝半年爲夜之說也。周髀歷歷言之如此。豈復以地方自相矛盾乎。蓋周髀算學家也。算法員不可御。而必以方御之。方易度而員難測。方有盡而員無窮。故原書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員。欲以地方求地員也。如算法員徑求積。則以徑自乘之。爲正方形。而以方率員率比例之。即得員積是也。算學與地學理原相通。昭然易測。近世繪地球者。員圖之外。別爲方圖。其即周髀地方如棊局之說爲之嚆矢乎。執一偏之論。而曰地方也。地方也。則冤周髀甚矣。

周髀家言地方如棊局論　　郴州張繼大

古云。規天矩地。規爲圓者也。矩爲方者也。中華之釋地者。皆主地方。經史及諸雜紀。俱無有言地圓者。此周髀所以有地方如棊之說也。棊形方。棊格亦方。後儒之繪地圖。多計里畫方。皆本於周髀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之意。故講地學之推曲直高下深淺遠近方者。無非據周髀起算。周髀者。句股之所由出也。中人談地開方。其形亦皆如棊。故朱子周班祿制方說。俱壘本地大數相乘。如地方百里爲方千里。地方七十里爲方四百九十里。地方五十里爲方二百五十里。地方千萬里皆如是推算。此中人言地方。即周髀如棊之說也。至泰西人地球圖說出。則謂地圓如球。四面皆居民。足底相對。謂古人言地方。乃論其一定之體。非論其流動之勢。利瑪竇自云。泛海環大地一週。又曰。船首東指。相旋仍至本處。以是知爲地圓。蓋皆疑焉。謂地方如棊。固難爲定論。謂地圓如球。亦有可議。周髀之言地方。殆據伏羲畫野。非顓及舜列十二州之勢。今攷禹貢九州各國形勢。皆方。此周髀所以依方推算。而有如棊之擬。其他隔絕大洋之地。固未嘗合算也。泰西人沿海駛舟。據所歷繪圖合而成地球。亦第言其所能至。其所不能至者。終虛擬耳。觀所列地球。東盡於日本。西盡於墨加。南盡於奧島。及所列火地。北盡於俄羅斯北冰海以外。汪洋一水。豈日本墨西哥外毫無片土乎。俄已極北之盡乎。以球之南北相較。地之在北者不過球之半。所列印度海及小西洋以南。竟無洲島乎。其說但云俱荒涉無人物。實臆度也。惟其推算經緯度。詳悉日月經次。甚獲其奧。且據度計里。爲所獨得。西人殆精於算學。凡所測皆從算出。至地球云云。猶未足盡乎地也。蓋周髀據其方而推。則謂如棊。西人據所歷而圓。則謂

如球。皆可以見地之大略。而未必遽窮乎地之無外也。豈得謂地球竟無可議。而地方竟爾無據哉。

辨高深

彬州何炳林

地之高非地自高也。地之深非地自深也。混沌之初。地質極熱。涼而漸縮。遂成凸凹之形。水聚於凹處。即為深海。凸處無水。土石聳起。即為高山。故山之高有二萬九千尺者。如亞州之厄法列士特。水之深如英倫西一百七十六度之地。水深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尺。（見時務輯第一冊）皆地面之凹凸為之也。惟此凹凸不平之勢。擬之地球廣厚。尙未及蠅封蟻穴。故地力能吸之而無傾決之虞。且空氣之侵蝕。水勢之衝激。風霜之飄剝。地形變遷。有昔為深海而今為高山者。有昔為高山而今為深海者。此其大較也。然高深之度。非用算法不斷。推算之法。不外儀矩二物。如用儀測高。以象限儀前後兩角度差數。為布算之樞紐。總不外小勾股比例大勾股之法。故欲測一山之高。以山北豎置儀器。測山頂。假如得六度十五分。對所測退後二十丈。復置儀器高如前儀。測山頂得五度四十分。如法推之。（法不具詳）得二十一丈四尺二寸。為此山山頂直下至地平之高。測深與測高同理。但測高用立儀。人目近表端。（度數皆自下而上）測深用立儀。人目近表端。（若定表在上。亦人目近樞）用縣儀。人目近表樞。（度數皆自近而遠）矩度亦然。（對角內為距地平分。對角外為距中心分）惟此不同。如有水不知其深。臨岸用儀器定準墜線。測水底得八十六度測所登高一丈五尺。再測水底原處。得八十一度半。如法推之。（法不具詳）得十八丈六尺。為此水之深。夫講地學者。必兼習算學。始可為測地之用。周髀算經云。偃矩以測高。覆矩以測深。法以矩之一股植立在前。一股定平在下。然後比例求之而得高。以矩之一股立者在前。一股平者在上。然後比例推之而得深。儀與矩同理相通也。測地者可忽乎哉。

辨高深

陽縣何方濤

考天文學。知太陽外第三圜行星。是為地球。在混沌之初。其體原為極熱。或謂即太陽之體。速轉時所拋出者。為太陽向心力所掣。不得直行遠外。遂繞太陽而轉。當時其體沸蕩。天空稀暖。如汁略成圓形。後漸涼漸縮。而外皮凝結堅定。即成硬殼。凹凸之狀。水聚於凹處。即為洋海。凸處無水。即為山原。此高深之狀。形所由著也。計其大勢。各以北極出地度減九十度分測。大抵東半球最高。（如中國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西半球次之。假以海面為平面。其最高者。亞洲之厄法列士特山。（高二萬九千英尺）拉里山。（二萬三千九百尺）鹿施山。（二萬二百尺）非洲之發扎羅山、（二萬零六十五尺）鄂山。（二萬尺）歐河之勒郎克山。（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尺）美洲之卡瓜山、（二萬三千九百十尺）溪波山。（二萬一千四百尺）此皆球面中之名山也。其最深者。洋海之中有深至三萬六千英尺者。依重心之理而論。大西洋必深於大東洋。赤道以北之洋。必深於赤道以南之洋。何也。凡一重物。各質點有重率。而重心必歸於一點。而後能轉運不傾。況地球以二極為軸。每日東轉一周。北半球陸地多於南半球。若使海洋深淺略同。則北重而南輕。其公重心必偏在北。而海水亦隨之而北。北低地且變為海。南淺海且變為陸矣。蓋土重水三倍。南半球洋面多而淺。北半球洋面少而深。庶重心均乃可以成現在之形。東西洋深淺之理亦然。蒙意如是。特須質之測海

家而始埼也。至若倏高倏深。島嶼為火山噴起者頗多。常有新島生出。特歷時久暫不同。在地中海每有此事。如嘉慶六年。有海島漸高於三十丈。後二年。沈於海內五十丈。又乾隆四十八年。冰池（即衣斯蘭島。）隣境生一新島。後數月又沈於水內。蓋為地心火力所成。因地心極熱。（地深一百二十尺。即加熱一分。自海面下二十四里。其熱可鎔鐵。下三十六里。即可鎔一切堅質。）能鎔化土石。為凝力所催。即由上噴吐。無足疑者。凡人不登山不知泰岱之高。不赴海不知滄溟之深。兩間形形色色。何所不寓至理。特格致未精。無由測其殿最矣哉。

分寒暑

彬州何炳林

地球之寒暑。日光分之也。地氣分之也。然寒暑之分於日光者大。寒暑之分於地氣者小。地球分三帶。在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者為熱帶。離兩極二十三度半者為寒帶。二帶之間為溫帶。蓋日球之熱力最大。地繞日而行。距赤道近則熱力甚。距赤道遠至於兩極。則熱力無。而寒氣重矣。然地勢之高卑不一。而寒暑亦異。故地高至三百八十六尺而減熱一度。以地愈高而寒愈盛也。地面之水陸各殊。而寒暑亦異。故陸地受光熱之處。較水為薄。以土石為定質。不能流動如水。且不如水之明質。日光能透也。地球之晝夜既分。而寒暑亦異。故夏季晝夜寒暑之較。比冬季為少。以晝間空氣所含之水氣。多吸去之熱。能稍減空氣之熱。至夜而水氣化露。有膌出之熱。能微增空氣之熱也。至大洲之西岸。較熱於東岸。故在俄界之亞細亞、與在愛斯脫耳闌地方、在扣斯拉地方、法倫海表度數互異。以西南風吹至西岸多含水氣。能減大冷大熱之度。及過大洲而抵東岸。則已得大洲之性。或冷或熱也。且熱帶內有恆風多雨之處。太陽雖高至天頂。而熱度非惟不加。且能反減。此皆地氣傳變之故。測候家不可不知也。

洞庭湖開設淺水商輪有益無損說

岳州府楊仁俊

古無無患之河。有無患之江。以河性悍於江。江流澄於河故也。有明以來。江水至荊岳之間。西來北轉。日徙而東。西岸自江陵以降。洲淤二百餘里。東岸則水樹山足如江陵監利。開夏水故道。今皆淤塞。而白螺、楊林、螺山、黃肌、大軍、小軍諸山。脈自東來。轉在西岸。此以見江流之久狹也。然夏漲橫溢。始猶僅江北有患耳。若夫江水之東通洞庭。自同治間始。江由石首南決藕池。延領而下。直貫洞庭楊家尖洪水港。又決為江水分支。而藕池奔瀉尤甚。怒江西來。挾泥沙而入洞庭。於是淤洲匯起。江流愈急。湖身愈墊。沅湘水漲而城陵口隆。迂緩難消。石首、安鄉、龍陽、沅江、益陽、華容、臨湘、巴陵、橫被其害。故光緒十八年。上諭湖北督臣。詳察塔寨藕池利害。蓋欲復江水故道以紓湖南之患耳。議者又謂藕池若塞。則江水直衝東灘。不如挽江南趨洞庭。可緩鄂省之患。北轄南輸。迄無立論。於是有為挖沙洲之議者。中流如調絃以上涉洲。下流及楊林磯一帶沙洲。宜急挑濬。可仿明代河工。廣設淺船。有議復梳船之制者。道光以前。沿湖設梳船數十隻。底釘鐵齒。往來如梳。誠復其制。或可使水激沙行。得不停滯。有議假機器以濬湖者。如英人之教呂宋開河口。歐羅巴之濬穿紅海口。皆有成法。使如此開辦。不發淤洲之不去也。然前二議則器小而功難就。後議則費鉅而事難成。於是近始有創設淺水商輪之議。夫商輪為商務計也。湖多暗礁多淤

洲。故必爲淺水之制。乃可剏駛通利。而其飛輪迅激。實大有裨於洞庭。火蒸水汽。以行帶機電掣。而輪之疾轉。自可激盪泥沙。不似淺船之爲力微。梳船之見功緩。又小輪易設。不似議假機器濬湖之爲功巨也。議者又謂西夷狡焉思啓。昕夕不懈。闚南之志。商輪若設。恐反通西人之運輓。而我船爲彼用矣。此其有損於南省者也。然西人之觭撲而來。非不係商船之設不設。雖不設。不能制之勿南趨也。設之則我船我用。泥沙漸暢。而沿湖州縣可以稍安。就使彼效我船爲之。亦有制之之術。昔者楊太會設飛輪於洞庭矣。而岳武穆所以制其輪者。其成法可考也。何患彼之有。且不獨無損於洞庭也。即沿江一路。得商輪以激動其泥沙。挾之東下。庶他日江面可保。湖流愈暢。雖藕池不塞。又何損之有。吾故知今日之洞庭。固遠不及昔日之洞庭。然欲使他日長有今日之洞庭。舍斯議其又何策之有哉。

洞庭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武陵戴丹誠

洞庭爲沅湘資澧所匯。湖南全省咽喉。春夏水漲。藉以畜洩注江。此古時雲夢大禹所經營者也。自滄桑互易。陵谷變遷。洞庭日徙日南。較之古時雲夢。僅存江南之雲。而更狹焉。洞庭日狹。則湖南之咽喉梗。湖南之咽喉梗。則沅湘資澧下游濱湖之水災甚。濱湖地之水災甚。則常德更爲可憂。何也。蓋沅湘資澧之上游。萬山叢固。居高臨下之勢。水自無虞。湘資下游。山勢未絕。足相捍禦。澧水下游。雖闢平衍。然潮沙所在。濱淤日高。獨沅水下游較澧則無潮沙。較湘資則無山勢。顧亭林先生所謂南幹山脈一支。止於武陵者也。夫山脈既盡。則平衍之地。不得不倚隄防爲生。隄防既多。則水徑日梗。淹沒時聞。往年所以得安生業者。以洞庭之尾閭未塞也。自藕池決口。江水挾沙而來。淤塞湖身。廣袤數百里。竟成村落。秋冬之交。水之存者。僅如溝洫。春夏水漲。則湍暴難容。湧溢數日。濱湖隄防之地。悉溺於波臣。數日不雨。山谷高燥之間。又呼於旱魃。而閭閻亦同受其災。蓋隄防鱗次。河身日高。外隔於堤。又難汲取。水旱之來。能不兩窮乎。況水口淤塞。咽喉見梗。年勝一年。變端百出。使不急求疏洩補救治理之法。再易數歲。湖南全省皋澤之地。皆將其魚。豈獨常德哉。常德特其甚者耳。然淤塞之區。樹藝耕種。已非一日。生齒既繁。自難云廢。疏洩之勞。亦非小民與一郡一邑之力所能也。爲今之計。欲湘省蒸黎粒食。非會同湖廣督撫與濱湖各州縣。共力共作。釋款勸捐。用泰西挖泥機船。疏洩河身及洞庭隘口淤沙。更用人力堅築藕池決口不可。遇旱。非掘深井以桔槔取水灌溉田疇。遇潦。非開水道以汽機戽水導注江湖不可。或謂沅湘資澧下游之地。瀕水爲堤。春夏之交。水潦暴漲。蛟螭怪發。雷霆奔擊。每以數尺之堤與數千里磅礴悍激之水。相戰於風砅浪窟中。自難抵禦。安能處處以汽機戽水導注江湖乎。此則築隄種稻之法。有不可不講者。荷蘭之來因馬斯美之密昔西比等河。皆洶湧澎湃。頻年泛決。今忽久慶安瀾。蓋其隄讓寬河流築之數里外。料實工堅。每距五六里間更築一隄。直隄闊約三四。復於隄中見方五六里橫築一丸。如方罫然。平時無礙樹藝。偶遇衝決。一二方罫當之。可一面力爲堵禦。不致獨地洪流。無從取土。無從著力也。此西人築隄之法。急宜行於湘省。今日洞庭淤塞。隄防衆多之時者也。然築防之費。款鉅工繁。驟難悉辦。則耐水與月熟之禾。又宜講求也。本草綱目。異膳有水稻高丈許。隨水而長。今暹羅有湄南河。勢緩而散。田疇藉以肥

沃。與時掉舟耕穫。插秧畢而水至。苗隨水長。不煩薅溉。水退而稻熟。此稻之最耐水者也。附齊波登爾有月熟之稻。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一歲九登。齊民要術南方有蟬鳴稻。五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白漢稻。七月熟。此月熟稻之可攷者也。且林文忠之撫吳也。嘗取楚省之稻。將高郵種之。三十日即熟。安見耐水與月熟之稻。不可移植今日湘省洞庭淤塞水潦時至與未至之時哉。且夫滄桑之變。固氣數所關。然水利之失。亦由人致也。古者遂人之制。爲法綦詳。及秦廢井田而溝洫壞。水患所以頻仍也。乃後人愈趨愈下。遇水塞流。一見有沙洲隙地。必起隄防以相爭。而淹沒之患不知計也。今其風雖不可挽回。然能講求疏洩治理築防種稻諸端。以補救之。則湘省濱湖之民庶可稍蘇。而常德之爲害尤甚者。亦同受其庇矣。

洞庭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武陵蔡鍾濬

常德之水患。洞庭之淤塞爲之。洞庭之淤塞。藕池之潰口爲之。何也。大江出巫峽。直搗荊州。泛濫四出。荊民轉徙。屢有其魚之患。同治八年。江水暴漲。藕池潰口。直趨洞庭。合沅澧諸水逆流橫灌而上。荊地之患稍減。而常德等地水患方殷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切膚之恨。隱於腹心。往歲常德合府澧等州縣。會議堵塞藕池。旋以工程浩繁。加之比歲不收。民無餘貲。厥議遂寢。後値春夏之交。江水浩漫。藕池口寬數里許。較往時爲患尤甚。兼容安鄉。近因泥沙潮壅。故受患較淺。而常德一府。正當江沅衆流之衝。不十餘年。恐淪爲澤國矣。以億萬身家性命委之魚鱉。倘留心時務者。所宜早爲之計也。夫千古之善治水者。莫若姒王。致其治河之次第。則先施功於兗。治江之次第。則先施功於揚。誠以下流不治。則上流不暢。終有橫

泛之虞。然則欲緩常德之水患。其惟仿其疏治下流之法而稍加變易乎。曷爲仿其疏治下流也。曰。疏治北架子口闡山一帶。俾湖水由布袋口流出大江。則可弭淤塞之患也。曷爲稍加變易也。曰。堵塞藕池潰口。俾江水不致挾泥沙衝入洞庭。則可弭逆灌之患也。議者謂長江水勢悍急。縱有泥沙。較之黃河嘗不相侔。況西湖之淤塞。匪一朝夕之故。何遽委咎於江沙乎。不知西湖淤塞。雖半爲愚民開山所致。半爲沅澧諸水渟滀之久。然加以分受江水。泥沙俱下。歷時既深。則水推沙積。日淤日廣。今日洞庭之淤塞。而常郡受患頗淺者。未必不咎在藕池也。故常郡之水患。不在上流之泛溢。而在下流之淤塞。治下流之淤塞。莫善於先堵而後疏也。蓋近今九都等處。泥沙高數十丈。西湖一帶。罕通舟楫。沅澧諸水。尚不克豁害。況受外來之江水逆灌宜犯乎。此修塞藕池所以急在旦夕也。其疏治湖沙之法。又奚若。近儒言水利者。謂長江泥沙淤積疏治之法。即用防海輪船尾以蒺藜乘潮汐漲汛之力以濬之。逐節震刷。往返數四。江流自暢。此疏治江沙之法。而即可推而行之者也。曰今省治擬造小輪船。拖帶民間商船。吃水僅三尺餘。常郡亦擬造若干。其議果成。似可調用四五。乘春湖暴漲之時。每輪尾以蒺藜等物。或專用挖河機船。由北架子口一帶。極力逐次震刷。通至布袋口。務使沙盡流暢而始輟。法既善而工又省。郡城之受利無窮矣。此疏治之法。又不能緩於塞藕池後也。夫藕池之塞。固有益於郡城。而其潰口之廣。較荊州江面略相等。堵塞之費。未必省於疏治。恐仍與往歲之會議同歸無已。莫若堵塞藕池內之鮎魚須。蓋鮎魚須在藕

池之內.狹於藕池.而水勢加緩.則川江必省.警款亦減半焉.且該地既在藕池內.江水暴發.尚有游溝之處.不得泛衍旁泛.爲災如彼時也.所以欲津郡城之水災.必疏西湖之淤塞.欲疏西湖之淤塞.必除外人之泥沙.欲除外人之泥沙.必塞橫衝之江水.合上下大局籌之.恐非疏塞兼施不爲功也.議者又謂鮎魚須既塞.江水不能暢流以入洞庭.勢必泛出荊州等處.豈非以鄰國爲壑乎.不知江水之入湖.就下之勢也.轉瞬泥沙堆積.湖身高於大江.匪獨江水不能入湖.而湖水反流入大江.湖與江合.衝突奔泛.幷爲患於荊地.是鮎魚須不塞.常德固受目前之害.而北省亦將受患於靡涯.則堵塞一議.又何疑於今日之鮎魚須乎.

各國皆闢新地中國何以不能說

芷江田梓材

嗚呼.今日五大洲之局.誠開闢以來未有之奇事也.蓋自火輪舟車.創行於泰西各國.而地球二萬八千五百里.若戶庭焉.是以通商愈廣.曠地愈多.俄跨歐亞美三洲之地.英僅大西洋三島.亦據有阿美亞澳四洲之地.其他若德.若法.若荷.皆耽耽虎視於寰瀛之中.日本東海小邦.二十年以前.幾等諸自鄶以下.去歲高麗一役.撤我藩服數千里.踞我盛京臺灣.亦幾千里.而中國視之若無可如何者.此豈天運使然哉.亦人謀不臧之故耳.念自我世祖章皇帝入關以來.恭天承命.奠定方夏.嗣以列聖之經營.舉凡回疆方趾之衆.莫不懾風慕義.世爲臣妾.其間威德之所被.若準部、回疆西屬國、西羅、廓爾喀、朝鮮、緬甸、安南、諸藩屬.莫不旂旗所指.梯航節開.登赤子於袵席.躋闇昧以光明、何其盛也.洎乎中葉以降.海禁大開.諸夷踵至.泰西諸大國挾其通商之術.遊歷來叢.攘我土地.以與我畫界而處.俄踞興安嶺而黑龍江吉林.英渡印度洋而緬甸暹羅失.法侵越南而南圻又裂矣.日本滅琉球.而南部十八島亦不歸矣.至於新疆以西諸屬國.悉爲俄所制服.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豈非忠義慷慨之士.撫心扼腕者乎.然中國所以致此者.其弊有三.一在守成法而不知通變.一在輕商務而不思振作.一在用人才而不能考覈.爲言守成法而不知變通也.富強之道.在講求新學.始泰西各國近數百年來.皆孜孜以益國便民之學.以資考究.故兵強國富.技巧日精.誠有包舉宇內之概.中國向稱文教之地.一切政治.皆取法夫前朝.至今行之.什不敢稍有改革.不知時勢之所趨.聖賢不能司其柄.今既與各國通商.於各國富強之事.未能一一舉行.甚可惑也.卽如文武兩試.公卿將帥百司.皆出其中.乃文則試以時文.武則試以弓馬.試思時文弓馬.足以禦今日之外夷乎.前大學士曾文正公.創議建機器局.近各省雖漸增設.然聚中國之人之材力聰明.終不見有振興之勢者.由國家不以此取士.而人遂淡漠視之也.今有爲其主牧羊者.勤於牧羊則無賞.勤於採薪則有賞.雖日日訓其勤牧.而其人卒不聽者.何則.利在彼不在此也.中國之於新學.何以異此.豈非極大之弊端乎.爲言乎輕商務而不思振作也.泰西各國.以通商爲國家之命脈.凡貿易之巨商.可與官府抗禮.所以尊之者.欲以收其利也.中國重農貴粟.雖千古不易之經.然以云閉關自守可也.今既通不能閉關而守.則惟有講求自強之法而已.泰西各國之通商.不獨牟他國之利而已.且藉此操練水軍.熟習海道.知各國之政治風俗.一旦用兵.形勢利害.如在目中.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

取.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皆其公司之權.非政府之力也.且其立志甚堅.得一荒島.卽竭力以經營之.不數年遂成巨鎮.中國新疆兩藏內外蒙古東三省.其間曠腴之地.未墾者尚多.已有者尚不能闢.安有餘力以及遠耶.然此實商務不講之故也.爲言乎用人才而不能考覈也.泰西各國.於用人之道.極爲切實.凡人才必由學校出身.學成而後試之以事.既有實效可覩.乃以官爵之.凡此學之人.雖屢歲超遷.終不出此學之外.是以心力專而人才可恃.中國之人.多由資格.平時並不考其能否.有事付之重任.孟浪一擲.卒至誤國殃民.不可追悔.如去年中日交戰一事.中國兵船出洋.時以船主無能.或停輪任其攻擊.或任其來引而去.所用西國各員.皆西國所棄.而中國尊而禮之.其償事不亦宜乎.然則此三弊者.一日不去.則中國不能高枕.而何新地之闢云.

險要不足恃論

沅陵毛緒泰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從末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尚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雖然.周禮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而其死塞之宜阻者.率無得通.謂之司險.管子凡兵主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城.困殖之地.地形出入相錯之所.然後舉措不失.又月令孟冬之月.命百官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故坎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非皆言險要之可恃乎.而今之云不足恃者.抑又何說.蓋嘗考古今而論之.夫據上游者可以制下.居中會者可以控遠.此談形勝家之故訓也.乃觀於函谷劍閣.據中原之首.天下極險要之區也.而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義兵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窺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他如洛陽爲四達之地.西足通關中.北足收燕晉.南足取襄漢.東足控齊魯.誠所謂水陸都會也.乃漢高祖以據敖倉.規取洛陽而集事.李密王世充則以據敖倉.規取洛陽而致敗.是可知地視乎人.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不得其人.雖金城湯池.什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邛崍之道.太行之山.不足恃爲屏蔽也.岷江之峽.洞庭之津.不足恃爲阻隘也.及尉之精.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衝車之治.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人第知求險要於崇山深谷.名藪大川.而不知萬里長城.以一人可當四海屏藩.惟一人是立.彼區區規畫形勢.徒講求地利.於無道者.抑何不聞乎女叔齊論九州之險.立國不一姓之言.而恍然自悟其失哉.

沅湘通藝錄卷六 算學

九數次第說　新化李固松

九九之名，始見於周禮保氏注，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贏不足，九旁要，後之說者，謂九章算術，古有其書，周公九數之流也，然九章算術，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句股，周禮注方程在前，贏不足在後，九章算術，盈不足在前，方程在後，周禮注旁要最後，九章算術句股最後，是九章以句股替旁要，旁要即句股也，其或前或後之次第，所以始方田者，蓋算學一途，入則諸門，出則方田，方田括萬法之全，故以冠九者之首，以下則由淺入深，由易入難，漸至方程，則即天元之如積，代數之等式，舉凡一切算法，皆藉以求所未知之數，故九章算法，列在盈不足後，句股前，似校周禮注為精，句股有邊有角，角一直二銳，西人以三角理至精，用至廣，而名句股為直角三角形，則三角形即算學之堂隩，句股即三角形之萌芽，故殿於最後云。

九數次第說　寶慶府姜孝儒

大凡至深之道，必基於淺，至精之理，必始於疏，義以推闡而漸微，理以漸變而徐進，泰西各學，於今亦稱巧捷矣，然原其造端之始，莫不有次第之可稽，如天文學、地學、工學、礦學、礮學、電學，及一切格致諸學，其所以若此之神妙者，皆原本於算學，而算學則又有深淺焉，始致力於筆算籌算，使粗解加減乘除之理，

纔由點、而線、而面、而體，舉凡測量推算之法，悉於是乎該，而中學之言數也則不然，考周禮保氏，言數有九，一曰方田，二曰粟米，三曰差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方程，八曰贏不足，九曰旁要，至漢時已無旁要，故鄭注謂今有重差句股，以重差即差分，句股替旁要，至隋仍其句股而去重差，復曰差分，今九章算術因之，而贏不足作盈不足，在方程前，此中深造自得之故，即在循序漸進之中，蓋數莫易於乘，方田者有邊求積，即周髀所謂九九之法也，故以方田居首，粟米則以御交質變易者也，其中有乘有除，故粟米次之，差分則有合率互徵之不同，貴賤疊借之各異，又除法變而出之者也，故又次於粟米，少廣之法，截從益廣，變圓為方，非徒除法所能御，蓋除有法有實，而開方則有實無法也，故更難於差分，至於商功，非熟於少廣，則垛積之數不能求，故凡修築堆砌高深厚薄廣狹，莫不假開方以御之，此又所以次於少廣也，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田畝之稅，則關市之榷征，丈量倉窖之多寡，君民上下，須得其平，苟一有乖舛，不免畸輕而畸重，其所關者大也，故必曉差分少廣諸法，而後遇數之不誣，故又次於少廣之後，盈不足術，有假天元，其義縕尤為深奧，故盈不足次之，方程為四元所從出，論其本法，較盈不足祇多一乘，若以元術御之，盈不足僅宜一元，方程則宜二元，視盈不足尤為繁雜，故方程又次之，惟句股既非方程所能求，又非差分所能馭，而開方通分諸術，盡賅括其中，其尊之也無窮，其用之也靡窮，故句股獨列於後，人之講求斯道者，苟依類以推，拾級而上，無不可得其梯階，彼未得其門，遂自畏葸，既入其門，遂自驕蹕者，均未知此中層累曲折之故，固淺可入深，難而實易者也。

古今儀器攷　瀏陽王正樞

路史言葛天氏作權象，伏羲氏作旋蓋，黃帝命容成作蓋天，顓頊氏作渾天，晉書天文志，引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尚書在璿璣玉衡，馬鄭說皆以為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體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今按志所載三家之論，宣夜空談，（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絕無師法，尚書正義）（蓋傳，皆明作師說大體）未有器數，渾天蓋天二家，互相駁難，交有是非，其實本祇一法，梅氏定九（勿菴）學疑問言之詳矣，而史官儀象，多以渾天，然亦代有疏密也，隋書天文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其制有璣而無衡，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儀象二器，遠不相涉，今按隋志之言是也，然二器實相須為用，蓋日行黃道，出入赤道，惟渾象具之，渾儀用以測候，圈多則雜而不清，且恐傷重下垂，失圓形，又黃赤交移，歲差久即不可用，故渾儀但有赤道，測得入宿去極度，然後於渾象上用薄竹篾度，比量黃赤度分之多少，以求其斜正廣狹進退之數，以入算，此法之最簡而明者也，今按張衡集渾儀說，赤道橫帶渾天之腹，黃道斜帶其腹，出入赤道各二十四度，均賦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鍼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原脫百字，按此即渾）

天度減半也。壺衡之減半焉。（之減二字原倒，今正。按壺即赤道，周髀所謂中衡者也。於其上極軸相去半衡，用此軸冀以春秋分貫之兩端貫於二分，從秋分至春分，故曰壺衡之減半焉。）又中分其璣，揃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值，令璣半之際從冬至起。（中分之璣貫於北極之樞也。揃去其半，正當赤道之上。兩端減半即貫於二分之璣之兩端中間，故值冬至也。）一度一移之，視璣之半際多少（原誤多多）黃赤道變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去極（原誤元）之度也。皆齊天文志王蕃渾儀論。亦設黃赤道以察晝夜永短，此皆不以測候渾象之制。隋志謂張衡所造只在渾象是也。又云：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有子午雙規，相并間相去三寸許，正豎，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樞。又有地平單規、赤道單規，皆周而分爲度數，署以維辰，并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并，如外雙規，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合兩爲一，內有圓孔，以注於子午規南北樞，以象南北極。其雙軸之間則徵衡通中，有孔，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運轉，又自於雙軸間南北低仰，其於揆測，惟所欲爲。檢其鐫題，是僞劉曜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此則古之渾儀之法也。皆以前渾天儀象之可詳者，此三事而已。其他若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伏處其下者，疑即洛下閎之所營，其制大略如孔挺所造。隋志所謂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者是也。永元中賈逵所造黃道銅儀，則渾象之制也。原夫古無弧角之法，故以渾儀測得赤道經緯度，則於渾象校驗黃道進退。二器未有不相須爲用者也。至宋錢樂之所鑄銅儀，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隋志以爲猶渾象之流，外內天地不失其位也。（元案：續咸陶書通致云：錢樂之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璿璣玉衡之遺法也。不知何據。）隋志又云：吳時又有葛衡改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又云：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末祕府有以木爲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偏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爲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北軸頭各注於南北植，以應二極，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應其度，分至節氣亦驗在不差而已，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又云：魏武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其製并以銅鐵，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雙規，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大同，即今太史候臺所用也。又云：自開皇以後，天下一統，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測七曜，以蓋圖列星座，而莫有更爲渾象者矣。然則自隋以前，儀象二事，猶相需互用也。原乎渾象之所以亡者，蓋由當時（廟諱）家不知渾象之作，實以校算黃赤進退，但以爲寫象天形而已，故遂易以蓋圖，即莫復爲渾象也。此沈括所譏，雖有璣衡，不爲（廟諱）作，爲（廟諱）者亦不復以器自致，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者也。自是（廟諱）家不

能攷驗黃道矣。至唐貞觀中，李（廟諱）風以黃道儀法制疏略，難爲占步，改鑄渾天黃道銅儀，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二曰三辰儀，有旋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元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筩而貫約矩規，元樞傍轉於內，玉衡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所謂璿璣規者，黃赤道屬焉，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又爲木渾，以測黃道。開元中，僧一行、梁令瓚因（廟諱）風之法，附以新意，更造游儀，其制亦三重。外重有陽經雙環、陰緯單環、天頂單環，三環相固。次重赤道單環，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因歲差隨穴退交。黃道單環，置於赤道環內，仍開合運轉，出入四十八度。白道月環設於黃道環內，出入六度，上畫周天度，度穿一穴，擬移交會。內重旋樞雙環，玉衡注焉，以窺七曜列宿。於是渾儀、渾象皆爲一器矣。以至梁唐及宋，時有製造，皆因一行之法而稍加去取，各具於志，可攷按也。熙甯中，陳釋、沈括之徒，言渾儀法度不合，游儀重覆，黃赤道、月道映蔽橫簫，及月道不與天合，議更改作。然按其所作，大同前製，惟省去月環，偏設黃赤道，使北際與天度相皆，從地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值，分不蔽日而已。未有知儀象二者當分用，復漢晉之制，以簡儀測候，以渾象校算者也。惟唐（廟諱）志言李（廟諱）風爲木渾象以測黃道，今按隋書天文志，爲（廟諱）風作，其言儀象甚了。蓋渾象之用，惟（廟諱）風能知也。至如一行與令瓚等所鑄水運渾天銅儀，張思訓所作太平渾儀，元祐中韓公廉所製渾天象，宣和中王黼所造璣衡，雖皆舉渾象之製，并不以校算入（廟諱），惟應時轉運以象天行。故金史（廟諱）志謂其久而不合，乖於施用。及元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其渾天儀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運轉，即今所謂黃極者也。制尤爲重，此以教學算者，知天象明算理則善，不便施於測候也。且其以各環對綴銅方釘，殼代衡簫，則但可以測整度而不可測分秒。其渾天圖雖亦古渾象之製，然亦只以寫天象，而不以校算。至至元十三年，郭太史守敬造儀器十三等，乃始知儀象分用之妙。其簡儀一去煩雜之圈，黃赤白三道皆具於渾象，考驗所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乃按於渾象校驗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疏密，了然易辨，仍參以算數爲準，可謂簡明精密者已。然其簡儀之制，赤道環、百刻環不與四游環相包裹，而陷入南極架，用界衡以兩綫，取其正中，測日月星所當之刻度分秒，則兩綫不免垂曲，難得其準；測出地度分，則以陰緯立運二環施於北極架下，亦不免爲南二環南極架所映蔽。且其各環散施，測入宿度以赤道環，測去極度以四游環，測出地度以立運環，測時刻以百刻環，同在一架，一測一處，亦爲不便，未如孔挺之製也。明代時有製造，即宋元遺法。至崇禎中，西士羅雅谷、湯若望在（廟諱）局，始以西洋新法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百游儀。復有弩儀、弧

矢儀、諸器、皆廢於是。今按新法（靈臺）齊渾大儀論。宗周天爲三百六十整度。設地爲圓球。以七政本行歸黃道。無異宗動歸赤道。故設黃道圈十二度。爲七政本行之道。太陽由中道行。以心隨緯內外出入六度。月五星各行度距度。皆於是致焉。又置太陽本圈安黃道綫下。內又一圈爲太陰本圈。較太陽圈少斜。依本行取□焉。圈俱負本曜與地球。幷安黃極上。以顯二曜會望及互相照之理。又間綫三角之理。皆於渾儀解之。其測算之密。割理之晰。具於本書。實有古人未及者。然其圈太多。雜而不清。靈臺儀象志（新製諸儀用法）謂元明之儀。不適於用之處有三。一則不明透。一則難窺測。一則難對定也。本朝康熙八年。命監臣南懷仁新製六儀。赤道黃道分爲二器。皆不用地平圈。易架柱以罣座以清儀象。而地平象限天體諸儀則地平之經緯。與黃赤之錯綜。皆已顯具。尤復參以格致之學。使儀之大小輕重。各得其質而利於用。皆繪圖立說。輯爲靈臺儀象志。五十二年。又命監臣紀利安製地平經緯儀。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爲一。其用尤便。制作精妙矣。至乾隆九年。又以六儀體制。未協於古。又黃道一儀。其黃赤大距已差三分。未協實測。赤道一儀又無游環以應合天度。乃命監臣戴進賢等。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製爲璣衡撫辰儀。儀凡三重。其在外者即古之六合儀。而不用地平圈。次其內即古之三辰儀。而不用黃道圈。其在內者即古之四游儀。而璣衡或爲諸圈龍柱所礙。則借表以測之。繪圖立說。詳其法數。勒爲儀象攷成。然後渾儀之制復於古。而加精密焉。若夫黃赤進退。諸曜出入。古人以籤度求之於渾象者。則一馭以弧角八綫之術。杪忽無爽。制作之妙。於斯極矣。蓋天之說。具於周髀。以爲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自揚子雲諸人主渾天中蓋天。其說遂詘。至隋開皇中。耿詢始以蓋圖列星座。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度分。及一行爲之。爲內排外三規。均賦天度。按渾儀所測衆星。皆以籤度橫攷入宿距。縱攷去極度而後圖之。其赤道外衆星疏密之狀。與仰觀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漸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者。致其入宿去極度數。移之於渾天。則一也。合渾天蓋天爲一家。自一行始。洵可謂善言蓋天者矣。至梅氏定九論之益精。以爲黃帝命容成作蓋天。備極精微。顓頊作渾天。皆以發明蓋天之意。又論河間（□□）及西洋（□□）。皆本於蓋天。元史載扎馬魯丁西域儀象。有所謂兀速都兒剌不定者。及熊三拔所傳簡平儀。利瑪竇所傳渾蓋儀。以及西洋所作星圖。自赤道中分爲兩。皆蓋天之遺製。而蓋天之說愈明矣。然則渾蓋二事。同出一源。傳述失方。中乖其用。近儒精思。乃得會通。遂云測算之事。今勝於古矣。然如張平子之候風地動儀。此與公輸之木偶人。實能以幽眇之理。通天地之氣。即儀象志驗氣之說。自謂微妙。若此何足希其萬一也。

唐設算學博士論　　岳州府傅鸞翔

唐時設立明算科。以算學取士。取古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緝術、緝古等書。凡十

經。頗立學宮而記遺三等數。亦列其中。選民間年少聰秀者。從而學習。限九章海島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務須數理幷陳。斯可取錄。餘經亦次習而試之。其意何哉。蓋以六藝中數居其一。古者婦孺皆持籌操奇贏之術。自後世士大夫不曉乘除多寡盈朒之數。付之胥吏市賈。其學卑而遂微。精之者不易獲見。唐主知其弊。於是乎設立算學。頒習算經。此其意誠善矣。所可惜者。刻以時日。限以算書。而不大加擴充以推闡於無窮也。而又不驅以高官厚祿。以鼓厲乎人材也。傅仁均作戊寅元術。志誠可嘉。而令其論落東都。修篤道士王孝通能著緝古算經。開立天元一之祖。而不令大開書院。以啓格致之門。崔善巧於算學。而未聞給賞於朝廷。李淳風作麟德時紀。祖謂恆星不動。瞿曇羅作經緯天算。不知立法之疏。張一行創設新法。誠妙手也。而聽其顚倒爲僧。韓穎談大衍之誤。郭獻之又駁韓穎之誤。而徐承嗣又謂獻之之誤。此中之誤。終於有誤。除昂上日食三差之法。極精極密。而不聞邀重賜。邊氏岡作正宗元術。而劉叟祇之。曹士蔿變制古法。而有識譏之。終有唐之世。算科中循例之博士。不知凡幾。而算學中特出之名賢。祇一二人。是蓋率行故事。而無破格之舉。其何能神嚮勸於無窮也。使當日者唐天子於各道州縣多立崇實學堂。厚以厚祿。以優待諸生。果爾格致功深者。則破格而超拔之。世其業者。則恩蔭之。而天下知此中有功勳。鮮不父父子子師師弟弟相講求於其際也。求之者既多。即精之者亦不少。而格致之功。可自此造其極矣。而歐羅巴人之谷白尼、亞爾能德、泥谷、老白爾、那瓦利瑪竇輩。烏能挾其長以驕我中國哉。

興算學以廣實用說　　武陵皋友炎

嘗伏讀

欽定律（□□）三書。用西法推闡律數。既精既詳。王氏錫闡、梅氏文鼎、戴氏震、諸儒。又舉所謂西法者。皆能探賾鉤深。融會貫通。以發明其數理。法蓋密矣。學者循此求之。其言有裨實用者。不外二端。一則以談天推及日月星辰度數。以定一歲之節序氣候。而辨災異次之。一則準天度經緯以測地球里徑道里之數。及量山川土田城郭。而宮室機器又次之。愚竊謂此二者雖切實用。而非當今之急務也。夫當今之急務。以製器爲要。而製器之法。非算學不行。中國自設立製造等局以來。凡一切器用。仍須購自西洋。從未有仿彼成法。竭數十人之心力。自成一器者。無他。算學未精耳。今欲興算學以廣實用。宜在製器一端。取幾何家首求乎點線面體之理。明乎方圓平直之法。此其本矣。而尤莫妙於重學分動靜二力。動者遇力。靜者遇力動。兩力相抵以止。兩力相併而前。西人機捩之學。皆不外是。推其原發始於太陽。又如星月之相攝。地心之吸動。波濤之摧壓。空氣之風潮。及水火風電人物。皆有力焉。西人因借助力借力諸器。將一髮可引千鈞。一夫能移萬石矣。論其所製。其類有七。一槓桿。二輪軸。三滑輪。四斜面。五螺絲。六齒輪。七尖劈。凡製器之機簧。皆本此七類爲之。誠能專心致志。習其法而能通得其秘。以製器爲要務。何其實用之廣耶。試以軍務言之。製器之法。無論用何式。尤宜善於驗器。即如驗槍。甚其口徑。靠其準尺與槍管中線。是否平行。驗礮合礮膛中線以視角度。合礮耳礮柱以觀垂垂線。演放時屢試吊俯各度。屢配頭號各彈。測

以電線表尺而得速率滙力重積力,獨以電火,同銑而觀蝶綠,驗船以平水測定海里之地,推其速率,凡此皆算學之切於實用者也。若夫今之言算學者,不過合中西諸法,溯其源流,校其異同,故有得其數而不知其理,得其理而不察其數者矣。又或入乎命理之微,𢈔禍福,辨陰陽,茫無卓見,流入僻邪,故又有終身習數而不得於實用者矣。即或精於推算,亦惟以談天測地之學自矜其能,求如立一法而有益於國與一事而有利於民,專講製器之用者,不亦戛戛乎其難哉。設能於幾何重學諸書推敷窮理,使事事工於製器,人人得收其實用,尤推廣泰西之所未備,是益用之無窮矣,而豈但談天測地云然哉。則凡格致之學,不將精且明乎。

興算學以廣實用說

桃源徐雨泉

器數之學,原與義理之學並重,自疇人失傳,而歐儒乃起而競勝,湯若望南懷仁輩傳示中土,而算學始濫觴焉。方今機器船政等局,同文方言等館,出洋學童,於測繪製造各學,俱有師法,然西法名目雖繁,而要以算學爲之根。光緒十三年,會議算學取士,格於部議不果,或者謂算學者西學之一端,而不知三角八線、幾何、代數、微積,爲西學之根本,然西學以測算始,實未以測算止也。故人之從事於算學者,未可謂練達洋務也,而製造各學,又未嘗不探源於算術也。嘗綜西學之目矣,曰天學、地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聲學,是也。天學以候星辰紀日月爲要,而斜弧、三角、橢圓、正術,何一不本於算學乎。地學以繪輿圖求形體爲先,而攷定全球,測立經緯,又何一不本於算學乎。若夫火器之速率準差,輪船之測驗探量,兵學一算學也。驗質表以測其質,試空氣以觀其虛,化算學一學也。至於礦學測淺深厚薄之質,重學寓斜而推遷之理,且汽學測大小之力,電學審呼吸之微,皆不離於句股求積之法,割圜截球之方也。擬於各書院設立算學,分年教授,兼而習之,以至於有成,持西學之巧算,馳以中法之精微,然後試以格物測算及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礮水雷諸務,如果明通,錄送鄉試,每若干名於額外取中一名,上以是取,下以是應,行之數年而風氣日開,事事推及於精當,以自立於不敗之地,安見讓西洲之稱雄海外哉。惜乎今之學者,墨守章句,剽竊詞華,談西學則詫而怪,習算術則詆爲瑣,而一二咫尺聞見之徒,見有口談洋務,關心世故者,則羣而擯之,曰通洋。夫學何分中西,惟適於用而已。法何分今古,惟得其通而已。人方實而我守其靜,動必煩;世方變而我泥於古,終必危。氣機之開,誠有待於補救,知非喋喋者之所能支也。居今之世,得變通之旨,以務有用之學,是則有心人所深幸者矣。是爲說。

點線面體遞相爲界說

邵陽陳易

點線面體之界,幾何原本釋爲三十六說,蓋各類之形而分之也。究其遞相爲界,要不過點爲線之界,線爲面之界,面爲體之界而已。蓋點者無長短廣狹厚薄之分也,自點引之而爲線,則有長短,無廣狹,無厚薄。線之兩端,無論爲直爲曲,必以點爲起止,故點者,線之界也。就線展之而爲面,則有長短有廣狹而無厚薄。面之外周,無論爲方爲三邊及多邊,皆以線爲限,故線者,面之界也。由面積之而爲體,則長短廣狹厚薄兼而有之。體之外周,無論爲立方爲立圓及立方立圓之類,皆爲面,故面者,體之界也。至若體

可變之爲面,面可變之爲線,線可變之爲點,是點線面體有循環之道焉,而遞相爲界之理無異也。

俗傳算術多近古說

零陵唐祚梓

算術以九章爲最古,而俚俗所傳算術,亦多與相近,如田中算稻,即古方田之術也。發商生息,即古粟布之術也。老人不如年,即古差分之術也。分船裝鹽,即古少廣之術也。古有商功術,而俗傳三人耕田快慢行程之術近焉。古有均輸術,而俗傳儘錢包貨挑土填基諸術近焉。古有盈朒術,而俗傳賊人分布之術近焉。古法方程爲算數之極詣,而俗傳雞兔同籠龍頭齊偕諸術,雖未盡方程之變,要亦方程遺意也。古法句股爲測量之極詣,而俗傳測影量木之術,雖未盡句股之變,要亦句股遺意也。他如魚兒遊溝芝麻分粒之術,與古之乘法近之。蘇娘積麻之術,與古之今有術近之。三歲孩童管七十之術,與古之求一術近之。其餘相近之術尤多,難更僕數。大抵古人立一術,即有一術之至理,術外釋義,妙蘊無窮,藏在簡編,耐人尋繹,後之人庸淺識者不能瞭解,於是撮其要旨,編爲相傳之言,以便記憶,古法千百之什一,得以傳焉。是俗傳之術,皆古人之術也。此其所以相近也夫。

設有實心方陣一座,不知兵數,但知若變成空心方陣兩座,均與原陣等,自外至內,每方三層,尚餘二十八人,以爲奇兵,問原陣兵數若干。

邵陽鄒文翰

凡偶數方陣,每層以八數爲遞減,一陣變爲兩陣,陣悉與原陣等,餘奇兵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者,蓋實心陣內數層之數,與空心陣全數對減而餘之者也。知餘數之奇偶,則布陣之奇偶可推,知空心陣之積爲三層,則實心陣之層數多寡可考。偶數之陣中層必四,其邊爲二,自內而外,十有二次之,二十又次之,其邊則爲四爲六,以八數之差而遞推之,則二層爲加八數者一,三層爲加八數者二,以序至於八層遞加八數七次,綜計所加之數,爲八數者二十有八矣,以八數乘二十有八,得數二百二十有四,加中層四數者八,爲二百五十有六,復以外三層依法加之,則第九層爲加八數者八,十層爲加八數者九,十有一層爲加八數者十,綜計所加之數,爲八數者二十有七,以八數乘二十有七,得數爲二百一十有六,加中層四數者三,得數爲二百二十有八,爲空心陣一座之數,倍之得四百五十有六,爲空心陣兩座之數,加奇兵二十八人,得四百八十有四,爲實心陣兵數,平方開之,得二十二人,爲原陣變陣外一層邊數,八十四人爲原陣與變陣外一層之週數。

欲造整數句股形,令句股較恆爲一,其法若何。

長沙廖鈞鼐

按句股較等於句弦較減股弦較,又等於股弦和減句弦和,既令各形之句股較同爲一,則以此形之句弦股弦兩和爲彼形之兩較,其句股仍爲整數,其句股較亦必仍爲一,由是則造此種句股有遞推之理。凡句股任有二數,可以求其餘,句股較爲既有之數,則當以法得其餘之任一數,令句股均能爲整數,且能以遞推之理得多句股。蓋此種遞推之理,爲句弦股弦二和與二較,乃二和之於弦和和,猶二較之於弦和較,然則以此形之弦和和爲彼形之弦和較,其理亦通,準此則造此種之句股,有最簡之解法。設弦和較甲,弦和較乙,求弦和較丙之式,爲遞推之法。

令

弦和較 = 甲

弦和和 = 弦和較′ = 乙

句股較 = 一

則

弦 = 三(乙丅甲)

句股和 = 亖(乙⊥甲)

句 = 四(乙⊥甲下)

股 = 四(乙丅甲上)

句弦和 = 四(三乙丅甲下)

股弦和 = 四(三乙丅甲上)

既令

弦和較′ = 二 弦和和

句弦較′ = 股弦和

股弦較′ = 句弦和

則

弦′ = 三五乙丅甲

弦和和′ = 六乙丅甲

弦和較″ = 弦和較′ = 丙

既得

六乙丅甲 = 丙

卽可定

其遞推之法。

六乙丅甲 = 丙

六丙丅乙 = 丁

六丁丅丙 = 戊

六戊丅丁 = 己

六己丅戊 = 庚

六庚丅己 = 辛

六辛丅庚 = 壬

既得遞推之法。則甲乙丙丁等數卽易知。令

句 = 〇

句股較 = 一

股 = 弦

= 一

句股和 = 一

弦和較 = 〇

弦和和 = 二

乃得

甲 = 〇

乙 = 二

丙 = 六×二丅〇 = 一二

丁 = 六×一二丅二 = 七〇

戊 = 六×七〇丅一二 = 四〇八

己 = 六×四〇八丅七〇 = 二三七八

庚 = 六×二三七八丅四〇八 = 一三八六〇

辛 = 六×一三八六〇丅二三七八 = 八〇七八二

既得甲乙丙丁等數。取相連兩數爲弦和和。與弦和較並句股較。一如常法。加減之。得諸句股弦。依法得六個句股。列表於左。

句	股	弦
三	四	五
二〇	二一	二九
一一九	一二〇	一六九
六九六	六九七	九八五
四〇五九	四〇六〇	五七四一
二三六六〇	二三六六一	三三四六一

大數	小數
一二	二
七〇	一二
四〇八	七〇
二三七八	四〇八
一三八六〇	二三七八
八〇七八二	一三八六〇

九章算術盈不足章蒲莞並生、兩鼠穿垣、二題，原術答數均不合，今欲求其密數，將以何法取之．

善化張鼎祐

九章算術盈不足，祇能取平行，不能取消長，近代算家論之詳矣．若蒲莞並生兩鼠穿垣二題，非但九章不能取，即古之天元亦無下手處，西人之代數亦不能選得所求．茲依對數曲線之理，別立二術如左，並演草於後，以明立法之理，用術之義云．

今有蒲生一日長甲尺，莞生一日長乙尺，蒲日自半，莞日自倍，問幾何日而長等．

術曰，以蒲生一日之對數內減莞生一日之對數為實，二之對數為法除之，得數加一，即二草等長之日數．

草曰，蒲生一日為甲尺，第二日所長為 $\frac{甲}{二}$，第三日所長為 $\frac{甲}{二^{二}}$，第四日所長為 $\frac{甲}{二^{三}}$，以至第天日所長為 $\frac{甲}{二^{天-一}}$，則天日蒲草之共長為

$$甲+\frac{甲}{二}+\frac{甲}{二^{二}}+\frac{甲}{二^{三}}+\cdots\cdots+\frac{甲}{二^{天-一}}$$

即

$$\frac{二^{天}-一}{二^{天-一}}甲$$

莞生一日為乙尺，第二日長為二乙，第三日長為 $二^{二}乙$，第四日長為 $二^{三}乙$，以至

第天日所長為 $二^{天-一}乙$，則天日莞草之共長為

$$乙+二乙+二^{二}乙+二^{三}乙+\cdots\cdots+二^{天-一}乙$$

即

$$(二^{天}-一)乙$$

若命天為二草相等之日，則有等式

$$(二^{天}-一)乙=\frac{二^{天}-一}{二^{天-一}}甲$$

則得

$$二^{天-一}=\frac{甲}{乙}$$

即

$$二^{天}=\frac{二甲}{乙}$$

依對數理得

$$天對二=對(二甲)-對乙$$

故得

$$天=\frac{對二+對甲-對乙}{對二}=\frac{對二+對甲-對乙}{對二}=一+\frac{對甲-對乙}{對二}$$

今有大小二鼠，對穿一垣，第一日各穿甲尺，大日自倍，小日自半，垣厚丙尺，問幾何日二鼠相逢．

術曰，置垣厚以一日所穿之數除之，減一為前數，前數自之加八，平方開之，加前數為後數，後數之對數為實，二之對數為法除之，減一即得相逢之日數．

如前之蒲莞並生之理，大鼠所穿天日之共厚為 $(二^{天}-一)甲$，小鼠所穿天日之共厚為 $\frac{二^{天}-一}{二^{天-一}}甲$，命天為相逢之日數，則又有等式如下．

$$丙=(二^{天}-一)甲+\frac{二^{天}-一}{二^{天-一}}甲$$

則

$$\frac{丙}{甲}=\left(\frac{二^{天}}{二}+一\right)\left(\frac{二^{天}}{二}-一\right)$$

$$\frac{丙}{甲}\frac{二^{天}}{二}=\left(\frac{二^{天}}{二}+二\right)\left(\frac{二^{天}}{二}-一\right)$$

$$二^{二天}-\left(\frac{丙}{甲}-一\right)二^{天}=二$$

$$二^{天}-\frac{\frac{丙}{甲}-一}{二}=\pm\frac{一}{二}\sqrt{\left(\frac{丙}{甲}-一\right)^{二}+八}$$

$$二^{天}=\left(\frac{丙}{甲}-一\right)\pm\frac{一}{二}\sqrt{\left(\frac{丙}{甲}-一\right)^{二}+八}$$

故得

$$天=\frac{對\left(\left(\frac{丙}{甲}-一\right)\pm\sqrt{\left(\frac{丙}{甲}-一\right)^{二}+八}\right)}{對二}$$

設令

$$\frac{丙}{甲}-一=前$$

$$前\pm\sqrt{前^{二}+八}=後$$

即得

$$天=\frac{對(前\pm\sqrt{前^{二}+八})}{對二}-一$$

設有礮試得平地最遠界二千七百丈。地力三十二尺。今欲擊中遠千丈高十丈之物。問礮軸須昂若干度。及鉛子當歷若干秒。

瀏陽王正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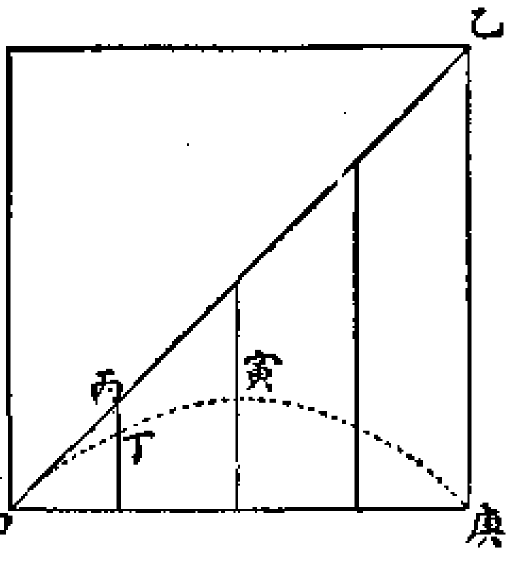
法以地力爲首率。最遠界爲末率。求得中率九百二十九尺五一五爲速率。

甲庚爲平地最遠界。乙甲庚爲礮軸。當昂四十五度角。甲寅庚爲鉛子路。即拋物綫。鉛子由拋物綫至最遠界庚。若干秒中準拋力平速。當過甲乙路。準地力漸加速。當過乙庚路。設甲丙爲一秒時拋物平速。命爲速。丙丁爲一秒時物下墜之路。即半地力。則準拋物綫說第八款有等數

$$\text{乙庚} = \frac{\text{甲乙}^2\,\text{地力}}{\text{速}^2}$$

而 $\text{甲乙}^2 = \text{乙庚}^2$，則 $\text{乙庚} = \frac{\text{乙庚}^2\,\text{地力}}{\text{速}^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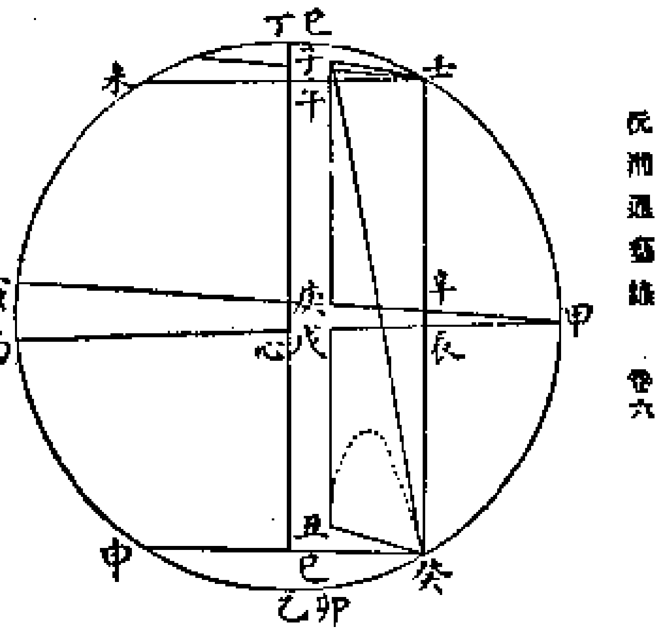
即 $\text{速}^2 = \text{地力}\,\text{乙庚}$。故以地力與最遠界爲首末率。求得中率爲速率也。



乃以今有遠千丈爲一率。高十丈爲二率。半徑爲三率。得四率〇〇一〇〇〇〇〇爲正切。檢表得三十四分二十三秒爲地平斜面交角。以減於一象限。得八十九度二十五分三十七秒。其正矢〇九八九九九九八五。以二千七百丈乘之。得二千六百七十二丈九九五九。爲斜面最遠界之地平綫。以減平地最遠界二千七百丈。得二十七丈〇〇四一。以今有遠千丈加之。得一千零二十七丈〇〇四一。乃以二千七百丈爲一率。一千零二十七丈〇〇四一爲二率。半徑爲三率。得四率〇三八〇三七一九爲正弦。檢表得二十二度二十一分二十四秒。以斜面與地平交角加之。折半得一十一度二十七分五十三秒。爲礮軸第一昂度。減去斜面與地平交角。得十度五十三分三十秒。檢其正弦倍之。得〇三七七九〇五二。以最遠界二千七百丈乘之。得一千零二十丈三四四〇。以速率除之。得十秒九七。爲鉛子當歷秒數。次以十度五十三分三十秒。減於一象限。得七十九度六分三十秒。爲第二礮軸昂度。又以十度五十三分三十秒。減於八十九度二十五分三十七秒。得七十八度三十二分七秒。檢其正弦倍之。得一九六〇〇九四四。以二千七百丈乘之。得五千二百九十二丈二五四八。以速率除之。得五十六秒九三。爲子鉛當歷秒數。

準火器眞訣第八款之理。甲心爲平地最遠界。壬午癸巳皆爲今有遠。子午丑巳皆爲今有高。故得壬午與子午比。若半徑與子壬午角正切比。壬子與甲寅平行。壬午與甲丙平行。故寅甲丙角等於子壬午角。倍之得丙寅弧度。（幾何原本三卷第二十題。）己庚既等於甲庚。則寅巳甲弧必等於巳甲卯弧。己卯既爲甲戌之垂綫。

則卯甲、甲巳、巳寅、三弧必等。故以丙寅弧度折半。（即子壬午角。）減於一象限。即得巳甲弧。其正矢以最遠界乘之。即斜面最遠界地平綫甲戌。以減於平地最遠界甲心。餘戌心。以今有遠壬午（即戌辰）加之。得心辰。以甲心除之。即丁壬弧正弦。丁乙既爲壬未垂綫。即丁未弧等於丁壬弧。丙丁弧等於丁甲弧。寅巳弧等於巳甲弧。即丁巳等於丙寅弧之半。即庚甲戌角度也。故以斜面地平交角庚甲戌角度。（即丁巳。）加於丁壬（即丁未。）弧度。即未巳弧度。折半。即未壬巳角度。爲礮軸壬巳方向昂度也。丁壬弧減去丁巳。即巳壬弧。其通弦以最遠界乘之。乘拋物自壬至子平速壬巳。故以速率除之。得礮軸向壬巳方鉛子當歷若干秒。又以壬癸巳角度。（即巳壬弧度之半。）減於壬癸申象限。得己癸甲角爲礮軸癸巳方向昂度。又以壬巳弧（即癸卯。）減於己甲卯弧。得巳甲癸弧。其通弦以最遠界乘之。即拋物自癸至丑平速癸巳。故以速率除之。得礮軸向癸巳方鉛子歷若干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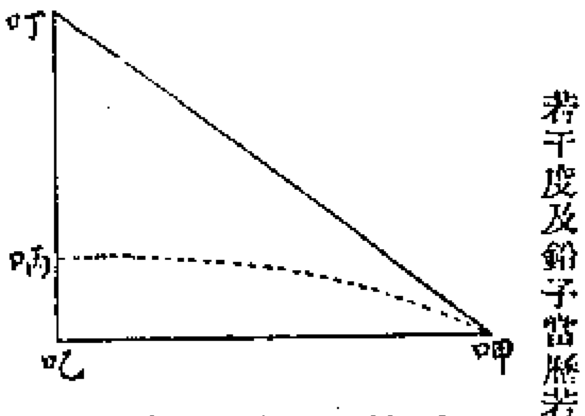


設有礮試得平地最遠界二千七百丈。地力三十二尺。今欲擊中遠千丈高十丈之物。問礮軸須昂若干度。及鉛子當歷若干秒。

善化張豐福

案甚遠界礮軸綫之方向。即正方形之對角綫。所以最遠界二千七百丈。亦即鉛子下墜之數。等於半地力十六尺。乘所歷秒數之平方。其鉛子所行之平速率。等於最遠界二萬七千尺。與地力三十二尺。爲首末兩率之中率。既知鉛子之速率。準重學理。則可推得今欲擊點礮軸綫應昂之角度。及鉛子所歷之秒數。

如圖。呷爲礮位。呷吃爲所擊之遠。通爲一萬尺。以乙代之。吃哂爲其高。通爲一百尺。以丙代之。呷叮爲礮軸綫。吃呷叮角爲應昂之角度。以呷代之。命甲代最遠界。二萬七千尺代地心力。三十二尺天代鉛子中哂點時所歷之秒數。



則鉛子自呷依平速行至叮。須天秒時。其

$$\text{呷叮} = \sqrt{\text{甲力}}\,\text{天} \quad (一)$$

而又爲地力所攝。依漸加速。行墜至

兩其

呷/叮 ＝ 二天二/二力

則得

呷/叮 ＝ ∫甲力天正弦呷 ＝ 二天二丙/二力

（二）

呷/叮 ＝ ∫甲力天正弦呷 ＝ 乙

（三）依何股理得

叮二/叮 ⊥ 呷/叮 ＝ 呷二/叮

即

二天二丙/二力 ⊥ 乙 ＝ 甲力天二

（四）以（三）式約（二）式得

正切呷 ＝ 乙 ＝ 二天二丙/二力

（五）乃以

甲 ＝ 二七〇〇〇

乙 ＝ 一〇〇〇〇

丙 ＝ 一〇〇

力 ＝ 三二

代入（四）式即得

二六天二 ⊥ 一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 三二天二

相消得

二五六天二 ⊥ 八〇八〇〇天二 ⊥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以二五六約之得

天四 ⊥ 三三六二・五天二 ⊥ 三九〇六二五 ＝ 〇

以五方開之得

天二 ＝ 一六八一・二五 ⊥ 一五六〇・七五

即

天二 ＝ 三二四二

或

天二 ＝ 一二〇・五

則由（五）式而得

正切呷 ＝ 一〇〇〇〇 / 二六×三二四二 ⊥ 一〇〇 ＝ 二五・一九七二

或得

正切呷 ＝ 一〇〇〇〇 / 二六×一二〇・五 ⊥ 一〇〇 ＝ 〇・二〇二八

查八綫表得

呷 ＝ 七九°六′

或

呷 ＝ 一一°二八′

即所求之陀呷叮角．可見呷叮礮軸綫高昂七十九度六分．或低昂十一度二十八分．皆能命中於欲擊之丙點．乃以天之二同數各開方．

天＝七五

或

天＝一一

即得高昂度鉛子．當歷五十七秒時始中．低昂度鉛子．當歷十一秒時始中．

沅湘通藝錄卷七　詞章

實學賦

衡陽唐家璧

有洛誦子．閉門卻躅．遐稽羣籍．窮年爬櫛．終日校理．經則合馬鄭程朱．而一其門戶．史則統紀傳編年．而紀其終始．九流百家．必論其要指．別集總集．亦核其緣起．尋佚文於茫然．持鉛槧其未已．方且栩栩自得．耽耽而視．才氣橫溢．淩轢壹是．自以爲抗六典之崇與．足三冬之文史．私史未必不可修．聖經胡爲不可疑．振風騷則下視六朝．騁議論則睥睨百子．而鄉曲小儒．亦但震驚其名．罔不贊稱曰彼都人士．彼都人士．曰者蹀躞擠蹇．遠訪掌故．先生三薰而進．曰下走不敏．亦嘗漱六藝之潤．探二酉之奇．專約趨學．念茲在茲．而卒茫然莫窺其宮牆．混然莫測其津涯．聞先生博貫舊聞．罔羅散逸．今不遠千里而來．先生其何以教之．先生曰．夫才有大小．理有純疵．本夫人者謂之學．得之天者謂之姿．故或顏無雙之品．或剖聞一之知．或擲萬言之誦．或爲五經之師．或七步而成文．或八叉而得詩．並皆韶齡妙才．奮發藻思．然揆之奇才諸人．肖非所宜也．洛誦子曰．然則先生所謂奇才者．果何如乎．先生曰．夫不知致前．不足以言著作之大也．不通校讎．不足以言識見之明也．不力蒐輯．不足以言見聞之廣也．不能擬辭．不足以言學業之宏也．不搜藏書．不足以言問學之成也．故若諸人者．雖極丑部之博．窮萬卷之探．究之術其似．或失其眞．得其粗成．遺其精．其於學術之源流．當務之重輕．甲乙之部次．竹帛之代更．恐未能致核精確．懷潛綜藝也．

吾且語子以五者之學。夫書五厄而不全。箭三寫而必訛。僞孔傳徒滋疑惑。卜詩序幾至而廢。樂經亡而正聲漸疑。冬官闕斯。異說滋多。班書之表志缺矣。薛史之體例若何。凡此疑誤。得非一科。非其洽聞。乖錯何由致核。非賴特識。殘缺何由編纂。是宜兼綜條貫。研精搜羅。致其詳不嫌其瑣。訂其誤略議其苛。凡茲籍之遺。漸部次之爲雜。必一一刪訂而安置不頗。是謂致訂之學。使後之遊太學者。莫不手是編而睹。若夫卯金之子。天祿之差。太乙閒而下降。藜火然而不僞。或得古本而致鐃異同。或參疑義而旁徵經傳。七略雖佚。而不傳向人之校實蕤藉。然必互著而後源流可別。必別裁而後宗派不紊。必攷縮略之佚。而後可以溯源。必參班氏之例。而後可以通變。故非究其原委。則學術無以明。非善爲折衷。則條理無由見。悵佚本之難溯。徒景行而深誤。惟鄭氏之多識。延璧緒於一綫。是謂校讎之學。必深明其淵源者。乃可以與夫斯淇爾。其設家之周書不辭。孔壁之古文未亂。名山海外之祕藏。玉枕石函之璀璨。或雜補袍之用。或興覆瓿之歎。並皆縹緗殘叢。卷帙斷爛。必將倣永樂之遺編。搜大航之青緗。張華所未識。王肅所未覩。不惜一齎之宦。薦吝千金以換。故必重加編次。力爲攷按。揖爲叢書。供吾把玩。是謂蒐輯之學。庶西州片札。點𦵏不辨。南雍殘文。穿絲未斷。至於補前人之絕學。擬先哲所未逮。補史記則有少孫。續漢書則有女弟。承蕭氏之業。不下數十家。補楚詞之注。相沿數十世。擬羲經楊雄終爲大儒。擬論語王通竟成巨製。然非洞悉已熟。未必得古人之神。冥索累年。未必合舊書之例。是謂擬續之學。蓋必苦心揣摩。條分縷晰。然後炳炳焉後先同揆。綿綿焉繼承不替。且夫四部之詳略不同。七志之存佚可致。沈約多藏則都下無比。借嗜所書惟王粲可保。牙籤錦帕。好事者傳爲故實。緗素縹囊。博古者愛逾至寶。然或爲坊間所摹刻。或爲官本所符藏。或爲家藏之善本。或爲鈔寫之遺叢。又必經手校訂。殫心探討。庶黃黑能極其精讎。朱紫不至於顛倒。是謂藏書之學。必使異本於內府之藏。既讐氣於蓬萊之島。凡此五者。才不奇不足悉其涉獵。學不實不足別其精微。夫豈外勤懇之人事。而徒恃瀟灑之天機。皆博學以反夫精約。恆斂才以資其範圍。如是則聖可法天可希。因是知才與學實異流而共源。殊途而同歸也。若夫致輿地之沿革而不知形勢之建置。衍時務之空言。而不講當今之實事。講句股之虛法。而不講測造之精意。盜虛聲不以爲恥。竊功名祇以自利。處則無裨於儒術。出則無益於制治。然則所謂奇才者。非即實學之謂乎。洛誦子曰。走向者惟於學術。淫於書肆。一聆先生之言而心如醉。請自此闢支派之異同。究大道之幽邃可乎。

毛公學賦 以毛公之學子夏所傳爲韻有序

衡陽唐家燮

東山刪詩。西河作序。孔門淵源。固自不混。五傳而後。爰至孫卿。故卿之學。獨爲近正。魯人毛亨。幸近聖人之居。默契荀子之學。因作訓故傳以申序意。而授毛萇。學古而簡。足稱正宗。自秦灰熄而序亡。宋儒出而說紛。大小序既乖本義。大小毛且失傳。學議家聚訟。迄無定論。今案鄭元釋南陔詩。程大昌攷古編。朱鶴齡毛詩通義序諸說。則序之首句。原在毛前。其即子夏所作無疑。但毛說間異於序。亦由明經指要而知惡之義。不得以此而歧之也。大小毛公說亦人殊。以康成詩譜。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攷之。則毛公實即毛亨。乃范氏傳儒林。斯題毛萇。魏徵志經籍。且著太守。亨學幾晦。可哀也矣。然而百齡影徂。千載心在。竊

其書而溯於學術。其敘以鏡其源。則經生之陋習可洗。千古之疑案可破。庶毛公之學。亦藉以明云。因作賦曰。

有太常博士涵姑余疋先生曰。燒矣哉。三家之爲學也。韋賢傳魯。以入奇匡衡習齊而名高。韓傳內外而王吉服其勞。故當炎漢之初。立學官淵詞胄。校理殘缺。載振風騷。家置一編而存北海。人習一卷而補其精。乃升聲於律呂。繪名物於鋪陳。有典皆奧。無義不牢。故能破鄉曲之固陋。息衆喙之喧譁。卯金亦祇寶其貌。秦火何足屯其漬。今雖齊詩亡於魏。魯詩佚於晉。韓詩無傳人。而韓嬰緒於瑣籍。致絕學於時衆。猶足窺豹一斑。得鳳一毛。以予之窮年於茲也。亦曾於數家之學。而習津人之操乎。先生曰。予但知三家之是錄。而不知毛公之大有功也。予但知三家之猶博士。而不知毛詩之亦猶學官也。夫經亦難治矣。非致據斯經義究。無師承則聖旨蒙。指腹則貽笑便便。問字則徒欺空空。非其深心。奚辨四始五際。未通正學。奚以箋魚注蟲。若毛公者。生六國之際。丁聖道之窮。溯淵淵於西河。印高山於山東。惟旁搜而遠紹。自掩貫而旁通。仍其說節曰阿好。異其義亦非矯同。蓋自河閒獻之於前。光武立之於後。而海內綴文之士。始嘖嘖焉而稱毛公。且夫承百載之絕學。歷六傳而得師。使非乞風人之靈佩。循序家之矜規。則毖卿何由衍其緒。賈逵何由拾其遺。馬融之注終無本。康成之才無所施。諸儒且騰其異說。宋人益滋其浮詞。三家日新而未艾。六義漸湮而誰知。廿九卷何但存目。三十卷奚致羣疑。而乃守其師說。殫厥心思。與余疋相表裏。作後哲之蓍龜。雖晚出於諸經。乃盛行於當時。光古人之不作。致議家之參差。致鄭陸之定評。信毛長爲旁支。然後知班書之闕名。較范史爲得之。太常博士曰。祖龍一炬。崩壞禮樂。詩雖明芽。亦就湮濁。毛公獨勤。亦何緣而得聖門之薪傳。爲生民之先覺。先生曰。大道無隱而不顯。精業必純而不駁。沈心於寂寞。馳神於綿邈。庶溯授受。極卓犖。辨中失。底奇卓。洙泗之源不竭。西河之傳最確。溯自曾申。親炙光儀。孫卿曾共商搉。而毛公乃得墨守師法。確有把握。奚翅釋鶡鴠。合於金縢。解黃鳥。符於左氏。始稍三家。爲支裔。毛公實正學乎。且吾聞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荀子開其先而學無閒。毛長繼其後而傳已矣。洎夫南宋。翰林英彥。朱陸弟子。參風雅之正變。繹性情之綺靡。未親聆其緒論。終難題夫芳軌。故習訓詁則精義反微。尚義理則空言滿紙。蔡卞名物。極其精詳。蘇氏集傳。掣其綱紀。范處義箴志借古林仲山力闡悠理。罔不循卜商之古序。申毛公之微言。扶門戶之偏心。汰語錄之塵滓。故雖經後秀之攻擊。受餘子之詆訾。而正學不磨。終閱數千載而未已。厥惟康成。識超往古。才被羣雅。背毛氏之宗構。寄馬融之門下。百家待其折衷。六藝悉其指撝。方且抽祕出奇。傾儲倒篋。狎壇坫於匡鼎。嘲落雜於董賈。虎觀角藝之林。牛耳橫經之社。無非明故訓之精蘊。辨異同於取捨。乃王肅申毛。譏後進爲宋工。陳統詰難。詆先進爲鄙野。歐陽之偏。引未爲平。王基之駁議何爲者。今日者卬矩矱於高曾。總名物於陶冶。知高密之學。實緣於大毛。爲國之傳。乃出自子夏。然大序由於口授。小序屢經手寫。相沿既久。知者蓋寡。吁嗟乎。經籍劫爲五厄兮。誠傷心於一炬。劉滅古法兮。嗟溯先民之令緒。夫何爲國之多材兮。人懷意見而必抒。子木受易而十翼之義明。子開習書而百兩之說附。以及子輿之述孝。言游之撰禮運。並皆杜衆

說之厄眂.解詁儒之餽餉.今並佚而不傳.末由考其次敘.惟十子之博通.綜六藝而無侶.諸經已無傳人.詩序又皆偏舉.賴毛公之特識.乃獨逕其機杼.贈小毛之品見.自對之而也訊.紫蘭陵而衰號.恐雅頌之失所.發杜門以著述.諒知己之我許.元元本本.有秩有序.儗夫子而非夸.小子又何敢多讓.而默默以處也.太常博士於是爽然若失.遂逡巡避席曰.向者惑於衆說.昧於遺編.王柏之橫刪聖籍.大昌之妄改稱信.而羣經均無善本.詩序更失眞傳.今幸遇先生語之以後先之一揆.詔之以傳經之眞筌.始悟毛公之好古.乃不忘而不愆.彼齊魯韓之支流.豈足語夫同年.今而後訂隋志之乖誤.測孔氏之秘詮.庶風雅之旨.燦燦乎若星辰之錯行.昭昭乎若日月之運旋.彈琴蓬室之中.詠歌內史之前.而先王之道.聖賢之學.亦將是綿綿延延焉.

小學賦

長沙曾典球

溯保氏於禮經.詳道教於國子.體異體乎古今.考源流於倉吏.至炎漢而幾變.獨許君其特起.採六書於將亡.皆實事而求是.迺東京而下之.恆補苴乎百氏.乃訂部次之乖離.搜訓詁之佚旨.考字書之遺文.詳韻書之大指.精風騷以發之.聊考訂其原委.附小學於孝經.訂闕疑於班志.弱侯妄爲補校.誰克講其遺義.讀陳篇而校讎.破俗說之詭異.作小學以配大學.睹料其空疑.混小學而入蒙求.覓猶其眞僞.幼儀原儒家之書.竟創別雜藝之類.記爾雅乎類書.蒙求本乎故事.部次連而互注.亡.繕書畝而俗日肆.訓詁別爲一類.唐志已踵.石經歸爲一門.隋書棄矣.汰餘子之嘵嘵.游劉班以平議.類史佚之立教.羅周公之著書.副六藝鈐鍵之實.識九流津涉之初.首基之文.問五始以立說.辨官之樂.對三朝而直臆.故方言釋名.相沿繼.廣[illegible]埤雅.務屏空疏.輔詞章爲駢字.流小說爲閒餘.凡訓詁之支裔.正名物而獵漁.若授受之嫡派.悉校正而略諸.(博雅源流.若朱氏曾家考錄已詳.茲不贅.)且夫黃門之急就.尙有典型.蘭臺之太甲.既成鮮覯.溯秦篆之淵源.考三家之宏寶.輯閭里之遺篇.補滂喜之桂謝.子雲訓纂.是秦變爲篆之初.司馬凡將.亡得而復失之存.凡茲斷簡殘文.俱得捃遺補採.目南閣之大輿.集諸家而左右.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纖鉅奇怪.靡不幷奏.造呂忱與張參.輒補遺而研究.溯隋唐而下之.恆利弊之錯糅.然印文之古可補其佚.道泉布之繁可藥.夫淺陋皆古人之陳迹.亦金石之歸宿.猶歐趙之既湮.賴儒家之功懋.(印文古泉皆小學家未及之學.急宜振興.)然而聲音既立.文字斯原.解東郭之開口閉口.別公羊之長言短言.標讀若以原其始.立字音以解其煩.至於魏世.此事益繁.呂靜爲韻集之祖.釋溫闢字母之門.自鄭沈之作僞.惑異端而效論.惟廣韻承唐韻之派.唐韻出切韻之源.況夫張本唐韻之刻.足爲毛本說文之藩.(詳桂氏唐韻跋.)今日者訂禮部刪改之謬.補毛晃重增之痕.痛王子之刊.慨平水之無依.通三類於一軌.繫游思於無垠.予乃淵淵獨思.聊闡其例.訓詁之屬.字書之屬.音韻之屬.炳然四庫之文.廣雅義書.說文形書.聲韻音書.猶是羽翼之範.蓋小學至國朝而大昌.厥數朝而大備.未廢羅乎金石.乃遺憾之所繫.合撥古爲詞章.勉經生之識字.笑空疏之無爲.法蘭陵之解

蔽.

小學賦

善化徐炯光

微斯客聊詢於鈎眞主人曰.僕聞大人之學.析八荒.彌九方.苞乾坤.襲陰陽.紘四維.植中央.浸金石.蒸合日月光.被草木滋.耀星芒.光之愈橫.克開克張.約之愈精.克弢克藏.施之無窮而亡所鈐.播之無堅而靡攸弗擁.稽當虖羲軒.賅括虖昊黃.融洽虖頊嚳.琱琢虖唐周.混壹虖姒禹子湯.兼幷虖文武成康.泉變本之而治成.伊周處之而道昌.尼父衍之而理明.鄒繹探之而德章.曾氏子毅然承其流.子思子務然提其綱.家鄒虖大哉.洵古今所莫能踰.抑天地與之永長.至若小學之家.直波一勺.滄溟.一撮陵闔.奚一盂官廚.粟一粒太倉.多幽而匙明.多弱而匙強.多細而匙鉅.多柔而匙剛.末足窺帝王精英.末足窺聖賢室家.不過一爾儒家所共言.一老學究所必詳.先生之器非海蠡攸量.先生之識非壺敢望.胡故斥於小人之所爲.而必思之突體之顧.施之亡致荒虖.主人適余而嗤曰.噫.吾子所言.胡謬陋壹底斯邪.子殆耳食小學之名.未心醉小學之實.故迺剿此浮詞也.古王建保氏之官.闡六書之蘊.凡茲逸生小子.悉宜正楷行施.迄漢氏目弟子職.卌孝經而並馳.史籀之家.乘分.小學之篇.迺乖.而金石刻文.寔自隋唐之旨.齊法.齊品.卌爲唐志之規.標新格於來葉.昔初指於呂姬.天祚啓趙.婺源甄裒.第小學榜厥月.配大學樹迺基.卌弁志.厥學日瀉.參蒙求屬.厥途益歧.唯漢志之所編.迺根經義之精.而樹古人之宜.厥逸考雜藝者詳雜法.考儒家者稽幼儀.考故事者採蒙求壹.攷類書者備記爾賚.其在尒疋下者.編爲訓詁之支.其在說文下者.列爲字書之眉.其在廣均下者.比爲均書之津涯.體之嚴也.若山嶽之不能逸.例之謹也.若春秋之足呂維.守古疏而勿失.範今人而有爲.或箸一家之言.或兼兩家之師.爰洞察其原委.詳爲子妝推而陳之.夫郭景純尒疋疑.足馳聲於河東也.鄭漁仲尒疋注.皆推名於莆田也.揚子雲之方言.積纂虖十三卷也.劉成國之釋名.洋洋虖二十篇也.誦廣疋成書.景維讓於河清也.讀匡謬正俗.顏師古於萬年也.賈子明辨羣經之音.陸農師勤埤疋之編.尒疋賀爲羅君所撰.續方言迺杭氏所傳.駢疋之七卷.訓釋粲然.別疋之五卷.辨證昭焉.字詁之一卷.根據博旂.此則訓詁家之圭臬.探討下難乘指也.若造字書之樞輿者.其章急就於史游虖.說文解字三十卷.許祭酒所創修也.說文繫傳四十卷.徐內史所窮搜也.翔考異者四卷.則魚亭闕厥幽焉.篆均譜者五卷.則楚金匯厥流焉.修玉篇者三十卷.則顧野王廣厥收焉.乞如干祿字書.元孫任校讎焉.五經文字.張參力討求焉.九經字樣.唐元度裒予籀搜焉.汗簡敘自錄之源.偶觿論譌變之由.子喬之聲均休休附.溫公之類篇優優附.尚功之法帖猶猶附.張謙中之復古編炳炳而彪彪附.漢隸字源開話宋.班馬字類撰自婁.箸手鑑者行均.稽字通於從周.六書故成諸永嘉.六書統造繇兗州.釋刻石於周秦.標字鑑於長洲.說文字原周伯琦能正誤.漢隸分均取洪适所輯寅.探六書義之本.□奇字均之尤.古音駢字.續編與俗書刊誤.焦竑攸諆.字孿則寶越琳球焉.字典則雍姚覲旒焉.文鑑則珍逾金璆焉.同文志則雍雍席徽焉.三合切音則烈烈王秋焉.下逮篆隸攷異.周婣是科.蔣吉隸辨.淺儒罕儲.凡茲三十八部.匪皆字學家之置郵虖.創夫唐均敍篠孫愐.廣均修自宋儒.集

22 B
第九冊

均仰丁度之功.均補昭𥄊械之標.均略標貫埏之條.切均是指掌之圖.增修五註.毛晃擬厥偁.押均釋疑.德隆合厥符.九經補均.佩伯諧瑜.五音集均.排道昭珠.均會舉要.克同根株.四聲篇字.不爽錙銖.洪武正均纂修日愈.經史正音切均.弗諳叢目.猶要古音餘字.册錄略例.升庵同途.轉注古音.大略成數.毛詩古音翔致與俱.屈宋古音.要義匯.蕪音均.側散.陳之瑚玕.同文均統.籀之敦閑.叶均彙輯.傳之典謨.音均述散.籀之夏.虞音論既撰.門庭音徒.易音韻成.精禍缺殊.殊諧本音.決人肬肩.讀唐均正.示人方圓.讀古音表.癸人康衢.讀均補正.供人參觀.搜揚均之腴.邪揲唐均.致之梏.邪承古今通均之從.闢邪.古均標準.學人之盤盂也.六藝綱目.儒生之庖廚也.從三十有三部之奩.正三百十五卷之樹.凡力攻夫均書者.諸其有外於斯庠.客謂小學諸書.有難語及大人者.殆未始約旨萬端.體之一身邪.客果斯誠斯說.且勤且辛.寔訓故.讀奧窮字.背涉津鉤均.背淵散大.背學引伸.必能讚妥要抉.精純.濟淹閎.渙本窮.稽而宗.蒐而疹披而鑄之.荷而陶鈞.傫罣䍦蕃.有脊有倫.當孳信小學緒言.盤盤虞.嶽潤精神.浩浩乎宇宙彌綸.赫赫厥炳若星辰.燦燦乎爛若琳琅.大矣哉.允爲尼山之宗子.倉頡之功臣.伯仲虞顏.伴孔孟.衛官虞使.熔楊衍.雖大人之學業.亦且若是均也.惡得薄其狹小.而不思所傳薪與.客乃翟然祀容.睇然遂巡.降階而謝曰.鄙哉僕庠胡丹府之久墮也.幸得指南於夫子.迺知江海之淵瑩.不可欺目.徽角偕極之樹崇.不可辱目纖塵.廣哉恢恢.庠小學諸家.信足以孕程育發.瞻周叱秦.甄夏陶殷.吞劉納陳.極今晢之鉅觀.匪且莫能猝轅.顧自今祛余蔽蒙.斐台荊棘.遨善誨於稚生.賴先覺之天民.謹從事於茲學.冒逍遙游泰獻之旨.

小學賦

長沙府鄒壽熙

有西海異人遊歷中土.遭南陽子於公宮衛之藝府.西海異人揖南陽子而進曰.吾西人也.敢問中華幼學之風矩.南陽子曰.夫中華固外夷創造之所祖也.今子從西來.小成之基.吾且與子共觀焉.又奚事僕修說其麤而撫補哉.乃相與登弟子堂.入文藝圃.翡栱棲燎.文軒架雨.編珉珥之文桹.鏤螭龍以結宇.神星羅於楹郛.虹耀往往而綴戶.翻玉笏之班.聯耕金科於博古.廣格致.釋訓詁.習焉弗焉.參焉伍焉.鏗鏗焜焜.實萬億斯年.風聲之所樹.夫子獨不見蜉蝣之將之登乎天.必發身於苕櫱之淵.不附浮雲.翼凌霄.則不能攖膠葛.騰九乾.日月之經.不極地.不能燭六合.而攏八埏.太山之高.不離螘.不能散煥其而體巔.人之於學也.亦何莫不然.其始爲步算.人居地而仰天.懸日朔.出而葬入.月或蝕而時聞.星宿彪煥.如散珠.如列錢.明乎此.可以增長智慧.推星後先.陸地遊覽.瀚海行船.即天學可兼地學之傳.其電學鐵金也.飾器用以精駭.驛信也.綱關河於目前.放電爲殿.有軍武之用.運機代織.收工藝之全.其礦學則鉛錫鍊金石.鑽柯重也.梗壁也.臭味也.肪鮮也.別內形而細剖.辨外貌而濟研.至物質有三.氣質難攝.然細攷之.究非虛矣.即如拂而塞生.可覺於膚也.穿林獵獵.可聽於耳也.飛走吹雲.遊紋簇水.非空非寂.有質有理.若其類多.聲學之旨.四方之言.八音之美.鳥獸之鳴.林泉之瀰.變化萬千.莫能窮擬.然物震動而彈.氣盪空而迴.雅俗之分.聲作之起.論究光性.明目錠視.物透重輕.光徹表裏.照遠者雖千里可睹於寸眸.顯微者雖重幽可發於纖綺.況物之動者非力不靜.而物之靜者非力不靡.白粉合化.青石就揉知

交感吸引驅散之分.乃能察隆力.抵力.攝力.彈力而神其技.古者有鍛鍊鎔冶之術.迄於今而化學超然而益精.推致究深.事理灼明.其用滋.其利貞.以之穡士.庶物蕃豐.以之鍊鑄.精金鐵成.大則致遠由海.小之陶鑠.形聲.辨日前已成之質.致昔人經驗之程.登門窺奧.灼點畢然.均學品舫經終.法易諳而理自呈.至若醫學.體天息生.礎鍼而濡腦.凡疾而中情.簡符編字.草木知名.銀海有編.甲孫子之藝.銅人闡其腑冕公之許.九十七家.方技.千八百卷.機衡.皆所以補元氣.執五行.雖然.習武而者尤宜勺象相近.氣通且周.命養其正.左烏號之弓雕.右夏服之箭.勁曳明月之珠旗.燦魚麗之陣.假龐吳合風散.隱虎竊符.將飛將殺.去病千載以還.後先輝映也.即以之擒龍庭.虎穴.大宛城.居烏桓.功宜莫姑精之學.號南越之命.效七札之穿.芟羿雄之併.羽騎電發.飛車中命.萊數一師.荊棘載途.有智軍好辭.非秦師過輕.略平如砥.海波若鏡.順不可於此而卜其盛乎.若謂古之小學.不過六書.弟子之職.孝經足附.史籀之文.十家權輿.隋增金石刻文.唐增書品緒餘.以論其旨.皆失其初.自朱子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以併其趨.而小學於是乎岐其途矣.惟漢志根據經義.最爲空疏.今以論幼儀者別於儒.蒙求之屬.便記誦者.類書而究閎.吾謂爾雅以下爲訓詁之書.說文以下爲字學之書.廣韻以下爲韻府之均輸.是吾中土自保氏立教以來.其道固未嘗稍廢.此人才所由盛.豈始基而忽諸.即吾子之國.皆稱效乎宜禮.而妙其宏敷.今備述于吾子.吾子以爲何如.西海異人聞之.竦然默而言曰.有是哉.中華之教.何一一而適宜也.吾皆釋改過之所.適倫敦之館.而見其規焉.又嘗至烏襄之宮.觀左塞之列.而武其儀焉.居無何.又海洋之外.遊息久之.且過紐約之館.盛生徒之坐.而景其師焉.乃今聆子言.是舉中土帝王之遺.而非獨創其基也.噫嘻.惟子薺辭.今吾周知.願言蓋酒.窮謀於茲.請從此不敢輕中土.而勉仰力學之大有爲.

小學賦

長沙府張維光

博古先生問於翰林主人曰.夫上下千古.著作之所彌綸也.叢蕭百家.文章之所磷彬也.集數雖者.無以語建章之門戶.毀類益者.無以議造物之陶鈞.藝符綜稽.台氏.博覽千春.溯小學於殘蕃.導六書之椎輪.別周官之職.守示國子以持循.建漢志之標述.揭藝文之炳瑞.弟子職既與孝經相埒.冊餘篇遂因史籀而増.金石刻文.附代之所宜.錠.書法書品.唐室之所推陳.門類流於泛濫.體例紊於至因.世以降而愈雜.學以僞而傳滇.列餘藝之瑣瑣.擬雜說以斷斷.朱晦翁以大學相配.趙希弁以蒙求相引.仙淵源既失.流別誰甄.主人能綜諸家以權其去取.納衆喙以權其駁純乎.主人曰.豈思古籍推類事而羣言.檢東羣流必分門而別部.歷時代之標稱.祖西京之近古.門目參於諸錄.搜採昭其衷聚.式萬權於儒林.析分歧於藝府.至於論幼儀者.儒家之所鉤探.論韻法者.末藝之所參伍.便記誦者.類書之濫觴.訓蒙者.記事之先武.斯小學之支流.非經師之定矩.必有以韻劉繁蕪.嘆皆鐘鼓.以爾雅爲訓詁之宗.以說文爲字書之祖.執音聲以別求.採廣韻而拾取.此造業之大端.尚可爲之規模也.則有草木蟲魚之細.微宮室地天之同異.豹鼠辨於童年.蜩蜡微於稗記.漢五家之所斠詮.皆郭璞之所辯議.固所以甄博物之才.助宏達

之器。六籍賴以推詳。五經爲之鼓吹。揚雄方言之博假。劉熙釋名之淵懿。張稚讓廣雅之文。顏師古正俗之意。賈昌排纂經之音。雅顧撰雅訓之類。雖未協於精純。尚有裨於古義。惟博學而能通。夫豈可以厭衆至於義綱寖遐。頹喪落橘。原廡爲之搴脸。競方何之蠔淺。值陶甍而廡藏。闢旂雖而素稀。牒觚作非之革氣吒雅雅之宮。規爲迹以雜雜。擁虾形而在宥。口○匚方之增新。登汐彡三之昇稍。揭南閣之芳疑。殫鄭君之攷究。諧聲指事之區分。會意象形之補救。篇司馬之凡將。斠史游之急就。蟲書繆篆之糾紛。嶠信印章之錯樸。劉歆學奇以旁搜。隨滑稽古而竊守。九千字升篠相繩。七十家璠璩不謬。係許楯之聲杳。錯玉篇之綺楙。似觶則三蒼流傳。字樣則九經刻鏤。侯闕楷古。知訓汾絳帳之疏。不人諸名。知崇嶧符衿之陋剔字求詭。援文正體。亦小學之專家。攬儒林而弈帙。豈必蒐鍾鼎於幽遐。一燕草於偽憶。求龍穗雲編之附奇出類。鶴頭飛白之兼論哉。至於殊方別域。絕代離詞。脣喉引動。舌齒乳孳。平水分編而永協。見溪定附而攸宜。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然古人韻緩。探其本。後世音繁。拾其遺。溯源流而旁引。華清濁以類推。周沈之博聞。旁通反紐。顧江之新義。上協騷詩。音別輕脣而後起。韻排指掌以先施。舌上舌頭之標重。次陽次齊之正奇。窺四聲一貫之旨。深一字兩讀之思。入爲閉以錯綜。韻有等以參差。反切以二字相攻。擊經緯以七音爲轉移。魏晉巳昌其學。唐宋復滋其疑。將求通於今古。又何病於文辭。是皆博覽所資。精思所出。迹謝拘孈。功資載筆。大之周於經史。徵之通於數術。導萬殊之淵微。籠百族之撰述。欲原始而要終。世千慮而一失。郁郁皇皇。鱗鱗秩秩。故小學者。所以括羣言。㭊故實。闡隱微。裒散佚。綜蟲魚。權金石。網鴻纖。撲秘笈。六藝以之毋通。七略因而詳悉。若夫絕域奇文。歐洲別史。蠟頂一書

之雜篇。廢釀十戒之殊軌。左舉達率之官名。一骨二骨之世紀。知朱蒙爲河伯外孫。謂九隆爲木龍令子法文有大楷小楷之區分。英音有爲愛力愛之排比。廣龍霜之鑑。別字母於烏額衣挨。求綠隸之官。識洲名於歐阿澳美。自博叉紀月之法。故非瑞求藍皮書記事之文。奇闢足喜。字革以旁行。書繙譯而切指固亦強學者所宜知。通今者所不廢。則有美秘室學之肆設。泰西格致之精深。工作臻於妙技。步算闢以奇能。機事機心之族。旋淡氣養氣之糾紛。御水御火精其旨。均縣均法正其衡。擬電甓而發縱。煉金石以光明。天學則然灰可悟。地學則稀汁能生。譜礦別醲醨之味。鍊氣執重墜之英。槃浪落於回響。光色由於製成。力可均於形質。化可擬於環英。十重轉運於處質。六熱摩擦於歎盈。以及植物動物之所駢羅。水學機學之所經營。皆有以攝其奇而抽其秘。遺其麤而括其精。專其思者爲之類。利於用者爲之因。五大洲駭其奇異。四萬之國。據其重輕。亦皆致其法制。究其推行。年十三而入學。歷五載而迭更。困亦孝聰穎子弟而充其職。即推小學之緒餘而成其名者也。方今海禁洞啓。門戶洞開。製造之業。何以致強富之基。何以恢學以窮其流別。非必溯其胚胎。先生誠能博今以宏其幹。濟茹古以植其根荄。夫何難綜中西而一母合經史以化裁哉。先生乃徐起而對曰。今乃知小學之窮。若是之無津涯也。願服膺於簡策。謹載維而扢芬藉。

小學賦

湘鄉蕭仲祁

今將服貢史涖詁之世。淆三蒼五雅之居。下撥西學。上友古皆。讀元奘經。而印度之訓詁疏尊羅馬字而歐洲之文愈敷。厤反切母而海西之韻學摭。沈碣纂文象形一軌。排許蔡異講聲標殊。豈不類於亞當娟於佉盧。粜同文之治大一統之模。然而道原寖散。圓熊岐經史訓斷周孔涂漢宋代變胡尚唐虞剃南左衵。胡遼鮮都。鮭取嘲於懷怨。而納民於盧無。夢夢上聖。慢慢小儒。非皆也。詭浙厥初有如羲軒挹導爻象孳生。姬旦綱彝。宣尼正名。爾雅而下。故訓紛孳。轉注假借。戶牖開明。蟲魚草木名象包絡。方言溥暢軒之采。釋名挟摭。匠之精。上而囮化於天地。中而齊雜夫人事。下而曲騐夫物情。儒服以規三古。胡土以衷前經。藻詠之儁。陸脫合英。播猶班馬。彪彫鄰京。起秦越漢。取精用宏。八代究攕。學術紛更。唐宋末委。失其主盟。經籍之志。乃啓門戶。道學者流。矯語正誼。初哉告退。花鳥漸新。之平偏舌元始無聲。則古義之源流有宜清也。字體百族。與世流遷。坎離迷其水火。乾失其地天。蚪爵螺聲。乃顧中古穆文鐵篆並附太先石鼓獵史公之碣。嶧山聘斯翁之姸。下邳尉六書之挺徑。汝長集千世之大全。宣民資爲治察。器象由之昭宣。尉律不課。曲學相淆。爭革繩延契之則。斷象形指事之傳。孫央作俑。以誣掖前兩晉杜簡。以涓陳編北朝僞造。以詭來賢。何虎而帝。何烏而焉。何魚而魯。何寒而蠶。鄙毒薦說。些萬誑千。板本尚已。金石利焉。補宋儒究斷之過。孝後哲綜覈之淵。終有病於沿革。亦何裨於拘牽。則文字之體要有宜研也。文言陶易。搢聲旨之樞。物性是詩。入中書之府。臯陶詩闕。奚斯頌聲。鄉射笙簧。肆雅鎛鼓。塵不引□金絲桉節宮羽天地之籟在人。風雅之聲溢戶。自入佛經。遂荒前古。下取梵音。高駢字母。大音乃希。中聲失祖。江左之□詭西聲爲奧奇。沙門之流。以九弄爲規矩。大道多歧。以亡□浮士成瘖而自蠱。虛涉詞賦之門。孰獵圖書之藪。遂使聲音一而文字愈繁。撥藻工而研經彌苦。執東定西。執今泥古。而時地乖以音定字以疏釋經而

闕編廢。一□之訛。莫判於韓何。一名之箋。乃睽於鄭許。法言譏與平水躍武。叶音有書。廣韻有譜。在昔正聲。發以旁午。口耳參商。於喉脣律呂。蕩然而樣莽。則音韻之微。所宜窺而其蔽不可不杜也。綜斯三者百氏之綱。夷於胥魏。隳於隋唐。五季積靡。兩宋謬荒。蘇於闡里。攜於蘢庠。舛於訓典。廢於軌章。膺末之胸。不步先聖。撝季之敗。不見三王。豈非專門之失。師承之亡。清言之敝。格言之妨。賴聖朝之修舉。眾絕學之類光。恢振秀育。引啓凡將。入博學之室。登爰厤之堂。上摹前軌。下役迥方。猶復忘其隳烈。遍求周行。師漢志之典。而修弟子之職。重保氏之訓。而錄算博之長。翼羽幼儀。登崇俊良。明體達用。經緯郁張。睹小學之昌規我道之昌。不駿之樹。有不臯牢四宇。文軌八荒。鞭軼秦漢。步驟農黃也哉。

班固自爲敘傳賦(以題爲韻)

巴陵王第祺

客嘲於主人曰。竊聞女以自媒而辱節。士以自衒而矜顏。班氏之著漢書也。自爲敘傳。陳祖父之功德。燦籍籍而斑斕。亦鋪張揚厲。不足與於作者之間乎。主人曰。夫窮河源者必探夫星宿。尋支幹者原本於崑山。自屈子讃嬴而後。馬遷著史以逞。莫不溯朕皇考之始末。陳太史公之雅嫺。是以陸機辭賦。論世德而首及。潘岳文采。述家風而不刪。奚獨異今尹書中之作。謂炫赫夫虎班也哉。客曰。然則敘傳皆無可議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若乃相如文士。違春秋而不蕤。王充論衡。輕父祖而慘悟。既蕤惡之淪亡。亦人倫

之譌誤。是猶珍豢饌之味。而惡夫豐壤之腴。重江河之深。而忘夫崑崙之吐。徒自詡其家聲。嘗見譏於濮因。又若揚雄雖聖。君子惡其養瘍。葛洪叢肆。識者謂其飾智。魏文之所自興。傅元之所自誌。莫不雜列片長。剖析行事。瑕秦偕而不掩。美秋毫而不爽。是又循猶之觚。傅脂粉而傲人。侏儒之足。若高履而矜異。但短而益長。蓋亦忘其所自。又若動稱閥閱。詮亂宗支。拓拔非祖。李陵譜諜。誰紀曹氏。兼宗儀叉。氏族雖知沈氏與興約。姻因而殊說。馬祖河內。淡彪由之異辭。胄伯僑而已誤。家熊繹而多疑。彼自序之謬亂。雖報記而奚為。客曰。然則子之譏班氏若何。主人曰。遜於作聖之班。儕於述同之作。上述祖德之長。下括著作之緒。自楚蔡皆代而降。世有淵源。彼紀傳表志之篇。文成機杼。日某君父。擬之司馬。成書。事寫生平。語箋長卿自敘。若夫摯虞名氏。因述字而心疑。之遊存書。號中篇而日眩。此則別風淮雨。因蠹蝕而訛。典與陶陰。侍雌黃之選。弱於讀為弱杖。若宜顏訓之嗤。焉復誤作鷗篇。未考皆春之傳。何足以得古人之心。而妄議蘭臺之譏也哉。是蓋祖前史之風流。述先人之矩度。猶之枚叔七發。子建步其後塵。方朔客難。子雲守其先路。蓋綜觀夫家傳之大凡。而知其匪自我而作故矣。客乃沈然而思。豁然而悟。頗疑俯以終身。且淩雲而作賦。

唐顏秘書注漢書賦 以曲覈古本歸其真正爲韻有序

巴陵王錫祺

夫厩火之國。耤是譯而識冠裳。騷裝之天。以飛旅而觀日月。故六經雖古。不廢箋疏。諸史沿譌。端資傳注。然而蒙晉豢注。竊向秀之餘。周易爻辰。以王弼而晦。求其博采載籍。精通訓詁。莫如顏秘書之注漢書焉。自魏晉以降。古學浸微。文辭爾雅。耳食怪駭。徐之邈之紕繆。無當名家。李延壽之迷茫。貽譏博雅。秘書奮飛有唐之始。馳思秦漢之前。祚校諸家。原本古詁。綴補缺略。服虔應劭之疏。刪削繁蕪。到溉陸灋之說。辭君識字。遂暢音聲。徐氏注書。於是通假借。始高紀而終敘傳。刊實於疏通。吐果核而棄糠粃。頗善於梳櫛。可謂務千秋之絕。成一家之言者已。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踹蹋跛履。賜杖而復行。瞽朦細視。得鏡而後色。故無左氏之識。則春秋之旨不明。有卜夏之精。則風雅之聲未墜。漢書學之未滅。其秘書之功乎。周禮雖古。非康成不能發其凡。左傳雖精。非元凱不足暢其意。擬諸顏氏。奚以讓諸。江河委地。門珍問字之僉。日月經天。家獲指南之寶。雖復齊明九品。悄偶關於杜預。然而叔重六書。可相原於漢學。擬從貞觀可知。太子憐才。夢刺扶風。厥訝後生知我。何怪班尚書之校爭說。忠臣乃知杜征南以還。尚有作者昔揚馬作賦。問答逞其旨。班張陳事。資主互其說。蓋欲暢發精深。固宜反覆問難。爰為之賦曰。

晴窗先生。游覽羣籍。淵翻寶鈔。惜奇香於棒薙。珍古文於珠玉。光撫班以懷顏。補注書之芳躅。耳食子前致詞曰。吾聞居沙袪者。不知海上之天。聽冤裝者。乃識月宮之曲。顏氏去古已遠。見聞狹促。其注漢書也。識恐等於甕蠡。光戒同夫秉燭。烏足以得古人之心。而厭今人之欲乎。先生曰。子但知漢唐異代。閱千載而時殊。而不知武庫琳瑯。已三餘之學足也。但知班氏斷代為史。瑰瑰於後儒。而不知顏氏六書名家。箋砭乎曲俗也。漢書之注。其詳不可得聞也。若夫考訂古經。博貫載籍。口率之法。詁訓而互通。百爾之文。增合而後適。類原為如。呂家非厲姊之稱。服不異冠。歸于拜先皇之澤。推南則道字誤脫。雜志可憑。莊書則

孫字妄增。我心曾獲。匪得顏注。曷克廣益。又若廷尉故名。主將重詁。識三輔之都尉。辨京師之官府。知貧食之議非。翻李斐之說。轉薦讀曰若。知薦坒之就刪。葸不作思。據宋思而輯補。治雁門而止胡府。通道原路。自閩中而出。兩闕於文可取。據崔光之傳。由褒之派。皆通考說文之非。狐祉之謬。接武匪獲。顏注曷克榛古。又若洪述本同。啓聲未遠。郡尉即爲都尉。奧婁誰通。萷侯即是龍侯。銷銖滯逝。眞愼通用。信澤古之良深。新借同音。豈安京之未穩。項伯與劉纏。誰說。請問射陽。因來與因桑無殊。余憑說苑。雅發有注。重典悟其末。遺辭秘雜。宜夜誦。知其未晚。公卿百官之表。誰訂綱文。中塊四方之神。端推善本。匪賴顏注。曷獲於鍵。客曰。先生所言。既聞命矣。若乃清音育而才士許。貴音叢而通人識。崇詭分。古文多誤。快忱失解。昔說已遠。憤乃懸名。爲謹愼者奚說。蛟爲神物。爲射蛟者何依。漢家本自承周。二王竟誤。秦獻原嘗同繆。一脈全非。乃一例於弁晴。曾何當夫旨歸。別有專失古文之解。題炮滋後世之疑。啟本爲都。愧許君之絕學。敦誤芬穰。豈邢子之精思。般容其般宏顛倒。王充與王信紛岐。陽河亦作陽阿。末見箋文之注。孫類當爲孫類。反同没字之碑。杜城下杜之分。覺噬消混。天山祁連之異。轉諭差池。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先生曰。如客所言。則堯舜之世。何爲有不肖之臣也。仁壽之鏡。何爲有瑕翳之塵也。天何爲而日食。地何爲而每論。同一時之疎略。曾何咎夫通人。若乃略其精粗。懷其寶珍。固史學之捷徑。乃古書之利津。唐太子之注范書。末云奧博。裴司空之注陳志。遂厥彌綸。自孟康之所失。倫文穎之所因循。莫不旁徵博采。折衷於大純。是以訓詁名家。儒林著好。刊誤之作。豈追舜洽之精。補遺之書。遠遜章文之盛。陳振孫之書錄。謂遺先儒。鄭夾漈之品題。定爲經行。子乃不莫華是叩而疎略是病。亦知顏氏之後。史學家不能易其說乎。何妒爲是嘲。訶也。客乃渙然若醒。惕然申儆。願改圖以終身。庶無戾乎先正。

司馬溫公表進資治通鑑賦 以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爲韻

邵陽樊錐

篇削炎徐於春秋。編年莫大於通鑑。述一朝之理亂。紀政治之鉅體。該而要。繁不穢。幹正史。參旁作。爲卷幾二百九十四。剌取搜三百種。歷十九寒暑成。屬裝橫兩屋。讀者止一子。功可謂勤。典可謂奇。然不自侈。兢兢搜捨。抑何慮也。使無此著。雖考亭綱目。胡所取材。將有作者非及已。綴斥表奏。拓旨賦之。元豐七年。司馬君實通鑑告竣。炳炳艴艴。懇懇剿剿。萬世矩。百王輪。豈可私一國。閟一身。然堯舜在上。孰其勿陳。惟天子讀天下書。綴有用。議無垠。顛祖宗。覆臣民。滅愁歎。振嘶呻。覩漢唐。遊欲三古。酬是臣所願。故綿寫完本。精緻彌綸。緝縷綸。重條言辨。所以嫭老臣。逆世變紛。五帝極斯。尚矣。統有無。道迷離。馬班范陳房沈。蕭姚魏李。令狐徵延壽何修。編居正。諸子。姘錯信疑。其他纂。則又夷。各按左。得存本歷枝。精鳥可隱然求。贖一干。皴上下。與亡。總端其維。春秋朔夏。曆不具儀。使主一覽。磅渼汪醉。衡悲。猶嫌瑣瑣因支歧。夫事專一中。無爲不博。則淺。絕緒則溷。擷捋嘍。蟲泰甲。瀟湘濆。如游垣。臣慨然。欲爲之。簡異同。辨離合。剖僞誠。剸萬物情。乖一王正。旭劉帝魏。齊史氏操。剸分南北。中無所成。網羅貫串。排比兼并。千二百三十五祀。蕪戰國。移五代。傾碕堅城。浩滄瀛。得失一隱。不免紕荆。一事數據。稗史野鳴。舉考異。按陰陽變更。古人闕遺。誰其播譸。既折衷愼收。自挈紙楮。以貽後生。於是考異成。誠心震耳。蓄氣昧晴。縱善契。尋義隱。趣

實爲所扶世。於是目錄衡。經緯年國。捎歲陽。名秩爾雅精。釋例贊。稽古式。闕瑣瑤。增白黑。醒衆論。唯獨得。牧末蜉。瀾身世。宇宙蒼胡消今昔。歸墓城。臣猶自以術歷蹤。仍有實則必允。故圖應垂照。昭業迺顯。麗源委。凡撰陟。計流長。榴落氣。齊而不白。諦而眺賊。行抵以徵。爲通以寒。尋醫善注。迨繁衆德。爲足取哉。枉杳孤前。故臣不敢不竭力。澈淮神胃。撫敝肝膂。布擧屍紙。攝葉積蘭。被晨達夜。契周歷引。風沸雨翻。暑侵油忍。飢他任時。插猿何惘。花鳥悰悰。靈生蘇雞。草當門。斥敗衿。穿幼安床。坐條子隕。失原志貧。忘顛回窮。出宰上都。進尸末尹。張休林市。旅行溝蟒。汲汲孜孜。敦敦敞敞。無不刷是。遂眄歲已窮。與未衰。或曰史途多亂之根。賊之因。隙子作辭不存。非加初。是非沸起。玉玷狼擊。滲漏叢出。其中迺虛。強安日月。與地患症。雖名制。帝柄假據。且帙盛則易誤。語長則近疏。貪顧覬遐。小眇乘虮。獲罪之釋。老死菑循。災藤木。充標榜或異而藏。往居抑無爲補。予如有作者不學仲尼。迺淨詩變舉。是何足於臣。叱曰嘻。其如之何。誠有皆過。孰銖台。皆然責以大聖。所謂妄耳。雖豈敢作。守之虛毀。政恐多而淆。刪使簡。雜無章。稍與紀。所謂將齊胡求邁已。任華惡因美秕。缺則御。理則理微。傳微。龍傳詭。予昔葬菪。搜潛誅似。捕鰻無懈。萬何劇。杌大聚人非台稱不敏。未嘗至是。且大賢不克。何況餘子。於吾心反而迺越。擬乎君子成美。幸閉口結舌。勿復設此。大子曰都。勅已。觀崚僻。獵波餘。疾轄騖。儕鈔胥。鋇深夏薄。日路迂徐。原皐黴。揭燭如。八風對。九德舒。禮興襄衣裳渠。終身恆蔑。與逸歲行毋趣。洵俗肆天平虛劇痛祛。抑太古之化。嶬無上之虛。僭盜自揖。

贊芬恣擬。鸒興仰屋梁。韡黹魚貌孔子。能篠爭短長一夕。賜名資治。歷肇史書。

司馬温公裒進資治通鑑賦 以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爲韻

寶慶　尹湘琳

甲有資於乙曰。蓋聞古之良史。稱馬遷爲最。後之作者因之。故漢紀則有前後。唐書則有舊新。莫不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以資致一朝之掌故。周知一代之君臣。然讀者每病其繁浩。罔於上下千百載間。不能一覽而備陳。則欲貫通之靡善。曷若輯古今事跡爲一編。亦無乖於紀載之旗也。乙忻然曰。善夫子之咨也。在宋端明殿學士司馬温公。亦嘗慮載籍煩多。人主不能編覽而無遺。是捃石渠之祕。啓金匱之奇。約戰國至秦二世。仿四官左爲通志八卷。拜手稽首詣闕而上之。天子曰俞。其是令朕省而不朕狀也。自竊以斷。爲繼其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女其往欽哉。毋意毋婚。公惶恐承命。退齊戒私室。不敢辭。宜其命於同列。自選官屬。聽以書局自隨。乃則庶政之得失。考累朝之盛衰。起始三侯。事終五代。都爲二百九十四卷。閱十九年乃成。易紀傳爲編年。微旨獨創。推史家中絕學。草藁兩樓。遂乃擴畢門之著述。闢百代之屏藥。龍門以後一勁敵。鴻鑑奏之而心傾。無而以告羣公卿曰。今日者質然成帙。不可不進之天子。遂繕寫而表呈。天子嘉之。制曰可。是誠足以資朕治。其錫以令名。製序文而賜之。朕不徒許其傳而又許其精。時神宗元豐七年冬十二月也。當日分編集者。兩漢則劉攽之力。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恕職之。唐訖五代則范祖禹修隋之。公子寔亦在其側。惟公淹通。獨承其教。削彼穢蕪。從而潤色。完善斯臻。是爲之則。蓋公之立朝也。致君於堯舜。範已以陶稷。而後有此卓識也。故言兵非則不發亡國之庸。盜賊之忍。於文人則匪錄屈原之賢。杜甫之敏。亦惟以關國家之替隆。係民生之休戚。爲避雖在正史之外。所採者凡三

百二十二家。猶不厭繁稱而博引。無如讀之者欠伸思睡。多於金書未盡也。然而寇蜀漢而帝曹魏。寇河東而帝朱梁。則亂賊之猶未鋤也。黜中宗之號。繫武后之年。則予奪之猶多疏也。譏者病之。謂於春秋懲勸之法不蠡相如。況於王凝之則過貶。荀彧則過褒。右姚之封邦。雖吸之嫂嘉。因不止于神怪之未盡正。符讖之未盡除。斯又無足爲温公諱。安得持其短而遺夫吾之於於甲乃遂巡降沾沾狂喜。再拜而言曰。今聞子之論通鑑。幾雖然於古者之作史。以温公之才且美。竭一生之精力而後臻於此。蓋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琳貫綢聯。綮然可攷。其如是。則從此終身誦之。庶幾曉其大旨。乙曰。予亦知温公裒進通鑑之後。更作目錄以絜其綱。攷異以辨其似。修脊帖具有源流。稽古錄相爲表裏。斯皆示人以讀通鑑之門徑而辨其起止者也。甲聞之肅然容改。起而自咎曰。鄙矣哉。余微子之言。至老不省。懷惑莫祛。是測海以蠡而不識海之無垠。無滅而歸墟也。闚天以筦而不識天之無分無際而太虛也。今而知通鑑者史氏宜爲右帝王饗若前車。門雖合之概。得亦擄鑑而無餘。豈必能爲四六言。始發高窮而成進士。況乎偏覽十七史。非假粉本而類鈔胥。宜其過荀悅遠矣。前代未嘗有此書也。

酈道元注水經賦 以題爲韻

澧州　周傳德

赤縣條分。黃圖櫛析。派別絲絲。源尋滴滴。金泥玉簡。探宛委之奇書。赤石青文。披岣嶁之殘碑。司馬氏河渠之志。宋廣蒐羅。班孟堅地理之編。遥茲搜剔。覘原鐵鑄。統章橫亥豎以牢籠。腹用銅鑲。合珠海銀河而周歷。擬以書傳三輔。若漢代之標圖。亦猶縣指菊潭。如顏公之注酈。原夫水經之作也。弧顯支分。波尋源討。窮探璇闕。自窮珠島。或隸名於郭璞。本自唐書。復題字於桑欽。釋諸通考。顧何以桑君居漢成之世。辨武侯於遺編。郭氏注山海之書。引水經而脫藁。既其姓氏。乃悉成烏有先生。訂其地名。或出諸太康遺老。未解漢人手筆。援三國之邑名。想如嬴氏古經。多後來之水道。然而人雖僞造。書經討論。槃槃拱拱。本本原原。裨海風清。乘酈衍談天之錄。包山雲護。訪龍威隱士之村。記太平寰宇之遙。山川綜核。掃禍地娵媛之籍。珠玉繽紛。仲雍探寰海之奇。僧傳江記。笑張騫入斗牛之宿。不辨河源。無須木海郭江。已窮原而竟委。然非鄭箋孔注。奚摘要而鉤元。有酈道元者。讀皐墳人稱武庫。殫發篋之精勤。長隅龍之紛布。人行萬里。辨日自日入之經流。雖秃千毫。訂南條北條之謬誤。類汴京地興之紀。二百餘錯落丹黃。似元和郡縣之圖。四十卷鋪墨素。于陵之地道有記。豈能析厥支流。闞駰之州志雖宏。未必詳其分度。既范成大吳中作志。頗征氏之重修。豈陳承祚地理無書。難以昭之補注。說者謂道元援拾既多。譏誚遂起。累或儔於范祚。誤亦沿於班史。以齊境爲趙境。甄邱之地未分。謂少梁爲大梁。夏陽之邑竟徙。條都封於臨淄。乃移金城之城。則友國於平陵。誤指河東之里。一安成之郡邑。而長沙與汝水互歧。一桃侯之提封。而酸棗與信都兩是。他如寧婦詐賈復之城。山陽爲射陽之址。誤九江於潯陽。謂北江爲揚子。莫不違其源流。乖其條理。豈第以淮邪之封。圖遷於西平。凡竟將豫章之建成。復於滌水。蓋由擬圖者但知其略。記地者每襲其形。撮諸家之附會。作後世之典型。故因訛傳訛。捫燭而索。諸燹響以替相替。擿塗而終昏晦。夙若酈注者。縱雖假月。明猶如星。不過徵瑕之白璧。何損尺縷之寸鍼。彼夫以漏沬爲大秦。唐史之補風。河爲

罰奄蔡卽西極。漢書之說夢未醒。豈能窺水經之奧。登鄒衍之庭。吞雲夢之遼闊。喻禹貢之精覈。數百世七水古本之遺。補晉殘於六典。儗二十五篇僞辭之注。輸地理於騷經。迄今裝鎸披蠹。許編拾蟲。猶思考證之功。如撥迷霧之鋼。傳流通於任昉。盡入網羅。間淵難於陸澄。丈尋津渡。然未若我國家環瀛巨羅。稽航景附。受錄地之圖。開通洋之路。紅海黑海。黃海渤海。抗槍作地球。南洋北洋西洋。經緯明其度數。綜千百國之銀島。如數掌紋。合九萬里之余輿。咸歸指顧。此所以著九州瀛寰之略。繼一統而成書。正海國圖志之疏。媲皇輿而作賦也哉。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賦（以諸子之中最爲近正爲韻兼敍）　長沙曹典球

漢志不列史部。凡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諸書。則入於儒家。章氏學誠通義不與班氏所載周政周法諸書同類之。顧國朝諸儒。皆以荀卿氏爲經學之嫡派。（汪氏容夫通論最詳）而不知荀卿實史學之正脈也。章氏嘗論漢志儒家諸家書。嘗互著傳記者極多。荀卿亦嘗附之。獨未之及。（互著之法已亡。存此說可也。）今讀其書。可攷佚聞者極多。如非十子篇。（從王伯厚說文所敍）嘗時雜學流派。可攷見其一二。卽史家藝文敍錄之祖也。（莊子天下篇亦同。然多寓言。故略之。）且荀氏之學。漢志載於樵謀家者。其書已亡。而詩賦所載賦十篇。亦爲詩經之支系。章氏文史通義詩教篇。是其證也。夫荀氏之書。自漢以來。治之者少。唐楊氏始有注釋。諸家無或問者。逮至其學浸流外夷。（日本人有荀子姓名荀子校補）

此亦韓子小疵之論之過也。近世官家部錄。皆列是書於孔子家語之後。誠公論矣。今攷其篇目。王氏藝文志攷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氏校書敍錄。稱荀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爲三十三篇。其後篇目互異者亦多。然如近人所著荀子集解。誠定本也。茲不贅述。因攷其學術流別。以補諸儒之未備。勒成一賦。歸諸風厲。其詞曰。

在昔林以妙覽。呼博學以同居。謗周秦而俯仰。訪儒林於近軍。則有司徒專官。掌諸石渠。變而爲某家之學。流而爲某氏之疏。行而無繫。儒其最初。纏蘭陵之老師。攷嫌名於漢餘。司徒爲申徒。斯其體例。孟子之匪子。是爲權輿。（讀本孫卿氏　仲尼問此集）歎七略之失傳。披班志以相於。訪耆儒而頗查。發隱義於末抒。爰以流別之學。進以校讎之學。力開敎化之原。將砭議論之虛。視篇目以攷訂。附札記而譏書。護儒家之敍錄。溯鄭焦之二氏。楊雄著述。混爲三十八篇。晏子遺書。乃亂墨儒家旨。然班氏之所譏。固爲著錄之訛。二家之所言亦多疑似之旨。（章氏皆正其誤）惟蘭陵之一書。號部次之最美。乃發揮其義例。乃選擇乎缺史。賴羽翼之鉤沈。涵儒家於逸紀。上篇多言學。下篇多言治。嘗增其注於春秋。左氏承其派。公羊得其傳。皆加細目爲表裏。緬通儒以獨悲。豈自成乎一子。然而新書之號。易於楊氏。舊目之幹。毀於宋時。楊之目固無實據。王之毀亦爲纖爛。今宜復彼蘭臺之舊。裒若參觀諸本。爲宜。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百宋廛中之論。世德出於元。元本近於建。抱經學士之詞。然沿革可議。蘇國攷其疏略。（百宋一廛賦注）纂圖可證。帖括豈爲支離。自宋元以來

舊板本者不絕。（純熙本荀子已有之校之文。）孰緬劉班而復之。獨是子思孟子。後人攙入之本也。禮論樂論。太史采擇之功也。今攷其佚文。既多錯亂。證其別本。亦有異同。則衆此卅餘篇之數。難求二十卷之通。曷若推儒家之宗旨。爲儒士之談叢。佚存幾許。搜其異聞。東夷札記。選其工。流傳之廣。旛及西東。況權謀之摘長。補遺說於汪中。然而紀制作於戰國之秋。立家法於六經以外。詩賦之略。自宜別標。（說本章氏校讎通義）偏駮之辭。亦多淘汰。闢荀之論。默深集其遺文。性僞之詞。訓詁等諸百部。李斯是其門下。誤如曾子爲師。老莊誤譏其文。說尊異端。爲書故儒者五十三家。儒自錄推荀氏爲最。且夫學分爲七衆者。豈皆學之法。儒分爲九儒者。豈皆儒之支。必欲作性惡於孟氏。逞私淑於宣尼。何以兵家孟子亦列其目。老氏孔子亦稱爲師。以此人民政事。溯源風詩。補經學於未墜。破俗說之紛披。於譏讎其校日。並搜羅其佚遺。家法不淆。卽復古學之日。躡義可抉。非倒寓言之基。冀遺說以待後。笑中郎之無爲。今日者搜先正之佚聞。解儒流之深恐。訂部錄之條例。究古書之齒吻。有唐以後。四部立而子學衰。故其篇節不詳。有宋以來。空疏甚而攷據衰。故其子目多疑。欲推求漢法。必先辨其源流。欲攷證門和。必先求其精蘊。有大儒而別專官。斯浙庶幾乎近。客有駿其說者曰。荀氏列於荀家。四庫縣其漢鏡。子今反其說於史家。豈不背乎律令。主人曰。子未洞乎七略之叅。而未悉乎四部之稱。互著之法。班足繼劉。史家之林。實卽希聖。今荀明是理也。將除性惡於千秋。配蘭陵於位正。（國朝諸儒俱有是議。）也矣。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賦（以諸子之中最爲近正爲韻）　長沙府陳　鼎

將欲列著作於四部。播雜於五車。空恢詭而切義理。削沙礫而貴璠璵。類皆以正大爲準的。聖賢爲歸墟。此良史讀書之有特識。豈小儒謏見而或疑。諸書何疑。疑其始。挺爲經。森爲子。立說之弊。紛紛莖蕘。劉子政區之而有次。董仲舒別之而可紀。班氏志之。乃衷一是。觀夫孫卿子之三十三篇也。化老莊之虛誕。非楊墨之旁歧。質表裏於孔氏。曷垢眾於李斯。其雙各氏之言而糠粃也。能蔡擊聖之說而滲漉之。於是躋之炳炳。列之崇崇。以倡樸學。以敦儒風。灑然如玦之廓。皎然如日之中。有師法先王之征。具羽翼六經之功。其大純也。固可奉爲法式。其小疵也。亦無俟夫指攻。故其初也。以三百二十三篇爲會。及其繼也。以三十三篇爲法。今之傳也。以三十二篇爲類。後世法家。楊氏之最。宋本以影鈔大字爲精。元刻以纂圖互注爲書。有明之三刻。頗見精神。國朝之叢校。悉袪糟糠。當殊呻而窮吟。幸先覩之爲快。嗟夫齊兇恒到。諸野可強。蘇秦張儀。傾仄自卑。孫卿嬌嬌。生於其時。不爲勢靡。不爲俗移。一切名法。望之惡而。蘭陵伏處。無爲爲爲。於以知馬遷之良。史箴之新。論次諸子。而以荀孟同科。綜核百家。遠如賢聖之分。讀文章之博造。知荀學之醇醨。自四子以下。步趨可追。知班志之由來。師承爲近。迄今鼓勵學修身爲始。至哀公堯問而竟。想簡編之訛舛。惑校讎之棼亂。注之者頗兼郭箋之者。恨無馬鄭。痛後來之讀者。好循千古之儒。立博士而傳焉。共頌天子之聖。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賦（以諸子之中最爲近正爲韻兼序）　長沙張緋光

第九冊

蓋聞經燔秦火。鄴說資於百家。述序劉歆。支派區於七略。蘊奧洩苞符之秘。漸徵標題。芬甤揚竹帛之華。分詳目錄。然談天飛衍。刑德入於虛荒。搞葉刊訛。篇次紛於讎校。張霸春秋之學。已滅爲二十萬言。桓君大小之書。見詆於百五十年。故表揚絕學。金符究其真詮。糾正駁文。漆簡欽乎古本矣。爰稽漢志。儒（州）儒家。荀卿子三十三篇。詞約而精。語儒林以圭臬。學專而博。永藝苑之馨香。乃十二卷之新書。劉子政編殷探精。非十二篇之致譏。王應麟妄肆詆譏。以致博士之家。絕稽求於剩簡。藏策之府。嗟閟滿於舊文。孫敬不能知深。忠甫無由識誤。豈獨龍威之秘。未拾叢殘。鴻烈之編。啟窮幽隱哉。至其言性惡。界判天人。口肆非譏。名汙聖哲。采奇氣偉。雖與衡冠齊驅。出短入長。終異彥和所論。是以嘆儒抵擊。稱名概以老莊。百氏皆警。貽禍儕於楊墨。然門人附益。雖譏駁於韓愈。錯解流傳。奚詆非離於陽武。蓋李斯老獄亂。思孟本所不與。闕里淵源。智愚宜知性本。則條刊拮拊。無異於康成。言激反騷。雖病於子雲矣。夫略備紅休。任南證古之學。文探緣錯。荀勛博聞之才。凡在編觀。實資津逮。況孫卿以闡微之學。開析理之宗。上燭千春。旁求萬有。大純小疵之論。昌黎能持其平。詮言釋義之功。楊倞獨參其備。亡篇可推。儒宗騁闢而顯奧。辨證尤繁。藝文淵淵而將盛。因宜有以闡覃奧之深思。恢校勘之宏軌也。乃爲賦曰。

蔬鉤稽於丙部。甄紀載於史書。權晏子內外篇之同異。糾呂氏春夏紀之迂疏。徵求錄於蘭臺。遺文固在。挖芬華於竹簡。害念能據。袁山松爭慎五頌。惟其備矣。沈休文斬修三載。安可忽諸。溯夫志列班書。藝文纂始類別儒家。賦增漢紀。斷徵遂古。闡秘緯以綿聯。發發空林。納天苞而燦綺。如王仲寶之區流別。備列累言。異阮孝緒之摭奇零。無論餘子。則有荀卿卓犖。偉論昭垂。旨宗純一。語類支離。修身勸學之規。意參誠正。強國議兵之事。用備設施。案斷專家。知此道悠也久也。紬儲藏籍。惟斯文匡之輔之。其藏爲三十三篇也。稽詳反約。原始要終。精微畢具。秘蘊難窮。數千百載之英華。文章有作。二百餘篇之詁釋。塵翳皆空。甄屏略以姑存。合孟氏而並錄。闡淵微而畫洩。殊子莫之執中。然而圖開楊甲。篇目參差。說取韓詩。菀羅未艾。一篇幾孳於佚亡。諸說皆工於雕繪。百兩篇豈珍贋鼎。爭事稽探。四千卷儻句殘編。誰知陶汰。丹背失實。王充嘗致其詼嘲。朱紫相淆。鄭默誰分其殿最。至於楚趙則里居互異。荀孫而帝諱滋疑。言推外戰。論主遊移。彼我難齊。迥異乎鬻爲文友。是非終判。誰知乎李賢尼師。賈子之間孝無存。是亦不類而類。墨子之明鬼既闕。夫豈無爲而爲。是則攷證常明。讎勘宜謹。思欲覃心。言雖縱吻。西京近古。宜撰錄之皆眞。東觀寬奇。在闡揚之無隱。豈若聘冠鬼谷。事涉荒唐。亦殊炙轂雕龍。旨非切近。迄今稽古訓而遐思。致遺編而遠進。綜舊論於向歆。效精思於馬鄭。糾許絲紂紅之謬。駁文奚以留題。證今文古文之殊。殘本原多語病。彰叔夏能嚴辨別。備衆說以參詳。鄭夾漈儀議校編。辈遺書之是正。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賦（以諸子之中最爲近正爲韻并序）　衡陽王埈鉞

荀卿本七十子之弟子。六國之世。獨爲羣經大師。受易馯臂子弓。受詩根牟子。二戴之禮。多出其禮樂論。江公之傳。亦本之毛詩家。至其稱王道。述聖文。洵所謂游文六經之中。留意仁義之際。憲章祖述而宗師仲尼者也。故自史遷列傳。即以孟荀並稱。劉班序略。至以思荀相擬。良史通人品藻非謬。自俗學未窺旨

旨。心性土苴。訓故性惡之說。比於異說。非子之論。視以仇讎。異論忽萌。大儒幾病。自非七略論子於前。藝文敘之於後。語錄之風。不幾驅經師之上哉。今輒稱儒林爲主人。道學爲客卿。仍用本書賦篇問答之體。爲賦以袪世惑。其辭曰。有道學客卿。詫於儒林主人曰。蓋聞儒之爲術也。出司徒之職。防官禮之書。名則從乎柔儒。道則勦乎揚雄。彌六合不爲之少。卷一室不爲之餘。固宜崇道德。屏箋疏。以性天爲郛郭。以理氣爲舟車。斯爲獨聽於未聞之表。曠觀於無象之初。若此。故儒乃可襲也。胡以孫卿子其詩書之糟粕。劇名法之權輿。而三十三篇之本。漢志乃次以載之儒家也。何以嚴諸。況夫道定一尊。理無二指。人性皆善。孟氏之微言。子思稱賢。孔庭之往士。此即離龍之詭辨。不聞鑿枘方圓。椑闔之名談。未見瑕疵。曾史今孫卿乃黃馬勝。矜鷄侈性惡之辯。既冰炭之不同。非子之旨。更水火之相似。采其大略。或可入之雜家。剌其謬悠。焉得蹤於諸子。儒林主人乃甌然而啥曰。痛俗學之移人也。子號下士。固於末師。耳未習訓典之語。目未窺經綸之辭。管太極一圖。輒謂五詰可廢。泰中說數語。遂覺六經可疑。此何異飾泥馬之姿。陋康莊爲陋。贅醜難之報。斥河海爲東也。昔蚓淵關尹之徒。非堯舜薄湯武。幸見正於孔氏。今吾子娶符肯之猶疾。安得彼至言妙道而起之。且子獨未通觀乎孫卿子之爲書乎。崇儒效。仰王功。修身法行。正其本。正名非相。貿其終。識陰陽則天論榮辱。闡其奧。論王霸則議兵富國。會其通。而且始勸學。終堯問。既發論於篇之首。陳億詩。誦成相。亦難騷九歌之風。此實六國之人傑。百氏之文雄。何子見其一。未知其二。據其表。未析其中也。且即子所譽。未足爲孫卿害也。夫糜括矯蒸。審乎際會者也。見聞雜博。辨乎方外者也。是以孟氏闢杞柳之說。而三品之論亦生。史談爲田易之徒。而六家之指未艾。又況韓詩所引。無思孟之譏文。揚注所仲。本爲僞之商兌。然則私淑孔氏。固子輿爲之魁。親受子弓。尤孫卿爲之最。且其時俗雄炙轂。辭騖駢枝。尸佼總雜以奔遂。莊周述道以驅馳。墨翟執儉研之教。尹文課名實之司。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時。巾爾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飾姿。莫不承流枝附。媚世取資。獨孫卿子經緯區宇。彌綸典彝。崇禮制則周政六篇之後勁。勸問學則法言十卷之先師。則此三十三篇者。信六經羽翼之作。豈止百家騰躍之爲。是以漢志撮其指歸。采其精蘊。原其彪炳情性之采章。略其盼倩飾姿之丹粉。披之也疲乎手。諷之也勞乎吻。珍其籍則列傳之數語不遺。綜其數則序錄之一篇亦護。遂使錄略有光。榮華不隱。彼韓子大純小疵之論。抑或未公。董生玉杯繁露之書。比之庶近。主人之辭未終。客卿憮然神馳。悒然心敬。避席而稱曰。鄙人嚮道鮮方。望洋未竟。闕涵泳乎聖涯。徒謾聞乎性命。喜謗前聖。亦非子之罪人。輕晒未休。待解蔽於彥聖。今聞夫子之緒言。師先生之餘詠。方當求宋槧卷之異同。考日本本之攷證。俾後之錄荀氏書者。小子獲挂名於校正。

白虎通德論賦（以班固撰集見後漢書爲韻）　祁陽楊琯

客有問於嗜古先生曰。說稽古者三萬言。桓君山淵源洞達。辨朋棄者十二體。王祕書義解優嫺。子枕胙兩漢。馳騁二班。究委倚杵。談經點頑。余閱書至白虎通德論。疑實叢集。辨義深艱。亦能若蠶引絲。如蘖揭木。破余惑。解余顏乎。先生曰。唯唯。夫石渠奏議。纂同異於先儒。白虎通義。采論說於後度。良以訂偶柯之

紕。正鼠豹之誤。劉炫規杜。不無譏訶。馬昭申鄭。亦多箋詰。雖溯洄而、流派無循。釋矛盾而攻擊。不務苟參異。而校閱。又何執鑿測管。見而譏貽膠固。緊維建初四年。正章帝洞開虎觀。鴻集羣儒之時也。杖燃青藜。螢校勤簡。書亮一胸。月明雙眼。增教史覆。沿飾得奇。字櫛句梳。記非例敗。表詩齊之藻銳。悉辨淵谿。擬文字之瑞。楓奚涸界限。是彙羽翼六經。讐校沿訛。而必精心以爲之結撰。於時諸說賅要。經傳既立。乃命詞臣作通德論一集。俾貫串乎精覈。窺喉鈴於編緋。不蔽眯以窺隨。人窠懸以掇拾。猝詿疏之詳。則摘羣議之蹊徑。是何異仲師作周官之傳。安國紬孔壁之作。承天輯羽林之祕文。廣徵證安粹之遺笈。莫不啓其筌轄。綜厥喉襟。而非能知二五而不知有十者也。且夫子竇疑於通德論者。亦猶辨孟堅之非古乎。以彼六籍蕝銘。裴卉饜粹饋百家。佃漁三傳。紅休之略既通。綠錯之章是讓。浮淪升據。方魁彥而無慚。書肆說鈴。見大師而入棐。探胸中而紮步。乍撥灰裹而陰何。見一篇之論發花。惡得疑非廬山眞面。古義既朗若列眉。字逵儼授之自口。所謂通者求其心之所安。非奪其心之所有也。所謂德者求其義之有得。彙欲其義之可守也。殊編摭其菲。玉廚提其綱。得失決於數言。敍論出於一手。關尹子集已流傳。河上公經什親受此。宜馳才名於漢京。而見推於千萬世後。噫嘻乎。漢代崇文。羣賢備聘。一堂講誦。千秋詠歎。記君朋臣良之遇合。敵掞布鸞之逢觀。撰金匱玉簡之文章。擴學海意林之藻翰。炳炳璘璘。璀璀璪璪。揚焉無此才。凰賈逵其斷。關古大家之堂奧。陋彼小儒之崖岸。子今得聞其詳。庶幾知測人才於炎漢。客瞿然悟曰。通德論之妙。若此其不磨也。夫太元之草成。劉歆欲覆醬瓿。而桓譚則珍若瑰琨。三都之賦出。士衡欲覆酒甕。而張華則寶若琉璃。風尚各異。嗜好何如。今得聆先生之緒論而益見全袪。自今而後。請與子讀東觀未見書。

白虎通德論賦 以班固撰集見後漢書爲韻并序

湞州洪翼昇

粵自經籍道德。兩谷道蹤。集夏儒林。咸陽捐榜。司馬留封禪之草。零蛟懷繁露之餘。北堂開則世美登瀛。東觀校則集成說苑。衆製蜂起。靡得而言。若乃炎伏承基。建和紀號。甘露如醴。降自穹蒼。石渠匪遙。靡詁濟濟。建言納楊終之策。詰難分魏應之司。俾日得再中。會天之未喪。亦足上网姚姒。下被唐矣。然而萬泉散地。引繩恆若貫穿。總集無人。嘉論終歸放佚。章帝廼大思天祿。優衆孟堅。謂夫不微諛。不抑抗。卿固其良史之才。詳而贍者而通。朕甚寵大義之著。綜天緒地。知非馮賈所能勝。班理秉經。詎任馬揚之專美。臣固威激綸誥。闕謁綿力。受懷鉛提槧以相從。遂敍非逃縋而成集。撰白虎通德論十卷。分條四十有四。美矣備矣。千祿典要。犂然具存。豈易易哉。劉舍人曰。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又曰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以此窮蒐穿故。羅述典章。參合宗詁訓辭精純。詢足獨諸前賢。標後學。上慰尼父講道之心。中成漢室尚文之治。下符知幾定體之言矣。蒙劉覽斯篇。敬稽衆說。反覆辨論。未敢上擬古人。緣非敢詞。借以暢發禪旨云爾。賦曰。

漢建和之四年。白虎議五經異同。北章帝迺思道之恭。撫學之親。慨想古者。縱觀人寰。恐夫世宇之遙。非消德無以濟其美。廟廊之際。匪限側席。能救其思。惟刑弼教。惟理訂頑。詮濟蹟生徒於上庠。窮鏡恥市儈

之通。闡發臨軒而詔下。因流水以橋闈。儒之周道。防以大閑。既寓旨之罔祇。亦繁文之務刪。賤入在承明。飛貲史文之詔。大開石室。纂列仙子之班。有班孟堅者。誕育史家。馳騁鼎路。插架則緗久翻鱗。趨朝則序仍列。鵠比良遷。張未應二子能才。兼龍鄉墅。早已兩都獻賦。乃起而諧染毛錐。萬蘇常故。諸同蒞雷。訶浮播霧。究心邃古之詞。研當世之務。其時崔駰則常絕易編。召馴則隸通詩句。丁鴻則數典古稀。黨鈞則智。體家數。旣不俛首蘭臺。窮身簡牘。一十卷班班可考。詎迷世紛。柑餘篇非非是觀。用徵學問。故其爲論也。衡則孝任攸分。論則善惡是揀。京師則衆拱王畿。公侯則斷發仕版。三軍則道在防危。五行則士推善產。五更明鄉射之崇。一水定辟雍之限。封禪表鳳噦之來儀。致仕美揖高而莫稱。日爲實。月爲闕。各有訓辯。衣者隱。蓍者彰。何煩論撰。社稷安敎。禮樂閑習。巡狩則循牧。雍和諫諍則庀工切急。行商止賈。信遠近之能。畢陽蓍陰。龜知吉凶之將及。三正歸一統。朝朔蒞加。六紀配三綱。人道允立。萬傑曰聖。邁英俊以無慚。三教惟忠。就般周而並擢。辨名獨姓同之異義。辛書款獻。合宗尊族聚之羣居。爲名安集。他如五霸則追把並呈。五祀則絜馨是薦。紼冕以示元首之尊。嫁娶以順民情之便。無不考之禮經。合諸紀傳。上證前賢。旁詢時彥。必萬事而堪師。適百年而不變。徹備羣雅。儼顏閔之同科。彝逸術聞。望甍構而如見。及觀其銘鑄千年。包羅萬有。竹既側廣。碑成在口。直將並重於庫書。匪同自享夫敝帚。分論都爲衆論。粲肰可觀。立德顯於立言。垂之不朽。不必鉤摹腐記。宿已羅胸。宛同劉鏤麟經。兼稱大手。聖覃不厭。請終日讀於篇前。茲蒼愈稀。幸知己跋於卷後。慨白劫熱秦灰。災罹項叛。承三季之荒餘。丁五經之放散。罔誰檢其缺殘。加以點竄。構結乎風櫺。譙增於虎觀。闢謬說而崇文。觀羣書而弄翰。德光於白雉之篇。論著於黃龍之旦。通論成於大雅。行將並曜於日星。懿德好於生民。藹以新肯爲河漢也哉。迄今考范書之記載。讀班傳之留餘。信儒風之未墜。允經術之分疏。幾欲擬扶風之帳。傳揚子之車。燉魏公之院。入顏氏之廬。涉獵之子。足將進而趦趄。估傳之徒。意欲擬而蹐跼。以爲五千卷道德經而外。歷數百年而無是書也。

墨家者流賦 以墨家者流史學者錄爲韻有敍

邵陽樊錐

萬端。創九流。百有賤羣子。積古僭皆。于姬爲盛。故道構黃帝。農胎神皇。兵祖風符。名法。旨理官。而儒剖八墨。蹤三術。傳用侈。二氏并僭。自漢蔑聞。仲尼彰闡率。抵六職。闢周偏。嫋經世之要。採窮之遺。或以譎畸怪辭。職政預開。子孫指數。不類匪轍。故者爲譽哉。漢藝文志及隋經籍志。俱錄墨子。篇章散佚。闕文斷句。搜較備有不止今本所稍耳。殺詰駁括非蹟。雜刪側傳循。抑陳雜今昔。檃栝雜權中曰。濟澤閶。灑海灰區鏨蛾祁連。遐子職之乎。兆古短。一朝極寸步。遐千驛。域子刻之乎。邪說尊。微論劫。星火烝日月。息子渤之乎。故薄葬不孝。明鬼誣德。尚賢儒非。兼愛樂蕪。互根錯枝。葉蝕舛本。議冗附飾。今之兩技。學鼓洪鐘。多見不知最。劇喊耳。墨云乎哉。闡之究微。子究微則之刊。古子刊古闡之娟。疾子支流。迴沸。演倪乘斜。回文稿釋。眾教鞭靡。慘刑詑六籍。奇裂濫淫姅。晚流末子。齒詭婚奔。泰西僿陋。孕工麻沙。穿周髀之社。撕司馬之車。焚匠梓之尾。破兩矢之衙。構淮誰之穴。溪岩非之窟。收拾百氏。兼拜兆服。講門華。莊鳥志。縱戲化。宗羅芭。二千經生。穿鑿周內。流毒政家。語未厭。權中几臥。客在座。綜時答曰。造生一隅。鉈金鉛一冶。鎔越山剁飯

22 B

第九冊

飯學飫。錦鼎匪不古。可適踝飫。玉珠匪不貴。可栅馬飫。故章雅記匪不高。可和鮮飫。子知西學且冒墨。不知墨且假。子知墨且假。不知竈已爐。病已穩。藥已課。繫而洗髏。往道胡募。遂諸于炸。木鳶不飛。汽球絕緒。索稿不變。水火無馬。考據失所。誰是通者。且西東際。抱杞憂。護楚孔。殷殷周。諸世遺間。貫串摩縣。深極要眇。闊微塞。收抵精寶。寶木牛鐵輔。精轉鐵爪。雨肆風颶。火耕土利。機走輪弊。跨宋之乍。枝城之鉤。冥氣鍊魄。鬼哭神愁。入黃泉。抵蒼天。戶卵球。鄉六洲。鉅勞永逸。崎製絕謀。六通八徵之祀。青娥奧出不可休也。迺可羨也。綠古子衆。則所以俾大士。遠彼儔。因無與郵。學究流。概君趙。噫嘻數曰。梧子爾已。綠生抑一目之視耳。夫蔽古非西。蔽今務墨。西以墨賢。墨以西庫。鵰冠文谷。無不止是。寛不及一砠。但二君所旅。徙此非知墨。不惟不知。墨直忘爾。是彝非樂樹之體。博仁溥濟爾之藥。微夫子不足矣。微子與不足哆。餘畢下索。別智眇。指宇柚氣發。偶爾犄之。丁生胥辣。豁然軌之。桀拄依附。角若似之。截遙遙。垂典史。寡所疑。殄所疑。不迂俳。不夺誕。教之因。貽之欵。趨之急。紓之稜。繼之歎。懲之滿。揃之聚。集之散。被之澤。擺之曠。遺可道。詣則覓。吹凋冬之枯。被沈痼之蜩。開饑邦之逗。寓一區之算。匪墨胡緒。匪墨胡瞞。匪墨抑鋪。匪墨抑釋。功過非受墨之實。名賢蹉等墨之籍。紙木羅災墨之基。口吝相聞墨之館。幻兮非兮。幽兮僻兮。一十五卷。六十二則。台報抑翠。遠邇稽甄。徽姻資助。餘束煙纜。巧輸撥鏤。旗旌揮曬。攫紐捽馭。原東恢擠。縱南吞吐。豨剛變險。陰撲冥慮。會化萬狀。安措寸胅。妙豈可喻。窾豈可恆。革策襄力。備計合愈。林林蟲泉。休休怒怒。嬰雲鑿鑿。熙熙曝曝。成城就塞。曠鏡顯嵫。民士察。院官商協。署無爲不爲。無隙不像。彼卯威刺卯威。冥皆亂世之至。龍故墨氏呂覽。小戰國蕭大戰國者。不止惟是山海魚婆。賢宗拓局。輸轉利暢。從欲因俗。崇積務幾。鞠竟極曲。管商之略。富強之督。五六九十。綱令嚴酷。陳隧諸侯。招徠殊國。刷去文兒。君父勞闘。病缺經營。上下憤篤。排斥奢靡。雕鏤淫鄭。有用于墨氏。非之不容。聖之何蜀。置之疏。茫之猿。平其中。坦其欲。魁其尙。峻其黜。然後揩子墨之流。證歐羅之緒。總絕代之殊。尤辯章乎宏纖。措梧子離席出指。謹受教而綜時生。赧然自以爲非如。退搜所聞。改輟紳而錄之矣。

太平御覽賦以宋李昉等奉敕撰爲韻

龍山饒模齡

皇宋太平興國之八年。選蹀于觀。陛制一統。甄龍廷攬。稷契甄綜。于目鑑氣恢。皇甚重。職職發揚。琅琅謳頌。昭哉皇哉。何若是被茂乎術從。而化隣於大共。維皆聖功第擬。齊賢策用。呂文仲王著之徒。雍容揄揚文學侍從。而府首揆。同平章事者。曰李與宋。帝尤亟亟不忘治也。仰鑑修目鑑古。鑑乙夜之披誦。昔在二年。詔臣昉等進曰。朕少黍明聖。夙蒸蒸起。章亡誕而不甄。鑒胡徹而克備。閭售閉贖。非遺炳。墳索鑑紀。帝纘皇王。禮帝迄季。纖緒而闡祚者。奚目鏤悉於應已。躬幾務之餘暇。欲凋籀乎諸史。史文則騰賢目總術。理則發遠而見謝。博謗乎形兆之所埒。遐諏乎區寓之漸術。譽日字上徵。禁邇軌。沿三靈之契。紬五德之美。兢兢業業。集往侈。前古頑漢劉。跨躡唐李乎。爾諸臣其往欽哉。勿負朕旨。昉等於是騁文猗聽。衆籍羅網。昭蘇曉味。蹈泰時。旋必無諸於塱一。奚免譏乎糅雜。初學記約而未詳。白孔帖駁而多枉。北堂之鈔。待抽其精英。藝文之類。類聚聚其選則。博物無矜乎張華。述異無取乎任昉。魏文眞升辰之星。張子壽金鏡之印。據

修文目鉤。精披博要。而則傚還思。屛闥。麗厥萬象。展迹若典章之爲遠也。始賦恨賊恐日上。故其爲書也。部臚甲乙。詞絕畦町。旬櫛字比。而斤斤。體辨目標。而炯炯。兵農法明。禮樂制迴。道惡箸其稗粹。性情闡其勒挺得失。則懸若鑑鑑。賢裘則鑄若鼎鼒。他若方名摺拾。背故覘詷。日星河嶽。衎文可相。侔草木禽魚。衎類不妨並六。戴排比千。羔差等。嘻甚難典也。小臣不敏。學府之精粹。聲城之管。蒯耳敢進。呈目鑑皇上肯肯帝乃受而窕繹。爲之矜寵。政敢即於就閑。日不遑乎撥冗。將日信其鍱。祜騷藻。皇墳憲章。炎精躡蹤。姚風其柯。軒物協稀。寬斯道矣。未有不足般般。般九閡乎保綏。八埏乎朝拱。仁化翔泳。淵體固粲。猶衽猰示慊仄。懋焉神悚。擷其論古之識。致其治之勇。意若曰邇攬集。兆克寬者數千百計。今幸茲成。賢夙夜康擴容心。有不俾而敬畏者邪。署曰御覽。爾諸臣其邈精勞搜。勿徒對區區供奉已。且夫漢宜屬精。周文日昃。秦王程書。附文傳食。岌岌乎錞此勤勤而或治或亂。罔測焉。惟太宗仁恕尤昭。恭儉足式。好文播其昌麻。守成匯其謨。伤厥肅肆茂。信乎其開卷有得也。胡爲殿庭悴命。背肉抱臨。雖斧燭之尙疑。亦賛鼓之早感。是書也。將勿忘其綠督而興其菲飾乎。卽防等先法承遺善。人立則。既重嬰乎躬慝。復擢正乎主德。是又披其文而克資祖。楙考其質所尙宜辨敕者爾。要之課績勁聲。記事銘版。東觀於焉耳筆。術史疇爲執簡。太宗介圭。防等名臣。美哉乎斯文遊窮太平。無待論撰。方今文治蒸熙。燿遠克限。四庫重其搜羅。九重嚴乎祛揀。鴻生鉅英。圜橋門而觀聽者蓋日億數。罔不紬書而綏稽。繁乎晏乎。匪末光之發墳。尺澤之鯢。需難之鷇鳥。能與鼓洪濤之決瀉。仰巖闖之巉巉哉。

文選學賦以文選自成一家爲韻并序

長沙曹典球

文選之學。詞章家多據舊唐書文學傳。云江淮間爲文選學者。始於曹憲。而不知以文選講授。始於曹氏。究之文選學之名。不始於曹氏也。按汪氏文選理學權輿云。昭明集文士十人。時謂之高齋十學。然則蕭梁當日已能以選學成家。惜陳隋世變。其學失傳。昭明不祿。未克終其註選之志。使文選之學至唐始昌。亦時勢爲之也。獨曹氏著文選音十卷。始開後儒註選家法。而又享年百餘。克終其纂述舊志。今曹氏撰著雖不傳。得李氏註以承其絕學。亦可以不朽矣。顧李氏之學一變於五臣。再變於六臣。五臣註則誣嘗不休。六臣註則珠礫并雜。所以李匡乂、邱光庭、蘇東坡、梅磵五臣之失。而反覆申明李氏學。殆以此爲選學中不識之祖與。至宋熙豐而後。士以穿鑿錙銖而選學寢廢。爲是學者皆擬網家評論家。孫氏四六叢話敍選已標其目。而於李氏學無所發明。至明張鳳翼文選纂註十二卷。其考證舊文處。又不明所依據之書。未免失其體例。雖其中有可以補證李氏者。不下數十條。而掠美之慾。終不能掩。然則張氏亦非選學正宗矣。又若明儒文選章句。文選尤、文選論注各種。皆爲制藝而設。非所以辨章學術。揚搉羣言也。夫選學萌於梁。盛於唐。衰於宋。再衰於元明。我國朝諸大儒昌明選學。皆能以小學餘力治功於此。始有以昌李氏之絕學而補其未逮也。讀選之暇。爰明斯學升降源流。細爲別之。歸諸風厲。勅成一賦。其詞曰。

振風騷於屈宋。擷麗藻於鼎雲。兼汎濫乎百氏。羌放佚於舊聞。乃登選樓。致鼎墳。歷文苑。理群芸。粟成式於蕭梁。挹清芬乎十君。知箋注之不詳。徙枋選之紛紜。獨奈何遭隋代之五厄。嘉諸家舊註於一焚。所以

何承天注演連珠。久奕升於隋志。張平子注思元賦。徒僞託乎班蔡。猥選學之失傳。嗟門戶之大分。徒見乎尙華藻者取資於司馬。言音韻者假口於休文。厥有嗜學士遠者。距昭明數百餘年。讀古書三千萬卷。苑林修其叢談。廣雅注成經典。當附李而唐初。獨微燭而幽闡。持選學之絕續。恨鑿鑿而力辨。守厥師承。實惟李善。通小學則詮釋無訛。精史學則引徵不舛。義理少而攷據繁。體例微而理解晰。門類既有專精。表進實非雕篆。所以唐注鄭而講授也。仍舊註則無掠美之嫌。精校讎永當崇賢之選。當其時句容許淹。號爲同堂。江夏公孫。實其同地。何以朝稽夕攷。雜錄不傳。訂鵠延委。摘源分校。不聯同志。蓋李氏編成四註。乃爲絕維之文。諸家雖得一鱗。詎有不刊之義。心極雕蟲。人誰附驥。今日者新唐書傳爲父子相習。讀資暇錄而知其輕。單行本知爲毛晉所遺。訪汲古閣極搜其異。於以知李氏之卓卓於文選臺者。其攷訂非無所自。厥後爵崇欲表其先業。開元羣進其品評。宜公移板於三館。少陵自命爲專精。顧一則以解蹈鵠。院中資爲嘲笑。一則以敍王陳。對客致其紛爭。一則於儒林公議標榜其號。而傳本因之以少。一則以歲塞詩話標明其說。而選理因之以宏。雖驟數百年言選學不絕。而未嘗汰其蕪詞。鎔其清英。闡變學究爲秀才之理。去謂小兒強解事之名。故選學之衰一衰於談經之陋。一衰於持論不平。如今之治選者。苟以李氏爲宗旨而統攷訂之明。復何事訪補遺於仁子。搜遺集於閣成。是故以義理言選學者失於迂。以議論言選學者浮於實。以補續言選學者多離宗。以文評言選學者多拘律。未若以小學通選學。則奇字不僻乎太元。以史學通選學。則異書不韈乎石室。且言漢學者恆據文選之字。致聚六經。著札記者恆攷文選之辭。編成四部。蓋選學之衰也。繇於詞章之興。選學之衰也。繇於時藝之出。所以自唐迄明。惟李氏六十卷之書爲第一。我國朝酉山致典。甲館流徵。宏儒代出。宋奇擷葩。已足追江都之盛軌。摘百氏之萌芽。然後知文選者駢體之統紀。致猎者選學之津涯。然操騷壞之令。擷詞苑之華者。尤當崇實學。尙清嘉。坊文選錦字之書。鈔撮詞藻。屏文選集腋之帙。類對浮夸。此類皆一與選學所以無專家也。

劉彥和文心雕龍賦 以題爲韻

慈利李執中

審有博綜古籍。品藻勝流。評雕龍之論箸。護文體之俳優。爰造主人。以申其說曰。豪不解夫劉彥和之此箸。胡爲亘六代三唐之久而餘臨仍留也。彼其詞纖體縟。氣靡骨柔。毋變於齊梁之習。時重爲容止之修。五十篇目雖眉列。三萬言思比綿抽。實藝苑之英實。何撰述之能儔。乃復負簡候休文之轅。聲傳文選之樓。居然價重儒林。言語欲齊蹤遊夏。毋亦名成廣武。英雄同致慨豈劉者乎。主人曰。然歟否歟。客所謂不習其素。徒習其詞。但玩其辭。未窮其變者也。夫永嘉既降。歷晉斯扇。剪采爲腴。採花作片。罔殷其幹。祇周厥弃。誠有如客之所云。毋詫世俗之目眩。若斯篇也。是非不謬於聖賢。義理一衷之經傳。故徒賞其運駢儷之作而馳騁自如。域瓌琢之概而飛動自見。亦已無恧於馬班。耀輝於筆硯。而況萬萬於程塗者流。不僅作一時之彥哉。則如縱意文囿。舒采文波。選聲乎協作。騁節於詞科。斲句則墜鄴借削。鍊神則莽陽揮戈。風雅菁華。成歸搜攄。附騷名物。皆與搜羅。用能洪纖衆納。古今不磨。此蓋今箸之美善。擬之於物。殆如荊玉之有卞和也。又如泉天地之道以爲聖。徵聖人之旨以述曲。宗經則仰儀山海。正緯則考證典墳。

詩義明則質而不野。騷體辨則芬而不紛。賦詮其所自出。樂觀其所以分。頌讚上求之乘黑。祝盟爰溯乎喬君。或龍尾羊裘。辨詞於諧讔。亦神庄瓌語。標奇旨於雜文。識力深沈。字酌何斟而不已。義例謝森。正其裁於子史。廣其義於銘箴。哀弔傳碑。沈至而悲往。詔策論說。莊嚴而切今。檄移則風霜比肅。封禪則天帝如臨。表啓則音思封板。誠書則識必整標。合之爲衡岳九而之曲。曲分之爲建章萬戶之深。深不以文傳。固足振千秋之文。卽以文論。亦自傾絕世之文心。娟觀其言體性之旨。則□□所包。萬變與括。究神思之旨。則寸心所隨。千里非遙。風骨則取喻於鶩雉之貿集。情采則借色於草木之天喬。隱秀發條而獨拔。夸飾因以爲熛。文偏百家。家著其說。文有一義。義靡不標。驪珠獨得。葉葉奚描。醱熗熗之傑構。豈子雲之所謂蟲雕。且夫騈驪本非枝指。偶語豈曰屏峯。然使妃紅儷白。揉蘽李穠。史無可錄。經不堪銘。徒傳何之彌綸。矜針綫之非縫。則亦有無兩居其可。體用舉無所庸。而何取乎箸作。經宜束以自封。惟彥和則美彥藝圃。華耀篦銘。理精意密。字順文從。義原菽粟。在寫腹胸。無嬌無濫。亦濟亦濃。擬以鍾嶸之品目。其殆亦文中之龍乎。高談未終。客意已悟。謂文則出以比合。心賞夢乎陶鑄。蒙以小道識之。尊迷道於大路。庸詎知隱顯屈伸。風雲雨霧。龍之爲物也。雕之爲言也。其惟千古之文人。具此心。其可數。第求之章句之間。夫何殊簡編之蠹。敢以予言。筆之竹素。冀有詔於來茲。藉以續夫文賦。

孫卿賦篇賦 以漢志載孫卿賦十篇爲韻并序

道州洪翼昇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靈均崛起。廣貌揚聲。固已受命詩人。拓宇楚辭矣。自茲厥後。膺有步武三閭。並轡騷賦者。而孫卿以宏達趙產。仕楚蘭陵。鬱厥奇思。懷其憂志。浮游塵埃之外。蟬蛻濁穢之中。皭然涅而不緇。凡爾子而獨立。慤夫世士以巧辯爲務。而大道莫與維也。以禨祥爲美而正軌莫與接也。於是憂愁幽思。然疑悅惚。抽簡於埃霧之表。寓辭於風諭之先。爰撰賦篇。以醒獨世。思窮物理。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章。冇讀而風神自得。夫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於情。無情之文。則土木形骸。徒然紆紫。無文之作。則雅裝隱態。絲竹鳴環。荀子之篇。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有韻之儷落。楚詩嗣響之奇。詭乎乃或謂雕蟲自比。少作悔夫子雲。雅詘貽譏。研都鄙夫陸氏。漢宣帝俳優於博棋。韓昌黎深恧其作倭。莫不暵古調之就湮。痛小言之破道。不知登高採藻。才堪大夫。不歌而誦。音中葉雅。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舍人曰。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顧不重乎。荀子十篇爲雜賦十二家之弁冕。禮智五則存藝林億萬族之規模。雖鋪陳六義。附庸早已蔚成於大國。籛儷一斑。文炳幸納傳誦於人間。後之作者。不過說爲侈麗閎衍之詞。史有賈馬。獨美其有側隱古詩之義。以故飛漢與唐。澤及三代。甄歐陶蘇。派流二家。貸乎偉哉。裘可越矣。蒙菌茳淵。響慨想春申之高義。騁鉛哉美。流連介尹之遺編。爰倣七體。作賦一篇。其辭曰。

有辨騷居士。閉戶自精。覽古能斷。集諸子以成家。觀羣書而辨析。溯詞學之源流。辨篇章之陸亂。睠懷楚鄉。尋蹤澤畔。神遊芷其如來。人作蕭而欲喚。慨夫靈均不作。永沈汨羅之冤。宋玉無才。空有招魂之歎。指點蘭陵之宅。伏處何人。日染竹簡之編。斯文未散。劉覽智禮之章。熟讀箴雲之段。覽國語而覽周書。奚祇

觀乎兩漢。於是夸麗公子閒而道焉。長揖而稱曰。蓋聞欲聆韶和之清音。必抽繹於竹器。欲披昔世之殊文。必分奇於羽翮。欲遊閣寄於篇章。必覆博於叔季。先生玉潤而珠閒。山輝而川媚。其時則律賦以立程。讃文以爲試。幅以八韻之九。課以四聲之忌。步驟則尺幅皆同。耦聯回諧。工閻武而李程以八字論對。獨孤以一聯中意。或功候什伯以呈能。或力透數重而獻巽。先生其有意唐宋取士之賦乎。居士曰。余不樂觀是賦也。厯其銖黍寸度。與帖括一科。夏課秋稱。將揣摩其志。公子又稱曰。先生摛藻春華。紉蘭秋佩。數錄以爲工。妍媸以取態。而金聲玉潤。江鮑虎步於中原。繡錯綺交。徐庾鴻騫於前代。駢四儷六。險語以俐詞配白妃青。新巧以作繪。豈若律體之隆隳。徙迎送換聲。雖非古音之洋洋。亦具純蘊。內先生其有取於六朝之風格乎。居士曰。余不樂觀是賦也。以駢易古。笑取乎肥腴。余竊取辭。有飛乎起狀。公子又稱曰。先生包孕求富。備當側繫。山必崒乎泰岱。水必窮夫河源。則炎伏練研。斯道爲難。漢京撰述。著墨無幾。賦一物則究一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代之亡存。數斡即成一子。下筆奚啻千言。割腸胃於夢寐。安楷硯於瀾漪。高洛陽之紙價。樹建安之降旛。先生其取材兩漢之大箸乎。居士曰。余雖樂觀是賦也。猶恨進御之然其格兆夫雕則。升堂之子。借資近夫闕宮。江漢汝墳。實楚辭之鼻祖。王揚枚馬。迺騷派之耳孫。公子於是蓋然而咲曰。伐知先生之寖精矣。實非以求是。修辭以立誠。不拘拘於選詞。不勿勿於尋摘。必觀命意之高妙。雅結搆之渾成。略可爲纖柄。炳分類之甲部。詩即是史。屹屹不破之長城。五常罔勿非非。萬物靡不生生。天地以立。日月以明。城郭以固。絲帛以蠶。眾旅以之不餒。王霸以之不爭。可以感夷狄。可以法公卿。居士曰。唯唯。予讀荀子之賦篇乎。其時也。祖術祖顛。億萬一人。朝楚朝秦。朝暮異路。事君則忱罔抒丹。處世則罹不守素。荀氏憂其心則下多譏。忠其事而上不悟。故振振而有詞。羌鬱鬱而誰訴。天如可問。常爲騷首之時。石抱何冤。欲擬懷沙之賦。日月長垂。鬼神可泣。瀾雖逝而欲迴。綆雖短而欲汲。變身之不終。慨禍之將及。宇宙何時又安。干戈何時載戢。咸吐露於斯文。覽挽回夫舊習。王道講夫貫三。士行修夫合十。今吾子鏘鳴珮玉。從事丹鉛。學不恥乎下問。蹈必究乎古先。敢不釋蘭陵之舊結。辭底蘊而聚官。公子旣聞斯語。迺徘徊遷延。避席再拜而言曰。幸聞先生之明論。得大義於言筌。由是而通成相之旁讀。悟大略之蟬聯。如蠙珠是纂。異於楚策之字識。上天扶神。別於韓詩之傳。其辭之深美也。登於劉向之錄。其文之傀麗也。超於孔叢之連。走雖不敏。願三復焉。於是公子旣退。居士乃命管城子。撰爲問答之篇。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 以輯其而發七略爲韻有序

長沙楊毓麟

蓋讀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頗缺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而任宏、尹咸、李柱國、校兵書數術方伎。向子歆卒其業。跡其崖略。竊有感焉。夫蝌蚪姬籀。緜改增於史籀。簡册剝蝕。名類校於太史。故唐虞既微。莫詳墳典之紀。夏殷迭遷已。删風雅之道。周德旣落。禮樂不正。衛鄭環麗。雅頌各得。望羊之流。紬繹緒於辟雍。鳳鳥之官。祕故訓於東國。道之雖全也如此。重遭戰國。孫吳術興。孔氏道抑。暴秦烈餘。焚儒愎暴。設挾書之罪。行是古之

誅。漢接末流。去聖遐遠。亦帝之業。得於馬上。仲尼之道。絕於俎豆。叔孫禮儀。僅於成旦之作。陸賈稱說。格於絳灌之武。雖復齊魯女孫。略存北斗之文。洛陽高才。獨授邯鄲之傳。然而析朽散絕。斷簡頗出。殘縮經術。未足援揭絕業。都稱先師。徒以篤守區蓋。蓋建立大學。謂黜百氏。稽古之跡。發於廣川者乎。重值季世之宏規。集世主之所好。始復拾遺補缺。補微扶弱。訪購圖籍。裒集方策。啓發祕藏。校理舊文。乃東序之大訓。麟閣之寶典。絕將復續。裒然可述。今其大指。具存劉略。蓋道隊於地。禮失求野。斯爲道術絕續之會。師儒授受之緒。雖復臨朝稱制。古今博覽。肖符采。父子繼業。而大體僅具。道要破碎。豈不悲乎。昔太史公談稱說六家。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直所從言之路異耳。而劉略綴維六藝。鉤稽九流。甄綜剖斷根柢。探索古始。既標顯門之業。亦鮮守殘之意。是知金匱蘭論。擯稱制石渠之長。封帖蒐採。其承則著作之識。上有敦悅墳典之君。下有料簡律禮之臣。是以甄述略備。敘列絫如者也。蓋典樂教胄。體國經野。易象春秋。舊史所藏。六書九數。保氏所職。罔非世官宿業。疇數守法。是以家法所承。遠有端緒。自古學闕焉。師說晦霾。然而推尋義例。其本可循。是乃訓典之統紀。部錄之要刪也。爰爲之賦曰。

惟漢十世。游意經藝。拒嬴坑塲。紬金匱石室之藏。覽六際五官之空。將龍遁典於延閣。揭祕文於滄孔。使先王之訓典。肆於時夏。辟儒之小辯。袪其塵曖。甄微學而廣異義。治枚馬而歸晁董。明然爛燿。燿然神勁。詔夫費高二家之學。同中文而絕微。夏侯大小之經。醲膇俯之嘲哮。神輸五子。實彖繫之支流。王史陰陽。亦經曲之轉瓊。河間王禹之記。冀探其忽微。鄒夾經師之絕。執擢其蠲翦。嬴幾斠斠。糟魄搜牢。汎瀆澄遲排罶。拾珠捋玶。原原本本。首首總總。鉤盤盂之疋詁。襲聲攀於鴻洞。且夫宏道者治也。理治者文也。舉莫厥著典也。久始備者勤也。周官考工。求千金而不得。司成樂職。脫百祀而未焚。史籀倉頡之文。保師易失。孔壁孝經之義。字譜徒紛。巧識闌言。不傳作者。南公張鉅。其識所云。雖復明堂刻玉。蘭臺聚書。該河洛之精糅。博甲丙之紜紜。索泰誓於河內女子。乞古文於侍中孔君。綴十二經於周室。求亡篇於河汾。然而絮簡數千。或篇簡之褫落。曠年未寫。或首末之橫分。何以該治古義。辯章舊聞。擬張大雅之宏達。排天老友地典大譏。高睨而與之爲聚。迺進謁者而詔之曰。昔我武皇帝。恢道之彌深。制禮以化四方。喃喃吁吁。嗃嗃興興。是以四方之士。濉服濡襪而競太廉。閒兒寬之樸學。采韓因之名學。起公孫於徒步。徵申公於新市。易說萬言。授周王孫之古義。今文二九。涉秦博士之佝背。越我孝宣。踵武而起。定議泰洞。神爵而饒古初。是以擠大東藏。釋胡毋生之條例。申轅胡尹。援江博士之標格。藏廣內者。百二國書之瑰。周藏發金櫃者。七十二代之羅。石闕。然而元包亦調素文之紀。不登於錄。大皮總德。西方之冊。未嘗其儲。何以通古今之慫慫。視祕府之渠渠。子大夫何以佐朕之不逮。而竟充天祿之所。於是謁者陳農承制而出。乃騁焉十幅木軸。以琉璃二千餘兩。緗之赤緹。服楊韓綦之易。后孫齊魯之詩。大史官三十篇副之。周商之績。孔子徒人闕法。錯之閒房之奇。大古以來。編爲年紀。封禪祭祀。著彼朝儀。訓纂揚杜。雅琴龍師。名法則毛公游棣。儒墨則隨巢孫尼。小說則虞初周考。從橫則國策蔡侯。綺雖東曉之賦。及冰雨喻之詞。權謀形勢伎

巧陰陽。列於四種。譜牒數術。神僊圖譜。賅乎百爲。撮四名五志之精。率多異術。騈慎墨季思之說。俊其禕術。乃使光祿校析。爲傳之微。校尉利兵書之課。數術則令北要歸。方伎則理其雜糅。六藝五學之用。非備於五行。萬言五字。之因穴砭其紀釋。若夫游意仁義。以明教化。則討往之守也。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則史官之務也。理官議官。飾頒機總者之所因也。諸官稗官。設漢小知者之所作也。農稷之流。以並耕爲辭。詩廟之守。以尙儉爲長。部啟者之陋也。順吳天而泥小數。撥專對而尙詐。誕者之詬也。侈麗閎衍。九能之餘胄也。正守奇用。九伐之經冠也。統綜術藝。判師授。條其流別。理可綴闕。斯則九家之緩。贖諸子之膚勝。雖水火之相滅。亦背能之乖宗。亂通萬方之殊略。角異長之競奏者畝。泊大道之謬離。乃微言之無滯。官師別而政教分。家法亡而道亦寫。亂詩言於正始。讙聖證而興姚。遂學之名立。而儒林已衰。性理之說興而顯門乃闢。豈知賁卦演易。盛設教之權。正誤撮譜。適宜民之術。七情五際所以總收要。五始七缺所以理天秩。是以三易非卜筮之書。五紀異記言之帙。風雅貫民倫之器。春秋嚴刑書之律。撥中壘之道業。通守官之情。惟幾五是六診。識定君陽武之徵。三科九旨。斯弊獄淮南之密。乃知發六藝而別爲經。絕百氏不通其術者。斯陋儒之末學。何假詁而其爲六爲七哉。宮洛世之崇文。乃舉殖之末。頸族館之壯開。拾叢殘之質。猶東海濩中。竹傳官曲之經。北地班游。乃撥副書之博。遂使黃車使者。被九百之珠英。驪傳中郎。啓千秋之祕籍。況復近徵洙泗。顧接咸年。遙溯緇帷。可探述作。豈徒虞志有錄。漫別部居。阮略王部。能珍發藝。此承學之士。所當尉研奧指。通探坎井。而未可粗窺其大略也。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以總羣書而奏七略爲韻

益陽王景毅

惟成帝在位之七年。皐遵叢。儒風動。虎殿集乎髦英。河隄平其涸洞。頌既洽乎成康。言恐絕乎周孔。陳給事急就之史游。劉光祿傳經之選。叢使異綳衣。求非鑿空。用能事美於龜錯。所思而書盛乎王儉總總。夫以漢世藏書之盛也。惠除挾書之律。武設寫書之員。河間則購書受賞。棘下則獻書論勳。用以內充金馬石室之府。外修白虎天祿之文。六藝旣稽乎同異。百氏亦殫其見聞。遂乃炳皇綍。陳帝墳。藏已聲乎屋壁。異何憾乎燔焚。煥乎隱隱乎。洵稽古禮文之聚。而大雅宏達之羣。述孝成之初載。承武廟之緒餘。博士以讖緯爲師說。太常以古學爲土苴。由是詩擯趙人之齊。禮棄獻王之初。春秋不論於左氏。尙書惟守乎石渠。下至竹書之簡。汲冢之城。或棄山巖而不取。或散民間而不儲。遂使赤字綠文之籍。等司空城旦之書。於是帝乃特詔謁者陳農曰。惟我世宗武皇帝。承百王之運。躬上聖之資。閔亡秦之餘。餘。建聖漢之洪規。百家罷而不去其籍。六經表而更設之師。延閣有錄。祕府無私。用克同風三代。化成兩儀。遂朕之身。稍散亡。衰殘矣。朕甚愍之。卿以黃門之傑。分光祿之司。其爲朕求遺於山陬海澨。而歸獻於廣內彤墀。往哉欽哉。夫豈讀而農於是乘輶軒。戒驛候。備縹緗。載絲絡豪。北馳稷下淮中。南走吳嶠楚闕。千金以懸。百方以購。或留其眞。或寫其副。五家不棄乎中文。八體並收乎史籀。遂解油素。祭縑鞶。而後自倚相所不覽。方朔所未遑。莫不接轍連帷。指高旌而方帙。王子師輟收籍之功。牛里仁獄獻書之奏。篇籍既完。簿錄遂出。識一介之蒐羅。防百年之散佚。乃命中壘總成。奉車繼維。既兼其家。亦分其四。任宏以校尉序兵。尹咸以

太史考術。技出侍醫之編。例超別錄之邇。總作者之衆長。皆使者之一律。是以漢籍藏光。劉略惟佚。唐代踵其成事。知併夫三。而班志述其要删。略仍其七也。然而十道行矣。五侯擅唐。徒託美於有文。終慚乎景鍊。豈若我國家道泰從年。風淸八荒。四庫啟校讎之員。三館將羣書之閣。留策無佚乎近臣。等猷一疏乎繁例。後之志藝文者。豈止如荀勗中經之規。鄭樵通志之略而已哉。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以總羣書而奏七略爲韻并序

長沙張緯光

粤自若頡兆文。啓洪雜於雨粟。黃神授籙。富秘典以藏山。撥靈簡於洞庭。闡心大禹。發殘編於柱下。睹迹老聃。府廓西崑。藏文章而有象。星翔東壁。提篇帙以綿縻。蠶神符既耀其華光。縣圃永存其故典矣。然秦換金策。聖籍俱燔。漢班珠囊。遺經雜出。藝文沸潤而騰盛。儒林騈闐而興。條目分疏。大庭藏於麟閣。師承遞析。茂箸錄於鴻生。故杖火吹藜。精校鏤於天祿。金聲振壁。式愛敬於恭王。河間推好古之宗。千金待睹。孔鮒。寶傳家之本。尺簡皆灰。玉杯竹林。江都乃成夫繁露。毛詩京易。菑川分紹其薪傳。固已上溯開天。下窮綺柞。竹書古字。愁發空林。漆簡刪文。稗合藝府奏。所恨羅織碎。鄭詳箋注之家。掇拾奇零。鮮述寬求之逵。惟成帝之好文。機洽。使陳農而訪古。惟勤。收散佚於城南。橫羅恭指歸舟於穎水。竄入鴻都。綈袠縹緗。匯納藍溪之穴。金題玉陵。不壇小西之山。亦以揚州數車。何止黃衣小說。廣陵一擲。不乏青囊秘文。擷海求球。赤水之精。何啻積玉成彩。元圃之璵非虛。事獨重於求遺。典乃欽失策。使是以讎經校義。別錄因而詮繁。剔謬刊訛。定本緣而壽出。炙汗青而寫竹。無虞青古坐璧。集綴白以成裘。奚訝叩盤視月。涂宏詮羇。禾人不諳於青衿。臟闡空明。侯岡乃授於肄帳。導萬流於一派。啓百氏以千言。遺恨絕於藝林圃。波寶於學海。雖陳農之博古能精。實成帝之右文茂績也。文章鴻業。孟堅先序於兩都。箸作偉才。劉歆踵成乎七略。以視後之南征俘玉。徒遷三館之幡。北極禁都。祇運十艘之櫝。距蚌志異於蒐遺。蓋亦治殊於近古矣。爰爲之賦曰。

昔在漢成帝時。藝苑雲興。文林風動。帝治則法羲繩軒。儒臣則體顏踏孔。講經者志切搜奇。釋義者說非鑿空。十行天詔。徧徵汲古之家。一介皐軺。遂發藏書之洞。抽芸閣蘭臺之秘。得眞本而皆完。披赤文綠字之緘。惟大成之是總。當其必今古。寄志典墳。丹廷策士。載籍揚芬。恨漆書之莫辨。豈竹册之皆焚。太誓有傳。誰是得河內。充宗校義。奚由見折朱雲。學官增博士之員。人皆嗜古。中壘待校書之財。藝許空森。然術集墨爲莊。不無佚漏。庋經有閣。反請空疏。病蠟車之遷棄。恨蟬字之無餘。屈削人而磨。軸入府以終廉。儉蒐幾同於孔厄。尸雖易辨於玉東。求古義於殘叢。誰覘堂奧。什備生以秘寶。宜富閣符。帝乃命謁者以秦使。召陳農以遠馳。言有遺也。於以求之。玉册原難猝覓。金刻無以遨。不嶷探發。出大航之斷策。無勞設策。聽遠路之遺誡。家東洛之船。水眞宛在。吳氏西齋之帙。宰詎遠而萬卷皆存。尺縑可購。其寶爭奇。交輪想遣。傾石室而廣藏。出名山而綻蓉。糾許綠紺紅之謬。完本斯存。石渠東觀之藏。庸承相授。嘗是伏生大傳。古義同參。何如鼎寬尙許。囂讀入奏。而農也剖析隱微。蒐句散逸。與藹舉官。紬言燧失。論方技而研求。衍兵家爲撰述。存眞去僞。幾知閣本之精。罰幾詮文。關笑碑陰之失。恨縹緗之舛誤。已或訛

三。詆竹帛之文。諸十遺其七。是知斷簡皆珍。殘圖貴備。惟成帝振一代之雄風。惟陳農發百家之秘篇。既極微求。忽勒參酌。吉光片羽。應致慨於散亡。殘縑遺文。何必疑於僞託。文學集西京之盛。說粹百家。篇章勝北郡之藏。義陳大略。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 以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為韻有序　　湘潭易翀

姬德就隳。秦經殺澌。天降麟書。爛起素王。寶章祖述。禮樂刪詩。五始新周。十翼洩易。六經之義。燦然大備。洎呂政狂燔。楚項頓毀。先王典籍。掃地殆盡。大漢膺乾。聿開書禁。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七十弟子之徒。猶有存者。於是通儒衆出。增典修明。劉向父子。校讎篇籍。歆卒父業。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漢之典文。於斯爲盛。竊嘉其事。爲賦一篇。其辭曰。

有翳哂公子者。訪於鏡古先生之前曰。先生翁甄窮搜。弦歌侍偲。紬閱書林。包籠藝館。激諸子之馥芬。擷百家之洞演。靡施欲於陶姚。存沆瀣於姬孔。咀道腴而腴豐。隱詞叢以蒔蘩。五車則什襲無餘。二酉則條貫兼總。古籍碎磧。文源灝瀚。可以拓瓌麟之心督。可以籀羣倫之惝恍。抑知夫嬴灰項燹以後。瑤華墜封。祕牒欹芬。時訪謬闕於邱索。時蒐殘言於典墳。時糾孔壁之餘燼。時援鄭圃之奇文。殺擯羣言。刊亥豕陶陰之謬謬。筆貫六籍。宗師承僞說之恭紀。闡漢武之所不及表彰。發淮南之所未嘗見聞。夫惟大雅。迺卓爾而不羣。鏡古先生曰。翳哂子。昔孝成帝踐祚之初。深就典冊。耽玩居諸。席武宣之重熙。蠡裕環孝廉而拔茅連茹。思稽異論於宿儒。師蕭。思姚儀業於金馬石渠。觸傷夫石經論沒。漆簡粗疏。鉸訛爲烏。鮑混爲魚。因據人間之善本。校中祕之藏書。爲酒烈篇。豈長菑莽。殆圖冊思攷除。迺命謁者陳農。輶行天下以求之。其有縹緗貴帙。玉版金芝。汲綑孔堂之奧義。發雞紵絮之古辭。卦包河馬。疇載洛龜。老媼之古文溱響。驪駒之逸行軼辭。麟經則袞鉞一字。戴禮則鞠躬千儀。下逮立言之彥。著述之奇。爲有莊老。爲墨什思。誰各開夫戶牖。總蒐括而不遺。夫而後圖書璀璨。侯其綠而皇詔甫頒。遺書競奏。茂先累乘以騁馳。惠施盈車而幅輳。巧曆之數不能窮。隸首之紀不能閉。廣內充盈。名儒擊究。萬軸琳瑯。千秋俎豆。仙吸風騷。枕藉史籀。五經爲衆說之郛郭。大道屏雜家之紕繆。收千載之祕藏。爲一代之藻繡。崇龍四庫。遙其宏。筆牘十重。形其陋。厥後羣書總其成。七略編其帙。六藝略經義鈞鎔。諸子略名言嘒嘒。有兵書略司馬遺文。有詩賦略風人故實。術數伍一一能傳。方技亦津津足述。校中壘而無雙。綜輯略而爲七。凡此皆賴遺書之求。故能攷證精嚴。搜羅縝密。樹著作家之準繩。入藝文志之評騭。公子於是讙然若悟曰。走雖不敏。既聞其略。願從先生游。讀當日之遺書。觀編摩於祕閣。曲踊再拜。先生曰諾。

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賦 以鄧錢布天下其富如此爲韻　　常德府蔡鍾沂

銅官之側。有山巋然。孕奇形之瑰異。擁寶藏之金雄。蜿蜒則巉巖相亟。蟠屈則紆道迴旋。日輪日廣。爲阬爲阱。宜毛宜黃宜叢。界分以五。醜棘醜藂醜核。物且盈千。何搏今錫自天家。鄧極當城之美。南方都由之地穴。功非貨邑之賢。路人皆子曰。此銅山之遺跡。所謂鄧氏之錢者也。昔在文帝之世。節儉是崇。紛華不黷。黼黻習同淸。雖旋有素。百尺能高。露臺之築。規倣旌陽。四方駢星羽之來。綱昭法宮。點綴冰鑑火鼠。八窗屏

帳。牖陳壬玉。亥珠九衢。紺錫豈同。以瑰瑋栽梁。不比以珊瑚種樹。敢希乎柘丹明璣之奇。擢銀現金華之非務。奉虞育夏。長安則春澤同深。甄殷陶周。代郡則英聲遐布。乃有鄧通者。鼗班位次。魚水歡聯。三生特幸。四選斯遷。朱紱承封之日。黃頭入夢之年。既恩荷而渥沐。復羈得以相鈴。硜硜然何足道哉。偶乃而今心莫守。錚錚者有如此。附溫其而玉飾難全。縱教職納貲附。未必臣心似水。似此溫同黍谷。有敎君德如天。相者乃對通而致詞曰。子今者金殿身棲。玉階香惹。積榜拈。懷鉛可假。若依鸞鳳之池。屆鸑鷟之瓦。知生前之榮耀何加。嫌日後之蹤跡無爲也。若夫細許皆相。難之過與。倘使過甚揄揚。予所否者。恐幾同吹籥。壯士常遊吳市之中。抑或類孤竹遺賢。高餓首陽之下。帝遂爽然弗豫。憮然滋疑。以爲通也。未必運如懸磬。地無立錐。豈難詔夫紫標黃榜之業。瓊廚金穴之資。乃賜以青城綿亘。賜以赤岸迷離。紅絲不歸洛陽。使是金帶之美。緒錢同籍越國。斯成寶井之奇。阿阜豈致富無方。在我誠是下臣借逆。前有笄。然乎不其。其自鑄錢也。花樣翻新。英文易傳。內象孔方。外鑄文猶。鐘分造化之工。炭熾陰陽之候。幕爲人而屬資之雅。式流行。文是王所安。息之奇形。市貿相需不盡。金精熔煽分光明。自取何勞。傾液溶溶分鍰灸。此銅殊稱谷而英聚。此山異巖塊而水秀。庶幾寶工因之而日興。國家賴之而彌富。維時中原亦多故矣。以彼罪于晁遠。昔頓鉅秩。愛憐徒抛乎山海。戰伐莫供夫軍儲。海內之利權不振。神州之物產常虛。致使通也二品十品之錢。文重輕亦形其美滿。契刀錯刀之錢制。遠近亦見其份擊。鴻都藏之而莫比。西園積之而有餘。本可通靈。足見阿咸無恙。倘思遺臭。無庸顧盼自如。聖朝謨重青錢。盟嚴白水。吏治無私。官方有紀。維撲滿兮相規。對冰壺兮可比。知宰官之蠹勵。鑑錢敦揭。聽內府之專司。布泉慎矣。却憶士成錢癖。胡覺如斯。試開綴論錢神。何堪對此。

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賦 以錢布天下其富如此爲韻　　武陵周燮鼎

烏虖。鄧通之饑。非鄧通自饑之。漢文帝饑之也。使鄧通於倖寵交隆之日。嘗奔豪自侈之年。而文帝約之以儉。化其所偏。則鄧通必匪躬蹇蹇。束帛戔戔。石氏之國無玉樹。吳宮之姬少金蓮。鯖未入五侯之膳。燕不歠衆妾之筵。縱云絲竹樓臺。擲千金以耗。片刻即使杯盤羅列。豈一食而費萬錢。胡乃縱其侈心。資其樂具。蜀銅山。欲稗錢庫。而通於是純火陶鎔。洪爐鼓鑄。錢燦青煙。輝騰紫霧。神到上清童子。萬丈光芒。字成白水眞人。一年新故。丹成九轉。鼎開而治躍劍金。錯鑄六州。貨滿而利通刀布。青蚨萬貫。赤仄千緡。蝶飛金而燗炎。蠡朽貫而纍然。論者莫不羨其銀山滿積。金穴嶽填。長如源水。浩若海煙。而不知過貪取縱。老利招愆。歌娃銷榮。擲金馬斛。駐之地。刀鋸鏖慘。嘆婆風苦雨之天。嗟夫所衣維何。千金裘矣。所乘維何。五花馬矣。其室維何。玳瑁梁矣。其宮維何。琉璃瓦矣。燕姬趙女。長夜遊矣。錦障蠟薪。發心寫矣。但教蝶醉長栩栩於花間。豈料鹿迷。竟茫茫於篋下。新君出。故吏遁。奪其地。去其爵。當年萬戶通侯。赫官奚似此日。十年謫戍。冷閣如斯。牧海上之羝羊。一樣飽餐雪窖。覓山中之猿鶴。無從辟穀茹芝。相來燕頷虎頭。誰能識彼。想到尊羹鱸膾。更慘婆其。蓋鄧通之終不免死於一餓也。人咸謂其風命所根。終身不謬。碑鐫虜幅。窮途之旅士無緣。韝齎青齊。輔世之雄才克副。是非鄧通所自爲。其實文帝之所授。金玉豈所以瘞貧。

富貴又安能葆壽。常云南面。比一瓢之顏子不如。武關西山。視千駟之景公詎富。兆彼蜀道之有銅山也亦大奕。木亢性鑄刀之地。為五丁扶石之墟。盼金牛而猶古。呼不鶴而峯舒。每觀夫嵯峨石險。陰崖慮。鬼神若嘯。虎豹疑居。樹闕疊叢。其登銅城十丈。駢闐馬碩。瑩徙銅柱。荊餘。累朝之城郭如金。此之穹成萬里之江山似鐵。視此何如。究其獲利有加。取費不已。錢鑄而雄不為雕。錢飛而母將存子。逮標鬻將軍之錢積如山。入座讖告。舉士之錢流若水。旬乃東郭乞餘。北門發起。然後知馬之得也。無心象之禁也以閱富人終悲多危。天子且不能庇。自古高爵銅衛。萬雞不休。從今蓋草牧羊。一塞至此。

馬伏波到交阯立銅柱為界賦（以立銅柱為漢之極界為韻）

永州洪澤灝

虎落名藩。馬流舊邑。鐵甲堅塞。金鼓齊躍。銅標地而山嶽能搖。柱聳天而風煙可吸。兵銷古界。五溪之猾寇魚游。席捲大交。三輔之雄師鵬集。瓦斯夜落。新戍士之凱還。鼓角宵鳴。任孤軍之深入。此日樹榆關塞故嬰沙平。當年聚米河山。孤城壁立。有漢伏波將軍者。須眉如畫。顧盼猶雄。少懷田牧之役。長希吐哺之風。笑羊裘之儉約。抱馬革之孤忠。逸雲瘴雨之鄉。鳶飛跕跕。浣草鬱花之地。龍節恩恩。果然臣亦擇君。有猥多之資客。似此老當益壯。信矍鑠哉是翁。乎絕域而生還。班定遠飛而食肉。引觥人而威懾。狄天使通其如鋼。方其到交阯時也。猛士如雲。謀臣若雨。氣肅清笳。光寒白羽。穿渠得腹下之腴。捲地入口中之房古戍巢高。兩關月午。三萬戶龍編遶闔。爭看漢使威儀。一千里騎越荒涼。猶識將軍神武。樓船發而青徼平。齊鼓鳴而朱鳶舞。將欲防嚴中外。依南戍為越門。除非地限華夷。列見命於天柱。歲月遷移。滄桑可知靡堪有字。銘鼎彝。此八方之爪鎮。亦萬世之洪基。刑白馬以為盟。鴻滯難越。飲黃龍而受約。蟲落空祠始知界定珠崖。節乾坤之樞紐。且莫柱通銀漢。是天地之藩維。理軍事四十餘年。大啓侯封於新息。披輿

圖官有六所。又增列郡於雞為。且夫漢時亦多故矣。慨自九虎災生。四羊封爛。貲郎以銅臭而得官。侯倖則銅山之鑄貲。銅溝則殿閣應埋。銅瓦則園陵煙散。卒之四境興兵。諸蠻亂。虐民蠹國而不知。川血山骸而無算。此後長安門外。撫銅狄以淒涼。誰知洛陽宮前。對銅駝而愴惋。何日帑屏被籍。臍破讎豐。有誰佩紫紆金。手扶天漢。俯將軍乃深謀克著。妙算能施。龍與白水。鯨翦赤眉。攻巴蜀而公孫隕滅。征隴西而隗囂奔馳。鼓吹黃河。使銀清森之候。刀環白日。纛旗慘澹之時。銅章縮而獸徼歸誠。從此九邊不發。銅斗鳴而烟燧水靜。豈其一木難支。中國其有聖帝乎。已解襟系矣。將軍殆誠神人也。願鑄金事之。徒觀其遠略。微陬。高華異域。日月齊扃。河山表色。壯大樹之威名。為長城之羽翼。豈知奸宄稍防。樹道爽塞。地維可制乎東西。天塹直分乎南北。巨鎮借五丁之擘。勳勒金銘。平原開八陣之圖。功資石刻。不比臺修銅雀。西陵之歌舞猶酣。豈徒殿起銅龍。南詔之烽煙永息。祇柱達三千世界。鬼斧神工。鑄銅立十二仙人。地蟠天極。迄今過浪泊之故墟。訪居風之舊跡。想夫遺愛在人。齊游如話。人知射虎之名。家懷刻鵠之誠。然而印章或誤。北偏傍。薏苡且疑為珍怪。錯成鑄錢。淒淒萋菲之寃。毀甚鑠金。寂寂雲臺之悲。銅馬容傳舊式。東門氏相法無存。銅鼓猶震餘威。西里開壯遊頗快。猶憶屯軍萬柳。秋風增七郡之防。祇今回首扶桑。來萬遐九垠之界。

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賦（以時無英雄豎子成名為韻）

長沙府彭敦穀

前朝析載。半局殘棋。龍蛇爭訶。鷸蚌荼持。欲哭楚王之廟。羞歌猛士之詩。因耕嗣籍。三尺劍能小天下。視今觀昔。一肚皮不合時宜。若將成敗論人。叢心誰憾。未識英雄何物。皆眼難旋。讓曰天亡。司馬已難逃此論。豈成帝業。乃公亦適符其時。惟阮嗣宗獨抒偉議。直曰非夫。偶登臨於廣武。因感歎於窮途。如此江山坐歸小吏。是何意態。俯視諸雄。睇亦帝之高蠹。大風安在。問為江之古渡。陳跡都難。得鹿非真。自我失應無恨。交龍有穰。與人冤疾何殊。天雖扶火德而王。五年方定。地則據咸陽為因。一著先輸。弔古偶來。恥六國都非豪傑。桀抨不學。傲兩公偉識之無。方乘秦之失政。正楚漢之交非。鼎瞳子既為將種。隆準公亦下名城。兩谷衝戈。覓拔山而有力。鴻門逆斗。遂如痛以偷生。當斯時也。莫不罰機眾如亂怯。應楚國之狐鳴。及乎垓下聞歌。逝雖不利。從此江東衣錦。匹馬難行。劉季大言。居然成事。張良儒子。亦明知兵。不知望氣咸龍。天命乍歸於嬴項。況乃發蹤示狗。將才尤藉乎韓英。今觀夫敖倉塞口。三室山中。降雲尚黑。堠火猶紅。問當年之甲馬。化此日之沙虫。誰是可兒。聊博胡虞之笑。倘逢勁敵。斷無機倖之功。請看秦代山河。霞蒼露白。草憶漢家陵闕。殘照西風。傑失其三。項籍豈萬人之敵。事難者七。漢王非一世之雄。嗣宗於是感慨不禁。淋漓欲吐。志肆能狂。論奇不磨。笑彭城徒作假王。讓亭長亦為真主。印綬不畀。眾豈樂於攀鱗。玦眾無威勢。遂同於縱虎。遂能致羿難陣。實霸業都灰。從茲名馬美人。楚歌。逐昔續胡亥殘亡之轍。幸無白馬素東。訪虞姬泣別之江。惟有樵夫牧豎。其夫懷古。者常生。感時者恨起。釋嗣宗太息之言。寓晉室興亡之皆。五單于入塞。石馬無霾。八王子雜兵。銅駝覺徙。名士割牛心而去。靄蕩時賢。清流揮麈尾而來。空談名

班。東門一嘯。誰防石羿之兵。南渡偏安。不越祚河之水。當此登高望遠。胸有千愁。因之放浪猖狂。目空餘子。然則北觀於廣武之戰處也。豈第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感炎亡於漢火。恨灰冷於秦阬。塊壘難消。殆借杯而自寫。山川如故。忽看劍而難平。所期江左夷吾。收百二關河之地。更載荊州都督。總八千子弟之兵。倘徘徊宮禁之邪。嗟覺當年可惜。徒對泣新亭之上。那堪乖老無成。而皆乎如嗣宗者。黃壇買醉。白月邀盟。戲竹林之蕭散。對荊棘之縱橫。亦惟高睨大哉。眉頭稍展。不數鯨吞蛟鬪。眼底皆輕。倘客吳江。祇有禰衡相對。如登劍閣。亦嗤劉禪不明。彈絕調於千秋。中散可稱密友。撲俗塵之數斗。阿咸亦叔知名。

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賦（以時無英雄豎子成名為韻）

長沙歐陽鵬

莽莽沙場碧血濺。攙搶鹿逐紛如斯。英雄抑鬱不得志。悲歌一曲傾三巵。當西晉之混亂。森嗣宗之瑰奇。秋雨渴雄風之故。斜陽弔赤影之旗。游心城郭參差。四百椒鴻來安在。迴首煙雲忽滅。數千里龍戰爭馳。地險。而接拔齊。時秋草夕陽而外。天命已亡。秦政在雄王雌霸之時。則有陳留阮嗣宗者。姿標翹傑。造化牽狗。羨諧批俗。道與江湖。詠史八十篇。直撥陳思之席。有酒三百斛。請入步兵之廚。所搆憔悴依人。名沈官海。本自料狂。絕批泯瀝窮途。黃沙黯戰血千痕。莫話當年成敗。碧落蟲孤城尚例。惡知人非慮無。當楚漢之爭天下也。蝗闢既堅。咸陽削平。漢有功而僅王蜀郡。楚負衆而自據彭城。於時勢成虎踞。名遂蝸榮。

第九

弁三秦而漢思首難，召九江而楚已專征。一戰而成皋城拔，再戰而滎陽勢傾。然而天心有屬，人力難爭。客子消魂，勞歌石頭橋影；虞姬泣別，淒涼帳下歌聲。劇憐江水長嘶，走馬猶東歸之慨；縱使錦衣旋里，斬蛇非命世之英。嗣宗以爲撫弔其遺跡，不若發俄其茂功也；追思於事後，不若從身於局中也。則見吟鞭指北，輕車就東。行行且歌，酒盈依依，聊裁詩筒。長安招漢帝之魂，衣冠片瓦；渭水辨阿房之灶，花草離宮。居天下中，竹割鴻溝百里；翊其王運，休嗟猴沐而冠。蓋不登夫至高也，則無以攄懷古之蓄念，而盱衡夫曠代之英靈。則有廣武山焉，攷地志之殊名，稱河陰之故土。枕兩谷以稱雄，紛江淮而如帶。嗣宗則攸爾振衣，慨然思古。如登泰山之頂，放眼則髣髴兼吞；如登蘇門之巔，長嘯則鳳鸞皆舞。嘆亡秦片土，都成剩水殘山；過兵燹荒城，欲問樵蘇牧豎。故其觀楚漢戰處也，平沙無垠，塞風颯起，鳥啞啞以相號，狐嗥嗥而旋徙。今且戚血猶紅，燐光化紫。早識酈生遊說，守殿白馬猶狐；更看項羽西還，勢成竹踏，戎猗遊進中原驕利，與冠軍而觀諫諸侯。徒知大澤龍從，獨高帝而氣吞天子。是蓋鑒諸王之釀禍，嗟幼主之折，更緒談自恣，白眼索橫。鐵馬則江千波渡，銅駝則陌上荊生。宜其登高而循戰壘，望遺以憑戰，杯冷剛過，吟泣訴比關中之檄，迷山泉咽。悲涼同垓下之聲，濁酒何須澆吾胸之塊壘。相如可比，嗟大器之晚成；迄今稱阮公之舊跡，過廣武之屯營。斷巡木鐸，樹掛銅鉦，無羽箭珮戈之聲，甚探幽選勝之情。兩人何句，回首同歸於盡。白城漫漫，皆時不令而行；思三輔之賢豪，閑關如故；弔七賢之遺蹟，曠代知名。

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賦 以時無英雄豎子成名爲韻

湘潭劉湘琳

滿滿乎古城邐迤，敗壘嵚崎，寒雲黯黯，秋草離離。地鳴鼓角，樹黯旌旗。指關河而憑弔，慨陵谷之遷移。水東流，帶烏江而聲咽；成皋西望，奪函谷以心悲。如何騅雄能鳴，正統偏移於呂后；坦笑逝騅不利，短歌垓先別乎虞姬。從人烽發關隕，指澤畔行吟之處；十載干戈滿地，想帳中起舞之時。有路人告予曰：其地有廣武焉，乃楚漢之所馳驅，而阮籍之所踟躕者也。迹其介居兩大，斗絕一隅，領本七中之宅，韓爲天下之樞。一代之興衰所繫，累朝之戰伐道趨。今則荒郊羅馬，空舉號烏，古木夷澤，崩榛塞途，夕燐碧兮宛魂斷，秋燒殷兮戰骨枯。昔骨銘戟，荐頭發軍御馬，誰實爲關黔首，爇火鳴狐。天意亡秦，自斬木揭竿之起；敵人心歸漢，適一尺尺土之皆無。故其斷蛇督旅，逐鹿驚兵。汜水致觸蠻之戰，滎陽成鷸蚌之爭。千尋甬道，一片山城。讒帷中之獨運，駭俎上之將烹。漫將秦地三分，抗概定關中之約；遂致楚歌四起，淒涼垓下之聲。問數千子弟之中，雞虎誰追錦灌；從十八元侯以外，麒麟別聳彭英。而嗣宗則鬱抑懷於世，難灑枯泣於途窮。念當塗之已霸，知典午之將隆。凝情樽酒，託志絲桐。慙飛燐兮塋苑，迫絕炎兮漢宮。二主不凡，何事威遁戶；千孤城甚陋，其如蟲處褌中。多劉仲以奚爲，設說手提三尺；一范增而不用，空教目擗重瞳。自從迎解道於夏門，又變三分之局；誰復弔阿瞞於赤壁，徒矜一世之雄。遂乃登嘯野之孤營，闖危垣之百堞。類因日之旌麾，仰干雲之樓閣。恍見八公草木，影列戈矛；何來伍子波濤，聲聞金鼓。與六子結林中契，惟餘稀叔同遊；儼諸侯作壁上觀，卒使王離就虜。欲擬楚人三戶，秋風弔去國孱王；試尋漢室諸陵，斜日話荒山牧豎。於是臨皤壞，摩胸壘，覓斷戈，攜折矢，拜潤原血丹水，較摧鋒車缺軌，雖往蹟之半湮，何奇功

之堪紀。公尋獵之功狗，一朝之將相如斯；人言冠彼沐猴，千載之英雄若此。直使金甌盤碎，王敦詎是可兒；忽聽玉斗摧殘，項羽果然豎子。是蓋嗣宗欲投，魏祚將傾；寸心易鬱，孤衆難鳴。陵誕既嗟，蘭貫紳豈復恥艾榮。勸進表匪無所忌，詠懷詩雅欲自明。清談本第一流，皮裹之陽秋自遺；漢世爲下酒物，賀中之魏甚難平。韓侯英雄，上釣夫三傑；仰將才之絕高，龍乃沛中亭長；五年帝業之成，未若今皇上八埏恭覽。四海鏡清，洗甲兵而不用，伏刁斗以無驚。塵靜長榆之塞，風清細柳之營。登瓜步而觀石頭，江無飲馬；登柳城而觀遼水，海有飛鯨。豈徒懷西晉衣冠，早著清虛之望；奚事樂東平風土，徒傳任達之名。

馬季長絳紗帳賦 以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韻

武陵蔡鍾沂

訓詁譚茂陵之軼事，測漢室之名賢。擁圖書於白屋，傳學校於青氈。廣人才之蔚集之場，豈讓白屋侍席。名士風流之藪，何妨皓齒當筵；造字臺高，半歷花間之霧；讀書堂小，深邊柳外之煙。任多士碧紗籠句，看先生寶帳分編。開宗派於千年後，有張南周北；課生徒於一室，居然王後盧前。漢永初間有馬季長者，玉貌霏霏，英才早著。經籍淹通，聲華卓茂。初拜北關之郎中，繼爲南郡之太守。尊身著作，兼雄才於枚遷；馬工衆腹文章，辨詞藻於郊寒島瘦。綱始爽，終摹史貫，有心傳貫才學識。三長得諸口授，且夫蜿堂講道，鴻苑聯盟，金針度，玉尺同衡。靜青燈兮皎潔，擅丹簡兮分明。舉有標網之富，才標藻繡之名。知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壽恭冠裳於此日；喜入室芝蘭，及門桃李，頤傳衣鉢於諸生。其施絳帳也，華堂霧絡，粉壁雲軒。硯開鸜眼，筆禿鼠鬚。擁寒氈於案側，懸短榻於窗隅。乃流蘇乎翠羽，乃聯斗乎紅珠。閒來降色，凡花雙株的皪。排對絳香，椽薄一例，疏欄非蕙帳兮露冷，非蓬帳兮霞敷。此時金馬填門，講讀之漢官誰是；當日玉龍酌酒，翰林之聲價誰徒。然而帳以前爲英俊材，薦齊華甕，燕喜堂開，驚儒士有搜羅，相與風雅之籍帙何多。藻鑒人倫，月旦之品題不苟；惟賢是寶，攻玉以相同。以禮爲羅，詎遺珠而弗取，此所謂上以紹鄒魯之先，下以開濂洛之後。然而帳以後時世妝樓，風流趣別，或紅綃寄恨而歌調，或錦瑟言情而容悅。隔花障而依稀，步香塵而儼絕。侍瑯宴而燭蕊將闌，伴銀釭而燈花欲結。九華影裏，三千羅綺分排；七寶香中，十二金釵森列。而季長則鳥几稱觴，羅幃結佩。拖則內外攸分，理則精粗畢聚。瀉萬斛之泉源，成一家之機杼。文不減乎馬班，筆早開乎燕許。囊螢濟濟而成來，進袂雍雍而成序。青袍草色，誇五陵豪俠之兒；碧洗酒波，捐一醉酒家之女。迄今霧聲依稀，英聲邈邈，才是後儒，名標絕學。翹秀攉楠，楚國士命英奇，芳非桃李公門。許觀卓犖，坐講席以餘餘，擁皋比而嶽嶽，黼黻形墀之下，爲玉堂金馬之人，羽儀丹陛之邊，奏清廟明堂之樂。

沅湘通藝錄卷八 詞章

笏賦

衡山鄧光賢

遐遡子問於闕幽子曰。諸侯以命圭而朝。大夫以聘圭而聘。凡有指畫。思何以對揚乎休命。闕幽子曰。居。吾語女。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倚梓匠。垂衣裳。權輿製造。整乎維綱。譏疑陰于坤順。仰資始于乾剛。飭材制笏。是用大康。後聖人作。用之以戒猾賊。貴無良。蟠螭吞玉。策馬設籙。置階墀以諍諫。識高陛以廷爭。無仇夫其佩劍。勿敗比於甘棠。搢笏伊何。帝眷臣府。旗捧日之至誠。質負山之任重。配太一徵。萬物大同。中方圓與。天地鴻洞。附其玉採崑岡之英。竹伐巴岑之穎。極深研幾。理洞畢用。文質因備。以馭其衆。無忽無隳。在道是中。林美工巧。作而行之。朱紫不收。尊卑攸宜。象玉以中其美。文竹可用爲書。終葵首以方正。飾魚須以等差。㻬琰徽其婉言。蕭何厥宏規。至於出入必書。升降維敬。入廟則搢必盥。立朝則造受命。氣爲屏而敏息。躬中綳而在正。閒玉紳而箝疑。對藻繅而冰淨。雖冠冕之榮。不勝其飾。圭璋特達。與之都德者也。其銘曰。獬豸獸角。鮫人篋璧。內府盛珍。刻厚刻背。內出可移。西室可測。居安思危。爲萬祀則。懲慮子逡巡避席。指而頌曰。方而不折。撫四方兮。前詘後直。鑲於王兮。前詘後詘。不踰常兮。外文內質。著才良兮。用行舍藏。謀孔臧兮。闕幽子曰。今吾子昭然若發蒙矣。

秦瓦賦有序

湘潭劉錢耀

瓦當文字有無專書。宋人澠水燕談錄。載羽陽千秋瓦一事。又長安志圖。載長樂未央瓦七事。內宋祕效古圖。長延壽等瓦四事。元明以來。鮮所著錄。近世出土者夥。朱氏楓、俞氏覽、錢氏坫、趙氏魏、諸家。搜羅最富。而程氏敦秦漢瓦當文字。馮氏雲鵬金石索。成書稍後。而攷訂尤詳。然有此定爲秦瓦。彼誤爲漢瓦者。彼訂爲秦瓦。此誤爲漢瓦者。有本爲秦瓦。而諸家皆誤爲漢瓦者。傳記所載秦瓦。而諸家未見不著錄者。今旁採諸書。證以目睹拓本。得秦瓦都凡二十。阿房宮居六焉。嗚呼。自古土木之役。侈於秦皇。而紛於漢武。杜牧之阿房宮賦。有餘慨焉。爰本此意。爲之賦。幷蒐舊說。而約注之。其辭曰。登秦隴之長阪兮。晞咸陽之故址。踐賓斜之殘瓦兮。息余駕乎平陵。祖龍死而飛鴻去兮。悲禾黍之離離。覽離宮與別館兮。土人告余以不知。雜北邨之斷瓦兮。鬱文字于蛟螭。增余心之緊縈兮。發懷古之淵思。昔嬴秦之帝關兮。侈宮殿之恢張。信宮櫟以華麗兮。馳道琢以琳琅。新豐排閶夫步蹡兮。驚屏游獵夫長揚。千門萬戶兮。重闈增閣。居。擢玉縱兮銜璧金釭。羌對霤之鸞華兮。更增飾于虹梁。一六合以光宅兮。爰經始于阿房。緊阿房之雄麗兮。通驪山之胸膈。踰谿澗谷兮。錯綺乎阡陌。表華嶽以爲巔兮。絡樊川而爲澤。太極象以亘梁兮。營室抵而作宅。朱網蔡布而彩映兮。外瑰飾列而翠積。有洛妃之神女兮。比擬于宵。有娥陽臺之歌舞兮。忘黔首之繁役。通銀鋪兮玉鳥。而鑲金兮雕璧。披顯難雖兮。罘罳絡繹。徒觀比屋之榮帶兮。若瑤理而無迹。瞻漢翠之漆漆兮。彌離背而堆碧。曰維天以降靈兮。程氏敦秦漢瓦當文有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瓦三。其一宋學博蟲卿得于長安市肆。其一畢太學得于咸陽古宮。儀範合之眞型。著阿宮以爲秦瓦。撫藏氏之遺銘。祝長生以無極兮。長生無極瓦與與天無極瓦文似。馮氏定與天無極爲秦瓦。以此爲漢瓦。非也。畢氏定此爲秦阿房宮瓦。平樂兮。阿宮平樂瓦。程氏釋作平樂宮阿。云漢平樂觀阿閣瓦。馮氏釋作平樂阿宮。云上林苑有平樂觀。阿宮當是四阿之宮。又云戰國以爲秦阿房宮。今據戰國是也。阿房宮可省稱阿宮。秦三輔黃圖阿房宮一曰阿城。衞列平樂取吉祥語。猶之羽陽千秋瓦羽陽宮名。千秋吉語也。接屯衛於中庭。朱氏楓秦漢瓦圖記云。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文僅一衞字。定爲秦衞國作宮室之瓦。又馮氏云宋有衞屯瓦。定爲秦阿房宮瓦。按漢書百官表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尤爲秦瓦之證。琢西瓦之櫛闐兮。馮氏石索有四瓦廿九六月官瓦。楷書類篆。譜瓦大異。凡八字在瓦心。得之阿房宮故址。疑即秦阿房宮瓦。攤絅麗乎新彌。巍千兮累萬。鍾紫兮嶮青闈。雕蟲之小技兮。留科斗篆之奇形。彼蘭池之宮牆兮。蘭池宮當瓦。朱氏擇永輝作。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遇盜于蘭池。定爲秦蘭池宮瓦。池之本字。瞰渭水之蓬萊瀛上林之舊苑兮。築朝宮而大開。秦漢皆有上林。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是秦有上林瓦之證。近世著錄家以爲漢瓦。不知漢上林苑即秦舊苑也。長生未央兮甘泉址遺。長生未央瓦朱氏云得之淳化縣甘泉故址。按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據此。此爲秦瓦。續秦漢瓦當文字錄一瓦中作泉形。云不可識。按即甘泉之泉字。甘泉上林瓦。泉作泉形。近人錄爲泉字。余信其爲秦甘泉宮瓦文。永受嘉福兮蟲篆文回。永受嘉福瓦。畢氏云。大學得于長安市肆。即與禽之作瓦相若。或釋辟福畫篆。或釋爲佩。門定爲永受嘉福。見興程雙之書中。摧結兮交錯。僕數兮難賤。亦秦宮之古物兮。竊樂殿之壞坏。獨阿房之巨制兮。轢秦宮而特魁。景靈牙之高啄兮。倍迴闓而崔嵬。悲痕。胡楚弓之勁起兮。光秦祚之不長。鳴篝火之狐狸兮。禍已伏於蕭牆。走叢臺之麋鹿兮。超厦樓炎豫秦。鉏雲亭之蹤躅兮。尋故址以彷徨。殿闕隳而爲土兮。澎池咽乎塞垣。睇古丸之驛庭兮。今剝蝕夫風霜。飄沈千載。偶一見兮。別諸離於咸陽。朝披榛于廢院兮。夕羅鳥于荒阡。悼秦皇之已矣兮。旅斷瓦之犖犖。觚稜兮破碎。土花兮迴旋。遐想心乎古物兮。爰致絕迹而分觭。城郭隳如故兮。何圭璧之不完。羌聚散之

無定兮。學逸史而愴然。嶧山之碑兮。垂二千年。碣石之頌兮。沒于幽燕。比斯瓦之眘眘兮。同湮沒于荒煙。亂曰。長城百尺。委灰塵兮。河山則古。人則新兮。銅駝石馬。誰與隣兮。瓦礫沈霾。冬復春兮。千秋萬歲。思帝秦兮。

鏡賦有序

辰州府丁可鈞

金石之學。鏡居其一。鏡者始於軒轅。至今日泰西而盡其變者也。軒轅之鏡。且見隋王度古鏡記。而明陳耀文天中記。載舜臣尹壽作鏡。尚書緯帝命期。載桀失玉鏡。大戴禮記。載武王踐阼鏡銘。西京雜記云。秦始皇有照膽鏡。則虞夏周秦皆有鏡矣。兩漢之鏡。古根記及近金石家著錄者。約數百種。新莽有尚氏鏡、新銀鏡、善銅鏡、貨泉范鏡。此皆古鏡之可攷者。自是而魏晉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時代漸近。又較夥矣。其體則圓者居多。惟漢海獸蒲萄方鏡、新貨泉范鏡、六朝百鍊鏡等。作方形。漢傳形五銖鏡、宋政和都氏鏡等。作鐘形。唐雙鳳猊鏡、瑞獸鏡等。作八角形。甚魚鏡作圓形而下有柄。鏡銘亦各不同。有作吉祥語者。漢長生鏡、宜子孫鏡之類。有作戒勉語者。漢許氏鏡、唐鑑心鏡之類。有作駢偶語者。前蜀眉鏡、宋滿江紅詞鏡之類。有作仙佛語者。漢蒙氏鏡、唐透光鏡之類。近錢氏獻之鏡銘集錄四卷。搜采極備。能言其詳也。泰西鏡法。在西學中為光學。所謂天文鏡、觀星鏡、顯微鏡、映畫鏡諸制。俱載西士所撰博物新編及光學諸書。其言回光、折光、透光、歧光、極光之理。至精且細。蓋西人制器。每物必求實用。視中國以鏡為玩具者。要自有別。晉傅成梁劉緩照均有鏡賦。體物製詞。稱矣。然在今日既有泰西諸鏡。則不能如諸家之專於詠古耳。謹通攷中外。設為問答。據宋宣和博古圖、國朝欽定西清古鑑、及錢氏坫、翁氏方綱、王氏昶、馮氏雲鵬、著錄之書。成上篇。賦古鏡之存佚。又據西學言鏡諸書成下篇。賦西鏡之體用。知亦實事求是者所樂觀也。其詞曰。

有歐洲使者。息傯支那。盤舟河朔。訪金石之遺篇。洽尚方之斤斲。適遇容成侯第問焉。曰。僕西遐之鄙人。而少耽光學者也。未嘗博古之圖。竊識鏡銘之斑剝。先生石室之耆儒。果林之先覺。盍亦取古為鑑。總群言而揚摧之乎。容成侯曰。唯唯。吾聞夫鏡之為質。密緻而明。鏡之為體。樸茂而精。精自古以歷今。供崇飾而增榮。粵自軒皇之世。洪洞假闢。百神效職。精英之盛。上浮而下沈。明堂之庭。體天而作極。於是采陰陽之精。合乾坤之德。摹日月之明。寫雲霞之色。甸工首山之陽。鍊魍魎宵之國。此鏡之始也。是以洞識近淨獪狡。御魑魅。威鬼蜮。而十二分天數。協徑尺五分。南書刻淮南鴻烈之所未詳。王嘉拾遺之所未識。然炎炎。不可殫憶。重華立極。虞臣贊光。波金琢石。樹堅鍊剛。升壽之祠。漣麗乎五方。運遞夏癸。世廢玉鏡。德川不彰。茲焉去命。若乃姬周代興。嘉帽西顧。鼓九陽之洪鑪。運大鈞於天路。開元模。拔帝座。甄廉藥廊王度。海水不波。麗金在鎔。於斯之時。胡鏡張。銘文其煥乎。熙理之芳軌。丕乎權輅之大略。更有汲冢火齊之貢。明月之珠。響應人語。洞灼形軀。夾則之鏡。師曠鑄之。左日右月。七宿環之。皆新公之故物。陳仲躬之本師。至若偃溪照骨之寶。咸陽洞膽之宮。其質爍爍。其光熊熊。始皇帝之所設。秦收迹於關中。炎漢之有天下也。據舊嬰新。模黃軌虞。海獸蒲萄。長生明光之形別。神人清白天王九子之制殊。日月斂雲龍紆。三

神四獸。七鳥五朱。青蓋長保。赤松與俱。蓋以宜子孫。長富貴。千秋萬歲。拱尚方而衞皇都。又若爲君龍。垂浮雲。見神人。挹精氣。分太華而作極。纏黃金以爲紋。東王西王之界。四龍四虎之分。許馬龍鄭壹周仲與夫日光角王列宿人物之屬。皆足資我以致詳。博我以見聞。徙觀其純素之鑑。身毒之文。善銅青金。遂其刻鏤。羲花水草。鬱其繽紛。十分而未得其一端。又烏足壽鏡記之所采。訂鑑錄之所云。新莽之日。閏位稱聲。肖氏作鏡。遹賀皇明。倒以貨泉之範。儷以銀錫之形。平而可鑑。銅質重背。傳後世而樂無極。獲大福而寄嘉銘。頌四夷之滅服。表風雨之效靈。且夫鑒於前者。慮於後。溯其源者。暢其委。明鏡觸物。妍媸之畢呈。鍊玉鍛金。斯後先之齊蹤。東京以下。又可得而紀矣。鋪流雲之爲樹。獸鳥之背列。雜物之疏。上銀錯之佩。龍文左右。乳花破碎。此得之於東阿。仲之於魏代也。盛蓋漆奩之飾。銀華金薄之光。龍頭受福。蓮紐餘香。或拔之於衣殿。或鑄之於元康。此司馬氏之故事。而晉東宮之所藏也。又如織迴文。鑑百鍊。銘貴富之字。敍仁壽之殿。臨池似月。照心畢見。羅龍蒂蟠。花蝶飾面。出五雲之質。入三公之選。麟吐而雁足傳。龍駒持而朱雀宴。此六代之鏡。而得之於郡縣者也。逮武德貞觀之際。訖大順天復之年。乖輪而畢角。岡方以窮圓。十二辰鏡。鑠金而琢玉。廿八宿鏡。法地而戴天。雲德出。鳳鳥旋。雙鸞應。四乳連。滿月文。刻寶相花鏤。重以步秦王之府。跨揚州之月。鏤瑞獸之面。環璧水之泉。四神四乳。雙鸞雙魚之鑑。蝶滿而金鳳舞之式。出瑞之圖。六花之飾。八卦之術。土蝕而遊蛇。飛鳧雁之足。則花枝折。祝蝙蝠之集。則禧祿全。日升月盈。步坤括乾。豈徒金背方丈。元卿之篆。透光以辟邪。鑑心以自全。已哉。稱繁彩頤。匪可殫編。五代則神物刻鏡。停空鑄玉。華著於壽杭外史。銘致之丹鉛總錄。珠匣螢實之工。纖構綺窗之曲。爲石爲玉。不一而足。宋則大阿羅漢之裝。蕭都郝氏之造。慕元祐之名。勸政和之號。炳宮裴闕。洞見奧編。滿江紅之詞。諧兒當時之所好。金元代禪。寶花蝕。明鑑張。官匠驗。說任城。汶陽八角。六出銅液。稍剛清素。福壽永用寶康。弊至元雲龍之氣。勘韓州主簿之章。飛花伏地。觚棱皇鳥。若夫明季諸偽之偽造。街衢市闤之褻藏。形質不足擬於古。琢磨未足發其光。蓋康觚之不若。亦奚取乎鏡張。於是銘誌覈矣。纂述備矣。金石遺編。讖古字矣。尚方斤斵。揭精意矣。溥古之圖書。表其器矣。鏡銘之斑剝。通其義矣。外若洞仙刻詩。朱衣見吏。日同蝕矣。隋唐之嘉話。鑑止水兮。天寶之遺事。耕夫鏡兮。紺廉吏之譏。純陽鏡兮。續瑯環之記。圖經空藏其標題。目錄未詳其時地。質樸而精。循邊與舜。其物恆見於雜家。其字間雜以別體。紛僕數兮難賅。奇博微兮無自。然而自晉底茲。凡祕府之所儲。孰存而孰佚。已廣稽乎再四。使者備驗品類。遐推叙次。聽亦屋貫金索之冥。而感懷古之淵思乎。

容成侯述古鏡既畢。歐洲使者乃執體度用。紀名覈實。然良久。莞爾而笑曰。聆先生之言。信得治氏之蕴。溯古今之存佚矣。然僕嘗精察光理。討論西術。其而鏡也。爲凹爲凸。其驗鏡也。分甲分乙。視中國之鏡。益精而加密。請觀縷以陳之。判孰得而孰失。夫浙陽旭之沼。步芥波之湄。光啓南浦之鏡。彩帶北臺之枝。亂紅曉之夕照。影附影兮比隨。此其光也。爲回。迸鋪紫燭之線。斜入琉璃之穴。視孫滿轉。變易常態。此其光也。爲折。漸聚漸離。近邇歷常。鏡背鏡頂。然曲而彰。此謂之透光。遐塞燠之易容。瞰槭線之駢張。散點分

稍密，鋪影分類，按此謂之歧光。凝胸成浪面，射角同平方。普累林為最便，海東土之所詳，西土為物，分其條綫，伯盹離分，著為圖章，此謂之極光。惟考驗之精精，槃理以構制，啓陰陽之遺陰，暗乾坤之閟閉，廓僅裁之淮則，圖萬都之絕交，炎如絕以聞幽，不投大而遺細，於是岸人物山水城郭樹木之形，則有攝光之鏡。察細胞流質，乳路吸管之物，則有顯微之鏡。至曰力有窮，寬之界，步算有難周之處，極天工與人巧，而於莫妙於照遠之鏡。且夫遠鏡有二焉：大者仰天文，小者勘地理，上瞰下洞，一瞥千里，周覽運動之奇。光可得而分紀。古者渾天象儀，晝夜立論，圓擬彈丸之象，蓋喻穀轆之說，轉如車輪，以左旋為定，矩閩若輕床，有崇勤之上列，推步者難覺，若書百雜糅，而師有嘉利，稱其人，乃以創裁遠鏡，窮日夜而度謬，於是以兜率之語為誕，張弓之喻殊拙，獨地球關日之論，為西古識天者之冠，絕日月蝕食，古志五行以為計都之疏闊，致二曜之去明，以遠鏡斷舊赤之進度，揆上下之璣衡，於是知日為天中之樞柱，紹樞紐乎太清。地環日月，繞地交會之際，因有缺而有盈。水星金星，道出地上，火星土星，軌闢地下。衛以戴土，呢之宿，通炎，熱炬土之舍，噴吐色比於粉碎，黃段星明於朗夜，皆古星官書所莫闡，亦日力旁曉之不暇，惟遠鏡照縱以曠橫，應星精者吐而若射，又乃徵請空之殿，灼發惑之迹，淨而鏡之垂輪，瞰火宿之徑尺，遙見由角海涯之勢，中矜而外亢。談蒼空蒸之氣，耕千而異旨，坤海市之奇觀，闢仙界之洞格，亦望而若往。蘊崇木與峻石，別有清虛之宇。巖嚴深窟，突嶬峯分而尚勢，蠻炎林分崔舉，或以為國都之往還，建廣寒之宮闕。爰腦五史之鏡，至精彈而力竭，徒見環嶺之周遊，終少水雲之出沒，則明皇之遊，吳剛之伐，詒既渺於荒遠，事亦嫌於渺忽，請大官之書，據星經之考，雲孫之鄉，銀漢之島，華士曰天河，西儒名乳道。三峽源清，萬流水例，淼森莽莽，紛擬之為河，蚕及至展遠鏡，嫋於吳跡，成為有氣，轉渾瀾，張騫浮槎之說，大都小說家之僞造。又若總亞細亞之都，攬歐羅巴之部，遊阿非利加，亞墨利加之土，表環島嶼，橫亞洲五萬蠕千帶。莫可綜觀，極明鑑，測清宇，灼遠於近，或張或弛，於是水土支派之廣衍，谷峽海灣之嚨吐，經緯左右，輻輳。商賈攢營，市興鄰亭，放諸洲分臺，古廛不全，形洞目與，陶可譜成，星羅指掌之綱，為地理全志之補，又若布船戎於海灣，列萬乘於山閩，整旗磨陸，驅弩設弧，將以盾逸徹，捕光閘，飛沙激，掩余營，雷船電鼓之鳴。喧闐於船寨，氣擒火礮之利，騎踔於郊衢，極四顯以旁睞，渺漫漫其修途，取遠鏡而退覷，得全勝之機樞。鋪奇正以巢達，光彫勝之燧，爐由前而論，斯鏡之用，魏乎懿乎，若夫傳東西之炎性，總全蜺之火精，海埠濤窮之內，聚目影而焚敵艦，五金匯匠之鑄，代爐宜而鑄鍊，鉅則傲影鏡之用也。快蟲沙之象，張石印之奇，曉螟蟀而飲食行動之俱現，擦圖構而絲絲縷縷之畢舒，則顯微鏡之用也。則如映畫之鏡，與顯微理合，而力小分影之鏡，有側而直線之不同。奇鏡設煙氣以攝物影，平鏡成三角而證諸中，博奇傳偉，運掉不窮。出巢電發，鑠光追風，疾如奔星，勢若飛蒙，此戴氏之欣識，然稽之所工，諸南懷仁儀象志，而其制願釋陽瑪諾天問略，斯其理通。夫短視者不踰寸尺，得凹面鏡可以灼兩儀之晨暮，知五曜之運行，各花者不察細微，得凸面鏡而後秋毫之入鑑，妍媸之畢呈。故精光學，是補偏而救弊，得西鏡，自瑩而助明，光通於汽學，汽管汽機之器愈出愈精，鏡格於電學，引電架潛電，抵接電氣，潛電池之類，同工而異轍，

合中法以較之得失之數，灼然其可尋計。容成侯撫然有間，逡然失色，遂揖使者曰：蒙僻處於偏隅，識囿於居國，頗蛣不知天地之春秋，辰鷄詎識斗極之南北，使者闡格致之要，明光鏡之制，信軼古而絕今，足晰疑而剖惑。昔考日林之獻，巢否之國，嶠蜩雙鏈之規，天竺日本之式，以為大舶玻瓈之寶，窮極變稽靡桃之飾，今使者廣我以天學，宏我以地制，神我以鏡之體用，光一舉而三得，請為賦以紀之，庶考工之羽翼。

泉幣賦 載

邵陽樊錐

通萬物之窮，濟百家之度。流旋泛濫，簡切操縱，紛其變使民不倦，莫妙乎金刀。吳陽氏之金，熊辛氏之貨，伊祁氏之泉，子氏之布，呂氏之刀，皆以貨物斷總謂之幣。歷山之幣贍賈子，莊山之幣救撫梓，有起於偶者，有起於禦者，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裁之乎九府，垂之乎圜法，方寸之斤，輕重之銖，二二為幅，四丈為疋，故貨之利，之流之布之束之，故或言其形，或言其質，或言其器，或言其用，錢號錫字，倒二始更制，鏇鏞豐錢，堂皇乎三古，自景王鑄大錢塞川原，而周始異其製，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周郭，古速以終，則有泉半兩、幣二等，秦人用之不為奇，八銖四銖，榆莢五分，緇乎漢始，賊亂溢出，於是禁僞鑄，毆吳鄧，能三銖，復半兩，造白金，設皮幣，以赤鋼，增五銖，置山賈，詐宜之流。獻計定策，妨巧止奸，至已極已，非竊壞法，民用罷張，黃牛白腹，頓還舊路，自東漢以來，五銖雖復，四出積作，大錢改鑄，流禍四海，已公錢放肆，滅亡宗社，已蜀以百直救時害，魏以五復杜塞穀，吳以準直防空名。三國之間，重偏而已。典午之際，因循而已。元嘉曆孝建行，晉之中也。景和出，鵝眼禁，而晉亡已。五銖行而錢忒恣，六銖鑄而錢鼎鑄，梁陳之衛，豈止腹心者，太和之精，永平之風，得失參半，神武新政，則制雖出細薄纖起，常平改制，卒於無補，保定開皇，新例錯施，而盜民僞民，已極於天下，剪鑿鑌裁，衣糊紙，縱橫四達，錢局之大釋，鈔法之萌芽，嚴霜之戒，浩蕩長歎，衍通寶于開元，絕惡錢於顯慶，初政可觀，而乾封泉寶則天盜鑄，低昂相失，司農之毀無多，民間鎔錫已千百矣。宋璟催沔，無救乾元之膠，劉晏韓洄，頗得力焉，禁私錢，禁銅器，禁銷錢，禁鉛錫，禁私貯，禁鏒陌，禁鑄佛，禁隱錢，補苴罅漏，無規于大，交易錢殺，適不得已。五季波餘，禁例頻數，徒為紛紛，晉之元寶，猶可觀也，漢之八十，慨其狠矣，衰周毀佛，後唐大錢，理致未差。當用抑務，至於宋代，故愈侈已，其始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太平通寶，重惡禁，滅銅犯，兩川鑄鐵，建州用大四監所臨，可謂盛哉，飛錢振，交子置，諸路之貨輕已，京師有錢，天下無錢，則大小不得不並，十錢不得不當。（神宗例西浙用兵，一錢當十。）錢不得不折，闌出不得不禁，鑄鑠不得不夾，錢引不得不改，及此京師錢，抑幾乎息已。于是鑄錢歸漕司，銅器付泉司，立限制以收，末鑄小平以當二，為折二，為當五，會子興而人民怨，交子橫而行在，置罰僞造，徒事耳。詔官印，唐文耳，陳裕唐瑑之言，何足救哉，于是造新會，定會限，換新會，置川引，置銀會，立定額，漆印子，展川引，付淮交，付湖會，一切虛浮，與宋人之議無異，其害其利，滿六百年，至今逾劇。于是中嚴禁，禁毀錢，禁鉟銷，嚴錢法，造會庫，封支撥，聽自造，終宋元之世，錢不可問，古法浸滅，衆贍所

蓋苟且之計，權宜之行，抑不得已，世以爲大便。洩已。逮金元明，與宋無異，不備論焉。大抵錢之爲首。卹閭遞爲終始。雖有智者，變法，揉其末則可，揉其本則未也。賦曰：國之所重，莫先于用，必足于靜，適劑之權。民間之衣官家之徒，官民互措，君主與其主法必精。權時務巧，毋使世輕，毋使賊機，毋使下弊，毋使中飽，毋使苦濫，毋使苦慳。上古之世，不名曰泉。五金錯濟，三品相宜，流通潛達，浩博深淵，純古典重，篤樸雅妍。生齒日衆，情僞紛多。三代既遠，作法雖雜，平類相雄，上下相摩，弊不勝窮，政見其頗，誰其經濟，有本有末。卒舛悉搜，一皆必抹，前不見爭，後不見弊，內府籍充，外家貨活，災自國當，故由上出。既無縱橫，更無劃一。絕所張弛，殄所得失，愈出愈下，日放日溢，蔽道無他，平以攝之，太精則塞，太任則爽，求奇更窒，求利更疲，益無十倍。法勿浪施，刪其已甚，存其可行，無傷于濫，無損于蕩，足用于食，積舒于生，泉幣萬古，準觀厥成。

稅賦上

長沙郭志正

沈幾大夫問於養素文學曰：夫稅也者，實倣於往古，莫良於諸夏，均其度而無損於賈人，準其規而用賴於邦計，故一代之興也，莫不析厥重輕，權其多寡，然備於古而繁於今焉。收乎利，必蹈乎弊也。盍揭確陳之，俾心藏而必寫。文學曰：賤子聞之，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此市廛所由作也。嗣後重門擊柝，以御暴客，蓋取諸豫，此關禁所由寓也。於時睢睢盱盱，以有易無，如蟻之聚，若鶩之趨。乃有私壟斷而獨攫，罔左右而自如，故孟氏有言，謂征商始於賤丈夫焉。大夫曰：文王之治岐也，奚爲關市譏而不征乎？文學曰：不征者，王者之厚仁也。征之不過者，尤王者之賜與也。周之治天下也，司門司稽，殊其官；賈師胥師，別其處。其制也，平市辨物以肆陳，經市度地以次敘，稽出入而商賈以臯通，譏閫門而詐僞以禁擾。凡致詳於此者，或斂絨總而入於藏，或斂珍異而封爲貯，至於禮教陵廢，奸賈狡結，管子輕斂散而齊強，商鞅重律令而秦烈，炎漢承之，故紱易轍，高祖則重稅以困其身，呂后則弛禁以寬其商。逮武帝而始算乎車船，伐匈奴而用專乎鹽鐵，建均輸之官，創平準之說，莽之篡也，泥邦布邦息以牟漁，置五都五均以相別。至東京之季，而法愈繁，制愈裂矣。魏晉六朝，其政大苦，或量地而建官榷，或檢錢而名估，或設石頭東山之津，或斂荻炭魚薪之賈，或閹桑品屋以課貲，或市埭桁渡以計數，或立資鹽之令以實充盈，或興榷酤之例以爲斂聚，蓋無物不征，而民已無貨不籍矣。唐則安邑開鹽池之利，劍南置竹稞之場，宰臣有抽貫之制，半盜擾作利之綱，取鹽竹麻之貨，定茶管酤戶之章，及五代之衰也，譏農具而並稅，即松薪而亦算。宋之興也，州邑有苛留之禁，門關懸漏報之科，鋤征算而政從寬備。減纖細而民得安舒，凡有道請算緡助邊費之名者，罔不遵而興之。疏此亦庶幾乎聖王之治仁者之謨也。詎謂安石入相，而均輸以相摯，市易以相漁，苛其不足，飭其所餘，追乎高孝光寧之世，乃多所免除。然下肆虎政之猛，上林宛窳之私，擅稅場於衢路，附稽察以專苛，緡重乎空舟廬市，術酷乎揚氏秦見。見者有發篋搜索之患，過者罹倍徵之危，而尤幸浙淮新法，時逮惠綏，罷廢東臨平之稅，務舒閩夫販婦之川資。故南渡後而民力未竭者，實由於茲也。他如邊設炭山榷務之局，金有中都稅例之規，市通乎百里以外，利獲乎萬貫有奇，不免奸宄交媚，悖課多贓，法日繁而民心散，制日刻而國體衰，元以十路

徵收。四方分理，揚兗之撫揚州而增額以除。剩廢之譏上都而減稅可止。時論爲之翕然，民情因而默喜。而乃蠖衣以劫掊克之臣，嚴刑以防稅課之市，收納而泥乎成規，殿最而行乎都鄙，此則理財失其源而可已不已。大夫曰：吾輩雖不疲，意予言已盡於此矣。文學曰：不然哉，不然哉。世愈久而愈變，法愈近而愈繁。溯有明之終始，尚未及言，夫以朱氏之肇基也，洪武初甚多取是要，除五穀書籍紙札之斂，取禁魚蕩果實蔬菜之苛求，而永樂則定乎官店塌房之稅，洪熙則設乎門攤市肆之搜，宣德則增鈔關以捕緋，正統則收船料以便卑。即此而論，商政局變，而況定例而依時估值，起條而逐境分抽，實天府之珍分，增京城九門之稅，集公家之釋分，建文票鈐記之謀，迨乎思陵，商旅稀落，民俱設游司務者，倍征以厚額，侵利者施緊以兼收，莫不居室齎怨，行路煩愁，故天命眷乎我世祖一人，而俾定大業於千秋。大夫曰：吾子述之備焉，斷其流變，剖其後先，今日之制，盍更端而明其所以然，以祛吾惑。

稅賦下

文學曰：以今日而觀，倘非閉關封市之候，不能禁商賈之不通行，即不能格貨賂之不暢售。國稅既定，有成規，奚可聽其抗法而營弊，偷關而滲漏，否則強者炫術肆爭，暴者據貨侈富，稅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幸其在今日也，承之在先，行之既久，支度或因以紓，經費或因以茂。上之核算非苛，下之有無亦遷，懋厥言其稅，蓋有常關、洋關、釐金之三者焉。大夫曰：其說若何？文學曰：我朝之受命也，定鼎燕京，力敦儉樸，體恤生民，招徠賈販，庶職既興，諸務群羅，所用亦繁，所費宜濫，乃合率下而籌之，遂定乎征榷，此書乎常關也。夫常關者，若都門之左翼右翼，直隸之天津、山海，奉天之臨清，山西之武元，江蘇之海關、滸墅、淮安、揚州之西新，安徽之鳳陽、蕪湖，江西之九江、贛關，福建之海關、安關，浙江之海關、北新，湖北之武昌、廠荊關，湖南之辰關，四川之夔關，粵東之海關、太平，粵西之梧廠，凡此皆刱肇於昔代，惠行於薄海，莫之敢違，莫之敢改，或操乎督監之官，或總於直省之督撫，科條由部而頒，徵數因時而採，其簿則設乎親填、循環簿考之名，或禁測論乎藏奸匿匪挾私之梟，歲周而高下以程，攷覈以裁，用能出入必稽，納收毋害，斯咨我列祖之仁恩，萬商所共戴者也。大夫曰：常關之稅，所以均百貨而征之，而有不入常關之款者，其稅以何者爲大乎？文學曰：以此準之，莫如鹽課也。或府海以成其物，或池井以收其利，轉運以通有無，津貼以供用費。其符信由部給引，而徵賦可於運佐道長，上計於鹽政者，皆積利以稽通算而寬。有如長蘆之行於直隸、河南、開封、彰德、衛輝、陳州、懷慶、南陽、許州者，課入六十萬三百有奇也。山東之行於河南、歸德、江南、宿州、徐州、銅、豐、沛、蕭、碭者，課入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兩淮之行於江南各州、湖北、湖南諸郡者，課入二百十有七萬九千有奇也。河東之行於山西、河南、諸郡者，課入四十二萬九千有奇也。陝西之行於漢中、延安、鄜州、綏德者，課入八千九百有奇也。行於蘭州、平涼、慶陽、甯夏、秦階者，課入二萬四百有奇也。兩浙之行於本省、及江南之蘇州、鎮江、徽州、太倉、廣德、江西之廣信等府者，課入七十三萬七千七百有奇也。福建之行於本省者，課入三十九萬七千三百有奇也。廣東之行於本省、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湖南桂陽、郴州、貴州古州者，課入十一萬三千七百有奇也。四川之行於本省、及湖北施南、宜

昌、鶴峯、長樂、雲南之東川、昭通、曲靖、南甯者、課入八萬九千五百有奇也。他如雲南之不行遵不須引而按井給票者、課入二十六萬一千六百有奇也。貴州之食淮鹽不通商不須引小民負販輸稅於上者、課入七千六百有奇也。此鹽之稅已於此、其大而或有歉於常額之中、或有溢於常額之外、每即引而是征。各依時而分解、而宜滇宜粮著其條、免禁免譏寬其道、所由民樂商安手舞足蹈矣。迄乎中葉、潢池弄兵、鹽貫壅散、閭里為墟、而得一二大臣之籌畫力為經營、延銷是導、輕本是更、保價以卹乎下、杜私以裕乎上。於是商賈往復為命、諸軍糈食其成、其弊在設卡太多而不歸一律、故有志者雖一時不能裁撤、而博採眾議、核定新程也。由此言之、鹽之稅非我朝之最鉅者乎。次則如茶與土藥、亦稅之夥者。然所產不甚如鹽之多、故所入亦不敵鹽之鉅。雖近日遂有加征之條、而終莫能與鹽課相伍。大夫曰、如此、則洋關之稅亦奚賴乎。文學曰、既通商則事務百出、卡局林立、即收洋稅以為支應、亦未必非救時之急也。況通商肇於順治初、彼時惟廈門一處、恐銀錢溢於外洋、以貨易貨而無閩。逮至道光、其地亦拓、其局愈廣、嗣後外洋之欲通商者、皆攘攘而來、熙熙而往、皇上遂簡總理之督臣、派務司之分掌、總而計之、則有江海、江漢、浙海、九江、鎮江、東海、以及閩海、粵海、廈門、潮海、津海、山海、瓊海、淡水等處、車騎紛紜、人物薈萃、扼乎險倚、聚於都會、列肆居奇、持籌計算。大夫曰、其征之制若何。文學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嘗聞其略矣、西人之創辦關務者、其議建於總稅務司之赫德也。由是巡丁巡船皆西人、是以其進口也、船主遞牌照於約事、約事節目於關司、核其巨細、察其公私、出入必嚴其查攷、徵收必準乎參差。大抵皆洋商也、故設關抽稅、必須洋人之恢助操持。大夫曰、其數何如。文學曰、互市之初、凡貨定價、值百抽五、我華人之貿於彼者、則任彼之徵抽、秉無定額。如光緒建元之貨價六千八百九十萬、而稅則六十四萬矣。及及辛巳、七千一百餘萬、而稅則六百八十餘萬矣。此商務所由困而不揚、利權放而不攬也。而甚有免彼進口之稅者。維我朝度量宏遠、而已失籌國課、紓商力之總統也。故泰西通例、凡運貨於海口完正稅、惟五運於別口完子稅、半取以後、任其所之、絲毫無稅、則彼安得而不富、我安得而不匱乎。若外夷則不然、如英貨十貨及各國貨之到本國者、雖不重而征之、隨意增減、因以禦外貨之來、因以保己之款。大夫曰、我朝於外洋藥土一項、何嘗不重以征乎。文學曰、噫乎、此挖肉補瘡之計也。洋藥每年徵稅四百餘萬、近則釐稅並收、涓滴悉遺、無一箱偷漏之患、無一毫賄免之私、是以烟稅太甚、進款奚支。即如江海一關而言、向來入四百餘萬者、而近則驟增至六百餘萬有奇。然而所入之名多、而所出之賠虧、故論者以加洋藥為非策、而宜百種貨票以稅其貨、減其色、庶我之利源不外耗、而漏巵可以塞。其餘若疋頭諸貨類皆取之甚輕、不敵彼稅我之半、彼貨得以暢行、而我則莫操其贏。大夫曰、洋關之稅既核之、釐金之說何如。文學曰、釐金者、建議於雷侍郎、而實創於錢東平也。其始僅行於揚州之裏下河、其後各省推效、添設愈多。當時不過藉以濟軍餉、而亦非故為立法之苛也。蓋通都大衢以及各府州縣、其制有總局分局之督紀、上卡下卡之微驗、以商賈之輻輳、酌抽收之缺羨、大較猶什一之遺、而近已不能無所加斂。其入款之最鉅者、莫如兩廣、三江、等處、即湖南蕞爾之區、而亦歲入百萬、小者如斯、大省可類推而見矣。大夫曰、子之言縣矣、始

則法美而意良、繼則法多而弊出。欲求兼顧之方、而籌道豈可忽乎。文學曰、常關立之最初、祇宜切實而防弊。因不能格外以懲之也。其他若洋關因通商而立、釐金因軍務而興、合今日籌之、莫如更洋關之稅則、嚴釐金之侵陵。況今之弊、於洋稅或輕而脫之、或減而撤之、惟恐獲咎於夷矣、於釐金則錙銖必較、毫釐必察、惟恐有利於商矣。此所謂待外洋之厚而故寬其途、待內地之薄而莫攜其艱。夫洋稅必如外洋禁煙酒之例、或如彼抽我稅之例、應任意可以徵收、而隨時可以卷舒。釐金則惟留各總局分局、餘若河之卡、狹路之局、皆宜撤之。以所偷者不足重輕、而商力亦藉以無阻。不然則稽查舞弊、於外役丁、胥非於民。倘他乎私蘇而國課空貧、與其重防我民之稅、故不如加稅於進口之夷人。若洋稅驟換約、則彼必不允、則惟賴使臣之不辱君命、否則倉無餘粒、室如懸磬。蠹賊內訌、兵端旋釁、斯時者其然罔覺、言利者日然千進、孰救其偏、孰返其正、將者治附骨之疽、獵者驅困獸之阱、無窮之害、例牘難稽。大夫聞而湫然曰、此誠賈生流涕之秋也。匪子所言、吾抑何求。釋子之疑、雖難見於行事、孰不聞此而煩憂也乎。

秀才賦

巴陵王第祺

唐之時、存秀才者。腰博帶、體緋衣。優游歲月、形容澤肥。客有情其荒廢者、三揖而進曰、蓋聞亞聖攻則睡不能寐、蚊噆膚則坐不得安。雖華臙采、傷明之端、治容媚姿、伐命之原。今秀才厚味沮其和氣、驕容伐其根荄、而不沈潛於學問、殊為杞人憂也。今將為子陳堯舜於庭、坐孔孟於檻、延陶侃之百甓、惜夏禹之寸陰、休息籍之圃、馳騁箸作之林、使夫見之者心醉、聞之者響振、處為箸書之淵海、出為經世之藩津、生為當代之作者、沒為千載之傳人、秀才豈願聞之乎。秀才曰、諾。僕自分要棄久矣、願聞此旨。客曰、贏顛項飆、六齊灰燼、卯金炎興、古學斯復。濟南則古文獨工、河間則祕書競進、承明金馬之著述、天祿石渠之考潤。於是易有施孟梁京之奧衍、書有歐陽夏侯之通質。詩則齊申公齊轅固燕太傅之徒、禮則高堂生后倉大小戴為冠、蔡江都則春秋修明、亦丞相則乘論璀璨。傳注服賈之精通、讎校向歆之汗漫。高密出而墨說局促、叔重生而六書燦爛、守師法於專門、成一家之論斷。俯箋疏之諸家、爰自唐而濟濟、秀才其有意乎。秀才曰、僕願未是也。客曰、尚有疏略、春秋綱紀、子長成一家之言、孟堅為斷代之史、創紀傳之先樹編年之體、陳壽作傳而詠詞增、魏收著書而乖衷屢、志若積薪、竹如濟水、顧祕書之法、地理多譌、裴司空之博、詞藻所侈、今欲洞悉諸史之源流、殺補名家之錯誤、探頤則摘奸於未明、闡幽則寒德於已故、作紀而符悅贊、鐫鑄而溫公體贊、貶而尼山寄品藻、而介升蟄、詢乘雍之巨手、乃千載而一遇、秀才其有事乎。秀才曰、僕願未足也。客曰、天才綺麗、文藻壯實、夏太初嗣音、秦宏富。潘河陽文旨精詣、雒王之雅自則元白之心、朱委徹愈、魏武之頭、文吸陳思之髓、藻黯舂夫春華、波濤生於片紙、叢莊失其譎詭、司馬愛其瑰奇。相如馳其上林之賦、子雲嘆夫羽獵之辭、植乾坤於寸管之內、驅風雲於一唾之時、溫言則三冬媛積、冷語則九夏寒滋、金石大地之鄉聲、珠玉九天之唾餘、宗泰山而仰北斗、曾不足有其陸離、秀才將涉獵於此乎。秀才曰、斯能精思、然而願未足也。客曰、號召生徒、名山講學、辨別陰陽、宗卿夫秦漢、年來藉錄成編、門下英才卓犖、同異之氣不門戶之見揭盡、四海之賢哲、俟先生之一言、排異端於叔季、斥佛老

之詭譎。縱橫家不能逞其辯。名法家不足張其幟。豪傑則襲其遺形。王公則攘臂心折。淘儒家之極軌。乃聖學之疏瀹。秀才心焉喜之乎。秀才曰。願在此也。然請更況我乎。客曰。夷羊在牧。海水羣飛。義士奮挺忠臣揚威。豈非維難容之日。正枕戈待旦之時。謂奇才之大用。惟時務之攸宜。通商積弊。何以塞其漏卮。海禁已開。何以固其藩籬。農政之衰。何以知其土性。金銀之礦。何以獲其重貨。鐵綫宜於防務。鐵路利於奔馳。風俗之變。毀聖賢而誰情。山海之險。控形勢而誰知。當其庭之抱膝。豈雕蟲之是爲。秀才謂何如乎。秀才曰。是吾心也。客曰。祖逖著鞭之日。子房杖劍之年。蒼生民之毒螫。淨海內之烽烟。李牧在趙。胡人不敢牧馬。衛靑出塞。匈奴不敢窺邊。周宣逐夫獫狁。班超勒夫燕然。繫單于之頸。舞顧利於遊。秀才其足意乎。秀才曰。是吾心也。然遣則兼善焉。客曰。功高寰宇。鑑哲所眼。忽焉歸田。奇構可續。左撫鬪史。右擁秘籍。稱著作之等身。乃千秋而一席。悅春山之花鳥。釣江潭之遊魚。挈輿酒其可壽。賦閒居於吾廬。秀才之意憾乎。於是秀才渙乎大暢。被服吾說。

進學賦

邵陽 樊 錐

盻瀛區據。乘莽荒墟。襲細氣顛。摧无胚初。鬼神伏險。龍蛇遁居。萬物失所。百精衔餘。靈瑰千蟲。傑放無巢。肆之於焉。抉之於野。唾棄羣有。狼挾孤子。浩然困然。廼古關途。負奇鏈怪。破空卵枯。謙絕一介。賤居蝙狐。歎括宇軸。發契崇供。皆惟從吾。爛經煮史。抑脊爲之。秦漢衆子。唐宋羣集。七代四龤。減不旅宜。攷同異閾。條支通鉅。頤透微窺。恥研一字。極辨聖私。日窮黃河。彈指泰山。下及潛瀆。旁放嶔巇。昏昏恍恍。漫漫瀰瀰。行如梗。坐如尸。祀末弱冠。楚妍轉端。獨挺舉蓋。蘋海橫涯。日收月出。霽豐霧擁。落邱壑。偃疏曠。閭居似篩。亂髮無狀。篤至人。整軒壯。時存亡。倏得喪。蠡隨唱。殄嚴粟。削除難南。退學卑讓。順親最難。咨忽戮抗。手足慚熱。陽陰娣諒。宗戚懦嫌。友朋畏謗。親深繁璧。坎坷疔劒。洽世鉅要。厄苦無才。守愚尚拙。本縮末恢。荷址廢用。人來斥貪。恭慕卻猾。勤補闕。恕紓寬。剔應毒翳。藩萊鉅則宰相。小則縣令。孰可苟哉。道不顯。道無孩。傳其人。引遠推。吟梁父。跪三台。舒談遠憾。高山徘徊。博覯二藏。深窮彼魅。附易就曲。強士爲犢。半祖儒子。洸傑死醉。泛濫濟淩。禍流涎泊。泉数瘤痾。天主濱痢。存咒難徙。逡涎遡墳。天地之大。紛翹互跂。力竭燒割。神忧沸恣。正說備是。炸響止吹。生死不能齊其志。貴賤不足換其幟。匪用佞侍厭性。鮑二吾舉古吾自然。似匪古。有耶難。詬硬奸。侈惡醜。旁縱鑠瑩。抑寡者酒。木嘯胡擬。堅敝斷綢。廣交剌錇。暮與魂友。知罔不怨。傳長者。答安缺。凭壤陋。尤消垢。折節下丐。愛材走狗。篠賢素手。頓彼伸翻。猥方略。昔妄命不朽。糾愛時俗。非笑興受身罔瑕。玷己昧牝牡。孰使邪弧。誰云京帝。塵變已。稍降體。蓋紹述遺續。末視歐九。然何足道哉。不値殘灰一蝌蚪耳。惟纔職指抑。滿懲根蕩。粹免罪戾。豺觀戒後。欲目塞負。

哀東海賦

常德府 易順豫

歲在閼逢攝提格。肅協洽之辰。朝鮮之役。於是始焉。於時天柱西傾。地維東弛。海波夜紅。夷祲朝紫。高門來啟室之妖。華軒走受甲之士。戰逾三北。飛越千里。九廟驚嚚。三垣側軌。天下無人。朝廷罪己。蓋上相一愚而全軍遂委矣。爾乃腹耳滑折。餽身暗摧。赤嵌色沮。朱崖鬱隤。放臣逐子。秦姊遺黎。莫不同聲一哭泣

下如糜。嗚呼噫乎悲哉。夫以我國家撥瑞麟圖。握符闡珍。東經樽桑。開梧萬鏤。西紘析支。雖棠見命。南稍箘胡。齊耳雕題。北絡設慎。委羽大磨。必休於太廟。朝帝於蜑門。建大中而立極。包城外而無垠。而乃不能庇樹二百餘年食毛踐土之族。不能荷樹四萬萬衆中府齊首之倫。且夫四十七艘者呂望之所萬安千里者大沃之犯。履波濤如平地。周瀛海於一瞬。纖鑠輪馳。魚龍火戰。陋漢武帝之下瀨戈船。小吳大帝之飛雲蓋海艦。朱鳶講楊僕之旌旗。赤馬嘯闔閭之組練。顧策罩舸行五六百里而無北達。王濬大船受二千餘人而無此便。曾借一之未能。條敗奔而鳥散。又況淮王輕策。風雷背行。地之輿。廣帝衣裳。日月亦經天之穀。日行三萬里。訪金母者無須乘八駿之車。大笑一千場。見玉女者不必投百驍之箭。硎南將聲。教由被於寒谷冰洋。中外混車。輶無間於神州赤縣。曾傳檄之無聞。倏山崩而谷斷。若乃耶鋼革錫。取材乎五洲。奔削鄭刀。致能乎八寓。鹿長歲灰之禁。法非著於三章。司徒掌炭之官。燒不虞乎九夏。欵主浮而肘壯轉波造化之端。倪火相爭而木相摩。因自然之陶冶。鑄襄陽之礮。則萬管雷轟。彈附侯之珠。則千丸雨下。公輸睹之而趦趄。墨翟聞之而卻沮。胡在我而皆頓。乃自他而靡沮。亦有漢家飛將。殷墟義民。帶陽短戈。妾思何日。仲連斐矢。陰圖卻秦。效死之愚。不移於絕地。背城之志。可質於明神。徒以糧盡援絕。兵單守分。中宵無可哭之路。李陵無繼進之軍。窮髮雕題。非霧迷屯。龍蛇昔哭。猿鶴昔奔。昔之虬盤虎踞。加以鳥孚雉馴。光反首而外向。長歎泣而聲吞。已矣哉。城郭則是。人民非兮。風景不殊。山河異兮。鶉首賜秦。天胡此醉兮。魚腹葬楚。民將無類兮。痛拔手之末由。溯一哀而出涕。

紅豆賦 有序

善化 聶 曦

大造鈞物。品彙億分。崑鄧扶疏。枚榦挺拔。眇茲紅豆。形微處卑。鷹寄光采。詎煩甄述。然詩人感杕杜而諷吟。騷客慨蘭茎而穠艷。亦謂言淺可以託深。類微可以喻大耳。厥製自古。乖義烈今。輒仿六朝小品。以攄幽思。至於右丞庭筠。昔詠紅豆。相思織字。頗采輔藻。徒工研豔之辭。究舛敷陳之則。凡所摹寫。慨非勦襲。辭曰。

稟南方之嘉品。緊紅豆之足珍。蔭綠荚於風裏。纍紅實於霜辰。質雖柔而挺勁。體雖纖而圓勻。非供玩於掌握。實表飾於含眞。當夫青陽暢臨。狂飆告歇。抵暖綺牛。坼寒秀發。凌穎綻鋪。芳莆翹擢。傍囷圃而叢抽。若韜光而謝擢。將佩實以含華。逢噴芬而結蓉。初銜細萼。纍若纖丸。的爍嵌帶。玲瓏滿所。色茜染而混朵。類賞佶而乖朋。本素質以自持。矢丹心而繇默。故其經露璀摧。迎風不習。儼大珠之能完。不徵射而自懾。光涸跡於野畦。亦敷榮於徂畛。任宛轉於自然。遺節慨於來軫。彼靈均之頫桷。實龤齡以表貞。淵茲豆之稱盂。詎無沒以長終。既匏繫其非願。恐瓠落而難容。惟君子之乘直。翹異質於幽叢。應結根之得所。謝等類於蒿蓬。

紅豆賦 仿古體不限韻

長沙 梁庶陶

客有擬悲誠思。脊積華而寄猗者。挾秋風之餘搖。就靈巖之晚晚。綠蕖帶以方長。揚水條而末返。遐龍徭兮人靡。歎青聲兮車遠。罷碧雲兮奸霜。屆春姿兮麗館。翠英被條。衆卉羅席。丰昌窈窕。積姿光澤。接覽彌

祀.娛遊悅魂.易貫疑誹.處猷成情.是以譯志寫衷.脈懷肋臆矣.雖然.其於意想之移.猶未辨.精測之表不能陟也.若夫感我如揭.貽我如委.知導如迎.非流非遍.其質累累.其顏靡靡.愫神出入.傷心未已.無端自登.忽然以起.因所觸而言寄.隔高岑.其何貫.於時橫塘人去.長干路在.思切瑕珥.影憐金碧.錦瑟悽年.銀缸翳色.燕斷不來.簾疏轉隔.披風更亟.和露疑織.鏡裏波橫.花邊影睇.入骨愁憐.遐顧假積.淺淺貽君.年年似昔.西閣迢遞.池館徘徊.玉鉤憀上.金鋪斜逼.縱橫無數.凌亂難攤.方可掔而可采.亦相藉而將媒.芳纂纂其若此.思宛宛乎難裁.至於春溪曉兮.白石寒閑.楚裳似剪.羅髻如霧.閨夏春同.天涯心異.暮夕逗照庭.隔帶窣.簾櫳一片.隼眠千重.拂絮浮合.迷痕綺封.庭幃三月.紈綺東風.居然惆悵.未許從容.已幽切之寄.頁咸悄悄.以從中.當此時也.相思不見.孰不奪神搖志.溺歡娛而慨然者乎.

紅豆賦 倣古體不限韻　長沙府 彭教穀

南國春光又一年.一枝枝綴小珠圓.含情欲采將誰遺.羅角斜陽紅可憐.既離離而宛轉.復楚楚而鮮妍.樓頭人倚東風瘦.花落花開三月天.莫訴紅情.誰憐豆子.綠點如桃.朱勻似李.春粉澤於枝頭.走轉為於盤裏.萬種柔情轉處.似附閨闈.一叢深色嬌多.為偎軟暮.最是相思.誰能遣此.則有背琴故伎.碧玉小家.臨階步靨.對鏡盤鴉.入花開而御踝.尋葉底而斂斜.鋪席堆來.盈升可擲.隔屏拋出.記曲無差.應將骰子被成.玲瓏屢上.莫遣風流飄散.零落天涯.於是春景難忘.春愁共若.懸豆無心.嘲紅欲語.不然斧底之非.不打山頭之鼓.閑情攝得.供鸚啄而長留.妙手拈來.擊蠣飛而颯去.忽動懷人之感.黯黯難消.每嘗結實之交.垂垂如許.乃為歌曰.紅豆太無情.碧若多處生.背人盛玉盒.偷數不分明.歌能悄然.閉階冷透.斜倚闌干.淚紅如豆.

七通　善化 馬象雍

浦沌公子.居於陋隅.不由義路.不入禮門.鵠衣編褶.土芝糲食.勤止跟鞋.言詞謇吃.偶挾經耕.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鍔周章.無地寄迹.於是有博物君子.心侈體泰.雅好博古.通三古之芳.猷.發凡能之絕.武.闢商羊而戒浩.謾.訪烏孥而給東齋.佩復擲.轉清道.企望塵躅.乃進公子.爰之以溫顏.前之以重席.曰.子亦欲知要言妙道乎.吾為子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也.公子曰.唯唯.子能揚確古今以祛惑.僕所願聞也.

君子曰.鴻濛幽紛.寥廓無閒.氣機渾淪.坱圠無垠.迨夫淸濁凝.元黃分.龍飛章而結綺.鳳交彩而騰文.如閩蹤之參錯.如星辰之經綸.仰觀俯察.聿肇人文.默啓天鑰.作此象形.體宏內密.亦閑而成.堯舜之道.於以著.帝王之次於以彰.可做可錄.可鐫可刊.勁而欲蟄.活而欲蠕.曲而非蚓.繁而非蛀.是以蒼公赤篆.商閣祭酒.撫之.素王斯書.臨淮太守傳之.釋天上雲物之文.辨階間球鏞之刻.凡以崇名教.懈綱常.賁文物.鴻聲明也.此字書之學也.子爲從之.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鴻氣太柔之化.兩儀爲包羅所涵.中精太乙之含.五運以臨.長首應.故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後下窮治理.上徵天行.古稟馬星者.知爲停宮禁.辨斗牛氣者.知劍在豐城.破甑室而知山隱.因折

組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燕而覘閏月之餘.至於馬蹄秋水之篇.成歸披覽.齊諸述異之志.因不流遐.九流百氏之說.六家三統之言.雕琢羣象.而述遵先.此博識之學也.子爲從之.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蒼雅品訓.魚龍流符.雲氣芝英而外.脩錯鏤鼎之餘.分器名冊.司爵設官.經傳孔悝之銘.史有美陽之紀.分釋篆於六爻.備羅縻於八體.權衡於事形聲.意融會乎旁諧.凡將氣羅治而欲生.刀解膝而猶舞.非箭補丹恐於士花.麗龜螭於鬼斧.天蠡神鑊.雲章虹霧.掲螭堆紫.翩蕩羲軒.舒鈕之器必辨.琅璗之名必辟.緇斯胸集.珠鏤手揭.古款精適.道著器良.臧六經奧窔.百氏津梁.此金石之學也.子爲從之.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鵷鶵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子獨不聞古之奇傑之士乎.斂翮自逸.辟地自娛.琢磨黃老.疑饋丹砂.青龍上濱.白鹿凌蒲.金精是餘.石髓斯蠙.黍鶴馭之仙方.受鷗冠之要.道元山之梁.不周之霸.濟然以塞漠.頤性以吞霧.相羊乎太虛之中.翱翔乎無為之宙.此性命之學也.子爲從之.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太極絪縕.理氣所積.蕩乎太乎.一化不易.遊器致用.定時受作.況乃奇搜朔晦.秘啟黑霍.譚借根於東來.招化人於西極.奇肱之車.雙賀之舟.籍地萬里.升天西遊.洞冥記.郭.環瀛談.鄒.踞電追風之火輪.絕幽.騁險之金礦.倏忽千譯之音.春.頃刻萬變之化.學.開鑿混沌.堯篇元宰.創千秋所未開.龍八荒而斯在.此巧數之事也.子爲從之.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夫道炳而有文章.詞立而生奇偶.蕃錄鑄以競聲.積雲霞而成組.語細則裁秋蟬之翼.語大則鈞巨龍之首.窮高則抱霧於中天之表.索深則浚波於歸墟之口.閉圓道方規之竅.想柔心弱首之傳.氣取鳳翰.力席鯨鯢.鍊六經而成彩.繪入幽而有形.翰懸淵海.文襲洽匯.此詞章之學也.公子曰.僕恐未能也.

君子曰.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字之華.本三極之彝訓.直騰躍乎百家.奇而法者.攬其精.正而葩者.發其精.文辨今古.儀立表型.章句既明.師法乃定.學分齊魯.義異許鄭.求詮於顓門.俯躍鼎於聖證.爐拾秦火.家傳漢京.戈操公羊.角折五鹿.捃殘竹於山巖.然杖藜於天祿.彼夫小學博採.九流歷覽.寂靜養浮游.婁求.詞藻鏤刻.彌綸森蔚.然不若故訓精博.者核前言.此經術之學.天下之要言妙道也.於是公子勃然而起.逡巡而謝.敢步後塵.從事夫子

七痛　郴州 歐陽鼎

沈幾子.塊尾僻居.離羣肆志.怡然嘯然.相忘於世.天下有心人.跳而遊焉.飲阿壁間天之恨.鬱拔劍斫地之悲.流蹶而騷聲.襲楚.哀郢而騷體嗟時.撫沈痛於杯酒.不知溺酒之何為.曰.蓋聞古里天荒之鄙.猶腥椎結之俗.通聲名於上國.奧正朔於神州.咸來修貢.靡不懷柔.修而海鳥羣飛.獲犬狂吠.駭睡臥榻之旁.橫結魑魅之隊.浪激鯨翻.石焚玉碎.豈不士飽而馬肥.離衰披靡而赭幟.膊持經年.釀成大懿.爲爲子一痛述之乎.沈子曰.域外之事.見聞所未及.吾子示余.庶擴蠡識.

客曰。在昔嬴秦。蓬萊求仙。遺爲倭奴。爲韓之鄰。韓滅喪亂。我卵翼之。猶不靖我。柔服之。東學西征。我提挈之。旣定朝鮮之難。旋次鴨綠之浒。蠢彼小醜。敢抗大師。肆鴟張於鼠狼。縱豺烜而燔燎。飄然而來。猝焉不覺。歎兵艘之利堅。付狂㯩之一炬。或沉在淵。或逃在伍。挫銳氣於亥豕。葬魚腹而千古。此撥韓變改之痛也。予以爲天下事尚忍聞乎。沈幾子曰。痛未定也。

客曰。一旣僨敗。平壤遂侵。爲狼磨牙於當道。熘火爭光於膠灘。果其通大敵衛律之罪。指髮繫中行之頸。小敵不懈。藐師爰整。無離攏戰。鐃歌凱奏。激而朝食。詎料强寇。適受風而先臨。竟一潰而難收。袁甫鴿而述道。鬭蠑蚌其無終。負乘覆餗。羣字同羞。此拒敵潰降之痛也。子以爲天下事尚忍言乎。沈幾子曰。痛未定也。

客曰。握兵之閫。相與嬉戲。饋軍之需。不擴供給。船與船校。則彼精而我窳。器與器校。則我朧而彼利。師行民病。將疲兵屛。滄溟爲血。化碧沈殷。淮湘諸軍。爲鼠蟲告。歲費百萬之幣金。未收一戰之效。此臨戰不勇之痛也。子以爲天下事忍從蔵乎。沈幾子曰。痛庶已矣。

客曰。縻爾多年。僂指千萬。賠輸市埠。製器養兵。臺茲大端。弩末縞質。言和則不恥。言戰則無算。李沆任蘧州之不競。三揭詔交趾之嘗獻。遁棄旅順。陷威海。復蓋失澎湖。敗此釁守不力之痛也。子以爲天下事離桂石乎。沈幾子曰。痛庶已矣。

客曰。未也。昔畀子冦而黎庭集勳。突厥叛而樂師奏捷。灑數十年之恥辱。安億萬載之磐石。誓死靡他。卒覺邦國奈何。陰拱而觀。貪鼻失措。賜耗和戎。實同歸附。覓忘築室之謀。數揖開門之盜。計昧夫抽薪禍呈萌於朕兆。不覺痛哭流涕於要盟十條也。沈子幾根觸增傷。裂眦心癢。請繹其詞。

客曰。沿海之險。半爲倭據。遂東蕃南。倖無傷劇。夫何三表不聞於漢庭。五刑奚裨於晉室。王倫重君父之讐。張禹爲暮年之計。逆割地而甘心。忍覥顏於仇敵。而且重幣誅求。欲壑無厭。予取予攜。袞食刻滄海鵝非橫流。夫地爲之摵震。飀鳴紛疑。精怪鬼哭。搔黎顯吁。上通於穹。凡此以地以幣以市餌和者。背時勢所決不可行。更足痛恨者也。

客乃眇思五洲。俯仰八極。屏氣之摵夷之詭辭。嘗僭儒平光之失策。陳王掾而寇老無功。任黃媚而李相飲泣。是以東藩虐夫朝分。南鄰罹夫既缺。沈幾子萬感叢生。一痛幾絕。噫嘻曰。踰夜郎而自大。縱可汗而大脈。尸居之前車。甘踏炭棋之作。俑難逃可勝痛乎。可勝痛乎。

擬劉孝標辨命論

宜章黃文煒

昔罪忠哀時命。流涕晞噓。班彪辨王命。激昂慨慨。命之所關。夫豈數端。善乎劉舍人之言曰。晉實難知。知實難詳。是以伊呂之於湯文。蹇合生靈。巨卿之與元伯。悲哭死友。孝標茲論。感也實深。然而死生憂懼。善惡大所命。貧富治亂。禍福人所爲。欽哉遇也。游釣時也。窮達知遇。幸不幸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强爲之命。愚也。天下滔滔。古今一致。故復仰其論而廣之。

原夫性命之道。聖哲罕言。通達之數。古今同慨。是以伯牛之賢行疾病所罹則然。司馬之蟲臂鼠肝。乃天

所付。故命當極盛。則皋夔稷契不爲功。運及其衰。則荊昭周宣無所轉。故雖盡觸山之力。難回天帝之心。揮返日之戈。不入帝君之聽。孔墨之聖。儒雜管鶩麟鳳。堯舜之仁。不免山陵洪水。士伯之曰所不食。倏忽之遽所不到。韭思之智不能辨。蘇張之辯不能群。此之爲命。道可得言。若夫姜里可塚而不塚。曠野臨兵而不兵。德非冉耕。遂傷桀癢。賢非顏氏。亦歎叢蘭。是則吹已死之灰。無關田甲。廣呼天之問。再絹若均非通論矣。蜮或者謂六爻悔吝。不無始吉終凶。而命體周流。得毋彭殤兒壽。彼夫持空山之節。寥嶺界天。乘博望之槎。孤城滄海。同沾聖朝之雨露。不免厚薄之微分。擬厥乎遊。豈曰自召。其疑一也。又若三字得掾。五酢傷侯。伊者以醢而官。自里以牛而遇。命也。亦異也。適昌黎忠憨。時多磨蝎臨宮。屈子詩哀。生即窮愁登命。遭時不遇。金玉與瓦石同科。所如不獲。蘭桃與非蘸並蘄。古今一慨。指不勝屈。其疑二也。他若主非不明。明非不亮。才非不遇。遇非不奇。然而安石一出。遺禍蒼生。深源未束。流毒四海。較之數奇之厲。命何獨殊。豈抑天道之明。權忽偶異。其疑三也。今夫柱不可摘。齒者理之異。僅不可持。量者器之殊。根不可爲楊者質之威。棠不可爲蘭者形之判。顯顯爲貴。則樊廬斯媚。掩掩盈耳。則西施粉嗤。何則。松柏之節。三冬鶴鶴之年千歲。異類者不類。物理如此。人胡不然。其疑四也。嗟嗟。女岐九子。後人疑其無夫。上下千年。詞臣每爲自慨。宥徒執奸覩之妄說。議大命之非常。則洞穴碌硼。不得爲龜尾之曳塗。麋鹿同游。亦深類文機之入豹。是必軒冕爲榮。泥塗爲賤矣。青紫爲貴。粗糲貧矣。嗚呼謬哉。

擬集校書院藏書啓

湘潭劉鑫燿

夫命題玉牒。西清天府之藏。犀軸牙籤。東壁靈光之祕。纂圖林之圖籍。縹碧堆雲。綜閬苑之緗緗。鉛黃燦日。璧遺篇於華圃。訪逸典於酉陽。孔堂汲郡之文。海錄山經之紀。靡不廣蒐蓬觀。充積石渠。甲乙分函。仿元徽之四部。簡古非補。纂汝南之六書。此則茅作庭高。館臣律逮。瑯環豔逸。人世難窺者已。若乃青箱令子。緗帳大師。或躬整夫琳瑯。或總攬夫鉛槧。緗鄴侯之架軸。帶芬披積。曹氏之倉石。文綺錯。西齋舊目。樓窩隱遺。南部新書。翦裁尤密。凡劉略班書之浩博。虞初荀錄之紛綸。罔非採摭佚聞。訪尋舊本。陽平宅在。永嘉服氏之春秋。南渡僧來。壹儼孟堅之漢史。所以宋刊元槧。九州多孤本之儲。影寫逸傳。千金重舊抄之價也。湘水校經書院者。吳荷屋中丞所建也。文翁之化蜀郡。初建學宮。施旵之守南陽。創修橫舍。御安車而加璧。始迎東海申公。捐清俸以藏書。競話唐賢杜氏。莘莘胄子。郁郁學徒。博士說經。有戒憑席之盛。鄰房促和。無孔僖自謗之災。絲竹音調。科名草除。嗚乎盛矣。不其懋歟。無何劫氣不靖。海水群飛。學舍園蕪。同奔灰燼。悄焚如于蕭驛。論亡者七萬餘編。收遺籍于荊州。僅存者二三之取。斜叩荒草。空尋文選之樓。斷石殘碑。誰訪鴻都之觀。於是餘姚朱公。視學此邦。閔庭柱之蒼荒。悵書鐙之火息。其粱卯栲黃而卜吉。計竹頭木屑以程功。館宇重開。陋叔孫之繇蕤。絃歌復振。拓廣浦以學庭。學風興矣。而書猶未備也。俎豆馨夫高密。未詳北海之遺編。淵源溯自離騷。略析楚辭之流別。侯官張公。督學湘中。乃相地于北城之隅。大闢精舍。北郊有學。樣戴記之篇。南國多材。闡左史之論。爰營費校式。啓甃區月。斧修版。水帶山環之境。雲根移住。珠峯錦粲之才。然而廣厦千萬間。已開顏於工部。載車三十乘。誰博物於茂先。欲兼淵海

之藪。猶乏珠林之稍。今夫長袖善舞。良賈所以貴多貲也。稽古同天。鴻儒所以貴博學也。易測田何施孟梁邱之祖。詩傳胡錯伏張千乘之傳。三家遺說。得失並呈。二戴分篇。異同互證。錄內略外。校讎晉虎觀之英。王莽新周。褒貶暢麟經之旨。訓詁推宗于樊酒。音切斷非於叔然。紀傳爲遷史權輿。敘別爲漢紀嚆目。乃溫公綱例。編年實本魯史。子有九流。百氏之殊。集有總集。專家之異。浩如煙海。殆佛道藏之奇。佉以星辰。匯官監書棚之印。又況帝典古注。龍被古人。孝經佚文。傳諸海舶。坤輿乾度。利艾既測其源。月離日躔。鄧湯並究其蘊。兼以魚當鐵甲。勝算克操。礦石汽機。乃思獨運。記東方交涉之實。萬國星羅。挈西人新學之規。五洲雲布。亦既互市以通商。離復閉關而謝客。語言文字。訂鞮譯蓮葉之譌。聘問往來。析蟲落馬流之別。研求蒙切。緒釋孔多。搜海國之奇。鼓掇地球以雜錄。燭古信今。權其通也。因時達治。不足迹乎。伏望儒林長者。文辭先生。出金匱之家珍。偷孔庭之古學。西州一卷。授自衛宏。中郎數車。遺諸王粲。所藏執取比任昉異本之多。傳之其人。是太史名山之業。從此標義乖碧。緗帙分齊。識麟角之章。東坡舊印。君題籤之異。天一會收。從數照軫。充箱編按七略。十部之異。待君撿腸拄腹。仰窺四庫六錄之全。

洪北江遺書序

長沙郭志正

慨自倚樓長笛。馬季長兼擅文辭。覆瓿太元。揚子雲博通古訓。是知無雙博士。同祖風騷。第一名流。發源星宿。然而漢魏云遙。晉宋以降。致齊魯之風。徒矜間詁。獵陳梁之豔。但有浮辭。從未有茹古涵今。繼迹遷固。跟經躡史。兼麗卿雲。若洪北江先生者焉。先生諱亮吉。字稚存。常州陽湖人也。藝苑雪涕。筑乾嘉徵之聲。松柏霜塞。草無忘憂之色。芝蘭入室。宅相巢徽。夫魏舒珠玉在旁。月旦獨推乎江總。弱冠秀發。忻辭飾於羣賢。卅載宦遊。增閱歷乎五岳。及其侍九雄之寶。登獨撤金蓮。率五色之天書。衛操玉尺。方翼騁驥足於長坂。翁鵬翮於天衢。而賈誼上書。終罹罪於鋒鏑。風平被逐。網見嫌於椒蘭。雖守素幼安。頓釋縲因於東海。而歸來靖節。遂安松菊於南山。然其才略未顯於天下。制作則侔乎神明。執杓飲河。備舉矣。以管窺豹。可略闚焉。符恨儒林列傳。師法無徵。傳道有闕。經生獨略。綜年代之先後。譜錄誰編。辨授受之異同。門庭或紊。用是校古今之通儒。敍弟子以家法。箸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遂乃精研三傳。剖判百家。杜征南未免牴牾。翁難紛起。孔祭酒殊多肖會。王迹嗅斯。爲之疏證。子史乘衆說之短。貫串經傳。成一家之言。箸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又若訂古子之殘。闕其魚豕。存幼學之節。繫以長箋。箸弟子職箋釋一卷。附夏月表二卷。君且熟精六義。辨轉注之訛。妙達雙聲。悟古音之變。得字書之鈐鍵。爲僅學之津梁。鉤稽草木蟲魚。旗頡五正。商推音聲訓詁。表章六經。齊六書。傳注錄十卷。漢魏音四卷。比正十卷。至如三分鼎足。必懷鹿逐於人豪。半幅輿圖。猶覬觎於天府。問江南之王氣。幾度蝸爭。勘蜀北之雄圖。屢經龍戰。固覽古者之所必詳。讀史者之所必究。於是箸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及夫璇圖一統。星野區分。城郭人民。雄州霧列。山川物產。勝地雲連。君乃繪五土之形。惟精惟核。紀四方之作。亦備亦詳。箸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又以縱觀往籍之餘。慨論時艱之際。李學士清平之調。頌而無譏。左太沖詠史之篇。美而不備。茲則竹枝低唱。劫換紅羊。鐵笛橫吹。歌傳黃鵠。撰兩晉南北史樂府一

卷。唐宋小樂府一卷。若夫禮閣波瀾。詞林根柢。擬鉅抉露。劉更生則經術湛深。明徵令商。韓退之則文心沈鬱。既而九州遊稿。逸氣縱橫。萬里生還。雄才磊落。名山大澤。吞雲夢於胸中。古籍遺書。撫金聲於地上。而異客之羽儀。詞人之圭臬。凡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乙集八卷。續編一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乙集四卷。續集二卷。附北狂歌落落。傲懷瑰琦。秀語驚纍。清新俊逸。高情至性。聲句泣乎鬼神。壯采奇情。英辭震乎金石。杜少陵之詩史。兼而有之。王伯厚之文辭。非其匹也。凡卷施閣詩集二十卷。更生齋詩集八卷。續集十卷。附鮚軒詩集八卷。又箸北江詩話六卷。君復寓意詩餘。耽精詞律。述庭闈之孤苦。夜雨秋燈。感關塞之覊危。黃沙白草。於是撰機聲燈影詞一卷。冰天雪窖詞一卷。又以縱覽琉璜之餘。巧變乎心明。隨詩禮之庭。青猶在耳。騁邊作客。聲域外以奇觀。古戍吟秋。觸征途之冷況。則欲敍平生之遇。紀塞上之游。非閱遊述。自恒見聞。或曉讀書齋雜錄八卷。外家紀聞一卷。伊犂日記。天山客話各一卷。嗟乎。君之箸作。可謂勸矣。君之就文。其不朽矣。又況敦孝悌之科。篤行好學。負貞亮之性。直道事人。倚馬千言。纂鴻造化。肯鼎一樹。字挾風霜。非所謂東國人倫。西京夙學者哉。特以皖北寇氛。海內幾傳孤本。淮南秘錄。洞中未見藏書。將使荊山完璞。片玉難搜。楚同秦火。亡經千金莫購。蓋其未刊者。猶有毛詩天文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四史發伏十二卷。後漢書補注。兩漢同姓名錄。宋書音義。西夏國志十六卷。宋元通鑑地理通釋。貴州水道攷二卷。意言二十篇。凡十餘種。然而蔚桃李於尚門。蟬聯共軒。承貂蟬於累葉。兔穎重新。雖歐本未刊。最盡遺珠之感。而楊齊能讀。正同斎稿之譏。沈侍中之通言。終見傳於厥子。劉舍人之名論。奚借重於佗人。懸呂覽於國門。睹能增省。索伏書於海舶。何幸稱麽。邈矣洛下。若英巴妥諸子。箴之嫏嬛福地。永護六丁。謹敍。

重刻洪北江文集序

長沙吳士賞

昔讀稚存先生卷施閣及更生齋文集。愛其格高而氣逸。詞樸而味永。無貪多之見。而神理自完。無刻苦之思。而精彩獨出。具兼人之勇。有萬殊之體。詞力所臻。籍什斯富。雖國朝毛胡汪孫諸家。鮮有能及之者。又得慕其經籍之淹通。性情之純摯。每欲搜其文集。重加校刻。庶幾世之崇敬先生者。咸得窺其本末焉。先生幼而孤露。長而遊歷。於學無所不窺。於識無乎不貫。相如之賦。以奇騁而窮工。龍門之文。以壯觀而入妙。雞林爭之價長。洛陽爲紙貴。綜其大旨。可得而言。夫衆製既紛。文體互異。遊觀則形山水之勝。寫愁思則多身世之感。擬寫古今。則關涉議論。攷論文字。則獨申見解。大都五色相宣。八音旋奏。洪細兼納。美善咸歸。若夫天台廬山之記。游濮熙河之贊。白雲樂高。以夜遊而紀勝。青芝極樂。以撫景而寄興。耳目所及。形皆可遺。殊是開闢心智。增長氣識。故縋幽鑿險。句奇而可玩。窮高極深。辭達而如見。是曰紀遊其體一也。乃若賦詩懷舊。序南樓之故事。青山酒壚。紀城東之宴集。以及誄述姊喪。賦傷知己。出關嘅篇教且則之有舊。將歸喻言。慕李陵之高致。七招倣乎宋玉。連珠擬乎士衡。非出肺腑。舉多寄慨。追念今昔。則洗垢而悽婉。感慨離合。則悱惻而綿邈。是曰述情。其體一也。至於叔敖碑文。太宗廟記。靈巖山館之序。黨以逸思。篆花瞼妨之篇。或云表德。湯君墓表。則闡揚節義。嵇容樂府。則發揮哀怨。莫不壯思雲飛。英議

題舉．語其典實．何如班范之野．喻其激昂．將彼桓伊之樂．可贊可謳．可歌可泣．是曰敘事．其體一也．他如州縣圖志．序厥府廳．通借字攷．賅乎經傳．敘晉書地道之記．論若顏字學之篇．務搜博識．無以逮其詳．賈叔重舊說．歷不通其原本．發古昔未發之隱．抉前人未抉之奇．是曰訂古．其體一也．總此數端．略加區別．其他撰著．殫聚勝窮．要皆效研趙魏．詣造博漢．傍希蹤魏晉．擬齊梁．會六代之菁英．成一家之製作．此則江南開府之集．獨有千秋．淮西相公之碑．願書萬本者矣．迺者督學元和江公．按轡文雅．環絡藻翰．淇嶮澧越風騷．以之遴高選雋．導其符采．因而自遠．尉以校試之餘．擬此前修之式．尤於北江文三種．好之素若有其契焉．於是發志流傳．更謀刊訂．爰示吾鄉章子孺莽．踵成斯舉．俾名山之藏．託諸二酉．選文之刻．追乎四洪．稗成刪序於贅．贅惟好尚．既符私淑．又久獨擅．特見無當體要．昔孝綽弁昭明之集．企有獨深．陳留序江夏之文．稱之垂法．今之撮管．義亦云然．至若撫業之昭垂．經史之著述．則卉有成齊．播諸字內．且紀之國史．以示將來．非所及矣．

重刻儀鄭堂駢體文序

長沙吳士萱

聖人之後．必昌其學．代不乏儒．自古然矣．安國標舉於西漢．文舉領袖於建安．然皆絕業殊科．專家擅美．為世宗仰．流風靡墜焉．至夫歲閱千數．學萃群雅．鄭鄉儀志．傳經之誼．方成雲亭．振奇發言之旨．遂茂．則惟國朝璞軒孔先生之文矣．乎迹其樹骨於經．順植體於選．理徵核獨奏．必取正始之音．璞火和宣．推本虞廷之采．以文被質．窮流討源．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揆諸本末．可得而言．夫文以理為宗．以氣為輔．氣有清濁．理有晦明．清濁根於性生．晦明由其學致．非夫極天人之妙．窮古今之變．則情旨未深．不能發其韜采．機趣莫引．何以導其性靈．先生則麟故毀靈．鹿角窮奧．治經之暇．時涉藻文．故夫意在筆先．辭與幾合．無玉鏡落心之弊．兼秋實春華之勝．蒂藉悉屏．挺枝幹於百尋．波瀾自翻．秀川瀆其千里．所云明非達意．開闔縱橫．準六朝之古音．避四傑之平聲．論旨所著．致力偏符．以示津梁．竟乎尚已．惜乎走家．雖勞思夭年．業方阻於半途．功未騁乎長轡．而標幟非磨．聲響猶閟．未序遺稾．僅聚七篇．與選猶傳．取喻一臠．不免遺珠之歎．莫窺全豹之美．督學元和江公．搜儀鄭堂全文三卷．授善化章懸庵重刊印行．可謂有功聖裔．獨契古懷．振絕詣於復興．採微言於未墜者矣．昔子桓之企北海．僉昂墓文．員澤之惠士林．紫陽梓集．今之斯舉．實有同情．俾藏之名山．流江河而不廢．範諸來祀．懸日月而不刊云爾．

蕭尺木補繪離騷圖序

邵陽樊錐

木圖宿莽．蚤晚異趣．芳草蕭艾．賢愚錯陳．豈靈修是聽．抑時俗已然．嬋娟秋風．木波未脫．數莖幽篠．山鬼哀歌．斷天破地．號古衛今．昔人已往．誰復可懷．獨飲濁醪．亂吟悲句．精魂髣髴．透穿紙窗．煙雨迷打．仆翻蒼海．九死恨在．一紙天割．離心遠逝．如聞其語．芳華淒絕．感術豎閣．直詠嘆不足．蠶之闇非．古九歌騷經．併流絕技．罪缺器存．叢殘後起．迺如天問．所有其蹟．散絕公麟之作．不過一二．未有綜覈騷韻．括極異蹟．劃刻怪誕．放恣乾坤．九鼎橫出．萬倪羅列．當塗蕭子．生于瑞世．縱彼幽趣．祖其怪製．奮此逸烈．為圖五十五．抑復略贈．狎嫉舛漏．高宗幾暇．迺俾槃碩．校其脫補．為圖九十一．究舛詩之旨．覽游藝之至．以給君之

微．瓌材俊之修．蒙鑿貲之耀．垂聲施之遠．瑰乎偉哉．榮巳劇巳．若其以心造則．隽姿怪狀．同聽反照．遭之几席．弄似圖神．魚龍變沒．匪墟喻奇．牛蛇呪怪．江山瑰奧．雷駭鬼人．陰險駭咤．孰及膂之幽鎖．要妙審栗．貫雄訪之裝．關根荑之氣．拔落菊之離．敞留夷之畦．馳馬閒泉．涉轡扶桑．鳳凰掠飛．雲霓散御．相羊徘徊．迴眸開風．驚騁先戒．雷師告嚴．高邱無女．返顧流涕．折瓊枝．遺瑤佩．博觀四極．周流天下．虞妃凌波．二姚僸乎．牧馬悲懷．臨睨舊鄉．台情不發．忍此終古．藏祂不見．修遠何之．世途遍隘．又懷故都．誰可久留．神乎技也．觀夫懷王信讒．背楚死秦．忠臣怨傷．詞人飄刺．望君王已．莫如之何．流水公子．芳草王孫．揭車江離．變化如蝶．同風雲旗．九天路塞．山中杜若．崑崙玉英．悲秋為氣．蕭瑟搖落．登山臨水．長夜愁慘．蔣邑無色．蒼涼不盡．荒殘落日．沉寥匊狐．魂兮歸來．目極千里．哀江南．城春心．遲暮美人．微笑懸目．未嘗不吞淚太息．蟬蛻殘世．三千餘載．芳聲耿迴．嘖裂六合．神靈光怪．照燿丹素．於虖．死生常．窮達命．性情不朽．可不自立．冉冉將老．恐懼修名．余情信敷．誠不願頷．澗濁之世．嫉嫉滿眼．蓋厭智奸．蹈賢蔽美．道惡哲人不寤．少木改象．禽爲失聲．水火交戰．陽虧陰長．總總錯錯．離離雜雜．有詭萬態．攬涕纏悒．不聊蒼梧縣圃．旣無將藏．拉鬆正枘．茂行溘溘．似此妙工．莫能斥其窮．舉手未必殫其業．較諸離騷．殆有甚焉．而且百倍是非．鐵和弭節．東吳正鋪．猿啼號號．杲日炯炯．不足尊螻蟻之鳴．滅禽獸之熾．

廣學術堂記

湘鄉蕭仲祁

道學興替．世氣陵谷．具由人規．何非大造．心世鉅儒．盱遹經遠．或則導原拓方．闢之閉鈍．或則棣繫規先士之殊勳．功臣膠庠．髡俊尸祝．權衡二美．起衰尤勞．二千餘年．不睹實歷．蟠髮宿者．俎豆何制．三世雙學．精治何工．匪惟儀軌之尊．且師雅訓之本．天眷我朝．修明絕學．歲歷三百．慮麼一瀹．然塞郊之秦．尚塞鄙吹．陰愛之柯．猶慮鳥曜．遙遙粵東．榛獶如昔．夫攷工之篇．論及西洋．格致之原．開自羅馬．批款導隙．闡遐慇廣．反挾厥術．睥睨上邦．賢之督藏．旣擢而遴厲．太阿倒持．而推刃也．蛇豨之虐．瀕海首衝．空疏附迂．奚其蕭僞．詁名精一．詎挽翔雝之膩．高語靜持．無捄蟠螭之篠．文達引髮．搜羞討詣．誰莫湛偉．示我漢行．是學．淯瑩浸之以淑深．綮舉俊流．內之以恢霈．封區畛別．闢之以純．篤學秀義．峻其道．與湖江湯湯．流其精術．人發伏鄭之堂．士窺周孔之制．五十年中．醜夷騷觸．南越康謐．職其廝興．飛黃首涂．愆驂之痾．用砭．洪衆振蒼．拳曲之美斯彰．軒唐鼓吹．金石其功．熊湘中葉．蝦燉苦蒸．熙天曜日．炭海內外．袞王相嫓．大老凋謝．徐胡之烈．以右江左之樹．不今．滔滔東逝之波．冉冉西馳之景．相望如何．且夫英俊之域．浮夸敝之．冠蓋之里．矯飾中之．邦人士耳食．舊聞日淪．幾智．謂金陵之業．關隴之勳．日不涉揭．瞞口不尙周秦．植岭區夏．旁魄古今．猥以游舉．比屋在昔．竹無蹤．固詠溝之行．而扶羊質虎皮之論．徒拾英法美俄之唾．乃張幟竹薄．左之雕．豈無投異抱特之流．李中涉波．逐流之病．才雋之歎．將開諸悟．神論沒之悲．慮陳於極．補補偏救弊．吁雖其人．不有俊微．湘愛隱矣．元和江公．綜覈名實．有慘於茲．取搭箕踏．廣厥初旨．啟識散湘．蕪淺儒之向．若伏弓．鄭治擢末．士其必繩．規丕遠也．晒光烈也．章茂勳也．何悟氣也．雖氪蔑步．且慮爲清塵．天姥鄉璟．向煩冥討．虎嘯鷹谷．龍興致雲．公之概．與湘之縈．告成永世．行有日矣．將使邦人．表章正

學。窮原三古。斟則兩漢。高步唐宋。抑落元明。桑梓之績。復昭於來許。萑夷之故。能革其亂斫。撰槐寫。皇
焉。誠能衡之轉紐。晉沅所黼黻者乎。揆軌文達。勞逸區矣。樂觀之翻。閒於胸臆。將以暇日。岡茲棒牢。

廣學海堂記

長沙曹典球

夫漢世之齋。紀風流於開學。問字之室。供投水於治城。金石攷其遺經。書法怡其絜養。國初諸老。良足茲已。若乃湖公府屬。廠學舍以延賢。栄代選樓。贈殘袖而待後。稽覽戢籍。搜求佚遺。有如此者。顧不乏人。而極博雅之觀。闡幽微之域。創宏詣之規。通權變之宜者。其惟阮文達學海堂乎。元和學使。師而廣之。榜其使署西齋。曰廣學海堂。湘水之秀。毓斯奇觀。羽琌之民。狩爲小作。雞林乞詩之聲。羅列於前。神州有用之材。搜羅乎是。俱歸陶冶。錢富春璣。亦是稱南國之復生。編定香之筆記矣。夫天地既立。學業斯起。使髯且隘。碌碌而已。失不吝材。材不吝志。才志兼之。吾儒無恥。故集思廣益者。大儒之音衷也。宏獎風流者。名士之襟期也。湘中遙遙。幽光斯聚。質公棲上。不無卷施之香。文正幕中。共享文章之福。（晉案文正取拔賢夫也。）凡茲箸述奇材。悉是丹黃。堂錄。與之插中秘之奧館。游宗派於寶書。格致之學。紹曾氏以成書。寰海之藏。繼劉生而作略。（書彙爲四學通考及近譯四書提要也。）放樣皆合。數祖古昔。附非獨廣隋唐之師傳。攷漢魏之石體矣。長沙絕學。倘千百歲而重興。實非可求。於當今事。其有補。

蘇若蘭璇璣圖敍

長沙楊毓麟

若夫浮雲似帳。夜夜棲烏。芙蓉作船。朝朝別鶴。屏風膝。空望君憐。綢戶瓊鉤。可憐入意。是以羈雌迷雀。寫裁紅點絮之愁。玉柱朱絲。飛急調上弊之曲。洞房明月。萋絕曠燕。綺井餘香。悽迷管寇。新霜錦帳。零落紅顏。瑤卯金釵。錦綺黃葉。君心何異。憶開幃對影之情。妾坐自傷。訴執袂成言之所。安不單思慷慨。抑緒蕭森。引泣雕梁。飛塵黛梳。況復紛綸妙製。紃繡蓮詞。綿楚調於鍼神。瞻情緒於雜纈。賦脈脈生嬌之句。懷悽惋若抃。諷盈盈不語之詩。別離瘦損。雖復將纖比素。手爪徒工。轉綠迴黃。剪裁無定。更飛伯勞。相見何時。妾食鱣魚。長思容寄。然而袖中執扇。員成相乘之恩。錦上交龍。竟結合歡之字。此則扶風製錦。獨擅雕華。南陽擣衣。倍添韶事者矣。夫其玉臺妙選。金鈿嬌妾。當風柳絮。少小能詩。出水芙蕖。自然不染。於是持荷作鏡。笑注雙波。施障中說。花迷倩影。金龜早嫁。不負香衾。玉硯隨身。便裁詩絹。然而畫眉深淺。永愛玩於香奩。生臂寒溫。已差池於粉鏡。君般葤葉。闘之而詎不生嗔。對桓姬芳澤之容。何能無悲。渡江桃葉。但自般勤。隨綢楊花。誰爲傾倒。遂乃西陵松柏。苦吟駿馬之章。午夜青蕭。空唱烏啼之曲。蕭蕭羨窈窕。但憐誰知。黃鳥蒙籠。歎閒何許。天涯芳草。盼王孫薄命之緣。陌上柔桑。斷遠道同心之樓。未免自憐。有風。長吟碑衢。取次飛龍。頃成錯出。綠清徹於赭粉。綃裹拍於流蘇。十色玲瓏。五光披拂。四時夜度。誕維蛟絲。一曲長干。腸迴羅繡。旁行斜上。如讀班姬紈扇之文。反覆周流。欲循伯玉銘盤之製。念歎的的。照通四於銀屏。脫手綿綿。呪來絲於琥珀。詎擬行機羅繡。空說趺妍。紫腕絲繩。寄言脫白。花花葉葉。但鏤鴛鴦。屏屏飄飄。僅工

黹繡。得毋機絲得絡。顛倒縱連。針縷縱新。來忘納。故東南孔雀。過十里而徘徊。儀筍萊黃。恰單情而拂拭者乎。或者謂流沙遠戍。晉書著遷客之文。襄陽留鎮。武序紀綠情之異。事跡乖違。紀序差互。昔年如意。既照依託之偽。裁記深成。尤騐踳駁之跡。是用崇賢選註。要可據依。山谷引援。豈知綫起。蓋移中郎。專爲有豁去。帷之妻。樂客羈遊。或有不借之婦。況乃成邊不返。遺漢何年。怨給衣兜。魂銷節鼓。而乃鋼頭封泉。白銘待子之魂。嘶血題詩。幾化望夫之石。尤是按張坤。鑿回皇閨。章何必著貞婦於妬記。偏小說以評詞。不知宓妃瀾髮。亦傳妻昇之文。翁山別石。實閒候禹之異。事既誕而不經。言以評而成蝕。況夫惠帝清流之冠。或歎宜家。茂宏名相之門。難言逮下。重以姬娃珍寵。或亂華丹。稚將前魚。又傷潘鸞。愁來劇瘦。易減腰圍。步裏恆㦬。誰援昔斯。遂以流黃東素。綰悲擴之斷歌。風鶴龍文。寡回波之苦調。九華七朶。願長照夫夫容。緝織香璽。幾殉情於悽愧。宜夫許生帳裏。寬珍弓樂之名。編朱草衙前。便代晉蘇而蘭。恣推上下而求音律。或有魏於小儒。撫神指而鏡淵微。或無嫌於大雅云爾。

蘇若蘭璇璣圖敍

錢塘王發琚

式。聆形管。妙觀標箱。采蘭贈芍之才。紺藻回風之度。候人塗女。實始南音。燕燕婉姬。慨居北面。至於漢皇宮內。詞客服其短章。楚國臺中。賢妃傳其雅操。莫不詞工繡枕。筆妙雕龍。既紈質而慧心。自綺腸而錦口。然而侏儒一節。空悲紈扇之捐。鍼織三長。本擅椒房之寵。藝雖專夫第一。才匪極夫無雙。求其妙解文章。彙精纂組。筆牀段頃。一一隨身。翠管銀梭。雙雙在手。寸縑之內。思鏤如絲。方帛之中。詞儲若錦。既組織乎詞令。逢離琢乎性情。狂夫以尺幅移情。妖姬以片瑀奪色。才媛以來。未有若蘇氏璇璣圖之作者也。方其春宮恨別。秋帳傷離。機上之流黃。斷魚中之尺素。青龍鏡裏。流淚成泉。朱鳥窗中。飛蓬如首。寡愁蔽日。黃號嗟川。怨結天居。然乘婦欲吟。護草誰憐。湯子之篇思探靡無。空機倦人之表。由是精思若結。引緒如抽。界徑寸之寒縑。曳雙絲之霧縠。然脂暝剪。弄杼晨挑。鏤心黃絹之中。紉恨烏絲之上。縈聲綠組。纓想百部之譜。始準終詞。輿翻千文之字。而且從中周回。反復盤曲。倍伯玉之盤中倚數。迴文又孔家之離合。當心一字。鏨出迴腸。覺撫千言。織成淚眼。比蘭陵望夫而縷佛。異河陽寄遠而擣衣。以璧臺金屋之佳人。驕漢水洛川之妙品。宜其藏思字裏。非予奚而莫分。隱意行間。必知音而始出。其可謂瑤臺秘構。玉笈奇文。固當麗以金繩。裝之寶軸者也。然而北地名箋。南都巧製。分諸鱗闕。散在鴻都。五色遺章。不入錦裙之記。三臺妙札。空餘繡被之詞。或援晉錄。疑譏冊之非眞。或本朱人。證悔過之無實。凡斯種種。悉屬悠悠。等以無譏。信之不論。惟是原閣八寸。不啻三百之觀。新釋兩家。幾及八千之數。然則巧心濬發。筍藝林無盡之藏。妙蹟爭傳。亦女史不刊之作。令概拂之標帙。寫以金荃。永擅玩於蘭閨。長循環於蕙櫰。倘逐記室。知從廟扇之班。更謂中郎。不止碧帷之秘已。

乾嘉兩名臣贊 并序

慈利李執中

夫儒臣不難撰箸以傳名。士不期功伐以顯。非皆有所靳也。遭之者難耳。以故臺省諸公。雖或雅有文章。不盡述作。草布下士。亦有篤志研討。未及甄拔。社復牢令偃用帳惘。然竊於乾嘉兩朝中。數厥兼此者得

二公焉。一曰秋帆畢公。一曰芸臺阮公。兩公之生。同地甚邇。後先相望。均起館職。外綰疆符。而阮公更以晚歲入膺閣務。畢公開府最早。入應多資。海內龍門。望仙舟而傾尾。四方宅士。借餘惠於脣齒。吏復以友朋爲性命。羅英俊於袖幕。治績既茂。聲望愈遒。嗣以武側跳梁。五溪不靖。駐節辰陽。大星告殞。厥勳未竟。易名寂謚。阮公少稱制科。雖始釋褐。然不八歲。遂擁雙旌。至其聲施。猶卓兩粵。及兼補袞之職。旋歸騎箕之列。逆行定讞。是曰文達。兩公皆窠絕才。然各有所極。當乾隆時。畢公肘繫闈窠。耳執驕擲。洛陽年少。以出門下爲榮。楚府參軍。蒞掘表據請業。以故敬之者曰呂黎。慕之者稱玉局。阮公最邃於經。不遠於古。厥等身之業。成希世所覩。康成稱神。永以精力。戴遲蹶席。推其通閎。詎足多哉。方茲遠已。至其勳稱。燦在史錄。皓首之民。猶或有述。去世若此未遠。望古於焉遙集。擬管抒懷。藉申景行云爾。讚曰。

熊熊畢公。命世之英。少料多士。壯寄專征。借乎壺頭。獲功勒成。功之罔成。公則何疚。蒸蒸苗民。今猶俎豆。

弇山一集。中富牘奏。栽讀遺翰。憾不公覩。

儀徵相國。中外皆仰。知公者何。經師人師。公豈碑碣。矜式鄉里。然其聲施。不觀自起。勛在當世。德在後儒。

名山牲牢。可無公無。泚筆讚公。景儀容光。相發儒林。永佩琳瑤。

國朝駢體諸家讚有序　　長沙楊毓麟

燧夫煙景陸離。則山川亦變。荃蓀振響。則金石流韻。是以楚騷聘奇。挹香蘭而飲泣。風詩敶詠。睎浮雲而懷怨。情韻之作。自昔無沫。體備於戰國。濫觴於西漢。歷宋而下。嗣音殆絕。求之國朝。學逸斯流。激其芳腴。則瓊珮在握。抱其靈想。則霜華媚秋。川谷洸鬱而朗以清光。風雲排徊乃扶之元氣。標舉偶舉。得八人焉。曰陳維崧其年。吳錫麒穀人。孔廣森㢲軒。孫星衍淵如。洪亮吉稚存。胡天游雲持。袁枚簡齋。王曇仲瞿。八人者體製各殊。淵源斯別。要皆摘豔於蕭選。樹幹於漢京。或取徑任沈。或擷采王楊。皆之錦繡。殊麗各絢。攟風之彩。箋首異均。自擬綷雲之響。若夫代馬思秋。觸飈且而哀嘶。老鶴警霜。刷素羽而清唳。白衣寒水。

時激幽井之聲。背眼窮途。自沈嵇阮之憤。此湖海樓之選也。明月入塵。便流清韻。幽篁倚谿。微咽遏語。奇情遏於緒韻。微譬遜其平處。此有正味齋之旨也。和緩之調。奏以激亮。典重之質。游以餘刃。樸而不俚。華而不縟。此儀鄭堂能之。勁翮凌霄。回翔而有驚氣。逸足臨道。蹀躞而多壯姿。緯之以經心。絢之以風雅。則芳茂山人亦能之。岷江萬里。東以崩雲之峽。華嶽千仞。時現迴巒之峰。海雲蓬蓬。倏忽而異態。秋月盈盈。寂寥而逾皎。此卷葹更生之都爲集也。仙鶴下風。聽孫聲而赴節。褥鶯映日。儷班虬而簇景。此石笥山房之傑也。標衣一襲。遠姚巵質。良玉徑寸。不掩瑕照。此隨園之文也。撼地狂蹤。亦綴蠙珠。升屋高叫。自驚鼓。此煙霞萬古樓之異於衆也。要皆自成一家之言。獨有千載之慮。抗心踞古。貽躅睎來。既夙嗜儷詞。獺追芬芳佩。緝辭爲讚。用識要戀云爾。

群陳落落。豪氣鬱秩。酒恣入雲。綺步通想。引屆譯泣。拉庾貽聲。美人翠袖。時倚珠幌。

惠心照人。白雲在天。陰柏睎髮。誅茅引泉。淒咽幽聲。徘徊輕煙。時墮空聲。微參冷禪。

珠璣瑣玕。燦然在目。錯之金縷。佩以芳馥。卓然經師。擬此奇服。東原墜魄。招之以哭。

少壯英聲。晚遯考據。組織俳詞。卓犖英馭。春陰萬重。飄颻飛絮。不浣香泥。輿風來去。

披髮叫閽。簸魄詩海。杖戈未熟。乃睾江蘺。簃雲之氣。風生甚類。鎔金供養。睇之甕辛。

風骨逸絕。雲氣林深。以彼琢抱。寄此沖襟。嶄玉雕字。居金駐吟。既蕭夏戚。乃賦秋霖。

通天神狐。醉或媚尾。瑰逸之步。裘裘斯偉。花月遊衍。入天獄宮。碧空古音。時經屐齒。

自傷航微。彌嗟孤姚。幾項據憤。哀蕭積悲。師門三尊。羽翰不飛。獨懷抗慨。無駐雄姿。

國朝駢體諸家讚并序　　長沙張紹光

夫道立而文章茂。華實之用周。辭修而奇耦參。陰陽之體合。駐魁周末。風降爲騷。波委漢初。詩流爲賦。涂綜枚馬。紛騁王揚。魏室孅聲。延安騰采。潏逸茂其風骨。密梁振其華藻。周儷裁之鄴郭。雅文之概粹矣。由唐迄宋。體格漸卑。側月綴霞。屏飛纖豔。寸金匹錦。尸走珠璣。擺豔變舊。短嫥大失。捨洪波於洞瀞。綴華附於冰條。國朝作者。起而振之。易鄭以雅。績史於經。法云美矣。意云正矣。然鉄鍾互振。流派實歧。博失則蕪。精失則瞀。奧失則讖。辯失則浮。或獵采振芳。危雖玉而無當。或錯肌砭髓。木已朽而不樵。或語怪而夸山經。臆以讞信。或氣痿而弛洪鐘。絕其爭鳴。昧之爽甘腴。視之列繡。毅末流之弊。已難摶言。求其鴻文。隱哉。美包衆有。精理密意。華耀九光。借齊梁以修容。假晉宋以厲氣。上而遡夫六代。下不濫於三唐。蓋已難矣。夫散整並軌。古今區疇。暘谷幽都。古史攡輿以耦語。觀閔受侮。施經紮爲以雙詞。刀圭之誤。奚啻江河之流不息。衆之士行。蔚宗以論史。鉤抉文心。彥和以談藝。今捩斯道。豈途繇殊。摩卯金之壘。絕其沈膇。闢典午之障。引其蕤條。塵粉無素。絕之虛。晉殖靡祗覆之詞。是又辰緯之大。非井蛙所窺。亥步之靡。詎蚯蚓所跂哉。篇成箸錄。尺簡茂其聲香。世藻輝華。大文粃於寰宇。爰取國朝諸老彙集數人。駢偶宜其洪聲。準繩式於來祀。分爲之讚。以告遂人。詞曰。

嶽嶽迦陵。摛辭璨美。踔厲若春。裂情如綺。骨振不飛。氣斂仍馳。芳林縟艷。視斯文軌。陳維崧

聖徵撫巳。情韻雖饒。豔空飛霞。響逸振烟。刻鏤物態。組織風騷。味淡而清。菊英秋蕭。吳錫麒

猗與顨軒。幽淡而逸。俊鶻盤霄。健鷹搏日。上順清虛。下薄埃涵。娟婉茂修。時與爲匹。孔廣森

淵如拔俗。斂氣潛神。風鳴弓勁。轡攝塵清。翻遠自古。調高不名。振飈過松。是宜幽人。孫星衍

夐絕稚存。茹古以醲。金石音宏。日月耀炫。沈約遂順。任昉俊健。被之斯人。翰首結羨。洪亮吉

大河湯湯。直瀉千里。經緯南北。貫絡山水。氣壯以偉。勞嬌以起。稟斯發文。山陰胡子。胡天游

亭亭倉山。風流自性。文擯超曠。志役吟詠。準度能宏。雕刻匪競。擺爲瑰枝。何哉何病。袁枚

仲瞿磊落。牢愁勃鬱。振聲抗厲。負志奇崛。熱敢因人。醒能詐物。不平斯鳴。獨憐頹踸。王曇

國朝駢體諸家讚　　善化興福謙

自永嘉以降。化格趨弱。古法寢湮。情溢而惛性。枝紛而披木。朱紫雜糅。丹碧錯遌。翠帆細鶩。罕見骨幹之樹。平原埃積。邈無川流之觀。求其逸致飛騰。神鋒朗映。綜覽作者。亦何寡遝。國朝垂曆符鑒。雲漢濯質。家擅鳴鳳。人握靈蛇。迴狂瀾於既東。啓夕秀之夙實。而後駢體一術。稱極則焉。竊嘗遡覽諸家。得其用心之

處.沿斯流.則可得言歟.若乃胡王體發.天才騰踔.具沈博絕麗之思.柄燕許大手之筆.冊經抱史.絕跡孤邁.文體斯世.規張融之海思.挽靜洞該.得庾持之奇字.自具形製.前無古人.是曰闢荒.此一端也.至如吳洪二家.組然皇粹.濟術綿聲.沈思遐往.逸趣橫飛.芙蓉浴波.大有天然之致.脩竹映宇.如聆虛籟之鳴.卷舒濟推.刊落雕刻.是曰渾和.此一端也.又如陳孔孫袁.範古鎔格.運思在心.裹式命篇.跬步謙蹇.戒留甸於邯鄲.復威儀於司隸.藻飾競馳.雄揚子之特識.徵聖不越.師劉氏之文心.是曰程古.此一端也.括斯三端.以論諸製.大旨所在.臚踵環內.夾夫絕詣之區.畢行所孝.向往既洽.詠歎斯舞.如諸家者.無愈前彥.徒惠來哲.濡源所自.津逮易忘.爰撰序所懷.分爲之識.庶幾魏文典論.詳文體於應劉.有殊鍾嶸品詩.加徵辭於沈約.但吮墨暑馳.操觚率爾.就正通識.庶辟諸焉.

迦陵振藻.雖容披節.噓氣峻峭.寓思芳潔.厥工比屬.未云損格.湖海自豪.芳腴是擷.

右宜興陳維崧

是有淵味.取境能平.據句雋永.縱橫凌競.新致翩躚.清思觸芳.棄白采椒.亦歸正宗.

右錢塘吳錫麒

攜約標辭.特多秀逸.古澤淵涵.峻思委積.抑揚工態.命騷繼跡.清麗之宗.此爲其的.

右曲阜孔廣森

淵如騁發.併古稱豪.亮音厲赴.幽思翩翻.石瘦見骨.水森拒篙.撰辭拔俗.抗志邁高.

右陽湖孫星衍

慕雀幽峭.源於蘭成.氣體靜穆.亮節淒清.綿思雅極.冲襟實盈.據情彌篤.發言見真.

右陽湖洪亮吉

石笥嶄興.自鑄奇嶄.陵古無前.跨今孤出.力席蛟螭.手摶翰鷂.戾天爲幕.戲海爲宅.

右山陰胡天游

倉山儷體.獨冠當時.徵引既博.排比實滋.麗不逾詭.綿不涉奇.才氣卓越.莫與並馳.

右錢塘袁枚

仲瞿奇氣.自我製形.芒角特起.峻鋒相傾.幽出顯入.矯抗自矜.煙霞萬古.後無儔倫.

右秀水王曇

岳州新設淺水小輪船頌詞

巴陵王箴祺

夫超千里於崇朝.必假遐影之足.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是以標興利濟.聖人用其鉋桴.刳木爲舟.古者悟於落葉.波濤所激.艦艇斯繁.由來舊已.然而僬僥之步.匪夸父之蹤.跛鼈之困.未追飛兔之軌.天子懷夷有道.重譯來王.伊拉瓦節.浮滄海而來.阿槓士莊.出神州以外.雖風能疾.不翼而飛.既履險而如夷.亦通商而日旺.西夷製器.悟崟宰而涉重洋.中國僉輸.未通行而備內地.不其慨與.岳州據吳楚之上游.爲湖湘之鎖鑰.古饒竹箭.稱雲夢之材.今富茶煤.侈梯航之上.徒以浮川巨艦.號有飛艫.錫號神

州.終輸致遠.遂使運販有後時之歎.商務有日疲之憂.固知挽回利權.救此貧弱.輪船之設.未容緩焉.然而洋海淵深.甚風濤之患.內河淤塞.多淺擱之虞.必能廣造小輪.推行淺水.乃轉運之甚捷.斯無利而不周.夫理財富國.成周已然.轉粟通商.泰西尤盛.是以和蘭所至.覬覦夫貨財.英人所止.振興夫商務.然而土貨之積.滯則難消.轉運之費.陸倍於水.非揚帆遠傳.則洋商持抑勒之權.非因板而歸.則洋商挾居奇之柄.今則籍茲機宜.塞此漏卮.外衛長江之利.擁於大洋.長沙衡湘之間.保其心腹.計然之所不識.管子之所未謀.此其便於商一也.制兩粵則守郴永.捍黔貴則重長沅.扼大江以制東西.撫五溪以爲指臂.然而咽喉攸恃.肘腋時虞.倘非預設小輪.扼巴陵之關.守鹿角之鎮.岑彭則江關已入.寄奴則大峴初經.盜入戶而鍛矛.寇在庭而選卒.今則太屯之戍.東吳所守.杳辭之區.南宋所設.豈楊太馳水.武穆擊之而成擒.知南人習舟.孟得觀之而膽落.此其守大險又一也.綠營偏於行者.未敢一騎之功.杉板滿於長江.皆溺優游之習.南省風氣之勁.勇圖其私.會匪之興.歲構其禍.莽有跳梁谿谷.弄兵猥雜.恐東海之波.不能救還日之涸.長洲之木.不能濟滔天之水.今則羽檄飛馳.朝夕數其千里.徵兵速燹.南北運爲一家.無事則助商賈而便鄉篙.有事則破洪濤而成勁旅.此其便夫軍又一也.說者謂文宗遲鈍.宜居所以從周.紕制紛更.荊公所以亂宋.何必則效外夷.弃甓遺法.不知抑益因時.變化存聖.結繩變而文字興.揖讓終而征誅起.況公輸爲鬪本墨氏之符.飛鳥山河.出管子所訓.彼則巧自拙生.我豈夏爲夷變.必謂恥效船制.甘失利權.是猶朝菌不知晦朔之時.蟪蛄不知春秋之候也.說者謂章甫之售於蠻越.亦爲不用於我夷.南省深戾洋人.恐效輪船.徵成巨釁.不知陰取鍋爐螺輪之用.陽倣長龍杉板之形.既習見而不驚.兼便宜而兩用.必有消除畛域.輝知富強.況我國有人.非借材之晉楚.共濟一家.無同舟之胡越者乎.說者謂釋道而任數.棄長而取短.無以異鬻蟹捕鼠.蛸蠨捕蚤.近者變故之來.可爲深鑒.夫自焚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軒帝之造舟.滯鑿之孫.不可罪歲.小輪之利.不可恃船.是以樂毅在而燕亡.管仲在而齊霸.泥前日之深憂.棄異時之大利.是執黔婁之貧.謂自古無陶朱猗頓之富.以痛瘝之醜.謂天下無南威西施之美也.夫欲收製船之效.必先爲養船之資.果能思患預防.乘時舉事.則固我疆圉.海波澄而不驚.富我商民.國本培而益固.堅至此乎.是可頌已.頌曰.

滄渡水器.狀桑日紅.有物屬疾.任之西東.泰西擬巧.督無豐隆.胡乃湘波.而奪天工.浪花千里.水天一碧.晝夜晦冥.星斗咫尺.孰鼎可飛.孰鳥可翮.惟輪之用.燎能兼易.九曲之深.三折之江.怪石下伏.暗礁中藏.觸之者壞.遇之者傷.惟輪之用.行止借箴.舖棄去帆.沙棠謝艤.飛滬不追.逆風不阻.喋彼狡夷.孰敢予侮.帝曰股肱.懋哉勵精.撫茲輕颺.制彼飛輪.衡嶽之高.洞庭之深.拜手稽首.頌此皋仁.

岳州新設淺水小輪船頌詞

岳州府蘇興

夫陽侯肆波.不能懸慮步而涉橫流.宜聖多能.不敢與呂梁而校絕伎.是以古詰有作.爰制乎刳剡.達士興思.取象於浮葉.然而十里追風.必藉綿纊之足.一扇天迅飛.必假垂雲之翼.製造日新.撫徵斯費.而或嫉視西人.并毀西器.是猶懷冰以遺冷.重爐以卻暑.爲慝滋甚.軒轅制敵.不能廢指南之器.孟堅生今.不能

持撫北之議．制貴因時．事雖泥古．浙州控鄂省之上游．爲南湘之鎖鑰．貨物四達之區．江湖而闢之險．而湖身淤塞．有淺咽之虞．輪舟闕之．無利涉之用．不其憾與．若與斯製．厥有四利．通商裕國．周漢相沿．藉國保商．秦西尤甚．和闌爭埠．既擅利於中原．英斯美洲．更堅盟於域外．矧以肩睫之利．敢憚經營之勞．三角巧製．冒風濤而不驚．千里轉瞬．較明駝而更速．載我所有者以往．則彼無抑勒之權．運我所無者以來．則彼無居奇之柄．或謂洋輪設．則西貨駢集．利權開而彼族爭至．竊恐茲役之設．適爲窺伺之漸．抑知秦爲大鳥．非可獨招．佛視海鷗．無妨狎處．學屈珠之神弩．裕華夏之泉貝．是曰便商．其利一也．侯景寇郡．遣偕鞘而已．運馬般入荊．追白田而幾緩．是以鹿角之鎮．建於開平．金浦之戍．肇於漢代．苟闕防徼備．則倉卒城廣．郴永通則黔糧可患．江沅擾則蜀境皆驚．而省城咽喉所在．尤亟亟焉．茲則迅駛置舟．肘腋無虞．洞庭雖險．楊太據而成禽．舟師既精．曹公觀而喪膽．或謂賊勢苟悍．我軍稍懈．則舟艦之資．皆敵人之用．甚者粵寇竄鄂．巴陵吳某七星港之役．是其前事．不知法無不敝．道在善使．王濬纂建平之口．則三峽之兵不下．楊素據采石之衝．則濮水之軍失路．是曰保險．其利二也．軍情變幻．等於風雲．外夷駛入．捷於影響．任約犯郢．金陵累月而始聞．紅巾寇起．柏坊迫日而爲備．茲則姦宄猝起．消息靡通．賊在百里之外．而守備已嚴．變在數日之間．而兵糧畢萃．吳奔東南．則西北預防．洩攻南城．則遊環早覺．以一時之捍禦．爲全局之屏蔽．且舟形狹小．可以制奇．明徹以艨艟敗周軍．韓擒以小艦爲游駛．古有明徵．可援成法．是曰助軍．其利三也．機旋相轉．奚仲之車器牢堅．司南有針．鄭人之取玉不惑．近則備南楚之需．遠亦資窮搜之用．波斯多珍．朝取而夕屆．支流可涉．鑿險而縋幽．刀魚既造．則界河可直趨平州．順濟爰設．則明州可徑達高麗．往有成規．今爲權軌．且乞決河身．爲費甚巨．既可代數十之風帆．兼可省累萬之糜需．是曰節費．其利四也．綜此四利．垂諸永久．從此商旅無恙．邊候不驚．庶幾行乘下瀨．冀伏波之威．絕域利收．沒突服裘．蓬之其深謀．云爾．爰作頌曰．天南一隅．名湖啟險．重關洞深．靈飛無艦．艫艫郁郁．外夷靡犯．胡窺伺是懲．而軍容勿戒．師彼邪機．莫我與濤．聳軒瑰珍．大食寶刀．彼來一舶．我往連艘．胡書域自守．而利權外操．保險之司．西人所重．既厚商權．兼收利孔．異產內流．土物外聳．胡書羅支．糶而疏於勸蓄．舟楫與馬．江海夷庚．軍國既便．商賈無驚．呂蒙舸艦．陶桓肆柯．遜茲利益．澤惠滂沱．深則有涉．淺亦罔虞．航安人靜．永樂熙昊．

永順溫泉頌有敘　　保靖袁仲謙

猛峒河側．觀音巖左．一水烘青．屑浪浮白．氣能治病．暖不因晴．當夫春日暄妍．韶華買媚．波拂柳而沸煙．潮過苔而袁石．過鶴熏鼓．懸猿垂聲．斷巖百尺．瀑布亂飛．鏦鏦錚錚．有若鳴玉．徑不容步．藍羅刺人．卓欲開花．風蝶導路．況乃跨山作寺．架水結廊．天鼓搖鐘．將流聲而並遠．竹間煎茗．邀僧話以成緣．仰眠則學僊餌．高俛瞰則清瀾見底．午鬧鳥飛．時敲敗葉．古斷紅塵．山亦號佛．未然楚竹．水自成湯．憑欄留憩．則如坐客．晉陟閣縱懷．則再游無地．塔勢插南極之天．松濤喧西山之道．幽情未了．載游春服．遙岫云何．倏塵入語．來牧樵之歌唱．動學士之詠謳．漁舟撐而水淺．石眼吞箭．山人去而鷗狐．溪花然雨．爰敘其狀．勉賀

臥遊．且製頌曰．

沙黃霞赤．蒸彼晴瀯．琉璃光熒．荇藻色滋．浴鳧不久．寸鱗雖支．關關榆柳．蔭於其上．白日散輝．紅波混漾．隔嶂煙嵐．沄沄瀰望．浸霧凝碕．宵月翻浪．有聲其喻．花花將放．當春如夏．無冬無秋．其澤孔長．天地悠悠．

祝秋海棠文一　　湘鄉蕭仲祁

倚秋居士．芳韻彌襟．追懷塵遐．時序之外．悵然海棠奇艷．四列靡混．佇以修裝．幽豔三生．樂逕秋而結采．孤標自潔．落英消愁．風趣時流．高唫撫渴．人花同氣．香味一樓．吳嬙不足奪其芳．漢豔奚能亂其質．爰以清商素節．秋祓靈辰．酌鬯花前．揖其神而告之曰．僕聞蘭爲女子之佩．蘅士託之而亦芳．蘿爲思婦之流．逸客寄之而既雅．隨厥攸遇．物無恆情．吾與子疇昔．以是已有如風際簇質．露初綴姿．跌宕尊酒．恍惚宗之朗月．裁詠煩日．無解脫略塵俗．又似淵明葉賤．輕紅筋饒奇綠．張緒風流．柳從春灘．雜炫羣芳．白安謝素．茂叔標．張遊僻泥汚．藕若明霞之舒空．清若澄潢之振灑．光出叢間．秀入骨內．屈詠友之詩．芬義林之逸侶也．世多沫日．苟以俗情．誣爲蕩婦之花．屏入高人之苑．杜少陵繁芳品藻．同淹大筆之遺．劉淵材珍植流連．進入無香之恨．使淩秋絶質．卒偕頑豔以沈淪．愛晚奇情．欲共春芳爲媞媚．厥都邃而烑阜．荑薄苔蘚而進茂．施箎．翼有知．得毋嘻笑．且夫桃以春天．梅因冬黝．者生人趣．舍之殊也．橘羞爲枳．荃惡爲茅者．儒者真因之操也．衆卉競春．而爾不附．比其黨．紛薦榮夏．而爾不閒．淺其遭．抱秋氣而貢奇．託秋士而引契．美容秋水．不未開以怨人．叢桂小山．愛衡蘅而共我．志斯潔矣．品斯清矣．薰沐儒林．振奇文囿．遂奚之莫．對之惻生．取媚之花．絮之卻步．擁偎聘之而應節．楊妃擬之而生嗔．誠宜清培隱士之泥．居其薺人之室．花爲人佩．諒余情其信芳．人若花清．訂同心而如臭．劉舍人之言曰．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某亦國華．玩澤方美．眷言棠也．何獨不然．今者裹露爲醨．呼風送璞．存之以玩月之爽．核之以甘露之果．承之以遽花之盤．侑之以荷菊之觴．儷之以千歲之松．陪之以萬年之樂．言祝爾德．爾德如玉．清氣旁流．光節上燭．言祝爾文．爾文孔昭．精理內斂．秀采外標．言祝爾名．爾名此大．振色發聲．彌中彪外．言祝爾年．爾年永保．旌是長春．花名不老．聊此瓊琚之報．永好百年．倘收對菲之私．臨風三醉．此日棠花譜訂．用聯文字之因緣．異時藝苑材甄．合入蓬萊之培植．

祝秋海棠文二

萬卉雖於五市．非質不足爲貴也．萬架富於三都．非異不足爲榮也．萬卉曜於上囿．非香不足爲是也．是以叢閣欣露．鋪葵九畹之間．紅藥翻風．鍊霞萬年之餘．達擢泥而澄水．十里歌香．梅綴玉而攢巖．一春氣永．竹未有淡月滿林．橫陰一角．春染臙脂．容搖丽□．秋陳金粉．徒說嬌姿．香爲色遮．孤負神仙名字．色無香稱．虛傳金屋風流．如海棠者也．彼夫開向東風．稱諸南海．柳描眉而怨綠．桃醋面而羞紅．眉粉爲容．妃子夜深沈睡．杏葩酥骨．徐娘樹底偷春．六甲靈飛．采采三郎之寵．五銖搭掲．俗盆二周之粧．夜無羅韈之點．鬢染風霧．朝無樊樊之嚬．鮫綃淚纈．生來富貴．莫翻繁華．年年標新．樣之裝．處處賦可憐之色．任教飄於媸月．委狼藉於狂春．毋庸怪也．奚以祝爲．若乃種別春華．品居秋質．奇標金節．媚映雲羅．生其芙蓉．莫

鬟餘芬於城主。秀如叢桂。難聯兒味於宮娥。負晚節而不芳。遣秋風而薦媚。則惜春御史。館林主人。不得不拾花而歎累。把葉而悄傷也。且夫月何秋而不明。風何秋而不爽。臨水登高。更萃採奇之客。天虛野曠。彌多愛晚之車。以故楓葉滿江。荻花塹水。蘆綠湖頭之浪。蓼紅灘上之風。各應候而抒綠芬。並含芳而呈風景。而汝介其間。靚妝飄蕩。猶是春心。妖豔穠纖。依然故態。上之不能乘時振采。壯天地之觀瞻。下之不能按節摛芬。寄風騷之懷想。豈乾坤毓育於子。而吝其施。雨露滋濡於子。而爽其用。與今者命芳醴。奉清肴。喝羞風邊。飛觴月際。從前胎芬之氣。夢洗春婆。滿身絳桂之香。韋分秋漢。三聲花鼓。聊同羯鼓之撾。一炷蘭餘。敬致鵰鎸之獻。苟其綠通香火。力借封姨。萬里旃檀之樹。花下遙傳。一族蘇錫之裝。簷中默化。夜下孤山之玉鏡。香海天移。朝編蜀郡之瑤吟。棠珠人愛。遂使鄭蘭失豔。楚芷遜芳。酒後命騷。更入棠花之位。置琴邊嘯侶。又招菊部之賓。昔則尊冷橘酸。不徒解蒙流之恨。而芝心蕙臭。尤足貫大塊之奇也。請君今夜。醉觴玉樹於風前。約我明朝。飽覺衣香於天上。

祝秋海棠文　　長沙曹典球

秋海棠者。自羣芳譜上。名傳斷腸之花。葉囊賦中。韻終失時之句。倚黃花而薦客。爲朱絲而燒愁久矣。悲秋之士。羈旅之人。每與紅豆同其相思。白蘋約其蹤跡。豈知春蘇八月。孤陽可以復生。綠悟三生。秋夢於焉復醒。亭亭淨質。旖絕春華。縷縷香思。自禁寒露。此之謂負質之潔。合黃葵而共心。屏鉛華而酌面。丹桂生日。敢拜下風。綠竹醉時。仰希前哲。此之謂負質之端。紅冰薄蘸。凝白露而曉妝。綠葉垂垂。鬭晚風而不墮。獨留此種。以占秋芳。欲問美人。乍疑君子。西方不寂。助人朗吟。此之謂負質之美。獨是金風捲地。蒲柳望衰。零質明月射人。蘭麝照而淡影。凡紅瘦綠肥之質。皆先榮後瘁之根。孰得如是之內沖其幽。外宣其秀。蓉羞。於華獨貞其質之靜而且淑也。但祝柔情永蓄。素態獨凝。不與荷花生日。天換律以俱非。足同黃菊識存。夜飛霜而不落。棠陰未老。以八千歲爲秋。香國長封。經十萬城不夜。聞到祝家。莫混說桃花之號。聊聯朋子。竟欲凝梳頌之篇。

廣家妙銘有序　　清泉許元

蔡氏伯喈。疑淫古義。於小學多有發明。篆勢一篇。蟲形蝌相。直摸蒼精神髓。亦搜古者之一臂也。爰廣本義。銘之曰。鳥遺迹。神胎變。蒼精闢。鬼血碧。粟雨液。功獄赫。斯文釋。六體釋。篆既顯。形彭魄。或吐盲觸。跋字緣文赤。熗熗赤電。龐雜奔石。或抽舌飲。齒過理。膠脈嫩若蘭肌。點若梅額。乍趺之而凌雲。飄飄仙翻。脫毛錐之羽衣。潑元黃之罷。澤或微度。輕翠濃拖。澹摘從如。橫如似。明珠水露。裸丹浮白。方者勾。稈圓者股。壁虎蹲。貼鼻猿騰。突爪。借跳躋以跳踯。恍遊龍之蚴虬。張牙。雌鷯。尾首觸抵。雉飛鶴之翩翩。蓄蠶頭之嫋腦。光幻陸離。徵落。停時伯。從不能詳。隸首不能紀。離婁不能明。意而不能企。雙矜璧之鼠肝。飽河間之蠹魚。作來哲之楊杭。檢前賢之亥豕。括中郎之絕作。勿質非而似是。

沅湘通藝錄二卷目錄

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定
靜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毋必
毋固
狐貉之厚以居
臭惡不食
齊

長沙府巢永年
長沙府張紀光
湘潭易　焴
寶慶石秉鈞
邵陽魏仁榮
澧州周傳德
巴陵龍銓甲
巴陵陳　虔
平江葉勤青
武岡李鍾奇
芷江李永翰
清泉黃　駿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兩章
子曰以不教民戰 兩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兩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兩章
夏之時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卷二　四書文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戒之在鬬
適齊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一章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一章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郊社之禮
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博也
明也
能盡其性
士
鄉
市
漁
晉楚之富

畢永年
保靖田[illegible]
張紹光
長沙府鄒森熙
長沙府譚延闓
長沙楊毓麟
瀏陽唐才常
善化汪都良
衡陽唐家璧
清泉廖尚文
衡州劉煥辰
衡州丁奎聯
耒陽謝鴻儒
澧州周傳德
唐家璧
清泉譚子榮
澧州周傳德
茶陵譚鍚璨
常德易順豫
辰州王修文
辰谿張逃先
郴州何盛林
郴州陳爲鎬
沅江李鈞鼐
張紹光
長沙梁煥陶
長沙徐崇立
易　鼐
寗鄉李翰棻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排淮泗
疏九河
權也
博學而詳說之
梓匠
生之謂性
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
粟米之征

醴陽李致楨
桑植吳德懋
永順張樹森
湘潭王代輿
長沙曾典球
湘陰廖國垣
曾典球
靖州蔡　輿
巴陵龍鈴甲
平江王鏡涵
安化梁饒寶

沅湘通藝錄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畢永年

與民更始，承新命也。蓋民不新，國不固，新不作，氣不揚。誦詩讀書，我知天命。嘗謂帝王殊禪，三代殊繼，萬物芸芸，焚然殽亂矣。然而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名者實賓，今古通論也。觭南面而執民紀，解其天弢，墮其天萎，卒以熗亂天下，而國木日錠搖，始稱謂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今乃知陳陳相因，氣類於寖衡，日新又新，盤銘尚矣。我誒新轍，我揭新治，痌瘝者厥維艱哉。仁恕則樹德，嚴築則樹殺，帝者惘焉。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皇初治譜，不能取則于今也。夫天地癸官，萬物癸府，黼座自有主持矣。不關入之天而開天之天，艱腷衷者成一朝，蓄迅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泯茫者殊難測識。譯萬世而不仁，慈萬類而不義，王者逃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飛世流風，是將慰彼黎庶也。夫相拂以辭，相鎮以靜，萎卷縱多，諸詼矣。知有用之用而並知無用之用，沐聖德者，拜手颺歌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昔我武王，遺封介弟，懼夫自見者之不明也，自是者之不彰也，自伐者之無功也，自矜者之不長也。於是進康叔而誥之曰：遠矣姬德，與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大啓土宇，氣象維新，蓋迴非夏忠殷質所得與儔者也。汝往作之，毋虔劉，毋矯誣，毋委靡，以渙民心，毋頹墮以偽民氣，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然哉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文王之哉，恢然如天地之苞萬

物.其於民也.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其出不斯.其入不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以故皇風翔洽.協氣旁流.大命集矣.乃眷西顧.公劉作豳.克闢新朝.豐招仁義以撓天下哉.蓋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細也.以類行雜.以一行萬.而聖人知抱式焉.不誘於養.不恐於誅.而庶人無駁政焉.當我緒乎.違我昏乎.祚我新乎.莊誦詩書.若合符節矣.則昔綜而釋之.六經先王之陳迹.仁義先王之遷廬.毗陰毗陽.法物久遺.其祝黠而貪財.取財貪權.取竊識者.灼知皇古之終運.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有傳政.議因譏常.球圖日見.其沈淪而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愚者亦知中原之不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是故也.豈別求所以新民者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張緝光

本新周之旨.以言新.人與天合矣.蓋民新以作人新之.命新於邦天新之.合康誥詩旨而三復之.言新周者.其知周之所以新乎.孔自言人事者.仍百王蓍蔡之青.言天道者.執五德升降之說.三古以降.天下一更新之局矣.蓋上古之世.人事彰而天道晦.史臣紀述.半言民.中古之世.人事變而天道奇.文士撝揚.侈言命.究之德盛者下被.道積者上章.厄山運啓.揭新周之意以發明之.可知開國之初.人與天兩相契矣.新民之說.微之湯矣.雖然.新於人者必新於天.以人從天.我周所以代商也.今即舊詩而取證焉.尚書本僞撰之文.而秦誓以前.不載綱羅中外之術.蓋百昌之氣靜.兵刑無鼓舞之權.帝者之化神.韜羅絕感乎之迹.追王錄歷數.傳而後講求政要.始握手而議中原.詩經多刪佚之語.而生民諸什.率皆闡揚祖德之閎.叢智廬聰明.出之高曾而自大.陰陽水土.授之境坫而皆靈.造天潰譜數世以還.致驗錄圖.乃抗志而爭王迹.齊爾看之康誥.而知民事之雜綏矣.氣化海內之奇.力平海內之險.言王道者.斷非權謀詐術所能盡.祝復地啓般墟.遺孽積讐淩之志.輔資周室.孟侯當弱冠之年.向非申王命以飭紀綱.則靖亂匡邪.奚以絕變癥之歎.故册書載盟府.上肅一朝之法制.下通百族之性情.又羅詩之文王.而知天命之有遷矣.冠裳制於君父.功名制於鬼神.啓鴻圖者.必非讖語緯書所能惑.然梁山策馬.舊疆先阻以山河.不宿失官.故邑不存其湯沐.向非廓鴻基以光境埠.則改號易朔.亦雖名歸造之艱.故備册茂盤鑿.近推列祖之遺規.即遠啓後王之景運.民新以作.新之而民皆新.命新於邦.新之而邦仍舊.合徵書詩.可悟新周.古今有貴賤相治之權.無理數相違之事.起風雨盛中而旁皇之間.物候不問人官.援宗盟而資夾輔.陳符命不陳災異.懲故懲而想流風.然昔詩所言.其旨較深也.三監兆叛之區.內難既平.衞寶獨歸小子.可知戎衣既戢.九鼎已遷.回首玉門.豈預料有今日哉.迨賢師教野.收萬里之山河.則文質嬗而瑞運鐘.春秋皆於新王.可以致元公之歌頌矣.天下有生殺相成之局.無侯王並大之時.竭平生智力而經理之.藥石不適一日.刑德皆治於風雷.飲食先及百年.功利非永於彝鼎.然舊詩所陳.其意較遠也.七族齊居之地.折對既正.沬邦世享般民.可知旄鉞告功.舟瑤已渺.回思西土.豈昔有此規模哉.迨合會孟津.來諸侯之玉帛.則兵氣消而國祚永.新周革夫故宋.足以掩勝國之典章矣.周之所以新者如此.非人與天合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湘潭易鼐

卽姬家以證新民之旨.洋與詩可互證焉.蓋民之新.根於作命之新.卽鏡諸民.康誥周詩.皆可稱爲新民之一證.予嘗不解夫一代之人心.叢脞叢垢.胡然而羞辭乎滌其污也.予嘗不解夫一代之天心.顛覽斷觀.胡然而駸駸乎荷其休也.孰鼓盪是.孰滌蕩是.孰居無事而鼓舞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不闢邪.意者其有樞鑰而不得不涵邪.洎與之誦.得考誠當之旨.悽昭考承天之意.始確然而知救振之有由已.大學之自新盤銘.如繪矣.今夫膺大命而樓身萬民之表.自當揚天下而引領維新之象.則新民綦重矣.詩爲之借鏡於書與詩.遂古不編羣世之文.姚典姒謨.中天始勃爲非皋而鼓舞摹倫之氣象.即默默與之以俱得.然遠得諸前代.不若近譬於皇朝.一稽諸我世家.是片語可垂萬禩之政要.季葉不廢採風之典.泉塞軍假.衰詠概錄於輶軒.而成通帝載之休和.逆隱隱求之而不得.則下覽夫變風.不若上徵諸大雅.一讀周家本紀.是始醇是夏.一統之皇圖.民以新而復作之.民既新而命歸之.皆自新之一念.鬱積而鬱給.博.康誥.周詩.不皆可引哉.予嘗瞻御乎萬古盛衰之理.皇王治亂之源.鬱則舊.豈則新.莘鬱而腐.樹鬱而蠹.人鬱而病.國鬱則發.釀以毒.民鬱則若帝惆心.聖人則思之以至德.融乎若調鹽之始升.爍爝六合而無所礙.昭乎若春風之相扇.化萬物而無所滯.神合大泰一.生無所屆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淵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而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茫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藹乎蔚乎.中有象乎.遂剸劘乎上通乎帝座.無鬱不豐也.無舊不新也.民既新.新且作.邦雖舊.命且新.是謂真民.是謂真命.名祖春官.法祖秋官.作之以束縛.管民箝晏氏箝卑.作之以驩虞.卽欲還濮積瑕.竊恐民有不克從新者.誥若曰.新之機.館於民.作之機.則仍館於上也.發樞幹而發其流.六七族波靡日非.每悵被除之無自.而忽施以無窮之陶鑄.其孰猶昔寢自安乎.故聲經爲論政之書.卽一書已包括其大旨.封禪泰山.封禪梁父.命適形其瑞草一符.瑞木一符.瑞命更見其禪.卽欲俾遊脊依遁.恐邦有難於守舊者.詩若曰.邦之舊.冥於人.命之新.則又繫於天也.想豐鎬而瞻喬木.十三公積累既厚.久下運會之遷移.而復深以不顯之訓.謨其遊謂吳蒼不應乎.故砥礪爲監觀之謂.卽兩語已總括其頌聲.此皆自新以新民也.舊之康誥.詩之大雅.蓋與大學相表裏云.

定

寶慶府石秉鈞

以定定學.學定人定矣.夫定者正也.訓詁家皆言之.大家豈有異說乎.今而後吾得以學定其人.夫人莫先於定之之尙也.其遂初乎.降是索於學而已.又降是與學爲索而已.又降是敗於學而已.千古上.千古下.學問身人劇森獲.獲於外內也.降於末胎也.降於天下國家志也.志之可恃.不足之數.惟自案而毀之.覺通消磨.滅速消速.覺亦無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正訓定.千萬祀之學人.直以是務矣.然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大居正.或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又曰.就有道而正.所以正定其是非.定之訓正.韓哉言乎上矣.然吾子欲正名於衞.所居不合.反魯然後樂正.所謂定禮樂者.非與.蓋惟定乃正.惟正然後見爲定耳.嗚呼.天下萬世.其達此指乎.吾子憂之.又皆爲大學發之.不然.既曰知止.何以必質驗諸定.或曰.定止也.講求之詩.胡能有定.我戍未定.亂靡有定.定訓止.古訓皆有之.然與茲文

似贊。抑又謂定者成也。熟也。易之乾坤定矣。禮之義定。可再三取證。由是更以定作讀。定作錠者。說經家往往詳誌之。總之定之取義不一。而學之旨有歸。藉不謂正。惡乎用吾定。然則定奈何。定其學而已。定其人而已。以學定人。不如以志定學也。志者。氣之帥。氣者。人之根。無氣無志。無志無學。無學無人。嗟乎。天地之大。先聖先賢之絕業。閱樹如長夜以終古。吾益穆然思賢乎留矣。今夫自古以降。爲天下萬世定治道者。莫如堯。春秋以來。爲天下萬世定學術者。莫如孔子也。列國周流。所求不副所定。乃刪芟斷自唐虞。顧果世以不定定之。卓然立中原文學之宗。通德門徒。援茲某廢。儒林頗碩。佩我玄弦。斯固古今來人品學術。一大定之秋也。而士有品高儒雅者。清夜問心。百折不改。雞鳴辨道。一念難差。區區方寸。早有以自立。所謂異端之學。虛無寂滅之得其一偏已耳。性功昧而人事遺也。所謂俗儒之學。記誦詞章者得其緒餘已耳。嗜慾深而天機淺也。以此言定。何定之有。夫定者正也。正也者非他。仁義禮樂立其則。忠孝氣節固其防。倫常日用行習間。雖至不定而有一至定者存。適無人不自得也。學定人定。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靜而后句

邵陽魏仁榮

以審詁靜。杜異端也。蓋靜而不審。老氏之教如此。大學爲救世之書。故於靜徵實效云。昔若史製靜字从青爭聲。注者謂丹青明審也。自後世清靜之風熾。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泊兮其未兆。颼兮若無止。儽儽兮若無所歸。而審之義蕩然無存矣。嗟世者起誦聖經二百五言。必於靜之一字反復思之者。職是故耳。靜何以由定而能哉。易有之。天地定位。天主動。地主靜也。書有之。以閏月定四時。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也。雖然此致靜之由。非已靜之實也。嘗讀伯陽書有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老氏宗旨。一靜括焉耳。然靜而能審其學純。靜不能審其禍烈。則靜可鎮天下。亦可毒天下也。可弗辨哉。乃其言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則言靜而寂滅家祖其說矣。又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言靜而虛無家祖其說矣。況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欲率天下以不知。即率天下以不審。靜之貽害。豈淺尠乎。吾述子言而重思矣。容由內蘊。爾一儒而一息精神。皆辨線上下左右之交。而闔闢默參其消息。故以審爲靜之獨。不必謀虛求寂。上溯五千言道德。開宋世清淨之宗。環堵中寂然一我。而百體勞捐。幾輩孝於日用飲食之故。而舉夢如梏以形神。故以審爲靜之宗。豈其見性明心。聚訟二三子異同。啓後儒支離之學。烏虛此吾黨所謂靜。非異學所謂靜也。異學言靜。似靜而易趨於躁也。吾黨言靜。釋躁即以守其靜也。靜躁之幾。不可不審也。吾用以告天下萬世之讀大學者。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澧州周傳德

以可不可示天下。爲道家法家戒也。夫道家不使民由。法家必使民知。二者皆偏也。子故爲天下正之。且自道家首言清淨。芻狗萬民。使天下瞑瞑踬踬而自矜其塵垢。黃農穢秕堯舜之緒。承其流者。遂至萬事廢弛。皆隤墮於冥昧之中。而法家者流。乃一切行以刻薄。強天下所必不能者而操切之。世風遂大敝。而不可救。聖人思之。爰舉二家之流敝。以正告天下。意謂道德託之古帝。觀其絕聖棄智。猶自操天下抱一

之權。自後世放誕成風。而黃老爲高。反目伊周爲俗。幾疑倉頡造字。釀千萬世焚書阬士之災。刑法背祖舉官。觀其立說著書。猶足啟清談廢事之禍。自後世嬈苛成習。而讀書萬卷。不如通律數行。遂使能吏殺人。開千百羅劉門名家之學。不使由必使知。皆非先王意也。蓋使之中有可不可焉。循良蒞州郡。雖異類不敢爲災。況父老兒童。其相親尤摯。豈其黍梗頑而日冥。呵謎於使君。稷密重中章。惟達官始能周悉。若鄉村田舍。則識字者稀。豈能入國史纂修。通考列朝之文獻。可使由不可使知。蓋以其民也。豈真薄爲不屑而不使知哉。精一傳心之訓。十六字實始道統。知執中範民。唐虞不外道家之源。然而不必強附也。謂清虛累世。書一何以成賢相之功。謂曠達爲高人。空談何以悔蒼生之誤。不使知並不使由。古人所以分防也。王化之隆也。夜不閉戶。史官知循吏之編。法匪如毛。父老無煩苛之苦。人心簡易。由與知各具深衷。初不必家戶簇規。天下始瞻刑措也。夫豈同奸雄詐術。矜操縱而隱示不測也哉。春秋斷獄之背數十傳來爲師法。知引經定作。儒家實開法術之先。然而毋庸多事也。朝廷之掌故。學士且難深悉。況在閭閻。文例之紛繁。戶曹且未周窺。矧在鄉曲。使之由並使之知。刻覈所以鮮終也。法制之新也。列說縮圖。測算窺天文之祕。考工與藝。製作通造化之奇。倫類聰明。由與知似可並用。而不知格致精義。小民仍未深諳也。夫豈因異學流傳。害吾儒而疑爲用術也哉。若夫挾書有禁。禍乃及於儒生。偶語者刑。力欲愚夫黔首。則不覺儒者之罪人。抑亦道家法家之蟊賊也已。

毋必

巴陵龍銓甲

戒必藥狂也。蓋子之欲裁狂簡也久矣。而狂之病多出於必。天下事局非自必。壞之耶。維子毋之。諸弟子藥矣。且萬物纔起。其稍栽於心者。皆枯心者也。士託儒家。邈其才。高言孟行。爭相角勝。靈府分擅。日以破碎。自師其智也。自岐其理也。原心之病。汨天機可作致而許學。無會通。及其弊也。私立門戶。妄開宗派。雄傑之氣。併力於一偏。思勉上也。次之爲妄。先事之失。萬事之歧也。惜乎其未窺聖人之心。庸有不思勉者也。子絕有四。首在毋意。惟意倚伏。其乘意而發者。先入者主也。則執觀乎遺意之初。試遞推乎未事之始。萬根萌芽。孰茅薦是。百度叢孝。孰雖斷是。滿酬應之擾。入之心而託分賓主。不蓑懲於淺得。即受禍於紛更也。故儒者市讀書。不敢以經濟名世。而並非主靜之宗。文飾通才。聰明貽誤。祖尚私智。彙傑多疵。駁靜寂之區。於一解而背其旨歸。欲逃名於腐迂。轉閉扃於聖域也。故經生重講學。不必在庠序分門。而穩恐以推測爲用。若此者。其必之又在於絕乎。以觀夫子氣定於先幾。涵養之天。又足鎮其紛而靜其變。先閑之則疾。泛應之則支。遇之有無之間。大造不言造。化工不言工。即此可成世家之智。智周於物始。古今之務。又足鑒其繪而護其幾。不與物爲迎。不與物爲違。即之精寂之下。孰遊於至虛。孰根於無象。安用別參太極之評。謂必諱言揣測。則委隨者得所藉口。而鋼蔽反爲學校之疑似也。夫必不特於氣而特於識。倘或傲之爲勢。必邀胸臆而作異同之辨。文章道德。轉敗於一念之急遽。而致之無方也。得子毋必以化之。持血氣之平而神不亂。通事物之變而勢不張。庶退縮者奮而興。明敏者俯而就。文學一派。政事一派。俱聽諸後日之裁成。絕不容紛馳之見。小子有造。中行此其選矣。謂必故事講嚴。則淺陋者即

24B

用竊身而肯小可搬羅張之智假也夫必不輕乎己而重乎人倘或淺之焉勢必分途徑而成攻擊之謀奸宄豪雄何非此數事之紛歧而操之太促也得子毋必以鎮之沈靜即以養太學之才鹵莽毋令喪儒生之志庶激論不騰於黨禍福心不挺於平居名法數家縱橫數家何克與斯道相陶養不至爲過激之行吾黨多才聖道其有豸乎故曰戒必藥狂也

毋必

巴陵陳戊

溷必惡驕智也蓋天下有必必有不必必惟聖人能必亦惟聖人毋必今天下亦何事可必者法因時變通事與勢轉移吾何貴世役我者吾賓之吾何主我宰世者吾主之時止時行時動時靜奚戒乎往奚期乎會而小慧家乃欲馳騁碎智雕斲元精謬推測爲神奇矜堅悍爲卓絕情傲岸而獨立逐同門而異戶及其弊也經濟文章交受其病故夫子於毋意之下復冲然其溷之也而或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成敗兆也奇耦數也自然形也依違猶豫斷遲就遲疑吾但存必爲之志後此當無不竟之業事必吾君使必吾民正也非迂言必信行必果直也非矯一身之必期之天下天下之必抗之古今功名分內事博濟意中物確乎其不可拔也傲乎其不可回也而不然者昏庸者且得以飾蔽自文焉游移者且得以順施自詡矣獨是天下事固非游移昏庸者所可任而觀其究竟敗於游移昏庸者少敗於堅僻自是者多蓋昏庸游移者多過時而堅僻自是者必先時方其縱心孤往剛愎自私騁必之才謂武可黷侈必之量宇宙可包負必之識不堪流俗縱必之志凌轢古今其繼也叢官禮之書昔所翊爲必行者今且釀莽生之禍負嗣林之望昔所矜爲必達者今且開門戶之爭又甚者創爲倡狂浮游之說謂六經爲必焚小封建爲必滅惡舉梭爲必廢信如是也挾其必爲之志勢不至悍然無忌專其任而不恤其害也不止聖人處天下觀用其必也晝夜之機示諸川上翔集之性發諸山梁知命不惑醫必之病從心不踰融必之迹何思何慮何冀何倖何干何求申申也夭夭也恭而安也蓋吾道如劍以刀割物即利以手迎刃即傷故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必有道名不必有德名不必有事名謀於事斷於理作於人成於天而已奚必

毋固

平江葉勁蒼

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夫天地之不囿於物以德圓也夫子德配天地其與意必俱絕也亦宜耳天下有三大圓德焉天圓地圓而聖人更法天地之圓爲圓耳天下無執一不通之道可以孕萬化於無窮即無執一不通之人可以配三才而立極顧人之不能以圓德窺聖也天圓之說猶或信之地圓之說則已疑之至謂聖人亦法其圓必且駭爲創論駁爲奇談而不免疑信參半之概若是者盍於爲論毋意毋必之下而更觀聖人之毋固今夫聖人配天地而立極者也天地之間圓以質聖人之間圓以神宜夫人而知之矣而不盡然也古今來道通則圓道一則固固之義豈盡非矣日月星辰繫於天而天自若焉固於氣也而聖人體之華嶽河海載於地而地自若焉固於力也而聖人體之氣固則萬緣迫之而不嘗於中力固則百物攖之而不滯於欲以此言固固執如天地者固執如聖人者而要非所謂一成不

易事過仍留之固且夫血氣之固不可有德性之固不可無也嗜慾之固不可有道義之固不可無也旣事而遲回反覆之固念不可有臨事而迅捷堅貞之固志不可無也天有時不能固其維而傾而折而聖人固以扶地有時不能固其根而陷而崩而聖人固以植是天地方藉聖人之固以爲固而何可以無固聖人方合天地之固以爲固而又何可以無固且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何何也輟行則更何可以無固若是其固也進乎其無固也亦道也道中之固自有道外之固自無也吾乃今知夫子之圓德一天地而已矣五德之運成功者退則陽剛陰柔之際在天地正不得以自爲統攝者默滯其盈虛消長之機而積變既深聖人即以無固合乾坤之握往不留來不拒易象所以符行健之占也夫萬物之鄉榮生無端則春生秋殺之餘在天地更不能以自設成心者稍乘其長養亭毒之候而氣機所動聖人即以無固參裁成之莫過者化存者神同堂所以有無言之欲也夫故曰不物乃能物物圓德所以配天地也

狐貉之厚以居

武岡李鍾奇

裘有宜於賓禮者君子之居可法焉夫君子居於家其不能無賓客之事也審矣居之以狐貉其亦有當於禮意乎且天時與人事本相因而窮者也天旣申以凝寒人復紬於縫紉而士大夫戶庭公退或不獲輕裘厚擁與二三君子相周旋非特無以禦寒慄之威亦並無以昭溫和之體則服物缺而禮意亦將缺焉此君子所深懼也唯然而夫子之居以狐貉者可思矣狐性善疑貉情嗜睡苟稱其物以比德則種類實非至人所宜然而解豸觸邪由喻直臣之意則辨稱名於爾雅而取材可補裘氏之文貉生北地狐產梁州倘遙其地而弗良羅輕暖亦非東方之利然而豳風紀事集爲公子之裘則登皮革於攻工而無數可概爲朝之詠是則君子之居必以狐貉之厚也宜也然而非特爲禦寒計也君子從大夫之後正不必緄緄自謙矯情以沽流俗之名嘗見有身位三公而顯者躍門甚至短褐不完故爲儉嗇以相示者曲阿所至禮貌亦因而廢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敬嘉賓而重人臣之體也且非爲章身計也君子處鄉黨之閒原不可落落孤高矜踞而貽驕蹇之誚嘗見有尋常燕服而一朝盛服或遂殷勤相接欵爲容止之可觀者文貌所昭禮意即從而起也則君子之居以狐貉也所以尊嘉客而作居室之則也獨是君子之接賓客亦以裘而已而必宜於狐貉者豈無說哉羔羊之裘召南詠之矣然此所以居朝而非所以居家也子也杖遊東魯已非復搢紳執笏之年而何敢以五紽五純開擬人君之度舍羔羊而取狐貉是即臣子不敢上僭之義也而斂其毛毳即麑裘可製而卒歲無虞犬羊之裘玉藻記之矣然此第庶人所衣而非君子所衣也子也籍著君門已非復緊非耕田之衆而何得以不文不褐下儕黔首之班棄犬羊而用狐貉是又士夫不敢自卑之意也則亦以重輕即進退有儀而溫文可挹噫微類而資人服御本天地開奇闢之功能而集腋可成寶穿亦贊乎化育婦人而縫製衣裾實中饋外勤動之職業而絲麻所限獸產亦補乎人工子之居以此尚有當於賓禮之意也夫

臭惡不食

芷江李永鄰

蓋人欲養天下之元氣.先於食氣慎其防焉.蓋春秋時元氣日漓.無明王賢伯以養之.故耳臭而惡.孔子所深惡也.不食.殆將以養己之氣者養天下歟.昔周之有天下也.尚臭.臭者.所以交神明而通萬物.故說卦於巽為臭.謂風動鼓盪天下之氣.而蒸蒸於仁義之中.緝熙食德飲和.元氣充足.邪氣自不得而干之.使後世斤斤於奪取天地之氣.矯揉造作以貪奇功.無論終為天地所忌.物極必反.而元氣漸喪.在我將自戕其生.而不可以終日.若此者.聖人早慮之深.防之切矣.不然.饐餲餒敗色惡之不食.盡人能之.於聖人乎何異.即臭惡不食.盡人能之.又於聖人乎何異.致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如牛之精.羊之羶.鳥之饗.豕之腥.所謂臭惡也.此猶其淺焉者也.然而自聖人觀之.天下滔滔.糞穢淆亂.春秋夷狄之雜處中原者.凡十八國.嗟夫.獸蹏鳥迹之道.交於中國.擅酪牛酒之氣.浸乎居民.甚至火化日開.飲食為風俗所不紀.穢米外域.蔬果為方輿所不登.推其害.不至驅一世於茹毛飲血.盡中國而夷狄之不止.聖人憂之.謂饔飧不慎.戾氣即干天地之和.防範不嚴.口體亦壞士民之習.本身為教.於臭惡者.峻以拒之.觸之於鼻.禁之於口.屏物之氣.養吾之氣.所謂紉芳蘭以為佩.夕必餐秋菊之落英.香乎.然而又非芬芳自愛者.徒以潔身為貴也.今夫人所共美者為神奇.人所共惡者為臭腐.黍稷維馨.久備清廟明堂之薦.粟菽非寶.偏供閭閻日用之需.歷代聖王以恭儉率天下.不貴珍奇異物之獻.而惟尊意於粟菽黍稷者.誠以山海之藏.奇則易敝.田里之產.常則彌堅.敝則必厭.堅則彌貴.此古今之通義也.予之必屏臭惡.非不知寸朽而棄連抱之材.一朝而棄非常之品.君子所不為.然而荃茅登庭則蘭蕙減色.榆櫟雜進則杞梓無顏.氣類之投.不可不辨.杜天下之臭物.而天下之美物來矣.天下盡得美物而養之.元氣日厚.惡氣日消.聖人不食之意.豈其微哉.

醫　　　　清泉黃　驥

果醫以鋤儒者之蠹.為萬世醫大道之病也.夫天下有大病.惟儒者而彈症.恆者則為大道醫.不恆者則為天下病.且三代上有醫實無醫名.三代下有醫名無醫實.文字不通.目病也.目鄙不達.耳蠹也.頑者負頗.疥者瘢疥.天下頹矣.嗚呼.世之人其欲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誰得而進之.而儒者為戎首.噫.天下如此.其就為病乎.病者惟醫者之所能治.吾欲治之.其將為醫乎.孰稽上古.鴻濛纔闢.水火龍蛇之天下極其變.中古聖人醫以揖讓.謳歌訟獄之天下極其變.下古聖人醫以征誅.大其小球之天下極其變.後世聖人醫以春秋.君子以前.所醫者二百四十載.不過須臾.君子以後.所醫者數百千萬年.並不知大效之何如也.蓋太極為兩儀之母.生人之所積其魂魄.故君子一動一靜.手足合陰陽之精.天地為血氣之谷.人世所以分夫死生.故君子一呼一吸.口鼻亦乾坤之氣.若是.天下可以無病.天下可以無醫.然而山何為崩.川何為竭.日月何為蝕其容光.此人之所以肝膽楚越者.亦惟是寒暑而偏於一.非和緩不得而治.然後之所謂醫者.一人之私病.非天下之公病.我之所謂醫者.天下之公病.萬世之良藥也.自東遷以來.爪牙之毒.蘊然起矣.上無明天子.下無善方伯.爭不朝周.王不巡狩.京師之田.諸侯易之.列辟尊征.天子無討.王朝之命.小國逆之.雖遵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其孰得而醫之.或曰.今日之事.必攻鬬宜.

桀紂.發揮肝膽.上以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下以開百代帝王風教之祖.俾後之人知前聖人於數百年前.已早居天鈞而閱藥石矣.豈不瘳哉.豈不愈哉.故曰.醫者為萬世醫大道之病.職是故.

此文為歲試衡州幼童年十二歲之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長沙府畢永年

惟聖知和.統古今而衡論也.蓋和者達道.惟不同和.故公和適無樂.善師乎.祇君子.今繩端碩者.輒曰嚴嚴樹.介介爾鋒稜.蛸蜷遇事.堅持.爾然概.執是衡君子.君子孤.君子且隘.聖知其故.爰揭以鳴之曰.夫君子之於天下.恢然如天地苞萬物.不雜成.不委土.散森植.殆所謂古之賢人.其狀義而不朋者乎.有若中天良佐.有若昭代元功.有若某令契交.列邦賢俊.試得總而陳之.陶姚以前.溥贊錢達.圭龍誦百.天子之書.唐虞之際.衆名臣.躬相在朝.一明廷之瑞.此雖龍蛇濁出.水火勝區.承太和之祥.溢者.允將握璇玉而論休也.祇夫變虎勤謨.華岳贊采.聽五臣之頌.歌八伯之祥.因極景慶.呂明.主臣驩洽.而必有吁咈以見其激揚.則雍誠之課.訐蓬.曰貫應如響.蹴讚如流.蓋君子鏈神溫粹以涵躬.雖朶奉以渾沖.而有所不隨.婦娛婀媚容以佞倖也.故元首神聖.而此時之敷陳殿陛.兢戒以傲虐慢遊.同寅協恭.而明識之謝迪.儆工誕弼以緩明亮采.至昌言飾佩.府裁以勵者.咸拜之曰俞.是寓堅強於樊友者.兢兢一人開一代.上帝原不存聽民陷溺之心.合同志與同朝.元首必無有與時俯仰之態.此雖秉施闡義.流火傳符.纘新朝之翔治者.又將愷兕鳥而示賦也.自夫瓚盤於廟.爵錫於朝.歲八百國之歸心.封十五人之同姓.豈不風雲際代.師濟與邦.而必於智樂一體.其典憲則融煦之躁.而異於霜露.肯咸.山川呈媚.蓋君子怡志肅雍以明道.雖驟舉以寬泰.而有所不居.況體備成施以測世也.故尤智非有競心.而讀史至叩馬戀兵.恍見當年之義士.且頑本無異.隙而紀事至留公作誥.如官夾輔之深衷.迨孺王幼沖.祝頌以冠者.誕承之曰.諸尤發順恭而嚴毅者.附.無撥亂之偉才.在撝謙亦足為明哲保身之道.有扶時之良相.惟明決庶不為浮囂衆論所移.此雖蒸服僭權.天王守府.獲數賢以襄贊者.是將持珠貫而濟數也.賢夫秉筆所闢.駢車所契.有齊與鄭僑以聯晁季.有衎肸衛璞以結主賓.斯皆善氣迎人.和光耀世.而每於動息得驗其剛明.則溫讓之昭.原非以謟道取容.恣情干舉.蓋君子堅體方嚴以為植.雖濡謫以抗厲.而有所不辭.豈遷就苟營以在利也.故可去則決去.不必以潔白之躬.妄竊名於逐君之奸黨.可留則姑留.亦勿以褦朞之舒.遁輕試於無忌之梟雄.至毀廟分歧.日中而事者背應之曰.然.此誠雍容而果斷者爾.若小人則反是矣.天下安得盡君子而與之言和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保靖田　疇

治兵得人.無棄師矣.夫孔子豈輕言兵者.特以春秋之兵變.至斯已極.故欲得善人以挽回之耳.不然.斯世其有棄民乎.嘗觀春秋之百四十年間.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者屢矣.求其生聚教誨.步伐止齊.無愧於司馬諸法不數數觀.而一二輕民者.又復欲以新集之兵.徼倖於一時.幸而獲勝.宗社之福.不幸而辱國喪師.身及於戮.奚以培國本而重民命.嗟乎.春秋以降.所以無仁義之師也.嗚夫古者寓兵於農.而卒

旅師徒皆取之都邑郊甸.使之無事則安於畎畝.有事則效夫馳驅.凡軍實文章.威貴賤之屬莫不講求於蒐苗獮狩之餘者.欲以鼓一世之材力也.先王養士於學.舉賢能任卿皆訓之膠序黨庠.使之平日則念田獵.習臨變則養安社稷.凡干戈羽籥射御車甲之能.無不考校於詩書禮樂之會者.欲以靖育族之心思也.若此者以之即戎.有不難者.乃今者越誇生聚.惟狗朝夕之謀.皆假信忠.徒形虓虎之小.至於吳楚更發暴戾.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陣法則為鵝.為鸛.為魚麗之陣.為支離之卒.其兩軍交爭.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掎.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還問其民有忠信以為甲胄者乎.無有也.有禮義以為干櫓者乎.無有也.如此而欲效命疆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吾恐兵甲之歌.必有見笑於敵人者.嗟乎.時至春秋.兵禍劇矣.安所得善人者.而相與共維春秋之局也.吾因之有感矣.國家當兵戈擾攘之秋.安所得食德飲和與吾民相安於耕牧.俾使操練有術.平日相信以心.則雖遇敵當前.無難結衆志以靖兵戈之氣.乃不謂權奸當國.凡餉糈之可以飽貔貅者.俱一概侵蝕.而兵制為之一空.及一旦海氛不靖.或召募以為退敵之謀.夫以素昔不習軍旅之人.一朝而置諸死亡之地.是以民命為魚肉.而姑借以餌敵也.豈聖人教育斯民之初意哉.邊塞當鼎沸之會.安所得閉關清野.與蠻夷相限以方隅.不謂爭奪無厭.平時所守之地.早以為敵所據.幾欲俘士女以歷彼國之功.向使有老臣經營.凡沿海之可以通聲援者.俱概置精兵而預制為之一整.將一旦海波不揚.爾軍民豈忘公忠之策.夫以軍民共相推許之士.一朝而赴安攘之勳.是蓋忠義相激發.而民志亦樂於舍命也.惟彼穹蒼尚其□佑乎斯民哉.此孔子所以望善人而不置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遞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張緝光

戰以恥勝.強兵者宜兼官防焉.夫民之棄於戰者.無所恥耳.上棄其民.民棄其恥.為邦者可不知無教之恥哉.昔軒轅氏以兵教天下.而鼓勇勵恥之說.兵家者流祖述之.固有以固民心勵士節矣.降及後世.賦車之數.掌於夏官.行陣之法.求諸司馬.而一時牧民之責者.率皆尸位素餐.不能稍作忠憤之氣.無怪乎三代下之失天下以兵也.雖然.立國有大法.民治以心.持國有大維.上為之準.知此道者.惟有求之於恥耳.何則.自古以前之士庶.錯落於龍蛇鳥獸之間.迨王籙既膺.數傳.而狡悍難馴.因以征誅啓窮兵之漸.然涵養深於平日.士有雄心.忠勇奮於臨時.軍無叛將.而官民相繫屬.均不屑以委隨之道態.恩然自外於生成.東遷以後之中原.糜爛於水火兵荒之外.迨雄傑稱為霸主.而虓虎小補.爭以強兵為藉口之端.然作奢盈朝.奚以責羣情之離貳.貪汙塞路.無由知士氣之盛衰.而上下相感通.均樂得以苟且之私心.靡然自安於旦夕.甚矣民之不可無恥也.無恥安可言戰哉.世之好戰者.或言權謀.或言形勢.或言陰陽.言技巧.雖或取勝一時.而將驕卒怨.敗亡相踵矣.甚至草澤伺朝廷之勤惰.夷狄窺中國之安危.乘間抵隙.往往有之.一旦事發.募烏合以應之.以避敵為智.以敢戰為愚.未集先離.未戰先叛.禁勿止矣.上失其道.民喪其心.君不能有其臣.臣不能有其民.其故出於天下之無教.實出於天下之無恥也.民無恥.棄於戰.臣無恥.棄於穀.又何怪乎有道之邦.不駸駸而入無道耶.觀夫子之示憲以恥.可知棄民之故矣.嗟

數十家韜略之抒.戰守攻圍.無非水陸利便之說.然開關延敵.司牧者不以逃竄為羞.削餉迎降.守土者不以俘囚為辱.則恥心之漸滅久矣.夫無功食祿.本敗事之庸臣.倖位盈廷.釀非常之奸慝.皆見有海疆安糈.貪功者忽議開邊.遂禍啓無窮.而自勤陳跡.又概然誘於時數.恥之亡.戰之孽也.而衆志離.爭無容載.司馬之法.官方已濫.奚事闡握奇之經.讀廿二代纂修之史.興亡成敗.無非民生消長之機.然運值陵夷.百族敢思而不去.時迂鼎革.義夫窮餓而猶甘.則恥心之固結深矣.夫士盜虛聲.干謁思邀夫厚祿.朝昔倖進.實行難責於名臣.皆見有邊徼驛騷.畏非者爭言割地.迫兵連不解.而群言引退.又皇然惜其身家.恥之沒.戰之殃也.而人情思變.舟師水戰無所施.吏治未清.尺籍伍符奚所補.呼以徒知有穀之人而治民.以不教之民而使戰.無怪乎天下之相率於無恥也.記者以子之慨戰與言恥類記.有旨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遞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鄒錫熙

棄民者辱國.因問恥以發其恥焉.夫至不教而戰.壞有道而無道也.然徒穀之恥則尊焉.不正其罪於國律.幸發其恥於聖門.嘗論兵家大勢.知理然後可以議戰.知勢然後可以決戰.知節然後可以勁戰.誠以臣食其祿.失律之恥.與無才而負聖明者其罪同.乃及春秋黷武.開古今之變局.而素餐者祇僥倖於一用.思希寵而上功.三代之王氣以此終.戰國之餘燄以此烈.幸聖與賢一啓其天良之愧.而人心庶存於吾黨.世運其有瘳乎.今夫朝廷必養廉恥而後有事功.苟無陽託懋關之心.以陰懷貪位之計.則反無道為有道.吏廣其教.民親其君.即不得已而出於戰.何不可者.而奈何驅不教之民而試之戰哉.夫常勝之家.必以己之所長而攻敵之所短.乃顧以未習者臨之倉卒之際.六軍變起於道途.厥倖之餘.五夜患生於肘腋.耳不絕鼙鼓悲聲.目不絕瘡痍苦狀.猶忍戀情於名位.謂持重以圖再舉.而國脈已損而不可為.凡大鬪之後.必使兵無虛費而後將可用.兵乃從於有事時迫之.禁軍在外.邊方受害而不敢言.藩鎮調徵.強悍已成.而不可禁.事不免形同消弱.國不免浮寄孤懸.猶復坐享其鼎鐘.執退縮以責羣材.而元氣已傷.而不可振.其不教也.是徒穀也.其棄民而忍辱也.是處恥也.嚴廊聞覺悔之開.兵機日形於眉睫.關河險阻.敵人窺伺之矣.以彼召募新集之兵.其氣必無敵愾.而又以貪位持祿者督率之.名與義旅.實飽欲谿也.夫兵莫危於攻.尤莫難於守也.聚則無以應救.分遣則無以堅持.退縮之情.大都訓練之未盡耳.況夸敵惑君.開釁亂轍.軍糈支絀.士卒譁然.彌其後者.遂不免背血山川之痛.追後賢戰場弔古.慨然於膏粱之美.容亭庸才.闖里擊烽煙之報.望風已慄於齒牙.東甲干戈.焉黎早避之矣.以彼親上事長之忱.其事未經講習.而又以尸居倖功者主將之.勸與法違.氣因心餒也.夫陣莫難於動.尤莫難於靜.兵久則其力必疲.人愁則其變必生.叛離之起.固非大義之未明耳.況進難敵鋒.退罹國法.邊陲震動.國本搖焉.隸其下者.遂不免骨肉天涯之感.迨史官戰例成書.喟然於氣節之類.增羞愧腦.則無道之徒穀.不與有道同恥哉.幸子因憲問以發其恥.世道庶可挽歟.夫匹夫而家食終身.雖巢許清風.何益重華之宇宙.倘世尚無建白.無道奚論也.而又非值險難之變.軍士紛離.解組即作歸田之賦.但身家念切.而社稷罔聞.倘因夫子一言.即以補座右之銘焉.則萬世之福也.抑叔世而田園怡老.雖潁洱高蹈.何裨久亂之春秋.

寖朝莫切維持。有道何開也。而又非逞東賦之用。治兵失正。喜事以解尸位之嘲。然謹曲相爲而功名未立。得因原思一問。卽以作官箴之補焉。則吾黨之力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長沙府譚延闓

教兵以知恥。自強之要圖也。夫教者兵之隱囿。恥者戰之妙略。穀則無恥。自強者其慎諸。粵旅貪利趾。雷起淩江拔岫之臣。餮錢奉稍。婪臻偕僭懷綏之士。困將範熊彪以繩矩。釣奇以醵餌。俾之塵顛躓於原隰耳乃至時命屯蹇。風雷和製。聞吹灊而鳥逝。聆撥金而魚進。忘吞精食俸之爲。無冒險排危之念。豈林總之發閑。蓋綢石之深固。誠能於潤夷之世。浴以純越。雖厲之辰。飾其猥鑄。集不足以撫機鑑征。發森蹇斷劓此織隸。咸振踐域者歟。昔夫子於教民論恥及之矣。衆犖之軀骨以廟長官。豈意庸賦廢租。坐親其惟悖。卒率然弗昧。而投鞍匯甲。幾幅亢壤之興。羕夥委而行嫵嬾。所以恰根於將才也。積吏治之苟且而成殺淨。無論逃旂稱角。半激於貪頑。卽袂移裁澀。而媮衣襆襆。巳隳顛首之志。丁屯涉而萃呂。逆所以忏悵於肅吏也。卑袁在昔。寓兵於農。兵卽農也。農卽士也。既稼且讀。亦耒而戈。無道則馳鶩鬻揚。有道則合茹仁化。飲其水。食其毛。則竭心以載之。踐其朝。被其爵。則殉身以效之。罔非民卽罔不殺。亦罔不教也乃滿灺之化不來。脂草之諸徒蒙。至於鼎而爽諸草野。恥孰甚焉。夫子之言。原憲之問。賊自強之要哉。且夫忠蹇茂策。詔稍原以代耕。冒鏑吮癰。豢錢亦以錫賚。堂飡田秩。朝廷略廣其典。卽漸成利祿之途。以至鳳左麟右。求粟不僅於圭租。橫粟建菲。征魚遍及於漸。卒。饗爵之扇。購瑀乎奚囊。利器之泉。充軼於私慾穀之不已。追論乎恥。兵之不足。追問於教。設能剖其蕤褻。陟此鴻蹟。醲化懿綱。郁乎決弦。絕水之治術。繼放準。矯夫條修葉賁之風。庶幾彊帝紘而恢皋紆。清都犖德化之聲流。振皋極以藉宸威。水宇毅埏壩之治鑄。又何論乎霸威協而方軒遙歷。翔治洽而比舜淩嫣者乎。且夫雞門妻寶。非用能而民無衣食之源。茹苦含辛。鐵衣嚴而家俟組緗之寄。旄能勸勞。朝廷稍薄其恩。遂大啓貪婪之階。至於廁行列於犧材。而衛雖無力。觿衣衿於博士。而大象不知。滿錢滿用。萸風榆金。濟鼓之崩。摩故摩新。不鬪灌輸斟酌之智。務之不立。恥之不興。戰之不能。殺之徒賤。設令汰其侈妄。擬其英俊。器成卒選。諧智於滸彝之方。安物因宜。陶落乎存茂之力。庶幾祥威燭於九霄。搖飄風鏃屯之奇。邪化豈於八埏。兆聚緯分蛇之士。又何論乎雄櫟遊。而崇稷九縣。拏珍奇而倖豈四維者乎。由是戾天接地而皋威通。沐日浴月而鬱淳洞。厥繕戴窟而帝誠宏。自強之閫。俟其疏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長沙楊毓麟

我神縡以撫歸運。而功名耕矣。夫德假仁育。言從勇斋。夸者倍論而貿人道之忠。德人從容以擬陰陽之櫂期運百世。可戮夸乎。自文質三嬗。數於衰會。而材武雄傑。以智力承之。×迮阡陌。俯踞大寶。於是嬉悍者謂神州九服可以力爭。挾其鉏鋤衆議之辯。雕鏤萬物之器。還衔移獄。襍管八極。乃或承其一臥不振

之敵。後起而據勢勝。以謂前事未工。百變其技。以震慄吾民。惑亂耳目。惜乎世無秉馭道德之主。因勢而統一之。然而蠶蓊云啓。神策天授。命世之君。不階尺土。其事殆不百年耳。蓋觀於道德陵沈。樽接勢構。固亦事言賞戮。衆力攖搏之局也。此騖之途。宇裂百王之末神欸。利趣嗜逐。所由顛倒羣倫者。非緒使物紛。則雄跂蹲伏也。於是曲學之家效儒。檢梧之家效墨。鉤距之家效法。椎拍輓斷之家效形名。奇贏之家效商。種樹之家效農。技巧之家效材。形勢之家效地。閉距之家效說。金石之家效化。百蠱一味。蠛枯煦沫。森千百族。則其合之以橫嚏之樟。胥之以神武之算。縣金次籌。以中令。尺籍伍符。以悉卒選。械任革。以練器通塗縮地以赴應。符血芒刃以則得意。諸侯散從以納質。危宇乞庇。強鄰誓挾弱。侯無氣。然而力征經營國倒身廢。已事明矣。爲亂不禁。趨海陸之大防。而生心部遠。揣摩之說。繁孱微之禍。劇自有深識遠覽。貫弗九州之變。究觀其極。卑士之論。胡以亂治。繇世之孫。胡以絕姓。橫議放恣。何以毒。雄說發聲。何以醜。逐哉渺乎。是將爲冥主驅除者乎。今夫披糲攝穢之主。其生生似天。其存存似淵。其辯辯似鬼。其亡亡似殺其威威似武。逆規中德。知言中言。撫世中仁。制義中勇。陶鑄羣品之器。指撝平世之功。範圍元化之道。或驟而應。或久而後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於是寬博之生失智。慘刻之官失律。徵繳之學失名心計之辯失數。辟任之才失積。吝嗇之工失巧。權謀之臣失兵。縱橫之士失談。冶煉之師失術。衆能不雜。歸府天工。夫聲擇聰明。施張宇縣者。必將衆首焉。時若禹稷。時若羿。興替萬方以二軌。爲大同。吾子經綸春秋。先王之業。乃歷七紫進黜夏。立親周故宋新王之教。爲後之君子立制。微言緒正。又奚啻乎彼南宮子以悔志立教。亦將有爲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瀏陽唐才常

口口去私。爲後世鍊使材也。蓋爲己公。爲人私。明乎公私之界。使材不由茲鍊乎。嘗謂世無古今。學術衰人才僞。風會亦因之不振。吾儒以衣冠之旅。神明之胄。主持世教。不強其學於一己以求實際。烏能拯其學於天下以濟時艱。甚至欺盜名稱。隱蔽智侵。戾氣其氣者。俱相習爲虛憍。處則好大言。出則辱君命。而險象遂受之生。竊君子憮然有復古之思焉。古者鬪閭富厚。風俗敦龐。耳長各勤其職業。以奠皋敷。而一切塗飾矜張之習。一破以實事求是之精。不嘗爽然。其自失。所以周官屬富強經策。無人不課以專門。古者庠序盈門。風教齊一。修士各束其身心。以植王國。而一切營求伈俔之謀。一規以明德新民之軌。不暇惡然其自慚。所以大學胚格致奇功。要皆惟歸諸至善。無他。所求在己。則方殘其過而不暇。何暇馳心於外乎。先王以謂推十合一之謂士。參天兩地而立人。使人人砥礪其學。各礱其躬以濟國家之急。則或修襄職。或寃息悖。初無侯寸世希名。自有殊庸之會。奈何東周而降。學校頓衰。賢如顏孫。尚煩夫子尤悔之局此古學既湮。遺毫多漭。爲己爲人之所以慨然太息也。幸也。友吾子者。有伯玉其人處隳仕之場。偶然自修。時如芒刺。其使蘧瑕其隱而以慰我夫子。是其使亦爲己。寡過中人也。故犇論特附於爲己之旨。以鵠萬世云。俗學之濫流而不可返也。經史詞章。祇弋取功名之具。而問其何以有濟於世。何以無垢於心。則

私室旁蕪殊滋。內攻。然上以是求者。下以是應。無怪其草木囊疏。而外遺不識五方之風氣。近未諳一國之興衰。至於奇險環生。欲求一通變之人材而不可得。而尚靦然以古學自命。試入其夸大之胸襟而勸之。吾未見其瑕疵滌盡也。是故學術不分門課。實人才無收效之期。人才非淬厲得來。學術亦荒唐之具。縱使當路中偶有爲已名賢。相爲契合。其如此緣際者何哉。人心之私。讀而際所底也。官民上下。祇階梯爐僞之場。而問其何以習煩而傳長。何以空文而課廁。則神明瑕穢。應蹵赧顏。然始旣相習者。久且相忘。無怪其儒林膚餒以來。左右皆面以甘言。友朋獎飾其狀態。至於隱癥所疑。欲求一省學之片刻而無其時。而尚華然以古學相推。試乘其平旦之氣機而探之。吾未見其芸芳自安也。是故學術不懍生疏。人才無暇新之會。人才不嚴究影。學術亦欺世之媒。而況執政中并無尋尤拔士。稍振頹風。非若此滔滔者何哉。

夏之時

善化汪都良

紀時用夏正。春秋之考正朔也。夫夏以建寅爲正。卽春秋之三月稱王也。以夏時示囘。非所以考正朔。獻且春秋託王於魯。因有黜杞之例。黜其貶杞公而稱伯。夏禮付無徵矣。不知三微皆爲正統。萬苗獮狩。必以人統爲宜。所謂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者。正吾儕春秋之旨也。小正一書。禮家世守之。亦於丑紐子孳而外。致意寅儐之說也。可。回閒爲邦。吾則不得有爲於邦國。退而修春秋者也。每惜麟經道微。游夏莫贊。回也其殆庶幾乎。自昔經邦。考時爲首。所行何若。因時而言。嘗考天有三統。謂之三微之月。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爲天正。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爲地正。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爲人正。君子欲行王道。務明天時。我觀夏道。當取法已順。王者易姓始改朔。猶依也。故從夏。不知文武亦兼用夏正。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曰正月始和。則非建子可知。信我周改正。授時猶自夏時。讀周詩豳月解。慨然思太史遺。稷廉埋榛莽。頒朔之典久廢。而宗國日官亦無從稽其緒也。且春秋之紀時正可言矣。于部于河陽。冬言狩。以夏十月易周十二月也。于郎春言狩。以夏十一月易周正月也。他如獲麟春言狩。去周正而用夏時。不加正月者。又譏文之變例。蓋調元贊化。人紀貫乎三才。布德宜和。木氣先乎四序。譏以杞用夏正。晉亦間用夏正。將懲陽消以大雩伏陰懍乎震雷。而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政令悉視乎此矣。此春秋譏始之意。亦卽從夏之忠也。考羲仲和仲之有命。人時敬授。後王豈得妄更。然五紀載禹疇。洪範且訂爲周書。則三正在因時。先聖已如預見。夫春秋乘五始。無王無正。無卽位。只爲褒譏。亦觀夫書朔不書晦。以及去冬與去夏。猶是文家之微意。則乘從周朔。立憲自守舊章也。況夫官之難。亥可疑。侯克徂征。猶撥政典。以憲廢職。則繫月紀年之下。能無追舊服而修安邑之傳。觀商頌豕韋之後。周昭代居先。祖制豈能輕改。然讀詩至七月豳風。且不皆周正。則三統之遞嬗。元公已有刪徵。夫春秋設三科。紀月紀日紀首時。非無變例。一觀夫察天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顯存改制之微權。信用郊取上辛。三王一用夏正也。況原隰之畇理。有安迹傳禹甸。猶因農事以

應天心。則貞元會合之餘。能無溯先型而考姬王之典。噫。後世競傳祖禹。因大算而立表測狀。夏觀在大錯口原多。春秋只取用中。更抑杞而故宋新周。夏數得大權衡。尤當冕法周。樂取殷。輅純蠡草之旨。不愈明哉。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衡陽庹家豐

諫職久曠。隱於朝者也。夫人臣不計言之行。但計時之當。時矣而不言。隱其情實。隱其身也。君子曰過矣。古者諫無專職。左史紀動。右史紀言。工誦箴。瞽誦詩。公卿比諫。士人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故能致君於堯舜。納民於仁壽。迨其季也。君飾非。臣嫩合。上情無由下逮。下情末由上聞。宏設諫院。立言官。冀其朝夕納誨以補我后。乃復默默塊籠迹。鄰投忌於匪言。容容持祿事。無焚草之密議。及夫朝廷解弛。國是潰敗。始出一言以謝天下。吁晚矣。亦可及矣。夫人臣豈樂值可言時哉。若夫紀綱壞而彝倫斁。土木興而徭役繁。此君心怠荒之秋也。父子亡而夫婦散。人與怨而家爲仇。此百姓怨咨之時也。夷狄猖獗於海外。苗蠻竊伺於境內。此兵戈連年之禍也。於斯時也。海內鼎沸。人情騷然。伴食之相。畏懦便宜。鉗繫之儒諱譚時世。天下之人。莫不憤心悲腸。焚香以祝諫官。而諫官方且凝粘而出。旌旆而入。莫肯上論唐虞之盛。下陳殷周之失。致仁聖之風。明理亂之道。卽聞有封事以上。數椎以陳。吐一議無非昇平之辭。陳一奏罔非循例之言。豈主辯之不聽耶。抑讒諂之蔽明耶。胡爲問其官則曰諫大夫。問其職則曰我不知也。嘻。食其祿而不忠其事。共其休而不同其戚。陰陽珍害。天戒不悟。盜賊煩滋。人禍不悔。得失莫聞。本乎言事之無良。上下情閡。初非諫官之美稱。不亦輕朝廷婪當世之士耶。且吾聞之。明君不惡切懟之言。以洞幽冥之論。忠臣不願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以賤臣叩心。飛霜聲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眞宰上訴。天必將動。夫君天也。天可感。君亦可感。天可格。君更可格。故人臣之事君也。心君起居也。其盤史之。心君出入。臣也其與僕之心君飲食。臣也其匕鬯之。假風雨之飄搖。音嘵嘵其未已。於是言大心則本之易。言國政則本之詩。言帝王則本之禮。言制度則本之禮。言一統則本之春秋。如是則美聲廣登而上聞。臨履其轅而社稷安矣。故吾歷覽史冊。事迹彪炳者。上之則橫議雲臺之上。切諫宮室之中。使中外共德。天子改觀。次之則心剖而不悔。事激。尸諫而不避其變。使身雖死而名彰。事未遂而志申。下之則挂冠而逃。而不加君以拒諫之過。潔身以去。而不重君以毀賢之名。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爲。非隱忍偸生者。所得同年而語矣。而奈何不言也。嗟嗟。吾也口誅筆伐。不顧天下之知我罪我。故春月時。無非維世之懷。例倘在朝在官在庫。恐貽喋喋之譏。然以私門而干著述之事。用心當其源矣。而人則委玉揭佘。生致天下於板蕩。民勞而召康家父。久無嗣響之詩。歎遂至有一問而二而三。但聞唯唯之應。惟假朝廷爲藏身之地。其計亦太左矣。而竊思士當居平。讀析檻引裾之傳而肅然。鑒紘默獲諫之事而泫然。感三諫不從。號泣以隨之義而皙然。覽歷代容悅偸安。苟延旦夕之諸奸而憤然。一旦事變及身。緘口卷舌。嗟乎。顧惜其身而江湖其心。是故君子不謂之忍而謂之隱。謂其隱其身於僻祿。隱其辱於家國。自古國非之壞。皆隱釀之也。吁。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清泉廖爵文

以觀色懲其弊，禮教也。夫觀色不外存誠，存誠即以寡過，而妄言者窮其弊於瞽。孔子殆以佚禮爲教哉。蓋侍君佚禮矣，至文王官人一篇，四曰觀色，凡以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所謂方與之言以觀其志者也。而昧其旨者，未能正靜待命，從事者志視中之局，其始亦欲度察情僞，細惡未萌，迄情急妄生，遂有行不必思言，言不必由意，自陷於悖慢之爲者，則未知存誠所以生明，見幾始以寡過也。此其意非精於禮者難言之已。何則，風雅本溫柔之詣，而輕浮者失其指歸；春秋有曲諱之文，而觸諱者援爲口實。躁也隱也皆過之端也，而欲矯轄之弊者，可不即禮言繹之哉。周官以司徒爲教，而眡祲一職，和平足以證儒修。況形色論於入官，修辭言於踐阼，尤貴乎凝神靜志，守此勿勿以終身。故啓蒙經侈口之談，而深沈宜格，揣摩宜精。此豈等於粗疏之學，曲禮以毋儳誨人，而儒行諸篇粉飾非可徵實學。故承間詳於立事，能靜見於制言，原以矜旁辟曲邪，進以皇皇之惟敬，知靜察乃儒家之奧，而隱微莫占，俄頃莫觀，其弊實中於發逆之私。然則欲祛瞽之弊，莫若觀色。色不觀不可以存誠，誠不存不可以寡過，禮不學不可以存誠。觀夫禮曰喜色油然以生，色不盈言何有也；曰怒色拂然以侮，色方怒言何從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觀其色而言不庶幾於誠矣。言有常而見不瞽，可無過矣。西相印證，略無異同，即爲禮教奚不可者。其在於上未見者，當以言自飭矣。乃縱横談辯之才，翫玩豪貴，則抵掌華屋，建策論以譏當朝，有時逐客懸書，而草野沈淪，猶以數語羅當年之短，恣己意而言曰，棄者時事之憂也。惟以禮示之，審慎而知所發，沈靜而不敢爭，則武過懲於文字，則自必觀意旨於公卿，俊佐而懲立除也。況帝德王言，所云澡瀹身心，無在非日新之警，復何敢雄詞自逞，使吾身貽文苑之羞哉。其在於下言者，皆以顏色爲歸矣。乃材辯訓章之學，吐棄儒賢，則講道名山，挾宗派以擅獨斷，甚至門牆見棄，而知交忠告，猶以萬言悖辯駁之審，偕師承而言，抑非者，學術之累也。惟以禮訓之，採取以觀其情，考覈以察其意，則懇言戒於本孝篇，自能承色笑於長者。先生而憩即化也。況天間小正，測其陰陽消息，無在非講假之窺，何容以妄說自雄，使後世屏儒林之列哉。吾故曰以觀色懲其弊，禮教也。

沅湘通藝錄卷二　四書文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衡州劉樾展

以躁瞽士，杜僞妄也。夫未及而言，妄已，僞已，綜言之躁也，烏可已。上古之世，無辭章僞妄者萌，互以智慧相抗。縱文字爲撰文，究之于身，若淵之冰火之；于世，白黑之淆雜之；于物，棣粽之紛飭之。非是之眞也。迂之賢也，昔之絜也，汙之呼不可援也，未嘗不痛恨耳。乃者陳策數千，論抒閒幾萬編，劬平生之精，竭百日之力，希圖苟前倖進。其始也以媚誘之，以諛箝之；其繼也以蹙迫之，以過隔之；其倨也則和阿之，標榜之；其不也則詈之毀之，甚則賊殺之，再甚則害之。欲濫茲弊，寔寔難已。贖開千祀，綜歷百傳一躁已。於是兼獨者與兼獨之脆薄以立說，揚戰耕者與戰耕之脆薄以立說，揚性學者與性學之脆薄以立說，揚名政者與名政之脆薄以立說，揚無寂者與無寂之脆薄以立說，以毀說天說地說人說器，亦莫不與之脆薄以立說。爲拜廟欲售其說焉，即售已，則黯然魂銷，漠然神傷已。今日之政教，亦如昔日之學同已矣。倘強得少壞地之運乎。曰：清其原而已，縮其流而已。清原何？上而已，上眞而已，上眞則下眞已，下眞則無不眞已。無不眞則天下無雜國矣，無雜國則其已，其則可修已。故躁烏可不去也。聖人以躁瞽士，杜僞妄也。

此作雖不純而出諸童子之筆，喜其能讀古人書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衡州丁錕聯

聖人主靜之學反言躁以明之焉夫躁無形存於心言有形出於口主以靜則泯矣未及者其靜時乎嘗讀心經之說曰無驕為妄心術之篇曰躁者不靜則人其有疑患乎夫言起於虛而徵於實者也後世失主靜之學揣其根闢其門去其所存昧其所因而不能自持其神不知言之訓宜宜彼此之至意及之釋典與間雜而後通而當虛容斂志正德飾形不待鐘叩而鳴幾如塵飄而起也其亦內疚之集於身耶乃世有為之說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之潛也誰能測之任意而意遊志而志言之動也安可測之太虛無形其聚其散變化之客也至人無物有識有知性交之客也物倘無真何況於識識倘非真何況於情豈我之初心受制於物我之本情受累於形乎夫天地雖大能役有心不能役無心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蓋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言應之孰知其言也孰察其未及也夫何有躁焉而吾言主靜之學則非矣心必有所附麗故言之釋從導其機者流水言之釋間啓其根於其萌乃至閉其門塞其誠是萬象之藏於太極者若無聲而飛揚於萬里無根而固結於千秋君子方自存靜鎮之學心既有所制攝則躁之捅趨誆發其覬倪躁之叚諜嚇鼓其塞蓄是其援樹攀附志而一息之自失天君者若棲鴻借勁風以凌虛潛鱗俟壓雲以騰蛟君子反難察發難之由獨是為妄誕之辭謂非躁於健敏辯給之施隨者以為德從不與物辨形迹何存文博不以理拘交遊匪隘耳而於內捷外雜之守已遷延矣夫聖人言之有物非噬嗑者莫能通而要必照吾神乃以言接其神達吾意始以心傳其意造至超脫塵之飾而支離簡易渾默彌綸者殆所謂遠必有驗於近微必有驗於著乎獨是守寂靜之學則不躁於陰陽氣數之往來者不過杜內固外思抱蹈於至人忘形求情保真宰於逸士耳而於待人接物之道幾蕩滌矣若聖人得解之言雖浩浩乎莫能禦然其初不以心受萬物之累不以言受萬物之權迨至發為禁戒之辭而五識並馳三氣未悶者其亦若白日以照之江湖以滌之乎而非然者又當以言進

戒之在鬬

耒陽謝鴻儒

至鬬不鬬懷聖戒焉夫彼以鬬耀此以鬬贏其傷滋多矣君子偶之聞之士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夫水非不爭高也爭則危而不安矣水非不爭先也爭則遲而不疾矣人秉水土以生或未能合水土以德縱焉橫焉囂囂焉炎炎焉以爲吾實吾腹而心且不必虛也吾彊吾骨而志且不必弱也卒之大怒破陰大激破陽衆惡繁多禍相隨續投乎讒蠹之場入乎疑忌之域則可憫孰甚也是故戒色之後又有壯年之鬬健焉今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而於是鬬之端起焉魚沈於淵魚未嘗與釣者鬬也而釣者垂焉獸藏於山獸未嘗與獵者鬬也而獵者乘焉是故霸家者流有以霸字相鬬者矣名家者流有以勳業相鬬者矣儒家者流有以文字相鬬者矣謀家者流有以智術相鬬者矣工家者流有以奇巧相鬬者矣農家者流有以物貨相鬬者矣弱與弱鬬而弱亦與彊者鬬小與小鬬而小亦與大者鬬寡與寡鬬而寡亦與衆者鬬愚與愚鬬而愚亦與智者鬬其鬬之而不敗者君子曰釁端開其鬬之而或北者君子曰災害至蓋嘗論之鬬功者未有不中也鬬力者未有不摧也鬬智者未有不背也鬬名者未有不窮也木盛而折矣兵強而滅矣勢在則然也革固而裂矣齒堅而敝

矣理在則然也古之時有鬬者焉其工之力能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帝遂沈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此鬬之一說也古之時有不鬬者焉舜耕於歷山以肥饒相讓而用者皆磽埆處焉釣於河濱以山陵深潭相讓而漁者皆湍瀨處焉此又不鬬之一說也由此觀之事在後不在先功在逸不在勞勢在主不在客道在和不在鬬是故君子其血不躁其神不撓擴其度假其智故淡然無爲執德於心行以天為蓋而無不覆也以地為輿而無不載也是故有以智鬬者君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也是故有以功鬬者君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也是故有以力鬬者君子曰勇力振世守之以怯也是故有以名鬬者君子曰富有四海守之以謙也其在禮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讓於天子卿大夫有善讓於諸侯士庶人有善讓於父母讓之云者蓋戒鬬也故君子有凜凜不敢踰者乎

適齊

澧州周傳德

誌適齊弔古也夫適齊何足誌特有感於太師耳記者皆誌之而鬱悒愴快之意以傳吾嘗遊轉附簿朝儛挪琊南走翠岡謁布環歷數百里山川雄峻泱泱大風齊太公之烈猶有存焉者乎及觀其林木蔥蘢鬱然深秀意其中有隱君子焉路人曰昔之太師摯流於此酒酣擊筑聲震高唐曾幾何時而斷碣殘碑不可復識矣夫太師摯魯之樂官也當是時孔氏攝相文馬盈廷女樂錦衣翩翩者來自兗州之北婦口嫋容倉卒出走志士欷歔泣數行下魯國孱矣而齊之不國抑又甚焉回憶淄水洛鈴灌境風雨俯仰勝事如在天上風流絕矣彼太師之適胡爲者耶登泰山而眺東封弔蕩平原壯遷客騷人之氣即睪控其東濟水帶其西穆陵標其南無棣枕其北蒼茫感喟或亦對江山作賦稍抒其離鄉去國之恨後之人措撫遺籍視韓古績播之絃誦傳爲樂府遺音訓山左名區懿茲雅什志流寓者愼勿付之遺亡也斗絕云亭隳古壘之冢刻飄零韶雅招帝子於雲間遊子思故鄉祇令人悲增惻惻耳展丹青而稽金版叔零文采邁帝師王佐之風管氏之三歸已墟叔身之施城復圮甯戚之角聲久寂晏子之故宅爰存門第荒涼或亦修名宦里居聊寄其履潔懷清之感後之人悼其宰木弔其殊蹤采之志書推爲衣冠舊族體臨淄遊處悠亦高人韻人物者所宜特立作傳也訪稷下之客誰與談天望營邱之門豈堪操瑟青州多壯士聊相與感慨悲歌耳嗟夫自摯去而摯之侶亦飄然長往矣摯獨何心能不悲哉意者懊或愧然罷獻帽帆訪徐福碣石凌渤海雷霆淜湃濯足於大瀛外以拓其汗漫之遊返而乘黃河浮漢水走上蔡躡荊楚山川之雄沂流入渭瞰秦關百二而與平蕪諸人長嘯於大荒之瓶張樂於廣莫之野乎乃尋之客齊者猶見有角巾芒屩相羊海岱之濱云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衡陽唐家豐

聞聖教以教人希聖即希天也夫學時習與夫溫故知新之說夫子發之子夏引申之希聖耶亦希天也何也伊古有不敝者天不朽者聖而不濟者賢賢何恃恃聖聖何恃恃天天何恃易曰天行健其道也即繼之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聖所以與天合賢所以希聖以合天噫嘻哉東山西河之教非天教哉今夫天一昭昭耳自開闢至今不知閱幾千萬年矣乃蒼蒼者其色也未聞變也周旋者其

度也。未嘗息也。此其故何也。健也。聖人知其然也。法其健鼓其氣。與天合撰。天不與二。然而西北何缺。夫健何在。不厭何有。聖健何在。不知天惟缺。卒無缺。所以天聖不厭。且曰厭所以聖。至於賢什伯於聖矣。奚論天。夫子時習溫故知新之說。賢希聖。聖希天之塗轍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庶幾乎。外之庶如矣。雖然。子夏乖教西河。西河之人疑為夫子。庶其教必非漫然者。其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即夫子溫故知新之說。而易所謂天行健之說哉。萬物皆故。一入於學者則新。新者新於學者之學也。發古今未發之奧變。泄天地未泄之菁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後知天生聖賢。所以翻宇宙之軸。非堅宇宙之軸也。日知所亡者。亦即知新之謂也。而新趣日躍。萬物皆新。一備於學者仍故。故者故於學者之學也。釋時昔未釋之大疑。遂前日未逮之餘力。由一至于再至于三。然後知學士夜厄。實欲闡精一之秘。非為粗裘之學也。月無忘其所能者。亦即溫故之謂也。而故機愈發。積時累日。積日累月。日月無間斷之候。君子斷無間斷之功。著述名山。自忘世間之甲子。由學而知。由知而能。知能無或疏之時。君子更無或蠹之學。研精有獲。庶償半世之苦辛。謂之好學。不亦可乎。雖之不離乎時習者近是。嗟嗟。挾僻典以傲人。竊偽書以駭世。不可謂知也。夫天下之義理。日出而不窮。淺嘗嘗之。亦淺嘗試之。知非知又奚能。吾悲學者流於異端而不發。健聖經以為賢修私史而構禍。不可謂能也。夫聖學之淵源一脈。不混歧而索之。必歧而得之。能非能又何知。吾恐學者狃於邪說而終迷。以是知夫子承天者也。特以一言洩行健之機。為萬世之師。說尼山一老。上配蒼穹而無慚。子夏希聖以希天者也。特以一言闡時習之幾。創後世之學。規西河一席。上擬東山而非僭。於戲。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為聖也。宗聖無過子夏所以列文學也。故記者於子張之篇。歷敘子夏之說。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清泉譚子榮

士沈博而精深。仁道不遐矣。夫經世之獻。學問志思括之也。博篤切近。內以紹地天之通。即升以正華夷之界也。仁之功用。不在是與。且士一出而天下引重者。謂其有格致之學。經營天下為宗社生民所倚。以囊無窮之福者也。承平積久之餘。士大夫不以安內攘外為心。往往攢指編簡。潛心史宬。以為吾淹雅研經之士也。苟以遼古來未經見之事。絕域外不相知之學。慨深閉固拒怒而叱之。究之經世之微。實隨壞於冥昧之中。至臨事而一無所用。昔黔荼毒。莫酷於是。古今所同慨也。如此。而謂學術誤國。不足以熙育天下也。豈篤論哉。君子曰。此學問不博志思不精之過也。非不博不精於學也。不博不精於經世之學也。某聞之。自東廣以至北輪。地至闊也。而必學其輿志者。非故為是鶩博也。自合雄以迄通姓。紀至繁也。而必志其乘除者。非故為是篤勵也。由海芥粒。中外聯羅。非至雜循也。而必問其異同者。非故為是切急也。甚至越國過都。緊奉長盼。驕國中髫齡之子弟。飛車航海。而必思其巧器奇技。而不為昔者。非故為是固近之功也。由博返約。由深致精。所謂因彼之法。制彼之命。本家修以為廷獻耳。未雨之求。勸王之意。蓋欝極而欲發也久矣。因是舉宗社生民而為之儲無窮之福也。學問志思之道。其即仁覆天下之道與。乃自賢公輔以鎮靜為高。而觀奏所陳。四海皆以詞翰為美。衆士人競歷坐論。而機巧未習。時復以叢脞關懷。

泛覽典籍以為博。潛研百氏以為精。自謂仁民愛物之抱。蟠結於中。即有留心於物務者。又或惕忽辨之。更則知而轉明昧。故天下變機以來。因機斷矣。唐候皓矣。間有博考異能。志窮奇器。以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其皆之恥乎。曰無有也。間有籌問機謀。詳思巧技。以保絕域不羈之君。推萬里難制之勝乎。又聞搢而莫得一二。彈天地之精華。竭宇宙以輸金錢。而先王振兵符賊姦倚弔民伐罪之仁風。餘烈掃地盡矣。嗟乎。格致不精。即策觳不振。以剛健之識。月講求不過如是。則君子傷其志之玩物。而必貽害於天下後世也。然則格致之學將奈何。平日留心掌故。戒黔陋蔑怪。賞勿拘見破之私意。研心製作之本源。精益求精。密益求密。羅中外之成敗得失。脊蛇蜒旁傀於吾心。學者所有事也。誠取中外一統諸書。參以他經之雜見異出者。都為一集。廣立學堂。俾得以肄業焉。養成折衝樽俎之才。以戰則勝。以攻則取。毋慘傷毋躁躐。先王仁政之澤。其在斯乎。蓋格致之學。古今異勢。源流不同。是在學者審辨時宜耳。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澧州周傳德

得可操券。非斷氣數也。夫後王之位祿名壽。悉歸權於氣數。以為此天授非人力也。而豈所論於大德之舜。古未有匹夫上為天子者。亦未有旁支入承大統者。設後世帝王舉宇宙可欣可豔不敢希倖之事。倚而萃之一身。吾知史官潤色鋪張。必將播之詩歌。篆之金石。揭高祖太宗於萬禩。而侈為千古不多得之奇。而豈知中天聖人。固視為平淡至常。若取攜固有之物。而無所為倖。何以驗大德之舜哉。夫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販於頓邱。灰於常羊。不幸而幾為井中之泥矣。不幸而幾為廩上之灰矣。豈猶妄窺神器。假讖緯以賊人哉。然而吾竊有以驗之。一曰位。耕稼之圍繳已久。深山友鹿。豈嘗夢王者冠裳。即僩時太史觀象。亦未嘗濟水歷山。幾然有天子之氣。則位難。且夫丹朱實先皇嫡嗣。豈無東宮舊侶。罔反正而謀翼功名。得且不能烏乎必。嘗曰者虞賓就國。不聞生悔於天家。四岳乞恩。不敢妄干乎帝位。不然。英皇二女豈誠嘗試於田間。知虞嬪觀型於嬀汭。已嘗皋闕之授也。蓋有其德即有其位也。一曰祿。糗草之風味久甘。雕上輟耕。豈敢希他年富貴。即有時朝廷裘冕。亦不過賜金賜帛。褘煌旌孝子之廬。則祿難。且夫工驪寶先世同倖。豈無献望不馴。抱鼎鐺而陰希非分。得且維艱烏夫。必嘗日者賦稅彌中土。而西來王母。更陳森地之圖。籍總貢九州。而北逮京師。實開運洲之祖。不然。韓聰非凶。豈能大章其姓字。知家庭流謗。非陪寶為玉食之娛也。蓋有其德即有其祿也。一曰名。名不以貴賤而殊。無才之帝王。每不敵鐫碑之著。此逃名高士所以薄天子而不為也。嘗日者徵稱備神聖文武。知舜典原非偽撰之書。衍變有鑑雷雄陶。而四友不入獨行之傳。名曰其名。蓋與揚厲皋陶者異也。所以名不藉著作而傳。軼事半無稽。本紀竹書多妄語。名又為大鈞所發。帝城長不夜。是輝雲爛炳中天。其必得也。殆非商均所能洿。伊鄗所能掩者矣。一曰壽。壽或因古今而降。中古之紀算。每不及三皇甲子之長。此考據儒臣所以嘆皇墳為不經也。嘗日者緊莽巡河諸。五老豈授符錄之書。符字祠名山。史臣不紀。嵩呼之異。詩曰其詩。同非祈壽長生者比也。是知壽為神靈所佑。雖非珍木。豈獻考山海之經。壽與衡嶽並齊。湘水標其奚必遡宮妃之祀。其必得也。蓋非華封其能祝。傲弟所能戕者矣。觀於舜之必得。而知有天命者任自為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句　茶陵譚錫璪

聖人為郊社定禮禮之始也夫郊祭天社祭地惟聖人與天地合德乃能為天地定禮懿歟盛已凡聖人之御天下也為徵樂於懸寓騰陽精攬機矩乘標祇之盛曜卽璧月之遐照尊乾覆之巍峩合坤載之溥長於以應禎洪凝雅歌誥作嘉祥被衆瑞登璣璪乃稍稽古之禮物懸象外之蒨章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大禮以昭曰郊曰社雖然九天太乙搢紳弗道三一八神方士紛起黃蛇白帝陳寶鳴雞則後世喜功之主競為封禪徒以謬天黷祀神態雜揉恒慎趨祀闕潴若鹵殆不足數是則數千百年寂寥無詔之闕典誠有待乎敦崇典禮者矣遐想我周盛時時維青陽日在方旭矯陵鳥以伺候數豹尾於輿衛武騎佗以清道被煉煥以波燭食以為璇之冬至宜行郊禮祭天於圜丘天子曰都乃造曠壇尺壇庭八騤揭衡雙龍駕焉南望重嶽北眺芒嶺東臨渤澥西望蒼豐澎湃蟠虯山川異態飛梁達宇洞堀穴懸紫殿仙宮薇翳鳥翼玉桃卷蘸銀樹拂芳天澄其氣日朗其精設五精之壇千神之位八埏宏麗四維博敞延祝史肆玉帛掛太常告皇靈熙熙灼灼紛紛沐沐圓已千靈叶福萬億均慶由是郊既既拜罔不欽若禮成而退且夫后土者承夫天行居於坤位含宏光大博厚直方總四靈為禎祥以萬物為芻狗將以地之厚德揆乎己躬故致虔誠揀吉日何師清野崇伯來秩幣則黃綃犧則黃犢瑞以展喻茅以闡出相戒以歲之夏至宜行社禮祭地於方澤天子曰俞乃被端冕至大次搢市野之雕阜肅黃祗之正位鼎氣闢靈神光燭地森風偃草以浹洽暹景臨空而明媚河圖所以無隱天寶因而不祕抽鍾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乎郊藪布濩乎宮闕府無虛月史不能記皆由敬視聽於精禋酌質文而無愆既而推純嘏

昭受釐斥大寵淵大廚歛春天之宏孳闓百辟而賜宴棣棣翼翼穆穆如也則又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而禮允洽矣洪纖聖明在上欽明奕化度運愉樂封天答嘏禮地徵瑞凡在臣工應敷庸理以襪詞乃為郊之頌曰閶闔突峙兮仰法乎紫垣方觚旁角兮八風外宣委如山兮聚纖聖長覽觀兮萬斯年復為社之頌曰屹靈辨靜盤兮含混混兮君之升符乎陽精其廣兮禮無違福不回蒙長養兮吾皇之際用嘉仰兮

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常德府易順豫

合致工饗工以勸工本周禮法也夫日省月試致工也旣廩稱事饗工也周之所以勸百工者如此且古者不獨士有學也而工亦有學不獨官有祿也而工亦有祿冬官記致工傳工學也槀人職饗工制工祿也九經之法豈第勸士勸百姓已哉蓋嘗讀周禮而知先王之所以勸百工者尤至也冬官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因進求夫鍊金凝土行水行陸之用與夫天時地氣材美功巧之數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其不一一為之辨其等齊其度和其齊規之萬之縣之水之量之權之不帶為之師承焉傳習焉表志焉豈好為是瑣瑣哉蓋將以存古聖人前民利用之工學於不墜也然後知致工云者兼省試而言之也省者日省之試者月試之也而夏官槀人一職曰齊其等以饗工曰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則工之有窳又可知也齊其等以饗工者齊工槁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者乘計

也計其非之成功韓則上其食否則下其食也夫槀人所職一弓弩之微而其為之勸者有如此則凡器之重於弓弩工之重於為弓弩者尚莫不以是法行之矣則栗之食之者所謂既廩之也乘之試之以下上其事者所謂既廩稱事也蓋所以勸百工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其遷地也何以弗良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其得天也何為獨厚此能無學問哉又況矜矩為盼磨矩為何稱之為弦有須時人異世之聰明始能窮其精與者否則辟氏為辟所謂一矩有半之倨句亦茫然莫解矣浸假而失其傳焉非亦乘國者羞乎夫日新月異造化且內儲其物產以供百族之搜羅乃天與生成之而人甘廢業之皆亦有所不忍惟以日省月試者力為赴焉庶藝愈精而市肆中無曠時亦取愈宏而山川則無棄寶是在以勸百工者勸天地也夫豈徒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哉粵之無鎛非無鎛也燕之無函非無函也秦之無廬非無廬也胡之無弓車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豈盡關祿養哉然而上士上制中士中制下士下制有非國匠平時之餼養莫能安其服習者否則騷人為賊所謂巨小不同之價直均質然無稽矣寢假而齊其工焉不將受市人給乎夫機事機心異域爭競出其淫奇以耗我民之財力乃彼力經營之而我坐觀望之嘗亦有所自愧惟以既廩稱事者擁其先焉應收效於上而廢絕買櫝於他人亦將富於民而隱塞漏卮於在我是非以勸百工者勸帝鼎也夫豈第王者之世器不苦窳哉

博也　辰州府王修文

以博稽地非推算所得知也夫體之博者地與至誠同道也豈以推算得而知乎且自周髀著經開算法之始紫是術者遂謂無不可推之處而隃視坤輿矣豈知遼廓者其象非形經緯乎多端廣輪乎無際誠有古來至奧之神區也此而猶謂博不在地可以句股而知比例而得抑亦昧地之道矣且夫地者何大也有大氣以舉之而人莫得而窺其至也以故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西不盡流沙北不盡恆山雖界乎中外而中外歸其涵容也雖別乎險夷而險夷入其籠絡也素不得而表不得而測將謂有餘乎而非有餘之盈也將謂不足乎而非不足之虧也嘻嘻乎杳杳乎茫茫乎四望彷徨無極何馳何騁豈不博乎豈不博乎獨是博之為字從十專而得專布也十成數也假地可以數推而推也故談算學者援踵而來游謂詡然自詡詡示以為四維之表八極之裏皆杳足迹所周而推算以得旋復立說若將成一家之言駭為人之聽其量地之術以根自乘得平方以根自乘再乘得立方以根累次乘得累次多乘方加減乘除變化百出此風一婦而人人皆大章豎亥矣以至博之地能使之不博至能使之不博抑亦誣地耳然而博為地之道非博無以見為地博非地無以顯其博之為言廣也廣生之氣無不周於地也博之為言通也四通之塗無不係於地也博之為言普也普天之下無不隸於地也臆臆乎周原恢恢乎禹土泱泱浩浩寥曠含宏乘道風之與鶩超野之闕而於地尚莫得彌豈以九州之錐折於一線之微則雖有六宗之準三要之模而其博之至者卒非推算所得而知也若謂陟峨崙涉星宿實能以算法窮地之博恐有識者不以為然也總之博在地猶博在至誠先妄與至順相因則驗合同而化者實惧冥

若。博不離地而言。猶博不離至誠而言。合貞協方儀兼體。則由俯察而求者。豈賛異術。而況博厚以厚。尤雖以推算知之乎。

明也　　辰谿張迺先

明與高類。以例指也。夫明與高。類而不類。不類而類者也。故次高論明。而實見其品品。而其知其瑩瑩。蓋清明之體。含靈孕元。隔濁下土。照徹中邊。其熒炳煥。其光丹瑞。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垠。得一以清。是謂圓靈。無有汶汶。安所冥冥。不知曖曖。誰見怦怦。鬱鑠乎都哉。大明攝轡於金樞之穴。羲陽逸駿於扶桑之津。垢刮光瞥。神聚精凝。此迺合易自然之消息。又胡庸銜燭之照乎天門。博厚高爲天地道。固已然。而浚漫方輿。回回洪濛。何類不繁。何生不育。使蕩乎大乎。衆燮胚胎乎。芒乎芠乎。一元睢盱乎。乾坤依然一鴻濛也。宇宙依然一混茫也。古今依然一渾噩也。上下依然一交會也。且溷胡溷。且息胡生。靈歟頑歟。動歟植歟。雖蠶簇之誰啓闢之。安有水潛。霧爲五精。安有火飛。達爲五臭。安有木茂。華爲五色。安有金堅。實爲五聲。安有土和。滋爲五味。非也。博極者必明。博者宏象。明者光象。合宏光大也。厚極者必明。厚者爲象。明者顯象。爲實輝光也。高極者必明。高者上象。明者清象。輕清上浮也。遐矣。混兮沌兮。厥爲太始。元胎之萌。羣生泯形。寂兮寥兮。厥爲太極。天地父母。曠無物處。上兮下兮。厥爲太易。天地之變而離。離而渙渙而蘊。名且觀。生於酉仲。厥爲太初。氣之始也。其數四。羣彙猶未醉。衆生於戌仲。迺曰太素。質之所兆。三才以肇遊。神動而變。故保盈之脆。以滋以蕃。謂之太古。厥虞之所遊端。由是五曜流景於圓蓋之區。三光比耀於太清之表。東燭滄海。西曜流沙。北燭幽都。南暘丹崖。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左柄蒼梧。右煥西極。莫不曰大圓則明。爲所慌悅。舒精吐光。不可名狀。自亙古而至今。曾未聞其罔罔一翳不障。普天同視。化工無工。爰有指象。夐乎尚已。

能盡其性　　郴州何盛林

論性於其初。闢性學之宗也。夫性非至誠所獨。其性則至誠能盡。或曰其性性之初也。盡其性能之初也。性學庶有宗乎。且性者天之命也。太極之初。先有性。賦畀而後始有能。故能生於無能。無能主於眞能。失其眞能。以眩身外之能。是謂不能。能守其無能。以盡夫眞能之實。是謂能不能。不能能。病能不能。上病者不見能並不見性。上者見性即見能。知此而盡性之初已可得性學之宗。夫至誠之生也。紫紅注體。呼族吸養。無異質也。藏高履厚。員顱方趾。無異形也。乃誠意正心以植其體。格物致知以擴其用。知倫常根於性。而子臣弟友之道不虧。知中和涵於性。而喜怒哀樂之天不戾。舉凡天下之性無其性也。天下之盡無其盡也。無其性無其盡。而至誠乃著能於天下。今世之求性者。倘清談守寂滅。佛老爲性命之宗旨。良知即心性之眞詮。其能求性。將性中無不可能之事。不得不視盡爲外功。泥性求能。將以能爲眞心之照。不得不視盡爲寂忘。性學之誤。一誤於自失其能而他求。再誤於不盡其能而靜守。甚者權與造化主宰乾坤。侏離曖昧之書。詼誕倘恍之說。显衍中邦。性其性非性。吾能其能非吾能。矧又中人心。敝風俗。蠧吾性。汨吾能。害噬窮也。可畏哉。嗚呼。天之命我者。將以受百族之宰而府於吾性。將以啓於穆之鑰而樞於吾

性。其術邪。其業邪。其不學而能之邪。猶哉。求性者不知能。性將何盡也。求能者外言性。能將何附也。庸詎知吾心中之性。衆性之胚胎也。吾性中之能。衆能之根荄也。盡吾能。成吾性。吾能盡吾性盡。奚外求哉。奚外求哉。語云。養其氣。合其德。凝乎無端之紀。游乎造化之終始。其性學之眞詮矣。至誠在天下。明其性。統爲天下顯其心。人物之龢。天地之祕。胥管之矣。人物有天有札。天地有旱有潦。性爲之至誠。包其天。淵其誠。盡其性爲之也。故性學明而全體學動物學與夫天學地學皆備焉。然則至誠者。其品彙之根柢。造物之紐樞。而衆學之宗祖乎。

能盡其性　　郴州陳爲鎰

中庸言盡性。聖門之智學也。夫性具於天。而發爲知識者也。中庸言盡性。其聖門之智學乎。且天之賦畀至奇也。與之官骸。使之動作。與之材欲。使之感召。而其能使之者人不自知。天若助之。愚者任焉。賢者受而察焉。是故能變性能自然其性。並能使其性不自性者。即謂之盡性。亦即至誠能盡其性。授吾學者。因有先致知而後誠意者。盡性即致知也。雖師門傳習。略有變通。而要惟守此固有之靈明。以推究其實用。故理學探淵源之錄。何宜推爲格致之宗。受吾學者。固有性具而欲不可遏者。盡性即雖保其不盡欲也。然學問鉤深。務窮流弊。而要惟保此無形之運用。以曲體其功能。故學統乖正輔之支。勿誤認爲良知之派。然而有難言者。則以其說或流於性僞也。不知爲性僞者。蓋以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失。故爲禮以節之。樂以防之。義以尊之。仁以育之。其所以受此者。非其本性之固然。故曰僞。僞者爲也。即盡也。亦可學而可事者也。後儒不察。以此爲非聖之言。而專主性善。然性善之說。每流於不學不事。聰明半聵於荒嬉。而爲智學者反此。故盡性者常與性僞爲緣也。雖然。盡性亦何以謂之知。則且證之以醫家焉。陰陽寒暑之災。何關憂役。乃南風生於夏而病在心。西風生於秋而病在肺。蓋其性有所困。斯其能有難盡也。是故聖人守精氣而通神明。雖脾胃腎肝。亦且察氣味而上感星宿。而方書擅奇技。即析骸量臟。亦可傳絕學於專門。更輔之以雜家焉。孝弟忠恕之徵。何待測量。乃聞爲耳聰而尺容必察。言爲口利而意得必詳。蓋其性有所畀。斯其能有必盡也。是故聖人藉格經而談義理。雖分兼合正。亦可因變化而見神奇。而文字有旁行。即電化聲光。亦可謂萌芽之已露。知學之盡性如此。所以能盡人性即能盡物之性也。

土下毀水旬　　沅江李鈞甫

更襲土以稽至理。是萬世地學之宗也。夫聖人之學。兼內外該本末。更襲土以觀其下毀者。尤哉萬世地學之宗矣。且坤輿之象。一積塊之所成也。凡人身世所經。其踐步跳蹈者。不過一片土耳。然易畸此土。易世仍此土。鋪形賦氣。踐職敍功。以厚人生者。均不離此土也。諸生之根荄。兆類之本原也。試發一義。以詢諸踐厚之人曰。有能周知夫土之全量體積者與。曰無之。有能稽驗夫土之形職功用者與。曰無之。若是者宜進而講明地學。如土往天時。而有承演於下者存。則觀其下毀水而未已也。毀之義訓。因訓入訓推。蓋言隨水致隶。隨遷鉅紐也。蓋積土。自有此土。於今已歷若千萬億年。非記籍所可知。而開闢茫然。由幾經神聖經營。列綱逋焉。圓球之面。其有土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萬方里。亦格致家所定。然縱橫布

算。不妨逕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墟埈之野。莽洋之鄉。大都隨所寓書之趣。乃若豎亥之步。則自東極至於西極。自南極至於北極。平望蒼莽。輒可以洞其忽荒。爲焉無覩。視焉無賭。疑若空濛誘眇之談。然而披重譯之書。海外自東南陬至西南陬。自東北陬至西北陬。乖氣鬱幽。有莫窮其北境。今將致地內之質。則體礦石而辨之。屏器識別其淺深。知陵谷變遷。七原時自爲消長。而山嶽宣氣。墳壤亦煥發寶藏之英。所以習燭重泉。闡微而撰釋古之論。今將廣物性之宜。則集瑣術以齊民。精神周其衣食。知百昌苞殖。土貫孳蕃其華芬。而媼神肅穆。魄柴皆發育生民之具。所以精覈八劌。觀度已操食貨之源。惟然而深於土有安。擾邦國之資。爲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職方氏人亦共職於司馬。是則給之業。古有專門。不辭詳九州地域之廣輪。又能辨人民財用之數要。由是土均之法以作民職。土圭之法以宅阜安。儲生齒。褡經緯。不必躬執其權。不可不豫規其理。而體國經野。乃益茂其建設。惟然而深於土有徵。是文獻之徵焉。古先王分樹諸屏藩之意。勝形上壤。不惜畀諸羣邦。而吞併已繁。勢成戰國。不可復都邑滯封之舊制。將訪險塞衛阨之要防。由是貨賄所通。亦計土產。强句所罪。亦問土風。聞見萃於平生。本其胸中之蘊。又佐以時事之徵。而擬物揣情。閒多得之游歷。下與水土。實至聖之學。精微廣遠。無所不到也。爲地學者宜知所宗矣。

郵

長沙　張府光

以郵喩速。言利便者所祖也。夫郵者。驛遞之通稱。以郵喩德。取其速也。彼世祖其意而變其法。言利便者所以同中外。軌且郵政立而天下之勢無隔閡。言兵法者有以達軍國之情。言地輿者有以同華夷之軌。自格致家以利便之說參之。鼓氣以遊其周旋。立機以神其轉運。程途可算。制造尤精。雖萬里之遙。不齊收之咫尺矣。皆謂中外一家。通以藝學。觀於郵而益信焉。今有以喩德。無遂不列行人之職。迨中古輶軒漸廣。進戎狄而登名教之場。雖風採輶軒。編詩者不存蠻服。而語言風俗。悉展轉而達於大家。故驛候循寰區。南朔東西。咸輶帳而通轍迹。唐虞首創巡狩之文。惟當時風化既開。猶指臂以聯退邇之勢。雖經綸山海。志地者獨略中華。而風土人民。雞罔謂以知其大略。故瀛環歸掌握。荒陬僻壤。主東道而立驛亭。此郵之所由防也。今即郵義而引申之。郵之假借訓爲通。萃人力於森羅感應之交。早已殊尤而絕迹。故天地之氣。由東南而開西北。通以郵可以知郡國利病之由。形勝之宗。居西北以控東南。通以郵可以致山川沿革之迹。雖綱羅梯度。鑿險縋幽。舉天下奧曠之區。而車馬悉存其蹤迹。則郵可觀於大通也。郵之本義詁爲遞。謀人事於耳目聲音之外。即能由邇而之遐。故封建之世局已分。燕趙武而吳越文。遞以郵可以觀諸侯之動靜。郡縣之世局已合。秦隴險而吳會富。遞以郵可以收宇內之菁華。雖渡亦能飛。空就可鑿。揭天下寂寥之歐。而輪蹏皆達於幽微。則郵不專主於步遞也。郵之流行見速於德。吾知後世之郵。必有以愈增其神化者。其以喩德之神化歟。雨開才思之精。至後世而益彰其巧。上覘天象。攝雷電之氣而苞籠無遺。下瞰洪波。闢州府之途而文書不阻。飛行在俄頃。撫祖席而收八表之籌。則郵已愈變而愈奇矣。故郵利於便。成敗先蕭後防。郵利於常。招商克開海禁。而剛柔遲速。齊政之族。五方容象。譯鞮逐志之

傳四裔。則歎太平於一侯一尉者。何莫非郵之利用無窮哉。五行生剋之運。至後世而悉挾其精。運疇轉以大輪。而奇肱飛車。近玉門者四萬里。玉華繩於長路。而縮紘縮地。周廣輪者十二分。來往止須臾。覽安衢而昔九洲之殺。則郵亦愈神而愈捷矣。故郵利一時。可以通外夷之學。開郵利百世。可以肼海外之輔車而圖維於山。不假禹王之楯楫。歎癸儲侏。何勞亥步於藩籬。則覘備治於同文同軌者。何莫非郵之推暨無窮哉。觀諸傳命。可悟德矣。

市 以賢使能章

長沙　梁陶

闢途通義以當物也。即廣居而無市心焉。夫日中爲市。實始雜風。有所獲焉斯有所命之矣。有所承焉斯有所名之矣。故取諸噬嗑以言象也。且自異物內流。華風并夷。地戶之溺氣盡王。蹟遁游蕩民而虛之遊其後。抗何有招徠國中之居者哉。既存念盛流。乃亦思存故實。利一害百。則城郭生心。下勵上明而莫褻言教。抵距百乘。衛處思雄。迴覽三塗。儲食則適。馴華之服不捷。補土之依以實。襄入國之行諸。何薄勝而今從也。世繼亂矣。負子者還。不皆陸濟。通欲門隱。則可朔於所若市者焉。噬嗑萌芽以將聖。已傷城闕。貽風之殺。富民以揖平準以紓。嘉舉百姓使明知矣。一旦懋貨。天子之吏持籌坐肆。縲紲金粟之死生。棨路既廣。觖望難戢。非所以澄右民之室也。皮羅叢聚。以言勞不過絲布中都之往。登虛有弊。高密有鏞。其言天下無鬱陶矣。四面受敵。外方之騁。擅關通物。科名山海之出入。本富既翅。生途愈迷。非所以植雖國之都也。紀郵定國。降此下民。乃所若市。又誠心焉。其稱名於織維。其受物乃詭德也。都邑紀行。燕趙襄楚。其性飆揚也。周人獨重商賈。頌陽又財通萬物之中。衢有關以東。山陵諸俗。衢塗修辟。男女矜飾。有西京風。盛極而變。因其所奏。乃者制其爵命。化字匯聚。非其黨閭。鶉居自引。此之爲市。則亦拷而愛養者歟。海俗魚鹽。荊揚絲枲。其氣魔衍也。西戎逐居水草。最大思皋平九土之壯利。世變以來。產偏進術。人力強武。造作淫巧。與中國同。自南而北。豈其然乎。乃者若人拗闢。利出一孔。罷人言贖。身負百途。此之爲市。則亦屆時誘掉者歟。嗟夫。紀綸天險。尤眷民依。訊草莽其懷方。未忘具幸平生之蔵。論亦人勞。亦與世教。欲王明而自鏡。思致河山此日之身。不征不臨。加意久矣。後之治市政者。勉之哉。

市

長沙　徐崇立

大賢舉市。一篇五市也。蓋七國爭。民困財匱矣。孟子爲戰國籌五市。故次舉其目。開皆通致數十朝文獻之菁。庖犧氏始日中爲市。取諸噬嗑。遂爲元古推與大易之聖人。即大市之聖人也。然繫辭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天下者政非中原之謂。蓋洪荒初闢之時。民雖井而不相往來。交易既通以後。民漸瞭衛。無庸猜忌。華夷之辨泯焉。孟子居戰國。猶其時以宇內相攻伐。將衛天下一家之量。會天下之和同。喟然歎曰。吾思範萬世。通萬國。衆萬物。其在市乎。其在市乎。夫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良賈藏於儼匱。然積市成邑。積邑成國。積國成天下。天下者萬國之積也。吾於是得市義三端。一曰富財用。周官設泉府之司。即後世度支所由昉。先王經制萬國。務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本環球之礦衆土絲而舉屯之市焉。舳艫之舶。朝滄海而暮扶桑。珊瑚之市。出鮫人而產貂伯。有時兵戎之出。非商濟其盈虛。器機之呈。官府

殖爲程式。楚箴珠。傻箴豹。兩若權國償之重輕。地川馬。人用龜。諸夷侈具闠之形製。計利之侵特譯。而曰官山府海。一馬伯蒋。陸陸關關。走梁渊車。亦出納之總司哉。一曰聯邦交。春秋列行人之職。即今日交際所由師。先王經緯八極。樂吾人之司。通鳥吾之語。集列國之歲計政要。而懸之市。將東南一尉。有分土無分民。西北一候。有傳教無傳政。而其師興三廠。楷軒仍駐其間。約議三章。歲入或增其數。南門延北門胡犬牙錯。方城之內。首爲貴。小爲賤。莽服裘冠劍之殊。桑雜之使仗節而旦東。穆獻雉。南辯傳獸。濟濟王會。重譯游多。亦區宇之遼遠哉。一曰甄物產。冬官補致工之記。即挽近製造所由沿。先王頒族百工。考五行之用。求百產之精。鼓洪鑪之水火木金均鑄之市。將播精鼓簇。辨貴白而析毫釐。運斤成風。最大小楷功丈。況夫奇肱飛車。一日迴乎千里。齒懶楷矢。七札洞乎。寸錄間中規。方中矩。機括非手足之功。陸搏象。水搏犀。搜羅出瀛海之外。格致之儒。楷繹而曰村繩捌墨。考技程功。奇藝造物。罽氈鞭韉。亦博物之淵海。哉吾挾治平之策以干人主。號以仁義爲天下市。進論乎虞商不征。法而不廛。則商之聚於王市可知矣。

漁自耕稼句

湘潭易・雄

測姚姒之側陋。萬樸一大漁也。夫漁者捕魚之名也。嫺其業於田窟之間。何一不見虞舜之大哉。竊嘗讀三墳五典之書。敘聖神之遞開帙事。而知古有兩漁人焉。其一爲宓犧氏。一爲有虞氏。且皆抱沼天地。魚龍萬民。並德網綸仁義。鉤餌迹同。心亦同。其異者則以彼發大寶。縣制度以利天下用。而此則澤野浮漲傳保雜作。遂相傳爲側陋時之聖人云云。余昔者驅車雷澤。憩馬壽岑。四顧蒼茫。但見歷山之麓。稜黍秋風。大河之濱。甄瓶日落。抗懷古蹟。嬰從中來。俄而一農人告余曰。某某大舜耕稼地也。俄而一窯父告余曰。某某大舜陶埴也。最後一漁翁至。慈義槃箎。皓髮厖眉。藹然謂余曰。僕操大舜之業有年矣。遙指一坦則其漁之舊蹟也。是欲測舜之大所自來。豈但驗之耕稼與陶哉。皇古不傳鉤餌之書。澤畔垂綸至虞舜而一新其局。而獻人有業。實開周禮之權輿。吏官好紀塞微之事。河干結網。敘舜興而獨軼其文。則稗說相傳。可補虞書之挂漏。大舜之大。其又可自漁時驗之邪。且以漁之爲道甚大也。以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篠爲竿。割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想見其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沈鉤起綸。手無輕重。物莫能亂。用心專。動手均。惟精惟一之詣。得漁之意居多。至若罻者扣舷。罛者舉網。罾者抑綫。罣者隱機。漉湖沼。渴川谷。竭澤而漁。使鱣鮪漸離。鰐鯇鰋鮀。遊子遺孽生機。戕仁心。亂帝者之意。聖人弗爲也。吾故以爲舜之託業漁而其漁莫漁。非膠於漁有漁者也。帝漁也。至漁也。奇漁也。大漁也。斯其漁可法。即其漁可傳。蓋寥廓無閒之境。聖人有易動之天和。況寄蹤篠梁。對萬頃之煙濤。自根觸其渾灝洸洋之意。乾坤一巨魚。神聖一巨漁。如司空平鴻水而厝念其魚。猶精其緒餘也已。江河莫測之形。聖人有寂然之妙蘊。故隱身綸釣。觀衆鱗之游泳。自鼓盪其虛涵流動之心。志不在魚。漁亦有道。呂尚父隱磻溪而寄心于釣。猶祖其遺意也已。卒以漁得帝。誠萬樸一大漁哉。

暨楚之富

寶郡李瀚甚

衡嶽皆楚之富。釋前言而得一說焉。夫富誠可恃。況晉楚乎。然箕曰富也。則雖極之晉楚。竹子不得創一說以處之乎。晉考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富也者。自天子而下合五等而言之也。以春秋證之。晉啓南陽之宇。楚擁方城漢水之雄。形勢之勝。人民之殷。實非不借然富庶也。昔者竹子從夫子游歷七十二國。按其圖籍。考其山川。稽其府庫。何以不能無微詞也。吾竊繹其緒論。而知所以處晉楚已。吾子反覆較論。於禮文三致意焉。吾豈謂是哉。往者竹子嘗論晉楚。溫原致圭。諸而狩河之陽。曲沃從公。激而賦揚之水。晉之家世。蓋亦多故矣。然屈產乘。棘藏之外府。而號虞故地。闢之爲唐叔之封。所以太原變斥鹵之名。握然坐擁。背腴據西河而繼齊桓之業。采風南國。不傳瀟湘帝子之歌。開國篳熊。納是藍縷山林之陋。楚雖三戶。文德未敷矣。然梗楠杞梓。雲連徂洲。而漢陽諸姬。竊之鄀荆舒之宇。所以衡嶽爲荆州之鎮。何止三軍一旅。夷陳縣而稱南服之雄。晉也楚也。如此其富也。余觀春秋大局。齊晉相爲終始。逮其後黃池馬陵。與楚稱霸。政在夷狄而王迹掃地矣。方是時爭地爭城。地日闢。民日聚。蓄積饒多。甲於天下。豈不赫然焜耀哉。富矣哉。太行以西。襟汾帶河。水深土厚。所謂大府也。洞庭衡山之南。地則上游。險則天塹。九州之上腴而霸王之資也。然而夫子修春秋。既不予晉文譎陘矣。而鮮虞之役。奚惡乎晉而夷狄之也。稱人稱子。楚既漸進之矣。而微舒廢封之殺。何以貶楚莊賞楚甄而不予其專討也。蓋乘雖貴。千駟雖富。猶或見絀於聖人。此春秋濟寇之微意也。彼以晉楚福晉楚而富可恃。以晉楚之富較晉楚之富而富尤可恃。此特知有晉楚耳。特知有彭楚之富耳。以形聲訓詁求之。富之專義爲穀。富之引伸爲福。詩曰。俾爾戩穀。又曰俾爾多福。是也。晉楚而既挾其富也。將儉嗇剩於唐風。編急非周官之制。金錫充於玉府。均輸非九賦之經。天下之求富日增。即天下之求富日絀。綴錢之算。子母之權。所以爲後世譏也。我獨不穀。民今之無福。吾竊以其富爲晉楚危之。以通假轉注釋之。富之同聲借訓爲實。富之同義旁通爲厚。傳曰。珪夏充實。詩曰。俾爾單厚。是也。晉楚而但詫其富也。代馬胡貉之利。貝地寶而肆誅求。金木竹箭之饒。取疏材而啚國息。國家求富之計愈長。即斯民藏富之術愈短。平準之法。鹽鐵之權。所以爲利臣鄙也。虛其實而實其虛。厚所薄而薄所厚。吾深以其富爲晉楚尤之。不可及也。富則富矣。其如吾仁吾義何。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龍陽李致楨

周以新法造邦。民忘其舊焉。蓋邦無舊。有法以新之。斯舊者革矣。詩人歸美於文王之造周。亦以見受命所基耳。語曰。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猶曰此爲異代言之。未可議祖孫之纘述焉。豈知法無百年不敝。制無十世不遷。令出如反汗焉。陰陽之調其難乎。自雄武之君出。天變不足畏也。人言不足卹也。祖宗成法不足守也。於是刷恥改行。除嬈解苛。積弱之國。一變而致富強。或舉天命歸焉。吾疑彼固師友造化。有以通耐不觀大雅之詩美文王乎。溯自龍蒐之衰。媯嫛義瑟。祇以鼓吹其昇平。而治法至我周始備。洪範倚商政而立國。周禮本公法爲睦鄰。帝載其發揮矣。緬邠社之英。纜什師兼職。致工雜機。恐不僅以虞芮質成。稱和約會盟之已事。至夫鳳鳴之朝。杵蘊圭瓚。乃洩鏞張其風豎。而繼聲于我文而遂隆。演周易。開神算之門。延靈臺。重刀圭之學。王猷亦張翕矣。開乘與之雄略。士蠢皆昇。人皆議政。又豈特以棫樸周雅。

爲鎬京舟楫之樂。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吾三復詩言。想見文王新政矣。今使文王或念弓裘之親。嘗惜紹述。累葉桓撥。自斯而中墜矣。上既累先公以播遷。下復貽藐孤以末造。文其忍乎。所以川人求諸鄉里。理財適乎疾徐。求新其邦甚亟。荒荒昏闕。敢憚勛勞。庶幾以湯沐奉此爾。或昧經權之誼。雖化狗屠數傳陵寢。轉瞬而成阡矣。東遷之來使弗通。西鄰之貲資迭至。文其恭乎。所以作宮牆夏屋之遺。平縱巫蠱人之職。力新其邦有年。天作高山。允荒再造。庶幾以遺耔植此衡。淵故壘而檄觴太息。家士踐作。誠未可遽贖其經營。然與其守法而墜吾祖之業。何若變法而光吾祖於泉也。況吾祖之遺我者。不過一老農之井臼一細人之倉箱。岐山避狄。先君餘澤湮矣。潁上分茅。故老遺風歇矣。苟習而安焉。祈隴畝一蘧爾國耳。雖以文之揚風作教。安有動人之光景。食恩之聲靈。俾籍繪爲圖。以表當日承平之瑞。撫蒸民而馭朽旁皇。林總殷繁。原不易遂騙之改革。然吾於民既隱。被以恩民於吾又何忍緬有所異也。況吾民之可恃者。固人有同袍之義。各懷失地之恥哉。翹首而藏王鑒。則義聲播矣。撫髀而抒私忿。則錦車推矣。苟因而導焉。天下事一轉移間耳。則以文之懸數改物。吾知伐強敵之謀。植富國之本。將超邁乎古。而大斯世一統之規。維新之治如是。新法不足尚耶。

排淮泗　　桑植 吳德懋

排與決同施。害又息於南矣。蓋淮與泗皆東南之支流。其爲患與汝漢一也。於焉排之。害不又息於南乎。孟子言南條之水之既治也。曰天下之水患。其大焉者在西北。而其小焉者則在東南。然東南之水。汝漢之外。又有大有小。辨治者先治其大水而後及於小水。故大水既治而小水亦治。而附小水以見借大水以歸者。均無不治。如禹於汝漢既決之後。而又及於淮泗是。今夫淮水之源。發於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故書曰導淮自桐柏。泗水出桃墟西北四泉俱導。故名曰泗。經洙泗而與沂合。又與淮合。故書曰淮沂其乂。

閒嘗過徐州經下邳。發角城。訪浪蕩渠諸勝跡。竊見夫呂梁山下。有上下二洪。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所謂懸水三十仞流沫九里魚鱉不能游者。泗之險也。泗未與沂合。而上流之險也若此。既與沂合。則波流甚猛。其爲害豈有涯乎。此禹之所以不能已於排也。然言泗而不言沂者何也。蓋沂出啓城之南。至下邳而與泗合。又東南行至角城。而沂泗與淮合。故泗之上流原不足患。自淮沂交會而泗始患。則言泗即可以包沂焉。彼禹之施功。其始宜在沂泗與淮之交會也明甚。且其患不在上流而在下流。使不爲排之。則淮之下流不治。淮之下流不治。則上流何以受泗而泗不治。泗不治則沂水亦不得而治。又烏能順流而與淮合。故徐州之水不止一淮。而首言淮者。亦以淮治則諸水無不治也。然而徐州之境。沂據於東。泗據於西。二水已爲境內巨流。淮復挾汝潁肥濠七十二溪之水以東注。而射陽洪澤諸大湖之水在其下流。設泛濫之勢甚大。而卒不聞大爲害者。蓋猶想見明德之功於不衰云。

疏九河　　永順 張樹森

北條之水。河爲大。疏之所以衛帝都也。蓋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因在所先也。然施功則必自下流始。所爲疏九河云。在昔陰化掉。諸潛施流行。湯湯方割。懷山襄陵。穹隆天柱。崐崙三峙。龍門灣溪。塊圠縣

堙。下鐘大陵之野。上應析木之精。皇居著其屏翰。復瀨洞而韓騰。鯀方命而湮娒。績九試而未成。帝曰都俞。稽庸熙載。匪異人任也。爰命大禹。迺作司空。幹父之蠱。母爽厥功。蓋自九河既疏。而萬世河防之策以定。而萬世河渠之利以興。禹之治水。奚自河始哉。攷之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曰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禹治水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凡以衛帝都也。夫冀州爲帝都之地。其地三面距河。所謂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是也。易散爲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然當未疏之先。胡以淫亂且弱且荒若此哉。蓋其導流疏河。爲彭蠡之瀦。所活者千八百國。功不亦偉乎。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疏之云者。所以奠民居。實所以衛帝都也。或曰。黃河之水。經天亙地。急則通流。緩則淤凝。既無彼此皆急之勢。安有並行不悖之理。既不並行而禹乃分爲九。何居。不知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乃殺其下流而使上無橫潰之虞。通其旁支而使中無停積之患。則水日趨下。其下能容而不泄。其旁利行而無礙。以視前之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浩而不息者。此則九河既道矣。而必謂一爲經流。八爲支流。則未知河之勢均且大。通則易刷。殺則愈速之爲妙也。竊擬禹而有感焉。後世河獄無鎮。撤撤能塡。外夷且共舟楫之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詩人所以興慨也。然吾竊北睨燕冀。風景無殊。衆曰有河山之異。而徒懷故北爾津故南之言。卒不能求故道而得諸勞號。攷古者復據稱雅九河之次。以自文其私。其煙廢爲可知也。則何如洪荒始闢。而平陽蒲阪。無庸別注水經。上世河圖既啓。曲防自固。鄰國不無氾濫之災。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周人所以致慨也。然吾臨詳觀史册。明德未遠。厥世召潰敗之幾。而陽紆元狐滲澤白豁之路。亦僅能通祀典而壯厥威儀。泥古者復援齊桓八流之塞以自鬆其智。其舛謬爲何如也。則翻冀泥沌未開。而天地陳臨自永繇其需彌。嗟乎。碣石鬱蕤。且上河清之頌。孟津變伐。尚修祭河之文。負哉禹功。弗可及已。

權也　　湘潭 王代輿

於禮之外別立一義。本春秋自貶損以行權之義也。夫權非常事也。常事不書。書之皆禮之外耳。權之說。蓋孟子習春秋而得其義。吾嘗願學孔子矣。孔子修春秋稱素王。凡爲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故以春秋託王爲僭者不知權。以春秋損益國史爲亂者不知權。以春秋自立褒貶爲無據者不知權。我乃知之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唯以不嫌爲識。則習其讀而守其相傳。然後知別嫌疑禮之當。定猶豫禮之權。且五經皆以致治。春秋獨以撥亂。夫治貴禮主敬者禮耳。然敬久怠生。怠則亂。亂則禮輕無以救。於是絕聖棄智。詐僞滋騰。謂內則爲末節之書。謂六禮多繁衍之說。生之性。習之儀。蕩蕩其去而莫容遂之節存。聖人憂之。大一統之義生。絜中外之要。改制作。備四代。以權爲命。誠足引領。試因齊乎晁之間。發明嫂溺可援之本。春秋自七等進退之例明。知隱逸得論興衰之消。或有心知其意者莫適於懷。而貽厥來方。至有罪孔子於春秋。卽踐迹門人。因難燕處悠優。不效魚忘之相濡以沫。乃若吳本無君。春秋因季札而許之。楚本無君。春秋因商臣而正之。實是爲戰國無反。因不援溺使得有禮。六國無王。乃因援溺使得有權。比戰國於春秋。竊冀爲尼山託始之機起矣。吁嗟乎。春秋之權本願百世以俟聖人及至

於茲.堯舜卒無開祖述.文武未見其憲章.游說縱橫.重起獲麟之歎.委身草莽.時懍孔子之生.不敢謂上道之衰.猶有尚道之可補.賢能蔽塞.尚云執御之可闕.夫必時主無權.然後權歸於下位.匹夫不議禮.爲是假始於文王.權乎權乎.豈眞爲援溺者而云乎.

博學而詳說之

長沙曹典球

大賢讀禮.開考訂之派也.夫博學而詳守之.見於曾子立身.孟子略述其文.非爲考訂家開詳說之派與.且論語皆言博學矣.而顏氏子獨得其傳.而曾子授受微言.書缺有間.予乃搜禮經佚文.攷校聖門師弟之事.始徵信一貫之傳.曾氏獨得之矣.其立身精曰.博學而詳守之.微言而篤行之.予恐後儒妄據左傳.殆禍當世.乃變詳守之辭.徵詳說之解.然後世不至流唐漂虞.雖殷蕩周亂.聖人微言.支離而不可讀也.夫而後網羅富致.說多矣.周末文勝.百家騰躍.宜有藏古本.復遺書.補亡拾餘於三代下者.然春秋之諸子已萌.攷訂未盛.故三皇以前.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刪詩書.已徵示厥旨.所以日以博學召及門.蓋欲昌攷訂於春秋也.其所以不明言者.恐開後儒穿鑿之弊耳.惜不遇於時.陳蔡雖以文學殿四科.而此學猶未盛行於世.顏氏不祿.未克繼志.曾氏又限於及門無才.未克別立宗派.廣標類目.及隱其旨於立身精中.使後儒讀其詞.知孔門般般攷訂之學.未嘗一日忘也.予竊思之.古人留此糟粕.後生激濁而揚清.使其眞僞太衍.箋疏無據.吾恐披藝文一志.校讎缺其遺文.讀目錄諸書.紛繁難於搜討.書日多而學日雜.讀者決其流弊之必叢.先代遺此典章.述者訂訛而理亂.使其蒐求無醲.點畫徒勞.吾恐僻典難求.書錄無關文獻.周官妄據.井田試於私家.書日僞而學日龐.讀者知其門戶之派立.然則學非不博.不詳說之故也.獨是詳說之宗派有二.皆考訂家不祧祖也.一爲廣六書之傳也.且夫書籍與時爲變通.苟體亦與時爲互易.一筆一畫之微妙.恆足隱大義於千秋.至攷古者流.轉以詞句難通.致疑古人著作之奧.而不知變亂古法.詭更正文.其叢弊更甚於惑經也.以小學治之.不必以字多異文.怪儒生傳寫之誤.不必以中多俚語.紕後人追錄之辭.推之胡語蠻辭.亦可卽象意諧聲.通於重譯.且將以博學者爲王朝掌故也.夫非詳說之功哉.一爲吉金石之學也.且夫書卷皆古人之菁英.鼎乃古人之手澤.一名一物之精微.恆足衍薪傳於萬世.彼拘墟之士.轉以彝鼎至小.至有才人玩物之譏.而不知蔑棄古籍.紊亂彝章.其遺禍將與諸儒埒也.以古述證之.經生攷制度.多不如款識之精.太學立豐碑.有足證經典之誤.推之遺文隻字.亦可於殘碑片瓦.集爲佚書.且將以博學者爲聖賢功臣也.此亦詳說之證哉.惜曾子既沒.是學不講.余老矣.攷訂之志衰矣.此事其俟諸數百年後乎.

梓匠

湘陰廖樹垣

古木工者曰梓匠.開萬世奇技之門也.夫梓人主爲侯.匠人主營國.百工有梓匠.非奇技之所從出哉.予嘗遊大匠之門.仰窺夫哲匠宗工焉.其機變足以洩造化之奇.不待守梓材貽訓也.其製造可以開古今之祕.發說爲良.雅工傭也.故不必泥梓語爲良說.而天下之梓人失其技.不必拘匠人之成例.而天下之匠人振其工.知此可與言梓.知此並可與言匠.夫梓匠何自昉哉.問嘗考殷人尚梓.夏人尚匠.梓匠之由來久矣.顧天下之梓匠多矣.然其志祇以求食已耳.求其精於梓工.於匠.而爲匠心獨運者.杳不可得.自稱有公輸子出.其機斲可爲梓人之祖.而不徒以梓名.其制作實爲匠氏之宗.而不至爲匠域.斯固天下萬世之一大匠也.降及後世.流傳既遠.詼詭滋繁.梓非昔日之梓也.匠亦非昔日之匠也.句股九章.無復留遺.夫中夏.淫奇百出.方且軼見於諸夷.蓋梓匠之傳失.而奇技之所從來也.夫不觀匠主制飲器.今則有不校不範.破觚爲圓者乎.夫不觀匠主建國邑.今則有平方開方.畫地步算者乎.而且造發廢者.梓人之職.今則鐘懸在御.按時而序候擬稽.而且經流者.匠人之司.今則機器搆奇.頃刻而河渠立決.又況鑄大械而貯小蟲者梓也.其後遂有善機宜於智術.諸流馬木牛之技者焉.攷極星以正朝夕者匠也.其繁遂有奇陰陽.辨寒暑爲紀.時測日之難者焉.其神機所運.非梓人之傳所能窮.其絕技所呈.非良匠之門不能創.怪怪奇奇.無所不有.斯豈囿於梓.狃於匠者.所得窺其萬一哉.要之持兩端以爲侯.梓之工匠未得與.廣八尺以爲洫.匠之職梓未能參.梓之外有匠.匠之外有梓.至欲獨得於梓匠之中焉.此其權固非梓匠所可攝.周官設梓人之職.梓亦可以世其家.考工詳主匠之司.匠亦可以傳其業.梓有所以爲梓.匠有所以爲匠.如欲自超於梓匠之外焉.此其故又非梓匠所敢知.何也.蓋梓匠之與輪輿.均能以規矩與人.不能巧使者也.今天下而有奇技焉.殆亦善爲淫巧者也.

生之謂性

長沙曹典球

萬物有原質.皆尙同者之流也.蓋性也者萬物之原質.有一生卽有一原質也.而後世言合類者恆祖是說.然則告子其墨家者流乎.告子若曰.皆讀墨子一書.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然則性生而然之說.春秋時已見之著作矣.顧古人論性之旨.隱於經說合類之辭.塵霾數十載.而不知合爲類者.卽合爲一生.不合不類者.卽各生一生.至儒者著正名.而析生爲自然之理.會六書而攷性爲從生之辭.究未嘗卽萬物原質之始.而推廣尙同家法也.吾子論性.豈舍天地大生之理而論性哉.夫萬物有一生.卽有一性.生之與性.間不容髮耳.予乃讀墨子.而有會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雖以萬物一體爲心.未足喻兩間生質之妙.讀大取一卷.而百家原性諸作.終不足訂其空疏.所以墨氏之書.尤必表兼愛苦衷.以復斯人於不離不琢之天.而歸諸無始.順乎天意.法乎人情.雖以天下大同爲念.未足驗萬彙生化之機.披天志一篇.而諸子性理各書.或隱約襲其論說.所以墨家之學.猶將師夏后遺法.以存天眞於不矜不爭之地.而紹此危微.善哉.墨氏之言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同族生大生之類.而與不類之類相爲類.噫.論萬物原質者.悉祖於茲矣.生之謂性.不誠然乎.生者氣所充.斥之塊.墨者主理氣.實示後儒以卽生卽氣也.夫備攷諸法.皆能悟養氣之妙.而闢其靈機.所以俱處於塞.不外於彙.推其旨卽爲兵家之祖.生者樸而未開之天.墨者主尙樸質.啓後世以卽樸悟生也.夫節用一篇.皆能示崇樸之規.而獨全眞宰.所以不違不體.不合不類.廣其說可爲藝學之階.然則墨氏一書.所言皆生也.卽皆性也.今卽墨氏而推廣之.自化合化分之說起.而原質雖有不全之機.後人卽化微易也.一文當衍之而成絕學.水火氣土.五合致其則文.草木石金.髙鑠載其遺法.天生萬物.各以類從.有從而離其生之性者矣.然造物之妙用.有

可終焉。生之為植物也，則為植物之性；生之為動物也，則為動物之性。彼生之者固各適其生，而深合說在俱一之旨。彼格致家以配質為能者，特人力耳。自流質定質之勢分，而原質各具專長之力，後世即一少於二一語，輒復衍之而為算經。既濟爻占，水火合之而異致；喻言髮絕，輕重因之以分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嘗有從而凝其生之性者矣，然推測之莫傳。質延諸子，物之質本靜也，非挾力無以使之動；物之質本大也，非助力無以使之微。究稟性者，皆各安其性，而共具上同於天之機。彼推步家以權衡為皆者，猶是例耳。生之謂性，卽萬物原質之說也，然墨氏先預言之矣。

口之於味也

岳州府 蘇輿

口有同嗜，味在則然也。夫口者，容也，故誥味以嘗之；味者，昧也，故藉口以明之。味不與口期，口豈皆忘味哉。且自鄉黨著精細之說，內則詳甘滑之文，古人不厭言味，遂為後世食譜之權輿焉。飲食者大欲所存，而則味為先，不必疑食禁為僞託。衞發者齊民之術，而悅口有願，不得離饌史為支瓣。世運難安，毛血之風，卽天下咸爨甘之泰。蓋觀兌有象者，亦朵頤可觀已。吾向言口之於味有同嗜，蓋言乎質之同然耳。夫不識乎質，無以明嗜慾之同；而但任乎質，奚以療貪饕之痼。試更論之：上世但安汙抔之陋，自梯航逢而海禁漸開，而珍錯遠貢，夫遐陬嗜好，愈開於朝野。然鼎餗豈甘於蔬食，藜藿可同於太牢，要各適乎飲啖之常耳。所以燔炙煎熬，齊商知國亡有兆；枸木為醬，英主則域外馳情。古史不編饌錄之門，自珍羞繁而烹調日異，而百家各述其新製，史氏遂錄為籍。然庶品則皇古前規，飲膳則易牙遺意，雖復別求饜飫之方也。所以飲食之譜，經生可釋其名；荀菌之徵，好事且傳為譜。古人之味尙淡泊，後人之味尙調和，故八珍著於禮經，遂為晚近烹飪之祖。究之口取適味，無古今一也。酒池肉林，自有帝王之福澤；而萋泰何嫌。啜菽飲水，自安寒棗之家風；而儳貧奚芻，各有其口，即各適其味。而箸下萬錢，不必詫其豪富；日唯五斗，自無損於風流。中土之味尙煎釋，遐方之味尙合胙，故全炙行於內地，遂為羌貊變夏之機。要之口以納味，無中外一也。柤梨橘柚，味相反而於口俱宜；越菌橫崔，地不同而其味並美。萬方同口，卽為方齊味，而名傳天上。張嚎且來廚王之名，畢著人間；周王猶有菖蒲之嗜。無他，以凡有口者皆欲乎味之悅口耳。故夫未與味接，則讓以療飢，望而止渴，猶將想像乎無形；既與味接，則緇錙而食，千跖猶廉。各極生平之愛好，是以勸勵獎戲，動堯舜千鍾之思；熟食蛮膜，拜黃帝當年之賜。有時觥飯壺餐，脫粟糗糧，嚼味轉怡於肺腑之餓；肥肉厚酒，甘醲皆傷，味無殊乎豆漿之茹。是以仲由適衛，鼎食不害其廉；孫叔相楚，啜菽無損其望。嗚，朝蔬水而夕鼎鐘，富貴餘生，等風雲之莫測；倏三牲而忽六飯，裂泥同首，總豐嗇之難論。所謂命也而專屬之性耶。

目之於色也

巴陵 龍鈐甲

始天下以目色紛紛於世矣。蓋人有盲病，有不盲之病。天以色畀之，目大用於天下，目大同於天下。且吾無入世者，世入之；吾無出世者，吾出之。一入一出，盲者瞀焉。故斯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皆黃黼黻之熠熠。入者告，出者迎。且謂官兩大府，萬物一妆視。天和其將至也，彼與之貌，我與之形，無盲物

無盲神。將以魏焜炳而融芸芸之精，何者？五味令口爽，口後事也。將遊目於芬菲之中，光乎日月，迅乎道馳，或倏爍而昃逝，或飄渾而是流，俯滄海而下際，凌辰極而上遊，歷胎元一，塗飾兩儀，鼓鑄大始，鮮皓健類。官之所在，鑒止皆是；官之所去，器弊神逝。嘻噫，物物非遠，有冶乎先，得是遇之，尊我虛，譟我靈，被皆為醒，叩皆為明。幽兮其兮，應無閟；遂兮洞兮，不虛動。萬彙生形，萬形生神，變之非幻，藏之無門，進離朱，退師曠，以成古今之大文也。非怪非離，鍛應之耳；欲應之耳，蒼蒼予以官，其用物色天下矣。況夫鮮嘗醫采，煒煜炳爛，偽明者也。矯是論之，不偽無明，其汨耶？汨無色，無色無目，無目無天地。天地之氣，鬱闢闔，闢陽也，闔陰也。陰疑夜目，倦精而瞑；陽張目目，挾慨而馳。天地爆陳，以試吾目，目受之百，盡應令。六雉焜熠，經浮漫之門，遊綿眇之野，不遮抑，不留大化，無垠與為上下。紺帳霧合，羅幬雲離，青紫紛於閑房，椅栩臨乎天神，開千門之焜焜，驅百輪之華儀，恢恢蕩蕩，總總林林，目諱然觀止矣。說者為目病，吾謂目非是，不月乃後世有奪目者。錦繡易布帛之粗，機器亂女紅之織，東馬為鈍物，鬬奇而製火輪，冠冕薄先朝，入俗而美胡服，詭法開金銀之礦，詩志譜道教之宗，遂使癈中土之詩書，別求稽譯，毀考工之法度，效精奇。中國財匱，外夷貨踵，色之流弊，目其罪耶？故上世之目，目其常色，不病靡；叔世之目，目其變色，無非靡。六竅煙昏，寸田風號，靈區荊榛，盧府猿猱，誰宣目衞人者？今害人乎？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目其害焉者也。

耳之於聲也

平江 王銳涵

以無形觸者，仍以形接，亦形之累也。蓋聲無形也，而以耳遇之，則形役於無形矣。故孟子由口目遞及之。且天之用在坎離，人之用在耳目。坎實於中為誠，誠至則可以生離之明；耳附於外為精，精固則可以運目之神。故夫窈窕忽微，攙搶揲捋，目無見也，而耳得之；蚊虻蟻鬭，鶴唳風聲，目弗察也，而耳辨之。於是曠遠者聞娛娛之聲，而與為嬉遊矣；淵靜者聞嚶嚶之聲，而與為閒止矣；放達者聞磅礴之聲，而與為無岸矣。杳兮冥兮，忽振吾聵；恍兮惚兮，忽啓吾聰。無端之感召，遂泐形氣，而為功蓋。閒大塊氣噫，物無微而不扇；陰陽鼓盪，蟲始作而自驚。是以大王披襟，快析酲於被麗；君子觀象，本出地為經綸。蓋聞石奔流而激玉，撲碎塞空；浪轉轂而蹴天，激揚清濁。是以風泉寫道，寄妙會於清音；流水無心，託神知於逸調。蓋聞塞山之桐，含黃鍾以吐幹；嶰谷之竹，孕奇律而成聲。是以審音者識斷琴於焦尾，好古者追遺制於伶倫。蓋聞鳳鳴應節，寫幽意於琅玕；鳥語多情，協遙聆於箏管。是以聞歸昌之奏，定律雄雌；識比鄰之聲，緘砭塵俗。蓋聞海靜山明，太古扶犁之曲；鳳儀獸舞，帝廷禮樂之吟。是以考玉律於町謠，人猶知貴；奏韶武於野俗，聽亦忘疲。蓋聞步入鈞天，如按空桑之節；觴開瑤水，齊賡黃竹之謠。是以緱嶺吹簫，能排山於天上；洞庭張樂，引同調於人間。蓋聞齊瑟秦箏，發清商於皓齒；吳姬趙豔，啓異曲於朱唇。是以殷紂作北鄙，樂靡靡而忘返；文侯聽今樂，亦娓娓其勤人。蓋聞下里巴人，此唱彼和；嘈嘈鳴咽，無感不通。是以蘇軾之工詠，齊右亦習於宮商；孺子之善歌，宣尼猶傾於清濁。蓋聞杞梁之妻，慟哀音而變俗；楚越之悍，詠踏火而為常。是以泣孤寡之嫠婦，聽者增欷；歌壯士之大風，聞者直髮。蓋聞歸耕椎華，娛樂無極，移角成羽，愛惡弗恆。是以寡婦好聞裂帛，云勝絲竹之響；魏侯好聞椎鑿，不貴金石之和。

粟米之征

安化梁鏡寰

以屯田賦後世。且言田征所有焉。夫粟米者餉與費所須。征之宜有之亦宜。然而天下之患。半自粟米之征。始孟子故於布縷外並及之。曰古者有田則有賦。不得以飛芻輓粟督計臣矣。然而天壤之大局十分。其士而川澤者七十分。其民而工賈者四十分。其農而佃耕者六十分。其入而耗用者半。生息之不暇。復使輸將之是困。則其負於庸調者。既有不可終日之勢。而急急於供億者。亦有難休旦夕之虞。故後之王者度形勢以制策敕。則士田以起徵科。廉苦樂以出斂法。則何三代以上兵農爲一。故無養兵之勞而收富強之實。三代以下。征粟米以養兵。而以兵衛農。兵寡則不足以衛。兵多則農又不勝其養。其始苦於相妨。其終乃至於交困。有爲去兵省餉之說者。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豈易言去。兵不可一日無餉。而餉豈輕言省。有爲汰兵節餉之說者。以兵多之故而節餉。以餉繁之故而減兵。一時省養兵之費。萬世乏強兵之用。則欲朝廷不已於餉。遂井野不病於催科。莫不曰節浮費裁冗食。一策也。省番休定久戍。一策也。擬通乎兵法而不闕乎兵之額。權衡於餉外而不嗇於餉之中。然而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祿食裁而室人謫。則官困。倅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征戍久而車馬衣甲之類煩。霜露寒暑之不免。則兵困。夫以天下之大。給天下之農。以天下之農。餉天下之卒。粟米之征。有何虞哉。乃或疏根本而輓郡國之粟實畿輔。嚴鑰防而輓中原之粟實邊疆。千里遠餉。歲月曠遠。一鐘之粟。費者什伯。徒御嘽輸運之苦。關山煩塞餽之艱。待哺者同袍之旅。懸磬者服稼之氓。古人用兵。故有以兵裕餉之籌。夫以兵足餉。莫切於興屯。古者戍其地食其地之粟。用其人兼其人之食。故司農不煩於供億。而里閈不急於轉輸。後世東南屯重兵。而東南無可墾之土。西北有閑田。而西北無久駐之兵。謂古今勢殊。南北形異。非也。古之屯田農兼兵。今之屯田兵兼農。邊塞之地。亦仍用兵不兼農。然而守禦防衛之久。人人能農。人人能兵。而征力役者緩粟米。征布縷者且緩力役。豈崔者庶有鳩乎。

白虎通

又名白虎通義或白虎通德論

班固等撰

白虎通序

白虎通之爲書其來尙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此其所自歟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携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尙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鋟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朞近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是邦殆亦有數而然邪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生之好事俱可嘉尙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張楷序

漢唐書籍以通名者五惟白虎通與風俗通行於世乃諸儒之所討論實爲鉅典而所至使此板余嘗持節七閩如建安書市號爲羣籍所萃訪求無有也今錫學得劉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繡梓以廣其傳是亦明經之一助豈小補哉大德乙巳四月望日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東平嚴度恪齋題

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云今白虎通又按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因也書肆舊嘗鋟木歲久摩滅竟亡此集學者欲見而不可得邇者朝廷崇尙實學掇以家藏監本刊行與衆共之

周廣業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並恢無注宋崇文總目始用爲標題徧考晉宋迄唐諸史志傳及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卽南齊禮志載魏繆襲所引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云云亦然使實以通德爲名魏晉諸儒去漢未遠不應妄加割截劉宋而後則范史具在豈盡不寓目者乎竊疑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卽此而脫功字歟其言不類說經或亦四子講德之流而史誤爲連及歟且古人講解經義並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唯儒林傳嘗言著爲通義故孔穎達左傳隱五年正義有云漢羣儒作白虎觀通義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宋儒孝經爾雅等疏亦有引作白虎通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考

校刻白虎通序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訛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并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留於友人所杝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攷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恉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畧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謂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

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殖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會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願說之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羅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

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既望東里盧文弨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白虎通義攷

陽湖　莊述祖　撰

卷帙

五代史經籍志白虎通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

新唐書藝文志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

崇文總目白虎通德論十卷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四十篇

通志藝文略白虎通六卷班固

三朵郡齋讀書志白虎通德論十卷後漢章帝會羣臣於白虎殿講論五經同異班固奉詔纂

直齋書錄解題白虎通十卷漢尚書郎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也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云凡四十四門

山堂羣書考索白虎通後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

石渠故事作白虎通令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篇今所存本凡四十四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初不載稱制臨決之語

玉海隋志白虎通六卷新舊唐志卷數皆同宋崇文總目白虎通德論十卷中興書目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宋史藝文志班固白虎通十卷

古書流傳既久字蝕簡脫會有好事者表章之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已故卷數篇數皆減於昔惟白虎通義不然隋志唐志六卷而崇文總目則有十卷崇文目四十篇而今本則有四十三篇文雖減於舊而篇目反增於前是爵號以至嫁娶皆後人編類非其本眞矣

蔡中郎集巴郡太守謝版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

案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奏議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明矣

困學記聞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與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案此宋本雖卷數與今多少不同其闕文則一也

事迹

後漢書孝章帝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注今白虎通

案儒林傳云命史臣著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

魯恭傳恭爲郡吏太傅趙憙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習魯詩

賈逵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云云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

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習嚴氏春秋見儒林傳）成封桓郁（習歐陽尚書）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

班固傳還元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楊終傳終言先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習春秋）

孝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魏應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習魯詩）　李育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習公羊春秋）

蔡邕列傳邕上封事曰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東觀漢記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初學記）

袁宏後漢紀建初四年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三國典略祖珽等上言昔漢時諸儒雜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太平御覽）

案袁宏祖珽皆以白虎通為議奏其誤又前於章懷太子

序曰漢中興初五經立學官者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儒林傳曰詩有齊魯韓毛誤當時毛詩未立學官）穀梁春秋廿露中會立之光武欲立左氏諸儒廷爭者累日既得立而卽廢建初中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願第以廣異義而已白虎通義雜論經傳易則施孟梁邱經書則伏生傳及歐陽夏侯大指相近莫辨其為解故為說義也經二十九篇外有厥兆天子爵與五社之文在亡逸中詩三家則魯故居多藝文志所云最為近之者（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日琴瑟御又傳曰天子日舉樂皆魯詩傳何邵公公羊解詁亦引之又魯訓見辟雍篇及闕文和鬻諫諍篇相畏妻諫夫之詩困學紀聞亦以為齊魯韓之說）韓內傳毛故訓亦間入焉（宗族篇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今本作禮曰通典引此作毛萇曰又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春秋則公羊而外問采穀梁左氏傳與古文尚書當時不立學官書且晚出雖賈逵等以特明古學議北宮而左氏義不見於通義九族上湊高祖下至元孫書古文義也在經傳之外備一說不以為尚書家言禮經則今禮十七篇并及周官經傳則二戴有謚法三正五帝王度別名之屬皆記之逸篇也樂則河間之記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傳以讖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卽位其後靈臺郊祀皆以讖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書之論郊祀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櫽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以緄道眞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為駁矣夫通義固議奏之略也石渠論旣亡逸而白虎議奏當時已頗珍祕晉以來學者罕能言之使後之人概無目見兩代正經義屬學官之故事由略以求其詳於是乎在作白虎通義攷

白虎通義攷

白虎通讎校所据新舊本并校人姓名

明遼陽傅鑰本（字希準嘉靖元年刻於太平有宗文序依元大德九年無錫所梓本止分上下兩卷其元刻未得見）

明新安吳琯本

明新安程榮本

明武林何允中本（四卷今本多就此本訂正）

明錢塘胡文煥本

陽湖莊述祖葆琛校（攷及目錄闕文皆所定）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江都秦黌序唐校

錢塘梁同書元穎校

仁和孫志祖詒穀校

海寧周廣業勤補校

海寧吳騫槎客校（刻漸成又示一小字舊本兩卷止於嫁娶疑宋時本也）

海寧朱型家允達校

錢塘梁履繩處素校

錢塘汪繩祖元宗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据莊校本覆校并集衆家說

上元孫祖瑞嘉五校

上元孫祖全葆貞校

白虎通目錄 今所定

第一卷 本書六卷宋本廣爲十卷俗本又合爲四卷今不得古書校正卷數篇目姑仍其舊至於錯簡失編皆分注各題下如右

爵

天子爲爵稱　制爵三等五等之義
內爵　天子諸侯爵稱之異
王者太子稱士　婦人無爵
庶人稱匹夫　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
追賜爵　諸侯襲爵
天子卽位改元
共十一章 錯簡誤簡一

號

皇帝王之號　王者接上下之稱
君子爲通稱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
伯子男於國中得稱公
共五章

諡

揔論諡　帝王制諡之義
諡天子於南郊　天子諡諸侯
卿大夫老有諡　無爵無諡
諡后夫人　號諡取法
共八章

五祀

揔論五祀　大夫已上得祭
五祀順法五行　祭五祀所用牲
共四章

社稷

揔論社稷　歲再祭
天子諸侯祭社稷所用牲
王者諸侯兩社　誡社

社稷之位　大夫有社稷
名社稷之義　社無屋有樹
王者親祭　社稷之壇
祭社稷有樂　祭社稷曆禮
共十三章

第一卷下 今因舊卷各分上下取便檢閱

禮樂

揔論禮樂　太平制作
帝王之樂　天子諸侯佾數
王者六樂　四夷之樂
歌舞異處　降神之樂
侑食之樂　五聲八音
通論異說
共十一章

封公侯

三公九卿　封諸侯
設牧伯　諸侯卿大夫
封諸侯制土之等　封諸侯親賢之義
夏封諸侯　諸侯繼世
立太子　昆弟相繼
爲人後　興滅繼絕之義
大夫功成未封得封子
周公不之魯
共十四章

京師

建國　遷國
京師　三代異制
制祿　諸侯入爲公卿食菜
太子食菜　公卿大夫食菜
共八章

第二卷

五行

揔論五行　五行之性
五味五臭五方　陰陽盛衰
十二律
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化之義
人事取法五行之義
共七章

三軍

揔論三軍　王者征伐所服
告天告祖之義
商周改正誅伐先後之義
天子自出與使方伯之義
兵不內御　遣將於廟
受兵還兵　師不踰時
大喪伐畔
共十章

誅伐

誅不避親　不伐喪
討賊之義　誅大罪
父殺子　誅佞人
復讎　揔論誅討征伐之義
冬至休兵
共九章

第二卷下

諫諍

揔論諫諍之義　三諫待放之義
士不得諫　妻諫夫
子諫父　五諫
記過徹膳之義　隱惡之義

共八章
鄉射　天子親射　射侯
總論射義　鄉飲酒
養老之義
共五章
致仕 一章
辟雍
總論入學尊師之義
父不教子　師道有三
辟雍泮宮　庠序之學
靈臺明堂
共六章
災變
災變譴告之義　災異妖孽異名
霜雹　日月食水旱
共四章
耕桑 一章
論王與后親耕親桑之禮
第三卷
封禪
封禪之義　符瑞之應
共二章
巡狩
總論巡狩之禮　巡狩以四仲義
巡狩述職行國行邑義
祭天告祖禰載遷主義
諸侯待於竟　巡狩舍諸侯祖廟
三公從守　道崩歸葬
太平乃巡狩義　五嶽四瀆

共十章
考黜
總論黜陟　九錫
三考黜陟義　諸侯有不免黜義
共四章
王者不臣
三不臣　五暫不臣
諸侯不純臣　不臣諸父兄弟
子為父臣異說　王臣不仕諸侯異義
五不名
共七章
蓍龜
總論蓍龜　蓍龜尺寸
決疑之義　龜蓍卜筮名義
筮必於廟　卜筮方向
卜筮之服　占卜人數
先筮後卜　灼龜
埋蓍龜　周官卜筮及取龜義
共十二章
聖人
總論聖人　知聖
古聖人　異表
共四章
八風 一章
論八風節候及王者順承之政
商賈 一章
瑞贄 俗本作文質今訂正其文質章本在下三正篇
諸侯朝會合符信　五瑞制度名義
合符還圭之義　見君之贄
私相見贄　婦人之贄

子無贄臣有贄
共七章 案此與闕文朝聘篇互有異同今各仍之
第三卷下
三正
改朔之義　改朔征伐先後 重出略有異同
三正之義　改正右行
正言月不言日　改正不隨文質
百王不易之道　存二王之後
文質
共九章
三教
聖王設三教之義　三教始於夏
三教所法　總論教
三教所以失　論三代祭器明器之義
共六章
三綱六紀
總論綱紀　三綱之義
綱紀所法　六紀之義
詳論綱紀別名之義
共五章
情性
總論性情　五性六情
五藏六府主性情　六情所配之方
魂魄　精神
共六章
壽命 一章
論三命之義 當與前篇合為一篇夫子過鄭八十三字文義不類疑後人誤鈔入
宗族
論五宗　論九族

共二章
姓名
論姓　論氏
論名　論字
共四章
第四卷
天地
釋天地之名　論天地之始
論左右旋之義　論天地何以無德名
論天行反勢於地
共五章
日月
日月右行
日月行遲速分晝夜之義
釋日月星之名　晝夜長短
月有大小　閏月
共六章
四時
論歲　四時
三代歲異名　朝夕晦朔
共四章
衣裳
總論衣裳　裘
帶　珮
共四章
五刑
刑罰科條　刑不上大夫義
共二章
五經
孔子定五經　孝經論語

文王演易　伏羲作八卦
五經象五常　五經之教
書契所始
共七章
嫁娶
總論嫁娶　嫁娶不自專
嫁娶之期　贄幣納徵納采辭
親迎授綏　進女戒女
昏禮不賀　授綏親迎辭
父醮子辭　不先告廟義
廟見　嫁娶以春
妻不得去夫　天子諸侯適媵之義
卜娶妻　人君宗子自娶
大夫受封不更聘　世子與君同禮
天子必娶大國　諸侯不娶國中
同姓外屬不娶　同姓諸侯主昏
卿大夫士妻妾之制
人君嫡死媵攝　嫁娶變禮
婦人有師傅　事舅姑與夫之義
不娶有五　出婦之禮
王后夫人　妻妾
論嫁娶男女夫婦婚姻名義
閉房開房之義
共三十三章
第四卷下
紼冕
紼　總論冠禮
皮弁　冕制
委貌母追章甫　爵弁
共六章（當與衣裳篇合爲一篇）

喪服
諸侯爲天子　庶人爲君
臣下服有先後　論三年喪義
衰絰　杖
倚廬　喪禮不言
變禮　婦人不出竟弔
三不弔　弟子爲師
私喪公事重輕義　奔喪
哭位　論周公以王禮葬
共十六章
崩薨
崩薨異稱　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赴告諸侯　諸侯奔大喪
臣赴於君　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歸瑞圭
天子弔諸侯　君弔臣
含斂　賵襚賻賵
殯日　三代殯禮
天子舟車殯　祖載
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
葬　兆域
合葬　墳墓
共二十二章
闕文
郊祀
宗廟
朝聘
貢士
車旂
田獵

雜錄

今本四十三篇闕文

封禪

五刑

嫁娶

白虎通目錄

白虎通卷第一上

漢元武司馬班固等奉詔撰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太平御覽卷八十載尚書中候運行曰帝堯刻璧東沈于雒書天子臣放勛德薄施行不元注元善也今引此以證帝之亦稱天子也運行篇名曲禮上正義引作運衡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書亡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伏有此文蓋後人誤竄入之不足據也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據字舊脫據御覽百九十八補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凡此書所引春秋傳皆公羊傳也舊脫天子三公稱公句又其餘下闕以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十二字今以隱五年傳文為定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所以名之以下至此皆在春秋傳曰之上文不次今移正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人疑當作公侯御覽百九十八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此書封公侯篇舊本亦有所潤而同之文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為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為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以雷象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之焉此既無雲雨字似當從周禮疏作所聞同為是伯者白也白舊作百誤此下闕今案上文公侯云云皆非春秋元命苞見王制正義云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可取下五字補此處又案當有伯七十里句子者孳也孳孳無

已也男者任也下當云任功立業也亦出元命苞人皆五十里此八字當作子男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此下舊衍一土字今刪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案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此任即男也國即邦也唯職一作字誤殷子男之從伯與非衍文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何休注云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為改伯從子故名之也改伯從子舊作改赴二字訛今據何休注訂正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改也改舊訛故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舊侯下衍八字七十里下衍者也二字士誤作士又衍上字今皆據御覽刪正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其數倍似當作其附庸數倍末句疑當作多少亦相配

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下內爵稱三字舊作曰字今據御覽改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王制正義引作所以盡人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也二字據孝經疏補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舊脫一扶字據孝經疏御覽補禮記王制正義引作卿之言章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不扶九反本或作辯然不然非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仕何本作士亦可通郊特牲正義云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云云書四十始仕為士也

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舊此下衍一何字又誤置何以知士非爵句於此今移正）何以知卿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爲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士有上中下五字舊脫案文義補）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舊無於字據御覽補）禮經曰士見于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

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卽言王侯以王者同稱（以舊譌與）爲衰弱僭差生篡弑猶不能爲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文有訛）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王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著故不著也（疑當作故不著王也）

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

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錄夫人皆有謚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舊作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誤）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卽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舊連引之爲諒也四字據禮記正義所引刪又皇侃論語義疏引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爲配匹而已）

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自一作敢）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爲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衆當從本書作士）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本作大廟）君降立於阼階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疑當作以其生未嘗服死亦不當服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通典載許慎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邪然則此所引者穀梁說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中庸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大夫父爲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

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通典禮五十三繫作係非）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旣葬稱小子者卽尊之漸也（小字衍通典無）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民臣舊倒公羊傳本作民臣通典避諱作人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舊衍一也字通典無）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通典作思）未忍安吉也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絶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通典無公字）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升于舟（舊脫傳字通典有此大誓之文見尚書大傳）中候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

稱太子也（此十八字從御覽引舊本有或曰諸侯之子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共六十九字見初學記乃徐堅說故避唐時諱非白虎通正文通典自太子發升于舟下徑接世子三年喪畢然則此段乃後人偶爲附綴而寫者不知誤并以爲正文耳今故節去）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舊所下有必字明爵下有土字所有下有也字今並據通典刪）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舊受下有父字無者字今從通典刪補通典命之上有而字）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見之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此段舊本作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爲恥通典作與童子爲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爲恥文皆訛外案春秋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羊傳曰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白虎通之說本此案公卽位數年與盟會者非一何至此十六年猶云幼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季文子諫而止其非年幼顯然又公衡爲質於楚在二年杜預以爲公之子卿以爲公之弟而已自能逃歸則其年亦非甚幼矣公羊之說不足信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緜緜有施謂世子始行也（謂字據通典補）

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民臣舊作臣民誤）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舊作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上王字訛通典作何以知不是後加王也案問意蓋謂何以知成王死後不卽稱王爲王也然語甚不明且加字亦可施於王季文王爲當此不當言加若依通典則加字亦可通而然者辭又不合王者當喪不稱王禮也然民臣固已奉之爲王矣若語乃以迎子釗不言迎王爲辭此非所著也舜格于文祖之前凡曰帝者堯也此後乃稱舜爲帝則言迎子釗者自是史法應爾豈可據此以爲未殯稱子旣殯稱王之實證乎舊本上作尚書又次也字闕並據通典補正）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通典無王者二字又何作者舊脫也字今據補）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次故字王字據通典補通典作王再拜興）明爲繼體君也（祭嚌乃授宗人同似不如此本舊本同並作銅句末有也字今從通典刪）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舊二君下有也字脫反字據通典刪補終始舊倒今從公羊傳）吉冕服受同稱

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服字據通典補通典無已字君亦作王）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舊作釋冕藏銅反喪無服字今據通典改正）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可字據通典補通典乃下有稱字改元下有之位二字似皆衍）元以名年（舊作名元年今從通典）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舊作君名其事矣誤據御覽改）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舊知誤言又改元也誤謂改元位皆從通典改）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曰至此五十三字通典無下春秋傳曰作又曰）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踐阼上舊又有即位二字作作祚據通典刪正通典主作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率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御覽七十六無地字）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周書所生作所在）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人字及次之字次稱字俱從御覽增）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

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廖說文作廖今通用寥）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鶩

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明位二字舊作得又之稱作言稱今皆據藝文類聚改）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岳王曰格汝衆（稱今作格）或稱一人（稱舊作有通從下文之例改）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下字據王制正義補）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疑即盤庚不惕予一人之駁文以惕有他計切一音故亦可轉爲施也）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

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稱也（舊本知字上衍言字）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曰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

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路史作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遊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禮字疑衍）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舊本此下有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十八字乃第一段之異文又有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三十六字文多舛誤疑亦下篇第一段之異文皆出於後人所增錄耳）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閔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閔也下十四字疑誤衍）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

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者獨宏大道德也（有熊舊本作自然因形近而訛）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楷引上正義引夏稱后者以損讓受於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疑當在此）

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

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諸侯舊作德公齊侯桓公號九字訛一字衍一字今悉補正）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舊脫公字釋訛懌）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列舊作烈訛通典禮六十四引五經通義云謚之言列陳列所行）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御覽五百六十二務下有禮字藝文類聚載此爲說題辭之文進作進上作尚兩書皆無也字）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十字據御覽補）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句）始從可知也（御覽無始字）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

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者質死生同稱（舊脫者字質訛順據通典）（補正同稱舊本及通典並作之稱似是迹下文爲義）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舊本有名黃自然也五字）（係衍文通典無）後世雖聖（通典作盛）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舊作不能立制作之時衍三字）故不得復稱黃帝也（通典注云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爲謚也通典又云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文道之業此亦似白虎通之文正與上先黃後帝互見義）

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舊有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除故字當屬下句錄八字皆衍文通典無）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後下舊有世字通典無下句作是明二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通典作本生時事）善故有善謚故合言文王武王也（舊作故合文武王也今從通典）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案通典所載有似白虎通闕文者今錄以備考云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今質家不連號謚生則）爲號死則言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死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死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

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曰（舊禮下有記字御覽無大戴禮有謚法篇見通典）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強理直謚曰武（四謚字御覽無剛強理直舊作強理勁直御覽作剛強理直德字亦訛今據史記正義改定其注云剛無欲彊不屈理忠恕直無曲又見北史于忠傳）

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大臣舊作臣下案通典御覽並作大臣曾子問正義引作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襃稱其君（稱舊作大據通典御覽作顯正襃作爲人臣子莫不欲襃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

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

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者字據御覽補）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通典此下有一段云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上士無爵故無謚當是此處正文下文毋以士相混亂士之無謚豈容不見）

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御覽則作即通典亦作以皆無羣字）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何以賤也（命婦也三字者字以字俱據御覽補）公妾所以無謚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公妾御覽作八妾當指二媵及姪娣也亦以二字據通典補諱舊訛務今從御覽通典避諱作與）

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士冠經曰（禮字據通典補）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祿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

附庸無爵也(據御覽補古者之制四字又補附庸不在其中明七字無爵舊作本非爵亦從御覽改案王制云王者之制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御覽似亦有訛脫)后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廷(通典引作后夫人諡臣子共於廟定)之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自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

顯號謚何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段舊本脫三十二字今據通典訂補)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

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下記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廢莫敢舉有舉莫敢廢(十字據御覽補)非所當祭而祭之(御覽作當祭而祭不當祭而祭)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生通典作主何本作深訛在舊作任今從通典)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是字疑衍)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祭字據通典補)一說戶以羊竈以雞(雞舊作雉訛今據通典改說題辭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則所以祀竈也夏不見有人取雉者)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舊訛作鉢不得用豚)(今據通典改通典豚作豕)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也舊作尊據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作也御覽文多訛舛作而示五尊疑當是示有尊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舊此下有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二十六字劉昭注及御覽皆無此段直接下文案所引尚書下文具見又此處不當忽及諸侯上下文義本連貫有此複成隔闕今刪去尚書八字孝經云云爲後庶幾令矣)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而用尤多與劉昭注同御覽作而爲用又多)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秋報二字舊誤作穀據劉昭注改彼無之義二字案當有)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白虎通此處無之乃於大夫有社稷條內出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正此處之文而誤脫於複其作入社正與御覽同少仲秋之月四字則複入減落耳此處春秋兼舉方與再祭義合下可不必複出卽以民爲人疑出於唐月令然亦必沿舊文斷非創造說御覽明標禮記月令乎令故補此刪彼)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祈穀仲秋四字舊脫又穫作獲今補正)

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祭社稷三字今補)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此十六字從上文移此)(所以二字也字并下)(故字俱據劉昭注補)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此則郊特牲正義所引同通典誡社作柴社)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記字舊脫示字譌作自言俱據御覽補正)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自疑衍或在字之譌)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上當二字疑衍)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

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下二字舊脫此下衍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九字今移置前說見上)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疑當作爲社立稷卽謂之)(稷語不變示有內外本語不作語亦更譌)或曰社稷不以爲稷社(舊作至稷)(不以稷爲社案文義改)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義未詳疑或稷之譌)

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

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
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段舊本多訛以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訂正舊但作尚書曰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並作尚書無逸篇今依藝文類聚御覽去無字）
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
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其壇大如何（舊作何如今從文獻通考乙與下句正同）春秋文義曰天子
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文義劉昭注同通典作大義此二句亦出尚書逸篇）（御覽引作逸禮郊特牲正義稷作壇他書並無稷字今從北堂書鈔）其色如何春秋傳
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
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
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取字又各取已下十字今據劉昭注增補）
祭社稷有樂乎（稷字乎字從御覽補）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
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舊本金石下衍絲竹二字用下衍之字今從劉昭注刪與本書合）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
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白虎通卷一上

白虎通卷一下

禮樂

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也可履踐而行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此段舊本廁於第九段之後誤今案當在首）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句有訛）樂以象
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
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
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
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
崇和順比物飾節（樂記作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
也（意記作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
仰屈信容貌得齊焉（齊記作莊）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
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
情之所不能免焉也（記無焉字）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
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
爲（記齊作儕）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
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
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
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
禮所揖讓何（所疑衍）所以尊人自損也揖讓則不爭（揖讓則三字今補）
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
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
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御覽五百二十三作序上下之道也）
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
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

假于上下（大傳大誓之文）禮貴忠何（孫云案下文似忠當作中）禮者盛不
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
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
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
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汲舊訛浴據漢書地理志改僻辟疑當作為淫辟之聲見樂記正義所引異義）
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
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
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
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動作倡始舊作陽倡始又繫制於陽作陰制度於陽今據樂記正義改正）
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
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
殷禮春秋傳曰曷為不脩乎近而脩乎遠同己也可
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
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禮記曰黃帝樂曰
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
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
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
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
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著萬物也帝嚳
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
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
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
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
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
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
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

惡最甚斮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此出魯詩傳見公羊隱五年傳何休注云天子會日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

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作己也（此段文多訛舛今但改已作正字興己所下刪去一以字傾疑傾字當為因又或作樂字之誤作己疑誤倒又疑當是別樂己也背本也下元衍一樂字必此句誤脫耳然如下所引樂元語更俯當）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舊作與訛）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味北夷之樂曰禁（舊本作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今依明堂位正義所引次序更定與下文亦合正義又云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味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周云上文並無東曰昧西曰株離之語疑正義上文有脫漏考鞮鞻氏注周禮鞮鞻氏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賈公彥疏謂此樂名出孝經鉤命決彼云西夷之樂曰株離又案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方之樂亦名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以此參觀則孔氏所謂與白虎通相反者指所據鉤命決之說而朝離卽株離解乃二文之本互通也案朝離與株離朱離兜離南與任味與韎株與禁侏與株皆聲相近李善注班孟堅東都賦侏兜離云與樂是一而字異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又寅五經要義西禁此味又相反通典說之）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當作陳於門外之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

始也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此十三字据類聚所補五經通義之文補下文方可承）此言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舞也以武得之先以武謂持干戚舞也（先以武謂四字亦今補）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周禮疏引鉤命決持矛與此同其持羽作持弓持戟作持鉞持干作持楯）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六字据正義補）禁者言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舊中國二字重文下有章字皆衍）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

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之人不能行禮（行之舊作行也從明堂位正義改又案詩正義周禮疏引云禮者所以均中國也即為夷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或作拘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誰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之人（誰舊訛殊脫之字据詩正義訂補）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東門上舊有在字朱据禮記及逸周書刪）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納上舊衍禹字又夷蠻舊倒亦朱刪改）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為之總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王制題作題額也此疑誤）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舊作蓋來者過誤倒又脫）

（九字今訂正）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一作夷者蹲也言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蠻者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難化（上故取名也下舊作北方太陰鄙郄故少蠻虫難化文舛誤今移正鄙疑當作吝蓋涉為俗吝字而又誤加阝也）

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閒（鞀與鼗同）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也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裝以糠琴瑟練絲徽弦（裝以糠舊作振以秉蓋因形近致訛賈公彥周禮大師疏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已遠中又孔穎達樂記正義作著以糠糠條同賈孫云琴瑟練絲徽弦疑非大傳語）鳴者貴玉聲也

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時一作日）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膳之法焉（舊作徹樂從御覽改）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曰字舊脫復禮作士但禮訛今訂正）庶人食力無數（庶人二字舊脫今補）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

聲音者何謂（聲字舊闕今訂補）聲者鳴也（者字据初學記補）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

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爲角者何（角者何三字舊闕今補）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紓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爾雅釋文引張作彊紓作舒）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當疊知其聲三字）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壎在十一月壎之爲言熏也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匏之爲言施也牙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牙也二字舊脫又而牙誤而旁今據初學記補正）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舊作生訛）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呂之氣也（舊脫呂字據御覽補）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勠也肅也（舊作繆也簫也誤今改正勠并力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勠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窒欲已下十九字舊訛作宮商角則宮五字今據御覽五百七十六改正御覽下文故謂之琴下連引大琴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今不敢遽定爲白虎通本文附見於此）君父有節臣子有義

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初學記爾雅疏淫邪作於邪下有以字）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成舊作盛據御覽改）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之故樂三字舊脫據御覽補）鏞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鏞爲氣用金爲聲也（爲聲舊脫爲字據御覽五百七十五補）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鎛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琴（舊作瑟據下文改）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鏞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

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

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不言兵三字舊脫據北堂書鈔補與下文句法一例）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文舊作度據書鈔改）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舊作重民書鈔有衆字）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

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知舊誤在故字下今改正）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

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牧字舊脫據曲禮下正義補）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二人已下九字舊無今據下文自當全引）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伯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

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

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

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舊無雲字據御覽百九十八引援神契之文補)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幷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末二字據書鈔補)

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卽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眾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短足疑是託足之誤賢山至言曰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示與已共財之義故可以共土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為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世位為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

之義至昆弟支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比之野也(吳本胡本皆作有比程本何本作有庳象比卽庳之叚文史記作鼻音皆同)

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

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何以言諸侯繼世下當有禮郊特牲曰繼世七字文脫耳)大夫不世位何殷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肯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位(又曰下文有脫誤疑是又慮子孫庸恐不任輔政妨塞賢嫌故不世位舊世位訛世世今惟改此一字)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句首舊有所字衍今刪)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兩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

國在立太子者防簒煞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弒太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弒君同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育字疑衍專適或疑尊適)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肯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舊脫傳字幷曰下立字又貴訛作賢今悉補正)

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此下舊有以閔公不繼莊公也誤今刪)昆弟不相繼(舊衍之義二字今刪)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此下舊接下條喪服傳曰云云今別出各為一條)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舊作當誰庶與兄誤)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此句卽舊本誤句紫共文義訂補於此)

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

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之子舊誤作為人子者今訂正)

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簒弒也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

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

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一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京師

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卽有邰家室(王伯厚詩攷引此作有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詩攷所引正合此書舊皆作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言必請之於王者而後遷也白王者舊作皇者訛)

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舊脫以字據公羊補)明什倍諸侯(什倍二字舊脫據御覽百五十五補)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

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此十八字舊本無據禮記王制正義所引增補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不菜與采同采亦音菜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舊本入誤人故誤作又脫得字及大之字今悉補正

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子子也字尚有誤舊脫知字今補

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白虎通卷一下

白虎通卷二上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欲言禮記月令正義作言欲案書內作欲言處甚多自是一種文法今俱從舊本不改太平御覽卷十七作猶言欲與猶本可通用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御覽妻作婦舊本其位卑上有謂字親下無視字今俱據御覽刪補此下亦有親視事之文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同舊作周誤今據御覽改正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案准與準同逸周書管子文子莊子淮南子家語皆有此字舊誤作淮何本又晏改作濡養物二句舊作陰化沾濡任生木七字御覽同今據月令正義所引改正似義長又爾雅疏引云水準也言水之平均而可準法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舊本陽氣上有陰字衍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舊脫此五字亦據月令正義補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月令正義引作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中央者土土舊本止有者字今據御覽增御覽無含字月令正義引作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無位而道在故大一不與化人主不任部職土無位舊作土之為位又脫一字今據御覽補正與舊作預御覽作與今定作與讀為預

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舊本可曲下又衍一可字今刪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將歸者入舊本上歸者字下脫入字今從朱校改家語困誓篇云生則出焉死則入焉荀子韓詩外傳說苑亦皆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之文為萬物下疑脫一悖字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以上五味

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文似有誤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以上五臭

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以上五方

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春秋元命包生作達見御覽盛於卯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偆偆動也偆即蠢亦見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句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必與畢字通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

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也其精朱鳥離爲鸞故（句）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則壯於酉酉者老也（舊脫也字今補案史記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老亦與酉聲協）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厭也（舊作無擇也誤漢書律歷志云無射者無厭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也（舊本愁下有亡字衍）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此故字衍）太陰見於亥亥者侅也（舊誤作侅案漢書律歷志云該閡於亥莊子盜跖篇侅溺於馮氣徐邈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今定爲侅字形相近史記律書作該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使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五字疑當作象龜蛇也）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舊常作抑屈而起也蓋因己字之文生義）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月令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者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句）養萬物也（據史記律書正義引作黃中和之氣舊本陽氣下有動字今從史正義刪）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難之也（將極舊本倒下有微字或改作反無中充大也四字今皆據史記律書正義所引補正）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

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案律書正義引作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十月謂之應鍾何應者應也鍾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句）囚故王者休（舊脫王所生者相一句又四字上似脫勝王者三字）木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四字上下有脫文）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讎者也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上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疆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比說義相生傳曰五行竝起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

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訃衰故不可食（衰字衍）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衞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生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或有融）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

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譽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閒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

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其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舊本木上有水字衍）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

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五旅爲師下舊本作師二千五百人爲一師五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誤今據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八改正）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二千人因法月數（二舊本與御覽皆作五誤今據下文改）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備御覽作被）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萬字及天下二字舊本皆脫今據御覽補）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末也字舊本脫據御覽補）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案禮作素積鄭注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據此不當作幘因舊本皆同姑仍之）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爵服亦皮弁素幘（服上疑有諸侯親勳四字）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弁

皮弁

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此二十二字見選注舊篇案此亦嘗脫）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出所以告天下舊本有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二十二字姊議難獲所謂不敢留尊者之命者以禰先告祖後告也此白虎通未嘗明言敢王制正義載皇氏申之云云故今刪去此二十二字義已見上所補二十二字中並無關礙者）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舊作天道質無內外案無內外不須言質今據王制正義改正）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

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

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此段以三正篇互參訂）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觀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也（啓景帝諱此避作開）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誅舊本作犯王誅者也誤）

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御覽作天子命）明進退在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此據公羊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義也

王命法年卅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卅御覽作年四十舊本文多脫今據御覽卷三百六增）補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鬭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來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見公羊莊卅二年公子牙本傳作誅不得避兄）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本又作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大其不伐喪也

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榦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上無天子舊訛作世無聖賢又脫下無二字亡字之則救之四字今皆據公羊僖元年傳補正力能救下舊有者字今刪）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見公羊隱十一年君弑作君弑）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班三傳皆作般同昭十一年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惡其誘故書名示貶經非謂其不當討也此自以意言楚子誅之非傳文）

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春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即此義所本）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

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直稱君者七字舊訛作不由衆三字今據公羊僖五年傳改正）

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

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

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亦見隱十一年公羊傳）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讎如之何曰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鬭（曰字舊脫今補檀弓銜君命下有而使二字）父母以義見煞子不復讎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公羊定四年傳舊脫傳字今補）

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煞之于申（當并引執蔡世子有以歸方與下文合）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煞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此五字舊脫據御覽卷三百四補）伐者何謂也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伐紂（敘字據御覽補）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二字舊脫今補）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三百四又三百八皆引此文警俱作驚其三百八引下有也字）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弑者何謂也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此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文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皆有）

襲者何謂也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春秋僖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塗人銜枚馬繼物晝伏夜行為襲也諸侯家國（舊脫據禮注曰諸侯以國為家）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見僖四年）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帥如是諸侯貢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貢者也（謂所二字疑衍）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恆遲先假塗則預備之矣

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此一段與誅伐不相為類蓋因休兵而附著之）

白虎通卷二上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三字朱校補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疑有脫文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周當害字誤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

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是下舊衍之是稱以禮說今從盧訂正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柰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畱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者字今補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御覽四百五十六作眷眷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御覽作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畱御覽已行作遂以行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為畱之舊本多誤據御覽改正此下亦同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御覽耳上有故去二字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御覽作即還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

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待放者待舊作得誤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待放

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因盡其忠耳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舊本無一體二字御覽作夫妻一體榮辱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御覽四百五十七所引乃首章初學記則與此同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為諫正也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

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

諫者何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舊本閒也下有閒也二字初學記及御覽四百五十七俱無下亦無釋今刪去舊本此下多闕脫今悉依初學記補正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舊作伯諫據初學記改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初學記作睹其未然無深字事字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舊作指質相其事也今據初學記補者質也三字據御覽補而諫二字御覽初作指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初學記無御覽發於中直勵志八字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故字據初學記補下句作吾從於諷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

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誦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書過則死宰不徹膳亦死過字舊無據保傅補所以記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鴈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此處舊本文多脫今據詩雲漢正義及曲禮下正義刪補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

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隱也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見尚書大傳大誓篇史記周本紀作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御覽百四十六又引作勠力諸侯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而分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明

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有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黎與藜通）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下春陽字舊脫據御覽七百四十六增）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遠巧佞也舊無遠字御覽作遠巧物也物字訛下巧佞作巧妙恐亦誤示當服疑是亦當服）諸侯射麋何（何舊作者下並同今據御覽并下文服猛處一一改正）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爲侯者何（舊本作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爾（故字舊作以故天下失業衍五字案考工記梓人故亢而射女下云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御覽德養倒）勝負俱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舊脫故字下衍故射選士大五字今據御覽刪補）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御覽作所以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虔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閒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次與汲同義牆[illegible]蓋也）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輭輪蒲裹輪也劉昭注續漢儀志引援神契及漢官儀並作輭輪輭俗作軟書傳略說作乘車輲輪鄭注云言輲輪則其小也舊作蒲輪改蒲輪之誤輲輭同）供綏執授（供舊作恭今據續漢禮儀志注改）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案續漢禮儀志注引援神契云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度法也）禮記（以寵異之也與此字句多不同）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享祭義作食文選注引此云饗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饗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初學記藝文類聚並同）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蹄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舊本無老字避字今據曲禮上正義補正義賢者作賢也無下也字）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正義作致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退而二字據正義補下者字正義無）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今本作致事御覽三百八十三亦作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卿大夫老有盛德者（師舊作鄉誤）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臥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度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當從新序作西王國潛夫論作西王悝云西王悝也猶當國字誤）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此段字句多從藝文類聚所引御覽四百四十七略同末二句從御覽類聚則與今曲禮同）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皆造焉御覽作皆造小學末二句舊脫亦據御覽補）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渫瀆也（傳本吳本胡本渫作世訛何本作恐亦非）

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敎也（又授疑當作授受）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敎之君臣之道也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敎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舊本作壅賊非辟雍有雍和之義）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以上俱以續漢祭祀志校正雍）（者何字從御覽補白帖所引多誤其與同不具列）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交有說家韓詩說云不言圓言辟何取辟有德見續漢志注此文當亦闕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水也舊訛外也下衍一又字注云又疑當作以）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旋引此正作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鄉曰庠里曰序（御覽五百三十五兩引曰字作爲）庠者庠禮義也（御覽作禮）（儀也似上脫一字文庠字疑當作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以上文有誤）古之敎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敎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舊本多脫據學記正義所引增正仁舊本作行）立春而就事（此句舊本脫在下皆入敎學之下此處作立五帝之德誤今校正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餘子舊作弟子今依書傳略說改正）（而後字舊皆作復夕亦二字作示字皆誤）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

故使語之言（此處有脫文）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敎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敎之民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敎民也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證驗舊本作徵驗避宋仁宗嫌名改續漢祭祀志注引援神契元作原）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敎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白帖引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出敎之本在國之南）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大戴盛德記作十二堂亦作十二宮此作十二坐）（亦見桓譚新論續漢志注引之明堂位正義作九堂十二室五易之誤也玉藻正義不誤）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脩德深思慮也（太平御覽卷二作覺悟其過欲令悔懼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干作于一）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情疑精）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妖者何謂也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妖也孼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孼時則有龜孼堯遭洪水湯遭大旱亦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

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舊作非虛也據續漢禮儀志注改）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今祭義無此文三推五推見月令同彼云）（卿諸侯九推祭云七推推見劉昭注續漢禮儀志引月令章句云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亦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然畝可知也）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何休公羊桓十四年注云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行孝道以先天下逸禮云皆出祭義之文今祭義亦無此文）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亦無此文）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命婦蠶於北郊（案周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是也（舊本作近外水爲之築周）（無仞有三尺四字今俱據本書禮正又是舊作者亦誤）

白虎通卷二下

白虎通卷三上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報舊本作教御覽亦同今案大戴禮注禮器正義初學記藝文類聚皆作報故定從報字）。始受命之日（舊作時今從御覽）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之始二字舊作所據王制正義及御覽改正風俗通亦云萬物之始陰陽交代）。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基上舊衍山字各書所引皆無）。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以自効也（皆字傳無初學記有無者字又舊本跡下衍也字効作效傚今俱據初學記改正禮器正義作著己之功迹以自勤也通典作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基或作厚或作阯或作階皆由避唐諱改王制禮器正義御覽並作基）。明天之所命（舊天下有地字初學記御覽皆無）功成事就（就舊作遂案大戴注初學記通典御覽皆作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禮器正義所引同王制正義者作以），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舊無之字兩正義有無以字初學記藝文類聚皆作封之以金印）。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禮器正義御覽作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君（舊脫君字御覽有）。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此與王制正義同禮器正義作繹繹無窮之意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五帝禪於亭亭之山（四字舊脫今補），亭亭者，制度審諦（而正義俱作諦二字本可通用），道德著明也（道字舊脫兩正義有）。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信輔二字舊脫兩正義有）。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明周（舊作時周今從詩改所引），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天字舊脫藝文類聚作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藝文作雉白首），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舊作異丹誤），阜出蓮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藝文作神馬）；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舊誤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四字藝文無），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藝文作來）。孝道至則萐莆生庖廚（下舊有一則字今刪以下五字脫藝文有之生作出說文繫傳引作生）。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舊有明字衍）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御覽連下有闕達二字木作樹舊其狀二字脫據御覽補），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日曆御覽作王者考歷），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莢階而生，以明日月也（以上舊本多舛誤悉據藝文改正）。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露舊作路今從御覽梁處素云路與露古多通用）。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藝文作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藝文妃作配）。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藝文作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藝文所引同御覽染絳下有則成黼黻之服列為尊卑之差多九字）。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也。嘉禾者，大禾也（御覽作大禾之爲美瑞者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藝文作貫桑而生大傳韓詩外傳並同），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召舊作詔今從藝文），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藝文作意天下其和為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藝文無九字）。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此與通典所引合初學記作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自書舜典禮記王制禮器正義及御覽皆作狩者牧也下句又各不同今案牧字是牧與狩古音正叶席通中如脫音說宿音秀六音漏以及複說等字之兩被者不可校樂是明牧狩二音之本巡牧字又作姆九為明證書禮正義乃竝改為牧義不及牧字之長孫云案李善注東都賦引禮記巡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此亦可為牧字非牧字之證）。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者字已下十四字據王制正義補以通典禮器正義互參訂）。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大傳制度在衣服前），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此下舊有柴字衍以此言四時巡狩所至其柴祀自於下文見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所以不歲巡狩何？為太煩也（不歲舊作五歲據王制正義改）。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通典作少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五年舊作五歲據王制正義改與下三年一年文相合）。三年（舊有小備二字衍）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何本作詩云案此書引詩處多作云）：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舊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今案非廿九年傳補正

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舊脫必字下句作本巡狩爲祭天告至今據御覽共補五字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孫云案尚書作藝祖疑藝卽禰字之通轉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爲孔傳訓藝爲文非文釋案康成以藝禰卽文祖乃五帝也亦禰親馬王之解則本此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

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援者尊無二禮嫌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敢舊作復又嫌作謙今據王制正義改正案通典所引云七廟告之獨言禰者辭特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文似有增潤卽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此段文義與三軍篇相出入

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問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舊作以幣帛主今案曾子問元文改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王者巡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侯以守蕃爲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也

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

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王者所以太平乃巡狩何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宜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此三十八字舊本闕今據大戴禮注增入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也

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捔也捔功德也舊捔訛桷又下也字無今據書舜典正義爾雅疏補正左傳昭四年正義從木作捔誤東方爲岱宗者何舊無何字下數句亦同或併無者字今案初學記白帖御覽爾雅疏所引多有者何字則上一文不具者自當一例補之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太陽上舊衍萬物護也四字今據爾雅疏及御覽刪去御覽又有故爲霍山四字又引云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銓德均物故曰衡山西方爲華山者何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初學記作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北方爲恆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初學記作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案恆作常當是尚譌漢及元魏時避諱改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御覽作嵩者高也言變大也處中以領四方初學記又引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白帖亦有之明是此處闕文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水經注功作德爾雅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也

攷黜

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

尚書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

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禮說舊作禮記案此皆禮緯含文嘉之文當作禮說則字舊脫今補下同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汪云可疑當作所此下舊衍車馬二字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賜車馬已下七字舊脫又和民作使民和樂又賜下有以字下六句疏同今據穀梁莊元年疏改正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不義穀梁疏作不順孝道備者賜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句安民

然後富足舊作富貴譌又少足二字富足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則則字舊脫公羊莊元年疏有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旣能進賢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陳氏禮書五十五本作末非此本謂柄也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者上舊衍乎車二字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熊居前左右寢麋也特熊舊訛特能寢麋舊訛寢米麋今從周改劉昭注續漢輿服志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案寢者以其皮爲席下以禮上正義及公羊莊元年疏訂正本出宋均注合文譌也以其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舊作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舊作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賜以樂則舊作則賜時王樂餘同居處修治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舊作居處修治房內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又亦納陛之後非次今依上文移正尊賢達德宋均闕此句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賜以舊本作賜之餘同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上二句舊

(作威武有矜嚴仁壓孫)抗揚威武志在宥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上二句舊作喜怒有節誅伐刑賜以斧鉞作鈇鉞)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內懷仁德舊作好惡無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舊作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得專爲暢也暢又諱爲暢今所以不從舊本者以此皆有譌背本頗爲後人所亂故不可從)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梁處素云鬯皆取草之有氣臭者薰乃香草之屬非其類案周禮鬱人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然則兼字誤當作蕭注云芑蘭疑當如內則作茝蘭蘭芝或亦蘭芷之誤)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傳作天子賜諸侯氏服車)(又亞作惡篋作選今悉依覲禮改正)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於牆屋陰入於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陰字舊闕案郊特牲云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則灌鬯與蕭自是兩節此似誤併)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

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此似書傳乙文而今本無之何休公羊隱八年注云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

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襃大功也(襃舊作著無也字今據御覽百九十八改正)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之字據御覽補)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予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尊也(此段文難曉習當與襲同習其賜上似當有不字梁處素云予)(之疑當作予之句絕審一賜未足以定賢能否俟三年有功則晉賜至九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弁(知疑當作)知之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此下似脫一地字)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似有衍文)百里之侯(此四字補)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吝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狠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何本疑作寧)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

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舊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悼今據曲禮文改正)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尚公也(尚公卿上公舊作當公誤)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己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至於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皆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句)有狂易之病甍亡而死由不絕也(由與猶同)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有字爾字舊脫據昭廿年傳補)

王者不臣

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今書作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改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見歸禾篇)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

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者字於衆臣也四字舊皆脫今據下文補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

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爲父臣者闔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爲恩傷義世

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寓舊皆作許案盧云案公羊桓七年傳云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蓋穀鄭之君失爵亡土來朝貳寄於魯義不可卑疏引鄭特牲諸侯不臣寓公爲言則此許公當爲寓公無疑注云不世疑亦當作不臣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褒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

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云案舜典帝之命官於伯夷獨曰俞咨伯而不名注疏皆無解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此二十一字當是衍文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案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云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與此何以互證其王謂叔父據

宋本與禮記明堂位注所引正同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臣者亡魯當與霸通詩破同自春秋單伯至此舊本多舛誤凡改六字刪七字補二字文繁不悉著

蓍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何休公羊定八年注及王肅注家語禮運皆作莫善與今易異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梁處素云曲禮上正義引龜蓍尺寸與此同陳氏禮書七十三曰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蓍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也案陳氏所說與此不同大夫六寸則士無龜更可知禮書引蓍長短與此無異

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耑緒各本多同程本作耑微誤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謀武王也

乾艸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蓍龜何初學記枯骨作槁骨無非一二字御覽七百二十六引此疑衍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舊讀龜當皆如龜茲之龜居求切此訓爲久而說文亦訓爲舊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曰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

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蓍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嚮問蓍於東方西面以少問老之義

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

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不見吉凶于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

龜以荊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朱云此數語今雜記無之唯大戴天圓篇云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未詳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未詳梁處素云嘔字从口疑蓍時以口嘯其上蓋古人如是後世則以蓍熏於爐上矣

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

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文簭人凡卜筮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占人文視俱作占此下有卜人占坼句亦當并引舊本卜筮作筮卜人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文卜師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龜人文春舊作冬訛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梁處素云月令孟夏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左傳宣十五年正義亦引此文亦作辨名記此作別疑誤左正義五人作倍人百人作倍選萬傑作倍傑禮正義倍選同藝文類聚倍傑亦同

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

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皋陶（舊目訛作自）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又聖人皆有異表（二字舊倒）傳曰伏羲日祿衡連珠大目山準龍狀作易八卦以應樞（案御覽七十八引援神契曰伏羲日角衡連珠此曰祿即日角二字本通作脫日字之句或作唯大目鼻龍伏羲云元命苞曰伏羲大目山準見路史又曰伏羲龍狀見北堂書鈔此與山準作準而訛則後人所以釋準也本七字句珠與樞韻文向脫一字下疑元命苞之文）黃帝龍顏（舊脫龍字）得天匡陽（御覽作庭匡）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干（干下楯也干舊作于論衡亦作干表訛戴宋書符瑞志曰首戴干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御覽作搖舊作驕）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御覽康作廉度作承取理倶成理其帝嚳下語與顓頊互易譌也路史康度又作秉度）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琁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滋涼（舊作景一作承原又作滋涼今從初學記宋均注云有滋液之潤且清涼光明而多見也）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說曰（舊說字脫案下所引乃含文嘉之文）禹耳三漏（符瑞志云兩耳參鏤）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馬喙（舊作烏喙或作鳥喙皆訛淮南脩務訓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俱作馬喙今從之論衡骨相篇作馬口）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論衡作兩肘符瑞志作四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彊俊（梁處素疑當作俊彊方與幼王合韻）成就周道輔於幼王（舊作主）孔子反宇是謂尼丘（舊作甫立訛）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舊作興）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立舊作生梁處素據周禮保章氏疏引考異郵改此下皆本考異郵）五九四十五日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生舊訛正據樂記正義改御覽引考異郵作達生也與條字義允合）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青芒也（正義闕青字考異郵作精芒推收）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言字者字據正義補）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舊作陰行也據正義改）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戒收藏也（作閶闔正義改）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宋本正義與此同今本陽作氣訛）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舊作大也又閉陽氣也據正義改）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御覽作清明風至則黍稷滋）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御覽作薺麥則種宿麥黍）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舊作化四鄉御覽二十五作禮西鄉與上下韻皆不叶案通卦驗作報土功祀西鄉今改從之或御覽西郊二字訛）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囷倉（舊作飭）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叶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刑獄（舊作獄刑據御覽二十八改轉與上郭韻）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何舊作方訛案上言即如是下當言何乃難問之辭下方言疑是亦言或又言之訛欽字或是孝養之異文此仍是中止曰賈之義）

瑞贄（舊作文質孫云當即說苑脩文反質名篇）之意（莊云文質自在下三正篇內具見此當為瑞贄文部以文質所該者廣不僅當篇故從莊所改）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

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舊本牙字下有身玄二字衍文）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撓（撓舊作橈據說苑修文篇改）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兌上（類聚作銳上兌銳同）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類聚無作字）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圭也（圭舊作潔據類聚改圭亦潔也詩吉蠲為饎亦作吉圭）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御覽作為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犂鎌案說文云諸侯覲天子執圭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案字似誤）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

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發衆舊作發聚衆又宗也作聚也宗聚下有聖字朱云下也言發衆此處聚字衍周禮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云琮之言宗八方所宗則此當云琮之爲言宗也下聖字亦衍今並從刪改其下句功之所成上亦似尚有脫文）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故覲禮曰侯氏執珪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于天子（今大傳與璧二字作以）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舊訛作邦大傳作國）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紬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紬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六年已下十八字舊脫據大傳補）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珪造尺八寸有造珪明得造璧也公珪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持爲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一持疑特字之誤四玉不謂一珪之中一石居四分之一問者之意謂安知四玉非四玉器石又在其外乎答以尚書爲證以見不得有玉四器石一器也）

臣見君有贄何（御覽何上有者字一作凡臣見君所以必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此二句初學記作致己質誠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

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曲禮正義引作飛有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舊在下有以字奉命下有之字正義無下句作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御覽懾作脅正義作攝）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舊脫介字據正義補御覽作威介疑是）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孟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艸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伏舊作仗非）一介之道也故不變

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腒也（舊本腒作脯今據禮經改）

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舊朝字栗字皆衍正義無）腶脩者脯也（衆何休注公羊云取其斷斷自脩正）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曷用二字今補）

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

白虎通卷三上

白虎通卷三下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大傳舊作喪服文傳又脫者字今並改正）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

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章三篇已見微有異同）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太平御覽二十九作陽氣始施黃泉而未上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御覽作萬物色皆赫赫然盛陽之之氣也疑誤後漢書章帝紀注三微者下云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字句多寡與此不同不云出白虎通）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御覽牙上有萌字後漢書注無）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後漢書注皆黑上有其色二字加功下有展業二字）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

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後漢書注此下云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疑是此處脫文)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御覽作後之人不以二三月後為正者以其萬物不齊莫有所立云云多數字今本大傳與此同唯二月後作二三月彼必以三微之月下有為歲之三三正多五字)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今大傳順作循公羊隱元年疏同)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

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

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

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實舊作質誤)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

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此數句有脫誤是當因其故抑改之邪下云天之所歸安得受命也且非其運次者蓋抑一姓不再興之義)

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天地舊作天下據論語疏改)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尚有字下論語疏並有其字)

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樂稽耀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尚當問字誤變字絕句意謂虞夏之受命亦變否耶下乃夫子所荅也)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言疑以字誤否或知字衍)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

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疑尚有天教一段文脫耳)

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祇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為備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四字舊脫據禮記正義補)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正義作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張理舊作彊理今從儀禮經傳通解改正)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

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人合舊作六合誤)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己助也(己舊作紀)

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曲禮上正義引此同惟無固字舊本作臣者繵堅也繵字衍廣雅臣繵也又儀禮通解引此作臣者牽也事君象屈服之形也則與今說文同論語疏作牽誤作奉他書無有用繵字訓臣者內經云膻中者臣使之官若以訓此則近矣且繵堅不當連文下又無釋是以刪之）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盧云財當作財字誤）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初學記引云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此見諫諍篇中非此闕）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飡（即餐字舊作飡非）友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舊作世叔誤）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舊衍曰字疑）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者何（舊者字誤錯補）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老人之稱也（舊作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今據御覽所引刪正）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咨舊誤作咨今據廣雅改 錯云以其先生言可咨問）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鈎字舊脫古微書所載鈎命決有）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性舊作五常誤）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施舊作好）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下文有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周朱二君欲去此處謂字易以禮運記曰四字文昭竊疑此處當以謂六情爲句與下引成語微不同故且仍舊文）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舊辨作辨今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下句御覽作所以辨積氣也今案下文言脾主稟氣則舊本是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殺字據御覽補）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內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徧與遍同）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進下舊有而字據御覽刪）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上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五藏宮府也（五字舊脫今補）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困學紀聞引此無此語）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御覽載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 肺者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與此不同）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云若竅若編疑誤）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膽二者舊作肝膽異趣一作處）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一脈張二字疑有衍脈與脹同）小腸大腸心肺之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腸爲心肺主心爲支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譚耳爲心𦗟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近世有爲四書考引白虎通以釋中庸之喜怒哀樂者案所引出春秋繁露之陽尊陰卑篇非此書之遺闕也恐人以爲疑聊附著之

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於人爲外主於情也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主於性也舊作魂魄者何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今據御覽八百八十六增改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白也御覽亦作迫也今案左傳昭七年正義引孝經說蓋出援神契云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疑此四句上當有援神契曰四字芸與伝異白亦不當作迫

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水舊作火誤又無須待二字據御覽補正神者恍惚太陽之氣也出入無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太陽舊作太陰案精靜屬陰則神動屬陽明矣今改正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案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與此略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此下舊本有闕字蓋謂闕一字也後入正文誤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文似有誤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此一段疑不相類朱云似當在前聖人篇末孫云繫此者意蓋言孔子之不遇亦命也即上文遭命之說末二句舊皆作然哉乎今從家語困誓篇改正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者字舊脫據通典補爾雅疏作宗有尊也亦誤爲先祖主者者舊作也據通典改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見尚書大傳宗人作宗室詩湛露毛傳作宗子通典從改作毛萇曰宗將有事云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古者舊訛聖者今據儀禮通解改正通典無此二字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其舊作於今從通典通解改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通典作此百世不遷之宗也通解同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舊訛作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通解亦同今據通典改與大傳文同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父宗舊不重今據通典補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舊作自爲其子孫爲祖通解改上爲字作與今定從通典繼別者各自爲宗者舊作也據通典改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舊無所謂二字據通典補通典無所以二字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上湊高祖已下二十字舊本脫爾雅疏引今據通典增補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通典作爲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舊謂字在

下文首節之九族三字今從通典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通典有皆作者身皆作己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此所記母族通典亦同然竊疑之母之父母何以合爲一族母之昆弟亦即母之父族何以又別爲族至母之女昆弟舊作母昆弟子亦仍是母之父族今此何從通典改而上二何尚有訛誤考詩葛藟正義左氏桓六年正義並引禮戴尚書歐陽說云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此方分晰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入字通典經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氏與是同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語不甚了大約謂九族者父族母族妻族本各三也二代之季民有厚於母族而薄於父族者又有厚於妻族而薄於母族者欲矯其弊故損去妻族一而爲二增益父族三而爲四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舊本作故禮別類今據御覽三百六十二改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者字舊闕通解有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舊姓生也無者字又人下有所字今據御覽刪補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舊作聲有五音據御覽改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轉生四時下舊作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訛舛難讀今據御覽改正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賤御覽作下或氏其

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知其德（德字據通解補）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者字據御覽補）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此二句據御覽增補）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春秋已下二十一字俱據御覽增補）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舊作魯有仲孫季御覽作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亦誤今從通解）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舊下有立氏三）以知其爲子孫也王者之後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也（王者之孫疑當作王者之後）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此條舊字訛脫今據御覽補正）

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煦疑當作眴玉篇眴左右視也又大戴禮本命篇云三月而徹眴注眴睛也轉視親玉篇音徒賢明涓二切）亦能咳笑（咳字據御覽補）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御覽重名之二字下於祖廟不重）明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於燕寢（小舊作少又質作寢俱據御覽改正）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于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大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齋肅端綾（綾案保傅作端冕）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帝乙舊脫乙字又脫甲乙二字不使一字俱據御覽補引巫咸無謂御覽作巫敢亦訛）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大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此字據御覽補）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舊脫書曰二字今訂補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此下何首當有一爲字脫）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爲名何（爲名二字據御覽補）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者舊作爲據御覽改）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御覽作名子非一）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之爲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爲名者少賤卑己之稱也臣子當諱爲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不言疑是得言禮記疑是禮說）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

曰啓呱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立號自紀（泣號舊本作涕號作號泣皆訛）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未詳）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大所以二字舊闕據御覽二自六十三補）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陰下舊有陽字衍）十五通乎纖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寘叔季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是采地也（自質家所以積於仲何已下舊本舛訛難讀今案其文義悉加訂正仍錄其舊）

文使後有孜爲篇字所以於仲春何儀者殺黃近於
仲文子尊尊敘於伯仲之時物肩節叔之時物失之
韋郤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日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騧精於叔何重以兩兩俱生故也不
戰於伯季男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日伯邑考武
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
南李上載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蔡成康南皆采
也敘上禮叔下作邑叔采也以綿無乎蓋以爲大夫
者不是采地也以土皆食文又象史范成叔名武霍
叔名遊此互易之亦誤也滕云此所引詩傳疑也轉
詩內傳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籍
棱注孟子合皆采也疑是皆采地

白虎通卷三下

白虎通卷四上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此春秋說題辭之文太平御覽注云白虎通亦云又藝文類聚引作天者身也衆天與身聲相近故天爲又爲身毒也

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設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舊本作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案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始起乃下節發端諸御覽廣在五行類中舊本以爲釋地誤也今據初學記及御覽訂正又御覽卷一下乃引證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其下云天之爲言鎮也則地上脫天字當補訂移置於首但初學記御覽皆載在地與中天文下連引今故不收又案大戴記天圓篇注引云天纂也其道曰剛地諦也其道曰方又與此異

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號字據 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以上俱據御覽卷一補正御覽無故字七字舊本二字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舊本作形兆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兆字衍

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也舊一作向

男女總名爲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圜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

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舊本此下衍一而字

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據御覽四補三日成魄下一日字此六句出援神契皆有刪去二十六下而此下所引則見今鄭氏酒誥 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皆字據御覽補

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有小大何天左旋日月右行舊作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今從御覽改正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也御覽即下有須字無者字行字舊本脫也字今據補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襄廿一年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襄廿四年月有閏餘何御覽無餘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御覽四及十七兩引皆作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皆但有春夏秋冬今據爾雅補）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此文有訛疑當作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一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

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此十二字舊脫據御覽補）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春秋書朔者多矣書晦惟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此引元年正月與本意不合疑誤）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之言一作之道御覽無此二字）五帝言載（舊作二帝爲載今據御覽改）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未詳）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見閔二年其實作實以）知闕闕日言在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朔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朔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

裘所以佐女功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此上二十二字舊脫據初學記補）獨以狐羔何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其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大夫下狐字舊脫據禮記玉藻正義補）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

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繢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身半疑當從玉藻作帶下）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

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所能（以上三十二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九十二補御覽德作意無也字補作節則皆作即本作夫與初學記同今又以文選注參訂後漢書注琨又作瑱）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瑀玟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四字舊脫據初學記補）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御覽六百三十六又六百四十五兩引此文皆無佐德二字）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俳日）（以下據御覽補三皇無文謂結繩而治無用刑之文也此四句出孝經鉤命決今御覽所采亦不全）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以上據北堂書鈔補惟少墨者法火之勝金一句案御覽六百四十八引云墨取法火之勝金也金得火亦變而墨也今約其文使從上例足之御覽又引劓法木之穿土也去劓亦見可知）（此處闕文甚多惜無從補放案）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以上五十一字據初學記章懷注後漢書酷吏傳及御覽補）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雖衆非五刑不見則墨何其下刑者也（此下又有脫文似當以腓宮爲中刑大辟爲上刑鄭注大傳象刑云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鉤命決注云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此所謂易三易二易一之差也）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二句據御覽六百四十八補與下文一例）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

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曲禮上正義引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案此段容有正義所舛奪者姑錄以備攷）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設法謗已下文有訛）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下當有法字公羊序疏引鉤命決云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此下亦尚多脫文不可曉者）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遺事異變出之號令足法

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經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云周初學記引云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無春秋字有樂字其注云古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據此則白虎通之五經不當有春秋字禮經解云云疑後人竄入北堂書鈔所引與初學記同參前一條可見文弨案御覽六百八作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其初學記注亦作正文然則禮經解云云當即用以爲六經之證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亂則黃帝已來已有史記事故春秋爲常道何休曰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帝也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樂尚書序正義引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正與此合史記索隱亦引之作三千三百三十篇豈未除禮樂之書故異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御覽九百四十一作情性之大者莫大于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倫青御作覽情故從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大戴禮作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禮男娶女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兩何字兩道字一也字俱據通典注及御覽補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通典作可以生萬物也曲禮正義及御覽俱無可以二字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十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爲二十五爲十五舊俱作爲五今從通典補正御覽幷無上爲五二字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泆也

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贄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離與儷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路史注引離皮鹿皮也婚聘以鹿皮爲裝服不忘古也案此與禮異文耳御覽仍作兩皮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用玄纁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此上字舊本脫今補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下句心字衍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御覽本脫防淫泆句云坊記婦車有不至者御此防淫泆之意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房中二字可據御覽有之舊本又有也從二字今刪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也遺體舊作遺支也今從御覽節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黼繡衣若笄之此九字文義不屬疑御覽無脫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誡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此已下本外誤特甚今以禮記訂正

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始親迎擯者請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須文多不次今姑一仍其舊昏禮故作因同父醮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

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

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御覽作猶不可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御覽禮郊特牲作郊特牲記一與之齊作壹與之醮）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御覽作則）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國下一有家字後同）（藝文類聚無嗣字下文通字疑衍）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萬一作百）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生一作有）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卿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

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

卜敢問女為誰氏也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大夫曰備埽灑

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庶邦舊作庶人下又作聖人哲泚）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女行爵統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為諸侯比例矣（前謂無貶黜之義也）

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公羊僖廿五年文七年傳患其俱作二世）

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以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案公穀二傳皆無此譏魯非忘父讎而娶齊女又不但娶母黨齊可譏若中表不可為婚用禮表擘正論言之全唐并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為婚梁處素云春秋傳疑當作春秋說）

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

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于外（觀三傳皆作館）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

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禮也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緦

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不疑當作無）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季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壻不娶者哀未忘不即圖娶也而後嫁之即嫁於壻之既已納幣者）

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已上十四字從莊補）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

歸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舊大傳作事己父母訛）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妒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大戴禮及何休注公羊傳皆作喪婦長子與此同休云喪婦長子不娶無教戒也義與家語改喪婦作喪父非）

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舊作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內小人之尊也下二句同無曰王后也四字今以初學記藝文類聚曲禮下正義御覽百三十五合訂正正義繫作繼史傳多通用下衍一其字今本脫曰王后三字據宋本有）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夫字疑衍）夫人（之義或謂扶持人君或謂扶成人君之德今此解又別）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妻妾者何謂也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家娶者取也男女者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相與為偶也（為偶舊作偶為誤）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白虎通卷四上

白虎通卷四下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紼與芾紱黻並同下句）（舊本作行以蔽前紼蔽者小今從御覽六百九十一刪正）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此疑有訛脫所引者不知何出案周易乾鑿度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又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赤紱其且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與此所云又不合）大夫慈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慈衡士韎韐朱赤者盛色也（鄭注乾鑿度云朱赤韠同而有深淺之差）是以聖人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隋志虞世基奏今依白虎通注以蔽膝前上闊一尺象天數也下闊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

所以有冠者何冠者惓也所以惓持其髮也（陳云惓疑卽帣字帣從卷聲此不省集韻帣古轉切斂衣袖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頍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舊文章七字脫據御覽六百八十四補御覽飾皆作修）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者字衍在冠上今從孫移正）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

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攀舊作樊據初學記御覽改正）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素積者七字及下言字據劉昭注續漢輿服志補）言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兩俛字及如冕字也字俱据御覽補正下不盡出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謝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俛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謝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葸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葸也冕本亦作繞同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

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始萌小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

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何謂也八字據御覽補禮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冔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喪服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衰周禮司服曰王為諸侯緦衰禮記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疑此處文有脫天子諸侯絕朞者何舊本脫天子諸侯四字今補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大夫舊作逮乎諸侯誤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

禮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朞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箭笄繩纓苴杖為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布衰裳已下文有脫誤腰絰者以代紳

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再食可也所以杖竹桐何舊作以竹杖何今据御覽五百四十八補正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練而居堊室無飾之室此引經并解相閒厠下所引不盡出閒傳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喪大記文又曰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為廬寢苫枕塊哭無時舊作哭無晝夜時今從喪服傳文不脫絰帶既虞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時反舊訛及喪服傳飯素食鄭注謂復其平生之食故鼓□公謂飯當作反此作及正以形近致訛耳初哭無時不絕聲之哭也此哭無時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耳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

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喪服四制作面垢而已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

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巳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四字舊脫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會

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者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鄭注畏者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盧補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衆畏之義王氏得之此不釋厭溺漏也當以鄭氏說補之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闕一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尊御覽作剔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御覽無隆字入則絰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此段內脫本既啓誤作既殺殷二十五字衍四字今悉依本書訂正

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與當云屈己親以信尊之義也

案此盡用公羊之文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公羊宣八年傳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側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記曰二字補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不可復見痛傷之至也此下疑有脫文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案奔喪記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

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阼作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崩薨

書曰成王崩孫云案顧命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周禮司几筵及大府注引書並有成字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㩁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此亦似衍書之文㦖字不見字書通典引作㦖然僵天下也下不全引梁處素云說文古从自作闕集顛亦作崩疑㷝乃崩之誤與鄭氏禮注隨聚之聲合江云案釋名崩壞聲也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燿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士曰不祿下本作失其忠節不忠於君之祿文並與此異言消也何亦可知案通典自大夫已下皆引說匪訂之文士曰不祿下世云不祿為身尚名彰也則知此多前文庶人曰死魂魄去亡通典作大心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諡號之制卽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皆本此復遠並遂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下各字疑衍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舊本多脫據通典補入字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經曰死於適室舊本禮經誤作終於誤為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天子崩訃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語人文選注作諸侯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侯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此句首有字譌也當補改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

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疎遠
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
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
禮但盡悲哀而已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
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
告舊作禮也說案公羊隱八年傳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何休注云赴天子也不告
不告天子也
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
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
明矣
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
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為信
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
讓之義也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
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
爵弁純衣御覽檀弓下有記字爵弁下有絰字案鄭注云絰衍字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據
此經字不當有純當作𧘂下文疑是或曰遣大夫卿使有司哭之之義若別遣大夫弔為何則弔詞豈不
見於檀弓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遣離之鳴呼
哀哉天王使臣某弔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
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為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弔辭云卿指此其為
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也無下何案御覽五百六十一亦無下何字誤衍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
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
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
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已
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

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
羔裘玄冠不以弔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
屬纊於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
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
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
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人
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
牖下沐浴於中霤今檀弓無此二句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
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
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
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
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璧舊作米案盧本云
米非珠寶物據引下正義云飯用沐米天子黍諸侯粱大夫稷天子之士粱諸侯之士稻此何獨大夫以
米案何休注公羊文五年傳云天子以珠諸侯亦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蓋出說題辭之文正
義引何注碧作璧御覽五百四十九亦引故今定為璧字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禮稽命徵云天子飯以
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正義亦引之云此或是異代禮
賵襚何謂也賵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賵襚之為言遺
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
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四字
舊脫案說題辭及服虔何休之說皆以覆釋賵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
曰知生則賻賵賵字舊脫案說苑修文篇亦云知生者賻賵貨財曰賻車
馬曰賵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
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
三日而殯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日生吾親也死
亦吾親也主人安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
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

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
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
西階
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
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所
以牽持棺者也千二百人舊作百二十二人又奪作掌無者字今並據御覽五百五十改
正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欑塗士瘞尊
卑之差也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御覽五百五十二盡作奪祖者始也始
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
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西階案李善注陸士衡挽歌詩云周禮喪祝掌
大喪祖飾乃載遂注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乘車辭祖故名
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今案輴祖廟為行始則二義皆可通既夕云遷于祖用軸鄭注
云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而關軸焉則不作輴字說文輴喪車也輴
輴字
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
毀壞也棺之為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槨之為言
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禾案孝經喪親章疏云棺之言完宮完密
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
二十稱此下本有下領大度日五字疑王制本是王度記此下疑係脫誤今以補文士之公侯
五重衣衾九十稱此下本又有士再重曰五字亦係誤衍今刪去大夫有
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舊作士無大棺二重今以
上文士再重當在此下二重不當有今訂正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為一稱
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
棺一梓棺二梓棺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以木
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墍周謂墍
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
浸文牆置翣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
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
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

甬藏以棺椁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陳也（陳也上舊有失也二字書鈔御覽所引皆無之御覽禮說有失也陳也之語今案失亦陳也作失字義所不安今去之）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變本作章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及初學記皆作變）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居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舊本生作時今案御覽五百五十三引禮論題辭云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入地歸所與也宋均注云人生陰謂胞胎中今此光作先又多始字疑亦未是）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愼終重喪也（上必字左傳作畢會作盟無下必字）禮曰冢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葬以貴賤序（此設御覽今訂正）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舊本以孔子卒一段繫檀弓曰下作又曰於邑北北首云云係錯簡今案文義移正以所舊作所以從趙乙說題辭無魯君之三字援神契以爲璜玉天所下者長三尺糴書之文同皆空造卽此所言亦不可信夫子於魯乎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歛猶歷階而爭豈門人而未斷斯耶其爲非實明矣）

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含文嘉之上舊有春秋二字案含文嘉係禮緯想穿冃家人疏引此文作春秋緯或後人校此書者春秋之二字見賈周禮疏引御覽五百五十八日字下正義之義門序周禮緯作葉草一字誤也禮記又作眾）

白虎通卷四下

白虎通闕文

陽湖 莊述祖 輯
餘姚 盧文弨 訂

郊祀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一作緣祀父以祭天）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九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北堂書鈔九十）

祭天必在郊者何天體至淸故祭必於郊取其淸潔也（李善注文選東京賦）祭日用丁與辛者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曰郊以（一作用）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續漢書禮儀志注書鈔九十）

祭天歲一何言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瀆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也（舊唐書禮儀志）祭天作樂者何爲降神也（書鈔九十）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周禮內司服疏）

宗廟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春秋左氏傳桓二年正義書鈔八十七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藝文類聚三十八書鈔九十御覽五百二十八禮記王制正義）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舊唐書禮儀志）禘祫及祭（一作）遷廟者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宋書禮志書鈔九十）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

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禮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御覽五百二十六）諸侯以月旦告朔於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也（御覽五百三十八）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神一作本無方）孝子以主繼（一作係二字通）心焉（禮記曲禮下正義三十八書鈔八十七類聚）（初學記十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一作栗戰也使人戰慄）亦不相襲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焉（曲禮下正義十七書鈔八十八通典禮八）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御覽五百三十一）主祏納之西壁（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穀梁文二年疏引納作藏）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通典禮八）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也　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詩鳧鷖正義）

朝聘

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謂之聘何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

也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朔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一作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闕）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一作興）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類聚三十九書鈔八十一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三十八）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書鈔七十九）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一作觀又一作補）善者也天子聘（一作）求之者貪（一作義）也（又一作天子聘求賢之義也）取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書鈔七十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二）

車旂

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玉路大路也（尚書禮儀志）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李善注文選四子講德論）

車所以立乘者何制車以步故立乘居車中不內顧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學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續漢書輿服志注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二）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儀禮覲禮疏）

田獵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一作畋）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御覽八百三十二）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一作必欲自致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書鈔八十九御覽五百二十六）王者不親取魚（詩潛正義）

雜錄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溼（初學記二十四上句爾雅疏亦引）宮之爲言中也（廣韻）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廣韻）

門四出何以通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御覽百八十三所引三朝記見大戴禮虞戴德篇今本宮作官誤）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詩緇衣正義御覽百八十五）闕者何闕疑也（禮記禮運正義爾雅釋宮疏）

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 御覽百八十五

圓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 一作苑囿所以在東方何 苑囿養萬物者也 廣韻作謂養萬物 東方物所以生也詩云東有圃草 鞉馬 藝人就 廣韻 御覽百九十六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千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初學記二十四 御覽百九十二

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通典禮十一

齋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 書鈔九十

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諸侯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曲禮下正義無下諸侯二字今訂補 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作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案金縢丕子鄭讀不子史記作負子丕負聲相近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御覽二十八

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 一作日所照無所不至 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爲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爲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 通典禮十五

人踐三尺法天地人 爾雅釋宮疏

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 禮記檀弓上正義 皇侃論語義疏引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事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號稱人也又曰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

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飄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之摠名明爲人所禽制 御覽九百十四

今本四十四篇闕文

封禪 鳳凰者禽之長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小音中鍾大音中鼓遊必擇地飢不妄食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 詩卷阿正義 左氏傳昭十七年正義 御覽五百十五

五刑 已稱入當篇者不更著 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 曲禮上正義 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 書鈔四十五

嫁娶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御覽七百十八

白虎通闕文

白虎通校勘補遺

此書刻劃粗拙海寧吳槎客以小字舊本見示目錄前畧有小序云凡十卷今作上下卷云其細目上作圈圍者凡十此必十卷之舊也以爵號諡爲首紼冕喪服崩薨即次之五祀社稷禮樂次之封公侯京師五行次之三軍至耕桑凡八篇次之封禪巡狩致黜次之此上卷也下卷以王者不臣至商賈凡五篇爲首文質至三綱六紀凡四篇次之情性至五經凡十篇次之以嫁娶終焉不知何代所刻書中唯匡字減一筆較太平御覽所載及今王伯厚所引多合以爲北宋本近是然不敢定也但稱爲小字本其書每半版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後吳蘇州朱文游家又借得小字本上卷乃影鈔者吳本有模糊處鈔本皆分冊并借得元大德九年刻本分十卷以紼冕喪服崩薨爲第十卷餘分卷與小字本俱同兩本目錄三正俱作三政三綱六紀俱分作二條

卷一上

爵　書亡逸篇曰○小字本元本俱無亡字是其社稷篇中太社唯松云云俱作尚書亡篇案北史引五經要義及御覽亦皆作逸篇

乃受同瑁○俗閒本作乃受銅瑁也小字本元本俱無瑁也二字案虞翻條奏鄭注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从誤作同今經從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見吳志注十二據此則銅字非後來傳寫之誤瑁字當與也字一併刪去

號　故黃金棄於山○小字本元本棄竝作弃書內皆同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小字本元本所以作下言

茹毛飲血而衣皮葦○葦疑革或韋之譌與上毛血爲類似不指艸衣卉服言

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惠定宇云當云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

能專正天人之道○北堂書鈔十五引專正人道

非明王之法不張○此從程本定小字本元本竝作非明王之張法

宋襄伐齊○小字本元本此下俱有亂齊桓公四字
案亂字屬上句下當作立孝公齊桓二字文訛俗閒
本徑刪去非是
諡　剛強理直諡曰武○小字本元本俱脫剛字後
人不攷乃添一勁字於直字之上非也
公妻所以無諡何○小字本元本公俱作八是
五祀　水之生藏在地中○小字本正如此
卷一下
禮樂　禮貴忠何○案忠與中古通用古文孝經引
詩云忠心藏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家語儒行篇行
必忠正記作中正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知
忠與中同
謂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謂字唯何本有
之各本俱無示正其本吳本作不已其本
合觀之樂舞於堂○本或作合歡案御覽載五經通
義曰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于堂
四夷之樂陳于戶以是明之据此作合歡是也下文
陳於右右疑亦戶字之訛
不在內○小字本元本此句上俱有故字
雕題交趾○小字本元本俱作雕題
琴瑟練絲徽絃○小字本作朱絃
聲音者何謂○俗閒本脫音字小字本者作音
羽者紆也○當作紆也紆與舒同故爾雅釋文引作
舒也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舒卽其證
瑟者嗇也閑也○小字本作閑也下文所以懲忿窒
欲正人之德也据御覽改正者北堂書鈔一百九正
同
封公侯　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舊本俱作然後
而能遍照案而乃本字能是後人所注古人言能亦
作而字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

能字亦有今誤正義云亦有誤不安寸者如易屯彖
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惠定
宇云呂覽正月紀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士容
論云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皆云而能也又注淮南
子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亦同据此則當去
能字留而字讀爲能
兵者爲謀除害也○小字本謀字似民字稍模糊影
鈔小字本元本俱作諸
旁立三人凡十二人○旁與方同謂四方方立三人
尚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孱功又方施象刑維
明此書聖人篇引作旁施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
方說苑君道篇云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
召伯所茇○小字本元本俱作邵伯下同
差德功也○小字本作差功德也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舊本多是賓字後喪服篇小
字本元本俱作賓案漢書王莽傳又梁釋僧祐宏明
集載何尙之答宋文帝贊揚佛事所引俱作賓賓字
義長采蘋云南澗之濱亦當作瀕爲正
以舜封弟有比之野也○小字本亦作有比
京師　卽有邰家室○小字本邰作台與下于邰斯
觀皆與王伯厚詩攷所引合案吳越春秋后稷其母
台氏之女台乃其本字凡國名邑名偏旁多後人所
加觀與館古亦通用春秋築王姬之館此書嫁娶篇
作觀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靈圄燕于閒觀漢書作
館
卷二上
五行　三月謂之姑洗何○梁元穎云史記正義引
白虎通作沽洗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石經及釋文亦
竝作沽洗當從之文弨案說苑修文篇宋本俱作沽
洗今本亦經後人改易矣

火非土不榮○小字本作熒是
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小字本象作丞是丞與承古
通用
三軍　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各本俱作如古如與
而通用
誅伐　冬至所以休兵○孫詒穀云續漢書禮儀志
中注引作至日所以休兵蓋兼冬夏二至言下文此
日陽氣微弱注作此日陰陽氣微與孝經讖語合漢
儒於易至日閉關亦有兼二至言者文弨案通典軍
禮三引五經通義冬至所以寢兵鼓云云又云夏至
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
陰氣也似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脫耳續漢志注或
約而言之亦未可知
卷二下
諫諍　待放木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影鈔
小字本元本木字俱作去當從之
鄉射　浚井次牆○小字本次作茨
辟雍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各本成竝作致唯何
本作成
帝顓頊師綠圖○小字本作籙圖
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小字本元本知竝作如疑
亦與而同
所以通神靈○小字本靈作明又下重有道與元本
俱作靈有道
災變　氣逆于天○小字本元本于俱作干　御覽
卷十四又八百七十八兩引自上而下曰雨雹疑是
此篇闕文
卷三上
封禪　詩云於皇明周○元本作明周與詩攷合小
字本作時周

德至鳥獸。小字本鳥作禽
巡狩　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初學記所引無下字案詩時邁正義云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則此處自不當有下字
至于南嶽。嶽字從何本餘竝作岳下竝同
致酆　路先設路下四亞之。亞舊本俱作惡古通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爽作亞云次也尚書大傳泰誓云王升舟入水鼓鍾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讀爲亞其注周禮肆師引此俱作亞字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明二字本通用
後致有功上而賜之矣。小字本上作止
灌鬯貴玉氣也。氣字舊皆訛作器案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作氣爲是
耆龜　卜赴也爆見兆也此也字係新增筮也者信也。今案筮也二字舊本誤倒耳乙轉便是不必增
不以水動耆何以爲嗇則是也。惠云漢時有耆嗇之說是以水動耆也未知何出
聖人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惠云作謂著作作者之謂聖其語本諸易後儒訓作爲起失之惠又以下論語曰聖乎堯舜爲句其由病諸爲句案由與猶同致黜篇由不絕也亦然又下而不與焉與作預各本多同唯何本竝改從今論語本
八風　陽立於五。小字本元本立字俱不作生
瑞贄舊文質　天子之純玉。小字本無之字是
珪以質信。各本俱作信質今從小字本移轉

卷三下

三教　殷敬以敬。小字本殷下有人字當補入
三綱六紀　貨則通而不計。小字本則作財

情性　膀胱者腎之府也。此以下各本皆訛今案小字本與御覽所載略同當是未經後人竄改者今錄之於此將來改刻宜以此爲定本云膀胱者肺本誤作脾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三焦亦以湊液吐故下疑上焦若實至是其物也皆與俗闕本同肝臟異處作異趣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爲胃記此字疑訛也心爲支體主故有兩府也元本與俗闕本俱訛當因舊本模糊妄人輒以意增補今得小字本一對校其謬顯然此所云心有兩府自指大腸小腸而言妄人乃以心肺爲腸之二府俱矣當卷係仍誤本今亟以此正之又案御覽引火成於五故
人心長五寸疑是此篇闕文
壽命　沙鹿崩于受邑是也。案元命包云遭命者逢世殘賊絕人命沙鹿襲邑是宋均注云襲猶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
宗族　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小字本元本統俱作紀各本同
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小字本元本與俱作興
譚公惟私也。小字本元本譚俱作覃與前號篇所引同
姓名　故紀世別類。小字本元本世字皆不誤
天生烝民。小字本作蒸民
祖昌意以薏苡生。昌意二字不當增
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徧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案曾子問所云乃君已葬而世子生之禮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此所引內則今無其文
有司齋肅端緌。小字本作端絻乃端統之誤統與冕同
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小字本元本不字作下惠云乃斥字之訛

振鐸。小字本作震鐸上亦脫去三字

卷四上

四時　五帝言載。五帝舊作二帝不必從御覽改爾雅曰唐虞曰載
衣裳　諸侯佩玄玉。小字本元本俱作諸侯佩山玄玉與玉藻文合玉藻又有世子佩瑜玉句在士佩句上此亦脫去俱當補入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書鈔刑罰作刑法有佐德二字
腓辟之罰五百。小字本腓作臏下腓者亦作臏者與書鈔所引同又劓墨辟之屬各千小字本無辟字
劓墨何其下刑者也。小字本作劓宮在其中刑者也文互有脫誤
五經　是亦爲政也。小字本元本亦俱作以
號令足法。舊訛作失法小字本作之法案下條失爲人法矣小字本失作足與此互訛故今定作足法
溫柔寬厚詩教也。小字本寬作敦不避宋光宗諱知此本爲最在前元本作寬又嫁娶篇構諱作稱知所承者南宋之本
嫁娶　夙夜無違命。小字本夙作宿下竝同古通用禮記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
庶母及門內施鞶。此下舊有祭字下文視諸衿鞶作視衿鞶祭案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何休云祭門廟門也然則此處祭字疑亦當在門字上惠云門內施衿鞶祭故云祭門此說似未安
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小字本爾作宗案昏禮宗爾二字皆當有
唯恐不堪。小字本堪作欽
奠采于廟。采與菜通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鄭讀采爲菜夏小正傳亦作舍采

萬物必生也○舊本皆作必生必與畢本通用諫諍篇必力賞罰大傳作畢力後言同執必至左傳作畢至

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小字本作不學事必父母者亦訛舊語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正與此合不學事大者以夫婦一體故但無違而已下云妾事夫人如事舅姑亦不學事夫也又曰婦事夫有四禮焉似亦學事夫矣末乃明之曰閒見異辭故設此也是不學事夫四字尤明白無疑

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小字本作明當扶進人人謂八妾也當依改正元本亦作八妾

女者如也從如人也○爾雅疏引作言如人也御覽卷三百六十作如從人也

卷四下

紼冕　文云赤紼金舄○小字本無云字次下同

喪服　民賤而王貴故恩淺○小字本元本俱無而字

一日不再食可也○小字本作一不食再不食可也

而有三年喪○而亦與如同

明死不可復見○俗閒本作明死復不可見語不順故乙轉今案小字本元本復字俱作者字當從之不必依改本

白虎通補遺

元大德本跋後

或謂是書中閒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尚書言迎子劉一事卽尚書顧命考之迎本作逆劉本作釗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旣重刊改面正諸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學以尚書堯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彝作秉夷誰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出蔑有一人敢爲改正由是觀之白虎通亦猶是也閒有不安盡從其舊蓋纂之者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儻能知禮記緇衣以君牙爲君雅說命爲兌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疑矣昔人有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

案古書不宜輕改此論極是今刻於其甚訛者據他書之文改正亦必明注本文及何書所引不敢憑臆脅筆猶斯志也特初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訂付雕於其語句通順者不復致疑後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參校始知何本閒有更改之處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書內不能改者具著其說於補遺中至此所云迎子劉一定當改釗字畢劉皆周之鄉士不聞劉避諱而改氏且康王之後爲昭王後人引以爲據名不諱之証尤可見其不作劉也此又不當過爲拘泥矣盧文弨識

駁五經異義

附補遺

（鄭氏遺書五種之一）

許　愼　撰

鄭　玄　駁

王　復　輯

五經異義駁義及鄭學四種敍

五經異義并駁義一卷補遺一卷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各一卷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鈔在史館校　中祕書所鈔存不知何時人集錄吾友王大令復及武君億互加考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增補雕板行世曾屬予爲之序久而未成已而王武兩君相繼徂謝以板存予所乃爲敍其梗槪以報死友云漢儒經學授受有本其傳出于七十子師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存故其說可信非好古之過也古人解經之例有三一曰守師說如三家易今古文書三家詩三傳文字章句殊異以核漢魏碑碣所引自相合符今人所詫爲異說如金縢周公攝政及死後雷風之事毛詩子噬子國爲父子之屬皆本師說必非鄉壁虛造故馬融學無師授時論輕之嘗不傳所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徐防則云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若毀知宋明人之習而言之也一曰以經解經祭天有尸則引魯郊禮祀延帝尸之言感天而生則引詩天命玄鳥之言讀鄭注中庸致知格物以格爲來物爲事謂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初怪其言善惡之不類及讀樂記物至知知而後善惡形焉知其說之不可易也一曰以字解經豳庚子亦端謂以从火而云火尤左傳習讖以从古而知非冠讀非此三者漢儒不騰口說凡舉一隅可知各守家法其經說存于今最可考證者則有白虎通及五經異義諸書許何鄭被此相非不害其說之各有依據　蔡珍板本近時流布漸少急宜刊以行世使古學不墜于地此本既出武君手校詳覆其文亦尚有遺漏原書所未載如開元占經百廿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兼將國政蠶食百姓則蟲飛反墜當時開元占經未布武君偶不及補若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日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此是鄭以尚書月令昏中星雖異月而實不異足破恆星差度之說後之信西法者不肎錄之武君亦遺之又通典八十七引鄭小同又荅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云云亦足見今遊推先秦三代日食之無所本其文亦至武君始附于後輯錄之書不妨隨時增補也武君以名進士官博山令惠愛及民值朝貴遣私人出外刺探陰事橫于邑中武君按法摧辱之以此罷黜研窮經義搜討金石卒于家王君官偃師令亦有循聲善爲詩既死其孤將鬻此板以自給予貧未能購存之聊附記兩君治行于簡端以告知者云嘉慶五年閏四月孫星衍序

駁五經異義

漢許氏撰　鄭氏駁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原注當云百六十斗）釜米十六斗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駁曰（案載疏所作）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案莊氏本作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宜可從）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案周禮疏引）

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按周禮大宗伯疏作夏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按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海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也

駁曰（按大宗伯疏爾雅釋天疏作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按大宗伯疏作正）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原按若察于是以下大宗伯疏作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而足此名非必紫宮之正人逐四時五稱之口按尚書堯典正義詩黍離正義周禮大宗伯疏字句微異而意恉悉同引此）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按一本作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

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後一本作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按一本六宗上多賈逵等云四字)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大夫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按原本無此八字)

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按此條較各本所載互異今依周禮大宗伯疏引錄)

三光考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按周禮馮相氏疏引)

玉雜則色雜(按周禮玉人疏引)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按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按禮記禮器疏引無當謂五升四字)

駁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按禮記禮器疏引○於解字角旁著氏下作是與觶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云云較此詞句稍異又詩卷耳正義所引並詳人並引禮器疏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引此條較詳俱者從錄原本抄錄較簡此本爲詳)

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按監本曲禮疏作上字)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凡君非禮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駁曰子思云今之君子(按監本曲禮疏有子字)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墜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原本作矛戟鉞楯弓矢按周禮夏官疏五兵則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於廟(按周禮大司馬疏無左氏說三字)云云十二字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按此條與左氏說合)

駁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按周禮大司馬疏引○治兵爲祠二句作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云)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按此與大司馬疏合○原本此條在左氏說甲午治兵下今並錄於後)

(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駁曰公羊字誤也○按原本與曲禮疏合)

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按禮記明堂位疏引)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

駁曰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于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禮記曲禮疏引原本未載論語云至未葬前也數句)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按原本少此一句作聖人明德備五也至此)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按別本無下有字三公無官何號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

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婚禮也(原按原本無此六字)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原本作王者至尊無敵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按原本所載此條春秋左氏說見桓八年傳)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駁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濱(一作演字)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原按節一字一作)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原按一云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按詩大明正義禮記哀公問疏引原本所載與此互異今各依其本)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按原本無左氏說云云十一字)

駁曰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按禮記祭法疏引)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

駁曰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

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按禮記檀弓疏引)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

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
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按禮記王制疏引
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
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
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按公羊說虞夏制
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駁曰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
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
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王制疏有異義名二字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
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
覲冬曰遇謹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
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
駁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
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按禮記王制疏引少秋之言覲二句錄遂合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
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
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
禮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按一本有舊之臣不得兼其私守二句諸侯在千里
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按一本有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二句若同姓千里
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一作是
尊卑異者也按魯夫人成風薨按一作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
按一本有無言一聘一句則傳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
於天子一大夫會按一本作一夫會葬而已大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
鄭游吉云按可知下一本作昭三年晉侯卒秋葬鄭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
其對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
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按一本有人不能詣句豈非左
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
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
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夫人喪鄰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

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
卿行過厚非禮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
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
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
也
駁曰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
主於喪哀戚尊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
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
異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按禮
記王制疏引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
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
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
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
駁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
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
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違
之云徒給公家之事非用民意取按原本於太違之下脫此十二字王制所
云力政役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
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按王制疏引

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謹按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
駁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
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郤
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
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
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
爲劇按禮記月令疏引

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按禮運疏無將二字受命之瑞周
亡失天下之異按一本有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甚故
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示夫子將沒之徵也等句左氏說按一本作左氏說者云
麟生於火而遊於土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春秋者禮按一本作孔子
作春秋者禮也脩以致其子按一本作脩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
欽說按一本作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按一本有金精也何孔子作春秋有立

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謀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
等議石渠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
異則不得爲瑞按一本作不得復爲漢瑞以應孔子至
駁曰按禮運疏作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乂乂治也言於
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
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
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于周將亡
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
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按禮記禮運疏引又
春秋哀十四年疏亦備引此條董同公羊說十四年麟以引曰公羊說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軒轅之道

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
是西方毛蟲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
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駁曰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
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
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誣乎按禮記禮運疏引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齊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謹
案同左氏說
駁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
按禮記禮器疏引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禮記禮器疏作引此燔柴盆瓶之事按一本作燔器云
竈者老婦之祭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謹
案同周禮按一本于黎爲祝融下有火正祝融爲竈姓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謹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
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〇原按古周禮說一條蕭見林公贈別筆截時記注之
駁曰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
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
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按禮記禮器疏引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禮戴說云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按禮記郊特牲疏引此二十五字尊賢不過二代
按原本及禮疏亦無此句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
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按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
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
代而已與左氏說同
駁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
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按原本及禮疏俱無此句今據詩振
鷺正義補之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

比夏殷之後按禮記郊特牲疏引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按此條鄭氏駁詩陳風正義採入原本缺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按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

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按禮記郊特牲疏引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祀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

駁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司徒五土名按一本于五嶽而食下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上使有動物植物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賦之法王者設祭之以報其功等句又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按禮記郊特牲疏引

異義今戴禮說按一本作禮戴說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按原本作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按原本作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駁曰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按禮記玉藻疏有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八字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按原本作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按原本無孝經二字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于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爲之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按禮記明堂位疏引自水木用事至帝五十二字餘悉同又玉藻疏引與此本載同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棄時正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違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于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按自異義以下見御覽五百三十八卷內今據補入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illegible]

俱未

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不告月按一本作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禮記玉藻疏引惟原本祇載補入棄時正云云一段爲原本所無餘悉同

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按原本史記後紀作秦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按此條鄭氏駁見禮記大傳疏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卒也是終沒之辭也

駁曰禮雜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按雜記疏無告于執事五字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君按雜記疏作赴字而云不祿者臣子之于君父按雜記疏上有臣子二字雖有壽考按雜記疏作壽考眉壽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按雜記疏作若其短折然[illegible]若赴稱卒是以壽終按雜記疏作赴者曰卒是壽終者君無哀惜之心按雜記疏此句上有斯字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言按雜記疏無老幼作所老幼皆以成人之稱[illegible]亦所以相尊敬

按此條禮記疏引

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按一云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給享昭穆故無木主一云不得有主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

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叢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旣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按原本缺祭法疏採入一條其文甚略蓋附載之○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大夫士無廟不得有主駁曰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周禮小宗伯疏春秋文十六年疏檀弓下疏通典吉禮並節引此條

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按禮記祭法疏引

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按此條鄭氏駁見坊記正義○按此條又見周禮匠人疏

異義按禮記服問疏引有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十五字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于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

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illegible]

褅者褅也因祫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引按詩行露正義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按一本異義作異易一云本時乘六龍以御天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按一本作四方之事三皆有也

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按本無此句今據詩干旄正義補）

駁曰（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按尚書此一段係康王之誥）此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按此下一本作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是自古無駕六之制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按詩干旄正義引）（在駁曰以下周禮校人云云以上）

異義今戴禮（按春秋左傳桓六年正義作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左傳疏無親字）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左傳作己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左傳疏其子二字）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左傳疏無上字）下至玄孫（左傳疏無下字）凡九皆爲同姓（左傳疏無爲字）謹按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上一本有服字）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詩疏無九族二字）不得但施於同姓

駁曰（詩及左傳疏作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左傳疏無麻字）禮雜記下（詩疏此下有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詩疏娶作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左傳疏有名字）喪服小記說族（左傳疏族作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按詩葛覃正義引作鄭駁異義云）

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按一本左傳隱元年）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

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詩鴻雁正義引）

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按詩正月正義引作鄭駁異義云）

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義（按詩十月之交正義引）

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按詩何人斯正義引作駁異義）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按詩甫田正義引作駁異義）

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按詩甫田正義引作駁異義）

秫草名齊魯之閒言秫秸聲如茅蒐字當作秫陳留人謂之𦳊（按此條）

駁異義云有秫秸無韎有韎無秫秸（按詩瞻彼洛矣正義引作駁異義）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按此二句今本無）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

駁曰（按詩靈臺正義引作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按詩靈臺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皙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按詩靈臺正義引）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

駁曰（按一作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按詩生民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

駁曰（按一作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按詩臣工正義引）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按詩閟宮正義引作鄭駁異義云）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墠及郊宗石室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一作月）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原注）（按此條氏本合作一條）

異義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

駁曰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按詩閟宮正義引又春秋穀梁傳范氏集解）

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按尚書舜典正義引作鄭駁異義云）

異義公羊譏世卿

駁曰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按春秋宣十年疏引）

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按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作鄭駁異義云）

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左氏以爲費所無也（按來中國下考工記疏有義與公羊同五字書所無上有鸜鵒來巢四字）謹案從二傳

駁曰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周禮考工記疏）

鹿鳴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按詩鹿鳴正義引作鄭氏駁）

駁五經異義補遺

漢許氏撰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異義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

駁曰（一本有竈神祝融是老婦句）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王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門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禮器正義二十九引）

異義大鴻臚眭生（[illegible]）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之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

駁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稱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按通典卷八十二引）

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當葬立廟無子則不當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事君恐心盡恐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禮曰（按通典[illegible]）衆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昔義案殤罪之大者也

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按通典[illegible]）

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

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

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異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宋子即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通典卷九十五引）

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此條與前條[illegible]）

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譽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

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一作姜氏）已薨大歸齊（一作已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按通典卷[illegible]十五引）

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一作石）金飾龜目（一作目）蓋刻爲雲雷（一作雷雲）之象謹按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按詩卷耳正義引一本作[illegible]）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篇麟趾召南終篇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illegible]）

異義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位（按一本無位字）則權并一姓

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按一本作專又作拚一本無專政句王制疏）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是也（按一本無此四字王制疏）而古春秋（一本無此四字）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按王制疏無世位字）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按一本作地）而（一本無而字）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按王制疏無升字）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按王制疏無傳曰云十一字）謹按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按王制疏此下有食舊德三字）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按王制疏尚書云下有世選爾勞一句無予不絕爾善句）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爲卿大夫（按王制疏無國字詩句）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從左氏義（原本無此條見於公羊說及前左氏說後）（王正義春秋左氏傳宣十年疏禮記王制疏王海僞節引此條）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按經當作貢禹）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詩烈祖正義引駁從而不駁）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有尸也謹按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說（按禮曲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按周禮調人疏曲禮疏正義並引此條）

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按曲禮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按禮記王制疏引駁無從許氏義）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詩簡兮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按王制疏無所以供祭祀一句）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謹案若今諸侯（按王制疏無若今諸侯四字）君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之宜（按禮王制疏引又見春秋左傳隱八年疏引鄭駁並從許義）

異義公羊說選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按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按禮王制疏引）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以類（類作禷）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祭告也肆類於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按禮王制疏引駁並從許義）

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一云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按小注）（詩摽有梅正義引許氏異義語）春秋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未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婚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婚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按禮記曾子問疏引又見詩摽有梅正義節引鄭駁從許義）

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士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按王制疏引）

異義禮戴說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按禮記郊特牲疏引鄭駁與許同原本誤載其說今據本疏補錄）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又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按此條亦見通典嘉禮引異義此詞句稍異而義指並同）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按禮記曲禮疏引鄭無駁同許義又按檀弓下疏亦節引此條詞意亦並合）

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宜栢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原本誤脫此條並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按禮記祭法疏引）

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按禮記樂記正義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按禮記樂記疏駁無從許義）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按周禮春官鬯人疏引）

異義禮戴說鸞在衡和在軾毛詩說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謹案經無明文（按詩蓼蕭正義引）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贄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

下庶人工商之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贄 按御覽三百三十九引
駁無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名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按北堂書鈔引異義語無鄭駁

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 按儀禮疏禮記檀弓疏并節引此條

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日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 按御覽五百二十七引

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 按御覽五百二十八引 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大神享大鬼 原注大鬼謂先王也 祭大祇率事而卜 按御覽五百二十五 一本作率執事而卜

鄭君曰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按蘭陵傳本俱無鄭駁看數分叢作仁備 按莊氏本合作一條而又補入鄭君曰云云今從之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公羊穀梁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 按原本無公穀二句今據周禮大宗伯疏補入○案說文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蜃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左氏說

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 按原本作一條 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 按原本作一條異俱公羊隱元年疏 古春秋左氏傳曰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 按通典引異義語 許君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古尚書說 按通典禮記又引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五必冠矣又引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王年十三推武王以禮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冠成王歲反禮公冠王冠弁冕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冠公冠之而後出必遂可互證故之 ○按此條莊氏本合作一條

公羊說云鼷鼠食郊牛角書有司 按春秋公羊疏成七年疏引

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 按公羊傳莊十五年疏引

公羊說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 按公羊文五年疏引

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說其錫襄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 按通典七十二引

祈父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 按詩祈父正義引

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曰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原注二至夏至冬至不當祭也 按御覽五百二十五

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氏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按史記集解引作鄭駁五經異義

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穀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 按王制疏引此條并與後漢書周官疏不同

鄭氏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者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 按周禮大司馬疏引

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 按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疏引作異義云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亦祭天也 按御覽五百二十九

五嶽而致土祗祗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祗 按周禮大司樂疏引作異義

圭狀正方寸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按禮記雜記疏

引作異義

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按初學記二十四引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按禮坊記疏引作異義云○自此條下俱照莊本補錄

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 按御覽五百二十九

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 按初學記十三

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功則加賜袞衣之謂與一曰袞服是也 按詩早麓正義引

五經異義曰王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旣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王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於背 按通典吉禮七引

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 按公羊疏引

許愼云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 按曲禮疏引

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非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

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 按此與前論諸侯未踰年條義指可參觀今以復見引證故附錄之

異義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

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按此與前條大指可互證今據曲禮疏補入

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 按詩閟宮正義引

許愼曰經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按穀梁疏引

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

鄭君曰社者五土之神稷者原隰之神皆能生萬物者以古之

有大功者配之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按此條可以暫附前社稷條後未詳其所從出今據許氏本補錄

今易京氏說臣勤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乖異以道厥妖國

有披髮于野祭者按御覽引

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

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按隋書禮儀志引

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按祭法疏引

大路左氏義以為行于道路故以路名之

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

按此條與前引禮記坊記疏天子城九里一條初學記天子之城高九仞一條並可以類附載

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王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

鄭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按穀梁傳僖十六年疏引鄭云上有六鷁退者四字

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按御覽引

駁異義云三蠶一雍在郊明矣按此條據王制疏補

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脩母致子之說按禮運疏引又見月令疏因補入之

駁五經異義補遺卷

鄭志

附錄

鄭玄撰
鄭小同編
錢東垣校訂
秦鑑附錄

鄭志目錄

卷上

芼牛之揩
歸妹以須
棘下生
季夏火星中
禹貢導河
般爵三等
四岳八伯
皋陶謨注
禹會諸侯于塗山
仚牒
顧命東房西房二條
鯀則殛死
甘棠行露
何詩近於比賦興
一人作詩
王風當在雅
麟趾褫
行露
樛
德能正天下之王
騶虞傳
猱
涇渭
楚宮仲梁子

山川能說
泯箋
平王與幽王詩列雅
在位有官職
女有同車序
豳七月在風
皇皇者華
常棣箋
自西徂東箋
棫樸箋
生民箋
長發序
文王積其德二條
國史采詩
風雅頌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
婦人歸宗
卷耳傳
螽斯
行露摽梅
野有死麕
雄雉
旄丘序
狄人入衞
清人
稅法
伐檀傳箋
采芑傳
魚麗序
賦詩
車攻傳
衞武公用殷禮
大車傳箋
諸侯入爲鄭大夫
凌人斬冰納冰
王度
絲衣序
召誥營洛
五侯九伯
坊記引燕燕詩序
禮器引詩

卷中

周官三公
膳人
天子巡守禮制
司服王后六服
族師職四閭八閭
戴師注
載師職罰之輕重
載師夫家
閭師職九賦
調人職稱父之讎
邕人職注
籥師注
大宗伯職注
太卜職注
縣人注
占夢注二條

周朝而遂葬　巾車建大白以即戎
巾車建大麾以田　校人職馬數
職方氏周所服國　大行人孤執皮帛二條
大司馬愷樂　稾氏量稅
司弓矢注　郊特牲社
周禮注七社　祭五嶽山川
周禮六斯　題
禮運注　坊記注澄爲清酒
左傳飲桓公酒　居喪閏數
西陸朝覿　鄭伯男
已低不爲父作諡　禮記注皆說
王制　爵尊國小爵卑國大
諸侯五年再相朝　喪三年不祭
齊祭異冠　明堂注
大夫廟數　舉手庭首
天子廟制如明堂　鉅鹿

卷下

周無放臣　楚
反祏有主　吾從周
越紼行事　父卒爲祖後者服二條
女子歸宗　慈母嫁服
繼母嫁服　主喪者不除
嫁母服　禘祫
妾子爲母服　出母服
祥禫　未葬脯醢奠殯
大斂奠堂　師哭廟門外
國有大裁　吳岳
親亦云朝　四時迎氣四郊
饗夾棧　鶴乘鳥[illegible]
棘章之附注　治兵王自出

稍會　公乃二王後
祖　天子鄭賜地
王執鎮圭　脯非食殺
命民社　元衣
三狄　春日合祭
祀后稷　螳蜋
鷹學習　竄三苗
天子五官　附圖
高禖　公館
士無臣　郊特牲注言葢
君弔　庶母慈己
乳母服　帷殯避嫌
爲人後　改葬之服
久喪不除　虞祔二條
母諱　大功小功不諱
君在稱子　葬母朝廟
君父服除而成婚　喪服四制言不文
往哭側室　鄭所注目錄

鄭志卷上

漢　鄭康成譔　孫小同編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

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按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故以足當之與此小異而意並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

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按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云胥有才知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答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楚辭作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錢釋按說文嬃女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漢書高后紀過其姊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法姊妹皆可稱嬃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按水經淄水注引此作何時人○錢東垣按逸北海人官侍御史後漢書鄭康成別傳

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輯按史記叔孫通傳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踪齊稷下之風流也稷嗣古字通漢書功臣表有稷嗣侯崔駰列仙傳有太山道士稷邱君即稷邱

孫皓原注作一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

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按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皓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問答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孫皓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焉遂改鄭志爲吳志辨見困學紀聞是殿宋本詩疏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於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河子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錢侗按商河內人見後漢書

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又按此條見詩般正義上大陸以北作大陸巳北古字通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

答曰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

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輯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四岳八伯詩崧高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隋聖賢群輔錄諸書所載詳略各異皆不引鄭志考伏生尚書大傳八伯者伯夷爲陽伯羲仲之後爲羲伯棄爲夏伯羲叔之後爲羲伯咎繇爲秋伯和仲之後爲和伯垂爲冬伯闕一人焉

皋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服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

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雖何而子責急也

皋陶謨注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

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輯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說文𨙶會稽山國語韋氏注云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然則禽山卽會稽山・羣神卽謂諸侯・與鄭意合・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

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炎鑒按・此條見金縢正義・

顧命東房西房。

答趙商曰、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知此喪禮設衣服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

又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在原注・一作于・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宣王承亂、原注・斯干詩・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未必如周公之制。按・此顧命正義引鄭志答趙商語・詩斯干正義亦引答張逸語・與此詞小有異・而意指並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慚德、爲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記祭法正義引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案・趙商・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爲統說二詩・詳詩譜正義・詩傳至之時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詩正義校正・○東垣按・周南召南譜正義引此・本作趙商・後甘棠正義更作張逸・甘棠正義引此・當文王與紂之時下・有謂此甘棠之事・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句・

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

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興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晰・

張逸問、嗜闡一人作詩、何謂。

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

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

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按・詩麟趾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

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東垣按・此條見詩行露正義・

小星傳、裯、襌被也、箋云、裯、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東垣按・襌・說文・衣不重也・

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侗按・此條見小星正義・

張逸問、箋原注・何彼襛矣十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

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

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豐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

張逸問、豕生三曰猣、不知母豕也、豚也。

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猣、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東垣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引此・自三上有以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

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樟按・此條見詩谷風正義・詩地理攷引此・作衛在河東・涇在河西・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

答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及玉海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

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原注・一作古・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案・陶[illegible]輯傳文全載此條・正義所引・惟至述其古事而止・○侗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兩引此條・一全載・一無末句・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

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樟按・此條見詩氓正義・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

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侗按・此條見詩王城譜正義及詩地理攷・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

得在房。

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東垣按。此條見詩君子陽陽正義。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

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偶按。此條見詩。有女同車正義。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

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鐸按。詩地理攷引此。節去亦爲優矣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句。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東垣按。此條見詩皇皇者華正義。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

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原注。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原注。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答注左氏者。鄭衆、賈之徒也。

豳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辭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

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汧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詩豳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行至正東句。無至字。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

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按。詩棫樸正義引此。問答上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見字。時邁正義引雜問。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未錄。今附識之。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關易毛之義。按。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

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鐸按。此條見詩生民正義。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

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按。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雖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旣致其應。殺以爲法也。按。詩譜正義引此。能行其本作得行其本。○鐸按。周南召南詩譜正義引此。殺以爲法下有是其不實致也句。得。毛本仍作能。

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東垣按。以上二條。見詩譜正義。

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偶按。此條見詩關雎正義。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以此哀爲義。

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按。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字。

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按。自其原本作曰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

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東垣按。此條見詩卷耳正義。

螽斯不言興。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衆篇皆然。偶按。此條見詩螽斯正義。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鐸按。此條見詩摽有梅正義。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

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按。詩正義載此。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鐸按。此條見詩匏有苦葉正義。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

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爵。古亦然也。鐸按。王制正義引此。實同而詞稍異。

答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東垣按。此條見載馳正義。

淸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淸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于莊公時。

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

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敢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東垣按·詩園有桃正義引此·十一疑去一字·

伐檀傳云．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答張逸云．禮殯雍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侗按·此條見詩伐檀正義·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釋按·此條見詩采苓正義·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原注·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于時鄭未必謂·故說不定也·後為此詔·則亦定為成王時也·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揮按·此條見棠棣正義·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東垣按·此條見詩車攻正義·

答趙商云．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按·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衛武公居殷墟作衛殷之墟內·

大車傳以菼為騅．箋以菼為亂．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答云．騅．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按·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引此條·○釋按·大車·無衣正義引此·在朝下皆有仕字·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

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按·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祭享序官正義他篇引此條·大畧相同·惟豳土晚寒·序官正義作豳土寒·攷七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為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載答張逸原文·并附識以備攷·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為三牲備焉．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

答曰．禮記後人所定．原注·一作集· 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原注·一

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 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原注·一云與禮違者多· 當以經為正．按·詩會箋正義引此·答問節去據時而言四字·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東垣按·此條見詩絲衣正義·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

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眾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

答張逸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按·禮記王制正義引此·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為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為五侯·四州為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其大義同而文有異·○東垣按·左傳僖四年正義·但引鄭說成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爪·蓋附變其文·故不言鄭志答張逸云云·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

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釋按·盧君·盧植也·先師·張恭祖也·○豐按·坊記正義引此·作答炅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

答靈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按·靈模與前炅模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炅·或誤炅為靈·因作益而未曾畫一·遂彼此歧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于禮器正義亦作靈·似沿誤已久·此姑各仍其舊·○釋按·炅·靈·古皆有姓·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有炅橫·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子居徐州·姓香·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又通志略云·靈氏·子姓·宋大夫子靈之後也·文公之子公子圍龜字子靈·以字為氏·或曰·齊靈公之後以字為氏者·左傳更有靈輒·○侗按·炅模·靈模·容或文稍異而實悉同·皆為禮注·詩傳之異·孔氏正義因坊記注與詩不同·因牽引鄭志辨證為一條·翁學其文·而禮器正義又因炅模為靈·故書作靈·非必別有一條也·後人誤集此書·因析為二·

鄭志卷中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

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東垣按．此條見周禮保氏敘官正義．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

答云．膴鮮亦屬腊人．塍按．此條見周禮腊人正義．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何．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

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

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勸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按．周禮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悉異．書康誥正義兩引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其文與此本迥異．蓋撮舉大指．不必盡依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

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輝按．周禮載師正義引．一易家二百畝作萊易家二百畝．

趙商問載師職云．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輝按．周禮載師正義引此．云爲之旨四字在未達罰之之下．

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其有故．何以假他地輕重乎．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

答曰．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侗按．此條見周禮閭師正義．九賦作凡賦．

劉炎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白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

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東垣按．此條見周禮閭師正義．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

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鄭按．此條見周禮調人正義．禮記檀弓正義節引答趙商云云．無末二句．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按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東垣按。注云云。鬯人序官注。）

答曰。秠即其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按。詩生民正義謂秠、稃古今語異。故鄭引爾雅。釋以稃爲秠。周禮宗伯序官正義謂秠者即黑黍之皮。稃、秠是一。秠還是秬。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

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按。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謂廢。故曰廢。聲誤。檀弓正義作于去聲者爲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

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全載此條。其文悉同。詩甫田正義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又云。后土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皆與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詩譜又引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語所引互異。今附識于此。○鏞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引此。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黎食后土句。節去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句。）

趙商問。太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

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鏞按。周禮春官太卜正義兩引此條。一悉同。一故著作且從。）

簭人九簭。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何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

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按。周禮簭人正義引此條之前。先引鄭答趙商云。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事。詩定之方中正義又引鄭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爲小。故筮之。所引不一。此本皆未錄。今附識以備攷。○鏞按。周禮春官簭人正義引此。求御作求觀。具官作其職。兼官作悉官。問詞自且此云筮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從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筮從。請明所據。稍易其文。蓋答闕卜。）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

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庚。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于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籥。辛亥在甲辰籥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是明作是其。○東垣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辰在房末作庚末。節去于上爲客句。午爲主人作知爲主人。）

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

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所言未破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厭對配之義也。（鏞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未與丑對作未與日對。誤。）

又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

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原注。殷注。）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

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鏞按。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春秋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行殷制。與周制朝而遂葬禮不合。故鄭答以末世諸侯云云。）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即戎爲在何時。

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鏞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節去白者二字。王即戎或命將六字。史記周本紀。武王至紂之死所。三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紂懸于大白之旗。雖親將亦不用大常者。時猶未有周禮也。）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

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按以上二條。皆見周禮巾車及大司馬正義。而王制正義載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亦節引此條之文。○鏞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以春夏田。無夏字。至秋冬出兵之時。無至字。）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

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侗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此，歸夫天子之卿六句，多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句，相校甚異作相覺甚矣。裁有馬十二匹，周禮校人正義引作纔，詩正義仍作裁，古字同也。

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畿內百里之國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周禮校人正義並載此問答，各有節省字句。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兩禮之事異，未達其數。按：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作禮文要異，未達作不達。○銑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無兩字。

答曰：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作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書旅獒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與此本及明堂位正義所引，粗意同詞異。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

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耶。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

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

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意。

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按：周禮大司樂、大司馬正義並引此，各有節省字句。

趙商問：㮚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

答曰：官量不稅。東垣按：此條見周禮㮚氏正義。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𨍭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

答曰：田矢謂𨍭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簡，箚之閒，編錄事得之，謹答。侗按：此條見周禮矢人正義。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

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按：此條見詩甫田正義。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

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引鄭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與此條詳省而意同。○東垣按：此條見詩甫田正義。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

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耶。詩雲漢正義引此條之下，又引爾雅釋天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其說似遂及，而此本未錄之。今附識之。○銑按：爾雅祭山曰庪縣，庪即庋字之義，南山經，祠用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璧，周禮大宗伯注云：祭山林曰埋。史記正義引孔文祥云：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廟廷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以此知祭山必埋玉，而庪之爲瘞也，瘞即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之貍。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而祭無不祈，敬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

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

趙商問：咫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

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按：此與本卷第三條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以下之文，及周禮內宰正義、賈人正義所引之文相似，而較覺簡明。又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三云，與大軍亦可互證。

禮運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按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

答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按：禮運正義引此，益澄作益沈，周禮酒正正義引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其文與此附異，而實達閑鄭本于此注中，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然則此條所云轉寫益澄字，正與可去澄字之意相發明，未可因益齊、沈齊見于周禮，而易鄭志之益字爲益字也。○侗按：益澄之澄，毛本仍作澄。

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注以澄爲淸酒田瓊疑而致問

答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淸酒也其實沈齊也東垣按．禮記禮運正義引此．各是一物皆不言酒作皆是一物各不言酒．

莊二十二年傳云飮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飮之酒也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釋按．此條見詩湛露正義．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

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預于數也

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按．春秋昭四年傳正義引鄭答其弟子孫皓．與此同．孫見詩七月正義以鄭志爲吳志之誤．

昭十三年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距王城三百餘里釋按．春秋昭十三年正義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與此所引賈說異．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而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諡爵何也

答曰周道之基隆于二代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諡矣按．自禮正義引此．二代作二王．豈能盡賢說盡字．則不追諡矣作則不然矣．其文稍異．○東垣按．此條又見通典及王圻諡法通考．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

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按．書說原本作書緯．今據禮記檀弓正義校正．○釋按．毛本仍作緯．

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按．此見禮記目錄正義．下見王制正義．作答林碩．刊本互異．○釋按．臨或作林．誤．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傳皆作臨．說見卷下．

又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王制注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

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

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侗按．據王制正義及玉海引唐虞之禮二句．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旣殯越紼行事若遣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爲之

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己祭不可通之也

答曰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

答曰刻畫鳳皇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釋按．詩閟宮頌犧尊將將．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禮記明堂位．周獻豆．注．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又郊特牲．汁獻．注．獻讀爲莎．漢書王莽傳．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是莎、沙、犧、獻并義皆通．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

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東垣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以皮耶盡之也

答曰皆俱舉皮置于首不盡

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

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釋按．此條見南齊書禮志．

答張逸曰鉅鹿今名廣河澤侗按．此條見詩般正義．

鄭志卷下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

答趙商曰．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行．故謂之夷也．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

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某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

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按．中庸正義引此．何必純周作何必純用之．）

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原注．曾子問．）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

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按．此條與前答田瓊天地郊社雖喪不可廢條．大意相同．正義謂趙商之意．謂稀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謂未葬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

社事．故避其日．使不相妨．）

趙商問．已爲諸侯．又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

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

商又問．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

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

喪服云．女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本經按．此條見禮記檀弓正義．）

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

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否．

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何所服耶．權者由心．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娶亦有反士之意．三年闕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

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法後代□□可以難禮乎．

張逸問．衞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

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禪．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鄭按．後漢書鄭康成傳．所著有魯禘祫義．曾．此禘祫志當即魯禘祫義也．下同．）

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閔公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顧．其練祥皆行．是也．

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

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當有

善之文獻。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答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原注。謝校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

檀弓注大斂奠于堂。

答趙商曰。堂當爲室。

答趙商云。師哭諸廟門外。按。此條答問似未全。哭師于廟門外。本雜記弁經之文。檀弓云。哭諸寢。正義謂是殷禮。若周禮則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也。

臨碩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災。災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

答曰。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災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雩禜之篇亦大旱之歌。故異鄭曰。集二十四旱志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災歌哭之證也。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按。周禮女巫正義引此條。首句作林碩難曰。末句作非所以譏此禮。鮑崇志同。○輝按。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一書。孝存即碩。北海人也。此條係別是一書。輯鄭志者誤錄入之。康劉。謝考答臨碩孟子云云一條無難字。或可存之。然使一例登載。正不止此一條也。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伯。按自此以下十八條。不審與何人答問。詩疏孟正義引此條。則曰雜問之志。首尾無文。此皆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朝。按。周禮大行人正義引此。作鄭答志。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歟。詩我將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內則饗亦糝。周禮酏亦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饘無酏。周禮有酏無饘。明酏饘一也。按。此條見周禮醢人正義。作雜問志。

一罍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彝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康頊按。此條見周禮司尊彝。正義作鄭志。

韎韋之跗注。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按。此條見周禮司服正義。作雜問志。又見儀禮聘禮正義。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下建大常。足相參正。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者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按。周禮司刑正義。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下引鄭志與此文同。

此公乃二王後。按。周禮掌客正義。上公饔餼二十牢。下引鄭志此一語。

祖爲祭道神。按。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天子之鄉。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按。儀禮覲禮正義。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下引鄭志此條。

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按。禮記曲禮正義謂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夕月亦當然也。

脯非食殽。按。禮記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褖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按。禮記玉藻正義引鄭注。內司服條後。又引鄭志此條。○康頊按。繇與搖通。紒、古髻字。說文。髻在新附。士冠禮注。古文紒爲結。

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按。禮記祭法正義全載此條。詩我將正義節引後二句。並作雜問志。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按。南齊書禮志。永明二年。裴仲旗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南齊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證此條非出鄭志。蓋爲志者失焉。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按。此條似未全。備作王贊問。必有脫誤。藝文類聚所載亦同。今無從校補。○輝按。禮記月令正義、爾雅釋蟲正義並引作方言云云。與此略同。惟沛、魯訛作渾、魯、齊、濟訛作齊、杞。馬敫訛作馬穀。考方言無此數語。月令正義所引。當即鄭志。不知者以意改爲方言。而爾雅正義又襲其誤也。

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

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按。自此以下二十三條。並鄭門弟子互相問答語。引入禮釋正義。有只書某答某問者。不盡標鄭志。

堯與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檮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
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東垣按，蒼梧郡，元鼎六年開。
曲禮云。天子五官。注。此殷時制也。○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
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此太宰。卽爲六官也。鑒按，此條見禮記曲禮正義。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
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倜按，此條見禮記月令正義，不標鄭志。
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高禖。爲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按，以上見太平御覽，標作鄭記。○輝按，隋書經籍志，鄭志、鄭記各自爲書，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答諸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趙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史通敘亦同。然則諸書所引標作鄭記者，不可竄入，應刪，或附錄于後。
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按，月令仲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正義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與此字句悉同，太平御覽所載，亦自有作自必有，然其禋祀作然其所謂。
曾子問。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鮑遺問曰。注此云。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
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
汜閣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百子男皆三十。○崇翺問云。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
汜閣答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耶。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
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

撥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苜絰胃脅。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陳鑠原注，一作爍。問汜閣云。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若有庶母無服。何人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
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
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
張逸答陳鑠原注，一作爍。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
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陳鑠原注，一作爍。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
商答曰。改葬緦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
桓翺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晷耳。
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獲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獲又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
劉德議問曰。原注，議字疑衍，按，杜佑通典引此亦作議問，似非衍文。喪服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
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附于祖也。既朋友恩舊猷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當祭之耳。
又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迎彼還己館。皆停柩于何所。
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
陳鑠原注，一作爍。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
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避者狹耳。
曲禮。大功小功不諱。○陳鑠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
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

不諱矣。

焦氏問曰。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偁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

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

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崇精問曰。非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

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

田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陳鑠〔原注作鑠〕、一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按坊記云。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

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否。

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書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按。杜佑通典引此條。標作鄭記。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按。此條見孝經序注。正義謂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如是。以爲未注孝經之證。非答問語。當是傳寫者附錄于後。○侗按。難周禮。疏從後漢書本傳作周禮難。釋廢疾。本傳及各史經籍藝文志釋皆作起。史通引此條。大傳作書傳。難周禮作難禮。許慎上有駁字。無釋廢疾三字。答甄守然作及答甄子然。

附錄

後漢書本傳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隋書經籍志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史通

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孝經正義

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

舊唐書經籍志

九卷。鄭玄撰。

新唐書藝文志

九卷。鄭玄撰。

通志藝文略

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

經義考

鄭小同鄭志。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佚。按鄭志散于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炅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鑠、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四庫全書提要

按隋書經籍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後漢書鄭玄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玄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據・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瓚答辭・與知幾所云更不問答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論問答・更爲問答・知不字乃爲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時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有玄與門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答・焦氏之問・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偶據史通誤本不問答之說・故爲鄭志也・）其說不聞。然范蔚宗去漢末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勦襲疎外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爲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尚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答趙商之問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註一作鑠。知爲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裒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答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牿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答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夏。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皋陶謨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剟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爲長。足證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尚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尚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詳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甯宗持服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玄矣。後之臆斷說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鄭志三卷。魏小同撰。小同、鄭玄之孫也。玄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編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裒輯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

二十二史考異後漢書

鄭玄傳。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按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於此傳不合。考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炎、炅模、田瓊、孫皓、冷剛、任厥、氾閣、（閤一作）陳鑠、焦氏、崇精、鮑遺、王權、崇翱、焦喬（疑即焦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考。

補續漢書藝文志（秦鑒按・錢撰君大昕撰・尚未刊行・）

鄭志八篇。門生相與撰鄭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嘉定秦鑒照若甫錄

鄭志一書。范蔚宗謂鄭氏門人所集。隋志等書。謂其孫小同所編。近人或調停其閒。以爲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小同。理固有之。今本不知誰何所集。四庫全書提要言。兩江總督採進。聚珍板刊行。人間絕少。首題鄭小同編。則仍從隋志等書也。其下卷多鄭氏弟子互相問答語。當是鄭記之文。鄭志既非全書。則仿論語問交等章之例。一概編之。似亦無所不可耳。古人生徒既多。來學者不能俱親受業。每以入室弟子轉授之。親受業者爲弟子。轉授者爲門人。如鄭君本傳云。玄師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考鄭君客耕東萊時。門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受何進辟時。弟子自遠方至者又數千。鄭君安能一一面授之。諒亦如受學季常之故事。可知矣。東垣以爲張逸、焦喬、氾閣、田瓊、趙商五人。弟子也。故答而不問。（此事指下鄭記數條言）崇精、崇翱、王權、鮑遺、陳鑠、劉德六人。門人也。故問而不答。又鄭志當是鄭君晚年定論。何以知之。本傳言趙商等自遠方來就學。在何進辟召之後。時年六十。茲則商所問者。十居其四。是在六十歲以後也。又諸弟子所問。引易注者二。是在易注已成之後也。引書贊者一。書注者四。是在書贊、書注已成之後也。引詩箋者十二。是在詩箋已成之後也。引周禮注者十七。禮記注者七。儀禮注者一。是在三禮注已成之後也。引論語注者一。禘祫志者一。駁五經異義者三。是在論語注、禘祫志、駁異義已成之後也。答劉炎問關雎。則云論語注人閒行已久。答炅模問匪革其猶。則辨詩箋與禮注不同之故。可知晚年定論。尤足模楷百世矣。秦君照若刊叢書。屬予勘訂。因偕弟繹、侗取諸經正義及唐、宋說部類書所引。詳細校對。聚珍板舊有按語。悉仍其舊。新加按語。特

標名以別之.不敢雜也.但几塵叢集.昔人已喻之矣.洪儒碩學.匡其不逮.幸甚.嘉慶三年六月十三日.錢東垣旣勤氏識於得自怡齋.

鄭志一書.北宋已佚.故崇文總目不載.茲不知何人所輯.今取而訂之.知其中往往羼入他書.如鄭記數條.考隋志.鄭志.魏鄭小同撰.鄭記.鄭玄弟子撰.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資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史通所說略同.惟更爲問答訛作更不問答.新舊唐志.三書並載.考諸經正義及水經注、南齊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玉海、小學紺珠、王圻謚法通攷諸書.所引作鄭志者.皆康成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記、太平御覽、通典所引作鄭記者.皆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獨禮記正義所引.間有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詞.亦引作鄭志者.疑無識之徒.襲劉知幾更不問答之說.遂改鄭記爲鄭志.猶詩七月正義.改鄭志爲異志.禮記月令正義改鄭志爲方言耳.又有答臨碩難一條.考後漢書本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孝存即碩.北海人也.是二書皆各自爲書.與此無涉.原可就刪.但鄭記即係北海弟子互相問答.反覆辨難.以合于司農之學.答臨碩周禮難.亦即司農與弟子問難之書.則于鄭志體例.不甚相懸.是散佚已久.偶有僅存.附錄之.均足以存鄭學之梗概.特當標出注明耳.秦君照若擬刊叢書.屬予與弟勘訂.偶有考證.特標名附注各條之下.嘉慶三年六月十有六日.以成錢繹書.

右鄭志三卷.魏鄭小同撰.國朝錢東垣等勘訂.案小同、康成孫.原書久佚.此三卷不知何人所輯.四庫提要已著錄.經東垣昆仲勘訂.復加考證焉.而汗筠齋秦氏刻入叢書者也.考孝經正義.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而亡友侯君謨孝廉補後漢書藝文志.則稱鄭記六卷.鄭康成弟子撰.補三國藝文志.則稱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是書附錄各條.及東垣昆仲兩跋.考訂已詳.而下卷於弟子互相辨難.及答臨孝存周禮難各條.並附存焉.崇鄭學也.淵如先生孫祠書目內編著錄至三本之多.亦稱魏小同撰.一.孔廣林集本.一.武億校本補遺一卷.其一.錢東垣集本附錄一卷.即此册也.至舊唐書元行沖傳所作釋疑.稱薰鋼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業.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其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詆毀鄭學.謬悠之談.不値一哂已.宋代理學鉅儒.如考亭等.無此說也.東垣、字旣勤.嘉定人.弟繹、字以成.侗、字同人.可廬徵君子.竹汀先生猶子也.翁覃溪復初齋文集有錢東垣字說.旣勤說二首.稱其沈博而知要.今之學人所罕見也.亦可謂克荷門基.宗風勿替者矣.咸豐癸丑暮春之初.南海伍崇曜謹跋.

鄭志

鄭玄撰
鄭小同編
王復輯
武億校

鄭志卷上

漢 鄭康成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秀水王 復輯　偃師武 億校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案周禮大司寇疏引此作牛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起當之〔原案〕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則以前梏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惟以足當之與此稍異而意並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案詩小雅巷伯正義引〔原案〕詩疏屈子樂胥鄭箋胥有才智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答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也此有異○案說文類下注女字也楚詞女嬃之嬋媛兮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水經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並以女須爲姊又周禮太宰疏引鄭氏易注亦作屈原姊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

張逸問，贊云，案水經注引作問書贊云 我先師棘下生，何人。〔原案〕水經注引此作何時人 答曰，案水經注引作鄭玄答云 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孫皓〔本注〕一作顥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

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案詩豳風七月正義引作吳志云云〔原案〕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火大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有奇爲大火與此義同而鄭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同答之閒孫與此同王肅注書云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孫後入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耳見困學紀聞是鐘宋本詩疏已載訛由不知鄭志者玄故附識于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在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白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背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案詩般正義引趙商問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云云兼與此同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案王制疏作鄭答云 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案禮記王制疏引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案禮記王制疏引

皐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案禮記王制疏引 ○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野鄉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案禮記王制疏引作趙商不達而問鄭云惟郊野統作郊邦四百下疏多一里字答云疏作鄭答之云有舊祿者疏作有田祿者

皐陶謨注云，案禮記王制疏引作尚書注云 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案王制疏引作張逸疑而問鄭 是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案王制疏引此同惟末多一者字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案書金縢正義引作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云云與此同

顧命，東房西房。○答趙商曰，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案玉藻疏引有一字 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案玉藻疏引有焉字 故知此案詩斯干正義引知此二字 喪禮設衣服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案玉藻疏引作殷衣 天子有左右房與此異 周公攝政，致太平，案玉藻疏引作致太平二字 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案玉藻疏引張逸疑而問鄭答云云與此稍異 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在〔本注〕一作于 正義作于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案詩斯干正義引張逸疑而問鄭志答之云云並與此同 又於宣王承亂，〔本注〕宮室內外 案詩斯干正義引鄭答張逸一節自成王崩至此數語並合

如周公之制．［原案］書顧命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詩所干正義兼引答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恰可通．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慚德．爲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禮記祭法正義引．［原按］禮記祭法疏引此．其理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時．美召伯之功．［原案］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原案］此說以爲鄭兼說二詩．詳行露．詩譜正義．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按］詩譜正義引．［原案］詩傳下二十四字原本誤．作注文．今依正義校．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按］詩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以行露篇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非故問之．云云．自詩傳以下卷與此同．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詩關雎序正義引．［原案］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與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按］詩麟趾序正義引．［原案］詩麟趾序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按］詩行露序正義引．

小星傳．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按］詩小星正義引．

張逸問．箋［本註］何彼穠矣平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按］詩何彼穠矣正義引．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案］詩騶虞正義引．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按］詩騶虞正義引．自三以上句作自三以上．又爾雅釋獸疏引無自三以上及末八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按］詩谷風正義引．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原案］詩定之

方中正義及玉海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及王應麟玉海所引．並如原按．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本註］一作古事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惟正義作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曰述者述其古事．［原按］正義所引．惟隨文別釋．并遂其古字．全錄而此正．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樂．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按］詩氓正義引．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按］詩王城譜正義引．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按］詩君子陽陽正義引．禮記玉藻疏節引．房中可用男子．作所用男子．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詩有女同車序正義引．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按］詩豳譜正義引．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意恐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按］詩皇皇者華正義引．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本註］以二叔爲管蔡．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本註］周仲文謂叔世．傳者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周公之世也．○按．詩常棣序正義．左氏傳正義引．

緜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原案］詩譜正義．詩緜正義引．此句無及至字．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按］詩緜正義引．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原案］詩棫樸正義引．此問又出．今本作天子六軍之文．今據正義補．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原案］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作高辛氏之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其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

以前論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契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按，詩大雅生民正義引）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原案〕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原案〕詩譜正義引此作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也，○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按，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又云作鄭答張逸云，正義引同）

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此以哀爲義，（按，詩關雎序正義引，詩箋二句作此以哀爲衷義，仍以哀爲義者句稍異）○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原案〕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字）

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按，詩葛覃正義引〔原案〕自其原本作目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

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按，詩卷耳正義引）

螽斯不言興，○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按，詩螽斯正義引）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按，詩摽有梅序正義引）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原案〕詩正義載此答，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雉雊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按，詩匏有苦葉正義引）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按，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少實當用伯一句）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按，詩旄邱正義引，答詞同）

答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按，詩載馳正義引）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于莊公時，○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按，詩清人序正義引，答趙商作鄭答張逸，其義作存義，又鄭譜正義引答趙商詩，第字上無次字）

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按，詩園有桃正義引）

伐檀傳云，熟食曰饔，箋云，饔讀如魚飧之飧，○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按，詩伐檀正義引）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按，詩采苓正義引）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本注〕趙商難魚麗之序所言周，則于時鄭未爲譜，故疑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決定爲成王時也，○按，詩小大雅譜正義引，又本注亦節引正義語）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按，詩常棣正義引）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按，詩車攻正義引）

答趙商云，衛武公居殷墟，（〔原按〕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作衛殷之墟內）故用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原案〕詩賓之初筵正義引，無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二句，惟作衛殷之墟內，與原案同，又禮記曲禮下正義節引答趙商二句）

大車傳以菼爲鵻，箋以菼爲亂，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鵻，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答云，鵻，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鵻，（按，詩大車正義引，以似易傳作似如易傳，答云作鄭答同）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者（按，詩大車正義及緇衣正義引，者字上有仕字）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原案〕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緇衣正義亦引此條）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按，詩七月正義引）夏二月仲春，太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原按〕詩七月正義引）

趙商問，（按，禮記玉藻疏作）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按，周禮膳夫疏引，無物皆有俎四字）是爲三牲備焉，（按，玉藻疏作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原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答曰，禮記後人所定，（〔本注〕一云禮）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本注〕一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本注〕一云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按，詩絲衣序正義引）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答云，傳所言者，謂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答張逸云，（按，詩旄邱序正義引此）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

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按詩旄邱序正義引作于〔原案〕閑本引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按詩旄邱序正義引此云者征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爲五侯四州有八伯職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其大徵同師文有異〇按原按所引王制正義與今本同惟爲王官今本作爲官五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〇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詩燕燕正義引又禮記坊記等正義引鄭志答炅模云亦同惟盧君下多一耳字且然作當然禮記坊記正義節引鄭志答曰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其詞稍異故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〇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案禮記禮器疏引〔原案〕靈模與炅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炅誤爲靈此作靈而未嘗畫一遂彼此歧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于禮器正正義亦作靈似沿誤已久此蓋姑各仍其舊

鄭志卷中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按周禮大司徒序官疏引。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答云。雖鮮。亦屬腊人。按周禮腊人疏引。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䋫。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按周禮內宰疏引又賈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典此詞互異而激刊五證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禪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按周禮屨人疏引惟御于王之服下多后服二字又追師疏引鄭答志云展首服編王制疏節引鄭志作又以章弁爲素裳字句也可互證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原案〕周禮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甚同書康誥正義則云周書云父子兄弟不相及周官族師保以比伍相及兩閭疑而變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書其文與此本適異蓋據舉大指不必盡依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〇按周禮大司寇疏全引此條惟族師之義作族師之職其餘悉同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舉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按周禮載師疏引。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其有故。何以假地輕重乎。按周禮載師疏引。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按周禮閭師疏引。

劉炎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㝡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按周禮閭師疏引。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懇少蒙解說。答曰。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于此義。按周禮調人疏引又曲禮疏鄭引答詞亦與此合〔曲〕

張逸問云。庖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按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秠卽其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按周禮宗伯序官疏引少更無異稱也句〔原案〕詩生民正義引秬秠釋古今語異故鄭引爾雅以釋秠周禮宗伯序官正義謂秠者稃之皮秠是一秠還是根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原案〕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爲廢故曰禮記檀弓正義作予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〇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犂。食火土者何。答曰。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説．犂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説也．〔原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全載此條其文甚略詩甫田正義傳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暫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本因火土□在南方月令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祫云火掌爲地當云犂爲北正詩譜又引云火當爲北則犂爲北正諸所引互異今附識于此

趙商問．太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黄帝．今當從此説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説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按周禮太卜疏引此條一問一答全引問答一問刪節引答詞故之經爲下作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一字句稍異

簭人．九簭．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〇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原案〕周禮簭人正義引此條之前半引鄭答趙商云者或王肅難鄭云殷之卦則卜筮大卜有卜大筮之事時定之方中正義又引鄭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小故筮之所引不一此本皆未詳今附識以備考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宋．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辰與戌對．故知庚辰壬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則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原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條明作是其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黄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日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按周禮占夢疏兩分引此條詞句悉同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本注〕見記注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説．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按周禮喪祝疏引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按周禮巾車疏引此問答語於答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戚會事勞師不親將云云餘悉同又大司馬疏引趙商問云云亦與此合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原按〕以上二條並見周禮巾車及大司馬正義而王制正義鄭答趙商全引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亦節引此條之文〇按周禮巾車疏及大司馬疏並全引此條而大司馬疏少引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畿內百里之國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周禮校人正義並載此問答各有節省字句〇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全載此條惟于商按以下作大夫食縣何以難此馬下卽接以司馬法論之云云于非民之賦下節去至欲何以難數句又未節去事條未理句其餘互有異同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兩禮之事異．未達其數．〔原按〕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作禮事異未達作不達文答曰．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者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原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作或六戎五兩文異皆殊雖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書服與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與此本及明堂位正義所引並同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末之思耶．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纔小國之君．非私覿也．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按周禮大行人疏引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原按〕周禮大司樂大司馬正義並引此條各有節省字句〇按周禮大司樂疏引下作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其餘同大司馬疏節引趙商問字句有師有功則獻于社云云節去敎字于答曰下卽接司馬主軍事之功云云又節省數字大旨悉同而詞稍異

趙商問．稾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按周禮稾氏疏引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簇筩之間．屬鏃事得之．謹答．按周禮矢人疏引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按詩甫田正義全引此文。周禮大宗伯疏節引答詞。稍異。〕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原按〕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答田瓊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條謂而重祠〇按詩甫田正義引同云云與此同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貍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貍。〔原按〕詩疏正義引此條之下。又引周禮釋天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同。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雜附禮其說似並及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〇按詩疏正義引張逸問及一家之注不可盡據與原文所引卷同惟了府推之文下作雜稍異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祈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按禮記疏引〕

趙商問。咫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三則二尺四寸矣。〔按儀禮聘禮疏引。〔原按〕此與本卷第三條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以下之文及周禮内宰正義所引之文相似而較實簡明又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往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亦可云云互譌其大〕

禮運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沈與沈蓋同物也。按酒正注。沈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答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沈字耳。今〔原按〕此注澄字。禮運正義引此鄭答。今作澄酒是三酒。何益澄。可沈去。周禮沈字。正義引此文與此稍異。趙商問禮運注鄭答。注時字之處祠則明器而易鄭志〕

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〇注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答云。禮運云。醴醆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按禮記禮運疏引〕

莊二十二年傳云。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〇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預于數也。〔按春秋公羊傳哀五年疏引〕

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原按〕春秋昭四年傳正義引鄭答弟子孫皓與此同。蓋見詩七月正義引鄭志之說爲異

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服。距王城三百餘里。〇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爵。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内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按詩鄭正義引〕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基。隆于二代。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原按〕曲禮正義引二代作二王豈能盡賢作殷蓋字則不追謚矣作則不然矣其文稍異〇按通典引答曰下周作道之業興于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基云云其文亦異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按禮記檀弓正義引。〔原按〕皆謂原本作皆爲。今據禮記正義校正。〕

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原按〕此見禮記目錄正義。王制正義作答林碩。引文互異。下見 又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王制注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〇張逸疑而不解。以問。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〇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讓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〇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己祭。不可通之也。答曰。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按禮記玉藻正義引〕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按禮記明堂正義引〕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瓚問曰。畢于旌首。當以皮耶。蓋之畢。答曰。皆倶畢皮。置于首。不盡。〔按[illegible]引〕

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按南齊書禮志引。)

答張逸曰。鉅鹿今名廣河澤。(按詩敘正義引。)

鄭志卷下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按春秋左氏傳成十一年疏引。)

答趙商曰。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行。故謂之夷也。(按詩閟宮正義引。於末世行句。正義作末世夷行。餘同。)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按通典注引。)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原按〕中庸正義引此作何必純用之。)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按中庸正義引此同。)

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本註〕曾子問。)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按禮記曾子問疏引此同。〔原案〕此條與前答當因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嫌大意相同王義謂趙商之意謂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謂未啓以前是皆事得行祭禮郊社事故避其日使不相妨。)

趙商問。已爲諸侯。又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

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按儀禮喪服疏引此。又有廢作父有廢疾。蓋傳寫者誤。又問下疏引多父卒二字。)

喪服云。女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按禮檀弓正義引。)

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雖。何得如繼母耶。(按通典引。)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否。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何所服耶。權者由心。(按通典引此同。惟無親下多一黨字。)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答云。葬者殘亡之終。假假葬法後代□□。可以難禮乎。(按通典引此。土作反。舊本缺二字。通典引作巧爲反三字。)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閔公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旣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按禮記雜記下疏引。下五月吉禘下有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自寢成以禘若已葬除喪又遇二年四月夏則禘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下成以公之喪云云疏引較此多六十餘字餘同。)

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稱春秋爲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嘗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歟。(按通典引。)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按通典引。)

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答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旣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按禮記檀弓疏引鄭志。徙月而樂作云云。無答趙商曰至二十七月十八字。)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旣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本註〕謝故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又如作又於。餘同。)

檀弓注。大斂奠于堂。○答趙商曰。堂當爲室。(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答趙商云。師哭諸廟門外。按禮記檀弓疏引〔本按〕此條答詞似未全。哭師于廟門外本禮記奔喪之文。檀弓云哭諸廟。正義謂是殷禮。若周禮則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也。

臨碩難曰。凡國有大烖。歌哭而請。啓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答曰。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攷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烖歌哭之證也。多烖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原按〕周禮女巫正義引此條首句作林碩難曰。末句作非所以譏此禮。餘語悉同。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嶽。按詩崧高正義引〔原按〕自此以下十八條不著與何人答問。詩崧高正義引此條而曰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在滅無不可信也。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原按〕周禮大行人正義引此作鄭志答。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原案〕詩我將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內則醷次漿。周禮醢次漿。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醷無醢。周禮有醢無醷。明醢醷一也。〔原案〕此條見禮記內則正義作雜問志。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按周禮司尊彝疏引此條作鄭志。

韍章之蔽注。蔽爲韍。注亦爲韠。以韍章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原案〕此條見周禮司服正義作雜問志。又見儀禮聘禮正義。○按詩六月正義及周禮司服疏稱禮聘禮疏並載此條。而六月正義引作雜問志云韍韠之不注不讀如幅注當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屬也。聘禮疏引作鄭志解此附注。以付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韍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與此條詞句互異。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原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原按〕周禮司刑正義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下引鄭志與此文同。

此公乃二王後。〔原案〕周禮掌客上公醯醢百二十甕下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祖爲祭道神。〔原案〕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原按〕儀禮喪服傳正義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下引鄭志此條。

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原按〕禮記曲禮正義云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際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

脯非食殽。〔原案〕禮記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鄭。

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按周禮司裘疏引聶崇義三禮圖引鄭志亦與此同而多但無文彩耳一句。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

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椽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原按〕禮記玉藻正義引鄭注內司服條疏又引鄭志此條。

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原案〕禮記祭法正義全載此條。詩我將正義節引首二句並作雜問志。○按禮記祭法疏引此條作雜問志。詩我將正義節引末二句作不審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與此稍異。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原案〕南齊書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擇前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此條非出鄭逸登爲志者失真。○按南齊書禮志載仲熊議鄭志云云與此條同。原案引郊與明堂宜異日句今禮志作秦覆所議。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䏶。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原按〕此條似未全。僅存作王瓚問。必有脫誤。藝文類聚所載亦同。今從補校。

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原案〕自此以下二十三條。皆鄭門弟子互相問答。諸引入禮經正義。有只書某答某問者。不盡標鄭志。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檀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其今爲郡名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曲禮云。天子五官。注。此殷時制也。○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爐八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太宰。即爲六官也。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按禮記月令正義引。

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高禖。爲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原按〕此上見太平御覽。標作鄭記。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原按〕月令仲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正義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與此字句悉同。太平御覽所載必自有作自有必稱有禖。其禋祀作然其所禋。○按詩生民正義引鄭記焦喬答云與此條稍異。必自有作自有禖。其禋祀作燕得禋祀。吞鳳子作吞鳳有子。被說文乳見乙字注條錯曰。玄鳥也。此與既曰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則詩正義所引爲是。此或傳寫者誤。

曾子問。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鮑遺問曰。注此云。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按禮記曾子問正義引。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閣答曰。此上下兼說

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崇精問云．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汜閣答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亦無別意．(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識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按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云云．與此條合．惟令長弔主人作令長弔人臣．人臣之云云．稍異．)

陳鑠〔本誌〕一作鑠問汜閣云．爲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若有庶母．尚無服．何人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按通典引此作陳鑠問汜閣云云．與此合．惟人若有庶母作人君之庶母．)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按通典引)

張逸答陳鏗〔本誌〕一作鑠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按通典引)

陳鏗〔本誌〕一作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答曰．改葬緦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按通典引此．于商答曰下作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一時無他變易云云．與此稍異．)

梱翱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嘗衆子盡然耶．故質焉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闓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所疑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闓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闓覆又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按通典引此條．首標作後漢梱翱問汜闓云云．而于又曰作又云．闓覆又言作闓又覆．其餘悉同．)

劉德議問曰〔本誌〕議字疑衍〔原按〕杜佑通典引此亦作議問．似非衍文．喪服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迎彼還已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按通典引此條．于喪服小記句少喪服二字．此謂立幼作此謂立幼之．而下加已字．)

陳鏗〔本誌〕一作鑠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避者狹耳．(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曲禮．大功小功不諱○陳鑠問曰．亦爲父乎．自已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焦氏問曰．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按禮記曾子問正義引)

劉德問曰．先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田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按通典引此條無祖字)

陳鏗〔本誌〕一作鑠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按坊記云．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按通典引作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云云以下悉同．惟于大夫士言公事句無士字．則大夫士也作明卿大夫也．兩注民俱作士人．杜氏避唐諱耳．)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嘗服否．璜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適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原按〕杜佑通典引此條標作鄭記．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按孝經序注引作答臨碩難禮．無周字〔原按〕此條見孝經序注正義．謂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如是．以爲未注孝經之證．非答問語．當是僞)

寫者附錄于後．

鄭志補遺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内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按詩王城譜正義引）

雖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按詩旄邱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同。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按詩蓼蕭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畿内四百國。則周郊内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人其一於天子。（按詩甫田正義引）

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按詩棫樸正義引）

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按周禮序官司馬疏引。與前條文意略同。而字句詳略互異。因并載之。）

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按詩韓奕正義引）

答臨碩曰。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按詩閟宮正義引）

雖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十徒而已。（按周禮小司徒疏引）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爲聯耳。（按族師疏引）

鄭答林碩。爲二萬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按司馬序官疏）

立必正方。不傾聽。○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按曲禮上正義引）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

負劍辟咡詔之。○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按曲禮上正義引）

則掩口而對。○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屛氣也。（按曲禮上正義引）

禮不下庶人。○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按曲禮上正義引）

刑不上大夫。○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瀆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按曲禮上正義引）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按檀弓下正義引）

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按雜記下正義引）

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爲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按通典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田瓊云。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按通典不降服議）

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按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標作鄭志）

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禮記王制正義引此條上標鄭）

（志下又[illegible]、鄭答趙商問祭[illegible]云云。）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通典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衆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按通典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分．子厭於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縓．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見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云．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通典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總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禮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姒．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通典異姓爲後議．）

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譴綜疏密．謬准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通典天子合朔伐鼓．卷七十八．）

有小泰山．（按．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注〕鄭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即此山也．）

方舟經說

李石撰

方舟經說總目

卷一

周易十例略

周易互體例 象統例閏附

卷二

左氏卦例

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卷六

左氏君子例

左氏聖語例

詩補遺

宋李石撰

方舟經說卷一

宋李石撰

周易十例略

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識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略。

无咎者。有咎而卒于无咎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剛失中道。爲亢之漸。坤之六四括囊。无咎者。陰進薄陽。臣強僭主。下卦之上。括囊以幸免。孔子繫之曰。无咎者善補過。過而補之。可免于咎矣。易爻言无咎者九十九爻。而何咎者三。何咎者。本自无咎而猶提之。无大咎者。未能无過。何咎者。徒自發於咎。一以乾、坤、爲例。作无咎例。

利有攸往者。可以往而往。不冒險而往也。始于乾之利見大人。猶曰可往見矣。坤之繇曰。君子有攸往者。先迷所向。後有所歸。猶曰可以往矣。乾、坤、爲例。利有攸往之卦十一。繇言其八。爻言其三。繇言有攸往者一。爻言有攸往者三。繇言小利有攸往者一。繇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爻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繇言无攸利者二。爻言无攸利者八。无不利者十二卦十三爻。繫之以不冒險爲利也。乾之象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有利不言。蓋无適不利也。他卦爻之利。不利。勿用。有所往者。倣此作利有攸往例。

孚者。信也。始于需之有孚。而訟之有孚次之。需者、疑也。因疑而待其信。可以无疑。訟者、爭也。因爭而求其

僣。可以止訟。或曰。去就從違。僣不僣之決也。辯、訟之外。繇言孚者三。爻言有孚者十三卦十八爻。繇因事言孚者二。爻言孚者九卦十一爻。爻言匪孚者一。言罔孚者一。其曰中孚者。信之由中。而豚魚細物。亦被其賜。凡信之有疑有爭者。莫不釋然于此。蓋信之始起于辯、訟。作孚例。

悔、吝、者。君子求免于世之憂患。一本于正心誠意。慮而後動。迫而後應。俾不由于悔、吝、之塗乃已。然時有不免者。一身萬物。隨時所値。因易自忘可也。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微小。尙可以追維之稱。皆謂悔、吝、爲二道。則悔大吝小也。吝尙可追維。而悔有不及者。亢龍有悔。此天下治亂休戚所繫。孰有大于此者哉。若夫屯、鹿之不得。往則取吝。蒙、以刑爲發。往則取吝。屯、蒙、二吝。吝乃非悔之比。大小隨卦爻所寓。不可一概。且以乾之悔。況之豫、蠱、困、之悔。誠有間矣。若乃革之悔亡。則以湯、武、革命。幾于繫天下事。甚大如乾之悔也。他言悔十五卦十八爻。无悔、无祗悔、七卦八爻。言悔二卦二爻。言吝者自屯、蒙、而下十七卦十八爻。小吝者二卦二爻。曰小者。尙有大于此者乎。貞吝四卦四爻。吝无咎者四卦四爻。此悔、吝、之別。君子所以自忘于憂患如此。而有大小者。以乾與屯、蒙、爲肇始。作悔、吝、例。

厲者。君子以人心自危。而日進乎道心之微。惴惴自畏。未嘗一日不以憂患自警也。乾以惕爲厲。訟以貞爲厲。皆厲也。孔子于乾以危爲詞。獨於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心之上下。憂患有所限止。文王之詞也。孔子釋之曰。危薰心者。人心道心危微之兩間。正如夤之上下也。且言厲自乾以下二十三卦二十六爻。貞厲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以乾爲例。貞厲者以訟爲例。作厲例。

心情者。人之有心有情也。以人之有心有情。見天地萬物之无心无情。情顯而易見。心隱而難測。君子以易洗濯其心。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如對鑑。妍醜无遁形矣。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與民同患是也。然此專出孔子彖詞也。言天地之心者一。言天地之情者一。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復則取其靜以自復。故能以復之心。見天地之心。不待觀而見之。大壯則以剛大而能正。不但用壯爲天地之情。況其在人者。至於咸之感。恆之常。萃之聚。皆天地萬物。其由斯路。此甚易見者。以吾之情度而測之也。用易君子。宜以復之心爲心。曰咸曰恆曰萃。思慮所爭。可不勞矣。作心情例。

八象者。始天地大象。以求其類也。類乎天者天象。雲雷風雨日月是也。類乎地者地象。山水塗澤木火是也。幷天地爲八卦十四象。剛柔奇偶。各以卦爻所象爲類也。陰卦取天象。陽卦取地象。錯綜爲爻。變化爲用。文王重易而立辭。孔子立大象而釋之。自其八者衍之爲十四也。以說卦考之。取象凡一百一十三。而大象所象。特一卦一象爲主。而乃衍爲十四。坎衍其三。離衍其二。巽衍其一。其寓諸爻者爲九十九。所用未如說卦之數。而名物有不及象者。用易之君子。以意逆志斯得矣。作明八象例。

貞、悔、者。鄭氏云。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卜筮所用也。然伏羲三畫。有內无外。有貞无悔。雖三墳、八索。以步氣建日。亦未見其爲占筮之用。抑亦文王所重。以蓍龜所定。皆變而爲卜筮乎。周官三易。鄭氏所言。蓋稽諸此也。且以伏羲爲貞。以文王爲悔。內外奇偶剛柔。以初爲四。以二爲五。以三爲六。始中終之義。變化酬酢。而卦之上下二體具矣。非爲貞、悔、互相應用。不亦可乎。占筮所用。有以內爲主。有以外爲主。內變者爲內

主。外變者爲外主。明取其變。以明吉凶。則易之神化也。作貞、悔、例。

象卦名者。卦一名。名一字盡矣。非聖人孰能說之。如曰乾健坤順。非聖人象之。則世有不能名之者。八卦八名。伏羲名之。益以五十六名。文王名之。孔子又因象之益以六十四名。其意以釋幾微幽深之義。以廣二聖立言之法。然皆強名也。曰天地止矣。又強名曰乾坤。乾坤止矣。而又強名以八卦。乾坤之變者。健順其一氣之元。晝夜四時。代謝摩盪。命之曰易。而概之曰道。故曰皆強名也。揚子雲作太元準易。曰一元之統。方、州、部、家。三摸九據。因氣盈縮。晝夜分之。九九爲八十一贊。以御氣之變。有一卦而三名之者。出三聖人所作。意表易道。成幾乎息矣。作彖卦名例。

繫辭者。易之辭也。易之有辭。自文王始。繫辭、爻辭、均曰辭也。孔子既爲彖大小象。以釋文王之詞。謂之繫辭者。以繫其辭所自。不徒作也。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然則辭者言之盡。而有未可盡者。易之意深矣。皆試分繫辭上下未盡之意。以韓康伯所注十五章。上繫之章七。下繫之章八。蓋隨意求盡。厥後思慮而有得焉。可以合而一之。詞之統者。如中孚、同人、至大有七釋。自咸至損十一釋。此可以合之爲十八釋。而乃分之于上下繫。何也。大衍之數五十。又合之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二篇之策。而爲揲法矣。其下又再言天地之數。何也。至於十二卦制器。三陳九卦。隔章分釋。已无可疑。而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有可疑者。彖、一也。大象二也。小象三也。上繫四也。下繫五也。說卦六也。序卦七也。雜卦八也。十翼幾爲八翼矣。得无取文王繇詞、爻詞、二翼。併是爲十翼乎。竊疑文王以西伯作易。王爲追尊之王。而繇詞、爻詞、有稱王者。曰王假之。曰王假有廟。曰王用享于西山。曰王用享于帝吉。將遂爲文王乎。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之。似出孔子或曰。文言之釋爲一翼。而爻詞出周公。作繫辭例。

右十例者。據王弼例略而類之。既具之論。其有可立一定之說。于无定之中。曰體。曰用。二說。體卽易詞所謂无體之體。用則勿用之用。此常說也。惟易主變。移易不可常者。於例具之。如弼之例。可互見矣。

周易互體例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貞悔內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荐爲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內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爲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卦例。

䷀ 乾上乾下　乾　九五風。　九二雲。

右乾上下體。以乾合坤。奇偶旣立。五行致用於天地。風出於巽之木。九三也。雲出于坎之水。初九也。從龍從虎之象成矣。

䷁ 坤上坤下　坤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右坤上下體。以坤合乾。爲天地之雜。陰盛勝陽。龍戰見血。五以陰包陽。故坎象爲血。三以陰居陽。故含章。

䷂ 坎上震下 屯 艮、坤。

右屯上下體。互體爲艮、坤。九五屯膏。止而不得施。六二、六四坤體爲馬。亦止于艮而不行。故邅如班如。爲有所待。

䷃ 艮上坎下 蒙 坤。震。

右蒙上下體。互體爲坤、震。震爲長子。故九二克家。以二陽包坤。故納婦。以坤止艮。故六三之女勿取。

䷄ 坎上乾下 需 離。兌。

右需上下體。互體爲離、兌。兌爲口舌。故九二小有言。爲澤。故需泥。離中虛爲穴。進遇坎爲血也。

䷅ 乾上坎下 訟 巽。離。

右訟上下體。互體巽、離。初以柔承九四之剛。順上不乖。故明辯晳。九二以坎剛遇乾剛。臣忤君。子競父。拔患之道。然巽順離明。皆可无訟。四陽之健而一人帶三褫之矣。

䷆ 坤上坎下 師 坤。震。

右師上下體。互體坤、震。律聽軍聲。初六伏于重坤之土。不常失律。九二上應六五。重坤之順。以陽應陰。六五得震。故長子帥師。得坤。故弟子輿尸。衆主則非丈人矣。

䷇ 坎上坤下 比 艮。坤。

右比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上應重坤。順之又順。坎水在前。艮止不流。盈缶之吉。六二比于九五。以內爲限不自失也。重坤之順。不待補介。

䷈ 巽上乾下 小畜 離。兌。

右小畜上下體。離、兌、互體。初九上應六四。以剛畜柔。而乃反巳自畜于離。无所附麗。九三見說於六四之兌。說輻不行。若夫婦而反目。不能正室。巽、正室。離、側室。

䷉ 乾上兌下 履 巽。離。

右履上下體。巽、離、互體。離爲目。三寄明于兌。眇而能視。二以陽居陰。有震之足。巽爲股。弱於足。跛而能履。成卦之體。專在六三。兌居五陽之間。兌爲口。不咥人。

䷊ 坤上乾下 泰 震。兌。

右泰上下體。震、兌、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爲帝乙歸妹。兌爲口舌之象。四說以求鄰。雖富不富。雖變通之世。反失其實。

䷋ 乾上坤下 否 巽。艮。

右否上下體。巽、艮、互體。二爲艮。以止爲得。故大人否。巽承乾。故小人吉。以巽順處高位。苞桑之危。

䷌ 乾上離下 同人 乾。巽。

右同人上下體。巽、重乾、互體。九二巽順。病夏畦以求于同。褊隘於族非野之同。重乾之剛。伏戎致敵。九四應上九重乾。三歲不興。

䷍ 離上乾下 大有 兌。乾。

右大有上下體。兌、乾、互體。九二重乾應兌。以車能載。以臣載君。六五以離體主卦。以兌說致信。威行於下。與同人相內外。他倣此。

䷎ 坤上艮下 謙 震。坎。

右謙上下體。震、坎、互體。初六以謙柔踰坎險之剛。故可涉水。六五以震懼處坤得衆。故侵伐。九三主卦曰勞。

䷏ 震上坤下 豫 坎。艮。

右豫上下體。坎、艮、互體。謙鳴于二。豫鳴于初。以坎險高下。而鳴以求應和。艮爲山。爲小石。止靜不動。故先見。九四主一卦。以不疑得朋簪之衆。

䷐ 兌上震下 隨 巽。艮。

右隨上下體。巽、艮、互體。初九說以應四。動以隨靜。艮得所止之宜。不至失節。六二不能上應于五而止於巽辭求悅。係陰失陽。大小不得兼得。九四之巽體。長女長男。得其隨矣。其守在貞。

䷑ 艮上巽下 蠱 兌。乾。

右蠱上下體。兌、乾、互體。以九二之乾。幹以長子之震。父子巽順。蠱敝之家不足憂。主之以乾。說之以兌。順之以巽。其幹濟矣。巽、兌、二女咈之象。六四之裕。六五之譽。漸以无事。

䷒ 坤上兌下 臨 坤。震。

右臨上下體。坤、震、互體。臨陽長之卦。而以兌、坤、爲體。震動不靜。故二陽以大臨之。然羣小亦可畏矣。甘者苦之對。兌爲口。故知味。長而不已。則泰道也。

䷓ 巽上坤下 觀 艮。坤。

右觀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應四。以陰應陰。稚陰應巽。巽爲寡髮。童之象。艮爲少男。坤爲重坤。故利女貞。若不知正。則醜矣。巽以求艮。二以應五。巽爲白眼。窺女求匹。不可不正。

䷔ 離上震下 噬嗑 坎。艮。

右噬嗑上下體。坎、艮、互體。初九以震動而艮止之。震足。滅趾不行。以坎險在前以乾三陽。錯坤之三陰。未能除間。滅鼻滅耳。耳、坎象。金、乾象。黃、坤土中象。獄之有賊。猶頤中有物。

䷕ 艮上離下 賁 震。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初動。而艮止之。爲趾。坎爲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爲邱。坤土爲園。束帛戔戔。五數曰束。

䷖ 艮上坤下 剝 重坤。

右剝上下體。重坤互體。剝之一卦。以上九爲主。剝者陰極復陽。牀以置身。曰足。曰辨。曰膚。抑陰進陽。三得其應。重坤爲順。貫魚小人之象。以上九爲宮以庇寵。可免於尤。

䷗ 坤上震下 復　重坤。

右復上下體。重坤互體。復之一卦。以初九爲主。復陰極陽復。仁者。重坤柔之仁。四應於初爲中行。

䷘ 乾上震下 无妄　巽。艮。

右无妄上下體。巽、艮互體。震動而艮止之。以不可妄動。天命亦可畏。震爲稼。艮山不畊。不可以富。以陽繫陰。巽爲艮止。陰牛之繫。

䷙ 艮上乾下 大畜　震。兌。

右大畜上下體。震、兌互體。以陽畜一陰爲小。以陽畜二陰爲大。小畜則九三應上九爲輿。大畜則九二爲輿。皆脫其輹。畜而有發也。兌說、震動。以艮而止。六四爲童牛。六五爲豶豕。皆止健有待。

䷚ 艮上震下 頤　重坤。

右頤上下體。重坤互體。震動、艮靜。虛中如頤。以求口實。二陽初終之智。以貪飲食。非發也。艮爲山。爲小石。附坤土爲丘頤。

䷛ 兌上巽下 大過　重乾。

右大過上下體。重乾互體。九二上應九五之兌爲少女。老夫女妻。九五下應初六之巽爲長女。老婦士夫。過唯藏其小。不至于大。藉茅於初。乾乾自危也。

䷜ 坎上坎下 習坎　艮。震。

右習坎上下體。艮、震互體。九二震動而艮止之。與五險陷未出。所得亦小。二簋納約。其中有誠。坎水、明。水之寘。

䷝ 離上離下 離　兌。巽。

右離上下體。兌、巽互體。兌澤、巽股。目爲涕洟。離以柔順附麗兌、巽。錯然之敬于始可也。九四下卦之應。風散其火而澤之。猶死灰然。

䷞ 兌上艮下 咸　乾。巽。

右咸上下體。乾、巽互體。艮、少男。兌、少女。乾陽巽陰。男下于女。无心之感。初六咸其拇。拇施於足。可止而靜。六二則上應五爲腓。行則凶。居則吉。九三巽體應乾。踐其股。爲艮所執矣。

䷟ 震上巽下 恆　兌。乾。

右恆上下體。兌、乾互體。長男長女。以匹相應。二五之應。君臣之道。五以兌體之陰。委質于九二之陽。則相及矣。九四下應上比。雖禽不獲。

䷠ 乾上艮下 遯　乾。巽。

右遯上下體。乾、巽、互體。以艮股股爲巽。自厲其尾。否則致災。乾變爲坤。二應乎五。黃中坤牛。剛革。君子尙志以遠小人。

䷡ 震上乾下 大壯　兌。乾。

右大壯上下體。兌、乾互體。重乾附兌入震。初應于震。說以爲進。壯足爲趾。必窮可信。九三入兌。觸藩必決。六五之喪羊。九三之羊。上六之羊。以兌體也。坤爲大輿。爲腹。以陽包陰。

䷢ 離上坤下 晉　坎。艮。

右晉上下體。坎、艮互體。晉進而有所摧。見險而止。六二之愁。以險遲留。王母六五之陰。三陰附之。九四鼫鼠。艮體穴離。

䷣ 坤上離下 明夷　震。坎。

右明夷上下體。震、坎互體。明夷傷也。附麗越險。以求出地。其傷宜矣。離爲雉。初附于震則飛矣。左股以震足越險。以坤震坎皆拯馬。故爲壯。九三越險得陽。震長子。故大首。挾南離。故南狩。上六上卦之上。如登天。回附於四。故反入地。

䷤ 巽上離下 家人　離。坎。

右家人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長女。離中女。附麗柔娟。宜家以女貞。故以險爲一家之閑。初之應四。離之又離。以四陽主二陰。甚嚴且節。二婦一男。婦子也。

䷥ 離上兌下 睽　坎。離。

右睽上下體。坎、離互體。悅以附麗。而以坎乘其交。二女四男。其睽乃其合也。初應於四。坎體爲馬。乘而喪之于惡人。勿逐自復。六三應九。牛脫于輿。坎爲輿。六五坤牛也。上九應四遇坎。坎豕兌澤。泥塗之水。坎北爲鬼方。車載鬼也。弧矢取睽。先張後脫。坎爲雨。故遇雨反吉。

䷦ 坎上艮下 蹇　離。坎。

右蹇上下體。離、坎互體。西南離方。東北艮坎二方。以艮自止于離。則西南可无虞也。往者重險在前。來者止而有譽有待。六二王臣蹇蹇。以冒重險。自出於文明之方。大人者來碩。以應離體。

䷧ 震上坎下 解　坎。離。

右解上下體。坎、離互體。東北之勢。離明而震動。難之散也。坎穴三陰。爲土田。爲狐。故九二獲之以狐。羣自散也。重坎爲與陰乘陽爲負乘高墉。上六應四。離體爲雉。出險而射爲隼。故射獲之。

䷨ 艮上兌下 損　坤。震。

右損上下體。坤、震互體。震以動入坤靜。而艮止之。損剛益柔。一人。則艮上九應六三爲友。三人。則三陽兌悅震動坤順。以求益損一陽之友。

䷩ 巽上震下 益　艮。坤。

右益上下體。艮、坤互體。重坤以坤毀坤。震動得國而遷。依止爲艮。巽不自止爲失常。震能主祭。其孚以誠。

䷪ 兌上乾下 夬　重乾。

右夬上下體。重乾互體。陽極反陰。必至之理。初九決可不用。壯則趾之不立也。九二應五。勇于必進。乾

乾之惕。夬夜之行。有戎者。兌陰在前。三則危厲內荏。雨也。羊也。言也。以兌陰而決陰。莽之在田者為莧陸。

䷫ 巽下乾上 姤　重乾。

右姤上下體。重乾互體。以柔附剛。牝豕蹢躅。羸而用躁。乾金巽木。柔于金柅。以陽抑陰也。魚陰類也。九二以剛乘柔。曰有魚。四雖下比於初。困于重剛。失中。故无魚。以五陽受一陰。包含如天。

䷬ 坤下兌上 萃　巽。艮。

右萃上下體。巽、艮互體。萃以聚集。初應於四。以止以說。止則號。說則笑。巽、坤柔順。三陰三陽。亂亦求聚。為艮所限。孚不克終。勿恤可也。萃得萬物。大牲之餘。二以中應五。禴祭亦可。

䷭ 巽下坤上 升　震。兌。

右升上下體。震、兌互體。巽、震合誠。皆通神明。用禴可也。虛邑陰幽無人之境。以巽順而說得民。殷以主祭岐山之享。文王以此歟。

䷮ 坎下兌上 困　巽。離。

右困上下體。巽、離互體。冒險揜柔。困而附麗。巽、兌遇四。求脫坎谷。初應于四之巽木也。故株木。九二應五之兌為口。故飲食。六三據剛應柔。二女在前。夫妻反目。三陰三陽。相反不順。

䷯ 巽下坎上 井　離。兌。

右井上下體。離、兌互體。水坎出也。蒙養源於下。井則泉於上。木可汲矣。初之應四。水附離兌。燥濕相違。則泥禽且不飲。九二應于五。坎陷為谷。鮒離網中物。六四兌澤受水之谷。宜修之。

䷰ 離下兌上 革　乾。巽。

右革上下體。乾、巽互體。初與四二剛相應。柔體中堅。革之難也。三就乾剛也。虎豹之鞹。以離之文。炳蔚不同也。六二巽風從虎之象。

䷱ 巽下離上 鼎　兌。乾。

右鼎上下體。兌、乾互體。乾為金。鉉鼎也。初為鼎足。中空則否。巽、兌長少二女。附乾子妾。兌為妾也。九四近君。而下比於折足渥形。六五居中。黃耳離象。蓋離為雉。

䷲ 震下震上 震　坎。艮。

右震上下體。坎、艮互體。震長子主祭。以恐懼致福。初應四。艮山也。為九陵。七日六爻周而復也。四遂泥坎為水。水在山為泥。或曰坎豕淫泥。

䷳ 艮下艮上 艮　震　坎

右艮上下體。震、坎互體。初應四之震為足。止弱不隨。震躁。艮靜。坎心病也。故二不快。震屬薰心。三出險自反。敦之反敦。靜重如山。

䷴ 艮下巽上 漸　離。坎。

右漸上下體。離、坎互體。漸離鳥之附坎水者。巽風而于木。冒險自麗。危之也。九三應巽上六。艮夫巽婦。附離為大腹。夫征子不育。婦失其道。巽木之桷。高而免咎。陵艮山也。婦雖不孕。止靜得吉。離者羽之文章。

䷵ 兌下震上 歸妹　坎。離。

右歸妹上下體。坎、離互體。震長兌少。為歸妹。離其一婦也。震為足。冒險而上。故跛。六三上應上六。幾成坤母。為須嬃也。離為日。故眇。震長子得位為帝乙。坎為月。得中。故幾望。上六下應六三。為兌之羊。坎附離水。赤血也。

䷶ 離下震上 豐　兌。巽。

右豐上下體。兌、巽互體。初九上應九四。以陽應陽。二體皆陰卦。實離、巽、兌三女。不无其配。翳日中之明。旬則十日。過旬非中則災。中之已及也。震蔀蔽。巽木蔀屋蔽日。兌為毀折。右肱巽股之上。

䷷ 艮下離上 旅　兌。巽。

右旅上下體。兌、巽互體。艮止離麗。兌、巽欲自媚說。物順人而不得行。旅寓之甚。六二應五。過借於次。兌為妾。故得童僕。三則離火焚次。童僕无留行。雖者離也。牛者三陰之坤也。

䷸ 巽下巽上 巽　離。兌。

右巽上下體。離、兌互體。巽為進退。為不果。初附麗求說。勇于甚武。其躁于兵。故重以巽命。申申為戒。巽為木。牀下致非。兌為巫。故用史巫。兌為金。故先庚後庚。凡六如爻之數。資斧離為戈兵。

䷹ 兌下兌上 兌　巽。離。

右兌上下體。巽、離互體。初曰和。二曰孚。三曰來。九四獨曰商者。以言議之。事小介為。非病也。其說物之多通。不如介也。澤及朋友。離文明之益也。兌講習辭言之益也。

䷺ 坎下巽上 渙　艮。震。

右渙上下體。艮、震互體。震內動而艮外止之。以靜止躁。震、巽皆為躁卦也。初六用拯馬。以震、坎皆為馬也。机者巽之木。二應五。机以靜止躁也。艮為山。冒險越質不斷。羣以渙君之難。大號巽命。血者坎為血為水。

䷻ 兌下坎上 節　艮。震。

右節上下體。艮、震互體。初說以應四之止。艮以險止之。兌以言議。震以足動。艮木之多節。坎木之多心。兌通艮塞。艮為門闕閽寺。初不出戶庭。是也。九二既已知節。安於所止。不求脫險。以苦失中也。安者不求甚說。下比於初以承上。甘者口悅之味。苦則衆口不悅矣。

䷼ 兌下巽上 中孚　艮　震

右中孚上下體。艮、震互體。初九之虞。先見之信。上應於四之艮。以靜止動。為机先之卜。鳴鶴二五。以陽輩同唱。艮山兌澤。九皋之禽借之中也。六三應上九為非敵。二陰二陽。以巽進退不果也。六四以震為

馬。巽應上六。巽雞登山。以兌而鳴。登天之音。失中也

䷽ 震艮上下 小過　兌。巽。

右小過上下體。兌、巽。互體。小過中孚之變。可以復。不可以小過。宜下不宜上。逆順之勢。巽爲雞。猶中孚之遺音。初六之飛鳥也。六二過艮遇巽。兌爲妣。過君遇臣。西伯事紂。君臣之道嚴矣。九三防之以艮。執法可順不可逆。戕之漸可防矣。

䷾ 坎離上下 既濟　離。坎。

右既濟上下體。離、坎。互體。三陽三陰之變。上下體。坎、離。其互體。離、坎。亂以求濟。其濟猶亂。初之曳輪以脫險。水濡其尾。可戒。六二離婦喪茀。以坎盜也。高宗伐鬼方。離爲甲冑戈兵。於北方之坎也。九二下比於初二陰爲牛。西鄰文王也。

䷿ 離坎上下 未濟　坎　離

右未濟上下體。坎、離。互體。未濟、既濟之變。而互體亦坎、離。者。數窮而亂。所當辨也。小狐坎隱伏之物。出險而疑。水濡其尾。水曳坎輪。震伐坎鬼。濡尾濡首。陰陽之極。既濟猶未濟者。乾、坤、用九用六之數。君子知其數之不可涯者。既有未乎。

象統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猶曰一二三四者。此易之始發於書矣。欲求易者。自其書欲求書者。自其滋滋者猶曰蕃滋。以一成二成三者是矣。而蕃其象。各以其類爲象。天下萬物。莫不皆有象。類物而通其象之次敘。可迎刃解矣。物之生者。自然之天。其象、其滋、其數。因是而推之爲三。衍而六之八之。則人也。人者人爲之以其使之然。以合乎天之然。天人相符。毫髮錙銖之不爽。而易成矣。此象之次敘。不可忽也。蓋皆以物之繫於易者原之。以類而推其象。其變化者。乃其象之通。而以易爲神。此冤蹄魚筌。如王弼之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猶有次敘可肆而韜乎。乾、坤者天地之二象。剛柔奇偶。其象通於八卦。自八卦通于六十四。此象可以類起矣。以乾爲龍。坤爲龍。震亦爲龍。必欲求龍所在。則曰天。曰田。曰淵。曰野。象雖可類。而有不盡實。似未可遽悉也。至曰乾爲馬。坤爲牝馬。震、巽、坎。皆爲馬。坤爲牛。而他卦胥牛。巽爲雞。離爲雉。而他卦之胥鳥者。可以類求之。无通情矣。譬夫味之適口者。必名其物。然後知味之酸鹹。衣之適身者。必名其物。然後知衣之長短。數之未知。象之未明。而欲明之。不已僭乎。繫辭曰。神无方。易无體。又曰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故因其互體者。爲无體之體。伸劉牧之說。而與王弼辯。且天地生成五行。五十五之數。與大衍五十之數相通。此蓍龜之用。易之祖也。易不有四象乎。言、動、制器、卜筮。皆象之變化。體有不同。則可以互體推也。弼乃以五行汗漫。取四象者合而一之。求蓋而忘易之所祖。是賊人父祖。愚而忘之。以聖賢其子孫。是又其僭者。故因繫辭說卦立象。以互體例類而求易。因孔子以知文王。因文王以知伏羲。其所謂象者。備不至求合還就。十可得七八。其他天人之奧。性命之理。如弼之作明象。得意忘象者。以俟後世用易之君子。作象統。

明閏

正月　小過。蒙。益。漸。
二月　泰三。需。隨。晉。解。
三月　大壯。豫。訟。蠱。革。
四月　夬五。旅。師。比。小畜。
五月　乾六。大有外內。家人。井。咸。
六月　姤一。鼎。豐。渙。履。
閏月　遯二。恆外內。節。同人。
七月　損。否三。巽外內。萃。大畜。
八月　賁。觀四。歸妹。无妄。明夷。
九月　困。剝五。艮。既濟。噬嗑。
十月　大過。坤六。未濟外內。蹇。頤。
十一月　中孚。復一。屯外內。謙。睽。
十二月　升。臨二。小過。蒙。益。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于中。歸餘於終。此置閏之法也。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爲之主。以伏羲之三畫者。分十二月二十四氣朔望日月弦晦之候。天然之正。欒固吾易卦爻之數。爲一定法。以歲始爲端。歲中爲中。歲終爲終乎。或以始子午。終巳亥。合六陰六陽爲歲乎。三代異正。其

所嚴之端，所舉之中，所歸之餘亦異，則置閏之歷，三代異用，眇乎不見其端，茫乎不知其終，其中猶是也。吾知之矣，大抵以中氣爲時，以均其始終中三際一唯其歷而已。余將竊取顓帝之乾象歷，以建寅爲歷端，以合乎夏正，則千歲之朔，幾在茲乎。且以夏時爲正，以孟春爲歷端，則置陰陽子午不閒，不知何以爲氣之始而會其中，或曰：无中氣者爲餘，歷之大小餘，則置閏之數也。所謂乾象歷者，堯、舜、禹相承施行，至湯止以立春爲節，而以冬至爲元首，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以正六陰六陽之氣，吾夫子論四代禮樂，欲行夏時於春秋，蓋有所嘆矣。謂其欲修商歷，非也，乃乾象歷耳。按魯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爲辰在申，司歷過，爲再失閏，以晷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謬，班固則以春秋魯歷不正，故置歷之失，班固、劉歆、皆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乎。是七歷眞僞之論更起矣。魏黃初專取法乾象，酌斗分粗細之中，以合春秋日蝕，以正朔晦朔，既朔爲定，而杜預乃以七歷皆非王者之術，何也。七歷多歸咎斗分二十六日幾一月之度，湯歷乃以四分一爲度之一，且天度經星，可以意增減之乎。此杜預之所以疑也。經星二十八宿，以緯之五星變度，如春秋所謂辰在申者，以水星之在申也。按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更以泰始名歷，如泰始之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水星晨見，乾象則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則以閏月八日，先十七日，如春秋之辰在申者，相先後三日，其差氣三候有奇，不知順數春秋置閏，至是凡幾失乎。如是則杜預之疑審矣。夏正之四月，周人之六月，正陽建巳之月，雖無中氣，而大小餘之積，似未可閏，而閏之可乎。惟我宋以六月置閏，凡三淳熙歲，著辨閏茂月，則且置閏，與晉泰始合歲月，而用易之姤，以兆六陰之氣，則亦六月，而不在五月，來則幸其速，去則幸其遲，至於任法咎天之日月，如劉歆春秋五行之說多矣，因以易一氣之運合之，以俟後世明歷之君子。

方舟經說卷二

左氏卦例

春秋、易，以立例爲通，宜矣。蓋韓宣子所見二經者，魯人所用周人之禮，不刊之典也。左氏所載，於易雖周人卜筮之用，無幾，其所資於學者，非特杜預、王弼之說也。然杜預所得汲冢科斗云，師春作春秋所載易卦一卷，今不傳，石爲補之，作左氏卦例。

䷓坤下巽上觀　䷋坤下乾上否

陳敬仲方少，周史所筮之卦也。至桓子五世而始大，八世而成子得政殺君。其始也，利用賓于王，其終也，山嶽配天，則亦太遠矣。卜筮可知目睫之近，不能保八世之往乎。不然，南蒯卜亂，臧會卜亂，同矣。有觀六四變而之否，曰坤土，曰巽風，曰乾天，風爲天于土上，則曰山，自否之六二至九四，爲艮之互體，則艮爲山也，故曰山嶽配天，坤爲巽國，艮爲太嶽，爲姜齊，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故有庭實王賓，諸侯朝王之象，觀則其後之子孫，期在八世之遠，此說卦雜占八者之例，他皆倣此。

䷂震下坎上屯　䷇坤下坎上比

畢萬以晉滅魏，以地賞萬爲大夫，晉大夫辛廖所筮之卦也。萬之先爲畢公高，晉獻公滅魏，至六國，魏猶列諸侯爲大國，此公侯子孫，必復其先，畢公高之始也。其後六卿分而爲魏，則終春秋之世矣，其年世遠

矣哉。

右屯初九變而之比。曰震以坤。以坤故爲土。震爲車。坤爲馬。震變爲坤。故車從馬。足居之。以震故。兄長之。以震故。母覆之。以坤故。衆歸之。以坤故。是爲六體不易。以下體之下也。若曰。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以意取象。无象之象。說卦雖有例。未必能盡卦變之意。他皆倣此。

䷍（離上乾下）大有 ䷀（乾上乾下）乾

魯桓公將生成季。楚邱之父。旣卜。又筮此卦也。魯之重輕。由季氏之存亡。其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執政爲周社亳社之輔。皆如卜之言。而筮特言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而已。其合卜筮。審龜爲一用乎。將有詳略乎。自桓公下順數。終春秋之世。三家子孫旣微而魯弱。如卜楚邱之父審龜之告。

右大有六五離變爲乾。乾爲君爲父。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以臣爲君之象。以離麗爲同者。亦以意取義。

䷑（艮上巽下）蠱

秦穆公伐晉。秦掌龜卜徒父所筮之卦也。秦人不通三易。而以龜爲筮。龜卜爲官而以審筮乎。晉附秦穰。負秦曲多矣。韓原之戰。晉侯之愎。遂濘取敗。執晉侯以歸。故卜徒父先以千乘雄狐爲吉。

右蠱。巽、艮二體不變而貞悔內外之象已具。杜預乃以秦人不通三易之占。而以龜卜爲筮乎。不然。卦亦易之一也。巽春夏之交。艮冬春之交。秋落山木之實而取材。以爲克晉之期。山木逢秋而落。杜預乃以周九月夏七月爲言。按春秋書秦、韓之戰在十一月。亦歲晚之秋。非九月七月之秋明矣。又曰。獲其雄狐。以狐蠱爲君。蠱、蠱也。皿、血也。病也。若以說卦象取之。則未有以狐爲君象。解、未濟二卦之爻。雖稱狐。解言三狐。未濟繇言小狐。初六言濡尾。解以坎、離互體取象。未濟亦坎、離互體取象。蠱之艮、巽。不變。其互體者。九二至六四爲兌。九三至六五爲震。不爲狐象。將以巽之爲進退不果。爲臭如狐。與艮爲狗鼠之屬乎。其必有知者。以龜卜爲筮。與卦之不變者。他皆倣此。

䷵（震上兌下）歸妹 ䷥（離上兌下）睽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所占之卦也。晉侯敗于韓。秦執之以歸于秦。晉侯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易天數也。一定于天。數不可逃。雖人謀无及。如晉侯之悔吝于先君之取秦女。疑有可免之理。是以人勝天也。可乎。卜筮者。天假之以禨禍福。使人知所避就。愈於惛不知畏而欲以人勝天也。穆姬晉女之適秦者。晉侯得歸國。賴穆姬之力。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皆甥。履薪登臺。免服衰絰。以示必死。

右歸妹之睽。歸妹上六外卦。陰變爲陽。故爲睽。繇謂刲羊无血。士无其功。承筐无貺。女失其職。以震爲離。以妹得睽。有責无償、无助者。秦、晉、姊妹甥舅相失之象。以震爲離。故以雷爲火。雷、車也。震雷說其輻。離火焚其旗。睽爲弧矢。必戰之象。姪其從姑。惠公敗。從穆公於秦之象。高梁之死。明年。謂惠公死之明年。謂重耳歸晉。殺懷公子圉而入也。史蘇之占。歷獻公、惠公、文公。凡三世。協若符券。杜預曰。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於氣。或取于時日。互相符會。構虛不經。非易之所當用。他皆倣此。以爲占筮淺近於易

者之戒。

䷶（震上離下）豐 ䷝（離上離下）離

鄭伯廖告人以公子曼滿求爲卿。伯廖告以豐之離之卦也。晉、楚方爭。鄭公子曼滿不能內固其國。乃妄亂而貪。无德而厭。伯廖以意測卦而告以其祥。伯廖、鄭大夫之知易者。智如蓍龜。雖不筮而神矣。曼滿卒如其言。

右豐之離。上六變而爲離。以陽庇陰。屋之大也。以陰受庇。戶之蔀也。說卦。震、離。无屋戶象。互體巽、兌。亦无屋戶象。剝之卦曰。小人剝廬。以陽庇陰也。剝以艮爲門闕。故取陽以爲陰之庇。或曰。離以附麗爲安。故爲屋。豐以明盛在上位。而謀暗幽蔀。閉塞不通。如大屋翔天。而闚戶无人。豐爻言三歲不覿。凶。而伯廖之言一歲而曼滿死者。以豐數之極。日昃之離。一年之象。不待三歲。以二卦九六對變也。

䷆（坤上坎下）師 ䷒（坤上兌下）臨

知莊子告人以邲之戰先縠中軍以三師敗績之卦也。晉、楚爭鄭。爲日已久。晉不能勝楚以庇鄭。同姓之親。何有七日之圍。守陴之哭。楚師退而復圍之。肉袒牽羊。以九縣自比。楚又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楚之於鄭。其亦優游不迫。鄭亦窮蹙矣。爲晉者可以少愧。而又有救鄭之師。師出。荀林父、士會欲中道班師。不爲失策。先縠僻以中軍佐濟。知莊子策其必敗。以其負曲于楚。抱愧於鄭。雖不待卜筮。而吉凶判于未戰。然則知莊子者。春秋淺於易之君子也。其先見與鄭伯廖同。

右師之臨。師之初六變而之臨。以二陽而蔽四陰。坎險坤衆。遇險失衆。臨有甚此者乎。否臧者。不順而无律。律、師律也。律、法也。或曰。以爲軍禁。詔吉凶也。坎爲川流。兌爲澤壅。三師之令不行。律竭法亡之象。其互體爲震爲重坤。以師臨對變。師九二曰未順命。臨九二无功則凶。中吉則免于咎。臨九二則八月有凶。期在于此。此知莊子又知先縠雖幸免於楚。有大咎於晉者。以此夫。

䷳（艮上艮下）艮 ䷐（兌上震下）隨

穆姜將薨。所筮之卦。不言其所筮之史也。穆姜、成公之母。淫於僑如。介晉國以禍其子。又禍季、孟。幾無魯矣。賴范文子、郤犨。以免東宮之囚。垂死之筮。乃始悔悟。是歲襄公之九年也。襄公、穆姜之適孫。雖成即位。始四歲。季、孟在朝。主少國疑。以筮自亡。疑史乃謂姜速出亡。而姜亦知其死之審矣。僑如佞人也。其奔齊。又淫齊君之母。所止之國。以佞濟淫。何獨穆姜之辱。

右艮之隨。上下卦六爻皆變。所存者互體艮、巽。皆不以象爲占。而獨以變卦繇詞爲隨之四德。而以乾文王之言釋之也。其曰。元亨利貞。姜之自知。以咎史之筮也。不可謂元者。以人在下位而有不仁。禍其子成公。虎狼之不若也。不可謂亨者。俾僑如外結晉樓。以執成公。止季孫。魯不嗣者久之。雖適召之也。不可謂利者。通于僑如。東宮之居。幾于囚辱。失母子之愛。非所以庇其身。不可謂貞者。國君之母。棄位而姣。以淫蕩聞于國人。婁豬艾豭之比者。四德皆失。何以爲隨。以卦自擬。其死宜矣。史謂艮之八者。杜預有二疑。雜用三易。以七八爲占。一疑也。史以古易不利。再以周易折之。二疑也。余亦有二疑焉。七八

者。或在三多之數。蓋三揲之。所當計二四而爲八也。一疑也。八、如臨八月之八。隨互體卽艮體。隨之六二。二疑也。必有能辨之者。

䷮（坎下兌上）困　䷛（巽下兌上）大過

崔武子所筮。筮史阿告以吉之卦也。齊棠公死。武子弔之。見棠公妻美。而欲介其弟東郭偃以取之。弔人之喪。幸人之禍。挾急以據死鬼之妻。豈唯假以齊姜同姓拒之。雖死鬼亦怒矣。演筮以求吉。筮之所不告也。武子欺死而得姜。莊公欺生而淫姜。姜以色召禍。傾人家國。崔子逆弑。憲千古不令之名。豈獨據鬼妻之惡哉。筮史之阿告以吉者。齊禍出于天數。爲不可逃。

右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爲巽。以坎中男娶巽長女。固已非匹。陳文子所謂風隕妻。風、奔也。隕、墜也。奔墜之妻。冒險取之。且困之繇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謂莊公入崔武子之室。崔氏稱疾不見之象。且以卦變言之。大過九二至九五。爲乾互體。二女一夫。巽長兌少。本末皆弱。二女者。武子、莊公。皆有是二女也。一夫一婦。一婦再適。亦二女也。武子、莊公。兩淫之象。嗚呼。武子、莊公。於姜皆爲同姓。禽獸夷狄不若哉。妻不知姓。則卜之。況妻乎。

䷗（震下坤上）復　䷚（震下艮上）頤

鄭子太叔還自楚。告子展測楚康王將死之卦也。晉、楚以鄭故不和。楚矜然於晉。豈復知鄭。鄭小國。唯大是聽命。而乃以宋之盟責之言是賴。夫子太叔旣知之。而猶以易測之。以明楚康王之不顧盟。而以大虐小。死不免矣。楚子其死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雖然。子太叔不因筮史得之。亦知易之君子。

右復之頤。復上六外卦變而爲頤。楚迷不知復。鄭旣從晉。楚迷而失道。以求復如其願。楚王必死之象也。復之初也。顏子得之。曰。不遠復。无祇悔。是矣。其旣極矣。以陰反陽。而猶迷而不返。楚康王得之。曰。迷復凶。反君道。是矣。子太叔曰。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吾乃休吾民者。以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而測之也。是年裨竈占星。亦知楚子之死。與易同占者。杜預曰。歲星所在有福。歲星當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失次在北。對沖在南。鳥帑南方朱鳥。周、楚分野。楚康王死之歲。周靈王亦死。此卜筮相爲用。他皆倣此。

䷑（巽下艮上）蠱

秦醫和視晉侯疾。以此卦答趙孟之問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蠱爲晦。六疾之一。和謂惑疾。惑則沈溺女色。而蠱實生之。猶器皿之蠹。而生蟲爲蠱。猶穀之朽。而飛蟲亦爲蠱。旣曰。女淫爲蠱。非鬼非食。是不可爲也。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晦謂昏也。陽物謂巽、離、兌。三女皆二陽一陰。陽中之陰。內熱之疾所自淫。則內熱而蠱生矣。杜預釋之曰。婦人從陽。非也。和又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謂趙孟爲良臣。以大夫爲諸侯。力可以諫晉侯之淫于女。而莫之救。故和及之。其曰。良臣者。反言之也。宜趙孟以蠱爲問。而以良醫答和也。晉平公彪卽位於魯襄十六年。卒於魯昭之十年。嗟。亦沈疾矣。內有同姓之四姬。醫所不治。欲使之受諫乎。

右蠱一卦。醫和言之。非筮所及。巽、長女。艮、少男。老婦士夫。惑非其匹。老陰少陽。其類爲偏。象則蠱矣。然四姬一男。豈特老陰而已邪。醫和之神術。以苦口爲藥。惜乎晉君臣不悟也。是歲昭公之二年。風落山木。與秦卜徒父同占。

䷣（離下坤上）明夷　䷎（艮下坤上）謙

叔孫莊叔生。穆子自筮得之。卜楚邱告之以其卦之詞也。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奔齊。私客婦而生子曰牛。又取齊之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己。弗勝。夢旣告之矣。此先筮而得之也。夢與筮皆天之定。告之以未然。而皆不寤。魯之禍。媒於穆姜。而成于牛。僑如出奔。穆子得歸。國氏之二甥。以母改適。遲遲其歸。遂其歸也。牛又間其父子。殺孟而逐仲。孟、仲、二子。一殺一逐。叔孫思仲子不得見。不食三日死。仲雖歸。牛又以邑賂南遺。使不得入。卒之昭子得立。不以南遺爲德。而以牛爲禍。牛出奔而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如楚邱之告。

右明夷之謙。明夷之初九。內卦變而爲謙。明夷者。明之傷也。謙者減也。兩卦貞悔通筮矣。明夷之象爲日。日出地中。則明傷于地。陽傷于陰。若父傷于臣子。其象之意也。天以十日十時爲度。在人則十等。杜預謂王、公、卿、士、皁、輿、隸、寮、僕、臺。牧也。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卿。中天爲王。食時爲公。旦日爲卿。以離爲日。夷則日傷矣。以豹爲卿。在三之位。則知穆子當爲莊叔祀也。其傷則謙。謙則傷減。以離日爲鳥。方故曰。明夷于飛。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則餒矣。離初九之陽。變艮初六之陰。以火焚山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言。牛以讒逐孟、仲。叔孫不食也。牛之名。決目擢睽。兆於夢。又見於筮。坤、離、皆牛象。自莊叔、穆子、至牛三世。以淫賈禍。吁。可畏哉。箕子、文王、得明夷。豈難爲聖賢。叔孫得之。殺身敗族。

䷂（震下坎上）屯　䷇（坤下坎上）比

衛襄公嬖人婤姶生子元。孔成子筮之得屯。又筮之遇屯之比之卦也。孟縶與元皆嬖人子。縶長而元次。縶跛而元幼。皆屯也。屯者難也。孔成子初以立長未決。史朝贊以立元。是爲靈也。初元之將生也。已得于孔成子之夢。康叔名之曰元。使孔圉與史苟相之。史朝所夢皆協。以再筮襲二夢。廢長立次。廢病立幼。似非偶然者。

右屯之比。屯初九內卦變而爲比也。且史朝之言曰。繇云。利建侯者。嗣卽非建。建卽非嗣。使縶當嗣。卽不待建。所建者。猶二屯之難。元以次當建。遲疑不決。故以筮決之。筮不當再。猶之不決之故也。比之繇詞曰。原筮元永貞。原筮者。以再筮決意于元之意。雖然。靈公之立。失德爲多。以國多君子。賴之以立。比輔之象也。然筮以襲夢。與再筮之決。此其例也。

䷁（坤下坤上）坤　䷇（坤下坎上）比

南蒯謀以費叛。枚筮以示子服惠伯之卦。子服告之以其事也。蒯、遺之子也。遺逐叔之孫子仲。以立昭子。蒯亦立季平子。幾于再世禍魯也。昭子爲魯卿。以功加三命。爲季子媢忌。昭子欲與季氏訟。本出南蒯間謀。南蒯懼。以費叛。費者。季氏之邑。以蒯宰其地也。以地叛主。神所不許。筮所不告。子服惠伯猶告之者。

季其俊止。而有畏于筮也。其曰。吾嘗學此者。以明學易有素。必欲塞其不還之謀。而教之以忠信之事也。

春秋不書南蒯之叛。杜預曰。不以告廟。非也。費爲季氏分地。不主于魯久矣。昭公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者。不罪費叛。而罪帥師。以明季氏叛魯。而家臣南蒯叛季氏。無怪也。越明年。費人逐南蒯于齊。司徒老祁、慮癸以地歸魯。亦不書者。地從主人。春秋私相予奪去來。非法也。至公山弗擾則費再叛。故孔子墮三都。

右坤之比。坤六五外卦變而之比也。坤以六順爲義。六五變而爲坎。順變爲逆。筮則知之。曰。不可占險。坎之水爲險。其互體爲艮之山。山水之險。非一險也。坤以順爲吉。而比亦以相輔爲吉。蒯乃枚筮。諜指其吉。而逆闕之乎。黄裳元吉者。黄者中色。地有主也。裳者下飾。上有衣也。元者善長。長有君也。皆非逆亂也。供養三德爲善。供養黄裳元之三德。杜預釋以洪範三德。曰。剛、柔、正直。非也。曰。參成可筮者。子服惠伯欲南蒯參其三說之備而用之。惜乎蒯不悟。卒爲齊之叛夫也。

䷀乾乾上下　乾

蔡墨以答韓宣子龍見于絳之問。非占筮所及。而援卦以告之也。龍者人君之象。乾五五乃其位。乃今見于晉郊。猶之東遷以來。狩於河陽。與夫南征水濱。此春秋之所當書。不書者。晉不以告也。蔡墨以易之乾以釋乾坤之言龍。又及其爻之變。以豢龍、御龍二氏。明虞、夏之德。劉、范之世服厥官。以譏世衰道喪。何足以致龍。

右乾六爻言龍者四爻。而以一陽爲龍之變者四卦。併坤爲六。何也。以明五行所實。而明五官之職。備見於乾所變之龍也。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變爲姤䷫乾巽上下姤、天風之爻。木澤之氣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其變同人䷌乾離上下同人、火之氣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其變大有䷍離乾上下大有、金火之氣也。上九。亢龍有悔。其變爲夬䷪兌乾上下夬、亦金水之氣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者。坤上六之變。其變爲剝䷖艮坤上下剝、土之氣也。五行以御四時。而重、該、修、熙分職四時。而無曠官。此其龍之出。人得以豢御而馴擾之。豈特陽氣而已哉。杜預釋之。乃曰。乾龍以象陽氣。蔡墨以謂其龍。似未審也。說卦八卦皆有象。馬、牛、龍、豕、雉、雞、狗、羊皆象也。何獨於龍而疑之。蔡墨曰。重、該、修、熙、少皞四叔。職金木及水。修、熙相代爲水官。顓帝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爲后土。火土之職舉。而社稷五祀無曠。此致龍之德也。

䷡震乾上下　大壯

史墨以此答趙簡子之卦也。昭公出奔。死於乾侯。季氏實逐之。三家之于魯。猶六卿之于晉。其亦太過矣。趙孟乃以季氏出其君而民服。諸侯予之。已似失言。史墨知其指意。曰。王有公。諸侯有卿。各有二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誰能恤之。又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至援卦以寓其神。曰。天之道者。定數之不可逃。

右大壯。不以筮得之。而以意測之。以雷主祭。如嗣君。乾天位也。反居其下。故曰。雷乘乾。震爲諸侯。乾爲天子。無周之象。魯昭公何足道哉。墨又以季文子之卜爲襲。至曰。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坤乾上下　泰䷄坎乾上下　需

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伐宋。陽虎所筮之卦也。鄭武子之嬖許瑕。求邑無已。予之。請自圍宋雍丘。因是取鄭師于雍丘。又報雍丘之役。故伐鄭。則師之曲直可見。救鄭之吉凶。不難辨矣。何卜筮之紛紜乎。趙鞅欲動諸侯之師。以占諸史趙、史墨、史龜。三史者。各答以不可伐宋。而可以伐齊。齊、火也。宋、子姓。水位也。晉、姬姓。亦水名也。伐齊則以水勝火。而專伐齊傳。魯新與齊平。又有吳人江淮之釁。故陽虎筮之書。蓋徙倚觀釁於吳、楚、齊、晉之間。志不在宋。幸筮意之出此。疑而筮之也。

右泰之需。泰六五之坤。變而爲需九五之坎也。需者、疑而不進也。坎者、險在前也。持疑冒險用兵。非所以爲魯之利。需則有不安于泰者。此陽虎之意。似未可以襲晉。三史之占。魯門敗齊人之交。日負齊曲。爲吳蔑受兵于齊者。由此也。其帝乙歸妹者。微子啓爲帝乙之元子。以互體之兌爲少女。以乾娶兌。元子娶妹之象。方得吉配。天福祉於元子者。未可以兵伐之也。趙鞅竟用三史之卜。伐齊。取犂、轅二城。毀高唐及郛而還。吳、楚方爭衡。鞅有所不能敵也。

右左氏卦例。凡十七例。各援其所本。以明吉凶禍福所自。有筮而得之者。有不筮而得之者。筮而得之出于筮史。不筮而得。出於用易君子。引經據義。而以義測之也。春秋、易、聖人之經。左氏親受於聖人。其間見隨家國所占。所用不同。其爲例則一。此王弼、杜預得以例言也。傳曰。卜筮不相襲。以明龜策異用。而亦有相襲者。世亂道喪。瀆誠敬。薄信義。吉凶禍福。往往相反。淫巫瞽史。因以汗漫爲說。雖例亦復無用易者君子所僅備也。

方舟經說卷三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情爲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十八篇。

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暫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一奬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絕下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于莊公。爲不盡之孝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孚。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子之意。忠信之實也。蘩蘋薄物之可羞。葦者牛羊之不踐。泂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頌者。詩之盛緯。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小仁。以禍其國。殤公之立。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褒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賢淑無子。以桓公爲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弑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爲子。莊公又寵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爲賢不見答。故無子。於州吁書爲弑君。又以殺臣下爲詞。此春秋微意。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敍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兔三窟之謂也。鄭忽以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戎齊之餼。又以班後鄭爲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狷扁也。乃援文王大雅之賦。曾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爲善自爲謀則可。謀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執祭仲爲奇貨。連年于此矣。十一年盛曹之盟。宋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爲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出突入。然後宋人得以橫役鄭人。故爲折之盟。至穀丘之盟。凡再盟矣。其爲會者四。曰夫鍾。曰闞。曰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絕而鄭得以小瘳。君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播越七年于此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爲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即位。君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支之不足自庇。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廢絕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爲文。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爲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齊也。有賢霸主爲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其詞色於俎豆之閒。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尚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外敵爲患。其職猶諸侯覇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外敵爲患日爆。齊桓公圖覇之始。管仲相之。首畫西北之慮于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爲西伯時。勞來諸侯。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卽安。以辛受之命爲畏也。邢者。武王之子孫。爲狄所伐。覇主之所當憂。管仲一書之贊。齊桓得以九合諸侯。實發軔于此矣。閔公元年正月。魯齊人救邢。僖公元年。魯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前人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於中國。以夸爝覇主之績於諸侯也。曰次者。兒而遣之于懷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人之勢方盛。齊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鄘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槪之激于中。此載馳之所爲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爲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于禮有不得者。父母旣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爲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邱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衛志。有不及此。

清人。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于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爲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子于論詩。微發其端曰不敎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于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讒。方其蒲、屈之載也。申生已游魂新城矣。夷吾尙以賂新爲訴。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袪。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于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間矣。士蔿之諫。非獨爲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盡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譬敵補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連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之死。已非向考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入之情僞盡矣。推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預防惠公之反噬。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夷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爲法矣。

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呂甥、郤芮、背秦之謀。啓平鄭貢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于晉。似有冥數。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讎。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絕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知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產、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囚無異。甚易之詞也。晉以女女秦。其賚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秦。史蘇之占。尙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噂沓面語而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之悟。以死。此豈非人爲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于春秋。子魚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因壘之閒。刑于寡妻及兄弟。以大姒爲教。推此及邦家。以無禮責曹。而執鄫子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爲恕詞矣。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外敵執中國之君也。又書諸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恕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諸姬盡于楚人呑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中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今又判之。如畏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子之重爲謂惜。召南行露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伐京師。欲行篡奪。賴秦、晉伐戎以免。子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爲言。協比其鄰。以齊爲婚姻也。兄弟。卽襄王及帶也。王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諸戎與齊之援。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于鄭矣。春秋意罪襄王。厲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子無外。而以出爲言。譏之也。王子帶居溫。富辰亦不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執鄫子以卑宋。宋殺之于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其須句。邾肯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內不可言戰。言戰則敗。此春秋內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悟。大抵魯奔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內。其藐邾久矣。兜鍪之辱。何怪乎。

河水。（詩逸）六月。（小雅）

重耳復國。楚、秦、及翟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昔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爲重。此杜預之說也。然預以河水爲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爲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于詩。非逸也。六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爲義。以贊重耳復國尊周也。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小雅）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皆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忘德。失事君之路。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戎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唐棣。召穆公燕族人于東都。閔管、蔡、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自詒伊戚。（小雅）

甚矣子臧之爲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鷸冠自修。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特宋人。反鷸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小雅）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褒貶所自出。其于聖人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晉文公圖霸之始。必有大蒐。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取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雖信負羈之忠。可矣。顛頡、魏犫、同罪異罰。可服人乎。祁瞞風之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于軍。既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爲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于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予而實不予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邶風）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郤芮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霸哉。胥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胥臣之舉缺。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葑菲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美。此胥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懷不忘。殽之役。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間。三敗之辱。晉則由矣。秦亦未免以貪于晉爲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殽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爲始終。而不以兵家成敗爲作輟也。若夫汪之役。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舉一秦。外敵之勝。中國之恥也。而左氏反以人四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隧者。貪聞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謂蹇叔也。此詩乃

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瞫代之。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瞫怒。其友誘之爲亂。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于彭衙之師。晉襄公得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瞫。不罪先軫之失士。而有取于狼瞫者。以其不尤其君。不僭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以狼瞫爲君子。舉二詩以離之。至比之以文王之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于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答穆公之知。此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問吾諸姑。遂及伯姊。（邶風）

臣繼君位。爲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爲廟社與禮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爲謹。不及爲內諱也。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鯀。曰契。曰不窋。雖無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爲不肖。肖之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召南）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爲世重也。秦穆公悔過。吾夫子取之。今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祇悔。于顏子謂庶幾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至于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錄之爲誓。幾與三王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邱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人舉善。一人效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爲汲汲之詞。其一直歷以及爲文。其一危出以汲爲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之會。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受祿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答。亦兢兢然矣。文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歆至告廟。不已遲遲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女子在塗稱婦。卿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卿。而以逆婦爲文。是無稱姑之禮。以其始爲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爲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此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

齊桓公之霸。力足以尊周室。而服荊楚也。貫之會。江、黃人以蕞爾小國。能自通于中國。二國者。楚之與國。服江、黃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黃以報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爲伯公之可依。勢亦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旣敵晉伯西戎。江人旣同盟。而楚滅之。此伯者之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已之不能庇江。思其政事以自懲也。

湛露。小雅 彤弓。小雅

衛侯。鄭、楚之姻親也。甯俞、衛之忠臣也。衛乘同姓之釁。婚于南蠻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賴甯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衛侯被執京師。俞納賂饘。一也。晉欲殺衛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敢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爲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于魯。魯、衛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爲愚。似未竆其愚。其節當在晉、楚爭衛之間耳。湛露、天子燕諸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賦以欺衛。非所以爲愚知也。

黃鳥。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究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桑與棘。黃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于桑棘。曾鳥不若也。此其與燮幸何異。君子舉大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臣夢負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爲殉。亦自取也。孟子罪象人而用曰俑。象俑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特象俑而已乎。

葛藟。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于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爲言。而有及于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及二族。書曰宋人以殺。殺爲文者。惡其首禍于公。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雖有書。疑若自爲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子卬也。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室乃安。葛藟之庇本根致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以葛藟尋斧枝葉爲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猜弱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于聽言。昧于祀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尙有可採。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

楚大宋小。非不敵久矣。宋聽宋華御事之言。示弱以納侮。勢之必至也。夙蹊之戕。何足以辱國君。宋公

承命于始。而違命于終。可乎。子舟自以常官而行。是以乘牛踐田之說。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恃大國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孟諸、宋之大藪澤。厥貉之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雁。小雅 四月。小雅 載馳四章。鄘風 采薇四章。小雅

鄭、衛、得罪于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于晉。欲因公爲根柢。以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故明年爲新城盟。其殺晉趙盾于七國諸侯之下。亦以抑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晉與衛、鄭、二君異地爲會。然獨鄭伯禮公。賦之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答微意也。鴻雁求哀。季文子以同爰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爲詞。子家又以載馳爲賦。以明急欲求助于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于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鄫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于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比。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爲內諱。其不能終事于齊者。亦魯之深恥也。齊人又有西鄙之役。以曹之來朝于吾。又伐之。季文子援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于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于晉。而逞志于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始齊侯不及盟。卒爲郪邱之盟。郪邱、齊地。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小雅

飮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黿。羊斟不與食羊。悻然顔而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此者乎。小雅以不遜之詞。以爲犯上之漸。本於飮食。以及爵祿也。不然。何至懷一食不與。以宿怨殺人乎。羊斟、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書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而容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于先。乃欲圖之于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詞皆諫詞也。旣失于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袞之闕。如仲山甫能補過也。靡君不悛。雖鉏麑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效忠于終。區區全身于狂猘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弑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爲趙盾。玆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爲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逸詩

春秋書許世子弑父。不嘗藥也。書趙盾弑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採其意以作春秋。爲天下

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之所謂履霜堅冰者。早辨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遁穿，自出其族。已爲晉卿。內不能制之于家。又縱之于朝。若夫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此一詩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春秋之旨。略不少恕者。于以公天下大法。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春秋者。聖人莊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冶諫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借其人之忠而微譏于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爲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冶不爲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爲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弁正之。

文王既勤止。周頌

翟爲周患。自太王以來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強。吞噬衆狄。檟函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娶晉之後。爲甥舅之國。幾于和親也。赤狄使偪齊、晉。非一日。如先穀之不忠。以邲戰之敗。往往賣國于狄。赤狄日熾。檟函之盟。狄之支黨。既以剪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檟函之盟。以文王之勤自比者。文王事狄。不絕慍問。成周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者。檟函之盟始之也。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頌　武曰。無競維烈。頌

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于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爲邲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穀以中軍佐不從三帥之謀。此老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尚何以追鄭于既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懼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爲諫。有取于武王汋、武二頌。欲回先穀之意。而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智而後取之。兼弱攻昧。以成周家撫緝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小雅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不得意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適與荀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爲。氣先敗矣。舟中之指。中軍下軍。喪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軍行也。一鼓則狠愎而甚怒。再鼓則怯懦而先奔。晉軍罪人三人者同。三帥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　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周頌　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席累勝之氣。與晉爲邲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羣臣俢心。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爲京觀。夫楚、狄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乎。詩韜以武王自許。豈潘黨所能以觀說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序。與今詩篇次不同。

杜預云。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甚不幸者。內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黃。曰夔。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之言。禍亂至此。不晉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大雅

周人所以艱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彼之性所欲于吾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殄厥問。竭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狄者衆。敵之長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繼卽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于二年之間。此天運關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懷之得術也。庸庸祇祇。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士貞子。羔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間於狄。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卒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檟函之盟。專以文王爲言。以明春秋雖亂。其襲之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

傳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敎季康子弭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弒。賊也。靈公使鉏麑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穀召外敵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繞朝之策。逃秦而歸。其心蓋知盜矣。一旦以獻狄俘于天子。請命于周。晉以爲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威之也。戰兢淵冰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卻克何屈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于輕舉。雖無婦人。其笑宜矣。跛眇之疾。豈齊同叔子之爲哉。卻克必欲讎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卻子之意。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爲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卻克幸于一勝。矜其豕突之氣于齊。以婦人之笑。遂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于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卽汝翁。必欲烹太公。幸分吾一杯羹。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畝。王陵之母。伏劍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今則非其說矣。晉人徒言之。左邱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旨多矣。此與穎谷封人一詩二義。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厥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祿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

大吞小。強并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鞍戰。幸于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惟意在無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甗玉磬者。器之從名。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魯田也。齊以詐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衞、魯之謀。晉侯足爲蔽德之舉也。欲質人之母。并人之國。徒以空言喝齊。然亦涼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爲爰婁之盟。三師既各受命服。既歸。卻克自以得意。皆以不伐爲功。豈亦有所愧邪。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于蜀。楚之卿至是始列于中國。故以公會卿之人。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楚之卿而公爲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強冠之子。重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爲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強冠而行。不審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強。楚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強冠之。與爲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耳。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卑。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解。民賴之以息肩。無失其所可也。何有于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爲賦者。以爲有位之戒。攸所也。墍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成公卽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爲赤棘之盟。以魯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鞍之戰。因以歸汶陽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矣。成公至是欲貳心于楚者。恐晉不能終庇之。晉侯亦疑之。故不加敬于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爲賦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春秋有進夷狄之法。聖人旣以有君許之。有戎。有荊楚。有秦。今又有吳。其陴睨陵跨相屬也。自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于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吳之始入中國也。郯因以成其惡。何也。郯內受魯、晉、齊、邾之師。郯已疾矣。何敢與吳爲抗。不得不請吏于吳。以申公巫臣之教。使楚近地諸國。吳始大矣。季文子有賦于小雅之篇。哀郯受吳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彼之侵。莫適爲主。欲號天告亂。有莫懲者。不相弔恤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衞風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爲齊所侵。晉以怨惡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歸于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爲急也。楚取鄭。吳取郯。魯與齊、晉同爲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于齊者。齊事晉。且爲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晉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于取也。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魯不能自有。而

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市道。魯人因以俛仰歎避于一田之間。蓋女晉而士齊。二三之行可恥也。謀之未遠。人臣當謀之。此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暨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于言也。必有已信之效。故上之人得以信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言。此已信之效也。且欒子秉政。皆用三子之言以爲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有疑。侵蔡。侵楚。侵沈。宋皆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爲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于必信。以收其必信之效。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　綠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來聘。欲娶魯女以厚爲援也。納幣來迎。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爲之。故稱使也。衞、晉皆來媵。同姓姬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其如韓樂。穆姜出拜。樂詩賦綠衣之卒章。取其實獲吾心。宋、魯二姓之好。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逸詩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也。恃陋無備。三也。渠邱城、莒城。二城皆惡。既又無備。振蝗螂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君子賦詩以爲譏。絲麻爲貴。而自棄于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妍。而忘其蕉萃之醜也。渠邱而至莒。莒而至鄆。次序進兵。三日克渠邱。三日克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尚敢以不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刪詩止有三百五篇。尙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刪去。左邱明傳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未刪之前乎。

方舟經說卷四

左氏詩如例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子腹心。國風

晉郤至如楚涖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蓋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惟晉以一矢之遺。楚于喪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公侯扞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分也。是年冬。公子罷來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爲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衛以援晉。子囊譏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小雅

昔成叔之敖傲衛君者。侍大國之晉也。晉受衛奔亡之臣。兩見之于衛君。廢衛君臣之義。衛定公雖強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爲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犨、郤至、死而厲公弒。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間。衛甯子蓋知之。其以此詩爲先見之兆乎。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于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

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三強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勛之時也。晉用其極。楚失其極。此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婦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之婦也。穆姜爲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其母則姒氏也。襄公卽位而四歲。椑櫬之託何哉。此季文子之愛言。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繼而亡。一年間既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而葬。謂之得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大臣規責。未可供以爲非。既出速葬。則用穆姜喪具。以葬齊姜。虧姑成婦。君子有譏于大雅、周頌、之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遠葬新君之母。似可藉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焉。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似此答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解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無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无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 鹿鳴。小雅 四牡。小雅 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三者十篇之三舉首篇言之則槪見矣。晉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假然自高。輕藐魯使。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當也。至于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拜者。以五咨之獲爲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此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四方爲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抗非一日。諸侯力欲庇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庇一小國之陳于楚。蓋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內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殺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殺壬夫而陳去楚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交譏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爲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反、子申、壬夫、皆賢也。集賢之名以定國。而又殺之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扃扃、明察也。雖然。此逸詩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爲據。因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國風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三詩者。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欲立穆子。穆子以廢疾爲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爲才。非己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爲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爲仁。使之爲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既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憚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君臣之際乎。魯、衛、兄弟國也。衛之臣。猶魯之臣也。今乃以臣抗衛于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衛君也。故叔孫穆子責之。于召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公入私。敬順之容也。衛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衛君。斯其張本云。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小雅）

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晉之于鄭。近在肘腋。而力不足以庇之。楚之于鄭。長鞭馬腹。而陵轢至此者。以鄭人內自潰亂。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弑僖公。殺羣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故圖。未卒歲。楚兵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鄭地也。

摽有梅。（召南）角弓。（小雅）彤弓。（小雅）

晉爲鄭謀。不爲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難熾。楚競已甚也。范宣子來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弑不討賊。一也。冒喪伐喪。二也。新與晉爲邢丘之會。三也。不惟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來。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強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摽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又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專征世職也。是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爲知禮。

有力如虎。（邶風）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秦堇父。以秦丕茲游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德相尚。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考郰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先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七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何也。豈聖賢天資所稟。自有異于人乎。邶詩如虎之賦。不獨秦堇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偪陽之滅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柤之會以滅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小雅）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小雅）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陳。七年鄬。八年邢丘。九年戲。十年柤。伐鄭戍虎牢。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柤之會是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于齊侯者。意欲自比于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鍾女樂。自以爲樂。故魏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殿天子之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祿。來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于櫟。以秦人之賊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

春秋治兵擇將。未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克能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于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罃、士魴之卒。繼者難其人。士匄辭以伯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于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俾欒黶、魏絳兼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過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君之賦。蓋取文王、幽王。爲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此君子之言。足以爲有國敗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喪者人之大感。天亦知哀之。況于子乎。楚共王可謂賢君矣。共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挽。其平生之善矣。吳乃乘其喪而行。非夜穿窬之舉。此役由其逆料未萌。三覆設奇。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爲獲。夫吳自取至此。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愉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小雅）

明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罹懟于此也。且朝以忌媚致讒。如蘇公、暴公可也。悲伯之倫何有焉。以寺人汚腐之質可也。諸戎之人何有焉。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稟。荒裔絕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其納侮有自。非戎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既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于讒不能不惑。況他人之心乎。

匏有苦葉。（邶風）

晉侯報秦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固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自爲。故爲邶風之賦于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于浮沉緩急。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蟜謂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先濟。鄭、衛次之。叔向不敢違者。迫于欒黶強介。無如之何。涇上之毒。魯、莒、鄭、衛之人實死之。既而荀偃、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荀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此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悖而將貪。悖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棠。（召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弑。書則附之。晉政歸之。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黶則已虐。盈則不足道。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召南甘棠之子孫。豈所擬乎。召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也。至盈卒爲范鞅所讒。出奔于楚。此豈甘棠之比。與周匹休于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小雅）

衛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于孫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察。故文子得以先事爲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皮冠。君臣相從囿田獵。未害其爲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于君。懷怒如戚。暗亦甚矣。至使其子蒯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麋。欲以戚地

兆亂。亦其不審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娶其君。先殺羣公子。獻公請盟求和。無所不至。而卒為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徒于阿澤。然衛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蘧伯玉、皆衛之君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歲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衆。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于是得征。懲前日之衆。救陳伐蔡。日惟凜凜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衛、皆羽翼之。其主之喪。吳人為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又報之。有臯舟之勝。子囊之所以城郢者。以遷郢避吳也。君之于是賦小雅之章。以子囊為忠于君而信于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子囊雖之矣。然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漢陽諸姬。楚實吞噬而有之。乃今為吳所乘。附之以晉。城郢之難。得之矣。子庚之代。卽公子午也。故子囊以城為垂死之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覩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各當其職也。且自王圻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男、采、衛。五百里一服。楚以蠻夷。進之中國。僭稱王矣。其官人次序。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若敖以降。箴尹、連尹、宮廄尹、粲然有敘。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荊蠻之法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為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為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為溫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先。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為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為歌。聲音與人之情為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使。以魯故執邾、莒之君。意甚淬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肄業及之。何昔人為之。而今人不為也。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小雅 鴻雁之卒章。小雅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為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分地。晉平公新卽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周。亦必計其撫封之職所當為者。前年為溫之宴。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足以庇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圍桃。圍防。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臧堅實死之。其何以為晉主之衆哉。圻父、鴻雁、之賦。雖魯人性命之急。又間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為魯會十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愧焉。亦可以塞前日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小雅 六月。小雅

甚矣。晉日驕而魯日屈也。十八年報齊。魯晉以逞威。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晉平公之享魯使。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燕饗之禮。胡為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晉侯。六月者。季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伐。六月車徒。以康王國。至齊靈公卒。齊、晉、復平。魯之有求于晉者未已。前日季武子欲以林鍾銘魯功者。獨不愧于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內難未已也。齊改轅事晉。晉受之為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為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為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歃。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會既絕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為得禮。

常棣。六章 魚麗。小雅 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為明年商任之盟也。宋之所長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盟矣。其于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是觀。吾夫子以為殷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辱君命。以諸專對。能為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為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

范與欒。睚眥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于欒祁之淫于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囚。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于晉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盈逐范鞅。而以欒祁之淫。逐懷子奔楚。懷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因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為宣子惜也。不如是何以為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

直哉叔向之為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于樂王鮒。而伸于祁奚。何也。以樂王鮒之貪。而祁奚賢也。樂王鮒而伸情于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馹而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于叔向。叔向亦不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樂王鮒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謂于宣子。言文武以惠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世宥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于二詩之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大雅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有求。求賻。求車。求金。求王。求鼎。蓋貪婪之俗也。甚至裂帶

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晏子相齊。肉不掩豆。鄭公孫黑肱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于貪淫之俗也。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以此爲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樂大雅之詩。以爲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度者。未然也。是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以爲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

子產之善爲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賴以立者在日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則賦重。如晉國之強。范宣子爲政。有所不免者。此子產之書所爲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以此爲國。以此事天。以此爲基。而立其德。以此爲心。而得其名。不聞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于諸侯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辭令之不可已也如是哉。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小雅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衛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于齊。至是十年。今之衛侯。猶昔之衛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逐之。甯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衎之入。廢置不定。弒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歸于亳。苟非伊尹。則甯喜之弒也。甯喜以弒剽竊。衛侯以國納爲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六合終也。以事一人。臣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衛侯衎既復。甯喜死。孫文子以戚召亂。勤諸侯之兵。然皆衛侯會夷儀之歲。齊人爲之城郟。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者。起弒剽之張本。先[illegible]如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杜預之釋以爲踐妄說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　蓼蕭。小雅　緇衣。鄭風　轡之柔矣。逸詩　將仲子兮。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怨于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爲澶淵之會。以號戚田。且以三百人戍

守衛侯。廿心殺之。以召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衛侯因。故齊、衛、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祿足以及諸侯。主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林父故執其君。皆肯戲蒙此名乎。故以殺戍之虐。藉口以明不爲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寬衛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衛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宜者。以其詩之有諷體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間。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返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祿。二詩之賦。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于是楚人聽之。謝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逆之。伍舉世爲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鄘風

齊慶封以景公卽位。來聘于魯。通嗣君之好也。飾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觀威儀。省禍福也。而皆惡之。獨不爲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減奔宋。而以鷸冠爲夸。不免穢稱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召南　鶉之賁賁。鄘風　黍苗。小雅　隰桑。小雅　野有蔓草。鄭風　蟋蟀。唐風　桑扈。小雅

五詩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衛、之靡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于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爲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于鄭志。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爲鄭。介乎晉、楚、二強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強合異爲同。此五晉之樂。淫正相雜矣。艸蟲、以晉爲君子。子展也。鶉之奔奔、自言國君之淫。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爲召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爲樂。子產也。野有蔓艸、以喜于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鄭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

晉、楚、以兵敝也。晉爲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既許之。因以強令迫諸侯而從之。齊、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于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于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

于度外乎。既曰成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罷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于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可恃爲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爲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于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之過。謂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于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者之賜也。雖楚人倔強。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伐播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豈能如晉敵盟。報荷殺之聘。以弭兵而來。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爲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遂不誨矣。故叔向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爲同姓。或人以爲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于享燕之樂者。用此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于此。雖然。此盧蒲癸之厚自文飾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皆家娶同姓。

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辭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來氏、爲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娶吳女。起于盧蒲癸爲張本云。

茅鴟。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設食先飯黍。所以辨祭。示不敢頃刻違仁也。慶封何知焉。酣淫貪亂。召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飾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汎祭不共。固其宜也。雖以茅鴟之賦。徒強聒之。其志不在是。寧不足責。而主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茅鴟爲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慶封。故并列之。以爲後日殺慶封張本。

行潦。大雅 采蘋、采藻。召南

行潦。召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適出。故伯有廷勞爲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邶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冶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于失卞。而難於復入也。公賜冶冕服之賞。不幾于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意亦微矣。公冶辭邑。絕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小雅

周靈王死于魯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其缺焉。鄭亦以城杞之役。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辭行。伯有以爲不可。子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強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之大夫。皆會楚葬。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至墓。何暇周天子哉。杜預言周襃卑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周平王之戍許。母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母家也。豈有內虛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盟主自恃。恇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者。不知其政駸駸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援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爲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終以夷禮自陷。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 邶、鄘、衛、國風 王、國風 鄭、國風 齊、秦、國風 豳、國風 魏、國風 唐、國風 陳、國風 鄶、國風 小雅、大雅、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于一瞬目、一歷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年。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心。孔子、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一。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鄶小不譏。後之學詩者。蔑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志之得也。至于二南始基。衛之發王之檀。鄭之細。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爲明主。儉而易行。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鄶也。曹也。爲甚微。小雅爲周衰。大雅爲文王。嗚呼。孔子、子夏子、所刪序聖賢之心學。其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 淑順爾止。無載爾僞。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衆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施之以法者而書之。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于晉。晉爲主澶淵之會。會者十一國。齊、魯、衛、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等大夫也。而皆人之。概之于法。人且衆矣。果何益于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辨者。莫難于義財也。晉趙武主會。其力可以辨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爲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間。何益于恤鄭之義乎。大雅者。言文以信上通于天。以啓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帨帨哉僞。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順爾止。不遜于儀。見于詩而曰逸者。豈其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卽見于書。非詩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卽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產舉晉文公之伯以責之。且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天癘不戒。三也。其國內不自處。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士匄爲失詞。則子產爲善于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于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時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優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庇之于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銜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于晉、楚之爭衛于鄭者。如執熱之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執之得濯也。之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此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于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夫子旣壹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于魯史所書也。并表而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產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大雅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大雅
荊楚、春秋進之于中國。爵曰子者。班之乎五等諸侯。魯、衛、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于超躐矣。
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漸被中國詩書禮義貴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古賢者之備。不已過乎。
令尹子圍无君之心。見于顏色者。可與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于未然。能審其吉凶禍福。雖神巫之察
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旣久。猶幸進之以此也。圍自言北王長子
圍。此其無君之芽孽也。卒之縊死其君。而以疾赴于諸侯。北宮文子之言驗于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
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良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反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
免衷甲。況令尹圍之果于犯上。虐于害良。有甚于子木僭賊之尤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不信
之別也。其曰。不爲人下者。皆猶欲爭衡于楚也。然圍旣以不信怙強。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自此其
小弱哉。抉牲加書于牲上。恐晉先歃。加書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小雅
七國之大夫。旣盟楚公子圍。又相與議其後。以其爲臣而君圍。篡逆之不終。已兆于容止威儀之儛。非
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犂爲隱其惡。以爲假之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爲假而不反。州犂又譏子羽。以子
晳背誕。卒之圍旣逆弒。犂亦爲圍所殺也。何也。大抵小人情僞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畏者避
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旻卒章之賦。取義喩于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爲字而敬字
者。慈㤭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鄰大夫。或代變。或樂變。或招變。或無變而變。皆知不免者。此其審
料士與北宮文子同。

大明。大雅 小宛。小雅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芈圍之烈者也。爲楚孽子。官則令尹。乃果于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
之首章。不惟蔑趙孟。亦以夸詡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圍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自此圍
得志而楚強。趙孟老而晉少懦矣。賓主二詩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爲巴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
孽之立。適以兆芈圍之禍。

瓠葉。小雅 鵲巢。召南 采蘩。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常棣。小雅
襄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爲會者。以楚公子圍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
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爲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
乃具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于子產。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晉君有

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獻之享。而受小國之蘩以爲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以喩
芈圍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托庇于趙孟也。孟趙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以圖異
姓婚姻。猶厖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曹大夫興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三詩粲然
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賓主禮。學詩學禮者。可以興起矣。

無競維人。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瞀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
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輿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于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
逆爲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輿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群公子秩。群公子召去疾立之。展輿奔
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圍之篡弒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皆富多寡。以車數觀之相
絕矣。叔向使二公子同儀者。祿食之秩。不害其爲同。后子意欲以富先子干。故以臣與羈齒爲愧。臣者
自比晉之臣。羈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爲疑。叔向答之以德不以祿。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
待秦楚之殺。其實皆狄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別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強禦處后子。此一詩
二意。不可不辨。

方舟經說卷五

左氏詩如例下

緜之卒章。大雅 角弓。小雅 節之卒章。小雅 甘棠。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有。而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
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之矣。此韓宣子之託見也。或曰。楚
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邱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
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刪述憲章者。大鳴于天下。何曾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
三絕編于易象。始隱終麟于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哉。孔子甫十歲。
蒙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繫日繫月爲春
秋。天子禮樂備于魯。晉無此書。則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晉比文
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以晉德可以惠養萬
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比韓子所玩其國之木。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
天子周公之德。備于此詩。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爲平公如齊娶婦納幣。因修聘于魯。汲汲
于太史氏之觀。此晏子知其爲君子者。有以夫。

淇澳。（衞風）木瓜。（衞風）

子夏之敍淇澳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周。韓宣子聘魯。以觀其書太史一事。足以觀其文矣。其與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今之深于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澳之詩。美衞武公之父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父子偕行。淇澳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嘗言詩者。豈苟而已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衞人報齊桓公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强弱之巢不敵乎。晉以宣子之舊。于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今之循墻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己。其曰。無敢爲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强弱不敵。叔向大雅之賦。許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衞之間。何以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其亦層衆山以爲太華。積衆流以爲溟渤。吾未嘗不嘆息于此。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祿賞之屬也。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威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小雅之賦。以晏子爲君子也。爲仁人也。祉者、福也。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之。幾于逢君之惡矣。晉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傳譏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于六卿而不悟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鼠）

有禮者。無禮之別。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田、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段之怵以楚國新立。晉侯錄豐氏舊勞。賜印段以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怵開于鄭。而以禮知晉。晉方畏其怵。乃能自屈于禮。不以國之勢驕晉。食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怵而失禮。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小雅）

芊圍之惡。子產旣知之于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產使子羽析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旣歸。謂子產具行器。子產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產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產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與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產皆知之。以鄭小國。立于楚大國之間。以子產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印段之怵。逢圍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豳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則周十月。正月、周十一月也。宜霰而雹。陰盛陽微。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爲言以藏冰之道。何也。冰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和。則霰而不雹矣。雖聖人可以成此禦災之道也。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納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冰則陰氣致用于陽。不爲災矣。陰盛陽衰。則楚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帥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吳。夫楚之盛。中國之衰也。陰氣之盛。陽氣之微也。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于聖人。著于後世。蠆尾之謗。是以累其親。雖子寬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邱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井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于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病。無一國不貧。何獨子產之尤。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寬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爲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徇其私。君子以此爲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爲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仲尼以下七賢者。吾夫子援其所聞于先進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旣殺兄。又因父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之人。梟首寧風之棘上。有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以昭子之請于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大雅）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

子產于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旣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黑之死。二族餘亡多謗。鄭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于鼎。名之曰書。以爲鄭不刊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

坎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媚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衞。傳坎牲埋書以盟者。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衞太子不免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別也。平公備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衞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于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爲此以疏間人

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邪。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免矣。

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爲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間爲哉。賄遺幣帛。如紵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敵。以仇爲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于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羋圍以來。楚強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爲離宮。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闖入王宮。自執其閽。不爲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芋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庇一閽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芋尹以王臣盜器。與盜同坐。而以紂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獲敍進于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況。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小雅

吳、楚之僭。進之于人而讁之于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問。蓋有感于此也。倘何魯、衛分地之拘哉。衛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衛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于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答。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于魯、衛哉。雖疽辭宵。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哉。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小雅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小雅

晉、衛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衛小國。晉負衛曲者二。倘何以爲同姓兄弟哉。其親者疏。其疏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假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更疏所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衛襄公之卒。人知其喪。況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鶺鴒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驁。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惑也。弔死歸贈。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蓋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小雅

左邱明之于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知儀。在楚不能答效勞。既歸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吾夫子也。曰孔邱聖人之後。必有達人。一也。鼎銘。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宮敬叔之得

師爲聞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孟僖子之補過爲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衛侯、叔孫豹、果卒。魯、衛君臣同譴。既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爲人臣。始終不當。自速天譴也。又言十月、一歲十二月爲合朔日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折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未喻。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別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言以稱師曠爲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于晉虒祁之築。以石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知之。非曰子野者。字之以爲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于世。強聒而無補于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爲與今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專以爲譏言亂聽也。哿、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于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即周。去苛俗而即樂土。其于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雉兔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德之及。不以地爲廣。不以囿爲夸也。魯政歸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囿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季之囿。叔孫昭子之讒勸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爲書土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兩欄欲以書逐季氏。歸其室于公。必季氏囿也。

陳錫載周。大雅

欒、高、陳、鮑。齊之四族。強弱之不侔矣。欒、高、怙強。欲攻陳、鮑。謀之不密。爲陳、鮑所先。能以弱爲強者。何也。欒、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祿也。且以欒、高、凡四敗。來奔于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爲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且公子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毋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敍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于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封楚侵于陳。又封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爲公室之附庸也。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明示得意。是甘心爲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周公之不饗爲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社。楚用蔡侯世子祭山。犬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莒可殺。不

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

齊之欒、高二氏，同出惠公，爲二公子也。春秋書欒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卽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勿克負荷，以奔于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後先者，其一身負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備然于詩之專對者哉。既不知所取，其不答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莒人取鄆之怨，投晉之罪，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于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非，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所謂亡于料人，拙於謀己者。

祈招。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爲惡，自悔于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芊圍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十三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道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次，愛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羹，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書，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鷹膺一夕，何益哉。是歲昭公三十年，吾夫子年甫冠，顏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己復禮爲仁者，當後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顏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顏子之問仁歲年亦遠。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爲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窮。祇宮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迹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產，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產哭之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己之死，此無與爲善者，誠然之說也。且以子產德業之美，學術之奧，改作不失爲惠愛，剸裁不流爲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產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爲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產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詎適之自哉。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產也。且以小雅之賦，特以平邱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斂氣于其側。子產特以愛國爲樂，玆所以爲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于晉爲盟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小雅

狄人之患，周家八百之業，于以替墮也。太王避之，文、武、成之，周公膺之，至于春秋，始終見于書者，一一可懲也。曰戎、曰荊楚、曰赤白狄、曰秦、曰徐戎、曰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

敵王愾者，用此耕日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仇敵，齊伐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之賂，以令示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興無伯之嘆，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爲秦所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尚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倫也。

野有蔓草。鄭風 **羔裘。**鄭風 **褰裳。**鄭風 **風雨。**鄭風 **有女同車。**鄭風 **蘀兮。**鄭風 **我將。**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顏淵言四代禮樂，有及于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別也。一別之正，烏者其所謂多淫者乎。竊皆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男女，如溱洧之類，錯雜其間，至于關乎美刺者，不害其體之正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蔓草者，子皮之子子齹之賦也。羔裘者，子產之賦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駟偃之賦也。有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蘀兮者，子厚之賦也。韓宣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爲君子數世之主者，一一隨其所賦，辨訂其語而答之。唯子齹、子產、子太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旣畢，因六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惴惴孫岌岌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爲將畏且以天威爲畏，子產率五卿拜貺賓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采菽。小雅 **菁菁者莪。**小雅

竊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爲禮經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類乎。不然，孔子生晚周末，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于府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爲獻酬，自今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旣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今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 **德音不瑕。**豳風

嬖幸給使，與奴隸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邱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遄臺之田，徒樂其諂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況和乎。二詩之賦可也，非所以責梁邱據。如曰鬷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言無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宥密，則非其職。其人則必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邱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書之九德。九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寬。曰柔。曰愿。曰擾。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強。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節宣暢。然後用之。棨之以寬猛二者。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不固執以自阿。爲不該不偏之士。此子產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產以刑書封洫。致蠆尾之謗。上累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子皮之舉子產。傳之以心。知其爲吉德君子。子產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焉。簡子、裨諶、子太叔者。合衆德以爲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寬濟猛。猛濟寬。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卽子皮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產。不然。子太叔以寬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卽公孫舍之子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大雅

位者車也。道者載也。君子以位載道而行。如車遵路。不可失也。一失其位。如覆車朽載。無以行道也。然君子有不得其位者。如蔡世子朱。豈知所守之位。可以君其蔡之民哉。自周公封蔡仲。蔡之爲蔡可知矣。楚靈王滅蔡。平王之立。復立蔡。蔡人以失國之久。覬覦於此蠢蠢矣。自保不暇。敢計其位。位不自安。敢言息民乎。如世子朱有不足責矣。春秋之賢君子叔孫昭子之言。大雅之賦。足以爲有位君子之戒也。世子國之儲君。平公死。朱當嗣位。不以適子之位自居。何以靖蔡國之民。他日出奔不終。兆於此矣。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

楚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一同之地。方百里也。歷四賢君。不以拓土役民爲事。謹守其國。以德爲險。不以城也。芊圍陵上國。滅陳。滅蔡。城不羹之地。則乾谿之辱。雖適兆之。囊瓦之政。有懲於此可也。欲以城郢郊九。此沈尹戌大雅之賦。止述四賢君爲爾祖之念者。可以想見四君以來。欲大而反小。欲強而反弱。城郢非守險持久之術也。嗚呼。楚入中國。中國不足以敵之。則必有異國者。更出迭入以勝之。吳滅巢。沈尹戌又言之。郢雖地強且大。何能自保乎。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

缾小而罍大也。缾以爲汲。罍以爲洗。此祭祀禮器也。王室子朝之亂。敬王出居。諸侯當任其責。主盟者之憂也。春秋晚周。諸侯自憂不暇。何暇憂王室哉。鄭子太叔見范獻子言之。獻子又與韓宣子言之。欲會諸侯謀之。嗟夫。白大人然後救火。何益於焦頭爛額哉。發之於缾也。皆恤不恤。當憂不憂也。憂罔有大此者乎。子太叔小雅之賦。缾罍之喩。其言懇切。足以發動獻子之心者。玆所謂美秀而文者乎。是時子產旣死。子太叔新知鄭政。蓋昭公之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賄。以舟師略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右之臂。彼非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入襲其後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帥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豈不能出楚地而還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爲二姓之

帥。謬矣。吳人祇糠及米。前日城郢。適所以致吳也。沈尹戌不能救。徒懷厲階之憂。不爲無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詩逸 車舝。小雅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可知者。非其出而出之。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變。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于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者禮樂之符。生於人心者。晩周之世。士大夫心術。日急一日。有不足錄者。叔孫婼之聘宋也。爲季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爲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賤其族人爲非禮乎。宋公享昭子以新宮之詩。猶曰新宮。詳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舝。以婿宋婦也。賓主對泣俎豆間。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小雅

卿爲君逆婚。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尙何有於君臣之際哉。春秋書孫叔婼如宋。無不曰聘者。以逆婦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理者。季孫公若、季平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于宋。是爲猶子娶婦也。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行者。以其甥之爲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曰勿與之說者。幾以國亂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中外之計。適所以速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昭公播播將出。以臣逐君。猶爲國有人乎。是年公孫于齊。以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詩逸

彗綿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綿之變。見不見。皆明爲候也。曰彗曰孛。曰欃槍。曰蚩尤旗。曰天狗。皆綿星之變也。謫譴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強。彗不爲周出。而爲諸侯出。諸侯以內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綿之變。雖大相關。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常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我。杜預乃以見不見爲釋。妄矣。晏子齊侯二詩之賦。蓋明文王甚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脩德格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常以彗爲畏。不以彗爲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更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衛、皆有變。所變之國。無國不爲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嘆。景公得之目睫。而爲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齊爲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律也。景公德不足以庇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鍾、公私異

用。取予異數。特其勸分小數。以是爲德。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故公自以爲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得而稱也。其臣孔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晉三卿之家橫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庇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羊舌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苟隙受勝賂。反譖之於晉頃公。頃公惛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地。而欲吞噬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大雅之賦。以世亂爲憂。卒殺勝以快生心者。度知不免於一死。三卿之手。其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賴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斟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此魏獻子代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垣者。凡七大夫乃以衆親賢稱口。盛歸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

春秋立法。慶賞刑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爲一忠足以舉國匹休。垂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爲周矣。其曰戍周城成周。不過合諸侯大夫爲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已。而乃據非所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爲幸此禍會可捺而取也。衛彪傒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威爲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命。蔑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幷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幷晉爲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爲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戒乎。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豈可二乎。一王以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侯各以官爲二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王之

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稱者。法在故也。趙簡子用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況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魯況晉。援小雅之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援述無闕。無之誰適從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當然也。史墨之評。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戍敗吳師。三戰皆傷。竟死之。忠也。季芊、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鄖。蒍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弒之。其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闘辛兄弟以王奔隨。吳人請之。問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庇楚王。而以好辭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亡國。而不絕者。孰謂楚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之賦。闘辛以教諸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發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奢之讐。鞭平王之墓。此其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覆之。吾必能興之。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包胥一人。

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胥之忠。或曰。爲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時者意小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靜女之三章。邶風 竿旄。鄘風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

寬猛相濟。二者爲政之德也。寬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二者未有偏任而爲政者。鄭政自子皮授子產。子產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歂。凡四傳政柄矣。子皮於子產。得之於忘言。子產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蠆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寬也。其終也。子產明背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德則一之於寬。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寬。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歂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觀。世輕世重之制。又當何如。竊意駟歂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彤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歂之忍心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

晉、齊、爭衛。衛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非靖。而猶求之。其伐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爲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成何、猶挾前日捘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既而

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者以捘衞侯手衞得藉口以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衞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庇衞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揚水卒章之四言（唐風）

縱橫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郈地是也始侯犯以郈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郈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郈地社稷之患乃援揚水卒章四言爲賦四言者吾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將以圖之可也其反覆捭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爲之出兵以逆侯犯卒之郈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橫之言乎其所賦所詩蔓深思遠眞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衞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爲者父子不正則君臣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茲其是也衞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郢也郢不應夫人欲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聵趙簡子乃欲以兵納之戚之戰曰世之云者以子未忍絕之於父也趙簡子以一衞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衞君內則幷二卿又與鄭爲戰兵名之不立尙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曰謀協以故兆詢者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幷二卿背腹爲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辭簡子則以范氏、中行氏藉口蒯聵則生名晉鄭二君以三祖爲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役與車下之踣不以一死苟免爲幸乃振振然以勝爲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頌商）

嬖大夫者君側之倖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邱據者於吾夫子有助焉齊人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優其爲禮甚嚴齊要魯車三百乘孔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命齊人之辭旣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邱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爲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倖幸也今駟秦之在鄭爲嬖大夫以倖幸而得車服前日成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必有以稔成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衄之餘又有晉、宋之疑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二詩所以懲之也

方舟經說卷六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邱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者假出左氏品藻假例

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宋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衞殺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郜、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無累後人

鄭莊公訊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訊之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祝聃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稷無隕多矣。

鄭公子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爲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爲卿。弑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甯跪。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

魯伐郕。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刖爲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曰。臣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無例〕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

鄭子臧好聚鷸冠。奔宋。鄭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攻楚〕

晉殺顚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聘賤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宜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丘。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爲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郯。以何吳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僑如。叔孫也。不稱姓。婦姜。齊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成婦爲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組甲三百。免者八十。被練三千。免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襄公母也。殯而無櫬。匠慶略季孫蒲圃之檟。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

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於是爲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用公子罷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辭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慎乎。卿不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毁而卒。立公子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輿立。莽蓁公子秩去疾入而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故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祿。
印段以父子覲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爲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於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
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塴。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爲還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巴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巴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須
卜筮。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語例。

　左邱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聲所聞於吾
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爲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如二
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遂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
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
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
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偪人啓門。紇抉門。以出門者。杜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陬邑大夫。仲尼父。二父
以力相尙。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不施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聞。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因父以死。殺仲。昭子即位。不以爲勞。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爲楚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鄐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
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
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

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皥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黃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皥以龍。少皥
以鳳鳥。顓頊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
衛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琴張（名牢字子開）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不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寬。故多盜。仲尼曰。
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爲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
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魯陽虎自齊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之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爲司寇。定公十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君爲主。其先亡乎。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爲祟。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孟之側殿。公爲、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衛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嬖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九月節當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聵入。衛侯輒來奔。石乞、盂黶、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二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說小異也。

詩補遺

繇詞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驪姬爲夫人。事在僖五年。）

賦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蒍作詩也築謂風事僖五年）

童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歸妹）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器銘（[illegible]）

余披殺國子。莫余敢止。（殺國子辭。二十五年。）

輿人誦（古氏晉）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 郤錡御

投首投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 棄甲復來。宣二年

城者謳

驂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宣二年

役人再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宣二年

騶語 楚伐蕭申 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宣十二年

筮詞 晉侯伐楚卜者之辭遇卦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

夢歌 聲伯夢涉洹。玉瑰盈懷。下而化為瑰。三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虞人之箴 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也。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襄四年

國人誦 臧紇救鄫。敗于狐駘。此譏逝者之師也。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四年

孫辭卜 孫文子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築者謳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畢。公弗許。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輿人誦 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襄三十年

又誦 子產從政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讒鼎銘 叔向對晏子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 正考父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已十八年。

投壺 晉穆子辭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昭十二年

齊侯舉矢辭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之辭。昭十二年

鄉人歌 南蒯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鄉人歌 南蒯鄉人飲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二年

童謠 鸜鵒。師己引文成之世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二十五年

野人歌 宋野人歌衛夫人南子也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定十四年

萊人歌 齊景公卒。諸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五年

三古辭 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辭 陽虎筮之。遇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乞糧隱語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哀十三年

對語 公孫有山氏

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十三年

尼父誄辭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哀十六年．）

誄辭（衛侯夢渾良夫叫天無辜．亦卜之辭．）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齊歌（魯人不答齊人稽首．齊人賓之．因歌此辭．）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補詩之刪序所不及者．附爲詩類．補六藝之遺云．占筮辭八．賦一．童謠二．銘三．諷四．謳三．答一．箴一．古人言一．投壺辭二．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誄辭一．凡三十六事．

項氏家說

[illegible]

項安世撰

目錄

卷一　說經篇一
卷二　說經篇二
卷三　說經篇三
卷四　說經篇四
卷五　說經篇五
卷六　說經篇六
卷七　說經篇七
卷八　說事篇一
卷九　說事篇二
卷十　說政篇　說學篇
附錄卷一　孝經說
附錄卷二　中庸臆說

臣等謹案。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宋項安世撰。安世有周易玩辭。已著錄。此其讀經史時。條記所

得。積以成編者也。案嘉定辛未。樂章撰周易玩辭後序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迨兵端既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遐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其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論國。諸書皆有論說。然則是書乃其斥居江陵時作矣。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尚虛言。其訂駁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諸家之上。是書見于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書錄解題亦同。自明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各韻內。核其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略可見。篇帙亦尚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按各經文先後次之。凡七卷。其卷八、卷九、卷十。則先以說事篇。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然陳振孫說是書有云。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云。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爲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爲四種別行。而復取以附于家說之後。今檢永樂大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篇次、丘乘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即已散佚。無可考補。謹據其所存者。仍合爲附錄二卷。次之于末。以略還原書之舊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原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

項氏家說卷一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一

三正說

朝議大夫姚大老名小彭。作周易外傳。辨三代及秦、漢、皆正。皆不改夏時。其說博而有理。今錄之。其大義曰。漢儒好信奇怪。而不揆事理。左氏、公羊高。猶以周正解春秋。孔安國以周正解書。鄭康成以周正解毛詩、周官。劉歆以三正作三統歷。此皆名儒雅望。猶爲妄謬。況其凡乎。相與追步星辰。遷就其說。所謂黃帝、顓帝、夏、商、周、魯、六歷。皆僞書也。史官推攷。皆不堪用。朏朔虧食。不與天合。蓋皆其學術之僞妄。而況諸儒之所記錄。詎得其眞乎。今自易臨卦之八月。書太甲之十二月。泰誓、武成之一月。召誥、洛誥之烝歲。豳詩之七月。小雅之十月之交。周官之正月。春秋之首月。皆以夏時夏月。訂之無不合者。又以汲冢紀年之歲首。皆用建寅。三統歷之冬至。皆在十一月。秦呂不韋之月令。一用夏時夏月。史、漢之稱月。一用夏時。合而證之。無可疑者。秦、漢、實繼三代。其歷正皆不改月。明白如此。漢諸儒身當本朝。而不知尊信。相與倡爲僞妄。豈不反乎。其條目證驗如下。

易臨卦。八月有凶。于消息卦觀四陰爲八月。于辰在酉。臨與觀反對之卦。今之息。後之消也。故八月有凶。

即夏之八月也。何氏主周正，從建子至建未爲八月，以遯爲凶。孔氏主商正，從建丑至建申爲八月，以否爲凶，皆非。

書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踰年改元，歲首出見祖廟也。明商雖建丑，仍稱十二月也。孔安國不得其說，遂以十二月祠廟之文，推排湯崩在十一月，以爲商家猶質，踰月改元，舜、禹、禪位，猶須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乃受終于祖宗，況繼崩乎。元祀既十二月爲歲首，則三祀之十二月朔，以冕服歸亳，亦歲首耳。

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序曰：春大會于孟津。孔安國注云：此周之孟春。今按泰誓、武成之稱一月，皆建寅之正月，故曰春。如是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即建子之月，孔子何爲稱春乎。不云正而云一，或云改正在甲子後，史追書之爲一月，理或然也。然汲冢書柔武、小武二篇，乃武王元祀二祀，未改正之時，亦云一月，則知一月即正月，非必追書也。或者商人忌歲不在寅，故寅月避正之名，止稱一月乎。

左氏國語：武王伐紂，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韋昭注及唐大衍曆議，皆據之以推武王以夏正十月、商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起師，日在箕十度，則析木之津也。月在房四度，則天駟也。又三日得夏正十一月、商十二月、周正月庚寅朔，（韋昭以爲辛卯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一月壬辰夕，辰星在南斗二十一度，明日癸巳，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歷牛、女，戊午，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今按曆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于星紀，不及天黿也。又左氏于春秋內外傳皆用周正，則于外傳安肯從夏時哉。其排比日辰，自應有所諧合，韋昭解注只得從之，大衍循之，而稽其僞曆云爾。然吾所知者，孔子之本序也。若得三代眞曆，求之未必非春之星次也。史記言十二次，正月寅、南至于箕，二月卯、南至于心、于房，三月辰、南至于氐、于房，右曆南斗命度，尾、箕、斗爲析木，是亦得天駟、析木也，何必子丑哉。（安世按：武王一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暨師，二月三日癸亥陳于商郊，四日甲子陳于牧野，四月三日辛卯還于豐，十九日丁未祀周廟，二十一日庚戌柴。）（書說周改夏，自無所疑，儒何必須以周正亂之謂。）

召誥：二月二十三日乙未，王至豐。三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周公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孔安國云：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孔穎達云：周之十二月建亥。）明日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蔡遂云：周之歲首，故言祭耳。）今按戊辰乃十一月，非建亥之晦也。烝祭在冬，周歲在子，故用歲首烝祭。其下十二月，即建丑之月也。故曰七年，不云七歲。明以丑爲十二月，四時終而後成年也。

詩豳七月，皆用夏正。其于周正，但稱一之日附。二三四皆以次序爲文，未嘗改月也。小雅十月之交，即十一月朔歲首，日食，是以醜之，必以爲夏之八月，何至若是醜哉。

周官正月之吉，鄭氏以爲周正；又有正歲，鄭氏以爲夏正。今按地官正月之吉，始和頒教法于鄉吏、鄉大夫、州長，皆正月讀之，而黨正獨云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正月非建子矣。無乃夏正仍謂正月，周正乃爲正歲，如書之烝祭歲乎。大都中氣謂之歲，而日月十二會謂之年，周正子，而又仲月，宜有歲稱乎。周官祭祀

田獵、朝會，所書一皆合于夏時，是知四時仍用夏正也。

春秋王正月，左氏、公羊學以爲周正。今按春秋以月繫時，四時十二次，不可易也。若是周正，則春乃是冬，十二次皆當改稱，則聖人親筆之書，何春冬之不知乎。王乃時王，而月用夏時，則夏時三王所同用，未嘗改稱也。但所用之正不同耳。襄三十年，晉絳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預云：正月謂夏正月。然則傳所謂周正，又足據乎。（安世按：春秋所書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筆之以爲典世法，如必如此而後爲正且，此但是疑之事也，乃若周家本稱，決無改月之理，若前致夏商之春秋觀齊語之。史其例明而淺家周時亦自辨，爲十有一月氐商至，則無可疑矣。）

史記秦本紀、漢本紀，年首皆書冬十月，至于春正月，乃在其年中，仍不改其名，其他月亦不移其次。至武帝太初年夏五月，以正月爲歲首，明年始書春正月，終冬十二月。竹書紀年篇，晉太康初汲人所獲魏冢古書也。其敘夏、商、周三代之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漢書載劉歆三統曆，述商曆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十一月非建亥也。禮記載秦呂不韋所作月令，四時孟仲季，皆夏正也。（安世按：此路說皆是爲改左氏、公羊春秋爲非，蓋春秋自是孔子之書，師非周王所用，與今謂讖自不相告也。乃若左氏國語亦以爲周王曆已用此，則春秋本意，左氏未知之，是則不可不辨也。）

上六，振恆，凶。

說文云：孟氏易，振作榰，云：柱砥也。此陸氏釋文所不載也。

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卦之法曰：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第三不四則八，其實三揲皆四與八，但第一揲用四十九，多此一奇，故四爲五，而八爲九爾。自第二揲以往，無復奇數，自然爲四與八也。凡揲，左手得一、得二、得三，皆爲四也，惟得四則爲八，觀左之所得，而右手可知矣。然不合兩手之餘，不足以成七八九六之數也。餘四七者爲少陽，餘四八者爲少陰，餘四九者爲老陽，餘四六者爲老陰。是故左手之一二三四，生數也，合右手而見七八九六，成數也。生成數皆用其四，不用五者，四立則五在其中也。四不立則五不見，故亦止于四營而成。六即一合五也，八即三合五也，九即四合五也，亦止一二三四而已。小數止于四，大數止于九，五與十皆伏而不見，是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然而十與五常藏于七八九六之中，九六合而爲十五，七八合而亦爲十五。七八九六，當一月之日數也。

九六七八

奇爲參，耦爲兩。乾三奇，三三爲九，故老陽之數九；坤三耦，三兩爲六，故老陰之數六。震、坎、艮一奇二耦，三與四爲七，故少陽之數七；巽、離、兌二奇一耦，六與二爲八，故少陰之數八。九與六爲十五，當一氣之日；七與八爲十五，亦當一氣之日。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少陽之策二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亦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乾坤六爻之策，共當三百六十；少陰少陽六爻之策，亦共當三百六十。乾坤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少陰少陽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象閏

今之言揲蓍者，謂初一揲扐，第二第三揲不扐。于象閏之說，皆不可通。若以扐象閏，則每揲必有扐，三扐

凡三閏。不得爲再閏也。若以掛象閏。則每揲三扐而後一掛。止爲三歲一閏。不得爲五歲再閏也。朱先生曰。初扐爲左手之扐。再扐爲右手之扐。故止有再扐。無三扐也。後掛謂次揲亦掛也。聖人止言一揲之法。明一掛十八揲皆然。無掛與不掛之分也。

揲蓍

揲蓍者。左得一則右得三。左二則右二。左三則右一。左四則右四。其初得之蓍。皆一二三四也。算其餘策。則爲六七八九。而五具焉。此自然之四十五數也。而言河圖之九宮者用之。

策數

爻成于策。故求策者。皆以成數除之。六七八九十是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其中皆有十焉。成物者屬地。故策之成也。皆得地數。二四六八十是也。三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二十八。其中亦皆有十焉。乘數者必以四。則四營成易之道也。主數者必以三與二。則參天兩地之數也。十必寓焉。則土王四季之象也。此皆自然之理。不可誣也。

以字法推五數

古之制字者。一二三四。皆依數布畫。至五則爲×。象四氣交于中。不以數畫也。數至此備矣。自此以往。皆演之而已。六八陰也。則如×而分之。六從入。從八向于分也。八全分矣。七九陽也。則如×而伸之。七始橫伸。九則直伸之矣。十者。數之終。五之成也。故如×而四伸之。以定四方中央之位焉。所以明七八九六。皆合五而成也。

以算法推五數

布算者。下一籌爲一。下二籌爲二。下三籌爲三。下四籌爲四。皆有籌焉。獨五籌則不下。至五則起而爲一。以寓于數之上。自此以往。皆就五加之。加一爲六。加二爲七。加三爲八。加四爲九。獨十則不加。至十則變而爲一。而數浪矣。故一二三四以數立。七八九六以五成。而十與五皆無數焉。小數極于四。大數極于九。然而每數必用五籌而後成算。此皆自然之理。是故一二三四五。而天地之數備矣。

參天兩地

參以三數之。兩以二數之。天之數常該三。地之數常守二。此聖人發明數學之要也。乾之九。爲三者三。坤之六。爲三者二。合爲三五。以當一月發斂之數。乾爻三十六策。爲三歲之餘日。坤爻二十四策。爲二歲之餘日。合爲五歲之餘。以當再閏之數。乾卦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七十二者三。坤卦之策。百四十四。爲七十二者二。合而爲七十二者五。以當一歲之日。五日一候之數也。天下之數。一必有兩。舉一則兩從之。一與兩爲三。故天之數常該三。自二以往。爲兩而已。故地之數止于兩。乾則包坤。坤則不能包乾也。

初中末

陰陽在初者爲長。在中者爲中。在末者爲少。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陽中生水。陽之陽爲雷。陽之陰爲石。陰中生火。陰之陽爲風。陰之陰爲鹵。水、陰精也。而爲陽中。火、陽精也。

而爲陰中。

陽主動作而成堅實。陰主慘揭而成浸潤。陽陷乎陰。動而有成。陰麗乎陽。入而致說。男之初也。陽精在下。中交于陰。末則陽上盛而男道絕矣。女之初也。陰血在下。中交于陽。末則陰上行而女道絕矣。

精稟于父。爲腎坎水。所以爲男。血受于母。爲心離火。所以爲女。

丹砂石火。槐柳柞櫨。取火之物。皆生于地。雨雪露霜。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于天。

健順動入止說

健則能動矣。順則能入矣。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

健復爲順之體。動復爲入之用。

動而得志則止。入而得志則說。

一陽在上。二陰在下。安得而不止。一陽在下。二陰在上。安得而不動。

上下經卦象

臨、觀、剝、復、震、艮之象也。大過、頤、小過、中孚、坎、離之象也。遯、大壯、姤、夬、巽、兌之象也。既濟、未濟、否、泰之象也。

復者。喜其還也。夬者。決之也。臨、泰、大壯皆美辭也。遯者不期其至也。剝者傷之也。遯、否、觀、皆懼辭也。

上經男女之交。隨、蠱、噬嗑、賁四卦而已。下經男女之交。咸、恆、損、益、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凡十二卦。

上經皆乾坤坎離之卦。（乾十坤十坎六離四）其否者。隨、蠱、頤、大過四卦。下經皆風雷山澤之卦。（震七艮七兌十巽十）其否者。晉、明夷、既濟、未濟四卦。

八卦本字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必皆以三畫爲字。今巛借爲坤。☵借爲水。餘可知矣。

乾坤卦氣

乾坤二卦。每卦主半年。每爻主一月。乾之初九起于子。九二主丑。九三主寅。九四主卯。九五主辰。上九主巳。是乾之六爻分主六陽月也。坤之初六起于午。六二主未。六三主申。六四主酉。六五主戌。上六主亥。是坤之六爻分主六陰月也。又按律呂相生法。乾爻主奇月。初九自子左行。至戌爲上九。坤爻主耦月。初六自未右行。至酉爲上六。亦以兩卦十二爻分主十二月也。

四正卦氣

四正卦不當六日七分之直。每卦主一季。每爻主一氣。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氣也。震之六爻。主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六氣。離之六爻。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六氣。兌之六爻。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六氣。坎之六爻。主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六氣。太玄以勤當坎。以應當離。以疑當震。以沈當兌。亦不在直日之數。

十二卦氣

消息十二卦。每卦主一月。每爻主一候。每一卦當乾、坤二卦之一爻。每三卦當四正卦之一卦。復卦主鷃鳴不鳴至水泉動六候。臨卦主鴈北鄉至水澤腹堅六候。泰卦主東風解凍至草木萌動六候。大壯主桃始華至始電六候。夬主桐始華至戴勝降于桑六候。乾主螻蟈鳴至小暑至六候。姤主螳螂生至半夏生六候。否主涼風至至禾乃登六候。觀主鴻鴈來至水始涸六候。剝主鴻鴈來賓至蟄蟲咸俯六候。坤主水始冰至閉塞成冬六候。

六十卦氣

除四正外。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五卦共主一月。每五卦當前十二卦之一卦。故每月各以前十二卦爲辟卦也。未濟、蹇、頤、中孚、復。五卦。主大雪、冬至二氣。屯、謙、睽、升、臨。五卦。主小寒、大寒二氣。小過、蒙、益、漸、泰。五卦。主立春、雨水二氣。需、隨、晉、解、大壯。五卦。主驚蟄、春分二氣。豫、訟、蠱、革、夬。五卦。主清明、穀雨二氣。旅、師、比、小畜、乾。五卦。主立夏、小滿二氣。大有、家人、井、咸、姤。五卦。主芒種、夏至二氣。鼎、豐、渙、履、遯。五卦。主小暑、大暑二氣。恆、節、同人、損、否。五卦。主立秋、處暑二氣。巽、萃、大畜、賁、觀。五卦。主白露、秋分二氣。歸妹、无妄、明夷、困、剝。五卦。主寒露、霜降二氣。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五卦。主立冬、小雪二氣。五卦之序。一爲侯。二爲大夫。三爲卿。四爲公。五爲辟。候分內外。以朔氣前三日爲內。朔氣後三日爲外。五卦之序。其義未聞。

焦氏卦法

乾、坤至既、未濟。皆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既濟直壬戌。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別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直夏至。震直春分。兌直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卽上文六十卦氣之法。但彼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彼用太玄之序。此用周易之序爾。

京氏卦法

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

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

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卦。皆以第六爻爲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

遊魂卦。以第四爻爲世。其所主與四世同。

歸魂卦。以第三爻爲世。其所主與三世同。

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及八純爲天易。遊魂、歸魂爲鬼易。右京氏卦氣主月。義與十二卦同。而所用之卦則異。以其所主在爻而不在卦也。

卦氣序卦之異

安世嘗攷卦氣之序。與易之序卦不同。儒者多以爲疑。今按卦氣太玄之法也。以太玄諸首之辭。次第推見始終。其氣候蓋甚相貫。猶今周易以序卦推之。委曲相承。或順或反。亦可得而通也。晁公武氏曰。二者皆有爻數可攷。上篇反覆十八卦。陽爻五十三。陰爻五十六。下篇亦十八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此周易序卦以二百一十六均在兩篇也。亥、子之月。自艮至復十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三十六。巳、午之月。自旅至姤十卦反之。丑、寅之月。自屯至泰十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三十六。未、申之月。自鼎至否十卦反之。卯、辰之月。自需至夬十卦。陽爻二十二。陰爻二十八。酉、戌之月。自巽至剝十卦反之。此太玄卦氣之序。以六十數均在兩月也。故自冬至迄夏至。自復迄咸。凡三十卦。陽爻八十八。陰爻九十二。自夏至迄冬至。自姤迄中孚。凡三十卦。陰爻八十八。陽爻九十二。共三百六十日。其陰陽多寡之數。皆適相等。今按以義通之。既具前文。以數通之。又如晁說。則儒者之于卦氣。又何以多疑爲哉。

項氏家說卷二

說經篇二

李挺之反對法以乾坤變六十四卦

李挺之反對法。其實卽生卦法也。故世之言卦變者。皆自挺之出。其法以乾父坤母爲二卦。不反對。又以乾、坤三交生六卦。亦不反對。頤交大過一也。小過交中孚二也。坎交離三也。又以乾交一陰生六卦反對。姤反夬。同人反大有。履反小畜。凡六也。坤交一陽生六卦反對。復反剝。師反比。謙反豫。凡六也。又以乾交二陰生十二卦反對。遯反大壯。訟反需。无妄反大畜。睽反家人。兌反巽。革反鼎。凡十二也。坤交二陽生十二卦反對。臨反觀。明夷反晉。升反萃。蹇反解。艮反震。蒙反屯。凡十二也。又以乾交三陰生十二卦。否反泰。恆反咸。豐反旅。歸妹反漸。節反渙。既濟反未濟。凡十二也。又坤交三陽生十二卦。泰反否。損反益。賁反噬嗑。蠱反隨。井反困。未濟反既濟。凡十二也。三陰三陽數內。否、泰、既濟、未濟四卦相重。止各十卦爾。

右六十四卦。雖皆自乾、坤來。而乾、坤之交。不出于三。故推卦變者。惟乾、坤初交爲復、姤。而以爲一陰一陽者。皆自復、姤來。再交爲臨、遯。而以爲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來。三交爲否、泰。而以爲三陰三陽者。皆自否、泰來。蓋乾、坤之變。自此六卦始。則繼此而變者。當推此六卦。而爲所從來之地。理或然也。

反對說

觀聖人列卦，反對者自爲偶，不反對者亦自爲偶，而又置頤、大過、于上篇之末，置中孚、小過、于下篇之末，正反之際，灼然有意，非偶然也。凡不相反對者，其實亦相反對，乾、坤、坎、離、以全體相反，頤、中孚、象離，大過、小過、象坎，四卦亦全體相反，是亦反對也。此外又有以卦體相反者，如屯、坎上震下，與解、震上坎下之類，是二體相反也，有以卦義相反者，如大過二陰包四陽，小過四陰包二陽之類，是二義相反者，凡此皆可以參攷卦爻之義，又乾、坤、坎、離、本非相反對之卦，而其所生之卦，無不相反對者，震、巽、艮、兌皆相反對之卦，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乃不相反對，是亦易道變通之理也。

十有八變說

以卦言之，卦之正而不反者八，反對者二十有八，聖人分十二反與六正爲十八卦，以爲上篇，分十六反與二正亦爲十八卦，以爲下篇，故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而俱爲十八也。以爻言之，乾之六奇，坤之六耦，共爲十有八畫，以震、坎、艮、三男之畫，合乾之三畫，亦爲十八，以巽、離、兌、三女之畫，合坤之三畫，亦爲十八，以數言之，一三五爲九，以兩乘之爲十八，二四爲六，以三乘之亦爲十八。

朱震易圖以六卦變六十四卦

朱子發六卦之變，卽李挺之乾、坤、之變乎，前言之矣，然其所以變之法，不可不知也。復、姤、一陰一陽皆在初爻，變爲二，（師、同人）爲三，（謙、履）爲四，（豫、小畜）爲五，（比、大有）爲六，（剝、夬）各成五卦，凡一陰一陽者十卦，皆自復、姤、變。臨、遯、二陰二陽皆在初二兩爻，第一變爲初三，（明夷、訟）爲初四，（震、巽）爲初五，（頤、大過）各成四卦，再變爲二三，（升、无妄）爲二四，（解、家人）爲二五，（坎、離）爲二上，（蒙、革）亦各成四卦，三變爲三四，（小過、中孚）爲四五，（萃、大畜）爲五六，（觀、大壯）各成三卦，四變爲三五，（蹇、睽）爲四上，（晉、需）各成二卦，五變爲三上，（艮、兌）各成一卦，凡二陰二陽者二十八卦，皆自臨、遯、變。（[illegible]）泰、三陰三陽皆在下三爻，第一變爲初二四，（歸妹、漸）爲初二五，（節、旅）爲初二上，（損、咸）各成三卦，再變爲初三四，（豐、渙）爲初三五，（既濟、未濟）爲初三上，（賁、困）各成三卦，三變爲二三四，（隨、蠱）爲二三五，（噬嗑、井）爲二三上，（益、恆）各成三卦，凡三陰三陽十八卦，皆自否、泰、變。右安世皆推其說，方三畫之時，乾坤以三相交，其變之形止于爲六，凡言重卦者，出于六子，及六畫之後，以六相交，其變之例，亦止于六，故以復、姤、遯、臨、否、泰、六卦爲例之主，而凡言變卦者，皆出焉，亦猶三畫之有六子也。

虞氏晁氏旁通卦法

虞翻易專用旁通說以解爻義，其法皆取相反之卦，陰反陽，陽反陰，卽以反爲通，如夬之一陰五陽，卽與剝之一陽五陰相通也，本朝晁說之據先天圖以通六十四卦，今纂而類之，其說有三，其一曰以對相通，如乾之通坤，震之通巽，艮之通兌，其圖位相對，其爻象相反，此卽虞氏旁通之法也，至其異處，則坎、離、相對而不相通，謂坎通離，則坎死乎坤，離通坎，則離死乎乾，此則虞氏之所不避也，其二曰以近相通，如自乾而通于兌、離、震、巽、坎、艮、自坤而通于艮、坎、巽、震、離、兌者，順數也，自乾而通于巽、坎、艮、兌、離、震、自坤而通于震、離、兌、艮、坎、巽者，逆數也，乾、坤、順逆各通六卦，并其子之在本卦前者皆通之，此父母之道也，若六卦

皆通，則順逆各通一卦，此兄弟之卦也，凡此皆以先天圓圖言之也，又曰，乾上變而逆數，通于履，（在兌卦兌子也）又下變而逆數，通于姤，（在巽巽子）訟、同人、革、（在離卦離子也）无妄、隨、噬嗑、（在震卦震子也）升、蠱、井、（在巽卦巽子也）師、蒙、（在坎卦坎子也）謙、（在艮卦艮子也）渙、（坎子）遯、漸、蹇、（艮子）臨、睽、歸妹、（兌子）明夷、豐、（離子）復、（震子）坤之所通亦然，凡此皆以先天方圖言之也，方圖之上變，卽圓圖之所謂順，方圖之下變，卽圓圖之所謂逆也，其三曰，以類相通，謂之卽變卽通，不限遠近，不拘對否，如一陰一陽，自復、姤、變，則凡一陰一陽卦，皆復、姤、之所得通也，二陰二陽，自臨、遯、變，則凡二陰二陽卦，皆臨、遯、之所得通也，獨泰、否、三陰三陽，自相爲通，不取他卦，則又自用對通之法矣，圖中餘卦亦倣此三說，其以對通者，卽夬與剝通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無相類者，則近通旁母之一子，如兌之子履，通乎乾之子小畜之類是也，其以類通者，謂本母內七子有相類者，則不限多少，皆可相通，如乾之夬，通乎大有，又通乎小畜，皆一陰之卦也，而以近通者，又有二法，有以近而取對卦者，如兌之子履，本對謙之一陽，乃近取乾子小畜所對之豫，以爲相通之卦，此又對通之變例者，有以近而取二體者，以卦之上下二體，各取旁卦之子，與之相通，如夬之下體爲乾，則自乾通兌之七子，夬之上體爲兌，則自兌通離之七子，此又旁通之變例也，晁氏之說，繁雜難曉，故類爲三說，而令其易通。

京房易法以八卦變六十四卦

以京氏易攷之，今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拆，此卽兩少一多，爲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此卽兩多一少，爲少陽爻也，俱面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此自後人務爲徑捷，以趨卜肆之便，而其本意則尙可攷也，其所異者，則不以交與重爲占，而自以卦世爲占，故其占止于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爾。

納甲法

京氏易凡卦之六爻，皆分主六甲，今以卦推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蓋父母之卦，主十干之始終者也，艮納丙，兌納丁，蓋少男少女，故皆近初，初則爲少也，坎納戊，離納己，蓋中男中女，故皆居中也，震納庚，巽納辛，蓋長男長女，故皆近終，終則爲老也，以爻推之，乾初起甲子，二甲寅，三甲辰，四壬午，五壬申，上壬戌，則父起黃鍾，天之統也，坤初起乙未，二乙巳，三乙卯，四癸丑，五癸亥，上癸酉，則母起林鍾，地之統也，震初起庚子，二庚寅，三庚辰，四庚午，五庚申，上庚戌，則長男從父也，巽初起辛丑，二辛亥，三辛酉，四辛未，五辛巳，上辛卯，則長女次長男也，坎初起戊寅，二戊辰，三戊午，四戊申，五戊戌，上戊子，則中男次長女也，離初起己卯，二己丑，三己亥，四己酉，五己未，上己巳，則中女次中男也，艮初起丙辰，二丙午，三丙申，四丙戌，五丙子，上丙寅，則少男次中女也，兌初起丁巳，二丁卯，三丁丑，四丁亥，五丁酉，上丁未，則少女次少男也，此其爲序，皆明白無可疑者，大抵陽卦則納陽干陽支，陰卦則納陰干陰支，陽六子皆進，陰六子皆退，惟乾納二陽，坤納二陰，包括首尾，則天地父母之道也歟。

世應例

京氏易法，止用八卦爲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爲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爲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爲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爲世，世之所對者爲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爲某爻之所變爾。今且以乾卦爲例，乾之本卦，上九爲世，九三爲應。乾之變卦，初變爲姤，謂之一世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再變爲遯，謂之二世卦，六二爲世，九五爲應，三變爲否，謂之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爲觀，謂之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爲剝，則謂之五世卦，六五爲世，六二爲應，剝之四復變爲晉之遊魂卦，九四爲世，初六爲應，晉之下卦二爻皆變爲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右乾宮八卦世應法，坤、震、巽、坎、離、艮、兌倣此。

飛伏例

京氏易，于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爲伏，乾見則坤伏，震見則巽伏，坎見則離伏，艮見則兌伏，及坤、巽、離、兌之見也亦然，皆以全卦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之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因一本生純卦爲伏，蓋五卦皆此一卦所變也。至遊魂歸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爲伏，不遠取本卦，亦不以相反論也。今以乾一卦爲例，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其飛爲巽初辛丑，其伏仍用乾初甲子。（若用相反則當震初庚子也。）二世遯，遯下體艮，其飛爲艮二丙午，其伏仍用乾二甲寅。（若用相反則當兌二丁卯也。）三世否，否下體坤，其飛爲坤三乙卯，其伏爲乾三甲辰。（凡卦自第三爻至第六爻自然相反也。）四世觀，觀上體巽，其飛爲巽四辛未，其伏仍用乾四壬午。（若用相反則當震四庚午。）五世剝，剝上體艮，其飛爲艮五丙子，其伏仍用乾五壬申。（若用相反則當兌五丁酉。）以上五世皆以本卦（乾爲）伏者也。自五世復下爲遊魂卦，剝之四變爲晉，自艮變離，故其飛爲離四己酉，其伏爲艮四丙戌。（若用相反則當坎四戊寅。）復下而爲歸魂，晉下三爻變爲大有，自坤變乾，故其飛爲乾三甲辰，其伏爲坤三乙卯。二魂卦皆近即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卦也。右乾宮八卦飛伏例，坤、震、巽、坎、離、艮、兌倣此。

術家七變法

京氏以六畫卦變爲七卦，幷本卦爲八。今術家以三畫卦變爲七卦，幷本卦爲八。其法以上一爻變者爲生氣，上中二爻變者爲天醫，三爻俱變爲絕體，上下二爻變中爻不變者爲遊魂，下一爻變者爲五鬼，下中二爻變者爲福德，上下二爻不變中爻獨變者爲絕命，三爻俱不變者爲復歸。如乾三畫卦，則以兌爲生氣，震爲天醫，坤爲絕體，坎爲遊魂，巽爲五鬼，艮爲福德，離爲絕命，乾爲復歸，餘卦倣此推之。今之術家多用此法，以占行年，其推主卦，則用河圖九宮法，以年紀爲宮數，一坎、二坤、三震、四巽、六乾、七兌、八艮、九離之法，惟五宮無卦，男五宮則歸艮，皆土數也。

歐陽子易說

或曰，歐陽子說易奈何，曰，其說以大衍爲筮占小事而不之舉。夫謂大衍爲止于筮占，是歐陽子又未知聖人之筮占也。彼既以今世巫史之術待筮占，又以今世之筮占待大衍，則其以爲不足舉也，又何難焉。

鄭夬說以復姤生六十四卦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次相生，重一卦爲八卦，爲六十四卦，此重卦法也。而先天圖用之。其畫自一陰一陽始，左畫自復之一陽逆數而至乾，右畫自姤之一陰順數而至坤，故鄭夬謂乾坤生八卦爲大父母，復、姤生六十四卦爲小父母，其說蓋出于此。按先天圖法，第一畫左陽右陰，第二畫左右各兩分之，上半畫陽，下半畫陰，凡二陽二陰相間，第三畫左右各四分之，四陽四陰相間，共成八畫，此八卦也。第四畫左右各八分之，八陰八陽相間，共成十六畫，第五畫左右各十六分之，十六陽十六陰相間，共成三十二畫，第六畫左右各三十二分之，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相間，共成六十四畫，此六十四卦也。重卦既成，按而數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八相次，其序天成，不可亂也。自初畫言之，謂之復、姤生六十四卦可也。自成體言之，亦八卦生六十四卦爾。然與京氏不同者，京氏以爻相變，先天圖以卦相重，此其異也。

先天圖畫法

先天圖第一畫陽左而陰右，第二畫至第六畫，陽上而陰下，一言以蔽之曰，有一必有兩而已。一者，太極也。兩者，陰陽也。太極因有陰陽，陰陽各爲太極，陰亦有陰陽焉，陽亦有陰陽焉。陰陽之初，相對而生，故陽左而陰右，陰陽既立，相乘而變，故陽上而陰下，一必有兩，故初畫爲二，是爲兩儀，二各有兩，故再畫爲四，是爲四象，四各有兩，故三畫爲八，是爲八卦，此卦之小成也。八各有兩，故四畫爲十六，十六各有兩，故五畫爲三十二，三十二各有兩，故六畫爲六十四，此卦之大成也。

先天後天卦位

邵先生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謂伏羲先天之卦。）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謂文王後天之卦。）張行成曰，先天，造化之初也。伏羲八卦，天位也，兼天上地下言之。（天山水風澤火雷地。）後天，生物之後也。文王八卦，地位也，獨據地上言之。（離坤兌乾坎巽震艮。）所以坎、離、震、兌當二分二至之中。安世按先天卦位，三陽在上，三陰在下，震、巽以下爻變，故次下，艮、兌以上爻變，故次上，坎、離以中爻變，故次中，此天地定位，陰陽始交而生六子之序也。伏羲作卦之初，以三畫相交而成，其序固當如此，此所謂易之本，造物之初也。說卦三索，蓋明此也。邵氏先天圖，即此理也。後天卦位，有地之後，正南午位，離火王焉，正北子位，坎水王焉，震木王于卯，故震居東，兌金王于酉，故兌居西，土王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皆陰陽之中，且寅申相對也。兌爲陰金，乾爲陽金，故乾次兌而居西北，震爲陽木，巽爲陰木，故巽次震而居東南，皆以五行生王爲序，此所謂易之用，生物之後也。說卦帝出乎震一章，蓋明此也。濂溪太極水火木金土，即此理也。

文王八卦之位

天一陽降于地，自坎而艮，自艮而震，萬物發焉。地一陰升于天，自巽而離，自離而兌，萬物盛焉。天爲物始，故乾居坎之先。土位中央，故坤、艮居離、兌、坎、震之中。暑將爲寒，坤居其間，寒將爲暑，艮居其間，皆土中央之義也。兌爲陰金，乾次之爲陽金，震爲陽木，巽次之爲陰木，皆陰陽之交，循接前氣也。

32A　第九冊

項氏家說卷三

說經篇三

孔氏古文尙書二十五篇

按孔氏所多者、虞書則大禹謨一篇、夏書則五子之歌、胤征二篇、商書則仲虺、湯誥、伊訓、三太甲、咸有一德、三說命、凡十篇、周書則三泰誓、武成、旅獒、微子、蔡仲、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十二篇、此二十五篇、皆孔氏自以隸書古篆訓釋科斗之文、乃皆明白瀏亮、略無疑閡、而其餘與今文同者三十三篇、以孔氏之字書參伏生之親授、皆更明白、乃反多聱牙不可曉說、又伏生老矣、于難曉者一字不遺、而明白易曉者乃皆忘之、此亦非理之不可曉者、意者古語古字本自難通、孔氏訓時、頗有改定之功、如今之釋經潤文者爾、不然、何其無一辭之聱牙、一簡之磨滅、乃反平易于老生親傳之書耶。

孔安國傳

先儒注釋、其有補于經者甚多、凡行乎世者、皆不苟也、孔安國之于尙書、至爲有功、如注湯欲遷夏社、不可、衆人不過謂屈于疑至、位屆之議耳、安國則曰、以棄代稷、無可代社者、故仍用句龍氏、然後知社稷之制、至今沿之者、爲有由也、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衆人止言待新民寬、故勿殺、待舊民嚴、故盡殺之、安國則曰、予當擇其罪之大而殺之、然後周公之訓爲可傳也、其他如此類者甚多、經學既廢、人習

新說、古注皆不知讀、先儒之苦心、不明于今者、何可勝數、如趙岐注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皆以爲伊川先生新讀如此、而不知其爲趙氏之本注也、俗學之陋至此、亦可憫哉。

平在朔易

朔者、終而復始、易者、窮而復通、北方終窮之地、故以朔易名之、示天道無終窮之理也。

繇哉

凡人之名稱、有複字者不助辭、如胤子朱、共工、驩兜、虞舜、伯禹、是也、單稱一字者、加哉字、繇哉、益哉、垂哉、是也、他書單名以也字副之、回也、賜也之類。

姓氏

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媯姓之生衆矣、凡居於媯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于諸媯之中、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言媯以著姓、明自郇適媯、所以正婚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于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爲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同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見姓之與氏、自是爲一、不可復知也、禮記大傳謂婚禮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此蓋惑于後世五帝三王同出一祖之說、不可用以爲據、昔者聖人之立姓也、專以爲婚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婚姻不通之法矣、此法必起于黃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爲黃帝吾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黃帝始爾、蓋是時始置二十五姓、以別臣宗、而後世遂以爲此帝之二十五子云。

姓氏之法、至漢猶有存者、夏侯嬰爲滕公、子孫遂爲滕氏、又有與公孫主爲婚者、遂爲孫氏、由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史記諸臣傳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其、武安、皆不著姓、即此古人以官爲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別于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世系、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此其驗也、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民、自記其世系、難矣、此其故皆由封建、世祿、井田之法壞、諸侯卿大夫之後、降爲皂隸、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于大亂而盡亡也。

三苗族系

左氏春秋傳昭公九年、周人以姜戎咎晉、晉言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而惠公實誘以來、杜陵謂允姓即姜戎之別、瓜州、三危之地、按此則姜戎者三苗之後也、襄公十四年、晉人責姜戎、亦言爲惠公自瓜徙洛、戎子對曰、我姜戎四岳之裔也、按姜姓實出太岳、則三苗氏又四岳之後、文公十八年、史克列敍四凶、謂三苗爲縉雲氏不才子、按縉雲氏實黃帝時官名、則四岳又縉雲氏之後也、隱公十一年、鄭莊公謂許爲太岳之胤、杜注言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按神農氏姜姓、則縉雲氏又神農之後也、蓋神農氏沒、子孫仕于黃帝爲縉雲氏、仕于堯爲四岳、而四岳之子孫受封于南方者爲三苗、三苗之

子孫長于西方者爲姜戎云。齊滅紀。晉滅姜戎。楚滅申及許。陳氏滅齊。則四岳之子孫。倶皆亡于春秋之時矣。然西魏時宕昌羌棸金宗。猶是三苗之後。其所憑藉實遠大云。

九功九德

舜之九功。卽禹之八政也。府以積貯言之。于五行之外。增穀爲六者。當時水土之政。主爲穀也。政以施行言之。金木土各以其類增而爲八者。天下已平。爲萬世法。則賓祀教刑。森然竝興。皆不可略也。九功則用五行以治穀。用穀以治三事。自粗而至精也。八政則五行各致其用。精粗竝舉。而三事在其中矣。賓祀教兵刑。皆以正德。司空以利用。食貨以厚生也。皐陶之九德。卽禹之三德也。寬、柔、愿、皆柔克也。簡、剛、彊、皆剛克也。亂、擾、直、皆正直也。亂訓治。擾訓馴。治且馴則無非矣。禹衍而爲五。以明己之治。皐陶析而爲九。以察人之德。故其目爲愈詳也。要之五行之理。聖賢皆體而用之。至禹而後極上極下而備衍之。以成一家之言耳。

帝德罔愆

安世嘗謂惟皐陶最善稱舜者。夫舜之德至難名也。皐陶特立罔愆二字。以爲總目。謂其凡事竝無過失。則舜之終身本末。皆備于此矣。然嘗疑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皐陶言舜之無失。乃以簡寬得之。則已與常說大異矣。至指陳其簡寬之實迹。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又近于瞶瞶者。夫治天下者。必使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則可謂無失矣。而舜之于功罪。不能使賞罰之必當。而但能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能使無辜之不見殺。皐陶以此爲舜之無所過失之驗。是則其所爲無失者。特不失其仁厚之本心而已。故其末繼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此則其罔愆之主意也。世之治亂。皆係于人主之聰與否。古今之言聰明者。未有過于舜者。而舜之爲治。乃不能自保其無疑與失也。其可保者。獨吾之好生之心。不疑不失而已。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欲其賞罰之必行。功罪之必得。是欲以己之所爲。求勝于舜也。舜必不可勝。則其所刑殺過差多矣。此申、商之所以得罪于萬世也。不然則信賞必罰。天下至明之政也。而何亡人之國者是之而哉。孔子以用中于民爲舜之大。知其意深矣。

九江孔殷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云。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然則當是時九江已不可考矣。

沱潛

荊、梁二州。江、漢所經。皆有沱、潛二水。爾雅謂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蓋經師所傳如此。其辭簡古。故至今莫知二水之處。按四瀆。濟最微。無可言者。河最大。而出于西域。至中國而成河。故別流之來合者。皆不可見。獨江、漢二水。近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荊。山行凡數千里。凡由南溪谷之水。皆至江而出。由北溪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無溪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旬流沱。月明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推見當時命名之意云。

用人惟己

班叔皮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此可作用人惟己解注。

盤庚

商盤周誥。古今以爲聱牙。而當時用之以告民庶。何哉。曰。此其所以爲聱牙也。告民庶之辭。與作文章不同。告民庶者。必俯而就之。或用時語。或用方言。或用官府吏文。或辨釋當時事因。所以在當時衆庶爲易曉。在異代異俗爲難通也。如今郡縣曉諭文移。自有土俗常用之語。與其所常有之事。他鄉之人多不盡曉。況後世乎。

說命序

傅說起于徒役之中。而居父兄百官之上。此雖高宗之盛舉。亦古者置相之常道也。故聖人序書。不言作相之事。蓋以古天子諸侯之立國。皆有父兄大臣。以爲社稷之重鎭。常與其君共求賢哲而付之以政。所謂當國行政者。非必父兄大臣也。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歟。此言爲當國行政者設也。堯、舜之時。四岳爲大臣。而舜、禹行政。湯之時。仲虺爲大臣。而伊尹往來行政于其間。成王之時。太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而周公行政。其後周公畢公皆以太師出守東都。而召公以太保存政。其序位皆在周畢之上。而官秩仍在其下。不以爲疑也。齊以高子、國子爲上卿。而管仲爲政。鄭以子皮爲上卿。而子產爲政。魯以季氏爲上卿。而孔子爲政。非若後世苟用一人。必須移動大臣。排黜故老。而後可爲也。夫是以君之用之也易。而臣之居之也安。大臣亦相與出力而推奬之。無有相傾相軋之事。雖其人皆有推遜之誠。亦其理勢之可以相安也。六國之時。所以迭用他國之臣爲相。亦其去古之近。于國之舊臣。利害無所相及也。至國朝承唐官制。罷相者皆歸本班。猶有古意。自官制一新。凡執國政者。一去其位。則不復得侍于闕廷。必俟被出而後此入。此爭端之所以不息也。

西伯戡黎序

先儒謂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書意也。按書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爾。至孔子作序。乃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勢考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蓋文王之世。殷未嘗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間生而讒譖至。度其事勢。必有侵伐之謀。武王于是戡黎國。以據壺關之險。東向臨之。牧野之事。蓋決于此時矣。故孔子改戡爲乘。言以臨紂。以見兵勢之威。又推其發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見兵端之發。罪人于殷、周之際。多言書外之事。皆明著本末。以示後來。蓋書有不必存者。而事則不可不存也。史記膠鬲問武王之師曰。西伯曷爲而來。此武王稱西伯之驗也。

四十有衆

武王渡河．雖曰羣后畢會．及聆其誓語．專以西土邦君爲言．則孟津之會．皆西土之諸侯也．蓋紂都河北．正天下之勁兵之處．用南方之人．未必勝之．故武王之所用．皆關隴、蜀漢之士．先以河東之兵．塞殽函之險．以爲疑兵．而武王自以西土之衆．自關向洛．雝雝徐行．以爲正兵．自孟津北向攻之．故曰．同力度德．武王之慮精矣．

惟九年大統未集

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則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爲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魯成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譏之．譏不終喪也．惟親政九年．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武成脫簡

王介甫以此篇爲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

周王發

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尙稱文考爲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羣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尙未暇也．

癸亥陳于商郊

紂之爲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淫荒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鬭．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爲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于恃兵狂酗．殺人爲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曜．北齊之高歡．未可以脆敵待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取黎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渡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一月而後至．人力不勞．兵勢不急．紂固恃兵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稱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剿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殲惡無餘．于是善良覓枕．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杲．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狄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皆有定法．晷刻不差．及至崑崙關．卷甲夜起．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而處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緩法也．

五紀

歲以紀一歲之事．月以紀一月之事．日以紀一日之事．星辰謂二十八星十二辰．以紀九州之分土．萬民之好惡．曆數如太初、三統．以紀帝王之運世．天度之從違．王省惟歲章．當在此下．

皇極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君之導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此言民之從其君也．此六句．皇極一章之總目也．自此以下．分爲兩大段．以演說此兩節之事．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至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皆演說君之導民也．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以下．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演說民之從君也．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言人君配天立極．以結上一節之意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庶民從君如天．以結下之一節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言上之教養之心．如此其切也．以爲天下王．言下之歸往之心．如此其一也．此三節．皆反覆推明君民之義．言愈近而意愈切也．惟辟作福．恐當在此章下．

五紀皇極

此二章皆有脫簡．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當在五紀章之內．與庶徵章全無干涉也．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當在皇極章之末．其文與爲天下王相接．其意與惟皇作極相類．且所言福威．皆皇極章內之事．與三德殊不相關也．

三德

剛克、柔克．自是二德之名．剛多于柔者爲剛克．柔多于剛者爲柔克．非謂以剛柔勝人也．以政言之．強者禦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爲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其理皆出于此．蓋一本不動．而二自爲四．四自爲八．故謂之九．易之八卦．範之九疇．其義一也．

曰貞曰悔

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爲貞．靜爲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諮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姚小彭氏作易內外傳．以吉凶悔吝爲元亨利貞之反．其言亦有理．初問者必訝其異．然不可不思也．竊意夏、商筮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五福六極

福、極．皆人君之事．攸好德者．黎民敏德也．惡者．賊民興也．康寧者．內外無患也．憂者．國家多難也．疾者．癘疫流行也．弱者．疑以衰微也．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在福爲二．在極爲一也．貧與弱者．富之反．

疾與憂者。康事之反。在禍爲一。在極爲二也。壽與好德。一福一極也。

金縢

金縢之事。本無可疑。而說者多疑之。蓋謂死無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以身代百姓也。雲漢之詩。寧俾我遯。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而上天皆爲之變動。孔融以弟代兄之死。吉翂以子代父之死。而時君皆爲之矜惻。其他如王裒之塞決。嚴封之積薪。自古匹夫以必至之誠。上動天意者。何可勝數。況武王之興。天所眷佑。周公之聖。天所賦與。因天威天。其有不動者乎。二公本欲用常禮穆卜。周公乃欲以身自卜。故不敢以告二公。又古者宗廟皆在宮中。武王有疾。周公以上相攝事。獨命祝史與廟中之人爲壇墠祝册。而公卿大夫皆不之知。如後世人主宮中默禱。而外庭不知者多矣。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鎭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事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爲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爲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于下。則漸可以開曉成王之惑。周公于是作鴟鴞之詩。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悴。自怨于王。以冀王之察己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爲非者。蓋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雖欲非之。亦無所據而發也。蓋是時也。舉國之人疑周公者。獨成王一人爾。人力既盡。則天道從而開之。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邦人大恐。成王與羣臣弁服以遍祖廟。啓鑰籥之櫃。以占家國之災。此蓋古者遇災之常禮也。既得金縢之書。二公知天道之在是矣。于是導王以問諸史與百執事之人。羣臣久鬱。承問而興。皆翕然曰。信。以證其事。愾然曰。噫。以明其寃。見公本不言。而天自發之。天理人情。憤悱相會于聲吁氣歎之閒。而成王之心已豁然而大悟矣。于是周家復興。天下大定。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豈非天人之助也歟。夫以當時事體危疑如此。成王之意艱重而難回。二公之辭婉而未發。百執事之心堙鬱而不吐。使周公憪然不避。授兵以出。討謗己者。執而戮之。此霍光之所不敢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蓋周公既歸。始相成王。大誥多方。出兵以誅三監云。周公之事再明。周家之業再安。皆二公之力也。故公之出也。則告二公而後出。明二公之同議也。其問諸史與百執事也。則會二公及王。明非王之及二公也。其築大木也。則又出于二公之命。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苟可以明天理之驗。而信周公之功者。無所不用其至。二公之心可謂貫日月而通神明矣。茲其所以爲二公也歟。

康誥酒誥

周公命康叔治商。曰。往敷求殷先哲王。曰。不違。惟商耇成人。曰。師師。茲殷罰有倫。曰。罰蔽殷彝。曰。勘忠殷獻臣。蓋治者必順其俗。因其宜。用其仁賢。而復其善政。然後其俗安。其民服。大凡治新造之國。撫新附之民。未有不由此而得其歡心者也。周公之慮深矣。

惟民其勑懋和

勑、古來字也。勑懋。謂勞來勉懋。二字蓋同一意。循聲勑字。今皆讀爲敕。蓋因俗音之誤。若據本文。止當以來字讀之。不然。則皆改爲敕乃可。勑天之命。與勑我五典。若作勞力說。于義亦通。不須改說也。

無或刑人殺人

無或二字。即戒康叔。先儒謂無使惟出或人。非也。此章大意。謂刑殺劓刵。皆出于公法。非汝封之所得私。無或輒用其私。以刑殺劓刵人也。

酒誥

或云。康叔以衛侯爲王司寇。故首篇專論刑罰。是也。然不知酒誥一篇。亦是爲司寇官之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司虣氏掌禁以屬遊飲于市者。皆司寇之屬官也。

惟天降命

麴蘖之可爲酒。酒之可奉賓祭。養老勞勤。皆天也。酒之流可以敗德生禍。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茲酒。則謂之天降命。敗亂喪德。則謂之天降威。人惟從其命。勿犯其威。則可謂彰聖夫矣。知此然後可以知天。

周公曰拜手稽首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頭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俯伏三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古之𥌔。（昔者切）亦是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君奭

予嘗讀君奭顧命之書而深悲之。然後知出而任人之事者。誠天下之危機。而聖賢之甚不得已也。召公獨見金縢之事。其艱難變易如此。幸而洛邑既成。成王即政。二公便辭退居田里。以息平生之勞。此其宜矣。而周公方自洛誥之後。再爲成王之所挽。使之留鎭成周。以撫東方之諸侯。周公復挽召公。使之留鎭宗周。以撫西方之諸侯。一師一保。左右相扶。召公之意。蓋慘然而不樂也。周公作君奭一書。道商、周之近例。陳文、武之大憂。以繫召公而留之。召公既留。而周公死。成王崩。于是召公復當周公之危機矣。是故導成王以作顧命。以正先君之終。翊康王以見諸侯。以正新君之始。蓋傳位于憑几之時。而受位于成服之日。設兵戎以衛喪主。陳玉帛以賓天王。彼四海九州知有康王。雖百管叔不可得而間也。嗚呼悲哉。亦可

謂艱大之聚矣。此與孫權止泣而令三軍。順宗麻鞋以見諸將。雖時之隆汚不同。而鎮遏危疑之意。亦不相遠。其所異者。暫假過服于一時之頃。以正大位而繫人心。終反喪服于三年之久。以就亮陰而終子道。此則後世之所不能行。爲可恨耳。按漢之嗣君。皆以太子受位于柩前。而即皇帝位于葬後。蓋猶以葬訖釋服。準古之祥除。自漢而後。則併非後即位之禮而盡去之矣。

割中勸寧王之德

鄭氏禮記注曰。周中勸文王之德。古文爲割中勸寧王之德。今博士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安世按。今博士。即漢之今文尚書。伏生所傳也。古文。即孔安國所傳。今尚書是也。鄭氏訓割爲蓋。于古讀爲通。古字多假借。如此類甚多。如曷爲害。胡爲瑕。安爲焉。何亦爲曷。爲瑕。今人曲爲割之申之勸之之說。皆不若鄭氏之簡明也。

六月庚午朏

書之紀日者。必以歷數先之。如朔、朏、生明、死魄之類、因以寓歷法焉。然四代之書。惟周爲然。亦足以見周文之備也。又每書必異辭。如朏者月之微明。即月三日也。曰朏足矣。又謂之哉生明。生明足矣。又謂之旁死魄。與死魄之日相鄰。即生明也。蓋一事而三變其文。周之俗尚文如此。亦史家以文勝質之驗也。

格其非心

書言格其非心。孟子謂之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觀此則格者。非拒而止也。若拒而止之。則是適其人。間其政。曰與之格鬭。非大人之事也。六經中格字皆取至到之義。有來且格。七旬有苗格。格其非心。謂化服之至也。祖考來格。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感通之至也。格于藝祖。亦謂歸至其處。物格而後知至。先儒以爲窮至其理。義亦同此。

項氏家說卷四

說經篇四

泳思方思

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渡。江水深闊。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

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爲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親從魯侯戾止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耶。於繹思。敷時繹思。皆當以爲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素絲五緎

說文。緎、羔裘之縫也。詩曰。羔羊之緎。以緎爲縫也。許氏自言其所引皆毛氏詩。則今作緎字者。非毛義也。

何彼襛矣

說文衣部襛字注云。衣厚貌。引詩曰。何彼襛矣。則襛字當從衣也。案石經及陸德明釋文皆從衣。此蓋因宋時刊版從示。故辯之。

有洸有潰

注以洸爲武。但取武夫洸洸之意。而于字義未有考也。按說文洸字。水涌光也。引詩此句爲證。徐鍇注曰。

晉其勇如水之涌也.得此然後武之義始明.

毛氏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毛氏曰.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毛氏曰.潰、亂也.三說雖不同.其實皆暴盛之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兩髦

先儒但云象幼時鬌.皆莫能名其物.據說文.髦作髳.注云.髮至眉也.則是以髦作偏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漢所謂鬌當即如此.唐六典通天冠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即此制也.

是紲袢也

說文衣部褻字云.私服也.詩曰.是褻袢也.袢字.徐鍇注曰.袢、煩溽也.近身之衣.按此則二字皆主裏衣言之.又展字注云.冬則衣展衣.夏則裏以絺綌.其意正解此詩.亦明當以褻溽爲義也.

言采其蝱

說文、莔、貝母.治目眩、項涵不得反顧.故許穆夫人思歸不得.作詩曰.言采其莔.

戌申

按幽王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周.弒幽王.晉文、鄭武、迎宜咎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爲平王不共戴天之仇.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賢充、成濟也.其戍之宜矣.

無我魗兮

毛注.魗、棄也.疏求其說而不得.遂曰.魗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安世按.說文.𢾅、棄也.引詩無我𢾅兮.則不假醜義矣.

詩中故好二字

故謂故舊也.好謂契好也.詩人喜用此二字.鄭風遵大路兮.不寁故也.不寁好也.唐風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

溱與洧

山海經北山篇曰.繡山.其草多芍藥.洧水出焉.

歌以訊之

龍龕手鑑作歌以誶止.正與上文有鴞萃止相叶.古文之止字.字形相近.

薈兮蔚兮

說文、嬒、女黑色也.詩嬒兮蔚兮.按此義與下文季女相當.

豳七月

七月首章.總言衣食之事.二章.三章.四章.皆言衣事.二言帛.三言布.四言褐.五章.言寒備.亦結首章觱發

栗烈之意.六章.七章.八章.皆言食事.六言蔬茹.七言穀粟.八言祭饗也.又前四章.皆以下愛其上.終之.田畯至喜.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是也.後四章.皆以上勞其下.終之.嗟我婦子.食我農夫.嗟我農夫.躋彼公堂.是也.此可見當時上下之情矣.又每章必兼二事.首章衣兼食.二章蠶兼婚.三章桑兼麻.四章取裘兼講武.五章前歲兼後歲.六章老兼壯.七章田兼廬.八章藏冰兼勞農也.

八月剝棗

夏小正曰.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剝棗.剝者取也.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出車采芑

出車之遣南仲.爲玁狁也.而其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采芑之遣方叔.爲蠻荊也.而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命將者必道其前功.所以壯軍威而必後效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此結上章之意也.聞檀車之幝幝.見四牡之痯痯.謂征夫之不遠矣.及卽而視之.則車匪吾征夫之載也.馬匪吾征夫之來也.思之切而聽之誤也.此最人之所甚悲而不能堪者.以是勞之.足以盡居者之情矣.

何人斯五章六章

何人斯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此言讒人之情狀也.爾之平時.輕躁有素.雖徐行.常不暇息.況以急行.必不暇脂爾轂也.一昨之來.何乃遲遲如是.然則徘徊窺伺.將造讒以害我者.必此時也.下文又終言之.汝行之遲.固已可怪.而及其還也.又不過我.則一昨之來宜我心之病汝也.盱者.張目四顧.故作遲遲之狀也.易曰.盱豫悔.遲有悔.豫有怠意.其用盱字.亦與此同.

鴛鴦首章次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氏注曰.交于萬物有道.取之時.于其飛.乃畢之羅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箋曰.鴛鴦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無恐懼也.

堇荼如飴

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徐鍇注.引爾雅齧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詩所謂堇荼如飴.則此菜之味.

昆夷駾矣

說文㖶字注.詩云.犬夷㖶矣.東夷謂息爲㖶.按許氏自敘云.詩引毛氏.則非齊、魯、韓三家之說也.今乃作昆夷駾矣.蓋昆或作混.混之與犬.駾之與㖶.皆聲近而傳之訛也.

下武

古語皆以下爲後.呂刑曰.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言其後無子孫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言其子孫世享于後也.然則下武謂其後躡武相接云爾.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正與配享在下辭意相類.意者其周人之方言歟.

小子

抑之詩。衛武公使人日誦以教己者也。武公旣老矣。而使人呼之爲小子者。古語之常也。今西北人凡例人言。皆呼曰小子。周書君臣之間。亦通以小子爲辭。如已汝惟小子之類。皆見鄙書。郞揚方云。周書多用已字發辭。此亦關中之俗。每欲發言。輒先曰往。古之已。今之往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其辭自言亦非旣老。知爲老年所作。旣耄而猶再三曰小子。其謙抑至矣。淇澳、賓筵、抑。皆武公之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抑皆戒飲。而抑乃旣老之作。其愼言愼獨。論語。中庸取焉。

般

般之詩。因祀山川而與周家福祿之盛也。如高山之起。如隋山之延。如喬嶽之深厚而廣大也。民信其道。如翕河之會合而衆盛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卽以對于天下也。言人心之合也。時周之命。卽以爲周祜也。言天命之固也。人心之合。又可以見翕河之象。天命之固。又可以見山嶽之象。時邁與般。皆祀山川之詩。時邁、賦周家之功德。則用之于神者也。般、賦周家之福祿。則尸以答君者也。

多辟

蕩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殷武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說詩者以蕩爲王政之辟。以殷武爲衆國之君。似非本義。辟、音僻。背逆也。天命多辟。猶天命靡諶。皆古之常語也。蕩詩言天有禍疾威怒之可畏。其命多背而難信。故下文又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也。殷武上章旣言曰商是常。以美其祖宗之功德。次章復言天命之多背。今商之子孫雖都于禹之土地。亦不敢以常保。故以歲事來享于先君。而冀神祐之以免于禍適。則長得奉其稼穡。以爲粢盛而不敢解也。歲事。卽祀祠之祗薦歲事也。稼穡匪解。卽魯頌之春秋匪解也。下文天命有嚴。不敢怠遑。意亦同此。板詩言民之多辟。亦言民之向背無常。人君不可自以私意作法。當以天道臨之。則如壎箎之應。如圭璋之信。如攜取之易。而不假于附益也。左氏洩冶之說。斷章取義。與此不同。

詩中借辭引起

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眞有取于馬與日也。特取其章句音節而爲詩耳。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用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卽二句之文。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大抵說文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者之意也。

詩有抑彼揚此之體

詩有抑彼以揚此者。文勢當然。非眞以彼爲不足道也。常棣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非眞以朋友不足親也。以爲不若兄弟之尤親耳。氓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非眞以士爲可以耽溺也。以爲不若女之尤不可耳。十月之交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非眞

以月食爲不足憂也。以爲不若日食之尤可憂耳。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魯詩

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宋女嫁蔡。夫有惡疾而不去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于酆。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齊女嫁衛。及城而衛君死。衛君之弟請同庖而不聽也。式微。黎莊公之夫人作也。夫人旣嫁。而公不納。傅母勸之去。而夫人拒之也。碩人、莊姜傅母作也。莊姜操行衰惰。而母教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楚納息夫人。以息君守門。二人相約俱死也。劉向父祖、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旣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獲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詩音

吳氏詩補音。學者多疑之。但據陸氏釋文。謂古人韻緩。遂不究吳氏之說。然釋文中稱協韻處。亦不爲少。則雖陸氏不敢自信其韻緩之說也。且雜用衆韻。謂之韻緩可也。今止用一韻。但與今韻不同。安得便以爲緩。凡詩中東字皆協烝字韻。南字皆協僭字韻。下字皆協補字韻。母字有字皆協止字韻。英字明字皆協唐字韻。華字皆協模字韻。爲字皆協戈字韻。服字皆協德字韻。天字皆協眞字韻。其所通韻。皆有定音。非泛然雜用而無別者。于此可見古人呼字。其聲之高下與今不同。又有一字而兩呼者。古人本皆兼用之。後世小學字書皆定爲一聲。則古之聲韻。遂失其傳。而天下之言字者。于是不復知有本聲矣。雖然。求之方俗之故言。參之制字之初聲。尙可考也。如烏謂之鵶。姑謂之家。潭之字爲沈。庵之字爲陰。明都之明爲望。不龔之龔爲郞。甄官之後音眞。陳常之後爲田。藪之爲蒲。偶之爲凝。凡此皆方俗之故言也。而致之于詩而合焉。痏、洧從有而音偉。宄、軌從九而音鬼。埜、憮皆從林聲。而讀如藍。鱣、鱏皆從覃聲而讀如尋。英之聲從央。盲之聲從亡。顚、塡之聲從眞。福、輻之聲從畐。爲孤、菰者瓜聲。爲波、頗者皮聲。凡此皆制字之初聲也。而致之于詩而又合焉。夫字之本聲。不出于方俗之言。則出于制字者之說。舍是二者。無所得聲矣。今參之二者以讀聖經。旣無不合矣。而世之儒生。獨以今禮部韻略不許通用。而遂以爲詩人用韻。皆泛濫無準。而不信其爲自然之本聲也。不亦陋乎。

詩句押韻疏密

詩有一句一韻者。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是也。兩句一韻者。常棣皆然。有三句一韻者。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是也。有四句一韻者。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以歆與今爲韻。是也。此章又于韻中用韻。本是歆與今爲韻。而上四句中登于升。下四句中祀于饎。（音熾。）又自爲韻也。有隔韻用韻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本是轉與卷爲韻。（案此下有脫文。當云而石于席又自爲韻。）用韻者。（案此三字上亦有脫文。當云有隔章用韻者。）新臺有泚。河水瀰瀰。與次章有洒浼浼同韻。燕婉之求。籧篨不鮮。與次章不殄同韻也。

詩押韻變例

詩有上聯不押韻．而下聯連用四韻者．如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是也．詩有第二句不押韻．而以首句押韻．與次聯相應者．如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與佽相應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羽與瞽相應也．詩有每章引聯．皆不用韻．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三章皆用此兩句．而不用韻．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賓之初筵．溫溫其非．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四章章首兩句．皆不用韻．是也．以上三例．皆觸四句一韻之例．但間有一聯如此．而下不皆然．故不可不論也．

重押韻

詩有以一韻成一章者．如執競之末章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重押反字．那之三章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重押聲字．皆一章止用一韻也．

詩音類例

詩韻皆用古音．不可勝舉．今擇衆音之聚者．舉之以爲例．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此青字、先字、眞字三韻之聚爲一者也．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此尤字、蕭字、東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灰字、尤字、之字、眞字、皆字、欣字六韻之聚而爲一者也．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此東字、灰字、蒸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此蒸字、之字、尤字、東字四韻聚而爲一者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此之字、歌字、麻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此侵字、覃字、鹽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此虞字、尤字、豪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先字、寒字、齊字三韻聚而爲一者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蒸與尤聚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則虞與麻聚也．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則東與江聚也．淒其以風．實獲我心．則東與侵聚也．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則清與陽聚也．通乎此十四例．則凡三百六篇之音．皆可以類推矣．

詩諸家異字

詩中有與諸家字異而義同者．固不必錄．而其間亦有可以發明此義者．子之還兮．韓詩還字作嫙．好貌也．與爲和散渙之語尤信．嚌背適我．韓詩嚌作逝．與爲發語之辭尤明．棘人欒欒兮．說文作欒欒．尤足以見其羸瘠之狀．衣裳楚楚．說文作髗髗．尤足以見其采會之容．觱發作滭泼．初寒之意愈明．許許作所所．木椓之聲愈辨．蹙作蹴．即可此見其爲頻．麗作歐．即可以見其爲數．匪鷻爲驚．即可以見其爲鵰．衣褐作𧜵．即可以見其爲帷□．側行也．比陼字爲明．郚．地名也．比洽字爲明．圪、嵑．高貌．比仡仡字爲明．嘯、猛戾貌．比悽彼字爲明．棣、白文貌．比萋兮字爲明．戴、大也．比秩秩爲明．唸吚、呻吟也．比殿屎爲明．滄况、寒貌也．比倉兄爲明．反予來赫．不若陸氏釋文之嚇字．緝緝翩翩．不若許氏說文之咠字．凡此皆于毛氏之義．有所

發明．故具記之．

項氏家說卷五

說經篇五

九穀

黍、稷、豆、麻、麥、五穀也．加稻、粱、苽、小豆、九穀也．無麻并二豆．六穀也．此出炎穀子．按舊說則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爲九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粟．此出酉陽雜俎．按舊說則夏食菽．冬食黍．與此相反．春麥、秋麻、中央粟、則同．

粟名

粱、黍、稷、皆粟類也．穀之名五．而粟之類居其三．故凡穀之實．古今皆以粟呼之．禾者．穀穗之總名．古惟粟穗得專稱禾．亦此意也．按本草．稷、正粟也．此說爲是．若黍則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與禮記月令及漢舊儀合．今荊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穄者是也．又一種尤高大．稈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荊人謂之秫黍．又謂之蘆穄．此則本草所謂黍似蘆者．然以秋熟．非正黍也．稷、即穄字．黍本稷之大者．故二黍皆兼稱穄．猶麰、麥、皆稱麥．菽、荅、皆稱菽也．粱似稷而肥美．猶稻之有秫也．大率三種之中．黍最大．故以黍爲稷．粱最美．故以粱配稻．又按曲禮．稷曰明粢．即所謂粢食不鑿．昭其儉也．黍曰薌合．則稍美矣．粱曰薌萁．則併其秆美之．三者之高下．于此可見．然古稷最先出．故爲五穀之長．貴其本也．是以月令登麥．

登黍、登稻，皆著本名，獨于稷謂之登穀。蓋今南方稱穀惟禾，稱米惟稻專之，他穀皆不預也。

九賦九功

鄭氏謂九功爲九職之民所貢，若今之口稅。九賦爲計口所出，若今之丁錢。安世竊謂大宰之九賦，司會之九功，司書之九正，閭師之八貢，皆九職之賦。一事而異名爾。無所謂丁錢者也。雖邦國之九貢，亦止于其國中就王所食之地，斂其民職之賦，轉貿用物，以充常貢，未有外其職而稅其身者也。無職而稅者，惰民之罰也。豈得人人而施之，況有職之民，亦自有無稅者。故閭師所書凡民，獨無臣妾之貢，見疏茹之不稅也。臣妾不稅，而稅良民，可乎。特九功兼備衆民，九賦止據地爲尊卑，二者不能相備，故司會以九功爲民職之材，以九賦爲田野之財，二者交相經緯，其法始全爾。今按載師所任，即九賦也。閭師所書，即九功也。且旣謂之田野之財，則非以口賦明矣。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爲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爲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于斿貢、物貢，蓋無不適于用者。後世入主汲汲于方物之貢，至于鵁鶄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正月正歲

正月正歲之辨。魏明帝以初元年，以建丑之月爲正，以三月爲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安世按此所稱正月正歲，蓋用周禮鄭氏說，謂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也。其四時孟仲季月，與正歲不同，蓋用春秋說，以夏時冠周月也。然此二說，皆不可用也。周官正月自是夏正，正歲卻是建子。蓋周王所改，以受朝賀，故謂之正歲。四時十二月，實未嘗改，亦不可改也。春秋所書，自是孔子特筆，以正時王之誤，明子丑二正，不可復行也。今魏氏乃取孔子之所非者用之，不亦悖乎。

牧監參伍殷輔

劉彝中義曰：牧謂一州之事，總七卒者。監謂天子大夫爲三監于其國者。參、謂卒正，總三遂之國者。伍，謂屬長，總五國之治者。殷、謂衆國君。輔、謂列國之上卿，輔其治者。安世按此皆約禮記王制爲說。劉彝閩郡安定胡先生之高弟子也。其所學有條理，而尤精于治道。所著周禮五官中義，多所發明，故摘其異于鄭氏者記之。

天官其屬六十

劉彝中義曰：小宰曰，天官其屬六十，皆王者所用以自治也。按自財用、飲食、衣服、次舍、嬪婦、曆追、夏采，皆自治之具，謂之治典，其旨深哉。

六職

小宰之六職，卽大宰之六典也。六典之所施，曰邦國，曰官府，曰萬民。六職之所施，止曰邦國，曰萬民，皆去官府，而別以一事代之。然則官府之所主，卽此事乎。蓋皆考之，治職以節財用爲主。能節財用，則制度立，嗜慾消，而後格君之業，愛民之政，可得而施矣。此出治之大本也。是以冢宰之教職，以懷賓客爲主。修文教以懷諸侯，則兵革不試，而禍亂不作，然後民生殷富，而禮俗可興。此立教之本也。是以司徒掌之。禮主

于事鬼神，則和邦國諸萬民者，皆對越之誠意，而無窺隆情薄之敝矣。政主于聚百物，則邦國萬民服之。正之之外，不求快焉，而無財殫力屈之禍矣。刑主于除盜賊，則禦寇而不爲寇，無好刑之心也。事主于生百物，則化材而不傷財，無興作之意也。漢之武帝，窮兵黷刑，役繁事廣，則政刑事之三職皆廢。雖興禮樂，玉帛鐘鼓而已，豈有直諒諸遜之實，可以交神明。雖立學校，備弟子員而已，豈有偃武息民之意，可以懷遠人。當是時也，公孫弘實居冢宰之任，專持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之說，以逢長之。治本旣亡，六職盡廢。然後知周公之典，不可違也。後世爲大臣，多見先秦書。此說必有所本。禮記王制，則漢之經生，止據孟子所聞爲說。孟子固自謂不得周之典籍，則其所聞，止是太史公所引之下一節，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之類而已。卻無太史公上一節之說也。劉彝周禮中義曰：孟子謂齊、魯之封，止于百里，然魯頌者，仲尼所編，乃與此經符合。孟子當衰亂之時，不見其書之詳也。

傳別書契質劑

小宰之八成曰：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云：傅別者，大書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者，出予受入之凡要，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安世按質人之職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質劑長短之驗明矣。又曰：掌稽市之書契。鄭注云：書契者，取予市物之券，兩書一札，而刻其側，則契書之制，又與質劑同矣。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旅師曰：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鄭注云：案其入稅者貸之，則質劑乃爲民關入稅之符驗也。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注云：故書判字爲辨，辨讀爲別。此蓋小宰之所謂別也。又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鄭注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者爲證。此蓋小宰之所謂傅也。如此則傅者其人，別者其書也。大抵三者之制，必皆相類。兩券同書，各執其一，而大書其側，中分之以爲驗。此券之通法也。事不同，故名異耳。鄭氏謂傅別、質劑，皆今券書，特事異異名，其說是矣。而一以爲大書一札，而中別其字，一以爲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二說自殊，易故學者惑焉。

八職

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法卽治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形象之法。六官之長，各掌一官之法，以治其大要也。正卽六官之長，如大宰、大司徒是也。貳與正同職，故不言貳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成卽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皆治事之文書也。六官之中，各掌其羣吏之成，以治其凡最也。凡與要相近而不同，要者、總歸于一，凡者、分總衆條，如凡祭祀，凡賓客，凡喪紀，凡軍旅，每事各有一凡也。師卽六官之中，如宰夫、鄉師、肆師、士師，是也。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此爲官法，乃一司之專法，如膳府之膳法，醫府之醫法，酒府之酒法，司其事，各掌其本司之法，以治其事目也。目者，一事一件之名，如綱之目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常者，官府之故常，如今之祖例，每官之中，各有衆士，掌檢舉祖例，以點校諸司行遣文書之數，或有漏落，或有增添，與故事不合，則請問而鉤考之。此旅下士之職也。正、師、司、旅，四職，先儒訓詁未明，故詳釋之。府、史、胥、徒，四職自明，不假重說。

疾醫

疾醫三訣，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今醫家之望與聞也。兩之以九竅之變，此今之問證也。參之以九藏之動，此今之切脈也。但古以為三，今以為四耳。

鹽人

劉彝中義曰：有剖于地而得者，苦鹽也，與玄酒明水同意。有風其水而成者，飴鹽也，產于中土，其味甘。有熬其波而出者，散鹽也。又有汲于井而為者，有積于鹵而結者，煮鹽。謂鹽之際者，其色黑，或化而為水，用火煉治則潔白如初。

掌舍

劉彝中義曰：梐枑以衛車宮，車宮以衛壇壝，壇壝以衛天子之會同，為帷宮于其所，以待王之休息。蓋四者合而為一宮也。

掌次

劉彝中義曰：案，牀也，以為王位。安世按此牀則今之御榻也。

內小臣

劉彝中義曰：內小臣，奄上士四人。王后之尊，亞王一等，而傳其命者，止于四人，六宮六寢之奄士、寺人、內豎，共不過二十人。三代禮繁，惟周為備，而其定制乃如此。

六書

古製字之初，民俗尚朴，有形者用其形，則謂之象形，日、月之類是已。無形者象其事，則謂之指事，上、下之類是已。其後事物之衆，不能盡象其形也，則取其形之類者，配聲而呼之，謂之諧聲，如江、河，皆水之形，而以工、可為聲也。不能盡象其事也，則取其事之類者，配聲而呼之，謂之轉注，（書間出一事，轉生異名耳）如耄、耋，皆老者之事，而以毛、至為聲也。又其後也，合數字而為一字，則謂之會意，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之類是也。借一字而為數字，則謂之假借，如使令之令為政令，長短之長為長幼是也。凡制字之法，盡于此矣。後之作不可以有加矣。後世俗書多用諧聲、轉注之法，以增廣文字。凡字之偏傍，古所不用者，一皆增之，如云之增雨為雲，原之增水為源，夫容增草為芙蓉，番易增邑為鄱陽，則凡天下之物，皆以諧聲之法寫之矣。奉、共皆增手為捧、拱，昏、因皆增女為婚姻，告、戒之為誥、誡，次、且之為趑趄，則凡天下之事，皆以轉注之法寫之矣。故古人通用之字，假借之法，一切盡廢，而字書充牣，至不可勝載矣。

予嘗謂俗人作字，專用諧聲、轉注，王介甫說字，專用會意，其精粗雖異，皆墮于一偏也。六書雖六，其實三也。象形、指事，皆以形為之；諧聲、轉注，皆以聲為之；會意、假借，皆以意為之。天下之理，盡于形、聲、意而已。三者又出于二形之中。象形屬形，指事屬意；聲之中，諧聲屬形，轉注屬意；意之中，會意屬形，假借屬意。凡有者皆形也，凡無者皆意也。然非聲，則形與意皆無自而達，則二者又同寄于一矣。有聲然後有字，字則聲之形，聲則字之意，一亦何嘗不二哉。

祈珥

劉彝中義曰：肆師之祈珥，小子之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共其羊牲，犬人之幾珥用駹。珥字皆當為刵之誤，祈謂求福，刵謂止災。

變几仍几

劉彝中義曰：司几筵曰：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謂吉祭王在寢，則設几于昨席，從王所在，變而旋設之也。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祇所在，凡其位處，皆各設几。如顧命之四仍。安世按鄭氏謂變者每事各設，仍者朝夕同用一几，與此正相反。

大合樂

劉彝中義曰：大合樂之本，諸儒未有達者。夫陰陽、日月之精氣也。日月會于上，則陰陽合于下。以十有二合為十有二管，自陰生至于冬至，凡六管之長短，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陰合于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自陽生至于夏至，凡六管之長短，皆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陽合，陽合于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所取者天地之中聲，所候者陰陽之和氣，而人又以天地之靈氣，備其樂德于中，五常宮于內，則五聲和于外，乃以五聲正其八音，乃調八音以與六舞，假先王道德之音容，薦人主中和之至德，故能致鬼神示，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也。

六樂

劉彝中義曰：凡樂以律為宮，則以呂為升歌之宮；以呂為宮，則以律為升歌之宮。陰陽之氣合，則宮商之聲和也。黃帝之雲門，以黃鍾為宮，高陽、高辛同之。至堯咸池，始以大蔟為宮；舜大磬以姑洗為宮；禹大夏以蕤賓為宮；商大濩以夷則為宮；周大武以夾鍾為宮。

六變八變九變

劉彝中義曰：六變、八變、九變，皆合先代之樂。圜鍾為宮，周樂也。以仲呂為商，函鍾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而升歌以無射為宮焉。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商樂也。以夷則為宮，無射為商，而升歌則以仲呂為宮焉。雲門，黃帝之舞也。此合三代之樂以祀天也。函鍾為宮者，夏樂也。升歌則以蕤賓為宮。大蔟為角者，周樂也。無射，宮之角聲也。南呂為羽者，黃帝樂也。大呂，宮之羽聲也。升歌則以黃鍾為宮。咸池，堯之舞也。此合四代之樂以祭地也。黃鍾為宮者，黃帝之樂。大呂為角者，舜之樂。大蔟為徵者，商之樂。應鍾為羽者，周之樂。九德九韶者，舜之歌舞。此合四代之樂以享宗廟也。六代之樂，未有不旋相為宮而成聲者。先儒妄謂祭尚柔，無商聲，以惑後世。景祐樂有四清宮，以旋和之管，無射為宮，黃鍾為商，臣大君小為逆，故折半黃鍾之管以為清宮。

環拜以鍾鼓為節

環拜者，環四方而拜，則明堂之位，方明之壇，圜丘之祀也。環三方而拜，則天子三朝之廷也。

合陰陽之聲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法與易之六位世應納甲之六辰，及斗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不差。今略疏其法如後。陽聲黃鍾子，與陰聲大呂丑合。在納甲為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為斗建子，而日月會于星紀丑。斗建丑，而日月會于玄枵子。今陰陽家所謂子與丑合也。陽聲大蔟寅，與陰聲應鍾亥合。在納甲為乾二甲寅，應坤五癸亥。在天為斗建寅，而日月會于娵訾亥。斗建亥，而日月會于析木寅。今陰陽家所謂寅與亥合也。陽聲姑洗辰，與陰聲南呂酉合。在納甲為乾三甲辰，應坤上癸酉。在天為斗建辰，（案：原本脫斗建二字，今補。）而日月會于大梁酉。斗建酉，而日月會于壽星辰。（案：原本脫此三字，今補。）今陰陽家所謂辰與酉合也。陽聲蕤賓午，與陰聲林鍾未合。在納甲為乾四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為斗建午，而日月會于鶉首未。斗建未，而日月會于鶉火午。今陰陽家所謂午與未合也。陽聲夷則申，與陰聲中呂巳合。在納甲為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為斗建申，而日月會于鶉尾巳。斗建巳，而日月會于實沈申。今陰陽家所謂巳與申合也。陽聲無射戌，與陰聲夾鍾卯合。在納甲為乾上壬戌，應坤三乙卯。在天為斗建戌，而日月會于大火卯。斗建卯，而日月會于降婁戌。今陰陽家所謂卯與戌合也。大抵斗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主奇月，自子左行。坤主偶月，自未右行。則凡陰陽相合之位，律呂相生之法，無不應者。凡此皆理之自然者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劉彝中義曰：開龜者，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然後爍之。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亥也。去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而爍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

寤夢

周禮占夢之官，掌占六夢，其一曰寤夢。解者不得其說。按孔子家語云：天災地妖，所以儆人君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以此觀之，則不寐之時，恍惚獨有所見，如狐突之見共太子者，古人皆名為寤夢也。理既到而詁亦精，古人之工于命物如此。

六祝六祈九祭

大祝曰：六祝者，祭享祀之祝辭。六祈者，特為一事祭而祈之也。九祭，皆是宗廟享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尸坐，祝始命尸祭韭菹，曰命祭。上佐食取黍稷及肺授尸兼祭，曰衍祭。衍者，多也。次賓羞羊燔，尸祭之，曰炮祭。賓尸依殽序徧祭，曰周祭。振、擩、絕、繚，同鄭說。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曰共祭。

肅拜

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謬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其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人揖，則婦人之拜，安得謂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顙

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

太史內史

劉彝中義曰：大宰以八柄詔王，而內史又以贊大宰之中否。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又曰：大宰之建六典，以行于邦國，大史之建六典，以傳于後世。

巾車

劉彝中義曰：巾車，后之五路，與王之五路相備。錫面朱總，與鍚樊纓相備。勒面繢總，與鉤樊纓相備。彫面鷖總，與象路相備。貝面組總，與革路相備。組輓，與木路相備。喪車五乘，自王至士無等，降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素車，大功漢車，小功驪車，緦麻漆車。服車五乘，上得以兼下，則獨備五車矣。貳車各從其命數，孤六，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矣。所建旂旗，如貳車之數。

師都之名

司常大閱之制曰：師都建旗，（注：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司馬茇舍之制曰：師以門名，（注：軍將也。）縣鄙各以其名，（注：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以號名，（注：食采地名。）鄉以州名，（注：州長至比長也。）野以邑名。（注：公邑大夫也。）安世按鄭氏注文，則司馬之所謂師，即司常之所謂師都也。許氏說文，亦以師都為率都，率即帥也。其辨明矣。至于治兵之制，乃曰：軍吏載旗，（注：諸軍帥。）師都載旜，（注：鄉遂大夫也。）鄉遂載物，（注：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野載旐，（注：謂鄉遂之長縣正以下，野公邑大夫也。）百官載旟。忽于師都之上，加一軍吏。而鄭氏之注，始雜亂而不能通矣。安世按鄭氏謂有軍衆者，書異物。今軍吏載旗，故知其為諸軍之帥。無軍衆者載帛不書，今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故知其為無所將。以此推之，則司常大閱之制，是鄉官自為將，而王官不為將之法，故不別除軍吏也。司馬治兵之制，是王官為將，而鄉官不為將之法，故別以軍吏載旗于師都之上，移師都、鄉遂以載孤、卿、大夫、士之旜物，移孤、卿、大夫、士以載縣鄙之旗。蓋兩易之也。皆為不可豫定，故因一時之教，各習一法。其于官名，非臨時設也。鄭氏不察，遂改司馬之師都、鄉遂，別為一說，礙而不通。師都止當依司常說，為鄉遂之大夫。鄉遂郊野，止當依司常說，為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理自明，不煩改易。蓋郊即鄉也，野即遂也。鄉遂以官言，明不為將，所以載物。郊野以民言，明別將將之，所以載旐。百官孤卿大夫士各將所食采地之兵，所以載旟。凡此皆可見鄉官皆不為將，而王官皆為將矣。

師都建旗

周禮：師都建旗。說文曰：率都建旗。然則師字本作帥字也。

皆畫其象焉

劉彝中義曰：皆畫其象，畫亦書也，書小畫大，大則可以遠見。曰事，曰號，曰名，皆書于旗額。旗與旌皆繫于旗上，所謂注旄于干首也。

五隸

劉彝中義曰。積任、搏執、煩辱、牽傍者。皆其罪之所宜也。養鳥獸。牧馬牛。與獸言者。皆其俗之所習也。彼皆必死之人。既復生之。又衣食之。因其所能以盡其用。故可以守王宮野舍。以爲腹心之衛。聖人于萬民。各極其宜者如此。

柞氏

劉彝中義曰。柞氏之攻草木。選材以資木工。天官所謂飭化八材也。夏至陰生。則刊陽木之陰。以去其所不足者。以火養其所刊。則可以齊諸陽。冬至陽生。則剝陰木之陽。以去其所不足者。以水養其所剝。可使齊諸陰。春秋二分。陰陽之氣均。木之理亦然。當以火養其陰。水養其陽。則化而爲一。以爲器則固也。

大行人

先儒謂六服各以其歲而朝。循環以行四時之禮。則爲要服者。凡二十四年而後徧于朝覲宗遇。將何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乎。蓋卒正連帥所總之國。每歲各隨其服。分爲四時之朝。多寡之數。大約相等。六服四時各遞朝貢。遠者國多。故歲多而徧。近者國少。故歲少而徧也。

司儀

劉彝中義曰。聖人雖能役使四方來朝。然不敢獨當其尊。故朝于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會于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既拜則又設方明于壇上。而祀天地四方。以告其所以會。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己也。

掌客

劉彝中義曰。掌客曰掌賓客之牢禮。其別有五。王不巡守。會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二也。諸公相爲賓。三也。侯伯相爲賓。四也。子男相爲賓。五也。

用龍用將

周禮。玉人之事。全龍瓚將。先儒注釋。其說不能盡通。按說文。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龍。四玉一石。諸侯用瓚。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字當爲駹字。將字當爲埒字矣。

矛殳

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長八尺曰矟。馬上所用。唐六典謂之漆槍。木槍制長。則步兵用之。又有曰幹槍。羽林所執。棱頭槍。僉吾所制。棱頭即殳也。

宣欘柯磬折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說不通。予按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今半矩爲宣。則矩當尺有二寸。宣當六寸也。一宣有半謂之欘。則欘當九寸也。一欘有半謂之柯。則柯當一尺三寸有半也。下文有車柯長三尺。與此不同者。此常柯也。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磬折當二尺餘四寸之一也。鄭氏謂磬折爲人折腰。自帶以下。長四尺五寸。非也。謂折腰如磬則可。不可以磬折爲腰也。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以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其兩頭相直處。正當一矩有半。然不能言矩之長短。今以此法推之。尺有二寸爲

一矩。則一句一股。各長尺有二寸。其兩頭弦上。當一尺八寸。是爲一矩有半矣。如此則其磬內折處。正當二尺。適與此一柯有半相合。是爲象磬氏之折又明矣。蓋磬股之博六寸。磬句之博三分去一。爲四寸。磬氏爲磬。句處爲股。今取磬內一面曲折疏之。股長一尺二寸。除四寸爲句博所侵。止有八寸。合句之一尺二寸。是爲二尺也。

項氏家說卷六

說經篇六

朝覲

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殺。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于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面南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于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于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商所作。此漢儒遁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爾。

王制

王制之言爵祿。取于孟子。其言巡守。取于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于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于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與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祫禘

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毀廟之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

之薦爾。三歲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至于大夫用之。以其有太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于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于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祫祭之禮

太祖之獨東向者何。爲祫祭設也。祭之有祫者何。爲毀廟之主設也。凡廟室之戶皆南向。而其主皆東向。自天子至于士。自七廟至于一廟。凡廟之主。無不東向者。蓋不獨太祖爲然也。惟祫也。合羣廟之主。而坐于太祖之室。前堂上。則其勢不可以皆東向。于是惟太祖一位東向。而餘皆南向北向。坐于其夾。所以便合食。稱事宜。而非宗廟設主之常禮也。故曰。太祖之獨東向者。爲祫祭設也。凡宗廟之制。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定數。數溢則廟毀。廟毀則祭不行。其始也。一歲不祭。猶之可也。再不祭。則思之矣。三不祭。則子孫之心。有不忍焉。然其室既毀。則雖有欲祭之心。亦無所設。爲其主之藏于太祖之夾室也。于是卽太祖之室前堂上。出其主而竝享之。使未毀廟之主。皆列于其下。以復其尊之舊。每三歲而一行之。所以教子孫尊祖念遠。示無終絕之理也。故曰。祭之有祫。爲毀廟之主設也。凡東向與祫之義。其本蓋如此。爾而世之儒生。乃用漢人自爲祖之法。據東向之尊。以卻毀廟之主。而欲以擬周人之祫祭。則可謂不知本之甚矣。昔者湯、武之有天下也。不敢自以爲尊。而推本于遠祖之稷、契。而爲之廟。故自稷、契而下。毀廟之主。皆得以合食于前。而其禮無所不便。此祫祭之所以可行。東向之所以可居也。自秦人初幷天下。以爲位自我始。而無與于祖先也。漢人因之。遂自爲太祖。而父祖高曾。皆不得與我共食。則祫祭之亡久矣。尙何東向不東向之足議乎。然而在漢人之說。猶可行也。彼自以爲漢祖。嘗東向。不嘗有先。漢天子當尊。不當有父祖。故自太公以上。皆不列于太廟。非太廟則無毀廟之主。非毀廟之主。則不得預于祫祭之儀。故在其時。雖獨東向。猶可行也。至魏、晉以來。則不然矣。有天下者。皆行追王之禮。立四親之室以爲太廟。其廟之號爲祖。其主之號爲帝。則比之漢人。旣列于廟矣。有列則有毀。有毀則有祫。祫則必祭凡毀廟之主可也。而其始爲天子者。猶用漢法。以己爲祖。而不以祖爲祖。于是四親之廟。迭毀之後。皆無所置之。以藏主則無其室。以祫食則無其位。乃出其高曾祖父于他所。而獨留其子孫于夾室。與之共食。而曰此三代之祫祭也。此太祖東向之禮也。雖甚無禮者。知其不可行矣。子孫雖桀、紂、幽、厲。以其嘗爲天子。皆得與我合食。父祖高曾。雖有懿德餘慶。以其本無名位。不得與我合食。是直以富貴爲去取爾。豈所謂報本反始之義哉。是故用漢人自爲祖之法。則不可以行周人祫祭之禮。行周人祫祭之禮。則不可以用漢人自爲祖之法。是二者。如緇之與素。薰之與蕕。決不可同年而語也。

八政

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注不能通。事爲者。家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律中太蔟

劉原父曰。黃鍾子位北方。當一陽生之月。故水數一。黃鍾下生林鍾。未位南方。當二陰生之月。故火數二。林鍾上生太蔟。寅位東方。當三陽生之月。故木數三。太蔟下生南呂。酉位西方。當四陰生之月。故金數四。南呂上生姑洗。辰位東南。當五陽生之月。故土數五。此皆自然之數也。

羣鳥養羞

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說者惑之。作夏小正者。又以爲丹鳥羞白鳥。愈滋甚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羞。如雉、鷄、鳧、鳩、鶉、鷃。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于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鳥于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于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皆從其朔

禮運。從其初。從其朔。注皆以爲初安世謂。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陳其犧牲至是謂大祥

海陵喬許國五經小傳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祜。于時未祭也。知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嘗朝踐之節。退而合享以下。蓋嘗饋食之節。

政禮

禮運曰。夫政必本于天。又曰。夫禮必本于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殽以降命。其言禮。亦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于禮。言禮者必關于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貪儉

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而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于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飮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矣。儉者約于己。故猶爲近仁。貪則加于人。故不得不去。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奪人焉得爲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播五行于四時

按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此所謂播五行于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于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于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也。正

謂之干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于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故仁者天地之心也

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于人。纔有人形。卽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于此。

卜筮醫術皆在左右。

古之聖王。豈溺于淫昏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卽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厲王之不察也。

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

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又曰。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二者異乎不異。曰不異。氣始于天。形生于地。而天與地。卽太一之所分也。古之人擬人之外天地而求太一也。故曰。本太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于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聞動力靜之動也。

禮時爲大。至稱次之。

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其大至其細也。

有經而等也

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謂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卽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摭爲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也。摭、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少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天子存二代之後

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非也。果尊賢。何可限也。世變不過三。忠、質、文、是也。彼存其二。而吾行其一。則二變備矣。其天子之禮物。與今向者。固不假存。亦不可存也。禮之必變何也。曰。天運人情物俗。至此皆變。義不得不從之而變也。變之必三何也。曰。始而野。中而法。終而文。天地之常禮也。凡一日一歲。一物一人。一家一國皆然。其終也必復始焉。一固不得不至于三。而三亦不得不復歸于一也。然則蘇子所謂天下之勢。日趨于文。無復忠之理者。奈何。曰。是未嘗實察世變。而姑騁其辭以蓋之爾。蘇子之家。其祖雖生于三代之後。何嘗不朴。至明允而質具。至瞻與由而文極矣。若如其言。其後子孫之文。又當復出其上。百世之後。不知文章當至何地。此不待辨而明者。勿論可也。其實秦、漢以後。無周、孔、以承其變。各因其世自爲文質。若擬之于古。山野則有之。吾未見其文也。

不友無禮于介婦

注云。衆婦無禮。則冢婦不友之也。此于義不安。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陵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頤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朝日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

皮弁視朝

沙隨程迥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沿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爲然。欲其專精誠以享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諱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字者配之。猶祭天帝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說非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子祖孫之間。豈以名位爲尊卑。若謂周人如此。則后稷何以止稱虞朝之官。公劉何以止稱商人之爵。后稷爲太祖。成王以郊禮事之。孰謂不以卑臨尊耶。父尊子卑。祖尊孫卑久矣。豈區區之稱號。所能相臨耶。然則追王何義也。曰。義當追王也。周之王業。實起于太王去戎狄而入中華。變巢穴而立宮廟。商道既衰。人心歸之。商因其盛。命之爲伯。奄有西土。役服諸侯。王季、文王、世修其業。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因之以得其一。推本而言。實始翦商。肇基王迹。非三王而何。周公、武王、創爲追王之禮。以著三王之勳。得其義矣。若宗廟之祭。則后稷不王。不害于配天。初不以是爲尊卑也。後世惟司馬晉與周相類。懿、師、昭、相繼開迹。而炎起承之。不容不追帝三世也。事之邪正雖異。而業之制類則同。彼謂不以諸侯之卑而臨天子者。秦人忘親尚勢之說。而漢儒因之。遂謂苟不稱帝。不可入廟。此叔孫通所以不祀太公、豐公、于太廟也。而謂武王、周公爲之乎。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以人而交于神。非惻怛淳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此祭義之文也。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發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于仁

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于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伯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闢春秋時五伯爾，由桓、文以前。【案】桓文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文今更正。堯、舜之四岳，夏、商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檀弓曰：壞其室，斿其宮而豬焉。詳其詞意，則宮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

項氏家說卷七

說經篇七

曾是以爲孝乎

陸氏釋文，曾、音增，則也。皇侃正義，音層。古之音層者訓重，今之音增者訓嘗，皆于此章文義不協。及觀徐鍇說文繫傳，有作繭增反者，辭之舒也。蓋直以爲發語之辭，則雖層音亦通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徐鍇曰：乘車當中一曲輈，以木爲衡，是縛軛于上，則鑽孔縛之。大車雙直轅，衡梶都縛之下鑽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周禮、儀禮，米數以米斛爲筥，十六斛爲秉。禾數則以二石爲秉，四秉爲筥。蓋秉、筥之字雖同，而數則異也。按徐鍇說文，正引論語以五秉爲禾數，曰百二十斤爲稱，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爲筥，正與二禮同。然則與之五秉，爲禾十稱耳。

子謂仲弓曰

恐此只是如子謂子貢曰之類，蓋與之言耳，非論仲弓也。語意亦與仲弓問政章同。若論仲弓，則不當加曰字，但當如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之類而已。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多見而識之

漢書，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古文識皆作志。

子疾病子路請禱

釋文云：此章無病字。按古注至子罕篇子路使門人爲臣章，始解病字，則此有病字者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朱氏云：偏反、翩翻也。按曹娥碑云：嘩嘩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則作翩翻也久矣。

孟子道性善

荀卿子之攻孟子也，其說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貴聖王、興禮義矣。嗟乎，荀卿子此言，誠乃釋、老氏之學之病矣，特施之孟子、子思，則爲過耳。孟子、子思，其于遵先王之法，服禮義之教，至明且習也。彼荀卿子者，習聞其說，而未讀其書，輕于立論，勇于毀人，而不知併其天地父母之性而自毀之也。然其所謂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則足以一言而蔽釋、老之學，而後之儒者欲攻二氏者，皆莫之及也。嗟乎，卿亦豪傑矣哉。

本荀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僞，非生于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耶，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于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豈人之性也哉。由是推之，謂隨禮由義爲僞，其說皆出荀子。又非十二子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劇繁多也。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五行，仁義禮智信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illegible] 按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當世而孟子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當時救弊，故言辭迂遠無類。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猶瞀儒皆愚也。嚾嚾喧噪之貌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厚重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由是推之，惡言壞性，讀中庸，其說亦出荀子，適世之有是說也。作本荀說。

使畢戰問井地章

安世妄意上章兩節，皆當在畢戰章內。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一句在上章辭義不倫，移置下章，乃與分田制祿、井地穀祿、君子野人之語相入。又自設爲庠序學校以下，亦當移在下章百姓親睦之後，方與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兩句相應。且其末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子謂畢戰也。不當在上章明甚。下章云：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又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其辭義皆與此同，非畢戰而何。凡對大國之君稱王，對齊梁是也。小國之君稱君，對滕公是也。大夫稱子，對畢戰是也。此孟子書法也。熟讀當見吾言之不

圭田

古者圭田五十畝。自卿以下同等。今之職田。因職之貴賤而爲之多寡。非古制也。慶元丙辰在金陵。見陳之茂所作時議。恐前輩已有此說。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息者。止令不作也。距者。止令不行也。邪與偏。人所共見。非猾介忮忍者。不能爲之。故止之足矣。至于淫辭。以放蕩無法爲大方。其言理若甚高而實便于俗。以故能陷溺人。人喜由之。與邪說詖行者不同。故必屏而放之。不可與同中國。如放鄭聲。亦以其聲之淫亂人也。若遁辭。則唇吻反覆之士。閭巷之自好者。皆知恥之。故待之以不足問。

附庸

王莽封諸侯。當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爲屬城也。此說卻通。

換字

換字之法。雖賢聖之文亦然。蓋語勢當然。非必有意也。特文士推演之。遂至于艱深附。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字。則以吾繼之。我以吾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先言吾字。則以我繼之。使吾二婢子夾我。吾喪我。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于我。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此以我繼吾與予也。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以吾繼我也。

用韻語

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

古人垂訓多用韻語。亦欲其易記也。又文字整齊。聽者易曉。如大禹之訓。及洪範等書可見。凡官箴及盤杅、几、杖之銘皆然。

古之卜筮專用韻語。至今猶然。易之爻辭、彖辭。左氏傳所載繇辭。史記之龜策傳。焦氏之易林。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及今之籤詞、課詞。皆韻語也。

伊訓、太甲、旅獒。命語多對偶。或用聲律。蓋欲其分明瀏亮。使于人主之聽也。

帝王稱宗

高宗出商書。中宗出周書。獨世宗未知何據。按列女傳謂宣王得姜后。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則世宗、宣王之廟號也。古文世與太通。故太子爲世子。太叔爲世叔。樂太心爲樂世心。世宗卽太宗也。漢文帝旣爲太宗。故武帝爲世宗。高帝旣爲太祖。故光武爲世祖。然則周家當以武王爲太宗。故宣王爲世宗耶。

春秋書居書在

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日月食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當也。兩不相當則不食。相當而不盡正。則隨其所當之深淺而食。正相當則食之旣。相當而氣虧者食。苟不虧則亦不食。

兵法

左傳。蔿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爲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李以爲挾轅之士。一偏爲五十人。一兩爲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

又曰。鄭子元緇葛之陳。爲左右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案】前偏與今左傳刊本作先偏有異。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二拒、翼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百二十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其衆多而備之謂乎。

又曰。夫差陳于黃池。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十嬖大夫一將軍。三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此所謂方陳也。

又曰。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陳。其本諸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與吳。杜預以爲與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乘也。

古今注物名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鯨之雌者鯢。螻蛄一名鼫鼠。螢火一名丹良。熒哉、女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金吾、棒也。御史大夫執金吾以銅爲吾。黃金塗兩頭。守尉以木爲吾。用以夾車輻。稻之黏者名秫。禾之黏者名黍。亦謂之穄。以上出崔豹古今注。取其初于經史者。表而書之。

論誠敬

安陽韓□守夷陵。秩滿過荊。謂項子曰。彰幸甚。得拜國正郭先生于夷陵。聞教多矣。項子曰。先生之言云何。韓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誠。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弊多欺。誠則不欺矣。項子太息曰。嗟乎。是在子思之書。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將使學者以天自居乎。將使之修人道而後至于天乎。若猶修之。則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此修道之方也。誠之者人之事也。人之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日夷陵張昌甚來。項子問之曰。郭先生謂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誠。有諸。張曰。有之。項子曰。立之以爲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項子曰。立之素豪士。不察程之所言敬。向吾固知立之之以爲至言也。子以爲行子之欲。嗜酒好色。無所矯揉。而以爲誠乎。將樂循禮義。無所勉強。而以爲誠乎。使吾胸中樂循禮義。則誠固未嘗不敬也。而又何悖焉。吾苟未能樂循禮義。則必將戒謹不見。恐懼不聞以持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修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說也。敬乎不敬乎。夫安

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古固有之矣。然豈後學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則非敬不可也。決藩籬。破繩墨。而放一世于猖狂恣睢之地者。必子之言夫。或曰。子之言敬辯矣。昔元城劉先生問于司馬文正公。公教以誠曰。當自不妄語入。然則文正之旨非歟。項子笑曰。子亦嘗聞文正、元城之風乎。程子之敬。猶有所謂春風和氣者焉。世之人已畏而惡之矣。使其立于文正、元城之側。見其張拱而徐趨。正色而危坐。則其惡言誠字。當又甚于敬矣。大抵苟有自恣之心。則凡視聖賢之名教。國家之法令。以爲與眞情相妨也。而獨敬之一字哉。項子曰。世人喜言任眞。故多借誠字以自文。此不但不識誠。亦不識眞也。以無禮法爲眞情。此語出自莊、老。而乃極盛于魏、晉之時。大抵治世之人好禮法。亂世之人樂恣睢。故自戰國以來。學士大夫多以禽犢自處。凡仁義禮樂。忠臣孝子。皆以爲失性害情之具。此孟子所以哀其自棄自暴。而發爲性善之說也。孟子言人之情。人之才。皆可以爲善。人之心。皆有辭讓羞惡。而魏、晉之言眞情者。禮法廉恥。皆不留焉。惟裸袒而褻坐者爲近之。嗟乎。孟子以堯、舜爲性。而晉人乃以禽犢爲眞。其自待如此。尙可與之論誠乎哉。

論鬼神

不能盡倫。則佛然後聖。行不慊于心。則鬼然後神。此說爲治己者言。人倫無相保之樂。則民歸于佛。賞刑不由于功過。則民聽于神。此爲爲政者言。

儒者非不知信鬼神。但儒者以爲當誠心謹行以事之。小人以爲當賄賂酒肉以結之爾。儒者非不信災異。但儒者以爲當恐懼修省以消之。小人以爲當巫覡章醮以治之爾。人但能以立朝事君之說還治其家。則言鬼神者。必不曰當用賄賂酒肉。言災異者。必不曰當用巫覡章醮矣。凡言怪神者。中國少而荊、越多。城市少而村野多。衣冠少而小民多。富室少而貧民多。主人少而童僕多。男子少而婦女多。晝日少而暮夜多。月夜少而晦夜多。蓋非愚則暗也。

韓子作原鬼。謂有降而爲禍者。有降而爲福者。有降而莫爲之禍福者。其說似矣。而未究也。項子爲足之曰。二氣絪縕。與人相屯。其狀千萬。而義止于四。有人先而鬼後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人召之也。有鬼先而人後者。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者。鬼告之也。凡此類者。降而爲禍福者也。有人病而疑于鬼者。隨五臟之病氣。發爲色聲形象。接于見聞。通于夢寐。若此者疾間而止。無所召也。有天病而疑于人者。隨五行之戾氣。發爲妖孽告病。降于國野。觸于人物。若此者氣定而止。無所告也。凡此類者。降而莫之爲禍福者也。是四者各有所從來。而韓子混然言之。若以爲無定理而不足問者。此韓子詩中所謂硬語也。非眞知情狀者也。或曰。子之言若是乎。曰。未也。此鬼事也。非人事也。鬼事則知之而已。人事則當有以處之。處之奈何。曰。處人病者。醫而止耳。餘三者。惟德足以處之。方三者之始至也。固莫定其爲誰何也。不可曰。是天之病。而無預于我也。是諉天也。又不可曰。是天之所告。而我無如何也。是棄天也。君子必悚然曰。我之罪也。作不善之所召也。恐懼焉。修省焉。禍消變止而後即安。故堯必憂水。湯必以旱自責。宣王必側身修行。孔子遇迅雷風烈必變。皆所以畏天命。敬鬼神也。故鬼神之變三。而君子之道

一。此說明而後孝敬之行興。淫巫之禍息。不然。但如韓子之所云者。則惑而已矣。其誰肯信也。

項氏家說卷八

說事篇一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

九歌

按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一。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魈五郎。即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蓋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蓋爲是作歟。

節序說

俗言端午爲屈原。七夕爲女牛。皆附會之說也。大率人情每兩月必一聚會。而月必用陽。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貴陽也。是故正月則用一日。三月則用重三。五月則用重五。七月則用重七。九月則用重九。皆取陽月陽日。獨十一月用冬至。蓋陽生之日。亦重陽也。書之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正月一

日之名也詩之溱洧溱蕳論語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則所序之立古矣

招魂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二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謝不能此三字又巫陽對也復用巫陽焉此一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為正之蓋掌夢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欲急還其魂故併命巫陽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戰國策

戰國策辯士之所作也故其書尚說而貴客

戰國策曰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言詐之便而諱其敝言戰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漢初即位之禮

即位之禮有二君薨世子定位于初喪此柩前之位也如召公畢公立康王于殯宮衞彌牟扶適子就位于喪次皆所以定統緒一人心此則家老大臣之事也諸侯三年之喪畢以士禮入見王賜之命而後即諸侯之位此朝廷之位也如高宗諒陰三年而後出令太甲居憂三祀而後冕服此則嗣君之事人子之所自盡也漢景帝始短父喪可謂薄于親者然猶已葬釋服而後書太子即位于高廟又三日而後受皇帝號則猶用古者居喪稱子除喪即位之禮也其後武帝亦以葬後三日即位率以為常蓋去古未遠雖甚變之中猶有不變者存及其既遠雖有志于古者亦眩于所傳而不能自決矣

州郡縣學

州縣立學自秦而下莫知其所從始按華陽國志漢孝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為蜀郡守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于是巴漢從風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則郡國文學蓋始于此又益州治蜀郡文翁所立文學本在城南後漢永初後遇火復立而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乃更于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則部刺史于所治別自立學又見于此又成都縣為蜀郡治所廣漢馮顥為令立文學學徒九百人則屬郡治所之縣亦自置學又見于此大抵部刺史所治郡凡三學曰州學曰郡學曰縣學漢去古近故置學之多如此而皆自孝文及文翁始孰謂文帝不喜儒術哉

淮南子

淮南子繆稱曰天有四時人有四用視而形之莫明于目聽而精之莫聰于耳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淮南此語必古之遺言也

明月珠

高誘淮南子注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許慎淮南子經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張衡西京賦流

懸黎之夜光左思吳都賦曰隨侯于是鄙其夜光據四家之說則隨侯明月懸黎夜光一物而四名也班固西都賦曰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乃是四物非一物也

詩賦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于宋朝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嘗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為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復變為詩皆賦之變體也

史記

史記十二諸侯乃列十三國者秦後為帝作本紀矣故從世家稱十二諸侯猶六國列七國而稱六也或謂子長擯吳非也陳衰而杞不衰吳衰而越不衰皆以譜牒無傳爾二國豈有世家亦非黜之也曹世家不見于自序而附于管、蔡者皆母弟也如趙王遂附楚元王世家也

伯仲季

沛公兄弟蓋以伯仲季為名稱及其貴也乃獨以為字而改名曰邦爾方為亭長時何邦之云兄仲為代王遂名曰喜長兄伯不復有名父公母媼亦不加文可見古人之質也

陰陽家說二章

言六壬者用天官十二神以貴神之前五神騰蛇為奉車都尉朱雀為羽林軍六合為光祿大夫句陳為將軍青龍為左丞相貴神之後六神天后為後宮采女太陰為御史中丞真武為後將軍太常為太常卿白虎為廷尉天空為司直其所稱官名大抵皆用漢制又姚氏易載太乙七十二局法稱雞始鳴為野雞始鳴避漢諱然則凡方技之學皆起于漢也

言太乙者皆出易乾鑿度九宮之說一坎九離三震七兌二坤四巽六乾八艮即劉度所謂河圖也十神太乙皆用踐宮移坎一于乾移艮八于坎移震三于艮移巽四于震移離九于巽移坤二于離移兌七于坤移乾六于兌凡八卦皆退一位或云北闕東南移九以鎮之或云乾統天故移一于乾皆未知其孰是也唐天寶中蘇嘉慶始奏九棊太乙法又曰九太乙天元玉策又謂之九奇太乙其法皆用正宮然則十神九棊自是二術也按其一以五將十神更治迭遊為吉凶其一以九神飛直為禍福一皆天神一皆地祇一主十二野則似是漢法一主九州則唐法也棊氣奇三字不同以天元玉策攷之則其神九位之土祇又云以十神行天之九室以九奇行地之九室則所謂奇者安知非祇字術士多不知者又喜詭祕故轉為棊奇亦或然也

同年兄弟

進士稱同年兄弟初謂起于唐世按應劭風俗通言後漢人伍世公與段遼叔同歲及守廣漢先舉其子後守南陽又以與蔡伯起同歲先舉其弟皆謂同時孝廉則科目之有同年尚矣蓋漢世最重辟舉受其

辭則爲君臣。受其察則爲父子。則同時共察者。安得不謂之兄弟乎。

隱語

俗間助辭。多與本辭相反。雖言去亦曰來。如歸去來之類是也。雖言無亦曰在。如曰沒在之類是也。于口耳亦曰看。如說看聽看是也。于醜惡亦曰好。如好醜好惡是也。雖在遠外。亦以爲裏。如曰遠裏在外裏是也。雖甚愛惜。亦以爲殺。如曰惜殺愛殺是也。亦曰。惜死愛死。其于打字。用之尤多。如打疊。打聽。打話。打請。打量。打睡。無非打者。

王氏李氏

柳芳唐歷言。王珪曾祖神念。在魏爲烏桓氏。仕梁爲將。祖梁太尉王僧辯。遂爲王氏。至珪始爲儒。按此則文中子謂其上世世皆有著述者妄也。又唐歷高祖卷首言唐之祖爲後魏金門鎭將。鎭武州。因爲武州人。至虎爲西魏柱國。賜姓太野氏。隋文帝作相時。始復本姓。爲隴西李氏。則唐之本系。蓋可知矣。按姓氏書。載虎之兄曰起頭。弟曰乞豆。起頭之子曰達摩。其名皆與太野相稱。唐六典宗正寺。猶有定州刺史乞頭一房。則其祖涼武昭王。是亦珪之祖王僧辯也。史臣于珪直書本姓。于唐則先曰賜姓。後曰復姓。蓋微而顯云。

姓名作對

北書之臣曰乞嚴遠邁。可對統萬之主曰赫連勃勃。又紹興間。申屠寅字行夕。有聲于大學。或以其姓名對少正卯。聞者絕倒。而行父意甚不樂。申屠。古司徒也。其對少正尤切。不獨寅與卯對也。

郢坊

前輩詩言賜酒。皆曰郢坊。按唐六典言。今內有郢州春酒。因張去奢爲刺史進其法。今則取人爲酒匠。以供御及燕賜。

本語改失其意

文字中有用常時本語。後人不知。而以他辭文之。其失本意尤多。如唐書改好漢爲奇士。五代史改一把算子爲一握籌。已爲可病。然猶未失本意也。因觀宋徽宗實錄。見執政議立新君曰。凡召二王來者。蓋北人之語。句末多用者字。本是助語。而修史者遂書曰。召二王來觀之。如此則是執政議時。初未識觀王之面。乃今始欲親相其貌而立之也。其去本意豈不遠哉。

六先生年齒

世有六先生圖。或問其位置先後。平安主人書齒序以告之。康節先生邵氏。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濂溪先生周氏。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少康節六歲。涑水先生司馬氏。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少濂溪二歲。橫渠先生張氏。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少涑水一歲。明道先生程氏。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少橫渠十二歲。伊川先生程氏。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五。少明道十一歲。周。張。二程。雖長幼之序素明。不暇論年。然史于孔門師生。亦併記其年之多少云。

字說

黃庭堅字魯直。馬永卿嬾眞錄。以爲史克魯人也。嘗引十六相以卻莒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若是則黃大臨亦可字魯直矣。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黃裳。庭直也。直而且堅。故字魯直。臨照四方曰明。故字元明。朱丞相名字。蓋用荊公字說。于文合一爲朱。析而二之則爲非。故名勝非。而字藏一。皆說朱字也。

東坡長短句

蘇公乳燕飛華屋之詞。興寄最深。有離騷經之遺法。蓋以興君臣遇合之難。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瑤臺之夢。主恩之難常也。幽獨之情。臣心之不變也。恐西風之驚綠。憂讒之深也。冀君來而共泣。忠愛之至也。其首尾布置。全類邶柏舟。或者不察其意。多疑末章專賦石榴。似與上章不屬。而不知此篇意最融貫也。余又謂枝上柳綿吹漸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此意亦深切。余在會稽。嘗作送春詩曰。暗紅一片已堪疑。吹到楊花事可知。借問春歸誰與伴。淚痕都付石榴枝。蓋兼用兩詞之意。嘗生此念千載一轍也。

呂子進長短句

元祐中。書舍呂希純字子進。作長短句。上章言人之避禍。曰。莫交閑處到心頭。有來愛不得。無後不須憂。下章言人之求福。曰。萬般希望不如休。無來求不得。有後不須求。可謂善處禍福之間者矣。

因諱改字

歌者多因諱避。輒改古詞本文。後來者不知其由。因以爲議前作者多矣。如蘇詞。亂石崩空。因諱崩字。改爲穿空。秦詞。杜鵑聲裏斜陽樹。因諱樹字。改爲斜陽暮。遂不成文。滿庭霜以霜爲慘。遂改爲芳。照不眠以不爲入聲。遂改爲無。或改爲孤。而不知樂府中以入與平爲一聲也。近年因爲慈福太皇家諱近字。凡近拍者。皆改爲傍拍。他時必不能曉傍拍之義也。

文苑英華

周丞相云。禁中有舊本文苑英華一千卷。淳熙中。爲近習校讎。改易國諱。盡壞舊本。其甚害理者。如押般字韻詩。改般爲商。遂併一詩之韻。字字改之。令盡協商字。蓋禁中既委近習。而近習又自募後生舉子輩爲門客。競以能改避爲工。殊可痛惋。丞相因此。遂自校一本。藏之于家。恨未能刊行。不然。他時禁中本一出。流布人間。遂皆以近御府所藏爲正。則不可復救矣。

項氏家說卷九

說事篇二

晏子

予讀晏子春秋。見其與叔向論士君子之出處。大抵多擯處士以爲當誅而自不恥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過乎儉。而其于出處之際。所主又如此。則其爲墨子之學明甚。談者相承。謂之墨、晏。豈苟然哉。自公孫弘至馮道。皆有篤行嘉言。而不恥于事亂君行亂政。蓋世之士大夫傳襲此派。千載不絕。人謂楊、墨之道。至孟子而止者。特末之致爾。

李斯

二世好鄭聲。李斯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此祖伊之所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不相襲。亦各一世之化。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乎。二世然之。噫乎。李斯亦知放棄詩書。極意聲色之爲可懼乎。趙高今日教二世之言。正李斯前日教始皇之言也。斯固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身教其父行劫。而禁其子之教人。難矣。李斯、商鞅。皆自爲其術之所困。然則希世以求合者。亦何利哉。

蕭何

高祖擊陳豨。聞韓信已誅。使使立拜何爲相國。置卒五百人爲相國衛。召平弔之。謂爲帝所疑。而何遂用平計。悉獻家財助軍。高祖乃大喜。始予讀何傳至此。心亦信之。及讀留侯傳。則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皆良計也。然後留侯之智。其去人遠矣。夫陳豨反外。韓信反內。高祖不在長安。而何獨誅信。雖幸而濟。人心必大恐。列侯諸將。往往有反側者。當是時何困甚危。漢亦岌岌久矣。故拜相國以重鎮之。又爲之兵衛。使奸宄讋焉。此高祖、留侯之廟算也。何固默識之矣。得召平之說。遂因而用之以泯其迹。衆人固不識也。

曹參

太史公曹參贊。謂參所以能功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其意蓋少參也。予觀參自起沛。專以戰多受賞。從中涓十遷至假左丞相。皆以戰得之。戰大小不可勝記。其從韓信攻魏。趙齊。乃在爲左丞相後。要之高祖識將。善戰無逾曹參者。故常遣副韓信。示漢未嘗無人。又因以監之。是信以參而安。非參以信而重也。然則參之武伐。豈可少耶。

周昌

漢高祖欲立趙王而廢太子。周昌期期以爲不可。太子之不廢。昌實有力焉。使庸主處此。必以昌爲太子之黨。則當與趙王爲仇矣。而高帝求可愍趙王者。惟昌爲當其意。且自御史大夫左遷之。使任其事。夫欲託以子。而必使其仇。又降其所居官。此皆常情之所不敢用也。而高帝行之。昌卒亦不負其意。何哉。夫能犯人主之怒。而扶天下之正義者。此其人必不以死生變其節。以官職動其心。此固昌之所以爲可託也。然則高帝知人之鑒。其不可及哉。

周勃衛青

周勃有安劉氏之功。不能以自免。徒以盡封拜賜。皆與薄昭。于是得出獄戶。衛青有椒房之親。不能以自固。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遂保終身之寵。夫文帝。漢之賢君。後世罕儷焉。武帝號爲雄才大略。能駕馭臣下者。而爲二帝臣者。功臣必賂外戚。外戚必賂嬖御人。而後得以免誅而受賞。則桓、靈之將。以無賂而不侯。肅、代之後。軍中皆除債帥。何足異哉。大率英雄之主。恃其資而不濟以學。欲以一己之聰明。而盡天下之情僞。則足以增左右近密之勢而已。惟明德內融。而不恃察以爲明者。爲能免于此夫。

衛青霍去病

昔常怪司馬子長論衛、霍。意皆不甚與之。以爲與伍被之說。太不相似。及觀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青從其教。而上亦是之。則青之自許。與當時之許青者。如此而已。凡青、去病之出。上輒以精兵才業與之。且爲之度地而移軍。其他老將。皆故減其兵。左其道。使不得立功。以曲成青、去病之賞。蓋人主之所欲富貴。無不可者。而李廣父子。區區用其材力與造化者爭勝負之命。可不哀哉。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

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去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惟其巧也。而桀驁欺誕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啓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皆天之所賚也。昔者漢之有事于匈奴也甚久。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衞青起于賤隸。去病奮于驕童。轉戰萬里。無攖不克。聲威功烈。震于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于素習耶。亦天之所賚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于法。而法未嘗能盡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于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何如也。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北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屯出野次。忽焉而歸。卽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其父書。詳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于其論兵。雖父奢而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善。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戰之日也。昔者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豫言之。而惟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其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可復。而應形于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讀徐幹中論

予讀徐幹中論。至考僞。譴交。二篇。釋然而笑曰。前篇蓋詆郭林宗之徒。周行郡國。訓誘後學。後篇蓋詆徐孺子之徒。游學四方。千里會葬者也。然以諸賢皆前世所重。故但歷述其行。而不敢正出其名。且言是人之生也。人拊手而贊之。揚聲而和之。及其死也。又論其遺烈而恨己不逮。則其爲林宗諸人明矣。其終篇

以爲此皆盡人之所禁。春秋之所誅。奸亂盜賊之人也。嗟夫。士生末世。爲富貴所誘。禍難所迫。雖博聞自好之士。其所議論。悖謬至此。況餘人乎。幹雅爲魏氏父子兄弟所敬。想見當時人士講說。大率類此。故觀魏氏之興。卒變節義而爲通人。則幹之所願。亦已行矣。于是知東都黨錮之後。漢祚未亡之時。學者又有此一等議名毀學。虧節壞教之議論也。其後何晏。夏侯玄。稽康。呂安之徒。相繼誅死。雖才識器度。優劣不同。然大要皆建立名行。表襮清濁。正幹等議論之所不救也。略而書之。互有長短。諸人所爲。誠新國之所不便。如幹等所言。亦豈舊君之所便也哉。

應劭

應劭風俗通義。劭之辨訛正俗。據經守理。賢于徐幹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與幹同。以韓稜陰助太守。爲當禁錮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爲當伏大辟。至謂范滂。杜密。徐穉。郅惲。皆爲罪人。大抵文士爭名。自古而然。辯博文雅之人。自以爲當世師表。而海內之士乃皆尊名節。如水赴壑。心所不平。因應出此。甘不思使己得志。盡逮名士論以大辟。則曹節。王甫。何其幸哉。誅名士以助宦官。爲後世之龜鑑。則有之矣。未有其可爲當世之師表也。士君子之用心。可不謹哉。

諸葛亮

諸葛亮所師事者。龐德翁。司馬德操。所友者。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皆天下奇士也。獨幸孔明遇合。故六人者之名。猶在後世。然抱負之奇。則既寂寥簡知無所著見矣。使孔明亦不遇。則其磨滅又不止此。世豈知有英雄之略。伊、呂之事哉。由此言之。才士偉人。充滿天地。世之浮沈閭里。與常人混者。皆不可以淺近量也。論語所謂封人。荷蕢。晨門。荷蓧。世皆不知其名。微生。接輿。長沮。桀溺。虞仲。夷逸。朱張。少連。周之八士事迹。皆不可攷。悠悠古今。可勝計哉。然則譏人之性惡者。誠妄論也。

荀文若劉穆之

荀文若崎嶇一世。使曹公化家爲國。以一語之稽。飲藥而卒。而董昭爲魏佐命。劉穆之自徒步崛起。爲劉裕謀臣。兼居鎭撫之任。蓋良平曹參合而爲一人。可謂勤且勞矣。以一議之遲。卒以憂死。而傅亮爲宋元臣。以此見亂臣賊子。其設心措慮。惟在攀攫。常以賊心待人。惟恐一日爲善攫者所先。故謀雖工而攫遲者。則以爲負己。謀雖拙而攫速者。則以爲恩己。故謀者常死。而攫者常貴。然而謀之不工。則攫而不可得。是則謀之工者。身之禍而人之福也。彼懷其智能。而爲亂臣賊子謀者。亦何利哉。

王威景威

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蒯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釗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沖降。大將梁威說繼沖請兵三千人。于荊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梁威挺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于成敗之數哉。特其志足嘉爾。

陶士行

陶士行平生報國忠順勤勞。晚節脫屣八州。本末明白。因與王茂宏角巾之咨言。謝安石新城之老策。相去遠矣。況其下者乎。徒以躬行事實。泯歿浮虛。遂爲俗子誣以不根之言。史氏無識。亦從而錄之。今其說曰。侃嘗夢入天門九重。至第八重。折翼而墮。及督八州。據上流。潛有窺覦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夫節之夢。則非他人之所預也。謂之志。則非他人之所知也。謂之潛。則未嘗形于言也。人何以知其爲有。謂之思。則未嘗動于迹也。人何以得其所思之數。謂之自抑而止。則未嘗揚也。人何以知其爲抑。未嘗作也。人何以知其爲止。予悲夫士行之有豐功實行。忠節高情。而遇非史官。負謗至今。故爲一辨之。

唐太宗家法

太宗殺兄及弟。自以爲學周公也。及殺其子十人。則不學周公而學齊襄矣。至納元吉之妻。與廬江之妾。及以廬江家口賜其臣充賞。則又兼學高洋。房杜諸人。烏得無罪。

唐太宗葬法

唐高祖之喪。務從隆厚。虞世南上疏。恐累死者。今雖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可欲者。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仍刻石陵旁。書藏宗廟。爲子孫永久之法。太宗初不報也。及葬皇后于昭陵。乃爲文刻石。稱用遺言。因山薄葬。不藏金玉。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太宗廿不勤心于其父。而其爲妻慮者。乃如此其至。非不孝而何。

房杜

人皆以房、杜比蕭、曹。雖太宗每以此許之。然房、杜開國之初。未嘗有功。與蕭、曹、寇、鄧不同。及後來在秦府。謀殺隱巢。乃是二人之策。故太宗感之最深。異時作相。卻有薦進人才。修整法度之功。若議論之間。則多是無理。

項氏家說卷十

說政篇

商、周。

太甲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考。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二君處患求教。哀痛誠切如此。此其所以撫商、周之初定。成湯、武之大業也。商六百年。周八百年。蓋由于此。正如漢興之得文帝也。若皆如惠帝。則已矣。唐則太宗自撫定之。晉武帝。隋文帝。周世宗。後皆無人。故不敢望漢、唐。然太甲、成王。本皆中主。乃盡心于學如此。阿衡、周公之功。豈不大哉。

秦、漢。

秦能封建。罷郡縣。二世而亡。漢興。去古未遠。懲秦之失。雖用郡縣之制。後世有作者。猶可放也。至景帝懲

七國之亂。中年。先詔諸侯王不得治國。後二年。又省徹侯之國。自是之後。諸侯王遂爲虛爵。後世因之。封建之意。于是盡亡矣。而天下皆復爲秦矣。夫損其權。析其地。使足與郡縣相制。足矣。乃一擧而盡廢之。用異姓爲腹心。視同宗如仇敵。使骨肉無寸尺之地。國家無蚍蜉之援。此固陳勝、王莽之所特侮也。要知始皇、景帝。資皆强戾深刻。强則掃地蕩盡。而後快于心。凡若此者。其始常自快。而其終常爲盜賊姦雄之所快。其與三代之衰。展轉相扶。率數百年而後失之者。相去遠矣。

嚴安上書諫武帝征伐。其中有曰。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方是時。尙未分封子弟。而識者已有郡縣偏重。宗藩削弱之憂矣。蓋自景帝懲末流之弊。而不推其本。令諸侯王不得治民。客寄民上。無復維城之勢。王氏之禍。已兆于此。武帝方志在張皇威武。以自廣大。故雖以中山王悲痛之辭。嚴安明切之奏。有不暇顧。而主父偃一言。卽勇行之。自是而後。漢室陜孤。雖開邊拓境。適足爲異姓之資爾。惜乎武帝有慕古之心而不知考也。

封建府兵。

宜黃李郛子經言。周之封建。唐之府兵。皆當以漢法考之乃通。蓋王畿之外。不盡爲諸侯國。時時有特封者。則未封之前。未必有掌其地者。計王朝命吏之任四方。如漢之太守縣令者。固不少也。但周官不明言之爾。府兵止西北諸郡爲多。東方諸郡。絕無而僅有。則民兵之在郡國。如漢之車騎材官者。必未嘗廢也。如江西宣潤劍南之兵。尙可考見。子經此說。可謂善言古者。必有以通于今矣。

用說二章

用世者量人而立政。揆俗而施化。事不可求必行。志不可求必伸。事求必行。則難爲下。志求必伸。則難爲上。遇有爲之世。則志之可伸者多。然亦無盡伸之理。事之可行者多。然亦無盡行之理。諸葛孔明曰。法孝直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孔明亦無盡伸之理也。王景略許鄧羌以司隸。又爲之赦張蚝。是景略亦無盡行之事也。必求進于二子者。則有不爲而已。伯夷。伊呂。是也。爲之而求必焉。雖孔子不能也。觀蟹成之事可知已。

繼世而圖治者。前人立國。旣有法度以付後人。後人世守之。其心已安。其俗已成。世之賢者。能者。老成者。往往相與是之矣。必欲違衆庶之心。變久成之俗。得罪于賢能老成。而爲吾治。治未成而國已亂矣。管仲、子產。孔明、景略。劉穆之之徒。皆承大亂之後。因衆心之思治。開荒立法之人。與平時相繼者不類。不可以爲例也。王介甫正坐犯此。不惟才不及諸人。時之不可也。孔子之教仲弓。乃是繼世爲政之法。先有司以明舊典。赦小過以寬人情。擧賢才以隆俗。賢才衆多。俗化漸美。法度中小小出入。足可商搉。且爲國家培養賢才。以俟將來之效。不必急鮮明可喜之譽于吾世也。漢文、宣。卻得繼世之體。故賈生欲立制度。太子欲更漢制。二主皆不從。止就漢法中修起。皆足爲治。其所以異者。文帝卻以風俗爲急。有培養人材之意。于法度之中。亦時有出入。以伸臣下之氣。故武、宣之世。用其人才不盡。宣帝一味挫折人才。獨守死法。更不與後世子孫爲長久之計。故身死而國衰。宣帝之治雖無紛更之失。而其中有鮮明可喜之意。與紛更

者同弊于急功也。

說學篇

讀王回深甫文集四章

三黜賦序曰。今之州掾縣佐。似士師而不似抱關擊柝也。安世曰。此言可以爲從事者之箴。

答曾子固書曰。人生一世。雖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我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答王補之書曰。承尙留谷陽。米鹽屑屑。困妨詩書之樂。然聞在里巷。又豈能獨脫于米鹽。卽吾輩所學。要之物來可應。而心官無累。則幾乎道德之歸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爲厭事者之箴。

答容季書曰。人生稟命而游于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無不有命。或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于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于人謀爲可憾也。何則。義盡于己。而命定于天故也。安世曰。此言可以爲任智者之箴。

謹微賦序曰。顧恃于不可見之德。而不謹于可見之行。吾恐子志未白。而效者已成俗矣。嫌戒說曰。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不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則人必有嫌疑者矣。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特其情不至于是也。情不至于是。而迹至于是。有人焉。伺間詗隙而譏之。則奚說而可解歟。其亦受之而已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爲任情者之箴。

自警雜說十五章

爲政者。必使人有餘地。財力心氣皆然。

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

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力。

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此五戒而能勉者也。一經之義。總挈于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

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旣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之所命。我之所性。平正廣大。深靜流利。本無不該。亦無不通。人常于無事時昏昧之。道之所以不明。有事時差失之。道之所以不行。閑邪。懼其昏也。修辭。懼其差也。辭機先發。開口卽差。凡此皆以敬爲主。義固在其中矣。然義理衆多。差舛非一。不可以兀坐而徒得也。必須博學精思。遠觀近察。使于事物之理。周徧浹洽。理無疑情。則所存者愈不昏。德自然可久。事無疑智。則所行者愈不差。業自然可大。此集義之極功也。而敬未嘗不爲之主。就敬言之。閑邪屬敬。修辭屬義。就義言之。可久屬敬。可大屬義。性命之理。有一則有二。體用未嘗相離也。

范文正公與提點書曰。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門戶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爲國

豢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其身。汨其志哉。

又與直講三哥書曰。京師交遊。愼于高議。不同當言之地。且溫習文字。淸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嘗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敢小名。招大悔矣。

朱內翰易傳觀上九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也。辯博閎遠。而危其身者。發人之過也。

胡武平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從官臨事。愼重不妄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于仁厚。

杜祁公聽獄訟。雖明敏而考覈愈精。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見張君源書。

張乖崖鎭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歐陽世則所居官舍。未嘗窺園圃。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見大居士集。

杜祁公爲人。潔廉自克。勤靜纖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司馬文正公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諫爭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尊寵彈勤。此職可復修也。沈煥叔晦說。

吾儕改過樂善之意。不素明白。異時年長官高。則人皆敬而遠之。置之度外。誰復與吾切磋者。今略計一歲中。逆耳之言。至于吾耳者有幾。可不懼哉。父有爭子何以謂之爭。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爭子之法也。禮曰。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事之至此者亦鮮矣。豐簡敏仲說。

知行

朱先生韶孫應時季和曰。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待。若行之不力。而歸咎于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于行之不力。則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心迹說

世固有諸俗之人。更練物情。諳曉世故。其處事接物。精密委曲。若皆中節。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其處事與用心二也。君子之心。一而已矣。事與心二。則事雖合節。心實爲人。爲人者。小謹可飾。而大節不可強也。心與事一。則隱顯小大。惟所遇之。是以聖門貴聞道。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過說

蜀人校書郎王叔簡謂項子曰。人之過。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可見者眞也。其爲惡也小。不可見者僞也。其爲惡也大。時王方欲趨裝赴闕。項子應之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校書歸朝。宜上奏曰。強盜白晝殺人而奪之財。眞也。而法處以死。竊盜夜動而晝伏。僞也。而無死者焉。臣以爲宜察使竊盜處死。而強盜稟貸。不亦可乎。時在成都茶馬司共飲。坐客粲然。

命說

李泌曰。主相造命。不當言命。予以爲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韓魏公惟知命。故敢任國家顧託之事。寇萊公惟知命。故敢任澶淵親征之衆。裴晉公惟知命。故能勸諫官言事。房杜惟知命。故能持衆美效之君。若不知命。則畏死生。決不敢任天下之事。不知命。則畏異己者。決不敢來天下之言。不知命。則畏軋己者。決不敢引用天下之士。殊不知宰相職代天工、位應台斗。此豈一事一言所能搖撼傾奪之物哉。使李林甫不妒賢嫉能。亦須十九年作宰相。秦太師死四十年矣。竟未有坐廟堂而爲太師者。然後知向者遮邏中傷之爲謬也。一飲一啄。猶不可徼倖而得。豈有巍巍堂堂天子大臣。而左覆右防。日恐一夫從旁僥倖而取之者耶。故曰。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

天人說

或問子言天人之一。何以驗之。曰。天能生君子。而不能使君子之亡人國也。天能生小人。而不能使小人興人國也。天能爲暄風遲日。而不能使暄風遲日之殺萬物也。天能爲淒風苦雨。而不能使淒風苦雨之生萬物也。苟皆天也。其不使暄風之殺之。淒風之生之。何也。曰。理不可也。夫生殺興亡之必以理。則人之道也。孰謂循理者。非事天乎。故出有命在天之言者。聖人斷之以絕天之罪。其驗明矣。

項氏家說附錄卷一

孝經說

古文以至德章後。次以應感章。次揚名章。次閨門章。次諫爭章。次事君章。次喪親章。按應感接至德章後。閨門接揚名章後。事君接諫爭章後。文義皆貫。則古文近是。今從之。

章次之義。五孝備矣。然後三才。孝治。聖治。分別在上者之孝。事親。五刑。分別在下者之孝。要道。至德。廣感。復推演在上者之孝。揚名。閨門。諫爭。事君。復推演在下者之孝。而以喪親終焉。

開宗明義章

仁義禮智禮樂之實。皆起于事親從兄。故爲德之本。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故爲教之所由生。在己爲德。率人爲教。

自事親言之。始于愛其體。終于行道顯名。自粗而至精也。自行道言之。始于家。中于國。終于名立于後世。自近而至遠也。始于事親。但言溫凊定省之屬。中于事君。猶是指忠言之。終于立身。身則無所不備矣。五常百行。無非孝也。此孝之大成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學者多疑之。此蓋以歲月論也。事親之日。起于膝下。故稱始焉。事君者。自強而仕。至老而傳。故稱中焉。至于身。則死而後已。故稱終焉。此三者皆孝也。明人之孝。不以親

之在亡爲斷也。

天子章

天子之孝。當保四海。愛親者。敬親者。即下文愛敬盡于事親也。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即下文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刑與形通。著之義也。孟子齊宣王易牛章。意與此同。皆衆斯心加諸彼而已。

諸侯章

諸侯之孝。在能保其國。國者。祖先之世守也。驕溢則亡之矣。諸侯生而有國。專地與民。易于犯上。褻瀆

諸侯王傅可見。故專以驕溢戒之。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能保身。然後神有所依。民有所仰。不然。身且不可保。土與民安得而有之。此甚言驕溢之禍可畏也。故以戰戰兢兢明之。保者。保而有之。和者。合而附之。

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中庸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循道而行。在人則爲德。故曰。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又曰。非道不行。

大臣。民之表也。衣服不貳。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三者皆民所望也。小臣。事人者也。故專論事父事母。事君事長之道。庶人則養而已。

天子之不敢慢。不敢惡。諸侯之戰戰兢兢。卿大夫之夙夜匪懈。士之夙興夜寐。庶人之謹身節用。雖行事不同。其操心一也。孝治章。論治天下治國治家。亦皆以不敢爲言

三才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者。順德之名。日月星辰順乎天。百穀草木順乎地。人順乎父母。經者常度。義者物宜。猶曰天文地理云爾。天之明。地之利。言循經與義之效也。天文不順。則失其明。地理不順。則失其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之爲言。順其常而行之也。非謂法天地之經。以爲斯民之孝也。孝自是民之常性。非有所象而爲之也。

嚴肅之義固同。就二者分之。肅爲輕于嚴也。肅主于情。嚴主于事。肅有竦飭之義。故于教言之。嚴有恐追之義。故于政言之。辭嚴而氣厲。教之肅也。介急而法重。政之嚴也。

先之以博愛。保惠之也。陳之以德義。誨告之也。先之以敬讓。身率之也。此先字與上文先字不同。上文是先務之先。此是率先之先。導之以禮樂。則立爲教條矣。示之以好惡。則刑政行焉。此先王治天下之序也。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生發之道足。則情義厚也。

聖治章

天生萬物。以人爲貴。人有百行。以孝爲先。事父事母皆孝也。而比之母。則父爲尊。故莫大于嚴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嚴父也。而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皆以配天。則惟天子然後得極其大焉。故莫大于配天也。

聖賢之言。有爲經生所汨亂者。如孝經周公嚴父之說。所繫最大。不可不辨也。夫所謂嚴父者。不獨謂生己者也。自父以上。曰王父。曰曾祖王父。曰高祖王父。皆父也。祖者。始也。王者。大也。言始初最大之父也。雖上而百世之祖。亦猶曰百世之大父云爾。凡父之所從生。與父之所同生。皆父道也。若止取生己者爲嚴父之祭。則成王止應以武王配天。不應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後儒不明其說。遂至配天之際。每世一變。以爲凡爲人子者。皆當自嚴其生己之父。使悖天者無常主。作主者無常位。瀆天慢祖。莫大乎是。是則經生蔽經。不考下文之罪也。又所謂周公者。特言是禮定于周公之手。以爲姬之受姓。自后稷始。猶天之始萬物也。故推以配天。周之王天下。自文王始。猶上帝之宰百神也。故推以配上帝。是二主者。皆周家之大父也。配主一定。三十七王。八百餘年。遵而用之。無敢易也。豈有三十七主。皆得配天之理。周公蓋以嘗國大臣。爲其國家定郊廟之禮者爾。烏有已爲大臣。而得自嚴其生己之父。以配上帝者哉。此說之至不通者。而由孝經以來千五百年。莫有明其說者。遂至以聖人之言。爲瀆天慢祖之據。經生以僻害意之罪。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則周公其人也。周公蓋成武王之意而已。然武王末受命。而周公行之。故孔子言孝。必以周公與武王並言之。蓋配天之禮。助祭之儀。皆至周公制作始備。而天子之所以嚴其父者。于是爲不可加矣。親生于膝下之時。嚴滋于日長之際。二者聖人因之愛敬之教所由興也。故親生之膝下。愛之本也。以養父母日嚴。敬之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此愛之所以不可斷也。君臣之義也。此敬之所以不可簡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人子之髮膚。即父母之傳體。天下之相續者。未有親于此者也。夫如是安得不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國積尊而極于君。家積尊而極于親。天下之相臨者。未有重于此者也。夫如是安得不敬。以上三節。皆反覆推明愛敬之理。以見教之本于順人。而人之不可以逆此也。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爲愛敬他人者言也。將以爲順。而實則凶。自以爲得。

而其失甚大。再三言之。甚明其不可也。先親而後人。言之順也。自親而及人。行之順也。言順則可言于口。故可道。行順則合于人心。故可樂。自是推之。無所往而不順焉。積之爲德義。散之爲行事。望其容止之狀。察其進退之儀。皆順道也。皆吉德也。一動容一舉足。無有逆于道者。非天下之至孝。其孰能與于此。可尊。言其意象可法。言其事跡。可親可度之別亦然。德義作事容貌進退四者。即言行之目也。故獨于言行用兩思字。惟其所發不苟。故其所著見者。無不善也。古文思皆作斯。亦不可苟之意也。畏而愛之。其心也。則而象之。其跡也。德教。道之也。政令。齊之也。博愛。敬讓。德義。皆德教也。禮樂。好惡。皆政令也。畏而愛之。畏之在初。愛之在久。君子之爲政皆然。畏生於嚴。愛生于親。皆出于孝也。則而象之。則。猶擬度也。象。猶倣傚也。擬度其人。而倣傚其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身不行道。則雖教之而不成。令之而不行也。宋景文公曰。郊曰天。配以祖。遠而敬之也。明堂曰帝。配以父。近而親之也。此說得之。

事親章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臣道也。在醜夷不爭。兄弟朋友之道也。前五者止施于父母之身。此三者通于天下國家矣。此三者不除。雖能備前五者。不足以爲孝也。聖人之教人。皆欲其廣而充之。故每進愈深。孔孟之言。大率如此。

五者備謂之能事親。未足以盡孝子之名也。必除後三者。而後足以爲孝。觀辭意便可見也。

聖人教人。常自小而至大。然此但教人之法耳。若聖人行之。則雖小節。而大在其中。且如居則致其敬。能致其敬。則豈復有驕爭悖亂之事。如養則致其樂。能致其樂。則豈復有危亡兵刑之憂。若在聖人行之。則止用一字。而天下之善備矣。至于教人則不然。且教之以敬其父母。而不敢慢娛其父母。而使之樂。然後引而伸之。使之推事親之敬。以至于統臣妾。統百姓。統萬國。無往而不致其敬。推發親之樂。以至于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無往而不致其樂。此一章之內。所以有五者三者之序也。

五者備矣。皆人子之善行也。三者不除。皆人子之惡行也。

五刑章

罪莫大于不孝。陳法以禁之也。此大亂之道也。明理以諭之也。非聖人。非孝之非。語意與非先王之法言。非堯舜之道。同先儒作非毀之非。未通。

廣要道章廣至德章

言孝悌禮樂。皆歸于禮者。自其德言之。謂之孝悌。自其事言之。謂之禮樂。術而行之之謂禮。行而樂之之謂樂。觀孟子事親從兄章可見。

孝主于愛。而要道至德二章。皆主敬爲言者。敬則愛心存。不敬則愛心亡。敬者。行孝之綱領也。顏淵問仁。仁主于愛。而其目皆曰禮。即是此意。使天下之臣。子。弟。皆樂其道。謂之要道。使天下之君。父。兄。皆被其德。謂之至德。要道言其操術之約。至德言其流化之妙。要言其發端。至言其極效也。

感應章

天遠故言明。地近故言察。易言觀天文。察地理。孟子言明庶物。察人倫。用字與此皆同。

聖人之事天。命德討罪。勑典秩禮。皆有以合其心者。敬之而已。故知事父則知事天。聖人之事地。山川丘陵。草木鳥獸。皆有以成其順者。愛之而已。故知事母則知事地。明察彰著四字。當用司馬文正公說。

故事天明。故事地察。故上下治。凡三條。而結以天地兩條。不言上下條者。猶有尊。有先。宗廟。修身。凡四條。而結以宗廟一條。不言餘條也。蓋能其所難。則易者在其中矣。法服。法言。德行。三條。結以言行。不及法服者。亦此意也。必有尊也。必有先也。明皇以爲諸父諸兄是也。此兩條明上文長幼順之義。不忘親也。恐辱先也。此所以申上文事父事母之義。鬼神著矣。此亦申上文神明彰矣之義。凡此皆上言其大意。此言其事目也。自此以下。復總結其意而極言之。其曰孝悌之至。則總父母長幼言之也。其曰通于神明。則總天地宗廟言之也。其曰光于四海。則併舉上下治而言之也。

孝悌雖是二事。其實秪是一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親之子者也。故經文或併

列長幼。而止結父母。或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凡以明其理之一也。明察順治之下。止結以明察二字。尊先敬讓之下。止結以致敬一條。皆併列長幼而止結父母也。資父愛敬之下。忽以孝對敬。君子之教以孝以下。忽以臣與悌參言之。皆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也。

諫爭章

慈愛恭敬。疏云。愛出于內。慈爲愛體。敬生于心。恭爲敬貌。文義頗精。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爭友之說也。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爭子之法也。爭臣之義。有親疏小大之異。

事君章

反復事君一章。疑思戀惻之意。惓惓如此。此所謂以孝移忠者歟。惟孔孟之心。爲能識之。此其所以居亂世事闇君而不害也。

喪親章

孝經文體。其發端結擬。擬問設答。皆與小戴禮禮運。燕居。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相類。孔子家語。乃專用此格成書。雖其中多聖賢格言。然其出也。必在孔門七十子之後。鄒。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會萃成篇。恐人之不信也。故每篇皆假設夫子與人問答。以貫穿之。必使衆說羣義。同出于一口之中。一人之問。其有辭義太遠者。則別爲問端。必使上承前說。下起後義。如文士作文之法而後已。如諫爭章所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此其上承下接。牽合黏綴。最爲明白者。至于終篇。復結之曰。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則又若問答之初。先已默定爲破題。原題。講腹。結尾之成模。而後言之者。此一格必近下諸儒所撰。不若緇衣。表記。等篇。宗述聖言。各出子曰。既不失當時之實。而又不妨次第其說。使淺深先後。以序相承也。論語與家語之異。蓋亦如此。非謂家語皆非聖人之言也。但其論載無法。反以雜亂聖言。爲可惜耳。大傳。戰國諸生所著之書。其體皆然。如素問之書。本自精奧。而必假之黃帝岐伯之問答。六韜言兵。其亦爲詳實。而以爲一一盡出于武王之問。太公之對。則陋矣。

鄭氏孝經。以先王爲大禹。公羊氏春秋。以王者爲文王。漢儒之泥。往往類此。

明皇序親舉二字。蓋用其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劉炫明安國之本。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也。陸澄譏康成之注。謂今文孝經十八章也。劉炫附人。陸澄譏人。分注錯經。即杜預左氏傳序所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也。古者經各爲一書。不相錯雜。寫之琬琰。謂石臺孝經也。

項氏家說附錄卷二

中庸臆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言太虛沖漠未發者之不可失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之和.則所審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脩道者知所避就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愼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

懼愼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于不能知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于不能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眞知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大智、非強明自用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可得.得如子路足矣.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于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強者之事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強者言之也。所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于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隱則甚約。此章專先言道之費。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能兼乎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不能免乎小民之憾。皆形氣之限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道之大處。則施于形氣者。雖天地猶爲小也。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語道之小處。則麗于形氣者。雖毫末猶爲大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凡形氣之所至。無非道者。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于愚夫愚婦。遠極乎天地之間。道無不該。夫婦天地。以喩大小之極。

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其費。下章始言其隱。

上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畏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覆言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此言人之脩道。其實甚約。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脩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豈有費哉。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又以人治人之目也。我所施于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于人矣。我所求

于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于我矣。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此求于我之事也。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己之行。必顧己之言。不敢以不及也。

有餘不敢盡。

己之言。必顧己之行。不敢以過也。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言之。欲其加厚于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己相顧。至此直以己之言行自相顧也。人己相顧。恕也。己自相顧。忠也。慥慥、忠之至也。先言恕。後言忠。欲其因人而反己。亦猶強哉矯章。先言和。後言中也。觀此章。則所知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費也。下章倣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上章論治己不在外求。此章論處事亦不在外求也。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則皆循分而行。不可于分外妄求。處事如此。豈不泰然。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皆講上二句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即正己而不求乎人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接人亦不可外求也。治國平天下。接人之費者也。而其本近在乎齊家。此所謂隱也。妻子兄弟之間無間言。則父母悅。父母悅。則天下安矣。然齊家之本。則又有其隱者焉。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自費而趨隱。而此一章。所趨愈隱。故下章極言至隱之義。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言至隱之所在也。鬼神之爲物。語小至于不見不聞。語大至于物無不體。人無不畏。其費如此。而其所以然者。豈有他哉。實有是理而已。學者誠能體鬼神之德。自盡其心。實之于不聞不見之中。而博之于事事物物之際。則道之費者。爲我居矣。原其用力之地。豈非天下之至約乎。此君子所以慥慥爾

也。自此以上。皆卽道言之。欲人之知之也。自此以下。皆卽人言之。欲人之行之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緖。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前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際。故此三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效。獨以舜、文、武、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得祿得壽得名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害也。周公闡幽明之精。極古今之變。爲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憾。萬世之下。莫遠而無以踰也。此皆功用之至難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人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于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者。亦此意也。大槪言大本不可復加。達、猶言達道。人所通行也。知至于舜。謂之大知。行至于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擧之以爲訓也。又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何也。此以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于以見獨擧武王、周公之意也。

宜民、以在下者言之。宜人、則尊卑遠近無不包也。然其本在民。繼志述事。亦內外之言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言禮義皆出于仁。以明脩道之必以仁也。仁者人也。卽指此身言之。義者宜也。卽指道理言之。此身全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處。自無往而不爲義也。義卽天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于父母者。故曰親親

爲大。天下之事理。雖皆以義制之。而未有先于尊道而尙賢者。故曰。尊賢爲大。旣有大小。則使有降殺等差。而禮節興焉。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凡此皆以明能脩道之義。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言脩道以仁之方也。脩身事親。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仁之理也。欲爲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也。仁者天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貲。卽有仁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貴。而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執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此卽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之性言之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道總言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知仁義禮之所從來爲智。皆本于仁。故曰脩道以仁。求仁必以智。故事親必本于知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費也。知天者。知人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爲大。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爲政矣。政而本于仁。費而隱也。仁而推于義與禮。隱而費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思脩身。思事親。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隱而費。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擧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道立。則爲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盛服。內外交脩也。讒也。色也。貨也。三者害德之具也。三者不去。有德者不可得而貴也。魯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夫子

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歡心而後可也。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得人之歡心。卽此意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言易屈。故曰跲。事爲之難。故曰困。行歉于心。故曰疚。道不通。故曰窮。跲躓也。猶今言跌倒也。言可立則不跲。事易成則不困。行無疵則不疚。道可行則不窮。不言誠而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事豫以下言學。政主費。學主隱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君臣之道得。必始于朋友之信。朋友之道得。必始于父子之悅。父子之道得。必始于反身之誠。誠身之道得。必始于心之明。不言夫婦兄弟者。妻子好合。兄弟和樂。則父母其順矣。皆齊家之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學之于古。問之于今。思之、欲其契于心也。辨之、欲其合于道也。行之、則爲我有矣。

學而又問。則取于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于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章總費而隱之義。而極言之。使學者循智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會于至一之地。自首章而下。大意皆總于此章。文武之政費矣。而在于脩道以仁。仁卒本于知天。天下之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三卒歸于一。天下國家有九經。費矣。而必本于至一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必本于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然所以用力于隱者。則不外于知之行之。而知行之等差。則性與教而已。智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行。勇者困知強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教則有脩爲之功。擇善所以知之也。固執所以行之也。學問思辨。擇善之目也。篤行。固執之目也。皆仁者之事也。五弗措。百之。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皆勇者之事也。然及其已至于強與明。則一而已。一者何也。曰誠。誠者中和之實理也。實知之謂之明。實行之謂之誠。已至于實。則無二矣。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此以下。迭言天道人道。而皆歸于一。然其言變化之神。積累之盛。外之發越。內之精微。讀其文者。可畏可慕。則亦費也。故末章復自其用力之隱者言之。起于戒懼愼獨。以至于不可形容之地。自人之道。至于天之道。自脩道之教。至于天命之性。而一篇之義終焉。

此章三段。第一段言文、武之政。歸于知人知天。此總論大意。言政之必本于學也。第二段。言達道五。歸

于知、仁、勇。則其綱序始詳。蓋達道五。卽政之綱也。智、仁、勇。卽學之序也。第三段。言九經歸于學、問、思、辨、行。則其條目極其詳矣。九經卽政之條目也。學、問、思、辨、行。卽學之條目也。而聖人脩道之教備矣。自此以下子思之言。不過贊歎聖賢之事而發暢之耳。按家語自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爲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四句是子思之言。結此一章之意。以起下文至誠有誠之說也。自首章至此。亦是大三段。第一段。自天命之性至唯聖者能之。亦是總說。大意言天道性命之理。在于人之知行也。第二段。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亦是審趨于詳。言君子之道甚費。無所不周。人之求道甚約。不外于忠恕也。第三段。自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亦是極詳。蓋自性命而言道。自道而言政。自知行而言忠恕。自忠恕而言學、問、思、辨、行。其詳略可睹矣。或云。自舜至回。自回至子路問強。三段也。自舜之大孝。至武王、周公。自武王、周公至哀公問政。亦三段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之道。可以配天。下一段言教者之事。可以成物。至者自至。致者求至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也。下段言教者處處篤實。與人無間。人之道也。

誠者實心。道者實理。後言至誠至聖也。上章言至誠之道。則以其性本具是道也。下章分誠與道對言。則盡其心以行其道也。此其所以爲教者之事。

仁者服膺而不違。顏子之事也。知者用其中于民。舜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言自顏子而至舜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所以釋仁智之成名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與此不同者。子貢就知行言之。以知屬智。以行屬仁。是故顏子之仁。其擇善屬智。其服膺屬仁。舜之智。其問察屬智。其執用屬仁。仁之中有仁智。智之中亦有仁智也。夫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蓋亦類此。仁者安仁。乃是舜之智。智者利仁。乃是顏子之仁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二章。上一章言性者之道德無窮。下一章言教者之事業無窮。久以時言。悠遠以地言。博厚以業言。高明以德言。歷時之久。及物之遠。故其業愈廣而德愈崇。業廣德崇。則愈能悠久。始于悠久。終于悠久。此所謂至誠無息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竊者、如天地之無盡藏無已時也。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者于外。變者漸入于內。成則治道成矣。博厚則形而下者無不備。故謂之載。高明則形而上者無不達。故謂之覆。悠久者終始之道。故謂之成。純亦不已。此一句解純字之義。言純即是不已。天之不已。文王之純。其實一也。大哉聖人之道。止至道不凝焉。此自言道之費。如費而隱一章。專言君子之道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其此之謂與。乃言脩道之事。如道不遠人而下數章。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皆尊德性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皆道問學也。問學之功。已足以爲其德性矣。而又道問學焉。即始終悠久之意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博厚配地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配天也。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悠久無竊也。性之者。但言博厚高明悠久。教之者。兼防其偏。溫故知新。知之事也。敦厚崇禮。行之事也。德性、理也。問學、事也。廣大、理也。精微、事也。高明、理也。中庸、事也。知新、理也。崇禮、事也。理必體乎事。事必根乎理。如是而後中庸之德。如是而後至誠之道。不然。則怪且妄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此二章。引夫子之行事。以實教者之事。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者。其目如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所謂唯天下至誠。可以與天地參者。其目如此。前皆先言性。後言教。此五章。先言教。後言性者。其極必至于此。而後爲至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章。自其用功于隱。至發見于費者。而總言之。其末復歸于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之義也。內省于志。謹其將然也。不動不言。謹

其未然也。不賞不怒。誠之形著明動也。篤恭而天下平。動則變。變則化也。其所以至此者。非矯飾之功。皆積隱之效也。非以聲色感人。非有物象可喻。如天之化育。眞以至誠不貳。故其生物不測。非有聲音氣臭之可尋也。言聲與臭者。無形之至也。

淡而不厭。無味而其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此言道也。故自隱而費。言遠者。指人也。言風者。人己之所以相感也。言微者。在己者也。此言脩道者也。故自費而隱。

淡而不厭。不求觀美。而深觀默養。情味自長。此即潛雖伏矣。內省不疚一章也。簡而文。宗齋煩擾而肅事接人。經緯自密。此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一章也。溫而理。未嘗振厲。而人順事治。本末自舉。此即不賞不怒。與篤恭而天下平二章也。

知遠之近。言平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言動之機也。知微之顯。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章之意。反覆言之耳。

淡而不厭。即不見而章。簡而文。即不動而變。溫而理。即無爲而成。

三禮考

眞德秀著

三禮考

宋　浦城眞德秀景元著

儀禮

朱子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朱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

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書。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名曰經傳通解。後之欲復古禮者。倘有考于斯書。

周禮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釋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異勢殊。民情士俗不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則可耳。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

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所著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

程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有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褻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求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逾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非聖人作不得。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嬪。世婦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有不常設。(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副和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縣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

又按。自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亡其一。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澄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

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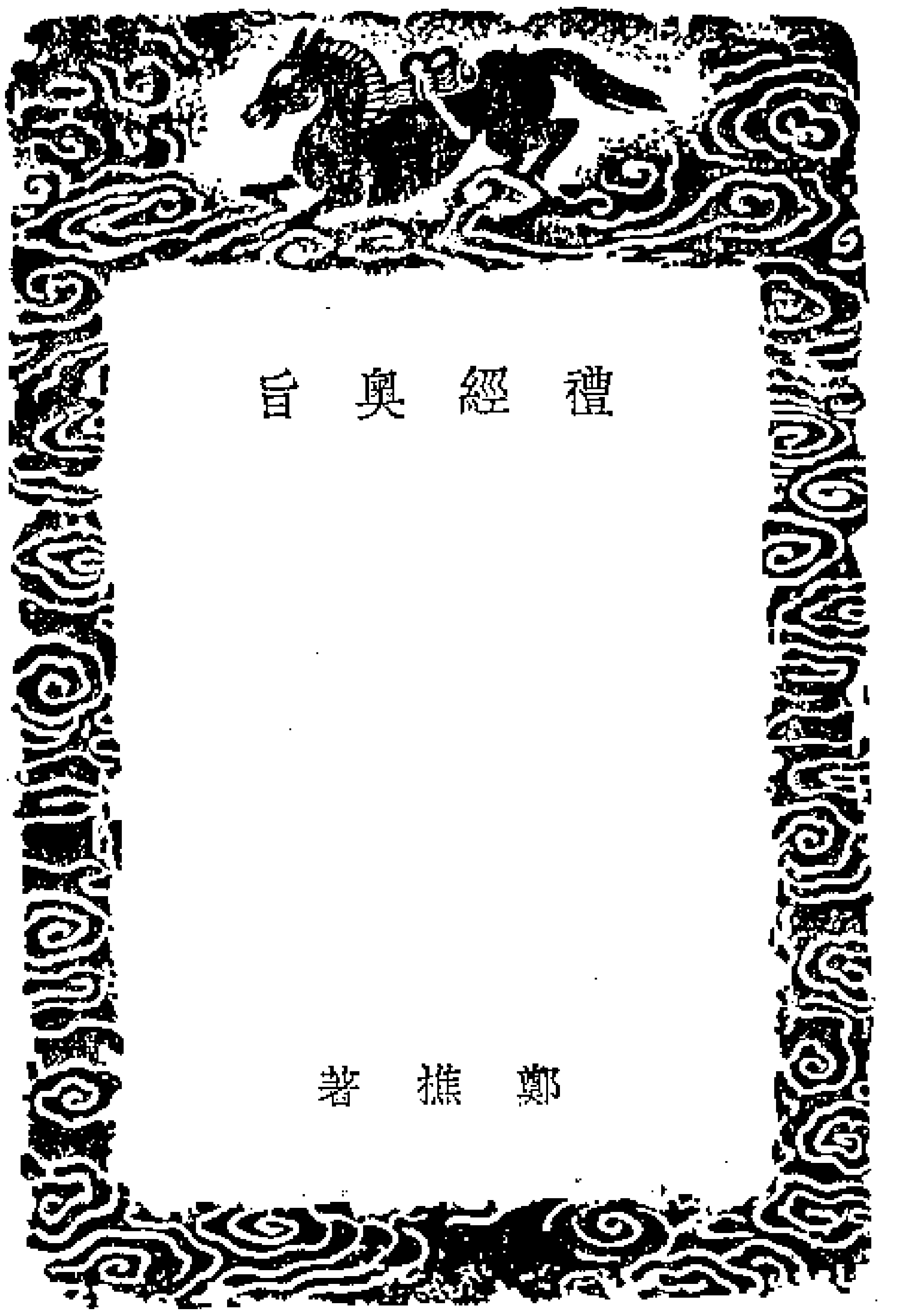
程明道曰。禮記雖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朱子曰。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

周行己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

按禮記雖出于漢。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博士刺史作。

又按。禮記一書。皆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九篇。思過半矣。



禮經奧旨

宋 莆田 鄭 樵漁仲著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禮經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遵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說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諸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戴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

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並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鼂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譏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後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鑿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其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歛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遺，子游曰：爲之大功。曾子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舛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冊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周禮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爭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要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家由爲南晉，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辯，是非紛擾，自相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禮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一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旨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考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儀禮作者、儀禮篇目、儀禮名稱、附見儀禮注家、儀禮古今文）[illegible]

古人言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蓋成于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為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禮樂與服書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士冠禮一、士昏禮二、士相見禮三、鄉飲酒禮四、鄉射禮五、燕禮六、大射禮七、聘禮八、公食大夫禮九、覲禮十、喪服十一、士喪禮十二、既夕禮十三、士虞禮十四、特牲饋食禮十五、少牢饋食禮十六、有司徹十七。）後世之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其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而字尤多異。今二十九篇乃逸禮。後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非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鄭衆、馬融、鄭康成、傳周官經，而始為儀禮之一書作注也。）則儀禮一書，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饔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時獲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喪服一篇，（子夏先儒之說，儒者為之訓詁。）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諸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殺孫之宴，武子不能識樂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為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有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槃辟（音[illegible]）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

始為儀禮疏，因齊黃慶、隋李孟悊，刪取其長，為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為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與之論儀禮哉。

禮以情為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以還，日趨乎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

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冒絞紟，可以為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為葬；庭實旅百，可以為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為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俳與文俱廢矣。何謂之禮本，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祛末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興，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正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因而尚赤，戎事乘翰者改而乘騵，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祛末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皐門納陛為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為儀，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彝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為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宮，而不得為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禮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曲臺記、后蒼記、七篇、河間獻王得記百三十一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二百十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illegible]）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錄論之文；（[illegible]）禮運載夫子之說，（[illegible]）有戾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背稱之說多乖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祚，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葬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云）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數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

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其存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絕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可去一僞事。復一古法。倘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故傳小戴學。

五傳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
　　　　　　　　　　　　　　——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爲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萬餘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而月令云秦(?)秋爲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皆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雇非佚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方秦以建亥歲首。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所同。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合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曆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爲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則依倣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訟獄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巡狩。則竊帝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己見。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者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爲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爲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爲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爲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平截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間道則一。而少毫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況下而荀卿、楊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生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作。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於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時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昧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成同下・二鄭之說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乃劉歆作

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牧。關譏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推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同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何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漢世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王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illegible]歸豐。[illegible]）（謂實未嘗行之也。）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數。官無府史胥徒。[illegible]）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時田獵。司馬法云卒之類。）有詳相詳甙者。（[illegible]）有常行者。（[illegible]）有不常行者。（[illegible]）

今觀諸經。其措於規模。不徒於夠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綵衆。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蓋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成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皆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卒不置學官博士。（[illegible]）可勝歎哉。文中子家居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答北宮錡班爵祿非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為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間獻王——劉歆（列七略・授二人・）

劉歆 → 衆氏、杜子春

杜子春（年九十・永平中・授二人・）→ 鄭衆、賈逵

賈逵——馬融（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作周官注・引鄭衆杜子春之學・）

賈公彥（唐人・作疏也・）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

魏了翁著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卷一

宋 魏了翁著

從心所欲。一(左疏)　魯昭公服慈母。(曾子問)

諸質字

器質。(春人疏云器實日用又穀子注器云日用)　士質。(士喪二)

口質。(易又同上注又廿五年含玉傳云死者口實)　鼎質。(易)

鶴質。(儀禮又鄉飲注又禮賓注又鄉賓)　筆質。(左氏又衆人注)

庭質。　俎質。(禮注)

鑊質。(周禮)　豆質。(人眂 儺人)

自質。(養玉醬 廿八)　府質。(上篇一三)

周公稱天子稱王。(明堂)　接子。(內則注 禮記接子捷捷也)

君命補狄。(女君也 玉藻)　口率出泉。(九賦注 太宰)

縳沒家財。(稍人)　師氏保氏。(周公 召公)

小宰注貸子。(八成)　受貸。

弃者不禁權詐。　泉府國服。(又旅師注)

司門舉。　司關注檢猶商。

太祝頒祭號。(辨六號)　假樂注。(代王)

中田有瓜注。(信南山 曾孫人)　以其婦子注。(甫田 曾孫為農人治其婦子)

我取其陳。(甫田 上農夫食)　南有嘉魚君子。(樂時在位者)

韓退之論文。答尉遲生書。質之美惡。其發也不揜。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答李翊書。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高下與聲之短長皆宜。

嬙　相人　豬　鬷　鄭　敵虜殯　將軍　附(襄二十二)　備物典策。(定)　無觀臺榭。　墳館宮室。　無災

霸迄。(昭四 文)　櫝弓叔孫武叔死由徙嫁之。　亂(治)　汚(潔)　擾(馴)　格(至)　叢(西)　槊(稍有轉)

寅車。(兵車 司馬法)　符將。(文十五竹簡一名編與)

基菸。(許叔重云基細布也字本作緒子余反又劣登今南方細布之屬皆爲基也簡稿)

道由爲守則易尉。爲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

無子曰獨。獨鹿也。鹿無所依。(王制疏)

闕旅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衡橫也)　陳(去聲 如字)此亦有横陳字。

儀禮薦于廟門。鄭注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於廟神。　陳禮齊謂天子諸侯祀於廟。未有考。

生生自肨。自字要看。

晉荀罃曰。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襄十)

說文繫傳寤下。

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从夢。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凡夢之屬皆从寢。宣王考室之詩曰。上莞下簟。乃安斯寢。其夢惟何。六夢之解。其於禮注。前識之言夢多矣。臣以爲人魂之所爲。陽也。性及魂精氣之所爲也。夜寐所覺。陰也。情及魄氣之所爲也。人之情常侵於性。故禮曰。生而有欲。性之害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中庸以上。能御其情欲以成其性。愚者反是。六情恒侵於五常。魄氣奪其精粹。故人貴能自攝於禮義者。其夢想亦常不欺於貪惏。然其夢中解於平蕩也。禍福常起於忽微。始於陰微。至於陽顯。故吉凶多先見於夢也。王符曰。夢寐微怪。所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以其有文德之

教。能自警戒。所以敗楚。秦始皇嘗夢與海神戰不勝。豈眞海神。海陰也。人民之象也。不勝者敗也。不能自勉。狼戾治兵。 報其神。所以喪天下而無念之也。可不懼哉。忙亦反 此當參以古夢。

士昏禮日錄日入三商爲昏。士疏曰。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據整數而言。

台恐德弗類。 呂氏曰。與天地合其德云云。方謂之類。

無耻過作非。 呂氏曰。人初有一過。苟文過飾非。則其過愈多。如許過不改。是增一過也。如歸過於人。亦增一過也。無耻過作非。無使過心相接續也。一恥則過與非相接。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呂氏曰。居止也。 呂氏讀詩記曰。莞柳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云云。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又按。肯下遺式居屢驕之說曰。幽王之不肯降心下與九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又曰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務時敏。厥修乃來。 呂氏曰。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步趨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之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又曰看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儀禮緇布冠缺項。 鄭氏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去蘂反 李微之謂先儒音字。止爲譬況。至孫炎。始爲反切。李肩吾以爲不然。謂杜元凱曾有音二字。僖七年泥音寧。成二年殷音煙。王輔嗣於非卦音如翠上之上。遯卦音如臧否之否。蓋是時方有音字。至沈約分四聲。韻亦有反切。

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李微之云。齊武諡。魯孟氏。儀孟蔡。又拜見月令孟春疏

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昭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悅音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注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

昭九年。屠蒯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注。氣和則志充。此語與孟子不合。

周禮遂師。 鄭氏曰。王門雉門爲中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

詩幣帛筐篚。 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

昭五年。薳啓彊曰。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孰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貨賄。

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於不禁下云重天時。權許之也。 愚謂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嫁。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有罰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肩吾云。父子不同一句。當連上文。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肩吾欲只作祭祀之祭通三句說。然古注之意。謂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也。卑者之餘則不祭。亦自好乃祭。先飯之祭。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疏曰。兩猶耦也。
余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如此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肩吾謂馬融傳於逋逃絕句。因檢古法則。亦以主萃淵藪作四字解。左氏昭七年傳。仍作萃淵藪。

左襄十三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云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伎以馮君子。 刑善二字。最要看。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注闕。

昭穆 昭王 昭公 昭帝 韋元成傳顏注。亦謂因晉改。

中庸釋昭。常遙反。周禮亦有昭音。世謂昭當如字。以避晉諱。改音常遙。恐未必然。說文乃許叔重作。在晉前。元作佋。據徐鍇說文繫傳。於佋下注云。廟佋穆也。父爲佋。南面。子爲穆。北面也。从人召聲。臣鍇曰。說者多言晉已前音韶。自晉文帝名昭。故改昭穆爲佋。據說文則爲韶。又昭作佋。則非晉已後改明矣。士遙反。

左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 杜注曰。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公羊傳哀六年。齊除景公之喪。何休曰。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左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杜注。朝廟在日而即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每見杜預於喪禮多从薄。如此類者不可勝數。

左成十三年。劉子曰云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杜氏曰。養威儀以致福。漢志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 嘗見呂氏左傳說。謂福不言取。而禍言取。蓋性中只有福。何嘗有禍。養是則爲福。反是則爲禍。禍自外至也。大略如此不詳記 今觀顏注。亦此意也。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

至死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子。敬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蠢焉非天命也。踐轄縱綏。或蹶其則。特人自亂之矣。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迴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嘗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閒。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注不解子姓　孔疏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昭四年傳叔孫氏過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注問有子否。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注嘗喩、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　愚按古者廟制。各有門堂戶寢。不以尊卑混爲一區而總祭之。如東漢以之後陋。嫌於不誠也。疏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

吾聞諸老聃曰。曾子問　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孔疏曰。案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按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云云。吾聞諸老聃云。　後又有公館復及金華之事二章。皆孔子聞諸老聃曰。　鄭注。巷黨。黨名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曾子問　注。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曰。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又曰。僖廿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內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疏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辭。

洪範六極云云。六曰弱。注尫劣也。　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爲善。多是不能立志。爲善主於剛。柔惡之原主於弱。　古注以惡爲醜陋。弱爲尫劣。愚謂以上文攸好德看。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達尊之言德。三樂之言不愧怍。蓋有惟焉而不聚委之命。此有勉人爲善之意。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乃謂按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謂孟春行秋令。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猋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以五行相克言。

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云云。未成則爲郎臺。旣成則爲泉臺。　何休曰。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　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何休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壞。暴揚先祖之惡。穀梁亦曰不如勿處而已矣。　愚按左氏襄十五年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注謂獻子友其兄且不隱其實。亦同此意也。

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廿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　杜曰不使知其政　鄭伯政　愚按後世官制上知字。此已有之。

襄廿九年士文伯曰。寡君使匄請命。注匄本又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匄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古人不嫌同名。　又案齊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稱之二子石。然印瑕卽公孫瑕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嫌同乎。又襄四年蔡侯中同高祖名。

隱元年共叔段。注曰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東萊呂氏曰。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云云。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愈做愈有工夫。聖人之心。常有一簣未盡。大抵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有天下。積累艱難如此。武王懋勉又如此。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故汝康叔小子。方得在此東土而爲諸侯。此一段精神全在肆汝云云兩句。　又如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又曰。乃是委疾痛在爾身上。以商民殃害汝。不可錯認作痌貴之具。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又曰。此用志不分之意。此心旣不去逸豫上留意。自然在民上做工夫。

周禮臺人釋奠用犬。　鄭氏曰釋奠。輕脆者。陸釋奠今照反。李音婦堯反。賈疏奠聰聲相近。愚按此乃樊字。今人作奠。陸李猶以照堯爲聲。賈遂誤作聰讀。失之遠矣。韓文公所謂凡爲文須略識字。此類是也。

此李眉吾點注疏對出此字。

檀弓垂涕洟。易萃卦齎咨涕洟。釋音上他禮反。下他計反。說文同。　易涕音體。洟他麗反。又夷。　按今本遂節去一音。從云涕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左氏昭廿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此

不知何神。愚按襄三十年傳鄭伯有之。注鄭國史傳。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云云。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是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其母聞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晉以伯石祁盈之黨而助亂殺之。則羊食我。注父妾媵多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賢。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兩卿。孔寧儀行父。子貉。鄭靈公夷。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共子。申生也。按古人求姻。必推氣質之所自。子曰吾懲舅氏。母曰子靈之妻子貉之妹云云。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 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注云。訟者之大宗。

魏戊謂魏子曰。豈將軍食音嗣之而不足。注云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將無音 愚按六經無將字。惟詩序有之。後人語。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云云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黎爲祝融。勾龍爲后土。

按此五祀。與二禮不同。鄭康成於周官引用。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疏釋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云云。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年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氣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帀。此即是中數曰歲。

左莊廿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才代反 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按此兩龍。晨昏不同。故詳記之。

桓二年秋大雩。書不時也。杜氏曰。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廿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

旝動而鼓。杜氏曰。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陸釋曰。旝古外反。又古活。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 若按韓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楷謂諸書爲旝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 按臧哀伯即臧孫達 即僖伯公子彄 之子。觀魚之諫。與此篇皆有德之言也。

莊公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 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杜注。戲而相愧曰靳。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己病。服氏曰。恥而惡之曰靳。 按寇萊公言行錄。有一青幪二十餘年。或以公孫弘事靳之。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十九年 杜氏曰。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桓五年 胡氏曰。譏世官不以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意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云云。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云云。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胡氏曰。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乎。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伯陽。州公之徒。皆其自取焉耳。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臧武仲曰。在上者灑濯其志。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愚按臧氏世有名言。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或曰。伯夷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程子曰。扣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甚好。只說得介處。須是聖人語云云。上蔡曰云云。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龜山曰。公天下之善惡而不爲私焉。則好惡不在我。何念舊惡之有。若夷齊。蓋亦所過者化也。

侯師聖因論三月不違仁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者亦如此。

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禮運有以小爲貴。注。易曰。尊酒云云。疏曰。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云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云.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尸.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

卒哭乃諱.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正義曰.案魯襄公廿八年.衞石惡出奔晉.廿九年衞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衞侯惡卒.穀梁傳昭七年有衞齊惡.今衞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是齊惡非石惡.

二名不偏諱.鄭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徵在云云.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有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叔重云.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

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曰.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正義曰.衞侯惡云云.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注子事父無貴賤.正義云.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云云.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父賤無諡.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

國君去其國云云.正義曰.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太王居邠云云.是有去國.許叔重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云云.大夫去國.諫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云云.

宦學事師.注宦仕也.正義曰.熊氏云宦爲學仕官之事.學爲習學六藝.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旣虞而埋之.乃復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旣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旣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旣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恆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旣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特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寧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寧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注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也.相步.扶工也.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作溫.當云溫潤相承藉.

內則.寧孰諫.疏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不廁於大家.不訾重器.少儀　疏曰.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士往卿大夫之家.非分而願.必有亂心.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客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旣受.乃問犬名.注名謂韓盧宋鵲之屬.正義引桓譚新論.犬道韓盧宋猩.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鵲.則猩鵲音同字異.愚按犬名未必一一是盧猩之類.其守犬田犬之別乎.

凡穎　注穎警枕也.疏穎.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

按諸本穎从禾.釋文京領反.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注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事於

之游.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從或爲松.
疏每一舂而爲一容.必待盡其聲.
若夫坐如尸云云.鄭氏曰.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疏曰.左傳宣十二年.先穀曰.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哀十一年.魯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傳之言.鄭君足之. 按鄭氏舉經.多與本文有不合者.應是記憶而用之.若夫.恐不當如此說.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出其門. 注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女子子.曲禮 疏男子稱子.女子則重言之.案鄭注喪服云.別於男子.
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鄭注.武叔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曰知禮者.嗤之.不知禮者而謂之知禮.當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 愚謂婦人無再適.雖見於禮者有繼父之文.而子夏所謂我未之前聞.魯人則爲之齊衰.是衛人未有此事.而魯人有之.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爲樂速. 疏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識彈琴而識歌者下注曰.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注.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勸樂.禮器 疏.天子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云.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注.哀公之曾孫.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寇讐之說.蓋本諸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 襄十四年 衛有太史曰柳莊.卒.公請於尸.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與縣云云.
禮記 前以不釋皮冠而遭侵下之譏.後以不釋祭服而得厚賢之名.然則蓋躁急人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 注.以與已字本同. 檀弓下

三老五更.文王世子 疏曰.蔡邕以五更字爲叟.叟老稱.非鄭義.鄭謂年老更事致仕者五人.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
世子之記曰.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色憂不滿容. 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 色憂恐不
禮記 注又曰.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世豈有聖人之法不可常行.而別有所謂尋常世子哉.
是謂小康. 注.大道之人以禮義忠信爲薄.鄭不當有此語. 禮運
男有分.女有歸. 注.分、猶職也.女皆得良與之家.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云云.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注.謂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疏謂倣法中古以來. 愚謂此朔.當通若聖人作則一段.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初. 注.首.陰向陽也.從初.謂今行之然也.此初亦當與朔字通看.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政必本於天云云.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鄭氏曰.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因謂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 疏曰.若能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爲.
君者所明者也.非明人者也云云.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鄭氏則當作明.明猶尊也.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 愚謂明當作則.
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 禮運 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器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禮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云云. 禮器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 禮器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注.討猶去也.摲之言芟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illegible]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疏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 注勿勿.猶勉勉. 有禮運禮器語.不能悉記.其大節目已編出.姑錄其散語于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郊特牲
時觀而弗語.去聲 存其心也. 學記 注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啓發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注，禮爲異，樂爲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尙異也。居鬼，居其所爲亦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賀氏曰，居其所爲，謂若五祀之神，造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　樂記多先民格言，今姑摘一章，以見漢晉以來諸儒全不解此義。下文遂言天高地卑云云，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下齊云云，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結之曰禮樂云，此義極精。

襄廿三年，齊莊公伐衞，將遂伐晉，先驅云云，申驅云云，武廣云云，啓胠大殿。注，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武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軍。

齊莊公伐衞，將遂伐晉，晏平仲曰，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曰，不可，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云云。遂伐晉取朝歌云云。二十五年，崔弒君。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悅晉。文子謂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愚按，文子既知崔子有無君之心，但退以告人，然則雖其後潔身避亂，棄十乘之馬以之他邦，其亦不仁甚矣，故夫子許其淸而未許其仁。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　愚竊疑，樂之行綴多者德盛，行綴少者德薄，治民勞，言勞於治民也。逸則尸位逸豫，無康好逸豫之逸。

鄭注尙書云，禹朝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云云。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此合內外傳語而足成之。

雜記上，朝夕哭不帷。　鄭注，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旣出則施其扂，鬼神尙幽闇也。陸釋，字林，扂，戶牖度，閉也。纂文云，古閻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扂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帷，事畢則施下之。　案，義疏與注釋意異，賀瑒云與合同。

雜記下，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　案，此亦是真知實見。

君子非有大事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案，此段每有好語，惟不齊則於物無防，耆欲無止，此等語未論。

祭統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注，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表記下同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鄭謂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當以時人相比方耳。此義恐未盡，或當爲人也之人。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　鄭曰，廢，喩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愚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相看罷頓之意。不言止字，若加一止字，則與下文不應。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下文云，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鄭曰，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　愚按，此易辭者，乃是人皆見之之過。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愚按，此經不類聖人之言。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曰，伏於無敬心也。殷人尊神云云，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鄭曰，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　鄭氏多用此伏字，其義爲狃，時世反，又時設反。

精知，略而行之。緇衣　疏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而行之。連上文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執守簡要。予謂略乃封略，亦要界分分明。

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呂氏曰，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

崔杼側莊公于北郭。襄廿五年　注，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穆王曰，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此二語可以自警，皆言一日不可失之義。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注，克，勝也。　昭十年，鄭子皮

不能自克。注，勝音升。

襄廿六年，衞侯衎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注，頷，搖其頭。衎，驕心易生。

司[illegible][illegible]大喪存奠[illegible]。　又大行人歲徧存。　襄廿五年，衞獻公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注，在，存問之。　古人以問爲存在。

廩人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爲分，頒賜王所予給好用之式。稍食，祿廩。賙，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注，賙廩其艱阨。　按此廩字，今人失其義。漢文紀吏廩

春官宗伯佐王和邦國。　賈疏，禮勝則離，恐其不和，此義未是。蓋上下有別，乃所以爲和。

宗廟之事繁多，不能卒記，姑爲（祠語）識之。

大祫於太廟。五齊三酒備。朝踐。酌泛醴。饋食盎與醍。朝獻因踐尊。再獻后因饋。俟賓則酌沈。尸酢因獻齊。資酳與加爵。則皆用酒耳。三酒大抵同。如禘祫時祭。惟有正祭齊等差乃有異。酒各加玄酒。各有明水。通鬱鬯數之爲。凡十八器。祭日之質明。王尸俱袞冕。尸入。樂降神。衆尸以次灌。再獻。王迎牲。后從出而祼。（酒醴同）三獻。詔血毛。王尸行朝踐。王制祭升首。后乃以腥爓。后亞爲四獻。至五則堂饌。延主。迎尸入。昭穆東西面。禘齋大合樂。薦孰。以肇奠。后王爵。醴齊獻尸爲六獻。尸食。王酳尸。朝獻變朝踐主服。后酳尸。此爲第八獻。諸侯爲賓者。獻尸爲九獻。獻畢。三加爵。嗣子始舉奠。九獻皆用爵。加則用角。散禘祭皆如祫。惟無降神樂。

張衡傳注。太一下行九宮法。與戴九履一數合。姑錄於此。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又自此而從兌宮。又自此從於艮宮。又自此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返紫宮。從坎宮始。終於離宮。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卷二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前章不知其期。此章不日不月）朱氏曰。不可計以日月云云。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 呂氏曰。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

詩以譏擇瞰。賈公彥於周官大司馬注作譏曉。

左襄廿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楚子木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伯州犂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楚子反。欲背晉盟。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成十五年）此與崔杼羣臣若急君於何有之語相似。陳文子曰。崔子將死乎。

槀人弓弩云云。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疏。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注。饗酒肴勞之。上工作上等。乘計也。入功。功成。（夏官）

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衞公子免餘語甯子 名喜 襄廿七下廿八）晏子辭邑。亦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注。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 疏。比之九五曰云云。比字恐當作

此。疏又從誤而爲之釋云云。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疏。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此戌當作戊。注寫既誤。疏從而爲之辭。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注云。天子。周公也。 疏。曰大誥云王若曰。鄭以王爲周公居攝命大事。王肅以爲稱成王命。 愚按鄭氏謂周公爲天子爲王。此義甚乖。賈公彥於大行人疏。遂謂周公攝位。與新王同。

鄭氏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愚按三禮疏多引此以爲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豈后夫人可得而與。不知鄭氏何所本也。 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以此見諸侯夫人以下。皆命於天子。而孔穎達尙强爲之說。其傅會鄭氏謂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如玉藻注。未知其何據。隋初有司奏。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獨孤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

雜記上。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云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諒辭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注六軌之道。後之用莊字者。恐是本此。

子柳曰。君子之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賻多則與隣里鄉黨。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亦此意。（檀弓）

檀弓篇首。子游問立後。 子思之子。不喪出母。子路笑朝祥暮歌。 有若既祥。絲屨組纓。 子路姊喪。伯魚母死。非猶哭。 冉有攝束帛云云。子夏哭子喪明。 曾點倚季武門歌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往弔之。注以其無服。非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注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誠儉也。禮死浴於適室。曾子弔於負夏云云。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注善子游言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云云。主人既小斂云云。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且善。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云云。至有子曰然。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末失末世失禮之爲。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云云。晏子焉知禮。 注言其大儉偪下。非之。 愚按檀弓莫知爲何人。鄭氏意其爲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於言游之弟子者。蓋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至凡曾子言游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曾子孔門高弟。親授一貫之傳。魯論無譏詞。而此篇多非笑之。如易簀之事。謂其受季孫之賜。而安於大

夫之實。因叢子之言。而後迷已之。雖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制也。至謂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此尤不然。朋友不以善道相告。而指以示它人。後世之面朋而友。猶恥爲之。而謂曾子爲之乎。喪欲速貧之語。曾子與子游同聞之夫子。而子游獨能知之。至弔於負夏。與諸於𦎍室二事。皆寓其譏。而鄭孔諸儒。又謂負夏主人矜賓於婦人。而曾子善其榮已。爲之諱過。諸𦎍室。則因易簣之事而矯以譏儉。大抵皆淺之爲說者。吾故意其爲得之子游之傳也。故二篇稱子游。而惟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一。語微譏之。子張之子申詳妻言游女。曾思子游之子。

成公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按此謂同母異父。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授兵于太宮。穎考叔挾輈以走。　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隱六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注志不在於歃血。七　鄭莊公克段於鄢云云。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鄭忽辭齊昏　云云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敗戎師。齊侯再請。固辭。桓十一　狡童詩序。謂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祭仲以大叔居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若將不堪。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立之。昭公忽出奔。　魯昭公年三十。喪齊歸無戚容。此據曾子問所云左氏昭公注十九年喪有事必　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云云。遂練冠以喪之。曾子問　叔仲皮學子柳。其妻爲仲皮喪。仲皮子柳父娶爲舅服　衣衰而繆絰。因叔仲衍請。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注時好輕細　檀弓下

子柳之母死。不肯粥。庶弟之母以爲非具。　陳乾昔　楚靈王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令尹子革賦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右諸人言行偶因讀皆見如此類。乃是一人之身。而善惡不侔。如出兩人者。蓋有始善而不克終者。亦有始惡而能自克以復于善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云云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呂氏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記其實者八百諸侯。雖同伐紂。而牧野之陳。受約束而與紂戰者。西土之人獨當其危。　又曰。武王臨陣時。不止有西土之衆。當時來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事之法。舉遠知近　云云。予謂此序首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至言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而誓詞之首曰逖矣西土之人。竊疑此誓。止是西土之人陳于商郊者。八百諸侯不在此誓。蓋庸蜀諸國。介于西南。接畛岐周者。諒亦在三百兩三千之數也。

君敵讎不怠。泰子　力行無度。泰誓中　祇保越怨不易。酒誥言敬保其怨而不易也　武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爲善爲惡。同此功夫。若紂所謂不怠力行。祇保可見。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求欲使之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鄭大夫共憂國事奚爲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

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非我有成在人也　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有國在　子產與子大叔所見大小。於是可知。

檀弓下。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聖人之所難言也。注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　此注直不可曉。此死字當作死其親之死。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死之爲無知也。曾子曰。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亦謂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喪者有死之道。而聖人於無知有知之間。難於爲言也。故下章謂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云云　又一章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此義甚明。於鳥獸之死何與。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蔡　又曰。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封　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周公慨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截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克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深哀之也　云云　殷先哲王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於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保享天之威命。是亦可憫。

僖廿八年。晉子犯曰。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此飽字。即可對孟子餒字。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也子苦反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上向。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蒱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按此則天且剿字亦此天字。

臼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云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等皆格言。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　云云。衛告於陳。陳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文元年　杜注云。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愚按此事。傳意取之。杜元凱以成敗論人。陳衛之君未爲不是也。此段失非杜鄭又見後

管仲曰。會而列姦。謂鄭世子華欲以鄭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古人良史若此。然管仲猶以利害言。又以見諸侯之史。遺逸者多矣。

左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按公穀皆以爲襄公將以狐射姑爲將。左作賈季谷作狐射姑　趙盾佐之。處父不可。公漏言於射姑。遂爲所殺。其稱國以殺者。罪公之漏言也。而左氏獨謂侵官。夫立人之朝。凡人才用舍。莫非所當言。翊處父實爲太傅邪。使天下後世。以侵官藉口。而緘嘿苟容。必此言也。

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之必取　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皆卒非于喪歸　者。以敖著教也。胡仁仲亦曰有子考無咎。左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杜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禮於終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成公之子周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二子元妃出姜所生也齊侯桓公之子也惠公）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厥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公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此眞成公之子也。惟利是嗜。

齊懿公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云云。以禮爲天。至此時猶然。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袉。許叔重東海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鄭子公將弒幽公。謀于子家。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晉欒書將弒厲公。召韓厥。厥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雖正。而以畜比君。亦太不倫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云云。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兄殺死無後）殺御叔。（陳大夫亦早死）弒靈侯。（陳公）戮夏南。（子徵舒楚殺之）出孔儀。（孔甯儀行父）喪陳國。（楚滅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云云。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云云。王遣夏姬歸鄭。巫臣聘諸鄭。（成二年）巫臣止。莊王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止子反曰。云云。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人之生也難。而死爲易。何爲取此以速其死。其言可謂深切矣。而已實取之。人至于物欲所移。明

知其死而不暇卹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云云。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注云。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既曰勿籍。而傳者猶得之簡冊。併與王之私語而書之。世之爲善爲惡。未有能掩者也。

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襄廿八）　案若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昭元）楚靈王示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昭四）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昭十一）子產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　天將多陽虎之罪而斃之。（定六）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夏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右此。皆謂天假不善而傾覆之。

經中所稱兵字。皆是戰器之名。如司兵所謂戈殳戟矛之等。惟昭十四年傳云。楚子簡上國之兵。簡東國之兵。此二字杜氏不釋。而孔疏謂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　愚按下文云。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則策當稱師。上文所謂簡兵。安知非脩車馬備器械之類耶。疑戰國秦漢後。始稱人爲兵。　書其克詰爾戎兵。孔注治戎服兵器。孔疏乃云戎亦兵也。孔蓋不曉經中兵義。

猛獲奔衞。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衞人歸之。（莊十二）鼓人欲以城叛歸晉。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獨何好焉。云云。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昭十五）

其克紹乃辟于先王。以登乃辟。昭乃辟之有乂。永弼乃后于彝憲。用會紹乃辟。書中屢言辟。此類甚多。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而人主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爲己事。而多言乃辟乃后。

角弓詩疏。孟子曰。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它。戚之也。其親親之也。孔氏引孟子與今本不同者尚多。

禮運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禮記不弗尚多。釋音云。不亦作弗。何休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穿封戌與楚圍爭皇頡。（襄廿六）其後圍封戌爲陳公。（昭八）觀從教子干殺棄疾。其後棄疾召從爲卜尹。（昭十三）杜注明在君爲君之義。

子衿疏。公孫弘奏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　愚按。注與疏當引孟子處。如小弁及天生烝民。周餘黎民之等。多不引用。不知何說。皆於角弓引其兄關弓云云數語。亦與今文不同。

傳廿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廿八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宜明也未明於見用之情）於是乎

伐原以示信。　昭十五年。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荀吳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云云。三月。鼓人或請降。荀吳曰。云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必其能權殺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愚謂此等便是霸者氣象。意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獲。而因以示義。

昭十九年左傳。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室於怒市於色。　左氏儷文。皆此類。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乎。　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揖讓應對進退容貌詞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由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即威儀也。

昭廿二年。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按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非單穆公。則劉獻公未嘗無子。古人無適子者。便謂之無子。

隱五年觀魚傳。吾將略地焉。　注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疏若國竟之地。不應譏公遠遊。且云遠地。明是它境。釋例僻欲略地。則非魯竟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　愚按經傳中略字。皆是封界之義。所謂經略方略取略經略大略之類。只是一義。言略地。正封界也。而

傳注中多有誤解此字者。

左隱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 九年三月大雨震電。注今正月。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注甲戌前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沈氏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孟冬。故謂非盡物。 八年冬十月雨雪。注今八月也。書失時。 又正月己卯烝。杜云此夏之仲月。非爲過時。衞冀隆難云。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則是過時。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廿九年冬城諸及防。書不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云云。 僖廿有一年夏大旱。正義曰。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實。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小雨。終是不堪生殖。杜云從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卅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正義杜以長曆校之。此爲十一月云云。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谷梁傳曰。未可殺而殺。成元年二月無冰。注今之十二月。書冬溫。

桓十年秋公會衞侯於桃丘弗遇。胡氏曰。弗者深辭。惡失信也。愚謂春秋惟此弗字。

僖十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注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召旻詖詖。表記穿窬。疏皆引說文爲證。今說文本內皆無之。乃知孔穎達所見許氏說文。與今本又不同。

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鄉飲酒義。爾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爾學。未嘗讀尙書者之言耳。疏知其繆而曲狥之。故旣言月明盡而生魄。又言月二三日而生魄。何相反之甚也。

愚按說文於霸字下釋云。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此言之。霸魄之義。容有不同。此魄字疑當作霸。朏亦然。李屑吾云。三日則云魄。如朱文公所謂魄。則當作霸字。

晉饑。秦輸之粟。注十三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 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云云。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晉語曰。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舅射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云云。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爲幸言必敗 秦改館晉侯。蛾析 晉大夫 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謂呼不往晉師失秦伯 臣而不臣。行焉失。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愚按晉惠公愎諫違卜。自取敗亡。固無所逃其罪。而慶鄭棄君於險。韓簡以得囚不與敗爲幸。此意欠厚。

僖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注不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按和戎自此始見于傳。齊始伯。不能制戎以強王室。而出此下策。

靖字義。 書自靖。注各自謀行其志。 又自作弗靖。注靖謀也。是自爲非謀所致。馬云安也。 又嘉靖殷邦。注善謀殷國。 詩俾予靖之。注治也。箋謀也。 又靖共爾位。注靖謀也。表記注治也。敬治汝位之職事。左氏襄七年注安也。居不出其位。 又日靖四方。注謀也。箋治也。言日施政於天下。 又肆其靖之。注和也。終能和安之。 僖廿六年傳蔿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也。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 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昭元年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 又不靖其能。其誰從之。注安靖賢能則衆附從。 又謂免叔孫以靖能者。 襄九年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廿二年閑君將靖東夏。 文十年以靖國人。注靖安 昭廿年靖以待命。猶可動必遜。 廿六年王子朝曰。成王靖四方。又曰天不靖周。 十三年諸侯靖兵。注息也。 十六年吾子靖亂。 切韵立也。思也。理也。審也。 玉篇疾郢切。謀也。方言思也。東齊海岱間思曰靖。 按經傳中靖字凡二十餘所。皆訓謀訓治訓思訓和。而訓安字者絕少。惟昭廿五年一靖字與動對。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久矣。僖廿三 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昭十三年 絳縣老人使之年。 按古者論齒皆稱年。如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爲齒無疑。 于是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文元年內史叔服能相人。 按相人字始此。

鄭忽不昏于齊。君子曰。善自爲謀。注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 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云云。 愚按傳于鄭忽衞孔達其辭無貶也。而杜元凱以利害言之。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衝車也。褐馬衣。 按此古者馬有衣。

成之昭兆。注寶龜疏灼之出兆。兆文分明 定六

吳敗楚舟師云云。子期又以陵師 陵軍 敗。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知懼而後可爲 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楚懼子西以安 乃今可爲之語甚妙。

莊元年天王追命桓。 昭七年追命衞襄。注如今之哀冊。 定九年齊侯得敝無存之尸。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注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犀軒是卿車明矣。三襚終以卿服。 襄十四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葬時 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冢。注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按此乃贈官之

始。

哀元年傳闔閭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注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納徧也。所嘗，甘珍非常食。 按此已有後世吮疽絕甘分少氣象。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云云。鄭注：寢門，內門也。徹帷，扅之，事畢則下之。 李肩吾云：帷扅，孔疏扅訓褰舉，當是之下絕句。 按說文：扅，閉也。從戶劫省聲。則宜事字下絕句。蓋扅合通賈疏謂褰帷而上，非。謂全撤去，亦未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王氏曰：列子曰：指擿無痟癢。痟，痛也。素問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病溫則所謂痟首之疾，痎瘧則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之時，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痟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淫於膚革，滯而搏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逆於藏府，滯搏而逆之故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一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寤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設熬置銘。小祝 杜子春云：熬謂重也。疏云：以士喪禮取銘置於重，與此設熬訖置銘于熬，上事相當，故以熬為重。後鄭不從，云熬，所以惑蚍蜉也。鄭以意解，義劣於杜。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 愚按東漢馮緄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宣十二年知莊子反，其子發每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 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蒲，楊柳，可為箭。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此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

雲土夢作乂。疏 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按此亦見唐文之陋。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疏 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民也。注 惡不及民。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亂之大者也。謂惡不及民，可乎。此左氏不知本之論。

成十六年是大泯曹也。 哀十一年吳其泯矣。 昭廿九年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注 泯，滅也。意此字當作泯，以避諱改。

襄十四年會于向云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按此如孟子所謂朝廷。

昔周公師保萬民云云。武王數紂之罪，放黜師保。注 可法以安者，反放逐之。師曠曰：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注 貳，卿佐。襄十四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師保萬民。 按此，公卿乃民所效法而賴以安焉，故謂之師保。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鄭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廿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 此等事自襄以後方盛。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農。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云云。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云云。或問曰云云。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注 傳譏子罕分謗，分謗蓋始於此。事惟其是，何謗可分。

魯襄公名午，春秋書陳侯午卒。莊公名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 胡氏曰：後世不明此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遂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趙文子曰：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注 自恐未能信也。斯之未能信，亦此意。

昭八年歲在鶉火，陳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注 由，用也。按此由字，當如顛木之有由蘖。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云云。宣十六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昭十五 籍談為介，既葬，王享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靈不及云云。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云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定王 按此二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鄭駟偃卒，子游。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以為非順。注 捨子立叔，不順禮也。叔當云叔父。昭十九年

先軫死於敵，以其子且居代將中軍。 鄭亂，子產之父子國為鄭盜所殺。襄十年 子產為卿。非也，十九年方為卿。

鄭文公欽之父獻公卒，豎為卿。昭廿五年 按此事甚多，不見居喪。

昭卅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注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 愚按杜注與古夢視祲之意異。

君薨。注 餘之曰君。

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方問反 遷祧也 既曰先君之祧，則祧不必始祖廟，況受聘享在廟，未必遽主所藏之祧，若更以參左傳先君之祧，豐氏之祧，則決然非鄭氏超然上去之義。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相見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昭十四年收介特。注 罪身民也。疏 一介行李。介鄰則介亦特之義也。廿八年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 一个單使。 二傳介个異。

宣十七年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魯晉衛曹使者云云。范武子召文子曰云云。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 豸解也。 襄十六年宋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因看左傳錄出。如齊有豸，魯無鳩，亦好對。

孟仲子，子思弟子，孟子從昆弟，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其讚於穆不已，爲不假毛詩引以爲說，而不從其讚。 大毛公學於荀卿，李斯學於荀卿，河南守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受學焉。

如上數事，有同師而異學者。

匡衡傳，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我與廷二字，與毛本異。師古曰，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蓋衡下文亦云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

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左讀曰佐助也 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耶可必。

楚子西不聽葉公之言以納白勝，勝作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吳王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受勾踐之衆，勾踐滅吳。

公伯寮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 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釋。侯氏 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此章言命有二。

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耳。孫覺作春秋經解序

衛蒯聵逃入己氏，曰，活我，吾與汝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桓元奔漢中，以玉符遺錫遷，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二人者但知璧玉之活己，愚亦甚矣。

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曰云云。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 親臨 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不遇亂世不得萌生 今賴天地之靈云云。此詔與渙卒同意。

僖公廿八年，晉侯敗楚人于城濮，遂盟于踐土，蓋晉於是乎霸也。按左氏是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矢玈弓矢秬鬯虎賁，

晉侯辭從命。此所謂晉侯，即晉文公重耳也。所謂王，即周襄王鄭也。考於書，有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其命曰，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謹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此所謂晉文侯，即晉侯仇也。所謂王，即平王宜臼也。平之與襄，相去六世，仇之與重耳，相去十侯。司馬遷作晉世家，敍晉文公踐土之會，獻楚俘于周，乃曰周作晉文侯命。其詞自王若曰已下，皆書文侯之命之語，是非遷偶誤，以晉文公爲晉文侯邪。而前世傳注，訖協無有非之者。其說如何。左氏之用平禮也，杜預注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晉侯。雖然，謂用其享禮，可也。而史遷直以平王文侯之命爲襄王命晉文公重耳，可乎。太史公之書，豈容輕議。嘗俟知者裁之。 右馬涓巨濟示其諸從子令討論。

奇偶以多少爲決。多少之名，以記數，人自 其實以一約四。每一因舉之。以四 以奇爲少，以偶爲多。奇爲少名陽，偶爲多名陰。 九八者，初如一揲除九莢，二揲除八莢。第 兩其四，第三揲除兩个四莢，此自然定數也。共 陰之偶也，故謂之多。已上三揲皆是多，故名老陰。 五四者，或初第一揲除五莢，第二揲餘四莢。 一其四，第三揲餘一个四莢。 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已上三揲皆是少，故名老陽。 此已上係掛扐之數。

多之數二，二爲偶，以多記之。少之數三，三爲奇，以少記之。故 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即歸奇數積三個三爲九，即上文所謂少之數三，三爲九。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四九三十六，是謂老陽。 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即歸奇數積三個二爲六，即上文所謂多之數二，二爲六。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四六二十四，是謂老陰。 歸奇積二三三而爲八。二歸奇數積兩個三，是謂一多兩少。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四八三十二，爲少陰。 歸奇積二二三而爲七。兩個二一個三，是謂兩多一少。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四七二十八，爲少陽，七爲奇故也。 故曰四營而成易，易即變也。四營方成一變。分而爲二，一營也。掛一，二營也。揲四，三營也。歸奇爲扐，四營也。 總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次分，三次掛，六次扐，共計十二營也。 三變然後成一爻。三揲之後，然後數歸奇之數，爲陰陽老少爻。

右康節揲蓍法

四書箋義

補遺 續編

(一)

趙悳撰

四書箋義敘

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爍然霄壤閒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漢捐經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爍然者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小兒强解事嗚呼何不生寵祐前斯道閉蟄晦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此久矣故有以說經售于時者輒俛弗敢賦非弗賦也以爲天下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峯趙君稚曼余嘗一日過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余閱未及竟共而曰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曾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余愛之令執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今君所箋甚似而理趣過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拜手書于

箋義篇端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爲難讀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爲難讀耳彼奇行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切己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眞履實踐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註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群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凝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峯趙先生嘗以其難而爲憂也於是節凡集註之所援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註者開卷瞭然無復凝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賁堂陳氏館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鋟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謹書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如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然其書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致於註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羲之書者得之則免借凝之謂牙籤寫書者得之則免檢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㮚拜手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陳四書凡問有叩之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迺曰大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續母斷葱必寸據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語其事則語焉不詳吁此宜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吾人其固宜矣知固然後能自强則猶可也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味於傳註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辯必由博學是箋也肩讓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豫章後學趙悳序

一庸學章句或問及論孟集註凡所引之事所援之語必究其所本而各箋諸下方非敢臆爲之說中間若有可疑者如八佾之羽數射不主皮之曰鵠麻冕之爲緇布冠之類則又證以它書及先儒之論庶可參互考訂非以立異也間有未詳者則闕之若夫義理之釋則往哲言之詳矣奚庸贅辭

一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今是書之編次亦然庶學之有序而不失朱子教人之意

一箋義所欲引證參以纂疏及集成之所有者茲不複出

一書坊所刊四書庸學皆有朱子序文獨語孟闕焉今觀

朱子文集內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蓋發明二書大旨而刊本不載今揭諸論語之前庶四書之序成一家也

一纂義之後繼以附錄者蓋采取它經與四書經文之同者而類證之庶得以曲暢而旁通也或它論有可以補益者亦因而附之故曰附錄

一四書之學必先觀註疏而後知朱子發明理學之精然如中庸疏中氣稟之說亦與宋儒相表裏木神仁金神義等語朱子亦謂康成非苟言衛氏禮記集說云嘗謂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旨余又觀魏文靖公渠陽集蓋亦有是言此又不可不考也吾黨之士淳熙已酉前恐守古註或業疏義及纂疏出而與註疏並行今以專門決科則初學者有不知註疏爲某某矣又安知有以求爲信者哉朱子論孟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今許考纂疏集成二書亦多有引註疏之文今故稱輯其所未引而可備參訂者名曰四書註疏纂要各附於每篇之末明六家之說（鄭康成孔穎達何晏邢昺趙岐孫奭）所以繼朱子之志云

論孟集義序

文公大全集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而纂疏不刊今揭諸論語之前庶與中庸大學序爲一家不啻如泉河之始合也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義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躁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集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四書纂義引用書目

周易　尚書
周禮　毛詩
禮記　春秋
諸經註疏　公羊
穀梁　孔子家語
五子　文子
孔叢子　管子
抱朴子　文中子
儀禮　爾雅
大戴禮記　戰國策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魏志
晉書　宋書
五代史　劉氏外紀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發明
宋通鑑　朱子詩傳
朱子易本義　蔡氏書傳
胡氏春秋傳　周易略例
韓詩外傳　衛湜禮記集說
陸淳春秋纂例　程氏春秋分記
皇極經世書　尚書混一解
張子部論語解　劉氏春秋權衡
周子通書　程子遺書
龜山語錄　朱文公大全集
紫陽格言　朱子語類
文公年譜　朱子小學書
橫渠正蒙　晁氏石經考異
杜佑通典　劉向洪範五行傳
劉向說苑　真西山讀書記
韓昌黎文集　豫章集
陸象山語錄　陳祥道禮書
魏了翁渠陽志　饒伯魯補註小學書

許慎說文　禹貢[illegible]理廣記
地理志　呂東萊答問
郝經續後漢書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
林少穎尚書辨疑　洪氏五筆
傅寅羣書百考　毛晃韻
楚辭辨證　本草
鶴林玉露　趙與旹賓退錄
王若虛文集　石洞記聞
濂溪先生大全集　黄勉齋文集
神異經　通鑑釋文
楊復儀禮圖　山堂考索
姜夔慶元新進大樂議　二程先生文集
胡士行尚書解　三輔黃圖
陸象山文集　混一輿地要覽
張洽地理沿革志　張子韶孟子解
呂東萊國語圖譜　匈奴傳
漢藝文志　史記諡法解
豫章熊氏小學書　劉子澄類藁
鄭氏補聲韻元龜　王東岩周禮訂義
陳埴木鍾集　平菴項氏家說
昭德讀書志　春秋繁露
丁丑三禮辨　三禮圖
鄭氏周禮開方圖說　呂氏春秋
前食貨志　子思子
白虎通　劉向新序
劉向列女傳　唐書
鄭氏通志　通書後錄
近思錄　蘇穎濱文集

四書箋義引用書目終

大學章句箋義卷之一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宋趙悳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朱子章句

章句序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illegible]

莫不有學　[illegible]

王宮國都以及閭巷　[illegible]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其十有五年　[illegible]　皆入大學　[illegible]

公卿大夫元士　[illegible]

555

三物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王制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諸侯之元士也所謂元士也公侯伯之士一命不得元士於天子之士也所以

弟子職諸篇　箋一篇管子篇名弟子事父兄之事先生之禮朱子云此篇若不在管子中亦未可知或是自作者是也士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作內則時士會之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其他自身卻又在其規矩準繩之外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序　箋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煥章閣待制辭職名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不輕修改至是以顧慎於心而始序之

大學章句

經一章　大學孔氏之遺書　箋按序文云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又曰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

家以下則舉而錯之耳　箋禮記祭義云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

舊本頗有錯簡　箋以舊本較程子所定則正卷一章乃經之首章而下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乃傳之錯簡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至此章乃傳之六章釋誠意又其下詩云瞻彼淇澳以下乃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其下康誥曰克明德以下至皆自明也乃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湯之盤銘以下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乃傳之二章釋新民其下詩云邦畿千里以下至止於信乃傳之三章其下子曰聽訟以下至此謂知本乃傳之四章釋本末此謂知本一句程子以為衍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乃傳之五章格物致知之結語而其上別有闕文其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乃傳之七章自修身以下至齊其家者乃傳之八章

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　箋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　箋詩大雅文王之篇其首章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傳三章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箋詩衛風淇澳之篇

瑟兮僩兮　箋

卷舒以菉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　箋詩毛傳菉王芻也竹萹竹也

赫兮喧兮

終不可諠兮

緜蠻

釋詁

鑽錫也

傳九章

傳十章

倨傲敗也

太師尹氏　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楚書　箋楚語

文公出亡事見檀弓　箋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

君子以位言之　箋有位者之稱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箋左傳魯成公十三年孟獻子卒魯襄公十九年

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箋左傳昭公四年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箋程子曰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大學章句箋義卷一終

大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第一章　親當作新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　箋

傳之二章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　箋

公之為也

傳之三章　其為信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

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別　箋

傳之五章　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箋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之教

聞獨惟念

程子先生

[illegible]

傳之九章 [illegible]

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己之心恕人 [illegible] 光武乃謂 [illegible] 惟爲諱怨已量主 [illegible]

傳之十章 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 [illegible]

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 [illegible]

[illegible]

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 [illegible]

漢石刻詞有引 [illegible]

嘗若後世頭會箕斂 [illegible]

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若商紂自焚而起鉅橋鹿臺 [illegible]

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謂子以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 [illegible]

[illegible] 若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 [illegible] 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於陳京裴延齡之徒 [illegible]

大學或問箋義卷二終

大學註疏纂要卷三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楚書曰 [illegible] 爲寶 [illegible]

舅犯曰 [illegible] 爲寶 [illegible]

秦誓曰 [illegible]

媢疾 [illegible]

伐冰 [illegible]

大學註疏纂要卷三終

中庸章句箋義卷一

朱子章句

按衛氏禮記集說晉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云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

愚按漢小戴以中庸大學雜於禮記中至程子始表而出之又按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圍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而王恭懿註家語又謂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按太史公作仲尼世家但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而未嘗言若干篇目惟朱子定爲三十三章得其正矣或曰王恭懿之言若未可據然孔叢子乃孔子八世孫鮒之所集錄也其言豈無徵與晁氏讀書志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則所謂中庸四十九篇者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二書槩言之歟亦不可考矣

第一章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　箋天命之謂性朱子不見其兼物而言[illegible]乃兼人物言性者蓋專言人爲萬物之靈此合人物而言性也故中庸於首篇之末推致人極功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性道教所以合人物並論又二十二章至誠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illegible]天地位萬物育之[illegible]事以人之物言天命之性者自[illegible]來

喜怒哀樂情也　箋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又昭二十五年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彼疏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此禮運於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情又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懼耳今中庸於六情則有其四於七情則無其三蓋舉其見耳

第二章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箋[illegible]

第十章　衽席也　箋[illegible]

第十一章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　箋[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二章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箋[illegible]

孔子問禮問官名之類　箋[illegible]

鳶鴟類　箋[illegible]

第十三章　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箋[illegible]

第十四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箋[illegible]

第十六章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箋[illegible]

齊之爲言齊也　箋[illegible]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箋[illegible]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箋[illegible]

第十七章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箋[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八章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　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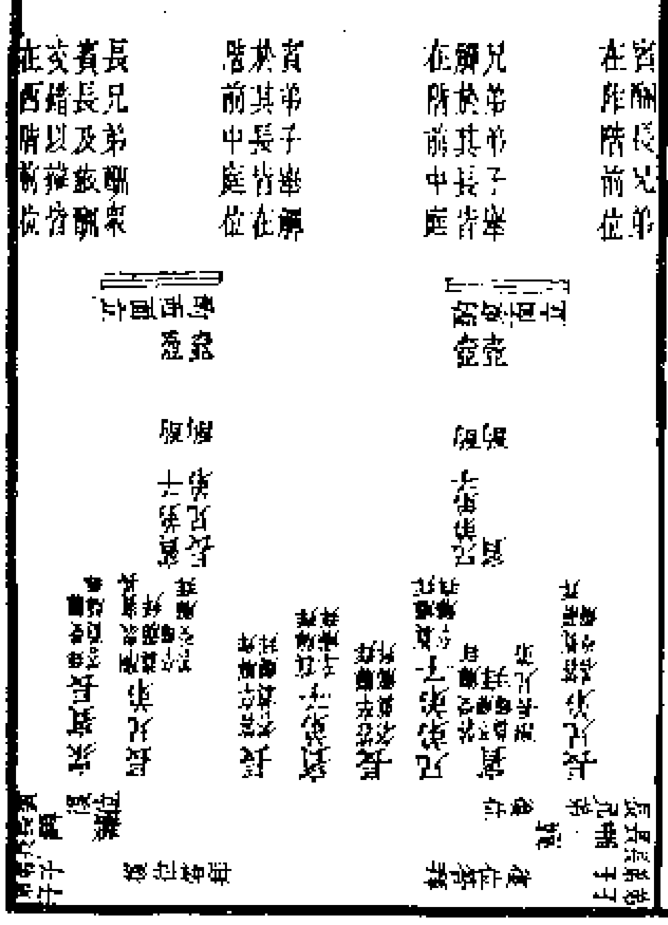
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箋[illegible]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箋[illegible]

第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箋[illegible]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箋[illegible]

旅酬及弟子舉觶於其長圖



[illegible]祖之遺衣服[illegible]

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illegible]

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有事於太廟則[illegible]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illegible]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者秋祭也[illegible]

於得人[illegible]

第二十章 家語作爲政在[illegible]

以其分而言[illegible]知也[illegible]

勇也[illegible]以其等而言[illegible]知也[illegible]仁也[illegible]

勇也[illegible]上文[illegible]下文[illegible]

三近勇之事[illegible]稟稍食也[illegible]周禮稾人職[illegible]往則爲之授節[illegible]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illegible]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illegible]王制比[illegible]

今以國葬誠裂之學[illegible]第二十四章 蓍所以[illegible]

筮龜所以卜[illegible]

其容俯仰之類[illegible]

第二十六章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illegible]

如執玉高卑[illegible]

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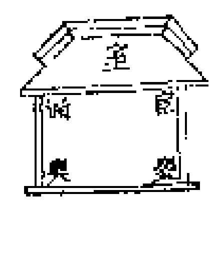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章[illegible]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illegible]

第二十八章 文書名語錄云大行人巡行天下考字[illegible]

軌迹之度[illegible]

者因其一定之理[illegible]第三十章 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illegible]

第三十三章 屋漏室西北隅也[illegible]



卷一終

中庸或問纂箋卷二

朱子或問

按衛氏禮記集說云按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爲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然十家之說凡輯略所不取者朱氏或問間疏其失然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則附於朱氏之後

愚按集說所引中庸解凡六十餘家亦可參考若朱子或問間疏其失者則衛氏集說雖詳然趙氏纂疏亦可見大略矣又按中庸序云凡石氏之所輯錄者僅會稽石氏名𡻕字子重十家之說則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延平楊氏名時字中立龜山先生藍田呂氏與叔橫渠張氏建安游氏定夫涑水司馬氏上蔡謝氏顯道河東侯氏仲良荊公王介甫此十家也若二程子之說或明道或伊川則輯略皆有分註可考

第一章 此吾性所以純粹至善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 [illegible]

而知殺心 [illegible] 語錄程子彈琴 [illegible]

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 [illegible]

爲酒戒 [illegible] 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纊以爲行戒 [illegible] 瞽之有紞以爲行戒 樽之有禁以 [illegible] 山崩川竭 胎殰卵殈 [illegible] 三辰失行 [illegible]

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 [illegible]

第二章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 [illegible]

第四章 刻意尙行驚世駭俗 [illegible]

第十一章 [illegible] 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 [illegible]

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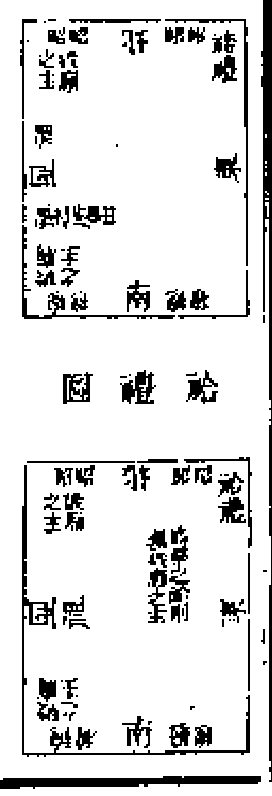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其說紹先 [illegible] 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 [illegible] 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昭穆之人乎 [illegible] 此者皆列於北牖南牖之下 [illegible]

易首乾坤而重咸恆皆此意也 [illegible]

第十六章 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已詳 [illegible]

第十七章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 [illegible]

禘禮圖



祫禮圖

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

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謂之文世室，謂之武世室。

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之倉楹斲桷。

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世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

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矣。

纂疏引文集曰：……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嘗有意於此矣。……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若曰未及營表……

[illegible]

張琥之議庶幾近之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

[illegible]

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illegible]

第二十章

[illegible] 唯沈氏 [illegible]

揖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微

[illegible] 賈 [illegible]

思所謂授師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掌之於經有明文

[illegible]

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顧子好學論中語

第二十一章

以知語明以

[illegible]

且以義由基為說

第二十二章

[illegible]

第二十八章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

[illegible]

法須於冬官

[illegible]

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

[illegible]

隸書為法

秦滅六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

[illegible]

第三十章

古

[illegible]

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

[illegible]

卒章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

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

例也

[illegible]

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其所以平者無聲無臭之可象此至誠盛德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陳了翁序文之誤 [illegible]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終

中庸註疏纂要卷三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天命之謂性 [illegible]

戒愼恐懼 [illegible]

愼其獨 [illegible]

鮮能知味也 [illegible]

其斯以爲舜乎 [illegible]

衽金革 [illegible]

造端乎夫婦 [illegible]

莫能破焉 [illegible]

鳶飛戾天 [illegible]

道不遠人 [illegible]

伐柯伐柯 [illegible]

胡不慥慥爾 [illegible]

失諸正鵠 [illegible]

忠恕違道不遠 [illegible]

和樂且耽 [illegible]

樂爾妻帑 [illegible]

神之格思 [illegible]

誠之不可揜 [illegible]

栽者培之 [illegible]

憲憲令德 [illegible]

子孫保之 [illegible]

父作子述 [illegible]

追王太王王季 [illegible]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illegible]

序事辨賢 [illegible]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 [illegible]

達道五行之者三 [illegible]

矣 [illegible]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illegible]

變則化 [illegible]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孼 [illegible]

性之德也 [illegible]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illegible]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illegible]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illegible]

故曰苟不至德 [illegible]

杞不足徵也 [illegible]

吾從周 [illegible]

建諸天地 [illegible]

質諸鬼神 [illegible]

在彼無惡 [illegible]

云云 [illegible]

尙絅 [illegible]

終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子集註

論語本無篇名每篇之中章自爲指如學而述而子罕二字本無文義但欲摘篇首二字以冠之然非足以包一篇之義蓋後之講師以簡策繁多欲習之便故因其科節以爲號耳

時習章 學之爲言效也 箋輯發學也象也效也古作斆學字從文故謂學爲效又學記學學半 說命下篇 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習者如鳥數飛也 箋習字從羽鳥數飛故字從羽 夏之時詩云二氣乃學習是也 者易兌卦象 重習也 有箋武聖鍵 心易坎卦習坎重習也故云習坎

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好一見那說又如此有疑如彼字亦有不通處便謂之通悟得說見其謂所處有所説又如此

坐如尸 箋云祭者以孫為尸 人爲尸 尸祭必男女 則尸祭必以孫而祭 祖尸有男女 以孫 尸如尸 箋坐如尸 記禮云之上

君子者成德之名 箋 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 坐如尸 記曲禮 如尸 立如齊

有子曰章 謙退不言

吾日三省章 曾子孔子弟子

敢言也 有箋子毛不見弟子記 孔子弟子 仲尼弟子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觀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子思孟子可見矣 箋云按謝氏之序云子夏之學 本傳之 孟子之學

道千乘之國章

語錄千乘之國 據司馬法 箋 周禮夏官司馬 太公 仲尼

七五

賢易色章 吳氏曰 箋

遠章 或問云蘇氏曰 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 慎終追

矣 子禽問於子貢章 今

去聖人千五百年 父在觀其志章 或問如元

一年 禮之用章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祐欲改新法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信近於義章 義者事之宜

易曰節以制度

十家 箋 賦法 井田 百乘 千乘 萬乘

七六

敬事而信章 箋

食無求飽章 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

貧而無諂章 子貢貨殖蓋先貧而

後富 箋 家語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財 史記 貨殖傳

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

附錄

子曰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

千乘之國

八一

[illegible]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illegible]

慎終追遠

[illegible]

貧而無諂

[illegible]

論語註疏集要

序解

[illegible]

敍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

[illegible]

魯共王

[illegible]

琅琊王卿

[illegible]

教授

[illegible]

古文論語

[illegible]

分堯曰下章

[illegible]

安昌侯張禹

[illegible]

包氏周氏

[illegible]

博士孔安國

[illegible]

馬融

[illegible]

漢末大司農鄭玄

[illegible]

近故司空陳羣

[illegible]

今集諸家之善

[illegible]

光祿大夫何晏等上

[illegible]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曰

[illegible]

不亦君子乎

[illegible]

道千乘之國

[illegible]

使民以時

[illegible]

子曰弟子入則孝

[illegible]

信近於義

[illegible]

為政第二

朱子集註

政之為言正也

[illegible]

為言得也

[illegible]

北極天之樞

[illegible]

所守者至簡

[illegible]

子曰詩三百

[illegible]

曲禮三千

[illegible]

政謂法制禁令也

[illegible]

志於學章

[illegible]

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

[illegible]

聲為律身為度

[illegible]

孟懿子問孝章

[illegible]

魯大夫仲孫氏

[illegible]

禮即理之節文

[illegible]

或問三家葬而設撥

[illegible]

游問孝章

[illegible]

養其親而敬不至

[illegible]

何異

[illegible]

子夏問孝章

[illegible]

孝子之有深愛者

[illegible]

必有婉容

[illegible]

其所以章

[illegible]

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illegible]

溫故知新章

[illegible]

學

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

不器章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周而不比章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攻乎異端章　治木石金玉之工　佛氏之言近理

何為則民服章　是以君子大居敬

子奚不為政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

人而無信章　任之車田車兵車乘車　輗　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問十世章　三十年為一世　所因

謂三綱五常

文質　夏尚忠　尚

天地人三統

小過不及之間

讖緯術數之學

所因所革

非其鬼而祭章　天子祭天地五祀

附錄

道之以政

為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孟懿子　孟武伯

子夏問孝　子游問孝

子張問十世

非其鬼而祭

子游問孝

異端

哀公

季康子

大車小車

殷因於夏禮

其或繼周

八佾第三

朱子集註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

以雍徹章　雍周頌篇名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人而不仁章　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章　大祭與其敬不足哀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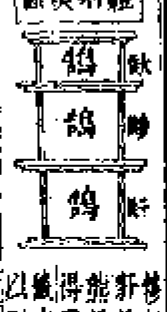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

喪不可以徑情直行　為之衰麻哭踊之數

諸侯祭封內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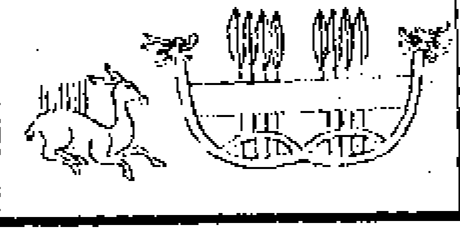
旅於泰山

君子無所爭章 大射之禮



揖進三揖而後升堂之圖

飲不勝者圖



或問不勝者脫決拾襲以執弛弓

衆耦皆降

繪事後素章 巧笑倩兮 甘受和白受采

禮後乎 可與言詩

夏禮吾能言之章 杞宋 文獻不足故也

禘自既灌章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

成王以周公有勳勞賜以重祭

或問諸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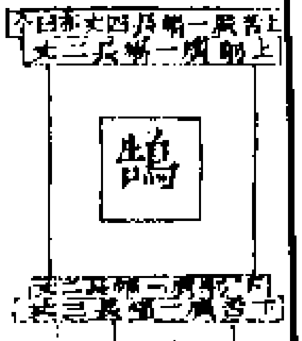
子入太廟章 鄹人之子 魯周公之廟

射不主皮章

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苑……之所謂大器……反爵於坫上……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蘇氏曰揚雄所謂大器……

來歲十二月之朔……以特告廟……不視朔……不關樂而不淫……欲著……正也……管仲之器……三歸……



貫革之射……告朔……

八佾第三

季氏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附錄 八佾

儀封人章

大師樂……

里仁第四

射不主皮……

人之過也章 朱子集註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illegible]

是也

諫錄仁者之過易辭 [illegible]

無適無莫章

君子喻於義章

安仁利仁

好仁惡不仁

幾諫章

事父母幾諫 [illegible]

勞而不怨 [illegible]

父母之年章

附錄

愛日之誠 [illegible]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不遠遊 [illegible]

無改於父之道 [illegible]

事君數 [illegible]

公冶長第五 朱子集註

公冶長

南容居南宮又名括 [illegible]

子謂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 [illegible]

子謂子產章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illegible]

孟武伯問章

漆雕開仕章

春秋傳悉索敝賦

臧文仲居蔡章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

龜也 [illegible]

山節藻梲 [illegible]

春秋傳所謂 [illegible]

令尹子文章

令尹官名 [illegible]

崔子弒齊君 [illegible]

季文子三思章

寧武子章

伯夷叔齊章

孰謂微生高直章 [illegible]

四書叢說

微生高章

微生姓高名魯人 [illegible]

蓋各言爾志章 [illegible]

騶韵之生由乎馬 [illegible]

十室之邑章 必有忠信如丘者 語錄云 古註疏 [illegible]

不成文理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公冶長可妻 [illegible]

宰予晝寢 [illegible]

臧文仲居蔡 [illegible]

三仕三已 [illegible]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公冶長 [illegible]

不念舊惡 [illegible]

乘桴 [illegible]

子路 [illegible]

孔文子 [illegible]

季文子 [illegible]

子文 [illegible]

馬十乘 [illegible]

寧武子 [illegible]

伯夷叔齊 [illegible]

雍也第六 左丘明 [illegible]

朱子集註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illegible]

周所稱子桑伯子者是也 [illegible]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illegible]

弟子孰為好學章 [illegible]

顏子三十二而卒 [illegible]

詩書六藝之學七十子非不通也 [illegible]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illegible]

也 子華使 [illegible]

齊章 釜六斗四升 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 [illegible]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illegible]

五家為鄰 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 [illegible]

弓章 周人尚赤 [illegible]

牛正中犧牲也 [illegible]

仲弓父賤而行惡 [illegible]

伯牛有疾章 [illegible]

禮病者居北牖下 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illegible]

閔子騫 [illegible]

回也章 [illegible]

尋仲尼顏子樂處 [illegible]

子游為武城宰章 武城魯下邑 [illegible]

澹臺姓 滅明名 [illegible]

如飲射讀法之類 [illegible]

孟之反不伐章 莊周所稱孟子反 …… 事在哀公十一年

知之者好之者樂之章 …… 譬之五穀

知者樂水章 …… 動而不括故樂

齊一變至於魯章 …… 魯猶存周公之法

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 …… 制

子見南子章 衛靈公夫人有淫行 …… 有見小君之禮 …… 如所不與者

附錄

與之釜 與之庾

其心三月不違仁

回也

再 …… 哉

君子儒小人儒

敬鬼神而遠之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南面 …… 子桑伯子

原思爲宰

爲費宰

以汶上 …… 自牖執其手

一簞食 …… 奔而殿

祝鮀之佞

宋朝之美

樂水樂山 …… 觚

不觚 …… 夫子矢之

述而第七

朱子集註

老彭見大戴禮

志於道章 藝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自行束脩章 十脡爲束

子行三軍章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徒搏徒涉

子之所慎章 齊之爲言齊也

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字

夫子爲衛君章 國人立蒯聵之子輒

夷齊扣馬而諫 …… 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年 …… 孔子年幾七十矣 …… 加我數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楚葉縣尹

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天生德於予章 向魋出於桓公 …… 魋欲害孔子

子釣而不綱章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陳司敗章 司敗官名

昭公習於威儀之節

禮不娶同姓 …… 宋女子姓者然 …… 諱者 …… 死

而述其行之詞

附錄

暴虎馮河

述而不作

食於有喪者之側

子在齊聞韶

[illegible]

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illegible]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老彭 [illegible] 依仁 [illegible] 游藝 [illegible] 束脩 [illegible] 馮河 [illegible] 哭則不歌 [illegible] 夫子為衛 [illegible]

互鄉 [illegible] 昭公知禮乎 [illegible] 桓魋其如予何 [illegible] 是丘也 [illegible]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一終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二

泰伯第八

朱子集註

三讓謂固遜也 [illegible] 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太王因有翦商之志 [illegible] 太王之時商 [illegible] 與仲雍逃之荊蠻 [illegible] 太伯不從事 [illegible]

見春秋傳 [illegible] 曾子有疾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illegible]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illegible]

興於詩 [illegible] 詩本情性 [illegible] 禮可以節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illegible]

[illegible]

隔八相生之圖

[illegible]

章 [illegible] 朝三邦四之衛 [illegible] 之卒章也 [illegible] 師摯之始章 [illegible] 亂樂 [illegible] 民可使由之 [illegible]

孔子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 [illegible] 狂而不直章 [illegible] 馬之病者必善走 [illegible]

舜有臣五人章 [illegible]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illegible] 邑姜治內 [illegible] 亂本作亂 [illegible] 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illegible] 禹無間章 [illegible] 溝洫 [illegible] 川水道 [illegible]

附錄

勇而無禮則亂 [illegible]

以為己任 [illegible]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illegible]

六尺之孤 [illegible]

泰伯第八 [illegible]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泰伯第八 [illegible]

其言也善 [illegible]

六尺之孤 [illegible]

亂臣十人 [illegible]

有臣五人 [illegible]

黻冕 [illegible]

溝洫 [illegible]

子罕第九 [illegible]

朱子集註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畏於匡章 陽虎曾暴於匡 [illegible]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 [illegible]

可知也 [illegible]

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illegible]

鳳鳥不至章 鳳鳴於岐山河中龍馬 [illegible]

臣禮 [illegible]

子疾病章 大夫謂君 [illegible]

曾子之死起而易簀 [illegible]

自衛反魯章 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illegible]

[illegible]

吾未見好德章 靈公與夫人同車 [illegible]

後生可畏章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illegible]

敝縕袍章 縕枲著也 [illegible]

可與共學章 [illegible]

九卦終于巽以行權 [illegible]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 [illegible]

唐棣之華章 [illegible] 唐棣移也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子在川上 [illegible]

子欲居九夷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舍晝夜 [illegible]

[illegible] 唐棣之華 [illegible] 松柏後凋 [illegible]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麻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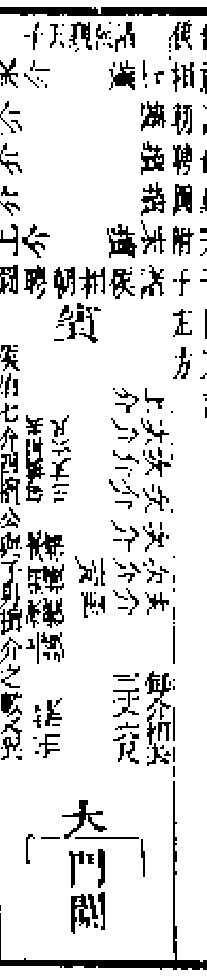
知我乎 [illegible] 居九夷 [illegible] 齊 [illegible] 衛反魯 [illegible] 三輩 [illegible] 四大 [illegible] 疾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鄉黨第十

朱子集註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illegible]

君召使擯章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illegible]



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illegible]

入公門章 [illegible]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 [illegible] 由闑右 [illegible]

執圭章 [illegible] 執圭 [illegible]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illegible]

紺緅飾章 [illegible] 紺緅絳色 [illegible]

袗絺也 [illegible] 詩所謂蒙彼縐絺 [illegible] 集疏：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服也 [illegible] 其餘若深衣 [illegible] 要半下，齊倍要 [illegible]

明衣布章 浴竟即著明衣 [illegible] 不飲酒不茹葷 [illegible] 食不厭精章 精鑿也 [illegible] 膾而切之爲膾 [illegible] 漢陸績之母 [illegible]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illegible] 蔡述曰：語自言曰言 [illegible]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 [illegible] 鄉人飲酒章 六十杖於鄉 [illegible] 周禮方相氏 [illegible] 亦必朝服而臨之 [illegible] 君賜食章 [illegible] 王日一舉，膳大牢，祭品嘗食 [illegible] 寢不尸章 惰慢之 [illegible]

疾不設於身 [illegible] 持邦國圖籍者 [illegible] 周禮獻民數於王 [illegible]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illegible] 過 [illegible] 未章 [illegible] 不顧 [illegible] 嗅當作臭 [illegible]

附錄

入公門 [illegible] 行不履閾 [illegible] 躬如也 [illegible] 鄉人儺 [illegible] 去喪無所不佩 [illegible] 羔裘玄冠不以弔 [illegible] 君命召 [illegible] 朋友死 [illegible] 沽酒市脯 [illegible] 山梁雌雉 [illegible]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君召使擯 [illegible] 衣前後襜如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市脯 [illegible] 表而出之 [illegible] 紺緅 [illegible] 執圭 [illegible] 朝服而朝 [illegible] 沽酒 [illegible]

一食不語 [illegible]

先進第十一

朱子集註

野謂郊外之民 [illegible]

攝過以就中也 [illegible]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 [illegible] 從我於陳蔡章 [illegible]

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 [illegible]

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事見家語 [illegible]

三復白圭章 [illegible]

顏路請子之車章 [illegible] 鯉孔子之子先孔子卒 [illegible]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章 [illegible] 脫驂以賻 [illegible] 之喪 [illegible] 命車不可鬻諸市 [illegible]

問事鬼神章 [illegible]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 [illegible] 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 [illegible]

閔子侍側章 [illegible] 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 [illegible]

由之瑟章 [illegible] 北鄙 [illegible] 殺伐之聲 [illegible]

季氏富於周公章 [illegible] 急賦稅以益其富 [illegible] 聲其罪以責之 [illegible]

子畏於匡章 [illegible]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illegible]

回也其庶乎章 [illegible]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illegible] 賜不幸言而中 [illegible]

37A

子羔爲費宰章 [illegible] 子產說學而從政 [illegible]

四子侍坐章 [illegible] 我雖年少長於女 [illegible]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illegible]

六十里則又小矣 [illegible] 方六七十小國也 [illegible]

端元端服 [illegible] 章甫禮冠 [illegible]

祭天禘郊之處 [illegible] 禘給之衣 [illegible]

附錄

由也不得其死 [illegible] 魯人爲長府 [illegible]

過猶不及 [illegible] 四子侍坐 [illegible] 子羔爲費宰 [illegible]

端章甫 [illegible]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儉則屢中 [illegible] 小札 [illegible]

顏淵第十二

朱子集註

克勝也 …… 勿者禁止之辭 …… 司馬牛憂曰 …… 死也

子張問明章 …… 膚受之愬 …… 浸潤之譖

…… 易所謂剝床以膚 ……

哀公問於有若章 …… 周制 …… 故謂之徹 …… 曾 …… 曰盍徹 ……

附錄

季康子問政章 ……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 政者正也 ……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

克己復禮 …… 樊遲 ……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 崇德辨惑 ……

…… 政者正也 ……

景公問政章 …… 征斂無藝 ……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 陳氏弒君篡國

片言折獄章 …… 偏也 ……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

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人皆有兄弟 …… 吾猶不足 …… 君不君臣不臣 …… 其喻於文 ……

子路第十三 朱子集註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 仲弓為季氏宰章 ……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 衛君待子為政章 ……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 請學稼章 …… 樊遲 …… 稼曰 …… 魯衛之政章 …… 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 …… 魯衛之政 …… 衛公子荊章 …… 公子荊衛大夫 …… 無聞焉 …… 西京之教 …… 苟有用我章 …… 授史 …… 記此蓋為衛靈公而發 …… 冉有退朝章 …… 魏徵獻陵之對 …… 詩曰如幾如式 …… 一言可以興邦章 …… 莒父宰章 …… 莒父魯邑名 …… 南人有言曰章 …… 恆卦九三爻

孔 …… 如其 …… 善人教民章 …… 務農講武之法 …… 思其作為如何 …… 哲 ……

附錄

南人有言曰 ……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名之必可言 …… 使於四方 …… 有公子荊 …… 有直躬 ……

憲問第十四 朱子集註

有德者必有言章 ……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 南宮适章 …… 羿滅夏后相而篡其 ……

春秋傳作澆浞之子

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愛之能勿勞乎章

蘇氏云食犢之愛婦寺之忠

裨諶草創

以下

四人

行人掌使之官

或問子產章

子西能逐楚國而立昭王

昭王欲用孔子

子西卒召白公以致禍

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

子路問成人章

莊子魯卞邑大夫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衛大夫

以防求為後章

防武仲所封邑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威公伐楚

二公他

亦多類此

齊襄公無道

桓公殺公子糾章

糾

春秋傳作糾

九合諸侯章

九

管仲非仁者與章

程子曰

成公兒也

如唐之王珪魏徵

衛靈公之無道章

陳成子弒簡公章

陳成子齊大夫

春秋哀公十四年事在

蘧伯玉使人章

蘧伯玉衛大夫孔子嘗主於其家

思不出其位章

此艮卦之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章凡四見而文各有異

不逆詐章

億未見而

以德報怨章

或人

公伯

之稱今見老子書

擊磬於衛章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

以衣涉水揭衣涉水

子路問君子章

此體信達順之道

原壤夷俟章

原壤孔子之故人

母死而歌

末章

或問胡氏之說

附錄

[illegible]問於孔子 [illegible]

衛靈公無道 [illegible]

管仲不死 [illegible]

以德報怨 [illegible]

高宗 [illegible]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危言危行 [illegible]

南宮适 [illegible]

問子西 [illegible] 或問子產 [illegible] 曰人也 [illegible] 趙魏老 [illegible] 臧武仲之知 [illegible] 無怨 [illegible] 公叔文子 [illegible] 求為後於魯 [illegible]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二

[illegible] 作者七人 [illegible] 深則厲淺則揭 [illegible] 古之學者為己 [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死 [illegible] 九合 [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匹夫匹 [illegible]

[illegible] 管仲不死 [illegible] 譎而不正 [illegible] 正而不譎 [illegible]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朱子集註

子張問行章 [illegible] 蠻貊北狄 [illegible]

孔子去衛適陳 [illegible] 二千五百家為州 [illegible] 如毋往參焉之參 [illegible] 之垂者 [illegible] 直哉史魚章 [illegible] 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 [illegible] 子貢問為 [illegible]

仁章 [illegible]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illegible] 顏淵問為邦章 [illegible] 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illegible] 三辰之月 [illegible] 夏小正之屬 [illegible] 商路木輅也周冕有五 [illegible] 爵位者 [illegible] 食邑柳下 [illegible]

章 冕名 [illegible] 古者瞽必有相 [illegible]

附錄

衛靈公 [illegible] 俎豆之事 [illegible] 問陳 [illegible] 佞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俎豆之事 [illegible]

絕糧 [illegible]

可與言 [illegible] 失言 [illegible]

殺身成仁 [illegible]

殷輅 周冕 [illegible]

夏時 [illegible]

知柳下惠之賢 [illegible] 遠怨近恥 [illegible]

知及之 [illegible] 未能也 [illegible]

子曰 [illegible]

季氏第十六　朱子集註

顓臾 [illegible] 附庸也 [illegible]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 [illegible] 氏不同時 [illegible]

[illegible] 邑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是時四分魯國 [illegible] 其後哀公果欲以 [illegible]

越伐魯而去季氏 [illegible]

子家羈亦立宣公 [illegible] 祿之去公室 [illegible]

自季平子始專國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 [illegible]

三家皆桓公之後 [illegible] 周任古之良史 [illegible]

附錄

有馬千駟 [illegible]

[illegible] 邦君之妻 [illegible]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顓臾 [illegible]

孔子曰天下有道一章 [illegible]

[illegible] 祿之去公室一章 [illegible]

邦君之妻一章 [illegible]

陽貨第十七

朱子集註

虎皆因季氏而專國政 [illegible]

揚雄訓孔子於陽貨詘身以信道 [illegible]

惟上智與下愚章 [illegible] 往往强戾而 [illegible]

才力有過人者 [illegible] 商辛是也 [illegible]

公山弗擾章 [illegible] 與陽虎共執威子據邑以叛 [illegible]

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人亦無不 [illegible]

可改過之人 [illegible]

佛肸召章 晉趙氏之中牟

六言六蔽章 禮君

子間更端則起而對

禮云禮云章 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 禮樂無處無

鄉原章 荀子原愨註

鄙夫可與事君章 小則吮癰舐痔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宰我問章 燧取火之木也

君子尚勇乎章 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

色厲而内荏 問三年之喪 鑽燧改火

年四十成德之時

附錄

食夫稻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陽貨歸孔子豚

子曰性相近也一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一章

巧言令色

周南召南

鑽燧改火

子曰

博奕

微惡訐

微子第十八

朱子集註

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受辱

下惠爲士師章 士師獄官

下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孔子去之

事見世家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饋歸女樂以沮之

楚狂章 接輿楚人 夫子時將適楚

長沮桀溺章 耦並耕也

孔子曰楚反乎

子路從而後章 五穀不分

張不見經傳 游言不辨哉麥爾

逸民章

少連東夷

人

裘文身祼以爲飾

仲雍居吳斷

太師摯章 太師魯樂官之長

以樂侑食之官

師襄

即孔子從學琴者 周

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

附錄

三黜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

齊景公待孔子

孔子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聞韶及景公問政於孔子此時也又曰爲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曰此說不用子去景公齊子其與孔子語將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史記孔子世家云……

耦而耕 耦耕者許氏說文云耦廣五寸二耜爲耦鄭氏周禮註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微子疏 微子名啓商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

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柳下惠爲士師章……

若季氏則吾不能……

接輿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張…

三飯四飯……

子張第十九 朱子集註

雖小道章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君子有三變章 如長之溫潤而栗然……

大德小德章 吳氏……

猶耳目口皆……

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

門人小子章 故君子只在謹獨……從酒掃應……

吾聞諸夫子章 孟莊子……

對與叔孫武叔……魯大夫……

叔章 武叔魯大夫……捷於梓……

附録

此篇凡四稱仲尼 按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問交於子張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雖小道 註小道謂異端……

閭之曰噫……叔孫武叔……

紂之不善……陳子禽謂子貢曰……

堯曰第二十 朱子集註

周有大賚 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

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封……

項羽刻印刓忍弗與……出納之吝……

附録

謹權量 審法度……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堯曰 至公則說 疏此篇凡二章……

謹權量……

論語集註纂義卷之三終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子集註

魏侯罃都大梁

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王立於沼上章

經度之也營謀爲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

何以異哉

靈臺下有囿囿中有沼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寡人之於國章

兵以鼓進以金退

桀言日亡吾乃亡

餓死人也

猶秦言黔首

孟春犧牲毋用牝

孟子時七國爭雄

願安承教章

中古易之以俑

孔子惡其不仁

强弱章

號曰三晉

晉國天下莫

其軍虜太子申

齊破魏

魏又數

獻地於秦

昭陽敗亡七邑

與楚將

百里小國也

望之

不似人君章

唐太宗趙太祖四君皆不嗜殺

蘇氏曰自漢高祖及光武

及附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秦晉

齊桓晉文之事章

董子曰五霸

法之巧者

術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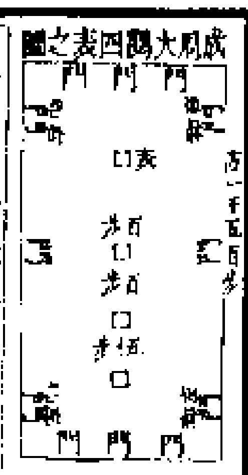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大上農夫也

趙氏曰八口之家

附錄

百步五十步



君子遠庖廚

反其本矣

孟子註疏纂要

孟姓也

國近魯

鄒子之國

盍亦

鄒爲魯所并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余生西京

梁惠王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梁惠王

千里而

來

內

萬取千

千取百

河東

河內

不加少

庠序之教

可以衣帛

以梃

晉國天下

有餓莩

作俑

東敗於齊

辱於楚

梁襄王

齊宣王問曰

齊桓晉文

挾

太山

梁惠王章句下

朱子集註

其實

今樂古樂何可也

樂以和爲主

英韶濩無補於治

以成

國而問禁

交鄰國有道

文王之囿章

文王事昆夷

詩大雅

禮人

句踐事吳

國語史記

引與今書文小異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

所

二千五百人爲師

見孟子於雪宮章

明堂

爲民

所爲

察異言異服之人

之關

滸水厓也

岐下岐山之下也

非曲學阿世之言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章

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齊人伐燕章

燕王噲

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

亦小異

重器寶器也

竭力以事大國章

國君死社稷之

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

魯平公將出章

三鼎

士祭

五鼎大夫祭

禮

附錄

轉附

王觀也

比干先

關市譏而不征

文王發政施仁

大王居邠

齊人伐燕勝之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梁惠王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鼓樂於此

世俗之樂

先王之樂

與衆樂樂

昆夷獯鬻勾踐吳

徵招角招

畜君者好君也

朝儛

明堂

西水滸

率

武王伐紂

魯平公將出

樂正子

公孫丑章句上

朱子集註

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

文王九十七而崩

自武丁至紂凡九世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百餘年

自文武至此七

齊之卿相章

孟賁勇士

大子加

流

如齊侯鄭莒之莫

勅客之

伊尹有莘之處士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麒麟

鳳凰

羽族之長

孟子曰尊賢使能

張子曰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士於四時則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王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柳下惠居柳下而謚惠

[illegible]

附錄

以齊王由反手也 [illegible]

天下歸殷久矣 [illegible]

非義襲而取之也 [illegible]

伯夷伊尹何如 [illegible]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

此詩者其知道乎 [illegible]

仁者如射 [illegible]

爲 [illegible]

公孫丑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公孫丑 [illegible]

由湯至于武丁 [illegible]

鐵基 [illegible]

詩云自 [illegible]

西自東 [illegible]

追天之未陰雨 [illegible]

自作孽 [illegible]

天作孽 [illegible]

市廛 [illegible]

關譏 [illegible]

廛無夫里之布 [illegible]

爲之氓 [illegible]

[illegible]

里布 [illegible]

可運之掌上 [illegible]

塗炭 [illegible]

伯夷 [illegible]

公孫丑章句下

朱子集註

孤虛王相 [illegible]

孟子將朝王章 [illegible]

東郭氏 齊大夫家 [illegible]

陳臻問曰章 [illegible]

一百 [illegible]

百鎰也 [illegible]

孟子之平陸章 [illegible]

戟有枝兵也 [illegible]

孟子爲卿於齊章 [illegible]

王驩蓋 [illegible]

攝卿以行 [illegible]

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 [illegible]

自齊 [illegible]

葬於魯章 [illegible]

中古 [illegible]

周公制禮時也 [illegible]

燕人畔章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illegible]

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 [illegible]

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齊充虞路問章 [illegible]

自堯舜至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 [illegible]

孟子去齊章 [illegible]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illegible]

孟子去 [illegible]

附錄

封疆之界 [illegible]

宿於晝 [illegible]

公孫丑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天時地利 [illegible]

采薪之憂 [illegible]

有東郭氏 [illegible]

爲兵餽之 [illegible]

辭蛙邸 [illegible]

棺七寸 [illegible]

子之子噲 [illegible]

止於 [illegible]

[illegible] 宿于晝 [illegible]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一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二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集註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illegible]

滕定公薨 [illegible]

章 大故大喪也 [illegible]

滕與魯俱文王之後 [illegible]

冢宰六卿之長 [illegible]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illegible]

章 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 [illegible]

滕文公問為國 [illegible]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illegible]

庠以養為義校以教為義序以習射為義 [illegible]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illegible]

子指文公 [illegible]

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illegible]

所以奉祭祀也 [illegible]

圭潔 [illegible]

如有弟是餘夫 [illegible]

神農之言章 [illegible]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 [illegible]

陶為甄者 [illegible]

九河曰徒駭 [illegible]

四水 [illegible]

皆入于江記者之誤 [illegible]

揚州註三**后稷官名棄**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士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之畢公

爲三后協心呂刑稱伯夷禹稷三后成功是也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

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註謂弔服而加麻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附錄行氣集註有謂此章蓋其告孔子弟子之辭者

上有好者從其所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

夏后氏殷人周人宰我答哀公之問言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制必有所據以周人之言推之則夏后殷人亦必有所據也

使自賦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野謂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者井田之法而助者八家同養公田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

三十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一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夫婦有別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詩魯頌閟宮之篇戎狄西北之夷荊楚也舒楚之與國也膺擊也懲艾也

墨者夷之一章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

滕文公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滕文公註滕國名文公諡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公明儀曰註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世祿註古者卿大夫士有世祿者謂世世食其功祿也

居廬疏居倚廬不塗

五十里也

圭田註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圭潔也士以上皆有圭田所以供祭祀

使民

教民稼穡周禮司徒之職教稼穡樹藝

築室於場

冠素

滕文公章句下

朱子集註

虞人守苑囿之吏虞人掌山澤之官

晉大夫趙簡子也

王良善御者也

天子諸侯

問曰章

爲籍百畝

如士則執雉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夫人副褘而受之

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

彭更問曰章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宋小國章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之兵

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不見諸侯何義章

段干木

魏文侯時人

泄柳魯繆公時人

公都子曰章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

之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有分辨

附錄

齊景公田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湯居亳與葛爲鄰

大丈夫

章末

之言幾四聚而與二刪於是始皇二世竭天下之財以逞其猖之欲終於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之言皆朱子疏之也歟孟子距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於老莊申韓故排爲異端之首

滕文公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趙簡子 三月無君 載質 梓匠輪輿 景春曰 誠 葛爲鄰 犧牲 匡厥元黃 太誓曰 伐奄 驅飛廉

離婁章句上

朱子集註

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

范氏曰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泣涕

武帝之末江南大亂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詩大雅板之篇 沓沓即泄泄之意 孔子曰道二章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

離章 麥邱邑人祝齊威公曰 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 爲政不 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

天下有道章 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 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不可爲衆猶 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桀紂之失天下

也章 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此類之謂也 伯夷辟紂章 紂命爲西方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 太公姜 姓呂氏名尚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

天下者暗與此合 求也爲季氏宰章 如孫臏吳起之徒 如蘇秦張儀之類 如李悝盡地力 商鞅開阡陌之類

淳于髡曰 章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也 人不足與適也章 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附錄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府敏[illegible]

舜不告而娶

將以復進

妃而已

者非也

離婁章句上

趙岐注

孫奭疏

離婁

公輸子

六律五音

其民甚國削

天下國家

是絕物也

巨室

大國五年小國七

齊景公

侯于周服

祼將

居下位

誠身行道

人不足與適也

七年之內

許叔底豫

離婁章句下

朱子集注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夏令曰十一月成梁

臣如手足章

如周禮國人爲之辟

君之視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國如晉鄭變盈也

窮之於所往之

欲以誘多而關覊也

禹惡旨酒章

博學而詳說章

非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

王者之迹熄章

檮杌惡獸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

春秋之時五霸

遂興

筆削則削游夏不能措一辭

所謂筆則

矣

君子之澤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親屬竭

逢蒙學射章

羿有窮后羿也

西子美婦人

西子蒙不潔

天下之言性也章

必言日至者以上古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

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若周禮凡

附錄

卒於鳴條

濟人於溱洧

禮爲舊君有服

濯孺子侵衛

公行子

君子有終身之憂

曾子居武城有越

寇

離婁章句下

趙岐註 文王

世之相後 孫奭疏

有故而去

無罪而殺士

惟義所在

以善養人

君仁莫不仁

[illegible]者當之

溝澮

逢蒙學射

稱於水

西子

星辰之遠

有師往乎

禹稷當平世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二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三

萬章章句上

耕歷山時

公明高曾子弟子

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父母使舜完廩

舜井爲匿空旁出

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弨弓

也

象日以殺舜爲事

校人主池

沼小吏也

人比周相與爲惡

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孔子於衛主癰疽

癰疽瘍醫也侍人瘠環

瘠人奄人也

彌子衛靈公幸臣

瀰鄉

由史記作顏

司馬宋大夫

進而易退者也

得五羊之皮

伐虢道經於虞

附錄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飯牛而牛肥

怨訴君

象日以殺舜爲事

殺三苗於三危

有庳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司城貞子

萬章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旻天

九男

完廩捐階

治棲

五十而慕

四罪

避舜之子

咸丘蒙問曰

欲常常而見之

然後之中國

外丙二年

耕于有莘

割烹要湯

彌子瑕

不悅於魯衛

主司城貞子
陳侯周
五羊之皮

萬章章句下

朱子集註

集大成章 金聲始振而玉終詘然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亦此意也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至 可食九人

徐氏曰大國君田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不能親操井臼

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士之不託諸侯

仕非爲貧章 亦有爲

諸侯出

臺賤官主使令者

諸侯章 齊景公田 事見春秋傳

致問不見

通帛曰旃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末章 霍光異姓乃能

行之於昌邑

附錄

金聲下振

大國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

天子與

上士中士下士

孟獻子友五人

晉平公

委吏

招虞人以旌

萬章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伯夷聖之清者也 至 非爾力也

一位 至 五等

君一位 至 六等

皆去其籍

一夫百畝

大國次小國

有友五人

際可之仕公養之仕

委吏

牛羊茁壯

仕

有官職

告子章句上

朱子集註

如荀子性惡之說

孟子曰人之性善論是以不恭此篇反覆以孟子言之善性立論以來異於孟氏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之說**

性無善無不善章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纂疏張程朱子本於周子太極圖說……

富歲子弟多賴章　易牙

古之知味者纂疏易牙名巫一曰狄牙齊桓公寵人而有寵說苑云易牙解其子以食君揚子云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韓非子曰易牙爲君主味**仁人心也章　義者行事之宜**纂疏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揚子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

附錄

天生蒸民洪氏五筆云孟子解天生蒸民四句只添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此詩之旨昭然矣因洪氏之言而每用此例程子解……**仁之勝不仁也**勝平聲……猶水之勝火……

告子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白羽之白……**猶牛之性**……**子都之姣**……

弈秋……

熊掌……

告子章句下

朱子集註

終兄也……

未嘗膠柱而調瑟……

曹交問曰章……

記說匹爲鶩是也……

小弁小人之詩……

詩章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七子作此詩以自責**……**宋牼將之楚章**……**莊子有宋牼者**……**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

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

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居積致富**……

陳子曰章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膠鬲遭亂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

附錄

淳于髡……**華周杞梁之妻**……

……**周公之封於魯**……

葵丘之會……

告子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見於鄒君……**高叟之詩**……**小弁**……**宋牼**……**公儀子**……**子柳子思**……**季任處守**……**五霸者**……**華周杞梁之妻**……

葵邱之會　慎子為將軍

盡心章句上

朱子集註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韓魏晉卿富家也

霸者之民章　耕田鑿井帝力於我何有

舜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疢疾猶災患也

雞鳴而起章　蹠盜蹠也

楊子取為我章　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楊子名朱　列子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

附錄

柳下惠章　微顯闡幽之意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五畝之宅

之志則可

有伊尹

盡心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盡心知性

極

格　皡皡如也　疾疾　孩提之童　自范之齊　王子　毋死

盡心章句下

朱子集註

春秋無義戰章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盡信書章　杵舂杵也

泰誓文與此小異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民為貴章　建國則立其壇壝以祀之　不能為民禦災捍患　年穀不順成八蜡不通

通之意

仁也者人也章　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禹之聲章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之於味也章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逃墨必歸於楊

章　仁之至義之盡也

言近而指遠章　古人視不下帶

曾晳嗜羊棗章　又謂之羊矢棗　孔子在陳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　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

由孟子而來章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

附錄

晉人有馮婦者

盡心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革車　虎賁　邱民　以其昏昏　不理於口　是為馮婦　布縷粟米力役　吾黨之士　琴張曾皙牧皮

終

四書箋義補遺

大學或問

第一章　席几觴豆之銘

[illegible]

第三章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illegible]

第六章　樂毅所謂慊於志漢書所謂

[illegible]

第十章　董子云與之齒者去其角

[illegible]

論語

學而　道千乘之國章

[illegible]

周禮邱乘圖說　項安世

乘車之法

五人為伍

[illegible]

五伍為兩

[illegible]

四兩為卒

[illegible]

五卒為旅

[illegible]

五旅為師

[illegible]

五師為軍

[illegible]

出車之法

[illegible]

司馬法封十為畿方千里為萬乘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牛十二萬頭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

[illegible]

制軍之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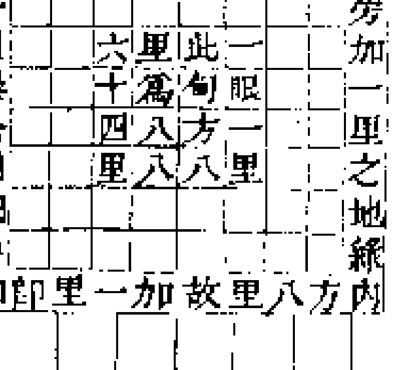
包氏馬氏二說

[illegible]

甸加為成之圖

[illegible]

咸有百井自六十四井加而成百則所加者三十六井也同
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亦準此圖推之但甸以一甸當一里甸
以一甸當十里耳此鄭氏別為說也先儒
其舊而後可以知其新說尚之以訓齋子云



右周禮邱乘說一卷在俞齋學宮講論語道千乘之國退寫說見述此淳熙辛酉項安世述

為政

道之以政章 政謂法制禁令也 纂記樂記政以一其行疏云政以制也又集註以法制禁令疏云四字皆本於此 **禮謂制度品節也** 纂朝氏詳釋品節二字而不及制度之義竊附己意以補之曰制一定不易之謂度者有度多寡之宜品者尊卑高下之制節者界限等級之分又按記月令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貴者從隆賤者從殺謂之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謂之級隨宜謂度之 **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 纂此所已禮記之度德之禮謂以刑罰治之又曰導之以德禮引禮記緇衣篇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纂令民導以刑罰之以德以禮而民自善又見禮記云禮法之所引而令之法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按禮經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纂按正義曰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曰經禮謂周禮也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 而不自知也 纂日徙善百曲禮三千亦一言可以蔽之曰毋不敬字乃范氏經說云毋不敬者正元中所進 程子多引劉敞說云 釋

八佾

君子無所爭章 眾耦皆降 纂禮記疏云凡射比耦射少儀等計射則設射 揖於中庭俯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一又進取一矢如是更迭各得四矢而升堂搢三於要而手執一矢卑者侍射但之時取四矢射法每云兩人相對也以決勝負取弓之矢日之耦亦有耦射之疏云四射矢法云兩相對也或奇有名弓之日耦貴賤故射之禮大夫士射之日與君射不與大夫相對也以或為賓則使耦者士 **射三侯** 按儀禮大射之禮大臣之射有不命則三耦取矢而射而相侍 大則考工記梓人為侯司裘射禮司馬職之事與大射以耦射也 襲天子之大射之制三侯王大侯賓射以同侯諸侯之禮 天子諸侯三侯大侯參侯豻侯 參三侯見前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 之地武者一侯六尺五尺步二侯大侯九十之崇也 崇三丈侯中一丈八尺 制六尺不及地 張若是侯參十步四步二丈此 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五寸三分寸之一

射 纂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凡侯之廣與崇方 侯道九十弓 侯中十八尺 大侯中廣丈八尺 參侯中丈四尺 豻侯中丈二尺 則大侯之崇三丈五尺 參侯之崇二丈四尺 豻侯之崇一丈八尺 六尺之弓為步

六尺其下不及地二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每侯之中當侯道三十分之一于侯之中方丈有四尺大之中方三丈參分其之一侯之中方三尺其居之一寸為侯之身 三侯之中方三寸三分寸之二其居參分之 大侯之其之一參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如在章 **七日戒三日齊** 纂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十日之中七日散齊三日致齊 蓋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哀公問社章 謂三代之社所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 附錄 魯哀公問社於宰我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纂此說乃宰我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纂禮記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

公冶

子貢曰章 **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纂所言皆本包氏註其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纂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按周禮舍人註方曰簠圓曰簋 瑚璉之器 疏云宗廟之器 言實黍稷之器 記禮云凡祭宗廟之禮 玉以飾之 宗廟之器 言其貴重而華美也

季文子章 **遭喪之禮** 纂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 纂子之註

曾晳倚其門而歌 纂禮記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雍也 **孟之反不伐章** 附錄 纂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杜註 孟之側孟之反也

述而 **自行束脩章** 十脡 纂穀梁傳束脩之肉不行竟中 註束脩 脯也 十脡為束

互鄉章 附錄

泰伯 **六尺之孤章** 附錄 纂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注七尺謂年二十 六尺謂年十五 按孟子註者言身之長短 則尺度不同 六尺之孤 亦言其年耳

此云六尺者十五也則二歲半為一尺也 如

子罕 **麻冕章** 其經二千四百縷 纂儀禮喪服傳曰冠六升 升 八十縷也 古者以布之精粗 十升布 八十縷為一升 二千四百縷 乃 三十升

紺緅章 紺深青揚赤色 緅絳色 紺以飾練服 緅以飾麻衣 纂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褻裘 纂字書 **狐貉之厚以居** **羔裘玄冠不以弔**

可與共學章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 纂公羊傳桓十一年 權者何 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 自貶損以行權 不害人以行權 殺人以自生 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為也 按漢儒之說皆本於此 程子曰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 故有權變權術之論 皆非也 權只是經也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朱子曰 權者 經之所不及也 非聖人不能 與經合而已

鄉黨

君召使擯章 **躩** 纂集註盤辟貌 纂文選注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纂集註 擯相君者也 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故曰擯 纂儀禮聘禮及燕禮 賓入則主人迎之 上擯在門外 承擯之 傳命於賓 此即擯者相傳命之禮

執圭章 **大夫** 纂禮記曲禮 執主器 操幣圭璧 則尚左手 行不舉足 車輪曳踵 聘禮 執圭入門 鞠躬焉 如恐失之

以遺信 纂聘禮記 凡執圭 入門鞠躬焉 如不勝 執圭者 主國之君 敬之 賓出 主人使還其圭 使者還玉於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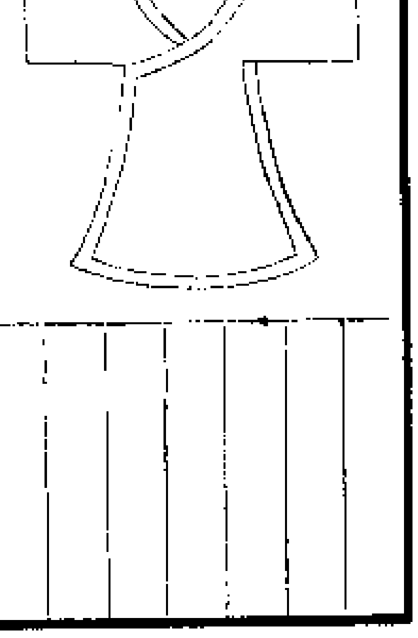
羔裘元冠章 附錄 纂禮記玉藻 緇布冠 元冠 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 羔裘 元冠不以弔 喪主素 吉主玄

齊必變食章 附錄 纂周禮膳夫 王齊日三舉 鄭注 齊必變食

魚餒而肉敗章 魚爛曰餒 肉敗 纂爾雅 肉謂之敗 魚謂之餒

先進 **四子侍坐章** **端元端服** 纂禮記玉藻 天子元端以祭 諸侯元端以祭 周禮司服 凡甸冠弁服 凡凶事服弁服 凡弔事弁絰服 其齊服有元端素端 鄭注 元端者 士之齊服也 端者 取其正也 凡元端 二尺二寸 袂屬幅 是廣袤等也 其袪尺二寸

禮書元端圖



或問晉文公章 威公伐楚 蒙引曰論語中凡稱威公者乃桓公也宋欽宗諱桓故集註以威代桓

九合諸侯章 九春秋傳作糾 纂箋乃諱宋武以成欽宗書諱故以威代桓九合諸侯天下之閒會盟讀爲糾合之糾左傳展喜犒師之言作糾字正作糾字此九亦作糾九川之九數之義也 九天下之會合之數左傳九合諸侯非九也通計之有不合也 ……

子擊磬於衛章 附錄 按集註末作亦未嘗忘天下也此人人知之者哉蓋其心志之所在…… 附錄 按集註……

季氏首章 魯附庸 附錄 按春秋附庸……凡書字者附庸國若方三十里之名…… 周任古之良史 按左傳……

微子 太師摯章 以樂侑食之官 按周禮……

子張 小人之過必文章 文飾之也 纂箋文飾之去聲……

孟子

按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梁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在此歲綱目載是年去魏適齊留齊凡十七年齊王問孟子伐燕之事在周赧王元年綱目載其年孟軻去齊則留齊七年尹起莘綱目發明云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爲合從連衡之事游說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士則棄而不用此所謂好畫龍而

不好眞龍也考之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談論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 愚又按孟子一書晁氏讀書志云趙岐以爲孟子所自著韓愈以爲弟子所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滕文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之言爲然 愚因考孟子道性善一章朱子謂門人不能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審此則當時出於門人所記無疑纂疏於此語引輔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以此處皆當改愚謂此語正不必改而所謂孟子自著者恐非朱子終身之定論也

梁惠王上 首章 何必曰利 附錄 按孔叢子子思子……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王立於沼上章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

寡人之於國也章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

孟子見梁襄王章 蘇氏曰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宋太祖能一天下者四君 ……

已平哉

齊宣王問曰章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 按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桓晉文之事章 以羊易之 附錄 ……

梁惠王下 附錄 文王之囿七十里 ……

公孫丑上 養吾浩然之氣章 附錄 ……

滕文公上 性善章 附錄 孟子……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

滕文公問爲國章 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則不可考周制爲十一分而取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

曰什一井田之法制二字所宜詳究蓋制公者一井九區之常而法者貢助徹之法異實王始國之助於也公劉徹當有為制已為合作其收之法作畫周王所用之於也劉制未嘗有變之法助也加七十之徹法而百畝而已周所有其用異助之法也財助之公田而行徹此所謂門者兼而乃其用之地之貢也故野外之郊地為之公田而賦行助法之人內門而遂之日貢不井都鄉之貢地法而自其以周之郊日助之異貢田則皆制一夫百畝使自耕內外無法內有之日貢法異而徹者是止一為清作收之有異也助之法而異是九一與百一均於不同而然外也則立法一分九而者又而以官與是一貢也與則此相注謂十一者之取其亦井固而以官所一法而民得之所得以一家所得與官所取於十一家者井田之論則是什一分九夫之為一井亦所指不同邑有方而一集莊所實十一家者井田則制一家九夫為井其田以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分田制則不必其田之在一井而在野則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近者貢出於田畢其在公田者邑之分而以遂者有公則田中一以為公田其家之所二十畝者耕之十八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是為九一而公田中除廬舍二十畝為八家所耕者畝八十畝是十畝之內各得一畝為民所得者則百畝人各百畝而井之官一百畝之中常得十畝官所取者一十畝是什一也九者百畝中又取八十畝是公田之取十中取一故九一而什一者是十百之一十畝為取民之法是則均也言則是九一而實取十一之法也取之則自取於一分取八十一分之一為其常之實一故什一者自什一而已

若此助法之所以為良也周人因之所以為真一也若夫什一之法然則其上而下均田制一自十分收以為之也當有公田然欲其所收之田以十分之一為公田而其收必均使民自得其田而不必均也多有以公法之為不均而均其所得之數也使民自恤而其所收之數得以均法之中而求其一分之公以為用君所自收百畝之內一夫之助…以用之也故財用助法因之貢法與之助法中平有其一中均一用君而…

（上欄注文漫漶，僅錄可辨者）

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章　壞宫室以為汙池　附錄

離婁上　為政不難章　離婁下　卒於鳴條　附錄

畝之辭孟子因以為號

神農之言章　放勳　本史臣贊

也楚俗二妃遺死而反於聶楚辭

萬章下

北宮錡問曰章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附錄

大國地方百里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一百畝可食九人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

次國地方七十里

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地方五十里　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

小國

因至方三千里之數則差十倍今并附其說於此以備參考 [illegible]

告子下

五霸者章

丁氏曰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豕韋 [illegible]

[illegible]

附錄 裴邱之會

[illegible]

盡心下

布縷之征章

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illegible]

稅三限之法 [illegible] 今兩 [illegible]

四書箋義補遺終

四書箋義續遺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illegible]

善人教民七年章

程子云當思其作爲如何乃爲有益 [illegible]

梁惠王上

齊集有其一 [illegible] 九分之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庸章句於十六章之義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二十章之義則曰包費隱兼小大 [illegible]

四書箋義續遺終

四書箋義跋

趙氏四書箋義十二卷補遺一卷未經四庫著錄經義考稱有崑山徐氏傳是樓雕本覃經室外集則稱從元泰定間刊本影抄此本係近人翻刻頗多烏焉亥豕之訛因重校付梓朱子註四書雖不沾沾於名物故訓然訓釋處言言皆有本未嘗不由考證而來其序論孟集義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未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朱子之言如此而後之學者高談性理束書不觀詆考證為末務以自便其空疏之習其又何足以讀章句集註哉趙氏此書遐徵古籍旁及諸儒以通紫陽之說其言曰朱子所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可謂得其要領即知見所窮不無漏略要未可以一眚掩也朱竹垞謂趙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為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似嫌其立異不知此次序本於語類亦朱子意也然此本仍以學庸論孟為次與序例不合又於學庸則先以章句箋義次以或問箋義次以注疏纂要於論孟則無或問箋義而間以附錄其標題亦參差不一豈其書未定耶抑經後人竄亂耶疑不能定姑從其舊俟得善本正之辛丑小暑日錫之錢熙祚識

讀四書叢說

許謙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讀四書叢說四卷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綜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為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大學叢說

元 許謙撰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稟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質。因氣之稟。牽引物欲。故失其齊一。有生復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為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教之始。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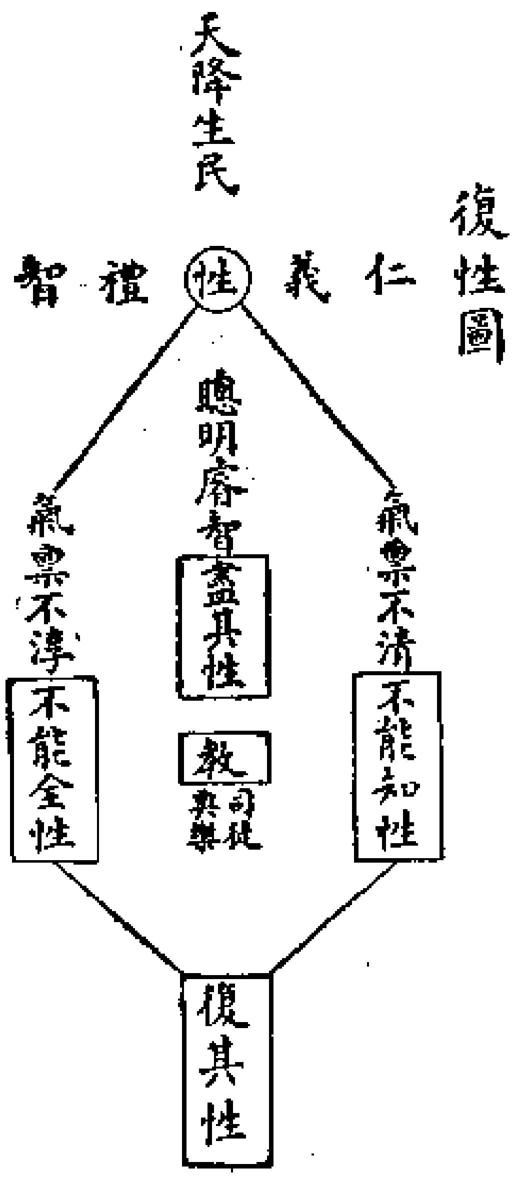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為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於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政教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教於萬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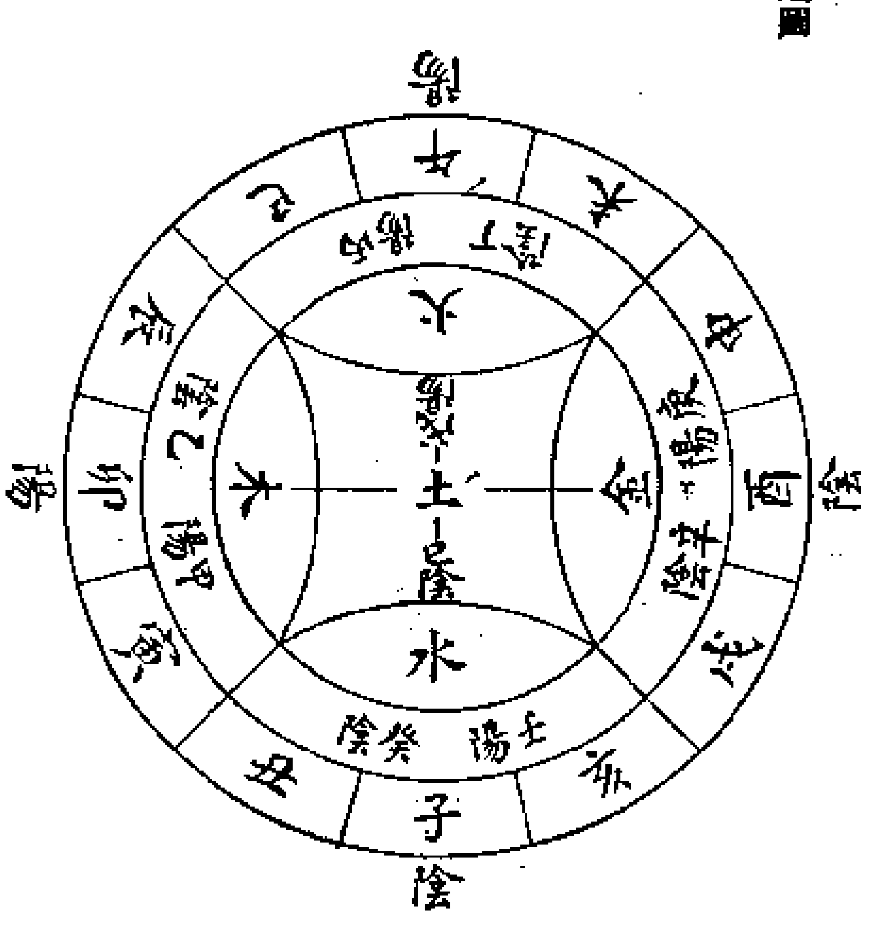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教熄。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爲第三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旨。

復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便立陰陽之名。及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天地自開闢至於復闔。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之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發。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於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歸一元。亦不過如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矣。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闔闢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柁。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卽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太元木爲性仁。金爲性義。火爲性禮。水爲性智。土爲性信。五性本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吻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爲信。土神爲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卻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爲聖賢。卻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學。且又不可不學也。

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淸、濁、純、駁。淸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淸多濁少。濁多淸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淸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也。聰得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天命爲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旣歸。卽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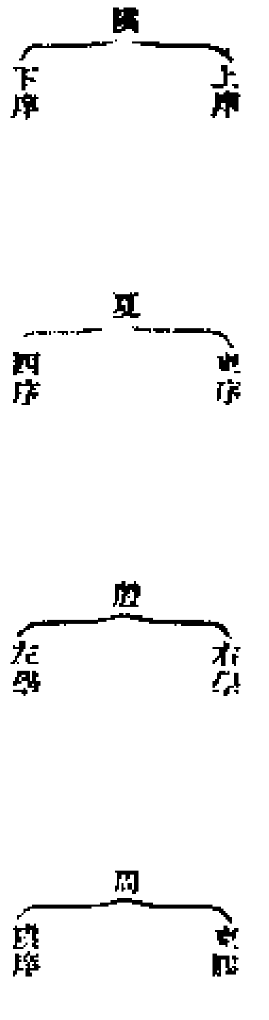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喩。今俯仰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爲父子。則極於慈孝。爲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徒以鄕三物教萬民。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胄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學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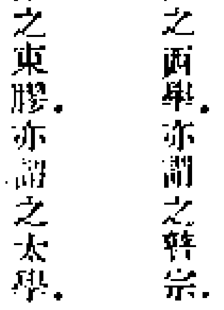
三代之隆.其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甚言.聖人一代之興.必修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増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教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陳祥道曰.四代之



學如此.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成均.以成性也.又曰.均其過不及.劉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祀先賢於西學.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國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也.

陳氏周學圖



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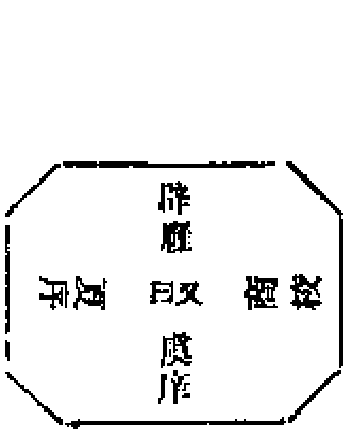
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項安世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以成性也.有虞氏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

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以成其德也.學之義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至於商.先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郊.又曰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蓋假借字也.侯國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序.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矣.

項氏周學圖



右天子之學.即王宮之學.（諸儒之言不同.）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長樂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以達於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也.

右諸侯之學.即國都之學.

鄉	遂
鄉 五州 鄉大夫卿	遂 五縣 萬二千五百家 遂大夫中大夫
州 五黨 州長中大夫	縣 五比 二千五百家 縣正下大夫
黨 五族 黨正大夫	鄙 五酇 五百家 鄙師
族 四閭 族師上士	酇 四里 百家 酇長
閭 五比 閭師中士	里 五鄰 二十五家 里宰
比 五家 比長下士	鄰 五家 五家 鄰長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庶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陳祥道禮書曰.坐

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州里皆鄉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疏又曰。六鄉州黨、六遂州序。則餘閒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序。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右鄉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國。九里之郊。五十里國。三里之郊。

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酇。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

大戴禮曰。王子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亦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按大戴禮是王子入學歲數。尚書傳前說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入學歲數遲速不同。程子止據大戴禮酌中爲定。朱子從之。

灑埽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　灑者播水於地以浥塵。埽者運帚於地以拂塵也。　實水於盤。攘袂及肘。堂上播灑。室中握手。灑之節也。　如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罄折。拚毋有徹之類。是埽之節也。扱音吸。拚弗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擖又作揲。舌也。竝以涉反。執箕以舌自嚮也。　如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又如長者不及。毋儳言。毋勦說。毋雷同之類。應對之節也。　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如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

禮謂五禮。吉禮。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禮。凡十有二。凶禮。喪、荒、弔、禬、恤凡五。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凡八。軍禮。師、均、田、役、封凡五。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六。　樂謂六樂。雲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射謂五射。白矢。謂矢貫侯過。見鏃白。參連。長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羽頭高鏃低。去剡剡然。襄尺。謂臣與君射。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剡先冉反。襄音讓。　御謂五御。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謂在交道而車旋應舞節。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　書謂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形體爲之。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左右相注。處事。謂上下之類。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謂形聲合一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工可爲聲。　數謂九數。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布以御交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圜。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句股以御高深廣遠。衰初危反。廩力錦反。冪莫狄反。朒女六反。

天子元子將繼世有天下。衆子將封國爲諸侯。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諸侯元子將繼世有國。衆子將爲大夫。公卿大夫元士適子皆將繼世有祿位。不問賢愚。皆必當學。若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則與凡民同。擇俊秀入大學焉。

漢有秀才。士之美稱也。北史萬人之秀曰俊。凡俊秀只是人才出衆之名。

次第言小大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

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只是五者之常倫。

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陵。小山也。夷。平也。陵夷言邱陵斜陁漸漸與地夷平。教化漸廢。至於無。類此。

顯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對說。

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支流餘裔。卻是止把衣與水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也。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謂八條節目。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爲規模。上七條爲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天下平。

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於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論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爲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爲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而以寂滅爲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處。　權謀術數。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百家各自立宗。持論人人不同。諸子小說是也。衆技陰陽卜筮醫藥種樹雜藝是也。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家衆技。又以新奇詭異。褊褊射利之說。誣民。所以人皆眩瞀奔趨之不暇。是故沈迷汩沒。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　雜出乎其間。是俗儒異端之間。蓋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無鄙俗勢利之趣。故礙他立得根基牢。若可與正道角。此外則必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　漢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數術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也。方技家。醫藥之類也。此序蓋用彼名。而所該者甚廣。

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

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於時天下分裂爲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於弒父弒君。篡奪傾奪。權謫變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有甚於此時。故曰季世。

治休美而教詳明。

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指歸趣向.趣言其始.歸言其終.
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經

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敎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右之字可見.

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卻是言大學中敎人修爲之方爾.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於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於己.然後有下一意.

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爲形.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淸濁純駁之不同.得淸者爲智.得濁者爲愚.純者爲賢.駁者爲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知.又爲物欲牽引於外.內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因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學者當涵養發擴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人之生同得此理.與我無異.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用功明其德.此新民之意.

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於心者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此心.卽有此理也.得此性存於心.其本則兼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橫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離氣言之.然不可雜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三句固是大學之綱領.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因若一般.今且借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脚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告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

此安字與朱子所言略有不同.然亦不妨通意.試審思之.

物卽事也.事卽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民.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朱子語錄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則兼在其中.如仁者不過事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處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明德之道於天下.下明德字.包章首明明德三字.章句使天下之人.使字體貼上明字意.

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旣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

八條目前段.自下說上者.明明德新民工夫.後段自上說下者.止至善之功效.

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此本字衆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對家國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家者.父子兄弟夫婦所在.固所當厚.國與天下皆推此以接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敎人薄於遠.正是敎人厚於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之分旣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句看.下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其具衆理.故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惟虛靈故能具衆理.惟不昧故能應萬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卻是說上明字.但爲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體至未嘗息者.說其所可明.下言明之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

氣稟是內根.物欲是外染.氣稟濁駁有微甚.則物欲所染有淺深.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稟已一定.物欲則日增.用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卽是義理極處.卽中.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事理當然.釋善字.極釋至字.

修身以上.至新民之事.結八條目.前節工夫而上.至於明德新民二綱.物格知至.至所止之序.結八條目.後節效驗.上貫知止.能得五句.而總於止至善之綱.

傳首章

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辭.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曾子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卽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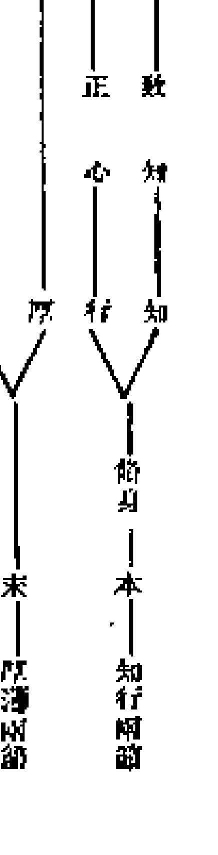
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明命卽明德.就天付予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些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昏損了此明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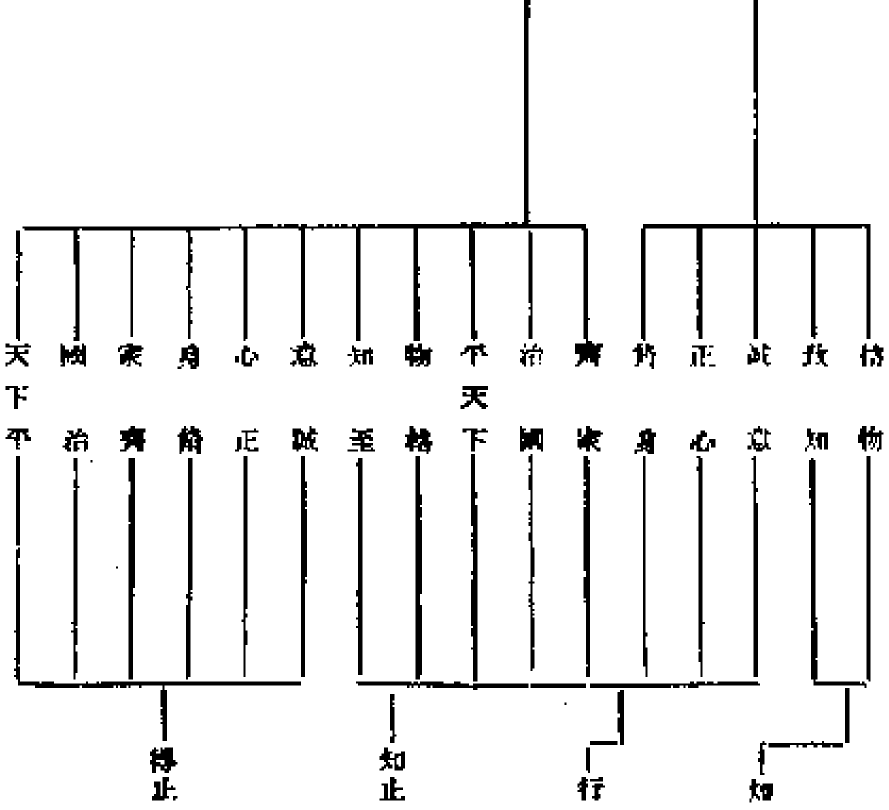
帝典卽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卽明德.

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本末圖



三綱領八條目圖



傳二章

古人沐浴用盤.盤水.以杓取水澆身.以杆承之.苟訓誠.猶今文言果能.眞能.此一節自新.卽明明德之意.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

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爲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

第三節.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敎日新.初受天命.

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皆止於至善.下接至善傳.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卻只於中可見.

傳三章

夫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中各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事得其當.而止於至善也.緝熙體上言.敬止用上言.爲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於至善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卽至善也.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於窮理而力行.

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學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於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於寡孤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於仁也.崇侯譖文王欲叛.紂怒.囚之羑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旣釋之.乃率叛之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敬也.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皆聖人.康叔封.聃季載.爲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爲文王子.則止於慈可見矣.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爭.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言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於信可見矣.

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旣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骨子以喩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骨子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其極處.瑟兮以下.皆以

放言。㦖兮僩兮。曾子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曾子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賢親樂利。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淳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邦畿一節。言物各有當止之地。只平說止字。緡蠻一節。言知止。穆穆一節。言止於至善。淇澳一節。言明明德止至善。於戲一節。言新民止至善。

章句。邱隅岑蔚之處。是山岑鋭蔚之地。岑鋭則網羅弓矢不可到。蓊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朱子註文王之詩曰。緝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註載見俾緝熙於純嘏曰。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註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曰。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而註此則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也。以三詩之註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繼之熙之。是繼續之光明之也。其重在敬字。謂緝熙其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

推類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嚴密武毅。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强毅。曾子以恂慄釋瑟僩。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發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疎。武毅是不頹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宜深翫。大是四字兩意。總解[illegible]二字。

講習討論是一串說。省察克治是兩節意。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

饒雙峯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傳四章

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況齊家一條。聽訟更用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雖是解經。亦偶取聖人兩句來說一事以爲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爲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與衆人無異。然爲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爲之剖斷。亦末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釋以明之。其意蓋曰。何以使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定。爲人不肯認己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爲是。用虛妄誕謾之辭。強辯力爭以惑上。聽上之人爲其所誑。而亂事之眞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訴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此謂知本一句。只

是結聽訟之本。不是結凡新民之本。詳謂可見。

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直一曲。只是爲聽訟者可瞞。故雖理屈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德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敢欺其上。則不敢爲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傳五章

此謂知本。饒雙峯云。知本只是物格二字之誤。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大學在禮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爲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學工夫始於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之意爲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爲二。

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卽是格物一事。見在字意。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與理之原。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氣稟拘物欲蔽者。不可不致格。大學始教。是言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爲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只把致格兩事就說在裏。推極我之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知死之道。又如曾子聞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蓋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冰消霧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於一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於一章中窮究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物中表裏精麤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麤無不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揀見甚麼物來。只把此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喻。大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去。更無疑滯。此喻最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全體卽前具衆理。大用卽前應萬事。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爲先。

表裏精麤。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麤是節目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爲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爲禮節中之至理也。

此章須兼看或問。

傳六章

誠意只是着實爲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

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爲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使人知所趨向。

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無詐僞也，二如字曉學者皆實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

前慎獨以心言，後慎獨兼所處言。

潤身體胖，已合修身意。

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爲善非爲己也。

章句於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箭初動處，又於慎獨云，審其幾，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總要實，然心以體統言，意卻是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於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卻不必誠可乎，慎獨而謹之，審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已形見了，此時於工夫卻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於事爲明矣，而亦曰慎獨，又十目手所視指，及潤身體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後始終，可謂分曉。

銷沮閉藏，銷沮、出於無心，閉藏、卻是用意，大凡爲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皇，爲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爲，故見君子之尊爲善者，一時慚愧，前張皇之氣，銷沮自不可留，於是暫爲善以閉藏不善，厭鄭氏讀爲黶，註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烏斬烏簟兩音，說文，厭減反，釋曰中黑也，正是暗晦意，恐今宜讀從烏斬。

用力之始，言致知，用力之終，言誠意，序不可亂，謂致知然後誠意，功不可闕，謂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傳七章

有字當重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正。

集義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繫於物，心便爲其所動，所以動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者，都是爲物繫縛，愚按朱子說此三箇有所，可謂推明詳盡，子莫執中，事未至之有所也，非周綠怖，應事際之有所也，顏子不遷怒，非過後之有所也。

事未來不可有意，事已往不可留心。

忿懥四者情也，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是情之名，聖賢隨事提出告人，所以不同。

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當喜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全不相關，所以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雙峯謂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大率忿恐好憂四字稍輕，下四字尤重，此章兩節，前節說正心，後節說修身。

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但是有所二字爲重，事來感此心，隨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於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忿至於懥，恐至於懼，好至於樂，憂至於患，此是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忿懥、應當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懥、怒也，但忿是怒之暴，懥是怒而有惎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頗累其辭，卻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

傳八章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好上事，敖惰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

金先生曰，敖惰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若一向偏於忽之，則必有不知其善之弊，又曰，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章，此五事是事上失，故在修身章。

誠意章正言工夫，又反復言其弊，正心修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意既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關防。

傳九章

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盡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前言孝弟慈，而此獨就慈上言者，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

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一句，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藏乎身不恕。是存乎身者。無可推之道。

孝弟慈而爲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是說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讓貪戾。兩端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機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宜其家人。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曾子引此以明學者德化行於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這一層說。

第三引詩而言父子兄弟足法。亦是我之威儀全無差忒。誠心德化。感格上下。而父子兄弟之慈孝友恭。皆可爲天下法。然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體一家言者又次之。

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己有德人感而化於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次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學中皆具此二意。此章章首。至成教於國是化。三所以是推。保赤子。是說慈所以使衆一條上說。是推。仁讓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無諸己是推。三引詩是化。

傳十章

此章分作四節看。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四節中又分爲小段看。

第一節專反覆言絜矩。分五段。

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承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於下。興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

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修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凡。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標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處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己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而。在上者己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於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矩以器言。即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

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

絜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

且如君十卿祿。爲君者但於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於民。我所得既多。他所得必少。此即是不能絜矩。凡事皆是如此。

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太師。三公。惔、燔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興兼比體。下六句賦體。言截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巖巖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發之。其心如火焚。惔發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於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困於尹氏之虐而爲此詩也。大學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處、皆斷章取義、此處節當據下文看、尤見分明、）言爲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爲天下僇。

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貴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師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

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第二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五段。

第一段君子先愼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修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第三段財聚財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

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第三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專在於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

第一段引楚書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

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生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第二段語見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學引之。其意者言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善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自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每節當假作三人看。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以在上爲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面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便可興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含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僞雜傾躁。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妬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旣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家。而不能保子孫衆民。此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媢嫉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旣去。則善人方得通。下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第五段言絜矩而應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此節雖主用人言。然爲君者。自忠信則能用忠信之人。其原又在上。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失以事言之。第三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倚德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

第四節言生財之道。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謂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卽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章本多是推意。此段卻是化。

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雞豚之小利。尙不可與民爭。而況爲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

以利爲利。快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爲利。不過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槃冰。共音恭。鑑胡監反。槃大者口。春夏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於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牀從其上。所以塞人死之尸也。

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於用人取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邇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源也。

讀中庸叢說上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卽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紹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此主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

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卽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再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而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精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蓋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

下當與公字對。卻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己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予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紬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卽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蘊言蘊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卻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

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略謂此。目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學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書。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譬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模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說。常豎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因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皆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教。使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修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修處。亦和物都修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卽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費非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愼恐懼。與愼獨對說。此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卽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卽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常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愼獨兩事。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脈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愼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愼獨兩項界限。蓋愼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愼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眞。會得活。若著箇物字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愼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卽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旣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嘗思因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齋心如貓蹲也。諸書皆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卽理動。理動卽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愼獨兼大學兩愼獨意。大學愼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旣言戒懼工夫。故愼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而盎背。動容周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獨六字而已。

此皆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卽中庸也。此句總其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是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卽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者謂之性。卽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修者品節此而已。學者舉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卻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卻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學說不去。旣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闔。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遽長。息必不能遽衰。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旣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因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末於行事中節言之，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此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卻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非可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所以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卻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知，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五章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此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淺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知，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卻有處之厚薄不同，卻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是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

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旣擇。卽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積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復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旣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淸。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晳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極。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此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敎。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袵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後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當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旣達之後。接物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終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驛。以敎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卻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旣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汨。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狀。巽順。體做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

君質旣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

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袵金革死而不厭。卻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幹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素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旣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卽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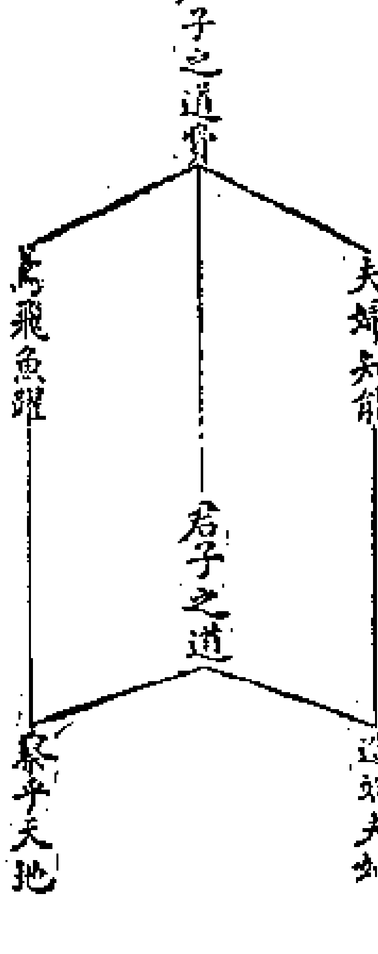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述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未反者。則性也。章句此音當改。



爾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發。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所。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鳶飛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凡於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若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顚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功夫。然旣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之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愼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於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遺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

體之微。指理性言。兼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其事。老聃爲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眞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方可。

十三章

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尙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敎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卻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止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止三以。自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己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故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

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修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是恕。蓋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卻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裏面推出也。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救於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章下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眞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略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纔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卻是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掩豆。雖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雖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我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日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太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卻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暫在上又在左右。擁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此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夫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覆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用盡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竪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

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
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迹。此是開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
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如此之見。皆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着祭祀之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物相摩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其是
一箇氣。來則全來。使是陽。去則全去。使是陰。鬼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此氣。在人體認。故曰實一
物而已。
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
小祀。亦皆鬼神。卻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陰與陽合。爲物之始。陰與陽散。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氣
反而歸爲陰爲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鬼神。無往不
在。只要人尋得活。
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卽
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上說陰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
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
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蔭讀與蔭同）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
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
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
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
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
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
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
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
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卻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旣卽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舜封子均
於商。夏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
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
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
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絕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桀
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
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
覆之關話。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旣受天祿矣。而天又保
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合
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卻是言
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卽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
爲狄人所侵遷岐。雖兆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侯國而已。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職。至武王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
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己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而有四海。乃是武
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爲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顯
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故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生.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蓋武王之齡.古昔不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組紺以上.通鑑前編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路史謂稷生臺璽.臺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組紺號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與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謬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耕路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於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此皆費之大.

此章雖通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禘.此抵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故曰達孝.繼述之意亦如此.

脩廟只是拚埽黝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灑掃拂塵洒埽之類.古注.脩、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合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嫻事之純熟者爲

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得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與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衆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奠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筭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肴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祔於禰廟并祭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蓋包上所陳者在其中.縉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背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宏璧、大璧.琬琰、圭.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東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允、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罔也.謂貝之大如車之罔.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乾雉.鱐.乾魚.鱻.生魚也.羽.雁也.膏.脂也.香

牛脂膻。犬脂臊、雞脂腥、羊脂羶。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雖是包下三語。然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宗謂大宗伯、小宗伯。宗祀事。內宗之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共鬯。鬱人掌祼。內宰贊祼獻。司徒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饔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於廟中者皆是。肆託歷反。亨普庚反。

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論語專爲禘發。其說精。中庸汎言祭祀。其說詳。恐非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說下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達道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節。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雖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擧。而其要在乎得人。取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修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於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修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修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修身之有。於衆日衆拱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卻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修德之事。教君子之事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三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況朝廷乎。語錄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材字意。亦兼貨財而言。次句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卻是言聚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旣表而用之。又有餼廩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

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動。總一身而言。視聽言之類皆在其中。

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尙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將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卻在上下文賢與大臣士條內。

語錄勸親親也。似多一親字。勸者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推至於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先明善。明善卽格物致知。誠身卽意誠心正身修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顚躓然。事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非幾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

處會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御上下事。上說盡修道之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

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眞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人當體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學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皆間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眞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卽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學。學須當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入。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愼思。旣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處。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己。蓋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爲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博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淵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卻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旣問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歟。旣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之泛、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思旣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礙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躋緣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愼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卽字也。蓋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於簡。簡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泉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擧。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擧。修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旣仁則下興起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旣有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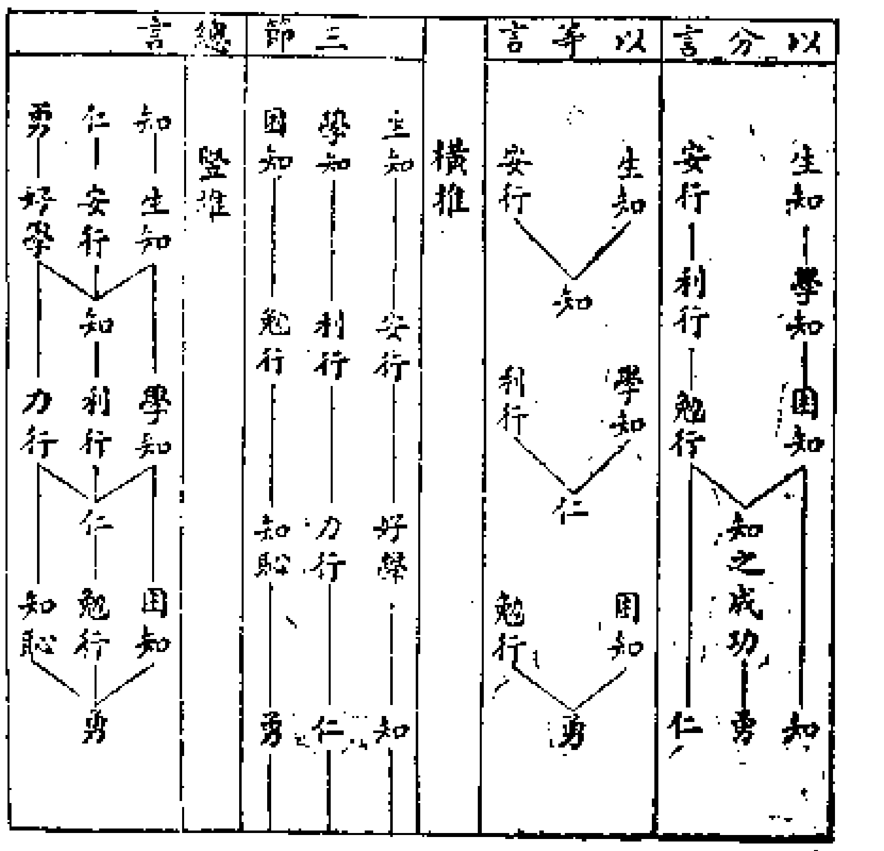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修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修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之。修身以道。而修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體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徹上兩句說。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意是尊賢。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閒語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卽仁義智禮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此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德非其德。上德字卽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於天者。下德字。是成之於已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所有。

章句謂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所以知之成功爲勇。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今以三節總言橫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竪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知之成功。而一爲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



終是還都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倚道不篤而自棄。自修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旣下。困知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卻只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强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體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文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質於先知先覺、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卽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爲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旨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擧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語錄餼、牲餼也。稟、卽廩給。周禮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之。稍食之稍。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稾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稾、古老反。注箭幹謂之稾。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稾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十里有廬。廬有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卽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羇數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疏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羇旅過客之等。及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飮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甸、卽乘字。

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

跲訓躓。躓、陟利反。行有罥㝵失足也。左傳杜同躓而顚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實。雖有事親之文。卻只勉強假爲也。需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眞實無妄。眞則無僞。實則不虛。是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則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摋過。有質高恃才而不屑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卻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包小大。此章下曰。包費隱。兼小大。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舉費之小大。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衆目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獨虛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愼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子、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發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道以之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

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則是所性而有。下句都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尙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眞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二十二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己性內了。

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旣盡己之性。卽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疏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眞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

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重。手容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此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亙宇宙固可一以貫之。

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此言聖人盡己人物之性,不惟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卻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殊異也,故爲中庸.

禎祥,說文,徐鍇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祅孼,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歸.子貢未爲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耳,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

心私則日僞.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心.

誠者自成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蓋經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己,必其心眞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廣如此.

語錄,克己復禮爲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

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內之道,外指成物,內指成己.既合外內,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下箇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入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之於事無不當也,須看故字.

時措之宜,卽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通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通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照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者久,則微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爲甚善.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

字養其民,聖人栽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鳥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

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俊德,以至於民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於學,至於從欲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甚精密,豈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卽不息,則久之久,悠卽悠遠之悠,久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喩,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者如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自首章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而無不周,細而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學三字.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那問學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卻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

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之。

語錄。敦厚以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勉而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卻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卻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到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聖人之道
-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尊德性
-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問學

尊德性	道問學
致廣大	盡精微
極高明	道中庸
溫故	知新
敦厚	崇禮
存心之屬	致知之屬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卻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邪。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即見於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之。意尤分曉。

燖音尋。火熟物也。論語疏。溫故如溫燖故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汚而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是賤而自專。居周世欲用夏殷之禮。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禮。車同軌。是就制度中舉一事言之。

車輪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氣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隉不可行。有司得以討其罪。

夏禮曰說。殷禮曰學。蓋孔子殷人也。杞不足徵。是杞全徵。文獻皆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禮來徵境。但非當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皆名者。皆卽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聲。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錄。倫是次序之體。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謂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

上文四句。下而四句。卻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卽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卽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爲準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譽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卽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卽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雖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三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卽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上律下襲。同於天地。卽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

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錄．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第三節言天地之大．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豎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萬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亂．第三節並行而不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今日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因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敎化指心．川流指事．

中庸分爲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爲首．顏路則皆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章言費隱之大．其下歷敍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敍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三十一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容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雖屬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聖之言聰明皆如此．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五也字．上一字總下四也．聰明容知．生知之資．而德之備．就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於下言四者之德．

語錄．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時出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

三十二章

經綸．目．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由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命謂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衆人溥博淵泉．纔是天．纔是淵．非但如之而已．

經是分其條理．綸是滲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因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敎．卽在其中．

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思．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容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三十三章

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至於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內說向外．至於極．此章是自外說向內．至於極．

衣錦尙絅一節．

絅襌同．字書．纇也．三字皆同．纇、枲屬．績以爲布．蓋用此布爲襌衣．襌从衣从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加衣謂之裼．襌者卽裼衣也．爲錦衣有文太著．故用疏布以裼之．不欲揚其文也．

今詩衣錦褧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尙絅．或是逸詩．或是子思隱栝．緊要在尙字．所以下卽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卽尙絅意．闇然日章．君子修德．只是韜晦近裏做工夫．略無淺露表暴之意．雖然．卻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卻無積累之實．只昏暗、安能有成．

闇、隱晦貌．的、明也．光的然小明照灼之貌．

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道不可離也．

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

溫、是溫厚．溫厚似混侖不分曉．而條理析然．

語錄．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溫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效．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可與入德．如可與共學之可．可與．

章句綱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裘之上者謂之裼。加裼上者謂之襲。襲則禪服也。絅則當爲裼。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裘之上者。非裼襲之襲。

有爲己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顯。

潛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愼。

潛伏咎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之地。

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尙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愼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也。此卽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愼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也愼獨久而熟。方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因當交修並舉。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尙、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則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於心。以明不睹不聞致戒愼之意。

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進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爲兩途。今我之誠旣能感幽。而況與我同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卽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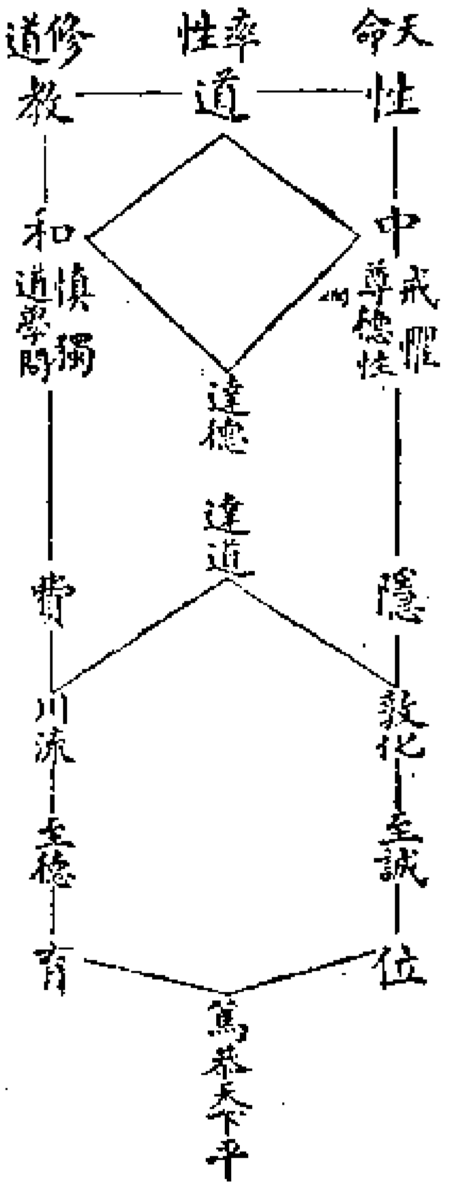
予懷明德一節。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卽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illegible]乃言愼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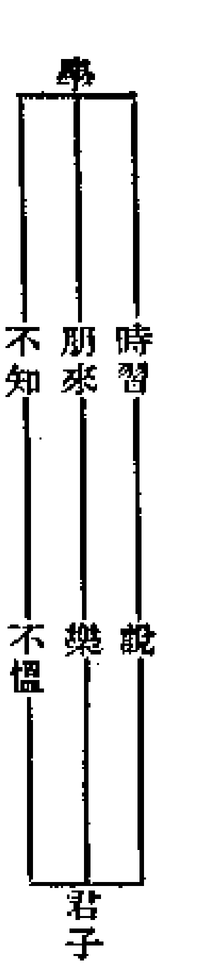


讀論語叢說上

元 許謙 撰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有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爲。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說。

朋來之樂有二意。蓋固人所同有。我旣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爲得。而尙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其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爲己之樂。

慍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慍字只是熱之悶。
集註。先覺之所爲。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是爲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常。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爲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爲上提此二事以爲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於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卻推就凡所爲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爲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音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推此善及人。於理爲順。信從者衆。則樂。於事爲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卻不知。於理爲逆。既不知我。則當慍。今卻要不慍。於事爲難。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慍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慍是一綫。說樂君子是一綫。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慍之所能致。若但不慍。卽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豈得自得。其弊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皆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爲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弟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爲仁而已。如上文所爲孝弟。乃是爲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爲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爲實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詩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仔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與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說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說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純乎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已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丘。則方四里。四丘爲甸。甸字。甸讀乘 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甸中六十四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

兵車．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知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卻分為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闕．卻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十六個十六．計二百五十六．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為方．故曰有畸．若分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夫．亦分不去．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涂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實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衆畿內附．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為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為．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為行之大．故言於先．其實以謹信二事．貫於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功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為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得去．

貌厚重是用功於外．心忠信是用功於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

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為主．總修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為主．是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皆見主於誠實也．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若非學則不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慎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疏．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又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問詰者．疑其為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為子．稱夫子為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與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衆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不願乎外．卻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為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卽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與尊上下至辨也,而藹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和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飮食合歡也,而獻酢有數,延祭有儀,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表服異飾,福祥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弊,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知上節禮字,不要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層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不幷說樂字,必合僉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制禮處言,然所行卽所制之禮也.

信近章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辱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講者必近義禮,而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爲如恐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修,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辨其邪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而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爲學,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愼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恐流於異端,則是倂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爲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者,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由處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曰擧一事,與有類

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以錢財周其兄,皆無悶納之非,但一日二人相遇於塗,兄揖其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覺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安之,而無愧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能安分之罪,因無足道者,亦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兄弟尙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倒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爲之旣熟,則貧者無所不用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因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在答樂好禮之後,然關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磋之事也,樂好禮琢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禮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旣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而說心廣,下而說樂循理,心旣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旣安舒,爲得有卑屈,心旣樂循理,爲得有矜肆,知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詩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已知章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卻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卻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遺進于衆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擧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

其可乎.否則言與行違.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

集註.是非以非爲言.邪正以心術言

爲政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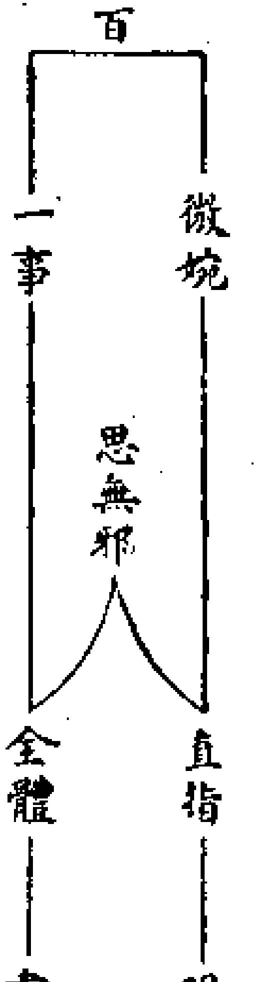
爲政章

此章爲政.只如言爲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著箇法制禁令來.都說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此旣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言於德.則心說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逾也.

北辰.非徒喩爲君.意多在德.上爲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爲字.皆就居其所上發.政.卽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卽是德政.紀綱旣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爲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爲也.若無德而任智尙才.則有爲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卽是北辰.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爲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此星亦動.北辰卻在極星運閒之中.星爲陽.辰爲陰.辰是無星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故不言.

詩三百章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旣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爲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爲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卽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輯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註.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爲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卽程子後條意.後說卽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謬容謙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金先生謂聖人因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旣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爲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已爲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得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倂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喪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無非僭也.處己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葬禮.諸侯用桓楹.謂於椁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繂貫其中.以下棺.豐碑謂之桓.豎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繂貫二碑.大夫則二繂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繂貫大楹也.繂音律.

撥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輴而設撥.輴、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勑龍反.　八佾雍徹始僭天子禮.　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　旅、道也.屛、謂之樹.繡、讀爲綃.綃、繒也.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緣、越絹反.　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濫者、僭於己.而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他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子者.須當謹疾.愼起居節飮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爲六氣所尅.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非爲乃自我作.人所當制.兩說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說唯字.後反說唯字.前說則爲凡學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違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包甚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備。金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語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飾而陷親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說親之心。修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承養而能愛。進退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隨事時也。師友難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知不待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著箇亦字。謂雖不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愚與發對。殆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爲君子難。爲小人易。人只是善惡兩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小人。更無可議論。又是爲善。卻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爲雖君子。其心只小人。

溫故章

古注。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註云。尋。溫也。鄭註中庸溫故曰。溫讀如燖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能尋字。今集註曰。尋。繹也。是兼取古註下句說。

時習推明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時兼衆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註中活眼。

故學者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綰統長於治中則閔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衆。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愼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

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卽所行事也。

學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註。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蕩蕩在洋。不見于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混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子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註。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爲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卻是從不知上來。須要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一句爲主。則下面知字。自有著落。

通釋意與集註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纔分別得知與不知分明。此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滚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臣而爲有臣。皆是以不知爲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註著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章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愼而言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愼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舉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干字。夫子但教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決未破。若行。必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災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卻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災。則餒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爲衆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衆錯當。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慈而民敬忠勸。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非對他使字說。是止就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爲所當爲。則下民自應。此衆凡例說在上所當爲。不止三者而已。其說寬。故置在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註耶。可見集註精擇如此。

人無信章

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至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註謂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爾。故中二可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爲。亦是上面天敍天秩之制度文爲爾。

集註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天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爲息爲陽。其去則物壞。爲消爲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圍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日月時紀數。少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在寅。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寅爲首。取生物也。丑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殷以

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鍾應子。大呂應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六寸。又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八寸。以其得全寸。無分毫釐忽之數。所以統餘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鍾之位在未。故以對衝之大呂爲統。東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尙矣。蓋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爲歲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奚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在正朔。太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於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爲正朔矣。

皋陶謨言。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天敍者。天理自然之倫敍。其典。即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即五禮也。

以一歲知一元

一元	十二會	以歲言	
	子　開天	十一月	周代以地因天立・故用天統・以子月爲歲首・
	丑　開地	十二月	殷代以人閉地生・故用地統・以丑月爲歲首・
	寅　開物生人	正月	夏代以人事爲主・故用人統・以寅月爲歲首・
	卯	二月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消物消人及地	九月	
	亥　消地及天	十月	

天地一元之數

元	一						
會	十二						
運	三百六十	三十					
世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歲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月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日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時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尙可敢忍爲之。何時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上說得兩可字意也。)

古註。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註。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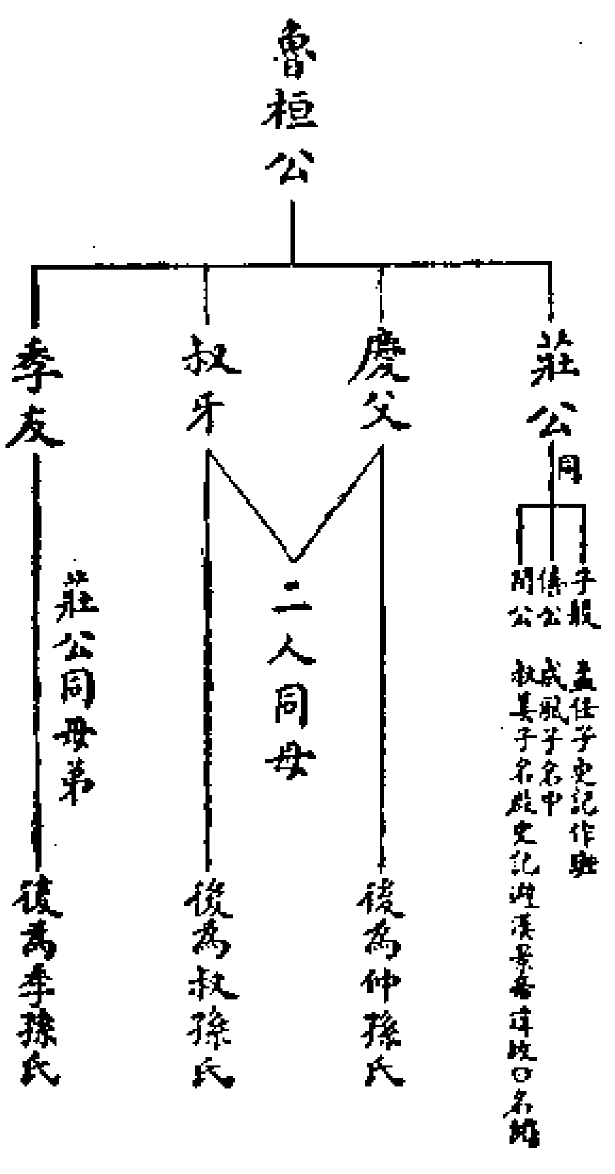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註。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爲四十八人。用四爲三十二人。用二爲十六人。集註取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或問取此。

三家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之意焉。有憫之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謚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謚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謚僖。故曰僖叔。又曰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開。莊公妾成

風生子申。又娶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爲之置後。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弒子般而立開。是爲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弒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爲僖公。遂召慶父而殺之。亦爲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敵。故以慶父本庶子之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爲相。其後爲季孫氏。並世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爲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玉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爲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卻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闕三字。)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子李氏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卻接得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旣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註禮之全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含斂殯之節。擗踊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旦永訣。自是哀痛入骨髓。昏昏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恩。似不相關。

喪禮節文。自屬纊沐浴飯含斂殯非祭之節。辟踊之數。衰麻冠屨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爲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辟、婢亦反。

集註。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而下四句。爲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檀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汙尊抔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汙尊、謂鑿地汙下以爲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註曰。不如諸夏僭亂無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爲的當。禹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取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旣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皆代魯行事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註。不輕絕人句。絕盡己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說、音脫。

巧笑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爲絢兮一句。作以素爲絢意。故問。按字書。采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繡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爲絢。謂先有素卻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註添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大略。改作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行卽道也。

杞宋章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此事實也。與尙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避邊。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爲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旣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祫比例爲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敎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勳勞。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臼以椈杵以梧以擣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魂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鄭氏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敎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爲。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魂所爲。卽氣也。故魂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爲人。魂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燔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下達。故以求魄。各

從其類也。祝圩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

集註。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爲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爲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

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讀過。

祭而鬼享。則誠爲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敬。不足以與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闡之於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事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予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當爲在存之在。有事死如事生之意。

媚奧章

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爲㝔。東北隅爲宧。西北爲屋漏。西南爲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宧。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爲最深之地。故曰奧。㝔音杳。

集註。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註。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註又引逸禮中霤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他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設盛於俎東。祭肉他如門禮。(以上皆中霤禮文。)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奠

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卽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於俎南。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內之下。

按五祀之主。戶主(闕)中霤主北向。門主(闕)行主南向。竈主西向。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周禮宮正註。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的。其總名曰侯。(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爲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緣於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元。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先期熟布上顏色了。卽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爲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

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郊射。謂爲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歌爲節。此言行禮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裨冕搢笏也。說音脫。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爲無實而妄費。我則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氏註。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天子也。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市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註。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爲王配.既得之.而作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就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太姒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之也.寤寐而思.皆主太姒.非泛然思得內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勾龍配.勾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壇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爲之.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甲.

管仲章
三歸.臺名.三歸.算法也.首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干尺.高若干尺.而其頂廣袤若干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干尺.以爲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
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答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羨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爲儉.及夫子言仲奢.又疑爲知禮.夫子雖不明言器小.只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

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爲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爲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爲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爲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爲王了.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爲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間.故坫在兩楹間也.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放令悠緩.卻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八音克諧.雖是合一.俗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皦.俱見.不可高掩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紬繹相續不絕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其爲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笛管簫篪之類.匏.蒲也.笙竽也.(笙竽之下用匏.上面用竹.)土.壎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爲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調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鬭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禪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奮之容.夾振駟伐.駟即四字.夾振.謂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禮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卻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純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闕九字）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闕八字）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闕八字）人。然聖人語意。亦是言皆知學而未深造。（闕八字）曰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闕九字）兩不仁則有間矣。

（闕十字）困是貧窮。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闕九字）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喩濫。（闕九字）不得底意。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闕九字）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闕九字）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闕九字）驕。是濫與淫意象上棊一二之說形容（闕九字）認。

惟仁者章

（闕十二字）將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闕十字）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闕十字）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註無私心。（闕十字）盡二者然後謂之能。（闕十一字）故釋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闕

富與貴章

（闕十一字）後富非有才德勤勞者不得位。若才（闕十字）即爲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闕十一字）士而已可應科。且或仕者品格已（闕十字）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闕十一字）捨敘。君子自無此。或問精一時不（闕十一字）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闕十一字）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飲酒。（闕十一字）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闕十一字）累之類。我既不爲得貧賤之道。而（闕十一字）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卻是（闕十一字）足爲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闕十一字）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闕十字）顚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亦只是隨闕

（闕十二字）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闕十一字）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闕十二字）違去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闕十一字）養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

（闕十二字）要守命固。

（闕十二字）十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闕十一字）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居者禮佛。（闕十一字）日存養識悉必當理。至遇當取處（闕十一字）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闕四字）

我未見章

（闕十二字）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闕十一字）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

（闕十一字）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好（闕十字）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則是（闕十字）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事見之。（闕十字）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爾。故（闕十字）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

者。（闕十字）重。應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闕十八字）辭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闕十字）一般。

（闕十一字）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闕十字）之意。卻在有能乎三字上。

人之過章

（闕十字）人存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闕九字）見。

（闕九字）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其此兩字方雜。（闕三十字）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汙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非言市衣進父。蓋爲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汙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罪。稍既聞之。始有汙辱之名爾。稍是其以實首罪。又能具說父言。故從而赦之。汙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爲父之故。故曰。觀過知仁。二何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汙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唯。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註生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恥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矣。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誠也。

無適章

集註。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近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要不著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洪然。無纖毫點染。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者。義在何處。非二者之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以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集註。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卻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用功。使心路不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摠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尙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者皆就聖人之身而學.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雖無窮.卻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源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體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卻又窒塞.

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者.只說萬理一原.卻只是論造化云爾.此章意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爲.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覺費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理以貫萬事.忽使曾子達此理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釋通徹.洞見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燦然.條葉之繁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尙何疑之有.既以一唯當之.隨即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忠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眞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教門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看.正是說行處意多.

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既造一貫之體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臻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體一貫.眞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眞可以達其境.

集註.推己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爲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己推及他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於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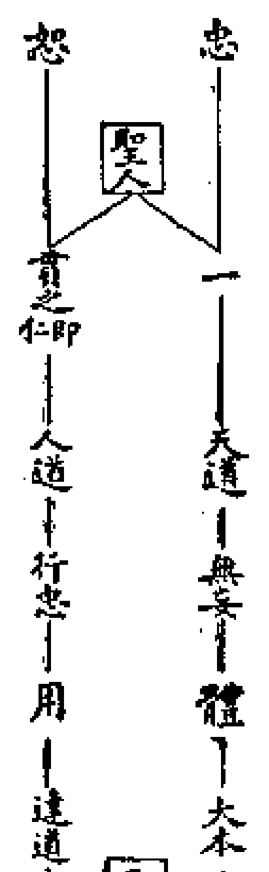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喩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喩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爲道之用.各有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卽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推其義.卽前泛應曲當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皆不待推.不待教.終是就每事上見之.勉齋謂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體眞實.非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至不違是也.是一節.爲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圈 此字指忠恕一貫.

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以己及物一句上.

圈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卻言忠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輯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恕是勉強.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以忠恕言.又過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可.謂忠恕卽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稱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爲截然一定之論.故程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學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忠恕可體聖人之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中

元　許謙　撰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章

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卻言長雖嘗在縲絏。自是爲人所陷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聖人非是就縲絏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集註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

疏曰。家語南宮韜、魯人。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南宮縚。南宮閱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閱。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貜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

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集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集註。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未詳。

集註、貴重宗廟之器。而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黍稷爲上也。華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事言。仲弓與人兩句。是言不可佞以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譏之。

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兩而章內揣摩出來。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口才爲賢。故見其重厚。卽以爲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爲不佞而少之。

漆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卻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體匡廓。而節目尙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實有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註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夫子以子路爲道果不行。而必當浮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己乎。抑以能盡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衞己乎。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爲。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翻然去此而取彼。卽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己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識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舉三人問可見。

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爲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爲仁。某事爲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爲宰爲行。人而無失。卽隨事之仁矣。

古注於不知也下有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一句好。

集注日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節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日月至焉。指行之出入乎仁而言。或在或亡。指德之存亡乎心而言。

聞一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卽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

晝寢章

天地之氣。晝夜運行不息。晝陽夜陰。晝舒散。夜收斂。人、法則天地。故自晝用事。夜則寢臥。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爲。何況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謂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予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糞牆。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杇。比教無所施。

申棖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禮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慾則爲事物所屈。是心裏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柔了。安得爲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棖想是倔強好勝之人。故爲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爲。

集注志字。當看爲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排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愚竊以爲子貢者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是仁矣。今猶有欲字。雖氣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子貢只是矯辭未盡善爾。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爾所及。蓋恐其錯擔當了。試如此詳味看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諡。答子貢之疑耳。則於己何預。況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天資敏銳。必厭學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恥下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位恥問賤。富者恃財恥問貧。年高者恥問幼。能者恥問不能。多恥問寡。凡此皆是切中學者之急病。如是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省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學好問。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學者則宜知行。兼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學好問。尙得諡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凡此一事。作戒數端。學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三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諡法篇。是勤學好問爲文。

子產章

集注吳氏之言未盡允。恐尙斷不然。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爲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爾。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爲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之所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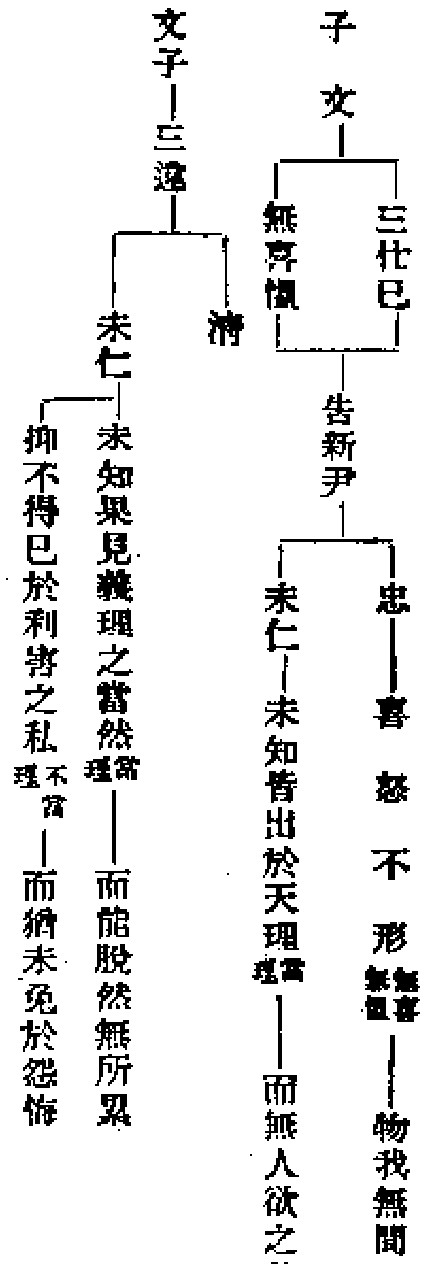
考證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梲。似指言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令尹子文章

子張舉子文文子事實爲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敍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舉其失。然終在無喜慍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就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聖人之言難體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慍上見之。此難於容僞。集注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

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故未仁。文子一時棄富而出自是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渾在利欲中。雖有一辨。不得爲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眞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人之未仁。他非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審。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三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

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使。唯以辭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思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圈外季文子事。考證詳之。

乞醯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衍說開去。

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莫夜穿窬。猶有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緊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工夫皆是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顏淵季路章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注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注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

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爲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問伯子大略與己相類。故以爲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

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謂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得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之。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說。行簡都是說事。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章

此章集注甚詳。而通釋亦甚詳當玩。

不遷怒。貳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霽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己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者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爲事。做事差失。亦不以爲緊要。我若改卻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己甚輕。非如衆人之己。然略有私意。卻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己、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數之者應事也。

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學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學之道。學之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眞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眞。故學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而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不卻衆教。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請粟章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既守一職。自有必得

常俸。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當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

犁牛章

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犁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掩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

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所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卽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旣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衆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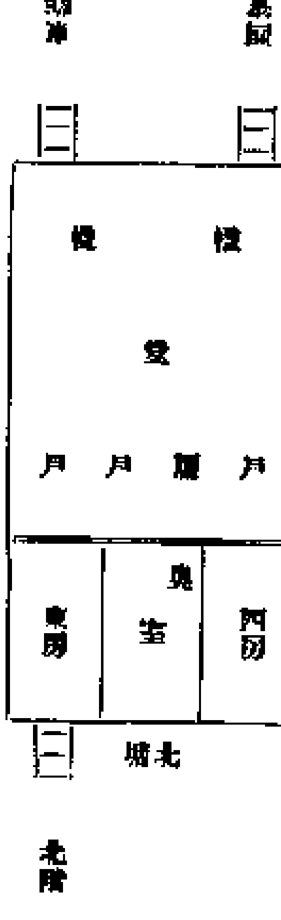
內外且以屋喩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卽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爲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爲客。暫到屋中。隨卽出去。

季康子問章

從政問爲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爲政。在家爲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冉有退朝。問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問卽欲使爲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爲堂。而內爲室。室中爲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之。則遷床於南牖之下。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待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其謂之堂。）位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無西房。

簞瓢章

蓋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耶。

集註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敎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爲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卻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明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卻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考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飮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鄕三物敎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鄕飮酒之禮。此行於鄕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於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鄕射也。周禮鄕大夫以鄕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敎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祝鮀章

今之世三字。直看。古之世必尙誠而不尙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旣知之卽由之。當從道行。旣曉了何故不行。正爲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爲喩最切。須

就何莫由斯也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皆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爲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而免死爾。謂具人之形。事皆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皆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集注。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中人章

質與學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集注。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是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凝滯。不留流洋。融會流通。而水之爲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其心言。則全體自有深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爲天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夭之矣。非正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闕八字。是收束向身意思。集注。約要也。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爲德章

饒雙峯云。此章上句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章久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久矣。是言自古如此。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欹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是此爲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與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他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爲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注言之甚明。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槪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以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學者只是欲學爲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爲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爲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爲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修章

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徙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不善。是脩德之目。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爲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當並行。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進。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爲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功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爲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

他歧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歸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達九逵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旣言之矣。是依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爾。據旣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志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卻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旣謂之達。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旣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旣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妄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旣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旣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釋其文射御書數。旣學之。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爲輕。末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人聖賢之域。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疏。加薑桂腵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旣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敎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究。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敎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於敎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君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意思來看。因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看注意亦合。又久而看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惟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

通釋曰。暴固是徒搏。馮固是徒涉。然二者皆有慢侮侵陵之意。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愼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齋。不御、不樂、不弔。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飮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爲衛君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斥矣。及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己。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注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生平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斷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幷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

注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推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章

此章似專以飯疏飮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飮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闊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燕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卽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

孔顔之樂和顔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顔子於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顔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述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顔子不改其樂,是顔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蓋顔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無所往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顔子始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能動得他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顔子具體而微,顔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學易章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吉凶者陰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位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知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下,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學,是覆說上.假我數年,平讀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注引史記於易則彬彬之說,因於此章下只明用易而可無過說,是爲學者修己處切.(蒙引說有誤)

雅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者爲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爲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卻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學全體,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體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體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

全體與仲弓章全體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淸明,義理昭著.

二三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恃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皆處,皆當潛觀而反諸身,何以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顔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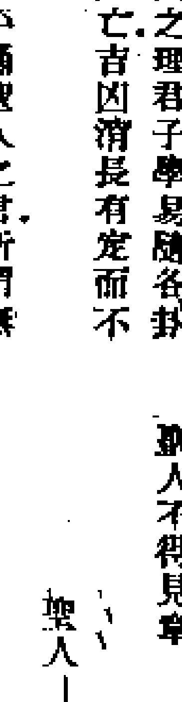
集注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襯貼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事,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顔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學文則窮物理,知古今,以爲自修之基,故以文爲先.旣學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爲主.忠是發於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爲學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此章得覺軒分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恆者則不可遽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時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卽至君子,有恆者能學,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恆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恆者情狀,卻正是教人學有恆之方.欲爲君子,先須有恆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爲有恆矣.此三者於學問事爲處家皆包得盡.

有恆固言資質,但學者當先學有恆,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孝弟爲仁意同.

無,絶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爲有,謂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虛而爲盈,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此二者謂學之所到,非之所能而言.約而爲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

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於心。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人可擇而從之。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稱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逸禮取之。卻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太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都是把別姓氏硬捉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眞僞。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章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卽聖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卽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更覺易見。

奢不孫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爲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子溫而厲章

常人之容。溫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大過而至於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

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尙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於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句。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曾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氣質言。故著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三等。中和之氣。熏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溫。卻有威可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懷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溫	而	厲	威	而	不猛	恭	而	安
陽之和 陰之柔		陰之嚴 陽之剛	陽之震 陰之慘		陰之順 陽之舒	陽之主 陰之肅		陰之定 陽之健
陽根陰						陰根陽		

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稱。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熏然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卽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皇王大紀。祖甲三十一年。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考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惟

王。猶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謂非讓國也。因爲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旣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王文憲謂集注。朱子因舊傳姑入未及改。

啓手足章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深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孟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麤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鄙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曾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曾子之旨。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於曾子地位。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章

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能與多聞。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己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諮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託孤章

八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弘毅章

興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採其善者。被之弦歌。頒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氏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旣知義理。則凡見善卽取爲法。見惡卽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抑揚反復。正言吟咏。抑揚是吟咏之聲。反復言吟咏之不已。學者於書固須口誦心維。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咏歎、則感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受於人。遜者讓己所有。恭敬律於己。辭遜接於人。行禮以四者。（闕六字）則禮之事也。（闕二字）其大綱文章。是其（闕十七字）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立之貌。旣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禮。不爲其（闕三字）奪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語錄曰。謂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以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卽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

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宮九十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渣滓者、氣質之偏.與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消融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至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違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況庶民乎.

好勇章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僞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章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

程子開說驕吝.朱子合說驕吝.氣盈歉不同時.遇一事氣盈則驕.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衒誇張.以氣陵人.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閟悋嗇.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若吝本根而驕枝葉.則所以吝者乃爲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外者.吝(闕三字)在中者.吝是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闕七字)則人將皆知而能之.我無可以驕人矣.惟其(闕七字)我獨常是以陵蹀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闕七字)合二說言.滿驕吝氣象.

(闕七字)則不吝閟外勢常相因.及未有驕而不吝.吝而(闕九字)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是驕起於吝.

篤信章

(闕十一字)此(闕)方能好學.信之.不篤則不能好.(闕十字)善道者.持守不堅固.畏死避害則不(闕三十五字)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闕七字)若不善於道.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闕六字)義亦徒死而已.

篤信須是能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於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於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皆是也.

師摯章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狂不直章

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學如不及章

爲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尙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職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大哉堯章

上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也.人所可見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爾.然此乃粗迹.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於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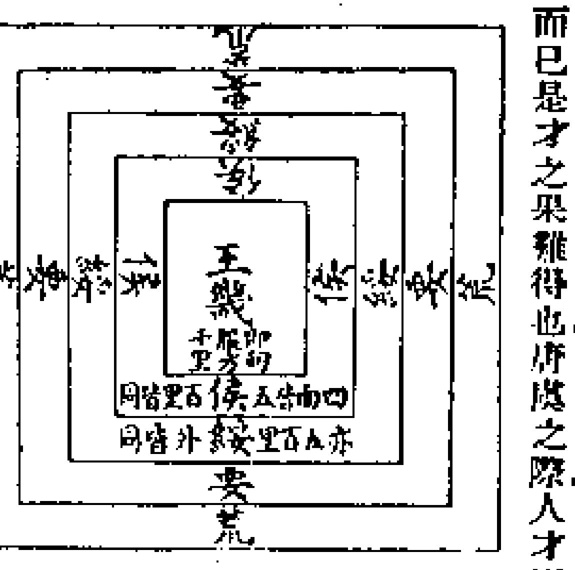
圖外卻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臣五人章

此章語脈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而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昔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與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爲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著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夫子但言周之德。不可獨以文王爲說。武王卽位十三年才伐紂。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爲天下去暴爾。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荊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尙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方方千里。爲王者所居。卽甸服。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百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章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尙。蓋事皆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麻冕章

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袞、鷩、毳、希、元。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袞冕

以下。上公亦自袞冕以下。諸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王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繅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麻冕。禮也。集注云。布冠、亦總名也。黻、必滅反。毳、尺銳反。希、陟里反。

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問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卽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爲縷幾二百。是一寸爲今百暇麄。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卽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卽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閒。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已。然行禮又各有節。亦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公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事說。

子絕四章

集注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闕十二字〕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大凡我固〔闕三字〕亦有不自主聖人〔闕〕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闕〕自不在〔闕〕如無適無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往。所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闕〕變。是無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

開邪合邪。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大宰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大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以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大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以曉之。語錄大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多能爲聖人餘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　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綱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修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蓋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評上達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淺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其用。

喟然章

仰鑽瞻忽。為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見其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考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

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

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

約禮只是復禮。二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爾。由字說博文約禮。

不意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畫之辭。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人為臣章

魯哀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歿之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衆是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為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黙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為其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答之。觀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注未及改。

先看川字為主。著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因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字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為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斷。

集注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體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敘五端。云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箇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著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附

一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為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為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己德。但人莫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圍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道。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斷自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勵學者之惰。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爾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
年富者未來之日尙多也。入以百年爲期。今皆少壯。則未來之日尙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逆。拒之不受。是向上而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喩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將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卽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縕袍而不恥。此是擧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亦是擧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擧一隅說。如上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於物。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二臧字似有不同。不忮不求。安得不臧。上臧字。就不忮不求中說。唯不忮不求。何足爲善。下臧字就不忮不求外說。
禮記縕爲袍注。縕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雜綿以當綿。貧者之服。著、釋縕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冬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渝變。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共學章

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旣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操存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須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而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因當隨時處中如權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然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當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卽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纖悉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而禪讓。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此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旣當則其法卽可常行。所謂權卽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讓。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讓。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至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鄕黨第十

鄕黨節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便便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如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書於上擯擯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迎賓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來主君至大門內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闕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集注躩盤辟貌辟音闢謂是盤旋闢闢悃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具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考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為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楔即今所謂門廉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己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亦不敢當此而立

行不履閾一者為行作高作低為失容一者為履穢門閾而不淨

集注宁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內屏外以待之謂之宁

攝摳也振卽[illegible]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階一尺為一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執圭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尊數為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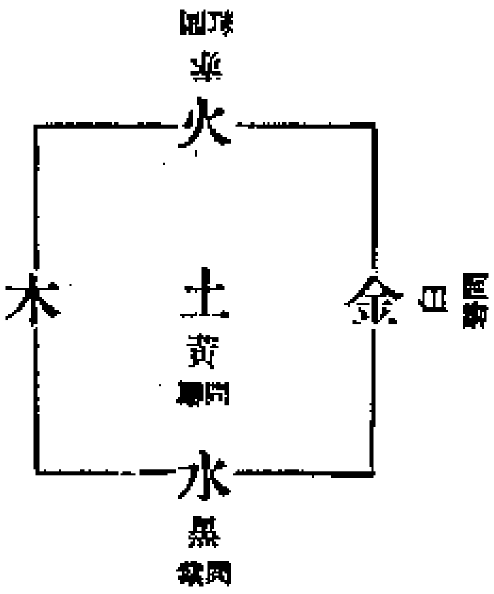
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者庭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繇金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注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

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

紺緅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集注取此以為說疏曰緅（闕二字案今疏云緅淺絳色）



火克金赤白為紅

金克木白青為碧

木克土青黃為綠

土克水黃黑為騮

水克火黑赤為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褻亦貴賤之等也

夫以皮爲衣多服也凡服內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蒙之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也裼之色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襲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裘君王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文否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襗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子佩象環五寸綦組綬瓀而兗反玫武巾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衰蓋布縷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弔事弁絰服其衰侈袂謂弔服皆著弁絰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侈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絰也庶人之弔服則素委貌白布深衣聖人之弔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縐絺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則炎故集注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裘絺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縐絺絺之尤細蹙者

襞積褺是衣襵積疊也謂之襵成疊即今日所謂襉也襞必益反襵之涉反襉賈限反

食不厭精節

割不正不食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引陸績懷切肉必方爲證竊恐方正自居意經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獻饗有大樽門餞又有切肉則者必方可也其餘牲體骨及腸胃肺心各言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兼此二說恐盡正字意

古人食有齊之相宜者合食之周禮王者之齊百有二十甕其多如此如內則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以魚腥爲膾則合芥醬以食麋腥謂麋之生肉蓋亦膾之類則合麋醢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

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皆實蓼此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醬皆是醢及醬二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是失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普庚反

古注齊薑菜物皆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齊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注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疑則無可言者

鄉人飲酒節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曰御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唯天子得爲之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注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將隨强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廄焚節

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廄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皂有趣馬繫有馭夫廄有僕夫邦國則六廄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爲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七十八人總一千二百六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七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廄故於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節

集注引周禮四句王日一擧殺牲盛饌曰擧鼎十二備太牢此擧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品授之於王所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其烹之於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注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指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

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

飯.

寢不尸節

古者車皆立乘.馬驟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俯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讀論語叢說下

元　許謙　撰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卽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集注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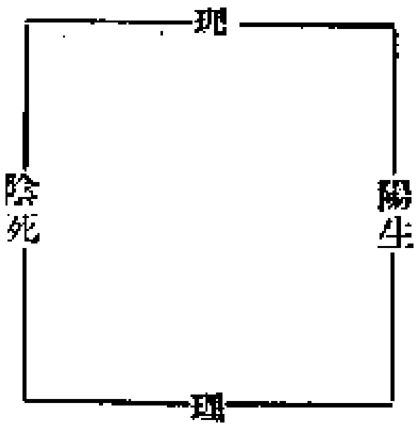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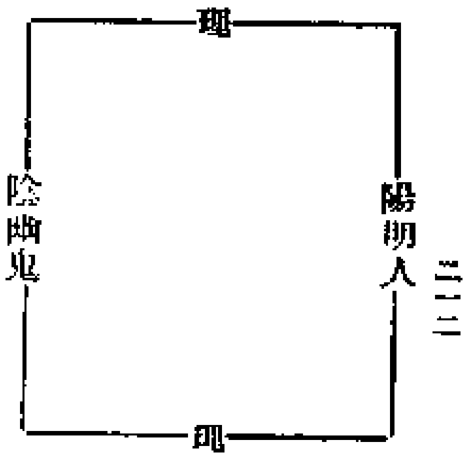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二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爲陽.死者爲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卽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能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閔子侍側章

衞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於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爾其死固義也.其過卻在不當仕衞.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於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理精爾.

長府章

註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聲遂.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卽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擊磬.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鄰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於我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舉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衍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卽就魯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

明辭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間。用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惟不受命。故但從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旣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形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善之著者。意脈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卽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卽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至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輕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逆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章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尙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

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千乘之國。地大非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與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饑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義。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俱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縕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元、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爾。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今便得爲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蓋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卽可至。景勝可以遊。浴者其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事爲之末。爾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必消反)怒含樞紐白招拒(叶音)汁光紀。五人帝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句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注。時見曰會。衆覜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卽衆也。故殷爲衆。避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爲頫。不知如何。然頫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疢。蓋於水上祭而盥乎。略洒濯其衣。以寓潔淸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雖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注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言上揭二字。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事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課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卽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二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爲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爾。非謂一日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爲言。仁卽天理之公。禮卽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卽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卽爲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卻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於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實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爾。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卽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

眼。
視箴。首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卻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繳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册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卽愼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卽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卽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篇首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以宋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若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

續。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未言其效。所以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據。孰重孰輕。故以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俾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復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尙質尙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人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注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注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修飾爾。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爲無文故無辨。鞹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鞟豈果與犬羊之鞟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答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則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循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廬。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

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旣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胸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穉生湣。湣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爲釐子。乞事景公。厚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恆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爲簡公。陳恆復爲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恆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蓋卽信字。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譽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卻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謫過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

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容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訴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爲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卽辨之之方也。

集注。麤鄙近利。麤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因多。而獨言舉皋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皋之德爲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皋。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於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問友章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當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旣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但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修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學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尙禮義者也。衛特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隱。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注。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稱孝。鄕黨稱弟。是有恥中兩事爾。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太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恥。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尙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适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於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恤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殪。（浞即寒浞・）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王即后相・）遂滅夏。后相之妃名緡。逃歸有仍。（有仍・后緡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埽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樂義然後言笑取.卻是時中之行.
但所言太過.不得其實.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武仲.)武仲
爲之立紇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
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門爲季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
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己而觀.
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
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成代以他詞寫直書.)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猶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
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
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公
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
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
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
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
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
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兄.而出於齊雖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於無知
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長死出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
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
亦無不可.而管仲不嘗以桓公爲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
後功.既而果有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
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夫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擅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
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知
棄其所長.若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
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
家好色.卻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卻諫君勿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激暢詳明.而欲君必
行己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
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卽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
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
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
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知聖人之智仁勇.而不
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己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
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

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注。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蹶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讐。怨也。兄弟交遊之讐。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讐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讐。或與其人相過而共事。則隨今之事處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於其間。集注。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其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爲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人。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揭、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亦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荻。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韓。天子既立柱楣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庵。

修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修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堯舜猶病諸者。謂

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尙或未能全敬之用。況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修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修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他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積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衞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注。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爲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卽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卽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修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修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修。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練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卽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懷、辟。辟音闢。開也。懷開如前眠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爲近褢。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弒。伯

正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禮乎。

子貢問爲仁章

集注。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有道積德而自修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何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卽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袞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並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袞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並於衣。藻一。粉米二。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而繪三於衣。繡二於裳。希冕（希·希及反·）五旒。旒十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元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爾。凡衣皆元。裳皆纁。（元黑色·纁淺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袞爲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袞卽龍也。山、並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蜼。今於衣上畫虎彝蜼彝各一。虎蜼皆毛物。毳卽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聚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己相背惡。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鎭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蜼者。虎取其義。蜼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向善背惡。

名袞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繡。繡多。故曰希。元冕爲止有一章。與元同也。

鄭衞二國之樂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亦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衞。故夫子獨絕之。

集注。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注。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旦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卻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備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裁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注。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卽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沉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富貴貧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卻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涖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顓臾章

注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擅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春秋之始。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諸侯漸不知有王）

政逮大夫四世圖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霸
宣公 自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國政晉悼公復霸楚諸侯之大夫始專國政魯三家分公室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不子卒
季桓子 斯爲陽虎所囚

三戒章

齊青以血爲陰。而行乎脈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脈之外爲衞。謂衞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惟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饒雙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卽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違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爲小人。卽下所謂下愚是也。淸者若不好學。亦爲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爲戲。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先王之敎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學禮可知。故集注添入禮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宏。雖入亂邦。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遷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修身齊家之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僞也。荏、是眞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談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談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俯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

帝。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殯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　寢者·復寢·入室中臥·）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居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余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修。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姑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於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稔若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也。比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字。可通互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蓧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義。荷蓧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絕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兩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廢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遜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爲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己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注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太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覺做不去。小學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修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譏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小學之事，而不教大學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為先而傳之，何者為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小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知識，驟把大學事教他，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大小事徹頭徹尾，無不由義，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懸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上說，本專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為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為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躐。集注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注，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案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卻是以理為本，事為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關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皆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膚章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

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喜。

子貢章

集注，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而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嚳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七十載，欲遜位於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於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君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為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於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為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并居攝共七十八年，壽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三十二年而為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亡，為之立君。

讀孟子叢說上

元　許謙　譔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罃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罃之三十七年，罃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為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罃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收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為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因余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因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惟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辭也。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又言好利之弊，成弒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因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沼上章

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此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眾己，興亡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纘體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鶴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是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廬。是備後離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申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移民移粟、應前兩凶字。凶有饑學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況有饑學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脊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摝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衆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鐲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鐲則進也。鐃則退也。鐸衆進退也。後出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較六反。譔。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爲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惡王不可輕視其民。

晉國天下莫彊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管晉國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陷死之事。

易耨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爲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爲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

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爲一。一聚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卽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梁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尙。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付有言桓文爲霸之謀畫經營者。此其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約其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卻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而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卽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卽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卽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聲。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此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明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心故也。

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既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及

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改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翅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確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端處說來。而使齊王度其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

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得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名辟彊。古人名辟彊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彊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推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即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誘與之言。

王變色。是媿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繼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鄰。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復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四方。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己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册煩重。非如今以紙楮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爲讒

謗。而民因而作爲姦慝矣。此上言乖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責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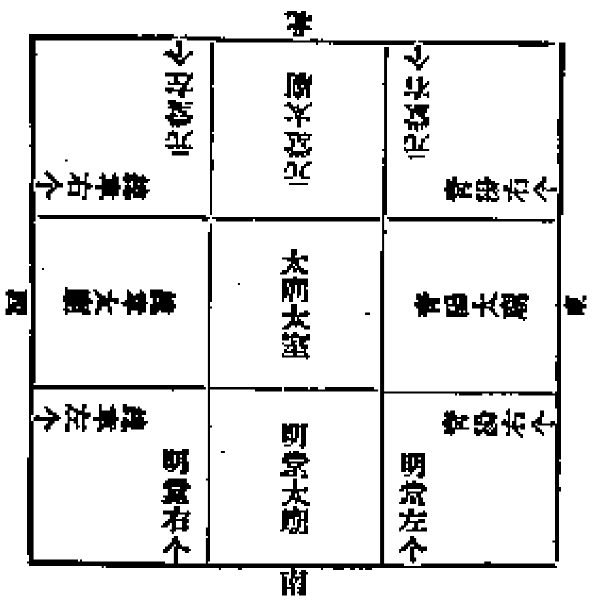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宜王之意。正是不欲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是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卻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修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納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納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戶兩夾窗・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數宜同・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今按此文明堂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

集注天勉之旨。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爲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爲巨室章

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蓋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略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

鄒與魯鬨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太過。民固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竭力章

太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一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兎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者。肱骨也。肫胳。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離肺者。擧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刌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臑、奴到反。肫肫音純。胳音格。刌、七本反。脡、音挺。鮒、音附。擧、苦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考證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尙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學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遝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欵。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郵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斷倒懸掛。困苦急迫也。

楊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其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眞爲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奚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嬖奚不獲時君也。儻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猶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

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為之君爾。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楊氏此段末為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倂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為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最敢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己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北宮黝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惴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善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以舍黜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卻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答。然則孟賁以力為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答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舉勇士為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為主者。丑至此已曉得未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著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个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本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移

其末。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為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道非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率之意。然孟子破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為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為他急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救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

知言卽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卽知道。知道屬心為內。養氣屬事為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卽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既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卽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上其為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為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氣卽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發。

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卽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體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卽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

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字。自反直無愧是

惧也。惧則氣餒。不惧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爲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爲。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之方。直字則非得於曾子之本文。下文有事勿忘。卽養字。正及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爲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揠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卻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竊謂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考證之言甚詳。
孟子之學。蓋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爲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卻只說知詖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詖淫邪遁、言之病也。旣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爲善言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善爲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爲說辭。此卻又就己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丑舉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爲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爲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旣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旣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得其一。冉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聖人之溥博淵泉耳。
姑舍是。猶有不足爲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是以古之聖人爲問。丑同舉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爲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夷尹不

同道。下乃自舉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言己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實答丑之問至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學之。
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愚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卻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卻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卻於何處見得。旣同者如此。異處卻如何。
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識。故孟子亦不就孔子德行上言。而惟舉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
類、指衆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衆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集注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餒。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則恐懼爲重。故先恐懼。
疑懼、卽是動心處。集注卻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是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旣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爲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著如此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力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旣謂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第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貫下五人。北宮黝必勝。孟施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要勝人。其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同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顛蹶卽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卽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果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詖淫邪遁。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害之。關下文。縮卽直。無作爲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爲有私己。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此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致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學是智之功。若曰夫子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智之用。恐亦可通。

聚夷尹事實。替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爲第一節。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二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爲三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爲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至未幾爲第五節。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卽五畝之宅。布、泉也。錢泉也。卽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恐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何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恐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卽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隱自有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卽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卽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爲虛言矣。集注所講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卽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卽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納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矢人章

集注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爲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爲之。己亦爲之。卽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裁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林曰。鎰銖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疏依算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爲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乃云二十四兩。而謂趙注爲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爲是。

致爲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意而陷爲龍斷之所。爲龍斷、是商人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孟子即去齊。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修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下

元　許謙　撰

滕文公上

問爲國章

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都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欲究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爲之矣。然後許行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聞已行其法。而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敘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秋陽暴之乾。皜皜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爲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

可之辭.識明義精.在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
許行謂不論麤材精粗.但大小同者同賈.是皆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賈者必不肯爲大者.是
此說.將大小比精粗.兩處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
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夷之章

謂錄命之矣.之字是夷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釋字皆淺.見者疑前籍籍者借也下. 諸侯上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 紘以組爲之.
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 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褘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
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褘音暉. 禮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
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淹、於驗反.又、於斂反. 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文.赤白曰章.用此
以爲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綉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章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
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
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章

集注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氣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
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
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
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
章.當如此會集注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
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爾.匡章對以織屨辟纑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
之室與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況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
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
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

章之爲辭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皆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
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爲廉耳.未
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此下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
立法雖竭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章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書.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
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邇章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
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爲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蓋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
守身則可.

離婁下

子產章

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徒杠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故
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
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養以道之之意.

深造章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謂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進爲字有力.當看.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
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

資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章

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服人章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舍、見論語川上章.

異禽獸章

此以舜爲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爾.以其能存.故爲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晉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循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閡.

可以取章

可以無三字爲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爲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爾.成間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集注略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喩.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開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恝、說難反.音與戛同.集注音八反.誤.

娶妻章

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懟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齊四指舉舜曰.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慢.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

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道.弟思兄.有鬱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故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所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殄.民無夭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鬻、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實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像言之.惟第五節爲斷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卽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強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往饋與見諸侯.而又及孔

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眞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爲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待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爾．揉杞柳爲桮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喩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者．將其以爲戕賊人爲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喩．孟子亦就其水以喩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爲性．孟子意謂以此爲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爾轉．詰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則其白不可皆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喩．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卽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於是借耆炙以爲喩．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爲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爲惡．次以麰麥爲喩．謂人之性本同．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爲．卽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註謂可與耆嗜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卽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爲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因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因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

魚我所欲章

亦受嘑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正．閒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卽生．意正同．閒暇而有宮室妻妾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鄕爲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鄕爲辭身失義之故．尙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將與義對說．蓋欲生卽是惡死．由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爾．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粘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修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尊．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尙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者个爲念．

告子下

禮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逸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逸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蔑棄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第三節爲字重。爲不勝爲也。爲字輕。爲能也。湯文亦在人爲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爲。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孳孳爲爲。獲之徒。此皆用力爲之。皆可至。況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爲患。但能爲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爲耳。所以後節教他學堯則爲堯。學桀則爲桀。是皆爲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殀壽不貳
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死
——立命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卽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體。具衆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於其上。其釋明德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況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皆以顯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仁
——強恕而行——未仁

廣土衆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爲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達不能加損而變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遊聖門難爲言。謂旣聞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楊子取爲我章

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錸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錸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和也。至於不隘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爲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淸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脅天子、要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自知其實非仁義。

予不狎於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於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尙志者、高尙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尙其志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踞在卻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然。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豆羹之小義爾。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非敬。以發於心者言。非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程子皆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卻言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體。程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謂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爾.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注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楯.若以爲舂杵與楯.釋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爲陳章

孟子之時.皆尙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不過衆其大綱爾.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爲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四.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皆有功於稼事者.昆蟲.八.螟螽之屬.此則爲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知劣反.又.知衛反.

貉稽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理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禮在中.爲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淸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禮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都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爲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修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失缺.修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爲.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章

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與.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而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眞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讓矣.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說下.乃見意.

羣英書義

張泰編輯
劉錦文編選

書義羣英姓氏

利士雄名偉孫。號耕雲。建昌錄事司人。進士利肯翁兄也
劉叔達名傳。建昌新城人。寧昌縣尉。
敖巨卿名立極。建昌南城人。
饒士謙名大受。建昌錄事司人。進士饒泰兄也。
饒士元名泰。甲申江西進士。寧州學正。
利士貴名聽孫。號碧雲。癸亥江西進士。韶陵州判官。
聶以高名公升。建昌錄事司人。癸亥江西進士。乙亥再舉。晉寧路儒學教授。
林世良名□□。建昌錄事司人。
傅紹開名遜志。建昌南城人。
吳周翰名楨。建昌錄事司人。
丁士陽名□□。建昌南城人。
寧希武名大智。建昌南城人。任建昌路盱江書院山長。
黄季武建昌南城人。

林達則建昌錄事司人

羣英書義上

盱江張　泰叔亨編輯
建安劉錦文叔簡編選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利士雄

聖人察□□以考器。正欲合天象以致化。蓋昭垂於上者。有不一之運。而詳察於下者。極至妙之理。然後天人之化。相應而不忒矣。故帝舜設位之初。首察乎天象之著。以璿飾璣。所以法天之轉移也。以玉爲衡。□□璿璣而仰觀也。於是而知乎日月之周流。五星之□運。其政事之施。莫不齊一。而與吾之政合焉。聖人之致察於天。豈徒然哉。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此管觀聖人。出而釐理庶務。非無他事之當急也。顧乃拳拳於天象之審焉。得無失之迂哉。豈聖人考驗乎天象。乃新陟之初。所當先務者也。蓋天之垂象。示人以休咎。而人之取則。以爲用事趨舍之幾。爲至微也。觀日之次於星鳥。而後知平秩東作之不可緩。瞻月之從於箕、畢。而預知爲震風淩雨之謀。是民事於此乎得矣。執考器以觀象爲可後哉。倘無以審察璣衡之妙用。則陰陽五行。默運於亭毒之表。而人固邈然不知其孰爲順孰爲

逆也。由是而欲以用事焉。將見其冥行妄行。以蹈夫乖戾之境者。殆不可數計矣。聖人安得而不察之於其始歟。是以帝舜於受終文祖之後。上帝未暇類也。羣后未暇覲也。必先汲汲於考異之元微而致察焉。在之云乎。参互訂正之謂乎。運者為璣。而以璿飾之。璿乃珠之至美者也。璣則如機械之機。而使之自旋轉也。望者為衡。而以玉為之。玉乃石之至貴者也。衡則如權衡之衡。而使之常適平也。璣衡而致其察。舉無毫釐之差。然後日月之往來者。不必齊於杳冥之中。五星之躔次者。不必齊於茫昧之表。惟即璣以觀其運。覘衡以望其際。是雖有遲速之不同。伏逆之或異。而無不均且一矣。則昭垂之象。政固有七。而審察之精。使之咸齊。正以七政之齊者。乃所以示天下國家之政。而與之合焉耳。初豈天自天而人自人哉。卒也。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其從容氣象。儼然無異於北辰之端拱。而衆星旋繞歸向於前後左右者。翕如也。夫子固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蓋知聖人得於璣衡之在者蓋審。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叔遠

聖人進言以驗諸侯之功。正思名器本惟及於民功也。夫車服者。名器之所係。聖人以名器賜諸侯。正為有功於民者旌表之也。而欲知其功之在於民。將何以試之哉。惟夫敷奏其所言。以明試其為功。使言果皆切於為民。而非出於喜功生事之言。則一敷奏之餘。於其功也試之明矣。由是而為車服之賜。而民功曰庸之外。又豈他屬耶。舜之巡狩。用此道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見於舜典之書。皆觀夫子之言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以夫子稱譽之辭。猶且必得於所試。況虞廷聖人。以名器與人。而有不聽其言以驗其功乎。嘗觀成周於諸侯之制。車旗衣服。皆以命為節。固非輕於所授者。而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必於曰事曰功曰讓曰虞將擧擧焉。此豈無見哉。天下不皆嘉言。而或有側言以改度。不皆成功。而或有邀功以激變。自非聽其言之是非。于以試其功之可否。則車服輕付。必有至於害民者。此司勳以民功曰庸。其視虞廷之車服以庸。吾知其民功之外。斷無他授矣。舜、大聖也。以堯之授舜。宜無待於歷試諸難。有不容已。其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則是因言而知其可績。未嘗不於歷試得之。故曰。舜有大功而為天下。而天下同心戴舜以為天子。則其有功於民。豈淺鮮矣哉。舜之巡狩。固將求諸侯之有功於民者表而出之也。而車服以民功而後錫。舜果何以知其有功於民。而車服以旌之哉。蓋功之切於民者以庸。而可試其功之在於民者以言。倘其言之虛張。無非為好大喜功之意。是其言祇為黷民害衆之舉。不足以言庸也。必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吉人之言。其辭寡。是為濟世之策。安民之計。吾於其言。而敷奏其一利一害。所以知其功之可否成與。皆明試於敷奏之頃矣。就其功之有益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吝。使其功之不在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及。夫是當時諸侯。乘其車被其服者。皆知闢田野。安旄倪。擧凡有益於民者。汲汲為之。而不敢以殘忍暴虐以害其民矣。非帝舜之奏言試功。孰能致此。與時黎獻來臣。固非巡狩之比。而車服以庸。亦必先敷納以言。而明庶以功焉。是知謂之

明試。則必因言之奏。而試其功之可及於民。謂之明庶。則惟言之納。而使其功之明著於庶民。其於試不試之間。可以見帝舜待諸侯與黎獻之道矣。後世巡狩之禮不行。而天子之權益替。晉文有功於襄王。王賜之大輅戎輅之服。且有請隧之舉。至於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皮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而名器亦不由於上出矣。吁。惜哉。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劉叔遠

人聲與樂聲以相協。則神心與人心以相安。詩樂之節雖微也。而神與人之心實關焉。詩根於心。導之而暢。樂因於詩。制而不流。如是則詩樂相宜。各得其序。幽而神祇格。明而人心安。祀事孔明。所係者重。豈容以聲音末節而忽之乎。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可謂克知乎此矣。書曰云云。見於帝舜命夔之典如此。甚矣感假幽明者。莫如聲與樂也。故詩者樂之本。樂者詩之文。詩由心而作。初焉無以導之。其失也迫。樂由詩而作。終焉無以節之。其失也流。以歌而導聲之發。以律而節樂之成。詩樂備擧。咸得其宜。殆見神聞而歆。人相而安矣。其用豈淺淺哉。況胄子君之長子也。終圖大業。丕纘鴻基者。安有臨祭而不思敬。奉先而不思孝者乎。然仰觀幽明之間。默察歆享之意。要必有所攸在。果何在哉。自常情觀之。三牲以祭。神難以格。豈詩章所能動。百禮既至。神未必降。豈樂音之所能感。吁。為是說者。是未知詩樂備擧之功用也。蓋感鬼神者。莫近於詩。格祖考者。無過於樂。又聞之禮曰。胄子主祭。蓋支子不祭。祭則必白於宗子。所以歌是詩而奏是樂者。唯胄子可主之。宮商相宜。律呂相應。蕆事於祀。詩播樂和。神人咸賴。非細故也。蓋大樂與天地同和。必與天地同節。和聲既形於詩。而舒以徐之。則悠揚涵泳。其趣為永。而樂之本。於是乎立。其天地節而萬物順之象乎。神之聽之。來享來格。必矣。相予肆祀者。云胡不喜。和氣既暢於樂。而秩以序矣。則抑揚高下。其節清雅。而樂之義。於是乎肅。其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象乎。神如有聞。其來燕來寧必矣。肅雍顯相者。云胡不樂。是知神人之心。未嘗不和。特患無詩樂以遂之耳。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使知聲詩樂音。有關於神人甚重。為胄子者。所宜習熟於平時。謹勿以聲音之末而忽之哉。稽之當時。解民愠而阜民財。莫如南風之歌。格神明而來儀鳳。莫如勅天之歌。今也胄子侍側。耳聞目擊。宜足以感發其良心。成就其美質矣。及專命夔典樂訓胄子。言詩必及樂。言樂必及律。自詩而樂以永之。自樂而律以和之。然卒歸於神人以和。何哉。蓋詩為樂之本。心聲始發。可與言詩。然必歌以導之。則不至於迫。樂為聲之文。樂聲既暢。俾知所裁。非律不可。不協以律。必至於流。歌以導之。律以節之。六節協而有度。八音諧而中倫。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感動神人之念。藹然可掬。積習之久。德性日彌。異時圭鬯無曠闕。帝舜一念淵乎旨哉。雖然。勅天之歌。虞舜作樂之本也。故舜之韶。雖不可得而聞也。舜之歌。猶可得而詠。故韶樂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三代之時。孔子聞之於齊。而猶三月不知肉味。況胄子之親炙者乎。不然。夫子何以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及顏淵為邦之問。又必曰。樂則韶舞。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

饒士謙

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則九功各由其理。而斯民自樂其生矣。夫六府者財賦之所自出。三事者人事之所當爲。聖人因其所當修者而修。因其所當和者而和之。則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矣。然猶末也。必也修之久。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斯民自歌詠以樂其生矣。帝力何有於我哉。大禹謨云云。嘗謂生斯民者。天地也。養斯民者。聖人也。然其養民之政。則自有其序焉。何也。養民之政。曰六府三事而已。以六府分而言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以三事分而言之。則曰正德、利用、厚生。自其旣修旣和之後而言。則謂之九功。自其旣敍之後而言。則謂之九敍。是雖皆以六府三事言。而其先後之得名。已不同矣。曰修者。得其理也。和者。當其理也。至於敍。則由其理之自然。而歌。則九敍之感於人而詠於歌者也。是其爲效。又有淺深之不同也。故必六府無不修。然後三事無不和。三事無不和。而後九功無不敍。九功無不敍。然後九敍無不歌。此神禹養民之次序。而亦舜之所當知也。此其所以拳拳爲舜告歟。今夫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天道之自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修之也。不過順其水之性。則火金木土之性無不順。而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若夫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此人事之當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和之也。特使之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夫如是則富之教之。兩盡其道。而作君作師之責。無餘蘊矣。聖人於此。復何爲哉。其於九功也。不過聽其自然而不汨陳以亂其常耳。迨夫歲月之久。修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修與和又不足言矣。是故當時之民。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耕田鑿井。以利其利。含哺擊壤。以樂其樂。雍容自得之意。溢乎詠歌舞蹈之間。是蓋孟子所謂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至此則九功也。民也。聖人也。各安其理之自然。而天下亦無待於聖人。聖人亦無事乎天下矣。雖然。安樂者常情之所易怠。而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必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然後勤於是者知所勸。怠於是者有所懲。然猶恐其出於勉強者不能久也。故又勸之以九歌。而後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吁。亦可見聖人乾乾不已之心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敖巨卿

聖人以大臣之言。蔽一辭而不疑。正以有三才之功。被萬世而不朽。夫聖人豈輕於諾人之言哉。亦於其功之不可窮者驗之耳。是以帝舜於大禹之言。一俞之外無他辭。誠以大禹治水之功。有以使天地平成。萬物咸遂。六府三事。翕然修和。不惟當時賴之。而萬世之下。凡得以相生相養者。實嘉賴之。禹之功如此。則禹之言又何疑哉。禹謨曰云云。自唐虞都俞之風不傳。而後世莫不以帝之命禹者爲輕信。吁。亦孰知舜之所以俞禹之言者。俞禹之功也。惟其功出於帝之所誠服。故其言出於帝之所无疑。禹

之功亦非待俞之之際而帝始信之也。一旦因禹之言。而發以明禹之功。使禹知夫一俞之決。所以無疑於禹之言者。蓋以其有此不朽之功也。有此不朽之功。則不特上之俞之。而心實俞之也。何也。方其洪水橫流。汎濫天下。五行以繇而汨。六府之修何望。彝倫以繇而斁。三事之和何由。此時此際。地固不得平。天固不得成矣。今也懷襄以除。鐵鑿以時。水火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釜甑而爨。耒耜而耕。金木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土爰稼穡。天下享生生無窮之利者。又禹也。三綱五常。昭如日星。正德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工作什器。商通貨財。利用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衣帛食肉。不饑不寒。厚生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又禹也。禹之功。參之天地而無窮。施之萬世而不泯。則夫前日陳德惟善政之實。而帝一俞之外無疑辭者。非輕信於禹之言也。信其言者。正所以深信其功也。嗚呼。大禹治水之功。固不待言。而帝之深念其功。則有可言。不曰成允成功。則曰嘉乃丕績。是帝之俞禹。不徒在於議論之間。而實在於事功之盛。有此功則不特致在養民之謨。帝略無纖毫之疑。雖愼乃在位之語。帝之俞之者。猶夫前日。蓋於此重有感於禹之功矣。厥後疊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咸見詠於周之詩人。則神禹雖沒。而瞻疊水者。禹功常與之同流。仰梁山者。禹功常與之對峙。及其後也。河洛之思。開樂之嘆。美哉禹功。亙萬古如一日。帝如之何而不美之也。雖然。帝之與禹。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其心孚意契。固非一日。是以不特大舜於禹之言。決之一俞。帝有臣鄰之喻。禹即俞之。帝有股肱耳目之寄。禹又俞之。帝之俞禹。非勉焉以爲俞。禹之俞舜。非面從以爲俞。又嘗求之終篇。皋陶賡歌。帝非徒俞之。且拜以俞之。眞可想見君明臣良之氣象矣。故愚始以帝之俞。由於俞之言爲功。終則以俞之決。出於君臣相傳之懿。嗚呼盛哉。

皋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

人君戒自逸以率人。必其所謹者微。人君戒非才之曠職。蓋其所係者重。夫一人者。邦君之所視效。而百官者。天事之所付託。故萬幾之來。則當戒謹以圖之。不可以時之至淺而忽其微也。庶官之布。則當審擇而任之。不可以時人之徒具而曠其事也。一幾之不謹。則逸欲或開。而邦君無法。一臣之輕用。則職守或乖。而天事無所寄。人君正德而率下。代天以理物。可不深戒之乎。云云。上之所爲。下必效之。天之所欲。人代爲之。故動不可不致其愼也。苟動而不致其察。吾恐時雖至淺。而幾之來者。蓄其乘焉。其患或至於形著而難圖矣。逸欲少開。又何以爲邦君之師乎。任而不致其愼。吾恐其人雖徒具。蓋甚罕焉。其事必至於曠廢而不舉矣。職守必乖。又何以爲天工之代乎。人君爲諸侯之師。則其事之當謹者在微。人臣爲天工之代。則其職之所係者甚重。故旣曰無教逸欲有邦矣。而必繼之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焉。旣曰無曠庶官矣。而必明之以天工人其代之焉。皋陶之忠告於君者至矣。夫諸侯取法於天子。而天子爲法於諸侯也。率之以勤而不以逸。則有邦者。皆知所則傚而爲勤。先之以儉而不以

欲。則有邦者。皆知所觀感而爲儉。人主之於一身。又安可不常致其省察之功。以爲逸欲之防也哉。必也。兢兢然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懼。一日之間。既不可謂時之至淺也。二日之間。又不可謂時之猶淺也。當念夫庶事之幾。而其來者至於萬焉。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謹防人欲之將萌。而惟恐思慮之所不及。又何逸欲之或閒乎。夫如是。則人君盡其道。而可以爲邦君之師矣。庶官代治於天事。而天事寄治於庶官者也。非具其官之爲害。而以稱其官爲害。非無其人之爲憂。而以非其人爲憂。人主之於羣臣。又安不常致其任用之慎。以求職守之實也哉。必也深味夫無之一字。力戒乎曠之一詞。內官之任。固不容一事之有曠也。外官之任。亦不容一事之或曠也。當知夫上天之事。其代者實賴於人。焉天固有不能自爲者也。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建必惟賢。位必惟能。求盡人事之當然。而惟恐輔相之有所未至。又何職守之或乖乎。夫如是。則人臣稱其任。而可以惟天工之代矣。嗚呼。人主以一身爲天下之法。尤當以一心察天下之幾。尤當以庶官兼天下之務。咎陶陳謨。因無逸欲而推至於兢業萬幾。則極其精密。自無曠庶官而申及乎天工人代。則極其著明。實欲帝舜念茲在茲。無頃而或忘也。異時大廷賡歌。首曰惟時惟幾。是卽一日二日萬幾之謂。三考黜陟幽明。蓋惟恐庶官之或曠。而天工之莫代。亦未必非因咎陶之語而益加警勵也歟。吁。此所以爲唐虞之君之盛也。

禹貢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聶公升

聖人先有以興天下之大利。然後詳於辨地制之所輸。蓋取民固不可以無制。而養民尤不可以不先。故六府之功。民生所賴。謂之孔脩。則舉皆大治。而天下之用無不足者矣。惟天下之用既足。而後可以辨其地之所宜。析其土田之賦焉。於是交正其庶土之等差。而致慎財賦之來入。品節其三壤之高下。而一定成賦於中邦。所以取諸民有制者。皆其養之有素耳。倘或民無以育其生。將何以供王賦之所輸哉。禹貢之書曰云云。嘗觀聖人之定賦法。甚非敢以輕取之也。蓋賦出於民而入於國。古人所謂有今之所創始者也。必也天下之利。充周之有餘。而後地利所輸。品配而有定。否則取民之法雖謹。而養民之具未治。吾恐天下未有所利。則民將自給之不暇。殆無以爲功輸之具矣。此神禹所以致民用於致國賦之先。而區別土田之等。必在於五材稼穡充足之後也。且人生一世間。孰能外六府而生也。居處飲食動靜云爲。無非資於水火金木土穀之功。是六者。而一之或缺。則生生之理息。而民無賴矣。其可不修而治之乎。謂之孔修者。始於五材之克。終於稼穡之生。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生克制助。循環無窮。而財利之出。誠有若府庫之充足。是民用爲至足矣。民用以足。國用其不足耶。夫國用所在。祭祀朝聘之需。賓客百僚之給。是不可無賦。而賦又不可無準也。賦而出於土者。其賦或及於四夷。則隨其遠近名物而交正之。以任土事。然後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其慎。則無虐取之偏。賦而

出於田者。其賦惟止於中國。則酌其肥磽等級而品節之。以致稼穡。然後驗三壤所出之租而要其成。則無過取之失。賦之多寡。在乎土田之等級。咸有其良法。輕重得宜。國民兩便。賦之貴於詳審也固如是。非得利天下之有素。則雖有賦有良法。果何自而出此賦乎。是以禹自洪水橫流之時。而汲汲於平治之者。蓋傷五行之汨陳。稼穡之未藝。而天下無以爲生生之利。及夫地平天成。而六府有允治之美。極孔修之善。則其辨土田之上下。分貢賦之輕重。又固可緩耶。惟始也興天下之大利者。所以爲致民之安。終也辨地制之所輸者。所以爲取民之則。嗚呼。聖人始終一念。無非仁愛之著見也。後世取民無制。甚致有二吾猶不足之說者。又豈知成賦之所以治乎。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爲國家者其益致思是云。

仲虺之誥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劉叔遠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必矣。夫中者天下之所同得也。人君既昭吾之德。又以吾所同得之理而建之。天下豈有他道哉。不過以義制之於外而事得其宜。以禮制之於內而心得其正。內外合德。則中道既立。非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垂之後昆者綽綽乎有餘裕矣。此無他。禮義者所以爲建中之具。吾以禮義建其中。則天下之民皆囿於禮義之內。無往而非中矣。傳之於後世。亦何往而非中乎。吁。此人君明德之功也。故仲虺之告成湯曰云云。傳曰。人生之初。無知賢愚不肖。莫不與之中。奈何氣稟拘之。人欲蔽之。於是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於是民不能以自中。所以扶植是中者。責在乎君。聖人者出。作之君師。明吾之德。推以新民。而立中道於天下。以垂傳於後世。皆吾明德之所推也。堯以執中一語授舜。舜益三言。其曰人心道心危微精一。所以涵養其在心之中。其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裁度其在事之中。內外交養。動靜相須。而中道立矣。孟子有言。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孰非執中之道乎。仲虺之告成湯。其揆一也。今夫中果何道也。其未發也。蘊之在心。則爲不偏不倚之中。其已發也。見之行事。則爲無過不及之中。是中也。人心所同得。則謂之德。以天下之共由。則謂之道。吾之所謂大德者。卽民心所同得之中。彼之所謂中者。卽吾所懋昭之德。德卽中也。中卽德也。吾能明己之德。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雖然。人君一身。固天下之所取正。人心之所環向。中道之標的也。而豈外立一道而爲中哉。亦不過因人心同得之禮義以建其中耳。何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天下之事。是非可否。從違取舍。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惟以義制之。則酬酢萬變。各適其宜矣。人有一心。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往往不能無偏倚之失。惟以禮制之。則喜怒哀樂。各得其正矣。外而制事。而事得其宜。內而制心。而心得其正。然事在外而義由內制。心在內而禮由外作。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如此則吾之一身。無適而非中。表立於此。而影從之於彼。其有不歸于中者哉。不惟有以建中于民。而德垂後裔。皆此中道之流行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馴致之極。此中之立。非惟天下之

民。嘗會歸于中道之中。而後世子孫。亦會歸於中道之中矣。當時親炙聖人。又且垂諸後昆。其建中嘗何如哉。厥後武王之建極。亦得夫斯道之傳也。是其傳諸後世聖人。亦有餘裕也。而況當時之民乎。況吾後世之子孫乎。仲虺之言。誠陳善閉邪之言也。然但曰昭德。則人君未有下工夫處。故又溯其源。而至於制事制心之語。是蓋明德建中之要務也。又推其流。而至於垂裕後昆。固禮義之餘休。亦明德建中之效驗也。非謂昭德則能建中於民。而制事制心則能垂裕後昆也。讀書者不可以不察。

伊訓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饒士元

聖人經綸大經之道。舉其綱則一言而有餘。詳其目則屢言而不足。夫大經公於天下。而必自聖人始能復之者。無他。以聖人言道德之兼。從上下人己之交盡而已。何者。人紀之在天下。未嘗泯也。聖人出而始有以修復之。則所以修之者。必有道矣。蓋以其樂善言之。則從諫無弗。先民是順者。所以修此人紀也。以其修身言之。則明於居上。忠於爲下。厚於責己。薄於責人者。亦所以修此人紀也。自治之功。無一之不周。則人倫之修。安得不自聖人肇之乎。吁。此聖人所爲人倫之至也。故伊尹卽先王以告太甲而言云云。嗚呼。綱常之理。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非獨一人之能事。亦非獨一人之所創見也。而作新其舊。使人倫再明於世者。卒其賴於聖人。何哉。蓋極弊久壞之餘。彫弊淪壞之後。非聖人振起而修之。不足以扶植於不泯不滅之地。然聖人初非遠人以爲道也。常人拒諫飾非。侮慢老成。而聖人則聽言而從善。故人倫之道由以明。亦非改其舊而爲之也。常人援上陵下。責人忘己。而聖人則修身以自治。故綱常之理由以行。道在天下。而惟聖人能經綸之。則聖人修復之初。安得不爲人倫再造之始哉。且成湯之先。桀之時也。三綱淪而九法斁。五常壞而庶事墮。古聖人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殆不絕如綫矣。成湯一出。舉而修之。是猶復日月於旣蝕之餘。回造化於旣剝之後。不啻如綱常之初建也。故曰。先王肇修人紀。肇之云乎。從此而始之謂也。修之云乎。從今而復之謂也。父子而修其仁。君臣而修其義。長幼而修其序。三綱五常。無一或虧。而大經大本。煥然復明於世。其功爲何如哉。然而此舉其綱而言之也。舉其目而論之。則有非一端之可盡者。觀其從諫如流。而好問則裕。則人紀之詳。有所講明矣。觀其尊老敬賢。而學于古訓。則人紀之妙。有所傚法矣。居上而克寬克仁。以盡其明。居下而小心事桀。以盡其忠。則克明克忠。非人紀之无所虧者乎。用人惟己。而與人無求備之心。改過不吝。而檢身有不及之處。則恕人責己。非人紀之無不盡者乎。向也。庸君世主。絕諫慢賢。虐民自肆。而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向之廢而今之修。向之壞而今之復。非聖人肇始之功而何哉。

羣英書義下

說命上

林世良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君之託物。期望臣之納誨。言愈詳而意愈深矣。商之高宗。有資於誨。猶金之有待於礪。濟川之有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也。臣之納誨。亦猶礪之於金。舟之於川。雨之於旱也。且賢君資臣於納誨之切。而必三言夫用汝作之詞。誠能隨其用以全其用。始無愧於金有礪、濟有楫、旱有雨矣。凡三言之。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也。傳說安得不任其責哉。說命曰云云。大旨如此。愚嘗讀書。舜命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繼之曰。汝翼汝爲。汝明汝聽。豈聖人必待大臣治之歟。蓋託物以喩君臣相濟也。當如此。周公誥召公曰。若游大川。其濟小子。豈成王必待周召輔之歟。蓋託物以喩臣之當濟也。亦如此。前乎虞舜。後乎成周。何往而非託物以論君臣之相濟。今高宗託物說之。朝夕納誨、詎不信然。今夫五行之用。六府所修。莫先於金。然金豈能自成器哉。必待它山之石以礪之也。今也用汝而作礪也。汝克盡磨錯之力。則我有純粹之器。猶金之無瑕疵矣。濟川之具。莫急於舟楫。況巨川乎。所謂巨川者。若將隕于深淵之比。非舟楫孰能濟其不及哉。今也用汝而作舟楫也。汝能濟其匡救之責。則我無艱險之患。

猶巨川之不病涉矣。歲旱之望。莫急於霖雨。況大旱乎。所謂大旱。若大旱望雲霓之類。非霖雨孰能慰天下之望乎。今也用汝而作霖雨也。汝克盡格非之任。則我有沃心之喜。猶大旱之被潤澤矣。故能遂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實由作礪而後見乎。惟木從繩則正。亦自作舟楫而後致乎。厥後啓乃心。沃朕心。又豈不自作霖雨而後有乎。故託物若金必待石礪。猶云可也。至謂川而曰巨。非舟楫莫能濟。旱而曰大。非霖雨不能蘇。蓋時之宜而求之切。望之急而思之深也。高宗之語若此。傳說宜不容不致力於中矣。說命三篇。皆高宗命說之辭也。初以舟楫霖雨爲喩。繼以麴糵鹽梅爲喩。又以股肱惟人爲喩。無非託物以見君臣所遭益深。所望益切。嗚呼。物相成而後相濟。猶良臣相合而後聖君。非虛言也。天下之理一也。故他日高宗爲商令君。傳說爲商賢佐。是豈偶然哉。千載一時耳。

洪範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饒士謙

天下有无爲之治。聖人所以安其常。天下有不同之治。聖人所以盡其變。蓋聖人以三德治天下。凡正直之尙者。治體之本然。而剛柔之施者。所以裁其過。補其不及者也。聖人豈不欲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惟夫世之常變不齊。人之高下亦異。不可无剛柔克治之力。是故平康之人。无事矯弗。正直之用一也。非治之以无爲者安其常乎。或以剛克剛。而以柔克柔。或以剛克柔。而以柔克剛。剛柔之用四也。非治之有不同者所以盡其變乎。聖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洪範六三德曰云云。嗟乎。聖德之人出而治斯世。定以中正而有餘。又何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蓋亦各有所宜焉耳。聖人以至正至直之德。相安於无爲者。與天下之適中。所以待其常者然也。以剛克柔克之德。相濟於不偏者。約天下而歸中。所以應變者然也。向使天下夫既或治之。則亦惟其直道而行。而聖人可以遊乎无爲之天矣。奈何世變無窮。而習尙之或偏。風氣之不純。而賞罰之或過。自非強者威之。弱者懷之。退者進之。亢者抑之。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无過不及之地。吾知聖人中正之本心。有不能以直遂者矣。君子明疇之旨。焉得不詳於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哉。於乎。聖人中天下而立。何其變通而不窮。神化而無方也。彼其世底隆平。俗臻康乂。下无甚強甚弱之民。上有无反无側之治。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舉一世而相安平正之中。斯固聖人之本心也。然天下大矣。袵金革死而不厭。不有強梗而弗順者乎。寬柔以敎。不報无道。不有燮和而委順者乎。彊弗友者。必過之以威。故以剛克治之。燮友者。必撫之以寬。故以柔克治之。蓋各隨其氣質而施之以有不同者焉。曰猶未也。下而不上。內而不外。不有深沈而潛退者乎。上而不下。外而不內。不有高亢而明爽乎。沈潛者必進之於高明。故以剛克治之。高明者必退之於沈潛。故以柔克治之。又各因其氣稟而待之。有不同者焉。古之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斂之。舉四海而爲皇極之俗者。大概以此。故吾讀洪範。五皇極居中。六三德次之。皇極之疇曰。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宜若无事於剛柔矣。夫何

高明者。煢獨者。不可一律齊。有猷、有爲、有守者。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又不可以一概論。則所以治其民。斡旋其風俗者。不可執中而无權也。故曰。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之所以行。舍三德何以哉。抑嘗觀有虞之盛。恭己南面而无爲而治矣。至於征苗之舉。柔遠之施。必有以制強燮之異宜。直而溫。寬而栗。又有以濟其德性之偏者焉。正直剛柔之用。有虞之治且然。箕子安得不于武王而詳之。後世皇極之道不明。始有作威虐者。自謂之剛克而非剛也。姑息苟容者。自謂之柔克而非柔也。優游不斷者。自謂之無爲而非正直也。於是武王、箕子之志荒矣。嗚呼。安得皇極之盛際。而與之陳乂用三德哉。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利士貴

聖人斷天下之疑。詳謀於神者。固以無心爲公。而必定謀於人者。示不越乎人心之公也。夫聖人假蓍龜以決人事之疑。而復合人言以定蓍龜之應。其假蓍龜。豈以神其謀。而其合人言。豈以鬼神之不足信哉。莫公於人心。而私心之疑。未免蔽其公。則蓍龜之謀。不厭其詳者。以其無心也。然聽於无心。而不參乎人言之胥合。則吾恐其猶未合於公。而滋人心之疑也。故洪範稽疑。卜五占二。以推衍人事之差忒。聖人固不待蓍龜之意。然及立人作筮。則三人中二人言同則從之。豈非蓍龜之无心。所以通人心之公。而神謀初不越於人謀也歟。故曰云云。嘗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以人心之不可誣也。果如是也無事於謀可也。而又何事乎神人之參聽者。惟夫公道之有嚴也。而後人始有失其本心也。未免事疑紛擾。而不能成天下之務。聖人憂之。謀以斷之。則固將以其本然之公者覺之也。而无以開其疑。則其本然者。終不能以復。於是而蓍龜之用興焉。夫蓍龜豈其靈於人哉。人與物一理也。人以有心而疑忒滋。物以無心而公理著。以靜觀動。則凡象數之粲然者前陳。皆吾念慮之本然者也。故蓍龜之謀雖著。而必參考之於論議之所同。從善則吉。違衆則凶。不在於蓍龜。而果定於人心之公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卜之用龜。其卜有五。雨、霽、蒙、驛、克、是也。蓍之爲筮。其占有二。貞、悔、是也。人之有疑也。則智昏而行遏。卜占之用。推衍過忒。曰五曰二。所以盡其變而開人心之公也。夫既立之蓍龜矣。吉凶聽焉可也。而作之卜筮。必立三人。參考其言。而從二人之同者。何哉。蓍龜之靈。即人心之靈也。此以惑而迷。彼以靜而斷。蓍龜之斷一定。而人心之天不復者亦寡矣。始以彼而決此。卒以此而定彼。然則公理果在於物耶。抑專在人心耶。蓋通天下一公理也。故蓍龜可以斷天下之疑。人爲萬物之靈也。故神靈之謀卒无爲人謀之靈有以合。以無心爲公。示疑心之爲私也。以從衆爲吉。示公理不必求之人心之外也。是法也。自天錫之。自禹序之。箕子、武王、復申陳之。皇極之建。蓋爲此也。而天下後世。其孰能違之。雖然。有卜筮之蓍龜。有聖賢之蓍龜。若付之瞽史。雜以巫覡。則爲桑林之妄。儜句之僭。實沈、臺駘之妖。眞蓍龜有是哉。惟反而求之吾心之公。則易之神知。魯論之不占。中庸之至誠如神。皆蓍龜也。又何拘於此。

劉叔達

又

聖人有卜筮之法。以推過差。則必立卜筮之人。以相參考。夫卜筮之道。一至公無私而已。卜筮固至公也。而卜筮者非其人焉。則亦無以傳其至公无私之意也。何則。雨、霽、蒙、驛、克。卜兆也。貞、悔。占卦也。此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然其作卜筮也。必建是至公之人。而取其至公之論焉。然後始終乎至公无私之心。而吉凶可以前知矣。洪範曰云云。嘗謂聖人有大疑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則亦天下之公論矣。然有心未若无心之爲公。有情未若无情之爲是也。此聖人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命於鬼神。而无所容其心焉。然而鬼神罔無私。而初非視聽之可聞也。故假蓍龜以驗其卦兆。苟卜筮而不擇建其人。建其人而不立三人以相參考。則人爲之私。將有以間其至公无私之心。而鬼神之意終不可得而知矣。其欲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也。難矣哉。大抵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五行自然之理。而卜之兆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又有以遇卦爲貞。亡卦爲悔者。此皆所以傳鬼神之意。而推人事之過差者也。若夫卜筮之人。又所以傳蓍龜之意也。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故必擇是至公无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可命之以卜筮也。然聖人之心。尤恐一人之私言。未足以盡知蓍龜之意。故凡卜筮則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卒從二人之公言。則鬼神雖不可見聞。而其昭示乎聖人者。反有甚於諄諄然而命之者矣。蓋天下之事。惟至公无私者先知之。苟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未有能先知者也。夫鬼神之能先知。亦以其至公无私耳。今聖人既以至公无私之蓍龜。紹天之明。又以至公无私之人。以傳蓍龜之意。而又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歸於至公之論焉。純乎至公。无少私意。則事之吉凶可否。无毫髮之或遺矣。嗚呼。此其卜筮之良法也歟。雖然。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難。故下文但有龜從筮逆。而无筮從龜逆。周禮大事卜。小事筮。傳曰筮短龜長。是也。噫。稽疑固以卜筮爲主。卜筮又以人謀爲先。後之舍卜筮而詢人謀者。固有過矣。然徒逆事於卜筮。而棄人謀者。亦豈聖人之意也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劉叔龕

事之重而惑於心者。當參諸人而決諸神也。蓋事之可疑者。殆非人已之所能明。必質諸鬼神而不惑也。夫所謂大疑者。非末節細故之謂。國事之所係。有莫重焉。事之大而疑亦大。又豈人謀所能斷者。故雖先明諸心。以及卿、士、庶人。其疑終未可定也。必謀之於卜筮之靈。而後吉凶審焉。吁。鬼神者。至公無私也。人已者。猶未免意氣之拘係也。事有大疑。可徒參諸人已。而不質諸鬼神哉。洪範曰云云。嘗謂人君之於天下。與其事有可疑而決諸人神。孰若无疑之爲愈也。然往往不能无疑者。抑獨何哉。蓋人心本无疑也。惟國家事機紛紜之衝。不幸有大更革。有大舉動。雖欲無疑。其可得乎。故事有輕重。疑有大小。疑之小者。或區區事爲之末。或淺淺可疑之端。此又何必決諸神謀如此其重哉。雖決於一己之心可也。謀及一國之士可也。極而謀及天下之廣。則已審矣。若疑之大。則事之重者焉。禍福之所關。安危之所係。又豈己心之所能明。而人謀之所能斷哉。謀之己心。未可也。謀之卿士。未可也。謀之庶人。未可

也。要必命乎蓍龜者。質諸鬼神。然後知孰爲事之禎祥。孰爲國之妖孽。則其可疑者。有不啻如冰釋之渙然矣。然則國有大疑。參諸人而不質諸鬼神者。是猶局於人而未造乎天也。決以見識之私。未明於无心之神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其惟蓍龜乎。又嘗因是而有考焉。箕子首陳洪範之中。稽疑居其七。豈無關於治教者哉。蓋稽疑一疇。以卜筮爲主而辨惑也。是以人與蓍龜之皆從。此固吉也。人或違而龜筮從。亦吉之先見者也。人從而龜筮或違。則不可有所爲矣。故必龜筮從而後无疑也。而此章之旨。首揭之曰。汝則有大疑。則以數條者。斷大疑之類例也。故必假至公无私之物。以寓吾至公無私之心。則天下之事。孰有逃於吾蓍龜之明者。然古人非大事不卜。亦以此歟。雖然。惟先蔽志見命于元龜。此舜命禹之辭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此成王東征之語也。自古聖賢之君。事有疑而心有惑。未有不參人謀而斷以神謀者。詎不信歟。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

大臣化難化之人。始猶欲人君潛消其驕淫之性。終則惟欲人君自反其敬慎之德。召公之論化商。何其忠厚之至也。始則告王曰。王當先服殷御事之臣。俾之比介我周御事之臣。庶乎薰陶漸染。有以節其驕淫之性。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是猶欲素望殷士之潛化也。終則復告王曰。王當以敬作所。居之而不遷。以不敬德爲不可。凜然而不敢忽。則是惟責其君之不可不敬。而殷士之化不化。不復責之焉。其所以待殷士者。何其忠厚如此哉。故其成洛之後。拳拳告成王曰云云。嘗聞古昔聖賢之用心。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蓋責人而不責己。人必不服。以責人之心責己。人自无辭。此古大臣之論化人。所以寧過於忠厚。而不肯從事於力要強制者爲此也。孟子論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自常情觀之。鮮有不以忿疾之心應之者。而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禮也。而彼之橫逆恬然若无與於己者。吁。自古聖賢之用心。往往如是。召公之論化殷。其一出於此歟。公之意若曰。有殷御事。在周爲頑民。固可罪也。在殷爲忠臣。亦无容以深罪也。故不肯以一毫威怒加之。惟欲其潛孚而自化焉。服殷一事。萬事莫先。成周之成。端爲是耳。吾君惟彼之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與我周御事相與比附。謂之曰比。自宜有以潛消其強梗之習。又俾與我周御事相爲介副。謂之曰介。自宜有以默收其乖爭之心。雖其驕淫之性。未易以旦暮化。而習與正人居。不能无正。將與日俱邁。而日改月化矣。召公待殷士。可謂忠厚也已。然是猶見忠厚之至也。蓋是由欲使之化也。是猶求所以化之之術。猶有責人之意也。迨其後則惟欲責己。而不復有責人之心矣。故又告之曰。正己而後可以正物。治人必先自正。欲使殷士之率化。不必強其必化也。惟反求諸己而已矣。王必以敬爲所。如所其无逸之所。守之而弗置。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安之而不遷。又爲不可不敬之辭。凜然如嚴師之戒子弟。又申之以德之一字。必欲其深造自得於此敬而後已。則敬人者常敬之。殷士雖難化。尚何患其終於不率化乎。至是不復有仇殷士之意矣。吾嘗

考周家化殷之本末。而後見聖賢之用心。彼殷士之反覆。若以不仁處之。當何所不至乎。而成王、周公、之心。不如是也。洛邑之成。召公實往。瀍水之東。特以處之。蓋不嫌於梗化。惟使密邇王室。薰陶漸染。以待其自化。今取其書讀之。曰之曰庶殷。猶未見其待之之意也。迨其既遷也。周公以王命告。則直以士稱之。不曰商王士。則曰爾殷遺多士。何其待之之厚也。成王、周公之書。蓋未嘗以頑民斥之也。然召公猶以爲有心化之。孰若以无心化之。委曲勸誘。而必期其化。孰若反自責。不期而自化。故敬之一字。屢以爲王勉。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至是又丁寧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語。召公於此。可謂忠厚之至矣。而殷士亦未嘗不可化也。當周公用書之時。庶殷丕作。驕淫之性。已爲之少革。迨其後也。世變風移。殷士不復爲周患者。八百年如一日。忠厚之報。可謂明矣。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詎不信然。

又 □□□

相觀於下者。有防範進修之漸。主敬於上者。必有居安持久之功。夫以親臣而養其初服之臣。漸涵浸漬。必有以漸而後化。故篤恭以垂教於上者。非有常不可也。殷之臣至難化者。賢君其可不先有以化之哉。惟使之相親相補於成周之臣。漸染陶成。相觀爲善。節其驕淫之性。以成其日進之功。斯可矣。然而非人君端本於上不可也。下之變化也以漸。必上之躬化以久。以敬作所。朝夕於是。庶幾乎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王其可以不敬德乎。以恭敬悠遠之心。行漸摩薰蒸之教。待難化之人。固不得不然也。云云。召公所以爲成王告也。事有以漸而後成。人有以漸而後化者。要當以有常之心。悠久之道行之。夫德而入人者深。必由其教之所行者久。成功之大。必其用力之積。故以夫子而見用於世。必三年而後有成。王者之漸民以仁。必世而後渾淪浹洽。而況於化商紂之遺臣。以同列而委曲調護。雍容誘掖於下。以吾身而恭己南面。澄源正本於上者乎。夫殷之御事。驕淫矜侉。不遵王化者也。周之御事。秉德之素。而被化之深者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王能使之相近相親。夾輔導習。則和氣之所薰蒸。德澤之所漸被。英華之所照灼。雅量之所陶成。豈曰小補哉。謂之節性。則今日而撙節之。明日而裁制之。防範之功。固有其漸矣。謂之曰邁。則今日而進乎此。明日又進乎彼。進修之事。尤有其漸也。人君以一身爲教化之本。其可急遽苟且。不待其自得之乎。其可怠慢忽略。不盡其綏來動和之道乎。夫敬者。修己以安人之道也。篤恭而天下平之妙也。人君端拱南面於上。而商之臣感動變化於其下。故王之敬。王之安宅也。動靜起居。無不在是可也。王之敬。王之廣居也。出作入息。莫不由是可也。王之德。其可以不敬乎。蓋人君之居敬。教化之本也。羣臣之漸染。教化之助也。嚴君既有以訓其子。而兄弟之怡怡者。又從而游優輔翼之。嚴師既有以教其弟子。而朋友之切切偲偲者。又從而雍容正救之。吾知其不止於至善不止矣。特不可以急遽苟且。而作輟靡常耳。君臣之際。不猶是乎。此召公所以爲王言也。雖然。所其無逸。即王敬作所之謂也。周公蓋亦爲王言之矣。豈非敬者王道之所以成治成終其始也。固不可以商臣之難化。而緩其勤化之機。其終也。尤不可以商臣之已化。而惰其自修之事。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君奭 吳周翰

職列於內外。而德之同者无所間。誠協於上下。而事之舉者无所疑。夫內外大小之臣。交相用德。以維持其天下。則通貫浹洽之既久。動而民莫不信。宜也。是以內之百姓。與夫王人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焉。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舉德而用乂其君焉。曰罔不。曰咸。則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浹洽於天下矣。一人有事於四方。又豈不如龜蓍之卜筮。而相與敬信之乎。无他。有爲然用德之效。則有隱然孚契之心。商之盛時然也。云云。見於君奭之篇。嘗謂天下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於有事之時。而實在於无事之日。於有事之時。惟有以驗其真威信向之心。於无事之日。必有以盡夫維持固結之道。唯夫內外无間。小大如一。渾渾乎相與於道德之中。而後維持固結有可言者。然分職授任。不爲不多。建侯樹屏。亦爲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必不能純全而無間矣。且有事之際。又安有溍乎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事之卑微。此皆在內之官。而職有小大之異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之不失。憂恤以德。而謀慮之不違。今小大罔不然也。小臣之布列。屏侯甸之分任。此皆在外之官。而職有小大之異者。以奔走服役。莫敢怠遑。惟德是稱。治其君事。謂之咸。則亦莫不然也。內之用德者又如此。自於大而及小。莫不以此而相承。以此而相應。道德之澤。薰蒸融液。其漸涵浸漬之久。非一日矣。惟動丕應徯志。理勢之必然也。故若征伐。若會同。凡有所事於四方。而四方之人。如龜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無所忽。信之而無所疑矣。孚者。誠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則非信其事。乃信其德耳。抑嘗考之。周公此言。蓋承上章言殷之六臣。輔導其君。有格天致治之效。遂言內外賢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諸大臣。號召而倡率之也。周之興。既有虢叔、閎夭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國人。四人尚迪有祿。而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凡內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外而大都、小伯、藝人、表臣。以至百司、太史、尹伯。凡官使於文武之進者。無非常德之吉士。亦豈非倡之於上者有其人乎。今日而明我周公與召公責也。公也懇切而累累言之。爲召公者。亦宜有所勸於斯言矣。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立政 饒士謙

人臣有知人之明。而後敢敬告以爲君之實。蓋求賢者臣之職。苟無知人之明。則其所進者非矣。其何告君以任賢之實耶。故古之人於九德之行。必迪知而忱恂焉。夫知之至。信之深。則求賢之道備矣。乃敢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致告以序其爲君之實。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而任之。於常伯、常任、準人之職。而後可以爲君。如此則三宅之任。皆九德之行。任人之道。孰有外於此乎。此周公所以爲成王告也。云云。嘗謂求賢者人臣之職。任賢者人君之職。何也。未用之賢。非深拱巖廊之所能知。則知九德之行。

以告於君者。非人臣之職歟。任人之柄。非左右輔弼之所敢與。則任三宅之官。非人君之職歟。人臣有知人之明。使君之所任。皆得其人。而後人臣求賢之職始盡。人君有任人之實。使九德之行。皆任其職。而後人君任賢之責始盡。苟人臣不能知人之賢否。而責其君以任之。則任非其人。固人臣之咎也。然人君不能任三宅之職。則九德之行。不得以用於世。又豈非人君之責歟。有夏之世。獨知夫此也。周公所以述之以告成王也。昔者臯陶以九德之行。告禹。夏之君臣。世守以爲知人之法。故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則述此有夏之事以告之。其意若曰。古人於九德之行。不惟曰知之而已。則必曰迪知焉。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不惟曰信之而已。則必曰忱恂焉。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於九德之行。迪知而忱恂焉。必眞知其人之行。足以居牧民之長。而無愧於常伯之任。眞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事之公卿。而無愧於常任之職。復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法之有司。而無愧於準人之職。其知人之明如此。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以致其敬。兩言后矣。以尊其君人之名。而后以任人之事責之君也。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之爲任事之公卿。宅之爲牧民之伯長。宅之爲任法之有司。而後可以爲盡君之實。則爲君者。當何如而任之耶。苟人臣知九德之行。而告之於上。而上乃不能用之於三宅之位。則不惟不能盡爲君之實。而且有愧於爲君之名。此古之告君以任人之道。不惟及其君之名。而又繼以爲君之實乎。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爲成王者。可不鑑諸。今推立政一書。周公不惟以能代任人之事告之。而又以文武任人之法告之。可謂詳且盡矣。而卷阿一詩。召公又拳拳及於用人之效。吁。周家得人之盛。其亦周召之力歟。

周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傅紹開

諸侯以安民爲務。亦職於朝廷有人以倡之耳。夫諸侯出而任牧民之責。孰不當爲民以圖其安者。特求其所以爲諸侯倡。則不無於朝廷之設官有賴焉。蓋朝廷之有六卿。乃天下人牧所視以表率。惟六卿之分任其職。皆能率其所屬之官。使上下相維。一歸於正。則雖不他求所以正羣牧。而倡率之道。端在於此。將見牧民之寄。列居九州。皆和兆民之所當安。而坐視兆民之阜。已得於朝廷表倡中矣。此成王之命官。其牧民雖在於諸侯。而倡諸侯以盡牧民之責。不賴六卿之倡而誰倡歟。云云。見於周官之書如此。且何如斯可謂之倡也。人之言曰。表者影之隨。內者外之倡耳。抑豈知倡者未可以輕言也。國家設官。內有六卿布列。而六十官屬係焉。外有州牧侯伯。特而置之。而百萬生靈託焉。此豈職自爲職。事自爲事而已哉。受人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固非無望於天下之人牧。而推所由來。獨不關於表倡之有在乎。是故不能不分者卿之職。不可不率者卿之屬。且有愛民之德者。君也。承君德以達之民者。牧民之官也。九州之牧。各盡其職。始無負牧養之責。則九州之民。可遂其阜成之望。自古民之得其所養。由於牧民者能有以養之者。吁。民之有賴於牧民之官。固也。而倡牧民之官以盡其職者。誰歟。朝

廷正。則諸侯正。內臣敍而外臣規。民無菜色。固得於善養之不薄。而上倡下隨。實基於朝廷之有倫。董庶邦羣后。則散居於九州。以爲生民之帥。公卿大夫。則並列於朝廷。以爲諸侯之倡。朝廷之官。或紊亂而無統。又何以倡諸侯之同爲安民計哉。故立爲六卿之職。有冢宰、司徒。有宗伯、司馬。又有司寇、司空。而六卿之下。各有六十之屬。人各有其官。官各統其屬。秩然有序。綱擧目張。則諸侯有所倡率。誰敢不圖民之安康。九牧皆知聽從。坐可享蒼生之富庶矣。論至於此。則知安民者、九牧也。倡九牧以安民者、六卿也。六卿苟不能統其屬於上。九牧何所法以安其民於下哉。吁。成王知之矣。雖然。諸侯之牧民。固六卿有以倡之。使倡之而下未從。則如之何。吁。天下安有倡而不從者哉。故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自能使萬國咸寧。周公之作洛。亦曰。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而後四方民大和會。民何幸。身親見之。

石渠意見

附拾遺補缺

王恕著

石渠說

石渠者。吾自號也。吾爲誰。三原王恕宗貫也。初吾以介菴顏所居以自警。欲不易其介。因以爲之號。人知之。又以其頗有齒爵。故多以介菴先生稱焉。既納祿而歸。乃於先塋二門前造一石渠以通灌溉。蓋欲圖堅久而導膏澤於無窮。喜其渠之成。而因以爲晚年之號。漢以石渠閣爲藏書之所。而吾所謂石渠者。既無閣。又無書之可藏。不過泝其流。求其源。以遂其意焉耳。己未季秋。自題。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旨。義理深遠。不有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紛紜。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四書則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易以程傳朱子本義爲主。書以蔡傳爲主。詩以朱傳爲主。春秋以胡傳爲主。禮記以陳澔集說爲主。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命時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爲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恕自髫歲讀書。輒取傳註之糟粕。爲文辭。取科第。及入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今老矣。致仕閒家。復理舊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釋。徒爲無益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乃敢以己意推之。與諸生言之。評論其可否。諸生皆明理士也。以爲可。吾則筆之於書。藏諸私家。以示子孫。以爲不可。卽當焚之。無惑後學。弘治己未八月壬辰。石渠王氏書於宏道書院致經堂。

石渠意見卷一

明三原王恕著　　邑後學李錫齡孟熙校刊

大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章句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删去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續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爲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間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兩節繼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尙有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爲得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爲如何

今定傳文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中庸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其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見不聞然人必睡熟方不見不聞如何又戒愼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意見以爲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知之地而能戒愼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離矣且隱微卽人所不見聞愼獨卽戒愼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不愼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一段是敎愼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愼獨體道的意思若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段是遏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文彩讀之最中聽余嘗體認之則難行且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意見謂中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不獨於喜怒哀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也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爲人君者誠能於修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中則事無不諧人無不和中和之氣格于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川不崩竭而天地位矣雨暘時若寒暑應候而萬物育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大而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說若小而無內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聖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郯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

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爲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切不可□滯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祀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垂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己。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可知。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久。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一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方可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集註又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莫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恐非是。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之謂也。身爲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綱大法。如治絲者。分之合之。皆有頭

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地。而可以爲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至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裁成之。不及則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爲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爲存心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爲致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乃窮理修德之事。而爲凝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溫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亦尊德性也。

石渠意見卷二

論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或曰。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爲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爲主也。若以忠信爲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脈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愼於言也。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愼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愼言其餘。愼行其

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或問。爲政者當先德禮而後政刑。今夫子先言政刑而後言德禮。何也。曰。夫子但言政刑德禮感人淺深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爲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集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功。舜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爲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晚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爲一卽心之理也。心爲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己推己之謂。而爲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度長短而爲處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己推己。則可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爲斯蓋指修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眞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冥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悅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修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矣。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以爲南面不止爲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寬洪簡重之度。聖人未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許其可使居南面爲正官也。集註之言。似爲過矣。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爲親民官耳。

據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爲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旣執守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卽弟子章孝弟謹信。汎愛衆而親仁之意也。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見。以爲聖人非爲束脩之禮而教人。且束脩亦非貴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檢束、脩治其身者。是爲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卽下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脩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儒術傳注。束脩、謂約束脩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且孔子嘗以君子許蘧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不在也。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發此歎。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集註釋爲之謂爲仁聖之道。意見。以爲孔子旣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爲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爲之、爲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爲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爲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見。以爲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爲己任。如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爲之。雖遇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旣爲之。不可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爲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禮以謹節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愼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諺所謂筵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興於詩也。恐未是。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意見。以爲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人也。若直而不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旣狂而又不直。旣無知而又不謹厚。旣無能而又不誠實。全無可取。此下等人也。聖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意見。蓋謂成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禹、吾無閒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意見。以爲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爲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亦利於己。不害於衆。則當決意爲之。切不可以利字爲嫌而不行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意見。以爲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爲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爲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

後。蓋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非道歟。知止而后有定。又非道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為衆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觀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之共行其道。而未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可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民者。有大人者。皆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為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意見。以為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決不阿諛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集註謂。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為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特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己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己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脩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見。以為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石渠意見卷三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為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意見。以為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或是孟賁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意見。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

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做一節解。是也。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至運之掌上。做一節解。似無分曉。且說辭不明白。所以學者將後一節都說做先王的事。似無勸勉後人之意。意見。以爲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做一節解。是說先王能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做一節解。是勸勉後之爲政者。誠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

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知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躐而行之。意見。以爲若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姦詐之徒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爲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意見。以爲子產乃鄭之賢大夫。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蓋橋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子以謂惠而不知爲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以爲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事。俗說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如水之有原不窮也。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爲流風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烏得絕乎。如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曰五世而絕。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父子相繼爲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予不得爲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言予雖不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意見。以爲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謙己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以至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貶辭。而集註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不容其受業。不知所謂業者何事也。似乎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集註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爲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復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關。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患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孼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意見。以爲蓋言子莫執中。爲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之意同。是許之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以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程子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中。皆非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意見。以爲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言人能久假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即此而在矣。安知其非眞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不爲誤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意見。以爲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之放之歸。伊尹必有所受。非擅爲也。使其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爲哉。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集註。爾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意見。以爲苟非好名之人。雖一簞食一豆羹。必見於色。似是。

石渠意見卷四

易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畫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爲詳悉。朱子謂易乃卜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卜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稽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卜筮之奧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場屋文字，或主程傳，或主本義，俱取。其後主司偏見，主本義者取之，主程傳者不取，遂使學者不看程傳，只讀本義。坐此書房只將本義刊印發賣，而程傳，初學之士有未之見者。噫，易之書廣大悉備，變化無窮，大而修齊治平之理，小而宴飲起居之節，靡不該載，故爲六經之首，卜筮云乎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言九三君子處危疑之地，將何爲哉，惟終日乾乾不息，以進德修業爲事，至夕雖可休矣，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爲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不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躍或飛，俱不違乎時，是以能當天運也。讀者當以傳義並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

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居之謂居忠信，意見以爲不然，居業蓋謂處事也。修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語不誠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意見，以爲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爲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意見，以爲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辨之，別其是非也。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爲私意繫累而爲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故爲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若不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爲剝民。過什一，則是剝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爲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用，皆下之所供，若不用下之供，而專以上之所有費于下民，固說矣。不知上之所有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常賦取之耳。倘遇災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悅懌，豈有窮盡。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謂，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本義謂，居德則忌，未詳。意見，以爲當夬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恩澤以及下，若自以爲德，則人必疾忌之，似爲得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意見，以爲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則九州四海罔不臣妾，九夷八蠻莫不朝貢，其爲寶孰加焉。然欲守大寶之位，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身可以久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居之矣。若失人心，則一身尚不能保，何敢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經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則用鞭扑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爲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廢之不能受刑者。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言，舍己從人也。意見，以爲考於衆人之中，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蓋益因舜譽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祗承于帝，是禹言敬承于舜。舜既讓言惟帝堯時克，益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而不足爲君也。舊說非是。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意見，以爲堯若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三者舉不足害吾

44B

第九冊

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堯不能卻以能者言之似乎支離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語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爲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喜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之祥民怒則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說似乎明白易曉

皐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爲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皐陶爲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爲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備者故不曰典亦不曰謨而以篇內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無意思若以爲皐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則當均分爲二今計皐陶謨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其非釐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爲不然柷敔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是樂器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謂所處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爲王既以敬爲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既稱其能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爲觀洛誥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之言則知所卽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蓋言王既敬天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也似乎順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意見以爲蓋言文王以卑賤之事自服役也康功田功卽其事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詩經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爲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或可解喬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謂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亦自明白通暢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傳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意見以爲不知更將何物爲可報乎蓋言不以是爲報也其意欲彼懷我德長以爲好而不忘耳此似歌詠交鄰國之道之詩非男女相贈答之辭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傳謂此時不知何指意見以爲似聘隱者不得而行人歌之之詩

春秋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子修春秋者修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魯太史爲誰曰左丘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孔子何爲而修焉且史爲記事之書左丘明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示勸懲孔子修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榮於華袞其於惡者則貶之嚴於斧鉞或於諸侯則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貴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與公羊傳穀梁傳並傳今觀公羊穀梁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然則誰爲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綴經而以左氏爲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修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卻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詳此其爲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弒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不聽欲殺趙盾盾走而免趙穿弒靈公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弒君非我也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爲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修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答然明何爲毀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爲言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爲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爲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爲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以爲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袒割跪授爵以酳公卿有設席施几正舄視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三老答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意見以爲八至

六十棺椁衣衾皆當歲制也至七十棺椁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十棺椁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椁衣衾皆當日修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椁不制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椁而無衣衾可乎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之愈速也

石渠意見拾遺卷上

明三原王恕著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意見以為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此雖俗說似為得之

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強過乎中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合乎中而為君子之強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是夷險一節守死善道尤為難也非勇於義者不能也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意見以為此章言治人之道而此三句為之綱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為道也則非所以為道矣註謂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恐非本義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邠風之詩引之以喻道不遠人也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此釋詩之辭以喻人之為道而遠人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君子以人之可知可能之事治人之不知不能者使之能知能行而已此不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言忠恕去治人之道為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知己之所欲人亦欲之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若以此心治人人其有不改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意見以為孔子聖人也於此四者豈真未能也今而曰丘未能一焉者蓋謙己以勉人也慥慥言行相顧貌孔子言我於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道雖未能而於平常之德無不行平常之言無不謹行或不足不敢不勉言或有餘不敢盡言言焉必顧其行恐其言過於行也行焉必顧其言恐其行不及言也我致謹於言行如此凡為學之君子何不言行相顧乎蓋勉之也非贊美之也註謂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語意欠通未敢以為然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見以為所尊所親蓋謂先王存時所尊所親之人先王既沒其人尚在猶當敬之愛之此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如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言孝子於親之所尊所親之人愛之敬之無間於死生存亡也若言所尊謂先王之祖考且先王之祖考則沒在先王之前已在廟祀之中其所當敬也有不待言矣註謂所尊先王之祖考未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實也言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意見以為而之一字以連上接下言分而言之恐非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意見以為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為可貴也若依集註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為是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章首誠者自成也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觀此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則知章首誠者乃人之所以自成非物之所以自成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知皆吾性固有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然己內也物外也成己成物則合內外之道而一之者誠也誠之成己成物隨時措之無不得其宜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註謂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意見以為小德川流蓋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大德敦化蓋言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孟子

無已則有一焉。註謂無已解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爲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言王道。故下文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此言無已。蓋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已。以與已字不同。意亦不同。各從本文解爲是。通用則不是。

齊卿之位。不爲小矣。註謂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以爲上文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驩爲輔行。則爲副使也。又何以攝齊卿。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爲小。何以不滿意不與王驩言。

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方員平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爲方員平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用六律以正之。其爲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意見以爲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註謂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謂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意見以爲反說約、蓋謂反復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意見以爲或曰言無實不祥。故蔽賢者爲不祥之實。爲是。

君子不亮。惡乎執。註謂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意見以爲此必有爲而言。蓋言君子言不必信。何必固執也。亦通。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意見以爲此承上文而言。親親之爲仁。敬長之爲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謂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意見以爲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人能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意見以爲此言人能不以飢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意見以爲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故君子不說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註謂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意見以爲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也。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爲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石渠意見拾遺卷下

易經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意見以爲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其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化以終之。故可與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傳謂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是言上之人不期誡於居邑之人也。本義謂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是言邑人曉得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我之比也。意見以爲邑人知上之比人。如開一面之網。失前禽聽其自來自去。不相期約。皆來親輔於上。是以吉也。所謂寬則得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本義言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是以類聚羣分爲一事。混言之。不見言何者爲類聚。何者爲羣分。意見以爲上文以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及下文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俱是二事對言之。何獨於此混言之。恐此一節亦是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爲二事對言之。蓋方以

類聚。言人之向於善者聚爲一類。物以羣分。言物之善者分爲一羣。惡者分爲一羣。而善者吉。惡者凶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見以爲道者化育之道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一陰一陽。乃爲化育之道。繼、續也。猶言交構也。言陰陽交構而爲胚胎。無有不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成形也。言已成形而五性具焉。故曰成之者性也。然繼之者善。不離乎陰陽。成之者性。亦不離乎陰陽。本義以繼之者善。爲陽之事。以成之者性。爲陰之事。未敢以爲然。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意見以爲萬物之生也。是彰顯造化之仁。萬物之成也。是收藏造化之用。用即仁也。生之曰仁。成之曰用。一理而已。初非有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造化以一氣鼓動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成者。一自然而已。初曷嘗有心哉。非若聖人之憂國憂民之有心也。盛德大業至矣哉。言天地之德極其盛。業極其大。而無以加矣。至矣哉者。贊美之辭也。

書經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傳謂。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難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難其愼意同。豈不省力。

陟方乃死。傳謂陟方猶言昇遐也。又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且帝乃殂落。殂落、死也。是言帝堯之死爲殂落。未嘗言殂落而死也。若以陟方爲死。不當於下又言乃死。意見以爲陟、進也。方、方岳也。陟方蓋言進於方岳。謂巡守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當以史記之言爲是。而陟方猶言升遐也之說未爲是。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謂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時、是也。在時、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意見以爲既知是庶頑讒說之人。必不忠不直。何必侯以明之。然在字當訓作察字。蓋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讒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爲是。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傳謂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游也。意見以爲不然。舜既爲天子矣。禹豈宜以丹朱用殄厥世之事戒之。蓋以是告舜。予以儆戒商均也。予創若時。蓋禹言我始初時。娶于塗山。生子不暇顧。即往治水。蓋因父鯀治水無功殛死。故不敢慢游也。非懲丹朱之惡而不敢慢游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傳謂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意見以爲其說不爲怪誕。曾聞其地人說。實有是事。蔡氏不知。以爲怪誕不經。誤矣。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傳謂築、居也。言傅說居傅巖之野。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言傅說以版築爲

生。二說不同。意見以爲孟子之說爲是。何也。且築之爲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以居之。未聞築訓居也。蔡氏之說。誤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謂遜、謙抑也。意見以爲爲學之志若謙抑。則爲之必不敏。雖引以虛受人爲說。終是與務時敏脈絡不相通。蓋遜、從也。遜志猶言從心也。言爲學從其心志所欲。務在時時敏速以求之。則有厥修乃來之效。允懷于茲而不間斷。則道積于厥躬矣。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意見以爲師敎之所及。學者止得其半。然必念茲在茲。終始常在于學而無間斷。自然浹洽透徹。不自知其德之修。斯爲學之至。傳謂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如此。則是傳說欲高宗先自學。得其學之半。然後敎人。再得其學之半。恐非本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謂皇君建立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微。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意見以爲君位曰極。言其至尊。猶天之有北極也。故人君即位曰登極。君道亦曰極。言其至中至正。爲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謂之建其有極者。不特盡人倫之至。若禮樂刑政。皆當建之於至中至正。使人易知易行。遵守而不敢犯。若止盡人倫而無禮樂刑政以維持之。以勸懲之。如有強梗弗率者。將何以處之。以此言之。治天下不可無禮樂刑政。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亦猶是耳。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不知人君如何集福于上。意見以爲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成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于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謂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意見以爲含糊未明。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蓋言因人君斂福與民。是以當時之人。皆歸于汝皇極治道之中。錫汝保極者。言民皆與汝保守天位。而無離叛之心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傳謂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意見以爲公孤恐非如此之分。貳、副也。弘化、寅亮天地。言三孤副貳三公。弘化寅亮。非是三公職專論道燮理。三孤職專弘化寅亮也。弼予一人者。言公孤輔弼一人也。非專言孤也。

詩經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謂子、指所見之人也。言衞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意見以爲此詩三章。一言在浚之郊。一言在浚之都。一言在浚之城。子蓋指浚邑之大夫而言。言汝受命爲大夫。乘此車馬旌旄之美。出入于浚之郊之都之城。榮耀如此。將何以答君恩乎。若依傳說。止是見賢。未嘗尊而用之。覬望其報。不

亦急乎。況章內無見賢之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氏曰。此淫奔之辭。意見以爲此男子有求於女子。而女子不從。善卻之之言。然此女子。亦可謂能强制其欲。而不爲他人所汙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傳云。一夫所居曰廛。十萬曰億。囷、圓倉也。意見以爲一夫耕稼。取禾三百囷。或亦有之。若取禾三百廛、三百億。力豈能哉。曰廛曰億者。特言其多。實無此數。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

伐木三章。意見以爲只依本文首章言朋友、次章言諸父、三章言兄弟解爲是。傳謂次章言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三章言兄弟朋友之同儕者也。然旣爲朋友。如何又言尊者。又言同儕者。似乎多此說。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謂此燕享通用之詩。意見以爲燕享朋友兄弟。豈可用此乎。蓋燕享賓者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飮。不醉無歸。傳謂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意見以爲天子與諸侯。非朝覲會同不燕享。而爲長夜之飮。豈治世之禮哉。疑此乃僚友兄弟夜飮之詩。非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傳謂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意見以爲今三原縣有焦吳里。疑卽古之焦穫而誤傳也。一統志又云。焦穫澤在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濩藪也。二說未知孰是。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謂猶、謀也。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也。意見以爲猶多疑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疑。無相疑猶不相計較。似乎順。若兄弟相謀。則不弟甚矣。

君子攸芋。傳謂芋、尊大也。芋固訓尊大。此言築室牢密。無風雨鳥鼠之害。君子居之。以爲尊且大。則不通矣。意見以爲芋猶安也。言君子居之則安。似乎意圓而辭順。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言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則其命時矣。故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如此則是言文王身沒之後而始受天命也。恐說不通。意見以爲文王生爲西伯。其位在臣民之上。其德昭明于天。周雖舊邦。而文王始受天命。故曰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蓋言有周繼世之君。其德不顯。則帝命不常在於周。而將移之於他姓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沒。其神或升或降。在上帝之左右。亦昭臨于下。爲繼世之君者。其可不修德乎。此是戒勉成王之意。若依傳註。殊無戒勉之意。是爲空言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謂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意見以爲如此說。則天不難忱而王則易矣。而與下文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文理不貫通矣。蓋

言人君有德無德。萬姓明明然觀瞻于下。天命赫赫然照臨于上。有德則天必命之。人必歸之。無德則天必不保。人必離叛。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王之所以不易也。天位殷適。言紂在天位。豈不是殷之適子乎。以其無德也。人怨天怒。遂失天下。而不有四方也。如此說。似乎上下文理貫穿而不相悖。且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實乃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之明驗也。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謂柞棫皆叢生有刺之物。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意見以爲叢生有刺之物。雖挺拔使上。豈能得上而不拳曲蒙密乎。謂之拔者。是拔去也。拔去此物。則道路通行而無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意見以爲平陸在大河東。芮城亦在大河東。與平陸接界。二邑田地相鄰。所以致爭也。若以爲芮在同之馮翊。卻在大河西。又繫西伯封內。與平陸隔遠。田土不相鄰。如何致爭。以此言之。芮卽今之芮城。不在同之馮翊也明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傳謂莫、定也。二國、夏商也。意見以爲莫蓋與瘼通用。言求民之瘼也。此求民之安定。似乎順。二國不知所指。若謂夏商。然當時夏國已絶六百餘年。而猶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恐說不通。況此篇八章。自始至終。皆不及夏商之事。是以知二國非夏商也。二國蓋指所伐密崇二國而言。亦不知其是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意見以爲哲王蓋指成康而言。蓋言周自武王而下。世有成王康王明哲之主。以纘以緖。其上又有大王、王季、文王三后在天。是以武王克配三后而作君於鎬京也。似乎明白。傳謂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旣以大王王季爲哲王。又以大王王季文王爲三后。而不言世有其義未明。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謂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意見以爲不康猶不堪也。蓋言上帝見后稷生之之易。其心不安。以爲不堪繼承禋祀。徒生是子。故棄之。若上帝旣寧旣康我之禋祀。如何又棄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氷乎。豈不寧豈不康之說未安。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傳謂板板、反也。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意見以爲上帝板板。蓋怨天之辭。言天如板在上。不能視聽。使其君暴虐。而民受其害。無所控訴也。猶今人怨天。言天無眼。天不開眼也。

咨爾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傳謂止、容止也。不可曉。意見以爲義、宜也。愆、過也。止、已也。蓋言天命爾爲君。不使爾沈湎於酒。爾不宜從而用之。若沈湎於酒。則失儀誤事。而有過愆矣。爾宜止之也。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傳謂倉兄與愴怳同。悲慨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名見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姑闕之。意見以爲塡、塞也。倉兄塡兮。蓋言悲慨之意。塞乎心胸之間。言其憂之甚也。亦通。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謂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意見以爲甫卽仲山甫也。然申伯、仲山甫、皆宣王時名卿。故尹吉甫於此旣作詩以送申伯。而於烝民篇又作

詩送仲山甫。是知甫卽仲山甫也。若謂甫是甫侯。如何詩中無一言及甫侯。禮記引此詩。註云。甫是仲山甫。其非甫侯也無疑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謂愛莫助之。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擧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意見以爲助與補二字義同。前一節言德雖輕而人不能擧。維仲山甫能擧之。後一節言人雖有愛君之心。而不能補君之闕。維仲山甫能補之。如此分截。前後正相照應。似乎辭順理明。傳將愛莫助之依表記分截在上一節解。全無意味。表記多出於漢儒。恐未爲是。

禮記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註謂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意見以爲宗廟乃祖廟也。君過祖廟。就車上撫式而不下。大夫過君之祖廟。或家之祖廟。亦就車上撫式而不下。恐非禮也。此說非是。經雖不言庶人之禮。而冠昏喪祭之禮。豈專爲士大夫制乎。而以經不言庶人之禮解禮不下庶人。亦非。一說此爲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之說爲是。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之說亦含糊不明。

刑不上大夫。註謂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若然。大夫犯十惡。可不加刑乎。庶人於五倫及昏喪。可無禮乎。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之說全無。蓋五刑五禮。上下通行。禮不下庶人者。言撫式之禮。不下及於庶人也。刑不上大夫者。言鞭扑之刑。不上加於大夫也。

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意見以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亦是爲親。比之營產業爲家者不同。有何不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張老因晉文子成室頌禱之言。註謂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意見以爲室非祭祀之所。歌於斯。蓋言燕樂賓客歌於斯。非祭祀作樂歌於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或謂內喪是本宗之喪。外喪是外親之喪。但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內喪蓋是同居之親喪。外喪是異居之親喪。或同居之親。出亡在外者亦是。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意見以爲有父母喪。固不可取。旣免喪。女之父母又請而弗取。不亦迂乎。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意見以爲如此尤爲迂也。不知此女終不嫁乎。亦嫁乎。

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意見以爲取婦三月而廟見。如爲婦二月有餘。但未滿三月而死。使歸於女氏之黨。則似被出之婦。而女氏必不願也。且三月而廟見。不亦遲乎。

冠昏兩段。雖在郊特牲篇。養老一段。載在王制篇。又重出於內則篇。庶子不祭。與別子爲宗。旣說見喪服

小記。又重出於大傳。其餘重出雜亂者亦多。嘗疑修大全時。好改正刪定而不爲者。蓋謂經不可改。改之恐人議之也。然大學、中庸、原在禮記中。程子取出。定爲章句。與論孟並傳。孰得而議之乎。只是當時無程子般有定見的人惜哉。

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遑他及。以致舊學荒蕪。及其致事而歸。年已衰暮。目力不足。幸爾天假以年。性理先隴之暇。就於隴次小室之中。搜閱典籍。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藏之私家。復涉獵經書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文釋義。不背經旨。明白通暢。可言可行者。恕固尊信之。以探聖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稍異。而艱澀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眞知灼見也。蓋嘗與宏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安太守華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藏不可得已。及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一二。名曰拾遺。其後又有所得。名曰補缺。或曰。先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看了畢而總爲一帙。何爲先爲意見四卷而行之。又爲拾遺二卷而行之。今又爲補缺一卷乎。然余之初爲意見也。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乎欲速成之。後爲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爲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矣。不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爲之速成也。學如不及。幼學且然。況耄年乎。噫。恕之爲此意見也。奚敢與先儒辯論是非。而望後學之我從乎。不過盡一己之見。以塞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責耳。

弘治癸亥二月戊戌。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事三原王恕序。

石渠意見補缺

明三原王恕著

論語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爲聖人之意。若曰吾之適陳蔡楚衞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焉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註。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爲山梁猶人之鼻梁脊梁。言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雌雉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雌雉山梁之上。飮啄以時。防人害己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爲將害己也。於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見以爲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誘之使言志也。

克己復禮爲仁。註謂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意見以爲不知以何物勝私欲而復於禮。勝私欲之說不可曉。蓋克、治也。言克治其身之私欲。使之不存。則天理之本然者。復歸於我矣。爲仁之道。豈外是哉。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謂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謂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如此則是前說一言不可必期其興邦。後說一言可以必期其興邦。何相反之若是也。意見以爲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機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遠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爲君之難。庶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註謂復加曰字者。旣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爲如是。旣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爲成人也。胡氏以爲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爲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爲此蓋孔子爲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子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答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爲愬子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爲水淺則攝衣涉之。爲是水深者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己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謂史官名。魚、衞大夫。名鰌。不言其字。意見以爲史雖是官名。古人有以官爲姓者。若成王之時。史佚是也。若將史爲官名。佚爲姓乎。爲名乎。以此推之。則知史爲姓。佚爲名。正猶此言史魚者。史爲姓。魚爲名。而鰌其字也。如此說亦不知然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引蘇氏之說。以爲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說。只說人之處事。無深遠之慮。慮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爲近憂也。亦自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亦難曉。只說人能擴充而行其道。道不能擴充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卽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闕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爲詳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爲夫子之言也。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意見以為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許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許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見以為志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為博學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孟子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註謂蓋發語辭。意見以為蓋乃盍字之誤。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意見以為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謂縮、直也。惴、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之。欠通。意見以為吾不惴焉。蓋吾亦惴焉之誤。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似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若論其極。則志固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為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為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以集義為事。凡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皆事也。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義。苟事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揠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謂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為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貴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見以為此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為進不隱賢。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謂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則是以曰吾有所受之也為父兄百官之言。意見以為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為吾之所以定為三年之喪者。非自為之。有所受於孟子而為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註謂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為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為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為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也。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謂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見以為舍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子之不憚煩。似乎上下文理通暢。若讀屬上句。謂作陶冶之處。而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為一句。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意見以為曾子蓋言孔子生知安行。道德自然明著。就使有若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使之潔白。亦不能及孔子自然之潔白。不可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意見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為若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說不通。恝蓋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麼恝、無有恝。恐是此恝字。若是蓋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怨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

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爲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爲湯之長孫。若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尙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爲是。若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爲兄。外丙爲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不通之論也。

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爲孔子旣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爲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爲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

晉平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爲平公徒能敬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爲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如此致敬。王公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爲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註謂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註又謂萬章以爲彼旣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以他辭以卻之。是將請無以辭卻之。與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兩節俱作萬章言。恐未然。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意見以爲此承上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而言。蓋言學弈者與彼俱學而不如彼者。非其智不若彼也。蓋由思射鴻鵠而不專心學弈。所以不若彼也。言此以譬齊王。非不智也。蓋由信讒遠賢。好貨好色。蔽其聰明。奪其心志。所以不能成其德也。

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意見以爲求放心者爲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意見以爲宮室二字亦是羨文。若非羨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註云。居謂所處之位。未必居尊爲所處之位。而不爲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爲待士之道。意

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卽中庸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爲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爲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爲之道。欠通。

士憎茲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爲士多爲衆口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爲誤。

何如斯可謂之鄕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鄕原也。意見以爲曰何以是嘐嘐。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嘐嘐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爲踽踽涼涼。當在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之後。上文必有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爲踽踽涼涼。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鄕原也。是答何如斯可謂鄕原矣之辭。集註謂鄕原譏狂者曰。何用是嘐嘐。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踽踽涼涼而無所親厚哉。且鄕原是同流合汙之人。又何譏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獧自是一章。鄕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爲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爲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９　总类、各科、羣经总义
作者＝
页数＝７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